



大正
新編

大
藏
經



④ 梁沙門釋僧祐撰

蓋聞。菩提之爲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礙於王宮。生滅已畢。寧真謝於堅固哉。但群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世。是以。標號釋迦。預種利利。體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後脫屣儲宮。真觀道樹。拾金輪而。馭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跡也。爰自降胎。至于分塔。瓊化千條。靈瑞萬變。並義炳經典。事盈記傳。而群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知。博諄難該。而總集易覽也。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尋翫。遂乃披經案記。原始要終。敬述釋迦譜。記列爲五卷。若夫胤裔託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微。遺法將滅之相。總衆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今跡相證。萬里雖遙。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今抄集衆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願。

僧祐前禮最勝尊 稽首清淨無比法
次歸離垢應真僧 三寶慈護永住世
像末少信信不純 邪見迷沒陷衆苦

稽首清淨無比法
三寶慈護永住世
邪見迷沒陷衆苦

三藏遐曠難究尋
故集本師源緣記
懈怠障礙令法沒
經律傳證增信根

仰承大士誓願心
敢厝弘意於後世
願同見聞隨喜福
法燈延照盡來際

釋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姓緣譜第一
釋迦始祖劫初姓瞿曇緣譜第二

釋迦六世祖始姓釋迦氏緣譜第三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衆數
釋迦同三千佛緣譜第六

釋迦內外族姓名譜第七

釋迦弟子姓釋緣譜第八

釋迦四部名聞弟子譜第九

釋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四姓譜第一

劫初天地欲成。大水彌滿。風吹結構。以成

世界。此世欲成。光音天^①上福行命盡來生

皆悉化生歡喜爲食。身光自在神足

飛行。無有男女尊卑。衆共生卅三世故名曰衆。

生。有自然地味。猶如醍醐。色如生酥。味甜如

其後衆生以手試嘗。遂生味著漸成揣食。

光明轉滅無復神通。食地味多者。顏色鹿

顏。其食少者。顏色光澤。遂生勝負。因勝

負故。便相是非。地味消歇。咸皆懊惱。咄哉爲

腐。無復地味。又生地皮。狀如薄餅。色味香

美。後復食之。轉相輕慢。地皮又滅。又生地

膚。因食多少生諸惡法。地膚復滅。增一阿

含經云。自然地肥味如甜婆桃酒。樓炭經。

云。地肥不生。更生兩枝。葡萄其味亦甘。久

久食多共相形笑。兩枝葡萄不生。更生糧

後有自然粳米。無有糠粃。不加調和。備衆美味。衆生食之。生男女形。

增一阿含經云。時天子欲情留意。多者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娛樂。互相瞻視。遂生

欲想。共在屏處爲不淨行。餘衆生見咄哉非法。云何衆生有如是事。男子見他呵責。卽

自悔過自身投地。其彼女人卽送食與之。扶之令起。因此世間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

送飯與夫名之爲妻。其後衆生遂爲婢媵。爲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緣。世中立家。其

後衆生始。妙轉增。遂夫妻共住。共饒樂生。
壽福行盡。從光音天來生此間。在母胎中。

樓炭經云。後稍有所著。便持童女與夫。歌
舞戲笑。稱願爲夫婦。當使安穩。爾時先造

瞻瀟湘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類米朝刈草熟。暮刈朝熟。刈後隨生。中阿含云長四寸未有莖幹。

時有衆生併取日糧。如是相教。乃至併取五日。糲米漸生糠粃。刈已不生有枯株。

樓炭經云。後有嬾人。取四五日糧。所刈有處粳米便不復生。祐以爲機心。一動則物離。

其眞。精靈所感速於風電。膏聞兩漢之時
東萊加租而海魚不出。合浦食珠而璣蚌遠

十株
炭十
四本
俱三
懶

乃至異也凡
 宋元明宮四庚
 夾註庚
 二葉庚

效（現）
經
字
作

*此本五卷宋元明三本俱爲十卷。①〔卷第一〕一〇。②序十(卷第一)一〇。③梁沙門二蕭齊④⑤。⑥〔梁沙門…撰〕七字一〇。⑦真二貞。⑧取二師。⑨子二於。⑩詳一誤。⑪數一故。⑫列二刊。⑬五二十。⑭微二微。⑮釋乃至第九百十字之日錄明本無。⑯始祖二賢。⑰釋迦乃至第九十六字元本宮本無。⑱趙十(緣)。⑲[性]一。⑳[上]一。㉑[世]一。㉒前二梓。㉓〔遂生勝自〕一。㉔勝自故二有勝自。㉕增一乃至經末五十二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夾註。㉖婆提二蕭扶。㉗增一乃至經末六十六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夾註。㉘意十(多)。㉙樂十(也)。㉚欲二大。㉛失。㉜樓婆經乃至安隱二十八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夾註。㉝持二殊。㉞當二第。㉟歷十(也)。㊱美二微。㊲教二

移。以近代方古。若合符契。粳米不生未足異也。

爾時衆生懷惱悲泣。各封田宅以分。驅畔。

其後衆生自藏已米。盜他田穀。無能決者。議

立一平等主。善護人民。賞善罰惡。各共滅

割以供給之。時彼衆中有一人。形質長大容

貌端正。其有威德請以爲主。於是始有民主

之名。曇無德律云。古昔有王。最初出世名

大人。衆之所舉。樓炭經云。時彼衆中有一

人。最尊端正威神巍巍。衆人便白當爲我典

主作君長。號之曰王。以法取租。是故名爲刹

利。時閻浮利天下富樂熾盛安隱。生青草色

如孔雀尾。有八萬郡國。人民聚落雞鳴相聞。

天下無病無大熱大寒。大王以法治國。奉行

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愛子。人民敬王如子

敬父。人壽大久。後有他王。不如先王。壽遂

滅。至壽十萬歲。稍減至萬歲。至今裁壽百

歲。

初民主有子名珍寶。曇無德律名善王樓炭

珍寶有子名好味。律云名樓炭王樓炭

好味有子名靜衰。律云名善王樓炭

靜衰有子名頂生。律云名善王樓炭

頂生有子名善行。律云名善王樓炭

善行有子名宅行。律云名善王樓炭

宅行有子名妙味。律云名善王樓炭

妙味有子名味帝。律云名善王樓炭

味帝有子名外仙。律云名善王樓炭

外仙有子名百智。律云名善王樓炭

百智有子名嗜欲。律云名善王樓炭

嗜欲有子名善欲。律云名善王樓炭

善欲有子名斷結。律云名善王樓炭

斷結有子名大斷結。律云名善王樓炭

大斷結有子名寶藏。律云名善王樓炭

寶藏有子名大寶藏。律云名善王樓炭

大寶藏有子名善見。律云名善王樓炭

善見有子名大善見。律云名善王樓炭

大善見有子名無憂。律云名善王樓炭

無憂有子名洲渚。律云名善王樓炭

洲渚有子名殖生。律云名善王樓炭

殖生有子名山岳。律云名善王樓炭

山岳有子名神天。律云名善王樓炭

神天有子名進力。律云名善王樓炭

進力有子名牢車。律云名善王樓炭

牢車有子名十車。律云名善王樓炭

十車有子名百車。律云名善王樓炭

百車有子名牢弓。律云名善王樓炭

牢弓有子名十弓。律云名善王樓炭

十弓有子名百弓。律云名善王樓炭

百弓有子名養枝。律云名善王樓炭

養枝有子名善思。律云名善王樓炭

從善思以來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不絕。律

從真國王以來有十轉輪聖王相續。律

國王有子名波延。後諸王世衆多。轉輪王有十種。

一名箭。律云一名獨安。樓炭

轉輪聖王。律云一名獨安。樓炭

里帝樓炭云。二。多羅業王有五轉輪聖王。律云

者姓多羅提。三。名馬。律云三名阿摩車。樓炭

七轉輪聖王。律云阿摩車。樓炭

四利。律云持地王有七轉輪聖王。律云阿摩車

名四伎術。律云阿摩車。樓炭

王。律云阿摩車。樓炭

有十四轉輪聖王。律云阿摩車。樓炭

王。律云阿摩車。樓炭

般闍羅王有三十二轉輪聖王。律云阿摩車

十九名彌私羅。律云九名彌私羅。樓炭

萬四千轉輪聖王。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摩。律云萬四千轉輪聖王。樓炭

懿賢。此三音相近。以音而推。竊謂懿摩是正。但鼓懿字相似。故傳寫謬為鼓耳。

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一名象食。三名路指。四名莊嚴。

其四子母。及諸家屬皆追念之。即共集議。詣懿摩王所自言。大王當知。我與四子別久。

欲往看視。王即告曰。欲往隨意。時母眷屬聞王教已。即詣雪山。至直樹林。到四子所。時

諸母等各為其婿。後懿摩王聞四子生子端正。王即歡喜而發此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因此名釋。

釋義齊言能。瑞應本起亦云。釋迦為能其解。是同此四子。並因能命氏也。在直樹林故名釋。胡語呼直亦云釋。天竺一音兼數義。

類多如此。懿摩王即釋種先也。彌沙塞云。過去有王。名曰摩摩王。有庶子四人。一名照目。二名聰目。三名調伏象。四名尼樓。

聰明神武。有大威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長生。頑薄醜陋。衆人所賤。夫人念言。我子雖長。才不及物。而彼四子並有威德。國祚所歸必鍾此等。當設何計。固子基業。王見愛念當設方便。便自嚴飾承敬備禮。伺王喜悅意欲附近。即便自言。因愛致情本由歡對。我今憂深無復世意。微願若遂或有餘歡。若不見許於是盡矣。王言。汝欲何願。理苟可從。誓不相負。便自王言。王四子者。聰明仁智並有威德。我子雖長頑薄醜陋。承嗣大統必競而凌奪。若王擯斥四子我情乃安。王言。四子仁孝

於國無愆。云何擯黜。夫人言。我心劬勞愛象象家國。四子神武民各懷歸。樹黨已立一旦競逐。必相殄滅。大國之祚翻為他。願王圖之。不私一子。王言。汝言是矣。吾自知時。即呼四子而告之曰。汝有過於吾。吾不忍見汝死。各速出國。剋已圖生。勿復圖嗣自貽後悔。四子奉命即便裝嚴。時四子母。及同生姊妹。並知無過而被擯黜。不勝枉酷咸索同去。又諸力士。一切人民。多樂隨從。王悉聽之。於是便去至雪山北。東西遐迤南北曠大。多諸名花甚好居處。遂便頓止。數年之中歸德如市。遂大熾盛。為強國。數年之後王思見子。具報召之。皆辭過不還。王便三嘆我子有能。因名釋種。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盛。相師云。此處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故號釋種。雖非經說。聊附異聞。案此律說四子事緣。與阿含經大同小異。竊謂釋變華戎譯人斟酌。出經之人。各有所受。故往往不同也。夫以史漢近書猶分釋相反。況於萬里之外。千歲之表哉。明者固宜擇善而從。懸領文外則可與。言正矣。尼樓有子名烏頭羅。烏頭羅有子名瞿頭羅。瞿頭羅有子。名尸休羅。尸休羅有四子。一名淨飯。

大智論云。昔日釋王名師子頰。有四子長名淨飯。長阿含與曇無德律並同。而彌沙塞獨云。尸休羅子淨飯。儒或傳寫脫略也。若斷疑從多。則宜以阿含等經為正。

淨飯子名菩薩。

祐仰惟。鑑光授記表號釋迦。玄符冥契故託化釋種。名兆於未形之前。跡平於既生之後。照灼人天。聯綿曠劫。其為源也遠矣乎。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請第四。出首羅經一名方本起。菩薩住兜率天。其諸天子各六十六億。咸共講議。當使菩薩現生何種。或有說言。維提種摩竭國。其母真正。其父不真。拘薩大國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國王無威神受他節度。維耶離國意諍不和無清淨行。此錄樹國舉動虛妄志性危顛。不應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詣菩薩所而前諮問。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云何。菩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一生補處乃應降神。

今此釋種熾盛。五穀豐熟快樂無極。人民滋茂殖衆德本。迦維羅衛。衆人和穆上下相承。一切諸釋渴仰一乘。其白淨王性行仁賢。夫人妙委性溫貞良。猶天玉女。護身口意。強如金剛。前五世為菩薩母。應往降神受彼胞胎。於時菩薩問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釋梵形。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鳥形。彼有梵天名曰強威。從仙道來。報諸天言。象形第一。六牙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載。所以者何。世有三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善猛。猶不知水之深淺。白象之渡盡其源底。聲聞緣覺其猶兔馬。雖渡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譬如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菩薩過冬盛寒春末。夏初樹始

名十 家國二國家 此二比 大二太 必十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 請第四之文與宋元明三本大異今以宋本元本宮本對校明本附錄卷末 P. 13 b

花茂不寒不暑適在時宜。佛宿應下。菩薩從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諸根寂定光色巍巍。現從日光降神母胎。趣於右脇。所以處右。所行不左。王后潔妙晏寐忽覺。白象王來處于胎。身心安穩猶如速禪。

瑞應本起云。菩薩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修行本起云。夫人夢空中有乘白象光明照天下。詣無愛樹。

大花嚴經云。菩薩從兜率陀天降神下時。此林中有十種瑞相。一者忽然廣博。二者土石變為金剛。三者寶樹行列。四者沈水末香種種莊嚴。五者花鬘充滿。六者寶水流注。七者池出芙蓉。八者天龍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前放光。普照此林現佛受生。

即遣侍女啓白淨王。王聞踊躍。到無愛樹王心念言。何所居宅安於妙后。時天帝釋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宮。花香妓樂珍異之饌供養妙后。身輕柔軟不想三毒。若有諸病身心之疾。諸菩薩母手摩其頭。病皆除愈。菩薩在胎十月。開化訓誨三十六載諸天人民。使立聲聞及諸大乘。菩薩臨產先現瑞應三十有二。一者後園樹木自然生果。二者陸地生青蓮花大如車輪。三者枯樹生花葉。四者天神牽七寶交露車至。五者地中寶藏自出。六者名香好薰遍布遠近。七者雪山五百師子羅住城門。八者白象子羅住殿前。九者天為四面細雨澤香。十者宮中自然有味飯食濟諸飢渴。凡三十二瑞。及修行並同。瑞應本起云。

未曾有。王后臨產思入園觀。殿雲母寶車。姝女圍繞出遊憐憐樹下。王后坐師子床。六反震動三千國土。四天王挽王后車。梵天前導。適至樹下。樹即屈枝自歸王后。諸天百千咸共散花。爾時菩薩從右脇生。

佛所行讚云。優留王股生。卑儉王手生。曼陀王頂生。伽又王腋生。菩薩亦如是從右脇而生。大善權經云。菩薩發意。能從兜率不由胞胎。一時之頃成最正覺。防人有疑此所從來變化所為乎。若懷狐疑不聽受法。故現處胎。衆人當謂后生菩薩必有惱患。欲現安隱。母適攀樹枝菩薩誕生。是為菩薩善權方便。忽然現身住寶蓮花。墮地行七步。顯揚梵音。天上天下為人天尊。

大善權經云。菩薩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為正士應七覺意覺不覺也。舉手而言。吾於世間設不現斯。各當自尊。外道梵志必墜惡趣。為善權方便。天帝釋梵雨雜名香。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薩。

瑞應本起云。梵釋下侍。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修行本起云。龍王兄弟左雨溫水右雨冷泉。釋梵天衣襲之。五百伏藏一時發出。海行興利一時集至。梵志相師普稱萬歲。即名太子為悉達。漢言財吉。五千青衣各生力士。白馬生駒形色如雪。黃羊生羔。五千玉女皆來侍衛。

修行本起云。國中八萬四千長者生子悉男。八萬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異毛色純白。髣髴寶珠。故名為寔特。奴名闍特。瑞應本起云。

奴名車匿。馬名健陟。

菩薩七日後其母命終。所以者何。應然。菩薩終之。臨母命終因來下生。懷菩薩時諸天供養。已服天食不甘世養。本福應然。去來今佛皆亦如是。母七日終。應受忉利天上功祚。適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二萬魔妻手執寶纒侍菩薩母。

瑞應本起云。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長阿含經云。毘婆尸佛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安樂無畏。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善權經云。生後七日其母便薨。爾應昇天。非菩薩答。前處兜率觀后摩耶。天命將終。餘有十月七日之期。故神變來下。是菩薩善權方便。或有說言。太子年幼誰能養育。唯大愛道能使長大耳。

大愛道者。太子姨母清淨無夫。時白淨王詣大愛道乳哺令長。時大愛道即可之。衆釋啓曰。聞雪山有仙梵志。名阿夷頭着舊多識明曉相法。王大歡喜。嚴駕白象往詣阿夷頭。

道人披髮相太子。見三十二相。軀體金色。頂有肉髻。其髮紺青。眉間白毫。項出日光。目眇紺色。上下俱眇。口四十齒。白齊平方。頰車廣長。舌七合滿。師子膺。身方正。修臂指長。足跟滿安平。指內外握。合纒掌手。足輪千輻理。陰馬藏。鹿膊腸。鈎鎖骨。毛右旋。一一孔一毛生。皮毛細軟。不受塵水。胸有萬字。

阿夷見此乃增嘆。流涕悲不能言。王惶懼而問。有不祥乎。願告其意。舉手答曰。吉無不利。敢賀大王生此神人。昨天地大動其正。

爲此。我相法中王者生子。有三十二相者。處國當爲轉輪聖王。七寶自至。若捨國出家爲自然佛。傷我年已晚暮。當就後世不覩佛典。故自悲耳。王深知其能相。爲作三時殿。選五百妓女。擇取端正才能巧妙。迭代宿衛。王告大愛道。擁護太子將詣天祠。太子在坐。即時微笑。面目喜悅。適入天寺。諸天形像各捨本位禮菩薩足。太子年七歲。衆釋道從。乘羊車將詣書師。師名選友。菩薩手執金筆。樹檀書。隸明珠書床。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法留而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言正有一種。師問皆何所名。答曰。梵書。法留書。護衆書。疾堅書。龍鬼書。健查和書。阿須倫書。鹿倫書。天腹書。轉數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書。文多不悉載此六十四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時師歎說。說偈讚嘆菩薩。爲諸童子一一分別諸字。本末勸發無上正真道意。

瑞應本起云。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於師。師不能達。反啓其志。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啓白淨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王女宜太子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卑率來。以權方便。今當試之。使上工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疏。能應轉耳。時白淨王告右梵志。入迦夷衛國。遍瞻察。梵志周行。觀一玉女。淨猶蓮花。類玉女寶。王問女。梵志報曰。執杖釋種。王言。儻不可意。使自擇之。召羅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來。到菩薩所。諦視菩薩。目未曾

胸。菩薩欣笑。執持寶英。以遺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遣梵志往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姓有藝術者。乃嫁與之。王問菩薩。能現術乎。菩薩曰。能。王遍勅國中。撞鐘擊鼓。却後七日。太子現術。諸有藝術者。來集會。勝者以釋女與之。於是調達右手。牽象左手。撲殺。難陀出城門。即牽移路側。菩薩出城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內。即右掌接擲置城外。時大臣炎光算術第一。言談算術亦不能及。樹木藥草。衆水滴數。一一可知。楞楠六博。天文地理。八萬異術。一切諸令。不及菩薩。調達及難陀。故欲手搏。菩薩怒之。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反跳旋。使身不痛。王及釋種更欲試射。調達堅四十里鼓。難陀六十里。菩薩百里。調達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不得越。菩薩引弓。弓即折破。問有異弓。任吾用不。王曰。吾祖父所執用弓。奇異無雙。無能用者。著於天寺。便可持來。一切諸釋無能張者。菩薩以手捺張。拊弓之聲。悉聞城內。注箭放撥。中百里鼓。箭沒地中。涌泉自出。中鐵圍山。三千刹土。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曾有。於時執杖釋種。以女俱夷爲菩薩妃。隨世習俗。現相娛樂。

勅群臣並出戲場。太子舉象。射中鐵圍山。善覺送女詣太子宮。瑞應本起云。太子年十七。王爲納妃。簡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禮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花女也。太子雖納。久而不接。婦人之情。欲有附近。太子曰。常得好花。置我中間。共視之。事不好乎。裘夷即具好花。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花汁汚於床席。久後復曰。得好白。藝置我中間。兩人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藝。又有近意。太子曰。却。人有汚垢。必汚此藝。婦不敢近。待女咸疑。謂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身。大善權經云。何故菩薩而有室娶。菩薩無欲。所以示現妻息。防人懷疑。菩薩非男。斯黃門耳。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羅云。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育。又是菩薩本願所致。時白淨王念言。太子將無欲遊觀。勅嚴治道路。莫令不淨。見不可意。於時太子出東城門。菩薩威神之所建立。諸天化作老人。髮白齒落。目冥耳聾。執杖僂步。菩薩知而發問。此爲何人。御者曰。是名老人。菩薩曰。人命速駛。猶山水流。難可再過。不獨比人。天下皆爾。便迴還入宮。愍念十方。菩薩復復出南城門。路見病人。水腹身羸。臥于道側。御者曰。此名病人。命在須臾。餘壽如髮。菩薩曰。萬物無常有身。有苦。吾亦當然。即還入宮。後復遊觀出西城門。見一人死。室家圍遠。披淚悲哭。菩薩問曰。此爲何人。御者曰。此爲死人。人

生有死。猶春有冬。人物一統無生不終。菩薩曰。夫死痛矣。精神據矣。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吾不能復以死受生。往來五道。勞我精神。便迴車還。復於異日出北城門。見一沙門。衣服整齊。手執法器。菩薩問曰。此爲何人。御者答曰。此名比丘。以棄情欲。難汚如空。慈心一切。欲度十方。菩薩言。善哉。唯是爲快。是吾所樂。菩薩念言。我不辭王而出家者。便爲不應。即時靜夜入王宮殿。光明照遠。近其父覺起。啓父王言。諸天勸助。今應出家。父王悲泣。何所志願。何時當還。菩薩言。欲得四願。一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者。古今無獲。明且即勸五百釋男多力者。宿衛菩薩。四門城閉。聲聞四十里。

通鑑本起云。婆心疑其欲去。坐起不解其側。於時菩薩夜觀妓女。百節空中。譬如芭蕉。鼻涕目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腦髓斷。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有臭處。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無怙。唯道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時已到矣。佛星適現。即勸車匿。起被健陟。適宜此言。四天王與無數閼叉龍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城中男女。皆疲極。孔雀衆鳥。亦疲極。寐。

修行本起云。諸天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召烏鷲。慢漢名禪神。適來宮內人。禪寐車匿重悲。門閉下。鑰誰當開者。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四神捧馬足。天帝前導。放大淨光。將詣佛樹。俱夷明日。從寐起已。自投於地。今捨我去。爲至何所。

瑞應本起云。王自到田上。遙見太子樹爲曲枝。隨陰其軀。王懷然驚。驚不識下馬作禮。太子拜曰。今一適此。大王何宜狂來。得道當還。不忘此誓。菩薩脫寶衣。以付車匿。還啓白父王及以舍夷。若成正覺。當復來還。車匿淚下如雨。白馬跪地。祇謁菩薩。王親寶衣車匿。白馬來還。不見太子。自投墮地。我子今爲所至。具夷悲哀。抱白馬頸。太子乘汝。何以獨來。王念菩薩。不捨心懷。召大臣。卿等長子。抱孫共相娛樂。吾有一子。離別入山。擇取卿等子弟五人。追而侍之。若中來者。還滅汝族。五人追之。不能及。遠。心自念言。是爲逸人。行不擇路。何道之有。歸去滅種。不如住此。甘菓美泉。悉無所乏。菩薩自念欲。作沙門。至山水邊。定止。天王知。心持刀來。帝釋受髮。則成沙門。肉髻在處。大善權經云。菩薩自剃頭髮。諸天龍神。無能見頂。況能除髮。菩薩念白淨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聞自剃之王。乃默然。是爲方便。菩薩往至尼連水邊。閑居寂然。思惟六年。示大勤苦。日服一麻一米。結跏趺坐。亦不傾側。大雨雷電。冬夏默坐。未曾舉手。以自障礙。衆人怪之。取草木投耳鼻中。亦不棄去。

瑞應本起云。菩薩取葉草布地。叉手閉目。一心誓言。使吾於此。肌膚枯腐。不得佛終不起。天神進食不受。天令左右。自然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續精氣。端坐六年。觀佛三昧。經云。坐道樹下。形體羸瘠。唯有金色。光明益顯。是骨節相。眩失繫龍文。竟六年已。心自念言。今以羸瘦之體。往詣佛樹。後世有譏。謂餓得道。吾寧可服柔軟食。平復。其體然後成佛。時有長者女。出嫁生男。心中歡喜。摩千頭。牛展轉相飲。取其淳乳。作糜。欲祠樹神。遣婢見佛。坐不識何神。還啓大家。樹下有神。端正殊好。女聞歡喜。欲往取糜。糜跳出。釜丈餘。不可得取。女甚怪之。天於虛空而出。聲曰。有大菩薩。已從座起。汝本有願。當先飯之。乃成正覺。女聞天言。即取乳糜。盛滿金鉢。往尼連水邊。菩薩以神通力。入水流浴。兜率天子。取天衣袈裟奉上。菩薩即取著之。住尼連水。長者女奉乳糜。稽首足下。菩薩受食。知氣力充。往詣佛樹。路右一人。名曰吉祥。又生青草。柔滑不亂。菩薩詣吉祥所。吾欲得草。適施草坐。地則大動。諸天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樹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念言。菩薩坐我座上。不在餘座。其下劣衆生。本薄福者。見於菩薩。身坐草蓐。菩薩坐已。計魔波旬。最爲豪尊。今吾當成無上正覺。當威令到。降伏攝化。爾乃發起三界衆生。於時菩薩坐佛樹下。

受胎經云。坐閼浮樹下。三十八日。觀樹思惟。感動天地。六反震動。演大光明。覆蔽魔宮。時魔波旬。臥寐夢中。見三十二變。宮殿闌冥。宮殿汚泥。入於邪運。池水枯竭。樂器破壞。閼叉鬼神。頭皆墮地。諸天捨去。不從其教。凡三十二步。從夢而起。恐怖毛豎。召會大臣及諸兵衆。說

云。坐道樹下。形體羸瘠。唯有金色。光明益顯。是骨節相。眩失繫龍文。竟六年已。心自念言。今以羸瘦之體。往詣佛樹。後世有譏。謂餓得道。吾寧可服柔軟食。平復。其體然後成佛。時有長者女。出嫁生男。心中歡喜。摩千頭。牛展轉相飲。取其淳乳。作糜。欲祠樹神。遣婢見佛。坐不識何神。還啓大家。樹下有神。端正殊好。女聞歡喜。欲往取糜。糜跳出。釜丈餘。不可得取。女甚怪之。天於虛空而出。聲曰。有大菩薩。已從座起。汝本有願。當先飯之。乃成正覺。女聞天言。即取乳糜。盛滿金鉢。往尼連水邊。菩薩以神通力。入水流浴。兜率天子。取天衣袈裟奉上。菩薩即取著之。住尼連水。長者女奉乳糜。稽首足下。菩薩受食。知氣力充。往詣佛樹。路右一人。名曰吉祥。又生青草。柔滑不亂。菩薩詣吉祥所。吾欲得草。適施草坐。地則大動。諸天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樹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念言。菩薩坐我座上。不在餘座。其下劣衆生。本薄福者。見於菩薩。身坐草蓐。菩薩坐已。計魔波旬。最爲豪尊。今吾當成無上正覺。當威令到。降伏攝化。爾乃發起三界衆生。於時菩薩坐佛樹下。

夢所見。以何方便而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導師等信樂菩薩。其五百子惡目等隨魔所教。魔王憤亂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見從。汝往詣彼惑亂其行。女詣菩薩綺語作姿。三十有二姿。十唇口榮。細視現其脚露其手臂。作鳥雁鴛鴦哀鶯之聲。凡四十二態。魔女善學女幻迷惑之業。而文多不載。我自曰。我等年在盛時。天女端正莫踰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菩薩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體雖好而心不端。革囊盛臭而來何爲。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威老母不能自復。即還魔所。

觀佛三昧經云。魔有三女。長名悅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白父言。我能往亂願父莫愁。即自莊飾。過隙魔后百千萬倍。眇目作姿。現諸妖冶。禮敬菩薩旋繞七匝。白菩薩言。太子生時萬神侍御。何棄天位來此樹下。我是天女六天無雙。今以微身奉事太子。我等善能調身按摩。今欲親近。坐樹體疲宜須休息。服食甘露。即以寶器獻天百味。太子寂然身心不動。以白毫擬令天三女自見身肉膿囊涕唾九孔。根本生藏熟藏迴伏婉轉。踊生諸虫有八千戶。走入小腸張口上向。暖食諸藏。隨脈生虫細於秋毫。數甚衆多。其女見此即便嘔吐。即自見身左生蛇頭。右生狐頭。中首狗頭。背負老母。抱死小兒。諸女驚號却行而去。低頭視臍。自見女形醜狀鄙穢。復有諸虫如手鋤形。圍繞相持。而有衆口口生五毒。噉食女根。諸女見已心極酸苦。如箭入

心。匍匐而去。呼嗟嘆息。至魔王前。魔毒益盛。召四部十八億衆。變爲師子熊羆獼猴之形。或虫頭人軀。蛇之身。擔山吐火。雷電四繞。獲持戈矛。菩薩慈心一毛不動。光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

觀佛三昧經云。魔王大怒。遍勅六天。并諸八部。往罪疊所。是時諸鬼。猶如雲赴。或有諸鬼。首如牛頭。頭四十耳。耳生鐵箭。末欄上起。復有諸鬼。首如狐頭。有千眼。聲如霹靂。曠野鬼神大將軍等。一頭六頭。胸有六面。膝頭兩面。體毛如箭。奮身射人。張眼爛赤。血出流下。疾走而到。魔告諸鬼。罪疊善人或能知呪。當與四兵。化作四兵列狀如林。其可怖畏。直從空下至道樹邊。魔復更念。此衆或不能降伏罪疊。復脫寶冠擬地。當闔羅王宮上。告勅諸鬼。汝等獄卒及閻羅王。阿鼻地獄刀輪劍戟火車爐炭。一切都舉向閻浮提。魔王振吼勅諸兵衆。速害罪疊。上震火雷雨熱鐵丸。刀輪武器交橫空中。然其火箭不近菩薩。是時菩薩。徐舉眉間毫髮。擬阿鼻地獄。令罪人見白毛流水。澍如車軸。大火暫滅。自憶前世所作諸罪。心得清涼。稱南無佛。以是因緣。受罪畢訖。直生人中。魔見是相。頗領懊惱。忽然還宮。白毫直至六天。見白毛孔諸寶蓮花。過去七佛在其花上。如是白毛上至無色。遍照一切。如顯梨鏡。八萬四千天女。視波旬身。狀如樵木。但瞻菩薩白毫相光。無數天子天女。皆發無生菩提道意。魔王自前與佛相難。菩薩以智慧力。伸手按

地。應時地動。魔與官屬顛倒而墮。已降魔怨。成正真覺。

結尋。法身無形。群有已滅。覺智不起。萬動永寂。而偏現託生降神胎化者何耶。乘大緣以應俗。本誓力以弘慈也。故能運般若之權。任首楞之勢。迴靈兜率。耀化赤澤。陶鈞非我利見由物。豈言象思議而能語其極哉。是以攝受群萌。故居輪皇。摧制剛夸。故才窮藝術。斷拔愛網。故去國入山。顯明法尊。故降魔道樹。凡斯妙跡。罔非振俗。應體圓通。隨方變現。法身凝湛。未嘗起滅。然世誠習。滯據跡爲真。欲觀如來失道愈遠。故涅槃經云。若言菩薩在白淨王宮。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說。蓋謂證述而迷本也。若本跡雙照。權實俱明。則披經無礙。法身可觀。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衆數同異譜第五。出阿含經。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毘婆尸。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於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毘舍婆。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此賢劫中。有佛名拘樓孫。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於賢劫中。成最正覺。毘婆尸佛時。人壽八萬歲。尸棄佛時。人壽七萬歲。毘舍婆佛時。人壽六萬歲。拘樓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拘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滅。毘婆尸佛出剎利種。姓拘利若。尸棄佛毘舍

婆佛種姓亦爾。拘樓孫佛出婆羅門種姓迦葉。阿含云。拘那含佛迦葉佛種姓亦爾。我今如來至真出利利種。姓曰釋曇。

毘婆尸佛坐。婆羅樹下成最正覺。尸棄佛坐。分陀利樹下成最正覺。毘舍婆佛坐。婆羅樹下成最正覺。拘樓孫佛坐。尸利沙樹下成最正覺。拘那含佛坐。烏暫。婆羅門樹下成最正覺。迦葉佛坐。尼拘律樹下成最正覺。我今如來。至真。坐鉢多樹下成最正覺。

毘婆尸如來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六萬八千人。二會弟子有十萬人。三會弟子有八萬人。尸棄如來亦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萬人。二會弟子有八萬人。三會弟子有七萬人。毘舍婆如來二會說法。初會弟子有七萬人。次會弟子有六萬人。拘樓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四萬人。拘那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三萬人。迦葉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二萬人。我今一會說法。弟子二千五百五十人。

毘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慕茶。二名提舍。諸弟子中最為第一。尸棄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毘浮。二名三婆婆。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毘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遊。二名鬱多摩。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樓孫佛有二弟子。一名薩尼。二名毘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婆那。二名鬱多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羅婆。諸弟子中最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連。諸弟子中最為第一。

毘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曰無憂。尸棄佛執事弟子。名曰忍行。毘舍婆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寂滅。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覺。拘那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安和。迦葉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友。我執事弟子名曰阿難。毘婆尸佛有子。名曰方。尸棄佛有子。名曰無量。比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覺。拘樓孫佛有子。名曰上勝。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導師。迦葉佛有子。名曰進軍。今我有子。名曰羅睺。

毘婆尸佛父名繫頭。利利王種。母名繫頭婆提。王所治城名繫頭波提。尸棄佛父名明相。利利王種。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毘舍婆佛父名善澄。利利王種。母名稱戒。所治城名曰無喻。拘樓孫佛父名禮得。婆羅門種。母名善枝。王名安和。隨王名故城名安和。拘那含佛父名內德。婆羅門種。母名善勝。是時王名清淨。隨王名故城名清淨。迦葉佛父名曰梵德。婆羅門種。母名曰財主。是時王名波羅。王所治城名波羅。釋迦文佛父名淨飯。利利王種。母名大清淨妙。王所治城名迦毘羅衛。

觀佛三昧經云。毘婆尸佛身長六十由旬。圓光百二十由旬。尸棄佛身長四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毘舍婆佛身長三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拘留孫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拘那含牟尼佛身長二十由旬。圓光三十由旬。通

身光長四十由旬。迦葉佛身長十六丈。釋迦牟尼佛身長丈六。圓光七尺。佛身並紫金色。祇尊。七佛相次化跡各殊。夫法身平等非有優劣。衆生業異故現應不同耳。是以釋迦出世身相紫金。而一千比丘咸見緒容。十六信士偏觀灰色。色自彼異佛恒宣也。類此而言。可無惑矣。

釋迦同三千佛緣。講第六。上觀經。

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禮。以是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花光佛為首。下至毘舍。於莊嚴劫得成佛道。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彌相。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德如來等。亦得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過去五十三佛名。在藥王藥上觀經。三千佛名在諸佛集功德花經。千佛名號國土種姓。父母弟子眷屬衆會年歲在賢劫經。釋迦在賢劫中千佛第四成佛。結仰惟。大覺之緣感也。至矣極矣。夫聞名致敬。則勝業繁於須臾。憑心相化。則妙果成於曠劫。故五十三聖聲。微塵之前。三千至真光燦恒沙之後。雖合掌之因似除。而樹王

●增一乃至九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本文 ●卷二顯圖 ●卷二門圖 ●卷二波圖 ●卷二安圖 ●卷二(婆羅門)圖 ●卷二正圖 ●卷二左圖 ●卷二比圖 ●卷二(王)圖 ●卷二土王圖 ●卷二(日)圖 ●卷二波圖 ●卷二安圖 ●卷二(婆羅門)圖 ●卷二合十(婆羅門)圖 ●卷二四圖 ●卷二十(五)圖 ●卷二(七)十佛圖 ●卷二色自彼二自彼見圖 ●卷二諸一認圖 ●卷二留二續圖 ●卷二相二想圖 ●卷二二二

阿彌陀佛

二月廿二日

前及轉至十方飽力自章通片丘

一殺一殺① (有)十二② 大一大③ * 雄一那④ 低一提⑤ [王]一⑥ (一)一⑦ [尺]一⑧ * 維一維⑨
 耶一耶⑩ 儒一儒⑪ 祐案乃至爲正二十七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來註 委一委⑫ [而]一⑬ 聖一聖⑭
 去一其⑮ 爾十 釋迦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釋迦子從十六字⑯ 富十(知)⑰ (皆)十由⑱ 成從法而二從法
 起從法⑲ 彌沙塞乃至釋子四十九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來註 勒一勒⑳ 摩一詳㉑

—

義不可勝終不可伏。即須羅陀比丘
曉了星宿豫知吉凶。即那伽波羅比丘
恒喜三昧禪悅爲食。即婆私吒比丘
常以法喜爲食。即謂須夜奢比丘
恒行忍辱對至不起。即滿願盛明比丘
修習日光三昧。即彌奚比丘
明算術法無有差錯。即尼拘留比丘
分別等智恒不忘失。即鹿頭比丘
得雷電三昧不懷恐怖。即地比丘
觀了身本。即那比丘
最後取證。得滿盡。即須拔比丘
名聞比丘尼五十人
久出家學國王所敬。即大愛道瞿曇彌尼
智慧聰明。即識摩尼
神足第一威致諸神。即優鉢花色尼
行頭陀法無一限礙。即機梨舍瞿曇彌尼
天眼第一所照無礙。即奢拘利尼
坐禪入定意不散。即奢摩尼
分別義趣廣演道教。即波頭蘭闍那尼
奉持律教無所加犯。即波羅遮那尼
得信解脫不復退還。即迦旃延尼
得四辯才不懷怯弱。即最勝尼
自識宿命無數劫事。即拔陀尼離尼
顏色端正人所愛敬。即瞿摩闍尼
降伏外道立以正教。即輸那尼
分別義趣廣設分部。即曇摩提那尼
著龜弊衣不以爲愧。即優多羅尼
諸根寂靜恒若一心。即光明尼
衣服齊整常如法教。即單頭尼

能離種種論亦無疑滯。即檀多尼
堪任造偈讚如來德。即天與尼
多聞廣博思惠接下。即瞿卑尼
恒處閑靜不居人間。即無畏尼
苦體乞食不擇貴賤。即毘舍。法尼
一處一坐終不移易。即拔陀婆羅尼
遍行乞求廣度人民。即摩怒呵利尼
速成道果中間不滯。即陀摩尼
執持三衣終不捨離。即須陀摩尼
恒坐樹下意不改易。即那那尼
恒居露地不念覆蓋。即奢陀尼
樂空閑處不在人間。即優迦羅尼
長坐草蓐不著山紋飾。即離那尼
著五納衣以大分衛。即阿奴波摩尼
樂空塚間。即優伽摩尼
多遊於慈愍念生類。即清明尼
悲泣衆生不及道者。即素摩尼
喜得道者願及一切。即摩陀利尼
護守諸行意不遠離。即迦羅伽尼
守空執。虛了。之無有。即提婆修尼
心樂無想除去諸著。即日光尼
修習無願。心恒廣濟。即末那婆尼
諸法無疑度人無限。即毘摩達尼
能廣說義分別深法。即普照尼
心懷忍辱如地容受。即曇摩提尼
能教化人使立檀會辦具床座。即須夜摩尼
心以永息不與亂想。即因提闍尼
觀了諸法而無厭足。即龍尼
意強勇猛無所染著。即拘那羅尼

入水三昧普潤一切。即婆須尼
入火光三昧。悉照萌類。即降提尼
觀惡露不淨分別緣起。即迦波羅尼
育養衆人施與所乏。即守迦尼
最後取證。即拔陀軍陀羅拘夷國尼
名聞優婆塞四十人
初聞法藥成。賢聖證。即三果商客
第一智慧。即實多長者
神德第一。即乾提阿藍
降伏外道。即掘多長者
能說深法。即優波掘長者
恒坐禪思。即阿修阿羅婆
降伏魔官。即勇健長者
福德盛滿。即闍利長者
大檀越主。即須達長者
門族成就。即浪逸長者
好問義趣。即生滿婆羅門
利根通明。即梵摩。念
諸佛信使。即御馬摩納
計身無我。即喜聞。婆羅門
論不可勝。即毘婆沙婆羅門
言語速疾能造偈頌。即優波離長者
喜施好寶不有憍心。即殊提長者
建立善本。即優迦毘舍離
能說妙法。即最上無畏優婆塞
所說無畏。即頭摩大將。領毘舍離
好喜惠施。即毘沙王
所施。快少。即光明王
建立善本。即王波斯匿

●陀二龍● ●術二機● ●即十(頭)● ●(優)十得● ●梨二利● ●磨二耕● ●陀十(滿)● ●取二種● ●疑二疑● ●
●依二師● ●(須)十那● ●救二裝● ●空二虛● ●虛二空● ●之二定● ●廣濟二濟物● ●末那二赤● ●
●以二已● ●那羅二羅那● ●賢聖二聖賢● ●徒二難● ●俞二喻● ●罕二罕● ●長十(善喜人根)● ●毘二
頻● ●
●依二快● ●王波斯匿二波斯匿王● ●

第一供養如來。卽華利夫人

釋迦譜卷第一

⑩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一 出因果經
爾時善慧菩薩功德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

善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劫。真經每水者天

①王阿闍世一阿闍世王 ②恒一常恒, 恒 ③恒一恒 ④(善慈…子)十三字 ⑤(顏說…子)十三字 ⑥央一素 ⑦
 ⑧婆羅二婆羅須須摩 ⑨婆羅 ⑩須十(頌) ⑪相一想 ⑫受二授 ⑬提二那 ⑭第二弟 ⑮子二子 ⑯(比
 丘)十比 ⑰(比丘…人)十一字 ⑱(比丘尼來數中長一人)九字 ⑲夷十(三來) ⑳數十(中) ㉑P.52 ㉒不分卷 ㉓此卷明
 本與宋本元本宮本對校 cf. P.40 ㉔(之一) ㉕ ㉖汗二汚 ㉗(者) ㉘

有五相。又復觀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禮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不能自安。唯願爲我釋此因緣。菩薩即便答諸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無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子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體血現如波羅奢華。或有不復樂於本座。或有棄其莊嚴之具。或有宛轉迷悶於地。或有深歎無常苦者。爾時有一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孤兒 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 爲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 誰當救我者

滯臥無明林 長沒愛欲海

永絕尊者訓 未見超出期

爾時菩薩見諸天子悲泣懊惱。又復聞說戀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無不死者。恩愛合會必有別離。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阿鼻地獄。其中一切諸衆生等。無有不爲無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應於我獨生戀慕。我今與汝皆悉未離生死熾火。乃至一切貧富貴賤。皆不免脫。於是菩薩即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爾時菩薩語天子言。此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宣說。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日勿生憂惱。我於生死無量劫來。今日唯有此一生在。不久當得離於諸行。汝等當知。今是度脫衆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毘羅施兜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彼已。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亦依過去諸佛所行法式。廣利一切諸天人衆。建大法幢。傾倒魔幢。竭煩惱海。淨八正路。以諸法印印衆生心。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爾時亦當皆同在於此會。餐受法食。以是因緣。不應憂惱。爾時菩薩以偈頌曰。

我於此不久 當下閻浮提

迦毘羅施兜 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 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 成一切種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 永開八正路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量

以是因緣故 不應生憂惱

爾時菩薩舉身毛孔皆放光明。諸天子等聞菩薩言。又復見身出大光明。歡喜踊躍。離諸憂苦。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普耀經云。一名方。菩薩住兜率天。其諸天子各六十六億。咸共講議。當使菩薩現生何種或有說言。維提種。摩竭國其母真正。其父不真。拘薩大國。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國。

王無威神受他節度。維耶離國。喜諍不和。無清淨行。此錄樹國。舉動虛妄。志性龜獮。不應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詣菩薩所。而前諸問。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云何。菩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一生補處。乃應降神。六十德以今此釋種。五穀豐熟。快樂無極。人民滋茂。植衆德本。迦維羅衛衆人和睦。上下相承。一切諸釋渴仰一乘。其白淨王性仁賢。夫人妙姿性溫貞良。猶天玉女。護身口意強如金剛。前五世爲菩薩母。應往降神受彼胞胎。於時菩薩問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釋梵形。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鳥形。彼有梵天名曰強威。從仙道來。報諸天言。象形第一。六牙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載。所以者何。世有三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差猛。猶故不知水之深淺。白象之渡。盡其源底。聲聞緣覺。猶兔馬。雖渡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譬如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菩薩過冬盛寒。春末夏初。樹始華茂。不寒不暑。適在時宜。湯宿應下。菩薩從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諸根寂定。光色巍巍。現從日光降神母胎。趣於右脇。所以處右。所行不左。王后潔妙。晏寐忽覺。白象王來處。於胎胎身心安隱。猶如迷禪。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爾時菩薩降胎時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諸天作諸伎樂。燒衆名香。散天妙華。隨從菩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

①源一第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②一第③二第④三第⑤四第⑥五第⑦六第⑧七第⑨八第⑩九第⑪十第⑫十一第⑬十二第⑭十三第⑮十四第⑯十五第⑰十六第⑱十七第⑲十八第⑳十九第㉑二十第㉒二十一第㉓二十二第㉔二十三第㉕二十四第㉖二十五第㉗二十六第㉘二十七第㉙二十八第㉚二十九第㉛三十第㉜三十一第㉝三十二第㉞三十三第㉟三十四第㊱三十五第㊲三十六第㊳三十七第㊴三十八第㊵三十九第㊶四十第㊷四十一第㊸四十二第㊹四十三第㊺四十四第㊻四十五第㊼四十六第㊽四十七第㊾四十八第㊿四十九第

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脇入。身現於外。如處瑠璃。夫人體安快樂。如服甘露。願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踴躍無量。見此相已。豁然而覺。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淨王所。而白王言。我於向者眠寤之際。其狀如夢。見諸瑞相。極為奇特。王即答言。我亦見有大光明。又復覺汝。顏貌異常。汝可為說。所見瑞相。夫人即便具說上事。以偈頌曰

見有乘白象 皎淨如日月
釋梵諸天來 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華 并作衆妙樂
充滿虛空中 圍繞而來下
來入我右脇 猶如處瑠璃
今以現大王 此為何瑞相

爾時白淨王。見摩耶夫人諸瑞相已。歡喜踴躍。不能自勝。即便遣諸善相婆羅門。以妙香華種種飲食而供養之。供養畢已。示夫人右脇并說瑞相。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異。時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太子。諸善妙相不可具說。今當為王略言之耳。大王當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顯釋迦種族。降胎之時。放大光明。諸天釋梵執侍圍繞。此相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為轉輪聖王。王曰。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具足。時王聞此婆羅門言。深自慶幸。踴躍無量。即以金銀雜寶。象馬車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給此婆羅門。時摩耶夫人。以其嫁女并及珍寶。亦

以奉施。瑞應本起經云。王即占問太卜。占其所夢。卦曰。道德所歸。世蒙其福。必懷聖子。自從菩薩處胎已來。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羅蜜。天獻飲食。自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衆生。各得相見。共相謂言。此中云何。忽生衆生。菩薩降胎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清涼香風。起於四方。諸抱病者。皆悉除愈。貪欲瞋癡。亦皆休息。

爾時兜率天宮。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薩已生白淨王宮。我亦當復下生人間。菩薩成佛。我得在先。為其眷屬。供養聽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種姓。旃陀羅及多王家。復有天子。生舍衛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偷羅城。又國王。復有天子。生犢子國王。復有天子。生跋羅國王。復有天子。生盧羅國王。復有天子。生德叉尸羅國王。復有天子。生拘婆國王。復有天子。生婆羅門家。復有天子。生長者居士。毘舍首陀羅家。復有五百天子。生釋種姓家。有如是等諸天子。衆其數。凡有九十九億。下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稱計。復有色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薩在胎。行住坐臥。無所妨礙。又不令母有諸苦患。菩薩晨朝。於母胎中。為色界諸天說種種法。至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於日晡時。又復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利益。無量衆生。菩薩在胎。十月。開化。調護三十六

諸天人民使立。聖聞及諸大果也。

拜而供養者。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成轉輪聖王。菩薩聞已。心不喜樂。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成一切種智。菩薩聞已。心大歡喜。菩薩處胎。華滿十月。身諸肢節。及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諸根寂定。樂處園林。不喜憒鬧。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夫人懷妊。日月將滿。而不見其有生產相。作此念時。會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園林遊觀。時王聞此。益懷歡喜。即勅於外。令淨掃灑。藍毘尼園。更使栽植諸妙華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潔。欄楯階陛。皆以七寶。而為莊嚴。翡翠鴛鴦。鸞鳳。鳥獸異類。衆鳥鳴集其中。懸綯幡蓋。散華燒香。作衆妙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又勅中間所經行處。皆令嚴淨。種種莊飾。又勅嚴辦十萬七寶車。一車一車。影玩殊絕。又復勅。外嚴辦四軍。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又復選取後宮嫔女。顏容端正。不老不少。氣性和調。聰慧明了。其數凡有八萬四千。以用給侍摩耶夫人。又復擇取。八萬四千端正童女。著妙瓔珞嚴身之具。齎持香華。先往住彼藍毘尼園。王又勅諸群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從。於是夫人即昇寶輿。與諸官屬并及嫔女。前後導從。往藍毘尼園。爾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隨從。充滿虛空。大華嚴經云。菩薩從兜率陀天降神下時。此林中有十種瑞相。一者忽然廣博。二者土石變為金剛。三者寶樹行列。四者沈水末香。種種莊嚴。五者華鬘充滿。六者諸寶流出。

七者池出芙蓉。八者天龍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時放光普照此林。現佛受生。爾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寂靜。即遣侍女。啓白淨王。王聞踊躍。到無憂樹。王心念曰。何所屋宅。安於妙后。時天帝釋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宮。香華妓樂。奇異之類。供養妙后。身輕柔軟。不想三毒。若有諸病身心之疾。請菩薩母。手摩其頭。病皆除愈。十月滿足。於四月八日初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爲茂盛。菩薩經云。王后臨幸。思入園觀。轉樹下。王后坐師子床。六以雲。三千國土。時四天王。提王后車。梵天前導。適至樹下。樹即屈枝。白歸王后。諸天百千。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佛所行。經云。優留王。生於淨土。勝出生。佛又王。生。善。亦如是。從右脇而生。大善。經云。菩薩受胎。能從兜率。不由胞胎。一時之頃。成最正覺。防人有疑。此所從來。變化所爲。若懷狐疑。不聽受法。故現受胎。衆人當信。后生菩薩。必有懷患。欲現安隱。母適攀樹枝。菩薩誕育。是爲菩薩。方便也。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華上。無扶持者。自行七步。大善。經云。菩薩行七步。亦不八步。是爲正志。應七覺意耶。學其右脇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大善。經云。舉手而現。各當自。外道梵志。必。是爲菩薩。善。方便。說。是言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繡。接太子身。置寶几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菩薩經云。天帝釋。梵。下香水。洗浴菩薩。瑞應本起云。梵釋下侍。四天王。接菩薩身。置金几上。修行本起云。龍王兄弟。左雨。

溫水右雨冷泉。釋身黃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龍八部亦於虛空。作天。妓樂。歌頌讚頌。燒衆名香。散諸妙華。又雨天衣及以瓔珞。繽紛亂墜。不可稱數。爾時摩耶夫人。人生太子已。身安快樂。無所苦患。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潔。具八功德。爾時摩耶夫人。與其眷屬。隨所欲須。自恣洗漱。復有諸天夜叉。皆悉圍繞。守護太子及摩耶夫人。當爾之時。閻浮提人。乃至阿迦膩吒天。雖離喜樂。皆亦於此。歡喜讚歎。一切種智。今出於世。無量衆生。皆得利益。惟願速成正覺之道。轉於法輪。廣度衆生。唯有魔王。獨懷愁惱。不安本坐。當爾之時。所感瑞應。三十有四。菩薩經云。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敷榮。國界自然。生奇特樹。四者園苑。生異甘果。五者陸地。生寶蓮華。大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皆發出。七者諸藏。珍寶。放大光明。八者諸天妙服。自然來降。九者衆川。萬流。恬靜澄清。十者風止。雲降。空中。明淨。十一者香風。芬芳。從四方來。細雨。潤澤。以飲飛塵。十二者國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者國內。宮舍。無不明耀。燈燭之光。不復爲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毘舍。佉。星。下。現人間。佛名。侍太子生。十六者。諸梵天王。執素寶蓋。列覆宮上。十七者。八方。諸仙人。師。奉寶來獻。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無數寶瓶。盛諸甘露。二十者。諸天。妙車。載寶而至。二十一者。無數

白象子。首戴蓮華。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紺寶馬。自然而來。二十三者。五百白師子王。從雪山。出。息其惡情。心懷歡喜。羅住城門。二十四者。諸天。妓女。於虛空中。作妙音樂。二十五者。諸天。玉女。執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者。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滿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諸天。歌頌。讚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獄。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蟲。惡鬼。惡鬼。善心。三十者。諸惡。律儀。一時。慈悲。三十一者。國內。孕婦。產者。悉男。其有百疾。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樹神。化作人形。悉來。禮侍。三十三者。諸。餘國王。各。寶名。寶。同來。臣服。三十四者。一切。人天。無非。時語。爾時。諸。姪女。衆。見此。瑞相。極大。歡喜。自相。謂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吉祥。之。事。惟願。長壽。無諸。病苦。勿令。我等。生。大。憂惱。作此。言已。以天。繡。氈。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時。四天王。在。虛空中。恭敬。隨從。釋提桓因。執蓋。來。覆。有二十八。大鬼神。王。在。園。四角。守衛。奉護。爾時。有一。青衣。聰慧。明了。從。藍毘尼園。還入。宮中。到。白淨王。所。白。王言。大王。威德。轉。更。增進。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顏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墮蓮華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諸。奇。特。事。非。可。具。說。時。白淨王。聞。彼。青衣。說。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脫身。環。珞。而。以。賜之。爾時。白淨王。即。嚴。四兵。眷屬。圍繞。并。與。一。億

爾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一一伏藏有七寶藏。而圍繞之。又有諸大商人。從海採寶還迦毘施兜國。彼諸商人各齎奇綵諸珍寶奉貢。王慰諸人。汝等入海。悉皆吉利。無苦惱。不及諸伴侶。無遺落耶。彼諸商人答言。大

爾時八王亦於是日。與白淨王同生太子。彼諸國王各懷歡喜。我今生子有諸奇異。而不知是薩婆悉達之瑞相也。皆集婆羅門。各爲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頻毘婆羅。舍衛國太子。名波斯匿。偷羅拘吒國太子。名拘臘婆。犢子國太子名優陀延。跋羅國太子。名曰鬱陀羅延。盧羅國太子名曰疾光。德叉尸羅國太子名弗迦羅。婆羅拘羅婆國太子。名拘羅婆。爾時白淨王善勸群臣。令訪聰明多聞智慧善知占相。爲諸世人所知識者。群臣聞已四方推覓。時王即便於後園中。乃起一大殿。窓牖欄楯七寶莊飾。爾時

群臣得五百婆羅門。聰明知相。見諸奇瑞。欲來詣王。會王遣信。疾速而至。諸臣白王。知相婆羅門今者已到。王聞歡喜。卽勅令前。請入殿坐。設諸供養。彼婆羅門卽白王言。我聞大王新生太子。有諸和好奇特之瑞。願令我等

爾時白淨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山。塗徑險絕。非人能到。當以何方請。求至此。時白淨王。作此念時。阿私陀仙遙知其意。又復先見諸寄瑞相。深解菩薩爲破生死。故現受生。以神通力。騰虛而來。到王宮門。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虛空來。今在門外。王聞歡喜。卽勅令前。王至門上。自奉迎之。既見仙人。恭敬禮拜。而卽問言。尊者既來。住門不進。爲守門者不聽前耶。仙人答言。無見止者。既來相詣。宜須先白王。便隨從入於後宮。敬請令坐。而問訊言。尊者四大當安。和不。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樂。時白淨王。自仙人言。尊者今日能來下降。我等種族。方大熾盛。從今已去。日就吉祥。爲是經過故來。

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見大光明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緣故來到此。我以神力乘虛而至。聞上諸天說。王太子必當得成一切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從右脇生。墮於七寶蓮華之上。而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復諸天圍繞恭敬。聞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應欣慶。太子今者可得見不。卽將仙人至太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禮仙人。時彼仙人尋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時彼仙人卽起合掌禮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願尊者爲相太子。仙人言善。卽便占相。具見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人悲泣流淚。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間。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爾時仙人歎歎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王又問言。願更爲我占視。太子有長壽相不。得轉輸王位。王曰。天下不我年。旣暮。欲以國土皆悉付之。當隱山林出家學道。所可志願唯在於此。尊者爲觀必定果耶。爾時仙人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立如鉢底。二者足下千輻。輻轉輪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長勝於餘人。四者手足柔軟。勝餘身分。五者足跟廣具足滿好。六者足指合縷網。勝於餘人。七者足趺高平。好與跟相稱。八者脚脰纖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兩手摩膝。十者陰藏相如象王馬王。

十一者身縱廣等。如泥俱盧樹。十二者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軟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軟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勝閼浮檀金。十五者身光一丈。十六者皮薄細滑。不受塵垢。不停蚊。蝨。十七者七處滿。兩足下。兩腋中。兩肩上。項中。皆滿字相分明。十八者兩腋下滿。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師子。二十者身廣端直。二十一者肩圓好。二十二者口四十齒。二十三者齒白齊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頰深。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度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軟薄。能覆面至耳髮際。二十八者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睦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間白毫相。軟白如兜羅綿。三十二者頂髮肉成。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一十九爲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濟天人。然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當轉清淨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眼。我今年壽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親佛與。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又問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成正覺。而今云何言。決定成一切種智。時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衆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文不明顯。此人必爲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處。文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觀大王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成正覺。仙人爲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

釋迦譜卷第一

釋迦譜卷第二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二 出因果經

爾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家。卽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爲作嬪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爲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閉閉之聲。聞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盡數。技皆以名寶璽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華實繁茂。又有浴池清流澄潔。池邊香草雜色蓮華。獐麋芬數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目趣悅太子。太子旣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善難經云。菩薩生七日後。應然。菩薩終之臨母命終。因來下生。懷菩薩時諸天供養。已服天食不計世養。本願應下。去來今佛皆亦如是。

母七日終受忉利天上功祿。逾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二萬眾執手執寶鏡。侍香薦薦。端座不起云。善難本云。知母人之德不勝敬仰。故因將終而從之生。長阿含經云。是母不備諸神母胎。事故不爲。安樂無長。命終。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善權經云。生後七日。其母便薨。願應上天。非菩薩咎。前處兜率觀后摩耶。

大命將終。餘有十月七日之期。
故神變來下。是善羅羅方之便。

爾時太子娘母。摩訶波闍提。乳養太子如
母無異。時白淨王。勅作七寶天冠。及以璽珞。
而與太子。太子年漸長大。爲辦象馬牛羊之
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爾時舉國
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
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
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耆頭給侍。
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
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
來。以教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
來。與五百婆羅門。以爲眷屬。來受王請。即
白婆羅門言。欲屈尊者爲太子師。此可爾不
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
爲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床榻。學具極令
精麗。卜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
教之。爾時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
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
書。問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
不知所答。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
又默然亦不能答。內懷慚愧。即從座起禮太
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
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爲說。問
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答言。問浮提中或有
梵書。或法樓書。或蓮華書。有如是等六十
四種。
普羅經云。菩薩手執金筆。橫書。隸明珠書。
床間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
以梵法留而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

六十四。今師何言正有二種。師問皆何所名。
答曰。梵書。法留書。護衆書。疾堅書。龍鬼書。
梵書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天腹書。轉數
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書。多不。此六十
四。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時師歡悅。說偈讚歎
菩薩。爲諸童子。一一分別諸字本末。勸發無
上正真道意。瑞應不起云。時去聖久。書缺二
字。以問於師。師不能達。反啓其志。此阿字者
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
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
生慚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
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
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
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籍議
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
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
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
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
復雖有三十相。相不分明。各闕技藝。有大
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
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
智慧善解書論。至於筋力。拒勝。我等欲與
太子校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
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
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
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
此與我欲作何事。射師言。欲令太子射此鐵
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

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
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
藝。以筋力射過七鼓。問浮提中無能等者。云
何令我爲作師也。爾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
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算數四
遠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
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
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
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
第七日。提婆達多與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
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衆皆不敢前。提
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諸人
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衆畏之故不敢
前。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
即便覺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
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衆徐步漸前。難陀
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以手搏
一象。臂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
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
人衆聚共視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
圍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衆聚看。即便
問曰。此諸人聚爲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
多手搏一象。臂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陀次出。
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
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
即便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
損。象又還。雖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
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
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

中。爾時彼國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鈴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枝。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衆悉皆歎訝。爾時群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暨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衆。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幡蓋燒香散華。鳴鐘鑼鼓作諸伎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衆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遍及諸臣。悉已頂戴轉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爲太子。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伎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毘羅難陀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

子

爾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群臣前後導從。案行園界。復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閑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鳥。鳥隨啄之。太子見之起慈悲心。衆生可惡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所赫。樹爲曲枝。陰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閑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群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答言。觀諸衆生更相吞食。其可傷感。王聞此語。心生憂畏慮其出家。宜急婚娶。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爲其訪索婚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爲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體行。爲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

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爲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采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女衆。晝夜娛樂。爾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臥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嫔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嫔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普耀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啓白淨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玉女。宜太子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兜率來。以權方便今當試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說。能應娉耳。時白淨王告右梵志。入迦夷衛周遍瞻察。梵志周行觀一玉女。淨猶蓮華類玉女寶。王問誰女。梵志報曰。執杖釋種女。王言。儻不可意。使自擇之。召羅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夷到菩薩所。諦視菩薩日未曾瞬。菩薩欣笑。執持寶英以遺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遣梵志往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性有藝術者乃嫁與之。王問菩薩能現術乎。菩薩曰能。王遍勅國中椎鐘鑼鼓。却後七日太子現術。諸有藝術皆來集會。勝

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已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卽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時娛樂之。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意。輒便從之。卽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嚴勅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疾在道側也。爾時迴見羅難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華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爲勝。諸臣答言。外諸園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痿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掖在於路側。太子卽問。此爲何人。從者答言。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爲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臥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憂愁。又復問言。此人獨爾餘皆然耶。答

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禁之。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衆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太子前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此事故。吾勸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王勸。嚴命外司。勿使有諸吳穢老病。在於前側。互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從何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生戀著心。

大王既勸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憂陀夷。受王勸已。隨從太子。行住坐臥。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憂陀夷。既與太子共爲朋友。今若出遊。成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言。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愁憂。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憂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遊。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勸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勸語憂陀夷言。若當路側。有不詳事。可以方便誘說其心。并勸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還驅逐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華。作樂。妓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於二城門。舉衆皆見。令白淨王。瞋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爲死人。四人與舉。以諸香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二人獨見。太

子問言。此爲何人。而以香華莊嚴其上。復有人衆號哭相送。時憂陀夷。以王勸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憂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爲死。憂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爲父母親戚。屬眷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顛怖。又問憂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而得免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憂陀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勸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也。時憂陀夷。與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華幡蓋。作樂妓樂。衆妓端正。猶如諸天。姝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舞。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憂陀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勸。令與太子共爲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轉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

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今當勅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絕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是念如所思。即便勅於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聞王勅已。心懷慚愧。默然而住。行止坐臥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詳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顛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歔歔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懷願。普耀經云。太子白王欲得四願。一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者。古今無獲。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爾時迦毘羅施兜國。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勅諸臣并釋

① 耕才三才耕才 ② 遂三進 ③ 化天二天化 ④ 當一當 ⑤ 詳三摩

種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可於四門。門各千人周匝。城外一踰闕那內。羅置人衆而防護之。普賢經云。明日即勅五百諸釋。勇多力者宿衛菩薩。令城四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復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宮。倍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遙見即往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陀說。及衆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既重。孰當相繼。唯願爲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爾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爲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見。若過此期。轉輸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見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悉皆熟臥。爾時耶輸陀羅眠臥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

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付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座起。遍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如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臥。鼻涕目淚口中流涎。又復遍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肉骨髓。皮膚肌肉。筋脈筋骨。心肺脾胃。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爲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華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以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煙欲。普觀經云。於時菩薩夜觀妓女。百節空中。譬如芭蕉。鼻涕目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腦髓髓腦。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有臭處。猶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無怙唯道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時已到矣。沸星適現。即勸車匿起。被覆陟。適宜此言。時四天王與無數閼叉龍鬼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城中男女皆疲極寐。孔雀衆鳥亦疲極寐。修行本起云。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召鳥。靈優。此名。適來宮國內外厭寐。我今當學古昔

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還此大火之聚。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極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昏臥。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被覆陟來爾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勅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日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昏臥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健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健陟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閉下鎗。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

輪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閼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

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見此閼林。寂靜無諸喧鬧。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馬行疲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有。我今既已至閼靜處。汝便可與健陟俱還宮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覺地不能自勝。於是健陟既聞被遺。屈膝祇足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逢大王勅。輒執健陟以與太子。今致今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騷動。又復此處多諸險難。猛獸毒蟲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即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爲欲斷諸苦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爲汝作侶。車匿又白。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軟。眠臥床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荆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得免此形刑

棘之患。老病死苦會常見侵。車匿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爲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爲生天樂故。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爲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老病死至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啓聞者。汝可爲我具啓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自聞之昔勅如此非爲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願國位者。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塗還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辯爲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璽珞。以授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爲我持此璽珞。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爲斷諸苦本故。出宮城求滿大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苦。我今爲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以我故恆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忍達於太子勅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璽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

太子如此志願舉身顛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絕。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世皆離別豈常相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健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勅猶不肯去。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華。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大善權經云。菩薩自剃頭鬚。諸天龍神無不見頂。況能除髮。菩薩念白淨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故自剃之。王乃默然。是爲方便。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卽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服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標式也。云何著此而爲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爲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著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爲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

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并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懊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宜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匿歎歎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見太子。然後方起舉身顫掉不能自勝。顧看鍵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鍵陟執持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眺鍵陟悲鳴。緣路而還。爾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為日月天。為帝釋也。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既見諸仙人。心意柔軟威儀詳序。太子即便前共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為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華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臥座上。或有臥於荆棘之上。或有臥於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行。甚為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修此苦行為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為苦案。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

自歎言。商人為寶故入大海。王為國土與師相伐。今諸仙人。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仙人說此議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日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我皆歡喜。令我人眾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為是我等失於威儀。為此眾中相犯觸也。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實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為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去耳。諸仙人眾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為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爾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眾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為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迦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人眾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絕視然後乃還。釋迦譜卷第二

釋迦譜卷第三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三出因爾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陀羅及諸婢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往摩訶波闍波提。今日忽失太子莫知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墜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精魂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檢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鍵陟。即問門司誰開此者。互相推檢皆云不知。并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勸千乘萬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徑不知所之。即便還歸白大國王。推辱太子不知所在。爾時車匿步牽鍵陟及莊嚴具。悲泣嗚咽隨路而還。眾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悉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今與鍵陟而獨還也。車匿既得諸人問此。倍更悲絕不能答之。此諸人民。雖見鍵陟輒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華綵。於是車匿前入宮城。鍵陟悲嘶諸駝群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言。車匿唯與鍵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聞車匿鍵陟相隨俱還。而不聞道太子

①身二轉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結二結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歸聲。摩訶波闍提即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捨我不知所在。譬如樹結華成實。臨熟落地。又如饑人遇有味饌。臨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輸陀羅又自言曰。我與太子行住坐臥不相遠離。今者捨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皆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遇相識。別不相忘。夫妻之情。恩愛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語車匿言。寧與智者而作怨讐。不共愚人以爲親厚。汝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令此釋族不復熾盛。又責健陟。汝載太子出北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返何意悲嘶。爾時車匿即便答言。勿責於我。及以健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爲。當於爾夕。夫人嫁女。皆悉眠臥。太子勅我令起。鞭馬。我於爾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諸婢女聞此驚寤。及被健陟。都無覺者。城門每開。開四十里。當爾之時。自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云何而能止也。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那。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勸於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永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珠。悉付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璣珞與摩訶波闍提。餘

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我於爾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刺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製裳。於是虛空有大光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我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健陟也。時摩訶波闍提及耶輸陀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無聲。

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爲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勸耶輸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活也。便當追逐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爲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也。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陀仙人。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勸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與大臣。更一尋求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遲速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

爾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勸喚車匿而語之言。汝云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勸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輒送太子。置於何處。車匿怖懼。而啓王言。太子出城。實非我答。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冠及璣珞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所冠莊嚴具。與耶輸陀羅。王見諸物。倍增悲絕。餘復木石。猶尙有威。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具以前事。而啓王言。太子勸我。父王若謂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之時。又不啓者。汝可爲我。具答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勸如此。非爲尊輒。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陀羅。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陀羅。即答信言。當於大王。來此當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語。生奇特心。憂惱暫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

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爲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勸耶輸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活也。便當追逐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爲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也。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陀仙人。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勸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與大臣。更一尋求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遲速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

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爲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勸耶輸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活也。便當追逐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爲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也。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陀仙人。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勸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與大臣。更一尋求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遲速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

太子。爾時白淨王發遣王師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瓔珞。與摩訶波闍提。而語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瓔珞。付車匿還。今以與汝。摩訶波闍提見瓔珞已。倍增悲絕。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極爲薄福。失此明智轉輪聖王。又送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而語之曰。太子以此脫身之具。令持與汝。耶輸陀羅既見此物。悶絕墜地。王又遣人勅耶輸陀羅。令自愛敬。無使胎子不安隱也。

爾時王師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從人及諸儀飾。便前仙人所住之處。仙人請坐互相問訊。於是王師語仙人言。我是白淨王師。今所以來至於此者。彼白淨王足相太子。厭惡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學道。路由此林。大仙見不。跋伽仙人答王師言。我近於此見一童子。顏容端正相好具足。來入此林。共我議論。遂經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修之道。從此北行詣彼仙人阿羅邏迦蘭。爾時王師大臣聞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於中路遙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侍衛。脫諸儀服。前太子所。坐於一面互相問訊。於是王師白太子言。大王見使尋求太子。欲有所說。太子答曰。父王勅汝欲何所道。王師答言。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此意難迴。然王於太子恩愛情深。憂愁盛火常自熾然。須太子歸以滅之耳。願便迴還返宮城。雖有物務不令太子令棄道業。靜心之處不必山林。摩訶波闍提耶輸陀羅內外眷屬。皆

悉沒於憂惱大海。思太子還而拯救之。

爾時太子聞王師語。以深重聲答王師言。我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也。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來此爲斷除故。若令息愛終日合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我復何爲來至於此。我今所以遠違父王。欲爲將來和合故耳。父王憂愁大火今雖熾然。我與父母唯餘今生有此一苦。將來自當永絕斯患。若如汝言。令吾處宮修道業者。如七寶含滿中焰火。當有人能止此室不。如難毒食。設有饑人終不食之。我既棄國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復還宮城修學道也。世間之人在大苦中。爲小樂故。尚復耽溺不能暫捨。況我在此極寂靜處。無諸患苦而能棄捐。還就於惡。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無有中路還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歸。便是違於先王之法。爾時王師白太子言。誠如太子今之所說。然諸先聖一言未定。有果報。一言定無。此二先聖尚不能知。未來世中必定有無。太子云何欲捨現樂而求未來不定果報。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云何乃欲求解脫果。唯願太子便還宮也。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說未來果。一者言有。一者言無。皆是疑心非決定說。我今終不隨順彼教。不應以此而見難詰。所以者何。我今不爲希慕果報而來至此。以目所見生老病死。必應經之。故求解脫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見我道成。我此志願終不可回。還啓父王說如此也。

爾時太子作此言已。即從座起。與王師大臣

辭別。北行詣阿羅邏迦蘭仙人。于時王師大臣見太子去。啼泣懊惱。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來太子所。而復不能移轉其意。徘徊路側不能自反。互共議言。既被王使而無力效。今者空歸云何奉答。我等當留所從五人。聰明智慧心意柔軟。爲性忠直種族強者。密令伺察看其進止。作此言已。願瞻其傍。見憐陳如等五人。而語之言。汝等若能留止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勅。進止去來當密伺察。即便辭別趣太子所。王師大臣還歸宮城。

爾時太子往彼阿羅邏迦蘭仙人住處。度於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諸人民衆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歡喜愛敬。舉國皆悉奔馳瞻視。如是諠譁徹頻婆娑羅王。王便驚問此是何聲。諸臣答言。白淨王太子名薩婆悉達。昔諸相師記其應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又復記其若出家者。必當成就一切種智。其人今者來入此城。外諸人民馳競來。看以是之故。所以諠鬧。時頻婆娑羅王既聞此語。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即勅一人。往令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勅尋求太子。見在般茶婆山。於一石上端坐思惟。時使即歸具白大王。王便嚴駕。與諸臣民詣太子所。至般茶婆山。遙見太子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去儀飾及諸侍衛。前坐問訊太子。四大悉調和不。我見太子心甚歡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種姓。累世相承爲轉輪王。太子今者轉輪王相皆悉具足。云何捨之來

入深山。踐蘊沙土遠至此也。我見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聖王位者。當以我國分半治之。若謂爲少。我當捨國盡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復不取我此國者。當給四兵可自攻伐他國也。太子所欲甚不相違。爾時太子聞頻婆娑羅王說此語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種族本是明月。性自高涼不爲鄙事。所爲所作無不清勝。今發是言未足爲奇。然我觀王中情貌至倍於前後。王今便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我今既捨轉輪王位。亦復何緣應取王國。王以善心捨國與我。猶尚不取。何緣以兵伐取他國。我今所以辭別父母剃除鬚髮捨於國者。爲斷生老病死苦故。非爲求於五欲樂也。世間五欲如火火聚。燒諸衆生不能自出。云何勸我貪著之也。我今所以來至此者。有一仙人阿羅邏迦蘭。是求解脫最上道師。欲往彼處求解脫道。不宜久停在於此也。我既達王初始之言。亦懷喜心哉。勿致嫌恨。王今當以正法治國。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與王別。時頻婆娑羅王見太子去。深大惆悵。合掌流淚而作是言。初見太子心大踊躍。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爲於大解脫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願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願先見度。太子於是辭別而去。時王奉送。次於路側極目觀瞻不見乃還。瑞應本起云。太子自去踰越名山。經摩竭國界。瓶沙王因出遊獵。遙見太子行山澤中。即與諸耆宿大臣俱追

見之。王曰。太子生多奇異形相炳著。當君四天下爲轉輪王。四海瞻顧寶至。何棄天位自放山藪。必有異見願聞其志。太子答曰。以吾所見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劇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離。計身爲苦器愛畏無量。若在尊寵則有僑佚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厭。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諸耆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獨預憂。乃棄美號隱遁潛居。以勞其形不亦難乎。太子答曰。如諸君言不當預憂。使吾爲王老到病至。若當死時。寧有代吾受此厄者。不如無有代乎可勿憂。天下有慈父孝子。愛徹骨髓。至病死時不得相代。若此僞身苦至之日。雖居高位六親在側如爲盲人設燭。何益於無目者乎。吾觀衆行。一切無常皆化非真。樂少苦多身非已有。世間虛無難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敗。安則有危。得則有亡。萬物紛擾皆當歸空。精神無形躁濁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但爲貪愛蔽在癡網。沒生死河莫之能覺。故吾欲一心思四空淨。度色滅患斷求念空。無所適莫。是將返其源而歸其本。始出其根。如我願得乃可大安。瓶沙王喜曰。善哉善哉。善薩志妙。世間難有。必得佛道。願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當度尼連禪河。天爲止流令水暫乾。度河行數十里。有二梵志各與弟子索居溪邊。過問其道。自稱言。吾事梵天。奉於日月。日修。火祠唯水是淨。菩薩答曰。是生死法非眞道也。何以故。水不常滿。火不久熱。日出則移。月滿則虧。道在清虛

水焉能令心清淨。傷之而去。爾時太子即便前行。向彼阿羅邏仙人所住之處。于時諸天語仙人言。薩婆悉達棄捨國土。辭別父母。爲求無上正眞之道。欲拔一切衆生苦故。今者已來垂至於此。時彼仙人。既聞天語心大歡喜。俄爾之頃。遙見太子即出奉迎。讚言善來。俱還所住。請太子坐。是時仙人。既見太子。願貌端正相好具足。是諸根恬靜深生愛敬。即問太子。所行道路得無疲也。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來至此我悉知之。能於火聚自覺而出。又如大鳥於網索中而自免脫。古昔諸王盛年之時。恣受五欲至於根熟。然後方捨國邑樂具。出家學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捨此壯年。能棄五欲遠來至此。眞爲殊特。當勸精進速度彼岸。太子聞已即答之曰。我聞汝言極爲歡喜。汝可爲我說斷生老病死之法。我今樂聞。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說曰。衆生之始始從於冥初。從於冥初起於我慢。從於我慢生於癡心。從於癡心生於染愛。從於染愛生五微塵氣。從五微塵氣生於五大。從於五大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今爲太子略言之耳。爾時太子即便問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之。仙人答言。若欲斷此生死本者。先當出家修持戒行。謙卑忍辱住空閑處。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根樂。得第三禪。除苦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

●性二往● ●宿二長● ●〔乎〕一● ●火二大● ●是二足●

報別有一師。說如此處名為解脫。從定覺已。然後方知非解脫處。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處滅。無量想識。唯觀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種種相。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為究竟解脫。是諸學者之彼岸也。太子若以斷於生老病死患者。應當修學如此之行。爾時太子聞仙人言。心不喜樂。即自思惟。其所知見非究竟處。非是永斷諸結煩惱。即便語言。我今於汝所說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問。仙人答言。敬從來意。即問曰。非想非非想處。為有我。為無我也。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為有知。我為無知。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以盡於龜結。而不自知細結猶在。以是之故。謂為究竟。細結滋長。復受下結。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為真解脫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說甚為深妙。爾時太子復問仙人。汝年至幾而出家也。修梵行來復幾許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來一百四年。太子聞已。而心念言。出家已來。乃至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時太子為求勝法。即從座起。與仙人別。爾時仙人語太子言。我久遠來。習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種。云何而能修苦行也。太子答言。汝所修法。非為苦也。別有最苦難行之道。仙人既見太子智慧。久觀志意堅固不虧。知決定成一切種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願先度我。於是太子答

言善哉。次至迦蘭所住之處。論議問答。亦復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時二仙人見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爾。難測。合掌奉送。絕視方還。爾時太子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已。即便前進迦蘭山。苦行林中。是僑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即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觀察衆生根。宜應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為求正真道故。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爾時僑陳如等五人。既見太子端坐。思惟修於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時僑陳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離其側。既見此已。即遣一人。還白王師及以大臣。具說太子所行之事。爾時王師大臣俱還宮門。顏貌愁悴。身形萎熱。猶如有人喪其所親。殯送既畢。抑忍而歸。時守門者而白王言。師與大臣。今在門外。王既聞已。氣奔聲絕。身首顫動。時守門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與相見。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聲而問。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獨作此歸。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師答言。我奉王勅。尋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處。訪覓太子。仙人語我太子所在。并說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於中路。遇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向太子。具說大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憂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聲。而見答言。我豈不知父王親戚恩情深也。但畏生死別離之苦。為欲斷除。故

來此耳。如是種種言辭所說。志意堅固。如須彌山。不可移動。捨我而去。如棄草芥。爾時即便選擇五人。隨從給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還。說言。太子當至阿羅邏迦蘭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度水。至王舍城。時頻婆娑羅王來詣太子。方便譬說。不應出家。分國共治。及以全與。并欲與兵。令伐他國。太子亦復皆悉不受。即又前行。達仙人所。而為說法。降伏其心。又至伽蘭山。苦行林中。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爾時白淨王聞師大臣說。使人如此語已。心大悲憐。舉體顫掉。身毛皆豎。即詣王師及大臣言。太子遂捨轉輪王位。父母親屬恩愛之樂。遠在深山修此善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寶之子。王即復以使人所言。向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而為說之。時白淨王即便嚴駕五百乘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亦復相與。辦五百乘。一切資生。皆悉具足。即喚車匿而語之言。汝送太子遠放深山。今復令汝領此千乘。載致資糧。送與太子。隨時供養。勿使乏少。盡更來請。車匿受勅。即領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見形消瘦。皮骨相連。血脈悉現。如波羅奢華。頭面禮足。悶絕於地。良久乃起。銜淚而言。大王。憶念太子。不捨日夜。今故道我。領此千乘。載資生具。以餉太子。于時太子答車匿言。我逆父母及捨國土。遠來在此。為求至道。云何當復受此餉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是資供。我當別覓一人領

此千乘還歸王所。我住於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領車而去。於是車匿密待太子。不離昏晨。

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於苦行垂滿六年。不得解脫。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闍浮樹下。所思惟法。離欲寂靜是最真正。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饑是般涅槃。我今雖復節節有那羅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當受食然後成道。作是念已。即從座起。至尼連禪河入水洗浴。洗浴既畢。身體羸瘦不能自出。天神來下為捺樹枝。得攀出池。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中。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華。上有乳糜。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得瞻得喜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即復作如是言。我為成熟一切衆生。故受此食。呪願訖已。即受食之。身體光悅氣力充足堪受菩提。爾時五人既見此事。驚而怪之。謂為退轉。各還所住。菩薩獨行趣畢波羅樹。自發願言。坐彼樹下。我道不成。要終不起。菩薩德重。地不能勝。于時步步地為震動。出大音聲。爾時百龍聞地動響。心大歡喜。兩目閉明。曾見先佛有此瑞應。作是念已。從地踊出。禮菩薩足。時有五百青雀。飛騰虛空。

右繞菩薩。雜色瑞雲。及以香風。而隨數佛。爾時百龍以偈讚曰。

菩薩足踐處

地皆六種動

發大深遠音

我聞眼開明

又見虛空中

青雀繞菩薩

瑞雲極鮮映

香氣甚清涼

此等諸瑞相

悉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

必定成正覺

於是菩薩即自思惟。過去諸佛以何為座。成無上道。即便自知以草為座。釋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即便授草以與菩薩。因發願言。菩薩道成願先度我。菩薩受已。救以為座。而於草上結跏趺坐。如過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我亦如是。發此誓時。天龍鬼神皆悉歡喜。清涼好風從四方來。禽獸息響。樹不鳴條。遊雲飛塵皆悉澄淨。知是菩薩必成道相。觀佛三昧經云。適施草坐地則大動。諸天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樹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各自念言。菩薩坐我座上不在餘座。其下劣衆生本薄福者。見於菩薩身坐草。菩薩坐已。計魔波旬最為憂。今吾當成無上正覺。當感令到而降伏爾。乃發起三界衆生。受胎經云。坐閻浮樹下四十八日。觀樹思惟感動天地。六反震動演大光明。覆蔽魔宮。爾時波旬臥寐夢中見三十二變。宮殿闍闔。宮殿汚泥。入

於邪徑。池水枯竭。樂器破壞。閻又厭鬼頭皆墮地。諸天捨去不從其教。凡三十二變。從夢而起。恐怖毛豎。召會大臣及諸兵衆。說夢所見。以何方便而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導師等信樂菩薩。其五百子惡目等隨魔所教。魔王憤亂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見從。汝往詣彼亂其淨行。女詣菩薩綺語作姿。三十有二姿。上下唇口婆娑細視。現其髀脚露其手臂。作鳥雁鴛鴦哀怨之聲。凡三十二變。魔女善學女幻迷惑之業。而自言曰。我等年在盛時。天女端正莫踰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菩薩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體雖好而心不端。革囊盛臭而來何為。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老母。不能自復。即還魔所。觀佛三昧經云。魔有三女。長名悅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而白父言。我能往亂願父莫愁。即自莊飾。過龍魔后百千萬倍。盼目作姿現諸妖冶。禮敬菩薩。繞七匝。白菩薩言。太子生時萬神侍御。何棄天位來此樹下。我是天女六天無雙。今以微身奉上太子。我等善能調身按摩。今欲親近坐樹疲極。宜須休息服食甘露。即以寶器獻天甘露。太子寂然身心不動。以白毫擬令天之三女自見身內。濃囊涕唾九孔根本生熟二藏迴伏。宛轉。婦生諸蟲有八千戶。走入小腸。張口上向。噉食諸藏。髓脈生蟲。細於秋毫。數其衆多。其女見此。遂便嘔吐。即自見身左生蛇頭右生狐頭中首狗頭。背負老母。抱死小兒。諸女驚號却行而去。低頭視臍。

自見女形醜狀鄙穢。復有諸蟲如王。劍形團
樂相持。而有衆口。口生五毒。啖食女根。諸
女見已。心極酸苦。如箭入心。匍匐而去。吁嗟
歎息至魔王所。魔王大怒。遍勅六天并諸八
帝往瞿曇所。是時諸鬼猶如雲起。或有諸鬼
首如牛頭。頭四十耳。耳生鐵箭。火焰上起。復
有諸鬼。首如狐頭。有十千眼。聲如霹靂。曠野
鬼神。大將軍等。一頭六頭。胸有六面。膝頭兩
面。體毛如箭。奮身射人。張眼爛赤。血出流
下。疾走而到。魔告諸鬼。瞿曇善人。或能知呪。
當與四兵。化作四兵。列狀如林。其可怖畏。直
從空下。至道樹邊。魔復更念。此衆或不能降
伏瞿曇。復脫寶冠。擬地。當閻羅王宮上。告勅
諸鬼。汝等獄卒及閻羅王。阿鼻地獄刀輪劍
戟火車爐炭。一切都舉向閻浮提。魔王震吼
勅諸兵衆。速害瞿曇。上震大雷雨熱鐵丸。刀
輪武器交橫空中。然其火箭不近菩薩。是時
菩薩徐舉眉間毫髮。擬阿鼻地獄。令罪人見白
毫流水。注如車軸。大火暫滅。自憶前世所作
諸罪。心得清涼。稱南無佛。以是因緣。受罪畢
訖。直生人中。魔見是相。懽懽愁惱。忽然還宮。
白毫直至六天。見白毫孔諸寶蓮華。過去七
佛在其華上。如是白毫上至無色。遍照一切
如玻瓈鏡。八萬四千天女。視波旬身狀如焦
木。但瞻菩薩白毫相光。無數天子天女皆發
無上菩提道意。時魔王自前與佛相難。菩薩
以智慧力。伸手按地。應時地動。魔與官屬顛
倒而墮。已降魔怨。成正真覺。爾時菩薩在於
樹下。發大誓言。時天龍八部皆悉歡喜。於

虛空中踊躍讚歎。時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
動搖。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
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
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
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爾時
魔王薩陀。見父慘悴。而往自言。不審父王何
故憂感。魔王答言。沙門瞿曇。今坐樹下。其道
將成。超越於我。今欲壞之。魔子即便前諫父
言。菩薩清淨。超出三界。神通智慧。無不明了。
天龍八部咸共稱讚。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
煩造惡。自招禍咎。
瑞應本起。云。魔王不聽召三玉女。一名欲
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壞菩薩行。時三玉女
皆被羅縠之衣服。天名香璫珠璣。極爲妖
冶巧媚之辭。欲亂其意。菩薩心淨如瑠璃珠。
不可得汚。三女復曰。仁德至重。諸天所敬。應
有供養。故天獻我。我等好潔。年在上時。天女
端正。莫有殊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
菩薩答曰。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無常而
作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中盛
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姪惡不
善。自亡其本。死即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
身。欲脫致難。汝輩亂人正意。非清淨種。革囊
盛屎。而來何爲。去吾不用。其三玉女化成
老母。不能自復。魔有三女。形容貌極極端
正。妖冶巧媚。善能惑人。於天女中最爲第一。
熏以名香。佩好璫珠。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
三名可樂。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審今者何
故憂愁。父即寫心而語女言。世間今有沙門

瞿曇。身被法鏡。執自在弓。鐵智慧箭。欲伏
衆生。壞我境界。我若不如。衆生信彼。皆悉
歸依。我土則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
挫。壞其橋梁。於是魔王。手執強弓。又持五箭。
男女眷屬。俱時往彼。舉波羅樹下。見於牟尼
寂然不動。欲度生死三有之海。爾時魔王
左手執弓。右手調箭。語菩薩言。汝刹利種。死
甚可畏。何不速起。宜應修汝轉輪王業。捨出
家法。習於施會。得生天樂。此道第一。先聖所
行。汝是刹利轉輪王種。而爲乞士。此非所應。
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捨本誓。我試射汝。一
放利箭。苦行仙人聞我箭聲。莫不驚怖。昏
迷失性。況汝瞿曇。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
安全。魔說此語。以怖菩薩。菩薩怡然而不驚。
不動。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進天女。菩薩爾
時眼不視箭。箭停空中。其鏃下向變成蓮華。
時三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人天所敬。應
有供侍。我等今者在盛時。天女端正。無
有缺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給。晨昏寢臥。願侍
左右。菩薩答言。汝植小善。得爲天身。不念
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美。而心不端。姪惡
不善。死必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免之甚
難。汝等今者。欲亂定意。非清淨心。今便可
去。吾不相須。時三女變成老母。頭白面皺。
齒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拄杖羸步。不
能自復。魔王既見如是堅固。心自思惟。我
昔曾於雪山之中。射摩醯首羅。即便恐懼。
退其善心。而今不能動於瞿曇。既非此箭
及我三女所能移轉。令生愛慕。當復更作他

餘方便。即以軟語誘菩薩言。汝若不樂人間受樂。今者便可上昇天宮。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爲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沈溺三塗。出濟甚難。此爲罪因。非我所須。魔語菩薩。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答言。我之果報。唯此地知。說此語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是地神持七寶瓶。滿中蓮華。從地踊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目髓腦。以施於人。所出之血。浸潤大地。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爲求無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應惱亂菩薩。魔聞是已。心生怖懼。身毛皆豎。時彼地神禮薩薩足。以華供養。忽然不現。

雜寶藏經云。昔如來在菩提樹下。惡魔波旬將八十億衆來壞佛。至如來所而作是言。瞿曇。汝獨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去。若不去者。我捉汝脚。擲著海水。佛言。我觀世間。無能擲我著海水者。汝於前世。但曾作一寺。受一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鉢之食。故生六天。爲大魔王。而我乃於三阿僧祇劫。廣修功德。初阿僧祇劫。我曾供養無量諸佛。第二第三阿僧祇劫。亦復如是。供養聲聞緣覺之人。不可計數。一切大地。無有皺訐。非我身骨。魔言。瞿曇。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真實。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誰爲證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證我。作是證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地神即從金剛際出。合掌白佛言。我爲作證。有此地來。我恒在中。世尊所說。眞

實不虛。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深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爾時波旬及八十億衆。不能令動。魔王軍衆。顛倒自墮。破壞星散。爾時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強弓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誘之。不能壞亂此瞿曇心。今當更設諸種方便。廣集軍衆。以力迫脅。作是念時。其諸軍衆。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形貌各異。或執戟操劍。頭戴大樹。手執金杵。種種戰具。皆悉備足。或猪魚驢馬。獅子龍頭。熊羆虎兕。及諸獸頭。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目。或衆多目。或大腹長身。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或大脚肥腦。或長牙利爪。或頭在胸前。或兩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煙焰。或象身嶺山。或披髮裸形。或復面色半赤半白。或唇垂至地。或上塞覆面。或身著虎皮。或獅子蛇皮。或蛇遍纏身。或頭上火然。或瞋目努臂。或傍行跳擲。或空中宛轉。或馳步吼嘯。有如是等諸惡類形。不可稱數。圍繞菩薩。或復有欲裂菩薩身。或四方煙起。炎焰衝天。或狂音奮發。震動山谷。風火煙塵。暗無所見。四大海水。一時涌沸。護法天人。諸龍鬼等。悉忿魔衆。瞋恚增盛。毛孔血流。淨居天衆。見此惡魔。惱亂菩薩。以慈悲心而慰傷之。於是來下。側塞虛空。見魔軍衆。無量無邊。圍繞菩薩。發大惡聲。震動天地。菩薩心定。顏無異相。猶如師子。處於鹿群。皆悉默言。嗚呼奇哉。未曾有也。菩薩決定當成正覺。是諸魔衆。互相摧切。各盡威力。摧破菩薩。或角目切齒。或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

益忿怒。更增戰力。菩薩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不能得下。飛刀舞劍。停於空中。雷雷雨火。成五色華。惡龍吐毒。變成香風。諸惡類形。欲毀菩薩。不能得動。魔有姊妹。一名彌伽。二名迦利。各各以手執獨體器。在菩薩前。作諸異狀。惱亂菩薩。是諸魔衆。種種醜身。欲怖菩薩。終不能動菩薩一毛。魔益憂愁。空中有神名曰負多。隱身而言。我於今者。見牟尼尊。心意泰然。無恐怖想。是諸魔衆。起於毒心。於無怨處。而橫生忿。是癡惡魔。徒自疲勞。永無所得。今日宜應捨害害心。汝口乃可吹須彌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熱。地性堅強。可令柔軟。汝不能壞菩薩。歷劫修習善果。正思惟之精勤方便。淨智慧光。此四功德。無能斷截。爲作留難。不成正覺。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鑽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無求不得。世間衆生。沒於三毒。無有救者。菩薩慈悲。求智慧藥。爲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惱亂之。世間衆生。癡惑無智。悉著邪見。今設法眼。修習正路。欲導衆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是則不可。譬如在於曠野之中。而欲欺誑商人導師。衆生墮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住處。菩薩爲然大智慧燈。汝今云何。欲吹令滅。衆生今者。沒生死海。菩薩爲修智慧寶船。汝今云何。欲令沈溺。忍辱爲芽。堅固爲根。無上大法。以爲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貪恚癡鎖。縛諸衆生。菩薩苦行。欲爲解之。今日決定於此樹下。結跏趺坐。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

●座。餘方悉轉斯處不動。堪受妙定非汝所推。汝今宜應生欣慶心。息憊慢意修知識想。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又見菩薩恬然不異。魔心慚愧捨離憍慢。即便復道還歸本宮。群魔憂感悉皆崩散。情意沮悵無復威力。諸闍戰具縱橫林野。當於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天無烟霧風不搖條。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徹衆星。燦朗幽隱。暗冥無復障礙。虛空諸天雨妙華香。作衆妓樂供養菩薩。瑞應本起云。魔王益忿更召諸鬼神王。合一億八千萬衆。皆使變爲獅子熊羆兇虎象龍牛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稱言。蟲頭人軀。蛇蛇之身。龍龜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頭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持持戈矛。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自前。與佛相難詰。其辭曰

比丘何求坐樹下
雲起可畏窈冥冥
菩薩答曰
古正真道佛所行
其成最勝法滿藏
魔王曰
汝當作王轉金輪
所受五欲最無比
菩薩曰
吾觀欲盛吞火銅
得王亦有老死憂
魔王曰

樂於林藪毒獸間
天魔圍繞不以驚
恬憊爲上除不明
吾求斯坐快魔王
七寶自至典四方
斯處無道起入宮
棄國如唾無所貪
去此無利勿妄談

何安坐林而大語
不見我與四部兵
以現獲猴師子面
皆持刀劍獲戈矛
菩薩曰
設有億姪神武備
矢刃火攻如風雨
魔有本願令我退
今汝福地何如佛
魔王曰
吾曾終身快布施
比丘知我宿福行
菩薩曰
昔吾行願從定光
怒畏想盡故斯坐
我所奉事諸佛多
仁戒積德厚於地
菩薩即以智慧力
應時普地轉大動
魔王敗績恨失利
其子又曉心乃寤
吾已不復用兵器
世有兵器動人心
若調象馬雖已調
若得最調如佛性
姪天見佛擒魔衆
諸天歡喜奉華璫
本從等意智慧力
能使怨家爲子弟

委國財位守空閑
象馬步兵億八千
虎兇毒蛇鬼形
超躍哮呼滿空中
爲魔如汝來會此
不先得佛終不起
吾亦自誓不虛還
於是可知誰得勝

故典六天爲魔王
自稱無量誰爲證
受。彌爲佛釋迦文
意定必解壞汝軍
財寶衣食常施人
是以脫想無患難
伸手按地是知我
魔與官屬顛倒墮
昏迷却踞前畫地
即時自歸前悔過
等行慈心却魔怨
而我已等汝衆生
然後故態會復生
以如佛調無不仁
忍調無想怨自降
非法王壞法王勝
慧能即時獲不祥
當禮四等道之證

面如滿月色從容
名聞十方德如山
求佛。相貌難得此
當稱首斯度世仙
釋迦譜卷第三

釋迦譜卷第四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四

果經

爾時菩薩以慈心力。於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於諸法中禪定自在。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貴賤壽命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於衆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衆生無救濟者。輪迴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虛僞無有真實。而於其中橫生苦樂。作是思惟至中夜盡。瑞應本起云。是日初夜得一術闍。自知宿命無數劫已來精神所更展轉受身不可計數。皆識知之。至二夜時得二術闍。悉知衆生心中所念。善惡殃福生死所趣。至三夜時得三術闍。漏盡結解自知本昔久所習行四神足念精進定欲定意定戒定變化法。所欲如意不復用思。身能飛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億萬無數復合爲一。能徹入地石壁皆過。從一方現俯投仰出。譬如水波能中出水履水行虛身不陷墜。坐臥空中如飛鳥翔。立能及天。手捫日月。滿身平立至梵自在。眼能徹視。耳能洞聽。意預知諸天人龍鬼神。鼓行蠕動之類。身行口意言心所欲念。悉

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無有一樂。如是思惟至中夜盡。爾時菩薩。至第三夜觀衆生性。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卽知老死以生爲本。若離於生則無老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有業從何而生。卽知三有業從四取生。又觀四取從何而生。卽知四取從愛而生。又復觀愛從何而生。卽便知愛從受而生。又復觀受從何而生。卽便知受從觸而生。又復觀觸從何而生。卽便知觸從六入生。又觀六入從何而生。卽知六入從名色生。又觀名色從何而生。卽知名色從識而生。又復觀識從何而生。卽便知識從行而生。又復觀行從何而生。卽便知行從無明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習障成一切種智。爾時如來心自思惟。八正聖道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踐。智慧通達無所罣礙。于時大地十八相動。遊霞飛塵皆悉澄淨。天鼓自然而發妙聲。香風徐起柔軟清涼。雜色瑞雲降甘露雨。園林華果榮不待時。又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金華銀華珊瑚等華。七寶蓮華繞著提樹。滿三十六踰闍那。是時諸天作天樂。散華燒香歌頌讚歎。執天寶蓋及

以幃幃充塞虛空供養如來。龍神八部所設供養亦復如是。當爾之時一切衆生皆悉慈愛無瞋害想歡喜踊躍如見卑跡無怖畏情。其心調柔離憍慢意亦無慳嫉諂誑之心。五淨居天離喜樂根亦皆歡悅不能自勝。地獄苦痛暫得休息生大歡喜一切畜生相食噉者無復惡心餓鬼飽滿無饑渴想世界之中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衆生悉得相見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衆生大聖法王出興於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棄國學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善提樹在虛空中歡喜合掌而讚歎言。於我甘蔗種族之中能斷諸漏成一切智爲世間眼甚爲奇特一切人天莫不歡喜踊躍無量唯有魔王心猶憂愁。

聖道甚難登
我於此難中
我所得智慧
衆生諸根鈍

智慧果難得
皆悉已能辦
微妙最第一
著樂癡所盲

順於生死流 不能返其源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爾時如來作是念已。大梵天王。見於如來聖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心懷憂惱。卽自念言。世尊昔於無量億劫。爲衆生故。久在生死。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備受衆苦。始於今者。所願滿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沈沒生死。我今當往。請轉法輪。作是念已。卽發天宮。猶如壯士屈伸臂頃。至如來所。頭面禮足。繞百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爲衆生故。久住生死。捨身頭目。以用布施。備受諸苦。廣修德本。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沒溺生死。墮無明暗出。斯甚難。然有衆生過去世時。親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聖道。唯願世尊爲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如是。勸請如來。爲諸衆生轉大法輪。

跪合掌。勸請世尊轉于法輪。佛答梵天。衆生之類。塵垢所蔽。樂著世樂。無有慧心。若我住世。唐勞其功。如吾所念。唯滅爲快。爾時梵天復更傾側。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潤濟開導。今正是時。又諸衆生。應可度者。亦甚衆多。云何世尊。欲入涅槃。使此萌類。永失覆護。世尊先昔無數劫時。恒爲衆生。采集法樂。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真求。云何不念。便欲孤棄。過去久遠。於閻浮提。作大國王。號脩樓婆。領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邑。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一萬大臣。時妙色王。德力無比。覆育民物。豐樂無極。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財寶資給一切。無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咎。何其苦哉。今當推求堅實法財。普令得服。即時宣令。閻浮提內。誰能有法。與我說者。悉其所得不。敢違逆。募出周遍。無有應者。時王憂愁。酸切懇側。毘沙門王。見其如是。欲往試之。轉自變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頭髮悉黑。火從口出。來詣宮門口。自宣言。誰欲聞法。我當爲說。王聞是語。喜不自勝。躬自出迎。前爲作禮。敷施高座。請令就坐。即集群僚。前後圍繞。欲得聽聞。爾時夜叉。復告王曰。學法事難。云何直爾。欲得聞知。王叉手曰。一切所須。不敢有逆。夜叉報曰。若以大王可愛妻子。與我食者。乃可與法。爾時大王。以所愛夫人及兒中勝者。供養夜叉。夜叉得已。於高座上衆會之中。取而食之。爾時諸王。百官群臣。見王如是。啼哭懊惱。宛轉在地。勸請大

王。令捨此事。王爲法故。心堅不迴。時夜叉鬼。食妻子盡。爲說一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皆有苦
五陰空無相 無有我我所

說是偈已。王大歡喜。心無悔恨。大如毛髮。即使盡寫。遣使頒示。閻浮提內。咸使誦習。世尊往昔。爲於衆生。不顧身命。乃至如是。今者世尊。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法鼓已建。法炬已照。潤益成立。今正得時。云何欲捨一切衆生。入於涅槃。而不說法。爾時梵王。於如來前。合掌讚歎。說於如來。先身求法。爲於衆生。凡有千首。世尊爾時。受梵王請。即便往詣波羅奈國鹿野苑中。轉于法輪。三寶因是。乃現於世。時諸天人。諸龍鬼神。八部之衆。聞說是已。莫不歡喜。普曜經云。如來具足成正覺已。移坐石室。自念本願。欲度衆生。思惟生死。世間道術。九十六種。各信所事。孰知其惑。天地無常。皆悉大苦。誰能信者。意欲默然。不爲說法。便入定意。時天帝釋。知佛不欲說法。悲念三界。即將般遮。下到石室。鼓琴歌。佛本願。請說不死之法。佛隨俗心。是法甚深。非心所思。非言可暢。即說偈言。

深奧恬泊 明耀無垢 吾以遂是
甘露無爲 今我說之 衆人不解
如吾今日 不如默然 除去言辭
無思無得 如是自然 猶如虛空

時識伽梵王。與六萬八千梵。來到佛所。白佛言。天地無祐。今欲毀壞。佛不說法。衆苦沈淪。沒於三界。願轉法輪。悉救衆生。佛默可之時。

有樹神。名曰法明。又名法樂。又名法意。又名持法。白佛言。世尊。當於何處。而轉法輪。佛言。在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之中。人民雖少。我宿命時。在中建立法祠。六萬億載。在中供養六萬億諸佛。諸仙人等。遊居其中。以佛道眼。普觀世間。今當爲誰。第一說法。何人易化。煙怒癡薄。辭靈藍弗三垢。身故已來。已經七日。第二學仙。今日壽終。佛復念言。昔父王遣五人。俱侍衛我。經歷勤苦。我今寧可爲其先說。

爾時世尊。從樹下起。尋時舉聲。告於三千大千世界。皆使知之。至波羅奈。詣五人所。於是五人。遙見佛來。轉相謂言。沙門瞿曇。迷失無定。所志不獲。假使來者。慎莫爲起。亦勿迎逆。彼時五人。遙見佛到。不能堪任。不安所坐。即起歸敬。

爾時地神。暢聲告已。即爲立座。願宣廣說。十二因緣。佛法華衆。即成三寶。名暢天下。音徹梵天。俱隣五人。六十億天。八十億色界天。八萬世人。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受梵王等請已。又於七日。而以佛眼。觀諸衆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亦下中上。滿二七日。爾時世尊。又復思惟。我今當開甘露法門。誰應在先。而得聞者。阿羅邏仙人。聰慧易悟。又先發願。道成度我。作是念時。空中有言。阿羅邏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便答彼空中聲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又自思惟。迦蘭仙人。利根明了。亦應先聞。空中又言。迦蘭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

以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師大臣。所遣僑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聰明。又過去世於我發願。應先聞法。我今宜當爲此五人先開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皆悉在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又此五人所止住處。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思惟是已。即從座起。詣波羅奈國。爾時有五百商人。二人爲主。一名跋陀羅斯那。二名跋陀羅梨。行過曠野。時有天神而語之言。有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最上福田。汝今宜應最前設供。時彼商人聞天語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問天言。世尊今者爲在何許。天又報言。世尊不久當來至此。於是如來。於無量諸天前後導從。到多謝婆跋利村。時彼村人既見如來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麩而奉上佛。爾時世尊心自思惟。過去諸佛用鉢多羅。而以盛食。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鉢來至佛所。而以奉上。於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鉢者。餘王必當生於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相現。爾時世尊即便呪願。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瞻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恒隨守護。開示道地。得利諸偶。吉無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隨護助。四天王。賞別善人。飯食布施。斷三毒根。將來當獲三堅法報。

聰明智慧。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之中。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災怪。不占祥事。門族之中。若有命過。墮惡道者。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天。不起邪見。增進功德。當得奉近諸佛如來。得聞妙說。見諦得證。所願具足。爾時世尊呪願訖已。即便受食。食既畢竟。澡漱洗鉢。即授商人三歸。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當來僧。授三歸竟。因與之別。瑞應本起云。佛定意七日不動不搖。樹神念佛新得道快。坐已七日未有獻食者。我當求人令獻佛食。時有五百賈人。從山一面過。車牛皆踴躍不行。中有兩大人。一名提謂。二名波利。怖還與衆人俱。詣樹神請福。神現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優留國界。尼連禪水邊。未有獻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獲大福。賈人聞佛名。皆喜言。佛必獨大尊。天神所敬。非凡品也。即和麩蜜俱詣樹下。稽首上佛。佛念先古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鉢。不宜如餘道人手受食也。四天王即遙知佛當用鉢。如人屈伸臂頃。俱到須彌山上。如意所念。石中自然出四鉢。香潔無穢。四天王各取一鉢。還共上佛。願哀賈人令得大福。方有鐵鉢後弟子當用食。佛念取一鉢。不快。餘王意。便悉受四鉢。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現。而便前行。威儀詳序。若鷄王。路逢外道名優波伽。既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根寂定。歎爲奇特。即說偈言。

世間諸衆生 皆爲三毒縛

諸根又輕躁 馳蕩於外境
而今見仁者 諸根極寂靜
必到解脫地 決定無有疑
仁者所學師 其姓字何等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衆生表
微妙深遠法 我今已具足
三毒五欲境 永斷無餘習
如蓮華在水 不染濁水泥
自悟八正道 無師無等侶
如清淨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覺 堪爲天人師
身口意滿足 故號爲牟尼
欲趣波羅奈 轉甘露法輪
是天人魔梵 所可不能轉

爾時優婆塞。聞此偈言。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合掌恭敬。圍繞而去。迴顧瞻顧。不見乃去。爾時世尊即復前行。次到阿闍婆羅水側。日暮止宿。而便入定。當於爾時七日風雨。時彼水中有大龍王。名曰眞隣陀。見佛入定。即以其身圍繞七匝。滿七日已。時彼龍王化爲人形。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風雨也。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諸天及世人 所歎五欲樂
比我禪定樂 不可爲譬類

時彼龍王聞佛此偈。歡喜踊躍。頭面禮足。還歸所止。瑞應本起云。起到文隣盲龍無提水邊。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龍目得開。即識如來如前。三佛光明。目輒得視。龍王

歡喜。沐浴名香栴檀蘇合。出水見佛相好光
影。如樹有華。前繞佛七匝。身離佛圍四十
里。龍有七頭羅縵佛上。欲以障蔽蚊虻寒暑。
時雨七日。龍一心不餓不渴。七日雨止佛從
定寤。龍化作年少道人。著好服飾稽首問
佛。佛得無寒得無熱。無為蚊虻所繞近耶。佛
時答言。

久得在屏處 思道其福快

昔所願欲聞 今已悉知快

不為彼所礙 能安衆生快

度世三毒滅 得佛泥洹快

生世得親佛 聞受經法快

得與辟支佛 眞人會亦快

不與惡從事 得離惡人快

有點別眞僞 知信正道快

佛告龍王。汝當復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

於比丘僧。即受三自歸。諸善生中。是龍爲先

見佛

爾時世尊。即復前往波羅奈國。至橋陳如摩

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陀羅闍所止住處。

時彼五人遙見佛來。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棄

捨苦行而還。退受飲食之樂。無復道心。今既

來此。我等不須起迎之也。亦勿作禮敬。問所

須爲數坐處。若欲坐者自隨其意。作此語竟

而各默然。爾時世尊既來至已。五人不覺各

從座起。禮拜奉迎互爲執事。或復有爲持衣

鉢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復有爲深洗脚

者。各違本誓。猶故稱佛以爲瞿曇。爾時世尊

達先所誓而即驚起。爲我執事。時彼五人聞

佛此言。深生慚愧。即前白言。瞿曇行道得無

疲倦。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云何於無上

尊。而以高情稱喚姓也。我心如空。於諸毀譽

無所分別。但汝憍慢自招惡報。譬如子稱

父母名。於世儀中猶尚不可。況我今是一切

父母。時彼五人。又聞此語倍生慚愧。而白

佛言。我等愚癡無有慧識。不知今者已成

正覺。所以者何。往見如來。日食麻米苦行

六年。而今還受飲食之樂。我以此故謂不得

道。爾時世尊語橋陳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輕

量。我道成與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則

惱亂。身在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

因。譬如鑽火燒澆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

鑽智慧火亦復如是。有苦樂水慧光不生。以

不生故。不能滅於生死黑障。今者若能棄捨

苦樂。行於中道心則寂定。堪能修彼八正聖

道。離於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五人既聞

如來如此之言。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瞻仰尊

顏目不暫捨。爾時世尊觀五人根。堪任受道。

而語之言。橋陳如。汝等當觀五盛陰苦。生苦

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

得苦。失榮樂苦。橋陳如。有形無形。無足一足

二足四足多足。一切衆生。無不悉有如此苦

者。譬如以灰覆於火上。若遇乾草還復燒然。

如是諸苦由我爲本。若有衆生起微我相。還

復更受如此之苦。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

緣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諸苦因。猶如種

子能生於芽。衆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

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

八正道。如人以水澆於盛火。一切衆生。不

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橋陳

如。苦應知。集常斷滅應證。道當修。橋陳如。

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修道。故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應當知苦斷

*集證滅修道。若人不知四聖諦者。當知是

人不得解脫。四聖諦者是眞是實。苦實是苦。

*集實是集。滅實是滅。道實是道。橋陳如。

汝等解未。橋陳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

於四諦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橋陳如。當三轉

四諦十二行法輪時。阿若橋陳如於諸法中。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虛空中。八萬那由他

諸天。亦離塵垢得法眼淨。

爾時地神見於如來。在其境界而轉法輪。心

大歡喜高聲唱言。如來於此轉妙法輪。虛空

天神既聞此言。又生踊躍展轉唱言。乃至阿

迦膩吒天。諸天聞已欣悅無量。高聲唱言。如

來今日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轉

大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

不能轉。爾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龍八部於

虛空中作樂。妓樂天鼓自鳴。燒衆名香散諸

妙華。寶橋幡蓋歌頌讚歎。世界之中自然大

明。阿若橋陳如於弟子中。以始悟故爲第一

弟子。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

阿若橋陳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尊若

更爲我說法。我等亦當復得悟道。作此念

已。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爾時世尊知四人念。

即便重爲廣說四諦。于時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問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爲是常爲無常也。爲是苦爲非苦也。爲是空爲非空也。爲有我爲無我也。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是爲佛寶。四諦法輪是爲法寶。五阿羅漢是爲僧寶。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爲諸天人第一福田。

爾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極大巨富。閑浮提中最高第一。服天冠。璆珞。著無價寶履。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眼見諸妓女。或有伏臥或有仰眠。頭髮。拳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橫。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災怪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范。路由恒河高聲唱言苦哉苦哉。佛言耶舍。汝便可來。我今此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寶履價直閑浮提。即便脫之度於恒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願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踴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諸聽諸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爲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羅漢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 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 厭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爲真出家
身雖在曠野 服食於施瀝
意猶貪五欲 是爲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 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爲本

爾時耶舍。既見如來說此偈已。心自念言。世尊所以說此偈者。正當以我猶著七寶。我今宜應脫如此服。即便禮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覓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涕泣緣路推尋。到恒河側見其子。展心自思惟。我子正當從此道去。即尋其跡至於佛所。爾時世尊。知其爲子故來至此。若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終。便以神力隱耶舍身。其父即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於是如來。即隨其根而爲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答佛

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愛漸薄而問之言。汝何因緣而來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且推求。見其寶履在恒河側。追尋之跡故來至此。爾時世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舍。心大歡喜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爲此事真實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道跡。即於佛前受三白歸。於是閑浮提中。唯此長者爲優婆塞。最初獲得供養三寶。爾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佛出世。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間今者有無上尊。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兼人。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而爲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願戀不出家也。作是念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遙見如來。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前佛所。合掌圍繞頭面禮足。諸長者子。宿植德本聰達易悟。如來即便隨其所應而爲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說此語已。諸長者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又爲廣說四諦。時五十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果。爾時始有五六阿羅漢。是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爲世間作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諸衆

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舍城中。度諸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尊。爾時比丘頭面禮足。各持衣鉢辭別而去。

爾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衆生。

而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國學於仙道。國王臣民皆

悉歸信。又其聰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伏。我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

波羅奈。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頻螺迦葉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來相好莊嚴。

心大歡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門從何而來。佛即答言。我從波羅奈國當詣摩竭提。日既晚

暮欲寄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爲潔淨。我

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內恐相害耳。佛又答言。雖有惡

龍但以見借。迦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情。佛又答言。但以見借必無害也。

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自隨意。佛言善哉。即於其夕而入石室。結跏趺坐而入三昧。爾

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已。火焰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

子。先見此火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爲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

心懷悲傷。即勸弟子。以水澆之水不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爾時世尊。身心不動容

顏怡然。降彼惡龍使無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

沙門龍火猛烈。將無爲此之所傷也。沙門借

室。我昨所以不相與者正爲此耳。佛言。我內清淨。終不爲彼外災所害。彼毒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惡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處。迦葉答言。善哉隨意。是時如來。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夜來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

明照臨日月。迦葉夜起。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日曉往

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也。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語弟

子言。年少沙門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放大光

明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日往

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

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

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來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

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

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朝時俱欲然火。火不肯然。

皆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爲。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

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火。且欲然之而火不

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迦葉便

還見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

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子來供養火畢。而

欲滅之不能令滅。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

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爲。即與弟

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滅火

而火不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

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

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自

事三火。晨朝欲然火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

復是沙門所爲。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

火而不肯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

迦葉便歸見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

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於時迦葉供養

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爲。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

火。今欲滅之而不肯滅。佛即答言。汝可還

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

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瑞應本起云。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

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羅漢。爾時迦葉諸弟子

衆。晨朝破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此事。

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爲。

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晨

朝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

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

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

也。迦葉弟子。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

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

沙門所爲。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

而不肯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

迦葉便歸見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

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於時迦葉供養

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心自思惟。此必

當是沙門所爲。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

火。今欲滅之而不肯滅。佛即答言。汝可還

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

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瑞應本起云。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

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羅漢。爾時迦葉諸弟子

衆。晨朝破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此事。

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爲。

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晨

朝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

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訖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憍單越。取自然糲米飯。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糲米飯。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答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萬踰闍那到憍單越。取此自然糲米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曰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畢已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爾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從天下來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涼具八功德。如來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說種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踴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間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怪而問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且受汝供還歸。此食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來。以手指地而成此池。爾時迦葉。既見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德。乃能如此。威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糞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此石上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所。釋提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歸天宮。

爾時世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迦葉來至佛所。忽見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懷驚怪而往問佛。年少沙門。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以石槽。從何而來。於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經行見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須此石。釋提桓因知

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來。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是威神力。能感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釋迦譜卷第四

釋迦譜卷第五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五

出因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池而自洗滌。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答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無所攀。樹神致感為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來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憍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見。過七日已。集會訖畢。國王辭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來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

來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靜單越。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來。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鬱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豎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緣漸熟。今日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爾時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皆未究竟。諸外道衆悉未降伏。爾時如來亦復三答。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出。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遙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來。既至河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從船底入結。加趺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

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羅漢也。

瑞應本起云。如是變化凡有十八。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不如我以得羅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道。汝今何故起大我慢。瑞應本起云。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不知道證。胡為強顏不知羞恥。虛妄自稱我有道德。於是迦葉心驚毛豎。慚愧無顏。自知無道。即稽首言。今大道人實妙神聖。乃知我意。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懼。身毛皆豎。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老百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為國王臣民所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勸。然我內心非不決定。為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來。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為奇特智慧深遠。性又安詳。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為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慮。我等亦見有諸奇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依。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惟願大仙時攝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隨所應廣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漸漸成阿羅漢。果。爾時迦葉五百弟子。既見其師已為沙門。心

生願樂亦欲出家。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為大仙之所攝受。今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為轉於四諦法輪。時五百弟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果。爾時迦葉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爾時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闍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於下流。忽見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也。是時二弟奔競相就。而共議言。我兄今者。若復不為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與逆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處。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答曰。汝仙聖兄與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也。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剃除鬚髮。身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爾時迦葉答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

變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然非永斷生死之法。唯有如來所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值如是大聖之尊。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為無眼。三弟自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亦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迦闍迦葉。各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哀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迦闍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家。唯願世尊垂慈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哉。爾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為那提迦葉。迦闍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世尊又為說四諦。皆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心自念言。頻婆娑羅王。往昔於我有約誓言。若道成者。願先見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

及千比丘眷屬圍繞。往王舍城諸頻婆娑羅王所。爾時頻婆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為沙門。即還啓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為瞿曇弟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為弟子耳。爾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婆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為佛弟子。即勅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眾。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與除去儀飾。出至佛前。爾時空中有天而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增踊躍。普囑經云。時瓶沙王聞之欣然。大悅。吾本共要得佛相度。勅諸大臣長者梵志。國中吏民。嚴治道路。散華燒香。持諸幢蓋。王乘羽葆之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長者梵志萬二千人。欲出城迎。忽大風起。閉其城門。王怪所以。今行迎佛。當有吉喜。快善瑞應。時城門神即謂王言。快無不利。王往前世。與八萬四千王。治寺起塔。誓言。於來世一時見佛。諸受道教。今有一人。閉在刑獄。違其本誓。故城門閉。當放大赦。獄中人出。同時見佛。諸受訓誨。

城門乃開。王聞乃遣速勅詔。放大赦。獲土獄囚得出。一時往迎。時佛入國。有大社樹名曰遮越。佛與比丘坐樹下。王遙見佛。如星中月。猶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耀。亦如帝釋梵王。聖帝處於本宮。如樹華茂。晃若金色。威神特顯。光明巍巍。超絕無侶。王心踊躍。下車步進。五體威儀。除蓋。履扇冠。執刀杖。前稽首佛足。自稱其號。我是國主瓶沙王也。久服聖尊。饑虛積時。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實如來言。是王瓶沙也。諸佛天神皆護王身。王曰。蒙祐退坐一面。前者作禮。中者低頭。後者叉手。皆却坐訖。王及臣民觀優。樓迦葉在山學仙。舊來久怪之。佛邊。心自念言。佛是優。樓師。優。樓是佛師乎。佛觀心念。即告優。樓。為說偈言。

云何優。樓卿	本可所事神
祠祀歸水火	日月衆梵天
事來為幾何	夙夜精進學
心中不懈廢	寧益致神仙
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以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王及群臣國中萬民	爾乃別知優。樓迦葉
是佛弟子。便進林中	遙見如來相好莊嚴。又
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後	圍繞。如盛月滿處。衆星中。行步踊悅。不能自
勝。既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是月	

種摩竭提王。名頻婆娑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哉大王。於是頻婆娑羅王。却坐一面。時婆羅門及以大臣。諸人民衆皆悉就坐。爾時世尊。既見來衆皆安坐已。即以梵音。憇問頻婆娑羅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勞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爾時頻婆娑羅王。及餘大衆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人民。既見迦葉爲佛弟子。自相謂言。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如此之人。以爲弟子。爾時復有諸餘人衆。心自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爲世人之所歸信。云何當爲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懷狐疑。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宜應現諸神變。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爲無量身。或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行住坐臥。衆衆見已歎未曾有。悉皆稱言第一大仙。爾時迦葉現此變已。即從空中到於佛前。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世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葉。汝於我法是何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也。於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 沒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爲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乃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來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
如來真解脫 爲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來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大衆聞優樓頻螺迦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來所深生敬信。決定得知如來必成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爾時諸天於虛空中。雨衆天華作妙伎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說此偈。爾時世尊。知諸大衆心意決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以成熟。即爲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爲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即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爲解脫。若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爲縛。法本無我及以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

無有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即是解脫。爾時頻婆娑羅王。心自思惟。若謂衆生言有我者。而名爲縛。一切衆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來報。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衆生。所爲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今見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大王諦聽。當爲王說。大王。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無染。息其累想即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以燧出。亦復不離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是。時頻婆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和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爲常合不應離絕。若不常合是即爲斷。爾時世尊知王心念。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故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生芽葉。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得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如是。爾時頻婆娑羅王。聞此法已心開意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九十六萬那由他諸天人。又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頻婆娑羅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捨轉輪聖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尊臨治小國。今觀慈顏又聞正法。方懷慚愧追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悔。我於昔日

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先度我。今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跡。我從今日。供養世尊。及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有乏。唯願世尊住於竹園。今摩竭提國長夜獲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堅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時頻婆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頂禮佛足辭退而去。普曜經云。大臣賀王。前時諸王悉不見佛。今獨王見宿福祿厚故乃爾耳。王益欣踊亦賀諸臣。卿等大德。值聖尊。王還宮中勅宮夫人。嫫女大小及國吏民。歲三月六齋守禁法。施戒博聞王適歸宮。時天帝釋將八萬天。散華佛上歸命作禮而去。言南無佛。尋皆悉度。得法眼淨。

時摩竭國有一長者。名曰迦陵。見佛入國。天人所奉而無精舍。我有好園欲用上佛。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慈一切如親愛子。棄轉輪王不慕世榮。今無精舍有一竹園去城不遠。願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祝願。佛及聖衆遊處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園。王還城已即勅諸臣。今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飾極令嚴麗。懸繡幡蓋散華燒香。悉皆辦已。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竹園僧伽藍。修理始畢。唯願世尊與比丘僧。哀愍我故往往彼也。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量諸天。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來陷門闢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塵垢自然香淨。聖者得聽。聖者能語。盲者得視。狂者得正。

拘。瘖疾痛苦皆除愈。枯木發華。腐草榮秀。涸池增潤。香風清靡。鳳雀孔雀。鸞鷟鷩鴒。異類衆鳥。繽紛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既入城已。與頻婆娑羅王俱往竹園。爾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瓶。盛以香水。於如來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奉上如來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爲我納受。作此言已。即便奉捨。爾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呪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於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爾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爾時頻婆娑羅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禮足。退還所住。閻浮提中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爲其住。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爲其始。爾時世尊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不通達。辯才語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婆塞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爲舍利弗。二姓目犍連。名目健連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爲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爲親友。極相愛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無得惜惜。

爾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攝諸根。威儀詳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儀詳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見阿捨婆耆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詳而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姓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爲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眞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言。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諸情根皆悉悅豫。而自念言。一切衆生悉著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所亦皆得離。譬如日光能破於暗。無我之想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暗障。我從昔來所可修學。皆爲邪見。唯今所得是眞正道。作此念已。禮阿捨婆耆足。歸還所止。時阿捨婆耆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目健連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威儀詳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有異。必當已得甘露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啓悟。汝有所得。願爲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健連夜那

聞已。歡喜無量。默言善哉。時爲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執持衣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威儀。詳序。我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者。即便安詳而見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爲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爾時目犍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舍利弗與目犍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來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等答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遙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比丘衆前後圍繞。心大歡喜踊躍遍身。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與諸弟子相隨來已。告諸比丘汝等常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羅夜那。當於我法中爲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高第一。目犍羅夜那者。

於神通中復爲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垂聽許。爾時世尊即便呼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慈聽許。於是世尊即便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爲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廣說四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爲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犍羅夜那。世尊故名此目犍羅夜那。爲大目犍羅夜那。普曜經云。佛有沙門名曰安陸。道行宣法開化未聞。五濁之世人在荒迷。不達至真入城分衛。衣服齊整威儀禮節。不失常法行步安詳。因是使人見之心悅。時舍利弗本字優波替。而遙見之心中欣然。心自念言。我學來久。未曾覩此沙門衣服。安詳齊整不失儀節。試往問之。所奉何道。吾常意疑。常有異聞殊妙之道。未必齊此往問比丘。所事何道誰爲師主。願聞其志。比丘知意。即說偈曰

吾師三界尊 有三十二相等不存有無 度衆十二門
我年既幼稚 學根近薄渺
豈能宜至真 如來無極業
一切諸法本 從緣悉本無
若能反本源 乃名曰沙門

安陸沙門答曰。吾所事師從無數劫。奉行六度無極之法。四等四恩行無盡。奉無極慈欲度一切。積功累德不可稱載。一生補處在兜術天。降神現存寄迦維羅衛國。處夫人胎如日現水。生行七步天地大動。瑞三十二。稱已聖音。三界皆苦吾當度之。釋梵四王咸來啓受。九龍浴身其德無量。粗舉其要。非吾螢燭所歎能究。悉非心口之所言思。是吾大師天人之尊於是頌曰

吾師天中天 三界無極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遊虛空
化訓去五陰 拔斷十二根
不貪天世位 心淨開法門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冥觀明口言善哉。昔來抱疑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靡不周宗行遍天下。十六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今佛所在。答曰在迦陵竹園。將諸弟子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問訊至尊。身墮憊冥迷惑歷載。不得諸受今乃奉奉。無極大道。願聽出家得爲比丘。受成就戒。佛言。善哉呼比丘來。頭髮自墮袈裟著身。佛爲說經分別諸法。十二根本且然意達。漏盡意解得無著果。前白佛言。吾有同學。俗字拘律陀今名目連。少小相順要有至真。以相開示今已蒙濟。彼沒塵垢未得拔出。承尊聖旨往開示之。佛言善哉。宜知是時。勿得稽留。時舍利弗稽首佛足。辭出入城求目連。遙見目連與諸弟子。遊行城裏街曲里巷。舍利弗趣之。目連觀見體改服變。不與常同問之。

所以被服改變有何異見。答曰：學人無常唯行大明。吾學積年不值大喪。今乃遇之無上大道。欣慶無量故來相求。同其道味累劫無窮。目連答曰：此非小事。善共思惟。舍利弗曰：不須重言吾厭從事。不復欲聞假喻言之。人有珍妙施有勝得。大寶如意明珠及寶寶珠。復欲反求帛綢為珠。非身所欲。目連答曰：仁智勝我。常見事卿必不相誤。便當同志將吾受訓。稽首至尊。時舍利弗與目連俱往詣佛。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叉手白佛。違曠待省。沈沒塵垢。今乃奉觀顯為沙門。啓受法律。佛言：善哉。即除澡瓶屏塵衣杖具。佛呼比丘來。頭髮自落。袈裟著身。為說正諦漏盡意解。所作已辦。成無著果。佛言：此二人等往古世時。曾供養我。待吾道成。侍衛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弟子。得舍利弗目連。有二百五十比丘一時所度。

爾時像維摩又國。有一婆羅門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毘陀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為富貴。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珍寶之衣。而著價值千兩金。壞色納衣。自剃鬚髮。爾時諸天於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

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舉世號為釋迦牟尼佛。今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林園中住。爾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即便往趣竹林園。詣迦葉。爾時世尊知其當來。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多子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者。實是一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我弟子。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欲受汝為弟子者。頭即裂壞。以為七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語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林。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之為大迦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言：善光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過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華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有二人掃拂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犍連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八萬天子及頻婆娑羅王。所將眷屬八萬那由他人。及九十六萬億那由他

天是。汝等當知。過去所種因緣。無量劫終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勤修道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戴作禮而退。普曜經云：王遙聞子得佛道。已來六年生念久已。心中悲喜饑虛欲觀。有一梵志名優陀耶。聰明智慧。本侍菩薩常得其意。王告優陀耶。請迎佛別闕。已來十有二年。夙夜愁感。不捨其心思。一相見如復更生。優陀受教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以王意白佛。優陀見佛。諸天釋梵歸化。一切受命。前白佛言：願得出家。以為沙門。佛言：呼比丘來。頭髮自墮。便成沙門。得羅漢道。佛時所度。其餘前後得道所度不可稱計。佛自念言：本與父王。要得佛道。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正應還。設若還國無所感動。於事不宜所化。少。先遣神足弟子。比丘優陀耶。往顯威神足。知佛欲往。乃解道尊威共渴仰。發起道心。所度乃多。爾時世尊告優陀耶。佛本出家與父母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當還國不違本誓。汝以神足經行虛空。現其神變。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向爾。爾況佛威德。親觀無量爾乃信受。優陀受教神足飛行。經遊虛空。往到本國。迦維羅衛城上虛空。現無數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水不濕身。火無所傷。七現七沒。從東方沒地出於西方。西沒東出。南沒北出。北沒南出。行空如鳥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乃知道尊。於是頌

曰

佛從本所行 生死無數度
常念娉飛類 勤苦無量劫
時坐佛樹下 遠致本宿願
歡喜當聽說 難得數見聞
適成佛道時 輒降魔眷屬
即壞生死本 消愛欲無餘
佛念本生地 意欲見親族
今聽王頭檀 所說甚可悲
比丘名優陀 姿性能悅人
佛遣使令行 孚致消息來
還入父王國 以入宣佛意
今王太子願 意欲還至宮
優陀聞佛教 即聽受奉行
因時於佛前 變化隨地形
其身忽不見 神足來入城
乃至大王殿 父王所坐前
比丘優陀耶 進現悅頭檀
變化若干品 踊出父王殿
淨譬如蓮華 泥土塵不生
父王見恐怖 即問斯何靈
將無是神祇 出地何怪爾
此形姓爲誰 本從何得斯
願以開吾意 令心疑結解
從生至於今 未曾覩是變
太子本棄國 求道度衆生
慕勤無數劫 於今乃得成
今王莫恐畏 且寬意悅豫
我以壞衆惡 爲王太子使

王聞太子問 十二年已來
今從吉祥至 乃承悉達聲
太子拾國位 思寤如更生
出國坐六年 成道號何名
號曰天中天 精進現成佛
本時在我尊 三界尊第一
刻鑲諸妙飾 爲作衆寶殿
優陀所答曰 於今室何如
常坐於樹下 佛之正真微
吾子在宮時 諸天來歸趣
皆以錦繡成 茵褥布婉誕
龍妻奉寶床 柔軟有光澤
不以好衣喜 天帝貢袈裟
在國好美食 其心無增損
今所服食者 甘膳悉其味
執鉢行分衛 安身何等類
呪願布施家 福衆無龜細
悉達臥寢時 世世令安隱
鼓琴發歌音 爾乃令寤起
如來三昧定 夙夜無眠覺
釋梵來勸助 皆現稽首受
在家難香浴 若千種衆馨
香香遍室中 今用何所意
八解三脫門 洗浴除心垢
其心淨如空 普安無惱憂
悉達在家時 擣若干雜香
香熏其衣服 清淨無垢障
戒定慧解脫 以爲道德香

熏于八難處 世世度十方
四品好床座 以若干寶成
重疊布衆具 以臥起其上
四禪爲床座 意定無慣亂
清淨如蓮華 不著于泥水
在宮無數兵 諸臣而宿衛
左右常擁護 目不見惡穢
諸弟子衆具 千二百五十
菩薩無央數 皆來稽首集
本在家未出 有四品好車
象馬牛羊步 遊行觀四方
五通以驪駕 徹視洞聽飛
觀本見衆心 遊觀度生死
子出行往返 幢旛羽彫飾
前後諸導從 各執諸兵仗
四等慈悲護 恩惠仁愛度
普覆衆危難 以嚴飾衆生
生時難妓樂 椎鐘及鳴鼓
觀者悉填路 前後不相害
樹下波羅奈 椎鳴不死鼓
拘隣等得道 八萬四千人
九十六道伏 其音聞三千
衆生莫不悅 啓受心皆明
所領何國土 人民爲多少
所化有幾人 悉爲歸伏不
領三千大界 化訓諸群生
十方不可稱 莫不蒙濟度
在國思正法 助吾治萬民
動順禮節訓 莫不承教聞

佛解空本無 捨于四顛倒

靡不歸伏者 神靜天爲業

佛與世無嫌 博無不備達

汝言何不及 一切皆自歸

正天下滿人 一人頭若干

一頭若干舌 舌解無數義

合集恒沙人 嗟歎佛功德

江沙劫不暢 況我螢燭明

王聞益悲喜歎曰。善哉善哉。阿夷言不妄。佛當來不。何日當至乎。優陀報曰。却七日到王大踊躍。即勅群臣國中萬民。吾往迎佛。尊從威儀法轉輪王。平治道路掃除令淨。香汁灑地懸繡幡綵。堅其幢蓋周遍國內。其所修治光飾盡宜。千乘萬騎出四十里。往奉迎佛。稽首歸命。優陀前報王曰。本受佛教奉命見王。宜其意故今還宣命。說王意旨。饑虛無量。欲見至尊稽首受法。并化萬民咸蒙福慶。王曰。宜知是時勿復稽留。爾時優陀耶還來詣。佛稽首足下以啓國王。世尊及諸弟子。自期七日當還本國。王及臣民莫不欣悅。別來積年夙夜想念。飲食不甘寢不能寐。饑虛日久計日度時。須世尊到已憶七日。於時大聖告諸弟子。明日當發至迦維羅衛見於父王。皆嚴整衣服。護持應鉢。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送待天雨香汁。散華燒香。暨諸幢蓋。四王諸天皆在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丘衆皆隨佛後。諸天龍神華香。妓樂追於上侍。佛適進路先現瑞應。三千國土六反震動。百歲枯樹皆生華實。諸枯竭溪澗自然泉水。

王見此瑞知佛已來。勅諸釋種大臣百官。皆行詣佛散華燒香。暨諸幢幡鼓衆。妓樂。悉出迎佛王遙見佛。在於大衆如星中月。如日出初出照於朝陽。如樹華茂芬芳熾盛。巨身丈六相好殷身。晃如金山王親悲喜。前稽首足惟別彌時。今乃相見。大臣百官皆稽首禮。即還入城足踏門闕。地爲大動天雨衆華。樂器皆鳴。盲者得視。聾者得聽。拘攣得行。病者得愈。瘡者能言。狂者得正。僕者得伸。若被毒者毒爲不行。百鳥禽獸相和悲鳴。婦女珠環相耀作聲。當爾之時見此變化。莫不歡喜。室寶藏者自然發出。中滿珍琦。懷異心者皆共。和同。等心又手自歸命佛。諸畜生類蒙其光潤。皆得生天。懷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產。端正姝好。消姪惡癩無復塵勞。展轉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飽滿。尋光來至歸命世尊。皆發道意。王見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諸根寂定。如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親詣梵志久在山中。薄露身形日。炎風飄。身體黑臭。在佛邊侍。猶如黑鳥在紫金山。不能發起顯佛大德。令一切悅。便勅國中諸豪族釋。端正姝好顏貌殊異。還五百人出爲沙門。侍佛在左右。猶如鳳凰在須彌山。亦如摩尼著水精器。時佛弟難陀亦作沙門。未下鬚髮難有典作。剃頭師前白佛言。人身難得。佛世難值。明時既遇。今我大天及諸尊者。識道至高不可限量。不慕世榮捨世尊位。行作沙門。今我小節下劣願速。何所貪樂不。

出爲道乎。唯佛哀愍濟救污泥。沒溺塵埃。拔爲沙門。佛言善哉。佛時便呼比丘來。頭髮則墮髮裝在身。即成沙門禮諸沙門。因隨次坐難在後作。次第作禮到此沙門。即住不禮。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能爲禮。佛知苦難佛法大通。舉學前後不在尊卑。猶如大海悉受萬川。四流不避。污塗執心。如地四大俱等。地水火風內外無異。其神空淨所著爲名。宜棄自大以法自將。乃應先卑無極道訓。時難見佛教誨切至。事不得止解了本無。棄捐自大下意爲禮。天地大動衆會同歎。善哉善哉。爲道等心。除自高意而下卑心。威於天地爲之大動。從是制法先學爲長。後學爲小。法之常儀各無所恨。無所諍訟。佛時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所度無量。瞿夷攜羅云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久達侍觀。曠廢供養。時王僚屬皆懷沈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懷妊生子。羅云。佛語父王告諸群僚。瞿夷守節貞潔。清淨無瑕疵也。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衆僧。皆使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於時羅云厥年七歲。瞿夷即以指印信環。與羅云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躍。稱言善哉。所現無量真佛子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子。緣吾化生。勿各瞿夷也。王得道證。瞿夷受戒。淨修梵行。宮人大小。咸受戒法。月六歲三。奉齋弗懈。國內清寧。風雨以節。時不。

○平二子 〇體二幅 〇流二海 〇塵二占 〇聚二頂

越序。五穀登賤民安其所。萬邦黎庶咸來慶賀。道德滋茂如月之初。

祐壽。法身無形群有已滅。覺智不起萬動永寂。而甫現託生降神胎化者何也。乘大緣以應俗。本誓力以弘慈也。故能運般若之機。任首楞之勢。迴靈兜率。耀化赤澤。陶鈞非我。利見由物。豈言像思議而能語其極哉。是以攝受群萌故地居輪皇。摧制剛彊故才窮藝術。斷拔愛網故去國入山。顯明法尊故降魔道樹。凡斯如跡罔非。振俗應體圓通隨方變現。法身凝湛未嘗起滅。然世識習滯據跡爲真。欲觀如來失道逾遠。故涅槃經云。若言菩薩在白淨王宮。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說。蓋謂證跡而迷本也。若本跡雙照權實俱明。則披經無礙法身可親。

釋迦譜卷第五

釋迦譜卷第二

梁沙門釋僧祐撰

釋迦從弟調達出家緣記第十本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緣記第十一本

釋迦從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記第十二本

釋迦子羅云出家緣記第十三本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緣記第十四

釋迦父淨飯王泥洹記第十五

釋迦母摩耶夫人記第十六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緣第十七

釋迦滅宿業緣記第十八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記第十。四

佛還迦維羅衛國。大愛道瞿曇彌。瞿首作禮。自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不盡壽清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聽作禮而退。佛於後時。更遊迦維羅衛。瞿曇彌如前求出家。佛亦不許。佛又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竟出國而去。大愛道與諸老母等。俱行追佛。頓止河上。大愛道便前作禮。復求出家。佛言止。如前不許。便前作禮繞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收衣。徒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污塵。嗟唏而啼。阿難見之即問。何以如是。答言。今我出用女人故不得出家。自悲傷耳。阿難言。止。且自寬意。待我白佛。阿難即入稽首白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四道。今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言止。止。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爲沙門也。所以者何。譬如人家生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爲衰弱。若聽出家。令佛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莠雜禾稼。則令善穀傷敗。若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清淨大道不久興盛。阿難復言。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如是。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今我成佛。於大愛道亦多有恩。大愛道但由我故。得歸依三寶。不疑四諦立信五根。受持五戒。如是阿難。正使有人。終身相給衣被

飲食臥具。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難。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當盡壽學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入律法。阿難諦受作禮而出。報大愛道言。瞿曇彌可勿復愁。即爲

一一說佛之言。若能如是可得出家。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塗香好衣莊嚴。而人復以好花香珍寶。爲步踰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之。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爾時大愛道便出家。受大戒爲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後異時。大愛道與諸長老尼。俱詣阿難白言。諸長老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禮幼少比丘。阿難言且待。我今當問佛。阿難即往白佛。佛言止。止。當慎此言勿得說也。且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出家者。外道異學一切賢者。當以四事種種供養。解髮布地請令蹈之。如事日月如事天神。我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以度衆女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有五處不能得作。何謂五。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大愛道等。聞已歡喜奉

像二(衆)②③ ④振二(衆)⑤ ⑥目錄宋元明宮四本俱無 ⑦P. 134不分卷⑧ 大愛道出家記之前宋元明宮四本俱有劉達阿那律難陀羅云出家之四緣卷末用之cf. P. 58b ⑨(大愛道)一⑩⑪⑫ ⑬(緣)十⑭⑮⑯ ⑰(出)中本起經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㐀㐁㐂㐃㐄㐅㐆㐇㐈㐉㐊㐋㐌㐍㐎㐏㐐㐑㐒㐓㐔㐕㐖㐗㐘㐙㐚㐛㐜㐝㐞㐟㐠㐡㐢㐣㐤㐥㐦㐧㐨㐩㐪㐫㐬㐭㐮㐯㐰㐱㐲㐳㐴㐵㐶㐷㐸㐹㐺㐻㐼㐽㐾㐿㑀㑁㑂㑃㑄㑅㑆㑇㑈㑉㑊㑋㑌㑍㑎㑏㑐㑑㑒㑓㑔㑕㑖㑗㑘㑙㑚㑛㑜㑝㑞㑟㑠㑡㑢㑣㑤㑥㑦㑧㑨㑩㑪㑫㑬㑭㑮㑯㑰㑱㑲㑳㑴㑵㑶㑷㑸㑹㑺㑻㑼㑽㑾㑿㒀㒁㒂㒃㒄㒅㒆㒇㒈㒉㒊㒋㒌㒍㒎㒏㒐㒑㒒㒓㒔㒕㒖㒗㒘㒙㒚㒛㒜㒝㒞㒟㒠㒡㒢㒣㒤㒥㒦㒧㒨㒩㒪㒫㒬㒭㒮㒯㒰㒱㒲㒳㒴㒵㒶㒷㒸㒹㒺㒻㒼㒽㒾㒿㓀㓁㓂㓃㓄㓅㓆㓇㓈㓉㓊㓋㓌㓍㓎㓏㓐㓑㓒㓓㓔㓕㓖㓗㓘㓙㓚㓛㓜㓝㓞㓟㓠㓡㓢㓣㓤㓥㓦㓧㓨㓩㓪㓫㓬㓭㓮㓯㓰㓱㓲㓳㓴㓵㓶㓷㓸㓹㓺㓻㓼㓽㓾㓿㔀㔁㔂㔃㔄㔅㔆㔇㔈㔉㔊㔋㔌㔍㔎㔏㔐㔑㔒㔓㔔㔕㔖㔗㔘㔙㔚㔛㔜㔝㔞㔟㔠㔡㔢㔣㔤㔥㔦㔧㔨㔩㔪㔫㔬㔭㔮㔯㔰㔱㔲㔳㔴㔵㔶㔷㔸㔹㔺㔻㔼㔽㔾㔿㕀㕁㕂㕃㕄㕅㕆㕇㕈㕉㕊㕋㕌㕍㕎㕏㕐㕑㕒㕓㕔㕕㕖㕗㕘㕙㕚㕛㕜㕝㕞㕟㕠㕡㕢㕣㕤㕥㕦㕧㕨㕩㕪㕫㕬㕭㕮㕯㕰㕱㕲㕳㕴㕵㕶㕷㕸㕹㕺㕻㕼㕽㕾㕿㖀㖁㖂㖃㖄㖅㖆㖇㖈㖉㖊㖋㖌㖍㖎㖏㖐㖑㖒㖓㖔㖕㖖㖗㖘㖙㖚㖛㖜㖝㖞㖟㖠㖡㖢㖣㖤㖥㖦㖧㖨㖩㖪㖫㖬㖭㖮㖯㖰㖱㖲㖳㖴㖵㖶㖷㖸㖹㖺㖻㖼㖽㖾㖿㗀㗁㗂㗃㗄㗅㗆㗇㗈㗉㗊㗋㗌㗍㗎㗏㗐㗑㗒㗓㗔㗕㗖㗗㗘㗙㗚㗛㗜㗝㗞㗟㗠㗡㗢㗣㗤㗥㗦㗧㗨㗩㗪㗫㗬㗭㗮㗯㗰㗱㗲㗳㗴㗵㗶㗷㗸㗹㗺㗻㗼㗽㗾㗿㘀㘁㘂㘃㘄㘅㘆㘇㘈㘉㘊㘋㘌㘍㘎㘏㘐㘑㘒㘓㘔㘕㘖㘗㘘㘙㘚㘛㘜㘝㘞㘟㘠㘡㘢㘣㘤㘥㘦㘧㘨㘩㘪㘫㘬㘭㘮㘯㘰㘱㘲㘳㘴㘵㘶㘷㘸㘹㘺㘻㘼㘽㘾㘿㙀㙁㙂㙃㙄㙅㙆㙇㙈㙉㙊㙋㙌㙍㙎㙏㙐㙑㙒㙓㙔㙕㙖㙗㙘㙙㙚㙛㙜㙝㙞㙟㙠㙡㙢㙣㙤㙥㙦㙧㙨㙩㙪㙫㙬㙭㙮㙯㙰㙱㙲㙳㙴㙵㙶㙷㙸㙹㙺㙻㙼㙽㙾㙿㚀㚁㚂㚃㚄㚅㚆㚇㚈㚉㚊㚋㚌㚍㚎㚏㚐㚑㚒㚓㚔㚕㚖㚗㚘㚙㚚㚛㚜㚝㚞㚟㚠㚡㚢㚣㚤㚥㚦㚧㚨㚩㚪㚫㚬㚭㚮㚯㚰㚱㚲㚳㚴㚵㚶㚷㚸㚹㚺㚻㚼㚽㚾㚿㜀㜁㜂㜃㜄㜅㜆㜇㜈㜉㜊㜋㜌㜍㜎㜏㜐㜑㜒㜓㜔㜕㜖㜗㜘㜙㜚㜛㜜㜝㜞㜟㜠㜡㜢㜣㜤㜥㜦㜧㜨㜩㜪㜫㜬㜭㜮㜯㜰㜱㜲㜳㜴㜵㜶㜷㜸㜹㜺㜻㜼㜽㜾㜿㝀㝁㝂㝃㝄㝅㝆㝇㝈㝉㝊㝋㝌㝍㝎㝏㝐㝑㝒㝓㝔㝕㝖㝗㝘㝙㝚㝛㝜㝝㝞㝟㝠㝡㝢㝣㝤㝥㝦㝧㝨㝩㝪㝫㝬㝭㝮㝯㝰㝱㝲㝳㝴㝵㝶㝷㝸㝹㝺㝻㝼㝽㝾㝿㞀㞁㞂㞃㞄㞅㞆㞇㞈㞉㞊㞋㞌㞍㞎㞏㞐㞑㞒㞓㞔㞕㞖㞗㞘㞙㞚㞛㞜㞝㞞㞟㞠㞡㞢㞣㞤㞥㞦㞧㞨㞩㞪㞫㞬㞭㞮㞯㞰㞱㞲㞳㞴㞵㞶㞷㞸㞹㞺㞻㞼㞽㞾㞿㟀㟁㟂㟃㟄㟅㟆㟇㟈㟉㟊㟋㟌㟍㟎㟏㟐㟑㟒㟓㟔㟕㟖㟗㟘㟙㟚㟛㟜㟝㟞㟟㟠㟡㟢㟣㟤㟥㟦㟧㟨㟩㟪㟫㟬㟭㟮㟯㟰㟱㟲㟳㟴㟵㟶㟷㟸㟹㟺㟻㟼㟽㟾㟿㠀㠁㠂㠃㠄㠅㠆㠇㠈㠉㠊㠋㠌㠍㠎㠏㠐㠑㠒㠓㠔㠕㠖㠗㠘㠙㠚㠛㠜㠝㠞㠟㠠㠡㠢㠣㠤㠥㠦㠧㠨㠩㠪㠫㠬㠭㠮㠯㠰㠱㠲㠳㠴㠵㠶㠷㠸㠹㠺㠻㠼㠽㠾㠿㡀㡁㡂㡃㡄㡅㡆㡇㡈㡉㡊㡋㡌㡍㡎㡏㡐㡑㡒㡓㡔㡕㡖㡗㡘㡙㡚㡛㡜㡝㡞㡟㡠㡡㡢㡣㡤㡥㡦㡧㡨㡩㡪㡫㡬㡭㡮㡯㡰㡱㡲㡳㡴㡵㡶㡷㡸㡹㡺㡻㡼㡽㡾㡿㢀㢁㢂㢃㢄㢅㢆㢇㢈㢉㢊㢋㢌㢍㢎㢏㢐㢑㢒㢓㢔㢕㢖㢗㢘㢙㢚㢛㢜㢝㢞㢟㢠㢡㢢㢣㢤㢥㢦㢧㢨㢩㢪㢫㢬㢭㢮㢯㢰㢱㢲㢳㢴㢵㢶㢷㢸㢹㢺㢻㢼㢽㢾㢿㣀㣁㣂㣃㣄㣅㣆㣇㣈㣉㣊㣋㣌㣍㣎㣏㣐㣑㣒㣓㣔㣕㣖㣗㣘㣙㣚㣛㣜㣝㣞㣟㣠㣡㣢㣣㣤㣥㣦㣧㣨㣩㣪㣫㣬㣭㣮㣯㣰㣱㣲㣳㣴㣵㣶㣷㣸㣹㣺㣻㣼㣽㣾㣿㤀㤁㤂㤃㤄㤅㤆㤇㤈㤉㤊㤋㤌㤍㤎㤏㤐㤑㤒㤓㤔㤕㤖㤗㤘㤙㤚㤛㤜㤝㤞㤟㤠㤡㤢㤣㤤㤥㤦㤧㤨㤩㤪㤫㤬㤭㤮㤯㤰㤱㤲㤳㤴㤵㤶㤷㤸㤹㤺㤻㤼㤽㤾㤿㥀㥁㥂㥃㥄㥅㥆㥇㥈㥉㥊㥋㥌㥍㥎㥏㥐㥑㥒㥓㥔㥕㥖㥗㥘㥙㥚㥛㥜㥝㥞㥟㥠㥡㥢㥣㥤㥥㥦㥧㥨㥩㥪㥫㥬㥭㥮㥯㥰㥱㥲㥳㥴㥵㥶㥷㥸㥹㥺㥻㥼㥽㥾㥿㦀㦁㦂㦃㦄㦅㦆㦇㦈㦉㦊㦋㦌㦍㦎㦏㦐㦑㦒㦓㦔㦕㦖㦗㦘㦙㦚㦛㦜㦝㦞㦟㦠㦡㦢㦣㦤㦥㦦㦧㦨㦩㦪㦫㦬㦭㦮㦯㦰㦱㦲㦳㦴㦵㦶㦷㦸㦹㦺㦻㦼㦽㦾㦿㧀㧁㧂㧃㧄㧅㧆㧇㧈㧉㧊㧋㧌㧍㧎㧏㧐㧑㧒㧓㧔㧕㧖㧗㧘㧙㧚㧛㧜㧝㧞㧟㧠㧡㧢㧣㧤㧥㧦㧧㧨㧩㧪㧫㧬㧭㧮㧯㧰㧱㧲㧳㧴㧵㧶㧷㧸㧹㧺㧻㧼㧽㧾㧿㨀㨁㨂㨃㨄㨅㨆㨇㨈㨉㨊㨋㨌㨍㨎㨏㨐㨑㨒㨓㨔㨕㨖㨗㨘㨙㨚㨛㨜㨝㨞㨟㨠㨡㨢㨣㨤㨥㨦㨧㨨㨩㨪㨫㨬㨭㨮㨯㨰㨱㨲㨳㨴㨵㨶㨷㨸㨹㨺㨻㨼㨽㨾㨿㩀㩁㩂㩃㩄㩅㩆㩇㩈㩉㩊㩋㩌㩍㩎㩏㩐㩑㩒㩓㩔㩕㩖㩗㩘㩙㩚㩛㩜㩝㩞㩟㩠㩡㩢㩣㩤㩥㩦㩧㩨㩩㩪㩫㩬㩭㩮㩯㩰㩱㩲㩳㩴㩵㩶㩷㩸㩹㩺㩻㩼㩽㩾㩿㪀㪁㪂㪃㪄㪅㪆㪇㪈㪉㪊㪋㪌㪍㪎㪏㪐㪑㪒㪓㪔㪕㪖㪗㪘㪙㪚㪛㪜㪝㪞㪟㪠㪡㪢㪣㪤㪥㪦㪧㪨㪩㪪㪫㪬㪭㪮㪯㪰㪱㪲㪳㪴㪵㪶㪷㪸㪹㪺㪻㪼㪽㪾㪿㫀㫁㫂㫃㫄㫅㫆㫇㫈㫉㫊㫋㫌㫍㫎㫏㫐㫑㫒㫓㫔㫕㫖㫗㫘㫙㫚㫛㫜㫝㫞㫟㫠㫡㫢㫣㫤㫥㫦㫧㫨㫩㫪㫫㫬㫭㫮㫯㫰㫱㫲㫳㫴㫵㫶㫷㫸㫹㫺㫻㫼㫽㫾㫿㬀㬁㬂㬃㬄㬅㬆㬇㬈㬉㬊㬋㬌㬍㬎㬏㬐㬑㬒㬓㬔㬕㬖㬗㬘㬙㬚㬛㬜㬝㬞㬟㬠㬡㬢㬣㬤㬥㬦㬧㬨㬩㬪㬫㬬㬭㬮㬯㬰㬱㬲㬳㬴㬵㬶㬷㬸㬹㬺㬻㬼㬽㬾㬿㭀㭁㭂㭃㭄㭅㭆㭇㭈㭉㭊㭋㭌㭍㭎㭏㭐㭑㭒㭓㭔㭕㭖㭗㭘㭙㭚㭛㭜㭝㭞㭟㭠㭡㭢㭣㭤㭥㭦㭧㭨㭩㭪㭫㭬㭭㭮㭯㭰㭱㭲㭳㭴㭵㭶㭷㭸㭹㭺㭻㭼㭽㭾㭿㮀㮁㮂㮃㮄㮅㮆㮇㮈㮉㮊㮋㮌㮍㮎㮏㮐㮑㮒㮓㮔㮕㮖㮗㮘㮙㮚㮛㮜㮝㮞㮟㮠㮡㮢㮣㮤㮥㮦㮧㮨㮩㮪㮫㮬㮭㮮㮯㮰㮱㮲㮳㮴㮵㮶㮷㮸㮹㮺㮻㮼㮽㮾㮿㯀㯁㯂㯃㯄㯅㯆㯇㯈㯉㯊㯋㯌㯍㯎㯏㯐㯑㯒㯓㯔㯕㯖㯗㯘㯙㯚㯛㯜㯝㯞㯟㯠㯡㯢㯣㯤㯥㯦㯧㯨㯩㯪㯫㯬㯭㯮㯯㯰㯱㯲㯳㯴㯵㯶㯷㯸㯹㯺㯻㯼㯽㯾㯿㰀㰁㰂㰃㰄㰅㰆㰇㰈㰉㰊㰋㰌㰍㰎㰏㰐㰑㰒㰓㰔㰕㰖㰗㰘㰙㰚㰛㰜㰝㰞㰟㰠㰡㰢㰣㰤㰥㰦㰧㰨㰩㰪㰫㰬㰭㰮㰯㰰㰱㰲㰳㰴㰵㰶㰷㰸㰹㰺㰻㰼㰽㰾㰿㱀㱁㱂㱃㱄㱅㱆㱇㱈㱉㱊㱋㱌㱍㱎㱏㱐㱑㱒㱓㱔㱕㱖㱗㱘㱙㱚㱛㱜㱝㱞㱟㱠㱡㱢㱣㱤㱥㱦㱧㱨㱩㱪㱫㱬㱭㱮㱯㱰㱱㱲㱳㱴㱵㱶㱷㱸㱹㱺㱻㱼㱽㱾㱿㲀㲁㲂㲃㲄㲅㲆㲇㲈㲉㲊㲋㲌㲍㲎㲏㲐㲑㲒㲓㲔㲕㲖㲗㲘㲙㲚㲛㲜㲝㲞㲟㲠㲡㲢㲣㲤㲥㲦㲧㲨㲩㲪㲫㲬㲭㲮㲯㲰㲱㲲㲳㲴㲵㲶㲷㲸㲹㲺㲻㲼㲽㲾㲿㳀㳁㳂㳃㳄㳅㳆㳇㳈㳉㳊㳋㳌㳍㳎㳏㳐㳑㳒㳓㳔㳕㳖㳗㳘㳙㳚㳛㳜㳝㳞㳟㳠㳡㳢㳣㳤㳥㳦㳧㳨㳩㳪㳫㳬㳭㳮㳯㳰㳱㳲㳳㳴㳵㳶㳷㳸㳹㳺㳻㳼㳽㳾㳿㴀㴁㴂㴃㴄㴅㴆㴇㴈㴉㴊㴋㴌㴍㴎㴏㴐㴑㴒㴓㴔㴕㴖㴗㴘㴙㴚㴛㴜㴝㴞㴟㴠㴡㴢㴣㴤㴥㴦㴧㴨㴩㴪㴫㴬㴭㴮㴯㴰㴱㴲㴳㴴㴵㴶㴷㴸㴹㴺㴻㴼㴽㴾㴿㵀㵁㵂㵃㵄㵅㵆㵇㵈㵉㵊㵋㵌㵍㵎㵏㵐㵑㵒㵓㵔㵕㵖㵗㵘㵙㵚㵛㵜㵝㵞㵟㵠㵡㵢㵣㵤㵥㵦㵧㵨㵩㵪㵫㵬㵭㵮㵯㵰㵱㵲㵳㵴㵵㵶㵷㵸㵹㵺㵻㵼㵽㵾㵿㶀㶁㶂㶃㶄㶅㶆㶇㶈㶉㶊㶋㶌㶍㶎㶏㶐㶑㶒㶓㶔㶕㶖㶗㶘㶙㶚㶛㶜㶝㶞㶟㶠㶡㶢㶣㶤㶥㶦㶧㶨㶩㶪㶫㶬㶭㶮㶯㶰㶱㶲㶳㶴㶵㶶㶷㶸㶹㶺㶻㶼㶽㶾㶿㷀㷁㷂㷃㷄㷅㷆㷇㷈㷉㷊㷋㷌㷍㷎㷏㷐㷑㷒㷓㷔㷕㷖㷗㷘㷙㷚㷛㷜㷝㷞㷟㷠㷡㷢㷣㷤㷥㷦㷧㷨㷩㷪㷫㷬㷭㷮㷯㷰㷱㷲㷳㷴㷵㷶㷷㷸㷹㷺㷻㷼㷽㷾㷿㸀㸁㸂㸃㸄㸅㸆㸇㸈㸉㸊㸋㸌㸍㸎㸏㸐㸑㸒㸓㸔㸕㸖㸗㸘㸙㸚㸛㸜㸝㸞㸟㸠㸡㸢㸣㸤㸥㸦㸧㸨㸩㸪㸫㸬㸭㸮㸯㸰㸱㸲㸳㸴㸵㸶㸷㸸㸹㸺㸻㸼㸽㸾㸿㹀㹁㹂㹃㹄㹅㹆㹇㹈㹉㹊㹋㹌㹍㹎㹏㹐㹑㹒㹓㹔㹕㹖㹗㹘㹙㹚㹛㹜㹝㹞㹟㹠㹡㹢㹣㹤㹥㹦㹧㹨㹩㹪㹫㹬㹭㹮㹯㹰㹱㹲㹳㹴㹵㹶㹷㹸㹹㹺㹻㹼㹽㹾㹿㺀㺁㺂㺃㺄㺅㺆㺇㺈㺉㺊㺋㺌㺍㺎㺏㺐㺑㺒㺓㺔㺕㺖㺗㺘㺙㺚㺛㺜㺝㺞㺟㺠㺡㺢㺣㺤㺥㺦㺧㺨㺩㺪㺫㺬㺭㺮㺯㺰㺱㺲㺳㺴㺵㺶㺷㺸㺹㺺㺻㺼㺽㺾㺿㻀㻁㻂㻃㻄㻅㻆㻇㻈㻉㻊㻋㻌㻍㻎㻏㻐㻑㻒㻓㻔㻕㻖㻗㻘㻙㻚㻛㻜㻝㻞㻟㻠㻡㻢㻣㻤㻥㻦㻧㻨㻩㻪㻫㻬㻭㻮㻯㻰㻱㻲㻳㻴㻵㻶㻷㻸㻹㻺㻻㻼㻽㻾㻿㼀㼁㼂㼃㼄㼅㼆㼇㼈㼉㼊㼋㼌㼍㼎㼏㼐㼑㼒㼓㼔㼕㼖㼗㼘㼙㼚㼛㼜㼝㼞㼟㼠㼡㼢㼣㼤㼥㼦㼧㼨㼩㼪㼫㼬㼭㼮㼯㼰㼱㼲㼳㼴㼵㼶㼷㼸㼹㼺㼻㼼㼽㼾㼿㽀㽁㽂㽃㽄㽅㽆㽇㽈㽉㽊㽋㽌㽍㽎㽏㽐㽑㽒㽓㽔㽕㽖㽗㽘㽙㽚㽛㽜㽝㽞㽟㽠㽡㽢㽣㽤㽥㽦㽧㽨㽩㽪㽫㽬㽭㽮㽯㽰㽱㽲㽳㽴㽵㽶㽷㽸㽹㽺㽻㽼㽽㽾㽿㿀㿁㿂㿃㿄㿅㿆㿇㿈㿉㿊㿋㿌㿍㿎㿏㿐㿑㿒㿓㿔㿕㿖㿗㿘㿙㿚㿛㿜㿝㿞㿟㿠㿡㿢㿣㿤㿥㿦㿧㿨㿩㿪㿫㿬㿭㿮㿯㿰㿱㿲㿳㿴㿵㿶㿷㿸㿹㿺㿻㿼㿽㿾㿿

不藥。憂悲苦惱阿難請。過去諸佛具四部衆。而如來
不具耶。佛言。阿難。若懷憂。須大精進修八
法。雖入佛法。懷憂心大歡喜。佛言。未來世中。若
有比丘尼及諸。女人。當當至心念阿難。稱名供
養。阿難以大威。應護助。

祐仰惟。三世諸佛四部咸備。而憐憫。祈
法。而於。拒塞者。豈非女人障厚。方爲道蓋。
故切磋。以勵將來。耶。

釋迦父淨飯王泥洹記第十五 出淨飯王

舍夷國王名曰淨飯。治以正法化德仁義。常
行慈心時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時俱作。殘害
其體肢節欲解。喘息不定如駛水流。輔相宣
令。國中明醫皆悉來會。種種療治無能愈者。
時王煩惱轉側不停。如少水魚。夫人採女兒
王如是。益更愁惱。時白飯王。仰飯王。大稱王
等。及諸群臣。同發聲言。今王。喪崩永失覆
護。國將虛弱王身戰動。唇口乾燥語聲斷絕。
眩冒淚下。時諸王等長跪叉手。同共自言。大
王素性不好作惡。經彈指頃種德無厭。護養
人民莫不得安。名聞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
惱。時淨飯王語聲。輒出。告諸王曰。我命雖
斷不以爲苦。但恨不見我子悉達。又恨不見
次子難陀。以除貪婬世間諸欲。復恨不見。斛
飯王子阿難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
不見孫子羅云。年雖幼稚神足純備。戒行無
缺。吾設得見是諸子等。我病雖篤未離生死。
不以爲苦。諸在王邊聞如是語。莫不啼泣
淚下如雨。時白飯王言。我聞世尊。在王舍城
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王今轉羸
設遣使者。道路懸遠遲晚無益。唯願大王莫
大愁悵懸念諸子。時淨飯王聞是語已。垂淚

而言答白飯王。我子等輩難復遼遠。意望不
斷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
天眼徹視。天耳徹聽。救接衆生。應可度者。如
有百千萬億衆爲水所溺。以慈愍心。爲作
船筏而度脫之。終不勞疲。若我今日望見
世尊。亦復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晝夜常以三
昧。恒以天眼觀於衆生。應受化者以慈愍心。
如母念子。爾時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迦
維羅衛大城之中。父王悵遲及諸王言。即以
天眼。遙見父王病臥著床。羸困憔悴命欲向
終。知父渴仰欲見諸子。爾時世尊告難陀曰。
父王淨飯勝世間王。是我曹父。今得重病。我
曹應往。及命存在得與相見。令王願滿。難陀
受教長跪作禮。唯然世尊。淨飯王者是我曹
父。能生聖子利益世間。今宜往詣報育養恩。
阿難合掌前白佛言。淨飯王者是我伯父。聽
我出家爲佛弟子。是故欲往。羅云復前而白
佛言。世尊雖是我父棄國求道。我輩祖王育
養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奉觀祖王。佛
言善哉。宜知是時。令王願滿。於時世尊。即以
神足猶如雁王。躡身虛空忽然而現。在維羅
衛放大光明。國中人民遙見佛來。皆共舉聲
涕淚而言。設大王崩。舍夷國名必斷滅矣。城
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大王如是命斷
不久。唯願如來宜可時往。及共相見。國中
人民。宛轉自撲哽咽啼哭。中有自絕。纏絡者。
中有取塵土而自塗者。佛見是已。諫國中
人。無常離別古今有是。汝等諸人當思念之。生
死爲苦唯道是真。於是世尊。即以十力四無

所畏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復重
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以從無量
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耀
內外通達。周遍國界光照王身。患得安息。王
遂怪言。是何光耶。爲日月之光明耶。諸天
聖光乎。光觸我身如天梅檀。令我身中患苦得
息。脫是我子悉達來也。先見光明是其常
瑞。時大稱王從外入宮。白大王言。世尊已
來。將諸弟子阿難羅云等。乘空來至。王宜
歡喜。捨愁毒心。王聞佛來敬意踊躍。不覺
起坐。須臾之頃。佛便入宮王見佛到。遙舉兩
手接足而言。唯願如來手觸我身。令我得安
爲病所困。如。押麻油痛不可忍。我命將斷
寧可還返。我今最後得見世尊。痛恨即除。佛
知父王病重羸瘦。色變難識告難陀言。觀王
本時形體巍巍。顏色端正名聲遠聞。今得重
病乃不可識。端正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
時淨飯王一心合掌。讚嘆世尊。佛言。唯願
父王莫復愁悵。所以然者。道德純備無有
缺減。佛出金色臂。掌如蓮花以手著父王額
上。王是清淨戒行之人。心垢已離今應歡喜。
不宜憂惱。當諦思念諸經法義。於不牢固。
得堅固志以種善根。是故大王宜當歡喜。命
雖欲終自可寬意。時大稱王以恭敬心白淨
飯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無與等者。次
子難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諸欲之海。四道
無礙。斛飯王子阿難陀者已服法味。佛所
說法猶若淵海。一句不忘悉總持之。王孫羅
云道德純備。逮諸禪定成四道果。是四子

○言一告○ ○(善)十女○ ○至一志○ ○折一折○ ○拒一拒○ ○耶一也○ ○表一設○ ○二一經○ ○其不二○
苦○ ○來十(生)○ ○勞我二校○ ○奉我二親○ ○前二諸○ ○應格二深○ ○環路○ ○中人二日○
○ ○羅一囉○ ○爲十(是)○ ○光二來○ ○見二現○ ○押二壓○ ○於十(德)○ ○花十(尊)○ ○(光華
即)○ ○於二特○ ○折一設○

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階。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馬瑙。欄楯彫鏤極爲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爾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階。梵天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頌讚嘆。天作妓樂塞虛空。散花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王波斯匿等。一切大衆集在寶階。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衆圍繞歡喜踊躍。

祐敬惟。佛生七日。母昇忉利。三世如來。莫不
同然。摩耶積因。託化誕聖。是以。旣爲天師。而
方味其乳。已入泥洹。而還起致敬。欲報之德。
於斯至矣。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記第十七

泥出
這佛
經母

王園精舍。大愛道比丘尼。卽佛姨母也。將欲滅度曰。吾不忍見世無如來無所著正眞道。最正覺。及諸應真滅度。吾當先息。靈還于本無矣。佛一切智具照其心。卽告阿難。大愛道念曰。吾不忍見世尊。并諸應真泥洹。欲先滅度。阿難聞教卽稽首言。今聞尊命四體萎墮。心寒智索。不識四方之名。佛告阿難。汝謂大愛道滅度。將戒定慧解脫度知見種。四意止。乃至八品道行去耶。對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太后。覺慈母至。有弘恩在佛所耳。世尊嘆曰。如汝所言。慈母於吾實有乳哺重恩。此惠難報。吾已報之。我亦有難算之恩在母所也。由我開示歸命三寶。苦習盡道眼明。卽盡諸有結獲無所著。若人能悟愚者之惑。

令人真正苦習盡道者思過須彌。是故阿難
吾有重恩於大愛道爲無量也。於時大愛道
與除饑女五百人。除饑女。即比丘尼也。廣會注法說經云。凡夫食藥六斷。獨饑女大俱到佛所。皆頭面
摩佛足曰。此晚觀如來。最正覺。自今不復
說矣。五百除饑陳辭如上。佛可之。爲說身
患滅度之安。諸除饑女莫不歡喜。繞佛三匝
稽首而去。還于精舍布五百座。皆各就座。大
愛道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
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
以照諸冥。上耀諸天。五百除饑變化俱然。同
時泥洹。

佛告阿難。汝明旦入城到耶。游理家所理家。即優婆塞。優婆塞受戒在家。故曰理家。告之曰。佛母及五百
耆年除饑。皆已滅度。佛勸理家。作五百輿床。
麻油香花檳枏梓材。事各五百。眞妓正音
常以供養。所以者何。斯諸除饑皆六通四達。
獲空不願無想淨定。今得泥洹爲佛所歎。一
時供養共福無量。阿難稽首敬諾。平旦入城
至理家門。聞阿難來心怖毛豎。今來甚早斯
事非恒。將以何故。阿難如教具爲宣說。理
家聞之即躄身于地。抗哀而云。自今惟耶梨
精舍都爲空寂。王道四街不復覩神通除饑。
國道爲空。其痛何甚乎。阿難答曰。佛說。乾
坤雖久始必有終。三界無常如幻如夢。生求
不死。會冀不離者。終不可得也。理家解歡
喜。阿難復至。諸梵志理家。值集在講堂有異

論議。卽告之曰。佛勸諸賢者。昨五百除饑。皆以減度。梵志理家聞阿難言。靡不蹙地宛轉哀號。阿難又說。三界如幻。都爲非常。身爲苦器。惱痛所聚。唯泥洹安故。聖歸之也。理家心解。稽首奉辦。阿難還至佛所。如事以聞。梵志理家。卽備葬具。馳詣精舍。時王園門閉。理家使人緣入開門。欲入講堂。有女沙彌三人。一人得不還道。次者頻來。小者溝港。告理家曰。吾師坐禪。今得寂定。慎勿擾動。答曰。師已減度。非爲定也。沙彌聞之。雙身絕息。有頃。乃蘇哀而曰。誰當教誨吾等。聖訓絕矣。理家觀之。莫不哀泣。告沙彌曰。佛本說經。恩愛雖會。終必有離。但當建志力取應真。理家聞維畢。捧舍利詣佛所。佛告阿難。汝東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業。三神六智。道靈已足者。皆來赴斯所。所以然者。佛母及諸除饑女五百人。今皆善逝。宜當法會。四方俱然。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佛起至大愛道舍利所。千比丘從。皆就座。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以鉢盛舍利。長跪授佛。佛以兩手受之。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兒愚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女人兒愚之穢。爲丈夫行。獲應真道。還靈本。無何其健哉。告比丘衆及諸理家。宜共興廟。應修供養。僉曰唯然。於是四衆天人鬼龍。造廟立刹。種種供養。摩竭波閣波提。齊言大愛道也。亦名羅曼曼。

①馬瑞二馬瑞②馬瑞③妓一伎④* ⑤最十(上)⑥* ⑦重十(神)⑧ ⑨真十(等)⑩ ⑪老十(沒)⑫ ⑬弘二福⑭ ⑮孔二喃
 喃孔⑯ ⑰燕二恩⑱ ⑲百二集⑳ ㉑[則]一⑳ ㉒夫十(事)㉓ ㉔軌故二銀鐵㉕ ㉖今十(已後)㉗ ㉘游二遊㉙
 ㉚(優表塞)一㉛ ㉜昨二作㉝ ㉞五百祭其所以然者佛母十一字㉟ ㊱(也)一㊲ ㊳也二耶㊴ ㊵(言)十㊶ ㊷(皆)一
 ㊸二起二起㊹ ㊺急二怒㊻ ㊼爲二身與㊽ ㊾舞阿含乃至供養二百四十八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本文 ㊿華二典

舍衛是時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懼。此諸釋種皆其持戒。虫尚不害。況害人乎。今宜前進必壞釋種。是時琉璃王漸漸前進向彼釋種。是時諸釋退入城中。時琉璃王在城外而告之曰。汝等速開城門。若不爾者盡當殺之。時迦毘羅城。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聞琉璃王今在門外。即著鎧持仗。至城上。獨與琉璃王共闘。是時舍摩童子多殺害衆人。各各馳散並作是說。此是何人爲是天耶。爲是鬼神耶。遙見如似小兒。是時琉璃王便懷恐怖。即入地孔避之。時釋種聞琉璃王衆。是時諸釋即呼舍摩童子。而告之曰。年幼小兒。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釋修行善法乎。我等尙不能害虫。況復人命耶。我等亦能壞此軍衆。一人敵萬人。然我等復作是念。殺害人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汝等去。不須住此。是時舍摩童子即出國去。是時琉璃王復至門中。速開城門不須稽留。是時諸釋自相謂言。可與開門爲不可乎。爾時弊魔波旬作一釋形。告諸釋言。汝等速開城門勿共受困。是時諸釋即開城門。時琉璃王告群臣曰。今此釋衆人民極多。非刀劍所能害盡。悉取埋脚地中。然後使暴象踏殺。爾時群臣受王教勅。即以象踏殺之。時琉璃王勅群臣曰。汝等速選面手釋女取五百人。時諸臣受王教令。即選五百端正女人。將詣王所。是時摩訶男釋至琉璃王所。而作是說。當從我願。琉璃王言欲何等願。摩訶男曰。我今沒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並得

逃走。若我出水隨意殺之。琉璃王曰。此事大佳。是時摩訶男釋即入水底。以頭髮繫樹根而取命終。是時城中諸釋。從東門出復從西門入。從南門出還從北門入。是時琉璃王告群臣曰。摩訶男父何故隱在水中。如今不出。爾時諸臣聞王教令。即入水中出之。摩訶男已取命終。爾時琉璃王。以見摩訶男命終。王方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終。皆由愛親族故。設當知者。終不來攻伐此釋種。是時琉璃王殺九千九百九十萬人。流血成河。燒迦毘羅城。越城往詣尼拘留園中。是時琉璃王語五百釋女曰。汝等慎莫愁憂。我是汝夫。汝是我婦。要常相接。時琉璃王捉一釋女而欲弄之時。女曰。大王欲何所爲。時王報言。欲與汝情通。女曰。我今何故與婢生情。通是時琉璃王甚懷瞋恚。勅群臣曰。遠取此女。刎其手足。著深坑中。諸臣受教。刎其手足。擲著坑中。及五百女人皆罵王言。誰持此身與婢生種。共交。通。時王瞋恚盡取五百釋女。刎其手足。著深坑中。是琉璃王壞迦毘羅城已。還詣舍衛城。爾時祇陀太子在深宮中。與諸妓女共相娛樂。王聞作妓聲。即勅御者。汝速此象詣太子所。是時守門人。遙見王來而白王言。王徐徐行。祇陀太子今在宮中自娛。勿相觸。是時琉璃王。即時拔劍取守門人殺之。祇陀太子。聞琉璃王在門外。便出與王相見。善來大王。報言。豈不知吾與諸釋種共闘乎。祇陀對曰。聞之。琉璃王報言。汝今何故與妓女遊戲。而不佑我耶。祇陀報言。我不堪

任殺害衆生。是時琉璃王極懷瞋恚。即復拔劍。斫殺祇陀。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祇陀王子。以取命終生三十三天。是時五百釋女。自歸稱喚如來名號。如來於此間出家學道。而後成佛。今受此毒痛。世尊何故而不見憐。爾時世尊以天耳清徹。聞諸釋女稱怨向佛。將諸比丘往至迦毘羅城。時五百釋女遙見世尊。將諸比丘。來皆懷慚愧。爾時世尊提桓因及毘沙門王在世尊後。願語釋提桓因言。此諸釋女皆懷慚愧。釋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女上。爾時世尊告毘沙門王曰。此諸女人飢渴日久。毘沙門王即辦自然天食。與諸釋女皆悉充足。世尊漸與諸女說微妙法。苦習盡道盡與說之。爾時諸女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各於其所而取命終。皆生天上。爾時世尊詣城東門。見城中煙火洞然。爾時世尊。往詣尼拘留園中坐。告諸比丘。我昔在中與諸比丘說法。如今空城無有人民。自今以後。如來更不復至此。從座起去。往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琉璃王及此兵衆。却後七日盡當磨滅。是時琉璃王聞世尊記。聞已恐怖。告群臣曰。如來今記却後七日。我及兵衆盡當沒滅。汝等觀外境無有盜賊。水火災變。來侵國者。何以故。諸佛

①(可)十觀②
③來二未④(來
⑤後...諸⑥八字一
⑦諸二知⑧

①虫二蟲② * ③外十(住 ④之二汝⑤ ⑥門二城⑦ ⑧(往)十至⑨ ⑩舍摩二奢摩⑪下同 ⑫來入二入來⑬ ⑭種
十(等)⑮ ⑯(汝)十年⑰ ⑱(兒)一⑲ ⑳(從)一㉑ ㉒(生)一㉓ ㉔(命)一㉕ ㉖(速出)十去㉗ ㉘(別)二斬㉙ ㉚
通十(耶)㉛ ㉜(放)二帳㉝ ㉞(小)十餘㉟ ㊱王十(可入小件第時流摩王)㊲ ㊳(釋)一㊴ ㊵此十(生亦從此)㊶ ㊷諸
十(諸苦)㊸ ㊹來十(到其達)㊺ ㊻(釋從...爾)十四字二(世尊)二字㊼ ㊽此二諸㊾ ㊿若二而諸㊿ ㊿日二有㊿ *
㊿悉二日㊿ ㊿習二集㊿ ㊿諸塵垢二塵垢即㊿ ㊿增二成㊿ ㊿以二已㊿ ㊿來十(皆)㊿ ㊿沒滅二沒滅㊿

稱南無便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達在
地獄中爲經幾時。佛言。經一大劫。命終生四
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劫不墮
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
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犍連言。我欲至阿
鼻獄中。見提婆達。勞度負。佛言。阿鼻罪
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自言。我解六十四音。
當以此音往語彼人。目連如屈伸臂頃。至阿
鼻獄上。虛空中曰。提婆達。汝罪。此間亦有
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今命何者。
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見獄
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
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
目連曰。如來記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
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達聞已歡喜言。我
今日以右脇臥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
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達報以熱
鐵。輪轉我身。復以鐵杵。攔阻我形。有黑
暴象。踏踰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裂
裂化爲銅。鍊極爲熾然。今寄頭面禮世尊足。
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足。遠世尊所。大
智論稱提婆達弟子。俱迦離。舍利弗及目
犍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即離和離也。結
拾檢調達之歷緣也。亟爲感憾。恒結仇讐。豈
以標明善惡影響。祕教乎。是故經言。若言提
婆達多造逆罪。墮阿鼻者。無有是處。斯乃諸
佛境界。非二乘所測也。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緣記第十一 出長
無德

釋種兄弟二人。一名摩訶男。一名阿那律。阿
那律者。其母愛念。常不離目前。與作三時殿
婢女。娛樂。摩訶男言。諸釋多出家。而我一門
獨無。兄營家業。弟當出家。若不能者。弟營家
業。兄當出家。那律以家事煩碎。遂欲出家。
往白其母。乞求出家。乃至三反。母不聽許。種
種方便。斷之。以釋種有跋提。其母愛重。必不
聽出家。便言。若跋提出家者。當聽汝耳。那律
便求跋提。跋提不許。復種種方便云。我今出
家。一由汝耳。跋提遂許。還求其母。其母亦不
許。復作方便言。若阿那律母許兒者。當聽汝
耳。遂兩彼許跋提言。且當七年。受五欲樂。然
後出家。那律言。人命無常。難可得保。不宜淹
留。更求一年。乃至七日。那律許之。過七日已。
釋子等八人。及優波離第九。各好莊嚴。乘寶
象馬。出迦毘羅衛。齊至其界。脫其寶衣。

以象馬付優波離。令還語言。汝常依我等。以
自生活。今者出家。以此寶衣。大象相遺。與
自資生。遂便前去。優波離思惟。亦欲隨出家。
便即以寶衣等懸著樹上。念言。其有來取之
者。與之。於是便共至佛所。求索出家言。我
父母已許。願聽出家。乞先度優波離。何以故。
以除我等。憍慢心故。爾時世尊先度優波離。
次度那律。次度跋提。次度更難提。次度金毘
羅。次度難陀等六人。優波離受大戒。最爲上
座。時有大上座。名毘羅茶。別度阿難陀。餘大
上座。度跋難陀及調達。時跋提獨在樹下塚
間。思惟夜分過已。高聲稱言。甚樂其邊。比丘
白佛。佛呼跋提。問何故自言甚樂耶。跋提

言。我本在家時。內外常以刀杖。而自衛護。猶
有恐懼。念念憂畏。今獨塚間。無有恐懼。身毛
不豎。我念出離之樂。故稱甚樂。佛言。善哉。
祐以爲。俗滯難啓。而法緣易感。二釋斷道。剋
意實深。故始也互塞。終然兩開矣。夫苦逼不
生。是謂至樂。林下之唱。豈外適哉。

釋迦從弟孫陀難陀出家緣記第十二 出普
囉經
佛在迦維羅竭國尼拘類園。將侍者阿難入
城乞食。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遙見。即下來至
佛所。作禮白言。如來之姓。轉輪聖王。何謂自
辱。持鉢乞食。自取佛鉢入家。內盛甘美飲食。
佛即還尼拘類園。即語侍者。難陀若出。勿
自取鉢。勸語難陀躬自送來。難陀受教。從
後送鉢。婦出語言。速還勿久須還。乃食前
進。未久更遣信時還。勿停。所以鄭重。恐出
家故。難陀至佛所。手自奉鉢。唯願時受。今
欲還家。佛告難陀。卿已至此。今宜剋除鬚
髮。服三法衣。何爲欲還。是時如來以威神力。
逼迫難陀度令出家。閉在靜室。久久之後。
次第當直。難陀歡喜。我今當直事。因此閑
暇。逃走還家。是時難陀隨所應作。事事不闕。
天神侍衛。難陀汲水至滿。自然翻棄。淨地
之中。草土更滋。關閉門戶。自然開。難陀自
念。我家王種。多饒財寶。設有漏失。即可償之。
今當竊隨小徑還家。行大塗者。儻值如來。即
脫三法衣。更被餘衣而去。行未經時。正值如
來。奔趣大樹。欲自隱身。佛神力故。樹神拔
樹。懸在虛空。難陀入樹根處。隱蔽自身。如
來尋往問言。何爲至此。默然慚愧。佛再三

告汝欲何趣。難陀言。暫欲還家與婦相見。佛告難陀。夫人學道貪著。欲心。不願後世燒身之禍。我今將汝天上遊觀。宜。自專心勿懷恐怖。佛以神力接至天上。見一宮殿。衆寶莊嚴。玉女營從不可稱計。唯無夫主。難陀問佛。此何天宮。種種娛樂快樂。昔所未見。而無夫主。唯願說之。佛告難陀。汝可自問。難陀奉教自往。問之。天女答曰。汝不知乎。迦維羅國釋迦文佛並父弟難陀。後當生此。爲我夫主。難陀聞之。密自歡喜。還至佛所。具以白佛。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來至此。受福自然。是時世尊。復以神力接引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瞎獼猴。佛問難陀。汝婦孫陀利何如。瞎獼猴。難陀白佛。止。勿復說。此孫陀利者。女中英妙。百千萬倍。豈得類乎。佛言。以孫陀利比諸天女。亦億千萬倍。不可爲比。於是世尊復接難陀。遍至地獄。見種種苦痛。有一大鐵獄。卒圍繞。湯沸火熾。不見罪人。難陀白佛。是何人獄。不見罪人。佛言。汝自問之。難陀往問獄卒。報言。閻浮利地。眞淨王家兒。得成佛道。並父弟甘露王兒。名曰難陀。爲人放逸。淫欲情多。自恃豪族。輕視萬民。彼命終後。當來此中。難陀聞已。衣毛豎。堅顏色。變異。往趣世尊。白言。唯然。大師。三摩大護。今覩此變。懷懷恐懼。求離地獄。願說泥洹。爾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無爲。令至道場。

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毘羅衛國。入城乞食到難陀舍。會值難陀與婦作。糞香塗眉間。聞

佛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上。糞未乾頃。便還入來。難陀即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爲取。過與阿難。阿難亦不爲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樓精舍。佛即勅剃師與難陀剃髮。難陀不肯。怒拳而語。剃髮人言。迦毘羅衛一切人民。汝今盡可剃其髮也。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爲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畏故不敢不剃。難得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大守房舍。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佛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爲汲水。令滿深瓶。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但著瓶屋中而棄之去。即閉房門。適一扇閉。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便作是念。俱不可閉。就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有可償。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異道來。遙見佛來。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舍。而問之言。汝念婦也。答言。實爾。即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獼猴也。難陀懊惱。便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遍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

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往問。難陀往問言。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諸女答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爲我天子。難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閻浮提。難陀爲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難爾時爲說偈言。

譬如羯羊闕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鐵湯。悉皆煮人。唯見一錢。炊沸空停。怪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往問獄卒。諸鐵盡皆煮治罪人。此錢何故空無所煮。答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名爲難陀。以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此地獄。是故我今。炊錢而待難陀。難陀恐怖。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陀。汝勤持戒。修汝天福。難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願我不墮此獄。佛爲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其特。佛言。非但今日。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爲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比提希國有一姪女。端正

宜諫喻。反覆再三。耶輸陀羅猶故不聽。白夫人曰。我在家時。八國諸王。競來見求。父母不許。所以者何。釋迦太子才藝過人。是故父母以我配之。太子爾時。知不住世出家學道。何故慙懃苦求我耶。夫人取婦正為恩好。聚集歡樂萬世相承。子孫相續紹繼宗嗣世之正禮。太子既去。復求羅睺欲令出家。永絕國嗣有何義哉。爾時夫人聞是語已。默然無言不知所云。爾時世尊即起化人。空中告言耶輸陀羅。汝頗憶念往昔世時誓願事不。我當爾時為菩薩道。以五百金錢。從汝買得五莖蓮華。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世所生共為夫妻。我不欲受即語汝言。我為菩薩累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違人意。汝能爾者聽為我妻。汝立誓言世世所生。國城妻子及與我身。隨君施與誓無悔心。而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學聖道也。耶輸陀羅聞是語已。霍然還誠宿業因緣。事理明了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遺嘆目連懺悔辭謝。捉羅睺手付囑曰。連。與子離別涕淚交流。爾時羅睺見母愁苦。長跪合掌前白母言。願母莫愁。羅睺今往。定省世尊尋爾當還。與母相見。時淨飯王。為欲安慰耶輸陀羅令其喜故。即集國中豪族而告之言。金輪王子。今當往彼舍婆提國。從佛出家學道。願卿人人各遣一子。隨從我孫咸皆奉命。即時合集有五十人。隨從羅睺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佛使阿難剃羅睺頭。及其五十諸公王子。悉令出家。命舍利弗為其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梨。授十

戒法便為沙彌。爾時佛子羅云等。五十沙彌。聞佛說彼扇提羅等罪報因緣。扇提羅等昔為比不。甚大愛懼。即各頭面禮佛白言。世尊。今聞說此扇提羅等。其懷怖懼。所以者何。和尚舍利弗。大智福德國中供養最上甘珍。小兒愚癡無有福德。食人如是妙好飲食。後世當受苦果如扇提羅。是故我等實懷憂慮。願佛垂哀。賜聽我屬捨道還家。冀免罪咎。爾時世尊告羅睺羅。汝今畏罪還家。求離苦者是事不然。何以故。譬如二人乏食饑餓。忽遇主人為設種種肥濃美味。其人饑餓貪食過飽。然此二人一者有智。一者愚癡。有智之人。自知食過身體沈重。頻伸欠呿即詣明醫。請除苦患。良醫即賜摩檀提藥。令其服之吐宿食已。令近暖火禁節消息。得免禍患終保年壽。其無智者。不知食過。謂是鬼魅。殺生祠祭欲求濟命。腹中宿食遂成生風。絞切心痛因是死亡。生地獄中。佛告羅睺羅。汝世罪還家。如彼無智愚癡人也。汝先有善根因緣遭值我。時如彼明醫能濟苦患而得不死。汝今何為捨明入闇。羅睺白言。世尊。諸佛智慧猶如大海。羅睺等心猶如毫末。豈能受持如來智慧。佛告羅睺。如天雨滴後不及前。雖不相及能滿大器。修學智慧亦復如是。從小微起終成大器。如是展轉滿無量器是則自利利人名為大士如我今也。羅睺羅等聞佛說已心開意解。普耀經云。佛還入宮坐於殿上。俱夷携羅雲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時王僚屬皆懷沈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

語父王告諸群僚。俱夷守節貞潔清無瑕疵。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眾僧。皆使如佛。羅云年始七歲。俱夷即以指印信環與羅睺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真佛子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子緣吾化生。勿咎俱夷。王得道證。俱夷持戒淨修梵行。彌沙塞律云。佛往到淨飯王宮。時羅睺羅母將羅睺羅在高樓上。遙見佛來語言。汝見彼沙門不。答言見。又語言。彼是汝父。可往索父餘財。佛既入宮於中庭露地坐。羅睺羅馳下趣佛。頭面禮足。住佛影中白言。是影甚樂。願佛與我父餘財。佛言。汝審欲得不。答言欲得。佛便將還告舍利弗汝可度之。舍利弗即度出家為受沙彌戒。時淨飯王聞已度羅睺羅。便大懷惱出詣佛所。白言。佛昔出家。尚有難陀。不能令我如今懷惱。難陀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家國大計永為斷絕。子孫之愛徹過骨髓。如何比丘輒度他子。願佛從今勅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為道。佛即為王說諸法。集諸比丘立制。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戒。祐尋此律所說。羅睺羅出家緣。與未曾有經。事緣大異者。由於爾時對情不同故。復兩存焉。祐尋。釋族為盛雲布赤澤。雖法俗或殊而獲道斯同。難陀棄榮欲以從道。羅云捨輪王位而襲法。梅檀圍繞龍象成祥。靡親靡疎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

悉達。其生之日天降瑞應。三十有二萬神侍衛。即行七步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爲尊。身黃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應王金輪典四天下。見老病死苦不樂在家。出家修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盡結成佛。降諸魔衆十八億萬號曰能仁。十力無畏十八不共。光明照耀三達遐邇。故號曰佛也。須達問言。云何名僧。護彌答言。佛成道已。梵天勸請轉妙法輪。至波羅捺鹿野苑中爲拘隣五人轉四真諦。漏盡結解便成沙門。六通具足四意七覺八道悉練。上虛空中八萬諸天得須陀洹。無量天人發無上道意。大度聲卑迦葉兄弟千人。漏盡意解。如其五人次第得度。舍利弗目連徒衆五百亦得應真。如是之等神足自在。能爲衆生良祐福田故名僧也。須達聞說如此妙事。歡喜踊躍感念信敬。企望至曉當往見佛。誠款神應見。地明曉尋明即往羅闍城門。夜三時開。初夜中夜後夜。是謂三時。中夜出門見有天祠。即爲禮拜忽忘念佛。心目還開便自念言。今夜故開。若我往者爲惡鬼猛獠見害。且還入城待曉當往。有親友終生於四天。見其欲悔便下語之。居士莫悔也。我見汝昔者知。當有惡魔門。因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所。得利深過踰於彼。居士莫悔。正使令得一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世尊所。得利甚。盈餘過於彼百千萬倍。須達聞天說如此語。益增歡喜敬念世尊。聞即得曉。尋路往至到

世尊所。爾時世尊。知須達來出外經行。是時須達遙見世尊。猶如金山相好威容。儼然所著。過輪諸彌所說萬倍。觀之心悅不知禮法。直問世尊。不審瞿曇起居何如。世尊即命令就座。時首陀會天遙見。須達雖親世尊。不知禮拜供養之法。化爲四人行列而來。到世尊所接足作禮。胡跪問訊起居輕利。右繞三匝却住一面。是時須達見其如是。乃爲愕然而自念言。恭敬之法事應如是。即起離座如彼禮敬。問訊起居。右繞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即爲說法。四諦微妙苦空無常。開法歡喜便染聖法。成須陀洹。譬如淨潔白氈易染爲色。長跪合掌問世尊言。舍衛城中如我輩者。聞法易染更有如我比不。佛告須達。更無有二如卿之者。舍衛城中人多信邪。難染聖教。須達白佛。唯願如來。垂神降屈臨赴舍衛。使中衆生除邪就正。世尊告曰。出家之法與俗有別。住止處所應當有異。彼無精舍云何得去。須達白佛言。弟子能起。願見聽許。世尊默然須達辭往。爲兒娶婦。辭佛還家因白佛言。還到本國當立精舍。不知模法。唯願世尊。便一弟子共往勸示。世尊思惟舍衛城內。婆羅門信邪倒見。餘人往者必不能辦。唯舍利弗。是婆羅門種。少小聰明神足兼備。去必有益即便命之。共須達往。須達問言。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是時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作一亭舍。計校功作出錢雇之。安止使人飲食。敷

具悉皆令足。從王舍城至舍衛國。還來到舍。共舍利弗案行諸地。何處平博中起精舍。案行周遍無可意處。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正平其樹蔭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舍利弗告須達言。今此園中宜起精舍。若遠作之乞食則難。近處慣鬧妨廢行道。須達歡喜到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爲如來起立精舍。太子園好今欲買之。太子笑言。我無所乏。此園茂盛。當用遊戲逍遙散志。須達慙慙乃至再三。太子貪惜增倍求價。謂呼價貴當不能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聽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白言。爲太子法不應妄語。妄語欺詐。云何紹繼撫恤人民。即共太子欲往訟了。時首陀會天。以當爲佛起精舍故。恐諸大臣偏爲太子。即化一人下。爲詳詳語太子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已許價決不宜中悔。遂斷與之。須達歡喜。便勸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有少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足滿之。祇陀聞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之。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賣乃爾。敬齊是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自起門屋上佛。共立精舍。須

具悉皆令足。從王舍城至舍衛國。還來到舍。共舍利弗案行諸地。何處平博中起精舍。案行周遍無可意處。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正平其樹蔭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舍利弗告須達言。今此園中宜起精舍。若遠作之乞食則難。近處慣鬧妨廢行道。須達歡喜到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爲如來起立精舍。太子園好今欲買之。太子笑言。我無所乏。此園茂盛。當用遊戲逍遙散志。須達慙慙乃至再三。太子貪惜增倍求價。謂呼價貴當不能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聽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白言。爲太子法不應妄語。妄語欺詐。云何紹繼撫恤人民。即共太子欲往訟了。時首陀會天。以當爲佛起精舍故。恐諸大臣偏爲太子。即化一人下。爲詳詳語太子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已許價決不宜中悔。遂斷與之。須達歡喜。便勸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有少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足滿之。祇陀聞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之。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賣乃爾。敬齊是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自起門屋上佛。共立精舍。須

身有十頭於虛空中兩種種寶。雷電。振地驚動大眾。衆人咸言。此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化作一金翅鳥王。擘裂噉之。衆人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牛。身體高大。肥壯多力。龜脚利角。跑地大吼。奔隊來鬪。前舍利弗。化作師子分裂食之。衆人言曰。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變其身作夜叉鬼。形體長大。頭上火然。目赤如血。爪牙長利。口自出火。驚躍奔赴。時舍利弗。自化身作毘沙門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無有去處。唯舍利弗邊涼冷無火。即時屈伏。五體投地求哀脫命。辱心已生。火即還滅。衆咸唱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時舍利弗身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東沒西踊。西沒東踊。北沒南踊。南沒北踊。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身。還合爲一。於虛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履水如地。現是變已。還攝神足。坐其本座。時會大眾見其神力。咸懷歡喜。時舍利弗。卽爲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或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六師徒衆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拘。技已訖。四衆便罷。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手自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曰。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卽借道眼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宮殿。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

①喜一欣②* ③既即④即既⑤ ⑥搞一鈔⑦* ⑧技一伎⑨ ⑩技一伎⑪* ⑫日一時⑬ ⑭振一震⑮* ⑯三二一⑰ ⑱增
 一校⑲ ⑳勝十(今)㉑ ㉒差十(便)㉓ ㉔(其)酒十四⑵ ㉖一一其⑷ ㉗庫一詳⑸ ㉘合一吸⑹ ㉙消滅一時
 校⑺ ㉚[勞度差]一⑻ ㉛是二木⑼ ㉜前十(時)⑽ ㉝(一)十部⑾ ㉞言曰一皆言⑿ ㉟爪二匹⑿ ㊱自二目
 ㊲ ㊳杜一走⑿ ㊴額二面⑿ ㊵換三換

二〇四〇 釋迦譜卷第三

九七

九七

地月初出時遇佛光明。遍體血現涕泣盈目。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却坐一面。復有二恒河沙諸優婆塞。三恒河沙優婆夷。四恒河沙毘舍離城諸羅車等。五恒河沙大臣長者。復有閻浮提內所有諸王。復有七恒河沙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王夫人。所設供養七倍於前。復有八恒河沙諸天女等。九恒河沙諸龍王等。十恒河沙諸鬼神王。所設供具倍於諸龍。復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鳥王。三十恒河沙乾闥婆王。四十恒河沙緊那羅王。五十恒河沙摩睺羅伽王。六十恒河沙阿修羅王。七十恒河沙阿那婆王。八十恒河沙羅刹王。更不食人其形醜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復有九十恒河沙樹林神王。千恒河沙持呪王。一億恒河沙貪色鬼魅。百億恒河沙天諸姪女。千億恒河沙地諸鬼王。十萬億恒河沙諸天王。及四天王等。復有十萬億恒河沙四方風神吹諸樹上。時非時花散雙樹間。十萬億恒河沙主雲雨神皆作是念。如來涅槃梵身之時。我當注雨令火時滅。復有二恒河沙大香象王。拔取諸妙蓮花來至佛所。二十恒河沙師子獸王。持諸花果來至佛所。二十恒河沙諸飛鳥王。鳬雁鷺鷥孔雀迦陵頻伽鳥耆婆鳥。持諸花果稽首佛足。二十恒河沙水牛王。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滿拘尸城。所有溝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二十恒河沙四天下中諸神仙人持諸香花甘果。稽首佛足。閻浮提中一切蜂王持種種花來詣佛所。復有無量世界中間。及閻浮提

所有諸山神、四大海神及諸河神，有大威德。所設供養倍勝於前，以摩婆花散。照連河、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爾時拘尸城娑羅林，變白猶如白鵲。於虛空中自然而有七寶堂閣，彫文刻鏤，流泉浴池，上妙蓮花，亦如忉利歡喜之園。是諸天人阿修羅等，咸視如來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時四天王及三十三天，乃至第六天所設供養，展轉勝前。大梵天王及餘梵衆，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復現。持諸寶幢幡極短者，懸於梵宮。到娑羅樹間，稽首佛足白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爾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與無量大眷屬俱，身諸光明勝於梵天。持諸寶幢，其蓋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饌，來詣佛所欲界。魔王波旬，與其眷屬諸天男女、阿僧祇衆，開地獄門，施諸清淨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無所能爲，唯當專念如來。當令汝等長夜獲安。時魔波旬於地獄中，悉除刀劍無量苦毒，熾然炎火，注雨滅之。以佛神力，復令諸眷屬，皆捨刀劍弓弩矛鋤長鉤，鬪輪羂索，所持供養，倍勝一切人天所設。其蓋小者，覆中千界。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是三請，皆亦不受。時魔波旬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爾時大自在天王，與其眷屬無量無邊，及諸天衆，所設供具，悉覆梵釋。入天八部所有供具，梵釋所設，猶如聚墨。在珂貝邊，悉不復現。寶蓋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來詣佛所，稽首

佛足。繞無數匝。爾時東方去此。無數阿僧祇恒河沙微塵世界。彼有佛土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來十號具足。爾時彼佛告第一大弟子言。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如來。彼佛不久當般涅槃。汝可持此世界香飯奉獻彼佛。世尊食已入般涅槃。爾時無邊身菩薩。即受佛教稽首佛足發彼國來。應時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梵釋四王魔王波旬。摩醯首羅。見是地動。舉身毛豎喉舌枯燥。驚怖戰慄各欲四散。自見其身無復光明。是時文殊師利即從坐起。告諸大衆。汝等勿懼。東方去此。無量阿僧祇恒河沙微塵等世界。有佛號虛空等如來。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無邊身與無量菩薩。欲來至此供養如來。以彼菩薩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復現。爾時大衆悉遙見彼佛。如明鏡中自觀己身。見無邊身菩薩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蓮花。各有七萬八千城邑。七寶雜廁。是中衆生不聞餘名。純聞無上大乘之聲。書持讀誦大乘經典。一切大衆悉皆得見。無邊身菩薩。身大無邊量同虛空。唯除諸佛。餘無能見。身量邊際。時無邊身菩薩稽首佛足。合掌自言。世尊。唯願哀受我等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南西北方諸佛世界。亦有無量無邊身菩薩。所持供養倍勝於前。時娑羅樹吉祥福地。縱廣三十二由旬。大衆充滿間無空缺。爾時四方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坐之處。或如錐頭鉞鋒。十方如微塵世界。諸大菩薩悉來集會。唯除尊者。

①(三恒一夷)七字一①② ③(諸)十侯④⑤ ⑥阿一陀⑦⑧ ⑨蘇二聲⑩⑪ ⑫散一散⑬⑭ ⑮牛十(牛)⑯⑰, 牛王二牛牛羊⑱⑲ ⑳至二到
 ㉑ ㉒尸十(那)㉓㉔ ㉕熙二尼㉖㉗ ㉘羅十(雙樹林其)㉙㉚ ㉛到一至㉜㉝ ㉞蘇二系㉟㊱ ㊲(諸)一①② ㊳來十(功德)①②
 ㊴(復)一①② ㊵續二箱①② ㊶桑十(荷)①② ㊷蘇二匹①② ㊸見十(是普薩身)①② ㊹西北二北西①② ㊺(雙)十樹①②

摩訶迦葉阿難二衆、阿闍世王及其眷屬、乃至毒蛇、能殺人、蛇、蝮、蠍、蝎及十六種行惡業者、悉皆來集、陀那婆神阿修羅等、悉捨惡念、皆生慈心、除一闍提、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地皆柔軟、衆寶莊嚴、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時大眾悉見十方微塵等諸佛世界、如於明鏡、自觀己身、爾時如來面門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耀覆諸大會、令彼身光悉不復現、所應作已、還從口入、時諸天人阿修羅等、見佛光明還從口入、皆大恐怖、身毛爲豎、復作是言、如來光明出已還入、必於十方所作已辦、將是最後涅槃之相、嗚呼痛哉、世間大苦、悲號啼哭、不能自持、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同類十五人俱、從座而起、偏袒右脅、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感流淚、頂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貧窮飢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受我等微供、然後涅槃、爾時世尊一切種智、告純陀曰、善哉善哉、我今爲汝除斷貧窮、無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牙、令汝具足檀波羅蜜、爾時大眾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純陀、佛已受汝最後供養、汝今純陀、真是佛子、佛告純陀、汝所奉施佛及大眾、今正是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爾時純陀聞佛語已、舉聲號哭、復白大眾、我等今者一切當共、五體投地、同聲勸佛莫般涅槃、佛告純陀、莫大啼哭、自亂其心、我以哀愍汝

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爲、亦然速辦所施、不宜久停、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色、青黃赤白紅紫光明、照純陀身、純陀遇已、與諸眷屬持諸餽饌、疾往佛所、憂悲懷快、重白佛言、唯願如來、猶見哀愍、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佛告純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當速奉最後具足檀波羅蜜、爾時一切菩薩天人雜類、異口同音唱言、奇哉純陀成大福德、我等無福、所設供具、則爲唐捐、爾時世尊、欲令一切衆望滿足、於自身上一毛孔、化無量佛、一一諸佛各有無量諸比丘僧、悉皆示現受其供養、釋迦如來自受純陀所奉設者、爾時純陀所持種種成熟之食、摩伽陀國滿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會、長阿含經云、世尊與諸大眾至波、波城開頭園中、時有工師子名曰周那、卽自嚴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卽請世尊、明日舍食時、佛默然受請、明日時到、爾時世尊法服持鉢、大眾圍繞往詣其舍、周那尋會設飯食供佛及僧、別煮枏檀樹耳世所奇珍、獨奉世尊、佛漸爲說法、示教利喜、已、大眾圍遶侍從而還、中路止一樹下、告阿難言、吾患背痛、汝可勸座、尋卽敷座、阿難白佛言、周那設供、無有福利、所以者何、如來最後、於其舍食、便取涅槃、佛告阿難、勿作是言、周那爲獲大利、得壽命得色得力、所以者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臨滅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無異、雙卷大般泥洹經云、佛語賢者、阿難俱之波旬國、

弟子皆行、到止城外禪也顯園中、波旬豪姓有諸花氏、聞佛來到、皆出作禮、稽首、舉一面坐、有花氏子淳、獨留長跪白佛、欲設微食、願與聖衆俱屈威神、佛默然可之、淳喜爲禮而歸、而調作豐腴美、晨施床座、佛與衆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淳手自斟酌奉鉢致漿、供養行澡水畢、佛說法已、淳歡喜、佛語阿難、俱之拘夷邑、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樹下坐、於是佛語賢者、阿難至照連河自澡浴已、告阿難、朝從花子淳飯、夜當滅度、天下有二難、一爲若施飯食、成無上道、爲至聖佛、二爲若施飯食、棄所受餘、無爲之情而滅度、今淳飯佛、當得長壽、得受無欲、得大富貴、得極貴、得官屬、終生天上、獲此五福、語淳勿憂、宜用歡喜、祐等此二經、與大般涅槃所說、淳陀最後供養、多有不同、此大小乘經現化之各殊也、爾時樹林其地陝小、以佛神力、如針鋒處、皆有無量諸佛、世尊所食之物、亦無差別、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嘆、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爾時世尊爲欲安慰一切大眾、而說偈言、若有不能、如是觀了、三寶常者、是爲阿陀羅、若有能知、三法常住、實法因緣、離苦安樂、爾時人天大眾、阿修羅等聞是法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知佛常住、散種種花、鼓天樂、爾時世尊與文殊師利迦葉菩薩、及與純陀受記別已、說如是言、諸善男子、自修

○純陀二衆○ ○悉皆一一切○ ○爾二時○ ○牙二身○ ○若減一劫○ ○化二有○ ○波二美○ ○(舍)一○ ○[尋即敷座]一○ ○爾二頭○ ○然十(如)○ ○然二勝○ ○上十(眞)○ ○富得二福德○ ○淳二純○ ○各十(見)○ ○二二○ ○爾時二時諸○ ○彼二伎○ ○別二前○ ○說二作○

熱地獄。是八地獄其中衆生。常爲諸苦之所逼切。所謂燒煮火炙。斫刺剝劓。乃至八種寒水地獄。所謂擊裂身體碎壞。遇斯光已。如是等苦悉滅無餘。是光明中。言諸衆生皆有佛性。衆生聞已卽便命終。生人天中。此閻浮提及餘世界。所有地獄。皆悉虛空無受。

罪者。除一闍提。餓鬼衆生飢渴所逼。遇斯光已飢渴卽除。是光明中。亦說衆生皆有佛性。聞已命終生天人中。^四餓鬼悉空。除謗大乘。畜生共相殘食。遇斯光已盡心悉滅。是光明中。亦說衆生皆有佛性。聞已命終生天人中。畜生亦盡。除謗正法。是一一花各有一佛。圓光一尋端嚴最上。是諸世尊。或震雷音。或注洪雨。或扇大風。或出烟炎。或有示現初生出家。轉妙法輪入于涅槃。此闍浮提中。衆生遇斯光已。盲者見色。聾者聽聲。啞言辯行。貧者得財。慳者能施。患者慈心。不信者信。無一衆生修行惡法。除一闍提。爾時一切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及人非人等。悉同聲唱如是言。善哉善哉。無上天尊多所利益。踊躍歡喜。或歌或舞。以種種花散佛及僧。諸天妓樂供養於佛。爾時佛告迦葉菩薩。是諸衆生。不知大乘方等密語。便謂如來真實有疾。如來今於娑羅雙樹間。示現倚臥師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諸未得阿羅漢果。衆弟子等。及諸力士。生大憂苦。令諸天人阿修羅等。大設供養。欲使諸人以千端。纏裹其身。七寶爲棺。盛滿香油。積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燒。一者襯身。

①五一來☰☳ ②爲十(欲)☷☶ ③北一南☰☷ ④西一北☷☰ ⑤謀一憂☱☱ ⑥手十(兩)☱☲ ⑦旅一旅☱☲ ⑧實一實☱☲ ⑨其一上☱☲
 ⑩見一現☱☲ ⑪(玉女實)☱☲ ⑫色二多☱☲ ⑬廢一舉☱☲ ⑭(諸)☱☲ ⑮之二足☱☲ ⑯苦患二患苦☱☲ ⑰利二利☱☲
 ⑱富一富☱☲ ⑲誠二成☱☲ ⑳令二天☱☲ ㉑德一加☱☲ ㉒(一切毛孔)☱☲ ㉓地二賦☱☲ ㉔遇十(以要經身於百千歲未曾得遇)
 樂水之名)十六字☱☲ ㉕銀虫悉有☱☲ ㉖令諸銀虫悉有☱☲ ㉗生十(衆生)☱☲ ㉘天人二天☱☲ ㉙中十(富貴之時)☱☲ ㉚(所
 有)十衆☱☲ ㉛亞一亞☱☲ ㉜輝一光☱☲ ㉝悉十(共)☱☲ ㉞壽十(或身動轉)☱☲ ㉟故二伎囂☱☲ ㊱(覺)☱☲

二羅刹奔走挑人眼目。三天失寶冠身無光明。四寶珠幢倒失如意珠。五師子嚙身痛如刀割。得此夢已即便驚寤。此非吉祥。我昔在於白淨王宮。因晝寢中得希有夢。見一天子身黃金色。乘白象王從諸天子。作妙伎樂。觀日之精。入我右脇。身心安樂。即便懷妊。悉達天子。爲世照明。今此五夢甚可怖畏。必是我子涅槃之相。爾時阿那律。棺殯如來身已。卽昇忉利天。偈告摩耶。摩耶聞已悶絕。壁地。良久乃蘇。自拔頭髮悲泣而言。昨夜得夢。知有怪異。佛果滅度。不久便當卽就闍維。何其苦哉。世間眼滅。卽與諸眷屬從空來下。趣雙樹間遙見佛棺。悶絕不能自勝。以水灑面。然後方蘇。前至棺所頂禮悲泣。而作是言。共於過去無量劫來。長爲母子未曾捨離。一且於今相見無期。嗚呼苦哉。衆生福盡。卽以種種天花。布散棺上。摩耶夫人願見如來。僧伽梨衣及鉢並錫杖。右手執之。舉身投地。如大山崩悲號慟絕。而作是言。我子執著福度天人。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嗚呼痛哉。四衆悲感淚下如雨。帝釋力故變成河流。爾時世尊以神力故。令諸棺蓋皆自開發。便從棺中合掌而起。如師子王初出窟已。奮迅之勢。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於摩耶。以梵軟音問訊母言。遠屈來下此閻浮提。諸行法爾願勿啼泣。四時阿難見佛起。又聞說偈垂淚嗚咽。強自抑忍。卽便白佛。後世衆生必當問我。佛臨滅度復何所說。云何答之。佛告阿難。汝當答

●執大二義就◎ ●[大]一◎ ●以二已◎ ●答十(之)◎ ●足二是◎ ●揭一面◎ ●消一幾◎ ●指一指◎ ●雙卷
乃至略同十三字明本作細註 ◎ (大較)十泥◎ ◎ (較)十出◎ ◎ 辨二廣◎ 雙◎ ◎ 撰二撰◎ ◎ 整二撲◎ ◎ 欣二放
◎ 句項二銷鍊◎ * ◎ 該二胎◎ ◎ 利十(者)◎ ◎ 頂二項◎ ◎ 伎二妓◎ ◎ 觀二貫◎ ◎ 身心一心身◎ ◎ 大二
太◎ ◎ 箇十(便即)◎ ◎ 且二但◎ ◎ [並]一◎ ◎ 大二太◎ ◎ 著二者◎ ◎ (爾)十時◎ ◎ 起十(巳)◎

七

言。世尊已入涅槃。摩耶夫人來下。如來爲後不孝諸衆生故。從金棺出合掌問訊。并說上諸偈。故此經名爲佛臨涅槃母子相見經。如是受持說此語已。與母辭別即便闔棺。三千世界皆震動。八部大衆悲號懊惱。聲動天地。摩耶夫人問阿難言。我子悉達臨滅度時。有何教勅。阿難白言。世尊中夜。爲諸比丘略說教誡。又以所說十二部經。付囑尊者摩訶迦葉。末後勅我令助宣布。時摩訶耶耶聞此語已。又增感絕即問阿難。汝於往昔侍佛已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事云。涅槃後。摩訶迦葉。與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跡山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優婆塞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度人衆。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得固正信。以佛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二百歲已。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二百歲已。青蓮花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半億人。四百歲已。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一萬人。五百歲已。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二萬人。八萬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壞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衆。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離正法炬。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人中。或有一兩得道果者。

九百歲已。奴爲沙門婢爲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惡慧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於大衆中毀謗毘尼。千二百歲已。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爲比丘。女爲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衆猶如獵師好樂殺生賣三寶物。千五百歲俱敗彌闍。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徒衆五百人。一羅漢比丘善持戒行。徒衆五百。布薩之時。羅漢比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法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云。汝今身口自不清淨。云何而反說是龜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惡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此言。我師所說會於法理。云何汝等害我。和尚。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衆。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國。阿闍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耶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語阿難言。如來遺勅。既以正法付囑尊者。及摩訶迦葉。宜應精勤護持讀誦。我今不忍。見於如來闍維之時。即禮佛棺右繞七匝。涕淚號叫還歸天上。祐敬惟。涅槃義總八味。古今講論精理已備。妄率愚管。略言其跡。夫常住至寂畢竟無爲。但機感所誘隨方應俗。既曰現生焉得無滅。

斯則群萌觀始終。而法身無出沒也。是以假言背痛而方轉甘露。託臥右脇而還放光明。此無病之跡也。及千軀既纏而示雙足於迦葉。金棺將闔而起合掌於摩耶。此不滅之徵也。無病而示病。不滅而現滅。故知灰身顯權常住真實。月喻妙音不其明乎。釋迦八國分舍利記第二十八。時波國末羅民衆。聞佛雙樹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起塔供養。時波國諸末羅羅即下國中嚴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者言。聞佛衆祐止此滅度。彼亦我師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當於本國起塔供養。拘尸王答如是如是。誠如君言。但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當自供養。遠勞諸君分舍利分恐不可得。時遮國諸跋離民衆。及摩伽國拘利民衆。毘留提國婆羅門衆。迦維衛國釋種民衆。毘舍離國離車民衆。及摩竭國王阿闍世聞如來於拘尸城雙樹間。而取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時諸國王阿闍世等。即下國中嚴四種兵進。渡恆水。即勅婆羅門香姓。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問諸末羅等。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吾於諸賢每相宗敬。隣國義和曾無諍訟。我聞如來於君國內。而取滅度。唯無上尊實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諸骨分。欲還本土起塔供養。設與我者。舉國軍實與君共之。時香姓婆羅門受王教已。即詣彼城語諸末羅。時諸末羅報香姓曰。誠如君言。但爲世尊。垂降此土。

①按二復②(佛)十③(與)二共④(與)二共⑤(與)二共⑥(與)二共⑦(與)二共⑧(與)二共⑨(與)二共⑩(與)二共⑪(與)二共⑫(與)二共⑬(與)二共⑭(與)二共⑮(與)二共⑯(與)二共⑰(與)二共⑱(與)二共⑲(與)二共⑳(與)二共㉑(與)二共㉒(與)二共㉓(與)二共㉔(與)二共㉕(與)二共㉖(與)二共㉗(與)二共㉘(與)二共㉙(與)二共㉚(與)二共㉛(與)二共㉜(與)二共㉝(與)二共㉞(與)二共㉟(與)二共㊱(與)二共㊲(與)二共㊳(與)二共㊴(與)二共㊵(與)二共㊶(與)二共㊷(與)二共㊸(與)二共㊹(與)二共㊺(與)二共㊻(與)二共㊼(與)二共㊽(與)二共㊾(與)二共㊿(與)二共

於茲滅度。國內士民自當供養。遠勞諸君分舍利。不可得。時諸國王即集群臣。共立議作頌告曰

吾等和議 遠來拜首 遜言求分 如不見與 四兵在此 不惜身命 義而弗獲 當以力取

時拘尸國即集群臣。共立議以偈答曰

遠勞諸君 屈辱拜首 如來遣形 不敢相許 彼欲舉兵 吾斯亦有 畢命相抵 未之有畏

時香姓婆羅門。曉衆人曰。諸賢。長夜受佛教戒。口誦法言。一切衆生常念欲安。寧可譯佛舍利。共相殘害。如來遣形欲以廣益。舍利現在但當分耳。衆咸稱善。尋復議言。誰堪分者。皆曰香姓婆羅門。仁智平均可使分也。時諸國王即命香姓。汝爲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於時香姓即詣舍利所。頭面禮畢。徐前取佛上牙。別置一面。尋遣使者齎佛上牙。詣阿闍世所。語使者言。汝以我聲上白。大王。起居輕利遊步強耶。舍利未至。頓遲無量耶。今付使者如來上牙。並可供養以慰企望。明星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爾時香姓。以一瓶受。石許。即分舍利均爲八分已。告衆人言。願以此瓶衆議見與。自欲於舍起塔供養。皆言智哉。是爲知時。即共聽與。時有畢鉢村人白衆人言。乞地煇炭起塔供養。皆言與之。爾時拘尸國人。得舍利分即於其土。起塔供養。波羅國。遮羅國。羅摩伽國。毘留提國。迦維衛國。毘舍離國。摩竭國。阿闍世王等。

得舍利分各歸其國。起塔供養。香姓婆羅門持瓶歸起塔。畢鉢村人持地煇炭歸起塔。當於爾時。如來舍利起於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生時髮塔。何等時佛生。佛星出時生。佛星出出家。佛星出成道。佛星出滅度。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滅度。二月如來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

雙卷大般。泥洹經云。時波旬國。諸花氏可樂國。諸拘隣有行國。諸滿離神州國。諸梵志維耶國。諸離昌聞佛止雙樹般泥。曰。各嚴四兵。到拘夷止城外。赤澤國諸釋氏。亦嚴四兵。來到。報言。釋尊聖雄。出自我親。實我諸父敬慕之心。來請骨分。摩竭王阿闍世。又嚴四兵度河津來。使梵志屯蹕入問消息。今佛衆肅止此滅度。實我所天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王答佛自來此。我當供養。謝汝大王。舍利分不可得。於是屯蹕衆人作頌告曰

今各遠離 四兵在此 義言不用 必命相抵 拘夷國人亦答頌曰 如欲舉衆 吾斯亦有 俱命相抵 則未爲惡

梵志屯蹕曉衆人言。諸君皆宿夜承佛嚴教。佛大慈故燒形遺骨。欲廣祐天下。何宜當爲毀本慧意。舍利現在但當分耳。衆咸稱善。皆詣舍利稱首畢。乃使屯蹕分之。於是屯蹕持一甕。受一石許蜜塗其裏。分爲八分已白衆言。吾既敬佛。願得著甕舍利。歸起塔廟。

皆言智哉。即共聽與。梵志溫達乞地煇炭。歸起塔寺。皆言與之。後有衛國異道士。求得地灰。於是八國得佛八分舍利。各還起塔。有八塔。第九甕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既分舍利。又爲遠方諸四輩弟子。未悉聞故留九十日。乃去城四十里。於衛致鄉四衢道中。作塔寺拘夷豪姓。共作甕。甕石甕。甕廣三尺。集用作塔。及高縱廣皆丈五尺。藏黃金甕。舍利於其中置。立長表法輪。梓蓋懸。燃燈花香。伎樂。禮事供養。

祐以爲雙樹八枝義各有明。舍利八分緣亦有會。故脫化之體或全或散。用能留瑞祥利。降福人天。夫不生而假胎。無形而委骨。其示跡垂教。即不思議之事也

釋迦天上龍宮舍利寶塔記第二十九 出菩薩藏經 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言諸王莫譯。佛舍利應當分之。普共供養。何爲與兵共相征討。爾時釋提桓因。即現爲人語諸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譯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爲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隣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舍利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優波吉言。諸君且止。舍利宜共分之。即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分受。受。此臣密以蜜塗甕裏。以甕量分舍利。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龍宮。亦起七寶塔。八王得舍利各還本國。亦起七寶塔。臣優波吉著甕。舍利并甕亦起七寶塔。灰及土四十九斛。起四十九寶塔。當闍

分十(定) 之云 大二天 一十石 羅二 度十(八日如來生) 泥洹二涅槃 日二 來二夾 釋尊聖雄二釋聖大雄 舍利分二分舍利 離二來 必二畢 炭二灰 灰二炭 顯二希 聖二聖 梓二 使二 於十人 二二 力足共十七字 一十十分 二石 古十(得) 吉二告 闍二耶

發信問比丘言殺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爲人。起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萬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萬四千刹。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還。治藥護利安鈴。我當使阿脩輪以手摸日月。四天下亦同時震鼓。便舉戴之。二經不同故復兩存。及迦葉語阿難經云。塔成造千二百織成階及難華。未得懸幡。

王身有疾。伏枕慷慨曰。若威靈有感。願察我至誠。諸塔並列于坐隅。俯臨王前王手自繫幡。以次而去各還其所。王體羸弊取幡不贖。有諸比丘行助王取之。故今上幡先令比丘將之也。由是病愈增算十二。故因名爲續命幡。王已建八萬四千塔。歡喜踊躍將諸群臣。往詣鵲雀精舍。白耶舍上座曰。更有比丘佛所受記。當作佛事不。我當往詣彼所。供養恭敬。上座答曰。佛般涅槃時。詣摩偷羅國。告阿難曰。於我般涅槃後。百歲之後當有長者子。名優波崛多。當出家學道。號無相佛。王問上座曰。優波崛多今已出世不。上座答曰。已出世出家學道。是阿羅漢住在優留臺茶山中。王聞已歡喜踊躍。即勸群臣速辦嚴駕。將無量眷屬往詣彼所。尊者思惟若王來者。無量將從受諸大苦。殺害微虫。答使者曰。我當自往詣王所。時王聞尊者自來。歡喜踊躍從摩偷羅至巴連弗邑。於其中間開安舟桁於桁懸諸幡蓋時尊者優波

崛多。將一萬八千阿羅漢衆。運至王國。王大歡喜踊躍。即脫璽瑤價值千萬。而授與之。王將諸大臣眷屬。即出往尊者所。即爲下食。五體投地向彼作禮。長跪合掌而作是言。我今領此閻浮提。受於王位不以爲喜。今觀尊者踊躍無量。如來弟子乃能如是。如親於佛。時王請尊者優波崛多入城。設種種座請尊者就坐。衆僧令往鵲雀精舍。白尊者曰。尊者顏貌端正。身體柔軟。而我形體醜陋。肌膚龜皴。尊者而說偈曰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於佛

時阿育王告諸大臣。我以沙布施於佛。獲其果報如是。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王復白優波崛多言。尊者示我佛所說法遊行處所。當往供養禮拜。時王將四兵軍衆。又持種種供養香華幡幢。及諸伎樂便將尊者。發去。尊者至隆頻林。此是如來生處。時王五體投地供養禮拜。即立佛塔。此處菩薩六年苦行。此處二女奉養薩乳糜。時尊者將王至道場樹下。語王曰。此樹菩薩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時王捨無量珍寶種種供養。及起大塔廟。尊者將王至鳩尸那竭國。言此處如來具足作佛事畢。於無餘般涅槃。而般涅槃。時王聞是語。憂惱迷悶墜地啼泣涕零。如是乃至與種種供養立大塔廟。時王復白尊者曰。我意願欲得見佛。諸大弟子佛之所記者。欲供養彼舍利。願爲示之。時尊者白王言。善哉善哉。大王

能發如是妙心。時尊者將王至舍衛國。入祇桓精舍以手指塔。此是尊者舍利弗塔。王當供養。王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第二法王隨轉法輪。時王生大歡喜。捨十萬兩珍寶供養其塔。次復示大目犍連塔。王應供養此塔。王復問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是神足第一。以足持踐地地即振動。至於天宮。降伏難陀跋難陀龍王。時王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此塔。次復示摩訶迦葉塔語王言。此是摩訶迦葉禪窟。應當供養。王問曰彼有何功德。答曰彼少欲知足頭陀第一。如來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愍念衆生興立正法。時王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是塔。次示尊者薄拘羅塔。應當供養。王問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彼無病第一。乃至不爲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王告之曰聽吾所說

雖除無明癡 智慧能鑑察
雖有薄拘句 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須一錢

復示阿難塔。語王言。此是阿難塔。應當供養。王曰彼有何功德。答曰此人是佛侍者。多聞第一。撰集佛經。王即捨百億兩珍寶而供養其塔。時臣白王言。何故於此布施供養。皆悉勝前王白諸臣聽吾所說
如來之體身 法身性清淨

彼悉能奉持 是故供養勝

法燈常存世 滅此愚癡冥

皆由從彼來 是故供養勝

爾時王供養上種種事恒遍。至菩提道場樹，此樹下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間希有珍寶供養之事。供養菩提樹。時王夫人名曰低舍羅綿多。夫人作是念。王極愛念於我。我亦念王。王今捨我。持諸珍寶。至菩提樹間。我今當作方便殺菩提樹。樹既枯死。葉便凋落。王當不復往彼。可得與我常相娛樂。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即枯燥。時諸使人報白王言。菩提樹忽然枯死。葉葉變落。時王聞是語。即迷悶墜地。時彼夫人見王憂愁不樂。而白王言。王勿憂惱。我當喜悅王心。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樹既無。我何用活耶。夫人聞王決定語。還復令以冷乳灌之。彼樹尋復更生。王聞歡喜。詣菩提樹下。親於菩提樹目不暫捨。時王各辦四寶盆。金銀瑠璃頗梨盛諸香乳及諸香湯。持種種飲食幡幢寶蓋各有千種。及種種華香。伎樂。受持八支齋布薩。著白淨衣服。執持香鑪在於殿上。向四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時王如是語時。三十萬比丘悉來集。彼大眾中十萬是阿羅漢。二十萬是學人。及凡夫比丘。上座之座無人坐。時王問諸比丘。上座云何而無人坐。時彼大眾中有一比丘。名曰耶舍。是大阿羅漢。具足六通。白王言。此座上座之座。餘者豈敢

於中而坐。王復問曰。於尊者所更有上座耶。尊者答曰。更有上座。大王佛之所說名曰寶頭盧。是上座應坐此處。王大歡喜而作是言。於中有比丘見佛者不。尊者答曰。有也。大王寶頭盧者猶故存世。王復白曰。可得見彼比丘不。尊者曰。大王不久當見。尋當來至。王大歡喜。時尊者寶頭盧。將無量阿羅漢次第相隨。譬如雁王乘虛而來。在於上座諸比丘僧。各修禮敬次第而坐。時王見尊者寶頭盧頭鬚皓白。辟支佛體面禮足。長跪合掌白尊者言。見世尊耶。時尊者寶頭盧。以手舉眉毛。視王而言。昔如來將五百阿羅漢俱。初在王舍城安居。我爾時亦復在中。又復世尊住舍衛國。時給孤獨長者女。請佛及比丘僧。時諸比丘各乘空而往彼。我於爾時以神力令大山往彼受請。時世尊責我。正法那得現神足如是。我今罰汝。常在於世不得取涅槃。護持我正法勿令滅也。又復如來。將諸比丘僧入城乞食。時王共二童子沙土中戲。遙見佛來。捧於塵沙。奉上於佛。時世尊記彼童子。於我滅度百歲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當受王位。領閼浮提。名曰阿育。當廣布我舍利。一日之中當造八萬四千塔。今王身是也。我爾時亦在於中。時王白尊者曰。尊者今住在何處。尊者答王曰。在於北山。山名健陀摩羅。共諸同梵行僧俱。王復問曰。有幾眷屬。尊者答曰。六萬阿羅漢。尊者曰。王何須多問。今當施設供養於僧食竟。使王歡喜。王言如是尊者。然我今先當供養佛念所覺菩提之

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諸群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眾僧。千鈞香湯。既灌菩提樹。集諸五眾。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王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眾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眾僧。復加千鈞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嘆悲語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與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與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及閼浮提。夫人姪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眾僧。唱令國界。時王上座及比丘僧。以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時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眾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大有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彼有二沙彌得食已。各以鉢圓。饒歡喜丸更互相分。王見即笑而言。此沙彌作小兒戲。供養訖已。王還上座前立。上座語王言。王莫生不信敬心。王答上座。無有不信敬心。見二沙彌作小兒戲。如世間小兒戲。如世間小兒以土團更互相擲。如是二沙彌。以鉢圓以饒歡喜丸更互相擲。上座白王言。彼二沙彌。是俱解脫阿羅漢。更相奉食。王聞是已。增其信心。而作是念。此二沙彌能展轉相施。我今亦當於一切僧人施轉劫貝。時二沙彌知王心

①〔持〕一〇〇 ②〔滿〕二〇〇 ③〔復〕一〇〇 ④〔伎〕二〇〇 ⑤〔更有上座〕一〇〇 ⑥〔正法〕二〇〇 ⑦〔王〕正 ⑧〔五〕兵 ⑨〔下〕 ⑩〔二〕黃 ⑪〔心〕十〔王答上座〕〇〇

所念二沙彌共相謂言。令王倍增敬信。一沙彌持鉢授與王。一沙彌授以藥草。王問彼沙彌。用作何等。二沙彌白王言。王因我故。施與衆僧絹及劫貝。我欲令大王染成其色。施與衆僧。時王作是念。我雖心念口未發言。此二達士得他心智而知我心。王即稽首敬禮。衆語沙彌言。我因汝等施僧衣。施僧衣已。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願五部衆。願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願取閻浮提宮人。綵女。及大子群臣。阿育王所作功德無量如是。

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得大敬信。問諸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能行大布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已如是思惟。彼長者尙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中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眞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姪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盡。王言我常所願。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難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爲太子諸臣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復以此珍寶送與寺中。國藏財寶已竭。諸國法以物

爲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用盡。時太子即勅典藏者。勿復出與。時王自知索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太子今斷金器。以銀器與王食。食已復送與寺中。太子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與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王手中有半阿摩勒菓。悲淚問諸大臣。今誰爲地主。時諸臣啓王。王爲地主。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菓。送難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聖衆。我領此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願盡不得自在。唯此半阿摩勒菓。我得自由。此是最後積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福。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厭世。如佛經說。是他衰事。應生厭離。時彼上座作是念言。云何令此半阿摩勒菓。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藥中行之。一切皆得周遍。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主。臣啓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而坐。願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盡書紙上而封藏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爾時太子及諸人民。興種種供養葬送。如王之法而闡維之。

法益經云。王有太子。名達摩跋檀那。齊言法益。是起八萬四千塔日所生也。眼可愛如。似鳩那羅鳥眼。即以爲名焉。風姿明雅有文武稱。善彈一絃琴。王有一別房夫人。見而愛之。欲與私通。太子固辭不從。夫人懷恨既

深。又恐事泄密欲棄之。因白王曰。當今華裔一化四海同風。太子年德俱美文武備通。宜可鎮撫邊要以取百姓之心。王從其志。即分部兵衆以送。太子在鎮甚有治能。歲餘王忽遍身患臭。天下師藥皆不能治。夫人密使人訊訪國內。與王病同者。破腹看之。得一黑虫長數寸。臭不可近。即取藥藥灌之。其臭彌甚。又以大蒜熏之。虫死而臭歇。於是白王曰。妾能治王必使得差。願聽我七日爲王。王喜而許之。曰。但令我差七日何有哉。夫人即以大蒜與王。令服之便愈。於是宮中綵女上酒稱慶。令王醉臥無所覺知。夫人即嫌恨太子。即矯勅挑其兩眼。令餘人代之。國法以王齒爲印。乃以手摸王齒而印之。太子奉勅歡喜無怨。先挑一眼置掌中。看之良久乃悟。悟苦空無我。得須陀洹道。然後以一眼與之。於是與其妃相携步行出城。行人爲之流涕。悉仰頭呼天。太子有何罪乃致此耶。辭拜鳴咽並不能復起。亦有感激致死者。乞食流涕而還本國。猶持一弦琴在所而彈之。時有大臣。識是太子亦知夫人所爲。不敢以言問。乃因餘人啓王。外有一盲人能彈琴。備六十四伎藝弄殊絕。不可不聞。王即召之乃見其子。子婦悶絕墜地。良久乃蘇。即問其故。方悟是夫人所爲。王先受五戒不復殺生。唯空刑之棄於深林。太子聞夫人被刑。結氣發病而死。王年耆憐憫。疾臥床褥無復威力。半年之中諸臣行事。王卒後立位。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紹位

○索十(諸)台 ○戰二限忠 ○ * 經二深 ○ 大二太 ○ 一一二二 ○ 貞二實 ○ 今二令 ○ 勒十(果) ○ 明二名
○ 四法二法 ○ 四化二化 ○ 四(通)一 ○ 四二二 ○ 四(但令一日)六字一 ○ 四即二既 ○ 四廣二廣 ○ 四
○ 看二有 ○ 四悟十(及)台 ○ 四通二通 ○ 四門二開 ○ 四弄二已下 ○ 四(不)一 ○ 四結二父 ○ 四央二央 ○ 四就疾
二系病台

第一。佛作是念。我以正法付囑人及天者。我之教法則千歲不動。卽告帝釋及四天。大王。我涅槃後。各於方土護持正法。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沈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釋迦。東方有王名兜沙羅。此四王皆多眷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熾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毘羅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毘羅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卽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言。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卽因爲名難當。年漸長大。時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難當爲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毘羅國。佛告四大天王。巴連弗國當有婆羅門。名曰何者尼達多。通達毘陀經論。彼婆羅門當納妻。其妻有身便欲與人。論議卽問諸相師。答云是胎中兒。當了達一切經論。故令母如是。月滿生子。了達一切經論及醫方。教授五百弟子。有衆多弟子故名曰弟子。於我法中出家學道。通達三藏善能說法。辯才巧妙攝多眷屬。又復世尊告四大天王。卽此巴連弗邑。當有大賢主。名曰須陀那。其妻有身便質直柔和。無諸邪想。

諸根寂靜。時彼賈主即問相師。相師答曰。胎中兒極爲良善。故令母如是。月滿生童子。名曰修羅陀。年紀漸長。於我法中出家學道。勤行精進。便得漏盡證羅漢果。然其寡聞少欲知足。及少知舊居在健陀摩羅山恒來爲難當王說法。難當見父王過世兩手抱父尸。悲號啼哭憂惱傷心。時彼三藏將多眷屬爲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卽止。於佛法中生大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適意爲樂。而問比丘。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衆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香澤之雨。遍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諸方人衆。皆持供具來詣拘跋彌國。供養衆僧時。諸比丘大得供養。諸比丘輩不修三業。戲論過日貪著利養。好自嚴飾身著妙服。離出家法形類比丘。是法中大賊。壞正法幢建惡魔幢。滅正法炬然煩惱火。消正法海壞正法山。破正法船拔正法樹。時天龍鬼神等。於諸比丘皆生惡意。厭惡遠離。不復衛護。而同聲唱言。却後七日佛法滅盡。號眺悲泣共相謂言。至說戒日比丘鬪諍。如來正法於此而滅。諸優婆塞聞諸天言。共詣衆中諫諸比丘。鬪諍至十五日說戒時。健陀摩羅山。阿羅漢修羅陀。觀閻浮提今日何處有衆僧。欲往說戒。卽詣拘跋彌。時彼僧衆乃有百千人。唯有此阿羅漢修羅陀來。又復有一三藏名曰弟子。此是如來最後大衆聚集。爾時難那行舍羅壽。白

三藏言衆僧已集。今爲說波羅提木叉。時上坐答言。閻浮提如來弟子皆來集此。數有百千。如是衆中我爲上首。了達三藏。尙不學戒律。況復餘者而有所學。今當爲誰而說戒律。爾時彼阿羅漢修羅他。立上坐前合掌白上坐言。上坐但說波羅提木叉。如佛在世時。舍利弗目犍連等大比丘衆。所學法我今已悉學。如來雖滅度。今已出千歲。彼所制律威儀。我悉已備足。上坐弟子聞修羅他比丘自言。如來所制戒律我悉備持。起不忍心。有一弟子名曰安伽陀。極生忿恨。從座起罵辱彼聖。汝是下座比丘。愚癡無智而毀辱我師。卽持利刀殺彼聖人。爾時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作是念言。世間唯有此一羅漢。而爲惡比丘弟子所害。執持金剛杵。以打破彼頭。卽便命終。爾時阿羅漢弟子見殺其師。忿恨不忍卽殺三藏。爾時諸天世人。悲哀啼泣。嗚呼苦哉。如來正法今便都盡。卽此大地六種震動。無量衆生號咷啼泣。各各離散。爾時拘賅彌王。聞諸比丘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惱愧。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爾時天人聞佛所說。莫不揮淚。

釋迦法滅盡相記第三十四 出法滅經

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炙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一切敬待人所宗向。教化平等憐貧念老。救育窮厄恒

以經像。令人奉事作諸福德。志性溫善不侵害人。損身濟物不自惜己。忍辱仁和。設有是人。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播黜驅遣不令得住。自其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德販買奴婢。耕田種。植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無有道德。姪洪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結名講戒。厭倦懈怠不欲聽聞。抄略前後不肯盡說。經不誦讀。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爲強言是。不諸明者貢高求名。嗟天雅步以爲榮貴。衆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之後。精神常隨無。澤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邊恒沙劫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彌沒。當爾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侵剝。不修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四十頭白裁壽六十。男子壽短女人命長。七八九十或至百歲。大水忽起卒至無期。世人不信故謂有常。衆生雜類無有豪賤。沒溺浮漂魚鱉噉食。菩薩比丘衆魔驅逐。不豫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憐怕自守。以爲忻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興吾道。五十二歲首楞嚴經般舟三昧。先滅化去。十二部經尋復化滅。盡不復現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

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續記。如是久後。彌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樹木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祇定以方等固知三寶常住。常住之法理無與滅。與滅之來乃世緣業耳。晨離西隱不害千光之恒明也。

釋迦譜卷第五

No. 2041

釋迦氏譜序

終南山釋氏

古德流傳。祖佛爲師。蓋觀佛之本系。紹釋爲姓。恥尋釋氏之源。以今據量頗爲實錄。既云革俗義匪惡虛。昔南齊僧祐律師者。學通內外行總維持。撰釋迦譜一帙十卷。援引事類繁縟神機。自可前修博觀。非爲後進標領。余年追秋方命臨悲谷。屢獲勸勉力復陳之。試舉五科用開三返。想同族法種詳斯意焉。

- 一序所依賢劫謂命時遠
- 二序氏族根源謂得姓久近
- 三序所託方土謂所居何處
- 四序法王化相謂族與法王

五序聖凡後胤謂法俗兩裔

初序所依賢劫者。夫以天地開闢習俗常談。太素太易陰陽覆載。考校終古無的可詩。委以百家不無虛構。或云。天傾西北地缺東南。鍊五石而上補。斷龍足而下接。乃至天地人皇蛇軀牛首。九紀四姓作牧君人。斯途紛糅無足陳叙。今依正教備舉劫緣。劫是何名。此云時也。若依西梵名曰劫波。此土譯之名大時也。此一大時其年無數。假以喻顯方可委知。經云如一大城方四十里。滿中芥子。有長壽天三年取一芥城雖空劫猶未盡。方四十里石。一拂三年石雖磨盡劫時未盡。如是劫劫相接展轉無窮。有命四生常沈不出。今此劫者名之曰賢。以劫初時大水彌滿。生青蓮花其數一千。第四禪天曾見往事。便相告曰。今此世界有千佛現。可目此時以爲賢劫。故經說云。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拘留孫爲首。最後成佛號曰樓至。是知第一拘留孫如來。第二迦那含牟尼。第三迦葉波第四釋迦牟尼。我等所師則賢劫中第四佛也。如小乘經賢劫之前。劫空無佛。九十一劫獨毘婆尸。三十四劫三佛出世。接賢劫中四佛成七。如常所說如大乘經三世三劫劫有千佛。過去莊嚴劫。現在名賢。未來星宿三千王子次第成佛。斯由心解明昧感見殊途。乘機敷化不可較定。至如鷲山一會尙退五千。波若大空證含小果。淨土不滅在於登住之夫。大火燒盡誠歸起沒之士用斯比量。不足有疑。此劫名賢。表千佛現。須知也。

① 劫一就② 劫二就③ 劫三就④ 劫四就⑤ 劫五就⑥ 劫六就⑦ 劫七就⑧ 劫八就⑨ 劫九就⑩ 劫十就⑪ 劫十一就⑫ 劫十二就⑬ 劫十三就⑭ 劫十四就⑮ 劫十五就⑯ 劫十六就⑰ 劫十七就⑱ 劫十八就⑲ 劫十九就⑳ 劫二十就㉑ 劫二十一就㉒ 劫二十二就㉓ 劫二十三就㉔ 劫二十四就㉕ 劫二十五就㉖ 劫二十六就㉗ 劫二十七就㉘ 劫二十八就㉙ 劫二十九就㉚ 劫三十就㉛ 劫三十一就㉜ 劫三十二就㉝ 劫三十三就㉞ 劫三十四就㉟ 劫三十五就㊱ 劫三十六就㊲ 劫三十七就㊳ 劫三十八就㊴ 劫三十九就㊵ 劫四十就㊶ 劫四十一就㊷ 劫四十二就㊸ 劫四十三就㊹ 劫四十四就㊺ 劫四十五就㊻ 劫四十六就㊼ 劫四十七就㊽ 劫四十八就㊾ 劫四十九就㊿ 劫五十就

二序氏族根源

夫姓氏之興。本欲召其實也。故隨物類而命其姓名焉。至如東夏姓源本。惟有九。故云或因諡號。唐虞文武等是也。或因爵封。王侯宋衛等是也。或因官字。司馬司徒伯仲叔季等是也。或因居處則。成郭園池。或因事有則陶丘。巫卜。或因任職則三鳥五鹿。末裔隨務流廣滋彰。即目自形不勞繁述。太夏種姓有四不同。謂利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也。利利王種最為高貴。劫初以來相承不絕。餘之三姓非此所論。但明佛姓自分五別。一曰瞿曇。二曰甘蔗。三曰釋迦。四曰舍夷。五曰日種。言瞿曇者。如十二遊經云。昔者菩薩阿僧祇劫。初為國王。父母早喪。讓位求道。師姓瞿曇。因從氏焉。唐言瞿曇者。星名也。如此張氏因星立姓故。涅槃經云。瞿曇姓自古相傳。言瞿曇者。此云泥土也。但是譯人取語輕重。今問梵僧言瞿曇者。泥土也。求曇者是星名也。故知因星得姓。定非泥土。言甘蔗者。即如彼經。菩薩往於甘蔗園中。遊止修道。因園命氏。又名甘蔗。故佛所行讚云。甘蔗之苗裔者是也。于時菩薩於園念道。以宿業故為賊所得。貫在木上。流血于地。大仙瞿曇天眼清淨。菩薩絕嗣後佛無由。從山飛來哀歛死屍。取土中血以泥團之。著兩器中。還返所止。以神呪力。滿足十月。左變為男。右變為女。瞿曇仙氏遂復興焉。言舍夷者。如四分律云。佛舍夷種。亦云舍夷國。未審此名。言釋迦者。長阿含云。過去有王名曰懿摩。即第十輪王去菩薩。

身一百。擯斥四子。第四子名莊嚴。令遠出國。奉王命已到北雪山。住直林中。彌沙塞律云。居雪山北四方遐曠。榮果滋茂。頓駕數年。歸德如市。臂為強國。父思往召。辭過不還。父王三嘆我子有能。因名釋種。本起云。錠光佛曰。汝於來世當成佛。號釋迦文佛。釋迦為能文為仁也。准今唐譯與本起同。故此四子因能命氏。然釋迦姓經文單。復有類此方。方朔馬卿等也。彌沙塞云。住直樹林。又名為釋。今據梵音呼直為釋。天竺諸事一物多名。此又因林而命氏矣。若准別傳。彼土有樹。名曰釋迦根幹茂盛。善相者云。必出國主。因移四子立國命氏。非釋迦。言日種者。曇無德律云。父姓名為日也。其詳統明五異同宗一氏。隨事流變。故有斯分。然釋一姓群籍多明。自餘出沒任緣而舉。故祐律師云。仰惟錠光授記。表號釋迦。玄符冥契。故記釋種。名出於未形之前。跡存於既生之後。炤灼天人聯綿曠劫。其為源也遠矣。余尋瞿曇一氏父也。釋迦一氏母也。故五人隨菩薩者。名佛為瞿曇也。斯即子承父姓。理路顯然。四分律云。父姓名為日。生處名釋迦。明知母姓也。瞿曇古仙取血藏器。後化男女。遂有釋門。數源一血後分二體。姻媾胎變。支流遂廣。據本而談。誠洵禮數。約緣徵事。大義天乖。何者。案釋氏婚媾。並絕族親。冥符此土。周孔立教。以世紹輪王。望高天下。分宗納嫡。不交卑族。計其二姓同祖古仙。胎血不殊。理例難絕。至如東夏姓氏。多本五帝三王。今則交媾姻婭。取別判無從矣。

上明姓氏所由。今明族源所起。長阿含云。大劫初成。未有日月。光音諸天。福盡下生。皆化為人。歡喜為食。身光遠照。飛行自在。無有男女尊卑親眷。自然地味狀如酥蜜。有試嘗者。遂生糧食。光滅通亡。呼嗟在地。食多貌悴。食少形澤。便與勝負。地味便沒。又生地皮。又生地膚。因食多少。諸惡湊集。又生梗米。眾味備美。有貪食者。具男女根。如是展轉。便為夫婦。遂始胎生。樓炭云。自然梗米。朝刈暮熟。中含云。米長四寸。人競預取。如此相教。預取之處。後更不生。祐律師云。澆風既動。則淳源斯謝。精靈通感。則靈擊為遲。竊承兩漢之日。東萊加租。而海魚潛泳。合浦增賦。而璣蚌遠移。以近方古。有逾符契。不生梗米。未足異疑。長阿含云。爾時眾生。既見梗米。不重生。故各懷憂惱。互封田宅。以為疆畔。遂有自藏。已米盜他田穀。由是事起。無能決者。議立一人。號平等主。賞善罰惡。仍供給之。時有一人。容質瓊偉。威嚴肅物。眾所信伏。便共請知彼既受已。遂有民主名焉。樓炭云。眾自言。為我作長。號之曰王。以取租故名。利分地。各有地。乃立此主。時閻浮天下富樂安隱。地生青草。如孔雀毛。八萬餘國。聚落相聞。無有寒熱病惱之者。王以正治。奉行十善。互相崇敬。猶如父子。入壽極久。不可量計。後有餘王。不行正法。其壽遂減。至十萬歲。如是漸減。至今百年。上明釋氏所先。本於劫初創始。為王。展轉相列。轉輸粟散。紹續之相。

世也。擯斥四子。第四子名莊嚴。令遠出國。奉王命已到北雪山。住直林中。彌沙塞律云。居雪山北四方遐曠。榮果滋茂。頓駕數年。歸德如市。臂為強國。父思往召。辭過不還。父王三嘆我子有能。因名釋種。本起云。錠光佛曰。汝於來世當成佛。號釋迦文佛。釋迦為能文為仁也。准今唐譯與本起同。故此四子因能命氏。然釋迦姓經文單。復有類此方。方朔馬卿等也。彌沙塞云。住直樹林。又名為釋。今據梵音呼直為釋。天竺諸事一物多名。此又因林而命氏矣。若准別傳。彼土有樹。名曰釋迦根幹茂盛。善相者云。必出國主。因移四子立國命氏。非釋迦。言日種者。曇無德律云。父姓名為日也。其詳統明五異同宗一氏。隨事流變。故有斯分。然釋一姓群籍多明。自餘出沒任緣而舉。故祐律師云。仰惟錠光授記。表號釋迦。玄符冥契。故記釋種。名出於未形之前。跡存於既生之後。炤灼天人聯綿曠劫。其為源也遠矣。余尋瞿曇一氏父也。釋迦一氏母也。故五人隨菩薩者。名佛為瞿曇也。斯即子承父姓。理路顯然。四分律云。父姓名為日。生處名釋迦。明知母姓也。瞿曇古仙取血藏器。後化男女。遂有釋門。數源一血後分二體。姻媾胎變。支流遂廣。據本而談。誠洵禮數。約緣徵事。大義天乖。何者。案釋氏婚媾。並絕族親。冥符此土。周孔立教。以世紹輪王。望高天下。分宗納嫡。不交卑族。計其二姓同祖古仙。胎血不殊。理例難絕。至如東夏姓氏。多本五帝三王。今則交媾姻婭。取別判無從矣。

初民主王號曰大人出四分律餘

第二王名珍寶子

第三王名好味子

第四王名靜齋子

第五王名頂生子

第六王名善行子

第七王名宅行子

第八王名妙味子

第九王名味帝子

第十王名外仙子

第十一王名百智子

第十二王名嗜慾子

第十三王名善慈子

第十四王名斷結子

第十五王名大斷結子

第十六王名寶藏子

第十七王名大寶藏子

第十八王名善見子

第十九王名大善見子

第二十王名無憂子

第二十一王名洲渚子

第二十二王名殖生子

第二十三王名山丘子

第二十四王名神天子

第二十五王名遺力子

第二十六王名牢車子

第二十七王名十車子

第二十八王名百車子

第二十九王名牢弓子

第三十王名十弓子

第三十一王名百弓子

第三十二王名養收子

第三十三王名善思子

自善思王後。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律中亦爾

第一輪王樓炭云。眞闍王子名波延迦。有名或不同

五轉輪聖王

第二輪王樓炭云。多羅。業王有五轉輪聖王

第三輪王樓炭云。阿波葉王有七轉輪聖王

第四輪王樓炭云。毘陀利王有八轉輪聖王

第五輪王樓炭云。迦陵伽王有九轉輪聖王

第六輪王樓炭云。遮波膽婆王有十四轉輪聖王

第七輪王樓炭云。拘獵羅婆王有三十一轉輪聖王

第八輪王樓炭云。般闍羅王有三十二轉輪聖王

第九輪王樓炭云。彌尸利王有八萬四千轉輪聖王

第十輪王樓炭云。壹摩彌王有百轉輪聖王律中云

此十輪王。經律互出名數大同。但恐凡聖有

濫。今以事徵無容八萬。純是聖帝。止可十

輪是正。餘胤是凡。如律所明。但云次第相承

有王。約經並云聖帝。定是從本爲聖。從流並

是凡攝。又如第十輪云。百轉輪王則佛之父

祖。俱是聖也。今但菩薩現威有文是聖。自餘

父族皆是凡王。可以例知

序佛七世緣

第七世祖名大善生。四分律云。懿師摩次第

百王。後有王名大善生。有人。立此即摩之子

也。今以爲摩後第九十四世王也。故經云。最

後王名大善生。斯爲良證

第六世祖名懿師摩經云第五世祖名憂羅

陀源流第四世高祖名瞿羅尼求第三世曾祖名

尼浮羅。第二世祖名師子頰

第一世菩薩父名淨飯樓炭及律並云師

金輪王名菩薩悉達子頰子名悅頭樓

鐵輪王名羅睺羅

已前依檢爰初宇宙。造化裁成肇建皇極。統

維群品發源民主。迄于善思。系嫡相承三十

三世。治斯已後十代。勃興。並是聖王。俱稱帝

種。同胤則可從正嫡。異緒或是支離。莫不

受天明命。君臨寰寓。長源遠嗣。難以測知。至

若兩漢諸帝。非嫡者多。魏晉宋齊。瓜葛承襲。

以斯例彼。理固然乎

今從初舉數。凡八萬四千二百五十三王。

後至於菩薩初三十三王果數而已。次十輪種族。八

則同

菩薩祖。師子頰王有四子

一名淨飯本起云白淨有

二名白飯經但說淨者

三名斛飯字四王亦解

四名甘露飯經中亦

淨飯王有二子。長曰悉達即善次名難陀薩也

①[人]一② ③子十(也)④ ⑤慈一欲⑥ ⑦丘一岳⑧ ⑨道一造⑩ ⑪業一業⑫ ⑬云一玄⑭ ⑮(俱)一⑯ ⑰立一云⑱ ⑲烏一焉
⑳ ㉑治一治⑳ ㉒異一異㉓ ㉔二二三㉕ ㉖二二三㉗ ㉘宋一宋㉙ ㉚云一云㉛ ㉜日一各

是也。含靈大聖。四生之導者法王是也。洲中央座此二王昇。居中制遠理義然也。自餘小聖小王隨機匡牧。任土作化未論偏正。何以然者。土地山川並是人依報。人之勝劣報必精確。今中天竺國處既高花。明知二王福報之所感也。此土聖帝亦有所尊。五帝三王不及難田之地。秦漢以後方聞西域之方。遂使甘英博望相從雪嶺。霍公定遠前後登踐。多歷葱河之北。少出香雪之南。所以鐵門西屏。實惟大宛月支。本是獫狁之鄉。無文之國也。何得濫稱中土有教之方乎。是以河西四郡休屠所居。漢武所開方焉今有。

六以文字。微之。此土方言討尋無本。文字開俗肇自古皇。或鳥跡垂文。或科斗程字。或更籀制篆。或程邈造隸。六文紛其昭晰。八體煥乎斯彰。勳諸史冊難得定指。詳於顧氏之論。亦附寶公之篇。所以三著三雅總會說文。字本九千字源極矣。字林字統字苑桂苑。世增二萬澆流漸繁。抑惟人情無可憑據。天竺音字一准上天。天分二十八部。並尊梵王為主。所以世界初立人物俱空。梵天來下遂有情品。故梵天有生之元始。音字亦隨彼而族之。今則梵音梵文五天同軌。若凡若聖今古一同。故一音所演唯指梵言。群生各解乃隨方類。此方有述胡書胡語者。此曲指嶺北三十六蕃。實惟戎胡不參大夏。故大宛月支背語各別。不于天竺佛生之地。相去數萬無得混同。大雪山南五天之國。書語承天萬代恒定。所遵既勝明知非邊。震旦文言下方蟲鳥

或出凡情。曾無典據。義非中矣。
四明法王下降述

原夫釋譜所興。止在法王下降。所以大仙分血。神合成形。由斯紹嗣。方延釋種。自法王降迹。照臨忍方。群生何幸仰茲陶誘。使夫二十五有。絕生死之因。九十八使。斷牽連之業。並超三界。俱載一乘。含有蒙大造之恩。至人引勤勞之慮。故有垂茲聖迹。布此靈儀。今重啓動其玄機。浪識靜其深怒。方爲人道弘轍。亦乃出有初門。而事總冥緣。義符神運。抑非天授。諒寔人謀。但禪瑞風氣。嘉祥難杏。輝煥天地。引輝幽明。然則文物光乎萬古。聲明高於視聽。所以簿列鴻猷。用觀弘範。至於經傳八相。述示五生。自結教門。今存蓋闕。此但約緣通舉。以示諸源。

- 初處兜率天述 二降閻浮洲述
- 三現生靈誕述 四集聖聖能述
- 五出家尋教述 六乘時成佛述
- 七轉法輪悟物述 八還神化掩述

因果經云。釋迦如來未成佛時。爲大菩薩名曰善慧。功行滿已位登補處。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爲諸天主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現身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佛。

降閻浮洲述第二。（初與念。二入胎。三住胎。）

普曜經云。菩薩住兜率天有六十六億諸天。共議言。今菩薩將降當生何國。父母真正宗族和穆。威德雄猛志性弘雅。各言諸國皆有。便問菩薩何國降神。菩薩答言。其國種

姓有六十種德。一生補處爾乃降神。（文多不載今）

此釋種熾盛五穀豐熟。人民滋茂相承德本。父性仁賢母懷貞良。前五百世爲菩薩母。應往降神處彼胞胎。因果經云。又觀五事。一觀衆生受道熟未。即知皆是。初發心來所成熟者。二觀時者。即知堪受清淨妙法。三觀何國處在地心。即知此三千世界閻浮提中。迦毘羅國最在地中。四觀何族貴盛。即知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五觀往緣。即知白淨王過去有緣。正真可爲父母。又知其母壽命足滿。十月生已。七日便即命終。菩薩爾時爲欲廣利諸天。故現五衰相。（文如諸天）又現五瑞。一光照大千。二地十八相動。三魔宮隱蔽。四三光不明。五八部震駭。于時諸天見是兩相。具問菩薩。菩薩爾時答言。當捨此天生閻浮提。諸天聞已咸慕久住。菩薩答曰。生無不死愛合必離。諸行無常寂滅爲樂。我生釋種出家成佛。當爲衆生建大法幢。竭煩惱海淨八正道。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亦當同食法食。諸天聞已咸喜願生。

二現入胎相

普曜經云。菩薩問天。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梵天張威白言。梵典所尊象形第一。何以故。三獸渡水。兔馬未知深淺。用譬二乘不達法本。象步盡底。以譬大乘解暢三界。便以春末夏初。（中國以十二月十六日爲春初。樹始花茂。沸宿初四月十六日爲夏。三時各四月。）應下化爲白象。諸根寂定現從日光。所行不左降母右脇。瑞應修行二經皆云。化乘六牙白象。冠日之精發兜率宮。諸天翼從滿虛。

①一在二有②在二有③在二有④在二有⑤在二有⑥在二有⑦在二有⑧在二有⑨在二有⑩在二有⑪在二有⑫在二有⑬在二有⑭在二有⑮在二有⑯在二有⑰在二有⑱在二有⑲在二有⑳在二有㉑在二有㉒在二有㉓在二有㉔在二有㉕在二有㉖在二有㉗在二有㉘在二有㉙在二有㉚在二有㉛在二有㉜在二有㉝在二有㉞在二有㉟在二有㊱在二有㊲在二有㊳在二有㊴在二有㊵在二有㊶在二有㊷在二有㊸在二有㊹在二有㊺在二有㊻在二有㊼在二有㊽在二有㊾在二有㊿在二有

九

經云。王召善相者五百人。於大寶殿令占太子。咸言出家成佛在家輪王。又曰。香山太仙阿私陀者。具五神通能斷王疑。彼仙應念騰空到宮。將太子出欲令致敬便止之曰。此乃三界中尊。即起合掌禮太子足。便具相已忽然悲泣。便言至年十九為轉輪王。若出家者成一切智然必成佛說法度人。以相明顯皆得其處。我今已年百二十矣。不久生無想天。不親佛與故自悲耳。

九保傳隨侍相
經云。王時聞仙決定說已。慮恐出家選五百青衣。為依乳母種種供奉。起三時殿七寶莊嚴。城門閉開四十里。五百娼女宿衛殿宇。花果池鳥不可稱計。爾時姨母乳養太子。年漸長大王作寶冠璽珞玩好之具。無不給與。舉國仁惠安樂難言。

十母氏昇遐相
太子本起云。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禮。因其將終而從生焉。普曜云。太子生七日後。母便命終生忉利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一萬魔妻手執寶纒。而共侍衛。三世佛母皆同此相。大權經云。福盡生天非菩薩答。前處兜率觀後餘命。十月七日故託神來。

集藝歷試述第四
經云。太子七歲。王召選友為太子師。起學堂以書。校之。普曜經云。手執金筆橫隸珠床。問師曰。書有六十四不。多。如何但二種。而相教耶。即為分別本末。師不能達。反啓其志。凡諸技藝典籍射御。天文算術自然知

之。至年十歲從弟調達與五百釋童相謂曰。太子聰慧善明書論。至於筋力詎勝我等請共捕之。聲鼓唱令欲講武藝。有象常門。調達搏頭壁地。難陀足挑路側。太子手擲城外。還接著地不令苦痛。又入園中。施列金銀銅鐵等。各有七鼓。調達先射徹三。難陀亦爾。太子取先祖輪王弓。放箭徹過諸鼓。入地泉出過大鐵圍。調達難陀相撲力等。太子徐執二弟臂之。

立為儲后相
經云。時王會議應立太子。以二月八日具物盛四大海水。諸仙諸人各各頂戴已。授與父王。便灌太子頂。以寶印付之。擊鼓宣令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空天八部同聲讚言善哉。諸八國王所生太子。亦同時立。

觀耕生厭相
經云。太子出遊前至王田。息閑浮樹日光輝赫。樹為曲枝蔭太子身。看諸耕人淨居天化為死蟲鳥隨啄吞。見已起慈速得四轉。王尋後至慰引將還。慮其出家更增妓女娛樂眾具令其心止。

示納妃孕相
經云。太子十七王乃訪婚。釋種婆羅門有女禮儀備舉便迎至宮。行臥同俱無世俗意。靜夜寐觀妓女疑之。修行瑞應經云。諸人咸疑太子不男。便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大權經云。菩薩無欲為斷非男疑。故納羅夷。羅雲於天沒化生。不由合會。又是本願所致。

出遊四門相
經云。太子聞妓歌詠園林。便欲遊觀導從出城東門。觀者如雲淨居天化為老人。御者答曰云云。又聞一切皆老。便念我身老至如電。身安足恃。迴車還宮厭心益增。迦毘四面各有一園。林池樓觀莊嚴異。太子出遊南城門外。淨居諸天化為病人。見便愁思即迴車還。

有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辯絕倫王召為太子友。解喻憂憤不得輒離。又經少時出城西門。路見死人四人輿之。室家共送淨居所化。唯太子及友見。便問答已。益懷戰怖。一切皆死吾豈久存。即迴在宮。更入餘園。思昔禪觀久懷厭離。又遊北門下馬息樹。除侍思禪淨居化為比丘。法服持鉢執錫。視地徐行而過太子前問。答云。我是比丘能破結賊。不染六塵便現通力。騰虛而去。官屬皆觀。深會本懷。太子曰。善哉。惟此為快決心修道。即迴車馬大生欣慶。

出家尋教述第五
初啓出家相
經云。至年十九。思出家時將已至矣。到父王所頭面作禮。王抱令坐。自言。思欲出家。必願聽許。學於聖道。王執其手流淚言曰。宜息此懷國未有嗣。普曜云。欲不老等四願故出家耳。王言古今難免汝何預憂。

二天神接舉相
普曜云。相師白王。今不出家過七日已。轉

①選二散②便命二命便③二二三④按二散⑤按二具⑥反二及⑦按二仗⑧指二較⑨挑二散⑩(初)十立⑪便二使⑫(宜)一⑬(二)十親⑭(三)十示⑮(經)一⑯(四)十出⑰要二便⑱辯二辨⑲百二令⑳與二學㉑釋迦氏譜卷上終㉒釋迦氏譜卷下首㉓(初啓相)四十一字一㉔捨俗二法服㉕釋十(經)

呪願受食。身力充足。堪受菩提。五人見驚。謂爲退轉。各還所止。菩薩獨詣畢鉢羅樹。以德重故。地動作聲。盲龍得眼。見瑞讚頌。五百青雀四左繞飛空。瑞雲香風。交相映拂。同過去佛。以草爲座。帝釋化人。執淨軟草。受已敷坐。如過去佛。結跏趺坐。不成正覺。不起此座。天龍歡喜。諸相難言。觀佛三昧云。天化作樹。乃至高八千里者。下劣薄福。見坐草蓐。悟道乘時。述第六

降魔顯德相

處胎經云。菩薩坐閼浮樹。四十八日。觀樹思惟。感動天地。光蔽魔宮。波旬臥夢。見三十二變文多不具。從覺恐怖。召會臣兵。并召千子五百子信。又告四女。先令往壞。現三十二姿五百子信。相文多不具。變成老母。觀佛三昧云。三女莊飾。呵

菩薩。爾時身心寂然不動。白毫擬之。女身九孔根本二藏。自見厭惡。八十四戶蟲。咬食諸藏。見便嘔吐。身左蛇頭。右狐頭。中首狗頭。背負老母。抱死小兒。諸女驚號。匍匐而去。魔王大怒。遍勸六天并諸八部。各興四兵盡其變態。又勸閻羅阿鼻。苦具一切。都舉向菩薩所。波旬振吼。勸諸兵衆。武器交橫。滿虛空中。互相迫脅。不能得近。菩薩徐舉眉毫。因地獄罪人。蒙毫出水。注火滅。已自憶作罪。

心得清涼稱南無佛因生人中魔王前近與
佛相難文起菩薩以智慧力伸手按地應時
地動魔與兵衆顛倒而墮

經云。爾時菩薩以慈善力。二月七日夜降魔放光。入定觀法。即得三昧六通具足。遍觀三界三世諸事。皆知名色是諸惡因。受行八正

樂苦便滅。菩薩自知已除三毒。生死根本。所作已成智慧明了。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得成正覺。得十八法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于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降瑞雲雨甘露。又雨天

花。天鼓自鳴。繞菩提樹。滿三十六由旬。八部充溢。諸天具樂。幢幡無量。一切衆生皆相慈愛。五淨居天并五通仙。及餘苦趣咸大歡

喜。說法開化迹第七。與念惡物相。經云。如來於七日中。觀樹思惟。我以盡漏本

顯成滿。得甚深法。惟佛能知。然諸衆生處五濁世。三毒所覆。薄福無智。不解深法。若轉法輪。悉生誹謗。當墮惡道。受無量苦。今者

事可入般涅槃。普曜云。正覺。道成移坐石室。念九十六師各信所奉。我今如何將救拔之。

梵王來請相。經云。時大梵王見成聖果。默然而住。心懷憂惱。衆生長夜沈沒生死。今當往請轉大法輪。即來佛所。自言世尊。往昔爲衆生故。久住生死。廣修德本。今成佛道。云何默然。欲界六天亦同勸請。如是者三。至滿七日。默然受已。各還所止。

懷土念機相。經云。佛告樹神。此波羅奈仙人住處。鹿苑之

中人民雖少宿緣有在。得法眼淨。即以道眼。念彼二仙並已壽終。又念五人歷侍苦辛。可爲說法。

受供商者納鉢相。經本起云。樹神念佛得道七日。未有獻者。有五百賈人。經山邊過車牛皆蹟。有兩大人提

謂波利。與衆見相詣神請福。彼神現身具告前意。即和麁蜜詣樹上佛。爾時如來便念

諸佛以鉢受食。時四天王即往願那山上。自然石中出四大鉢。四王各取以上於佛。乃總

受累左手中。右手按之。四際弘明。呪願已受麁食之。澡漱洗鉢。即受三歸。因與之別。律

加髮爪與之起塔。塔今見在。道逢非機相。經云。如來前行威儀。摩序。路逢外道名優波

伽。見相默伏以伺問答。心生希有。合掌圍繞而去。迴顧望沒乃止。

遇雨龍供相。本起云。行至文鱗冒龍水邊。坐定七日。風雨大至。佛不喘息。光照水中。龍目得開。即識

如來。如前三佛具香水出。前邊七匝身離佛所。圍四千里。龍有七頭。羅覆佛上。而以障蔽

七日一心不患飢渴。雨止化爲年少道人。衣服鮮好。稽首問訊。便受三歸。

乘機授法相。經云。即復往波羅奈五人所。遙見佛來。謂未成道。各相約言。不須起敬。佛既至止。不覺起

禮。互爲執事。既達本誓。深生自愧。以昔微難。佛具爲解說。五陰輪迴。三有諸苦。陳如最

初悟解四諦得法眼生。八萬那由空天亦法眼淨。聲告化境相。經云。地神見陳如得道已。高聲唱言。如來出世。轉妙法輪。空天又唱。乃至阿迦膩吒。天

地十八相動。天龍八部作樂讚歎。世界大明。次爲四人重說四諦。亦離塵垢得法眼淨。

出家表僧相。經云。時彼五人。既見道跡。欲求出家。世尊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即成沙門。重說五陰

解成羅漢。世間有六佛。是佛寶。四諦法寶。五人僧寶。是世間三寶。具足天人第一福田。

次第度人相。經云。次度長者子耶舍。得初果。父來覓子。佛爲說法。得法眼淨。爲說三歸。優婆塞初。又度

耶舍同友五十人。皆得初果。不久皆得羅漢。分頭化人相。經云。佛告諸比丘。汝所作以辦。堪爲福田。宜各遊方。以慈度物。我獨往摩竭提度諸人

民。便頭面禮足。持衣鉢分道而去。經云。佛往摩竭提國。有優樓迦葉兄弟三人。學古仙道。王臣歸信。利根我慢。難可摧伏。便往投宿。乃

至龍窟。當夕降龍。明以示之。雖伏神力。猶言我眞。後四天王下帝釋下梵王下。各放光明。內心私仰。後事火具佛力制之。雖強不可師

徒詣佛。受降許已。方遂其志。又請共住四事。供給。日辦好食。自行詣佛。佛往此洲北取閻浮果等。普曜云。往忉利天取蜜。度樹果。餘三

相二種相 降二清風相 (龍)一 提二魔 初十果 悉二迷 道成二成道 (二)十梵 (三)十 懷 (四)十受 經本起一本起 本起經 諸二往 弘二分 見二現 (五)十道 序二詳 (六) 十遇 (起十) (初) 千二十 七)十乘 生自二自生 (八)十舉 天二天 (九)十出 (十) 十次 (十一)十分 以二已 至二止 (佛)一 度二夜

來趣眞佛所。爲表無瑕。舉國同慶安樂無事。
歲三月六奉戒無絕。

田機窮化掩迹第八

④魔王重請入滅相

長阿含云。佛在毘舍離與阿難獨居。後夏舉

體皆痛。告阿難。諸有修四神足在意所欲。可

得不死一劫有餘佛多於是四天人獲安。如是

再三。阿難爲魔所蔽不悟佛意。魔請佛言願

入涅槃。乃至三請告言。是後三月於本生處。

拘尸那竭娑羅園雙樹間當取滅度。卽天地

大動人物驚怖。佛言八動八相。便集大衆普

告令知涅槃云。二月十五日晨朝放光照大

千界乃至十方六趣衆生。遇光罪滅同聲哀。

戀五十四衆一時雲集各設供具乃至十方

無量佛國皆來同赴＊惟除迦葉阿難二衆所

應現已光從口入。會中有優婆塞純陀等一

四十人俱設供度。成熟粳飯滿足八斛。以佛神

力充足大會

囑累終事相

經云。佛爾時安慰大眾。廣爲說法。明三寶常

住。既聞法已不生滅想。又云。諸善男子。自修

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痛欲臥如常患者。汝

等文殊爲衆說法。今以大法付囑於汝。乃至

迦葉阿難等來亦當付囑

23 標處現滅相

長^{*}阿含云。佛入城向雙樹間。令阿難敷座。

使₂₅是南首₂₆北面向西方。以法久流北方故。

佛自因₂₈牒僧伽梨偃右脇。如師子王累足而

鬼神以花散地。佛廣說往昔六返作輪

211

[illegible]

王於此地屠骨。我今成正覺已於此處復捨身命涅槃。有菩薩名迦葉。廣問病因并決諸疑。佛從臥起放大光明照無量土。八熱八寒諸地獄苦皆悉消滅。光中說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廣說法要度人無數。故現倚臥。令未得道者爲得道因。又爲八部大設供養。以千端髻纏身。七寶棺盛香油灌香水。焚二髻不燃。一在外一在內爲諸衆生分散舍利故。長阿含云。佛記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披蓋多羅僧出金色臂說佛出世如優曇花。

●正滅度相

雙卷泥。洎云。告諸比丘。佛之遺令必共慎之。却後一億四千餘歲乃復有佛。我爲聖師。至七十九所應作者並已究暢。汝其勉之夜已半矣。無宜放逸善法由生。萬物無常此是後說。於是世尊。即入初禪二三四禪。空識不用至非想定入滅盡定。從定起已入非想定乃至四三二初禪。又從初禪入二三四禪。從定起已入般涅槃。于時大地震動幽冥大明。天雨香花散大會上。梵釋神天各作偈頌。諸比丘等悲慟殞絕。阿那律告止諸天滿空諸比丘等悲號擾擾恐有怪責。既聞此喻互相裁抑。

●終後殞殮相

經曰。諸比丘竟夜講法達于天曉。那律告阿難入城告知如來已滅度。宜知所作聞已悲慟。各齎香花樂具詣樹供養。一日已以舍利置床上。諸天舉角入城東門遍諸里巷國人皆出詣城西門。在高顯處天意留至七

日令得供養。又出北門度黑連河。天冠寺中各嚴衆具。以輸王法供辦葬具。香水浴已劫貝周纏。內金棺中外鐵柵。盛沈檀名香積上將欲加火而天滅之待迦葉故。

●母來重起相

摩耶經云。佛涅槃時。夫人天上五衰相現五大惡夢。時阿那律殞如來已。昇天告之聞心悶絕。蘇已與眷屬下遙見佛棺。不能自勝前至頂禮天花布散。願見大衣鉢杖執之悲感雨下成河。佛以神力棺蓋數開。合掌舉慰從內起坐放千光明。千佛合掌問訊摩耶屈遠來下。諸行法爾願勿啼哭。廣說諸偈。佛言。如來爲後不孝諸人故行上事。此名母子相見經。便與群別棺便忽聞。三千界動八部悲感。

●現雙足相

經云。大迦葉在波波國見尼乾執天花。知佛滅度詣天冠寺。欲見佛身三請不許。遠相合掌。佛重棺出雙足有異色。具問知女人淚汚。四部諸天俱禮佛足須臾自隱。迦葉遠棺三匝說偈。不燒自然樹神滅火香花供養。長阿含。終夜燒盡忽生四樹。

●天上人中分骨相

雙卷泥。洎云。諸王嚴四兵至。請以義和。不者力爭。有婆羅門曰。如來遺身廣利一切。當分供養前以上牙。送阿闍世以副傾遲。以石瓶塗蜜用分八國了。已請著瓶者議以賞之。又乞地灰炭四十九斛依起四十九塔。諸王得分便起八塔。瓶灰炭及髮爲十一。時者初

未分前。天帝與諸龍王來索舍利。若不見與力足相伏。即共三分一分諸天。一分龍王。一分八國。當維耶處起寶塔高四十九仞。阿育王經云。諸王分已各自數得八萬四千粒舍利。佛一口髻無敢取者。以阿闍世初來之時聞佛滅度。車中投地氣將欲絕。心重故持與之將還在道。難陀龍來道逢力爭以髻與之。於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塔。及阿育收舍利。勸鬼作鐵網。縱海欲縛龍王。龍怖伺阿育睡捧入海宮。見塔高大。便以言謝曰。佛與我要乃至劫盡。所有經戒袈裟應器皆藏此塔。彌勒來下當復出著。故不壞也。阿育聞此謝而上出。

●五序聖凡後胤

夫法王出世開俗爲先。俗則祖習曾高。族氏之緣紹續故。隨俗命氏如前所列。法門所制無嫌爲初。四姓入者同皆沒滅。但衣法種而爲後嗣。故增一云。四河入海無復本名。同名大海。四姓出家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從法成。當求方便得作釋子。當如是學。彌沙塞長阿含云。乃至彌勒佛時。諸比丘等姓慈皆言慈子。

●從兄調達生滅相

中本起云。父王見迦葉千人心精形陋外無容貌。即選宗族有儀充僧。光曜佛相各莊極華。觀者盈路欲來佛所。調達冠墮和離象伏。占者不祥俱請出家。佛言。夫爲沙門實爲不易。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如是者三。調達惡

●(四)十正● ●洎十(經)● ●遺二道● ●至七二乃至● ●(五)十終● ●照二尼● ●(盛沈)一● ●(六)十母● ●子二明● ●時● ●向● ●(七)十現● ●知十(靈)● ●所二乃● ●復二度● ●衣二依● ●相十(一)● ●起十(經)● ●

念佛妬我耶。即自剃髮修行梵行。後犯五逆。生入地獄。口稱南無乃至佛記。後出作辟支。佛名曰南無。目連解六十四音。往地獄慰之。答言。我臥阿鼻苦而無倦。大論。迦離誘舍利弗。故終入蓮花地獄。

從弟那律提出家。相

四分。阿那律母爲作三時殿。姪女娛樂。兄摩訶男以家事累欲自出家。釋種八人同時出家。先度優婆塞心除慢故。時跋提獨坐樹間。夜中高聲言甚樂。以事白佛。我念在家內外自徧猶有恐怖。今獨在塚間無懼患。我念出離之樂。佛言。善哉釋子。斯道甚快。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

普曜云。佛在迦維羅國。將阿難入城乞食。難陀樓上遙見下至佛所。取鉢盛食令送至園。逼令出家閉七靜室。後私逃還。路值佛來樹。不自隱。欲見婦故。佛將上天便圖天女。路經地獄。恐迫專到佛以瞋瞞猴視之。事見難藏。阿難以僞謾之。

如抵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云

難雲出家。緣

未曾有云。佛令目連往本城。問父母三叔并耶輸。令割愛放子。得學道已當還度母。絕死生本並隨佛語。父母又勸家族五十。各捨一子隨難往。時年九歲。佛令阿難剃髮并五十人一時出家。舍利弗爲和上目連開裂授十戒。因說扇提羅等。無行食施後受罪報。便欲捨道重爲說法。心開意解。普曜云。

佛還入宮。瞿夷携難雲來稽首。時王臣懷疑。佛出家十二年何從出子。佛言。此吾之子。緣吾化生勿答瞿夷。彌沙塞云。佛自將難還。令舍利弗度。王聞懷愧嗣永絕。請勸比丘勿輒度人。

祐尋律與經事緣頌反。良以對情不同。故兩存其說。又觀釋族爲盛雲布赤澤。雖法俗誠異。而難道斯同。難陀棄榮欲以從道。羅雲捨輪位而乃襲法。栴檀園遶龍象成羣。麝親麝疎。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

釋迦姨母出家。緣

中本起云。佛還本國。大愛道白言。我聞女人出家得四道果。願得出家。佛言且止。女人入法非究暢梵行。如是三返而退。後重申請如前不許。便與女人退佛頓止河上。如前復求。又亦不許。退在門外徒跪立啼。阿難見問具答。即爲上請。佛言止。如男少女多家則衰弱。女人出家法不久住。廣說譬類。重請養育長大。佛言。信有是恩。然我成佛其恩亦多得歸三寶。不疑四諦立信五根。受持五戒皆由我故。假使女人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盡受行之可入法律。阿難出告。便頂受佛教。又言。以度女人。滅我正法後五百年。異學奉敬並漸衰微。大方便云。天魔惡邪毀佛法僧故不聽度。阿難請言。如來豈不同過去佛耶。具四部衆。佛言。發大精進修八敬法。未來世中諸善女人。念阿難恩稱名供養。阿難以大威神應聲護助。

僧祐律師云。仰惟三世諸佛四部咸備。而儒

量彌新法。亟拒塞者。豈非女人障厚方爲道。疊故切磋指擊以勵將來者乎。

釋迦父王泥洹記

經云。父王重病告諸臣曰。命斷無慮。恨諸子等在王舍。去此五十由旬。佛爲大慈神通徹視願垂教接。佛聞悵遲垂命。即告難陀阿難羅雲各速往及命在。即以神力忽然而至。放大光明照觸患損。以金色臂著王額上爲說經法。王大歡喜引佛手心上。心禱於佛忽然後世。諸釋香汁浴身纏殯棺盛。佛難陀喪前肅立。阿難羅雲住在喪足。佛念世人孝兒暴。設法化故躬欲擔棺。大千世界四峨峨踊沒。欲界諸天龍神請擔棺。佛令四王擔棺肩。上。自執香爐在前而行。百千羅漢飛來勸往海濱。取香木大積焚之。佛說離生死法。乳滅骨金兩起塔。佛言。父王淨行生淨居天。

祐律師云。余觀無常之變甚矣。固有形而莫免也。夫以天尊衛疾而不能延齡。金掌在心而無救對至。是以舉人修長壽之果。而不養蕉沫之身也。

釋迦母氏登天佛往。相

佛在忉利天歡喜園寶多樹下。三月安居光照大千。光中千花皆有化佛。佛告文殊。今來禮敬母。聞乳流入如來口。便與文殊來至佛所。如來出梵音曰。身所經處與苦樂俱。當修涅槃永離苦樂。摩耶聞法得須陀洹果。三月將盡令鳩摩羅告閻浮提。如來將下欲入涅槃。帝釋作三道階。佛與母別下躡寶階。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梵天執蓋。四王侍衛。四部大衆導從滿空。諸王大集奉迎祇桓。

祐云。敬惟佛生七日母昇忉利。三世佛法莫不自然。摩耶積因記化誕聖。是以。既爲天師而方味其乳。已入涅槃而還起致敬。欲報之德於斯至矣。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緣。

摩訶波闍波提。唐言大愛道也。亦名瞿曇。姨母大愛道告衆曰。吾不忍見佛滅度。與五百餘僮女即此尼。唐僧會注法鏡云。聖蹟六情俱釋故得獲焉。俱到佛所。禮已自言欲先滅度。佛默然。以手摩佛足曰。此最後見如來也。佛爲說身患滅度爲安。諸尼禮還於精舍。布五百座各現神足。上動諸天俱時泥洹。佛告阿難。入城遍告令與供養。乃聞維之捧舍利詣佛所。四方比丘千人飛來就座。佛令阿難取舍利鉢盛。佛兩手受已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機身。敗道壞德陰謀嫉妬。今母能拔惡機與丈夫行。還神本無。四衆八部興塔供養。僉曰。唯然。難阿含云。難陀親所生母也。增一云。佛令阿難難陀羅雲與大愛道。佛親供養帝釋四王欲供養之。佛言止。父母生子多有恩德。要當報恩。不得不報。三世諸佛母先滅度。皆自供養。聞維舍利佛自舉床一脚。阿難又舉飛至塚間。佛取栴檀著其身上。便說四人應起塔供養。以皆十善化物故。

祐尋。姨母爲德恩均所生。是以持與之重愛。酬鞠育。所以勸報復勵無恩人也。釋迦族流滅相。

長阿含云。波斯匿王聘於釋氏。乃以婢女妻之。立爲太后生子流離。經云。初生時。諸釋紛爭故也。至年八歲往詣外家。學諸射術。時作新堂。欲請佛僧初供養故。流離輒上昇師子座。諸釋提督逐出。流離恨歎語左右。待我紹位當告此事。後嗣王位戰兵將往。佛聞往枯樹下。王見禮問。答親族之惡。陰故勝外人。聞此迴軍。佞臣重譏更集兵往。目連白佛。欲擲兵衆他方。世界佛言。汝取釋種宿業擲之。又欲鐵網覆城。又欲舉城空中。佛皆如止云。業熟受報不可奪也。是時諸釋。一由旬內。遙射王軍。皆中兵器不傷身肉。流離大怖。佞臣諫之。諸釋受戒必不害人。兵至圍城無敢出者。有釋童子獨據城上。多射軍衆死者無數。因此又散。釋種呼下。汝年幼小何辱我門。殺人罪重可速出國。於是童子四人拜辭出城。諸國聞之舉以爲王。今烏長國王即其後也。流離又集令使開門。兵入取諸釋埋脚象陷令死。取五百女將自執之。諸女罵辱。便斬手足。摩男入水請放釋出。從語放出業迷還入。王怪入水太久。求之已死。王悔便止。凡殺九千九百九十萬人。血流成河。迴軍舍衛。又殺太子祇陀。佛記生天。釋女被害在坑念佛。佛即至彼。天給衣食。便爲說法。皆得生天。

佛至迦毘東門。見煙火洞然。至尼拘律樹下坐。告諸比丘。此城空虛更無至矣。便至舍衛。王及衆軍七日皆滅。聞皆大怖慮有外寇。七日既滿平安自慶。將兵詣河。卒大震雷。

暴風疾雨。一時漂沒。死入阿鼻。天火燒宮。佛便爲說往古諸釋捕魚本事。

釋氏罪畢經云。王迴軍已遣使敬佛。佛曰。王自愛矣。釋罪畢矣。却後七日太山鬼以火逼王。王多不戰。法句譬云。目連聞佛說法意猶不已。往舍夷國取知識四五千。內鉢舉上空中。王殺三億人已。目連貢高白佛。弟子承佛救得諸人今在空存。佛令視之皆已死盡。因爲說法遠得法眼。

祐律師云。竊惟大聖垂經抑揚懲誡。夫以正覺之尊。萬累久絕。絕果塵劫而甫示餘報。明知釋種之滅。非力能免。斯實止殺之深誠。愼業之明規也。遺跡遠近緣。元開釋迦竹園精舍緣。律云。摩竭王念。佛初至國即以施住。佛知此念便往竹園。王以金瓶授水於佛以園奉佛。佛言。當施佛僧。若是佛物無能用者。以敬如塔故。王便從教便施佛僧。種種莊嚴衆具受用。以冬夏常茂。亦曰寒林也。中本起云。本施外道。國王追悔欲以奉佛。大鬼將軍勸悶又搥打。外道怖而捨去。後請佛受之。

苦薩藏云。過去諸佛皆遊此園。若有入者自然無慾。又無毒心。釋迦祇洹精舍圖緣。寶恩經云。舍衛大臣名須達多。財寶無限。拯濟貧乏。故號爲給孤獨。七男異才欲聘小者。

四十(天) 二(恒) 二(恒) 十(八) 唐一此 注二往 與二事 相十(九) 云十(以) 告二報 唐二事 摩十(阿) 至二主 文多不數 二云云 二一位 白二日 元開文 文十(十) 十(十一) 十(十二)

自往王舍初問佛名。心大歡喜。後見佛得初果。請佛還園。先營精舍。共舍利弗。買太子祇陀園。以金布地遍八十頃地。園樹及門太子作之。時有外道三億萬人。共舍利弗較術。取金園。大衆通集十八億人。舍利弗現通說法各得道跡。六師弟子三億人出家從道。共須達引繩起基。六天。空現爲佛作。化栴檀窟別房住止千二百處。百二十處別打提槌。寺成白王請佛。俱來受施。二人共作故寺立二名。難。阿含云。須達病佛看。疾困。終記得三果生兜率天。以本願故生天。後來至佛所說偈不

余據那含果人。不生欲界。本願曲開故爾。結案。息心所栖是曰精舍。竹林祇樹爰始基構。道風餘製扇被于今。至於須達妙果。所謂顯微者矣。

釋迦。髮爪塔。緣十誦云。佛遊經久。須達思見。佛與髮甲起塔。作欄栴。變種種莊嚴。常令供養。釋迦天上四塔。記

初利城東。照明國。佛髮塔。城南龜滋園。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佛鉢塔。城北羯羅園。佛牙塔。大論云。天帝取菩薩髮。天上城東立塔。取寶衣立衣塔。此未成佛前者。案經律。人中有四大塔。生處塔在迦維羅衛國林微園中。成道塔在摩竭提國善勝道場元吉樹下。

轉法輪塔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涅槃塔在拘夷那竭國力士生地秀林雙樹間。又按聖迹記有四大塔。

① 祐接至人處世利益弘大。髮爪衣鉢咸爲法事。故能寶塔。霞起廣被天人。造塔之源非。惟散身而已。

優填造釋迦栴檀像。緣增一云。帝釋請佛在天爲母說法。佛念四來。憐意不將侍者獨在天宮。時優填王等咸思。如來。卽勅巧工。以栴檀作佛形高五尺。觀佛三昧云。優填鑄金。爲像佛從天下。戴像來迎。爲佛作禮。佛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諸弟子咸付囑汝。空中化佛言。若有造佛形像供養。必得念佛清淨三昧。

波斯匿王造金像。記增一云。王思佛久。遂得病苦。聞優填作佛。便召匠工以金作之。煌若天金高五尺。爾時閻浮始有二像。

育王弟出家造石室。緣求離獄經云。王弟善容入山。見梵志苦行求仙。以欲心動不能成辦。又自念言。沙門樂行豈得無欲。王聞弟說。卽增樂具七日當殺。以念死故都無愛情。自說無常深生信樂。求欲出家便成四果。育王傳云。以弟不樂世間。卽使鬼神於城內。爲造山水高十丈。便絕人物。自捨衣資造石像。高一丈六在窟供養。

* 祐案。畫像原始出自覺製。於是金石香粉鑄刻滋滋。皆所以摹影相好。髮髯尊儀。及優填所造殆其神力所化乎。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觀佛三昧云。龍王請佛常住池側。恐發惡心無由成道。神天又請願爲一切。佛便索羅刹石窟於中止住。分身諸國普爲說法。佛受龍請千五百歲石內現外。諸人天衆供養佛影。影亦說法。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石青白色。在那乾訶那國。古仙窟。葡萄花林毒龍池側。青蓮泉北羅刹穴中。阿那斯山巖南。

祐尋。法身無形隨應而現。雖虛影。靈暖卽是如來故。捨身龍鬼宜法天衆。是以經云。是諸化佛皆是眞實。斯之謂乎。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緣增一云。佛與四衆循邑而行。有二童子沙中嬉戲。見佛相好。大者以沙塑上佛鉢中。小者隨喜因發願。得一天下一纖蓋。王仍供諸佛。佛令阿難以沙安佛經行處。因授記之。後果生爲王子名曰無憂。身大龜蓋。父不喜見。仍有大志專行征伐。地出兵甲所向皆伏。至于海際王崩嗣位。諸天灌頂神人欣慶。傳云。初拜王日鐵輪飛降王閣浮提。虛空地下各四十里神鬼臣屬。後示威嚴殺五百臣。燒殺諸女人號惡育王也。立兜陀爲大臣。卽隨喜土者白王立獄城殺人入無免者。商主比丘爲王說法。王生信敬。斷前獄業受佛遙記。

譬喻經云。宮中四事常供二萬沙門。有沙彌名端正年十四。現通嘍梵志二萬人令受佛化。傳云。王問道入。殺害非理如何得滅。答曰。惟有起塔供僧救獄濟乏。又以神力

① 國二國 ② 利十(弗) ③ 安二宮 ④ (化)一 ⑤ 疾二病 ⑥ 度二佛 ⑦ 緣十(十三) ⑧ 起十(十四) ⑨ 祐十(云) ⑩ 度二寶 ⑪ 緣十(十五) ⑫ (化)一 ⑬ 疾二病 ⑭ 度二佛 ⑮ 緣十(十六) ⑯ 起十(十七) ⑰ 祐十(云) ⑱ 度二寶 ⑲ 緣十(十八) ⑳ 疾二病 ㉑ 度二佛 ㉒ 緣十(十九) ㉓ 起十(二十) ㉔ 祐十(云) ㉕ 度二寶 ㉖ 緣十(二十一) ㉗ 疾二病 ㉘ 度二佛 ㉙ 緣十(二十二) ㉚ 起十(二十三) ㉛ 祐十(云) ㉜ 度二寶 ㉝ 緣十(二十四) ㉞ 疾二病 ㉟ 度二佛 ㊱ 緣十(二十五) ㊲ 起十(二十六) ㊳ 祐十(云) ㊴ 度二寶 ㊵ 緣十(二十七) ㊶ 疾二病 ㊷ 度二佛 ㊸ 緣十(二十八) ㊹ 起十(二十九) ㊺ 祐十(云) ㊻ 度二寶 ㊼ 緣十(三十) ㊽ 疾二病 ㊾ 度二佛 ㊿ 緣十(三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手掩日光。作八萬四千道所照處起塔。即壞七大塔取舍利。從龍取寶篋莊嚴具。勅鬼神於此洲滿一億家可立一塔。即以月十五日月蝕時。同時立八萬四千塔人衆咸慶。阿育王既立塔已往難雀寺。優波崛多將眷屬。從摩倫羅國飛來王所。次遍示佛遊行處皆立表塔。大弟子塔亦同供養。返上正殿燒香大請。即有三十萬比丘來集。又感寶頭盧手舉眉毛爲王說法。我住健陀摩羅山。同行萬羅漢王普供養滿億百千金。乃至衰老太子制約。送半菴羅果研破羹內僧中行之。便訖後世至第四世。王倭臣告王。欲令名德久存於世者。當壞諸塔先往難雀寺。石師子吼王怖入城。遂壞僧坊殺害比丘。得沙門頭者賞之百金。時得道人化爲多頭。募寶藏空牙齒塔神恨之。乃有女。夫神排山。進王及以兵衆無不死者。孔雀之裔於此云徂。

祜寧。八萬塔緣乃懸記後事。廣長所說其驗已微。撰譜之始本論釋種。但塔與阿育備記佛氏。雖於文爲繁而塔事備矣。釋迦道法終限。相難。阿含云。我滅度後百年。有優波崛多大作佛事。我以正法付。屬人天。教法在世千歲不動。又告天帝四王。護持正法過千歲後。非法出現惡風暴雨多諸災患。四方諸王殺害比丘破壞塔寺。餘十二年諸比丘衆來集中國。拘陵彌王生子難當。手似血塗身如甲冑。有天勇力五百臣子形相並同。一日兩血得紹王位。伐四惡王並戰殺盡王閼浮提。三

藏比丘爲王說法。生大信敬施僧無畏。種種供養滿十二年。以得利養不修三業。自嚴飾身離出家法。天龍惡念不復護衛。高唱是言。却後七日佛法當滅。至說戒日僧中鬪諍。雖百千人。惟一羅漢三藏比丘不忍聞戒羅漢欲聞。弟子交誣遂相殺害於是略盡。諸天世人悲哀號哭。大地六動各各離散。拘陵彌王聞生懊惱。諸邪見人競破塔廟及害比丘。佛法索然一時頓滅。

◎法滅盡經具說滅相。謂樂俗衣及好服飾。飲酒炙肉畜八不淨等。

僧祇定以方等深密。因知三寶常住。常住之法理無興滅。興滅之來乃隨世緣業耳。晨離西隱不害千光之恒明也。

余以感通之道殆非人謀。神交理會。如有恒准。前約終相斯乃一期。至於大歸不無出沒。如摩耶等經千五百歲。不淨觀法無聞於時。今雖。行世學者未顯。或以爲滅自有行用何妨常存。又云。佛度女。人正法滅半。修行八敬還復千年。此亦據行有顯晦耳。如來在世尙有不見聞者。何況滅後根鈍障厚誠爲滅相。故經云。我淨土不毀而衆見燒盡。斯豈不據信解明昧。故有興亡異途耶。又依善見論。佛法住世一萬年。五千年修道得三達智。後五千年修道不獲。然有剃髮袈裟相續。以斯通望經論互說增減不同。豈不隨人情所見也。又依入大乘論。佛以正法付寶頭盧羅睺羅等。十六大阿羅漢令住持佛法。又有九十九億諸阿羅漢親於佛前。受壽住壽護

法不絕。諸大羅漢各有眷屬。在閼浮提及餘三方。天上爲作福田護法住故。又依別傳。佛滅度後八百年中。師子國有大阿羅漢名爲慶友。將欲滅度廣召四衆。佛以正法付囑迦葉乃至十六大阿羅漢。在於四洲天上住壽護法。乃至人壽滅十歲時。刀山劫起諸聖人等于時暫隱乃至人壽增一百歲時。衆人總出如前化導還復與顯。至人壽增六萬歲已。諸聖並集於閼浮提。收聚如來所有舍利。起一大塔七寶莊嚴。踊在空中諸阿羅漢。各禮佛塔作如是言。敬禮釋迦牟尼佛所有舍利。我等受佛遺囑護持正法。今時緣已盡所作已辦。我等今日奉辭涅槃。於是以願力故。空中化火滅無遺骸。如來舍利沒金剛際。爾時世界三寶名滅。至人壽七萬歲時。有七萬億數群支佛出現。但現通化爲世福田。如是乃至八萬歲彌勒下生。據此佛化時時相接也。

余以佛譜所修則異於恒。准俗中譜列。始起於三五。中流從派不一。佛則始於無始。表開元求道之晨。末則終於無終。明化道之緣莫竭。由斯以言故釋尊流化訖於六萬之修齡。獨覺接統極千尺之嘉運也。然經律明相千年萬年。舉別情之所指。亦有符於滯結者。則祇羅桓去舍衛咫尺。佛住二十五年。城戶九億聞見三分之一。以斯例准豈不大通。又釋氏之姓法俗兩緣。俗則猶居王位。北天烏場主等是也。道則橫滿大千遠通六萬。

○夫二天 ○連二平 ○相十(二十) ○屬二端 ○以二以 ○法十(既) ○如二終 ○行二後 ○人二女 ○在二存 ○丘二兵 ○歲十(時) ○始十(姓) ○以二一 ○恒二江 ○主二王

綿綿葛藟連綴與法。俱存。故道被束川三被
誅剪。雖云此滅餘國仍存。然十六大聖億千
無學。冥中弘護尋復與之。斯則滅不可滅殆
非人謀。弘實可弘真歸聖力。止當憑准成教
觀用和循。摧抑妄倒祛除業染。爲功不已獲
資可期。背此悠悠終爲虛往。故於請末誠而
序焉
釋迦氏。請

No. 2842

阿育王傳卷第一

西晉安。忌三藏安法欽譯

本施土。緣

歸命一切智婆伽婆。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
爾時世尊日已到。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前
後圍繞向王舍城次行乞食。說者曰

不動如金山 容豫如象王
圓足如滿月 比丘衆圍繞
詣王舍大城 威儀甚庠序
乃至到城是躡門闕 大地即時六返震動。說
者曰

海以莊嚴地 山城亦復然
牟尼足躡闕 一切皆踊沒
如是入城時 男女生淨信
城中悉變動 如風吹海浪
皆出和雅聲 世間未曾有
當佛入城時 丘墟悉平整

無諸。砂礫 荆棘蕪穢 皆沒於地
盲視聾聽 癡言。雙申 狂者得安心
貧窮得財 疾病得愈 一切衆樂
不鼓自鳴 寶器相叩 出種種音
佛光普照 如百千日 明徹內外
皆如金色 所放光明 映蔽日月
照於衆生 鬱蒸涼樂 譬如梅檀
塗彼熱病 無不消滅
爾時世尊與阿難在巷中。行見二小兒。一名
德勝是上族姓子。二名無勝是次族姓子。弄
土而戲以土爲城。城中復作舍宅倉儲。以土
爲甍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三十二大人
之相莊嚴其身。於金色光照城內外。皆作金
色無不明徹。見已歡喜。德勝於是擲倉中土
名爲甍者奉上世尊。無勝在傍合掌隨喜。德
勝於是說偈讚曰

大悲無師覺 圓光顯照身
強顏生敬信 以土施如來
稽首於世尊 已斷生死者
爾時德勝童子。施土已訖而發願言。使我將
來蓋於天地復說偈供養。說者曰
佛知彼小兒 心念發正願
以勝福田故 必獲於大果
大悲救世者 即時受彼土
使其心歡喜 以種王業緣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阿難長跪合掌白佛言。
世尊佛不以無緣而笑。何因緣故現於微笑。
爾時阿難便作偈言

斷憂惱慢者 世界中最上

終不無因緣 現珂藕根齒
如雲出雷音 牛王眼相者
願說施土報 及與微笑事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阿難佛不無緣而微笑
也。汝今見是二小兒不也。已見世尊。佛言
我若涅槃百年之後。此小兒者當作轉輪聖
王四分之一。於花氏城作田政法王號阿恕伽。
分我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饒益衆生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今吾滅度後 有王阿恕伽
名稱廣流布 莊嚴善舍利
遍滿閭浮提 人天所供養
以少土施緣 受是大果報
佛說偈已便以此。土授與阿難。使塗如來經
行之地因作是言。阿難頻婆娑羅王子名阿闍
世。阿闍世子名優陀那。拔陀羅。優陀那。拔
陀羅子名文荼。文荼子名烏耳。烏耳子名莎
破羅。莎破羅子名兜羅貴。之。兜羅貴之子名
莎呵。莎呵子名波羅。波羅子名波斯匿。波斯
匿子名難陀。難陀子名頻頭。頻頭子名花氏城
頻頭。頻頭子名宿尸摩時。瞻婆羅國有婆羅
門生一女寶。相師占言。必爲王后爲王寵愛。
當生二寶子。一者當作轉輪聖王王四分之一
一。二者出家當得羅漢。婆羅門聞極大歡喜。
便將是女至花氏城。衆寶璫珞以莊嚴之。嫁
與頻頭。頻頭王爲妻。王即納娶置於後宮。
宮中妃后皆生嫉心而作念言。王必愛重薄
賤我等。當教賤業令王惡之。遂便教使善解
剃除鬚髮。伺王眠時令爲王剃鬚。王眠覺

剝除鬚髮。伺王眠時令爲王剃鬚。王眠覺

俱與(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作轉輸聖王四分之一。我等諸臣應共立之。後得又尸羅國爲惡臣所殺復還叛逆。王卽遣蘇深摩往彼討之。蘇深摩到不能令彼人民調順。頻頭莎羅王聞其不能調伏彼國。卽生疾病便勅諸臣喚蘇深摩以爲太子。令阿恕伽而往討。時輔臣爲其作計。便以黃物塗阿恕伽身。以羅叉汁洗盛而棄之。詐稱阿恕伽得吐血病不任征。爾時頻頭莎羅王。疾病唯篤餘命無幾。輔相莊嚴阿恕伽已而白王言。請當並立阿恕伽爲王以理國事。蘇深摩來當還廢之。阿恕伽念言我若有福德力應爲王者。天當以天繒結我頂上。作是語已應言卽結。王見阿恕伽天繒結頂。極大瞋恚沸血從面出而便命終。立阿恕伽爲王。羅提掘多作第一輔相。蘇深摩聞父王命終阿恕伽得立爲王。心生忿怒還花氏城。阿恕伽聞蘇深摩來。嚴備一大力士置第一門下。第二力士置第二門下。第三力士置第三門下。置羅提掘多東門之下。阿恕伽而自當之。置機關白象。象上畫作阿恕伽像。周圍四邊造大火坑糞草覆上。蘇深摩來向第三門下。羅提掘多語蘇深摩言。今阿恕伽在東門下從彼入去。若得入者卽爲汝臣。若不能害阿恕伽從此門入亦無所能。於是蘇深摩卽往東門。直趨象上欲捉阿恕伽。不覺墮於火坑而自滅沒。時蘇深摩有一力士名曰賢。踰將數萬軍衆入佛法中。出家得阿羅漢道諸輔相大臣輕蔑阿恕伽。阿恕伽密欲治之。卽語諸大臣所取好花果樹園於棘刺。大臣白言由

① 斯旅二旅斯② ③ 斯二此④ ⑤ 差二履⑥ ⑦ 去二往⑧ ⑨ 江二版⑩ ⑪ 銷十(時)⑫ ⑬ 上二向⑭ ⑮ 我十(若)⑯ ⑰ 仗二仗⑱* ⑲ 地二壯⑳ ㉑ 住二法㉒ ㉓ 能二伐㉔* ㉕ 廣二打㉖ ㉗ 王十(王)㉘ ㉙ 順二伏㉚ ㉛ (阿育王本緣第二)十
 漢時 ㉜ 當二漢當㉝ ㉞ 耶二勇㉟

來正聞以諸棘刺園花果林。不聞以好花果之樹以園棘刺。乃至三勸。臣固不從。王極瞋恚。即便殺此五百大臣。更至。後春時與諸宮人共相圍繞至園林間。有樹名阿恕伽。華極可愛。阿恕伽以此樹與己同名。愛念此樹。阿恕伽身體龜縮。諸姝女等以阿恕伽身體龜縮。情不愛敬。不喜親近。伺其眠時園中遊戲。見阿恕伽樹即時折其花枝。王於眠覺見樹毀壞。問左右言。誰毀此樹。答言。宮人毀之。王大忿怒。捉五百宮人。遶樹燒殺。舉國人民皆稱暴惡。遂號名為惡阿恕伽。時羅提掘多而啓王言。自行殺害非王所宜。王今應當簡選惡人以治有罪。王可其言。即便遣使募覓惡人。於國邊陲山下有一織師。生育一子名曰耆梨。為人極惡。罵父罵母。手則擊。腳則頓。機毒塗草葉。蟲獸觸者無不即死。凡是衆人稱為大惡。舉國號之為惡耆梨。使往其所語耆梨言。汝能為阿恕伽王治罪人不。耆梨答言。天下惡人使我治者。猶故能為何況一阿恕伽。豈可不能。使聞此語。具以啓王。王即召之。耆梨聞使來召。即辭父母。父母不聽。即便殺之。使問耆梨何以故遲。耆梨答言。父母不聽。我乃殺之以是故遲。於是隨使見王而白王言。為我作獄。極令嚴峻。使可愛樂。作獄已竟。名愛樂獄。又白王言。若有人入。要不得出。王即聽可。時彼惡耆梨往到雞頭末寺。時彼寺中有一比丘。誦惡惡經。意錢湯者以確擣之。喜確曰者以錢煮之。在地獄中吞大鐵丸。融銅灌口。聞是語已。即自念

言。我獄城中亦當作此。時有長者夫妻。相將入海採寶。到於海中。生一男兒。即為立字名之為海。經十二年。乃出於海。達五百賊劫其財物。殺害長者。於是子海便出家學道。展轉乞食至華氏城。不識村落。入愛樂獄中。而作是言。外相可愛。內如地獄。便欲出去。耆梨不聽。語比丘曰。汝今於此當受死罪。如何欲出。比丘聞已。即便大哭。耆梨問言。何為大哭。如嬰兒也。比丘答言。我不畏死。而作是哭。畏失善利。何以故。我新出家。未證道法。人身難得。佛法難值。是故哭耳。耆梨言。王先聽我。入此城者。不令使出。必索治罪。比丘言。活我七日。隨汝殺之。即便聽許。時阿恕伽王見其宮人其他男子有愛著語。便生瞋忿。付愛樂獄。耆梨尋時即以確擣。杵下打頭。眼。精脫出。比丘見已。得厭惡心。而作是念。嗚呼。大悲所言誠諦。說色危脆。猶如聚沫。不堅。速朽。無有暫停。端政容貌。今安所在。好顏薄皮。亦俱敗壞。怪哉。生死嬰戲。所樂。非是聖法。見此境界。不沒有悔。於是比丘通夜觀察。斷柴結使。得成須陀洹果。如是精勤。乃至復獲阿羅漢道。已滿七日。耆梨語言。七日已過。八日欲出。可受刑罰。比丘答言。我夜已過。我日已出。利益時到。隨汝刑治。耆梨問言。云何名為我夜已過。我日已出。利益時到。廣為我說。比丘答言。昔黑闇無明之夜。結使怨賊。悉已永滅。則名是我夜已過。智慧空。心諸見三界。是則名為我日已出。佛之所為。我今悉成。是則名之利益時到。但令汝老壽任意見治。耆梨

心惡殘害無罪。不信後世作重瞋恚。便設大鐵以水置中。脂膏骨髓。屎尿穢惡。俱充滿之。即以比丘提擲著中。下然大火薪草。欲盡不能令熱。於是耆梨瞋然。火者以杖打之。手自著火薪柴。都盡亦復不熱。又以屋椽塗蘇。衆惡悉然。使盡水。冷如故。怪其所由。便看錢中。見向比丘結跏趺坐。坐千葉蓮花上。爾時耆梨甚驚。所以。便往白王。王即來看。壞牆而入。一切人民。隨從王者。數千萬觀。此比丘。是時比丘見無量衆。應受化者。皆已聚集。即從錢中出。衣服潔淨。一切大衆。無不覩見。踊身虛空。作種種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譬如大山。顯于虛空中。王見此已。生希有心。瞻仰恭敬。合掌觀察。而作是言。今此比丘。同與我等。俱棄人身。威德奇妙。出過世表。踊在虛空。現大神足。我今未解。唯願善說。便得了知。汝之聖事。隨我力能。而當服習。爾時比丘知阿育王是大檀越。必能分布佛之舍利。饒益天人。時佛說言。我是大悲。斷結使者。佛之法子。於三有中。已得解脫。為調御者。所調為寂滅者。所滅。為解脫者。所解。大王當知。佛亦記汝。將來佛滅百年後。王華氏城。號阿恕伽。轉輪聖王。王四分之一。為正法王。廣分舍利。而起八萬四千寶塔。王今乃返。造大獄城。如似地獄。殘害百千衆生之命。大王汝今應當施於一切衆生。無畏。亦復應當滿足佛意。人中帝釋。必施無畏。起悲愍心。分布舍利。廣作真濟。王聞是語。於佛法中。深信悟。合掌恭敬。十力之子。而作是言。我先所作

①一拒②一(更)一③一從④一持⑤一擊⑥一虫⑦一解⑧一踏⑨一海⑩一海⑪一海⑫一海⑬一海⑭一海⑮一海⑯一海⑰一海⑱一海⑲一海⑳一海㉑一海㉒一海㉓一海㉔一海㉕一海㉖一海㉗一海㉘一海㉙一海㉚一海㉛一海㉜一海㉝一海㉞一海㉟一海㊱一海㊲一海㊳一海㊴一海㊵一海㊶一海㊷一海㊸一海㊹一海㊺一海㊻一海㊼一海㊽一海㊾一海㊿一海

極有罪過聽我懺悔。今歸依佛歸依如來所說勝法。當開福業莊嚴大地。爾時比丘即乘空出王亦欲出。惡者梨言王先與我有要入此獄者盡不聽出。王便語言欲殺我耶答言欲殺。王言汝為先入我在前入耶。答王言我在前入。王言汝在前入應前受罪。王即遣人捉者梨置胡膠。舍中以火燒殺壞愛樂獄施衆生無畏。便詣王舍城取阿闍世王所。埋四升舍利。即於此處造立大塔。第二第三乃至第七所。埋舍利悉皆取之。於是復到羅摩聚落。海龍王所欲取舍利龍王即出請王入宮。王便下船入於龍宮。龍王自言唯願留此舍利聽我供養懺悔取去。王見龍王恭敬供養倍加人間。遂即留置而不持去。王還於本處便造八萬四千寶篋。金銀琉璃以嚴飾之。一寶篋中盛一舍利。復造八萬四千寶篋。八萬四千寶蓋。八萬四千足綵以為裝校。一。一舍利付一夜又使遍閻浮提。共有一億人處造立一塔。於是鬼神各持舍利四出作塔。有一夜又置一舍利。至得又戶羅國欲作浮圖。其國人言我國人民凡有三十六億。今當與我三十六億。時夜又鬼具以上事還白於王。王自念言人衆甚多。若爾作者舍利不足滿閻浮提。當設方便斷而不與。即遣夜叉復語之曰。除却汝國三十五億。唯留一億與一舍利。彼國人言我事不用三十六億。得一便休願莫殺我等。便從其意唯與一篋。於是王言多一億處莫與舍利。少一億處亦莫與之。作此語已向難頭摩寺。到於上座夜舍之前

合掌而言。我今欲於閻浮提內造立八萬四千寶塔。上座答言善哉善哉。王若欲得一時作塔。我於大王作塔之時。以手障日可遍勅國界。手障日時盡仰立。塔於是後即以手障日閻浮提內一時造。塔造塔已竟一切人民號為正法阿闍伽王。廣能安隱饒益世間。還於國界而起塔廟。善得滋長惡名消滅。天下皆稱為正法王。

阿育王本緣傳之一

阿闍伽王作塔已訖歡喜踴躍。群臣圍繞至難頭摩寺詣上座前而問之言。此閻浮提頗有如我為佛記者不。上座夜舍即答王言。亦有如王佛所記者。昔者佛在烏長國降阿波波龍。於闍賓國降化梵志師。於乾陀衛國化真陀羅。於乾陀羅國降伏牛龍。於是復往末突羅國告阿難言。我百年後末突羅當有長者名為掘多。其子名曰優波。掘多。雖無相好化導如佛。能不入定知一由旬衆生心。相教授禪法最為第一。種種化導而作佛事。又復告阿難汝今見是青色園不。已見世尊。佛言此名優留慢茶山。那羅拔利阿蘭若處。房舍數具最為第一。能生定心如是事皆是佛記。王聞是語自上座言。彼清淨尊者為出世未也。答言已出消滅結使得羅漢道。與萬八千阿羅漢衆圍繞。在於優留慢茶山那羅拔利阿蘭若處。具一切智最勝清淨為諸賢聖衆生之類開說法門。天龍夜叉人與非人。皆使得入解脫之域。王語諸臣急疾莊嚴車兵步兵象馬之兵。我今欲往優留慢茶山觀

解脫衆尊者。大德優波。掘多得漏盡者。輔相啓王彼國隘小土衆極多。但遣使喚彼自當來。王即答言彼應往見。何以故我今未得金剛心故。云何屈彼如佛之人。即遣使白尊者優婆塞。掘多。我今欲往觀問尊者。尊者聞已自思惟言。若使王來國土隘小困苦者衆我當自往。尊者即便並合諸船作大長舫。廣十二由旬與萬八千諸阿羅漢。共乘並舫來向花氏城。有人告王尊者。掘多為利益王故躬自來至。以大饒益為大船師。王聞歡喜自脫纓絡價直百千兩金賞此語者。約勅左右擊鼓號令。欲得大富生於天者。欲求解脫見如來者。當共供養優婆塞。掘多。而說偈言

諸有欲見兩足尊

大悲世雄無師覺

教化如佛照三有

各來聚集共出迎

王說偈已乃莊嚴城郭掃除巷陌。共諸群臣一切人民。作倡伎樂以種種香。出花氏城半由旬。迎遙見尊者與萬八千阿羅漢等。譬如半月圍遶而來。王即下象一脚登船一脚在地。扶接尊者優婆塞。王身卑伏五體投地。鳴尊者足起而恭敬瞻仰尊顏合掌而言。我今摧滅一切怨敵。得閻浮提諸城山海富有天下。歡喜之時不如今日目視尊者。所以者何。今見尊者便為見佛。於三寶中深生敬信。而說偈言

佛雖入寂滅

尊者補處生

慧日已潛沒

尊者繼大明

今應垂教授

我當隨順行

尊者於是即以右手摩王頂上。以偈答言

①地二理②利十(王)③裝二非④(一)一⑤(民)一⑥(阿育...一)八字一⑦長二真⑧(稱二德)⑨相二機⑩茶二茶⑪是十(之)⑫是二之⑬是二之⑭是二之⑮是二之⑯是二之⑰是二之⑱是二之⑲是二之⑳是二之㉑是二之㉒是二之㉓是二之㉔是二之㉕是二之㉖是二之㉗是二之㉘是二之㉙是二之㉚是二之㉛是二之㉜是二之㉝是二之㉞是二之㉟是二之㊱是二之㊲是二之㊳是二之㊴是二之㊵是二之㊶是二之㊷是二之㊸是二之㊹是二之㊺是二之㊻是二之㊼是二之㊽是二之㊾是二之㊿是二之

一、**一、**

羅龍王偈讚佛者。王即合掌以說偈言

汝見真金 熾然之色 無上世尊

而如滿月 汝爲我說 十力少分

云何端嚴 向菩提樹

龍王答言端嚴之事非言所及。今當略說。即說偈言

佛足躡地 大地山河 踊躍踰蹊

六種震動 如來身光 遍照日月

普照十方 一切蒙益

王於此處起塔而去。遂與尊者向菩提樹。尊者舉手而示王言。此處是菩薩以慈悲心爲

伴力處。壞破魔衆成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處。王乃於此起塔。以百千兩金而布施之。此

是四天王天奉佛四鉢。如來受之拍成一鉢

處。亦是五百賢客施食之處。又示菩薩向波

羅捺女處。又示婆羅門讚佛之處。王於此

處亦皆起塔。尊者將王復至古仙林中。舉右

手而言。此是如來轉法輪處。王於此處起

塔。以百千兩金與之。又以示如來度千婆羅

門處。又示頻婆娑羅王聽法得見諦處。亦是

八萬四千天王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處。亦是

無量婆羅門及居士得須陀洹處。又示帝釋

受化處。又示如來作神變處。又示如來忉利

天上爲母說法來下之處。王於上來所示之

處皆起寶塔。尊者將王復至拘尸那城。舉手

而言。此是如來化緣已訖入涅槃處。王聞是

語悽愴悶絕。以水灑面令得醒悟。施百千兩

金於此起塔。而更合掌敬禮尊者足。復作是

言。我今欲禮佛大弟子聲聞之塔。尊者讚言。

善哉善哉。王能發是重信敬之心。即將王至

彼祇陀林中。舉手而言。大王。此是舍利弗

塔。應當供養。王問言曰。此有何德。尊者答

言。此是第一世尊法之大將。能轉法輪。如來

所記智慧第一。唯除如來。一切衆生所有智

慧十六分中不及其一。但可略說。誰能盡其

智慧之藏。王聞歡喜。即以百千兩金奉施此

塔。即時歸命舍利弗。而作偈言

解脫諸有結 名稱滿世間

於諸智慧中 是爲最第一

復示於王曰。捷連塔令王供養。王又問言。此

有何德。尊者答言。如來所記神足第一。能以

右足動帝釋宮。復能降伏難陀。拔難陀龍王。

略而言之。不能說盡其功德彼岸。王以百千

兩金供養此塔。王即合掌而說偈言

歸命大名稱 神足第一者

於生老憂苦 而得於解脫

遂復示王迦葉之塔。舉手而言。此是摩訶迦

葉之塔。亦應供養。王問言曰。有何功德。尊

者答言。少欲知足頭陀第一。如來分坐而與

令坐。佛自脫衣以與迦葉。憐愍窮苦護持佛

法。今爲略說。豈能盡其苦行功德。王以百千

兩金施迦葉塔。即便合掌而作偈言

坐於山窟 去除鬪諍 無諸忿怒

常行禪定 少欲知足 功德最上

我今頂禮 至心歸命

復示於王婆伽羅塔。致使供養。王言。此有何

德。尊者答言。如來所記無諸衰病少欲第一。未

曾教人一句偈王即使人持一金錢布施此

塔。輔相白王。同是大德阿羅漢塔。云何獨以

一錢用施。答言。以其自度不能度他人。是

故唯以一錢與之。塔神不受還授與王。輔相

復言。實是少欲。乃至一錢猶尚不取。尊者

於是復示於王阿難之塔。語王供養。王言。

有何功德。答言。如來所記總持第一。執持

佛法念力智慧多聞如海。妙言說人天供

養。能知佛意一切善巧功德衆法之筏。王聞

是語極大歡喜。以一億兩金布施此塔。大臣

問言。云何諸供養中於此最勝。王言。以其

總持法身之故。能令法燈至今不滅。阿難之

力。譬如牛跡不受海水。佛智慧海阿難能受。

以是因緣。諸供養中於此最多。王已供養諸

大弟子聲聞塔竟。歡喜敬禮尊者。塔合掌

恭敬而說偈言

設百千*祀 方得爲人 我今便爲

不空受身 值良福田 具造人果

以危脆財 而修堅法 我所起塔

嚴固浮提 猶如白雲 莊校虛空

我遭佛法 一切清淨

說是偈已作禮而去。阿難伽王於佛生處塔。

菩提樹塔。轉法輪塔。般涅槃塔。雖各各施與

百千兩金。於善提塔其心最重。所以者何。

佛於此處成正覺故。於是已後所得珍寶。常

以奉施菩提之塔。王第一夫人帝舍羅叉心

自念言。王得好寶盡與菩提。曾不見與。即

語真陀羅摩登伽言。汝能爲我壞怨嫉不。

答言若與我金則能壞之。便許金錢。時摩登

伽不解其意。謂爲導彼菩提之樹。即結呪索

①說偈二偈問②說一作③摩訶一顯說④顯說⑤伴二佛⑥捺二奈⑦以一⑧彼一⑨爲最一最
爲⑩爲二⑪說二說⑫說二說⑬說二說⑭說二說⑮說二說⑯說二說⑰說二說⑱說二說
⑲說二說⑳說二說㉑說二說㉒說二說㉓說二說㉔說二說㉕說二說㉖說二說㉗說二說
㉘說二說㉙說二說㉚說二說㉛說二說㉜說二說㉝說二說㉞說二說㉟說二說㊱說二說
㊲說二說㊳說二說㊴說二說㊵說二說㊶說二說㊷說二說㊸說二說㊹說二說㊺說二說
㊻說二說㊼說二說㊽說二說㊾說二說㊿說二說

繫菩提樹。而欲呪殺轉轉乾枯。王守樹人來告王言。菩提之樹今將欲枯。即說偈言

如來在此處 覺悟諸世間
速得菩提道 證於一切智

此樹今將壞 轉轉欲乾枯

王聞斯語悶絕覺地。以水灑面久乃得醒。啼哭而言。我見樹王猶如見佛。菩提樹壞我必定死。帝舍羅叉而白王言。菩提樹雖死。我亦能與大王之樂。王言。菩提之樹非女人也。乃是佛得無上道處。帝舍羅叉聞是語已。心生敬悔語摩登伽言。汝今還能令菩提樹生如本不。答言。若。不枯盡有少生氣能令如本。故於是乃解呪結縛。恒以千瓶乳灌。未久之間。樹生如故。王守樹人復來告王。樹還復生與本無異。王聞是語踊躍歡喜詣菩提樹觀樹而言。頻婆娑羅王等所不能作。我於今日當作二種。云何二種。一者當造千枝寶瓶以盛香。汁灌菩提樹。二者當作般遮子瑟極大之會。王便即以金銀琉璃作千寶瓶。滿中香湯以灌於樹。并衆花鬘末香塗香復莊嚴之。王自洗浴著新淨衣受持八齋。上高樓上遍觀四方。諸佛弟子聲聞之衆。修正見者諸根寂定摧滅欲結。人天阿修羅等所應供養者。願見憐愍受我之請。諸樂禪定及智慧者。解脫衆。僧最勝真子。善逝法中之所生者哀受我請。居住園寶晝夜無畏。摩訶婆那離越諸聖亦垂哀愍而受我請。阿耨大池峻嶮之處。及與河邊諸山谷間舍利窟住者。香山住者皆願垂矜受我之請。王如是請已。四方來者

三十萬僧。十萬僧者是阿羅漢。二十萬僧者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及清淨凡夫悉皆就座。唯留上座所坐之處無敢坐者。王問上座。以何義故。坐此空處。答言。更有上座當坐此處。王復問言。更有上座大於汝耶。夜舍答言。昔佛所記師子吼中最高第一。名寶頭盧。跋難豆婆闍。尊重於我。王聞此語衣毛皆豎。如迦曇花樹

滿富城內請佛之時。五百羅漢各現神變至滿富城。我於爾時化作寶山。寶窟中坐往滿富城。佛入王舍城大行乞食。汝以土施。羅提龜多合掌隨喜。佛記汝時我亦得見。王又問言。尊者。近來在何處住。尊者答言。在香山住。復問言曰。將從幾許。答言。六萬。大王且止。何須多問。日時已到可與僧食。食訖當更爲王具說。王言。請從尊者教。先發起我念佛之心。灌菩提樹然後與食。王喚維那薩。娑蜜多而語之言。我以十萬兩金施於衆僧。以千寶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可打。捷捷稱我名字用爲檀越作般遮子瑟。王子。駒那羅左右面立不發口言。便舉右手。我倍與之。見人皆笑。王亦自笑。語羅提龜多。汝所爲也。答言。人衆極多貧窮者衆。王復言曰。我以三十萬兩金奉施於僧。以三千寶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時。駒那羅復舉四指。王語羅提龜多。誰與我競。羅提龜多長跪而言。誰能敢與天帝共競。駒那羅嬰孩小兒與父戲耳。王右顧見。駒那羅即語上座言。我盡庫藏一切宮人并諸輔相及與我身子。駒那羅等一切施僧。請稱我名般遮子瑟。布施已訖。僧爲呪願。受呪願竟。於菩提樹四邊縛格。自上其上。以四千寶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灌菩提樹已。欲與僧食。上座夜舍言。王遇勝福田。莫生優劣心。王自行食。乃至於沙彌。時有二沙彌行和敬法。一者以麁用施於彼。彼還以麁而與此。此以餅復施於彼。彼亦用餅還與施之。此更復以歡喜丸用施於彼。彼

又問言。頗有得見如來者不。夜舍答言。有寶頭盧阿羅漢。見佛在時。王言。可得見不。答言。正爾。當來使王見之。王歡喜而言我得極大利益。今哀愍我第一得見寶頭盧。即便合掌瞻仰而待。見寶頭盧猶如半月亦如鵝王。與數千萬阿羅漢等從空中來下坐上座頭三十萬衆皆起恭敬。王見寶頭盧頭白眉秀。身體相好如辟支佛。即爲作禮五體投地。鳴尊者足起而。踟躕說於偈言

如來雖滅度 尊者補處生
哀愍垂教授 我當隨順行

說此偈已問尊者言。見如來不。答言。我見。色如金聚。面如滿月。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慈宅。王又問言。於何處見。尊者言。佛與五百阿羅漢等。在王舍城夏安居時。我在其中見盛福田。在舍衛國現大神變。摧外道時。莊嚴化佛次第上至阿迦膩吒。我於爾時亦在其中。佛在忉利天爲母說法。諸天圍繞。來下之時我亦在其中。至僧伽尸沙池側時我亦在其中。蓮花比丘尼化作轉輪聖王。具足千子禮佛足時亦在其中。蘇摩伽帝

滿富城內請佛之時。五百羅漢各現神變至滿富城。我於爾時化作寶山。寶窟中坐往滿富城。佛入王舍城大行乞食。汝以土施。羅提龜多合掌隨喜。佛記汝時我亦得見。王又問言。尊者。近來在何處住。尊者答言。在香山住。復問言曰。將從幾許。答言。六萬。大王且止。何須多問。日時已到可與僧食。食訖當更爲王具說。王言。請從尊者教。先發起我念佛之心。灌菩提樹然後與食。王喚維那薩。娑蜜多而語之言。我以十萬兩金施於衆僧。以千寶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可打。捷捷稱我名字用爲檀越作般遮子瑟。王子。駒那羅左右面立不發口言。便舉右手。我倍與之。見人皆笑。王亦自笑。語羅提龜多。汝所爲也。答言。人衆極多貧窮者衆。王復言曰。我以三十萬兩金奉施於僧。以三千寶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時。駒那羅復舉四指。王語羅提龜多。誰與我競。羅提龜多長跪而言。誰能敢與天帝共競。駒那羅嬰孩小兒與父戲耳。王右顧見。駒那羅即語上座言。我盡庫藏一切宮人并諸輔相及與我身子。駒那羅等一切施僧。請稱我名般遮子瑟。布施已訖。僧爲呪願。受呪願竟。於菩提樹四邊縛格。自上其上。以四千寶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灌菩提樹已。欲與僧食。上座夜舍言。王遇勝福田。莫生優劣心。王自行食。乃至於沙彌。時有二沙彌行和敬法。一者以麁用施於彼。彼還以麁而與此。此以餅復施於彼。彼亦用餅還與施之。此更復以歡喜丸用施於彼。彼

●敬一● ●不二● ●樹十● ●汁二● ●信二● ●坐二● ●敬二● ●樹十● ●權十●
●其● ●姿一● ●施二● ●權推● ●駒二● ●手二● ●(時)十●

陳棄之藥。汝少來婉樂不勝受此飢渴寒熱。可息汝心。宿大哆言。我今不為厭患王位。亦復不求天上之樂。亦復無有衆苦惱逼。亦不貪於錢財珍寶。亦不怖畏怨敵之難而求出家也。唯畏生老病死之苦而求出家。為得涅槃而求出家。王聞是語。舉聲大哭。宿大哆言。王不須哭。生死輪轉不曾休息。會必別離。何用哭為。王言。汝今並可試學乞食。坐此樹下草鋪上宿。於是便與鉢孟錫杖。使從宮人。次第乞食。宮人皆與美好飲食。王責宮人言。何以與彼好美飲食。與龜惡食。使令調習。宮人受教與龜惡食。得亦復食不生增減。王見是已。即語弟言。聽汝出家。汝若出家必來見我。宿大哆既得聽已。向雞頭摩寺而生念言。若我於此出家必多妨闕。即便往至他方遠國出家學道。精勤得阿羅漢道。便生心念。昔阿育王與我要言。若出家者必來見我。今宜往見。即於中前著衣持鉢詣花氏城。漸次乞食到王宮門。語守門人言。宿大哆欲求見王。守門之人即往白王言。宿大哆今在門外欲見於王。王言疾將來入。宿大哆入王門。阿育王見其弟便下御座。五體投地為之作禮。起而合掌看宿大哆。泣淚而說偈言。

一切有生類 聚集為歡喜

我今觀汝眼 不見親愛相

汝必得勝果 甘露滿汝心

羅提龜多見宿大哆著糞掃衣執持瓦鉢。等乞食好惡皆受。亦向於王而說偈言。

觀宿大哆 少欲知足 所作已辦

故能歡喜 棄王種族 并花氏城
珍寶庫藏 及與榮祿 如捨涕唾
履行聖種 永斷結使 滿足王種
得大名稱 莫不歡美

於是阿恕伽王。扶宿大哆著御座上。以上妙飲食手自過與。飲食已竟行清淨水。取一小座在前而坐。求使說法。宿大哆便為說偈。

王位尊豪莫放逸 三寶難慎當供養
說此偈已從座起去。王與五百輔相城內人民。圍繞恭敬送到門外。是名現證沙門之果。

宿大哆作是念言。我見昔以多種方便化我。今入佛法之中。今當使彼增益信敬。即歸身虛空作種種變。阿育王與諸群臣舉手說偈。

斷絕恩愛親 如鳥飛空去
我為王位縛 保愛於世事
嫌呵譏賤我 而自獨解脫
如此之果報 由心得自在
禪定之果報 愚闇盲不見
汝今飛騰去 破我之僞慢
我智力亦微 使我得厭離

於是宿大哆飛向邊地。到他國已即遇大病頭髮。除落。王聞其病遣醫藥往彼療治。病得。差已髮生如故。遣醫還去。後宿大哆食酪之時。身則安隱為易得故。徒就曠野。放牧邊住。時弗那槃達有尼乾陀弟子。畫作佛像而令禮拜於尼乾子像。時佛弟子優婆塞者語阿恕伽王言。外。道尼乾子弟子畫作佛像。令禮拜外道尼乾子像。王聞瞋恚即便驅使。上及四十里夜叉鬼。下及四十里諸龍等。一

日之中殺萬八千尼乾陀子於花氏城。花氏城中復有尼乾子。亦畫佛像。令禮拜外道尼乾陀像。時有優婆塞已告於王。王聞大瞋捉尼乾陀并其眷屬以火燒殺。擊鼓唱言。若有能得尼乾子頭當賞金錢。後宿大哆於尼乾子舍寄宿。著惡衣服頭髮極長。與尼乾陀子形貌相類。有鬼持刀在一面立。宿大哆自生念言。我之宿緣應為此鬼之所殺害。時鬼謂是尼乾陀子。即便斬頭。持至王所而索金錢。王見識是宿大哆頭。復聞一臣道外沙門被殺者多所有者少。極為憐愍。悶絕墜地。以水灑面。久乃得蘇。輔相白王言。今諸沙門濫死者多。王當施於沙門無畏。王即作號令言。自今已後一切沙門制不聽殺。諸比丘等心生疑網。而問尊者優婆塞多言。有何因緣。宿大哆為鬼所殺。答言。若欲知者。至心諦聽。過去之世有一獵師。水邊著網。有辟支佛乞食來過。在其網邊樹下而坐。時彼獵師不能得鹿。自思惟。以何意故。鹿今都不近我網耶。便四顧望見辟支佛於其網傍一樹下坐。即以劍斬頭。爾時獵師今宿大哆。是以其往昔斬辟支佛故。墮地獄中。無量億劫受大苦惱。乃至得道。猶為此鬼之所斬殺。比丘問言。復以何因緣生貴族成阿羅漢。答言。過去久遠迦葉佛時供養衆僧。以此福報得生貴族。又於爾時信心出家。一萬歲中修行梵行。由是善因今成羅漢。

阿育王傳卷第二

①翻十(修) ②喜二樂 ③平二牙 ④美二喜 ⑤緣可二阿 ⑥除二魔 ⑦差二重 ⑧放牧二牧牛 ⑨道二有 ⑩子二院 ⑪令十(人) ⑫教十(皆) ⑬至二志 ⑭族十(家) ⑮大其 ⑯不分卷

阿育王傳卷第三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駒那羅本緣

阿瑟伽王夫人字曰蓮花。產生一子名爲法增。有一輔相。白於王言。王應歡喜。所以者何。王生一子。面貌端正。其眼最勝。王聞此語。心生慶悅。而作是言。先王之種有大名稱。我今復能增長於法。而生此子。故遂立名。以爲法增。乳母將兒來至王所。王見兒已。心生愛厚。卽說偈言

此子眼最勝 甚有大福德
如初生蓮花 莊嚴在於面
亦如圓滿月 見者無不喜

說此偈已。語輔相言。頗見人眼有似我此小兒眼不輔相答言。一切人中未曾聞見。唯聞雪山有鳥名。駒那羅眼。最爲好。王卽勅夜叉言。可疾取彼雪山之中駒那羅鳥。吾欲見之。時有夜叉。卽應王命。一剎那頃取彼鳥來至王所。王觀此鳥眼小而好。與兒之眼等無有異。是故字兒爲駒那羅。此名流布普皆聞知。故遂號之名駒那羅也。及年長大爲之娶妻。字真金鬘。王與其子至雞頭摩寺。時彼上座觀駒那羅不久之頃必當失眼。語王言。何故不使駒那羅子常令聽法。王便勅子言。汝今應當順上座教。時駒那羅合十爪掌向上座所而作是言。有何教勅唯請從之。上座勅言。眼者無常不可恃怙。當勤修集定慧

之行。於是駒那羅受教。卽退在宮靜處而自思惟。觀眼苦空無常無我。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帝失羅。又向拘那羅所見其獨坐。愛其眼故。抱駒那羅而作是言。猛火熾盛燒於山野。姪欲逼我亦復如是。汝今與我宜相愛樂。駒那羅聞是語已。以手覆耳而說偈言

此語不和善 塞耳不欲聞
云何以母道 於子有欲想
非法欲不斷 是爲惡趣門

帝失羅又瞋恚而言。汝不從。我不久之間必當滅汝。駒那羅復偈答言

願守淨法死 不受姪欲生
破壞天人道 賢智所訶責

帝失羅又從是已。後常求其短。時北方有國名乾陀羅。其國有城。名得叉尸羅。彼城人民叛逆不順。王躬欲往討伐其城。輔相諫言。王不須往。可遣一子征撫而已。王便問子駒那羅言。汝能伐彼得叉尸羅國不答言。能伐。王知子意歡喜欲去。莊嚴道路。諸有老病死亡憂苦乞匄之徒。約勸國界使遠道側。阿瑟伽王親共其子乘羽寶車而自送之。將欲別時。抱駒而哭。視子而言。彼人福德得見汝眼。時有相師婆羅門占言。王愛子眼。而其子眼不久之間必當破壞。今見兒眼無不歡喜。彼若壞者一切憂苦。駒那羅已漸前進至得叉尸羅城。城中人民聞駒那羅來。嚴治道巷捉持香瓶。以示伏相半由旬迎。既見駒那羅合掌而言。我等人民不叛於王。亦不叛王子。但叛王邊諸惡臣耳。極設供具恭敬圍繞

將入城中。阿瑟伽王生大重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皆糞汁流出。無人能治。王勅大臣。可喚駒那羅以爲王位。我死不久用惡活爲王。大夫人帝失羅又聞是語已。而自思惟。若駒那羅爲王。我無活理。卽作方便。自王說言。莫聽賢人我治王。王便斷賢不聽使入。帝失羅又逼勅一切男子女人。若有重患如王病者。懷莫治之。皆勸將來。時有一男得如此病。婦詣醫所而作是言。我之夫主有如此病。醫卽答言。速往將來。爲汝治之。遂將至醫邊。醫便將向帝失羅又所。帝失羅又得卽殺之。破腹而看。見其腹中有一大虫。虫上去時糞亦隨去。虫若下時糞亦逐去。於是便以末椒而與。亦復不死。種種辛物用持與之。猶故不死。乃至與葱。虫便卽死逐糞道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言。我是刹利之種云何食葱。帝失羅又重白王言。爲治病故必應服之。於是食葱。而虫卽死。逐糞道出。王病得差。語帝失羅又言。汝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卽聽使作王七日。帝失羅又既得聽已。而自念言。我今正是報駒那羅怨惡之時。便作詔書語得叉尸羅國人言。挑駒那羅眼。何以故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阿瑟伽王極爲嚴峻莫復稽遲。以犯王制。封書之時。要得王齒。印封其書。帝失羅又伺王眠睡欲印此書。王輒怖畏而自覺悟。帝失羅又問於王言。何以卒覺。我向惡夢見二鳥欲挑我子駒那羅眼。作是語已。而復還眠。第二日亦復眠中卒覺。語夫人言。我復惡夢。夫人

●前頁 ①不分卷 ②P. 110 ③(駒那羅本緣)全文 ④(牛養羅果因緣)全文 ⑤cf. P. 110 ⑥駒那羅本緣一阿育王傳拘那羅本第五 ⑦天 ⑧駒那羅本第五 ⑨二 ⑩二 ⑪二 ⑫二 ⑬二 ⑭二 ⑮二 ⑯二 ⑰二 ⑱二 ⑲二 ⑳二 ㉑二 ㉒二 ㉓二 ㉔二 ㉕二 ㉖二 ㉗二 ㉘二 ㉙二 ㉚二 ㉛二 ㉜二 ㉝二 ㉞二 ㉟二 ㊱二 ㊲二 ㊳二 ㊴二 ㊵二 ㊶二 ㊷二 ㊸二 ㊹二 ㊺二 ㊻二 ㊼二 ㊽二 ㊾二 ㊿二 ①前頁 ②不分卷 ③P. 110 ④(駒那羅本緣)全文 ⑤(牛養羅果因緣)全文 ⑥cf. P. 110 ⑦駒那羅本緣一阿育王傳拘那羅本第五 ⑧天 ⑨駒那羅本第五 ⑩二 ⑪二 ⑫二 ⑬二 ⑭二 ⑮二 ⑯二 ⑰二 ⑱二 ⑲二 ⑳二 ㉑二 ㉒二 ㉓二 ㉔二 ㉕二 ㉖二 ㉗二 ㉘二 ㉙二 ㉚二 ㉛二 ㉜二 ㉝二 ㉞二 ㉟二 ㊱二 ㊲二 ㊳二 ㊴二 ㊵二 ㊶二 ㊷二 ㊸二 ㊹二 ㊺二 ㊻二 ㊼二 ㊽二 ㊾二 ㊿二

問言見何等夢。答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言。但好安眠。誰害王子。王還睡眠。夫人以王齒印印書。遣使齎書。勸得又尸羅國人挑拘那羅眼。王復夢見齒墮落。王至早起使喚相師而占此夢。相師占言。如此之夢必是王子失眠之相。王聞此語。合十指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信僧者。願護我子。書既至彼得又尸羅城。城中人民愛敬法僧。仁篤之厚乃至無有示此書者。而共議言。王尚不能思及其子。於我人民何能愛惜。駒那羅者每於一切群生之類。恒懷悲愍。欲救拔諸根調順無有憍慢。如此之子而欲毀害。況我等輩。便隱此書久乃方出與駒那羅。駒那羅得書即信其語而作是言。隨諸人意取我之眼。時無有人取其眼者。便喚真陀羅使令挑眼。真陀羅不肯而言。寧可壞我目。云何當壞如此之眼。於是用一寶篋價直十萬兩金。雇真陀羅以挑己眼。猶故不肯。業緣應然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駒那羅見已。便憶上座夜奢說眼無常之語。乃作是念。良由見我必應受此壞眼業報。故作此語。真是我之善知識也。哀愍我故預垂勸教。欲使我心受報之時不生恐怖。昔者上座又勸我言。三有無常危脆如幻。我乃久知眼之壞相。當取堅法即語醜人言。可取一眼著我手中。時彼醜人便即向駒那羅所。欲挑眼取著其手中。一切人民稱怨大喚。皆作是言。怪哉苦哉。明淨之目自然崩墮。極妙蓮花而被毀壞。數萬億人啼哭懊惱不能自勝。於

是駒那羅觀掌中眼而作念言。咄哉此眼。汝今何故不觀色也。本謂汝好。今但是凡鄙肉。誑惑愚人。謂中有我橫生愛重。真是衆緣假合成耳。都無實眼如水泡。不放逸者能作此觀便脫生死。作是思惟時得須陀洹道已得見語。語醜人言。更取一眼。便從其語挑其眼取著其掌中。時駒那羅重觀是眼得斯陀含。捨肉眼故得法眼淨。而作是語。挑我肉眼而得慧眼。捨生死父作法王子。雖失富財得於法財永離憂苦。後時駒那羅乃知此書帝失羅叉之所。誑作實非王教。便爲顯言。使大夫人帝失羅叉長壽安樂無諸衰患。何以故。由彼方便壞我。因緣獲得法利。駒那羅婦真金鑿者。聞其夫主被挑兩眼。即向夫所見挑眼血汚其身。懷惱哽咽悶絕。地以水灑面還得醒悟。起立啼哭而作是言。妙好清淨眼毀壞乃如此。駒那羅以偈答言。

自作此惡業 今日自受之

一切世界苦 恩愛會別離

汝應遠苦惱 何用啼哭爲

城中人民驅駒那羅夫婦二人令出外去。而其夫婦生來處樂。不堪苦事執持作役。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去向花氏城。至王宮門欲入宮中。守門之人不聽使入。駒那羅即於門邊象廐中宿。天明彈琴。琴中說已辛苦挑眼得道因緣。門者聞之。自觀陰入皆得出離生死之苦。王聞歌聲而作是言。此琴之聲似駒那羅聲。其聲之中作辛苦言。亦

復更作自大之聲。我聞此聲剛強心滅如象失子。遣人往看。見駒那羅無眼黑瘦而不誠之還自王言。有一乞人。眼盲黑瘦婦在其邊。王聞是語而作念言。我本夢見駒那羅子失其兩目。此非是也。憶念我子心不暫停。當速喚之。即遣人復至象廐。問盲人言。汝是何人。爲誰之子。盲人答言。我父是彼阿恕伽王主闍浮提。於一切人皆得自在。我是彼子。字駒那羅。亦更有父爲大法王。號曰佛陀。使人即將盲人夫婦至於王所。王見駒那羅眼盲黑瘦衣裳弊壞。都欲不識見少形相而生旁疑。即問言曰。汝是駒那羅也。答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絕。地以水灑面還復蘇息。抱駒那羅著於膝上。手摩捫眼涕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以爲字。今悉無有。以何爲名。今可道之。誰挑汝眼。譬如虛空無月無星。誰無悲心能壞汝眼。誰於汝眼作終身苦。駒那羅子。誰令汝眼乃使如此。速疾語我。我今見汝身。形骸憔悴。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如似被於金剛之雹。駒那羅言。願莫憂惱。父不聞也。佛亦受報。緣覺解聞及諸凡夫等無有脫者。應受報者善惡之業終不敗亡。我自造業不可怨他。非刀劍害亦非金剛。非火非毒非怨惡惡蛇。非爾所苦來逼我身。先作此業。今受其報。使他受苦甚非所宜。一切有身皆如射的衆箭著之。此身亦爾。衆苦集之。阿恕伽王雖聞此語。猶爲愛火焚燒其心。復告子言。阿誰無愛生挑汝眼。駒那羅言。父勸使挑。王言。我若勸人使挑汝眼。當自

●信二增● ●哀二憐● ●勸教二致勸● ●日二月● ●博二關● ●其二直● ●誰二許● ●因二月● ●門二第●
●四語十(已)● ●於二令● ●月二名● ●抱二提● ●誰二作● ●(語)一●

言。阿恕伽王最後所施。唯於此半耨摩勒果而得自在。一切所有悉皆喪失。衆僧哀感受我貧苦最後之施使我得福。上座夜奢約勅衆僧。汝等皆見阿恕伽王受福快樂。於一天下總攬自在。今日爲諸群下所制斷絕王物使不自由。唯於是半耨摩勒果隨意得用。以愍重心來施於僧。卽勅典事。摩著囊中。使一切僧普得其供。告諸比丘言以此之故當於生死深生厭惡。富貴快樂不久敗壞。威勢自在不久皆失。咄哉生死甚可厭患。傳告後世諸王。富貴得自在者莫如阿恕伽王。爲諸群臣之所禁制。宜及勢力未衰患時。應當盡心作諸功德。阿恕伽王臨欲命終語羅提毬提。今日於此閻浮提中誰得自在。羅提毬提答於王言。世尊得自在。王聞此語卽起合掌遍觀四方而作是言。唯除庫藏今以四海一切大地悉施佛僧。并諸前後所作功德。不求轉輸聖王釋梵尊位人天之樂。正欲願我將來生處心得自在速成聖果。便作詔書以齒印。印付與輔相羅提毬提。於是氣絕遂便命終。諸臣乃以轉輸王法種種莊嚴供養殯葬。立貳摩留爲王。羅提毬提詔群臣言阿恕伽王以諸大地布施衆僧。何以故欲學須達長者滿百億施故。存在之日唯施九十六億。若以四億贖閻浮提則滿先主所願。群臣共議用四億金贖閻浮提。還與後嗣貳摩留王。貳摩留子名耨阿提。耨阿提子名弗舍摩。弗舍摩子名弗舍密哆。弗舍密哆共諸臣議言。云何當使名字流布於世耶。時有

摩二摩台 惡二惡台 〔正〕一 〔印〕一 武摩留二摩留台 詔二誥台 諸 〔諸〕一 主二王台
 期二祀台 武摩留王二黃王黃台 武摩留王 〔武摩留王〕一 〔武摩留〕一 密二張台* 在二正台 〔也〕一
 若二能台 諸二語台 斷十〔阿育王現報因緣第四〕全文 of, P.183b 以上卷第二終台 松第三首台 摩跋
 阿異如首台 之一二第七台 多二提台 三二四台 復二角台 慢二曼台* 茶二茶* 茶二茶
 拔二致台* 摩二摩台 住二之主台 加二迦台* 〔隊〕一

今怪我等所作。我等試學彌猴所作。便結

*加跌坐思惟繫念無師自悟。七覺意法自然

在前。即得辟支佛。而作是念我等今得辟支

佛。道皆由彌猴之所教。授具以花果供養彌

猴。彌猴壽終便以香薪燒而供養。阿難爾時

彌猴者今優婆塞多是。昔為彌猴猶能利益

五百仙人使得道證。佛語阿難汝捉我衣即

便捉衣。遂即相將向闍寶國。到闍寶。寶已佛

告阿難。此地平正甚大寬廣。阿難白佛言

如是。世尊復告阿難我百年後有比丘名摩

田地。當安佛法於闍寶國。此闍寶國多饒房

舍臥具坐禪第一。佛從是漸進向拘尸那城

佛欲般涅槃告摩訶迦葉言。於我滅後當撰

法眼使千年在世利益衆生。迦葉答言請受

尊教。佛入世俗心而作念言。釋提桓因應來

我所。釋提桓因知佛心念即至佛所。佛語釋

提桓因我滅度後當擁護善法。釋提桓因白

佛言。世尊唯然受教。佛亦入世俗心而作心

念。四天王天應至我所。時四天王知佛心念

即來佛所。佛告四天王我涅槃後當擁護善

法。唯然世尊當受聖教。佛勸摩訶迦葉釋提

桓因四天王等已。便至拘尸那城娑羅林中

雙樹間宿涅槃時至告阿難言。汝於娑羅林

中北首敷置我於今日中夜當入涅槃。而說

偈言

諸有皆迴覆 生老如波浪

度死之大海 捨身如棄唾

至無畏涅槃 死魔竭大怖

三有海淵廣 解脫師能度

阿育王傳卷第三

阿育王傳卷第四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憂波毼多因緣之餘

說此偈已即入涅槃。如是乃至起八舍利

塔。第九瓶塔第十灰炭塔。乃至釋提桓因及

四天王。以香花音樂末香塗香供養舍利。而

作是言。佛付囑我等法而般涅槃。從今已去

當護持佛法。帝釋告提頭羅吒。汝當擁護東

方佛法。復告毘樓勒。汝當擁護南方佛法。

告毘樓博叉。汝當擁護西方佛法。告毘沙

門天王。汝當擁護北方佛法。所以者何未來

當有三邪見王毀滅佛法。佛之所記汝當護

持。佛滅度後數千億萬阿羅漢等悉入涅槃。

諸天空中出大音聲而作是言。諸佛弟子皆

從佛去。法燈欲滅大闇將至。若不聚集三藏

經書。若諸羅漢入涅槃已佛法即滅。釋提桓

因將四天王及諸天衆。往尊者摩訶迦葉所。

頭面作禮而白迦葉言。尊者如來之法付囑

尊者。尊者今當聚集法眼。令諸天人千載之

後利益衆生。迦葉即時於虛空中打大捷

鼓三千世界皆聞其聲。五百羅漢即來集於

拘尸那城。迦葉語阿那律言諸羅漢中誰有

不來。答言唯有尊者。摩訶波提。在尸利沙

宮而未來至。迦葉問言今此衆中誰爲下座。

弗那答言我是下座尊者語言汝當從僧如

法教不。弗那答言我能從順。尊者言善哉善

哉。汝能爲下座莊嚴衆僧。今可往彼尸利

天宮語摩訶波提言。迦葉等比丘僧喚汝此

間今有僧事喚於大德。弗那即往至尸利沙

宮白摩訶波提言。迦葉等比丘僧今有僧事

暫喚尊者。答言長老弗那應言如來等比丘

僧。何以乃言迦葉等比丘僧。佛不入涅槃耶

也。弗那言如尊者語如來已入涅槃。法橋已

壞法須彌山已崩。聲聞由乾陀山已壞。尊者

瞞梵波提言。世尊若在閻浮提者我可往彼

今已滅度。閻浮提內空曠不樂。我何故去

我今乃欲入於涅槃。遙以我心頂禮迦葉及

衆僧足。作是語已即入涅槃

於是弗那還閻浮提。到衆僧前向上座言。瞞

梵波提不肯來下。禮上座足并諸衆僧即入

涅槃。致此命已而作言曰。十力大象沒象

子亦隨沒。諸羅漢等多有隨佛而涅槃者。

摩訶迦葉作是制言。未集法藏不聽比丘入

於涅槃。乃集五百諸阿羅漢皆共和合欲集

法藏。又語阿難長老汝是佛弟子多聞總持

有大智慧。常隨從佛有清淨行。知見具足

最後法中利安衆僧所讚歎。尊者迦葉告

諸比丘。佛般涅槃衆人雲集此處妨闕我等

宜向閑靜之處撰集經法。於是乃與五百羅

漢向王舍城。尊者阿難將弟子婆闍弗多遊

行婆利闍聚落。時彼聚落四部之衆聞佛涅

槃皆生悲苦悶絕悽愴。阿難見已生哀感心

昇師子座爲說法要解喻其意。時有弟子婆

【結】一○一○(國)○一○正一○二○滅度後當擁護善法去世後汝當護持我之遺教○二○迦葉二○迦葉○度一○迦葉○
○二○迦葉○二○迦葉○死二○免○二○迦葉○二○迦葉○不分卷及品○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
○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
○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二○迦葉○

聞弗哆觀其和上尊者阿難。猶是學人未得羅漢。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安靜樹下坐 寂滅證涅槃

瞿曇應入定 莫修放逸行

不久得寂滅 涅槃清淨法

婆闍弗哆說如此偈。覺悟阿難。阿難聞已。竟夜經行坐禪念定。於後夜初右脇。著地頭未

到枕。豁然解得阿羅漢。即向王舍城。尊者摩訶迦葉。亦將五百羅漢到王舍城。阿闍世

王。韋提希子。聞迦葉將五百羅漢在王舍城。莊嚴城池。修治道路。出城往迎。王先獲得無

根信。故見世尊時。自投象下。今見尊者摩訶迦葉。亦投象下。尊者以神通力。接令無患。即

語王言。如來神足。捷疾不似聲聞。聲聞極用功夫。方得神足。自今已往。若見我等。莫投象

下。如見佛。時王言。唯然受教。時阿闍世王五體投地。頂禮尊者。足合掌而言。如來涅槃。我

不得見。尊者涅槃。必使我見。答言。許可。王已即告王言。我今欲集如來法眼。唯願大王

為我。越王言。願諸比丘。終身受我房舍。臥具。病瘦醫藥。衣服飲食。尊者迦葉。即便可。往至竹林。作是念言。此中多饒。房舍多。諸比

丘。或能妨闕。畢鉢羅窟。房舍臥具。不多不少。當於彼中。撰集法眼。於是迦葉。即共五百羅

漢。至畢鉢羅窟。數臥具。坐而作是言。未來比丘。少憶念力。我等於日前。集法句偈。於其食

後。當集法眼。時諸比丘。五百羅漢等。悉皆已集。而作是言。我等先集何法。尊者迦葉。答言

先集修多羅。諸比丘言。今此衆中。誰可使集

修多羅者。迦葉言。阿難多聞第一。諸修多羅藏。阿難盡持。我等今共問於阿難。而修集之。即告阿難言。阿難法眼。是佛所出。諸多聞

者。去世已盡。守法藏者。唯汝一人。今當集法汝可說之。阿難言。如尊者語。即上座前。觀察衆心。而說偈言

比丘所行道 離佛不莊嚴

如似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衆僧中無佛 醜陋亦如是

說是偈已。禮上座足。即昇高座。心自念言。有修多羅。從佛聞者。有修多羅。從聲聞聞者。尊者迦葉。即便問言。佛於何處。最初說修多羅。阿難答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捺斯。鹿野苑。中古仙住處。爲五比丘。三轉法輪。此苦

聖諦如是。廣說。尊者驕陳如。便作是念。昔本佛爲我說如是法。今阿難說。與本無異。即從座起。在地而坐。說是偈言

咄哉諸有苦 迴動如水月

不堅如芭蕉 譬如幻影響

如來大雄猛 功德盡三界

猶爲無常風 漂流而不住

五百羅漢聞是偈已。皆從座起。在地而坐。尊者摩訶迦葉。告諸比丘。阿難所說。爲是實不。皆答言。如是。阿難如是。乃至廣說。修多羅藏。尊者迦葉。心復念言。今當使誰說於毘尼。又念尊者優波離。佛說持律。最爲第一。一切毘尼。皆從佛受。當問優波離。離集。毘尼。摩訶迦葉。即語優波離。汝誦。毘尼。今欲撰集。汝可說之。優波離答言。爾迦葉。問言。佛於何

處說最初戒。答言在毘舍離國。因須達迦蘭毘陀子。制於初戒。如是第二第三。乃至廣集。毘尼藏。尊者迦葉。作是念。我今當自誦摩得勒伽藏。即告諸比丘。摩得勒伽藏者。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聖道。分四難行道。四易行道。無諍。三昧。願智。三昧。增一聖之法。百八煩惱。世論。記結。使記業。記定。慧等。記諸長老。老此名摩得勒伽藏。集法藏。訖。尊者迦葉。而說偈言

以此尊法輪 濟諸群生類

十力尊所說 皆當勤奉行

此法是明燈 壞破諸黑闇

無明之障翳 攝心莫放逸

尊者阿難。作是念言。佛臨涅槃時。作是語。若放捨細微戒。得安樂。我今當向僧說是語。尊者阿難。向上座。頭合掌說言。我親從佛聞。於是言。若捨細微戒。得安樂。尊者迦葉。告阿難言。何者是細微戒。汝問佛不。答言。不問。迦葉語言。汝不問此事。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我本不以無慚愧。故而不問也。我以憂惱。故不問耳。又復告言。汝更有過。佛臨涅槃時。從汝索水。而汝不與。汝亦是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我實不以無慚愧。故而不取水。直以爾時。有五百兩車。新入水過。使水浸濁。是以不取。又復告言。汝亦曾以足躪。如來金色衣。上亦是汝罪。阿難答言。我實不以無慚愧。心更無比丘。共捉此衣。迦葉言。若無人共捉。何不仰擲空中。若擲空中。諸天自當取之。汝更有過。如來爲汝說言。若比丘善修四如意

①婆闍弗哆 ②覺悟 ③阿難 ④猶是 ⑤學人 ⑥未得 ⑦羅漢 ⑧即向 ⑨阿難 ⑩而說 ⑪偈言 ⑫安靜 ⑬樹下 ⑭坐 ⑮寂滅 ⑯證 ⑰涅槃 ⑱瞿曇 ⑲應 ⑳入 ㉑定 ㉒莫修 ㉓放逸 ㉔行 ㉕不久 ㉖得 ㉗寂滅 ㉘涅槃 ㉙清淨 ㉚法 ㉛婆闍 ㉜弗哆 ㉝說 ㉞如此 ㉟偈 ㊱覺悟 ㊲阿難 ㊳阿難 ㊴聞 ㊵已 ㊶竟 ㊷夜 ㊸經行 ㊹坐禪 ㊺念 ㊻定 ㊼於 ㊽後 ㊾夜 ㊿初 ㊿右 ㊿脇 ㊿著 ㊿地 ㊿頭 ㊿未 ㊿到 ㊿枕 ㊿豁然 ㊿解 ㊿得 ㊿阿 ㊿羅 ㊿漢 ㊿即 ㊿向 ㊿王 ㊿舍 ㊿城 ㊿尊 ㊿者 ㊿摩 ㊿訶 ㊿迦 ㊿葉 ㊿亦 ㊿將 ㊿五 ㊿百 ㊿羅 ㊿漢 ㊿到 ㊿王 ㊿舍 ㊿城 ㊿阿 ㊿闍 ㊿世 ㊿王 ㊿韋 ㊿提 ㊿希 ㊿子 ㊿聞 ㊿迦 ㊿葉 ㊿將 ㊿五 ㊿百 ㊿羅 ㊿漢 ㊿在 ㊿王 ㊿舍 ㊿城 ㊿莊 ㊿嚴 ㊿城 ㊿池 ㊿修 ㊿治 ㊿道 ㊿路 ㊿出 ㊿城 ㊿往 ㊿迎 ㊿王 ㊿先 ㊿獲 ㊿得 ㊿無 ㊿根 ㊿信 ㊿故 ㊿見 ㊿世 ㊿尊 ㊿時 ㊿自 ㊿投 ㊿象 ㊿下 ㊿今 ㊿見 ㊿尊 ㊿者 ㊿摩 ㊿訶 ㊿迦 ㊿葉 ㊿亦 ㊿投 ㊿象 ㊿下 ㊿尊 ㊿者 ㊿以 ㊿神 ㊿通 ㊿力 ㊿接 ㊿令 ㊿無 ㊿患 ㊿即 ㊿語 ㊿王 ㊿言 ㊿如 ㊿來 ㊿神 ㊿足 ㊿捷 ㊿疾 ㊿不 ㊿似 ㊿聲 ㊿聞 ㊿聲 ㊿聞 ㊿極 ㊿用 ㊿功 ㊿夫 ㊿方 ㊿得 ㊿神 ㊿足 ㊿自 ㊿今 ㊿已 ㊿往 ㊿若 ㊿見 ㊿我 ㊿等 ㊿莫 ㊿投 ㊿象 ㊿下 ㊿如 ㊿見 ㊿佛 ㊿時 ㊿王 ㊿言 ㊿唯 ㊿然 ㊿受 ㊿教 ㊿時 ㊿阿 ㊿闍 ㊿世 ㊿王 ㊿五 ㊿體 ㊿投 ㊿地 ㊿頂 ㊿禮 ㊿尊 ㊿者 ㊿足 ㊿合 ㊿掌 ㊿而 ㊿言 ㊿如 ㊿來 ㊿尼 ㊿槃 ㊿我 ㊿不 ㊿得 ㊿見 ㊿尊 ㊿者 ㊿尼 ㊿槃 ㊿必 ㊿使 ㊿我 ㊿見 ㊿答 ㊿言 ㊿爾 ㊿許 ㊿可 ㊿王 ㊿已 ㊿即 ㊿告 ㊿王 ㊿言 ㊿我 ㊿今 ㊿欲 ㊿集 ㊿如 ㊿來 ㊿法 ㊿眼 ㊿唯 ㊿願 ㊿大 ㊿王 ㊿爲 ㊿我 ㊿越 ㊿王 ㊿言 ㊿願 ㊿諸 ㊿比 ㊿丘 ㊿終 ㊿身 ㊿受 ㊿我 ㊿房 ㊿舍 ㊿臥 ㊿具 ㊿病 ㊿瘦 ㊿醫 ㊿藥 ㊿衣 ㊿服 ㊿飲 ㊿食 ㊿尊 ㊿者 ㊿迦 ㊿葉 ㊿即 ㊿便 ㊿可 ㊿往 ㊿至 ㊿竹 ㊿林 ㊿作 ㊿是 ㊿念 ㊿言 ㊿此 ㊿中 ㊿多 ㊿饒 ㊿房 ㊿舍 ㊿多 ㊿諸 ㊿比 ㊿丘 ㊿或 ㊿能 ㊿妨 ㊿闕 ㊿畢 ㊿鉢 ㊿羅 ㊿窟 ㊿房 ㊿舍 ㊿臥 ㊿具 ㊿不 ㊿多 ㊿不 ㊿少 ㊿當 ㊿於 ㊿彼 ㊿中 ㊿撰 ㊿集 ㊿法 ㊿眼 ㊿於 ㊿是 ㊿迦 ㊿葉 ㊿即 ㊿共 ㊿五 ㊿百 ㊿羅 ㊿漢 ㊿至 ㊿畢 ㊿鉢 ㊿羅 ㊿窟 ㊿數 ㊿臥 ㊿具 ㊿坐 ㊿而 ㊿作 ㊿是 ㊿言 ㊿未 ㊿來 ㊿比 ㊿丘 ㊿少 ㊿憶 ㊿念 ㊿力 ㊿我 ㊿等 ㊿於 ㊿日 ㊿前 ㊿集 ㊿法 ㊿句 ㊿偈 ㊿於 ㊿其 ㊿食 ㊿後 ㊿當 ㊿集 ㊿法 ㊿眼 ㊿時 ㊿諸 ㊿比 ㊿丘 ㊿五 ㊿百 ㊿羅 ㊿漢 ㊿等 ㊿悉 ㊿皆 ㊿已 ㊿集 ㊿而 ㊿作 ㊿是 ㊿言 ㊿我 ㊿等 ㊿先 ㊿集 ㊿何 ㊿法 ㊿尊 ㊿者 ㊿迦 ㊿葉 ㊿答 ㊿言 ㊿先 ㊿集 ㊿修 ㊿多 ㊿羅 ㊿諸 ㊿比 ㊿丘 ㊿言 ㊿今 ㊿此 ㊿衆 ㊿中 ㊿誰 ㊿可 ㊿使 ㊿集

足者則能住壽一劫半劫。如意足中我最善修如是三說。汝時默然而不請佛久住於世。此亦是汝。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我非無慚愧。爾時惡魔蔽我心都不覺知。又復告言汝更有過。汝以如來陰馬之藏示諸女人亦是汝罪。阿難答言我不無慚愧故示諸女人。所以。示者欲使女人厭患女身求男子身。又復告言汝更有過。汝昔慫慂勸請如來度諸女人令使出家亦是汝過。阿難答言我實不以無慚愧故強勸如來。所以勸者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部衆是故勸。請。尊者迦葉使阿難作六突吉羅懺悔訖告諸比丘言。我等不應捨微細戒。何以故。諸比丘當言七滅淨是。細微戒。復有比丘當言衆學法是細微戒。復有比丘當言四波羅提提舍尼法是。微細戒。復有比丘當言波夜提是細微戒。若捨此細微戒。諸比丘當言捨一不定法十三事。乃至四事。一切皆捨。諸外道若聞當言瞿曇沙門所有之法如似於煙。隨佛在時修持諸戒。佛涅槃後諸比丘等欲持者持欲捨者捨。尊者迦葉告諸比丘言。佛作是語我所制者。皆制之。我所不制者慎莫制也。如我所制不增不減。諸比丘等當奉禁戒使善法增長。不善法者當令永滅。以是義故佛所制戒皆應護持。若如是者法得久住。

摩訶迦葉涅槃因緣

尊者迦葉集修多羅及阿毘曇毘尼已訖。入顯智三昧觀所集法藏無闕少不。思惟已訖知無闕少。五百羅漢亦入顯智如是觀察。

迦葉自念。如來是我大善知識當報佛恩。報佛恩者所謂佛所欲作我已作訖。以法饒益同梵行者。爲諸衆生作大利益。示未來衆生作大悲想。欲使大法流布不絕。爲無慚愧者作。憐愍憐爲慚愧者作安樂行。如是報恩皆悉已竟。重作思惟。我極年邁身爲老壞臭爛之身甚可厭惡。涅槃時到。尊者迦葉以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長老阿難佛以法藏付囑於我。我今欲入涅槃以法付汝。汝善守護。阿難合掌答尊者言唯然受教。時王舍城有一長者生一男兒。合衣而出衣名商那。卽名此兒爲商那和修。以漸長大將入大海。迦葉語阿難言。商那和修發意入海得寶來還欲作般遮于瑟。若作會已汝度令出家以法付囑。迦葉付囑阿難佛法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至於大悲難行苦行婆伽婆善知識無量淨善功德之所熏修真妙舍利所在之處。皆自往至禮拜恭敬仰飛至四塔所極上恭敬禮拜已。復更往八大舍利塔所禮拜供養。如大雁王飛至大海莎竭羅宮敬禮佛牙。敬禮佛牙已向於天上。如金翅鳥屈申臂頃至忉利天。時釋提桓因與諸天衆禮拜供養尊者迦葉已。釋提桓因觀察摩訶迦葉而作是言。尊者今來欲供養舍利而入涅槃故來至此。迦葉答言我今欲來敬禮如來牙禮如來髮如來天冠如來鉢。今者是我最後供養。時釋提桓因及諸天等聞最後語。低頭悲慘憂愁苦惱。釋提桓因自取佛牙恭敬授與尊者迦葉。尊者迦葉舉著額上。以牛頭旃檀曼陀羅花

供養佛牙。供養已語諸天衆愼莫放逸。作是語已從彼天沒還王舍城。時尊者阿難受付囑已。恒常隨逐未曾捨離。畏入涅槃或不覩見是故隨逐。尊者迦葉語阿難言。汝獨入王舍城乞食。我亦欲獨入王舍城乞食。尊者阿難於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以三種善事。一以真善色貌。二以多聞總持真善說法能令聽者無有厭足。三以阿難之名真善利益。尊者摩訶迦葉亦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作是念阿闍世王本與我有要。若涅槃時必當語我。我今當往卽到阿闍世王門中。語守門人言。爲我白王摩訶迦葉今在門外欲見於王。守門人言王今眠睡。尊者復言可覺語之。守門人言王甚難惡不敢覺之。後自覺時我當白語。尊者復言今若覺者好爲我語。摩訶迦葉欲入涅槃故來相語。於是尊者迦葉至雞脚山三岳中坐草敷上。加跏趺而坐作是念言。我今此身著佛所與養掃衣。自持已鉢乃至彌勒勒令不朽壞使彌勒弟子皆見我身而生厭惡。尊者迦葉作是念言。若阿闍世王不見我身沸血當從面出。命不存濟。尊者迦葉已捨命行唯留少壽。卽時大地六種震動。尊者迦葉將欲入定作是念言。若阿難阿闍世王來時山當爲開令其得入。若還去時山復還合。釋提桓因將數萬諸天。以天曼陀羅花天末香。供養尊者摩訶迦葉舍利禮拜供養已。山卽自合覆尊者身。釋提桓因見尊者迦葉放捨身命中惱

①(犯)一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二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阿育王傳)十摩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付)二行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而二至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與毘舍離。我若毘舍離入涅槃者。毘舍離人以我舍利亦不與阿闍世王。二國共諍於理不可。我今於恒河中當入涅槃。尊者阿難往詣恒河所。阿闍世王夢見爲王捉蓋之人折於蓋莖。王夢見已恐怖即覺。守門者言向者阿難故來辭王欲入涅槃。王聞此語。悶絕蹙地。以水灑面還得醒悟。王醒悟已問言阿難去可近遠。欲在何邊入於涅槃。時竹園神來語王言。阿難向毘舍離入般涅槃。王聞此已即集四兵往詣恒河。毘舍離神語毘舍離人。尊者阿難向此涅槃毘舍離人聞神語已即集四兵往詣恒河既至河已。尊者阿難乘船在於恒河中流。阿闍世王見尊者時頭而禮足合掌而言。如來三界明燈已棄我去。汝是我明燈是我歸依。願見哀憐莫見棄捨入於涅槃。毘舍離人禮尊者阿難足合掌而言。唯願尊者在毘舍離入般涅槃。尊者阿難欲入涅槃即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五百仙人皆具五通而作是念。今此大地以何因緣六種震動。觀見阿難欲入涅槃是以大地六種震動。彼仙人中有一尊者將五百仙人翼從而來至阿難所。敬禮其足合掌而言聽我出家。阿難心念言我諸賢聖弟子今當來至。作是已五百羅漢自然來至。尊者阿難化彼河水變成金地。乃至五百仙人出家皆得羅漢。是諸仙人在恒河中受戒故。即名爲摩田提。所作已辦得阿羅漢禮阿難足合掌而言佛最後弟子須拔陀。先佛涅槃。我今亦是阿。難最後弟子欲入涅槃。不忍見於和

上涅槃。尊者阿難語。言世尊以法付囑於我而入涅槃。我今亦付囑汝之佛法而入涅槃。汝等當於闍賓國中堅立佛法。佛記我涅槃後當有摩田提比丘當持佛法在闍賓國。尊者阿難以法付囑摩田提比丘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令諸觀越作喜樂心已。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爲四分。一分向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至大海中與莎竭羅龍王。一分與阿闍世王。一分與毘舍離諸國王等。如是四處各皆起塔供養舍利。

摩田提因緣

摩田提作是念言。和上阿難付囑我佛法。使我得以法安置闍賓國。時闍賓國有一大龍先在彼住。摩田提即向闍賓國結跏趺坐作是念。若不惱觸龍此龍終不可降。即時入定令闍賓國六種震動。龍瞋恚而起放雷電霹靂雨大雹雨。尊者摩田提入慈心三昧。乃至不能動衣一角況能動身。化彼雷電霹靂及以大雨。作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華優鉢羅花。龍復雨劍輪刀槍種種器仗。摩田提復化作七寶。復雨大樹復雨大石山。摩田提化彼樹山爲飲食衣被。復注大雨七日七夜。尊者接雨著大海中。又口中出火欲燒尊者。尊者變火爲真珠。彼復化作數千龍身。尊者化作數千金翅鳥。龍見金翅鳥恐怖走來至尊者所問言。尊者欲何所爲。答言可受三自歸。龍復問言欲作何事。尊者答言與我此處。龍言不與。尊者復語龍言佛臨涅槃時記此國當作安隱坐禪之處。龍問言是

佛所記耶。答言是佛所記。龍問言欲得幾許地。答言欲得一坐處。摩田提即時現身滿闍賓國跏趺而坐。龍問言用財許地爲。答言我今有諸伴黨。即復問言有幾伴黨。答言有五百羅漢。龍言若減一人還歸我土。尊者入定觀於佛法隨幾時住世。此阿羅漢常能滿足五百不耶。觀必常有五百不滅。答言爾龍言與之。尊者將無量人來入此國。自安村落城邑。摩田提將人飛向香山中欲取鬱金種來至闍賓國住之。時香山龍瞋恚護之。龍復問言須幾時種耶。答言隨有佛法時。問曰佛法幾時。答言佛法千歲。龍言隨有佛法時與汝鬱金。摩田提作是念。我和上約勅我以佛法著闍賓國廣作佛事。我已作竟今涅槃時到。即跏趺虛空作十八變。使諸觀越得歡喜心而大饒益同梵行者。譬如以水滅火入於涅槃。以栴檀薪燒訖收骨起塔。

阿育王傳卷第四

阿育王傳卷第五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商那和修因緣

尊者阿難將入涅槃。商那和修向摩突羅國於其道中到一寺邊名爲毘多。會值日沒即宿彼寺。時此寺中有二摩訶羅比丘。共論議言。我昔聞商那和修作是言。若有比丘小戒不犯是名勝戒。聞事都盡更無異聞名爲多

①四二問②何二河③(人)一④此二以⑤諸二語⑥地二池⑦先二光⑧蘇二羅漢⑨(百)一⑩(而)一⑪(囑)一⑫四二區⑬梨二利⑭株十(第九)⑮以十(佛)⑯加二⑰二二⑱雨十(於)⑲有二消⑳復二後㉑坐二生㉒加二㉓言二日㉔住二二㉕(耶)一㉖上二商㉗不分㉘五二四㉙(阿育王經)十商㉚因緣二本緣第一㉛本緣第十

佛本意欲使優波毘多而調伏之。以是故佛不降伏。尊者觀魔可調伏時至未即知今正是時。尊者優波毘多以三種死屍。一者死屍二者死狗三者死人。以此三種化作花鬘即往魔所。魔見歡喜而作是言。優波毘多於我亦不得自在。魔即申頭受其花鬘。優波毘多以三屍結於魔。項。魔見三屍著。項而作是言。豈應捉是死屍著我。項許耶。尊者言如比丘不應著花鬘而汝著之。亦如汝不應以死屍結。項而我結之。今可隨汝力所作。汝今何爲而與佛子共鬪。如大海波浪觸。顛梨山。魔即自欲挽此屍却如似蚊。子欲移須彌不能令動。魔欲解項死屍亦復如是。魔大瞋恚踊身虛空而作是言。我雖自不能得解脫。我諸天足能解之。優波毘多語魔言。汝向梵天釋提桓因毘沙門天。向魔醯首羅天婆樓那天。乃至入於大火不能令燒。入於大水不能爛。彼諸天等欲解汝縛永不能得。於時魔王不用尊者之言。尋至彼諸天所。欲求解縛。然諸天等皆云。我不能。乃至到梵天所合掌言爲我解却。梵天答言十力世尊弟子所作。我力微弱終不能解。假使毘風猛風不能吹却。寧以藕根懸彌山欲解此縛無有是處。魔語梵王言汝不能解我當歸誰。梵王語言汝疾歸依優波毘多乃可得脫。如因地而倒還扶地而起。若不歸依則壞汝天上之樂壤汝名譽尊貴一切諸樂。魔見如來弟子勢力大梵天王猶言語恭敬。佛之勢力何可度量。若欲加惱於我何事不能。

大悲憐愍故不加惱於我。今日始知如來具足大悲成就大慈得真解脫。我爲無明所盲處處觸惱。然佛慈悲平等未曾惡語加我。受梵王語已即時破除憍慢之心。往優波毘多所五體投地。長跪合掌白尊者言。大家汝可不知我欲菩提樹下乃至涅槃。於如來所多作惱亂。尊者問言汝作何事。答言昔佛於婆羅門聚落乞食。我掩蔽衆心便不得食。佛以不得食故即說此偈

快樂無著積 身體安輕便

若能於飲食 心不生貪著

其心常歡喜 猶如光音天

復於耆闍崛山化作大牛破五百比丘鉢。唯有佛鉢飛在虛空。我更於異時化作龍形。纏縛佛身七日七夜。佛臨涅槃時我化作五百乘車。擾濁河水令佛不得飲。略而言之乃至數百觸惱。如來慈愍乃至未以一惡言而見輕毀。汝阿羅漢無慈悲忍心於天人阿修羅前毀辱於我。優波毘多答言。波旬汝無知見捉我聲聞比度如來。不可以芥子同彼須彌。螢火之光等於日月。一滴之水同于大海。如來大悲聲聞所無。佛大慈悲故不治汝。聲聞之人不同於佛故我治汝。魔言以何因緣。我從忍辱仙人已來乃至成佛。所作惱亂恒見慈愍而不加害。答言有不善因緣。於佛造惡心此罪雖積佛不毀汝。所以爾者。意欲令我調伏於汝。使汝於佛得信敬心。由是心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佛以是事故初不曾以一言毀汝。是故於汝恒生悲心。佛以善巧方便

欲使汝生於信心。由是少信因緣能得涅槃。略而言之。汝若於佛生少信心。以此信心洗除昔來數於佛所惱觸之罪悉皆得滅。魔聞是語身心踊躍。如迦曇花樹從根次莖乃至葉枝。魔王歡喜舉身毛豎。佛爲大慈從樹王下乃至涅槃。慈忍於我如父母念子。原除我過。魔王於佛法生歡喜心。即起合掌白尊者言。汝能使我生歡喜心。是汝大恩。今日當爲我解是三屍。答言。先當與汝作要。然後乃當爲汝解之。從今日後至於法盡更不聽汝惱亂比丘。魔言。當受尊教。復語魔言。當更爲我更作一事。我雖已見如來法身。不見如來妙色之身。爲我現佛色身使我生愛敬心。若作此事。是名爲上。答言。我亦先與尊者作要。我若現佛身時。汝慎勿爲我作禮。所以然者。如似伊蘭生樹死爲大象之所踐踏。尊者言爾。我不禮汝。魔言。小待我入林中。我本曾作佛形誑首羅長者。彼時所作今爲汝作。尊者即爲解於三屍。尊者憂波毘多作見佛思想。魔即入林化作佛身。如以綵色畫新白髻作佛身相。看無厭足。作佛形已。左邊化作舍利弗像。右邊化作大目犍連。阿難在後。摩訶迦葉阿菴樓頭須菩提等。千二百五十人大阿羅漢等圍遶侍從。以漸從林而出至優波毘多所。尊者爾時即起合掌諦觀而說偈言

咄哉無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佛身爲如此。乃爲無常壞。身心極著作見佛

○項一頂○ ○見一具○ ○願一摩○ ○實一○ ○子一姪○ ○得二而○ ○(依)一○ ○好二解○ ○惱二○ ○音二○ ○二二比○ ○二二藍○ ○二二真○ ○根二根○ ○二二於○ ○若二美○ ○條二枝條○ ○憂二優○ ○二二相○ ○以二似○ ○二二畫○ ○左二右○ ○右二左○ ○二二○ ○左二左○ ○二二○ ○

必受我語。卽往僧中語上座言。上座。何不好自莊嚴。上座意解。謂嫌髮長衣服垢膩。卽剃鬚髮淨自澡浴。比丘尼念言。上座不解我語。後日更至上座前。亦作是言。何不自嚴飾。上座謂爲衣色不正。便更染衣而來僧中。比丘尼復至上座阿沙羅前。又作是言。何不好自莊嚴。上座瞋言。我淨澡浴著新染衣。有何不莊嚴。比丘尼言。此非佛法中莊嚴。佛法得須陀洹斯陀含阿羅漢。是名莊嚴。又復問言。上座。汝聞天護長者入大海還欲作般遮于瑟不。上座答言。已知。又問。福田之人可有幾許。汝爲知不。答言。不知。比丘尼言。作福田者純阿羅漢有萬八千。在學地人淨持戒者二倍。羅漢汝爲上座。云何以此有漏之心。最初受他供養恭敬。上座聞已。便欲悲泣。比丘尼言。何以悲泣。上座答言。我今年老。云何能得盡諸漏。比丘尼言。佛法現在。令人得果不擇時節。大善丈夫之所讚歎。但能修行必能盡漏。一切時中常能與果。上座今。可往那羅拔利阿練若處。尊者毘多今現在彼。當教授汝。於是上座便往其所。尊者毘多卽出迎接。以水與之使令洗脚。上座言。不見長老優波毘多終不洗脚。諸弟子言。此是毘多。卽時洗脚而入。尊者毘多教化檀越作好飲食洗浴衆僧。洗浴旣已。優波毘多時使維那打羯提。作是唱言。恭敬解脫。羅漢悉入禪坊。時阿沙羅睡不覺唱。輒入禪坊。入已復睡。衆僧作制。其若睡者擎燈供養。時阿沙羅最爲上座。先在前睡。維那卽便捉

①(而)十自②③ ④住二在⑤⑥ ⑦世二運⑧ ⑨上二向⑩⑪ ⑫南⑬ ⑭和上二和向⑮⑯ ⑰我十(亦)⑱⑲ ⑳從二隨㉑ ㉒知二
 姑⑳㉓ ㉔卷第四終⑵, 阿育王經卷第四終⑶, 此下聖本有光明皇皇顯文 ㉕卷第五首⑶, 譯號同美如首卷 ㉖緣十(第十
 一)⑷⑸ ㉗拔利二跋力⑸ ㉘須二眼⑹⑺ ㉙便二更⑺⑻ ㉚氣二賦⑻⑼ ㉛舍十(阿那舍)⑼⑽ ㉜[得]一⑽⑾ ㉝滿十(也)
 ⑽⑾ ㉞若二得⑾⑿ ㉟緣二軌推⑿⑿ ㊱觀二障㊲

燈著前而三彈指。阿沙羅覺起而擎燈巡坐供養。尊者趨多入火光三昧。萬八千羅漢亦皆同入火光三昧。阿沙羅見已歡喜。覆自慚愧。即說偈言。

和合共一處 跏趺如龍蟠
咸皆在地敷 定心而端嚴
皆入勝三昧 光明如燈樹
冥形同是人 瞻仰所不及。

阿育王傳卷第五

阿育王傳卷第六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尊者見阿沙羅其心調順。即授以法。得阿羅漢。與尊者窟中。於是阿沙羅還於本國。比丘尼見上座來而語之言。今始端嚴。上座答言。蒙汝恩故今得端嚴。爾時長者天護即作般遮于瑟。聚集十六萬八千羅漢。復有二倍學人淨持戒者。時此衆中阿沙羅最爲上座而爲呪願。所施極少受果報勝。長者問言。佛種種說法。云何九十日。正見上座作此二語。上座答言。子爲欲發汝本善根故。汝今知不。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時。我之與汝俱爲商主。莊嚴船舫得入大海。大齋珍寶到於沙壙。即以珍寶聚於沙上。爲毘婆尸佛作塔。有天神言。過七日已。當有大浪水。將汝安隱至閻浮提。而作供養。我之與汝以造塔緣。九十一劫不墮三惡八難之處。常生人天重以

斯業。又於今日我得羅漢。而汝遭值最勝福田。得供養是一萬八千阿羅漢等。此非少施果報極多也。長者子。生死長遠何以不入佛法出家。時長者子即便出家得阿羅漢。尊者僂波龜多在羅漢。拔利阿練若處。爾時摩突羅國有一婆羅門深著我見。有優婆塞。語婆羅門言。何處有我。婆羅門言。誰說無我法。優婆塞言。尊者龜多純說無我之法。於是婆羅門即往阿練若處。見尊者龜多與千萬衆前後圍繞而爲說法。尊者龜多見婆羅門已知其心念。爲說無我及無我所。亦無有人。亦無丈夫。無有衆生。諸陰皆是生滅之法。亦復皆是苦空之法。婆羅門聞說此法即斷身見。悟須陀洹。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尊者龜多語之言。取籌擲著窟中。尊者僂波龜多在摩突羅國。時有一族姓子出家。恒患睡眠。教授與法常復睡眠。尊者教語。遣令向阿練若處坐一樹下覆復睡眠。尊者龜多於其坐處周匝化作深千肘坑。忽便驚覺極大惶怖。心念。和上僂波龜多。即時尊者龜多化作一小徑得使通行。便從中過至尊者所。教授已。還遣本處。去至樹下生大歡喜。和上脫我深坑之難。尊者即立其前語言。此坑不深。若墮三惡道坑。有墮生老病死之坑。其深於此。汝若不見聖語。生老病死之坑復過於此。聞此生老病死坑已便離睡眠。精進思惟得阿羅漢。尊者龜多即遣擲籌使著窟中。

尊者僂波龜多在摩突羅國。於那羅拔利阿練若處住。時南天竺有族姓子。入佛法出家。善解造作塔寺。所行來處諸比丘僧。每常請作僧房塔寺。其後不久心生厭倦營務之事。往詣僂波龜多所。白尊者言。唯願教我禪定之法。尊者觀察此比丘者。必應現身盡漏得道。修福未足。又復觀察。以何事緣可得成道。知彼事要營造塔寺然後得道。遂便語言。能隨我勅當教授汝。答言。受教。尊者勅言。未作塔處今造塔寺。未作僧房處。爲諸賢聖造作事所至到處諸比丘衆。皆共勸請使知僧事。作如是言。長老必營僧事。檀越因汝得生善根。衆僧因汝獲得供養。時彼比丘厭倦多事不肯營理。聞僂波龜多教授第一。即往其所。自言。唯願尊者教授我法。尊者觀察此是最後身應獲道果。唯福未具。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若隨我勅。當教授汝。答言。唯然受教。尊者語言。汝當爲衆僧勸化辦於供養。自言。尊者。我未知此國雖有信心者。答言。汝但往化。必有信心者。比丘聞已。便於中前著衣持鉢入摩突羅城。有一最勝長者。見此比丘生未曾有之心。便往禮敬。而問言。阿闍梨。欲須何物。答言。尊者龜多使我教化。我今不知此中人民誰有信心。誰無信心。長者言。阿闍梨。慎勿憂愁。一切所須我悉爲辦。答言。明日欲供養僧。長者即爲辦具。比丘得已。在上座前長跪捉食。衆僧上座即爲呪願。呪願已訖得阿羅漢。尊者龜多語使取籌擲著窟中。

○第一去○ ○第二去○ ○不分卷○ ○增十(項)○ ○拔利一拔利○ 下同。拔力○ 下同。而○ 十語○ ○和上二和○ 下同。 ○還造二還造○ ○有二又○ ○(汝)十開○ ○東十(方)○ ○之而問二而問之○ ○二東○

尊者龜多在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入法出家。貪嗜飲食。由此食故不能得道。尊者卽請此比丘。明日受我食。明日尊者爲作乳糜盛滿鉢與語言。待冷而食。便口氣吹冷。語和上言。已冷。尊者言。子今食雖冷。汝欲心火然。亦應以不淨觀水洗汝心。欲令欲火滅。尊者以一空器著比丘前。語言。吐糜滿器。尊者語言。食再嚼此糜吐空器中。不欲吐之。俛仰而言。此吐所食。語尊者言。涎睡以合。云何可食。尊者語言。一切飲食與吐無異。汝不觀察也。汝今應觀食不淨想。卽時聽法盡諸結。使得阿羅漢。語使擲壽著於窟中。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少欲知足。好於龜弊。不以酥油塗身。亦不暖湯洗浴。亦不食酥油乳酪。厭惡生死身體。羸劣不能得道。而作是言。誰常教授我。聞尊者優婆塞多在摩突羅國。便往至其。所已。尊者觀察應現身盡漏。以羸劣故不能得證。尊者卽暖浴室。辦諸浴具。約勸年少道人爲塗酥油。以水洗浴。與好飲食。身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辭父母欲向尊者趨多所求欲出家。既出家已。極愛著身故復欲還家。便往尊者所辭欲還家。尊者語言。且往明日。明日禮尊者足卽欲還去。道中見天寺而作是念。若還向家。父母或能爲我作。大事。不如卽住此天寺宿。明日當還詣尊者所。尊者卽夜化。作一夜又擔死人來。更有一夜又空手而來。二鬼共譯。一言。我擔死人來。第二者言。我擔死人來。前一鬼言。我有證人。此人見我擔死人來。時此人念言。我今畢定死。竟應作實語。語後鬼言。此死人者前鬼擔來。非是汝許。後鬼大瞋拔其一臂。前鬼以死人臂還續如故。後鬼復拔一臂。前鬼更拔死人臂還復補處。後拔其兩脚。前鬼悉以而彼死人脚補之如本。如是二鬼共食所拔新肉。卽時出去。於是愛身之心卽便都滅。後至尊者所度使出家。爲說法要得阿羅漢。便令擲籌著於菴中。

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入佛法出家。愛樂己身。數數洗浴。蘇油塗身。食好美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卽向尊者所。而作是言。唯願教授。尊者觀察此比丘者。現身應得漏盡。以著身故。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能受我語。當教授汝。化作高樹。語使上頭。四邊化作千肘深坑。語言。放右手。又言。放左腳。後放右腳。更復語言。盡皆都放。此人于時。分捨身命。都放手足。卽時到地。不見深坑。亦不見樹。爲說深法。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向尊者魏多所欲求出家。於是尊者即度使出家。以慳覆心故不能得道。尊者勸言。汝今可修布施之業。自尊者言都無所有。以何布施。尊者言。如法所得飲食衣鉢之餘。持施上下座。初日語時不肯欲與。後日尊者遣二弟子在是比丘兩邊而坐。各耳中出光是慳比丘生敬。尚心減少食分。施上下座。後日有檀越多持好飲食來與。便心生歡喜而作是念。由昨日少施今日得多。復轉多施上下座。如是慳心破已。尊者爲說法要得阿羅漢。遂便語言使著籌窠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求欲出家。即聽出家。常好睡眠。不能得道。尊者憐多遣使向阿練若處坐禪。坐禪復眠。尊者化作七頭毘舍闍懸空中。卒覺見已。極大怖畏。走詣和上所。和上問言。汝何以來。白和上言。在彼林中有七頭毘舍闍。倒懸空中。極可怖畏。尊者語言。汝今還去。詣彼坐禪。自言。極怖不敢復去。尊者言。毘舍闍不足畏怖。更有極可畏者。汝不畏之。睡眠可畏。甚於毘舍闍。毘舍闍遮汝睡眠。睡眠遮汝聖道。毘舍闍者能害一身。睡眠之患。害無量身。毘舍闍者不能使人留住生死。睡眠之患。淋漓於人流轉生死。汝今還去。詣彼坐禪。從是以後。畏毘舍闍不敢睡眠。思惟法相。豁然悟解。得阿羅漢。語使捉籌擲著窟中。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優波鞠多所出家。尊者即時度使出家。爲其說法。得須陀洹道。而語

●求=來(來) ●言=吐(吐) ●吐所=所吐(吐) ●所十(到) ●往=往(往) ●待=待(待) ●大=留(留) ●作=作(作) ●轉=轉(轉)
●後十(史) ●夜=夜(夜) ●時=使(使) ●蘇=蘇(蘇) ●使=令(令) ●左=右(右) ●右=左(左) ●向=上(上)
●言=言(言) ●著=著(著) ●以=已(已) ●悟解=解悟(解悟)

之言。生死之法不問多少。皆可惡賤。汝當勤求上果。彼比丘作是念言。我已斷三惡道。何須進求上勝之果。遊恣縱捨人天之中。極至七生。此何足計。尊者多將是比丘入摩突。羅乞食。真陀羅村中見一小兒。舉身生瘡。瘡中滿虫。尊者多語是比丘言。見此小兒。不。此小兒是須陀洹人。族姓比丘。問尊者言。以何因緣生真陀羅家。遍身生瘡。虫臭穢。尊者答言。佛在世時。有一羅坊。中有維那。有一羅漢比丘。身體少瘡。爬搔有聲。維那瞋言。汝身有瘡虫瘡耶。此中爬搔出同真陀羅村去。羅漢比丘語言。莫作是語。使汝得罪。爾時維那即從懺悔。精進用行。得須陀洹道。不求上進。由是因緣。舉身瘡生。虫臭穢。生真陀羅家。受大苦惱。彼比丘聞是語已。即動精進。得羅漢道。便復與尊者共。真陀羅子。尊者多。即為說法。得阿那含道。生淨居天。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家。出家已。尊者教觀不淨。諸使暫不現前。自謂已得聖道。更不求上勝。尊者語言。子莫自放逸。勤求聖道。白和上言。更何所為。我今便已得阿羅漢。尊者告言。子汝但未見乾陀越國迦羅和女。故自言是阿羅漢。以未斷結。使生憍慢心。白和上言。我欲遊行詣彼村落。尊者言。子去。於是便去。漸漸遊行。至乾陀越國得又尸羅城。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迦羅門中。女擎食出。而少現齒。於是比丘便起。欲心顛倒惑著。以鉢囊取。酪取麤。彼

女亦生欲心。而作是語。阿闍梨。不觸我手。不聞我聲。暫遙見我。而生欲心。彼比丘久習不淨觀。取共齒相。即觀作白骨人。因是白骨人。觀得阿羅漢。便說偈言。

欲現外賢好 嬰愚深惑著

知了內生厭 亦復不滅損

見其實體相 心即得解脫

以漸還來至摩突羅國。見尊者多。尊者語言。汝見迦羅和女不。答言。實見。尊者言。善哉。汝所作事。今始得辦。於是便擲籌簍中。摩突羅國有一長者。錢財所有。自然衰耗。家計幾盡。唯五百舊金錢在。作是思惟。我今當詣尊者多。所而求出家。此金錢者。作醫藥直療治疾病。即詣尊者出家。得出家已。常情他沙彌藏此金錢。尊者語言。若能知我無我是名出家。此五百金錢。可與衆僧。答言。和上此五百錢。是我衣直湯藥之直。尊者即將向房裏化作千金錢。語言。此千金錢。作汝衣服湯藥之直。汝五百金錢。施與衆僧。從和上數便以施僧。尊者教授。即得羅漢。於此金錢。不復貪著。遂語擲籌著於簍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家。出家已。尊者教觀不淨。諸使暫不現前。自謂已得聖道。更不求上勝。尊者語言。子莫自放逸。勤求聖道。白和上言。更何所為。我今便已得阿羅漢。尊者告言。子汝但未見乾陀越國迦羅和女。故自言是阿羅漢。以未斷結。使生憍慢心。白和上言。我欲遊行詣彼村落。尊者言。子去。於是便去。漸漸遊行。至乾陀越國得又尸羅城。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迦羅門中。女擎食出。而少現齒。於是比丘便起。欲心顛倒惑著。以鉢囊取。酪取麤。彼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家。出家已。尊者教觀不淨。諸使暫不現前。自謂已得聖道。更不求上勝。尊者語言。子莫自放逸。勤求聖道。白和上言。更何所為。我今便已得阿羅漢。尊者告言。子汝但未見乾陀越國迦羅和女。故自言是阿羅漢。以未斷結。使生憍慢心。白和上言。我欲遊行詣彼村落。尊者言。子去。於是便去。漸漸遊行。至乾陀越國得又尸羅城。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迦羅門中。女擎食出。而少現齒。於是比丘便起。欲心顛倒惑著。以鉢囊取。酪取麤。彼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家。出家已。尊者教觀不淨。諸使暫不現前。自謂已得聖道。更不求上勝。尊者語言。子莫自放逸。勤求聖道。白和上言。更何所為。我今便已得阿羅漢。尊者告言。子汝但未見乾陀越國迦羅和女。故自言是阿羅漢。以未斷結。使生憍慢心。白和上言。我欲遊行詣彼村落。尊者言。子去。於是便去。漸漸遊行。至乾陀越國得又尸羅城。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迦羅門中。女擎食出。而少現齒。於是比丘便起。欲心顛倒惑著。以鉢囊取。酪取麤。彼

大苦痛。尊者答言。佛在世時。羅坊之中。有一維那。時有羅漢比丘。身生瘡。瘡少多。爬搔。維那瞋言。汝身上瘡。以鉢鉢削。爬。即挽手。出而語之言。汝向真陀羅村去。阿羅漢語言。汝得大罪。今可懺悔。時彼維那懺悔。精進得須陀洹。得道訖。已不求進。故受此大苦。生真陀羅家。爾時比丘聞是語已。心開意解。精進不久。得阿羅漢。便使擲籌著於簍中。尊者即為真陀羅子。說法。得阿那含道。命終之後。生淨居天。

摩突羅國有一勝長者。生於一子。年始一歲。命終。復生一長者家。亦年一歲。而復命終。如是次第。生六長者家。皆年一歲。而便命終。最後復生第七長者家。家年七歲。為賊將去。尊者多。觀此小兒。應當現身。得於道果。而復為賊之所惱。尊者復為度彼。即便入室。化作四兵。欲捉彼賊。彼賊恐怖。來向尊者叩頭禮拜。尊者見已。為說法。要得須陀洹。捉此小兒。手布施尊者。尊者於是度此小兒。及彼劫賊。悉令出家。皆得阿羅漢。盡各語使擲籌著於簍中。尊者語此小兒。可觀汝親族。而化度之。於是小兒。即坐觀察。見於七世本身父母。愁憂苦惱。便到其家。而語之言。我是汝子。莫大愁惱。即為說法。得須陀洹。如是七長者家。悉為說法。皆得須陀洹。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家。尊者教使坐禪。便得世俗定。初禪二禪。乃至第四禪。得初禪時。便自以為得須陀洹。及得二禪。謂得斯陀含。三禪。謂得阿那含。四禪。謂得阿

①虫二蟲②坊二房③把二把④便二便⑤諸二林⑥著二衣⑦一⑧酪二酥⑨欲二欲⑩深二樂⑪十⑫直二直⑬以二已⑭羅二羅⑮羅二羅⑯羅二羅⑰羅二羅⑱羅二羅⑲羅二羅⑳羅二羅㉑羅二羅㉒羅二羅㉓羅二羅㉔羅二羅㉕羅二羅㉖羅二羅㉗羅二羅㉘羅二羅㉙羅二羅㉚羅二羅㉛羅二羅㉜羅二羅㉝羅二羅㉞羅二羅㉟羅二羅㊱羅二羅㊲羅二羅㊳羅二羅㊴羅二羅㊵羅二羅㊶羅二羅㊷羅二羅㊸羅二羅㊹羅二羅㊺羅二羅㊻羅二羅㊼羅二羅㊽羅二羅㊾羅二羅㊿羅二羅

羅漢。更不進求上勝之法。尊者勸言。汝莫放逸。應求上勝法。答言。我已得阿羅漢。更求何勝法。尊者欲化度彼。作善方便而語之。言。子汝可遊。化諸聚落。於是受教。遂便發去。尊者即於道中化作賣客。復化作五百群賊來破賣客殺害。斫刺。族姓比丘即生恐怖。自知非阿羅漢。而作是言。我雖非阿羅漢。是阿那含。時彼賣客亡破之後。有一長者女。語是比丘言。阿闍梨。將我共去。比丘答言。佛不聽我與女人獨行。長者女言。我遙望阿闍梨而隨後行。比丘憐愍。故相望而行。尊者復化作大河。長者女言。阿闍梨。度我過河。道人在下流。婦女在上流。婦女墮河。佛聽比丘水火難處。捉婦女出。婦女墮河。語比丘言。救我此難。爾時比丘即便提出。當提之時。生細滑想。便起欲心。於是自知非阿那含。出河已竟。女作是言。阿闍梨。活我命。即是我大家。道人心生交通之想。捉女人手。將向屏處。欲共行。欲。乃見是尊者。多獲多語言。汝得阿羅漢。云何如此。尊者即便將至僧房。教其至心懺悔。罪咎。為說法。要即得阿羅漢。語使著籌於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竟辭其父母。向尊者所。求哀出家。尊者即時度使出家。教受禪法。及其坐禪。心念已婦。顏貌端正。尊者即化其婦在前而立。比丘見已。語其婦言。汝何以來。答言。汝喚故來。比丘復言。我加跌坐來。默然無言。何時喚汝。答言。汝口雖不喚。我覺觀。我。汝已口喚。便為慚愧。若以心喚。不為慚愧。寧心慚愧。不口慚愧。口由心生。心不由口。汝若不欲。不願。不欲見者。何為有此覺觀之念。汝既捨欲。若復還念。如以欲。而更貪之。爾時尊者現身在前。為說法。要得阿羅漢。即便著籌於窟中。

尊者多遊行聚落。到曠野中。見五百放牛人。皆來迎尊者。接足作禮。在一面坐。尊者為說法。要得須陀洹果。以牛還主。放牛人於是出家。盡得阿羅漢。遂使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多教授禪法。即得世俗四禪。得初禪時。自謂已得須陀洹果。乃至得於第四禪時。自謂已得阿羅漢果。尊者語言。汝勤精進。可求上勝。答言。和上。我已得阿羅漢。尊者意欲更授禪法。使在阿練若處住。尊者遣化道人往問訊。問訊已在一面坐。化道人問言。汝於誰邊出家。答言。我尊者多所出家。化道人言。汝大福德。汝之和上是無相好佛。化道人問言。汝誦何經。答言。我誦修多羅。尼阿毘曇。又問言。汝於佛法。頗有所證。未。答言。我有所證。已得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又問言。汝修何道。得此四果。答言。我以世俗道。化比丘言。若以世俗道者。汝非得道果。是凡夫人。聞是語已。便於三界生厭惡心。即詣尊者所。白和上言。我非得道。唯願和上更教授我。於是尊者即時教授禪法。精進修習。得阿羅漢。便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已心生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母。父母答言。我唯一子。死猶不放。何況生。存。子白父母言。若不放我。我終不食。於是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日。父母見其死。故即語之。當從汝願。但出家後。與我相見。子言。若放我者。當來奉見。於是父母便放出家。即詣尊者所。出家。而自念言。我與父母有要。若得出家。許還往見。便白和上。往見父母及見已婦。婦語之言。汝若不與我為夫婦之道。我棄汝死。時此比丘即生悔心。欲得捨戒。作是念言。我先見和上。然後捨之。詣和上所。稽首白言。我欲還家。尊者告言。小住。且待明日。於是尊者即於其夜。為作現夢。使是比丘夢到父母家。見其婦死。父母親族。嚴備葬具。送其婦屍。棄於塚間。須臾之頃。見青瘀爛臭。蛆虫滿中。忽然驚覺。即以夢事。往白和上。和上聞已。而告之言。汝可往看。實如夢不。時此比丘。乘和上神力。忽便到舍。見其父母。已送婦屍。棄著塚間。蛆虫。啖食。如其所夢。思惟觀察。重生厭惡。得阿羅漢。即便還來。和上問言。汝見婦不。答言。已見婦之實相。遂便語使擲籌於窟中。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教授獲得四禪。自謂已得四沙門果。尊者多知其未得。而作方便。教使六日。供養眾僧。族姓比丘。往摩突羅城。見五百優婆塞。皆來禮拜。語此比丘言。阿闍梨。欲作何等。答言。彼阿練若處。課我六日。供養眾僧。優婆塞言。阿闍梨。莫愁此事。當為辦之。爾時比丘。即生慢心。自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已斷慢心。

●化十(諸)●●成二漢●●婦女女女●●汝十(言)●●取二聖●●受二以●●加二顯●●事十(爲)●●
●(若)一●●闍十(若)●●(既)一●●若十(既)●●以二似●●(使)一●●百十(客)●●(若)一●●
●惡二●●存二在●●家二家●●值二組●●虫二蟲●●

詣和上所而作此言。唯願和上。當見教授。我猶未得阿羅漢也。於是尊者爲說法要得阿羅漢。即便擲鉢著於窟中。

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獲世俗四禪得五神通。若無雨時常能請得雨。起增上慢。自謂已獲阿羅漢果。尊者龜多將欲度彼。化使十二年。早諸人驚怖。詣尊者所而作是言。願爲我等請雨。尊者答言。我不能請雨。罽賓國有善見比丘極能請雨。於是國人即遣使往彼比丘所。善見比丘便受其請。以世俗五通力飛至摩突羅。摩突羅國中人民勸請言。阿闍梨。爲我請雨。便爲請雨。時乃大雨滿閭浮提。一切人知生大歡喜。皆設供具而來供養。爾時善見大得利養。便起憍慢而作是言。優婆塞多所得供養不如於我。便自思惟。阿羅漢者。無我慢。將知我今非是羅漢。即往詣尊者求教授法。尊者語言。汝不堅持佛法。云何教汝。佛不聽比丘請雨。汝復生憍慢。云。何自云。我得羅漢。即向尊者至心懺悔。尊者教授便得羅漢。使著罽賓窟中。

尊者龜多。作是念言。提多迦爲出未也。觀猶未出。尊者爾時將比丘衆至提多迦父母之家。漸漸轉少。唯二比丘往到其家。乃至獨往長者問言。阿闍梨。何以獨行。答言。無有弟子。是故獨行。欲供給者便來供給。長者言。我樂居家不得供給。若後有子共相給使。爾時長者生子皆死。後生一子。字提多迦。漸漸長大。往尊者所。遂使出家學道。年滿二十與受具戒。初白之時得須陀洹。第一羯磨

得斯陀含。第二羯磨得阿那含。第三羯磨得阿羅漢。尊者龜多作是思惟。我化緣已訖。以法供養佛竟。饒益同梵行者。使諸檀越大得饒益。而令正法相續不絕。又作是念。我多利衆生。有窟長三丈六廣二丈四。得阿羅漢者。各以一四寸之籌滿此窟中。今涅槃時到。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尊者龜多告諸天大衆。却後七日我當涅槃。爾時即集十萬羅漢。學人與淨持戒者不可稱數。白衣之衆無量千萬。尊者於是飛騰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衆皆生歡喜。於無餘涅槃。以窟中籌燒尊者身。一萬羅漢見尊者涅槃亦入涅槃。諸天種種供養已。然後起塔。如來涅槃以法付囑人。亦不得久住。何以故。諸天不擁護故。若付囑天法。亦不得久住。何以故。諸天放逸故。是以如來付囑人天。法得久住。如來欲涅槃時。入世俗心作是思惟。諸四天王應來我所。時四天王已知佛心來至佛所。右邊三面頭面作禮在一面坐。佛告四天王。我今不久當入涅槃。我涅槃後。汝等諸天擁護佛法。別語提頭羅吒。汝可擁護東方佛法。語毘樓勒。汝今擁護南方佛法。語毘樓博叉。汝今擁護西方佛法。勸毘沙門。汝今擁護北方佛法。滿千年已法欲滅時。非法衆生極爲甚多。於閻浮提破壞十善。放大惡風。天不降雨。穀米勇貴。霜雹爲災。河泉少水。樹無花果。人之威德生酥熱酥漸漸竭

少。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出。一名釋拘。二名闍無那。三名鉢羅摩。害百姓破壞佛法。如來肉髻及以佛牙當至東天竺。南方有王名釋拘。將十萬眷屬破壞塔寺殺害衆僧。西方有王名曰鉢羅摩。亦將十萬眷屬亦破壞塔寺殺害諸道人。北方有王名闍無那。亦將十萬眷屬破壞塔寺殺害諸道人。當爾之時。諸非人鬼神亦苦惱人。劫盜等賊亦甚衆多。惡王亦種種苦惱調惡怖。乃至東方拘舍彌國王名曰大軍。亦有十萬軍衆圍繞。大軍王生一子。身著鎧甲手中把血從母胎中出。其身有大力士之力。爾時五百長者同時生子。皆身著鎧甲手中捉血從母胎出。即於其日天大雨血。大軍王便使相師占相其子。相師言曰。此兒必當王一天下。唯有一過多所傷害。初生子時大設供養極有威德。如日之威難可看視。是故名爲難可看視。乃至年滿二十。爾時三惡王毀滅佛法。害一切欲向東方。大軍王聞其欲來。

阿育王傳卷第六

阿育王傳卷第七

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王極大恐怖而作是言。此三王今同心擊我。我當云何有天神語言。汝以天冠著于頂上。拾王位與汝子。將五百力士足能摧伏。大軍王即拾王位及以天冠結頂之具悉以與之。即名此子爲難看王。五百力士用爲輔

名十(日) 怖一(怖) 龍一(龍) 往十(請) 所一(所) 無十(有) 云一(云) 云一(云) 天一(天)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八(八) 九(九) 十(十) 十一(十一) 十二(十二) 十三(十三) 十四(十四) 十五(十五) 十六(十六) 十七(十七) 十八(十八) 十九(十九) 二十(二十) 二十一(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二) 二十三(二十三) 二十四(二十四) 二十五(二十五) 二十六(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七) 二十八(二十八) 二十九(二十九) 三十(三十) 三十一(三十一) 三十二(三十二) 三十三(三十三) 三十四(三十四) 三十五(三十五) 三十六(三十六) 三十七(三十七) 三十八(三十八) 三十九(三十九) 四十(四十) 四十一(四十一) 四十二(四十二) 四十三(四十三) 四十四(四十四) 四十五(四十五) 四十六(四十六) 四十七(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八) 四十九(四十九) 五十(五十) 五十一(五十一) 五十二(五十二) 五十三(五十三) 五十四(五十四) 五十五(五十五) 五十六(五十六) 五十七(五十七) 五十八(五十八) 五十九(五十九) 六十(六十) 六十一(六十一) 六十二(六十二) 六十三(六十三) 六十四(六十四) 六十五(六十五) 六十六(六十六) 六十七(六十七) 六十八(六十八) 六十九(六十九) 七十(七十) 七十一(七十一) 七十二(七十二) 七十三(七十三) 七十四(七十四) 七十五(七十五) 七十六(七十六) 七十七(七十七) 七十八(七十八) 七十九(七十九) 八十(八十) 八十一(八十一) 八十二(八十二) 八十三(八十三) 八十四(八十四) 八十五(八十五) 八十六(八十六) 八十七(八十七) 八十八(八十八) 八十九(八十九) 九十(九十) 九十一(九十一) 九十二(九十二) 九十三(九十三) 九十四(九十四) 九十五(九十五) 九十六(九十六) 九十七(九十七) 九十八(九十八) 九十九(九十九) 一百(一百)

相。五百輔相各自莊嚴。辦種種器仗。即共開戰。殺彼三王并其眷屬。所將兵衆悉皆除滅。便還舍彌。作閻浮提王。時花氏城中有婆羅門名曰大與。多知博學。一切典籍無不了達。取大種姓與己相似。媽以爲婦。大福德人當從此生。當懷妊時。作意欲與一切論士共爲論議。相師占言。此子生者必能摧伏一切論士。乃至滿足十月而生。面貌端正。及年長大。亦能通達一切典籍。有五百婆羅門作受學弟子。從其習學經論呪術。如是多諸弟子。即名此兒爲多弟子。即辭父母出家學道。讀誦三藏經書都盡。爾時華氏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那。取門戶齊等女以爲己婦。有勝人當生於此。當懷妊時。母樂閑靜。心意調善。好修忍辱。相師占言。此是兒志乃至初生。即名須達。後以漸長大。辭父母出家。翹勤精進。得阿羅漢。少欲知足。兼多知識。心極閑靜。在邊房中。向香山中住。大軍王命終。難看王懸慕懷惱。種種供養。後爲起塔。多弟子三藏將數百千衆。向拘舍彌說法。難看王向三藏所聽法。即除去憂愁。於佛法所得信敬心。念如來功德。及與沙門能施無畏。問諸比丘言。彼三惡王於幾時中毀滅佛法。答言。十二年毀滅佛法。王言。我今十二年中當作般遮于瑟。於是王在拘舍彌作般遮于瑟。當作之日。閻浮提普雨甘雨。一切穀米一切樹木一切華菓皆悉成熟。閻浮提人爲欲供養諸衆僧故。來向拘舍彌。爾時衆僧多利供養飲食衣服。無

有誦習讀經行道。但晝則俗話夜便睡眠。貪著利養莊嚴身體。著好衣裳。當於爾時。無遠離樂。無寂靜樂。無禪定樂。無智慧樂。唯寶機身以爲堅實。爲法作怨。非法增長。法幢將傾。優幢欲立。正法欲滅。熾然使火燒壞法輪。法海欲竭。法山欲崩。法城欲壞。斫伐法林。欲覆定慧。斷戒璣珞。與於正法作大過患。天龍夜叉乾闥婆皆生譏嫌言。此諸衆僧不修善業。如是惡人壞滅佛法。常習諸惡多作不吉。少有信心。爲邪見壞。諸善根本今悉斷滅。不畏殃咎。無慈悲心。遠離眞諦。摧倒法幢。不信不調。好作惡業。破法。律經害出家衆。好行諸惡。長養憍慢。誑偽詐稱。偷劫法庫。佛法滅相今悉現。現。法海欲涸。餘光無幾。學惡法者無智慧者必滅佛法。諸天不喜不加擁護。由此事故。却後七日正法當滅。諸天空中極大懊惱。發大音聲而作是言。如來正法後七日夜因諸比丘闢諍故滅。時拘舍彌有五百優婆塞。爲佛法故諫諸比丘滅其闢諍。皆唱怪哉。如來正法必當滅壞。法流必斷。釋師子法。今則爲彼無常論斷。遂作偈言。

金剛之身心	猶尙有壞敗
沉危脆身心	而當不壞壞
一切見聞法	其性自磨滅
安隱好時過	毒惡勢已至
有智者盡滅	數現諸世惡
相佛必滅壞	世間欲黑闇
無垢法日沒	大冥苦將至
救世尊法盡	善惡誰能知

若不知諸善 云何能得知
解脫之正要 及以入天道
若不知諸惡 云何而得離
佛法如明燈 得修進諸善
佛法若在世 福田勝無量
佛法若滅者 作福田有量
我以不堅財 當易堅牢法
佛法從今日 滅盡一何速

拘舍彌五百僧房寺。當布薩時。諸優婆塞皆有一忽務不得往。香山中有阿羅漢名修陀羅。觀閻浮提衆僧當於何處布薩。即知凡是佛弟子。共集拘舍彌布薩。衆僧既集。爾時僧遣維那唱言。今十方僧和合布薩。時三藏比丘多有弟子最爲上座。白諸衆僧言。世尊十方弟子皆來集此。如此大衆我爲上座。我已到多聞彼岸。而猶不能具持佛戒。今此衆中誰有持戒比丘而當說戒。今十五日極可愛樂。日月分明。衆僧皆以說戒故皆和合。現閻浮提沙門釋子盡來聚集。是最後集。此中誰能持釋師子戒。修陀羅起而合掌在上座前而作是言。願可布薩。我能說戒。如佛在世舍利弗目犍連所持之戒。我今具持。但願說戒。三藏弟子字噫伽度。惡而無慈生嫌嫉心。捉持利刀殺修陀羅。時有夜叉名爲樂面。而作是言。閻浮提內唯有一阿羅漢。云何殺之。便以金剛杵打噫伽度頭作七分。修陀羅弟子復殺三藏。於是以後佛法尋滅。爾時大地震動。大星崩落。諸方火起。諸天空中擊磬失聲。四方大煙起。十萬諸天空中涕

●乘二此● ●中十(後)● ●便二則● ●級一惡● ●新二欲● ●慈悲一悲● ●摧一拔● ●住經一經● ●現二
又● ●喜二喜● ●正二正● ●無常一惡● ●說二說● ●道二集● ●房二功● ●忽二忽● ●共二
皆● ●道二道● ●以二已● ●大二火●

中復還。來出而語言。王憐莫向人道沙彌入深瓶中復還來出。王即語沙彌言。我當現向人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云。沙彌雖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輕。龍子雖小亦不可輕。沙彌雖小能度人。王子雖小能殺人。龍子雖小能與雲致雨。電雷霹靂。故其所小而不可輕也。

昔阿彌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來僧。諸婆羅門皆生嫉妬。共相聚集。簡選宿舊取五百人。皆誦四阿。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彌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便彼意迴。有一善呪婆羅門。語諸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呪力作摩醯首羅身。飛行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汝等。得。諸婆羅門皆共然可。到七日頭。善呪婆羅門。即自呪身化作摩醯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頭。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摩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彌伽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廂床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摩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答言。須飲食。即勅厨中擊五百案飲食著前。摩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彌伽王答言。先不約勅。不知當食何食。摩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食剃頭禿人。阿彌伽王即勅一臣。汝往到雞頭末寺語尊者耶

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摩醯首羅。不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爲我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彌伽王有五百婆羅門。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作是言。正欲得汝沙門作食。上座耶者即語維那。鳴集衆僧。起辭衆僧言。我年已老耄。我爲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唯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者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去。使人不待。即於先去。阿彌伽王。頗有來者無使人。答言。更相移致。今次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對。阿彌伽王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彌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爲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摩醯首羅欲得阿闍梨爲食。隨阿闍梨欲爲作食不爲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勅厨宰。食來與。食一案食悉皆都盡。如是擊五百案食與皆都盡。問言。足求。答言。都未足。王復勅厨。所有餘食盡來與沙彌。得食忽爾都盡。問言。足求。答

言。未足。飢渴如本。厨盤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中穀米糧食一切。都來。條忽都盡。王問言。足求。答言。猶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彌言。最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摩醯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沙彌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捉頭復噉使盡。王即時驚怖。噉語婆羅門使盡。復不噉我不。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無損減。慎莫驚怖。即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被著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頭。摩醯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慚愧。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彌共噉。何況與諸大衆而共噉。猶如鶴毛俟於爐炭。猶如蚊子與金翅鳥共飛。猶如小兒共師子王共其威力。如此之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慚愧得須陀洹道。昔阿彌伽王見出家者。不問大小悉皆禮拜。諸邪見臣怪其所作。若見宿舊有大德者。可爲禮敬。幼小無德何煩自屈禮敬。王王閻浮地。名有聖德。應當自重。云何輕作禮敬。此言展轉王得聞之。王既聞已集諸群臣。不聽殺生各仰人得一種頭。若馬牛若百獸之頭。唯勅耶奢大臣。使得自死人頭一仰使於市賣之。一切諸頭悉皆得傳。唯有人頭獨不得

○中二口○ ○來出二出來○ ○電實二實電○ ○放其所二所放○ ○陀十(大)○ ○方十(便)○ ○皆二應○ ○王二
○王○ ○(王)一○ ○末二摩○ ○(便去)一○ ○青二初○ ○提二推○ ○如二如○ ○答十(王)○ ○今
二科○ ○彌十(沙彌)○ ○二二○ ○乾二千人○ ○部十(教)○ ○林二族○ ○提二提○ ○提二
怕○ ○可爲二爲可○ ○地二提○

售諸人皆言。所賣之頭普悉得售。唯有人頭獨不得售。王時問言。何以不售。一切物中何者爲貴。諸臣答言。唯人最貴。王言。人爲最貴。應得多價。云何不售。諸臣答言。人生時雖貴。死爲最賤。人頭向無有欲見。況當有買者。王問言。一切皆賤。唯此頭賤。答言。一切皆賤。王言。若一切人頭皆賤。今我頭亦賤耶。爾時耶奢伯不敢答。王言。耶奢直實答我。耶奢答言。實如王言。實亦不異。王言。我頭與此不異者。汝何爲遮我不使禮拜。汝若是我真知識者。應當勸我禮拜。何緣我自作禮。汝便嗤笑。我今頭有所直。應敬禮。貿易貴頭後無所直。云何可用貿易勝頭。若是我親善知識者。是我頭有所直。應當勸我作禮。使我將來得諸天身。聖賢勝頭。

昔阿恕伽王供養衆僧。爾時宮中有一下賤婢。見王作福自貢先業。心生不樂。作是念言。王福復轉增。我罪轉多。何以故。王先身修福。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深。我先身有罪。今爲斯下。今日無以可用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衆僧食訖。此女糞掃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生一女子。端正殊妙。然其右手急拳。王喚著前。王爲摩手。所生女子一手急拳。王喚著前。王爲摩手。即得展。當手掌中有一大金錢。隨取隨生。不曾有盡。王怖所以將問耶奢。此女先身作何福德。令此掌中常生金錢。耶奢答言。先身之時。是王宮人糞掃中得一銅錢。用施衆僧。

以是因緣得生王宮。以此布施衆僧因緣。手把金錢用不可盡。

昔阿恕伽王庫藏之中有一缺如意珠。是昔阿闍世王寶鑑。一甲上有文字。作如是言。阿闍世王見此珠上有文字而作是言。遺將來世貧窮阿恕伽王。王得是語極生瞋恚。作是言曰。阿闍世王。作一國王。而我王閻浮提。云何言我貧窮也。有一智臣答言。試珠所能。王即遣人試珠所能。有捉珠者能使所刺都不得近身。向有瘡捉便得愈。寒時得暖。熱時清涼。此珠力故。能使服毒自然消化。著濁水中。能使三十里濁水自然澄清。王庫藏中雖有種種珠。乃無此一能。王自思。付我實貧窮。彼阿闍世王有此寶鑑。唯留缺壞一甲。德量如是。當知先舊佛在時人福德深厚。我之薄德生在佛後。

昔阿恕伽王使上座耶奢請尊者賓頭盧。耶奢語王。好煎酪酥極令香美。尊者賓頭盧將八萬四千羅漢一時來至。僧集坐定。王自行水手自過食。與尊者賓頭盧飯。純酥用澆。王白尊者。酥性難消。能不作病。尊者答言。不作患也。何以故。佛在世時水。與今日酥氣力正等。我身是彼時身。以是之故。今不爲患。王問言。何由乃爾。尊者賓頭盧申手分地下至四萬二千里。取地肥土而語王言。今人薄福。肥賦之事皆流入地。以是因緣。知佛在時人福德深厚。

昔阿恕伽王時。太史占相白如是言。王有衰相。王問太史。云何禳却。太史答言。唯有修福。

可得禳却。王時即遣八萬四千塔作諸功德。王問太史。惡相滅未。太史對曰。猶故未滅。復問尊者。耶奢何由得滅。尊者答言。王自修福。專於一己。故此福輕。勸一切共修福者。斯誠寬曠。福鍾亦重。可以禳災。可以除害。王聞是語。即著微服。勸諸國人索物作福。到一貧女人舍。爾時女人唯一髮以障身體。聞作福聲。心生歡喜。即入屋裏。向中過髻授與。王語言。何不自出過與。答言。唯有此髮以障於身。今脫布施。身形裸露。不得自出。王聞是語。歎未曾有。還至宮中。以諸夫人衣服。綴珞來迎。此女請爲姊妹。封大村。落。布施之功。華報如此。受果在後。

昔阿恕伽王遍行勸索。欲用作福。到一貧家。夫婦二人。著弊衣。粗得遮身。語言。阿恕伽王憐愍百姓。欲使得福。勸共作會。貧人夫婦心中自責。我先身時由慳貪。故今得貧窮。今日無財可以修福。夫婦議言。我等當以身質財。福業難值。得財與者不亦快乎。夫婦相將。即詣富家。語言。與我七枚金錢。夫婦身質滿七日。若不得者。我身及婦爲汝奴婢。長者聞已。歡喜。即與七錢。于時夫婦尋齎此錢。與勸化者。勸化者問言。汝從何處得此錢。來以用布施。夫婦答言。貧乏絕無錢財。欣遭福田。無以修福。從富長者假此錢。以身爲質。若其過限。夫婦二人許爲奴婢。勸化者言。如是質假其事甚難。何用布施。貧人答言。先身不作。今日已厄受此貧苦。故今努力備假。是以因緣。願使將來之身必得富樂。

①應十(當)②事實二寶聖③一悔二修④[作如是言]⑤阿闍世二想⑥(王)⑦向二上⑧能使二便
⑨三三四⑩能二珠⑪村二惟⑫德二福⑬分二入⑭事十(肥中肥賦)⑮緣二故⑯落十
(以)⑰身⑱奴婢二婢奴⑲已二以

坐大地飯酪第一。我器地造以水爲飲。如我所見我當作王。是時相師問訊其母。其母問言。大王滅後誰當作王。答言阿育。復語相師。王或更問當作王者。汝可遠去不須住此。若阿育得王汝當更來。是時相師遠至餘國。時頻頭婆羅王所領國名德叉尸羅。欲爲反逆不從王化。頻頭婆羅王語阿育言。汝可集四種兵往至彼國。器仗資物悉不與之。乃至阿育領四兵衆從波吒利弗多國出。衆人白阿育言。我等今者無有器仗及以資物。云何賞能征罰彼國。阿育答言。若有功德應爲王者器仗資物自然而出。作此語已。應時地開。器仗資物一時而出。是時阿育領四種兵罰德叉尸羅。時德叉尸羅人民聞阿育來。出半由旬莊嚴道路。香水灑地奉迎阿育而說言。我等迎王不爲闕譯。亦不與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國者爲治無道。願欲廢之。是時人民以諸供具供養阿育。迎至國中。如是乃至廣說。時阿育王遣使往佐師國。佐師國中有一健兒。白其王言。我等二人力能平山。彼阿育來不足臣事。是時諸天而發聲言阿育當爲四分轉輪王領閼浮提。不可逆也。時頻頭婆羅王長子修私摩。從苑中還入波吒利弗多城。是時頻頭婆羅王第一大臣頂上無髮從城內出中路相逢。修私摩戲手拍其頭。是時大臣思惟說言。其今以手拍我。若作王時。汝以刀害我。宜作方便令其後時不得爲王。是時大臣令五百臣離修私摩。又言阿育當爲四分轉輪王我等應當悉

共事之。乃至令德叉尸羅人民反此大王不復臣屬。頻頭婆羅王遣修私摩往征罰之。時修私摩雖復到彼而不能罰。是時阿育自還本國頻頭婆羅王身遇重病命將欲絕。勅語使人可遣阿育更往德叉尸羅國速令修私摩還。我今欲以國事付之。爾時諸臣以黃糞汁塗阿育身示作病相。復煮落又^{不解}以鉢盛之置在一處唱阿育病。是時頻頭婆羅王未終之頃。諸大臣等莊嚴阿育至大王所。白大王言。此是王子大王應當授之王位。若修私摩還我復當以王位與之。是時大王聞是語已心大瞋怒。時阿育言。若我如法得爲王者。天當即時與我天冠。作是言已諸天即以天冠著其頭上。大王見已倍生瞋恚。遂有熱血從其口出即便命終。阿育於是即登王位。登王位已即拜成護爲第一臣。是時修私摩聞大王終阿育就位生大瞋恚。即與兵衆欲罰阿育。時阿育王於其城中出多兵衆守城四門。令二勇猛大力之將領諸兵衆守南西二門。復令大臣成護領諸兵衆守城北門。時阿育王自領兵衆守城東門。大臣成護以諸方便於城東門作諸機關。刻木以爲阿育王身及諸軍衆。掘地作坑與無烟火以物覆之。復以燥土用置其上。時修私摩領諸兵衆欲攻北門。成護語言汝莫攻我當攻東門。汝若得殺阿育王者我自降伏。時修私摩便從其語。即迴軍衆往攻東門。見機關人悉皆不動。於是直前即墮火坑自燒而死。修私摩死。已彼有軍主。名跋陀羅^翻由他^翻大力勇

猛領諸軍衆其數過千。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即得阿羅漢果。時阿育王領理國事有五百大臣於阿育王起輕慢心。阿育王語諸大臣。汝可折取花菓樹以護棘刺樹。諸臣答言大王不爾。當折取棘刺樹以護花菓樹。阿育王復言不如是。當折取花菓樹護棘刺樹。如是至三時諸大臣不受其教。阿育王瞋即自拔刀斬五百臣首。乃至阿育王復於一時將五百嫗女入於後園。園中有樹名阿輸柯樹生花葉阿輸柯王見而^說言。此樹與我同名是故歡喜。時阿育王身體醜陋諸女人等不欲近之。王園中眠諸女人等爲欲令王不歡喜故。折樹花葉乃至令盡。阿育王覺見無花葉而問諸女。樹花脫盡誰之所作。諸女答言我等所爲。阿育王瞋即以竹箔裹諸女人以火燒之。以其惡故時人謂爲旃陀阿輸柯王^翻大臣成護白旃陀阿輸柯王。如是所作若打若殺當付餘人不應自作。王即募覓能行殺者。是時山中有村村中有人善。織衣業而生一子。其父字之名耆利柯^翻其人可畏能行不仁恒罵父母家中男女悉皆打拍乃至一切衆生無不殺害。常以網捕爲業以其殺害多故。人復謂之旃陀耆利柯^翻王覺惡人而慎遇之。使者語言王今欲以殺害治人。汝能爲不。其人答言閼浮提中悉令殺盡我亦能爲。使者以其所說還白大王。王即語言將此人來。使者受教往彼語之王令汝來。其答使言且待少時須見父母即自父母。阿育大王欲以一切殺害治人令我爲之我今欲去。父

①彼二波 ②戰二伐 ③下同 ④(以)十手 ⑤今十(何) ⑥汝十(當) ⑦(尸)一 ⑧(下解翻)一 ⑨(翻黃)一 ⑩(翻伏)一 ⑪伏二伐 ⑫猛二波 ⑬花十(果) ⑭條二采 ⑮說二伐 ⑯旃二旃 ⑰下同 ⑱(翻可畏)一 ⑲(翻山)一 ⑳(翻可畏山)一

母不許其人。瞋故便害父母還使人處。使人語言汝來何遲。其人答言父母不聽我來。我已害之後至王處。白大王言欲治人者當作牢獄。莊嚴獄門極令華麗。令見之者無不愛樂。復白王言請王嚴教有入獄者悉不得出。王言甚善。是時旃陀者利柯往至難寺。寺中有一比丘誦修多羅。修多羅中說地獄事。謂鐵湯鑊炭刀山劍樹等種種苦事。若有人生地獄者隨罪治之。乃至廣說如五天使修多羅中說地獄事。是時旃陀者利柯聞此語已。一切隨之造地獄具。時舍衛國有一商主共婦入海。至海生兒仍名兒爲海。乃至十二年海中往。反遇五百賊害此商主奪其財物唯兒得免。後於佛法出家。次第遊行至波吒。利弗多國至已早。起著衣持鉢入園乞食。以不悉故見地獄門種種莊嚴。便入其中爲欲乞食。入已見諸苦具即便欲出。旃陀者利柯見而執之語言。汝今受死不得出也。是時比丘心懷怖懼啼泣流淚。旃陀者利柯語言。汝今何事啼泣猶如小兒。比丘答言我不爲惜此身但爲值遇解脫難故。出家難得我今已得。釋迦難值我已得值。法中真法我猶未得是故憂惱。旃陀者利柯語比丘言。我已受大王命有入此獄者悉不得出。是時比丘啼泣而言汝當申我一月。答言一月不可聽至七日。比丘思惟死近勤修精進至滿七日。時有王子共內人語阿育王見而生瞋忿。即令將此二人付獄治罪。旃陀者利柯即以二人置鐵臼中以杵搗之。比丘見已深生怖畏。即

說偈言

大師佛慈悲 第一仙正說
此色如泡聚 不實不常住
此身色端嚴 滅爲何所趣
是故應捨離 癡人所樂法
此緣我當知 解脫在此獄
依此當得渡 三有之海岸
爾時比丘於一夜中。精進思惟斷除煩惱。即得阿羅漢果。旃陀者利柯語比丘言。是夜已過明相已現。受苦時至汝應知之。比丘答言我今不知汝之所說。是夜已過明相已現。唯能自知無明夜過智慧日現。我以智慧日光見一切世間皆無有實。是故我今欲以佛法攝諸世間。語旃陀者利柯言我今此身隨汝意作。是時獄主無慈悲心不見世間。即大瞋怒。忽以此比丘置鐵鑊中。盛以濃血屎。湯雜穢。多與薪火煮此比丘。乃至薪盡身不爛壞。是時獄主見其不異即生瞋忿打罵獄卒。汝今何故不多與火。獄主即便自與薪火而火不燃。既見不燃便看鑊中見此比丘坐蓮華上結跏趺坐。見是事已即往白王。時王聞已與一切人民共往看之。是時比丘即以神力於一念頃從鐵鑊出身昇虛空。譬如鵝王飛騰空中現十八變。時阿育王見此比丘猶如破山臨於空中。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汝身同人身 神力過人力
我不知此事 汝今爲是誰
是故當正說 應令我知之
若我知此事 當爲汝弟子

爾時比丘心自思惟。此王今能堪受佛語。當廣作塔供養舍利。爲一切人受法饒益。作是思惟已欲顯其功德而說偈言
佛滅一切漏 無比大慈悲
最勝論議師 我是彼弟子
無盡正法力 不著一切有
佛人中牛王 自調復調他
令我今得脫 三有之牢獄
復次大王如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於波吒利弗多城當有王。名阿輸柯作四分轉輪王。於我舍利廣作供養。起八萬四千塔。復次大王王所起獄與地獄等。於此獄中殺害無數。王當除之於一切衆生施與無畏。大王今應滿世尊意。即說偈言
是故大人王 於一切衆生
當起慈悲心 施與無怖畏
當滿世尊意 廣起舍利塔
爾時阿育王生念佛心。合掌懺悔而說偈言
我歸依佛法 及世尊弟子
汝今十力子 當起忍辱心
我所作衆惡 悉懺悔於汝
今當修精進 深生恭敬心
我莊嚴此地 以種種佛塔
共白如珂雪 如佛之所說
比丘答言善哉。即以神力還其所住。時阿育王欲從獄出。旃陀者利柯合掌說言。大王。當知我已受命入此獄者皆不得出。時王語言。汝今欲殺我耶。答言如是。王言我等誰最前入。旃陀者利柯答言我最前入。時王語諸

●至十(子)● ①反二返● ②(利)一● ③(爲)一● ④所二不● ⑤說二度● ⑥唯二惟● ⑦二二怒● ⑧二二怒● ⑨二二怒● ⑩二二怒● ⑪二二怒● ⑫二二怒● ⑬二二怒● ⑭二二怒● ⑮二二怒● ⑯二二怒● ⑰二二怒● ⑱二二怒● ⑲二二怒● ⑳二二怒● ㉑二二怒● ㉒二二怒● ㉓二二怒● ㉔二二怒● ㉕二二怒● ㉖二二怒● ㉗二二怒● ㉘二二怒● ㉙二二怒● ㉚二二怒● ㉛二二怒● ㉜二二怒● ㉝二二怒● ㉞二二怒● ㉟二二怒● ㊱二二怒● ㊲二二怒● ㊳二二怒● ㊴二二怒● ㊵二二怒● ㊶二二怒● ㊷二二怒● ㊸二二怒● ㊹二二怒● ㊺二二怒● ㊻二二怒● ㊼二二怒● ㊽二二怒● ㊾二二怒● ㊿二二怒●

獄卒提旃陀利柯置落可屋解不以火焚之

又復令人破壞此獄。於一切衆生施與無畏。

時王生心欲廣造佛塔。莊嚴四兵往阿闍世

王所起塔處名頭樓那解至已令人壞塔取

佛舍利。如是次第乃至七塔皆取舍利。復往

一村名曰羅摩解於於此村中復有一塔最初

起者。復欲破之以取舍利。時有龍王即將阿

育人於龍宮。而白王言此塔是我供養王當留

之。王即聽許是龍王復將阿育至羅摩村。時

王思惟此塔第一。是故龍王倍加守護。我於

是塔不得舍利。思惟既竟還其本國。時阿育

王作八萬四千寶函分布舍利還此函中。復

作八萬四千瓶及諸幡蓋。付與夜叉令於一

切大地乃至大海處處起塔。又言國有三種

小中大。若國出千萬兩金者是處應起一王

塔。是時德叉尸羅國出三十六千萬兩金。彼

國人民白阿育王言。王當與我三十六函。王

聞是語即便思惟我欲處處廣造佛塔。云何

此國頗得多耶。時王以善方便語彼人民。今

當除汝三十五千萬兩金。又言若國有多塔。

若國有少塔從今已去悉聽不復輸金與我。

乃至阿育王往耶舍大德阿羅漢處說言。我

欲於一日一念中起八萬四千塔一時俱成。

而說偈言

於先七塔中 取世尊舍利

我孔雀姓王 一日中造作

八萬四千塔 光明如白雲

乃至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已守護佛法時諸

人民謂爲阿育法王。一切世人而說偈言

大聖孔雀王 知法大饒益

以塔印世間 捨惡名於地

得善名法王 依法得安樂

阿育王經卷第一

右梁天監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扶南沙門

僧伽婆羅於陽都壽光殿譯見寶唱錄

阿育王經卷第二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見優波笈多因緣品第二

爾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舍利塔已生大歡

喜。與諸大臣共往鷄寺。到已於上座前合掌

禮拜而作是言。佛一切見者記我以沙施佛

今得是報。更復有人佛所記不。彼時上座比

丘名耶舍解名答阿育王言亦有。世尊未淫

槃時有龍王名阿波羅摩解無復有陶師及旃

陀羅解龍龍王。佛化是等竟至摩偷羅國。於

摩偷羅國告長老阿難言。此摩偷羅國如來

涅槃百年之後。當有賣香商主名曰笈多。其

後生兒名優波笈多。最勝教化爲無相佛。我

涅槃後當作佛事。復告阿難汝今見彼遠青

林不。阿難答言已見。佛言彼有山名優樓漫

陀。如來涅槃百年之後。當於彼山起寺。名那

哆婆哆最勝坐禪處。於時世尊而說偈言

教化弟子中 智慧最第一

世尊之所記 名優波笈多

大德於此世 當廣作佛事

爾時阿育王復問上座耶舍。優波笈多爲生

。以未。大德耶舍答言已生在優樓漫陀山除

一切煩惱。諸阿羅漢悉隨從之攝受世間。故

如一切智於天人阿修羅。及諸龍神等而爲

說法。是時長老優波笈多。爲一萬八千阿羅

漢之所圍繞。在那哆婆娑寺。時阿育王爲諸

大臣而說偈言

汝當速莊嚴 象馬車步兵

我欲往彼國 優樓漫陀山

爲欲見大德 名優波笈多

勤精進盡漏 乃至阿羅漢

時諸大臣白阿育王言。王應遣使報彼諸人

令優波笈多來至王門。王答諸臣。阿羅漢者

不可輕屈我等今應自往禮拜。而說偈言

處世同如來 名優波笈多

若不受其教 其心金剛造

乃至阿育王遣使往優波笈多所白優波笈多

言。我欲至大德處。優波笈多聞使語已即便

思惟。若阿育王來必多人隨從當損此國。思

惟已即語使言。我當至彼不須王來王即遣

船迎優波笈多。處處道路無不修治。至摩偷

羅國是時優波笈多將一萬八千阿羅漢。爲

攝受阿育王。故一切入船乃至往波吒利弗

多國時阿育王民白大王言。優波笈多爲攝

受王。故已至此國。大王當知佛法如地。王

今修善由之得正渡三有海至無爲岸。優波

笈多至明清旦當步至王所。王聞歡喜即解

璽瑠價直千萬以賞此人。復令此人擊鼓宣

令。使波吒利弗多國一切聞知優波笈多明

①翻經一〇〇 ②翻經一〇〇 ③右梁一錄三十一字一〇〇 ④品第二一〇〇 ⑤翻名聞一〇〇 ⑥翻無解一〇〇 ⑦二當一〇〇
⑧翻經一〇〇 ⑨以二已〇〇下同 ⑩門二問〇〇 ⑪若十乃〇〇有〇〇 ⑫船二紅〇〇下同 ⑬地二舟〇〇花〇〇

當入國復令此人說此偈言

若人樂富樂 及天解脫因

一切應當見 彼優波笈多

若人不見佛 兩足中最尊

自然大慈悲 無漏大師等

彼見當供養 名優波笈多

乃至阿育王 令一切人民聞此偈言 又復令

其嚴治道路 時王出城至半由旬共諸臣民

嚴持香花 種種伎樂迎優波笈多 時阿育

王遙見優波笈多已在岸上 與一萬八千阿

羅漢 如半月形而自圍繞 即便下象步至優

波笈多處 時阿育王一足在船一足在岸 以

兩手捧優波笈多以置船中 五體投地敬禮

其足猶如大樹摧折墮地 又復以舌舐其兩

足長跪合掌瞻仰無厭而說偈言

大地海爲衣 山莊嚴一繖

除怨得此地 令我生歡喜

不如於今日 與大德相見

我今見大德 倍生於心念

是故我生喜 謂已見世尊

佛已入涅槃 大德作佛事

世間爲無明 汝如日月光

以智慧莊嚴 猶如大師等

第一教化人 衆生所歸依

應當見教化 我當如說行

爾時大德優波笈多 以右手摩阿育王頂 而

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 當修不放逸

三寶值遇難 王應當供養

世尊付法藏 於王及我等

當守護佛法 爲攝受衆生

阿育王答言 如世尊記我已作而說偈言

我今已供養 世尊舍利像

處處廣起塔 以珍寶莊嚴

唯不能出家 修行於梵行

優波笈多言 大王善哉善哉如此之事 是王

應作何以故

王於身命財 應當修真實

王若在異世 不受異世苦

時阿育王以大供養 將優波笈多入城 手捧

大德以置高座 優波笈多其身軟滑如兜羅

綿 阿育王既觸其身合掌而言

大德身軟滑 如綿迦尸等

今我體鹿豕 而觸大德身

時優波笈多復說偈言

我以勝供養 供養佛世尊

不及王以沙 奉施於如來

時阿育王復以偈言

我先小兒意 以沙奉世尊

值遇功德田 是故今爲王

時優波笈多 爲令阿育王生歡喜故 而說偈

言

王值功德田 而生布施種

是故得此報 不可思議樂

王聞是已心大歡喜 復說偈言

昔以沙布施 世尊大福田

今得無比樂 四分轉輪王

雖聞如此事 不供養如來

是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白言 大德我欲

於佛行住 坐處悉皆供養 又欲作相令未來

衆生知佛如來行住坐臥所在之處 爲攝受

故即說偈言

我欲於如來 行住坐臥處

悉皆修供養 爲離生死苦

又欲作如來 行住坐臥相

使未來衆生 起見佛因緣

優波笈多答言 大王善哉善哉王今此心最

爲難及今欲現王如來世尊四威儀處令王作

相 爲欲攝受諸衆生故 是時阿育王即嚴四

兵 香花伎樂與優波笈多 即往彼處時優波

笈多將阿育王至佛生處入嵐毘尼林 釋舉

右手指言 阿育王 此是佛生處 而說偈言

世尊第一處 生便行七步

淨眼觀四方 而作師子吼

是我最後生 處胎住亦然

時阿育王五體投地 頂禮如來初生之處 合

掌說偈

有人見佛者 彼具大功德

若聞師子吼 功德亦如是

優波笈多爲阿育王生大信心 而問王言 有

天見佛初生行七步 及聞師子吼王欲見耶

王答言大德 我今欲見優波笈多言 如來初

生摩耶夫人所攀樹枝天在其中 即便以手

指示其處 而說偈言

若有諸天人 住在此林中

得見世尊生 復聞師子吼

當現其自身 爲阿育生信

6 (何人作客) — 何 (翻 顏色) — 何 (已 + 立) — 何 (人姓) — 何 (姓二生) — 何 (翻 正當) — 何 (石二法) — 何 (探二采) — 何 (又 + 言) — 何 (探 探二探 探二探) — 何 (探二探) — 何 (翻 姓) — 何 (翻 探實) — 何 (於 日二日 月二月) — 何 (覺二學) — 何 (探二奈)

育王往仙面處舉手指言。此是世尊三轉十二行法輪處。即說偈言

是此處三轉 十二行法輪
真實法所造 為度生死苦

此是一千外道出家之處。又此是佛為頻婆娑羅王說法得見諦處。及八萬諸天摩伽陀國婆羅門長者無數人等說法得見諦處。此是佛為帝釋天王說法及八萬諸天得見諦處。此是世尊為母說法夏安居竟與無數諸天從彼來處。乃至廣說。優波笈多將阿育王至拘尸那城佛涅槃處。舉手示言。大王此是如來所作已辦入無餘涅槃處。而說偈言

天人阿修羅 夜叉龍神等
及一切世間 教化彼已竟

大慈悲精進 是故入涅槃

時阿育王聞是語已悶絕墮地。乃至以冷水灑面尋得醒寤。從地而起以十萬金。供養如來涅槃之處及起塔已。禮優波笈多足而說言。我是世尊所說大弟子。我欲供養舍利。優波笈多答言。善哉善哉王心極善。是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入祇洹林。舉右手指言。大王此是舍利弗塔自當供養。阿育王問。優波笈多言。舍利弗功德智慧其事云何。答言。是第二佛為法之將。能隨如來而轉法輪。佛弟子中智慧第一。一切世間所有智慧。十六分中不及其一。唯除如來。而說偈言

無等正法輪 佛為世間轉
舍利弗隨轉 以利益世間
誰能說其人 功德智慧海

時阿育王心大歡喜。以十萬金供養舍利弗塔。合掌說偈言

我禮舍利弗 以恭敬心念
大慈離煩惱 為世間光明

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目捷連塔說言。大王此是目捷連塔王當供養。王問言。其人功德神力云何。長老答言。佛說其神力弟子之中最為第一。能以足指動天帝釋最勝法堂。亦能降伏難陀優波難陀龍王。即說偈言

目捷連神力 佛說為第一
能以足指動 帝釋最勝殿

降伏二龍王 難陀波難陀
神力功德海 無有能稱量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目捷連塔。合掌說偈

最勝之神力 離生死苦惱
我今以頂禮 名聞目捷連

優波笈多復指示言。此是摩訶迦葉塔應當供養。阿育王問言。其人功德云何。長老答言。於少欲知足乃至八種及頭陀苦行。佛說其人最為第一。佛以半座與其令坐。又以自身袈裟覆之。攝受苦人受持法藏。復說偈言

最勝大福田 行少欲知足
受持佛法藏 能攝苦衆生

佛與其半座 及以衣覆身
無有人能說 其大功德海

時阿育王復以十萬金。供養大迦葉塔。合掌說偈

常在山石窟 具少欲知足

除諸煩惱怨 獲得解脫果
無比功德力 是故今頂禮

時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薄拘羅塔說言。大王。此是薄拘羅塔應當供養。阿育王問言。其人功德云何。答言。佛弟子中精進無病最為第一。不曾為人說一二句法。時王令人以二十貝子供養其塔。時有大臣問阿育王。等是羅漢。何故餘塔皆以金供養。而薄拘羅塔獨與二十貝子以為供養。阿育王言。汝當聽說

以智慧為燈 除於無明闇
住意為舍宅 少利益世間

是故以貝子 供養於其塔
是時二十貝子從塔處來著阿育王足。時大臣見深生驚怪而說言。此阿羅漢少欲之力。乃至已入涅槃而不受施。時優波笈多。復將阿育王至阿難塔說言。大王。此阿難塔應當供養。其是如來給事弟子能持佛語佛說。其人弟子之中多聞第一。而說偈言

是長老阿難 諸天人所貴
常護持佛鉢 具足念慧心

多聞為大海 口說微妙語
方便正覺意 明了一切法

為諸功德藏 世尊所讚歎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阿難塔。大臣問言。何故於此最勝供養。阿育王答言。當聽我說

佛世尊法身 清淨無與等
其能攝受持 故我上供養

其然佛法燈 除諸煩惱闇
其力故法住 故我上供養
如以牛跡水 不及於大海
阿難智慧水 不及佛智海
於修多羅中 佛與登王位
故我於今日 設最上供養
時阿育王供養已竟生大歡喜。禮優婆塞多足。而說偈言

我今生人中 不失善業果
以先功德力 得作自在王
以不真實法 獲得於真寶
世尊舍利塔 莊嚴於世間
云何修苦行 於我所未作

時阿育王禮優婆塞多足。還其本國。
阿育王經卷第二

阿育王經卷第三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第三

爾時阿育王。於佛生處得道轉法輪入般涅槃。於一處各以十萬金供養於菩提樹。倍生信樂作是思惟。此是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日之中最勝珍寶供養此樹。是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妙落起多。翻下生嘆悲心。大王既愛念我。云何以好珍寶與菩提樹。即喚旃陀利女。姓下而語言。菩提樹是我怨。汝能殺不。答言能。汝當與我金。夫人語言如

是。時旃陀利女即便呪樹以繩縛之。是菩提樹漸漸枯死。有人白王。是菩提樹漸漸枯死。而說偈言

佛坐菩提樹 知一切世間
得一切種智 此樹今日死

時王聞是語已悶絕墜地。諸臣以水灑王。良久乃醒。即便啼泣而說偈言

我見此樹王 即是見如來
樹王若枯死 我命亦隨滅

時彼夫人見王憂惱便白王言。若我不能令菩提樹生者。我亦不能令王歡喜。王答言。汝若能令菩提樹生者。汝非女人。何以故。佛住此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時夫人喚旃陀利女而語言。汝能令樹更生。如其先不答言。若菩提樹其根不死能令更生。乃至旃陀利除所縛繩。周匝掘坑日日。以乳灌之坑中。少日之間樹漸還生遂得如本。時人白王。王於今者大生功德。菩提之樹今得生故。王聞此言心大歡喜。即便往至菩提樹間。瞻菩提樹目不能捨。而說偈言

從於瓶沙王 及諸餘國王
無上二因緣 悉所不能作

當於菩提樹 灌以香色乳
復當修供養 聖衆五部僧

時阿育王。以千金銀琉璃瓊瑤盛以香水。復持種種飲食及香花等千瓊香水浴菩提樹。以種種綵衣而以衣之。王於是時復受八戒。受八戒竟手執香爐而登殿上。請四方僧說言。世尊弟子在四方者。為攝受我故悉應來此。

而說偈言

正行善逝子 根寂靜離欲
應供大福田 天人所歸依

最勝善逝子 行禪離愛著
阿修羅所依 當來攝受我

於闍賓國處 大林及暗林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如來子樂禪 住阿耨達池
及江山石窟 當來作慈悲

善言如來子 住舍利沙殿
無憂慈悲心 當來攝受我

大勇之神力 住於香醉山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時阿育王說此言已。有三十萬比丘和合阿羅漢十萬學人二十萬。及精進凡夫無數。於衆僧中上座一處無有人坐。時阿育王白六通上座耶舍言。第一坐處何故無人。答言。此是第一上座之處。王又白言。除大德外更有上座耶。答言有佛說弟子中有能師子吼此為第一。姓頗羅墮名寶頭盧。第一坐處是其所坐。時阿育王聞其此言。身毛為豎如柯疊婆花。又說言。大德有比丘見佛未入涅槃今猶在者不。長老答言有。姓頗羅墮名寶頭盧。其人見佛。王又問言。我於今者得見其人不。長老答言。王尋當見其今應來。時王聞已大生歡喜。而說偈言

我今得大利 及無比攝受
以得見大德 名曰寶頭盧

時阿育王。合掌仰看空中目不暫捨。時寶頭

盧。與無數阿羅漢隨從圍繞如半月形。猶若雁王從空中下。於第一處坐。是時阿育王見頗羅隨寶頭盧來。及見十。万比丘皆從坐起。父見寶頭盧頭髮皓白。額皮眉毛。悉垂覆面如緣覺身。見已五體投地。禮寶頭盧足如大樹倒。舌舐其足。長跪合掌。瞻仰啼泣。而說偈言

大地海為衣 山莊嚴一緣

除怨得此地 令我生歡喜

不如於今日 與大德相見

我今見大德 倍生於心念

復次大德見世尊不。是時寶頭盧以兩手舉其眉毛視阿育王。便說偈言

我數見如來 無等無譬類

有三十二相 面如秋滿月

梵音除煩惱 入無諍三昧

阿育王復問。大德於何處云何見長老答言。大王。世尊與五百漏盡阿羅漢隨從。最初於王舍城安居。是時在此眾中得具足見佛。便說偈言

無欲無欲從 摩訶牟尼尊

是時此安居 我具足見佛

如汝今見我 如是我見佛

復次大王。世尊又於舍衛國為勝外道故。現種種神力。作無數化佛。相好莊嚴。次第而上至阿迦膩吒天。我於爾時亦在其中。見佛種種神變。而說偈言

時有諸外道 行種種邪道

世尊以神力 示現降伏之

是時我見佛 令世間歡喜

復次大王。世尊於三十三天上安居。為母說法。竟與諸天眾圍繞下僧柯奢。翻光國。我於爾時在大眾中見諸天眾。復見比丘尼。名鬱波羅。翻青黎尼柯。見其化作轉輪聖王具足七寶。而說偈言

上天安居竟 佛便從彼下

我時在眾中 是故得見佛

復次大王。修摩陀伽。翻不解。孤獨女兒。請佛及五百阿羅漢。佛以神力至分陀陀國。翻不解。我以神力舉山從虛空中亦至彼國。是時如來誠勸於我。汝不得入涅槃。至我法住。而說偈言

修摩陀伽請 佛神力至彼

我以力舉山 隨至分陀國

是時佛誠勸 令我至法住

以是因緣故 得具足見佛

復次大王。汝先小時以小兒意。佛入王舍城乞食。我奉佛雙。汝奉佛沙。成護爾時起隨喜心。如佛所記。此小兒於我涅槃百年後。當生波吒利城名阿輸柯。為四分轉輪主領法王。當廣供養舍利起八萬四千法王塔。我於是時亦在其中。而說偈言

王昔為小兒 合掌以沙施

我亦於是時 具足見此事

阿育王復問寶頭盧。大德何處住。以偈答言

北方阿耨池 於香醉山中

我住於彼處 及諸同學眾

阿育王復問寶頭盧。大德幾人隨從。以偈答言

六萬阿羅漢 圍繞隨於我

我及諸大眾 悉盡煩惱毒

復次大王何事此疑當速施僧食。眾僧食竟當更共語。王答言爾。如大德教。以念佛教我當觀菩提樹。觀善提提覺當與僧食。以種種飲食當以供養。時阿育王語比丘名一切友。我當施僧十萬金及一千金銀琉璃鬘。於大眾中當說我名供養五部僧。時阿育王見名鳩那羅。翻名不。住王右邊。是時王子畏其父故不敢發言。便舉二指示唱導比丘。表其修福倍多其父。時大眾見鳩那羅一倍作福。悉皆大笑。時王見大眾笑。語大臣成護。汝所作非是。故入笑。成護答言。多人欲作功德。若作功德必以一倍是為正當。阿育王答言。我當以三十萬金供養眾僧。以三千寶鬘盛以香水灌菩提樹。當以我名在大眾說供養五眾。乃至鳩那羅復舉四指以示比丘。時大王瞋語成護大臣。我修功德。誰今與我而欲諍。大不識世法。成護見大王瞋。禮大王足。誰敢與王爭作功德。而說偈言

誰敢與王 諍修功德

是時阿育轉身右邊見拘那羅王子。向寶頭盧說言。大德。我今唯除七寶庫藏。一切大地宮人。大臣并我身及鳩那羅悉施眾僧。當以我名在大眾說供養五眾。復說偈言

一切宮內 唯除珍寶

悉施眾僧 大德之僧

我及王子 具足功德

① 萬二方國 ② 今二今 ③ 除二除 ④ 翻光明 ⑤ 翻青蓮華 ⑥ 蓮二色 ⑦ 翻色 ⑧ 上天二天上 ⑨ 不爾翻 ⑩ 誠二成 ⑪ 利十(弗多) ⑫ 正十(樹) ⑬ 鳥名不解翻 ⑭ 正二政 ⑮ 大王二王大 ⑯ 大二作 ⑰ 育十(王) ⑱ 那二摩

是時阿育王。於寶頭盧等大衆中布施。於菩提樹周圍起牆。時阿育王自登牆上。以四千罌盛以香水灌菩提樹。其菩提樹還生如本。而說偈言

已灌菩提樹 菩提樹還生

枝葉極茂盛 功德亦增長

大王灌菩提樹竟還生如本。枝葉青軟新芽更出。王及大臣一切人民大歡喜。復次。飲食供養衆僧。於大衆中有一大德名耶舍。語王言。今此大衆實可愛重。王今供養勿起異心。時阿育王自手行食。從上座爲始盡於一衆。於衆僧末有二沙彌以麤相。扮歡喜丸等共戲相擲。阿育王見笑而思惟。此二沙彌爲小兒戲。乃至阿育王復往上座所。次第行食至耶舍所。時大德耶舍復語王言。大王於衆僧中不得起不信心。王答言爾。復自上座耶舍言有二沙彌以麤等相戲。耶舍答言。此二沙彌。具心解脫及慧解脫皆阿羅漢。王聞是已心大歡喜。復生心言。我已供養衆僧。復覓好衣施二沙彌。時二沙彌即知王意。便現功德之力。一沙彌化作鐵器以置其前。一沙彌化作毘陀水等。王見問曰。用此何爲。答言大王。我見王心供養僧。覓別施我衣。我欲染之。時王聞已即便生意。我本在心。未發言說。云何此人已知我心。即以五體投地敬禮其足。向二沙彌而說偈言

我孔雀大王 及大臣人民

功德我已作 一切得大利

精進處生信 可施我已施

乃至阿育王語二沙彌。我以汝故於一切僧悉施三衣。時阿育王於五衆中已作功德。復於一人悉施三衣。又以四十萬金布施衆僧。復以無數金銀贖此大地宮人。大臣。并以末身及拘那羅里多輪柯因緣

是時阿育王於佛法生大信心。起八萬四千塔已作五衆大會以飲食供養。有三十萬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阿育王倍生信心。時阿育王弟里多輪柯信外道法言。釋迦牟尼弟子無有解脫。何以故。常樂樂行畏苦行故。乃至阿育王語其弟言。汝於非處莫起信心。於佛法處當生信心。時阿育王於異時中欲爲捕獵。阿育王弟於彼山中見一仙人五熱炙身。其於苦道而起實意。往其所禮其足。說言大德住此幾時。仙人答言。經十二年。復更問言。汝食何食。答言。常食樹木果根。復問。汝衣何衣。答言。結茅爲衣。復問。臥處云何。答言。以草鋪地。又問。汝因何事而起煩惱。答言。見鹿行欲起我欲心。以欲心火燒於我心。時阿育王弟心便生疑。如此苦行尚起欲心。佛之弟子常修樂行。云何見欲而不起心。既起欲心何得於欲而起厭離。即說偈言

仙人。往苦林 食樹花果根

服氣除穢食 不能減欲愛

釋迦牟尼子 食酥酪乳味

於種種衣服 悉皆不能捨

若伏諸根者 頻陀山能浮

阿育王弟復更說言。釋迦弟子誑阿育王令作功德。時阿育王聞其此言。即設方便語大臣言。我弟於外道生信。當以方便令其得入佛法。時大臣答阿育王言。大王云何教我所作。王語大臣。我今欲洗入彼浴室。應脫天冠及衣服等。汝當以我服飾莊嚴我弟。令登王座。臣答言爾。及至阿育王將入浴室脫莊嚴具。入浴室已。是時大臣語阿育王弟。若無阿育汝當作王。是故今者試著天冠被天衣服及登王座。大臣語已。而便與著令登王座。時大臣即白阿育王言。王所勅使臣已作竟。阿育王出觀其弟。著天冠及登王座。而語言。我今未滅汝已作王。阿育王嘆即命行殺之人。身著青衣。披髮執鈴。至已禮王自言。今者欲何所作。王語言。我捨此弟汝可殺之。王語已竟。便有多人執諸器械仗而圍繞之。是時大臣禮阿育王足。而白王言。此是王弟願王忍辱莫起瞋心。時阿育王答大臣言。我當忍辱。至於七日爲我弟故於七日中暫與其國令其作王。種種伎樂及諸。姒女以供給之。一切臣民皆往問訊。行殺之人執刀門立。日日白王。今一日已過餘六日在。如是乃至六日已過餘一日在。至第七日王莊嚴具天冠衣服還阿育王。大臣諸人將里多輪柯共往問訊阿育王。時王問言。汝七日爲王種種伎樂好聞見不。弟以偈答言

若人見色 及聞音聲 食種種味

此能答王

王復語言。我與汝國七日爲王。百種伎樂皆

恣汝意。無數衆人日日問訊。願於汝。云何而言。不見不聞。不得好味。復以偈答。

我於七日中。不見不聞聲。不嗅不香味。亦不覺諸觸。我身莊嚴具。及諸姝女等。思惟懼死故。不知如此事。伎女歌舞聲。宮殿及臥具。大地諸珍寶。初無歡喜心。以見行殺者。執刀在門立。又聞搖鈴聲。令我懷死畏。死搬釘我心。不知妙五欲。既著畏死病。不得安隱眠。思惟死將至。不覺夜已過。是時阿育王語其弟言。毘多輸柯汝於一。生中思惟死苦。雖得上妙五欲而不生愛。出家比丘於十二入思惟無量生死無常。云何而得起煩惱耶。又復思惟地獄之苦及諸畜生更相殘害。餓鬼飢渴衆苦所逼。思惟人中四方馳走。初無安樂。思惟天上墮敗之苦。如是五道身心之苦無有樂處。觀此五陰無常苦空無我不實。譬如空村無有居民。如是五陰皆空無我。以無常火燒諸世間。佛諸弟子常作此觀。云何而起煩惱耶。復說偈言。

汝於一日中。思惟生死畏。而無有歡。樂不起貪愛心。佛諸弟子等。日日觀生死。云何生歡。樂而起煩惱心。於飲食衣服。及以臥具等。思惟解脫法。而不起著心。

觀身如。怨家。三有如火宅。思惟何方便。而得解脫之。深樂解脫法。不貪於五欲。其心如蓮華。處水而不著。時阿育王。以善方便佛法教化毘多輸柯。時毘多輸柯合掌向王而說言。大王。我於今者歸依如來及以法僧。而說偈言。

我今歸依佛。佛面如蓮華。天人所歸依。無漏法及僧。時阿育王。以兩手抱其弟頸而語言。我不誤汝。爲欲令汝信佛法故。是故爲汝現此方便。時毘多輸柯以種種華香及諸伎樂供養佛塔。以種種飲食供養衆僧。復往鷄寺耶舍上座六通羅漢所。至已對耶舍坐爲欲聞法。時耶舍以神通力。見其前世已造善業。今於此生是最後身得阿羅漢。爲其說法讚歎出家。既得聞法便樂出家。即起合掌白耶舍言。善說法律我得出家受具足不。於佛法中欲修梵行。耶舍答言。善男子。汝可還白阿育王聽出家不。時毘多輸柯即還阿育王處。至已合掌白言。大王。今當聽我出家。我於佛法欲修梵行。復說偈言。

我心亂不住。猶如象無鉤。王意如鐵鉤。勿制我出家。王爲地中主。當聽我出家。佛作世間光。今欲修其行。阿育王聞其言。手抱其頸。悲泣落淚而語言。毘多輸柯勿作此意。何以故。出家之人。形服龜繁飲食假人眠臥樹下。汝今制心勿欲出

家。毘多輸柯答言。大王。我於今者不爲瞋故而欲出家。亦不爲貪欲。不爲貧苦。亦不爲脫怨家。但見世間種種諸苦生死相隨無有脫處。唯見佛法正路能脫生死終無所畏。是故我今樂欲出家。阿育王聞之更增悲泣。時毘多輸柯復說偈言。

生死爲懸繩。有人則恒動。在上必復墮。和合必分離。

時阿育王復語之言。汝當先習乞食。然後乃得出家。時王後園有一大樹以草布地令住其下。與一瓦鉢令入宮乞食。毘多輸柯即便持鉢行入宮內。種種上食而便得之。時阿育王嘆宮內人。汝於今者云何乃與乞食者上食。從今已去當以施食施之。乃至以麥爲飯。經宿臭壞乃可施與。時毘多輸柯得而食之。不以爲惡。阿育王見而語之言。汝今勿食此食。聽汝出家。出家之後恒來見我。乃至毘多輸柯往至鷄寺。至已思惟。我若於此出家。人物亂我不得修道。當於遠處而出家也。便往毘提國於彼出家。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是時長老毘多輸柯得阿羅漢已受解脫樂。復思惟言。昔與王約。出家之後恒來見王。我於今者應滿本約。乃至次第行至波吒利弗多國。是時長老毘多輸柯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乞食。次第行至阿育王城。語門人言。汝入白王云。毘多輸柯今左門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即入白王。今毘多輸柯至欲見大王。時阿育王而語之言。汝可將入令至宮中。毘多輸柯即便入宮。阿育王見即從座起。爲

其作禮如大樹倒。起而合掌視之無厭。悲泣而言

一切諸衆生 當樂於和合

汝今除和合 而味寂靜心

我今知汝心 以慧無厭足

時阿育大臣名曰善護。見毘多輸柯著糞掃衣執持瓦鉢。次第乞食。施好俱受。心無分別。見已白阿育王言。毘多輸柯少欲知足所作已辦。王當生歡喜心。何以故。

常行乞食
著糞掃衣
住於樹下

心常在定 心廣無漏 其體無病

正命自活
常生歡喜

時阿育王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便說偈言

捨於孔雀姓 及摩伽陀國

種種諸珍寶
上妙之五欲

樂於四聖種
除憍慢煩惱

行於大精進 名聞顯我國

最勝十力法 而汝能受持

時阿育王以手捧之置好座上。種種飲食自手與之。食竟洗鉢置之一處。阿育大王於其前坐聽其說法。是時毘多輸柯爲王說法。而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 當修不放逸

三寶甚難值
王應勸供養

時阿育王與五百大臣及國人民以自圍繞合掌恭敬送毘多輸柯大臣人民而說偈言

大兄阿育王 今恭敬送弟

出家有勝果 於今爲現證

是時長老毘多輸柯^u欲顯其功德身昇虛空。

一切人民皆見其去。時阿育王與諸大衆合掌觀之。目不暫捨。復說偈言。

無復親友愛
如鳥飛虛空

我以貪愛鎖 不能自在去

禪定有勝果 於身得自在

隨意之所行 一切無罣礙

爲欲愛所盲 不能見此法

汝今以神力 輕我起欲愛

我本有慧慢 今汝爲最勝

我等著世法 見聖始知畏

今我等啼泣
由汝今捨我

老毘多輸柯。往至邊地至已得病。

昆多輪柯病來多日頭鬚髮爪悉皆長利。衣服弊惡無有光色。時養牛女竊生是念。今

家樂行布施。常教種越種種飲食供養衆僧。有一佛髮爪塔。以香華幡蓋種種伎樂而供養之。以是業報生於大姓。十萬年中常修梵行復發正願。以是業緣得阿羅漢。阿育王經卷第三

阿育王經卷第四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鳩那羅因緣第四

是時阿育王。於一日中起八萬四千塔。於是日中王夫人名鉢摩婆底。鉢摩婆底。華也。鉢摩婆底。華也。生一男兒。形色端正眼爲第一。一切人見無不愛樂。時有內人即白大王王有功德夫人生兒。王聞歡喜而說偈言

我於今日 大生歡喜 我孔雀姓
名聞一切 宮人以法 由之增長
故名此兒名達磨。法翻婆陀那。長也。即抱此兒示阿育王。時王見已歡喜說偈

我兒目端嚴 爲功德所造
光明甚輝曜 如優波羅花
以此功德眼 莊嚴於一面
其面貌端正 譬如秋滿月

乃至阿育王。命諸大臣而語之言。汝等嘗見此兒眼不。諸臣答言。臣於人中實所未見。於雪山有鳥名鳩那羅。此鳥之眼與其相似。即說偈言

於雪山頂 有寶花處 鳩那羅鳥

而住其上 此兒二眼 類彼鳥眼
王便發言。將此鳥來。虛空上。由旬夜叉神聞其語。下一由旬。龍聞其語。一念之頃。夜叉之神即得鳥來。時阿育王以鳥眼比兒眼。見此二眼無有異相。即以鳥名而以名兒。復說偈言

大地人王 以可愛眼 鳩那羅名
說爲兒名 是故大地 其名遠聞

乃至鳩那羅長大爲其納妃。妃名四千遮那。金翻摩羅。花也。時阿育王將鳩那羅往至鷄寺。寺有上座六通羅漢名耶舍。是時耶舍見鳩那羅。未經幾時應當失眼。即白王言。何故不令鳩那羅作其自業。時阿育王語鳩那羅。大德令汝所作。汝當隨之。時鳩那羅禮耶舍足。說言。大德。教我所作。耶舍答言。眼非是常。汝當思惟。即說偈言

汝鳩那羅 常思惟眼 無常病苦
衆患所集 凡夫顛倒 由之起過

時鳩那羅於宮中靜處獨坐。思惟眼等諸入爲苦無常。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沙落起多。往鳩那羅處見其獨坐觀其眼故。而起欲以手抱之。而說偈言

以大力愛火 今來燒我心
譬如火燒膝 汝當遂我意

鳩那羅聞其言。以手掩耳。而說偈言

汝今於我所 不應說此言
汝今爲我母 我則爲汝子
今此非法愛 應當捨離之
何故爲此事 開諸惡道門

時微沙落起多不遂意。故心生瞋忿。夫人又說偈言

愛心住汝處 而汝無愛心
汝心既有惡 不久須與滅
鳩那羅答言

我今寧當死 以法而清淨
不願於生中 而起不淨心
若有惡心者 失人天善法
善法既不全 依何而得生

微沙落起多恒伺其過而欲殺之。於北有國名德叉尸羅。拒逆不從阿育王令。時王聞之。意欲自往。大臣白王。今當令鳩那羅往。不須自去。時阿育王命鳩那羅而語之言。汝往彼國。答王言。爾時阿育王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 聞其此言 雖爲是兒
而是我心 以心念故 倍加莊嚴

是時阿育王。即便令人嚴治道路。老病死等悉令不現。時阿育王與鳩那羅同載一車。送之近路。將欲分別。手抱兒頸。見鳩那羅眼啼泣而言

若有人見 鳩那羅眼 心歡喜故
有病皆除

是時有一相師婆羅門。見鳩那羅不久失眠。見阿育王唯觀兒眼。不緣餘事。見已說偈

王子眼清淨 王觀之歡喜
眼光明莊嚴 云何而當失
此國諸人民 見鳩那羅眼
一切皆歡喜 猶如天上樂
若見其失眠 一切當苦惱

①緣十(品)②④(第四)一③⑤(翻有扶容華也)一⑥⑦(也)一⑧⑨⑩(翻法)一⑪⑫(翻增長)一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說二以②故二於③千二千④(翻金)一⑤(翻花)一⑥(其)十眼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乃至鳩那羅次第行至德叉尸羅國。彼國人開出半由旬嚴治諸道。處處置水以待來衆。時諸人民即便說偈

德叉尸羅人 執寶鬘盛水
及諸供養具 迎鳩那羅王

時王至已人民合掌而作是言。我等迎王不爲闕譯。亦不與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國者爲治無道。願欲廢之。是時人民以諸供具供養鳩那羅王迎至國中。時阿育王身遇重病。糞從口出。諸不淨汁從毛孔出。一切良醫所不能治。時阿育王即語諸臣。召鳩那羅還。我當灌頂授以王位。我於今者不貪身命。時微沙落起多即便思惟。若鳩那羅得作王者。我必當死。思惟已白阿育王言。我能令王病得除愈。一切醫師不須令進。時阿育王即受其語斷諸醫師。時微沙落起多語諸醫師。門外男女病如王者可將其入。時阿毘羅國有一人病。如王不異。時病人婦爲覓醫師說其病狀。醫師答言。將此人來我欲見之。當爲處藥。乃至婦人將此病者送與醫師。醫師復送與王夫人。時王夫人將此病者置無人處。令破其腹出生熱二藏。於熟藏中有一大虫。虫若上行糞從口出。虫若下行便從下出。若左右行諸不淨汁從毛孔出。時王夫人。磨摩梨適以置虫邊。而虫不死。復以畢鉢以置虫邊。虫亦不死。復以乾薑以置虫邊。虫亦不死。乃至以大蒜置於虫邊。虫便即死。時王夫人以如此事具以白王。王於今者應當食蒜病即除愈。王答言。我是刹

利不得食蒜。夫人復言。爲身命故作藥意食之。乃至阿育王遂便食之。虫死病除便利如本。時阿育王清淨洗浴諸夫人言。汝於今者當何所求。隨意與之。夫人白王。願王七日聽我爲王。王語夫人。若汝爲王必當殺我。夫人又言。過七日已我當還王。時阿育王遂便許之。夫人思惟我欲治鳩那羅今正是時。是時夫人即便假作阿育王書。與德叉尸羅人令取鳩那羅限。書中說偈

我今有大力 威名甚可畏
鳩那羅王子 於彼爲罪過
今勅彼人民 挑取其二眼
今爲此一事 汝等速爲之

時王夫人。作書已竟須齒牙印之。阿育王眠夫人欲印書故便近王邊。王即驚覺。夫人白王何故驚怖。王答夫人。我夢不祥。見有鷲鳥欲取鳩那羅眼。是故驚懼。夫人答言。王不須憂。鳩那羅子今甚安隱。第二更夢。王復驚起語夫人言。我今更夢如本不祥。夫人問言。夢復云何。王答言。我見鳩那羅頭鬚髮爪悉皆長利而不能言。夫人答言。其今安隱。願勿憂之。乃至後時阿育王眠。夫人即便以大王齒竊取印之。遣使送與德叉尸羅人。時阿育王又夢。自齒悉皆墮落。至明清旦深洗已畢。爲身命故。召相師來以夢所見具向其說。語言。汝當爲我解釋夢意。相師答言。若人有此夢者。兒當失眼。不異失兒。而說偈言

若人夢齒落 必當失兒眼
兒眼既已失 不異失於兒

時阿育王。聞其此言即便起立。合掌向四方神。而呪願言

今一心歸佛 清淨法及僧
世間諸仙人 於世爲最勝
一切諸聖衆 皆護鳩那羅

使者執書至德叉尸羅國。是時彼國人民見此書至。念鳩那羅故共隱此書而不與之。不欲令其起於惡心。彼諸人民復更思惟。阿育大王其甚可畏。心不敬信於其自兒。尙欲取眼。況於我等而不起惡。復說偈言

今此鳩那羅 如大仙不異
於一切衆生 皆能作饒益
彼阿育大王 而不起慈念
況於餘衆生 而能不殘害

乃至彼人以書與鳩那羅。鳩那羅得書已語諸人言。若能取我眼者。今隨汝意。時諸人即喚旃陀羅。汝當挑取鳩那羅眼。旃陀羅合掌說言。我今不能何以故

若人於滿月 能除其光明
是人當能除 汝面明月眼

是時鳩那羅即脫寶冠旃陀羅言。汝挑我眼。我當與汝。復有一人形貌可憎十八種醜。語鳩那羅言。我能挑眼。時鳩那羅尋憶大德耶舍所說。便說偈言

合會有離 是真實說 思惟此義
知眼無常 我善知識 能饒益者
是人說法 皆苦因緣 我常思念
一切無常 是師之教 深自憶持
我不畏苦 見法不住 當依王教

汝取我眼 我已攝受 無常真實
是時鳩那羅語醜人言。汝當取我一眼置我手中我欲觀之。時此醜人欲取其眼。無數諸人相與嗔罵。而說偈言

眼清淨無垢 如月在空中
汝今挑此眼 如拔池蓮華

是無數人悲號啼哭。是時醜人即出其眼。置鳩那羅手中。時鳩那羅以手受之。向眼說偈

汝於本時 能見諸色 而於今者 何故不見 本令見者 生於愛心

今觀不實 但爲虛誑 譬如水沫 空無有實 汝無有力 無有自在

若人見此 則不受苦

是時鳩那羅。思惟一切諸法悉皆無常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語醜人言。所餘一眼隨汝取之。時彼醜人復更挑之置鳩那羅手中。既失肉眼而得慧眼。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 捨此肉眼 慧眼難得 我今已得 王今捨我 我非王子

我今得法 爲法王子 今從自在

○苦宮殿墮 復登自在 法王宮殿

乃至鳩那羅。知取其眼是微沙落起多。而說偈言

願王夫人 長受富樂 壽命常存 無有盡滅 由其方便 我得所作

是時鳩那羅婦。千遮那摩羅。聞鳩那羅失眼。以念夫故至其夫所。入多人處見鳩那羅失眼流血悶絕墜地。傍人以水灑之令得醒寤。啼泣說偈

眼光明可愛 昔見生歡喜
今見其離身 心生大懊惱

鳩那羅語其婦言。汝勿啼泣。我自起業。自受此報。復說偈言

一切世間 以業受身 衆苦爲身 汝應當知 一切和合 無不別離

當知此事 不應啼泣

是時鳩那羅共其婦。從德叉尸羅國還阿育王所。二人生來未曾履地。其身軟弱不堪作業。時鳩那羅善於鼓琴。復能歌吹。隨其本路乞食濟命。漸漸遊行至於本國欲入宮門。時守門人不聽其前。既不得前而復還出住車馬廐。於後夜中鼓琴而歌。歌曰。我眼已失。四諦已見。復說偈言

若人有智慧 見十二入等 以智慧爲燈 得解脫生死

三有中之苦 悉爲自心苦 三有中之過 今應當知之

若欲求勝樂 當思十二入

時阿育王聞其歌聲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今此說偈 及聞鼓琴 似是我子 鳩那羅聲 若是其至 何不見我

時阿育王。命一人來我所聞聲似鳩那羅。而聲清妙復兼悲怨。聞此聲故令我心亂。如象失子而聞子聲。其心迴遑不安其所。汝可往看是鳩那羅不。若是鳩那羅汝可將來。乃至此人受教至車馬廐。至已見其無有二眼皮。膚曝露不復可識。還白大王。王所令看是孤獨盲人。共其婦俱住車馬廐非鳩那羅。時阿

育王聞其此言懊惱思惟。而說偈言

如昔所夢見 鳩那羅失眼 今此盲人者 鳩那羅不疑

汝可更至彼 但將此人來 以思惟子故 其心不安隱

乃至此人受教更至其所。語鳩那羅言。汝是誰兒。何所名姓。鳩那羅復以偈答

父名阿輸柯 增長姓孔雀 一切諸大地 悉爲其所領

我是彼王子 名爲鳩那羅

姓。日法王佛 今爲法王子

是時使人將鳩那羅及其婦至宮中。時阿育王見鳩那羅風日曝露。以草弊帛雜爲衣裳。形容改異不復可識。時阿育王生心疑惑。而語之言。汝是鳩那羅不。答言。我是阿育王聞問絕墮地傍人見王而說偈言

王見鳩那羅 有面而無眼 以苦惱燒心 從床墮於地

傍人以水灑王令其得醒。還至坐處抱鳩那羅置其膝上。復抱其頸啼哭落淚手拂頭面。憶其昔容而說偈言

汝端嚴眼 今何所在 失眼因緣 汝今當說 汝今無眼 如空無月

形容改異 誰之所作 汝昔容貌 猶如仙人 誰無慈悲 壞汝眼目

汝於世間 誰爲怨讎 我苦惱根 由之而起 汝身妙色 誰之所壞

懊惱心火 今燒我身 譬如霹靂 摧折樹木 懊惱之雷 以破我心

如此因緣 汝今速說
時鳩那羅以偈答言

王不聞佛言 果報不可脫

乃至辟支佛 亦所不能免

一切諸凡夫 悉由業所造

善惡之業緣 時至必應受

一切諸衆生 自作自受報

我知此緣故 不說壞眼人

此苦我自作 無有他作者

如此眼因緣 不由於人作

一切衆生苦 皆亦復如是

悉由業所作 王當知此事

時阿育王爲憐愍火以燒其心復說偈言

汝但說其人 我不生瞋心

汝若不說者 我心亂不安

時阿育王知是微沙落起多所作喚微沙落起多而說偈言

汝今爲大惡 云何不陷地

今汝不爲法 於我爲大過

汝今既爲惡 從今捨於汝

猶如行善人 捨不如法利

時阿育王噴火燒心見微沙落起多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 欲出共眼 欲以鐵錐

以解其身 以斧破身 以刀割舌

以刀截頸 以火燒身 令飲毒藥

以除其命

阿育王說如此事欲治微沙落起多鳩那羅聞深生慈心復說偈言

微沙落起多 所爲諸惡業

大王於今者 不應便殺之

一切諸大力 無過於忍辱

世尊之所說 其最爲第一

時阿育王不受兒語以微沙落起多置落可

尾以火焚之又復令殺德叉尸羅人

比丘生疑問大德優婆塞多鳩那羅先造何

業今受此報大德答言長老當聽過去久

遠於波羅祿國有一獵師至雪山中多殺群

鹿又於一時復往雪山時雷電霹靂有五百

鹿以怖畏故入石窟中時此獵師見諸群鹿

即便捕之一切皆得得已復作是念若皆殺

者肉當臭爛無如之何我當挑其兩眼使其

不死而不知去後漸殺之作是念已一切挑

眼長老於意云何先獵師者鳩那羅是以其

挑鹿眼故於無數年常在地獄從地獄出

生於人中五百世中常被挑眼今是最後餘

殘果報比丘又問以何因緣生於大姓得

端嚴眼復得羅漢答言諸長老聽過去久

遠人壽四萬歲時有佛正覺名迦羅鳩村大

出現於世是時如來於一切世間所應作者

皆已作訖入無餘涅槃時有一王名曰輪頗

爲佛世尊起四寶塔時王命過弟不

信佛起塔珍寶悉皆盜取唯土木在一切

人民見塔毀壞懷惱發聲時有長者子問彼

諸人汝等何事懷惱發聲諸人答言世尊

之塔本有四寶不謂於今悉皆毀散是故

我見懷惱發聲時長者子即以四寶如本莊嚴復令高廣有勝於初又起金像以置塔中所作已訖復發願言迦羅鳩村大爲世間師願我後師亦如今日比丘當知昔長者子即鳩那羅是此其修治迦羅鳩村大如來塔故今得生於大姓之中以其造作如來像故今所得身端嚴第一以其發願值善師故今得釋迦牟尼爲師及見四諦

阿育王經卷第四

阿育王經卷第五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半菴摩勒施僧因緣品第五

爾時阿育王得堅固信問諸比丘誰已能於佛法之中最大布施諸比丘答言孤獨長者已大布施王復問言其能幾許佛法中施比丘答言用百千萬金阿育王聞即便思惟孤獨長者用百千萬金我於今者亦以百千萬金以用布施阿育大王已起八萬四千塔又於初生得道轉法輪入涅槃及諸羅漢涅槃之處各以十萬金施四部大會亦已作訖又三十萬衆僧一分阿羅漢二分學人及精進凡夫於一日中一時施食又阿育王唯留珍寶一切大地宮人大臣鳩那羅及以自身悉施衆僧復以四十萬金布施衆僧又以無數之金贖此大地乃至自身後以九十六千萬金布施衆僧時阿育王得病困篤生大憂惱大臣咸護是其先世隨喜施沙知誠聞大王病便往王所而禮王足即說偈言

①說二說②③④作一生⑤⑥云二如⑦⑧於一⑨⑩年十(中)⑪⑫大二⑬⑭(翻莊嚴)⑮⑯莊二疾⑰⑱人二⑲⑳品第五⑳㉑於十(佛)㉒

得共聖人法 人所不能奪

乃至阿育王。以多羅葉書此偈語。以齒印之。執書合掌向彼僧處而作是言。以此大地一切施僧。說已便終。乃至大臣用五色綵以莊嚴供養王身。供養已。便欲以灌太子頂以授王位。成護諸諸臣言。一切大地阿育大王已施衆僧。諸臣答言。我等今者當作云何。成護答言。先阿育王作意。我用百千萬金施佛法僧。已與九十六千萬金。欲更滿之。而諸臣不聽。王意不滿。故以一切大地布施衆僧。諸臣即便取四十千萬金以贖大地。即以海水灌太子三波地頂。令登王位。三波地兒名毘梨訶鉢底。翻太太白有兒名毘梨沙斯那。翻牛牛畢有兒名弗沙跋摩。翻尾尾鏡有兒名弗沙蜜多羅。翻友友乃至弗沙蜜多羅得登王位。集諸大臣。以何方便能令我名恒住不失。諸臣答言。大王之姓從阿育王來。是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乃至佛法未滅。阿育大王名聞亦在。王今應當起八萬四千塔。時王答言。阿育大王有大神力人無及者。更有方便得流名不。是時有婆羅門呪願第一。而是凡夫不信佛法。曰王言。有二種因名得常住。一者作惡。二者作善。阿育大王起八萬四千塔。天今壞之名則常在。乃至弗沙蜜多羅王。嚴駕四兵欲壞佛法。往至鷄寺。至已於寺門聞有師子吼。王大怖畏。復還波吒利弗國。如是三回反往至鷄寺亦復如是。還於本國集彼衆僧而作是言。我於今者欲壞佛法。諸衆僧中於塔及寺各有所護。宜各說之。諸僧

皆言。我等謹塔。王於是時即殺上座次及諸僧。時有沙柯羅國是其所領。諸彼國人。若有能得一比丘首。與其金錢。彼國有寺。名曰法王。時彼寺中有一羅漢。人欲取頭而白王言。彼有比丘。今欲取頭送與大王。時王聞已自欲取之。是時比丘入滅盡定。以定力故。刀杖火毒不能侵害。既不得殺。復往餘處至拘瑟他歌。翻庫國。彼國有一夜叉神守護佛法。是夜叉思惟佛法當滅。我既受戒。不復殺生。我有女兒已利履。亡失夜叉本欲求之以其先常作惡業故而不許。爲護佛法今應與之。復有一大力夜叉常護弗沙蜜多羅王。以其力故人無侵害。是護佛法神將護王夜叉至於南海。是時已利履夜叉取太山。壓弗沙蜜多羅王及其四兵。一時皆死。是故此山名修尼喜多。弗沙蜜多羅王既被殺已。孔雀大姓從此而滅。阿育王經卷第五

阿育王經卷第六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記優婆塞多因緣第六

是時佛欲涅槃化阿波羅龍王。及瞿波羅國旃陀利龍王。至摩偷羅國。於彼國告阿難言。於此摩偷羅國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賣香商主名笈多。有兒名優婆塞多。無相佛。當作佛事教化多人證阿羅漢果。此處石窟

長十八肘。廣十二肘。令其弟子人捉一四寸籌投石窟中使滿石窟。阿難當知。我後教化弟子優婆塞多最爲第一。阿難。汝今見彼遠青林不。阿難答言。已見世尊。佛言。彼山名優樓漫陀。如來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舍那婆私比丘於彼山起寺。又說法教化。優婆塞多令其出家。於摩偷羅國有長者子兄弟二人。名那哆婆娑。其當於優樓漫陀山爲起寺檀越。故名此寺爲那哆婆娑。阿難當知。此寺最爲第一禪處。阿難驚惋優婆塞多饒益多人。佛語阿難。汝今不應驚惋此事。過去久遠其生惡道已益多人。又過去世於此優樓漫陀山三邊。一邊有五百緣覺。一邊有五百仙人。一邊有五百羅漢。羅漢之中而有一主。是羅漢主往緣覺處。見諸緣覺歡喜心。取樹花果供養緣覺。時諸緣覺結跏趺坐。是時羅漢次第作禮。作禮已畢。於僧坐末而自端坐。乃至日日亦復如是。時諸緣覺皆入涅槃。羅漢不知。恒修供養如本不異。見諸緣覺悉不受之。是時羅漢執緣覺衣及以牽脚。緣覺不動。羅漢思惟。是諸緣覺悉皆已死。啼泣懊惱。復至仙人處。是五百仙人皆臥棘刺。是時羅漢復學仙人以棘刺上。又學仙人臥灰土上。復學仙人五熱炙身。炙身去後。是時羅漢以水滅火取灰藏之。所以棘刺拔取擲去。所臥之灰復取除之。仙人以手攀樹自懸。羅漢復撥其手令其墮地。是羅漢四威儀中常教化諸仙。既教化已。於諸仙前端坐修定。語仙人言。汝等一切當如是坐。時五百仙人隨

便十(以海) 翻太(白星) 翻牛(畢) 畢二(軍) 畢二(軍) 翻尾(鏡星) 翻友(友) 友二(支) 翻二(密) 下(同) 王二(士) 天二(王) 利二(梨) 反二(返) 杖二(仗) 翻庫(庫) 亡(失) 因緣十(品) (第六) 旃二(海) 結加二(結) 末二(末) 位二(哭)

伽梵波提說此語已即入涅槃。是時富那迦闍浮提。而說偈言

大德勝衆 伽梵波提 禮敬而言

佛已涅槃 我於今日 亦入涅槃

如大象滅 子亦隨滅

是時大迦葉即便立制。從今已去衆僧和合結集法藏。其事未畢。諸比丘等不得涅槃。即說偈言

從今日已去 一切僧和合 未結集法藏 皆不得涅槃

乃至五百阿羅漢皆和合竟。大迦葉白僧言。此長老阿難恒隨如來其今已老。一切衆僧當恭敬之。復說偈言

此長老阿難 受持佛所說 利根有智慧 常隨如來行

淨心解佛法 應當恭敬之 饒益諸衆僧 十力所讚歎

是時大迦葉語諸比丘。我等若於此地結集法藏。大衆雲聚必當悲泣妨於法事。我等欲於佛得道處摩伽陀國結集法藏。乃至迦葉及五百羅漢至王舍城。是時長老毘梨時弗多供給阿難。行毘梨時。國至已。彼國四衆聞佛涅槃心生悲惱。是阿難思惟。四衆懷惱云何說法。長老毘梨時弗思惟。我觀。和上心。爲是聖人。爲是凡夫。即見。和上猶是學心。未厭欲界見已往阿難處。至已說此偈言

汝當往樹下 於涅槃作心 瞿曇當坐禪 不久證涅槃

是時長老阿難以毘梨時弗教化故。晝日行坐洗五蓋心。如是一更乃至五更。明早出時出外洗足。洗竟還寺欲右脇臥。頭未至枕。離諸煩惱得羅漢果。往王舍城。乃至迦葉及五百羅漢亦來此城。是時阿闍世轉提希子聞迦葉及五百羅漢至。莊嚴道路種種供具迎大迦葉。時阿闍世王以無根心成就故。昔見佛來從高樓墮。佛以神力而接取之。今於象上見大迦葉復欲投下。時大迦葉亦以神力而接取之。是時迦葉語阿闍世王。如來神力不假思惟。聲聞神力必須作意。若不作意而汝墮者命則不全。從今以去不應復爾時。王答言。我當如是。時阿闍世王禮迦葉足合掌說言。大德。世尊涅槃我遂不見。若大德作意欲入涅槃當來看我。迦葉答言。如是。復語大王。我等欲於此城結集佛法時王答言。我從今去。至未終滅。當以衣服飲食醫藥臥具供養衆僧。願諸衆僧在竹林中。是時迦葉思惟。此寺廣大。諸比丘等妨亂我事。當作是言。如是可說。如是不可說。有石窟處名畢波羅延。我等當於彼處結集法藏。乃至迦葉共五百羅漢往畢波羅延石窟。至已莊嚴住處。諸比丘。於未來世諸比丘等當失正心。我等未中之前當共集優陀那伽陀。中後集一切法。乃至五百阿羅漢次第坐於其坐處鋪師師檀。一切衆僧心念。於三藏中先集何藏。大德迦葉言。當先集修多羅。諸衆僧復言。誰能誦修多羅。迦葉答言。長老阿難多聞中第一。一切修多羅皆是阿

難受持。我等當問阿難集修多羅。是時迦葉語阿難言。汝今當說修多羅。我等大衆當共結集。而說偈言

汝長老阿難 當知此法藏 是如來所造 汝力故能住

汝持佛法藏 如牛負重擔 如來持十力 最勝大勇猛

能令三有滅 佛法如醍醐 一切持法藏 皆悉已涅槃

唯今汝一人 受持佛法藏

是時長老阿難答言。如是。即從坐起於上座前立觀一切衆僧。而說偈言

此大吉衆僧 離世尊一人 淨心不莊嚴 如虛空無月

乃至長老阿難從上座次第作禮。禮已即登高座而便思惟。有修多羅。我親從佛聞。有修多羅不親從佛聞。我於今者悉說如是我聞。乃至大德迦葉語阿難言。長老應說。修多羅在何處說。而說偈言

大智皆勸請 佛子汝當說 佛初修多羅 在於何處說

時阿難答言。婆羅樹國爲五比丘初說修多羅。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婆羅樹國仙面鹿園。佛語諸比丘此苦聖諦。乃至廣說。是時長老阿若憍陳如思惟。我此衆中聞爲我等說修多羅。如是至佛法不斷皆是初所聞法。便生懊惱。是時阿難見是事故亦生懊惱。便下高座而在地坐。復說偈言

三有無有力 猶如水中月

●國二弗● ●至已二已至 ●是十(時)● ●和上二和● ●坐二作● ●畫二畫● ●若二悉● ●復二須● ●至未二未至● ●(樹名)一● ●檀二檀● ●羅十(漢)● ●[時]一● ●住二任● ●最二取● ●百二日● ●婆羅樹二波羅奈● ●

幻化芭蕉樹 復以智慧力

能知諸世間 是故捨生死

而入於涅槃 如大風倒樹

時五百阿羅漢皆除床座露地而坐。是時迦

葉語諸比丘。阿難所說是何修多羅。乃至五

百阿羅漢入三摩提。從三摩提起而說言。如

是修多羅。如是修多羅。乃至廣說四種修多

羅結集已竟。眾僧復言。我今欲集毘尼藏。應

當問誰。大德迦葉答言。長老優波離持一切

律最為第一。我當問其欲結毘尼。是時迦葉

語優波離。長老汝當說毘尼。我欲結集。答

言。如是。佛於何處說波羅夷。優波離答言。於

毘時國。為何人說。為須提那迦蘭陀子。如是

廣說。乃至第二法藏已竟。摩訶迦葉復思惟。

我等自說智母。是時迦葉語諸比丘。云何說

智母。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

七覺八正道四辯無諍智願智悉皆結集。法

身制說寂靜見等是說智母。乃至大德迦葉

已結集法藏。而說偈言。

已結經法竟 為世間饒益

佛十力所說 是事不可量

世間無明闇 法燈能除之

是時長老阿難思惟。佛世尊涅槃時。有犯小

罪教令除滅。我今當白眾僧。即於上座前合

掌而言。我親聞受佛說。從今有犯小戒悉令

放捨不復假治。若眾僧同。今便共捨。既無

細罪。諸眾僧等則安樂住。是時大德迦葉語

阿難言。汝問世尊。何者是細戒應捨。何者

非細戒不應捨。於五篇中。為是第五。為是第

四。阿難答言。我實不問。何以故。于時佛邊

諸大比丘悉皆不問。我。既最小心無慚愧。

是故不問。復次為佛涅槃。我時慚愧。是故不

問。時大迦葉語阿難言。汝有罪過犯突吉羅。

如來臨欲涅槃。從汝索水。而汝以濁水上。佛

阿難答言。我既最小心無慚愧。是時柯掘他

便取水。是故水濁。迦葉又言。如來須水。汝何

故不以鉢向天。天自降水。何為取此濁水上

佛。是故汝今得突吉羅。復次世尊有新袈裟

色黃如金。汝何故以足蹋之。阿難答言。非我

無慚愧。是時我處更無異人。是故足蹋。迦葉

又言。汝何故不執衣向天。天當來捉。是故汝

今犯突吉羅。

復次佛時語汝。若人能修四如意足。能住壽

一劫若減一劫。令汝知之。而佛如來常成就

四如意足。汝何故不請佛住世一劫若減一

劫。阿難答言。大德迦葉。不無慚愧。時魔王迷

惑我心。是故不能請如來住。迦葉語言。此亦

得突吉羅罪。復次汝何故以如來陰藏相示

諸女人。阿難答言。大德。我非無慚愧。以陰

藏相示諸女人。時諸女人多諸愛欲。若見如

來陰藏之相。便厭女身願求男身。是故示之。

迦葉語言。汝得突吉羅罪。汝應當懺悔。是

時迦葉語諸比丘。我等今當說七滅諍法及

諸細罪。諸比丘中或言眾學法是小。或言四

法是小。或言九十事是小。或言三十事是小。

或言乃至二不定是小。或言若留四重。及十

三僧殘。餘一切捨。外道當說。沙門瞿曇其

法。班駁。若佛在世法則和合。佛滅度後法亦

散滅。佛涅槃後。諸弟子等各隨其意。欲受

便受。欲捨便捨。佛說此言。若有比丘不一心

受者。當正心受戒。若已受戒不得捨之。依

佛所說悉皆受持。若比丘如說受持。善法增

長無復退轉。是故依佛說一切諸戒悉皆受

持。

阿育王經卷第六

阿育王經卷第七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第七

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槃。摩

訶迦葉付阿難。入涅槃。阿難付末田

地。入涅槃。末田地付舍那婆私。入

涅槃。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入涅槃。

優波笈多付絺微柯。優波笈多在摩偷羅

國教化弟子。有成阿羅漢者。輒令投一四寸

籌於石室中。室廣十二肘長十八肘。自作誓

言。籌若滿室當入涅槃。籌既滿已乃入涅槃。

以法付囑弟子絺微柯。絺微柯是滿室籌中

最後弟子。優波笈多語絺微柯言。昔佛以

法藏付囑迦葉。迦葉以付囑阿難。阿難以付

囑末田地。末田地以付囑和尙。我今以此

法藏付囑於汝。付囑既竟。却後七日而入

涅槃。天人展轉相告滿閼浮提。阿羅漢十萬

人和合共來供養。學人及優婆塞優婆夷不

治二持三 四時 五不解 六我非二非我 七及二乃 八班二班 九室二克 十品 十一二 十二第七二 十三七 十四七上 十五七十之一 十六新大 十七大 十八新歡喜 十九新中 二十新衣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可稱數。乃至涅槃時至。身騰虛空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現十八變。諸天世人莫不歡喜。然後以壽而自闍維。爾時一千羅漢同入涅槃。乃至鉢微柯受護法藏。

迦葉因緣

長老摩訶迦葉涅槃因緣。爾時毘梨迦葉。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一切皆誦。以願智令知三藏。受身證滅盡三昧。得總持四辯。與五百阿羅漢結集法藏。佛所說法次第付囑與諸勝人。處處流布。常視讀誦勿令遺失。於一切衆而爲饒益。常自思惟。我年已大。老死無常。作此思惟。依佛所說依力已受。善友受經法子已生。以現佛恩少報佛恩。誰能一切悉報佛恩。一切同學於法和合。多時持身以攝世間。多時擔身已大疲極。以臭身疲極。涅槃時至。復說偈曰：

已結修多羅。以修治道路。
世尊之法語。處處廣宣說。
復說偈言：

無慚愧已除。已攝有慚愧。
已作自饒益。我涅槃時至。

是時摩訶迦葉往至阿難處。語長老阿難言。世尊付我法藏。付已而入涅槃。我今欲涅槃。以法藏付汝。汝當受持。爾時王舍城富有商主兒生。以舍那衣覆。是故名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入大海。後歸於世尊法。當修供養。汝當教化令其出家。汝當以佛法藏以傳與之。爾時摩訶迦葉以佛法藏付長老阿難。付法藏竟。作是思惟。是我世尊大慈悲。難作已

作。教化周遍。無邊功德以造此身。世尊舍利處處供養。我應入涅槃。汝自當知是我可作。無有別事。復說偈言：

是我世尊。摩訶慈悲。世尊舍利。我已供養。菩提三昧。之所出生。難作已作。最後供養。

摩訶迦葉以神力往四支微。（音知荷反生處。成道處轉法輪。）以第一恭敬禮拜供養。八舍利塔亦復如是。復入於龍宮以修供養。譬如師子王入於池。無有怖畏。深大不動。清淨無垢。於彼佛牙供養已竟。譬如龍王出於虛空。一瞬眼頃至忉利天宮。時帝釋及諸天歡喜供養。供養既竟。意欲從彼而入涅槃。是時帝釋見此事。相語迦葉言。念於淨行常住山中。以何意欲而來至此。此處孤獨無有歸依。是時毘梨利摩訶迦葉語帝釋言。橋戶迦。我樂看佛牙及佛天冠摩尼寶珠鉢多羅等。是我最後。應爲供養。復說偈言：

爲說苦盡。是故我來。爲看佛相。是故我來。

帝釋及諸天。聞迦葉語一切懊惱。恭敬彼故。而以兩手。捧持佛牙以授迦葉。迦葉頂受目不暫瞬。以漫陀羅華（翻未香）薄拘羅華（翻曲牛）頭栴檀周流那（翻未香）以此供養。摩訶迦葉語帝釋及一千諸天。汝當修不放逸。是時迦葉於須彌山頂忽然不現。還王舍城。爾時長老迦葉以佛法藏付囑阿難。是時阿難日日隨從迦葉後行。阿難語迦葉言。莫入涅槃。是時迦葉告阿難言。我今與汝各隨所入。爾時阿

難早起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阿難以三可愛和合。一者名可愛。二者聞可愛。三者色可愛。彼人見色不厭。聞說法不厭。迦葉亦早起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迦葉思惟。我本有約。入涅槃時當往見阿闍世王。是時迦葉入王宮內語看門人。我今住此。欲見大王。汝可入宮白王令知。門人答言。王今正眠。須王眠覺當爲啓聞。迦葉語言。汝可覺王。門人答言。王不可覺。覺必大瞋。瞋必治我。長老迦葉語門人言。王若覺時。汝當白王。迦葉今來欲入涅槃。故須見王。是時迦葉入城乞食。乞食竟入雞足山。破山三分。於山中鋪草布地。即自思惟。而語身言。如來昔以糞掃之衣覆蔽於汝。至於彌勒法藏應住。復說偈言：

我以神通力。當持於此身。以糞掃衣覆。至彌勒佛出。以此故彌勒。教化諸弟子。爾時迦葉起三三昧。一者如入涅槃竟。被糞掃衣。以三山覆身。如子入母腹而不失壞。乃至彌勒法藏應住。二者若阿闍世王來山應開。迦葉思惟。若阿闍世王不見我身當吐熱血死。三者若阿難來山當開。是時從三昧起捨命入涅槃。入涅槃竟。地六種震動。帝釋等無數天人以天諸花供養迦葉身。三山還合以覆其身。帝釋及諸天遠離故生懊惱。即說偈言：

我等今日。遠離迦葉。心生懊惱。不能自勝。畢鉢寢天。衆難法生。摩伽他人。生貪孤獨。一切世間。

十六
①[音知荷反生處。成道處轉法輪。] ②[翻曲牛] ③[翻未香] ④[翻曲牛] ⑤[翻未香] ⑥[翻曲牛] ⑦[翻未香] ⑧[翻曲牛] ⑨[翻未香] ⑩[翻曲牛] ⑪[翻未香] ⑫[翻曲牛] ⑬[翻未香] ⑭[翻曲牛] ⑮[翻未香] ⑯[翻曲牛] ⑰[翻未香] ⑱[翻曲牛] ⑲[翻未香] ⑳[翻曲牛] ㉑[翻未香] ㉒[翻曲牛] ㉓[翻未香] ㉔[翻曲牛] ㉕[翻未香] ㉖[翻曲牛] ㉗[翻未香] ㉘[翻曲牛] ㉙[翻未香] ㉚[翻曲牛] ㉛[翻未香] ㉜[翻曲牛] ㉝[翻未香] ㉞[翻曲牛] ㉟[翻未香] ㊱[翻曲牛] ㊲[翻未香] ㊳[翻曲牛] ㊴[翻未香] ㊵[翻曲牛] ㊶[翻未香] ㊷[翻曲牛] ㊸[翻未香] ㊹[翻曲牛] ㊺[翻未香] ㊻[翻曲牛] ㊼[翻未香] ㊽[翻曲牛] ㊾[翻未香] ㊿[翻曲牛]

無有歸依

今此迦葉

第二佛滅

正法山墮

正法船動

正法樹落

正法海涌

魔王歡喜

攝受法亂

作如是語已忽然不現。時阿難入王舍城未

出。迦葉入涅槃。長老阿難王舍城乞食竟思

惟無常乃至。阿闍世王眠中夢見其母姓滅。

驚此夢故怖畏起覺。門人白王。迦葉向來欲

見王當入涅槃。王聞其言。悶亂墮地。傍人以

水起王。王得少醒往竹林中。禮阿難足。禮

已復起懊惱啼哭說言。我今聞長老摩訶迦

葉入涅槃。阿難答言。大精進已入涅槃。爾時

阿闍世王語阿難言。看迦葉身我欲供養。阿

難將王至鷄足山上。是時阿難見諸羅刹護

迦葉身。阿闍世王亦如是見又見天花覆迦

葉身。見已舉手拍頭以一切身接足作禮。如

象觸樹倒。禮已便欲覓薪以闍維之。是時阿

難語言。大王。今何所作。王答言。我欲燒迦

葉身。阿難答言。莫燒莫燒。此身神力所持。乃

至正覺彌勒佛九十六千萬弟子圍繞來至此

處。取迦葉身現諸弟子。時彌勒說言。此迦葉

是釋迦牟尼弟子。少欲知足最為第一。又結

集釋迦牟尼法藏。復說偈。曰

此仙比丘。姓迦葉。釋迦牟尼大弟子

最勝善見益世間。是其受持彼法藏

是時彌勒弟子生念。彼時人身小。釋迦牟尼

身。為如是。為當大。是時彌勒佛見其弟子

而語言。摩訶迦葉身善持僧伽梨。是釋迦

牟尼世尊僧伽梨衣。彼弟子聞已憂愁。故九

十六千萬弟子當得證阿羅漢果。復得受持

戒行功德。復次於山頂。應起塔。阿闍世王

還其城內。是時三山還合更覆其身。阿闍世

王即於山上更復起塔。以種種香花供養

阿難因緣

爾時長老迦葉入涅槃。時阿闍世王禮阿難

足說言。長老佛入涅槃我不見。長老摩訶迦

葉入涅槃亦不見。若長老欲入涅槃。願來見

我。阿難答言。如是。乃至舍那婆私南主從

海而還。舍那婆私以其寶物。安置室內。往

竹林中。是時長老阿難於講堂門立。爾時舍

那婆私往阿難所。到已禮足於一處坐。舍那

婆私語阿難言。長老當知。我從海中安隱得

還。今欲於佛。等一切眾僧。作五年功德大

會。今佛何處。阿難答言。世尊已入涅槃。舍那

婆私聞已悶亂墮地。傍人以水起之。少時

得醒。仍說言。長老舍利弗何處入涅槃。如

是摩訶目健連摩訶迦葉等何處入涅槃。問

已復言。長老我欲作五年功德大會。阿難言。

隨汝意作。乃至廣說。作大會已。阿難語言。

汝已於世尊法藏作五年功德竟。今日當作

以法攝受。舍那婆私答言。長老。云何教我。是

時阿難語舍那婆私。汝當於佛法藏出家。

舍那婆私答言。如是。長老阿難為其出家受

具足戒。乃至究竟第四羯磨。舍那婆私復受

大戒。受我當至死著舍那衣。長老阿難受持

八萬四千法門。乃至佛所說。諸羅漢所說。

舍那婆私悉能受持。具足三明通達三藏。爾

時長老阿難住於竹林。是時有一比丘誦斯

伽陀

若人百年生

不見水白鷺

若人一日生

能見水白鷺

是人智慧

名勝彼百年

是時阿難將其遊行。聞其所說而語言。汝誦

此偈非佛所說。當言。若百年生。不見生滅。若

一日生。能見生滅。是有智。勝彼百年。復次

二人誦佛。一者不信謨誑故誦。二者雖信不

如法受持修多羅義。亦名誦佛。如人無足無

口此人無用。復次。阿闍世多。此二

人不能善受修多羅義。亦如是。復說偈言

癡人不聰慧。其為無可用

聰慧不受法。具慧則為毒

正智聞可說。則得解脫果

是時彼誦偈比丘還其師所。說阿難言。世尊

所說。若百年生。不見生滅。若一日生。能見生

滅。勝彼百年。彼師語弟子言。阿難已老其念

無力。復說偈言

若人老至。失其念力。智慧身力

一切皆老

復語弟子。依汝所誦。莫從彼語。乃至阿難復

往其所聞說本偈。長老阿難語言。我已語汝。

此非佛說。彼答阿難。我師說言。阿難已老其

念無力。阿難思惟。欲往其師所為說此義。復

觀其心受我語不。即見其心不受此義。復更

思惟。有餘比丘能為說不。亦不見人能為其

說。阿難念言。若佛在世。我當白佛及舍利弗

目健連迦葉等。今佛等悉入涅槃。我今亦欲

墮入涅槃。以佛力故。法住千年。復說偈言

●船二紅● (是)十時● ●起一觀● ●日二言● ●姓迦葉二迦葉氏● ●而二面● ●戒二成● ●應二當● ●等二寺● ●風二絕● ●起二觀● ●仍二乃● ●健二總● ●設二說● ●(言)一● ●(戒)一● ●(觀)不● ●其二彼● ●成二說● ●不解二觀生● ●[不解]一● ●要二果● ●(觀)無● ●法二持● ●具二其●

如彼諸仙人。當皆已過去。
我今與彼等。無有差別相。
今我自思惟。猶如鳥隨風。
彼已入涅槃。能除諸垢結。
於世間為燈。為除無明闇。
除彼大精進。無量律儀者。
今唯我一人。如林餘一樹。

是時阿難付囑舍那婆私。復說世尊付法藏摩訶伽葉竟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囑我竟入涅槃。今我欲入涅槃。此佛法藏應當受持守護。於摩倫羅國有山名優流漫陀。摩倫羅國有長者生一子。一名那修。無二名婆修。是佛所記。於彼山中應當起寺。復有摩倫羅國賈商主名笈多。笈多當生兒名優波笈多。汝當教化令其出家。其是世尊所記無相佛。我涅槃百年後當作佛事。是時舍那婆私答言。如是。長老阿難已付法藏於舍那婆私。竟。早起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阿難思惟我有約。入涅槃時。當往見阿闍世王。是時阿難即入王宮語看門人。我今住此欲見大王。汝可入宮白王令知。門人答言。王今正眠。須王眠覺當為啓聞。阿難語言。汝可覺王。門人答言。王不可覺。覺必大瞋。瞋必治我。長老阿難語門人言。王若覺時。汝當白王。阿難今者欲入涅槃。故來見王。是時阿難入城乞食。乞食竟即自思惟。若我於此入涅槃。阿闍世王不以身分與毘舍離人。毘舍離人於阿闍世王必當相瞋。若我於毘舍離國入涅槃。毘舍離人必不以身分與阿闍世王。阿

闍世王於毘舍離人必復相瞋。是故。我於恒河中入涅槃。是時長老阿難往恒河處。阿闍世王於眠中夢見繖柄折而繖不墮。驚此夢故怖畏起覺。門人白王。阿難向來欲見大王。當入涅槃。王聞其言悶亂墮地。傍人以水起王。是時王得少醒即自思惟。長老阿難欲於何處當入涅槃。是時有林中天子。語阿闍世王言。長老阿難佛法。生子守護法藏。其以作心令三有滅以寂靜意。往毘舍離國為涅槃故。是時阿闍世王集四種兵。象馬車步。往恒河岸。毘舍離國復有天人說偈語毘舍離人言。

此仙阿難陀。以除無明闇。
於世間多人。等起慈悲心。
入毘舍離國。為欲入涅槃。

是時毘舍離人離車毘舍離。復集四種兵。象馬車步。往恒河岸。是時阿難上船往恒河中。阿闍世王來速阿難合掌說偈。

佛子入涅槃。於三世間等。
佛面如蓮花。今已入涅槃。
汝是我等歸。不應捨離我。

是時毘舍離人。禮阿難足合掌說言。汝於此處入天所念。而今欲滅。瞿曇於此世間最勝自在眼如蓮花。為饒益孤獨故應當攝世間。長老阿難作是思惟。若我入摩伽陀國離車毘舍離人當懷惱。若我入毘舍離國時摩伽陀王復當懷惱。我於今日當思所宜。既已知時。即說偈曰。

以半功德法。與摩伽陀王。

復以半功德。與離車毘舍離。
如是此二人。當正修供養。

長老阿難於涅槃時大地六種震動。爾時於雪山有一仙人五通具足。共五百弟子。彼仙思惟何故地動。其見阿難欲入涅槃。乃至共五百弟子往阿難所。到已禮足合掌說言。我於長老當得佛所說法及出家具足修淨梵行。長老阿難生念。我一切弟子應當來。生此念時五百弟子阿羅漢一切來集。長老阿難即以神力轉此大地。乃至仙人及五百弟子出家受具足。於第一羯磨仙人及五百弟子得須陀洹果。於第二羯磨得斯陀含果。於第三羯磨得阿那含果。於第四羯磨除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果。仙人及弟子於恒河中出家。是故名末田地。是時末田地所作已禮阿難足說此言。如世尊最後與須跋陀出家須跋陀前入涅槃。我不樂見和上涅槃。和上亦當聽我前入涅槃。長老阿難語末田地言。世尊付摩訶迦葉法藏入涅槃。摩訶迦葉付我入涅槃。我今欲涅槃。此法藏汝應受持。佛已說屬寶國第一坐禪寺。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比丘名末田地。是其應持法藏入寶國。是故汝應將法藏入彼國。末田地答言。爾。長老阿難付法藏與末田地竟。現神通力作十八變。於虛空中行住坐臥。入火三昧。入三昧竟。從其身中出種種色青黃赤白。或身上出火身下水。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是時阿難其身端正。譬如名山出清流及種種花。阿難思惟。欲分此身半與摩伽陀

①當二卷②③(翻大摩闍)④(翻無)⑤(翻草)⑥(翻二)⑦(我)⑧中十(我)⑨生三王
⑩心二力⑪(不解翻)⑫(翻二)⑬毘舍離國時二涅槃時國⑭(阿難)⑮(將)十淨⑯和上二和
尚⑰下同

王。半與離車毘衆。是時以神通力遂檀越心。以智慧金剛破其身山。半與摩伽陀國。半與毘舍離衆。乃至阿難入涅槃。阿闍世王與諸天人供養半身。毘舍離人復供養半身。有二塔。一在王舍城。一在毘舍離。

末田地因緣
是時長老阿難入涅槃。末田地思惟。我和上教我將佛法藏入罽賓國。時末田地往罽賓國坐於繩床。更復思惟。此罽賓國龍王所領。若不伏之。不來我界。應入如是三昧。以三昧力。令罽賓國六種震動。乃至龍王不能自安。於是龍王。至末田地所。時末田地入慈三昧。龍王與風吹裂髮角不能令動。復起雷雨。末田地。神力變其雷雨。皆成天花優鉢羅拘牟頭分陀利花等悉皆墮地。乃至復以種種器仗欲害末田地。復以神力變其器仗亦成天花。復以大山壓末田地。復變大山而成天花。即時空中而說偈曰。

大風吹動 不移衣角 雷雨器仗
變爲天花 譬如雪山 日光所照
悉皆銷消 無有遺餘 入慈三昧
火不能燒 器仗毒害 不近其身

於是龍王驚。恐往末田地所說言。聖人教我何作。末田地言。此處與我。龍王答言。不可得也。末田地言。此處佛所記。當起最勝坐禪處。名罽賓國。龍王復言。此是佛所記耶。末田地答言。如是。龍王復言。欲得大小地耶。末田地言。欲得如床處。龍王言。如是我與。是時末田地以神通力廣其坐處。如兜率廬那。復

阿^{〔不解〕}覆比大地。龍王復言。幾人相隨。末田地言。有五百阿羅漢。龍王復言。若五百阿羅漢少一人者當餐住。處。是時末田地思惟。乃至法藏當有五百阿羅漢不。其見不滅。乃至過數。答龍王言。如是。長老復言。若有受施應有檀越。我欲將白衣入罽賓國。龍王答言。如是。是時末田地。將衆多白衣入罽賓國立聚落城邑。諸白衣語末田地言。我今於此云何自活。時末田地以神通力。將諸白衣入提陀摩陀那^{〔解香山〕}。至已諸白衣掘取。官久摩^{〔解香山〕}還罽賓國。是時香醉山中諸龍王。末田地教化降伏。諸龍王問末田地。世尊法藏住當幾時。末田地答言。經一千年諸龍王作約。至佛法住聽住彼國。末田地答言。如是。時末田地取鬱金香至罽賓國種。乃至世尊法藏住。是時末田地廣布法藏。現種種神力與諸檀越。共學佛法令其解悟。然後涅槃。如水滅火。以牛頭^{〔解香山〕}旃檀種種香木圍雜其身。收其舍利爲之起塔。

舍那婆私因緣

爾時長老阿難入涅槃。時舍那婆私往摩伽羅國。於中路有寺名貧陀婆那^{〔解香山〕}。舍那婆私住寺一宿。寺有二老比丘。論議說偈。

無犯第一戒 擇法第一聞
是比丘謂是 舍那婆私說

時舍那婆私語二比丘。汝所說義非我所說。正法和合是我所說。長老先過去世於波羅國。有一商主與五百估客欲入大海。於其中路見辟支佛病。商主留諸估客看辟支佛。

以醫所說藥商主親自料理。時辟支佛病得小^{〔解香山〕}。爾時商主取舍那婆私衣。衣本龜織。更浣染治令自其軟滑。浴辟支佛以衣施之。自言。世尊。此衣龜織。世尊浴竟願納受之。辟支佛答言。善男子。我老隨舍那婆私出家。以此衣覆我身得聖法。今著此衣至入涅槃。商主白言。莫入涅槃。乃至我入海還當以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供養世尊。至未入涅槃。我今入海不得住此。辟支佛言。我今不得不入涅槃。汝已大作功德。當生歡喜。時辟支佛即爲商主現十八變。現神變已即入涅槃。商主供養其身作此誓願。我於此比丘修諸功德。以此善根如我所得我當得之。時商主者我身是也。是故我今值最勝師令我得道。我著舍那婆私衣。於世尊法藏出家。以舍那婆私覆身得道。以舍那婆私覆身入涅槃。我^{〔解香山〕}常著舍那婆私。於白衣處亦著此衣。是故我名舍那婆私。我受具足第四羯磨竟復受大受。乃至未入涅槃恒著舍那婆私。是故復名舍那婆私。是時長老舍那婆私次第行至摩伽羅國。往優流漫陀山坐於繩床。優流漫陀山有二龍王兄弟。與五百諸龍相隨。舍那婆私思惟。我不伏之不得教化。即以神力動山。二龍王瞋往舍那婆私處。起疾風雨及以出火。舍那婆私入慈三昧能令風雨及火不近其身。變其水火悉爲天花。謂優鉢羅花拘牟頭分陀利花等悉皆墮地。復起雷雨亦以神力變其雷電皆成天花。復以種種器仗欲擲舍那婆私。亦以神力變爲天花。復以大山欲壓舍

〔神〕一〇 〔日〕二〇 〔二〕三〇 〔三〕四〇 〔四〕五〇 〔五〕六〇 〔六〕七〇 〔七〕八〇 〔八〕九〇 〔九〕一〇〇 〔一〇〕一〇一 〔一一〕一〇二 〔一二〕一〇三 〔一三〕一〇四 〔一四〕一〇五 〔一五〕一〇六 〔一六〕一〇七 〔一七〕一〇八 〔一八〕一〇九 〔一九〕一〇一〇 〔二〇〕一〇一〇

處得此多香。將不於估客偷此香來。婢答言。有。估客名優波笈多。形色具足。言語微妙。以法賣物。其主聞已。於優波笈多起姪欲心。復令其婢至優波笈多處。汝當語彼云。我欲與汝共相娛樂。乃至其婢白優波笈多。優波笈多言。汝可答彼。我今相見。未是其時。婢還白其主。其主云。彼不能以五百銀錢與我。是故不來。復令婢往而語之言。我不須錢。但須汝來共相娛樂。其婢復往優波笈多所說其此言。優波笈多猶答言。我今相見。未是其時。乃至別有長者子。往婆娑婆達多所。復有一商主。從北天竺來。將五百匹馬及種種物至摩偷羅國。至已問摩偷羅國人。此國何處有第一端正女人。國人答言。有。女人第一端正。名婆娑婆達多。商主又言。我今欲以五百銀錢及種種寶物往至其處。是時姪女貪其物故。殺長者子取其身骸置不淨處。與後商主共相娛樂。是長者子親善知識於不淨處。覺得身骸往白國王。國王語言。汝可取婆娑婆達多。截其手脚及以耳鼻散置野外。乃至如王教令。截其手脚散置野外。是時優波笈多聞婆娑婆達多手脚被截散在野外。即便思惟。我於本時不樂見之。共受五欲。今時欲見觀其手脚及其耳鼻。復說偈曰。

昔以最勝衣 及種種寶飾
如是等眾具 莊嚴於其身
若人樂解脫 欲厭離於世
是時不當見 寶飾莊嚴身
今時應往觀 無慢無歡喜

其色還本相 觀之生厭離

爾時優波笈多。將一小兒捉繼隨從行至野外。是時其婢。憶念其恩住其身邊。驅逐鳥鳥不令侵啄。乃至其婢語之。先數進喚優波笈多。其人今來起欲心耶。其主聞之。即便說言。我好形容。今已毀壞。實為大苦。於此地上為血所污。舉身皆赤。我身如是。云何見之而起欲心。語其婢言。我手脚耳鼻集之一處。無令得見。乃至其婢集在一處以衣覆之。是時優波笈多至已。對婆娑婆達多立而觀之。婆娑婆達多見優波笈多語言。聖善至。昔時我身堪受五欲。于時遣使而言。非時今手脚被截在血泥。何故而來。復說偈言。

前時之身 猶如蓮花 大價寶衣
以為莊嚴 而無功德 故不見汝
我今如此。汝何故來。即身離莊嚴離歡喜。血為塗香見之驚惋。優波笈多答言。我今非是起欲心來。為見貪欲想及不淨想。是故我來。復說偈曰。

以諸寶衣 及種種花 莊嚴汝身
見者心亂 一切眾人 有欲見者
以無物故 而不得見 今汝此身
散在諸處 一切眾人 無不見者
色還本相 離於莊嚴 臭處如是
尸骸共住 身薄皮覆 以血灌之
薄皮覆之 以肉泥之 千脈纏縛
處處周遍 此身如是 云何起愛
復說姊妹 外可愛色 世間人見
起於欲心 若知其內 即得解脫

貴賤尊卑 皆有臭尸 愚者見之

起於淨見 智者見之 起不淨見
此身臭穢 是不淨處 以種種香
用以熏身 此身可惡 垢膩膿血
種種衣服 以自莊嚴 身不淨穢
以水淨之 愚夫罪人 愛著此身
若有人聞 佛說善法 隨從受持
厭離五欲 樂解脫心 入寂靜林
依道為筏 渡有彼岸

婆娑婆達多聞其言深畏生死。開佛功德。變其意樂於涅槃。即便說偈答優波笈多。

如是大慈悲 今當更說 汝實智慧
如來妙法

乃至優波笈多次第說法。所謂四諦。優波笈多更觀其身。觀其身竟得厭欲界。以自說法故通達四諦得。那含果。婆娑婆達多須陀洹果。是時婆娑婆達多語優波笈多言。善哉。摩訶薩埵。以汝力故覆三惡道大苦惱處。開發天堂涅槃之道。復次如來應等正覺及以法僧我今歸依。復說偈言。

我往歸依佛 兩足第一尊
佛眼若青蓮 天人中可貴
清淨離欲法 無上應真僧

乃至優波笈多以說法故。令其歡喜還歸本處。去已未久。婆娑婆達多即便命終生於天上。是時諸天為摩偷羅國人說其生天。諸人聞已供養其身。是時長老舍那婆私。往笈多所語言。汝當聽優波笈多隨我出家。笈多答言。我先有約。令其治生不利不銳。乃聽

◎估一寶◎ ◎女人二總女◎ ◎懷一◎ ◎泥十(中)◎ ◎之二身◎ ◎云二如◎ ◎我二茂◎ ◎佛十聖◎ ◎阿)十那含◎ ◎言二日◎ *

如蓮花絲 縛於雪山 有能稱舉
此不爲難 神通之力 死尸繫身
我今不能 爲汝脫之 若我諸天
所有之力 不及如來 弟子之力
譬如餘光 不及火光 如此火光
不及日光

魔王云語言。云云何教我所作。我於今者當歸
依誰。大梵云語言。汝今速往歸依優波笈多。
如人於此地墮卽於是地得起。汝今從其神
力墮。還從其神力起。是時魔王方知佛子神
力爲大。卽便思惟復說偈言

若梵王歸依 佛弟子法藏
誰復能思量 如來之神力
如來之神力 實能降伏我
但以慈悲故 是故不降伏

我今已知佛力不復廣說。復說偈言

今我已知 世尊慈悲 心離煩惱
譬如金山 我無明故 處處亂佛
處處作惡 而不降伏

爾時欲界主魔王無逃避處。離優波笈多而思
惟。卽捨慢心。往優波笈多處。禮其足。說言。長
老我從菩提樹間乃至今日。於世尊所起種
種惡無量無數。復於婆羅國婆羅門舍。佛往
彼處令不得食。是我所作。我所作惡佛亦不
瞋我。或時化作龍蛇惡鬼種種可畏以怖。世
尊亦不瞋我。長老今日無有慈悲。令一切世
間天人阿修羅皆見怪笑令我羞愧。優波笈
多言。汝無智慧不能思惟。欲以如來慈悲
功德比於比丘。譬如芥子比須彌山。無異螢

①〔阿〕—①② ③如—④⑤ ⑥化—⑦⑧ ⑨令—⑩⑪ ⑫時—⑬⑭ ⑮項—⑯⑰ ⑱事—⑲⑳ ㉑王—㉒㉓ ㉔〔長老〕—㉕㉖ ㉗〔翻經
 祖山〕—㉘ ㉙不—㉚〔能〕—㉛ ㉜〔駐〕—㉝ ㉞大—㉟入—㊱ ㊲語—㊳㊴ ㊵* ㊶云—㊷㊸

火等彼日光。取一掬水同於大海。如是沙門慈悲不得比十力慈悲佛。以是因緣。汝所作罪。佛忍受之。魔王言。佛斷一切惑。除一切疑。有大忍辱。我以煩惱惡故常欲惱佛。世尊以慈悲覆護於我。以是故。佛不伏我。長老當說。優波笈多答言。善男子。汝今當聽。汝於佛多作衆惡種不善法。除於如來生。信敬心無以除滅。是故佛見當來久遠不伏於汝。復說偈言

汝心少敬重 如來則發起
從小增長大 當得涅槃果
汝所作衆罪 今但略說之
當以念慧水 洗除煩惱垢

爾時魔王念佛舉身毛豎。如歌曼婆花。翻不解復說偈言

我多種種 苦惱世尊 世尊不瞋
我願相應 如兒罪過 父不責之
爾時魔王多時思惟佛恩。以念佛故令其心冷。禮長老之足而說偈言

長老今日 已攝受我 能令於我
恭敬世尊 今以死尸 繫縛我頸
以爲莊嚴 唯願大仙 以慈悲力
爲我脫之

長老優波笈多言。若能約當。爲脫之。魔王問言。云何爲約。優波笈多言。汝從今去莫惱比丘。魔王答言。如是如是。復當云何教我所作。長老答言。世尊法藏當廣流布。是我所作。是時魔王驚而復說。教我所作。長老答言。汝今當知如來。入涅槃百年後我時出家。世尊

法身我已得見。世尊色身我所未見。汝今爲我所攝受故。如來色身汝當現我。我於今者更無所樂。唯樂見佛身。魔王偈答

當共作約 若見我作 如來身色
不得見禮 此是一切 智恭敬故
長老禮我 我當自滅 令無有力
擔聖人禮 如伊蘭芽 不能勝持
象牙所擔 故先共約

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我。不禮汝。魔王復言。小待須臾。乃至我入林中。猶如往昔有一長者名曰首羅。我於爾時欲亂彼故化作佛身。金色晃曜圓光一尋。猶如日光。如是色身不可思議。我今故作令人見者悉生信樂。是時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即便爲除三種死尸。爲欲見於如來色身。故是時魔王即入林中化作佛身。作佛身竟從林而出。譬如女人入屏帳裏。種種莊嚴。莊嚴既竟然後乃出。如來色相無有譬喻。令人見者無不歡喜。譬如采畫有種種色。爾時魔王以變化色莊嚴林竟。又復作舍利弗以置右邊。作目犍連以置左邊。復作阿難持鉢在後。摩訶迦葉阿菴樓駄須菩提等。一千二百五十諸大聲聞。圍繞化佛如半月形。作是化已。往至優波笈多所。優波笈多見佛身色生歡喜心。即從坐起觀佛色身。目不暫捨。即說偈言

無常無慈悲 破壞如來色
如來無常故 滅色入涅槃

優波笈多緣念佛故心不能捨。我今見此化身見真佛無異。一心合掌略以偈讚

而勝於蓮花 眼勝優波羅
色勝衆花林 亦勝於真金
可愛過於月 光明過於日
智深過於海 不動過須彌
行勝師子王 眼瞬勝牛王
復次歡喜滿心大聲而說偈言

以心清淨業 今得此妙果
以自業所造 不由他所作
無量無數劫 修淨身口業
具足行六度 莊嚴不障身
見者皆歡喜 怨家亦生愛
我今見如來 云何不歡喜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念佛故不覺是魔。以一切身禮魔王足。譬如大樹根折墮地。爾時魔王驚而說言。長老今者不應乖約。長老答言。云何爲約。魔王言。先共作約。若我作佛不應作禮。云何於今而見禮耶。長老從地起。小聲答言。我非不知如來涅槃如水滅火。但見如來其色微妙。是故作禮不禮汝也。魔王問言。汝一切身分頂禮我足。云何而言不禮我耶。優波笈多言。我不禮汝。亦不乖約。汝今當聽。譬如以土爲佛。若禮敬者。但作佛想。不作土想。我今見汝。但作佛想。不作魔想。爾時魔王即捨佛形。供養優波笈多還歸本處。剋後四日魔王即自打鐘。令一切人悉皆聞知。若欲生天及得涅槃。皆應往觀優波笈多所。諸受正法。若有人未見佛者。當往觀優波笈多。於是魔王說偈言

若人欲富貴 不樂於貧窮

●佛十(所)● ●信敬二敬信● ●不解翻二翻不解● ●(不解翻)一● ●[之]一● ●爲十(汝)● ●今二今● ●(便)一● ●(身)一● ●復十(化)● ●目二目● ●羅二羅● ●(偈言)一● ●身二心● ●世二克● ●二敬二敬● ●欲二於●

南天竺國有一人。姓他婦恒往他家。其母不聽而語之言。若人爲此惡行則無惡不作。其人生願即害其母。害已往至他國。至彼國已不得具足五欲。以不得故深生憂惱。即於佛法出家。通達三藏成就多聞。與諸弟子圍繞。共至摩偷羅國那哆婆寺。優波笈多處。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之。見其害母以罪重故不能見諦不得道果。雖復遠來不相慰問。時彼比丘心懷羞愧從此遠去。優波笈多五百弟子未得道者。見是事故。於其師所不生歡喜。作是思惟。●和上少智見老比丘其心闇鈍而爲說法。今此比丘聰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屬隨從而而不爲說。是時優波笈多見弟子意於其起瞋。又見其心應爲和上舍那婆私教化降伏。是時舍那婆私住闍闍國。觀優波笈多其今教化作佛事不。即見其五百弟子心生嗔惱不敬其師。見已思惟。優波笈多何故不教化之。又復深觀。見其非是優波笈多之所能化應是我化。時舍那婆私以神通力往至彼寺。優波笈多遊行出外。舍那婆私即入其寺。鬚髮皆長其衣麤弊。優波笈多諸弟子等見已說言。無知老人從何所來入我師寺。前聰明比丘通達三藏和上尙不爲其說法。汝今老鈍豈當爲說。是時舍那婆私入寺已。於優波笈多眠處坐。優波笈多弟子見已而瞋以手曳之。而不能動猶如須彌。即欲罵之而聲不出。乃至白優波笈多言。有一貧老比丘。入和上寺坐和上床。優波笈多答弟子言。除我和上無有能坐我床。是時優波

笈多還寺已。以最勝恭敬供養和上舍那婆私。自取小床於師邊坐。乃至優波笈多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上師。然其智慧猶不及我和上。時舍那婆私見其意即便思惟。云何方便爲彼除慢。見已自舉右臂手山牛乳告優波笈多。善男子。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和上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上語言。名龍頻呻三昧。第二時復更出乳。復問言。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上語言。此名青和合覺支三昧。乃至廣說諸三昧。優波笈多語和上言。是我智慧境界。和上則說。非我境界則不說之。乃至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是三昧佛智受持。舍利弗不聞其名。是三昧辟支佛智受持。舍利弗不聞其名。是三昧舍利弗智受持。目捷連不聞其名。是三昧目捷連智受持。摩訶迦葉不聞其名。是三昧我和上智受持。我不聞名。舍那婆私又言。善男子。我涅槃時。此三昧法一切皆失。又世尊本生有七萬七千名。亦復皆失。一萬阿尼曇法亦復皆失。是時優波笈多諸弟子聞此懷惱。即便思惟。此比丘智慧勝我和上。即滅憍慢。舍那婆私教化說法。被諸弟子悉得阿羅漢果。

爾時長老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和上入涅槃。和上付我入涅槃。我今付汝當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護。於此摩偷羅國有人當生名綿。微柯其當出家此法藏當付之。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法藏竟。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四威儀入火三昧。入三昧竟有種種花。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其身端嚴譬如有一山一邊出水一邊出火。舍那婆私以種種神力。令諸比丘及諸檀越心得開解。作是化已即入涅槃。如水滅火。是時優波笈多及一萬八千阿羅漢弟子。供養其身爲作塔廟。

北天竺人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寺。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世尊法中出家。多聞智慧通達三藏。說法美妙在在處處。一切諸人請其說法。即爲諸人三種說法。常自思惟誰能爲我說法令我得道。其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無相佛。教化第一佛之所記。聞已往彼國至那哆婆寺。到優波笈多所說言。世尊已涅槃長老今作佛事。爲我說法即說偈言

佛有大慈悲 已入於涅槃
汝今作佛事 世間癡盲冥
汝作智慧光 如日明照世
世間無餘師 唯汝以爲師
化弟子最勝 長老應化我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其心。見其最後身深畏生死。何故前身而不得聖法。即見其緣。未具足故。優波笈多爲其作緣令得具足。又見其心樂欲坐禪不欲說法。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若汝能受我教。我當爲說。彼答言。我當如是。優波笈多言。汝今當說三種法。彼

猶不端嚴。復更觀身見其衣服龜裂。喚年少

時比丘入第一禪處坐而便睡。眠時維那取燈以置其前而復彈指。比丘覺。寤便欲捉燈。

作供養是故我說呌多多彼時多提
 跋多柯是驚婆跋多柯從此鷄跋耽是波鼻

阿育王經卷第九

婆底。生復次善男子。生死苦無窮。汝當於佛法出家。乃至天護出家得阿羅漢果。

我見婆羅門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寺。摩偷羅國有一婆羅門。常起我見。問佛弟子言。有人可造生死不。佛弟子答言。婆羅門當往那哆婆寺。彼有比丘名優波笈多。常說法無我。時婆羅門往彼寺。優波笈多為四眾說法。優波笈多見婆羅門說無我偈。

世間無有我 亦復無我所

無人無壽命 唯有生死心

是時婆羅門。聞說無我法。我見即斷。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為其說法。婆羅門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婆羅門已作所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睡眠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寺。有一善男子。依優波笈多出家。常好睡眠。優波笈多說法亦復睡眠時。優波笈多教其往禪處。至已樹下。跏趺而坐。猶故睡眠。乃至優波笈多以神通力。於其四邊化作深坑。深一千肘。以驚怖之。是時比丘見此深坑。即便驚覺。時優波笈多復化作路。令其得行。是時比丘隨路而出。往優波笈多處。優波笈多復令其往。至彼住處。比丘答言。和上彼有深坑深一千肘。優波笈多言。此深坑小。生死深坑最為廣大。所謂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人不知四諦。則墮其中。是時比丘復往彼樹下。跏趺而坐。其心思惟。恐有深坑不復睡眠。以怖畏故。思惟精進。除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給事人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寺。有一善男子。東國人。於佛法中出家。能為給事。所至寺處。諸比丘等。令其作給事。諸比丘言。若有檀越至汝處者。汝當教化。令其作功德。乃至給事教化。疲極思惟。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為第一。即往其處。至已禮足。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思惟。見其最後身。能長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若更為給事。因緣當足。復見疲極。不作給事。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為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汝當於眾僧更作給事。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人。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汝能早起入國不。答言。能入。比丘又問。此寺眾僧。其數有幾。大德答言。有一萬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是時彼比丘即為一切眾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禮已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為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為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語言。汝今不

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眾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乃至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眾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作功德。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窟中工巧因緣。

爾時東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善能工巧。在所至處。一切眾僧。令其造作。寺舍屋宇。日日不息。生大疲極。即自念言。我欲坐禪。思惟。佛先已說一切比丘。應坐禪修道。不得放逸。即自生心。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為第一。即往其處。禮拜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能長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見其更為工巧。因緣當足。復見其疲極。不能作工巧。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為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當於彼起寺。佛已說此言。若有地未起寺處。若人於彼能起寺者。當得梵功德。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善男子。汝能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不。答言。如是。乃至早起持鉢入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為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多語我。若有地未起寺處。汝當起寺。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

○(生)一○ ○(答)二○ ○(坐)十○ ○(答)十○ ○(若)十○ ○(使)十○ ○(當)二○ ○(置)一○

長者言。大德。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爲比丘種種辦具。是時比丘與長者有未起寺處欲爲起寺。共長者捉繩量度。繩未至地即於其中思惟所作功德。除一切煩惱。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飲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爲貪食故不得聖道。時優波笈多言。我。明當與汝食。至明日以一器盛滿糜。一是空器。屏置其前而語言。汝當取食。令此器空。又語言。使此糜冷稍稍食之。此比丘以貪食故。而多欲食。又以口吹令冷。如是一過二過。白和上言。我已冷竟。優波笈多復言。汝雖能令乳糜冷。而汝心有欲愛火熱。汝復令冷汝貪欲熱。以不淨觀爲水除此心熱。若愛飲食當如服藥。時此比丘食此糜竟。即便吐出滿於空器。優波笈多言。汝當食之。比丘白和上。此吐不淨云何可食。優波笈多復語言。汝今當觀一切法不淨猶如涕吐。時優波笈多即爲說法。聞法竟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少欲知足因緣

時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少欲知足不樂榮華。不以蘇油摩身。不湯水浴。不食蘇油。常畏生死。爲四大無力故不得聖道。即生心念。誰能爲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即往其處合掌禮敬。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

見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即便見其四大無力故常樂施惡不願榮華。時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當隨我教。我當爲說答言。如是優波笈多爲其教化。令諸檀越設種種飲食洗浴衆僧。又語年少比丘。汝當爲此比丘洗浴。時年少比丘以蘇油摩其身。以湯水洗浴。食時。以種種美食與之。是比丘食竟。數日之中身有氣力。是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羅刹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男子。啓其父母求欲出家。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白言。大德。我得佛法中出家作比丘受具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修行梵行。優波笈多見其於身爲愛所縛。語言。善來。我當與汝出家。其人聞已禮長老足欲還其家。即於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家或有留難不得出家。於其路中有一神廟便在宿。優波笈多即以神力作二羅刹。一持死尸入於廟中。一則空往。既入廟已。共誣死尸。一言。我得此尸。一人言。我得此尸。於是二羅刹互共相誣。既不自決而問此人。誰將此尸來入廟耶。此人思惟。若我實言彼空來者。必當殺我。若不實語將尸來者復應殺我。乃可受死。不應妄語。即語鬼言。是彼將來。時空來鬼即牽其臂而欲食之。將尸鬼者助其牽掣令得免脫。又牽其脚而欲食之。將尸鬼者復助牽掣令得免脫。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經二日後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爲其出家。精

進修道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阿育王經卷第九

阿育王經卷第十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下

樹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出家而於其身爲愛所縛。以蘇油摩身。又用湯水以浴其身。以種種飲食供養其身。以其於身愛所縛故不得聖道。即便思惟。誰能爲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一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乃至往摩偷羅國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應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爲愛所縛。又語言。善男子。能受我教。當爲汝說。答言。如是。時優波笈多將其入山。於山中以神通力化作大樹語言。汝當上此大樹。是時比丘即便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一千肘。又語比丘。汝當次第放二脚。比丘受教即便放脚。又復語言。令放一手。亦便受教。又語言。復放一手。比丘答言。若復放手便墮坑死。優波笈多言。我先共約。一切受教。汝今云何不受我言。是時比丘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是時優波笈多即爲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

中

慳因緣

摩儉羅國有善男子。於優波笈多處出家而大慳。以其慳故不得聖道。優波笈多語言。汝當布施。汝今出家已得第一物。不須復覓餘物。又復以法得他供養。乃至得飲食入鉢中者。應當布施。若不能廣施。隨所得食當分施。比坐二人至一日二日。以有慳故猶不肯與。時比坐二人皆阿羅漢。至滿三日多得飲食。方分二人。爾時優波笈多教化說法。即便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鬼因緣

爾時摩儉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多喜睡眠。優波笈多為其說法。將至林中。在一樹下坐禪。而復睡眠。時優波笈多為令其畏。化作一鬼而有七頭。當其前手捉樹枝。身懸空中。比丘見已即便驚覺。生大怖畏。即從坐起還其本處。優波笈多令還坐禪處。時彼比丘自言。和上彼林中有一鬼七頭。當我前手捉樹枝懸在空中。此甚可畏。優波笈多言。比丘。此鬼不足畏。睡眠之心是最可畏。若比丘為鬼所殺。不入生死。若為睡眠所殺。則生死無窮。比丘即還坐禪之處。復見此鬼。畏此鬼故不敢睡眠。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蟲食因緣

爾時摩儉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為其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意但為得須陀洹果。不放逸故脫惡道怖。

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樂當入涅槃。時優波笈多見其意。共入摩儉羅國次第乞食。至旃陀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果。身有惡病。一切身體為蟲所食。口氣臭穢。優波笈多語弟子言。汝觀此小兒。須陀洹受如此苦。而說偈言。

生旃陀羅姓

樂著於三有

惡蟲食其體

為愛自在故

入於三有苦

汝當見佛子

此人已得道

能履三惡道

以其放逸故

生旃陀羅姓

汝莫作此意

當觀三有苦

為脫三有苦

我當為汝說

汝當作精進

為於解脫故

生死無有實

猶如芭蕉林

比丘問言。此人以何業緣得須陀洹而受此苦。優波笈多答言。是其先於釋迦牟尼法中出家。衆僧坐禪其為維那。是時僧中有一羅漢。有此惡病搔刮作聲。維那語言。蟲食汝體耶。而作此聲。即牽臂出而語之言。汝入旃陀羅室。是時阿羅漢語維那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住生死受苦。是維那即懺悔之。懺悔竟得須陀洹果。便自念言。我已得須陀洹果。不復精進。昔維那者是今小兒。以罵羅漢及牽其出令入旃陀羅處。今得此報。是時比丘聞此事深生怖畏。勤修精進。即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復化旃陀羅子。旃陀羅子即厭欲界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骨想因緣

摩儉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處出家。優波笈多為其說不淨觀等。以不淨觀折伏煩惱。令不得起。其意謂言。已作所作。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勿作放逸。答言。我已作所作。得阿羅漢。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見乾陀羅國。治下名為鑿石有酤酒女人不。此女人自言得道。如汝不異。煩惱未斷而自言斷。是增上慢。汝今觀此女人為得道不。比丘答言。我未能見。欲向彼國。師即聽之。是時比丘至乾陀羅國治下。有寺名為土石。即入彼寺消息。早起著衣持鉢入聚落乞食。是時酤酒女人取食欲與。而比丘見此女故嬖。欲變心。便自取鉢中麩酪與此女人。女人見之亦嬖。欲變心而露齒笑。是比丘未觸其身。又未共語。已變其心。時比丘見其笑露齒。即又得不淨觀。乃至觀其身一切皆作白骨。作是觀已得阿羅漢果。作所作竟。而說偈言。

癡人無知

見外好色

便生貪著

有智慧人

見內惡色

即得解脫

若無明者

為色所縛

若明智者

於色解脫

從今此身

莫捨不淨

又於此身

莫更莊嚴

以實觀身

即得解脫

爾時比丘還摩儉羅國。優波笈多處。優波笈多問言。汝見此女人不。答言。依法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初甚巨富後漸漸貧。唯有五百銀錢。生心念言。欲於佛法出家修道。若我出家之後。須湯藥衣服當用買之。乃至往優波笈多所出家。日日令給使人守護銀錢。時優波笈多言善男子。出家之法應少欲知足。汝何用是五百銀錢爲。當以此物供養衆僧。比丘答言。此是我湯藥三衣直。優波笈多令其入房化作一千銀錢而語言。此是湯藥三衣直。當以與汝。是比丘聞已。即捨其五百銀錢施與衆僧。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箭刷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修道。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得須陀洹果。即生心念。我惡道已覆。應作已作。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得須陀洹果。惡道已覆。不復放逸。我當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樂然後涅槃。時優波笈多爲欲令其生怖畏故。早起著衣持鉢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到旃陀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身有惡瘡。醫師語言。汝當取箭刷刷瘡令其血出。我當傅藥。其人聞已。日日常以箭刷刷身。優波笈多見已示其弟子語言。善男子。汝見須陀洹受此苦不。比丘答言。和上何業所造。優波笈多言。此人於釋迦牟尼正覺法中出家。有一比丘作維那監視坐禪。於衆僧中有一阿羅漢入禪處坐禪。身有瘡疥即便搔刮。

是維那語言。大德。汝何不取箭刷刷身而令作聲。又牽其手出坐禪處語言。汝當往旃陀羅舍莫亂衆僧。時阿羅漢答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受生死苦。是時維那聞是語已。便向大德懺悔。懺悔竟即得須陀洹果。是比丘即生心念。我惡道已覆。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語弟子言。先坐禪維那即此旃陀羅子。以其先世語阿羅漢汝何不取箭刷刷身。是故今日得此果報用箭刷刷身。先世又語大德汝往旃陀羅家是故。今生旃陀羅姓。時優波笈多弟子聞此語已心生怖畏。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復爲旃陀羅子說法。旃陀羅子厭離欲界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親情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生一兒一歲便死。復生一長者家二歲便死。更生一長者家三歲便死。如是四處五處六處七處。於第七處生至年七歲。時有劫抄。將是小兒入於山中。時優波笈多思惟見此衆生最後爲攝受故。往至山中結跏趺坐。化作四種兵。象馬車步。彼劫畏故往優波笈多所。優波笈多即攝神通爲其說法。彼劫聞法見四真諦。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即以小兒與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令其出家說法教化。小兒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既得果已即自思惟。見其父母生大苦惱還父母處。說言。父母莫生苦惱。是時父母見其兒還生大歡喜。羅漢小兒即

爲父母說法。乃至令得須陀洹果。復往第六父母處自言。父母。莫生憂惱。我是汝子。汝先所生。汝所長養。至六歲而死。父母聞之心大歡喜。即爲父母說法得須陀洹果。如是第五第四第三第二乃至第一父母。悉爲說法教化得須陀洹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精進修行即得世間四禪。得初禪定生須陀洹想。得第二禪生斯陀含想。得第三禪生阿那含想。得第四禪生阿羅漢想。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弟子答言。我所作已辦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言。善男子。汝可往中天竺國。比丘便往。優波笈多於其中路化作五百賈客共遊山中。復化作五百劫賊來殺賈客。比丘見劫賊來殺之生大怖畏。即自思惟我非羅漢。若是羅漢不應怖畏。我當是阿那含。於賈客中有一長者女失伴無侶。女人見比丘即禮其足。便語比丘。聖人今者願將我去。比丘語言。世尊有制。不得獨與一女人同路行。汝今去我如師子見遠以隨我行。優波笈多復化作大江。是比丘入水欲渡江而在水下。女人亦渡江而在水上。比丘見此女人在江中將欲沒。即便思惟。世尊已聽。若見女人水中欲死牽出無罪。思惟竟。即便牽出。牽出之後便起欲心。而復思惟。我非是阿那含。阿那含者無有欲心。我應是斯陀含須陀洹。乃至將女人上岸。便

作思惟。我於今者欲捨一切戒與此女人爲居。時優波笈多即攝神通在其前立語言。善男子。汝是阿羅漢耶。是時比丘即向優波笈多懺悔。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覺因緣。

爾時摩儉羅國有一長者兒。典領家業未經幾時而白父母。聽我出家。乃至優波笈多與其出家。即爲說法。令入山坐禪。比丘受教即入山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是比丘未出家時有婦端正。及其坐禪思惟其婦。時優波笈多化作其婦以住其側。比丘見已而語之言。汝何故來。女人答言。汝喚我來。比丘語言。我在此坐。未曾出言。云何喚汝。女人答言。汝以覺觀喚我。非是發言。時彼女人即說偈言。

慚愧有二種 謂口及與心
於此二種中 心慚愧爲最
若無有心覺 則無口言說
乃至優波笈多。還攝神力復其本身。在其前住而說偈言。

若汝不樂 觀彼女人 若不欲見
則不思惟 若汝捨欲 不應當樂
譬如入吐 不復欲食

優波笈多更爲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便說偈言。

和上見實 已教化我 我敬彼故
即得聖道

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放牛因緣

爾時優波笈多欲往中天竺國。於其中路有五百放牛人。時五百放牛人見優波笈多便到其所。優波笈多即爲說法。既聞法已得見四諦。便以牛施優波笈多。即於其所出家修道。優波笈多爲其說法。皆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化人因緣

爾時摩儉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修道。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既聞法已得世間四禪。於初禪定生須陀洹果。於二禪定生斯陀含果。於三禪定生阿那含果。於四禪定生阿羅漢果。言我已作所作便生懈怠。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汝當精進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作所作。乃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教其入山坐禪。復化作比丘。共其坐禪。令其誘受。時化比丘教其禪法。又問言。誰爲汝出家。和上是誰。比丘答言。優波笈多是我和上。爲我出家。化比丘言。汝大功德。得優波笈多無相佛爲汝作師。復問。汝讀誦何經。爲修多羅毘尼摩得勒伽。

●翻律

本。於佛法有所得不。比丘答言。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化人又問。汝以何道得。比丘答言。以世道得。化人言。汝所得者是世諦道。汝未得聖法。比丘聞已深生憂惱。便往優波笈多所。白和上言。我故是凡夫。和上當爲我說法。優波笈多即爲說法。彼比丘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不樂住處因緣

爾時摩儉羅國有一長者子。典領家事未經幾時。心念欲出家。白其父母。聽我出家修道。父母答言。我無有兒。唯有汝耳。我今未死。云何捨我出家。是兒聞父母言。心生憂惱。乃至六日不食。是時父母聽其出家。而語言。汝出家已當數看我。答言如是。即便往至優波笈多所出家。出家竟念言。昔與父母有約。出家之後當數看父母。白和上言。往父母處。是其先妻。爲其憐惜。不復嚴飾。比丘見之語言。我當捨戒還家。又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說言。和上一心。我欲捨戒還我本處。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莫作此思惟。且待少時。我欲知汝意。令汝意滿後可捨戒。復令其往摩儉羅國。化其婦死。四人擔之從彼國出。是時比丘還看父母。而於中路見死尸出。問擔尸者。此是何人。彼人答言。有一長者兒某甲新出家。是其婦。爲其懷惱而死。我今移之置尸陀林。比丘聞之。便隨其去。欲見其身。優波笈多化此死尸多出蟲血。比丘見已入不淨觀。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往優波笈多處頂禮其足。優波笈多言。汝見婦不答言。依法而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錫杖因緣

是時摩儉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聞法已得世間四禪。比丘念言。我所作已作。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答言和上。我已作所作。得阿羅漢果。時和上令其執錫杖。早起著衣持鉢。往衆僧前然後入國。

是時有五百優婆塞，皆持飲食隨其後行。比丘見已知他重之。謂言：「是勝功德人便起我慢，復更思惟：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有我。我所慢乃至上處，白和上言：我未得聖道，當爲說法。」優波笈多即爲說法。比丘思惟，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爾時，阿闍維國有一比丘名善見，得世間四禪，龍王所貴。時，阿闍維國炎旱無雨，一切大眾請此比丘欲令降雨。優波笈多思惟：「欲化善見，今正是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令十二年無雨。外道見相，語大眾言：「過十二年乃當有雨。」大眾聞此言而生憂惱。往優波笈多處，請令降雨。優波笈多言：「我不當請雨，阿闍維國有一比丘名善見，汝可求之。」時，摩偷羅國大眾遣使至善見所，請其求雨。善見得四禪神通，以神通力往摩偷羅國，乃至大眾請其求雨。是時善見即爲降雨，滿閭浮提地。閭浮提人患此大水，大眾心謂：「善見比丘降此大雨，勝優波笈多。」是時善見多人隨從出摩偷羅國。優波笈多多少人隨從入摩偷羅國。時善見比丘見其自身隨從者多，見優波笈多隨從者少，便生慢心，復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有慢心。」即往優波笈多所，至已禮足而自言：「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優波笈多言：「佛所說戒汝不正守護，自謂勝我而生憍慢。」佛處處說聽比丘請雨，乃至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比丘聞法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寺封因緣

爾時優波笈多，於摩偷羅國起寺，非堂乃至百數。時摩偷羅國王名真多柯，無有信心，惱亂衆僧及給事檀越。時無量衆僧及給事檀越，往至優波笈多所，說如是事。優波笈多思惟：「若我遣使白阿育王，恐阿育王瞋必當害之。我當自往。」時優波笈多以神通力如瞬眼頃，於那哆婆娑寺忽然不現，即到波多利那多^{翻重花}城，城鷄寺。時阿育王聞優波笈多來，修治國界香花伎樂種種莊嚴，與諸大臣及國人民，悉皆往迎優波笈多。至已禮足恭敬合掌說言：「大德，何故來此？」答言：「故來王處。」王復問言：「有何事故？」大德答言：「大王已弘廣佛法，於摩偷羅國起寺，非一乃至百數。彼國王真多柯王領彼國，無有信心，惱亂佛法。王當令共守護佛法。」時阿育王即勅大臣名曰成護，汝可使人急殺彼王。優波笈多即白王言：「莫殺彼王。王當教勅，從今以去莫復惱亂佛法。」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授羅刹手。羅刹奉書，一念之頃即至彼國。時真多柯王頂受讀誦，既讀誦竟，擊鼓宣令一切國人。從今以往不得惱亂佛法。時阿育王問優波笈多：「彼何等寺爲僧所亂？」優波笈多答言：「那哆婆娑寺。」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與優波笈多，以一國封供給此寺。時阿育王設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受供養竟，即於鷄寺忽然不見。還那哆婆娑寺。

爾時優波笈多思惟：「那哆柯爲生已未，見其

未生，從此日日往其父母處，一日與多比丘往其家。一日與二比丘往其家。復別日獨往。是時長者見優波笈多獨來其舍問言：「聖人何故無有弟子隨從？」長老答言：「我無弟子。長者白言：我樂在家不樂出家。若我生兒當與大德爲弟子。」是時長者生兒未久而便命終。第二兒生又復命終。乃至第三兒生名那微柯，即與優波笈多。令其出家。優波笈多爲其出家與受具足。於第一羯磨，得須陀洹果。乃至第四羯磨，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思惟：「我應化者悉已化竟。此石室長十八肘廣十二肘，四寸籌已滿。我今當入涅槃。」是時優波笈多是念已，便以法藏付那微柯。說言：「善男子，世尊法藏付摩訶迦葉入般涅槃。摩訶迦葉法藏付阿難入涅槃。阿難以法藏付末田地入涅槃。末田地以法藏付和上入涅槃。和上以法藏付我。我今欲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護。乃至却後七日優波笈多當入涅槃。」時諸天人遍告一切閻浮提人，令知。有十萬阿羅漢和合學人，及精進凡夫，比丘白衣等無量無數。優波笈多涅槃時，至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種種神變，行住坐臥入火三昧。入三昧有種種色，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乃至以種種神力，令諸同學及諸人天生大歡喜心得開解。即入涅槃如水滅火。即以此籌圍維其身，乃至起塔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入涅槃時，復有一千羅漢，捨命入涅槃。乃至那微柯守護法藏，復入涅槃。優波笈多

後世人_ニ福德不可不作。後悔無及

天尊經借以爲喻。諺語一言之助。勝千金之益。此之謂也。

昔天尊在涇水邊廣說經法時天龍鬼神帝
王人民飛鳥走獸皆來聽法。時有放牛老
公拄杖而聽。不覺杖下有蝦蟆。蝦蟆聽經意
美。亦不覺背上有杖。遂久蝦蟆命終其神卽
生天上。用天眼觀其本。從何道中來乃見故
身在蝦蟆中。來天華散其故身上。示語後世
人。蝦蟆中聽經意美得生天上。況於賢者至
心聽經。豈不巍巍乎。

昔有兄弟二人。弟行追明師作沙門。遂得羅漢道。數數來語兄。可勤作福德。兄言。我當今當忽務且須後耳。數數非一。兄後命終。弟以道眼觀兄神生何道。看天道人道當其中不見其神。復觀地獄餓鬼道中復不見。乃在畜生道中。見兄神作大牛。時買客駕牛治生。道惡跌泥中不能自起。買客以杖打之。猶復舒喙不起。弟見兄如此。遂來在牛前。語兄言。今日當忽務何如本時。牛便羞慚威絕而死。道人即去。衆當買人等便共議言。道人何故來當殺我牛。便追逐道人。將還問其意狀。道人知事爲說牛是我兄。不隨我語以致此罪。道人便擲鉢虛空。飛隨其後。衆買人知是聖人。乃更自責。爲牛燒香作福。其福得生天上。昔有賢者。居舍衛國東南三十里。家門奉法供養道人。家公好喜殺豬賣肉。道人漸漸知之。未及呵誡。老公遂便命終。在恒水中受鬼神形。有當自鐵輪鋒刃如霜雪。隨流刺之。苦痛不可言。後日道人渡恒水在正與鬼神相

值。其鬼便出半身在水上。捉船顯言。捉道人著水中。不者盡殺船上人。時有一賢者便問鬼神。何以故索是道人。鬼神言。我在世間時供養道人。道人心知我殺豬賣肉。而不呵誠我。是以殺道人耳。賢者便言。君坐殺豬乃致此罪。今復欲殺道人。罪豈不多乎。鬼神思惟。實如賢者之言。便放令去。道人得去還語其家子孫。爲作追福。神卽得免苦。示語後世人。道人受供養不可不敬誠。

昔有人在道上行。見道有一死人。鬼神以杖鞭之。行人問言。此人已死何故鞭之。鬼神不言。是我故身。在生之日不孝父母。事君不忠。不敬三尊。不隨師父之教。令我墮罪苦痛難言。悉我故身故來鞭耳。稍稍前行復見一死人。天神來下散華於死人屍上。以手摩抄之。行人問言。觀君似是天。何故摩抄是死屍。答曰。是我故身生時之日孝順父母。忠信事君。奉敬三尊。承受師父之教。令我神得生天。皆是故身之恩。是以來報之耳。行人一日見此二變。便還家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孝順父母。忠信事君。示語後世人。罪福追人久而不置。不可不慎。

昔有道人。在山中學道。人遣沙彌出舍衛。日日責一斗米兼課一偈。市中有一坐肆賢者。見沙彌並語而行。問沙彌言。周行走索何以並語而行。沙彌答言。我師在山中學道。日責我米一斗兼課一偈。是以並行誦一偈耳。賢者復問。若不輸米日可誦幾偈。言可誦十偈。賢者便言。勿復分。行

①向二響亮◎ ②舍二會◎ ③盆二食◎ ④西二面◎ 而當，惡◎ ⑤空二亮◎ ⑥隨一◎ ⑦經二款◎ ⑧義一◎ ⑨善後...
 無)五字一◎ ⑩大二火◎ ⑪將二持◎ ⑫看二者◎ ⑬餘二俞◎ ⑭最二窮◎ ⑮智十(慧)◎ ⑯二十十(一)◎ ⑰辛二
 年◎ ⑱部二訟◎ ⑲朔月二月四見◎ ⑳色十厚◎ ㉑爾一◎ ㉒耶二那◎ ㉓便二使◎ ㉔耶二耶◎ ㉕湛二恒◎ ㉖
 人二之◎ ㉗眼二許◎ ㉘於二枝◎ 枝◎ ㉙今十(心念)◎ ㉚忽二忽◎ ㉛其一◎ ㉜唐二者◎ ㉝賈
 二賈◎ ㉞呌二脫◎ ㉟東二南◎ ㊱白二白◎ ㊲捉二投◎ ㊳時一◎ ㊴二門◎ ㊵得二德◎ ㊶已二以◎ ㊷在二生
 在◎ ㊸蘇二劉◎ ㊹二二◎ ㊺北一◎ ㊻道十(道)◎ ㊼分十◎ ㊽斗二并◎ ㊾前二著◎ ㊿行二龜◎

吾自代沙彌輸米。沙彌歡喜即得靜坐學問。賢者爲沙彌輸米九斛。米。然後試沙彌經。皆自通利。賢者後生世間爲天尊作弟子。字名阿難。天尊有十二部經典。聰明之福。報不可。謂問一知十。示語後世人。福德隨身如影隨形。隨人所種各獲其福。不可不爲。

昔有屠兒有千頭牛養令肥好。日殺一牛賣肉。以殺五百牛。餘有五百頭。方共跳騰。誼戲共相舐觸。天尊時入國。見牛如此感而捨去。語諸弟子。此牛愚癡。伴侶欲盡方共戲誼。人亦如是。一日過去。人命轉。滅不可不思。惟勤求度世之道。

●天尊說阿育王譬喻經

No. 2045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序

原夫善惡之運契。猶形影之相須。受對明驗。凡三差焉。現也中也後也。播九色之深恩。以悅天妃之耳目。孤禽投王而全命。形受五元之切誥。斯現報也。群徒潛淪於幽壑。神步輪飄而不改。身酸歷世之殃。覺不曉王子之喪目。斯中報也。阿蘭縱禍於無想。嬰佩永惑於始。終爲著翅之暴狸。飛沈受困而難計。斯後報也。故聖人降靈必有所由。非務不豫。青白明矣。玄鑒三世。弱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趣使引入百練之室。自如來逝後。阿育登位。網維闊浮光被流治。圖形神寺八

萬四千。羅漢御世汎濟億數。國主師宗玄化。湧涌萬民仰戴而不已。神祇欽賴而愈深。然王子法益宿殖洪業。生在王宮容貌殊特。後復受對應緣起。會秦帝書令公輔國將軍。宗正卿。領城門校尉使者司隸校尉姚晏者。南安郡人也。親姚詔之次兄字景疑。文爲儒表。則列勳於千載。武爲選群。則皎然而獨標。元音通冥。則辯機而曠遠。執素縱情。則翺翔而無累。論德也純懿。範也難模。恭逸翰於群才。振龍威於昆鋒。然惑惑之巨救。傷愚黨之不寤。欲紹先勝之遺迹。暨玄宗於末俗。故請天竺沙門曇摩難提。出斯緣本。秦建初六年歲在辛卯。於安定城。二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訖。梵本三百四十三首。盧思治傳爲漢文。一萬八百八十言。念譯晉音情義實難。或離文而就義。或正滯而傍通。或取解於誦人。或事略而曲備。冀將來之學士。令察罪福之不朽。設有毫釐潤色者。盡銘之於萌兆。故叙之焉。

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

符秦天竺三藏曇摩難提譯
人在生死 纏綿來久 習罪識深
從起惱亂 惛之爲病 必成波激
猶河瀑溢 有所傷損 慧者執心
念計分明 淡泊自守 御諸惡原
二十一結 染汚人心 盡當捐棄

反放逸行	咸共一心	聽我所說
阿育王息	壞目之元	聲徹八表
彌滿國界	群庶忽忽	靡不驚愕
聖王阿育	於中純化	領閣浮境
莫不從令	王復生子	顏貌端政
生有豪相	應紹王位	眼視清明
如天帝像	王觀此變	甚悅無量
便召群臣	沙門道士	躬自抱示
使彼瞻相	又勅諸臣	更立名字
令世稱揚	聲聞四遠	群臣拜首
承教而曰	王生貴子	世之希有
由正法治	天降此神	今當立號
名曰法益	所以然者	王法整故
以法教民	未曾遠理	我等正是
法之真子	故稱聖子	字之法益
目猶蓮花	見者喜悅	瞻視俱胸
如因提王	言辭詳叙	不緩不急
天性柔和	不行卒暴	有此名德
不可具記	今更重稱	號曰天眼
然阿育王	最所敬愛	隨時瞻養
不令有失	王恒遣候	探察內伺
知子吉祥	然後乃食	躬抱法益
欣弄終日	情感愛感	寤寐無厭
語法益言	汝造何福	今獲此目

新法益言 二王 問天眼

●自二日● ●[未]一● ●[未]一● ●報十(悉能持智)● ●謂一量● ●即一服● ●以二已● ●滅二滅● ●(天摩
說)一● ●[阿育]一● ●[太]一● ●太二王● ●演一願● ●明一願● ●元一祝● ●終十(終)● ●滿
二滿● ●[案向...]百二十八字一● ●[公]一● ●報一詳● ●諸一諸● ●文一又● ●列一烈● ●動一動● ●
●九二凡● ●真二實● ●經一● ●報一● ●[天竺]一● ●經一● ●阿摩從二河邊過● ●可暴逸● ●原二源● ●
●一二二● ●反二及● ●就二就● ●政二正● ●家二老● ●教民二教化● ●阿二阿● ●弄二弄● ●

轉增舌根	法有亦有	無無亦無	眼無常主	會歸 _四 磨滅	眼者還轉	求於天眼	漸當至彼	往聽法言	聞法意 _四 痛	逮阿羅漢	敬奉聖衆	則遇大 _四 達	法益聞之	事不 _四 孤爾	師 _四 今誠勅	施行嚴教	當於爾時	投身之處	會遇國毀	庶民大小	前拜敬謁	興利康疆	願賜差次	告 _四 耶奢曰	彼民剛強	錄攝彼 _四 土	當遣王子	卽白王言
身食細滑	法無亦無	猶如聚沫	不可久保	當念思惟	興衰不停	夫天眼者	無憂之處	親善知識	眼得清淨	專心念佛	及師尊長	住不動地	悲喜交集	云何人身	慙慙至深	豈敢輕慢	閻浮 _四 提內	名曰石室	主亦喪亡	普共就詣	叉手而言	石室散王	領遺荒民	速勅差遣	須堪能者	*耶奢自念	法益使攝	願垂聽許
意法無厭	無有有無	必當毀敗	如水上泡	無常之變	當自勗勉	無能壞敗	數捨俗務	與共交遊	由善良友	思惟法寶	意不移易	眞佛之子	此必有因	眼亦無常	宜當防護	達我聖師	菩薩所行	恒有王治	國界群臣	阿育王所	聖王延壽	捨位還神	王 _四 尋願晤	應誰統領	無令凡人	今正是時	輒前長跪	微臣所啓

●若=東苑① ●有=時王② ●子=◎ ●張=設③ ●一=◎ ●委=恣④ ●權=植⑤ ●鬼=歸⑥ ●令=今⑦ ●耶=邪合⑧ ●下同 ●祥=詳
●作=仄⑨ ●夜=夜⑩ ●應=道⑪ ●唐=康⑫ ●痛=怙⑬ ●達=幸⑭ ●萬=枯⑮ ●今=念⑯ ●

●誠=成⑰ ●投=地合⑱ ●尋=子⑲ ●上=上⑳

乾陀越國	樂如天宮	願差王子
統遺荒民	便爲彼士	至感所遇
亦使天威	遠震無外	父王聞之
即便懷惠	咄愚所啓	豈足上聞
卿非國主	又非領民	爲因何力
使吾息往	汝舌云何	不段段墮
方欲遣吾	窮胎之子	今重原汝
再死之罪	好自改愆	勿殞吾手
從今至竟	重誠勅汝	慎謹卿族
得迎天命	設有稱吾	息名號者
躬自執劍	烏汝等首	若復更有
面稱字者	當生拔舌	吾取食之
假使我子	昔與卿離	過去所作
因緣之本	及以現在	身口意行
今悉原恕	不錄前罪	時臣懷嫌
不顧命根	前復長跪	重白情實
善哉大王	願垂天威	留神思惟
使國不亂	西方人民	受性頑質
恒好聞訟	與兵攻伐	宜須善化
綏納人心	群臣和穆	豈非嘉會
乾陀越國	饒珍多寶	高才博聞
無事不閑	又石室城	名譽不朽
昔花環王	所治之處	後園池水
生金蓮花	銀葉寶莖	價直閻浮
此城有威	神德無量	非是常人
所可臨願	國雖西垂	益事豐廣
願王善察	不忽微言	所以頻啓
以國事重	何敢專意	使太子移
利根聰敏	具知諸法	兵戰戰術

皆備貫練	不加刀杖	設當彼土
無有龜鱉	酒不過口	自然降伏
治無阿曲	於色自制	受性寬仁
是以煩聽	設無此德	於色自制
何足二憂	願垂時許	設念尊息
今不時謀	後必有患	王聞此語
敗在斯須	又不得吐	猶蛾投火
既不入腹	猶客教曰	涕零教曰
莫有覺知	時王阿育	統攝彼土
時王阿育	吉祥寶物	手擎天冠
善哉新王	登尊此位	登尊此位
登尊此位	數千百種	八由旬內
著鎧象馬	不可稱計	步兵之衆
出遊後園	如是王子	導從無數
適意自娛	懸繒幡蓋	時王法益
尊重吾者	於七日中	各勿作務

吾當賜卿	財寶之物	如我宮中
吾五樂自娛	恣情遊戲	晝夜無厭
吾今賜汝	隨意之寶	假令負債
出物代償	若有墮落	爲人奴婢
給與財帛	令不作役	盡令城內
男女大小	普修善行	無令有怨
復勸外境	宜吾教令	六年之內
勿輸財貨	設有孤窮	極貧置者
吾亦施物	不令有乏	其能自修
無殺盜心	吾當敬待	如己無異
時王法益	重宣令曰	半月三齋
此日難遇	男女相勸	無起懈怠
奉持八關	如來齋法	佛說人身
億劫乃獲	及八無閑	顛倒之法
如板浮海	盲瞽投孔	此猶可冀
求人身難	汝等已果	莫生憍慢
人中五樂	幻僞不真	當建天福
適切利宮	七寶殿堂	食以甘露
其有欲得	受天之福	當於半月
奉持三齋	時石室王	教誨不懈
舉國豐熟	人民安隱	其有男女
遭遇彼王	命終之後	皆生天上
大王阿育	而問來使	法益治化
爲如法不	國界人民	盡靡伏不
卿等具說	不足疑難	來使歡悅
即前自宣	大王壽考	萬民蒙賴
法益聖王	氣力康強	恒以正法
植化西方	石室城中	如天帝宮
王於中治	猶天王釋	乾陀越國

○道二城○ ○彼二國○ ○稱一即○ ○手二子○ ○迎二臣○ ○統一頭○ ○詳二臣○ ○因一城○ ○城二地○ ○名一如○ ○後二其○ ○是二越○ ○然二忽○ ○技二伎○ ○近二迎○ ○二下○ ○二冠○ ○尊二道○ ○推二龍○ ○二實二茂○ ○城二城○ ○誠二城○ ○五二吾○ ○行○ ○善行○ ○貨二之○ ○開二開○ ○繁二並○ ○今二令○

土豐民盛	所行眞實	無有虛偽	善思行人	可付往者	無令輕舉	欲危吾身	手執利劍	及飛鐵輪
不殺不盜	順從正法	人民之類	事情外露	時臣耶奢	詐稱王命	奮赫天威	語夫人言	誰乃令汝
嘆慶無量	願使大王	延壽無窮	私通聖旨	虛辭萬端	輕詐彼土	取吾寶印	設不時首	正爾遊滅
蒙聖之德	各寧其所	阿育王聞	欲令灰燼	云阿育王	威德彼國	夫人懷懼	長跪白言	願王垂察
喜慶歡悅	和顏悅色	告耶奢曰	若欲安此	閣浮地者	速從我命	實無此情	王重瞋恚	復告之曰
吾獲大利	其德實順	法益王子	不足違戾	見吾書信	并親印封	更無餘人	觸燒吾者	今不面對
以理治化	率以禮禁	導以恩和	掘檢法益	挑兩目出	此非我子	以賊陳過	當取汝身	分爲二段
人民之類	莫不戴奉	今當分此	我非彼父	所治國界	亦非我有	夫人涕泣	跪白王曰	此是夢幻
閣浮利地	吾取一分	治化人民	竊爲此書	往示夫人	明當遣信	現瑞怪耳	種非凡細	孤窮裸淺
使我法益	長生壽考	劍浮安息	不足疑難	今得印者	爾時夫人	何敢王前	虛稱詐貴	假使須印
如今無異	新頭河表	至婆伽國	若小稽留	恐事彰露	將恐王身	焉得偷竊	以誠告王	豈不得耶
乾陀越城	烏特村聚	劍浮安息	印以其日	向王涕泣	伴與稱變怪	王聞此語	默然不對	復還寢臥
康居烏孫	龜茲于闐	至于素土	昨夜臥夢	極爲不祥	以惡夢	達曉乃覺	夫人急勸	僞臣耶奢
此閣浮半	賜與法益	網理生民	會遇疾病	宜先豫慮	便能伏厭	速遣信使	不足停滯	當爾之時
垂名後世	師子曼羅	摩竭金根	顯飲甜漿	用悅我心	永無有憂	王子法益	與諸群臣	共集殿上
維耶舍衛	裸形垂耳	雪山北界	不祥之應	尊及君民	安能令吾	歡會遊遊	隨意所娛	書信達到
至于海際	吾躬訓化	令無有限	王尋告曰	夢是非眞	重更悲泣	石室城內	王聞外有	父王教勸
臣耶奢聞	如被毒箭	外伴含笑	身值疾病	宛轉于地	永失命根	尋起前迎	拜跪頂受	授與左右
內懷瞋恚	即跪對曰	奉大王教	應受我酒	無令妾身	卿意欲爾	使發印封	見上教令	至爲殷切
正爾傳令	不敢稽遲	竊自念本	時王含笑	徐告之曰	自喪其命	稱阿育王	普惠斯土	若欲安居
宿對之惱	三毒隆盛	不顧身命	當爲飲之	焉得使汝	王即受酒	石室城者	速檢王子	挑兩目出
昔推我頭	其痛難忘	今不報怨	此是小事	吾不相逆	了無所覺	無令停滯	使影移轉	法益聞已
何日可果	尋即却退	還歸所止	飲小過差	尊醉睡眠	于時侍從	自投于地	我有何過	於父王所
密遣侍人	具白天母	夫人聞已	夫人取印	用封檢書	有人解印	遣此書命	毀我兩目	將非有人
勸耶奢曰	速作祕書	退位刑罰	無見之者	王於夢見	方始安眠	向父王譏	群臣人民	聞此切教
無令外伺	而見聞者	若當事顯	尋時驚覺	問左右曰	神不得事	咸共驚愕	莫知所如	何災之甚
俱亦傾沒	耶奢白言	祕書易辦	心識潛泊	誰來擾吾	斯必有謀	乃見此變	大王瞋恚	無復繼嗣
唯須金印	用封印書	夫人報曰	速檢校之	無令有虛		其中群臣	或作是論	我等不敢
印自我愛	今當供辦	何慮不果				毀法王目	誰有此人	能與斯壞

①嘆一歡②悅一怡③持一持④于闐一于闐⑤龜一龜⑥烏一烏⑦其一其⑧具一具⑨天一父⑩達一達⑪詐一詐⑫威一威⑬稱一稱⑭夫一夫⑮斯一斯⑯逝一逝⑰淺一淺⑱實一實⑲上一上⑳災一災㉑繼一繼

惠本願者	何於子身	殺害人民
國土男女	民萌之類	悉懷恐怖
願時教習	當於爾時	王子師主
將諸比丘	入城乞食	手執應器
法服齊整	漸漸以大	至王宮門
阿育遙見	悲泣交集	卽起前迎
長跪問訊	昔尊弟子	法益王子
今遭殃釁	毀壞雙目	悲感情傷
哀切難勝	願尊臨顧	療以法藥
羅漢報曰	無常百變	此來久矣
非適今也	尋將比丘	卽前就坐
告王勅喚	使法益來	王躬自入
手執導引	觀者數萬	莫不痛心
前接足禮	淚如駛河	悲憤哽噎
謙卑說曰	昔師教誨	誠如來勅
眼者無常	亦無牢固	思惟此義
淵玄深邃	肉眼穢濁	不可恃怙
亦如聚沫	被照之露	猶水浮泡
鏡像光移	芭蕉野馬	幻化不真
智者所棄	有何可貪	時王阿育
前跪白言	願演至味	使復視瞻
愁憂憤心	拔濯清淵	流浪之徒
使還歸真	思惟尊教	安處無爲
令將來世	知宿命原	羅漢尋起
至王子所	手執白髻	覆法益頭
月光夫人	親王子母	尋起于座
叉手跪侍	躬焚香爐	燒衆名香
向十方國	方面境界	諸有神祇
尊豪鬼王	盡集此處	證至誠誓

令我法益	至誠感動	四面運集	發汝心願	過去諸佛	與尊敬心	以速不著	終不先食	憶念我昔	毘舍如來	作倡妓樂	續尊光明	昔於式佛	吾常療治	設果我願	五百世中	吾以今身	如我無異	以一掬土	王闍浮提	今亦當發	使得眼根	作十八變	叉手長跪	歸命我尊	統閻浮地	吾逝百歲	起八萬四	神口所說
還復眼目	八部鬼神	無空缺處	歸佛法衆	方將來者	諸賢聽我	獲清淨眼	要前度人	承事諸佛	以若干種	以用供養	緣此德本	發此誓願	還復眼根	得眼根淨	審是我息	更不受胎	復告阿育	施於如來	鐵輪獨遊	至誠之誓	爾時尊者	滿沒自由	專精其念	釋迦文佛	若使如來	當有王出	如來神廟	今已果獲
諸神證明	即時響應	復告王子	及尊師長	自投歸命	發真誓	得道以來	然後乃食	式佛維衛	繒綵花蓋	加復然燈	使復眼根	諸無肉眼	如前無異	若復王子	如實不虛	願令王子	王念昔日	由此福田	而無僞匹	福及王子	騰遊虛空	大王見已	自投于地	蒙遺餘福	記別我身	於閻浮地	周滿方域	彌綸境內

普興福業	設法不虛	於真人所	及施窮乏	施於王子	乃經諸山	雷震天地	王乃不眴	辟問罪因	隨罪付治	熱熾湧沸	刀山劍樹	苦毒萬端	諸臣答曰	檢罪輕重	是時阿育	造地獄治	豈復不能	問諸群臣	領地獄者	五逆之人	卷眉腫頰	王勸諸臣	速來上奏	見一池側	仰射飛鳥	脚牽鉤餌	微伺羣鹿	諸人見之
領閻浮界	得眼根淨	敬奉三寶	諸裸形者	王念昔遊	鐵園之表	驚懼哀切	見閻羅王	所犯形狀	無增減心	十六萬子	火車爐炭	王問左右	死人王也	司察殃咎	告群臣曰	我今乃是	地獄治化	誰有斯人	諸臣對曰	能造地獄	高類羣鳥	訪覓惡人	臣即馳奔	有一穢廁	前灑毒飯	以釣羣魚	引頸鳥鳴	審如所募
獨步自由	昔所種福	國師道士	以此福業	巡行國界	聞下有聲	音甚酸酷	臣吏參佐	輒便決斷	十八地獄	圍繞一鏡	罪人叫哭	此爲何人	王別善惡	料簡賢愚	死王猶向	生民之王	極惡兇暴	唯有無澤	黃髮赤眼	乃能行惡	如此比類	國界縣邑	傍設弓箭	用捕群雀	後施玄琬	招致鳥獸	臣還以狀	

白王情實	王言善哉	必辦獄事	重賜珍寶	我是小人	使復答言	治地獄事	具以事狀	甚懷憂感	兒意勇盛	而捨之去	揖讓修敬	卿父母在	彼人自陳	而捨之來	猶害父母	造地獄城	導使其人	各有所典	有入獄者	豪尊長者	正使我身	加以重法	修治園觀	頭陀乞食	外見香花	豪貴居家	但見治罪	不聽使出
行求惡人	乃果我願	王遣人喚	隨意所須	無所識知	卿必還貴	其人歡喜	而啓父母	各自抱兒	即拔利劍	往至王所	在一面立	無瞻養者	父母固遮	王言苦哉	餘人何估	錢湯劍樹	爲地獄主	如閻羅王	無令使出	得便治罪	入此中者	繞城周匝	狀如天宮	漸漸以次	樹木繁茂	即便入門	驚怖欲還	將至鑊所
其誠如斯	究尋此人	云吾欲見	惡人報曰	王用我爲	欲得汝身	即還到家	父母聞之	不放令去	斫殺父母	跪拜問訊	王問惡人	何由得來	以劍斫殺	其五逆者	即委此人	注鐵垣牆	立諸臣佐	約勅獄卒	不問貴賤	勿責曲直	亦莫聽出	種好菓樹	時我獨步	到此城門	謂是好人	欲從索食	獄卒前捉	欲加五毒

①卷二中之② ②以二已之③ ③前二別之④ ④說二下之⑤ ⑤巡二通之⑥ ⑥情二哀切之⑦ ⑦應二震動之⑧ ⑧因二四之⑨
 ⑨從二灰之⑩ ⑩哭二哭之⑪ ⑪王二主之⑫ ⑫司二何之⑬ ⑬向二向之⑭ ⑭深二深之⑮ ⑮卷二權之⑯ ⑯案二案之⑰
 ⑰說二說之⑱ ⑱謂二謂之⑲ ⑲玄二玄之⑳ ㉑使二拜之㉒ ㉒王二主之㉓

莫墮惡趣

恒使端正

眼目聰明

生值豪族

不處卑賤

常爲婦人

所見愛敬

其有親者

皆授于地

次後有佛

名式如來

將諸比丘

遊清明城

我爲長者

此爲我息

復共供養

承事式佛

次佛名曰

隨葉如來

度脫人民

不可稱計

爾時求願

爲子上燈

七日七夜

光明不斷

乘此福祐

長離苦惱

所生之處

得天眼淨

於賢劫中

有佛出世

名拘孫那

度人無量

三十二相

紫磨金色

坐道樹下

降伏魔怨

六十六年

奉持禁戒

月六歲三

初不脫失

次復有佛

拘那含尊

照曜世間

如月盛滿

爾時我亦

爲長者身

王子與我

作最小兒

有一比丘

得阿羅漢

以次乞食

來至貧家

時我兒婦

供養比丘

衣被飲食

床臥醫藥

王子懷悲

竊語已婦

卿今何爲

與此人通

我要當壞

此比丘目

是何乞士

觀視吾婦

次後有佛

名曰迦葉

衆相具足

出現於世

我時復爲

大豪長者

廣接恩惠

名稱四遠

復遇此兒

生無兩目

由本苦報

受此殃罪

因造圖像

今致此報

生在王種

顏貌無雙

又眼微視

在衆獨尊

見者心歎

靡不感伏

以難音謗

真人羅漢

坐視婦人

欲壞他目

由本惡行

今毀兩目

善惡之報

終不腐朽

我請迦葉

及比丘衆

供養七日

隨所給施

子亦復於

七日七夜

奉敬如來

及諸聖衆

兩手擎燈

形不移動

日三懺悔

自歸於佛

我本所造

身口意行

今盡改過

謹修禁戒

設後更遇

如此聖尊

願使鄙賤

得遭奉敬

即於彼會

盡於苦際

與父同時

咸阿羅漢

於維衛佛

七日然燈

發願求福

而獲天眼

今雖毀壞

肉眼根本

即時便獲

天眼之報

既遇迦葉

與出世時

願使更生

得清淨眼

或復有時

建立堅誓

使我與父

同時成道

於六年中

正法王治

竟此數已

便當盡滿

王聞此語

善心生焉

即前長跪

自投于地

奪今清淨

諸垢無著

於賢聖法

安處無爲

法益新王

領閣浮提

無有賊盜

劫掠人者

無有疾痛

邪業之道

普行慈心

相視和顏

時王法益

告群臣曰

卿等幸順

勿懷姦邪

與殺盜心

不善之報

亦莫淫泆

妄言綺語

酒不過口

恒當順法

不違正教

便成道跡

時王善化

已已經六年

長跪叉手

白父王曰

子受王命

不敢違戾

乞聽出家

修清淨行

王即聽許

令出家學

禮父母足

便辭而去

往詣於師

自陳啓曰

願師聽納

得在道次

尊者顏

而告之曰

善來眞子

勤修梵行

卿於今身

斷除諸漏

莫懷懈怠

更受毀辱

剃除鬚髮

專精心意

普地震動

雨天難花

尋時即受

具足之戒

眞人之法

無不曉了

師漸教誨

指授宣則

眼如夢幻

當熟思惟

觀此五陰

都無所有

無人無作

亦無受者

知之悉空

愚者深著

髮毛身體

爪齒之屬

血髓腸胃

不淨充滿

此身無淨

亦無牢固

汝當思念

有爲之法

此五陰形

幻化虛偽

由此流滯

不得解脫

汝今慙慙

至解脫城

如佛所嘆

豈有虛乎

長樂無爲

澹泊虛寂

諸佛過去

如恒沙數

難寤衆生

不聞不觀

與勇猛心

於瞿曇法

至安隱處

無往還期

如是尊者

教誨法益

晝夜經行

無復懈怠

觀此五陰

如被火然

即成羅漢

不復退轉

師復重告

諸來會者

捐忽非務

及俗煩鬧

天人根元

流浪生死

漂滯馳騁

墮於五趣

彼終生此

皆有因緣

人根相類

今爲汝說

行步顛蹶

不自覺知

視瞻眩惑

恒喜多忘

舉動輕漂

浮遊曠野

此人乃從

活地獄來

●應一分● ●威一星● ●身一子● ●飲一飯● ●無一死● ●苦一業● ●諸一請● ●法一求● ●病一前● ●
●道一法● ●願一順● ●決一伏● ●善一治● ●已一以● ●漏一隨● ●誨一化● ●宜一機● ●受一授● ●
●法一屬● ●禮一敬● ●根一相● ●忘一安●

卒興臆恚	食便好熱	從餓鬼來	不失時節	亦不懈怠	恭敬聖賢	聽我●要令	卿等觀此	利劍神輪
恒乏財貨	空貧匱陋	智者所嗤	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	持戒多聞	若不時檢	造書之首	盡當殺害
從餓鬼來	門不事佛	不好聞法	至心承事	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	閻浮地民	令此境界	丘如曠野
永絕天路	從餓鬼來	不敬妻子	正法衆僧	隨時間法	從人道來	諸臣拜跪	前白王言	願垂寬●忍
兄弟姊妹	人所憎嫉	從餓鬼來	聞法能知	聞惡不爲	速速泥洹	今當究審	尋出四布	聽外●諸言
生則孤裸	無人瞻視	終歸來處	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	粗說其貌	改形易服	隱容微察	爲誰作書
從餓鬼來	意●局褊狹	不好榮飾	今說天狀	所從來處	圓眼面方	信使是誰	往來石室	斯是何人
所行醜陋	從餓鬼來	所爲不獲	黃體金髮	盡備技術	阿須倫來	匿情內發	聲流外彰	夫人●善容
所作事●幡	人所驅逐	從餓鬼來	直●前視地	無有疑難	見怨輒擊	耶奢所造	諸臣運集	前白王言
成事喜敗	不審根元	受人諫	阿須倫來	依須彌山	有五種天	聽臣所陳	書印之原	今者此賊
從餓鬼來	不樂淨處	喜居廁●溺	本所造緣	共相不同	從曲天來	在王肘腋	夫人善容	即勅左右
顏貌醜穢	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	恒喜含笑	智者當察	見聞則懼	王聞此語	奮赫天威	詰問情實
恒貪食肉	獨樂神祠	從閻叉來	意好微妙	少於資財	顏色端正	●摧撻此人	將來王所	二人戰慄
健●合闢	見物貪著	無有畏忌	從尸天來	身長體白	常懷悅豫	卿等審發	王子目耶	復不言非
從閻叉來	見者毛豎	直前熟視	不好火光	從婆天來	慈孝父母	默然不對	勅語傍臣	速將此人
如似所失	從羅刹來	體狹皮薄	聞惡不懷	不從彼受	喜遊林藪	王瞋恚盛	周匝然火	●取焚燒之
顏色和悅	聞樂歡喜	乾脊和來	思惟忍苦	好分別義	財寶雖●少	閉著鐵牢	將詣獄所	劫數之難
意好輕飄	香熏自塗	多諸●技術	志念女色	從三天來	心樂清淨	即收反縛	當復經歷	生波羅奈
乾脊和來	恒喜歌舞	男女所侍	生卑賤家	所爲不剋	意喜他姪	所以然者	時有老母	孤窮裸凍
先語後笑	甌陀中來	情性柔軟	任己自行	意喜他姪	承事父母	兼將孤子	詣門乞求	王子出見
曉了時節	能斷漏結	眞陀羅來	從炎天來	他化天來	兜術天來	便生瞋恚	與心生念	設我更生
此餓鬼相	知趣所生	所執不●妄	爲鬼所使	已短彼●受	不樂在家	與汝相遇	當挑兩目	如捐瓦石
隨其根●元	曉了事業	所作平等	非道求道	心無●俗想	恒貪睡眠	善惡不●腐	如影隨形	時老母身
已不爲之	善惡之言	初不忘失	從梵天來	無想天來	五趣衆生	今夫人是	所將●孤兒	耶奢身是
從人道來	貪婬慳嫉	執心難捨	亦不解法	性行不同	志操殊異	既謗羅漢	又辱孤母	衆緣逼切
盡解方俗	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	各有元本	心猶懷恚	告諸群臣	有何可避	爾時尊者	與諸人民
解法非法	心不偏頗	從人道來	時王阿育					

○局二志○ ○結二播○ ○顯二○ ○潤二訓○ ○合二合○ ○元二原○ ○安二忘○ ○恭二供○ ○事二奉○ ○四眼二
眼四○ ○前二視○ ○少二多○ ○恒法則宜二順法則宜○ ○受二授○ ○格二情○ ○俗○ ○要令二法要○ ○忍
二意○ ○諸二注○ ○善二淨○ ○灌二惟○ ○取二衆○ ○廣二眞○ ○眞一孫○

其言。卽以與之月氏王。便還本國。諸臣議曰。王奉佛鉢。固其宜矣。夫比丘者。天下皆是當一億金。無乃太過。王審知比丘高明勝達。尊利弘深。辯才說法。乃感非人類。將欲悟諸群惑。俄七匹馬至於六日。普集內外沙門。異學。請比丘說法。諸有聽者。莫不開悟。王繫此馬於聚會前。以草與之。馬嗜草。故以草與之。浮屠與之也。馬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於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馬解其音故。遂號爲馬鳴菩薩。於北天竺。廣宣佛法。導利群生。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輩敬重。復咸稱爲功德日。馬鳴菩薩傳。

No. 2047

龍樹菩薩傳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龍樹菩薩者。出南天竺。梵志種也。天聰奇悟。事不再告。在乳哺之中。聞諸梵志誦四圍陀典。各四萬偈。偶有三十二字。皆諷其文。而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天文地理。圖緯祕議。及諸道術。無不悉綜。契友三人。亦是一時之傑。相與議曰。天下理義。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復欲何以自娛。聘情極欲。最是一生之樂。然諸梵志。道士勢。非王公何由得之。唯有隱身之術。斯樂可辦。四人相視莫適於心。俱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擅名一世。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

就我。此諸梵志。才明絕世。所不知者。唯此賤法。我若授之。得必棄我。不可復屈。且與其藥使用。而不知藥盡。必來永當師我。各與青藥一丸。告之曰。汝在靜處。以水磨之。用塗眼。驗汝形當隱。無人見者。龍樹磨此藥。時聞其氣。即皆識之。分數多少。鑑錄無失。還告藥師。向所得藥。有七十種分數。多少皆如其方。藥師問曰。汝何由知之。答曰。藥自有氣。何以不知。師即歎伏。若斯人者。聞之猶難。而況相遇。我之賤術。何足惜耶。卽具授之。四人得術。縱意自在。當入王宮。宮中美人。皆被侵凌。百餘日後。宮中人有懷妊者。懷以白王。庶免罪咎。王大不悅。此何不祥。爲怪乃爾。召諸智臣。以謀此事。有舊老耆言。凡如此事。應有二種。或是鬼魅。或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有司守之。斷諸行者。若是術人。其跡自現。可以兵除。若是鬼魅。入而無跡。可以術滅。卽勅門者備法試之。見四人跡。驟以聞王。王將力士數百人入宮。悉閉諸門。令諸力士。揮刀空斬三百人。卽死。唯有龍樹。斂身屏氣。依王頭側。王頭側七尺刀所不至。是時始悟。欲爲苦本衆禍之根。敗德危身。皆由此起。卽自誓曰。我若得脫。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詣一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盡。更求異經。都無得處。遂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典與之。誦受愛樂。雖知實義。未得通利。周遊諸國。更求餘經。於闐浮提中。還求不得。外道論師沙門。義宗咸皆摧伏。外道弟子白之言。師爲一切智人。今爲佛弟子。弟

子之道。諸承不足。將未足耶。未足一事。非一切智也。辭窮情屈。卽起邪慢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甚多。佛經雖妙。以理推之。故有未盡。未盡之中。可推而演之。以悟後學。於理不達。於事無失。斯有何咎。思此事已。卽欲行之。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有小異。欲以除衆人。情示不受學。擇日還時。當與。謂弟子受新戒著新衣。獨在靜處。水精房中。大龍菩薩見其如是。惜而愍之。卽接之入海。於宮殿中。開七寶藏。發七寶華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龍樹受讀。九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龍知其心。而問之曰。看經遍未。答言。汝諸函中。經多無量。不可盡也。我可讀者。已十倍闍浮提。龍言。如我宮中所有經典。諸處此比。復不可數。龍樹既得諸經。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還送出於南天竺。大弘佛法。摧伏外道。廣明摩訶衍作優波提舍十萬偈。又作莊嚴佛道論五千偈。大慈方便論五千偈。中論五百偈。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又造無畏論十萬偈。中論出其中。時有婆羅門。善知呪術。欲以所能與龍樹爭勝。告天竺國王。我能伏此比丘。王當驗之。王言。汝大愚癡。此菩薩者。明與日月爭光。智與聖心並照。汝何不遜。敢不宗敬。婆羅門言。王爲智人。何不以此理驗之。而見抑挫。王見其言。至爲請龍樹。清旦共坐政聽殿上。婆羅門後至。便於殿前。呪作大池。廣長清淨。中有千葉蓮華。自坐其上。而誇龍樹。汝在地坐。與畜生無異。而欲與我清淨華上。大德智人。抗

不答言。實所不願也。退入閤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看之。遂蟬蛻而去。去此世已來至今。始過百歲。南天竺諸國爲其立廟敬奉如佛。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也。依付法藏等。即第十三祖師也。假真仙姿。現住長壽二百餘年。住持佛法。其所度人不可稱數。如法藏說。

① 龍樹菩薩傳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切智人。王大驚愕而問言。一切智人曠代一有。汝自言是何以驗之。答言。欲知智在說王。當見問。王卽自念。我爲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猶不是名。一旦不如此非小事。若其不問。便是一屈。遲疑良久不得已而問之。天今何爲耶。龍樹言。天今與阿修羅戰。王聞此言。譬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欲非其言復無以證之。欲是其事無事可明。未言之間。龍樹復言。此非虛論求勝之談。王小待之。須臾有驗言訖。空中便有干戈兵器相係而落。王言。干戈矛戟雖是戰器。汝何必知是天與阿修羅戰。龍樹言。搆之虛言不如校以實事。言已。阿修羅手足指。及其耳鼻從空而下。又令王及臣民婆羅門衆見空中清除兩陣相對。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萬婆羅門。皆棄束髮。受成就戒。是時有一小乘法師。常懷忿疾。龍樹將去此世。而問之曰。汝樂我久住此世。

◎大師名龍樹菩薩者。山南天竺梵志種也。天聰奇悟。事不再告。在乳哺之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各四萬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誦其文。而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世學藝能。天文地理。圖緯祕識。及諸道術。無不悉練。契友三人。亦是一時之傑。相與議曰。天下義理。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復欲何以自娛。騁情極欲。最是一生之樂。然諸梵志道士。勢非王公。何由得之。唯有隱身之術。斯樂可辦。四人相視莫逆於心。俱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擅名一世。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我若呪法授之。此人才明絕世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得之。便去不復可屈。且與其藥使日用而不知。藥盡必來求。可以術屈爲我弟子。各與青藥一丸。告之曰。汝於靜處。用水磨之以塗眼瞼。則

無有人能見汝形者。龍樹背薩磨藥聞氣，便識知藥名分數。多少④鎔鍊無失。隨其氣勢龍樹識之。還語術師此藥有七十種。分數多少盡如其方。藥師問曰汝何由知。答曰藥自有氣何以不知。⑤師即歎伏。⑥顧斯人者聞之猶難。而況相學。我之賤術何足惜耶。卽具授⑦其四人。⑧得術隱身自在。入王宮中。宮中美人皆被侵陵百餘日。後宮⑨中人有懷妊者以事白王。王大不悅。此何不祥⑩爲怪乃爾。召諸智臣以謀此事。有舊老者言⑪凡如此事應有二種。或鬼或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有司守之。斷諸術者。若是術人足跡自現⑫可以兵除。若其是鬼則無跡也。鬼可呪除人可刀殺。備法試之。見⑬四人跡。卽閉諸門令數百力士。⑭揮刀空斫斫殺三人。⑮唯有龍樹⑯歛身⑰屏氣依王頭側。王頭側七尺刀所不至。是時始悟欲爲苦本。厭欲心生發出家願。若我得脫。當詣沙門求出家法。旣而得出入山詣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⑱盡通諸深義。更求諸經都無得處。雪山中深遠處有佛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與之。⑲誦受愛樂雖知實義未得⑳通利。周遊諸國更求除經。於閻浮提中遍求不得。外道⑳禪師沙門義宗咸皆摧伏。㉑卽起憍

其文^① 此傳明本與宋本元本宮本對校 cf. P. 184a段 ②(又)十大^③ ④哺之之哺^⑤ ⑥背誦其文二皆誦其義^⑦ ⑧而讀其義二背誦其文^⑨ ⑩嚮情極欲二嚮情極情^⑪ ⑫(諸)一^⑬ ⑭王公二公王^⑮ ⑯(體身之術斯)二(術法歷身藏形其)^⑰ ⑱擅二莫^⑲ ⑳藥甚必二甚則^㉑ ㉒求二永^㉓ ㉔(可以一子)八字二(謂我)三字^㉕ ㉖(鍾鍊無失)一^㉗ ㉘如其方二而脫之^㉙ ㉚(卽即…耶)二十四字二(卽伏其神明續微續道技奇此人難遇況今願學此術法何足秘傳)二十七字^㉛ ㉜(顯二顯)一^㉝ ㉞其十(術)^㉟ ㊱(得術)一^㊲ ㊳(自在)一^㊴ ㊵(中人)一^㊶ ㊷(爲二爲)一^㊸ ㊹凡如此事應二此^㊺ ㊻(可以兵除)一^㊼ ㊽(備法)一^㊾ ㊿(四人)一^① ②揮刀空二拔刀聞^③ ④(唯有)一^⑤ ⑥飲一以^⑦ ⑧(屏氣一側)九字二(依王坐王頭邊頭邊)八字^⑨ ⑩(造)一^⑪ ⑫初二

慢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甚多。佛經雖妙以理推之故未盡。未盡之中可推。而說之以悟後學。於理不達於事無失。斯有何咎。思此事已。即欲行之立師教誡更造衣服。今附佛法所別爲異。方欲以無所推屈表一切智相。擇日選時。當與諸弟子。受新戒著新衣便欲行之。獨在靜室水精地房。大龍菩薩見其如此。惜而怒之即接入海。於宮殿中開七寶藏發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上妙法授之。龍樹。龍樹受讀九十日中通練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其心而問之曰。看經邇來。答言汝諸函中經甚多無量不可盡也。我所讀者已十倍聞浮提。龍言如我宮中所有經典。諸處此比復不可知。龍樹即得諸經一箱。深入無生三忍具足。龍還送出。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菩薩爲化彼故躬持赤簾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始怪問。此是何人在。我前行。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曠代不有。汝自言是何以驗之。答言欲知智在說王當見問。王即自念我爲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猶不足名。一旦不如此非小事。若其不問便是一屈遲疑良久。不得已而問之。天今何爲耶。龍樹言天今與阿脩羅戰。王聞此言譬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欲非其言復無以證之。欲是其事無事可明。未言之間龍樹復言。此非虛論求勝之談。王小待之須臾有驗。言訖空中便有干戈兵器相係而落。王言干戈矛戟雖是戰器。汝何必知是天與阿脩羅戰。龍樹言擣之虛言不如校以實事。言已阿脩羅手足指及其耳鼻從空而下。又令王及臣民婆羅門衆。見空中清除兩陣相對。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萬婆羅門。皆棄東髮受成就戒。是時龍樹於南天竺大弘佛教。摧伏外道廣明摩訶衍。作優婆塞十萬偈。又作莊嚴佛道。論五千偈。大慈方便。論五十偈。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又造無畏論十萬偈。於無畏中出中論也。時有婆羅門善知呪術。欲以所能與龍樹爭勝。告天竺國王。我能伏此比丘王當驗之。王言汝大愚人。此菩薩者明與日月爭光。智與聖。心並照。汝何不遜敢不推敬。婆羅門言。王爲智人何不以理驗之。而抑斷一切。王見言至爲請龍樹。清旦共坐政德殿上。婆羅門後至便於殿前呪作大池。廣長清淨中有千葉蓮華。自坐其上而誦龍樹。汝在地坐如畜生無異。而欲與我清淨華上大德智人抗言論議。爾時龍樹亦以呪術化作一六牙白象。行池水上趣其華坐以鼻觸拔高舉擲地。婆羅門傷腰委頓。歸命龍樹我不自量毀辱大師。願哀受我啓其愚蒙。有一小乘法師。常懷忿嫉。龍樹問之言汝樂我久住世不。答言實不願也。退入閑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看之遂蟬蛻而去。去世已來始過百歲。南天竺諸國。爲其立廟敬奉。

如佛。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也。（依付法藏經即第十三卷三百餘年住持佛法）
龍樹菩薩傳終

No. 2048

提婆菩薩傳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提婆菩薩者南天竺人。龍樹菩薩弟子婆羅門種也。博識淵博。才辯絕倫。擅名天竺爲諸國所推。隨探胸懷既無所愧。以爲所不盡者唯以人不信用其言爲愛。其國中有大神。鑄黃金像之座身長二丈。號曰大自在天。人有求願能令現世如意。提婆詣廟求拜見。主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既不敢正視。又令人退後失守百日。汝但詣問求願何須見耶。提婆言若神必能如汝所說乃但令我見之。若不如是豈是吾之所欲見耶。時人奇其志氣伏其明正。追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入於廟。天像搖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問天神則神矣何其小也。當以威靈威人智德伏物。而假黃金以自多。動頗梨以焚惑非所望也。即便登梯整出其眼。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何爲一小婆羅門所困。將無名過其實理屈其辭也。提婆曉衆人言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故登金聚出頗梨。令汝等知神不假質精不託

●今合●●〔貴與衣〕十一字一●●之龍樹一●●三二二●●〔時南一樹〕三百二十三字一●●我五百●●〔龍〕一●●十●●二千●●●心並照二人並能●●〔華上〕一●●德智人二智●●〔法師一〕十一字二〔道人先爲法主龍樹問言〕十字●●〔過〕一●●〔陀〕一●●〔龍〕一●●〔樹〕一●●〔使付法〕十八字一●●〔佛法十其所〕●●〔終〕一●●●三藏十〔法師〕●●●〔大師名〕十提婆●●〔又大師名〕十提婆●●〔者〕一●●●〔龍樹菩薩弟子〕六字二〔是〕一字●●●提二寶●●●提二寶●●●提二寶●●●提二寶●●●現二見●●●問二門●●●但二從●●●〔於廟〕一●●●天二大●●●威二精●●●自二日●●●也二耶●●●

形。吾既不慢神亦不辱也。言已而出。卽以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祠天神。提婆先名既重加以智參神契。其所發言聲之所及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精饌有物必備。大自在天貫一肉形高數四丈。左眼枯。潤而來在坐。遍觀供饌數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故。而告之言汝得我心。人得我形汝以心供人以質饌。知。而敬我者汝畏而誣我者人汝所供饌盡善盡美矣。唯無我之所須能以見與者眞上施也。提婆言神鑑我心唯命是從。神言我所乏者左眼能。施我者便可出之。提婆言敬如天命卽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從旦終朝出眼數萬。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眞上施也。欲求何願必如汝意。提婆言我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唯恨悠悠童蒙。不知信受我言。神賜我願必當令我言不虛設。唯此爲請他無所須。神言必如所願。於是而退詣龍樹菩薩。受出家法剃頭法服周遊揚化。南天竺王總御諸國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皆化其道。提婆念曰。樹不伐本則條不傾。人主不化則道不行。其國政法王家出錢雇人宿衛。提婆乃應募爲其將。荷戟前驅。整行伍勒部曲。威不嚴而令行。德不彰而物樂隨。王甚喜之。而問是何人。侍者答言此人應募。既不食廩又不取錢。而其在事恭謹閑習如此。不知其意何求何欲。王召而問之。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一切智人。王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曠代一有。汝自言是何以

驗之。答言欲知智在說。王當見問。王卽自念我爲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猶不足名。一旦不如此非小事。若其不問便是一屈。持疑良久。不得已而問天。今何爲耶。提婆言。天今與阿修羅戰。王得此言。譬如人噉飯。既不得吐。又不得咽。欲非其言。復無以證之。欲是其事。無事可明。未言之間。提婆復言。此非虛論。求勝之言。王小待須臾有驗。言訖空中。便有千戈來下。長戟短兵相係而落。王言。千戈矛戟。雖是戰器。汝何必知是天與阿修羅戰。提婆言。構之虛言。不如校以實事。言已。阿修羅手足指及其耳鼻。從空而下。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萬婆羅門。皆棄其束髮。受成就戒。是時提婆於王都中建高座。立三論。言一切諸聖中佛聖最第一。一切諸法中佛法正第一。一切救世中佛僧爲第一。八方諸論士有能壞此語者。我當斬首以謝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爲愚癡。愚癡之頭非我所須。斬以謝屈。甚不惜也。八方論士既聞此言。亦各來集。而立誓言。我等不如亦當斬首。愚癡之頭亦所不惜。提婆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如者。當剃汝鬚髮。以爲弟子。不須斬首也。立此要已。各撰名理。建無方論。而與酬酢。智淺情短者。一言便屈。智深情長者。遠至二日。則辭理俱匱。卽皆下髮。如是。日日王家日送車十車衣鉢終竟。三度百餘萬人。有一邪道弟子凶頑無智。恥其師屈形。雖隨衆。心結怨忿。磨刀自誓。汝以口勝伏我。我當以刀勝伏汝。汝以空刀困

我。我以實刀困汝。作是誓已。挾一利刀。伺求其便。諸方論士英傑都盡。提婆於是出就閑林。造百論二十品。又造四百論以破邪見。其諸弟子各各散諸樹下坐。禪思惟。提婆從禪覺。經行婆羅門弟子來到其邊。執刀窮之曰。汝以口破我師。何如我以刀破汝腹。即以刀決之。五藏委地。命未絕間。慙此惡賊而告之曰。吾有三衣鉢。釘在吾坐處。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慎勿下就平道。我諸弟子未得法忍者。必當捉汝。或當相得送汝於官。王便困汝。汝未得法利。惜身情重。惜名次之。身之與名。患累出焉。衆寶生焉。身名者乃是大患之本也。愚人無聞爲妄見所侵。惜其所不惜。而不惜所應惜。不亦哀哉。吾蒙佛之遺法。不復爾也。但念汝等爲狂心所欺。忿毒所燒。罪報未已。號泣受之。受之者實。自無主。爲之者實。自無人。無人無主。哀酷者。誰以實求之。實不可得。未悟此者。爲狂心所惑。顛倒所迴。見得心著。而有我有人。有苦有樂。苦樂之來。但依觸著。解著則無依。無依則無苦。無苦則無樂。苦樂既無。則幾乎息矣。說此語已。弟子先來者失聲大喚。門人各各從林樹間集。未得法忍者。驚怖號咷。拊胸扣地。冤哉酷哉。誰取我師。乃如是者。或有狂奔走追。截要路。共相分部。號叫追之。聲聒幽谷。提婆誨諸人言。諸法之實。誰冤誰酷。誰割誰截。諸法之實。實無受者。亦無害者。誰親誰怨。誰賊誰害。汝爲癡毒所欺。妄生著見。而大號咷。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諸業報。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慎無

①混二混①② ③混二混①② ④混二混①② ⑤知二智①② ⑥施二與①② ⑦康二康①② ⑧〔信〕一①② ⑨龍樹菩薩二寺① ⑩苦盡十(寺)① ⑪頭二髮①② ⑫〔南天…建〕四百二字二〔於天竺大國之都四節道中數〕十二字② ⑬皆化其道一感受其化①② ⑭條二枝①② ⑮〔龍〕一①② ⑯〔自〕十行①② ⑰〔是〕一①② ⑱〔王大…建〕二百五十一字二〔欲於王前而求驗試王印許之於天竺大國之都四節道中數〕二十四字② ⑲立二作① ⑳中二衆① ㉑基二其① ㉒須一① ㉓短二近① ㉔長二遠① ㉕遠二極①② ㉖〔十車〕一① ㉗我十〔貨〕① ㉘尊二起① ㉙之二其① ㉚好二玉① ㉛捉二迫① ㉜有官二王① ㉝〔之與…身〕十二字一② ㉞〔自〕一① ㉟福十〔之〕① ㊱所二加① ㊲手二子① ㊳拊二極① ㊴〔者〕一①

No. 2049

陳天竺三藏法師真諦譯

天云汝今惜我身故有此言。汝已愛我我豈相置。我有大力能與汝兄鬪戰。女遂許之。卽爲夫妻。阿修羅後往雷明問毘搜紐天。汝云何輒取我妹爲婦。天答云若我非丈夫。取汝妹爲婦可致嫌責。我是丈夫無婦汝妹是童女無夫。我今取之正是其理何故見怪。阿修羅云汝有何能自稱丈夫。若是丈夫能將我鬪戰得勝當以妹適汝。天云汝若不信當共決之。卽各執仗互相斫刺。毘搜紐天是那羅延身斫刺所不能入。天斫阿修羅頭斷卽還復。手臂等餘身分悉爾。隨有斷處卽還復。從旦至晚斫刺不息。阿修羅無有死狀。天力稍盡轉就疲困。若至夜阿修羅力則更強。明妃恐其夫不如。取鬱波羅華擘爲兩片各擲一邊。明妃於其中行去而復來。天卽解其意捉阿修羅身擘爲兩片各擲一邊。天於其中得去而復來。阿修羅由此命斷。阿修羅先就仙人乞恩願令我身被斫刺卽便還復。仙人施其此恩故後時被斫刺而不失命。仙人欲令諸天殺之故不施其擘身還復之恩。故後時由此失命。毘搜紐天既居此地顯丈夫能。因此立名稱丈夫國。此土有國師婆羅門姓僑尸迦。有三子同名婆藪槃豆。婆藪譯爲天。槃豆譯爲親。天竺立兒名有此體。雖同一名復立別名以顯之。第三子婆藪槃豆。於薩婆多部出家得阿羅漢果。別名比隣持。定製反跋婆。比隣持是其母名。絛婆譯爲子亦曰兒。此名通人畜如牛子亦名。絛婆但此土呼牛子爲犢長子。婆藪槃豆是菩薩

根性人亦於薩婆多部出家後修定得離欲。思惟空義不能得入。欲自殺身。賓頭羅阿羅漢。在東毘提訶觀見此事從彼方來。爲說小乘空觀。如教觀之即便得入。雖得小乘空觀意猶未安。謂理不應止爾因此乘神通往兜率多天諮問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爲說大乘空觀。還闍浮提如說思惟。即便得悟於思惟時地六種動既得大乘空觀。因此爲名。名阿僧伽。阿僧伽譯爲無著。爾後數上兜率多天諮問彌勒大乘經義。彌勒廣爲解說隨有所得。還闍浮提。以己所聞爲餘人說。聞者多不立信。無著法師即自發願。我今欲令衆生信解大乘。唯願大師下闍浮提解說大乘令諸衆生皆得信解。彌勒即如其願於夜時下闍浮提。放大光明廣集有緣衆。於說法堂誦出十七地經。隨所誦出隨解其義。經四月夜解十七地經方竟。雖同於一堂聽法。唯無著法師得近彌勒菩薩。餘人但得遙聞夜共聽彌勒說法。晝時無著法師更爲餘人解釋彌勒所說。因此衆人聞信大乘彌勒菩薩教。無著法師修日光三摩提。如說修學即得此定從得此定後昔所未解悉能通達。有所見聞永憶不忘。佛昔所說華嚴等諸大乘經悉解義。彌勒於兜率多天。悉爲無著法師解說諸大乘經義。法師並悉通達皆能憶持。後於闍浮提造大乘經優波提舍。解釋佛所說一切大教。第二婆釐槃豆。亦於薩婆多部出家。博學多聞遍通墳籍。神才俊朗無可爲儔。戒行清高難以相匹。兄弟既

①趣=非㊦ ②(其)+初㊦ ③也+行+來+元宮各本有卷末重提婆菩薩傳五字，明本同有卷末題提婆菩薩傳六字 ④[法師]—㊦
⑤[法師]—㊦ ⑥出=生㊦ ⑦(河)+修羅㊦ ⑧[知履反]—㊦ ⑨婆=波㊦ ⑩形容二容說㊦ ⑪其二冥㊦ ⑫汝+
可㊦ ⑬我+(是)㊦ ⑭道=類㊦* ⑮以)—㊦ ⑯明十(高)㊦ ⑰林=殊㊦ ⑱[今]—㊦ ⑲(頭)+即㊦ ⑳(體)
十即㊦ ㉑更=既㊦ (即)+取㊦ ㉒得二㊦ ㉓(若)+被㊦ ㉔便=更㊦ ㉕當=嫌㊦ ㉖定梨反—㊦ ㉗故=敗
㉘取㊦* ㉙福=成㊦ ㉚兜率名兜率陀㊦下同 ㉛(彌勒菩薩)—㊦ ㉜(名)—㊦ ㉝(阿僧伽)—㊦ ㉞聞=皆
* ㉟[得]—㊦ ㊱有=昔㊦ ㊲(未)+解㊦ ㊳[法師]—㊦ ㊴波=婆㊦ ㊵大十(乘)㊦ ㊶第二十(子)㊦

外道往至龍王所述其欲學意。龍王即許之。外道採華滿一大籃。頭戴華籃至龍王所。繞龍王一匝。輒投一華以爲供養。投一華作一偈讚歎龍王。隨聞隨破其所立偈義。即取華擲外。其隨施所立偈義既還投所擲華。如此投一籃華盡。具破教諸偈。悉來就龍王。既嘉其聰明即爲解說偈法論語外道云。汝得論竟慎勿改易。龍王畏其勝已故。有因此及其隨所得簡擇之有非次第。或文句不巧義意不如悉改易之。龍王講論竟其著述亦罷。即以所著述論呈龍王。龍王見其所製勝本。大起瞋妬語外道云。我先囑汝不得改易。我論汝云何改易。當令汝所著述不得宜行。外道答云師本囑我論竟後不得改易不囑我於說論中不得改易。我不違師教云何則責。乞師施我恩我身未壞。願令此論不壞。師即許之。外道得此論後心高傲慢。自謂其法最大無復過者。唯釋迦法盛行於世。衆生謂此法爲大。我須破之。即入阿逾闍國以顯擊論義。我欲論義若我墮負當斬我頭。若彼墮負彼宜輸頭。國王觀柯羅摩阿祇多。譯爲正勸日。王知此事即呼外道問之。外道曰王爲國主。於沙門婆羅門心無偏愛。若有所習行法宜試其是非。我今欲與釋迦弟子決判勝劣。須以頭爲誓。王即聽許。王遣人間國內諸法師。誰能當此。外道若有能當可與論義。于時摩菟羅他諸師。婆菟槃豆法師等。諸大法師悉往餘國不在。摩菟羅他譯爲心願。唯有婆菟槃豆法

①名十(說)②③乾摩二摩底④⑤開十(佛)⑥⑦是十 若人⑧⑨略若廣二廣若略⑩⑪銘二錄⑫⑬尤二先⑭⑮表
 二氣⑯⑰子二一⑱⑲表二制⑳㉑諸二法㉒㉓輸二隊㉔㉕拔二跋㉖㉗(大)十集㉘㉙荷二語言㉚㉛向
 知聞二便聞知㉜㉝取十(之)㉞㉟年十(已)㊱㊲有二三㊳㊴煩十聖㊵㊶王十(德龍王)㊷㊸(其隨施)四
 字二(道其外道隨破隨)七字㊹㊺教二目教㊻㊼來二成㊽㊾此十(說)㊿㉑(所得)二字二(德所得即)四字㉒
 二成㉓(師)一㉔㉕根二很㉖㉗根*㉘㉙生二人多㉚㉛輸二輸㉜㉝輸㉞㉟翻二頭㉐㉑勒二勒㉒*(各)
 十須㉓㉔諸二法㉕㉖「法」一㉗

館

佛陀蜜多羅法師在。佛陀蜜多羅。譯爲覺親。此法師本雖大解年已老邁。神情昧弱辯說羸微。法師云我法大將悉行。在外。外道強梁復不可疑。我今正應自當此事。法師卽報國王。王仍剋日廣集大衆於論義堂。令外道與法師論義。外道問云沙門爲欲立義爲欲破義。法師答云我如大海無所不容。汝如土塊入中便沒。隨汝意所樂。外道云沙門可立義我當破汝。法師卽立無常義云。一切有爲法剎那剎那滅。何以故。後不見故以種種道理成就之。是法師所說。外道一聞悉誦在口。外道次第以道理破之。令法師誦取誦不能得。令法師救之救不能得。法師卽墮負。外道云汝是婆羅門種我亦是婆羅門種不容殺。汝今須鞭汝背以顯我得勝。於是遂行其事。王以三洛沙金賞外道。外道取金布散國內施一切人。還頻聞訶山入石窟中。以呪術力召得夜叉神女名稠林。從此神女乞恩願令我死後身變成石。永不毀壞。神女卽許之。其自以石塞窟於中捨命身。卽成石。所以有此願者其先從其師龍王乞恩。願我身未壞之前我所著僧伽論亦不壞滅。故此論于今猶在。婆藪槃豆後還聞如此事歎恨憤結。不得值之。遣人往頻聞訶山覓此外道欲摧伏。其俱慢以雪辱師之恥。外道身已成石。天親彌復憤懣。卽造七十真實論破外道所造僧伽論。首尾瓦解無一句得立。諸外道憂苦如害己命。雖不值

彼師其悉檀既壞枝末。無復所依。報警雪恥。於此爲訖。衆人咸聞慶悅。王以三洛沙金賞法師。法師分此金爲三分。於阿_四綸閣國起三寺。一比丘尼寺。二薩婆多部寺。_三大_四乘寺。法師爾後更成立正法先學毘婆沙義已通。後爲衆人講毘婆沙義。一日講卽造一偈攝一日所說義。刻亦銅_五葉以書此偈。標置醉象頭_六下擊鼓宣令。誰人能破此偈義能破者當出。如此次第造六百餘偈攝毘婆沙義。_四盡一一皆爾。遂無人能破卽是俱舍論偈也。偈_五訖後以五十斤金并此偈寄與闍賓諸毘婆沙師。彼見_聞大歡喜謂我正法已廣弘宣。但偈語玄深不能盡解。又以五十斤金足前五十爲百斤金餉法師。乞法師爲作長行解此偈義。法師卽作長行解偈。立薩婆多義隨有僻處以經部義破之。名爲阿_里達磨俱舍論。論成後寄與闍賓諸師。彼見其所執義壞各生憂苦。正_勅日王太子名婆羅_底也。婆羅譯爲新_四襪底也譯爲日。王本令太子就法師受戒。王妃出家亦爲法師弟子。太子後登王位母子同請留法師住阿_綸閣國受其供養。法師卽許之。新日王妹夫婆羅門名婆修羅多。是外道法師解毘伽羅論。天親造俱舍論。此外道以毘伽羅論義破法師所立文句。謂與毘伽羅論相違令法師救之。若不能救此論則壞。法師云我若不解毘伽羅論豈能解_其深_四義。法師仍造論破毘伽羅論三十二品始末皆壞。於是失毘伽羅論。唯此論在。王以一洛沙金奉法師。王母以兩洛沙

一九〇

金奉法師。法師分此金爲三分。於丈夫國屬寶國阿綸闍國各起一寺。此外道慚忿欲伏法師。遣人往天竺請僧伽*絃陀羅法師。來阿綸闍國造論破俱舍論。此法師至卽造兩論。一光三摩耶論有一萬偈。止述毘婆沙義。三摩耶譯爲義類。二隨實論有十二萬偈。救毘婆沙義破俱舍論。論成後呼天親更共面論決之。天親知其雖破不能壞俱舍義。不復將彼面共論決。法師云我今已老隨汝意所爲我昔造論破毘婆沙義。亦不將汝面共論決。汝今造論何須呼我有智之人。自當知其是非。法師卽既遍通十八部義。妙解小乘執小乘。爲是不信大乘。謂摩訶衍非佛所說。阿僧伽法師既見此弟聰明過人識解深廣該通內外。恐其造論破壞大乘。阿僧伽法師住在丈夫國。遣使往阿綸闍國報婆藪槃豆云。我今疾篤汝可急來。天親卽隨便還本國與兄相見諸問疾源。兄答云我今心有重病由汝而生。天親又問云何賜由。兄云汝不信大乘恒生毀謗。以此惡業必永淪惡道。我今愁苦命將不全。天親聞此驚懼卽請兄爲解說大乘。兄卽爲略說大乘要義。法師聰明殊有深見。卽於此時悟知大乘理。應過小乘。於是就兄遍學大乘義。後如兄所解悉得通達解意卽明思惟。前後悉與理相應無有乖背。始驗小乘爲失大乘爲得。若無大乘則無三乘道果。皆既毀謗大乘不生信樂。懼此罪業必入惡道。深自咎責欲悔先過。往至兄所陳其因過迷今欲懺悔。先覺未知何方得免。云

①在外二不在① ②此二其②下同 ③義二義③* ④(即)一④ ⑤法二加⑤* ⑥推二折⑥ ⑦瓦二凡⑦ ⑧訖二之⑧ ⑨悅二
 快⑨ ⑩指二指⑩下同 ⑪大乗十(部)⑪ ⑫業二業⑫ ⑬下二上⑬ ⑭(昔)十蓋⑭ ⑮訖二足⑮ ⑯(知)反⑯十
 也⑯ ⑰快二快⑰ ⑱論十(竟)⑱ ⑲其二其⑲ ⑳妙十義⑳ ㉑既二先㉑ ㉒佛所二佛㉒ ㉓茂二美
 ㉓ ㉔(得)十悟㉔ ㉕即二既㉕ ㉖遇二遇㉖

我昔由舌故生毀謗。今當割舌以謝此罪。兄云汝設割。千古亦不能滅此罪。汝若欲滅此罪。當更爲方便。法師即請兄說滅罪方便。兄云汝若能善。以毀謗大乘。汝若欲滅此罪。當善。以解說大乘。阿僧伽法師殂後。天親方造大乘論。解釋諸大乘經。華嚴涅槃法華般若維摩勝鬘等。諸大乘經論悉是法師所造。又造唯識論。釋攝大乘三寶性甘露門等諸大乘論。凡是法師所造。文義精妙有見聞者靡不信求。故天竺及餘邊土學大小乘人。悉以法師所造爲學本。異部及外道論師聞法師名莫不畏伏。於阿輸闍國捨命年終八十。雖迹居凡地。理實難思議也。前來記此記天親等兄弟此後記三藏開梨從臺城出入東至廣州重譯大乘諸論并遷化後事傳於後代。

婆藪槃豆法師傳

No. 2053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門人灌頂撰

大師諱智顗。字德安。俗姓陳氏。潁川人也。高宗茂績盛傳於諸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父起祖學通經傳談吐絕倫。而武策運籌偏多勇決。梁湘東王蕭繹之荊州。列爲賓客。奉教入朝領軍。朱异見而歎曰。若非經國之才。孰爲英

王之所重乎。孝元卽位拜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縣開國侯。母徐氏溫良恭儉。偏勤齋戒。夢香煙五彩輕浮。若霧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因覺體重。至於載誕夜現神光揀宇。煥然兼輝隣室。隣里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眼有重瞳父母藏護不欲人知。而人自知之矣。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啓一遍卽得。而父母過絕不聽數往。每存理所誦而惆悵未聞奄忽自然通餘文句。後以經驗無所遺失。鄉閭嗟異溫故知新其若此乎。年十五值孝元之敗家國殄喪親屬。流徙歎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及。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爲己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窻隙入三遍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雖惟將順而寢哺不安。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曉夜禮誦念念相續。當拜佛時舉身投地。悅焉如夢見極高山。臨於大海澄滄翳翳更相顯映。山頂有僧招手喚上。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引令登入一伽藍。見所造像在彼殿內。夢裏悲泣而陳所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世間四事恩惠。申臂僧舉手指像。而復語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既從斯已方見己身對佛而伏夢中之淚委地成流。悲喜交懷精勤逾至。後遭二親殄喪丁艱荼毒。逮于服訖從兄求去。兄曰。天已喪我親汝重割我心。

既孤更離安可忍乎。跪而對曰。昔梁荆百萬一朝僕妾。于時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復處。碩磊之內欲報恩附德。當謀道爲先唐聚何益。銘肌刻骨意不可移。時王琳據湘。從琳求去。琳以陳侯故舊。又嘉此志節資給法具。深助隨喜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後詣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歷涉二旬三部究竟。進修方等懺心淨行動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妙飾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身在高座足踞繩床。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是後心神融淨爽利。常日逮受具足律藏。精通先世萌動而常樂禪悅快快。江東無足可問時有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希有能有事彰別傳。昔在周室預知佛法當禍故背北游南。意期衡嶽以希棲遁權止光州大蘇山。先師遙飡風德如飢渴矣。其地乃是陳齊邊境兵刃所衝。而能輕於生重於法。忽夕死貴朝聞涉險而去。初獲頂拜。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卽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研心。于時但勇於求法而貧於資供。切栢爲香栢盡則繼之以粟。卷簾進月月沒則燎之以松。息不虛辭言不妄出。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諸佛同讚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

長風之游太虛。將證白師。師更開演。大張教網。法目圓備。落景諸詳。連環達旦。自心所悟。及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百年。問一知十。何能爲喻。觀慧無礙。禪門不壅。宿習開發。煥若華敷矣。思師歎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群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時有慧遠禪師。行矯常倫。辯達時聽。自謂門人曰。我所敷弘。眞師子吼。他之所說是野干鳴。心眼未開。誰不惑者。先師正引經文。傍宗擊節。研覈考問。邈則失微。揚慧風。則糠粃可識。洵汰定水。故砂礫易明。於是迷徒知反問津。誠濟。仍於是夜夢見三層樓閣。遡立其下。已坐其上。又有一人。攘臂怒目曰。何忽遡耶。何疑法耶。宜當問我。先師設難數。關竇主往復。怒人辭窮。理喪。結舌亡言。因誡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誠已不復見遡。及與怒人。夕有聞者。謂爲譏謔。且詣思所。具陳是相。師曰。汝觀般若。若不退品。凡幾種行。類相貌。九十六道。經云。人若說法。神助怖之。汝既查折慢幢。夜編惡黨。邪不干正法。應爾也。思師造金字大品經竟。自開玄義。命令代講。是以智方日月。辯類懸河。卷舒稱會。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諮審。餘悉自裁。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讚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嘗聽實子法耳。答云。禪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耳。代講竟。思師

誠曰。吾久羨南衡。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甚適我願。吾解不謝。汝緣當相揖。今以付屬。汝可秉法。逗緣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既奉嚴訓。不得扈從衡嶽。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孤付囑。仍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陳都。然上德不德。又知音者。寡有一老僧。厭名法濟。即何凱之從叔也。自矜禪學。倚臥。問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闖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定。向靈耀則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未聞。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懸見他心。濟以告凱。凱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成蹊。大忍法師梁陳擅德。養道。開善不交當世。時有義集來會。蔣山雖有折角。重席忍無所容。與先師觀慧縱橫。聽者傾耳。衆咸彈指。合掌皆言。聞所未聞。忍歎曰。此非文疏所出。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緣。豐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慶餘暉之。有幸使老疾而忘疲。先達稱詠。故頌聲溢道。于時長干慧辯。延入定。照天宮。僧見請居佛窟。皆欲捨講。習禪緣。差永恨。面而誓曰。今身障隔不遂。哀承後世弘通。必希汲引。僕射徐陵。德優名重。夢其先門曰。禪師是吾宿世宗範。汝宜一心事之。既奉冥訓。資敬盡飾。參不失時序。拜不避泥水。若蒙書疏。則洗手燒香。冠帶三禮。屏氣開封。對文伏讀。句句稱諾。若非微妙至德。豈使當世文雄屈意。如此耶。儀同沈君理。

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勅一日停朝。事群公畢。集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朱輪動於路。玉璫喧於席。俱服戒香。同食法味。小莊嚴寺。慧榮負水輕誕。其日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雙構巨難。難不稱捷。合掌歎曰。非禪不智。今之法座乎。法歲法師爾日並坐。撫榮背而嘲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以何遮羞。榮答云。輕敵失勢。猶未可欺也。與皇法朗。盛弘龍樹。更遣高足。構難累旬。磨鏡轉明。指金足色。虛往既實。而忘反也。好勝者懷愧。不議而革新斯之謂歟。建初寶瓊相達讓路曰。少欲學禪。不值名匠。長雖有信。阻以講說。方秋遇賢年。又老矣。庶因渴仰。累世提攜。白馬驚韶。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拾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禮。其四方於袖萬里來者。不惜無貲之軀。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教。渣和妙道。唯禪唯慧。忘寢忘食。先師善於將衆。調御得所。停瓦官八載。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蒙語默之益者。略難稱紀。雖動靜合道。而能露疵藏實。恩被一切。草知我誰。昔浮頭玄高。雙弘定慧。厥後沈喪。單輪雙翼而已。逮南嶽挺振。至斯爲盛者也。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皆迴車瓦官。傾捨山積。虔拜殷重。因而歎曰。吾昨夜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間。仍謝遣門人曰。吾聞闍梨。則應於絃。無明是聞也。唇舌是弓也。心慮於弦。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若益一人心。弦則應。又法門如鏡。

方圓如像。若緣牽心轉轉無盡。若緣社心自然塞滿。昔南嶽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絃。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減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蔣山過近非避喧之處。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白道猷所見者信矣。山賦用比蓬萊。孫興公之言得矣。若息緣茲嶺峯欲潤展平生之願也。陳宣帝有勅留連徐僕射濟涕請住匪從物議直指東川。即陳太建七年秋九月初入天台。歷游山水弔道林之棋木。慶雲光之石龜。訪高察之山路。漱僧順之雲潭數度石梁。屢降南門在舊淹流未議卜居。常宿於石橋見有三人卓幘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草舍尙難。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時。三國成一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則清。當時爲國清寺。于時三方鼎峙車書未同。雖獲冥期悠悠。何日且旋陰出谷見佛隴南峯左右。映帶最爲兼美。即徘徊留意。有定光禪師。居山三十載述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皆顯驗其夕。乃宿定光之草庵。咸聞鐘磬寥亮山谷從微至著起盡成韻。聞光此聲疎數。光舞手長吟曰。但聞鳴槌集僧。是得住之相應觀招手相引時不。餘人莫解其意。仍於光所住之北峯創立伽藍。樹植松篁引流遠砌。瞻望寺所全如昔夢

無毫差也。寺北別峯呼爲華頂。登眺不見群山。喧涼永異餘處。先師捨衆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動山魃魅千群。形百狀。或頭戴龍鵠。或口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稱計。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咽流涕。但深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復消滅強軟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現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既安慰已復爲說法。說法之辭可以意得。不可以文載。當於語下隨句明了。披雲飲泉水日非喻。即便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衆人。吾皆影響頭陀既竟。旋歸佛隴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充愉樂。然佛隴艱阻舟車不至。年既失稔僧衆隨緣。師共悲憫種直拾橡安貧無憾。俄而陳宣帝詔云。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獨兩戶民用給薪水。衆因更聚亦不爲欣。有陳郡袁子雄奔林百里。又新野庾崇敎民三課。兩人登山偵講淨名遂齋戒連辰。專心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澗琳瑯布底。跨以虹橋填以寶飾。梵僧數十皆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煙微鼻難以告崇。崇稱不見並席天垂共在此矣。雄因發心改造講堂。此事非遠當今尙在。但天台基歷巨海。

黎民漁捕爲業。爲梁者斷絕爲簾者。濤海秋水一漲巨細填梁。晝夜二潮嗷嗷滿簾體骨成岳蠅蛆若雷。非但水陸可悲。亦痛舟人瀕殞。先師爲此而運普悲乘捨身衣。並諸勸助贖窟一所永爲放生之池。子時計謝臨郡請講金光明經。濟物無偏實冥出窟。以慈修身見者歡喜。以慈修口聞聲發心。善誘殷勤導達因果。合境漁人改惡從善好生去殺。湍潮綿亘三百餘里。江谿簾梁合六十三所。同時永捨俱成法池。一日所濟巨億萬數。何止十千而已哉。方舟江上講流水品。又散糲糧爲財法二施。船出海口望芙蓉山。聳峭叢起若紅蓮之始開。橫石孤垂似委華之將落。師云昔夢游海畔正似於此。沙門慧承。群守錢玄智皆著。書嗟詠文繁不載。爾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繁延尉。臨當伏法遙想先師。願申一救。其夜夢群魚巨億不可稱計。皆吐沫濡謂。明且降勅特原罪。當於午時忽起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暈。凝於虛空遙蓋寺頂。又黃雀群飛翻動嘈嘈。棲集簾宇半日方去。師云。江魚化爲黃雀來此謝恩耳。師遣門人慧拔金陵表聞。降陳宣帝勅云。嚴禁采捕永爲放生之池。陳東宮問徐陵曰。天台功德誰爲製碑。答云。願神筆玉著。會宣帝崩不復得就勅國子祭酒徐孝克以樹高碑。碑今在山。覽者墮淚。陳文皇太子永陽王出撫臨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眷屬同稟淨戒。晝夜講說夜習坐禪。先師謂門人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穰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稱寒

然師云：息世譏嫌亦復爲善。王後出游陸馬將絕，越乃感悔憂愧。若傷先師躬自帥衆作觀音懺法，整心專志，王覺小醒，凭機而坐。王見一梵僧擊香爐直進，問王曰：疾勢何如？王汗流無答。僧乃遠王一面香氣徘徊右旋，即覺搭然痛惱都釋。戒慧光染其心，靈驗大悅其目。不欲生信，詎可得乎？其願文云：仰惟天台開黎德伴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將墜，以救昏蒙。願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游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飄飄業風沈淪愛水，雖食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騁義和之轡不停，月鏡迴軒，嬌娥之影難駐。有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開黎恆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上親，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先師雖復懷寶窮幽，聲振都邑，藏形幽壑，德悲昭彰。陳少主顧問群臣，釋門誰爲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鑑淵海。昔遠游京邑，群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瀛。永陽王北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弘法，使道俗咸荷。陳主：初遣傳宣左右趙君卿，再遣主書朱雷，三傳遺詔，四遣道人法昇，皆帝自手書。悉稱疾不當陳主。遂仗三使更勸州敦請。永陽王諫曰：主上虛已朝廷，思敬一言利益，則四生有賴。若高讓深山，則慈悲有隔。弟子微弱，尚賜迂屈，不赴臺旨，將何自安？答曰：自省無德出處，又幽過則身當登令枉濫。

業緣。如水陸去留，志不可滿任之而已。仍出金陵，路逢兩使，初遣應勅左右黃吉寶，次遣主書陳建宗，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勤。立禪衆於靈耀，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陳主親聽聽法，僧正慧順僧都慧聰長干慧辯，皆奉勸激揚難，似冬永熾熾共結解。猶夏日赫赫能消，天子欣然百僚盡敬。講竟慧順擊香爐賀席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理，謂得其門。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隨，由來諍競不止，卽座肅穆有餘。七夜悟靜千枝華耀，皆法王之力也。陳主於廣德殿謝云：非但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建。陳世所檢僧尼無貫者，萬人朝議策經不合者休道。先師諫曰：調達日誦萬言，不免地獄；繫特誦一行，偶獲羅漢果。篤論唯道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卽停搜檢。然居靈耀過爲褊隘，更求閑靜立崇安禪。忽夢一人翼從嚴整，稱名冠遠，請住三橋。師云：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遂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捨身大施，又講仁王般若。叙經纔訖，陳主於大衆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太子已下並託舟航咸宗戒範。以崇津導先師，虛已亡受能安寵辱故潛無驚喜。皇太子請戒文云：淵和南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入天，照燭光耀，託述師友，比丘人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從其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

夜增長。今二月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爲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瑋奉迎。云云。手時傳香在手而脫下垂淚。既字爲善，蕭反言成晚後，大隋吞陳方悟前旨，金陵既敗，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忽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於是往憩匡山，見惠遠圖像，驗雁門法師之靈也。俄而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護像之功其在此矣。秦孝王聞風延屈，先師對使而言：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王人催促，迫不得止，將欲解體，忽值大風累旬之間，妖賊卒起，水陸壅隔，遂不成行。至尊昔管淮海萬里，廓清慕義崇賢，歸身如舍，遣使招引，東鉞赴期。師云：我與大王深，有因緣，順水背風，不日而至。菩薩律儀卽從稟受，先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仍求四顧，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床，撫臆論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欺。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閑庠序，口拙膺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擲節一無可取。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願重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請避嫌安身。若通法，願許爲法，勿嫌輕重。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塗旣一佛法再興，認承人汎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瞻外護。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卒殘生。許此四心，乃赴優旨。大王方希淨戒，故妙願唯諾。請戒文曰：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養教風

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先基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本為和尚。文殊冥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舉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濤疊疊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從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明導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退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根遠延每世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消煩惱。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親四生猶如一子。師云。大王紆邊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為智者。所獲檀曜各六十種。一時迴施悲敬兩用使福德增多。以資家國香火事訖訖衡缺。大王歷駕貴州臨江。奉送供給隆重轉倍於前。既值便風朝發夕還。而洛宮道俗延頸候望。扶老携幼相趨戒場。垂黑戴白雲屯。講座聽衆五十餘人。旋鄉答地荆襄未聞。既慧日已明福庭將建。於當陽縣玉泉山而立精舍。蒙勅賜額號為一音。重改為玉泉。其地本來荒險神獸蛇螭。諺云。三毒之藪踐者寒心。劍寺共問決無憂慮。是春夏旱。百姓咸謂神怒。故智者躬至泉源滅此邪見。口自呪願。手又攝略隨所指處。重雲變隼龍山而來。長虹煥爛從泉而起。風雨衝溢歌詠滿路。荊州總管上柱國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而言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遠觀向方遙禮臨岐望絕。既而重履江淮道俗再馳歡戴。大王尸波羅密先到彼岸。智波羅密今從稟受請文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遇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受。身雖疎滿心護明珠。定品禪枝併散歸靜。荷國鎮藩為臣為子。豈藉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實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譚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據言備歷素欬成就事重請棄飾辭。答曰。謬承人汎擬述師資。願此庸疎以非時許。況隆高命彌匪克當。徒欲沈吟必乖深寄。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措心有在。仰惟宿植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記別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斯事。于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是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獲交綬。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甚有階差。譬若群流

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復使柳顧言。稽首虔拜云云。智者頻辭不免。乃著洋名經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陵並才華族胃。應奉文義誠封寶藏。王躬受持。今王入朝辭歸東嶺。吳民越俗捨巷。洵溝沿道令牧簾華。交候寺舊所荒廢。凡一十二載人蹤久斷竹樹成林。還屆半山忽見沙門。眉髮皓然乘錫當路。衆共咸觀行次漸近。遂巡顧秘聖猶倚候況人情乎。智者雅好泉石負杖閑游。若吟賦曰。雖在人間非忘山野幽深谷愉愉。靜夜澄神自照豈不樂哉。後時一夜皎月映床。獨坐說法連綿良久。如人間難。侍者智暕明旦啓曰。未審昨夜見何因緣。答曰。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種備矣。化道即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來相告耳。又見南嶽師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三智。最初面受而便說。說竟謂我云。他方華整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稱諾。此死相現也。吾憶小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今奉冥告。勢當不久死。後安居西南峯所指之地。累石周屍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人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云。商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語疏成不加點潤。論在別本其冬十月皇上歸蕃。遣行參高孝信入山奉迎。因散什物用施貧。無標代山下處擬殿

堂。又畫作寺圖以爲式樣。誠囑何家。如此甚。陸儼我目前棟宇成就。在我死後我必不親。汝等見之後。若造寺一依此法。弟子疑曰。此處山澗險峙。有何緣力能得成寺。答云。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辦。合衆同開。互相推測。或言。是姓王之王。或言。是天王之王。或言。是國王之王。喧喧成論。竟不能決。今事已驗。方知先旨。乃說帝王之王。標寺基已隨信出山。行至石城乃云。有疾謂智超云。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而來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前也。石城是天台西門。天佛是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分滿兩分。一分奉彌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臥。專稱彌陀般若觀音。奉請進藥。即云。藥能遺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能遺。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歸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紛紜。醫藥擾累於他。又請進齋飯。報云。非但步影爲禱。能無緣無觀。即真齋也。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即口授遺書并手書。四十六字蓮華香爐犀角如意留別。大王顯芳香不窮。永保如意。書具別本。封竟。索三衣鉢命淨掃灑。唱二部經爲最後聞。思聽法華竟。讚云。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廣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明了。餘人所不見。輕斤絕絃。於今日矣。聽無量壽竟。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改悔者。尙復往。生況戒慧薰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梵音聲相。實不誑人。當唱經時。吳州侍官

張達等。伴五人自見大佛。倍大石尊。光明滿山。直入房內。諸僧。或得瑞夢。或見奇相。雖復異處而同。是此時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今我最後策觀。談玄。最後善報。吾今當入。智明謂云。伏願慈留。賜釋餘疑。不審。何位歿此。何生誰可。宗仰報曰。汝等懶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願者訪路。告實何益。由諸權便。故喜怒呵讚。既不自省。倒見譏嫌。吾今不久當爲此輩。破除疑謗。觀心論已解。今更報汝。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己。只是五品位耳。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豈不曾聞。波羅提木。又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三昧。是汝明導。教汝捨重擔。教汝降三毒。教汝治四大。教汝解業縛。教汝破魔軍。教汝調禪味。教汝折慢幢。教汝遠邪濟。教汝出無爲坑。教汝離大悲難。唯此大師。能作依止。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爲親。傳習佛燈。是爲眷屬。若不能者。傳習魔燈。非吾徒也。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轉。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爲。言訖。加跌唱三寶名。如入三昧。以大隋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入滅。春秋六十。僧夏四十。至于子時。頂上猶煖。雖復不許哀號。門人哽噎。心沒憂海。不能自喻。日隱舟沈。永無還仰。加跌

安坐在外十日。道俗奔赴。燒香散華。號繞泣拜。過十日。已殯入轎。之內。則流汗遍身。綿帛掩拭。沾濡若浣。既而歸佛。而連雨不休。弟子呪願。願賜威神。機動泥洹之奧。應手。雲開風曉。松悲泉奔水咽。道俗弟子。侍從靈儀。還遺囑之地。銘墳雖掩。妙迹常通。讀書十條。繼于狀末。其勅昔在蕃賓。覽別書。感對湛塞。向淨名疏。而呪願曰。昔親奉師。顏未敢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夜仍感夢。群僧集閣。王自說義。釋難如流。見智者飛空而至。鴻七寶。珊瑚於閣內。還更飛去。王後答遺旨。文并功德疏。慰山衆。文並在別本。送經一藏。銅鏡二口。香爐。委積衣物。聖華。王人降寺。歲月相望。每至忌辰。結齋不絕。司馬王弘。依圖造寺。山寺秀麗。方之釋宮。創寺已後。即登春坊。故知皇太子寺。基此瑞驗矣。王家造寺。斯又驗矣。三國成一斯又驗矣。寺名國清。此又驗矣。靈瑞殷勤。聯翩四驗。古今可以爲例焉。其朱方天香寺。沙門慧延。彼土名達。昔游光宅。早沾法潤。忽聞遷化。感咽彌辰。奉慕尊靈。爲生。何處。因爲法華經。以期冥示。潛思累旬。夢見觀音。高七層塔。光焰赫奕。過經所稱。智者身從觀音。從西來至。延夢裏作禮。乃謂延曰。疑心遣否。延密懷此相。口未曾言。後見灌頂。始知臨終。觀音引導。事驗懸契。欣墜無已。其土人馬紹宗。居貧。好施刈稻百束。以供寺

僧。執役疲勞身如有疾。心作是念。我由施故而感斯患。未測幽冥當有報否。因極寢臥夢。見智者加跏坐一床。燒香如霧安慰紹宗。汝家貧好施何疑無福。種種勸喻辭繁不載。爾夜宗兄及宗妻母三人共夢。晨朝各說異口同言。香氣盈家經日不歇。宗親咸歎冥聖不遙。

其四開皇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佛隨僧衆方就坐禪。師現常形進堂按行。上座道修良久瞻奉。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海州連水縣人丘彪。書發誓於龜。夜見僧排戶。彪即起禮拜云。勿拜安隱無慮也。遠寺一匪彪隨後。奉時出門數步奄然便失。當其月十二日。有海州沐陽縣人房伯奴。伯玉。於智者舊室而見其形床事相如在。

其五開皇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土人張造年邁脚蹠。曳疾登龜拜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度脫。仍聞龜內應聲。又聞彈指造再請云。若是冥力重賜神異。即復如初。造泣而拜戀慕忘返。

其六仁壽元年正月十九日。永嘉縣僧法曉。生間勝德。歿傳妙瑞。悔不早親追恨疚心。故來墳所旋千匝禮千拜。於昏夕間龜戶自開。光明流出照諸樹木枝葉炳然。合寺奔馳所共瞻禮。

其七仁壽二年八月十三日。沂州臨沂縣人孫抱長。午前於龜所奉見信心殷重。後限滿被替獨到龜所。辭別洒淚向僧說如此。其八大業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張子達母俞

氏年登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自悲已老。到墳奉別設齋專至。即覺短脚還中。行步平正宛如少時。此軀悲喜見人即述。遙禮天台以爲常則。

其九荊州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影像。還至江津像身流汗。拭已更出。道俗瞻禮。如平生汗痕尚在。

其十荊州玉泉寺造石碑。未得鐫刻智者像。至而碑上自然生脈成文曰。天地玄用出生或有磨刮其辭彌亮一境觀讀三日方失。

智者弘法三十餘年。不著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間所伏。有大機感乃爲著文。奉勅撰淨名經疏。至佛道品爲二十八卷。覺意三昧一卷。六妙門一卷。法界次第章門三百科。始著六十科爲三卷。小止觀一卷。法華三昧行法一卷。又常在高座云。若說大法華玄義并圓頓止觀半年各一遍。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皆無文疏。講授而已。大莊嚴寺法慎私記禪門。初分得三十卷。尚未刪定而法慎終國清寺。灌頂私記法華玄初分得十卷。止觀初分得十卷。方希再聽畢。其首尾會。智者涅槃。鑽仰無所髮髯。龍章未經要妙。深識者自尋得其門也。學士法喜凡事十七禪師。年登耳順方逢智者。陳尚書毛喜。嘲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答云。所事者德豈在於年。又問曰。何者爲德。答云。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除障即是優波遮多。毛喜自善其辭。談之朝野常爲口實。又常行方

等儼。維來索命神王。遮曰。法喜當往西方。大生得道豈償汝命耶。仍於瓦官寺端坐入滅。建業成觀天地共知。又有慧昭因聽法而發定。道勢因領語。而觀開淨辯強記有鴻瓶之德。於佛隔燒身慧普修懺象王便現。法慎學禪微發持力。此三子不幸早亡。門人行解兼善。堪爲後進師者多矣。皆內秘珍寶不令人識。今略書見聞如上。梁晉安王中兵參軍陳鍼。即智者之長兄也。年在知命張果相之。死在晦朔。師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牌門。此是陳鍼之堂。過十五年當生此地。遂延十五年壽。果後見鍼驚問君服何藥。答但修懺耳。果云。若非道力安能超死耶。梁方茂從師習坐。忽發身通微能輕舉。智者呵云。汝帶妻子何須學。此宜急去之。大中大夫蔣添政儀同公吳明徹。皆慕息法脚氣獲除法雲遠覃。例皆如此。灌頂多幸謬逢嘉運。濫齒輪下十有三年。戴天履地不測高深。以開皇二十一年遇見。開府柳顧言賜訪智者。俗家桑梓入道緣由皆不能識。克心自責微知醒悟。仍問道祖於故老。即詢受業於先達瓦官前事。或親承音旨。天台後瑞隨分憶持。然深禪博慧妙本靈迹。皆非淺短能知。但戀慕玄風無所宗仰。輒編聞見若奉慈顏。披尋首軸涕泗俱下謹狀。

其八大業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張子達母俞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終

No. 2051

琳法師別傳序

隴西處士李懷琳撰

詳夫。太極元氣之初。三光尚匿。木皇火帝之後。八卦爰興。是知。仁義漸開。假龍圖而起字。道德云廢。因鳥迹以成書。所以左史記言。夏商備於諸誓。右史記事。唐虞流於典謨。暨乃史遷綴史記之文。班固嗣班彪之作。英雄高士者。舊逸人。傳記之與其來尚矣。況乎法雲佛口。無去無來。妙有真空。離生離滅。雖復至理凝湛。而事迹應權。所以誕相西陲。周王賜五光之彩。流兆東夏。漢帝夢丈六之容。於是慷慨摩騰。應群機而入洛。抑揚僧會。體大道以遊吳。代有其人。英雄開發。爰有襄陽釋法琳者。紹述四依。應生五濁。總八藏於襟腑。包九流於胸臆。維絕紐之將弛。纂龍樹之前微。正類網之已紊。嗣馬鳴之餘烈。至若直言不諱。等折檻於朱雲。有犯無隱。邁衮衣於王象。觸龍鱗而不移其志。諒疾風之勁草焉。冒嚴刑而不改其節。寔季葉之忠臣也。然其文言博雅。秦懸一字無以方事。理弘敷。蜀掛千金未足比。嗟乎儒釋君子。鮮味斯道。信哉曲高和寡。幾將溷滅者歟。爰有弘福寺瑒上人者。稟氣星辰。體道乘羊之歲。資靈海岳。育德撫象之年。志等澄蘭。誓

摧邪而納虛。器均安遠。弘正教以爲心。至若持線金章。貫花玉牒。妙窮宗致。曲盡幽微。然而聽覽之餘。遊情子史。綜括黃老。包吞儒墨。每以琳公雅作分散者多。詢諸舊。勸成卷軸。分爲上中下。目之爲別傳。理致周備。摺撫無遺。刪補有則。抑亦僧中之良史也。然而記詞記事。班馬擬以多慚。直筆直言。陳范方之有愧。姑驗琳公之草創。唯著美於一時。上人之潤色。乃規模於萬葉。弟子狄道李懷琳。與瑒上人。志叶金蘭。義符膠漆。雖縉素有隔。而嗅味頗同。爰因頂謁。遇觀寶衆。輒申狂簡。爲之序引云爾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京弘福寺沙門彥瑒撰

法師諱法琳。俗姓陳氏。潁川郡人。仲弓之後也。遠祖隨官徙寓襄陽。幼齒抽簪。情敦博物。遂乃金陵楚郢。負軼問津。孔肆釋鑿。橫經訪道。於是該九部洞百家。究金言。彈玉牒。每而歎曰。爲大丈夫。不能立正摧邪。綱維至理。豈直遠慚龍樹。抑亦遙愧馬鳴。未若隱遯巖阿。栖心丘壑。遂以隋開皇十四年夏五月。隱於青溪山。鬼谷洞焉。閱覽玄儒。寸陰無棄。迨構巖廬。則蔽虧於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於風雲。因撰青溪山記。可八千餘言。理趣鏗鏘。文詞婉麗。見傳于代。故闕錄焉。然法師體德潛形。謫言敏行。誓維綱紐。觀化上京。是歲仁壽

元年春三月也。於是背楚塞。涉秦川。步三陽。遊八水。每以李門仙術。落虛陳。服皂披尋。何能究委。因以義寧初歲。假衣黃巾。冀馨宗源。從其居館。然法師素閑莊老。談吐清奇。而道士等。競契金蘭。慕中膠漆。故使三清秘典。洞鑒玄津。九府幽微。窮諸要道。遂得葛妄張虛之旨。韜韞襟懷。李氏奉釋之謨。記諸心目。武德年首。還位釋宗。備踐法筵。周遊講肆。意以神州帝壤。易可箴規。因住濟法道場。栖心定慧。後四年秋九月。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黨其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大略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我家國昌泰。李孔之教行焉。高祖納非獻書。乃下詔問諸沙門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華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內。損益二宜。請動妙釋。而法師伏鑑既久。思勝長衢。幸承斯詔。問。遂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墮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剎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捨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竟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案佛本行。經剃髮出家品。偈云。假使恩愛久共處。時至命盡會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於是慕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其風者潔己而修善。故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捨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戰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達。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然德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伏惟

陛下。至德含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則大唐帝業。慈被百靈。聖種鴻基。惠流千祀。不敢輒以愚昧。輕測天心。謹課庸辭。略申管見。庶冀御覽。伏深戰越。時高祖覽法師對。竟亦無辭。法師頻詣闕庭。不蒙臧否。但傳氏所陳之事。高祖未遑頒行。奔乃公然宣布遐邇。禿丁之誚。閭里盛傳。胡鬼之謠。昌言酒席。致使明佛日。翳以虧光。濟濟法流。墮之無潤。于時達鑒君子。揮翰者彌多。契理名僧。動毫者非一。總持道場。釋普應者。戒行精苦。博物不群。屬亦狂言。因製破邪論二卷。又前扶溝令李師政者。歸心佛理。篤意玄宗。義忿在懷。又撰內德正邪二論。莫不食疏佛教。委指業緣。競引梵言曲垂邪正。而法師咸謂作者。備覽諸文。情用不安。謂衆人曰。經教奔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雖欲破邪歸正。未道邪原。今案孔老二教師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虛謬。衆人皆以為然。法師因著破邪論一卷。可八千餘言。理會宮商文諸鍾

律。傳之耳目。故此闕書。但法師筆削。清奇冠平群品。遂使朝野貴士咸誦在心。遁世名儒家藏一本。實可謂詞案峻峙。理海宏深。為廣海之舟航。作大夜之燈炬。法師以論軸初製。道俗無聞。若不廣露其情。何以革茲豐俗。因以五年春正月。將上諸后云。編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興。龜圖鳥箚之文。金版丹簡之典。六衡九光之度。百家萬卷之書。莫不遵人倫信義之風。述勸華周孔之教。統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明智。湛然常樂。何幾何遷。邈矣真如非生非滅。而能道資萬有。慈被百靈。啓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為之府。拔群生於苦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中。但以化隔慈河。千有餘載。教流漢土。六百許年。龜塔相望。神人接踵。所以道安登秦帝之尊。僧會上吳主之市。高座法師能敷八正。浮圖和上巧說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共為利物。此之謂歟。有隋極運。戎馬生郊。災起四兇。毒流百姓。慧燈既隱。法雨將收。賴我大唐。上應乾心。下協黎願。補天以麗三象。紐地以安五嶽。生民蒙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欲六茲五帝四彼三皇。返淳朴之風行。無為之化。竊見傳奔所上誹毀之事。在司既未施行。奔乃公然遠近流布。人間酒席。競為戲談。有累清風。定穢華俗。長物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殿下。往藉三歸。久資十善。赴蒼生之望。應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嗣后。發祥雷之響。則塾戶俱開。啓明離之暉。

則幽衢並鏡。赫矣美矣。難得名矣。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降意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瞻暫為心。伏願。折邪見。暢燃正法炬。像化攸寄。深幸茲乎。不任憤懣。懇焉之志。謹上破邪論一卷。庶續威嚴。伏增悚息。又文帝龍潛之日。復上啓云。琳闕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一儀慘毒。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壤之歌。辟燧時警。羽檄號馳。關塞多虞。刀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輪寔繁。頭會箕歛。積屍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於是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聖徒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順昊天之恩。爰舉義旗。平定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皆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上和邦國。下叙人倫。功蓋補天神。伴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蒼生。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痒序之風。遠紹羲軒。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奔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不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聰。但奔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範。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

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奔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因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奔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直是譏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咸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奔陳此惡言，擗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奔輕辱聖人，言辭切害，深恐邪見之輩，因此行非，無識之徒，漸生異見。又案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如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生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人王之力也。然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理不可也。仰尋如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功苞造化，非二儀可方。故列子曰：昔吳大宰誚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

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智勇，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豁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孔子動容而對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按量，推佛爲大聖也。

案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非一人所能訪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爲前鑒，良可悲矣。當今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軾閑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之內，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等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傳奔所上之事，恐藩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奔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升款，冒以啓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遠復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或序六條，德既襲維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荷卿之寶，起修竹之園，懸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冠，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奔下愚之甚，實愧凡僧，禿丁之誚，惡罵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威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奔之狂悖者也。不任斷骨痛心之志，謹錄傳奔所上之事，輒述鄙辭，件答如左。塵顯威嚴，伏增殞絕，謹啓。武德六年五月二日，濟法寺沙門琳等啓。上。時皇儲等，因奏法師之論，高祖異焉。故傳氏所陳，因而致寢，釋門再啟，寔賴我皇起子者商，法師有之矣。但傳氏所獻狂簡，思媚闕庭，既而不愜所懷，陰施密語，搆扇黃領，穿鑿異端，遂使風壤混質於周邦，雞風濫形於楚國，玉石相亂，朱紫難分，屢譴釋宗，達于高祖。帝乃從其所議，不任自明。後以武德九年春三月，詔問皇儲曰：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昔，但僧尼入道，本斷俗緣，調課不輸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沒命釋門，清身養素。比年沙門乃多有愆過，違犯條章，干煩正術，未能益國利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教雖有嚴科違者，都無懼犯，以此詳之，似非誠諦。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輒爾爲之，恐駭凡聽。忤子明言，可乎不可？皇儲對曰：臣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艾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以立教垂範，盡妙窮微，至理深難，情

量匡測，雖有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
適非倫，其有世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
崇無乖敬仰。當今時局，僥託人多狡猾，出家
者未能盡善，入法者無廢嬌媚，亦有規覓賦
租虛稱學道，偷安朝夕，假號桑門，自有威儀
具足志等明珠，戒行不虧，心同潔玉。今欲並
令還俗，無別賢愚，將恐火繼崑山，玉石同燬。
霜飛奈苑，蘭艾俱摧，指事爲言，恐傷皇化。今
責如來降罰以息姦，非但佛性慈悲，法門平
等，無彼無此，無我無人，絕愛忘憎，情同巨海，
厭之者不生憎想，患之者不發悲心，以此而
詳昭然可驗，且商均生於舜舍，丹朱長自堯
宮，二子雖復非人，猶不虧兩君之聖。今忽
因愚僧之過，欲毀尊像之形，進退商量，理爲
未可。

高祖又問諸群臣曰：傳弄每言於朕云：佛教
無用，朕欲從其所議，卿等如何？時左僕射魏
國公裴寂進諫於

高祖曰：臣聞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寧戚等，
飲酒而適，桓公謂鮑叔曰：爲寡人等祝之。
鮑叔奉酒而祝之曰：願我君無忘出於菖，願
管仲無忘縛於魯，願寧戚無忘飯於牛。時桓
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
之言，則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舊也。
陛下昔創義師，志還三寶，云安九五，誓啓玄
門。今陛下六合歸仁，富有四海，欲納奔之狂
簡而毀廢佛僧，此即虧陛下之往信。彰陛下
之今過，黎元失望，理不可也。
高祖納皇儲等諫，因降勅曰：寺留三所，京置

千僧，餘並給賜王公，僧等放還桑梓，嚴勅
既下，皂白難分，不敢忤意而止焉。夏五月六
日

高祖脫屣萬機，文帝攝政，時大赦天下，還返
神居，佛日再揚，斯爲盛矣。又因前傳弄密扇
黃巾，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咸陳管見，
並作庸文，遂著十異九迷及顯正等論，貶量
佛聖昏冒生靈，語越典謨，動違經史。法師觀
其所述，傷而惡之，撰撰論文，目爲辯正。詳
乎法師用奇博物，匪日而成。時以文籍缺然，
因循累稔，右僕射蔡國公杜如晦者，岐嶷天
挺，器宇宏深，與法師志篤江湖，行相欽味。
法師仗借墳素，致書於杜公曰：法琳草衣野
客，木食山人，九類曲誠，同腐芥，不被知於
當世，分誠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慚外，滿
非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
溪，歸心紫蓋，覆松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邊，
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鷺塵，久客秦
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陽，口腹之弊
已淹，仲叔之情何寄，臥靈臺而起恨，遊白
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遽切居
生坎壈，稟命連運，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
弔影，命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腰裏，累
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
九流七略，難甚緣山，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前
因傳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者重修
辯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
罔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
之任，知人之鑒，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

武，風姿爽朗，誠度含弘，既握靈蛇之珠，爰
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獎理文昌，德銳
指紳，學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號詞宗，不
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煥，朽木
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於蔡氏，相如達賦，
必賴於揚雄，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
來，內外文籍，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
諷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聽所請，悚息何
言，然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事
無，前以傳子諂言，略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
褒揚，職在中心，但知慚德，昔三都賦，未值張
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
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
章，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
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並將
迴向耳，杜公時答法師書曰：猥辱芳符，曲垂
提拂，嘉言忽降，銘戴增深，仰惟法師，命世
挺生，神襟俊逸，器局宏亮，識度清遠，架澄什
以照前，邁安遠而光後，晒談灰於漢日，淺
辯鼎於秦年，既其內瞻五乘，解窮八藏，亦乃
外該百氏，識洞九流，加以學盡莊微，詞殫李
奧，體二葛之訛簡，究三張之詭文，慕集許
之顯陽，踵黃綺之商洛，隱紫臺而懷仰，遁
青溪以詠歌，蕭散有慧遠之風，放曠參道融
之迹，既而情維絕紐，志縉縉綱，乃返步山門，
來儀上國，賜傳弄之狂簡，已製破邪，遇劉李
之詭言，將修辯正，經云：護法菩薩，正應如
是，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但弟子承乏，忝官實
慚，籌策，濫蒙抽擢，深愧阿衡，書云：筆海詞

宗。頓成虛闕耳。況弟子家非汲郡。詎有竹簡之書。室異魯邦。理無蝌蚪之字。人殊兩載。世別二冠。五體聞然。四部多闕。法師既建覺德之志。嗣提遷之蹤。弟子亦敢獻消摩以神嵩壑。諸當詢諸碩德。追訪鴻儒。博探所須。廣尋其要。亦望親承。几案而奉微猷。閱盛德之遺華。聽長者之餘論。但弟子王事靡暇。遣此代懷。休沐之日。即當馳謁。時法師所闕。杜公給而足焉。法師猶道尋常。卒平先志。論成八軸。十有二篇。流詠九州。傳之三輔。可謂文彪理炳。叶律諧鍾。郁郁可觀。洋洋盈耳。諒使大羅玉帝。悚懼金闕之中。九府仙君。震被四天之上。改群邪之異轍。革衆迷之惑心。況乎左道黃巾。能無傾覆者哉。東宮學士陳子良者。言爲世表。學冠儒林。矚此論文。因爲訓誥。叙之云爾。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宜。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苞括鬼神。道無治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跡泯眞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爲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騰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登臨之外。豈可言乎。若乃西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隨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處荊州。附世入關。從師請業。可謂玉移荆岫。皎潔之光。彌彰。

桂徒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眞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遒華。郁郁間緡錦之文。飄飄雲漢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湖。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眞隱訣之秘。靈寶度命之儀。吞若胸襟。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辯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難杏。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伴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門之牆斷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咸陳管見。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上。或生邪信。法師感其冒替。恐入泥犁。爰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根彼詞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驚莫不業墜柯摧。雲銷霧卷。狀鴻爐之焚。猶炎景之鏢。輕水。負勝之僞。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斯廣被。但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誌。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文。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並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子穎川陳子良者。近申頂禮。從而問津。惻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璧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

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爲註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貞觀元年。文帝捨大和宮。奉爲高祖置龍田寺。既而山泉勝美。栖心是寄。而法師雅好美之。乃徙居焉。七年春二月。有太子中舍人辛誼。設難二條。以問紀國寺僧釋慧淨。淨時因著折疑論。以答辛誼。論在續高僧傳。淨時以所著論呈法師。法師答淨書曰。近覽所報。辛中舍人折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詞彈辯囿。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魏魏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以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所爲。濟應之功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觀容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所忘。則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燭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彼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刻。美惡之功孰著。蓋藉以生滅。破彼斷常之迷。寄以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眞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通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言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覺鶴不亡其短長。業理相因。蟬蛻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眞會俗。豈不然歟。詳中

舍人天挺之才，未若上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夷偶，顏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博物不群，智慧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棟梁，既爲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鑪，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抱其波瀾，五師推其神俊。既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傳今，君有之矣。

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觀名作，實遺煩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詠，循環卷舒。奉繒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遲遇後生，更開未喻。琳不量愚管，輕述鄙懷。敢欲有訓，以麻續線。因著齊物論焉。其詞曰：蒙示辛中舍人二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耀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歸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環中，孰能爲茲高論。美則美矣，疑且疑焉。何者？尋上皇垂範，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亦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置。甚秋毫之方，巨岳躡尺鷃之比，大鵬此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忘其是非，非忘彼此。庸詎然乎？所謂小智不及大智。

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達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益。從微至著，憑緣刻而方妍。乘因趣果，賴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也。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就來就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其飛化。不在待與不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曰：孔老法天，不敢違天。諸天法佛，不敢違佛。至如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驚凌於駿驥，欲觀渤海返旆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而求前路。非所應也。且王道周顓，率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鄧超王謐，劉瑒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也。至如宋文帝與何尚之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省。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人學富才高，文華理峻。秦懸一字，蜀掛千金。法琳徒顧鉛刀，何敢當奇麗也。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京弘福道場釋彥琮撰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

帝欲宣暢祖風，遵高本系，爰發

明詔，頒告黎元云：老君垂範，義在於清虛。釋迦貽訓，理存於因果。論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表。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返朴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鑒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常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僭爲衆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遷忘返，于茲累代。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供行立，至於講論。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暢於九有，尊祖宗之風。貽諸萬葉。時京邑僧衆，咸詣闕庭上表，乃推法師爲表曰：琳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親侵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子見一善必獻其父，臣見一善必獻其主。臣子於君父，敢不盡心者焉。何者？父有諍子。

身不陷於不義。士有譯友。身不離於令名。琳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易。清虛卓志。與世不群。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機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涇渭同流。有損國化。若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左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其時奏奏

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口勅云。語諸僧等。明詔既下。如也不伏。國有嚴科。法師欲氣吞聲。顧謂諸僧曰。帝在九重。聖顏難覩。縱欲牽衣折檻。亦乃無由。未若踵武屈原。栖遑草野。結蘭爲佩。清白自居焉。後十三年秋九月。有黃巾秦世英者。薄閑醴禁。相解將方。挾伎術以佞時。因得志於儲后。陰陳法師之論。言誦謗皇宗。毀黷先人。罪當調上。帝乃赫然斯怒。沙汰僧尼。勅遣緇徒。並依道教。其法琳既誚謗朕之宗系。宜卽推繩。必也無辭。國有刑憲。而法師鼓麈毛羽。思奮雲霄。不待追

徵自之術府。詳察承主上之意。勅刻法師。因禁州庭。繫之繯網。司空毛明素。佇聆法師清閑。每常想見其人。既屬幽居。致詩於法師曰。治長倦繯網。韓安歎死灰。始驗山中木。方知貴不材。法師辱素詩。而謝曰。貧道識性。操味。輒不自涯。狂簡斐然。上忤

天聰。未能自殞。苟存餘息。而公賜垂清覽。琳寧緘默者哉。力拙課虛。謙之云爾。叔夜嗟幽憤。陳思苦責躬。在余今失候。枉與古人同。草深難見日。松過易來風。因言得意者。誰復免窮通。毛明素屬法師詩。而驚異焉。請結三益。篇意二難。素曰。嗟乎。相知之晚也。冬十月癸亥。因與善寺大乘僧珍。饒於法師。法師致書謝曰。屏齋朝霞。虔誠跪受。非直光鮮玉液。仰亦香馨蘭芬。嚴荷仰仁。恕之流。滋味輟虛。羸之弊。幸甚幸甚。伏惟大衆動止。與時休泰也。琳實不才。叨遷緇侶。方圓倚伏。無所自容。不能拔萃出群。卒致危身之敗。不能和光同澤。終罹無狀之辜。徒復撫膝長吟。慚魂弔影耳。是知哺糟飲醪者。則松柏之操。彌貞。泥泥揚波者。則蓮桂之芳。逾潔。至於琳也。復何人哉。素之逢迎。未閑造謠。既延中士之誘。遂蹈下愚之迹。與夫衛足曳尾。何期爽歟。且達人無健羨之名。大道拘守雌之節。泉清井洩。能不惻然。方將晦影窮巖。銷聲幽谷。散誕白雲之際。優遊青松之下。朝窺慧苑。暮宿禪林。遂此殘年。放情物外。茲願未允。耿介如何。但縲人思。撓辭彈理。寡。粗因翰墨。申述鄙懷。而尺素易煩。寸心難盡也。冬十月丙申。勅遣刑部尚

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韋懷。司空毛明素等。在州勘當。因問法師曰。落髮灰心。事宜恬靜。出家捨俗。須契無爲。理。應屏跡四禪。栖神六度。總儒墨之糟粕。遵半滿之菁花。何乃放志九流。嬰心五典。廣引三教。叙治道之昇沈。備舉十王。標崇敬之優劣。或述佛道先後。時談釋李師資。廣顯十喻九籥。盛辯氣爲道本。語信毀則。噉然交報。論品藻則。歷爾衆書。道家之謬。僧何以知。奉佛歸心。全擬自取。仰具顯。作論根起。習外逗遛。儒也無辭。則罪人斯得。法師對曰。琳聞。一切種智。號悉達多。歷應劫而應生。觀衆賢而遍學。或復示居外道。或復現作儒林。應同類而誘凡。隨異形而化物。然後稱無上士。號天中天。俯跡婆娑。教流沙界。或假安禪悟道。慧解開襟。致有說法度人。神通化物。但以衆生緣悟種種不同。所以半教滿教。數心。一乘三乘。闡道。隨宜各解。意在茲乎。故佛令十二時中。一時學外。欲使摧伏。異黨。接引俗流。緣淺鑒深。愛語同事。故內典通學論云。夫在天成象爲日月。而精異剛。柔在地成形作山川。而氣殊動靜。物既如此。人亦如斯。所以首足之儀。方履圓戴。性情之用。陰陽陽舒。貴我有知。在靈爲長。心行匪一。嗜欲不同。故以稟薄稟厚。愚賢自隔。因念克念。狂聖是分。歧路交還。泣拔毛之未肯。絲色代變。悲摩頂之不恪。信乃利物多途。潤身異術。九流既派。百家競起。儒道禮樂。以九仙爲亂神。道事沖玄。以六經爲失德。刑名貴醜。縱橫尙辯。孔辭軍旅。劉

溺儒冠。專門則純由章句。綴文則過在輕薄。俗以內典類之虛無。僧以外書譬之糠粃。存小節則棄方廣。習大道則捨毘尼。慧士傲爲導師之尊。禪人許爲守智之藏。紛然異學。難可勝言。各適所宜。寧容不習。好同惡異。守迷莫返。其爲太息良在於茲。罕語通方。一何寡識。豈若半文半質。兼俗兼真。歷覽群書。牢籠衆藝。唯有能仁。種智冠絕古今。遂有王舍野人。試以牧牛之祕。祇園梵志。驗以數葉之奇。盛披貝多。固難詳也。所以童子善財。求知識而匪懈。長者域志好學而斯通。諒亦無棄一塵。爲積德山之廣。不遺片水。聚成智海之大。迺有龍樹偉器。馬鳴碩德。弘道一時。傳芳千祀。若夫道安誠藍田之鼎。法蘭辯昆明之灰。僧會辭氣清高。惠遠神彩灑落。斯並先風之領袖。後進之景行者也。豈唯方朔以多能擅譽。張華以博物著名而已哉。蓋聞赤鹽招不識之譏。白鶴起不知之謂。至有通人遍學。無所不曉。竊以該內外。群邪憚風而偃蹤。解窮大小。殊機承景而傾向。必若小教未通。則慧品不足。外學有闕。則戒篇猶犯。是以巧飾文辭。本成回轍之德。妙閑聲韻。寔預五明之方。然則花嚴資於多聞。法花誠於親近。自省無執。頗異彼乎。不以媒銜爭名於伐當世。欲爲真道之助。正覺之資耳。至如田君下坐之伎。尚可濟時。齊人小算之術。猶堪自致。而況琢磨文彩。祖述道德者也。既等金石絲竹。俱爲悅耳之音。橘柚棗梨。皆是適口之味。高山之喻初地。難勝之順世間。固

亦風流不墜。文在茲乎。庶令僧兼俗典。無頓廢於丘墳。儒知佛宗。不慢輕於戒定。故曰大士遍學通人博聞。豈同孤陋之徒。守局促之懷者也。但琳所著辯正。根起有由。往以武德四年仲冬之月。得清虛觀道士李仲卿。所製十異九迷。及劉進喜顯正等論。輕侮大聖。冒生靈。妄引典謨。飾非爲是。琳既慨其無識。念彼何辜。因乃廣拾九流。論成八軸。敘述三教。志明益國。標十代者。意顯尊崇。據史籍而辯後先。約訓誥以明師敬。十喻斥其十異。九箴挫彼九迷。氣爲道本。並有典謨。信發岐然。非無實錄。但琳往作道士。僞謬子細。委知釋教。孔老所崇。歸心何容自取。既而理符事順。則清白顯然。根起是彰。則返留斯得。咸等又問法師曰。仲卿優劣之論。十有九條。進喜顯正之文。纔唯一軸。亦不妄陳美惡。廣引帝王。何乃辯正之詞。紛紜若是。假引上庠右學。但構虛辭。妄陳。問士儒生。全無實錄。祇欲以今類古。意有所非。仰具確陳。無容隱默。法師對曰。琳聞。烏有亡是。顯司馬之詞。子墨翰林。屬揚雄之賦。次有玄微鏡機之輩。傳盛藻於當時。殉華沖漠之流。顯詞宗於曩日。典謨既爾。琳何異哉。若不假彼開宗。何以曲終其致。所以創陳三教。叙立論之由。次顯九箴。答仲卿之說。其中亦有古來其惑。因論釋通。後以武德八年仲春之月。

高祖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此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遂引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等。當爾之時。有勝光寺釋慧乘者。學業鉤深。才鋒映俗。襄糧坐卸。固敵是求。待問開宗。鳴山鼓石。既洩懸河之辯。兼吐飛龍之詞。義網高張。玄梯廣布。莫不應機。泉涌。響風馳。遂使主上迴光。群公拜首。于時九仙外道。東體轅門。三洞黃巾。望風結舌。法琳既緣此議。又撰佛道先後釋李師資等篇。又以博奕所上事云。後漢中原。未全有信。晉魏夷虜。信者一分。仲卿論云。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因此胡法。始興於世。劉進喜云。胡來此土。未全有信。姚石已後。胡風乃盛。但琳緣此三人。不能默已。遂廣陳君王。宰輔。敬佛度僧。用對彼辭。顯其虛妄。後陳信毀交報。以示仲卿。彰善惡之有徵。使其後改。但仲卿等文。雖二軸。事有多條。縱琳八卷之書。猶爲略報。方今主上。欽明託想。玄猷。與顯沙門。遵崇釋教。豈敢以今況古。意有所非。理數昭然。誠爲確論。咸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一云。大唐馭極聖皇。垂拱。尙賢齒而返正。貴仁德以還淳。道佛二流。在政非急。久欲陳其未喻。不揆所疑。獻替可否。幸詳其要。當今聖上。欽明文思。有何未喻。可否須陳。刺上之情。儼言其旨。法師對曰。琳聞。儒教濟時。人知希仰。釋老利物。愚者致疑。所以託彼上庠。陳其未論。寄之碩學。暢此玄功。故云。殉主事

親則忠孝爲首。全身遠害則道德居尊。救苦利生則慈悲作本。懷忠奉孝。可以全家國。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興慈運悲。可以濟群品。濟群品則恩均六趣。播身名即榮被一門。全家國乃功包六合。故忠孝爲訓俗之教。道德爲持身之術。慈悲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三光各稱其德。鼎有三足並著其功。三教同道嘉祥可致也。當今

主上。高居負屨端拱無爲。文思聰明事云未喻。但以仲卿之輩邪見根深。縱沐皇猷未能遷善。所以寄之賓主暢彼典讀。伸告善言用提其耳。實不言

皇上未喻可否須陳。乞檢論文自分涇渭。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二云。檢諸古史。巡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記天尊之說。又稱妄加穿鑿廣製齋儀。靡觀出要之方。但肆貪求之術。道士之號無由而來。河上之言。迥無蹤跡者。但道言靈寶之妙。祕在玄臺。老辯天尊之神。大羅端拱。三元十真之製。斯即出要之方。六齋七品之儀。豈是貪求之術。道士之名。尙矣。河上之說久焉。胡乃斥朝廷之宗崇。非家國之虔敬。徒備五聽未越三章。天網縱寬疎而詎漏。法師對曰。琳聞。九首雙瞳之典。金天大帝之文。白秦赤漢之謨。三國二京之誌。是稱左史右史記事記辭。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故吳主孫權問尙書令關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關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救出幽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潛說。非聖人製也。吳主善其對焉。

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己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觀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簡披黃褐垂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詎可依據。委巷之書非關國典。又齋儀矯製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瓶班綵。並是三張說述修靜妄言。斥破逗過備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名。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符姚。皆號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世。有寇謙之流。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琳之臆斷。乃是史籍聲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書。皆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處。事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卷軸。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定可黜三張之機術。闡五千之妙門。琳今愕愕而犯顏。望顯主上爲明后。若唯唯而從旨。慮陷聖帝於昏君。伏惟萬乘。幸納於菟藉敢陳一中斯言。若允埃繁冀益高深。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三云。梁高祖留心釋典。所祐捨身。隋文帝荷負四生棟梁三寶。拓拔淪於正法。宇文毀於尊容者。即應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魏則數葉臨軒。周乃累君傳嗣。梁嬰侯景之難。隋繼二世而亡。是知天道無親。順成虛闕。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進退鋒楯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足知虛謬。法師對曰。琳聞。道教浮疎詎明三報。儒宗偏促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事人汝尙未知。死與鬼神爾焉能事。袁宏後漢書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祐善嫉惡爲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荀悅碩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均。藉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天絕。商臣極惡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齊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纒。比干正臣一身屠戮。諸如此例。胡可勝言。貪惑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遍知。迴唱四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風滯雲披。玉牒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憾尙在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聞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闕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來。然則蕭楊周魏之流。可不思而自釋也。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四云。高祖武皇帝者。似若詔出已後方造論端

當今帝系所崇老聃爲本。奉遵柱下。勅道居先。因何固拒詔文。擅生爬毀事既非小。須具委陳。不得徒事飾非。虛煩翰墨。法師對曰。琳所著論文。本緣劉李。實非詔出已後。乃是八年已前。但爲諛說未行。創云皇帝。次依

漢史爲太上皇，後見帝諡頒行。方超大武，請尋論卷第四。指的顯然敘德，但記八年足知非謬。豈敢詔書出後公然爬毀，求虛實罪有所歸。乞檢逕逼自分清白。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五云。依姚長謙曆云。佛是周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始滅度者。因何法顯爲傳云。聖殷王時生。推於像正之記言。佛是周平王世出。道安作論確執桓王。長房爲錄固言庄代。是知傳述乖紊。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邇。所以法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威斯現無機不燭。故經云。一言所暢各隨類解。論聲既爾語體亦然。而傳記所明非無斥理。琳今正據取彼多家。先列其真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謨最法師齊朝上統法師。及隋修曆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教法王本記。吳尚書令闡澤等衆書。准阿含等經。推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神。自兜率託存飯王宮摩耶受胎。故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答曰。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卽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於嵐毘園內波羅樹下。右脇而誕生。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卽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枯井涌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卽有五色

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昭王卽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後聲教被於此土。昭王卽遣人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生卽此年也。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人窺於窓中。又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行。卽此年也。周第六主穆王諱滿。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卽此年也。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種種光。大地六種震動。聲至有頂。光遍三千。卽周書異記云。穆王卽位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摧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屢多曰。是何徵也。屢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卽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至今大唐貞觀十三年己亥之歲。正經一千六百一十八年^{一十八者。經載。言法顯爲傳云。聖殷王時生者。但法顯雖遊外國。傳未可依。年月特殊大爲河漢。又道安乙丑上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爲驗。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公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帝時在洛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王時。但羅}

什秦曰。始來。世高漢朝先至。二師相去垂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爲記。非是安論造次謬陳。並由當時傳者之過。又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卽魯莊七年也。但據恒星爲驗而云佛生未悟恒星別由他事。琳案文殊師利般若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卽其時也。長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何者。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月。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案春秋一部。年用魯莊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恒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時日月。長房乃云。佛莊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大爲猛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云。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以十一月爲正月。如來不容二月生。凡人正月胎卽十月生。四月胎卽正月生。佛俯同人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劭齊誌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周夏二字上下方}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經七月終屬六月。信知王劭所說不差。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年癸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始。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京洛。又計惠王卽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

始得成佛。經教已來此土。尋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滅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夫聖應無方理難窺測。況乃東西夏遠年代遐遙。復遭六國縱橫秦焚五典。爲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互有差違增減出沒。皆師己意各謂指南。琳今粗述見聞。詳諸史錄。略陳遐邇。揚確後先者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

京弘福道場釋彥瑒撰

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六云。飾道是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者。但大冠小冠之說。爰自漢朝皮巾鹿巾之來興於往古。冠即法於年祀。笏乃俾於摺紳。既而服象雲羅。致有禁霞道士衣同羽數。時聞履霧仙人。故知其跡可尋三芝弗遠。其風可仰八桂非遙。所以蕭史葛仙。駕丹鳳於秦室。叔卿奔騰。白鹿於漢庭。而云敗國破家出何圖史。既陳虛唱。法有嚴科。法師對曰。琳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水種豆生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各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俱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微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諸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

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自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構二十四治館。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殺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壘逆不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於後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遂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郡城。漢帝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有道士陳端。以左道惑衆。白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大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占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珙。妖言惑衆。行禁步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遶。遂便姦匿。如此經月。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朝。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與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設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壓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如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人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羅子

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於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闢。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傾納通傳。久聞即時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開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縣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閣密候。見望聲質時呵之。望即欺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是知所習非正。臺逆相仍。左道亂群。斯言信矣。竊惟賊飾黃巾與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挺。衣同雨縠。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身被布褐。驅鸞策鳳。頂戴皮巾。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美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湮除。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七云。建安歲夢而疾瘳。文宣降靈而病愈。吳王園寺舍利浮光。齊主行刑刀尋斷壞。宇文毀僧而瘡潰。拓拔廢寺而膿流。孫皓尿像而陰疹。赫連兇頑而震死者。詳其所引。並是帝王。豈有倏爾歸心。則銷病瘳瘳。暫然廢毀。即國喪身亡。是知帝代遷訛。自關運數脩短。皇王興替。計亦非由信毀。何爲妄陳禍福。詭述妖祥。據此逗還。非無指斥。法師對曰。易稱。積善餘慶。積惡

餘殃。昔云善惡之報同乎影響。所以文武成康之際。治道隆平。秦皇二世之時。酷毒天下。此乃履道祚久。淫刑嗣短。典籍盛談。詎關運數。況佛稱調御三界特尊。僧號福田四生崇重。豈有恭虔敬仰。福乃無徵。毀滅剪除。禍之無驗。前以略陳報應。對彼邪人。使慶朝聞。甘平夕殞。其文宜建安之輩。吳王齊后之流。拓拔宇文赫連孫皓等。善惡之跡。記傳具明。廣如宣驗。冥祥搜神感應等說。且善惡之分。理數昭然。傳之典謨。懸諸日月。足使見不賢而內自省。弱夷知歸。觸實者而思齊。迷途自曉。琳粗述一隅而已。令渠三反者焉。當今

聖上欽明。歸心覺路。揆竹園而興梵宇。陵祇樹以起禪龕。造無著尊度降魔衆。恩覃馬岸道被龍堆。凡是人倫。孰不霑賴。琳豈敢妄陳妖孽。指斥國家。但爲對彼仲卿。因興此論。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八云。出道僞謬。良有以焉。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麟麋異質。魯俗迷其容。欲示後昆。考其虛詐者。但紫氣浮關。尹喜啓二篇之奧。青牛出境。老子述重玄之微。所以洪漢景文。修之匪懈。我皇繼踵。親自依行。今乃謗譏浮華。難希禹泣。願之詭詐。故觸湯羅。當今

聖上神謀。達四聰於六合。皇衷敷鑒。朗二曜於八紘。忽以鹿馬刺昌辰。麟麋譏哲后。斯焉可忍。孰不可容。法師對曰。琳聞。白馬東旋。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聞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

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

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聞。自餘經教。製難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卷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大洞經及章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寶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令。前道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運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花州故城內守真寺。挑攬佛經。造道家僞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演。但是甄鸞笑道。盡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被約。不許出城門。家見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尙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書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又檢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造。斐然盈貫。琳又案。後魏正光元年。明帝召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談最對論。斌時妄引開天經云。天師張陵所造。帝時勅遣大尉公丹陽王蕭統。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共議云。老子正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

惑衆

帝曰。姜斌既有妖言。付獄斬決。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開佛法入洛。請求撰試。總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百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呪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百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隱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錄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十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本。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曝之圖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按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足知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質不覩。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是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宇承蔽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麋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僞。管見道士。不別是

非，所以借況秦人營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勝。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威等委細推檢。以十一月十五日具狀奏聞。

帝因親降問曰。朕本系老聃。東周隱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闢大道爲道元。隨迎不測。談上德爲德母。視聽莫知。苞四象以運行。括二儀而亨育。既無得而稱矣。信日用而不知。朕所以尊乎祖風。高出一乘之上。教乎本化。超踰百氏之先。何爲詭刺師資。妄陳先後。

無言卽死。有說卽生。法師對曰。琳聞師經對文侯云。堯舜之君唯恐無言。桀紂之君唯恐有言。又東方朔答武帝云。臣生亦言死亦言。琳今屬堯舜之君。何得無言者哉。琳聞。

拓拔達闐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卽其苗。非柱下隴西之流也。謹案老聃之李。牧母所生。若據隴西。乃皆僕裔。何者。燉煌寶錄云。

桓王三十九年。幸閑預庭與群臣經夜論古今。王曰。老聃父爲何如人也。天水大守豪按對曰。老聃父姓韓。名虔。字元卑。癡跛下踐。胎卽無耳。一目不明。孤單乞貸。年七十二無妻。遂與隣人益壽氏宅上老婢字曰精奴。野合懷胎而生老子。又王儉百家譜云。李姓者。

始祖皐繇之後。爲舜理官。因遂氏焉。乃稱李姓。李氏之興起於聃也。以李樹下生乃稱李姓。至漢成帝時。有李隱抗烈毀上被誅。徙其族於張掖。在路暴死。共奴隸等將其印綬冒涼得仕。所謂隴西之李自此興焉。又老子云。

吾不敢爲天下先。故述五千之訓。又言。不與

物競。處衆人之所惡。既處物不競。又不爲先。恕已推人。守雌保弱。老子西昇經又云。乾竺有古皇先生者。是吾師也。綿綿常存吾今逝矣。又符子云。老氏之師號釋迦文。尹喜內傳云。老子曰。王欲出家。吾師號佛覺。一切人也。今受天帝請食。還當爲王及群臣等一時受戒。竊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闐達系陰山。貴種經云。以金易餘石。以絹易縷褐。如捨寶女與婢交通。

陛下卽其人也。秦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卽其事也。又老生姬季之末。釋誕隆周之初。世隔一十餘主。年經二百餘祀。此卽師資驗矣。先後顯然。勘卷分明。在文指的。伏惟陛下。好生惡殺。賴及蟲魚。拯溺救焚。化雷若草。等三皇之世。教而不誅。同五帝之時。師而不陣。

陛下若奮赫斯之怒。則百萬不足快情。陛下若斂秋霜之威。則一言容有可錄。輕忤御覽。管輅飛揚。塵囂威嚴。心魂失守。帝時大怒。豎目。又問法師曰。朕聞。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禽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擢髮數罪。比比猶輕。盡竹書愆方斯未擬。爬股朕之祖廟。謗黷朕之先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法師對曰。琳聞。文王太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

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不以疎而不賞。賞彼有功。不以親而不誅。誅其有。

過伏惟

陛下。道含弘而光大。恩被八埏。德普覆而平均。網開三面。納忠言若弗及。懸五聽以乾乾。從善諫其如流坐。九重而翼翼。

陛下今縱雷霆之怒。琳甘粉骨灰塵。備垂雨露之恩。庶全骸骨。自後辯對。傳有二百餘條。詢訪莫知。闕而不錄。至二十日又降。

勅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言。念觀音者臨刀不傷。既有斯靈。朕今赦汝七日之內。爾其念哉。俟及刑科能無斷不。法師既編緣。繼復追刑期。水炭交懷。控告無所。至第六日。

夜。盤桓悵悵。徘徊沈吟。步朗月以惘然。慨浮生之如寄。不覺潛涕。因言志云。草命如懸。浮輕生類轉蓬。所嗟明夜月。難與古人同。法師因揮涕昌言。仰天而歎曰。昔郭衍拘齊獄。燕丹質秦邦。尙感夏景零霜烏頭變白。豈可獨於琳也。偏無微應者哉。言訖俄有神人身長丈餘。素服衣冠。踰垣戾止。而謂法師曰。既能亡形殉道。再紙類網。冥衛寔繁。幸無勞慮。語訖而失。法師因乃恭虔五體默念三尊。遂得。

思逸胸懷釋然無懼。至七日旦。

勅遣劉德威等問法師曰。今赦期已滿。當屈臨刑。比念觀音有何靈應。法師對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競起。與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政化。遏絕王路。固執一隅。我皇興弔伐之心。統天立極。赦戮刑於都市。斯卽觀音。拯橫死於帝庭。寧殊勢至。論功比德。上聖道齊。琳於七日已來。唯。

念。

陛下。威等重問法師曰。前奉

勅旨。令師節念觀音。因何不念。乃云唯念

陛下。法師對曰。琳聞。觀音聖鑒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範。然我皇文思聰明光宅海內。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

陛下子育群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應相符。所以唯念

陛下。但琳所著辯正。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甘從斧鉞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有伏屍之痛。威等錄狀奏

帝。帝悅。因召法師而問曰。朕比覽師文。僉鑒老教。發言佛理。感歎良哉。而釋劣道優。朕今未曉。佛大道小。非不昧斯。宜悉爾心。較言優劣。佇聞嘉唱。沃朕煩懷。法師面奏曰。伏承

聖旨宏博名義弘深。戴天不測其高。方斯未擬履地莫知其厚。此非僞。伏惟

陛下。巨細不疑。示迴天曉。等齊桓禮鄙人之術。同燕昭師郭隗之才。敢不罄言。陳其淑式。琳聞。妙覺常身本無色像。為衆生故跡有形儀。感等洪鐘隨撞擊之大小。應同明鏡。逐塵

物以妍媸。然由道冠二篇。理雖百氏。典謨在目。可略言焉。故後漢太傅張衡謂南岳道士

楊善信曰。夫西域教者。法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可棄妄歸真。勵心遵學。若不奉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而不敬。亦可專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

亦是前世事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奧。託性無為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帝常修行不倦。道學從此興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經為大。至於茅成子列子莊子惠子等。並皆悉學自然逍遙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可慕焉。又吳尚書令闡澤。對吳主孫權曰。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萬類。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並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即化遇物斯乘。天上人中自在尊貴。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普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也。臣又竊尋魯孔丘者。英才挺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製作經典。訓獎周末。教加季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子涓子惠子莊子等。百家子書皆修仙自翫。放暢山谷。縱太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人之風。是以古人將為陷溺。蓋此之謂歟。至漢景帝時。考諸百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宏深。內外明達。故改子為經。始立道學

勅訓朝野。今誦誦焉。若將孔老二家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善之。因謂闡澤曰。卿博學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傅。領侍中尚書令如故。又梁武帝會三教詩曰。小年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又宋光祿大夫顏之推云。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九經百氏之

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也。又牟子論曰。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又後周王褒庭誥曰。道家之義則鑒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此域中之教也。釋氏之教。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明因辯果。革凡成聖。斯為教之極也。又今祕書監虞世南帝王略論亦言。老子之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龍駕鶴。此區中之教也。夫釋氏之法。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也。且夫優劣之跡。訓語如然而大小之來在乎

陛下。何者。詔未出前。佛大道小。詔出已後。道大佛小。大小優劣。此之謂歟。伏惟

陛下。至德通神。布雲雨於緇侶。道隣極聖。垂日月於玄門。親降德音。問於庸菲。但琳欽承顧問。敢述舊章。塵黷威嚴。彌深戰越。帝覽法師對異而釋放焉。時憲司執奏曰。法不可廢國有常刑。諸指斥乘輿者。罪當大辟

帝曰。法琳雖毀朕宗祖。非無典據。特可赦其極犯。徒在益部為僧。法師見放意不自得。因作悼屈原篇。用申厥志。其詞曰。何天道之幽昧兮。乖張列宿。使忠正之屈原兮。而見放逐。議侯從旨兮。位顯名彰。直言不諱兮。遂焉逢殃。和璞捐於山澤兮。燕石為珍。西施憂而不幸兮。嬖母見親。撫心思念屈原兮。博達廣識。君王不察其貞正兮。斥逐去國。納讒諂之惑兮。自昏厥德。燕蘇棄於荒野兮。藥籬見殖。鵲鳴鳴於君林兮。鸛鷺戢翼於狼當路而從橫兮。麒麟伏匿。鳳鳥尚知懷德

二〇五

今見覆巢而高翔。麒麟猶析有道兮。囑不仁而騰驤。忠諫之不入兮。箕子伴狂。杜伯之諒直兮。遭尤逢殃。比干正而剖心兮。伍子胥貞而抉眼痛。清白之屈原兮。沈汨羅而不返。時京邑僧侶有流言於法師曰。不能靜思澄神。求出要道。而浪製破邪辯正。忤擾天庭。致使汝劍南若於佛法有功。何乃陵遲若是。法師聞之謂三五友人曰。琳聞主憂臣辱。主辱臣亡。奔謂僧是禿丁。佛爲胡鬼。斯言可忍。孰不可容。于時大德如雲名僧若雨。縱引四舍八藏。措筆無由。徒解九部三乘。置言何地。琳遂不量疎薄。誓紐類網。因乃拮据典墳。搜揚子集。曉其未喻。挫彼邪言。遂使俊傳無辭。李劉緘默。信知寸有所大。尺有不長。用珠彈鵝未若泥硬。

勅縱還琳益部。寧成伐罪。於琳佛法今且晏然。此豈謂爲翻覆。昔屈原被譴放逐。原豈不爲忠。卞氏獻璧加刑。誰言是瑕。此亦時君用與不用也。屈原雖經放逐。離騷盛行。卞氏縱復加刑。連城尙寶。但清水圓米行處。豈無所恨。世人莫知我也。言訖泣數行下。因爲詩曰。僕棄屈原操。不探漁父篇。問言蓬轉者。答爲直如絃。時掩泣吞聲咽而言曰。琳也不過今被南遷。幸希諸德。寄日傳書。時訪生死。時道俗送餞。填咽郊畿。敬若明神。步梵徐逝。法師辭訣友人。又爲詩曰。非意延非罪。離友復離親。山川萬里隔。方勞七尺身。遊魂長去楚。分念獨留秦。自匪相知者。誰憐死別人。夏

六月丁卯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苦痢疾遂致不救。臨終而歎曰。大丈夫泡幻之軀。信爲無用。觀斯惡露。深可厭哉。本期殉道以立身。不獲從志。泣麟傷鳳。能無悲心。言訖而卒。卽貞觀十四年秋七月二十三日也。春秋六十有九。道俗摧慟如喪所親。因葬於東山之巔。高樹白塔。行侶來往莫不傷嗟。人物周旋知便下淚。但法師藝業優贍。墳墓必該。世號詞林時稱學海。或復風前月下之詠。春蘭秋菊之篇。體物緣情。並多麗落。前祕書監虞世南者。名超振古道邁當今。乃集法師之文。爲之叙引云爾。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凝逸。豈繩準可知。寔乃常道無言。有涯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香冥者乎。至如五門五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七教之文。局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代有其人焉。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清翰。發摘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閑內明之功。固能智同測海道。亞彌天。豈止操類山壽神。伴庾亮而已。爾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生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寔釋種之梁棟。善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脈乏扶危。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籬愛山水之負帶。烟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遯。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谷洞焉。迺構巖崖。則弊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靡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而疊嶺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桓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故此闕書。太史令傳。將欲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感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衡同奏。表異者九成。鴛鴦並馳。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詞以凡測。聖之臺責。以俗校眞之答。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矛之圖。崩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乎。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勸成。多所遺失。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誡。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宜。而風期是篤。輒以蕭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具如別目。並悉文適旨婉。桂馥蘭葩。盛傳縉素。流乎視聽矣。釋彥琮贊曰。易稱。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老子述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序道序德。談孝談忠。斯亦方內之至言。域中之大訓也。詎聞視聽之外。四德常身。形器之先。一如凝湛。縱欲施安。品物託像。迦維。利見閭浮。龍飛道樹。於是淨五眼。朗三明。具六通。圓萬德。耀神光於此界。放毫相於他方。動大地以警迷。

則弊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靡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而疊嶺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桓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故此闕書。太史令傳。將欲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感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衡同奏。表異者九成。鴛鴦並馳。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詞以凡測。聖之臺責。以俗校眞之答。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矛之圖。崩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乎。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勸成。多所遺失。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誡。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宜。而風期是篤。輒以蕭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具如別目。並悉文適旨婉。桂馥蘭葩。盛傳縉素。流乎視聽矣。釋彥琮贊曰。易稱。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老子述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序道序德。談孝談忠。斯亦方內之至言。域中之大訓也。詎聞視聽之外。四德常身。形器之先。一如凝湛。縱欲施安。品物託像。迦維。利見閭浮。龍飛道樹。於是淨五眼。朗三明。具六通。圓萬德。耀神光於此界。放毫相於他方。動大地以警迷。

徒震雷音而駭群品。始垂雲於鹿野。蔭彼小根。終灑潤於鶴林。密茲大葉。其間則三邪服道。捐火具於禪河。十異歸心。沐清流於福地。自爾微言既絕。佛日潛輝。大義將乖。邪風競扇。則有提婆童壽。緝彼類網。龍樹馬鳴。維其絕紐。逮乎金人感夢。秦蔡西遊。玉馬東旋。騰蘭降趾。則有九仙左道。蟻聚於京畿。五岳邪徒。鴟張於帝闕。就誇蚊翼。各恃螢光。欲方駕大鵬。比陣龍燭。勝上騰施於三略。已薦苞茅。蘭公未逞於六韜。嚮風衝壁。故得空懸五雲之蓋。庭零七寶之化。賴映日宮。揚輝綺殿。于時捐巾褐者。其數若林。遵解脫者。如風偃草。此則釋門大猷。佛日方興。牧野倒戈。詎堪爲比。自後名僧間出。髦彥抵生代有其人。群諸史牒。則有道融牟最。提智劍以橫行。始上顯公。擁法蠶而直進。挫姜斌於魏闕。撲陸靜於齊朝。資神武於一時。流榮聞於千載。粵我亘唐之有天下也。跨三皇而越五帝。母堯舜而子成康。光宅八埏。君臨萬國。闡玉鼓法蠶之訓。揚佛日金鏡之光。湯湯緝魏斯之謂矣。時有傳劉作。屢妄構邪言。唱和既同。互爲唇齒。而法師幼懷高量。志殄群兇。所以搜括典謨。約文甲理。並懸諸日月。縉素皎然。卷氣發於四生。舒慧照於三界。遂使朱藍各色。邪正區分。盛藻嘉聲。傳乎口實。余既側聞餘論。思記德音。先乏史才。徒知勵朽。至若詩賦啓頌之作。章表碑誄之科。重席劇談。花文豔藻者。則詳諸別簡。非此所云。若股肱佛聖之篇。牆

見聞存乎實錄。庶使前芳弗墜。後進思齊。補僧史此缺遺。記盛德之請問者矣。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

暫法王之記。對揚天命。光顯大猷者。則載彼

七〇. 2052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一卷

法師諱奘，字玄奘，俗姓陳，漢大丘長仲弓之後。本居潁川，後徙河南。子孫因之爲緱氏人焉。高祖湛魏清河太守，曾山魏征東將軍南陽郡開國公祖康齊國子博士轉司業。又轉禮部侍郎。文惠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夏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郡舉孝廉，拜陳留令。又遷江陵。後，隨運將衰，遂息縷室之心，結薛羅之志，識者高之。親廣平宋氏，隨洛州長史欽之女法師，即第四子也。法師粵自襁褓，夙標溫嶠，迨於二十日，更表貞淳，機智有殊，聰敏絕異，爰以宿植，早厭樊籠，驛思玄門，翹神覺道。大業之際，詔度僧尼，時使大理卿鄭善果有許郭之鑒，一見法師，而謂人此子年齒雖幼，風骨甚奇，若住釋門，必爲梁棟，因懸落飾，止於東都淨土道場。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論，受好逾劇，並一閱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割暢備盡，師宗美問，芳聲從茲發爽。時年十五也。其後，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啓兄此雖父母之邑，而夷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今聞唐主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即與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草創，京師亦

未有講序，初爲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尼焉，景脫其選，爲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啓兄無法事，願遊蜀受業，兄從之。經子午谷入漢川，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從之受學，仍相逐進向城都。雖在行旅，恒執經隨問，比至益州，攝論昆曇各得一遍，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更聽寶選，攝論道基昆曇，志振迦徒，敬情寸陰，四五年間，究通諸部，講座之下，常數百人，領悟之才，衆人咸伏。法師兄因住城都空慧寺，即長捷法師焉，其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加之秀美，每出外衢路觀者，莫不駐車停蓋，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毘曇，兼通史傳，及善老莊，爲蜀人所慕，總管鄧公行臺尚書常雲起等，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誇凡，篇章書疏，和光咀嚙，狎道俗之情，有出於弟若其亭亭獨秀，不難埃塵遊八宏，窮玄理，廓虛氣以爲志，繼聖達而爲心，匡振頹綱，苞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臨大難而節逾高，通義哲之深疑，開後賢之未悟，垂義功於來裔，標準的於當今。乃率生而寡儔，非唯兄之弗逮也。然昆李二人，懿德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將遠，無得同焉。法師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於城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亦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爲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入結商侶，汎舟三峽，沿江而進，到荊州，止天皇寺，彼之道洛承風斯文，既屬來儀，咸請敷說。

法師爲論攝論昆曇，各得三遍罷，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問疑礙，又到趙州，謁談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究其旨，經目而記於心，又於京城諸德，尋訪異同，僕射黑公爲蕭兄弟，又深珍敬，奏住大莊嚴寺。法師既遍謁賢，備論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暫遊西方，以問所惑，辨取十七地論等，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吾當繼之。乃結侶陳表，有勅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俗問案善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願乞衆聖冥加，往還無難。初法師生也，母夢法師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報曰：爲求法故去，此則造迦維之先兆。貞觀三年，將欲首塗，又求祥應，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極爲麗嚴，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不以爲懼，乃決意而入，忽見蓮花，踊乎波外，應足而生，須臾至山，又峻峭不可上，踊身自騰，有搏騰扶而上昇，至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九也。時有秦川僧孝達，在京學畢還鄉，法師與同去，展轉遂達瓜州，訪西路好惡，皆云流沙無路，行人多結伴侶，看牛馬糞，及遺骸爲標幟，風驚沙起，骸骨亦平，唯多起風魘魅之類，東西八百餘里，欲孤行者，終不可達，聞已

●平安時代寫觀智院藏本 ●平安時代寫實善提院本 ●大ニ太 ●候ニ候 ●曾十(和) ●派齊二字依甲本補之 ●文惠二父
●隨二隨 ●(母)十親 ●欽之女三字依甲本補之 ●期二期 ●鄭二期 ●受二受 ●果十(口) ●連抑揚三字
依甲本補之 ●割二割 ●發與時年十五也七字依甲本補之 ●此雖父母之邑而夷八字依甲本補之 ●聞唐主驅晉陽之衆已據十
字依甲本補之 ●父母親與兄投也兄從九字依甲本補之 ●國基草創四字依甲本補之 ●(此)十無 ●迦徒二迦 ●(前)一
●亦二且 ●本二本 ●氣二氣 ●乃二及 ●建二建 ●同二同 ●論二論 ●道二道 ●漢二漢 ●
皆二皆 ●而二而 ●宗二宗 ●道十(瑞) ●黃二黃 ●問來善苦二問來善 ●起二起 ●

愁憤。不知其計。乃禮佛求願。願得一人。相引過關。即玉門關也。關沈胡盧河。關西百里。有一烽。烽下有水。凡有五烽。五烽之外。無復成。過皆長嶺耳。又乃訪得一胡。許送過關。臨時復退。強遷之乃行。夜至河離關十餘里。上源有胡桐樹。胡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即渡河。心極歡喜。各下櫛而眠。夜半胡乃起抽刀行。而法師欲為屠害。法師僅起念佛誦經。胡人還坐。少時復起。謂法師曰。國家法私向外國。罪名極重。前五烽路。遊其下必被他殺。終無得免。但一處被擒。即死。弟子亦有家累。何能當之。王法不可干。其師還去。法師報曰。裝只可向西而死。誓不東歸。而生。棧越不能者。任還裝獨自去。胡曰。師被他殺。投還相牽引。終不免罪。法師為設重誓。縱令身碎為塵。終不相引。為指天地星月重言。胡乃辭別。法師與馬一匹而去。於是夜發。至第一烽。水邊飲馬。少時飛箭頻來。幾著於膝。既知他覺。急即向之。烽上人將火問是何人欲何所去。乃去帽現其法服。報云。從京師來。欲求法於婆羅門國。人將上烽。見校尉校尉深相責問。法師具陳行意。聲淚俱下。被亦。愀然垂泣云。師能如是。伍師去。儻如所願。亦國家之益。師且臥。於是安置。天曉為設食。更施妙糧。自送十餘里云。師勿過餘烽。第五烽外。有野馬泉。可更取水去。法師過第五烽。遇風沙大起。不知泉處。日暗傍一沙溝住。下水欲飲。馬袋重失。手覆之。纔得一飲之直。餘並傾失。千里之資。此時頓盡。煩惱亦何

可言。三更後復行。不知道路。唯西北望星月而進。至明午後。已大渴。雖有麤糲。乾不能食。如是四夜五日。無一滯霧。人馬俱困。不能復行。遂以沙中。默念觀音。不能發語。氣殆將絕。至第五夜。忽有涼風。非常冷快。體得醒悟。馬亦能起。復強行二十餘里。還臥不能去。夢一大神。告之強行。何為復臥。於是復起。馬忽異路而去。迴之不得。行可十許里。遂遇一池。清冷澄澈。非常歡喜。便飲馬。自復澡嗽。又取麤剉飼馬。池側亦有青草。比明馬健人復解齋。更一日一夜。就水將息。後日盛水漸進。更經三日。方達伊吾。於流沙北。維維之外。復逢鬼魅。日有數般。因弊難艱。免難為記述。既至伊吾。逢高昌使人。還向其王。說法師來意。王大歡喜。遣人將駝來迎。復到高昌。相見悲喜。王欲留法師。不聽西去。法師乃不食四日。以盛動之。王意亦迴。王母妃願結母子。王願為兄弟。許者任師去。法師相許。王歡喜請講仁王經。并為度沙彌四人。造法服數十具。差達官。將安革馬。手力倍送。又修二十四封書。與突厥葉護可汗等諸國。并附校練五百餘匹。令遞送云。法師者。是奴弟。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使得達婆羅門也。於是辭去。既到葉護衛所。可汗甚歡喜。差人遞送終達迦濕彌羅。舊云。屬賓國也。皆可汗之威。高昌王之力耳。中間所經慈山雪嶺。熱海鐵門。危難之事。及諸王禮接逢迎之儀。不能備叙。迦濕彌羅國。有大德號僧勝。善於經論。法師就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等。及大毘婆

沙。國王。慧其。盡學。遂無有經本。乃給手書十人。令為抄寫。并餘所須。並勅供給。學已方出東南。入磧迦國。徒伴二十餘人。相將渡梅陀羅婆伽河。東至波羅奢大林中。逢賊所將衣資。劫掠都盡。身命幾令到村。與諸人告乞。各得衣服。次到磧迦東境。有大菴羅林。林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觀其面貌。可稱三十許。明中百論。及吠陀書。云是龍猛弟子。法師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又東到那僕底國。就調伏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論。又東到那伽羅寺。就月曹法師。學眾事分毘婆娑。又東到祿勒那國。就開那龜多大德。學經部毘婆娑。又就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辨真論。展轉到劫毘陀國。禮拜聖跡。佛昔在忉利天為報母恩。一夏說法。乘三道寶階。下人中度。又西北至羯若鞠闍國。就毘那犀那三藏。學使佛毘婆娑。日習毘婆娑。自此東南。至阿踰陀國。禮聖跡已。順流伽河東下。八十餘人同船。欲向阿阿邦移佉國。河之兩岸。皆是阿踰迦林。蕪藋深茂。於林中。忽有十餘船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擁船向岸。令諸人解衣。搜求珍寶。其賊先事突加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殺取肉血。用以祠之。求喜福。見法師儀容美麗。相顧而喜。於是則賊遣人取水。於花林中。和涅塗地作墳。牽法師上墳坐。令數人拔刀侍立。即欲揮刃。法師報云。遠來求法。傳於未聞。此心未遂。檀越殺之。恐無福也。賊不納。法師知不免。謂賊曰。願賜少

①又二入 ②下二不 ③刀二日 ④遊二由 ⑤投二 ⑥身一 ⑦慈一慈 ⑧任二任 ⑨吾十(國也) ⑩維二迦
⑪南重 ⑫維二維 ⑬觀二觀 ⑭喜二喜 ⑮陀二陀 ⑯(所)十相 ⑰盛二盛 ⑱安革二安 ⑲倍二倍 ⑳及二
又 ⑳盡二盡 ㉑令二令 ㉒經十(部) ㉓該二該 ㉔多十(部) ㉕毘陀二比 ㉖毘二止 ㉗十二千 ㉘阿
阿邦二河耶 ㉙加二加 ㉚賊十(部) ㉛令二令

時莫相逼惱，使我正念，亦是檀越恩澤。於是專心觀史多天慈氏菩薩所。於心想中。若登蘇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觀史多宮。慈氏菩薩妙寶臺，菩薩國。此時身心歡喜。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湧浪，船舫漂覆。賊徒大騷，問同伴曰：此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若殺，得無累罪？且視風波之狀，天神已嗔，宜忽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手觸，爾乃開眼，謂賊曰：時至邪？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禮謝，廣為說法，令其發心。諸賊遞相勸告，收諸賊具，總投河流，所脫衣資，各還本土，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徒歡喜，頂禮辭別。同伴敬歎，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怪。從歷數國，又東北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訛也。聖迹甚多，皆得禮敬。又到吠舍離城，觀維摩詰宅，并佛許其處聖跡極多。法師停七日，禮拜方遍。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到菩提樹，共處周圍三十里內，聖跡尤遍。法師停八九日，禮拜乃遍。至第十日，那爛陀寺衆差四十德來，迎至寺莊。宿大日提連本村。明日食後，更有二百餘僧及千餘檀越，擎舉幢蓋花香來迎，引入那爛陀寺。既至，合衆都集。法師與相見衆坐，令維那唱法師住寺。寺內所有一切共同，衆相見訖，差二十人有德行，將法師參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其人博聞強識，佛法及外道經

書，一切通達，又最著宿。時年一百六十歲，衆所共尊，不敢片其名。故號爲正法藏。法師隨入謁方率師資，務盡其敬，頂禮讚歎。正法藏命法師及諸僧坐，問從何處來，報從支那國來。欲於師處學瑜伽等經論，聞已啼泣。喚弟子覺賢，令說三年已前病惱因緣。覺賢曰：和上去今三年已前，有患，四支拘急，如火燒刀割之病，意厭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天人黃金色，謂和上曰：汝勿厭此身，身是法器，修習難得。汝過去會作國王，多惱衆生，故招此苦。當自悔責，禮誦行道，廣通正法，業累可除，直欲不食捨之，終不得了。死已受身，還得受苦，猶如井輪，迴轉無息。復三年餘，有支那國僧欲來於此學諸經論，已發在路。汝可待之，爲演說付授，彼人得已，當轉流通，以功德汝罪自滅。我是曼殊室利，憐愍汝故。來相告當依我語。今日已後，所患亦當漸除。語已而滅。從爾來，和上漸則安隱。正法藏又問：汝在路經今幾時？報曰：過三年向欲四年。既與昔夢狀同，深相慰喻。法師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起禮謝。言意訖，辭出安置。幼日王院，七日供養已，更與上房第四重閣，加諸供給。日得擔步羅葉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豆蔻子二十顆，龍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蘇油乳酪石蜜等，皆日足有餘。一期之料，數人食不盡。給淨人婆羅門一人，出行乘象，與二十人陪從，免一切僧事。寺內主客萬人，預此供給者，滲法師有十人，言供大人米者，此即粳米，大如烏豆，成飯已後，香聞百餘步。

摩揭陀國，獨有此米。餘國更無收植又少。唯國王及廣知法大德得食，餘人不得。故云供大人米。其遊履外國見重，所至皆此類也。法師安置已，向王舍城，親禮聖跡。數日方周訖，已還那爛陀，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如是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因明聲明集量論等各一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已於迦濕彌羅等諸國聽訖。於此尋讀決疑而已。如是五年，不捨晝夜，聽訖。復往仲爛擊鉢伐多國，尋禮聖迹。有孤山，極爲秀麗，山中有精舍，中有剎檀觀自在菩薩像，特多靈驗。有所願求，至心皆得。其守護人，思慮河於外面各十步，作勾欄，人有散花請願，皆於欄外，不許入內。法師敬欲往祈請，買種種花穿之爲綬，將到像所，至誠禮訖，向菩薩跪，發三願。一者，於此學已，得平安還歸本國者。願花住尊者，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觀史多天宮，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挂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某今自疑，不知有無。若有佛性，修行可成者，願花貫尊頂，請訖以花綬遙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歡喜無量。於傍見者，莫不禮敬。而結因緣。從此更巡諸國，窮南海之濱，觀尋聖迹，問訪師友。復至鉢伐多國，有數大德，學業可遵，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毘達摩及攝正什論教實論等。復還那爛陀寺，參禮正法藏已，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所，論師剎帝利種，幼而好內外經書，五明數術，無不窮覽。每依杖山，養

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數來親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時人號爲步異。此云食邑者。法師就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成無畏論。不住涅槃論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開瑜伽因明等訖。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空。遙指寺外。謂法師曰。汝隨我看。即尋指外望。見村邑林池。爲火焚燒。並成灰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却復十餘年。戒日王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當如此地。汝宜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怪歎。向勝軍說之。答曰。三界無安。能知不爾。此聖人之垂誡。不可不依。是法師所行。皆爲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尸羅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爲不契聖心。誰能此祚。永徵之末。戒日王果崩。印度飢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策玄具其事。法師在彼之日。觀那爛陀寺大德師子等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法語之聖人作論。終不相達。但學者之不通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戒賢師已下。見咸稱善。彼具流行。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德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因討賊行次。烏荼國小乘師等。保重此論。取以示王。并請與大乘擊論。王許。遂作書與那爛陀寺。差四大德。善大小宗及外道經者。可詣行所。擬共小乘外道論義。正法藏乃差海惠智覺師子光及法師。爲四人應王之命未發問。復有順世外道。來求

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法師遣取立論。喚外道共論。往復三四番。婆羅門點無所說。先有契屈者斬首相謝。外道請依先約。法師曰。我沙門釋子。當不害昆蟲。況殺人乎。外道歡喜。請終身給侍。聞者無不稱慶。時欲往烏荼。乃訪得彼論披尋。數處有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會聽此義不。答曰會聽。我於時善。法師遣說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即申大乘義破之。爲一千六百頌。名制惡見論。將呈戒賢及德衆。咸悉稱善。曰。以此窮窮何敵不已。法師善得彼宗。乃放所伏婆羅門。隨意所之。外道歡喜辭去。往東印度。向拘摩羅王。談法師之德。王聞甚悅。發使來請。王使再三乃去。是時正欲歸還。已並裝束。那爛陀大德及徒衆。咸皆勸住。法師念此經論少闕。本意取以流通。不能建某宿心。確然不許。於是辭別。將經像。赴拘摩羅王所。其國先來求行佛法。多信外道婆羅門教法師至止。異黨雲。請王整論驗其勝負。法師妙辨既開。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卑詞請問。諸佛功德。顯示所由。法師爲王。述讚如來三身利物。因即爲造三身論三百偈。王乃歎未曾有頂戴受持。時戒日王。聞法師在拘摩羅王處。驚曰。我頻請不至。何因在此。發使語拘摩羅王。送支那法師來。王知戒日欽戀。令嚴象車二萬乘。船三萬艘。法師溯流河。以赴王所。至羯末唱祇羅國。王見法師。頂禮雙足。散無量花。讚頌訖言曰。弟子先遣請法師。何爲不來。法師答。當奉命時。聽受未了。不獲參王。王曰。師從支那國來。彼

有秦王破陳樂歌舞之曲。秦王者何人。有何功德。致此詠歌。法師報。秦王者。即支那國今之天子也。本國見國王有聖德。能除兇禁暴。覆潤群生者。則歌而詠之。秦王是大聖之人。爲蒼生撥亂反正。重安宇宙。再曜三光。六合懷恩。故有斯詠。王曰。如此聖人。故天遣爲物主也。於是延入行宮。陳諸供養。王曰。聞造制惡見論何處在。法師報。在此。遂遣取觀甚悅。謂其門師等弟子。聞曰。光既出。螢燭奪明。師等所寶之宗。他皆破訖。試救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師論太好。在此諸師。並皆信伏。恐餘國小乘外道。尙守愚迷。望於中印度曲女城。爲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發顯大乘。使其改邪從正。不亦大哉。是日發。勅普告集曲女城。觀支那法師論。自冬初而進至蒲月。方到會場。四方沙門婆羅門外道等。蘊義洽聞之輩。到者數千人。王先令造殿。容千餘人。於中安尊像陳香花音樂。設食行施訖。請法師昇座。標舉論宗。命諸衆徵擊。竟十八日。無一人敢問。王讚歎。施法師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氎衣一百具。又令大臣將法師袈裟。巡衆告唱云。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並宜知之。諸衆歡喜。爲法師各立美號。大乘衆號爲摩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者號爲木叉提婆。此解脫天。燒香散花。禮敬而去。自是德音遐振。會訖欲還。王留更觀七十五日。大施。觀訖辭還。王施大象一頭。金銀錢數萬。法師受象。不受錢等。戒日王拘摩羅王等。十八大國王。

流淚辭別。北道而歸。備經艱險。度雪山葱嶺等。歷三十餘國。到于闐。附表陳請。勅遣于闐王。多給駝馬。至燉煌。以貞觀十九年春正月。到長安。於西城請轉法輪像等七軀。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二十五日送經像於弘福已。謁帝於洛陽。三月一日。奉勅還京師。即於弘福翻譯。及修西城記。至二十年秋七月十三日。進新翻經。并請仰製經序。及進西城記。蒙神筆報書。極褒揚之美。勅書云。法師風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開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惠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教幽微。豈能抑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城記者。當自披覽。勅獎尙法師。又表謝。兼重請序。至二十二年。駕幸玉華宮。六月勅遣法師。既至。接以殊禮。勸問師比更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一百卷。上曰。此論甚大。何聖所作。復明何義。答論是彌勒菩薩造。明十七地義。何名十七地。法師答名及標大旨。上甚悅。於是勸遣使。向京取論。論至。自披更歡喜。因勸所司。寫新翻經論。爲九本。頒與雍洛相充荆揚等九州。遣遞流布。法師更請經題。恩勸方許。至其年八月四日。製序訖。凡七百八十言。題云。大唐三藏聖教序。通冠新經之首。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僚宣讀。霞爛錦舒。光讚兼極。凡厥百僚。喜躍慶賀。今上在春宮。又製述三藏聖教序。

訖。凡五百七十言。二聖序文出。後法師又陳表謝。蒙勅。報云。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明躬省處。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法師又陳表重謝。勸報書云。朕性不讀經文。具覽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污經文。具覽來言。杜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真慚。自此之後。四方道俗。手舞足蹈。歌詠連言。內外揄揚。曾未浹晨。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惠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所諸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因賜摩雲納袈裟一領。妙絕今古。價直萬金。又令天下寺觀。各度五人。冬十月隨駕還京。於北闕別弘法院安置。有令造慈恩寺。於寺西北角。造翻經院。勸法師移就翻譯。給弟子五十人。弘福舊處。仍給弟子十人看守。至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勸施物。遂得成就。至五年六月。迎法師入內。法師於臨文等殿。翻發智等論經數日。降手詔。飛白書云。師年尊。此間小窄。體中如何。又顯慶年中。恩勸云。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尙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尙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尙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郭陰縣開國男薩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校太子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時爲看閱。有不隱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又法師請仰製大慈恩寺碑文。蒙恩勸許。

造詞及法師多所褒贊。碑文成後。又陳表請神翰自書。又蒙恩許書訖。法師符佛之再榮。遂共京城僧。造幢蓋等迎。勸又遣見在王公太常九部樂及二縣音聲。千餘車助送。上居安福門觀之。光揚之美。難爲具述。又施摩雲納一領。妙類前恩。并餘時服百有餘事。二年。駕幸洛陽宮。法師預往。安置在稱翠宮。於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緣論等。又翻大毘婆沙等論。在所無轍。其少室山西北巖氏故縣。南遊仙卿控鶴里鳳凰谷。是法師之生地。某少室山北少林寺。是魏孝文所立。極山泉之美。是并流支譯經之處。法師意願。猶託至九月。陳表請住少林。爲國翻譯。蒙神筆報書云。省表。知欲晦迹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虛禪寂。軌證什。以標今。仰挹風微。寔所欽尙。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澄。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障。登識浪之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卽代。既載遺言。不敢重請。又顯慶三年中。勸爲皇太子。於漢王故宅。造西明寺。令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僧十人。以死爲弟子。此地貴於般若。前代雖翻。未及周備。諸德咸請。依大本更翻。然般若總二十萬偈。可成六百卷。法師以爲在京多務。恐難卒了。於是屢請居山。方蒙恩許。往玉花宮寺翻譯。仍勸供給。一准在京。至彼。以顯慶五年正月一日。翻大般若。至龍朔三

年十月二十三日終訖。凡四處十六會說總六百卷。中間又翻成唯識論辨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命寶基齋表。請聖上製大般若經序。至十二月七日。於蓬萊宮美進時通事舍人憑義宣口勅許。法師從少以來。常願生彌勒佛所。及遊西方。又聞無著菩薩兄弟。亦願生觀世多天宮奉事彌勒。並得如願。俱有證驗。益增勸勵。自至玉花。每因翻譯。及禮懺之際。恒發願上生觀世多天。見彌勒佛。除翻經時以外。若晝若夜。心心相續。無暫怠廢。從翻大船若訖後。即不復翻譯。唯行道禮懺。

至麟德元年正月一日。玉花寺衆及僧等。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辭曰。知此經於漢土未有緣。縱翻亦不了。固請不免。法師曰。翻必不滿五行。遂譯四行止。謂弟子及翻經僧等。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之質。何得久停。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於玉花。若於經論有疑。宜即速問。勿爲後悔。徒衆聞者無不驚泣。皆曰。和上尊體康和。計年未至耆耄。何爲忽作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非徒衆所悉。是時法師未有疾患。徒衆相顧。咸生疑怪。至正月三日。法師又告門人。吾恐無常。欲往辭佛。遂與弟子等往。先造俱像所。禮懺辭別。其有翻經僧及子等辭向京觀省者。法師皆報云。汝宜好去。所有衣鉢經書。並皆將去。吾與汝別。汝亦不須更來。設來亦不相見。去者報云。和上康休。必無此事。法師報曰。非汝所知。去者果不重見。至正月八日。有

弟子僧玄覺。夜見夢一大木浮圖。高顯駭麗。意欲瞻仰。忽然摧倒崩振。心驚遂即睡寤。平旦夢禮具說此事。法師報曰。此事屬我。不關於汝。勿爲憂怖。至月九日申時。又告玉花寺主慧德等曰。某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某捨命已。勿延宮寺。宜於山原靜處安置。作一容身棺。造一周棺。遷葬與送。至彼可依教火焚。最爲第一。慧德等怪歎。不疑即有此事。至其日將暮。因向後房。度一小博渠損足。初經四日。仍如常行止。至十三日。遂即疾臥。至十六日。閉目開目。頻見有白蓮花。大於食盤。光淨鮮潔。至十七日。又見無量百千人衆。其形偉大。皆服錦衣。又齋綺綺種種花寶。莊嚴法師所住房宇。以次漸莊。遍翻經院內外堂殿。乃至山林。並爲寶飾。花幡幢蓋。又奏音樂。後見門外。無數寶輿。有百味飯食及諸香果藥。並非人間之物。皆將來獻上法師。法師辭云。此供具六通者所受。某未具此德。不敢當之。雖難辭讓而進獻不止。侍者驚觸。遂開目。向寺衆等。具說前事。寺主慧德。其夜月甚明朗。見告坎山上樹。並變爲白幢蓋。兼見二人。舉一寶種種肴饈。被山遍谷。似有奉獻。尋即參具陳其事。正相快會。又云。某一生已來。所明福慧。准斯所見。功不虛損。信諸所言無有謬也。因命翻經僧嘉尚。錄出此來所翻大般若經。瑜伽等大小乘經論。總翻七十五部。合一千三百三十一卷。令其諷讀。深自忻慶。又云。某無常期至。宜告門徒。並來取別。至二十一日。寺主惠德。夢見無量金像。云

是千佛。東方當翻經院上空。中現已還沒。至二十二日。門徒總集。令作捨墮願。久所有衣及非衣。並皆疊捨。造十俱胝像。又請僧轉讀行道。燒燈供養。洗浴衆僧。至二十三日。設齋訖。正午令工人。於嘉壽殿。以香塗香木樹。菩薩像。對寺衆及門徒。各乞歡喜。辭訣取別。又造遺表。弟子寶基奉進。遂默正念。後人說偈。敬傍人誦云。南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取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看病僧明藏見二人。各長丈餘。著白衣冠。各以一手。共擎一大白蓮花。花臺三重。非常可愛。如小車輪許大。至法師前立口云。無量劫來。惱亂衆生。諸定業報。因令小疾。小許輕受。並得除滅。宜當慶喜。莫生憂惱。法師見已。合掌良久。遂自迴轉。以右脇著床。舒足重疊。右手支頭。左手申安。轉上迄至命終。更不轉動。明藏更問。見何等相。報云。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午。夜弟子光等又問。和上定生彌勒前不。報云。決定得生。言訖捨命。時經六十日。頭髮漸生。顏色如常。赤白不異。又有香了無餘氣。得病之時。翻經使人許玄。備聞奏。蒙勅遣醫人。將藥往看。比至法師已亡。醫不及。終後坊州刺史寶師。備聞奏。恩勅葬事所須。並令官給次奉。勅旨。玉花寺僧玄奘既亡。其翻經事且停。已翻成者。宜准舊例。官爲抄寫。自餘未翻本。付慈恩寺。好掌勿令損失。其玄奘弟子。及翻經僧。先非玉花寺僧者。宜各放還。寺又奉勅旨。故僧玄奘。葬日宜遣京城僧尼造

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之津梁。一乘之宗。

法印權大僧都賢寶記之
右賢寶師感得之本尤祕藏也今茲彼師三

大師付法傳被引用行狀文，彼此符合。尤

法印權大僧都賢寶記之

右賢寶師感得之本尤祕藏也今茲彼師三

鄉智賤遺伴之地。班張之所不踐。章亥之所未遊。法師了爾孤證。但然無梗。扇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仁於五印之間。使乎遐域王侯。馳心輦歸國轂。係仰天衢。雖聖威遠。亦法師通達之力也。自歸國翻宣。若菴園之始說。精文奧義。如金口之新開。而敬指寸陰。勵精無怠。神氣綽然。無所擁滯。遺務之後。猶爲諸德說西方聖賢製述文義。詞旨淺深。部類不同。并少年在此間。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郁哉盈耳。了無疲倦。其精力過人。若斯法師。還國已來。于今二十載。合翻梵本七十五部。譯爲唐言。總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尙有五百八十二部。未譯見翻者。大般若瑜伽論大毘婆沙順正理等。皆是鎮國之寶。學人藪澤。然譯經之事。其來自文起漢。靡騰迄今三藏。前後道俗百餘人。先代翻譯。多是婆羅門法師。爲初至東國。夏方言未融。承受之者。頗會艱阻。每傳一句。必詳審疑迴。是以倒多說毘。今日法師。唐梵二方。言詞明達。傳譯便巧。如擎一物掌上示人。了然無殊。所以歲月未多。而功倍前哲。至如羅什稱善秦言。譯經十有餘年。唯得二百餘卷。以此按量。難易見矣。所悲運促。不終其志。嗚呼哀哉。

大唐故三藏玄奘師行狀一卷終

大唐故三藏玄奘師行狀一卷終

可珍重之也

大師付法傳被引用行狀文，彼此符合。尤

法印權大僧都賢寶記之

右賢寶師感得之本尤祕藏也今茲彼師三

百五十忌也爲追賁遂繕裝畢

朱書嘉保三年八月廿八日交點了

No. 2053

①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

仰^③上^①沙門釋彥綜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筌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厭趣萬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譬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髣髴。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歸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卽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影。選旨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已掩。千髻將焚。痛如天人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集結微言。考繩墨。以立定門。卽貫華而開律部。據優波提舍。以明之。爲論。剖析空有。顯別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其義。及王秦奉使。考日光而求佛。騰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烟火斷絕。雖王莽僭
逆之釁。劉石亂華之災。剝割生靈。芟夷海
內。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
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
豈可守而死也。余聞唐帝。驕晉陽之衆。
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
投也。兄從之。卽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
國基草創。兵甲尙興。孫吳之術。斯爲急務。孔
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
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
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之士。是故
法將如林。景脫甚遲爲其稱首。末年國亂。供
料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
師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
受業焉。兄從之。又與經子午谷入漢川。
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相見悲喜
停月餘。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諸德
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甚遲攝論毘曇及
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
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
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
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荆楚。無不知聞。
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郭矣。法師
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
傑。有類於父。好內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
乘論阿毘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爲蜀人
所慕。總管鄴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吐。蘊
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若其亭亭獨
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理。廓宇宙以

①制一新②③(商)一④余二今⑤⑥帝二主⑦⑧與十(兄)⑨⑩餘十(日)⑪⑫成二城*⑬⑭該二安⑮⑯柳
 二綱⑰⑱(所)一⑲⑳達十也㉑㉒生夏二夏坐㉓㉔盛二成⑵⑵作二化⑶⑶身二中⑷⑷詰二詰
 一餘⑸⑹風二伏⑺⑻顯二曜⑼⑽問疑疑二難問疑⑾⑿解二學⑿Ⓒ若二如⑿Ⓓ(其)十得⑿Ⓔ理二英
 ⑿Ⓕ一途⑿Ⓖ徒⑿Ⓗ二兩⑿Ⓘ(志)十順⑿Ⓙ初二又⑿⓫之二⑿⓬著二衣⑿⓭一途⑿⓮通二通
 ⑿⓯二操⑿⓰有二左

有其人皆施珍寶積願讀數時還。各向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來求法於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歡心。殷懣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銀之錢。口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燃燈。餘外並施諸寺。時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勅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惠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惠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狐窟。窟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峰。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峰之外即莫賀延碛。伊吾國境。聞之愁憤。所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沈默經月餘。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圖之。法師乃具實而答。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爾者為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懼。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

煌。唯惠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匹。但苦無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勸勸像前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摩。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摩私怪且而來白。法師心喜。為得行之徵。然語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遂法師行。二三匝。問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時齋餅菓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買衣資為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憚。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里。反故共俱來。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過無達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酌。勿輕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乘我馬。此馬此馬往。反伊吾已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少不。遠涉。法師乃竊念。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瘦老赤馬。漆鞍轡前有鐵。既觀胡人所乘馬。瘦赤鞍漆有鐵。與何言合。心以為當。遂換馬。胡翁歡喜禮敬而別。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

河遙見玉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傍有胡柳樹叢。胡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宿停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攝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見已還臥。遂眠。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險遠又無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為安。隱。法師雖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口。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制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誓。其意乃上。與馬一匹勞謝而別。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止。皆裘毼駝馬之像。及旌旗粟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視謂為賊衆。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經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

○款二歌○ ○以二比○ ○城二國○ ○銀之二錢銀○ ○口二白○ ○道二遇○ ○西十○ ○惠威二慈威○ ○惠琳二慈琳○ ○下二同○ ○數十(喜)○ ○(行)一○ ○道二道○ ○信二信○ ○餘十(日)○ ○(來)十星○ ○為十(師)○ ○林二林○ ○連車二連車○ ○(一)十二○ ○解二解○ ○反二反○ ○酒無遠二酒無遠○ ○胡二胡○ ○(此)一(一)○ ○已十(有)○ ○地二地○ ○(道)一○ ○(乃)一○ ○老赤二赤老○ ○按漆二漆○ ○何十(君)○ ○途十(即)○ ○馬二馬○ ○裝束二裝束○ ○玉十(門)○ ○關丈餘二丈餘○ ○胡二胡○ ○胡十(人)○ ○既二既○ ○道二道○ ○途二途○ ○刀二刀○ ○千二千○

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認。因更窮之。色遂變動云。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無此語。時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對讀之。種多極漸云老忘耳。又問餘部亦無好釋。時為凌山平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觀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那僧非易講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賊二千餘騎。其賊乃預共分張行案資財。懸許不平自闕而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來米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汙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難飛。雖復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米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殘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一清池。熱海。見其對凌山不遠。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敗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綫袍露髮。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

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繞左右。自餘軍衆皆裘毳毳毛。製鐵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答辭。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欄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坐。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敷重茵而已。仍為法師設一鐵交床。敷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師。於是酒酣相酬。勸率揮舞之器。交錯遞傾。襟袂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桃等。食訖更行蒲桃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師不須往。印特伽國。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類黑露無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迹。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為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

麻咄送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匹。與群臣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婁。此曰于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沈涼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屏婁西百五十里至咀邏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奴奴。亦建國。又西二百里至緒時國。石國。西臨葉葉河。又西千餘里至翠塔利瑟那國。國東臨葉葉河。河出葱嶺北源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無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風秣建國。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寺兩所。迥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宿之後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遂致殷勤。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以火燒逐沙彌。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不忍毀其支體。救之。王乃重答之。遂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革變邪心誘開瞋俗所到如此。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備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又西五百里至西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國東臨縛娑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路深險。繞通人步。復無水草。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

一三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二二七

所諸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其殷至。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質子造寺時。又藏無量珍寶於佛院東門南大神王足下。擬後修補伽藍。諸僧荷恩。處處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安居日復為講誦樹福。代代相傳于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鵝鵲鳥像。見其發掘。振羽驚鳴。王及軍衆皆悉聞倒懼而還退。寺有窰塔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修營。地還振。吼無敢近者。法師既至衆皆聚集。共請法師陳說先事。法師共到神所焚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德。今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鑑無妄之心。少戢威嚴之德。如蒙許者。焚自觀開。稱知斤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虛費。唯神之靈願垂。體察言訖。命人掘之。夷然無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衆歡喜無不踴躍。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輕慈。羅信重大乘樂觀講誦。乃屈法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有大乘三藏名林奴若羅沙。薩婆多部僧阿黎耶伐摩。彌沙塞部僧求那跋陀。皆是彼之稱首。然學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所長。唯法師備識衆教。隨其來問各依部答。咸皆慚伏。如

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純錦五匹別施法師。以外各各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訖。慧性法師重為觀貨羅王請却還。法師與別東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窰塔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戀故建。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號茂戾車。如來欲有教化乘空往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便傾動故也。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有窰塔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所造。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髮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華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禮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善薩布髮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無量劫。一一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尚為灰燼。如何此跡獨得無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蘇迷盧山壞已還有在乎聖迹何得獨無。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亦為名。答次西南十餘里有窰塔波。是佛買華處。又東南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摩香末為泥以帛練裹懸於骨上隨其所得以定吉凶。

法師即得菩提樹像。所將二沙彌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花云。師所得甚為希有。是表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骨狀如荷葉。復有佛眼睛睛大如奈。光明輝赫微燭函外。復有佛僧伽胝。上妙細麗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為環。柄橫為莖。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敬。因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法服二具。散衆雜華辭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禮拜。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法師欲往禮拜。時迦畢試國所遣使人貪其速還。不願淹留。勸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真身之影億劫難逢。寧有至此不往禮拜。汝等且漸進。焚香到即來。於是獨去至燈光城入一伽藍問訪途路。覓人相引。無一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莊近彼。今送師到莊。即與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里有五賊人拔刀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欲何去。答欲禮拜佛影。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答云。賊者人也。今為禮佛。雖猛獸盈衛。猶猶不懼。況檀越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禮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洞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窺冥一無所覩。老人云。師直入觸東壁訖却行五十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

①至二重②軍乘二乘軍③振二張④吼二孔⑤安二忘⑥殿二儀⑦英二英⑧令二今⑨精二叔⑩伏二服⑪服二服⑫外各⑬却二到⑭地二也⑮放也⑯濟二漢⑰亦二上⑱答二塔⑲摩二磨⑳二二⑳即二即㉑是二足㉒是二足㉓是二足㉔是二足㉕是二足㉖是二足㉗是二足㉘是二足㉙是二足㉚是二足㉛是二足㉜是二足㉝是二足㉞是二足㉟是二足㊱是二足㊲是二足㊳是二足㊴是二足㊵是二足㊶是二足㊷是二足㊸是二足㊹是二足㊺是二足㊻是二足㊼是二足㊽是二足㊾是二足㊿是二足

III

而終世親後見其論歎有知解言其思力不減昆婆沙之衆也。雖然其順我義宜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翠塔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翠塔波。是毘末羅蜜多羅。唐言無論師道身處。論師迴濕彌羅國人。於說一切有部出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途次衆賢之塔。悲其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歿。因自誓更造諸論。被大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言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智狂亂。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惡見。裁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謗大乘。言終氣絕。當死之處。地陷爲坑。其國有大德名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恒墮三弟。錄論唐言辯義論。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唐言中印。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聖相羅國。唐言中印。又南行二百餘里。渡碗伽河。西南至毘羅那國。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唐言中印。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西下。是佛昔於初利天爲摩耶夫人說法。訖歸贈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踊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居左。是時百千天衆諸大菩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有階級。今並淪沒。後王懸慕。壘磚石擬其狀。飾以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釋梵之像。並做先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七丈。無憂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尺。是佛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碗伽河。長二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字易利沙。伐彈那。唐言。父字波羅羯。運伐彈那。唐言。先兄字遏羅闍。伐彈那。唐言。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摩蘇伐刺那。國設賞迦王。唐言。惡其明略而爲隣患。乃誘而害之。大臣婆尼。唐言。及群僚等。悲蒼生之無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唐言。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算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霑。無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於是戰武輅。戈營樹福業。勅其境內。無得殺生。凡厥元元。普令斷肉。隨有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無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擊之流矣。城西北有翠塔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碗伽河南有翠塔波。高二百餘尺。並無憂王所造。皆是佛昔說法處也。法師入其國。到跋達。還毘訶羅。寺住三月。依毘離耶那三藏。讀佛使毘婆沙。日胃毘婆沙訖。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釋梵之像。並做先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七丈。無憂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尺。是佛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碗伽河。長二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字易利沙。伐彈那。唐言。父字波羅羯。運伐彈那。唐言。先兄字遏羅闍。伐彈那。唐言。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摩蘇伐刺那。國設賞迦王。唐言。惡其明略而爲隣患。乃誘而害之。大臣婆尼。唐言。及群僚等。悲蒼生之無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唐言。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算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霑。無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於是戰武輅。戈營樹福業。勅其境內。無得殺生。凡厥元元。普令斷肉。隨有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無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擊之流矣。城西北有翠塔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碗伽河南有翠塔波。高二百餘尺。並無憂王所造。皆是佛昔說法處也。法師入其國。到跋達。還毘訶羅。寺住三月。依毘離耶那三藏。讀佛使毘婆沙。日胃毘婆沙訖。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
沙門慧立本 釋彥深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碗伽河。南至阿踰陀國。唐言中印。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繫度菩薩爲衆講處。城西北四五里。臨碗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翠塔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法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西南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觀史多天。於慈氏菩薩所受。論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書則下天爲衆說法。阿僧伽亦名無著。即健陀從罽沙塞部出家。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明聖之器。含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爲印度宗匠。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也。法師自阿踰陀國禮畢。順碗伽河。與八十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法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阿輪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船向岸。令諸人解脫衣服。搜求珍寶。然彼群賊素事突伽天。

●十(也)●●(之)●一●二萬五千●二五千●(出)●一●中二北●又十(從)●度十(頃)●●十(作)●[大]●一●四二一●四十(忍)●●二果●四放光●四度●(一)十百●●有二其●(光)●十(光)●●(先)一●羅開二●開羅開●同上二周●口●同●了二子●唐言明本皆作此言●十(亦)●百餘尺二尺餘●(也)一●二羅●度十(頃)●(口)一●二二●(已)十順●求二其●

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殺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顧而喜曰。我等祭神時欲將過。不能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淑美。殺用祠之。豈非吉也。法師報曰。焚燒隨之身得充祠祭。實非敢惜。但以遠來意者欲禮菩提。樹像者開嶺山。并請問經法。此心未遂。擅越殺之。恐非吉也。船上諸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許。於是賊帥遣人取水於花林中。除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顏無有懼。賊皆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專心觀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法。利安一切。於是禮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緣。於心想中若似登巖迷廬山。越一二三天。見觀史多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天衆圍繞。此時身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大駭。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若殺得無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已愠。宜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手觸。爾乃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禮謝。為說殺盜邪祠諸不善

業。未來當受無間之苦。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思顛倒。為所不應為事。所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咸動冥祇。何以得聞。啓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明。於是遞相勸告。收諸劫具。總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衆歡喜。頂禮辭別。同伴敬歎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怪。非求法殷重。何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號伽河。北至阿耶穆法國。中印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號伽河南。閼牟那河。北至鉢羅耶伽國。中印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翠塔波。無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餘里。小乘外道處。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壇周十四五里。土地平坦。自古已來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於此。因號其處為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窮無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唐言口俱候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鄢陀衍那王。唐言出愛之所造也。昔如來在忉利天經夏為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將巧工。升天觀佛尊顏容止。還以紫檀雕刻以像真容。世尊下來時像迎佛。即此也。唐言口俱候城南有故宅。是瞿史羅。唐言口俱候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即長者之

園地。中有翠塔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大東南重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大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無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鉢羅迦國。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賞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評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餘尺。昔佛因淨齒棄其餘枝。遂植根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唐言口俱候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在時鉢羅斯那特多。唐言口俱候王所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有故基。上建翠塔波。勝軍王為佛造大講堂。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羅闍鉢底。唐言口俱候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是蘇達多。唐言口俱候故宅。宅側有大翠塔波。是舊寶利摩羅。唐言口俱候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口俱候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一。磚室在。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為母說法。勝軍王心戀慕。聞出愛王刻檀為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婦誘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

①(樹)一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至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藍三十餘所僧二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
渡婆羅尼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
藍臺觀連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
學小乘正量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
石階甃龜層級百數皆隱起黃金佛像室
中有鎏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狀
精舍東南有石罽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
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
處其側有梅怛歷唐言慈氏舊曰彌勒訛也菩薩受記
處次西有罽堵波是佛昔爲護明菩薩於
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所受記處
釋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處長五十餘
步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四佛經行之
像伽藍西有如來浴池又有滌器池又有
浣衣池並神龍守護無人機觸池側有
罽堵波佛修菩薩行時爲六牙白象施獵
師牙處又爲鳥時與獼猴白象約尼拘律
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鹿王又度橋
陳如等五人處從此順號伽河流東行三
百餘里至戰主國從此東向北渡號伽河行
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卑舍離訛國周五
千餘里土壤肥沃多菴沒羅菓茂遮菓都城
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宮城西北
五六里有一伽藍旁有罽堵波是佛昔說
毘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罽堵波是
佛摩羅詰故宅其宅尙多靈異去此不遠
有一室積石所作是無垢稱現疾說法處

①加二條②舍十(伽藍)③高大二東高七十餘丈④[鑄]一⑤, 鑄二條⑥[餘]一⑦ ⑧十(也)⑨ ⑩十二千⑪ ⑫最一
 ⑬星⑭茶二茶⑮此十(月)⑯ ⑰朔二角⑱[南]一⑲ ⑳五十二百⑳ ㉑池二地㉒ ㉓杭二植㉔ ㉕訛
 十(也)㉖ ㉗時一㉘ ㉙中二內㉚, [中]一㉛ ㉜三二五㉝ ㉞或千五百㉟ ㊱[音]一㊲, [音女點反]一
 ㊳連三三連㊴ ㊵階三階㊶ ㊷十(也)㊸ ㊹步二丈㊺ ㊻澡二沐㊼ ㊽[並]一㊾ ㊿北二比㊿ 離十(國)

汝於過去曾作國王。多。愍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宜經論。自當銷滅。直爾厭身。苦終不盡。和上聞已。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上曰。汝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慈氏菩薩。和上即禮拜慈氏。問曰。汝戒賢常願生於尊處。不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爲利益。故來勸汝當依我語。願揚正法。瑜伽論等。逼及未聞。汝身即漸安隱。勿憂不遂。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爾已來。和上所苦。擯除。僧衆聞者。莫不稱歎。希有。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說。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攝受。誨教。法藏又問。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與昔夢符同。種種譬喻。令法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幼日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瞻步羅。菓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豆蔻二十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國有此種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號爲供大人米。月給油三升。酥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象輿。那爛陀寺主客萬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有。十

人。其遊踐殊方。見禮如此。那爛陀寺者。此云施無厭寺。舊舊相傳。此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故以爲號。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故號其處爲施無厭也。地本菴沒羅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證果。佛涅槃後。此國先王。鑒伽羅阿。迭多。敬戀佛。故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龜多王。繼位。纂承鴻業。次南。又造伽藍。至子相他。揭多王。次東。又造伽藍。至子婆羅阿。迭多。次東北。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伐闍羅。嗣位。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輓。疊其外。合爲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殿中殿。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加以。灑水。透迤。青蓮。蘭若。羯尼花。樹。輝煥。其間。菴沒羅。林。森。疎。其外。諸院。僧室。皆四重。重閣。紅。棟。紅。梁。繡。柱。朱。柱。彫。鏤。鑲。嵌。玉。礎。文。樑。接。接。瑤。輝。輝。連。繩。彩。印。度。伽藍。數。乃。千。萬。壯。麗。崇。高。此。爲。其。極。僧。徒。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者。爲。衆。宗。匠。寺。內。講。座。

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粳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無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觀禮聖迹。王舍舊城。彼云。短窄。揭羅補羅城。唐言上城。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其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爲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其內更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處處成林。發尊開榮。四時無間。葉如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翠塔波。是提婆達多與末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佛處。此東北有翠塔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持苾芻說法。證果處。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毼多。受外道邪言。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翠塔波。是時縛迦大醫。於此爲佛造說法堂處。其側現有時縛迦故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結栗陀羅矩吒山。唐言鷲峰。亦云鷲峯。其山連嶺。北嶺隆崛特高。形如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爲稱。泉石清奇。林樹森鬱。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大般若等無量衆經。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輓室。如來在昔多居其中。制諸戒律。圖主名迦蘭陀。先以此園施諸外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來。時地神知。其意爲現。災怪怖諸外

○德二德○ ○處二宮○ ○[攷]一○ ○誨教二教訓○ ○問十(日)○ ○瞻二瞻○ ○菓二菓○ ○升二斗○ ○祇二祇
○④⑤* ○十八二八十○ ○千人○ ○(國)十中○ ○歡十(地)○ ○以十(日)○ ○迭二迭○ ○日二日也○ ○議二新
○①○ ○南二東○ ○[又]一○ ○漢二漢○ ○疎二疎○ ○昔十(有)○ ○續二續○ ○乃千二千乃○ ○舊二集○
○觀二覺* ○揭二揭○ ○葉二花○ ○門二面○ ○火二火○ ○(也)一○ ○[北]一○ ○圖二圖○

別故分二九耳。依般羅瓊迷聲說有無等諸法，且如說有，有即三名。一名婆儼，之靴反。二名婆儼吒，多訛反。三名婆儼底，下同。說他三者，一名婆儼斯，二名婆儼祇，三名婆儼他，自說三者，一婆儼彌，二婆儼靴，此第三依四吠陀論中，說多言婆儼末斯。依阿答末泥九轉者，於前九轉下各置毘耶底言餘同。上安此者，令文巧妙無別義，亦表極美義也。蘇漫多聲二十四轉者，謂總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三，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爲二十四。於二十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言八轉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爲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印度語，名布路沙，體三轉者，一布路殺，二布路笱，三布路沙，去聲。所作業三者，一布路芟，二布路笱，三布路箱，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鍛擊，二布路鍛說，音到。三布路鍛鞞，或言布鍛咽，所爲事三者，一布路廈，音沙詐反。二布路沙說，音他借。三布路鍛韻，音約耶。所因三者，一布路沙侈，反。二布路鍛說，音上同。三布路鍛韻，音約。所屬三者，一布路鍛說，音耶。二布路鍛說，音安成。所依三者，一布路膳，音所齊。二布路殺論，三布路鍛縹，音所割反。呼召三者，一系布路殺，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略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爲具述，法師皆洞達其詞，與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從此

復往伊欄擊鉢伐多國。在路至迦布德伽藍。伽藍南二三里有孤山。巖巖崇崇灌木叢森。泉沼澄鮮。花卉芬馥。既爲勝地。靈廟宏繁。感變之奇神異多種。最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絕粒斷漿。請祈諸願。心殷至者。卽見菩薩具相莊嚴。威光朗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如是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諸來者空污尊儀。去像四面各七步許。堅木構欄。人來禮拜。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亦並遙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爲吉祥。以爲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花穿之爲鬘。將到像所。至誠禮讚。訖向菩薩。跪發三願。一者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無難者。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觀史多宮。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貫挂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挂尊頭項。語訖。以花遙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歡喜無量。其傍同禮及守精舍人見已。彈指鳴足。言未曾有也。當來若成道者。願憶今日因緣。先相度耳。自此漸去。至伊

①以二已合 ②有十(即) ③設二設合 ④(音)一圖力合, (音女威反) ⑤[至]一合 ⑥分十(明)合 ⑦兩二相 ⑧間二門
 ⑨擇二擇 ⑩[期]一合 ⑪[又]一合 ⑫[丁履反]一合 ⑬[於]一合 ⑭泥二辟 ⑮[即一事]一合 ⑯[有]一
 ⑰[之靴反]一合 ⑱[底]一合 ⑲[丁履反下同]一合 ⑳託二破合* ㉑[多訛反]一合 ㉒訛二託合 ㉓[結]十合
 ㉔[去聲]一合 ㉕多言二言多 ㉖謂十(音)合 ㉗設二設 ㉘(音)一圖力合, (音韓借反) ㉙布十(路)合 ㉚沙
 二滑合, (沙非反耶) ㉛耶二邪合, 耶字本文 ㉜[韓借反]一合 ㉝[韓約反]一合* ㉞[能我反]一合 ㉟同上 ㊱
 ㊲韓約反二同上合, (韓約反)一合 ㊳[子耶反]一合 ㊴安二女合 ㊵[安威反]一合 安二母 ㊶[所齊反]一合 ㊷[所
 ①以二已合 ②有十(即) ③設二設合 ④(音)一圖力合, (音女威反) ⑤[至]一合 ⑥分十(明)合 ⑦兩二相 ⑧間二門
 ⑨擇二擇 ⑩[期]一合 ⑪[又]一合 ⑫[丁履反]一合 ⑬[於]一合 ⑭泥二辟 ⑮[即一事]一合 ⑯[有]一
 ⑰[之靴反]一合 ⑱[底]一合 ⑲[丁履反下同]一合 ⑳託二破合* ㉑[多訛反]一合 ㉒訛二託合 ㉓[結]十合
 ㉔[去聲]一合 ㉕多言二言多 ㉖謂十(音)合 ㉗設二設 ㉘(音)一圖力合, (音韓借反) ㉙布十(路)合 ㉚沙
 二滑合, (沙非反耶) ㉛耶二邪合, 耶字本文 ㉜[韓借反]一合 ㉝[韓約反]一合* ㉞[能我反]一合 ㉟同上 ㊱
 ㊲韓約反二同上合, (韓約反)一合 ㊳[子耶反]一合 ㊴安二女合 ㊵[安威反]一合 安二母 ㊶[所齊反]一合 ㊷[所

東印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城側有窄塔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足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云），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爲安穩，并得觀鳥、茶等諸國聖跡。法師即西南向烏茶國（東印），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雜居。窄塔波十餘所，皆無憂王所建。靈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有折利恒羅城（唐言），即入海商人及遠方客旅，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每夜靜無雲之時，遙望見彼佛牙窄塔波上寶珠光明，隔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從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百五里至羯餒（西力），伽藍（南印），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爲擾觸一五通仙人（仙人），人瞋忿以惡咒殘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僑薩羅國（中印），王利帝利也。崇敬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萬人。天祠外道頗亦殷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窄塔波，無憂王所立。昔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婆多婆訶（唐言），珍敬

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請通門司爲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獸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歎曰：水之澄濁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與論玄義，道場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言往復彼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輝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禮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城側有大伽藍，彫構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窄塔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窄塔波，是陳那（唐言）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歐那羯羅（唐言），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唐言），僧伽藍，此國先王爲佛造立，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年之內，每有千凡夫僧同來安居，竟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擾惱行人，皆生怖懼，無復敢往。由是今悉空荒寂無僧侶，城南不遠有二大石山，是婆毘吠迦（唐言）論師住，阿素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師在其國逢二僧二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毘達磨摩

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禮聖迹。自此西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城東南有窄塔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與此寺羅漢無言，乃竊運神通往都史多宮問慈氏菩薩，菩薩爲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功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也。既還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薩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也。羅漢慚服，避席禮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千五百里至達羅毘茶國（南印），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羅（唐言），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子，少而爽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妻以公主，苦薩久修離欲，無心愛染，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祈加護，願脫茲難，而至誠所感，有大神王携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置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爲盜，菩薩自陳由委，聞者驚嘆無不重其高志，因即出家。爾後專精正法，遂能究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難論二萬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別自有傳。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國內飢亂，有大德名苦提迷祇（唐言），濕伐維（此云），阿跋耶（唐言），瑟囉維（此云），如是等三百餘僧，來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訖，問彼僧曰：承

○從二來言○ ○(也)一○ ○樣二隱○ ○茶二茶○ ○解二淨○ ○問二空○ ○行十(一)○ ○度十(境)○ ○(一)十千○ ○力會反二力隱反○ ○力部反○ ○(力會反)一○ ○(人)一○ ○崇二宗○ ○立二建○ ○猛十(菩薩)○ ○供指其原二周衛門○ ○滿二滿○ ○樣二樣○ ○(也)一○ ○加二運○ ○造二建○ ○廣二夏○ ○摩二唐○ ○西二南○ ○西十(南)○ ○四二四○ ○(也)一○ ○言二答○ ○都二統○ ○(菩薩)一○ ○新二所○ ○至二志○ ○因二因○ ○抑二抑○ ○(抑反)一○ ○自在二覺○ ○(自在)一○ ○二所○

彼國大德等解上坐部三藏及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來。報曰我國王死人。庶飢荒無可依仗。聞瞻部洲豐樂安隱。是佛生處多諸聖跡。是故來耳。又知法之教無。越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寶之解。自此國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南印居海側極豐異寶。其城東有窰塔波。無憂王所建。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變。度無量衆。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檀香樹。檀櫛婆樹。樹類白楊。其實涼冷。蛇多附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也。又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亦殊。濕時無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又聞東北海岸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國周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此其俗也。國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印度有女娉隣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而去。遠入深山。採菓逐禽以用資給。歲月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惡。男漸長大。白其母曰。我爲何類。父獸母人。母乃爲陳昔事。子曰。人畜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有心。但無由免脫。子後逐父登履山谷。察其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攜母妹下。投入里。至母本國訪問舅氏。宗嗣已絕。寄止村間。其師子王還不見。妻子憤恚出山。

嗔吼人里。男女往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兵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嗔吼。人馬頓墜無敢赴者。如是多日。竟無其功。王復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者。賞賜億金。子白。母曰。飢寒難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獸。仍爲爾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來入村間。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亦不相留。何者。師子爲暴緣。及我豈有爲一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無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絕。王聞歡喜怪而問之。何因爾也。竟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乎。非畜種者。誰辦此心。雖然。我先許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勅逆之人。不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與金寶。逐之荒外。即裝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糧等。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奇。即便止住。後商人將家屬採寶。復至其間。乃殺商人。留其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經無量代。人衆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因爲國稱。女船泛海。至波刺斯。西爲鬼魅所得。生育群女。今西國大女國是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爲王。至此寶渚。殺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爲名。語在西域記。其國先無佛法。如來涅槃後一百年中。無憂王弟摩騰因陀羅。厭捨欲

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來遊化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萬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繡徒繡穆。戒節貞明。相易無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剎端光曜映空。靜夜無雲。雖萬里同觀。其側又有精舍。亦以難波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王所造。鑿有寶珠。無知其價。後有人欲盜此珠。守衛堅牢。無由得入。乃潛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菩薩道。爲諸衆生。不惜軀命。無怙國城。何於今日反慳固也。以此思之。恐往言無實。像乃偏身授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佛自與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首尚低。王觀聖聖更發深心。以諸珍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今猶現在。國東南隅有跋迦迦山。多神鬼依住。如來昔於此山說教。迦經。國南洋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人短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無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濱遠長。身不能至。訪諸人口。梗概如是。自達羅毘茶。與師子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迹。行二千餘里。至建那補羅國。南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乘兼習。天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瞻之士。其精舍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此也。寶冠高減二尺。盛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

●何因二因何●●大二六●●〔又〕一●●赴二起●●當一實●●白二語●●日●●二二木●●物一符●●裝二莊
●至二住●●斯十(國)●●大二天●●波二寶●●於二以●●勒野十(反)●●勒野一●●流十
(也)●●說二經●●餘二於●●茶二美●●之士二文才●●

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毘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摩揭陀施無厭寺。參禮正法藏訖。聞寺西三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所。軍本蘇刺佗國人。利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德。為時尊。摩揭陀主滿胃王。欽賢重。上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為國師。封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胃崩後。戒日王又請為師。封烏荼國八十大邑。論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固辭。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愛入之事。今方救生死榮耀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誡決。據論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無由。乃請垂引。相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薩也。以汝緣業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

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怪歎。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無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圖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飢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禮。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無量徒眾獻奉香花。讚禮訖。還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師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不見。室中燈。內外大明。怪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焰屬天。色含五彩。天地洞朗。無復星月。兼聞異香氣。飄溢院。於是遞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眾乃知。重集禮拜。稱歎希有。經食頃。光乃漸收。至餘欲盡。還復鉢數匝。然始總入。天地還暗。辰象復出。眾觀此已成。除疑。網禮菩提樹及諸聖跡。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論師遣。而法師為眾講攝大乘論。唯誡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為眾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中百。又

善瑜伽。以為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愚惑者不能會通。謂為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愚惑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而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道。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眾。無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慚。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陀寺側造鑄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鑄石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嘆重。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鼠之群。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

①低二伍②③擇二釋④⑤⑥擇二釋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鬻之類。以體骨爲鬻。裝頭挂頸。陷枯磽嶇。若塚側之藥叉。微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臊臭惡。臂濁中。之狂豕。爾等以此爲道。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已。來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爲涅槃。今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之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爲一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爲體。謂薩埵刺闍答摩。此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三諦。二十三諦一皆以三法爲體。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衆如林。卽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等各以三成。卽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因執三爲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卽是大小便路。又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色。若不爾者。何得執三爲一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俱無。則諦義不立。如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無所說。起而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人。今令汝爲奴隨。

我敎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房問者。無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其講。彼曰。我今爲奴。豈合爲尊講。法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無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奴學佛法。污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爲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無不嗟賞。曰。以此窮數何敵不亡。其論如別目。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爲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樓波國。向鳩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卽發使來請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五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沙門慧立本 釋彥琛箋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漚

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羅。忽入法師房來。法師舊聞尼乾善於占卜。卽請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最爲吉。及壽命長短。願仁

①茶二茶②* ③[正]一④⑤ ⑥[以]一⑦⑧⑨ ⑩惠二⑪⑫⑬ ⑭貞二⑮⑯ ⑰(戒)十⑱⑲ ⑳四二㉑ ㉒陸陸一陸陸⑬, 陸
語二⑭⑮ ㉓(諸)十⑴⑵ ㉔獲二⑶⑷* ㉕[也]一⑶ ㉖補二餘⑸ ㉗裝誦法一莊頭掛⑸ ㉘[之]一⑹ ㉙三二一
⑺爲二⑻⑼ ㉚請二爲⑻ ㉛等十(居)⑼⑽ ㉜切十(法)⑽ ㉝前二放⑾ ㉞謝二對⑾ ㉟令二役⑿⑬ ㊱[法]一⑭⑮
⑯茶二茶⑰⑱ ㊲月二因⑳㉑ ㊳爐二指⑳㉑ ㊴[法師]一㉒⑳ ㊵乾十(子)㉖ ㊶卜二相㉗

者占看。尼乾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時最好。五印度及道俗。不無敬重。去時得達。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往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遇餘願。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日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無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來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曰。鳩摩羅王。已發使來請。二三日當到。既見。鳩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而去。法師即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來勸住。曰。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還。遺蹤具在。巡遊禮讚。足。豫平生。何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國者。度戾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氣寒土嶮。亦為足念哉。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露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識洞幽微。智與神契。體天作則。七耀無以隱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轄其管。故能驅役飛走。咸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萬物。自遣法東。被咸重大。乘定水。澄明戒香。芬發心造。行願與十地齊功。敎掌熏修。以至三身為極。向蒙大聖降靈。親臨法化。耳承妙說。目擊金容。並辨長途。未可知也。豈得稱佛不往。遂可輕哉。彼曰。經言。諸天隨其福德。共食有異。今與法師同居。瞻部。而佛生於此。不往於彼。以是將為邊地惡也。地

既無福。所以不勸仁歸。法師報曰。無垢稱言。夫日何故行。瞻部洲。答曰。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遵此耳。諸德既見。不從乃相呼。往。戒賢法師所。具陳其意。戒賢謂法師曰。仁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愛樂。但玄奘來意。為求大法。廣利群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決諸疑網。禮見聖跡。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開見。用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喜曰。此菩薩意也。吾心望爾。爾亦如是。任為裝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東印度鳩摩羅王。遣使奉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此欽思。戒賢得書。告眾曰。鳩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眾差。擬往。戒日王所。與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日備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暫過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戒賢既不遣。往。彼王大怒。更發別使。齋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染習世榮。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心歡喜。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乃欲令衆生。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仰。謹遣重諾。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毀善提樹。師即謂弟子。無懈斯力。耶。必當整理象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碎如

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書。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為去。出家以利物。為本。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其根。枝條自殄。到彼令王發心。則百姓從化。苦遠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勞。法師辭與。使俱去。至彼。王見甚喜。率群臣。迎拜讚歎。延入宮。日陳音樂。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經月餘。戒日王。討恭御陀。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驚曰。我先頻請不來。今何因在。彼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支那僧來。鳩摩羅王敬重法師。愛戀無已。不能捨離。語使曰。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即來。使還報。戒日王大怒。謂侍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為一僧發是龜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即宜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言失。即命發象軍二萬乘船三萬艘。共法師同發。渡海。渡海。以赴王所。至羯朱。嚙祇羅國。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院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自與諸臣。參戒日王。於河南。戒日見來甚喜。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支那僧何在。報曰。在某行宮。王曰。何不來。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就此。參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來。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來。有人報曰。

●不無二無不●於十(彼)●●於一●●鳩二拘●●●二二●●(兩)一●●二其●●而十(不)●●自十(傳)●●(法師)是十七字(將為)法十七字●●地惡二惡●●不勸仁二勸仁勿●●(具)一●●●●(定)一●●(玄)一●●●二報●●(兩)一●●●道往二與道自●●(往)一●●(即)一●●●斯二此●●●●二二●●(師)十與●●王見二見王●●彼二此●●支那二支那●●南那●●(鳩摩羅)一●●(鳩摩羅王)一●●(教重)一●●四字一●●(報)一●●(宜)一●●萬十(實)●●(渡)一●●●●南二北●●某二其●●

王大臣大德等乘雲象，魚鼈於道側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等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最高文義贍博者，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銀一、金碗七、金澡灌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千、上毼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施寶床，請法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無理難破者，請斷首相謝，如是至晚無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王及僧各歸所，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爲謀害，王知宣令曰：「邪黨亂真，其來自久，埋隱正教，誤惑群生，不有上賢，何以鑑僞？」支那法師者，神宇油曠，解行淵深，爲眾伏群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慚悔，謀爲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辭救護，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無一人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無量人返邪入正，乘小歸大。戒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師金錢

【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此】—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魚】—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新】—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王先在烏鐸迦漢茶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印度花果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船事由於此自昔以來欲將花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十餘日爲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那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彌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遑躬來參拜累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勅都人及衆僧裝辦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前後園遠讚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爲七十五日無遮大施自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拏國禮聖跡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儂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爲七日大施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一踰繕那又至瞿盧薩謨城與王別北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送法師度雪山負芻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大山頂其山巔嶂危峯參差多狀或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爲備叙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經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駝引路其地多雪潤淩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墜至明晝日方渡陵峻時唯七僧并雇人等有二十餘象一頭騾十頭馬四匹明日到嶺底尋槃

◎持二持◎ ◎[法]一◎ ◎[所]一◎ ◎忘二◎ ◎[法]十◎ ◎能二多◎ ◎須一◎ ◎被二披◎ ◎即以下八字
宋元明官四本俱作本文 ◎作十(也)◎ ◎論三十◎ ◎還二歸◎ ◎又二双◎ ◎庚二派◎ ◎[果]一◎ ◎茶
二茶◎ ◎以二已◎ ◎[主著]一◎ ◎亦二而◎ ◎波二婆◎ ◎若二莊◎ ◎[自]一◎ ◎氏十(國)◎ ◎[僅]
一◎ ◎施一◎ ◎[文]一◎ ◎障二障◎ ◎橫二巳◎ ◎[米]十濁◎ ◎[人引]一◎ ◎查二盛◎ ◎成二陵◎
◎順三顯◎ ◎祭二聲◎ ◎*

道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凜冽。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又山無卉木。唯積石嶺。岌岌然如林笋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瞻部洲中嶺岳之高亦無過此者。法師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且而進。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恒羅縛。藥國即觀貨羅之故地。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習大衆部法。有一宰堵波。無愛王建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關悉多國。亦觀貨羅之故地。從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縛河側。即觀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王。觀貨羅自稱葉護。至街停一月。葉護遣衛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營健國。其傍又有阿利尼國。易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皆觀貨羅故地也。自營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阿摩怛羅國。亦觀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一岐。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棄。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創那國。亦觀貨羅故地也。爲寒雪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浮薄健國。又東南履危隔嶺。行三百餘里至屈浪舉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觀貨羅故地也。國在兩山間。臨縛河。出善馬。形小

而健。俗無禮義。性暴形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默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所立。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雜寶裝璜。自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禮旋蓋亦隨轉。人停蓋止。莫測其靈。寺立因緣。從此國大山北至戶栗尼國。又越達摩悉鐵帝國至商彌國。從此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羅羅川。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又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寒冽。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瞻部洲中地勢高隆。瞻之漭漭。目所不能極。水族之類千品萬種。喧聲交聒。若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形高丈餘。鳥卵如甕。蛋稱條支巨。或當此也。池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沙國西界與徒多河合。而東流赴海。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南北與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雪。行五百餘里至竭槃陀國。城依峻嶺。北背多河。其河東入鹽澤。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爲此國河源也。又其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本是脂那提婆。懼羅天種。王故宮有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恒又始羅國人也。神晤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兼善亦爾。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製

論數十部。並盛行。即經部本師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壽。號爲四日。能照有情之惑。童壽聲譽既高。故先王躬伐其國。迎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居不動。視若羸人。而竟無傾朽。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停二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群賊。商侶驚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商人漸進東下。冒寒履險。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鐵國。城西二百里有大山。峰巒甚峻。上有宰堵波。聞之舊說曰。數百年前。因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量枯偉。冥目而坐。鬚髮參差。覆肩面。有耆者見而白王。王躬親禮。土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積花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對曰。此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髮長耳。王曰。若何警。王令其起也。對曰。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守先以酥乳灌漑。使潤。體理然後擊。捷。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哉。遂依僧語。灌乳擊捷。羅漢舉目而視曰。時輩何人。形如彼。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曰。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久入涅槃。聞之。愀然。重曰。釋迦文佛。成無上覺。未嘗曰。已成利物斯。問亦從寂滅。聞已低眉良久。以手舉髮。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墮地。王與大衆收骨。起宰堵波。即此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乃解其城。多底。也。從。此東南行五

○發二發 ○(發)一 ○且二且 ○所二括 ○發二發 ○心二意 ○發二法 ○望 ○(居勿反)一 ○戶二尸 ○
○發二發 ○以)一 ○其十(地) ○列二烈 ○城二城 ○(川)一 ○(龍)一 ○(文)一 ○
○發二發 ○鳥二羽 ○(故)一 ○左二有 ○(多)一 ○(入)一 ○(海)一 ○(又)一 ○
○發二發 ○(仕)一 ○(利)一 ○(也)一 ○(之)一 ○(又)一 ○(十)一 ○
○發二發 ○(上)一 ○(問)二周 ○(利)一 ○(也)一 ○(之)一 ○(又)一 ○(十)一 ○

百餘里。渡徒多河。臨大嶺至。祈句迦國。
舊曰。國南有大山。山多龜室。印度。證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棲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鬚髮漸長。諸僧時往爲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爲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羅薩且那國。唐曰。地孔。即其俗之雅言也。通諸胡語之。且。印度謂之。沙磧大半宜穀。豐之。胡曰。子。謂也。出。豐。細。工。績。絕。細。又。土。多。白。玉。豐。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好。音。韻。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愛。有。德。自。云。昆。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但。叉。始。羅。國。後。被。謫。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無。子。因。轉。里。沙。門。天。廟。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本。在。迦。濕。彌。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彌。身。嬰。疹。疾。臨。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羅。漢。且。那。有。潛。運。神。足。乞。而。與。之。沙。彌。食。已。歡。喜。樂。生。其。國。願。力。無。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攝。乃。除。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彌。王。亦。簡。將。練。兵。欲。事。讓。拒。羅。漢。曰。不。勞。事。

刃。我。自。遣。之。即。往。羅。薩。且。那。王。所。爲。說。頂。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已。得。宿。命。智。深。生。愧。惡。與。迦。濕。彌。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隨。軍。還。國。像。至。此。城。往。而。不。進。王。與。衆。軍。盡。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構。精。廬。招。延。僧。侶。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多。寶。寶。觀。者。雲。歎。焉。法。師。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來。迎。離。城。四。十。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樂。香。花。接。於。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毘。盧。折。那。唐。言。阿。羅。漢。造。也。昔。此。國。法。教。未。報。而。羅。漢。自。迦。濕。彌。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怪。其。形。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曰。爾。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爾。閑。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義。也。答。曰。如。來。者。即。佛。陀。之。德。號。昔。淨。飯。王。太。子。一。切。義。成。感。諸。衆。生。沈。沒。苦。海。無。救。無。歸。乃。棄。七。寶。千。子。之。資。四。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獲。金。色。之。身。證。無。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苑。耀。摩。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道。像。道。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爲。人。主。當。法。輪。之。付。囑。作。有。識。之。依。歸。冥。而。不。聞。是。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福。既有。道。像。道。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

與。群。臣。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漢。造。立。之。式。因。而。建。焉。寺。成。王。重。請。曰。伽。藍。已。就。佛。聖。儀。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輝。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無。極。并。請。羅。漢。爲。衆。說。法。因。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爲。渡。河。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及。爲。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使。高。昌。小。兒。逐。商。即。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裝。聞。馬。融。該。贍。鄒。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鬼。錯。躬。濟。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獨。且。遠。求。況。諸。佛。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纏。之。妙。說。敢。憚。塗。遙。而。無。尋。慕。者。也。玄。奘。往。以。佛。典。西。域。還。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尙。闕。常。思。訪。學。無。顧。身。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漫。漫。涉。雪。嶺。之。巍。巍。鐵。門。峻。險。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餘。里。雖。風。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所。至。無。傾。仍。蒙。厚。禮。身。不。由。辛。苦。心。願。獲。從。遂。得。觀。者。闍。崛。山。禮。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宇。宙。之。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鉢。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羅。羅。川。歸。還。達。于。于。闐。爲。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多。未。得。較。案。

○(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二百)○(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三百四)○(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四百)○(四百一)○(四百二)○(四百三)○(四百四)○(四百五)○(四百六)○(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五百)○(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五百四)○(五百五)○(五百六)○(五百七)○(五百八)○(五百九)○(六百)○(六百一)○(六百二)○(六百三)○(六百四)○(六百五)○(六百六)○(六百七)○(六百八)○(六百九)○(七百)○(七百一)○(七百二)○(七百三)○(七百四)○(七百五)○(七百六)○(七百七)○(七百八)○(七百九)○(八百)○(八百一)○(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四)○(八百五)○(八百六)○(八百七)○(八百八)○(八百九)○(九百)○(九百一)○(九百二)○(九百三)○(九百四)○(九百五)○(九百六)○(九百七)○(九百八)○(九百九)○(一千)○(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一千九)○(二千)○(二千一)○(二千二)○(二千三)○(二千四)○(二千五)○(二千六)○(二千七)○(二千八)○(二千九)○(三千)○(三千一)○(三千二)○(三千三)○(三千四)○(三千五)○(三千六)○(三千七)○(三千八)○(三千九)○(四千)○(四千一)○(四千二)○(四千三)○(四千四)○(四千五)○(四千六)○(四千七)○(四千八)○(四千九)○(五千)○(五千一)○(五千二)○(五千三)○(五千四)○(五千五)○(五千六)○(五千七)○(五千八)○(五千九)○(六千)○(六千一)○(六千二)○(六千三)○(六千四)○(六千五)○(六千六)○(六千七)○(六千八)○(六千九)○(七千)○(七千一)○(七千二)○(七千三)○(七千四)○(七千五)○(七千六)○(七千七)○(七千八)○(七千九)○(八千)○(八千一)○(八千二)○(八千三)○(八千四)○(八千五)○(八千六)○(八千七)○(八千八)○(八千九)○(九千)○(九千一)○(九千二)○(九千三)○(九千四)○(九千五)○(九千六)○(九千七)○(九千八)○(九千九)○(一萬)○(一萬一)○(一萬二)○(一萬三)○(一萬四)○(一萬五)○(一萬六)○(一萬七)○(一萬八)○(一萬九)○(二萬)○(二萬一)○(二萬二)○(二萬三)○(二萬四)○(二萬五)○(二萬六)○(二萬七)○(二萬八)○(二萬九)○(三萬)○(三萬一)○(三萬二)○(三萬三)○(三萬四)○(三萬五)○(三萬六)○(三萬七)○(三萬八)○(三萬九)○(四萬)○(四萬一)○(四萬二)○(四萬三)○(四萬四)○(四萬五)○(四萬六)○(四萬七)○(四萬八)○(四萬九)○(五萬)○(五萬一)○(五萬二)○(五萬三)○(五萬四)○(五萬五)○(五萬六)○(五萬七)○(五萬八)○(五萬九)○(六萬)○(六萬一)○(六萬二)○(六萬三)○(六萬四)○(六萬五)○(六萬六)○(六萬七)○(六萬八)○(六萬九)○(七萬)○(七萬一)○(七萬二)○(七萬三)○(七萬四)○(七萬五)○(七萬六)○(七萬七)○(七萬八)○(七萬九)○(八萬)○(八萬一)○(八萬二)○(八萬三)○(八萬四)○(八萬五)○(八萬六)○(八萬七)○(八萬八)○(八萬九)○(九萬)○(九萬一)○(九萬二)○(九萬三)○(九萬四)○(九萬五)○(九萬六)○(九萬七)○(九萬八)○(九萬九)○(十萬)○(十萬一)○(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四)○(十萬五)○(十萬六)○(十萬七)○(十萬八)○(十萬九)○(十一萬)○(十一萬一)○(十一萬二)○(十一萬三)○(十一萬四)○(十一萬五)○(十一萬六)○(十一萬七)○(十一萬八)○(十一萬九)○(十二萬)○(十二萬一)○(十二萬二)○(十二萬三)○(十二萬四)○(十二萬五)○(十二萬六)○(十二萬七)○(十二萬八)○(十二萬九)○(十三萬)○(十三萬一)○(十三萬二)○(十三萬三)○(十三萬四)○(十三萬五)○(十三萬六)○(十三萬七)○(十三萬八)○(十三萬九)○(十四萬)○(十四萬一)○(十四萬二)○(十四萬三)○(十四萬四)○(十四萬五)○(十四萬六)○(十四萬七)○(十四萬八)○(十四萬九)○(十五萬)○(十五萬一)○(十五萬二)○(十五萬三)○(十五萬四)○(十五萬五)○(十五萬六)○(十五萬七)○(十五萬八)○(十五萬九)○(十六萬)○(十六萬一)○(十六萬二)○(十六萬三)○(十六萬四)○(十六萬五)○(十六萬六)○(十六萬七)○(十六萬八)○(十六萬九)○(十七萬)○(十七萬一)○(十七萬二)○(十七萬三)○(十七萬四)○(十七萬五)○(十七萬六)○(十七萬七)○(十七萬八)○(十七萬九)○(十八萬)○(十八萬一)○(十八萬二)○(十八萬三)○(十八萬四)○(十八萬五)○(十八萬六)○(十八萬七)○(十八萬八)○(十八萬九)○(十九萬)○(十九萬一)○(十九萬二)○(十九萬三)○(十九萬四)○(十九萬五)○(十九萬六)○(十九萬七)○(十九萬八)○(十九萬九)○(二十萬)○(二十萬一)○(二十萬二)○(二十萬三)○(二十萬四)○(二十萬五)○(二十萬六)○(二十萬七)○(二十萬八)○(二十萬九)○(二十一萬)○(二十一萬一)○(二十一萬二)○(二十一萬三)○(二十一萬四)○(二十一萬五)○(二十一萬六)○(二十一萬七)○(二十一萬八)○(二十一萬九)○(二十二萬)○(二十二萬一)○(二十二萬二)○(二十二萬三)○(二十二萬四)○(二十二萬五)○(二十二萬六)○(二十二萬七)○(二十二萬八)○(二十二萬九)○(二十三萬)○(二十三萬一)○(二十三萬二)○(二十三萬三)○(二十三萬四)○(二十三萬五)○(二十三萬六)○(二十三萬七)○(二十三萬八)○(二十三萬九)○(二十四萬)○(二十四萬一)○(二十四萬二)○(二十四萬三)○(二十四萬四)○(二十四萬五)○(二十四萬六)○(二十四萬七)○(二十四萬八)○(二十四萬九)○(二十五萬)○(二十五萬一)○(二十五萬二)○(二十五萬三)○(二十五萬四)○(二十五萬五)○(二十五萬六)○(二十五萬七)○(二十五萬八)○(二十五萬九)○(二十六萬)○(二十六萬一)○(二十六萬二)○(二十六萬三)○(二十六萬四)○(二十六萬五)○(二十六萬六)○(二十六萬七)○(二十六萬八)○(二十六萬九)○(二十七萬)○(二十七萬一)○(二十七萬二)○(二十七萬三)○(二十七萬四)○(二十七萬五)○(二十七萬六)○(二十七萬七)○(二十七萬八)○(二十七萬九)○(二十八萬)○(二十八萬一)○(二十八萬二)○(二十八萬三)○(二十八萬四)○(二十八萬五)○(二十八萬六)○(二十八萬七)○(二十八萬八)○(二十八萬九)○(二十九萬)○(二十九萬一)○(二十九萬二)○(二十九萬三)○(二十九萬四)○(二十九萬五)○(二十九萬六)○(二十九萬七)○(二十九萬八)○(二十九萬九)○(三十萬)○(三十萬一)○(三十萬二)○(三十萬三)○(三十萬四)○(三十萬五)○(三十萬六)○(三十萬七)○(三十萬八)○(三十萬九)○(三十一萬)○(三十一萬一)○(三十一萬二)○(三十一萬三)○(三十一萬四)○(三十一萬五)○(三十一萬六)○(三十一萬七)○(三十一萬八)○(三十一萬九)○(三十二萬)○(三十二萬一)○(三十二萬二)○(三十二萬三)○(三十二萬四)○(三十二萬五)○(三十二萬六)○(三十二萬七)○(三十二萬八)○(三十二萬九)○(三十三萬)○(三十三萬一)○(三十三萬二)○(三十三萬三)○(三十三萬四)○(三十三萬五)○(三十三萬六)○(三十三萬七)○(三十三萬八)○(三十三萬九)○(三十四萬)○(三十四萬一)○(三十四萬二)○(三十四萬三)○(三十四萬四)○(三十四萬五)○(三十四萬六)○(三十四萬七)○(三十四萬八)○(三十四萬九)○(三十五萬)○(三十五萬一)○(三十五萬二)○(三十五萬三)○(三十五萬四)○(三十五萬五)○(三十五萬六)○(三十五萬七)○(三十五萬八)○(三十五萬九)○(三十六萬)○(三十六萬一)○(三十六萬二)○(三十六萬三)○(三十六萬四)○(三十六萬五)○(三十六萬六)○(三十六萬七)○(三十六萬八)○(三十六萬九)○(三十七萬)○(三十七萬一)○(三十七萬二)○(三十七萬三)○(三十七萬四)○(三十七萬五)○(三十七萬六)○(三十七萬七)○(三十七萬八)○(三十七萬九)○(三十八萬)○(三十八萬一)○(三十八萬二)○(三十八萬三)○(三十八萬四)○(三十八萬五)○(三十八萬六)○(三十八萬七)○(三十八萬八)○(三十八萬九)○(三十九萬)○(三十九萬一)○(三十九萬二)○(三十九萬三)○(三十九萬四)○(三十九萬五)○(三十九萬六)○(三十九萬七)○(三十九萬八)○(三十九萬九)○(四十萬)○(四十萬一)○(四十萬二)○(四十萬三)○(四十萬四)○(四十萬五)○(四十萬六)○(四十萬七)○(四十萬八)○(四十萬九)○(四十一萬)○(四十一萬一)○(四十一萬二)○(四十一萬三)○(四十一萬四)○(四十一萬五)○(四十一萬六)○(四十一萬七)○(四十一萬八)○(四十一萬九)○(四十二萬)○(四十二萬一)○(四十二萬二)○(四十二萬三)○(四十二萬四)○(四十二萬五)○(四十二萬六)○(四十二萬七)○(四十二萬八)○(四十二萬九)○(四十三萬)○(四十三萬一)○(四十三萬二)○(四十三萬三)○(四十三萬四)○(四十三萬五)○(四十三萬六)○(四十三萬七)○(四十三萬八)○(四十三萬九)○(四十四萬)○(四十四萬一)○(四十四萬二)○(四十四萬三)○(四十四萬四)○(四十四萬五)○(四十四萬六)○(四十四萬七)○(四十四萬八)○(四十四萬九)○(四十五萬)○(四十五萬一)○(四十五萬二)○(四十五萬三)○(四十五萬四)○(四十五萬五)○(四十五萬六)○(四十五萬七)○(四十五萬八)○(四十五萬九)○(四十六萬)○(四十六萬一)○(四十六萬二)○(四十六萬三)○(四十六萬四)○(四十六萬五)○(四十六萬六)○(四十六萬七)○(四十六萬八)○(四十六萬九)○(四十七萬)○(四十七萬一)○(四十七萬二)○(四十七萬三)○(四十七萬四)○(四十七萬五)○(四十七萬六)○(四十七萬七)○(四十七萬八)○(四十七萬九)○(四十八萬)○(四十八萬一)○(四十八萬二)○(四十八萬三)○(四十八萬四)○(四十八萬五)○(四十八萬六)○(四十八萬七)○(四十八萬八)○(四十八萬九)○(四十九萬)○(四十九萬一)○(四十九萬二)○(四十九萬三)○(四十九萬四)○(四十九萬五)○(四十九萬六)○(四十九萬七)○(四十九萬八)○(四十九萬九)○(五十萬)○(五十萬一)○(五十萬二)○(五十萬三)○(五十萬四)○(五十萬五)○(五十萬六)○(五十萬七)○(五十萬八)○(五十萬九)○(五十一萬)○(五十一萬一)○(五十一萬二)○(五十一萬三)○(五十一萬四)○(五十一萬五)○(五十一萬六)○(五十一萬七)○(五十一萬八)○(五十一萬九)○(五十二萬)○(五十二萬一)○(五十二萬二)○(五十二萬三)○(五十二萬四)○(五十二萬五)○(五十二萬六)○(五十二萬七)○(五十二萬八)○(五十二萬九)○(五十三萬)○(五十三萬一)○(五十三萬二)○(五十三萬三)○(五十三萬四)○(五十三萬五)○(五十三萬六)○(五十三萬七)○(五十三萬八)○(五十三萬九)○(五十四萬)○(五十四萬一)○(五十四萬二)○(五十四萬三)○(五十四萬四)○(五十四萬五)○(五十四萬六)○(五十四萬七)○(五十四萬八)○(五十四萬九)○(五十五萬)○(五十五萬一)○(五十五萬二)○(五十五萬三)○(五十五萬四)○(五十五萬五)○(五十五萬六)○(五十五萬七)○(五十五萬八)○(五十五萬九)○(五十六萬)○(五十六萬一)○(五十六萬二)○(五十六萬三)○(五十六萬四)○(五十六萬五)○(五十六萬六)○(五十六萬七)○(五十六萬八)○(五十六萬九)○(五十七萬)○(五十七萬一)○(五十七萬二)○(五十七萬三)○(五十七萬四)○(五十七萬五)○(五十七萬六)○(五十七萬七)○(五十七萬八)○(五十七萬九)○(五十八萬)○(五十八萬一)○(五十八萬二)○(五十八萬三)○(五十八萬四)○(五十八萬五)○(五十八萬六)○(五十八萬七)○(五十八萬八)○(五十八萬九)○(五十九萬)○(五十九萬一)○(五十九萬二)○(五十九萬三)○(五十九萬四)○(五十九萬五)○(五十九萬六)○(五十九萬七)○(五十九萬八)○(五十九萬九)○(六十萬)○(六十萬一)○(六十萬二)○(六十萬三)○(六十萬四)○(六十萬五)○(六十萬六)○(六十萬七)○(六十萬八)○(六十萬九)○(六十一萬)○(六十一萬一)○(六十一萬二)○(六十一萬三)○(六十一萬四)○(六十一萬五)○(六十一萬六)○(六十一萬七)○(六十一萬八)○(六十一萬九)○(六十二萬)○(六十二萬一)○(六十二萬二)○(六十二萬三)○(六十二萬四)○(六十二萬五)○(六十二萬六)○(六十二萬七)○(六十二萬八)○(六十二萬九)○(六十三萬)○(六十三萬一)○(六十三萬二)○(六十三萬三)○(六十三萬四)○(六十三萬五)○(六十三萬六)○(六十三萬七)○(六十三萬八)○(六十三萬九)○(六十四萬)○(六十四萬一)○(六十四萬二)○(六十四萬三)○(六十四萬四)○(六十四萬五)○(六十四萬六)○(六十四萬七)○(六十四萬八)○(六十四萬九)○(六十五萬)○(六十五萬一)○(六十五萬二)○(六十五萬三)○(六十五萬四)○(六十五萬五)○(六十五萬六)○(六十五萬七)○(六十五萬八)○(六十五萬九)○(六十六萬)○(六十六萬一)○(六十六萬二)○(六十六萬三)○(六十六萬四)○(六十六萬五)○(六十六萬六)○(六十六萬七)○(六十六萬八)○(六十六萬九)○(六十七萬)○(六十七萬一)○(六十七萬二)○(六十七萬三)○(六十七萬四)○(六十七萬五)○(六十七萬六)○(六十七萬七)○(六十七萬八)○(六十七萬九)○(六十八萬)○(六十八萬一)○(六十八萬二)○(六十八萬三)○(六十八萬四)○(六十八萬五)○(六十八萬六)○(六十八萬七)○(六十八萬八)○(六十八萬九)○(六十九萬)○(六十九萬一)○(六十九萬二)○(六十九萬三)○(六十九萬四)○(六十九萬五)○(六十九萬六)○(六十九萬七)○(六十九萬八)○(六十九萬九)○(七十萬)○(七十萬一)○(七十萬二)○(七十萬三)○(七十萬四)○(七十萬五)○(七十萬六)○(七十萬七)○(七十萬八)○(七十萬九)○(七十一萬)○(七十一萬一)○(七十一萬二)○(七十一萬三)○(七十一萬四)○(七十一萬五)○(七十一萬六)○(七十一萬七)○(七十一萬八)○(七十一萬九)○(七十二萬)○(七十二萬一)○(七十二萬二)○(七十二萬三)○(七十二萬四)○(七十二萬五)○(七十二萬六)○(七十二萬七)○(七十二萬八)○(七十二萬九)○(七十三萬)○(七十三萬一)○(七十三萬二)○(七十三萬三)○(七十三萬四)○(七十三萬五)○(七十三萬六)○(七十三萬七)○(七十三萬八)○(七十三萬九)○(七十四萬)○(七十四萬一)○(七十四萬二)○(七十四萬三)○(七十四萬四)○(七十四萬五)○(七十四萬六)○(七十四萬七)○(七十四萬八)○(七十四萬九)○(七十五萬)○(七十五萬一)○(七十五萬二)○(七十五萬三)○(七十五萬四)○(七十五萬五)○(七十五萬六)○(七十五萬七)○(七十五萬八)○(七十五萬九)○(七十六萬)○(七十六萬一)○(七十六萬二)○(七十六萬三)○(七十六萬四)○(七十六萬五)○(七十六萬六)○(七十六萬七)○(七十六萬八)○(七十六萬九)○(七十七萬)○(七十七萬一)○(七十七萬二)○(七十七萬三)○(七十七萬四)○(七十七萬五)○(七十七萬六)○(七十七萬七)○(七十七萬八)○(七十七萬九)○(七十八萬)○(七十八萬一)○(七十八萬二)○(七十八萬三)○(七十八萬四)○(七十八萬五)○(七十八萬六)○(七十八萬七)○(七十八萬八)○(七十八萬九)○(七十九萬)○(七十九萬一)○(七十九萬二)○(七十九萬三)○(七十九萬四)○(七十九萬五)○(七十九萬六)○(七十九萬七)○(七十九萬八)○(七十九萬九)○(八十萬)○(八十萬一)○(八十萬二)○(八十萬三)○(八十萬四)○(八十萬五)○(八十萬六)○(八十萬七)○(八十萬八)○(八十萬九)○(八十一萬)○(八十一萬一)○(八十一萬二)○(八十一萬三)○(八十一萬四)○(八十一萬五)○(八十一萬六)○(八十一萬七)○(八十一萬八)○(八十一萬九)○(八十二萬)○(八十二萬一)○(八十二萬二)○(八十二萬三)○(八十二萬四)○(八十二萬五)○(八十二萬六)○(八十二萬七)○(八十二萬八)○(八十二萬九)○(八十三萬)○(八十三萬一)○(八十三萬二)○(八十三萬三)○(八十三萬四)○(八十三萬五)○(八十三萬六)○(八十三萬七)○(八十三萬八)○(八十三萬九)○(八十四萬)○(八十四萬一)○(八十四萬二)○(八十四萬三)○(八十四萬四)○(八十四萬五)○(八十四萬六)○(八十四萬七)○(八十四萬八)○(八十四萬九)○(八十五萬)○(八十五萬一)○(八十五萬二)○(八十五萬三)○(八十五萬四)○(八十五萬五)○(八十五萬六)○(八十五萬七)○(八十五萬八)○(八十五萬九)○(八十六萬)○(八十六萬一)○(八十六萬二)○(八十六萬三)○(八十六萬四)○(八十六萬五)○(八十六萬六)○(八十六萬七)○(八十六萬八)○(八十六萬九)○(八十七萬)○(八十七萬一)○(八十七萬二)○(八十七萬三)○(八十七萬四)○(八十七萬五)○(八十七萬六)○(八十七萬七)○(八十七萬八)○(八十七萬九)○(八十八萬)○(八十八萬一)○(八十八萬二)○(八十八萬三)○(八十八萬四)○(八十八萬五)○(八十八萬六)○(八十八萬七)○(八十八萬八)○(八十八萬九)○(八十九萬)○(八十九萬一)○(八十九萬二)○(八十九萬三)○(八十九萬四)○(八十九萬五)○(八十九萬六)○(八十九萬七)○(八十九萬八)○(八十九萬九)○(九十萬)○(九十萬一)○(九十萬二)○(九十萬三)○(九十萬四)○(九十萬五)○(九十萬六)○(九十萬七)○(九十萬八)○(九十萬九)○(九十一萬)○(九十一萬一)○(九十一萬二)○(九十一萬三)○(九十一萬四)○(九十一萬五)○(九十一萬六)○(九十一萬七)○(九十一萬八)○(九十一萬九)○(九十二萬)○(九十二萬一)○(九十二萬二)○(九十二萬三)○(九十二萬四)○(九十二萬五)○(九十二萬六)○(九十二萬七)○(九十二萬八)○(九十二萬九)○(九十三萬)○(九十三萬一)○(九十三萬二)○(九十三萬三)○(九十三萬四)○(九十三萬五)○(九十三萬六)○(九十三萬七)○(九十三萬八)○(九十三萬九)○(九十四萬)○(九十四萬一)○(九十四萬二)○(九十四萬三)○(九十四萬四)○(九十四萬五)○(九十四萬六)○(九十四萬七)○(九十四萬八)○(九十四萬九)○(九十五萬)○(九十五萬一)○(九十五萬二)○(九十五萬三)○(九十五萬四)○(九十五萬五)○(九十五萬六)○(九十五萬七)○(九十五萬八)○(九十五萬九)○(九十六萬)○(九十六萬一)○(九十六萬二)○(九十六萬三)○(九十六萬四)○(九十六萬五)○(九十六萬六)○(九十六萬七)○(九十六萬八)○(九十六萬九)○(九十七萬)○(九十七萬一)○(九十七萬二)○(九十七萬三)○(九十七萬四)○(九十七萬五)○(九十七萬六)○(九十七萬七)○(九十七萬八)○(九十七萬九)○(九十八萬)○(九十八萬一)○(九十八萬二)○(九十八萬三)○(九十八萬四)○(九十八萬五)○(九十八萬六)○(九十八萬七)○(九十八萬八)○(九十八萬九)○(九十九萬)○(九十九萬一)○(九十九萬二)○(九十九萬三)○(九十九萬四)○(九十九萬五)○(九十九萬六)○(九十九萬七)○(九十九萬八)○(九十九萬九)○(一百萬)○(一百萬一)○(一百萬二)○(一百萬三)○(一百萬四)○(一百萬五)○(一百萬六)○(一百萬七)○(一百萬八)○(一百萬九)○(一百萬一)○(一百萬二)○(一百萬三)○(一百萬四)○(一百萬五)○(一百萬六)○(一百萬七)○(一百萬八)○(一百萬九)○(一百萬零一)○(一百萬零二)○(一百萬零三)○(一百萬零四)○(一百萬零五)○(一百萬零六)○(一百萬零七)○(一百萬零八)○(一百萬零九)○(一百萬零一十)○(一百萬零一十一)○(一百萬零一十二)○(一百萬零一十三)○(一百萬零一十四)○(一百萬零一十五)○(一百萬零一十六)○(一百萬零一十七)○(一百萬零一十八)○(一百萬零一十九)○(一百萬零二十)○(一百萬零二十一)○(一百萬零二十二)○(一百萬零二十三)○(一百萬零二十四)○(一百萬零二十五)○(一百萬零二十六)○(一百萬零二十七)○(一百萬零二十八)○(一百萬零二十九)○(一百萬零三十)○(一百萬零三十一)○(一百萬零三十二)○(一百萬零三十三)○(一百萬零三十四)○(一百萬零三十五)○(一百萬零三十六)○(一百萬零三十七)○(一百萬零三十八)○(一百萬零三十九)○(一百萬零四十)○(一百萬零四十一)○(一百萬零四十二)○(一百萬零四十三)○(一百萬零四十四)○(一百萬零四十五)○(一百萬零四十六)○(一百萬零四十七)○(一百萬零四十八)○(一百萬零四十九)○(一百萬零五十)○(一百萬零五十一)○(一百萬零五十二)○(一百萬零五十三)○(一百萬零五十四)○(一百萬零五十五)○(一百萬零五十六)○(一百萬零五十七)○(一百萬零五十八)○(一百萬零五十九)○(一百萬零六十)○(一百萬零六十一)○(一百萬零六十二)○(一百萬零六十三)○(一百萬零六十四)○(一百萬零六十五)○(一百萬零六十六)○(一百萬零六十七)○(一百萬零六十八)○(一百萬零六十九)○(一百萬零七十)○(一百萬零七十一)○(一百萬零七十二)○(一百萬零七十三)○(一百萬零七十四)○(一百萬零七十五)○(一百萬零七十六)○(一百萬零七十七)○(一百萬零七十八)○(一百萬零七十九)○(一百萬零八十)○(一百萬零八十一)○(一百萬零八十二)○(一百萬零八十三)○(一百萬零八十四)○(一百萬零八十五)○(一百萬零八十六)○(一百萬零八十七)○(一百萬零八十八)○(一百萬零八十九)○(一百萬零九十)○(一百萬零九十一)○(一百萬零九十二)○(一百萬零九十三)○(一百萬零九十四)○(一百萬零九十五)○(一百萬零九十六)○(一百萬零九十七)○(一百萬零九十八)○(一百萬零九十九)○(一百萬一)○(一百萬二)○(一百萬三)○(一百萬四)○(一百萬五)○(一百萬六)○(一百萬七)○(一百萬八)○(一百萬九)○(一百萬十)○(一百萬十一)○(一百萬十二)○(一百萬十三)○(一百萬十四)○(一百萬十五)○(一百萬十六)○(一百萬十七)○(一百萬十八)○(一百萬十九)○(一百萬二十)○(一百萬二十一)○(一百萬二十二)○(一百萬二十三)○(一百萬二十四)○(一百萬二十五)○(一百萬二十六)○(一百萬二十七)○(一百萬二十八)○(一百萬二十九)○(一百萬三十)○(一百萬三十一)○(一百萬三十二)○(一百萬三十三)○(一百萬三十四)○(一百萬三十五)○(一百萬三十六)○(一百萬三十七)○(一百萬三十八)○(一百萬三十九)○(一百萬四十)○(一百萬四十一)○(一百萬四十二)○(一百萬四十三)○(一百萬四十四)○(一百萬四十五)○(一百萬四十六)○(一百萬四十七)○(一百萬四十八)○(一百萬四十九)○(一百萬五十)○(一百萬五十一)○(一百萬五十二)○(一百萬五十三)○(一百萬五十四)○(一百萬五十五)○(一百萬五十六)○(一百萬五十七)○(一百萬五十八)○(一百萬五十九)○(一百萬六十)○(一百萬六十一)○(一百萬六十二)○(一百萬六十三)○(一百萬六十四)○(一百萬六十五)○(一百萬六十六)○(一百萬六十七)○(一百萬六十八)○(一百萬六十九)○(一百萬七十)○(一百萬七十一)○(一百萬七十二)○(一百萬七十三)○(一百萬七十四)○(一百萬七十五)○(一百萬七十六)○(一百萬七十七)○(一百萬七十八)○(一百萬七十九)○(一百萬八十)○(一百萬八十一)○(一百萬八十二)○(一百萬八十三)○(一百萬八十四)○(一百萬八十五)○(一百萬八十六)○(一百萬八十七)○(一百萬八十八)○(一百萬八十九)○(一百萬九十)○(一百萬九十一)○(一百萬九十二)○(一百萬九十三)○(一百萬九十四)○(一百萬九十五)○(一百萬九十六)○(一百萬九十七)○(一百萬九十八)○(一百萬九十九)○(一百萬一)○(一百萬二)○(一百萬三)○(一百萬四)○(一百萬五)○(一百萬六)○(一百萬七)○(一百萬八)○(一百萬九)○(一百萬十)○(一百萬十一)○(一百萬十二)○(一百萬十三)○(一百萬十四)○(一百萬十五)○(一百萬十六)○(一百萬十七)○(一百萬十八)○(一百萬十九)○(一百萬二十)○(一百萬二十一)○(一百萬二十二)○(一百萬二十三)○(一百萬二十四)○(一百萬二十五)○(一百萬二十六)○(一百萬

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謁軒陛。無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爲于闐諸僧講論。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過宣。王與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時間經七八月使還。蒙恩勅降。使迎勞曰。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較乘應不少乏。令敬煥官司於流沙迎接。都於沮洳迎接。法師奉勅已即進發。于闐王資餞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燒摩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疹疾隨其苦處。以金箔帖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橋賞彌國。即陀術那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島勢落迦城。後復自移到此。四緣如。又相傳有記云。釋迦法滅像入龍宮。從燒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大流沙。風動沙流地無水草。多熱毒魘魅之患。無遠路。行人往返望人希遠。駭以爲標幟。確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觀貨邏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歇那故國。即沮洳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使人及馬。馱馬還。有勅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帝在洛陽宮。表由進知法師漸近。勅西京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

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遺。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渭上。宮司不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禮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因宿於渭上矣。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六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沙門慧立本 釋彥懷箋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二年夏六月謝御製經序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寔雍州司馬李叔善長安縣令李乾祐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板與花幡等。擬送經像于弘福寺。人皆欣踊。各競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尼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佛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花

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五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馬負而至。其日所司普班諸寺。但有寶帳幡幘供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且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嚴。諸麗好幡帳。幡蓋寶案寶輿。寺別將出。分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爐列後。至是並陳於街內。凡數百事。布經像而行。珠珎動音金花散彩。預送之儀莫不歌詠希有。忘塵遺累。歡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屈弘福寺門。數十里間。都人壯子內外官僚。列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闐。所司恐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無得移動。而煙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剎降迦毘。彌勒初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闐遠。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其日衆人

〔人〕
〔開闢〕
〔物〕
一天二

〔本〕
〔大〕
〔沙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同見天有五色綵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周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

釋彥深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壬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帝曰。師去何不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慚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

朕甚嘉焉。亦不煩爲愧。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怪師能達也。法師對曰。玄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掘乾符清四海。德範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振葱嶺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況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

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四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覲疆邑。耳聞目覩。記憶無遺。隨問。訓

對皆有條理。帝大悅。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釋道安爲神器。舉朝尊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無忌對曰。誠如聖旨。臣嘗讀晉國春秋。見叙安事實。實是。高行博學之僧。但彼時佛法未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親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言是也。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觀。宜修一傳。以示未聞。帝又察法師學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違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還。天下之兵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令引入朝。期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趙國公長孫無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帝曰。忽忽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叙。師意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駕。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罰亂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效。虛負途路費損之慚。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願

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納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之北。有少林寺。遠離塵囂。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爲國就彼翻譯。伏聽勅旨。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爲穆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姓無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闕闕。非直違觸憲綱。亦爲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爲處分。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奘平章。自是辭還矣。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于等數。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使定州。啓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諸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實。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揚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需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

對皆有條理。帝大悅。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釋道安爲神器。舉朝尊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無忌對曰。誠如聖旨。臣嘗讀晉國春秋。見叙安事實。實是。高行博學之僧。但彼時佛法未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親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言是也。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觀。宜修一傳。以示未聞。帝又察法師學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違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還。天下之兵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令引入朝。期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趙國公長孫無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帝曰。忽忽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叙。師意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駕。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罰亂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效。虛負途路費損之慚。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願

①同二圖②圖二圖③九二高④(玄)一⑤池一地⑥振一廣⑦款一飲⑧師二治⑨訓一訓⑩
⑪二二⑫二二⑬二二⑭二二⑮二二⑯二二⑰二二⑱二二⑲二二⑳二二㉑二二㉒二二
⑳二二㉓二二㉔二二㉕二二㉖二二㉗二二㉘二二㉙二二㉚二二㉛二二㉜二二㉝二二㉞二二
㉟二二㊱二二㊲二二㊳二二㊴二二㊵二二㊶二二㊷二二㊸二二㊹二二㊺二二㊻二二㊼二二
㊽二二㊾二二㊿二二

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卓。臨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暮。目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至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之津梁。一乘之宗。誠昇涅槃之梯。但以物機未熟。致蘊葱山之西。經香庭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摩騰入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霑荆楚。從是已來。遂得人修解脫之因。家樹菩提之業。固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大復嚴顯求經。澄什繼譯。雖則玄風日扇。而並處偽朝。唯玄奘輕生獨達。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重聖言。賜使翻譯。比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不墮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一十六卷。勒成八撰。繕寫如別。謹詣闕奉進。玄奘又稱見弘福寺尊像初成。陛下親降鑒與開青蓮之目。今經論初譯為聖代新

文。敢緣前義亦望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冀沖言奧旨。與日月齊明。玉宇銀鈎。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為絕。前又洛陽奉見日。勅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乙未又表。進曰。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陵。雲官記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東夷失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襲代。式微前典。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衡制範。列舟絃木。感天下而濟群生。龍足虛灰。堦方與而補圓。蓋麗武經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遍泉源。化霽蕭草。房芝發秀。浪井開花。樂固馴班。巢阿馨律。浮紫霄於只闕。露白雲於玉檢。遂苑弱木而池濫。汎滄津而委。寶史曠前良事。坂而承朝。泛滄津而委。寶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開張。破近接金城。秦成桂林。幾通珠浦而已。玄奘幸膺天地貞觀華夷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營秋露。徒以憑假。皇靈顯身進影。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譯之外。條支巨嶺。方驗前聞。廟寶孤鸞。還格真寶。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軸而泛提河。窺鶴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勢像猶存。王城之基。而坡陀尚在。尋求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紀。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彥之所。踐藉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無述。土風班超。候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

疆。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影華。謹具編載。稱為大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言掩博物於晉臣。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遺漏寔多。兼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丙申神筆自答書曰。省書具悉來意。法師夙操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開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明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為經題。非己所聞。又云。其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勅裝尚丁酉法師重表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勅。勒。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皇靈以遠征。特。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冀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遐思雲。數。天花。景燦。理。包。繁。象。調。逸。成。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澤。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聽。沖。遠。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祕。響。於。聲。味。金。璧。奇。珍。豈。能。彰。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

友二發 南二四 附二照 寺一 即京一 基日二 現二見 海一 昇一 不無 關二 前又二 夫進二 記二 垂二 重二 近二 取二 詳二 數二 移二 坡二 二十三十 座二 凌二 代二 丙二 步二 其一 多二 座二 成二 千二

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驚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典。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蓋蓋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自此方許。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庚辰。勅追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有使至。令緩進。無得勞損。既至見於玉華殿。甚歡。帝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伏聞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惶怖。伏聞聖輿至此。御膳休宜。凡預含靈。就不蹈舞。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無極。玄奘庸薄。蒙齒召。銜荷不覺爲勞。帝以法師學業該廣。儀韻淹深。每思通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以親論之。至是又言曰。昔羣舜禹湯之君。隆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爲六合務廣。萬機事殷。兩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爲獨察。是以周遷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政。躬親諸事。不寄衆庶者也。意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之素衣。升鉢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陛下言。六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哲。共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臣得。故君爲三元首。臣爲股肱。玄奘謂此言將誠。中庸非爲上智。若使有臣皆得榮封。豈無臣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惟陛下上智之君。

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況撫運以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是陛下不荒不嫚。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辨。二三以明其事。陛下經緯八宏之略。驅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其義一也。敦本棄末。尙仁尙禮。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慕懷生。俱沐。

恩波。咸遂安樂。此又聖心至化。無假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洲。北窮玄塞。彫歸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兩瞻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義三也。獫狁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爲被髮之野。鄆郢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凶奴得志。殷周已來。不能攘殲。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後以來。不聞良策。及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遺才。遺。滌海燕然之域。並入。堤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臣。則虞夏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討。攻。城無傷半。野掠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萬騎。摧駐

躍之強陣。破遠蓋之堅城。振旅凱旋。俘虜三十萬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鳥。朱草。昭彰雜沓。無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至。無假於人。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竊爲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繙門。闡揚道法。此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甚悅。謂法師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遠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當助師弘道。釋彥保。法師才兼內外。隨機酬答。其辯治如是。難哉。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侍。恒標奮辭。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通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皇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踴真。以此而言。可不頌。且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城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燭何功。帝笑曰。不如此。夫珍裘非一狐之腋。大厦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遷相光飾耳。帝又問法師。比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答曰。論是彌勒菩薩說。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答謂五識相應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

○(二)一○ ○約二一○ ○休二一○ ○主二一○ ○亮二一○ ○邦二一○ ○開二一○ ○試二一○ ○以二一○ ○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

無伺地。三摩咽多地。非三摩咽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及舉綱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向京。取瑜伽論。論至。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遠。非從來所聞。嘆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譬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澹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因勅所司。簡祕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爲九本。與雍洛。并兗。相荆。楊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公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臣聞佛教沖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昭明。飛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叔業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涉重阻以求經履。危途而訪道。見珍殊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園之始說。精文奧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又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養蠢黔黎。俱食妙法。臣等億劫希逢。不勝幸甚。帝曰。此是法師大慈願力。又公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帝先許作新經序。機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啓。方爲染翰。少頃而成。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筆自寫。勅國貢。

衆經之首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
坐使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
寮宣讀霞煥錦舒極其褒揚之致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
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
其端明陰洞陽實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
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
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
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
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
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
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
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
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
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
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乎西土騰漢庭而較夢照東域而流
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
常現常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
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
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還宣導群生於十地
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
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
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替有玄奘法
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
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遁出

雙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闕。遲。猶虛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而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臨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遺風。鹿苑驚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靈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德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霑。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時法師奉聖製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隨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叢冊。觀奧不測之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

二五六

① 眾 = 衆 ② 比 = 之 ③ 齊 = 齊 ④ [井] = 一 ⑤ 指十 (橫) ⑥ 悲 = 悲 ⑦ 公 = 公 ⑧ 校 = 校 ⑨ 牛
 十 (自) ⑩ 實 = 安 ⑪ 實 = 實 ⑫ 像 = 像 ⑬ 包 = 有 ⑭ 象 = 象 ⑮ 習 = 習 ⑯ 股 = 股 ⑰ 彼
 ⑱ 三 = 三 ⑲ 三 = 三 ⑳ 三 = 三 ㉑ [時] = 一 ㉒ 本聖製一既奉序 ㉓ 奉附聖製 ㉔ [謝] = 一 ㉕ 數 = 數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七

*沙門慧立本釋彥條箋
 起二十二年六月天天皇製述聖
 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奉親
 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

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
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
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
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
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
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
略舉大綱以爲斯記法師進啓謝曰玄
契開七耀燭光遷高天而散景九河灑
潤因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
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歡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句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氣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宇。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

○令書曰。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等遠臻。深以爲愧。

釋彥深述曰。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揔揚。○未泮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爲此也。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鑄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

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棄萬方。思報皇

①龍二提②持二拈③鼻二詔④尤二顯⑤醫二贊⑥受二授⑦省二君⑧復二後⑨簡二年⑩
 蓋二美⑪唐一⑫年十(夏)⑬天阜二阜太子⑭飲二飲⑮摘二接⑯詔二英⑰令
 十(答法隨)⑱德二成⑲末十(及)⑳晉十末㉑風十(之)㉒思二恩

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輔
宜。今日寡人不造。答謹所鍾。年在未識。
慈顏棄背。終身之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
刻骨冥深。每以龍忌。在辰。歲時與感。空
懷陟岵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
遠。瞻奉無逮。徒思昊天。之報。罔寄烏鳥之
情。竊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孺慕。是
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寺。妙選
一所。奉為文德聖皇后。即營僧寺。寺成之
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泉。務盡形勝。仰
規仰利之果。副此罔極之懷。於是。有司詳
擇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
故伽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倣
給園。窮班。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桂。
機樟栴檀。充其材。珠玉丹青。結聖金翠。備
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總一
千八百九十七間。床褥器物。備皆盈滿。文
武聖皇帝。又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
因

勅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義皇至順。精粹止於龜文。軒后通幽。雅
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味實際之
源。徵綠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
事光圖史。振靈風于八埏。德治生靈。激
瀾於萬代。伏惟。皇帝陛下。轉輸垂拱。而化
漸鷄國。勝殿凝旒。而神交鸞嶺。總調御於
徽號。匪文思之所窺。綜四波若於綸言。豈繁
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
訓決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法界。

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彌。入如堤封。而作
鎮。尼連德水。運帝里之滄池。舍衛菴園。接
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
乘深妙。無幽不闢。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
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
相。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矣。
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暨文尚
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霄。晉后。翹誠。
降修多於白馬。有同養酌。豈達四海之涯。
取譬管窺。事窮七曜之曠。泊乎皇靈遐暢。
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
恒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
龍宮梵說之偈。必萃清臺。現吼具葉之文。咸
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莖。垂此慧雲。
遍覆翻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之靈感者
乎。夫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
修此道。以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
波羅蜜。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
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中年。身
毒歸化。越熱坂而頡頏。跨懸度以輪蹄。文
軌既同。道路無隔。沙門玄奘。振錫尋真。
出自玉關。長驅秦苑。至于天竺。力士生處。
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
詔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
法之寶奉。述

天旨。徵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自是
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功德。無輟
於口。與法師。無暫相離。

勅加供給。及時服臥具。數令換易。秋七月

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一領。價值百金。
觀其作製。都不知。誠緣出入所從。帝庫
內多有前代諸僧。咸無好者。故自教後宮
造此。將為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
恒將隨逐。二十四年。駕幸洛陽宮。時
蘇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行。學
該內外。為朝野所稱。帝召之既至。引入
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是梁武帝施其
先師。相承共寶。既來講。龍顏故取披服。
帝晒其不。妙。取。納。令。示。仍遣賦詩以
詠。恭公詩曰。福田資。像德。聖。理。幽。薰。不
持。金。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
相。氣。氤。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宣。公
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
之。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匹。即此。納
也。傳其麗絕。豈常人所宜服用。唯法師
盛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剃刀一口。法師表
謝曰。沙門玄奘。伏奉。勅賜。納袈裟一領。剃
刀一口。殊命若臻。龍靈降赫。恭對惶悸。如
履春水。玄奘幸遭舊移之化。早預息心之
侶。三業無紀。四恩難答。還迴天聰。濫叨雲
澤。忍辱之服。彰合流霞。智慧之刀。銛逾切
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
網。起餘識於彼已。懼空疎於冒榮。慚惡屏
營。越承俯僂。鞠躬踴躍。精爽飛越。不任悚
慄。帝少勞。兵事。籌曆之後。又心存。兆庶。
及遼東征。調。櫛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不
如。年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留心八

①今二命 ②在二之 ③微二放 ④巧二功 ⑤材二林 ⑥文二天 ⑦錄二緣 ⑧波瀾二一 ⑨波瀾二于 ⑩波二流 ⑪波二較 ⑫家二像 ⑬封二明 ⑭堤二捉 ⑮西二展 ⑯二情 ⑰符二有 ⑱二意 ⑲夫二 ⑳身二中 ㉑二龜 ㉒二龜 ㉓二龜 ㉔二龜 ㉕二龜 ㉖二龜 ㉗二龜 ㉘二龜 ㉙二龜 ㉚二龜 ㉛二龜 ㉜二龜 ㉝二龜 ㉞二龜 ㉟二龜 ㊱二龜 ㊲二龜 ㊳二龜 ㊴二龜 ㊵二龜 ㊶二龜 ㊷二龜 ㊸二龜 ㊹二龜 ㊺二龜 ㊻二龜 ㊼二龜 ㊽二龜 ㊾二龜 ㊿二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福門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衢。其錦綵杆轎魚龍幢戲。凡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綾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邊各置大車。車上暨長竿懸幡。幡後卽有師子神王等爲前引。儀仗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京城僧衆執持香花。頌讚隨後。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大常九部樂。挾兩邊。二縣官聲繼其後。而幢幡鑼鼓。旬鉦。縹粉。眩目。浮空。震曜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千餘人充手力。勅遣御史大夫李乾祐爲大使。與武侯相知掎拔。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上手執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勅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皇太子與仗衛出宿故宅。後日且從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寮陪從。禮佛已訖。五十太德相見。陳造寺所爲意。發言嗚咽酸感。傍人侍臣及僧無不哽泣。觀蒸蒸之情。亦今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行成宣恩宥降京畿見禁囚徒。然後剃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人下閣禮佛。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帖

①息二加②③ ④因問二帝因問曰⑤⑥ ⑦原二炭⑧⑨ ⑩一二⑪⑫ ⑬五二六⑭⑮ ⑯未二自⑰⑱ (爲十欲) ⑲司二同⑳㉑ ㉒超十(所釋攝大業)㉓㉔ ㉕宮本釋作譯㉖㉗ ㉘大二太㉙㉚* ㉛嘉二喜㉜㉝ ㉞深增增深㉟㊱ ㊲捐(餐)一㊳㊴ 捐餐二弘宣㊵㊶ ㊷情二誠㊸㊹ ㊺宣二宗㊻㊼ ㊽途二旅㊾㊿ ㊿途二路㊱㊲ ㊳觀二合㊴㊵ ㊶盛二盛㊷㊸ ㊹因二因㊺㊻ ㊼歡二誠㊽㊾ ㊿悔吝臨老㊱㊲ ㊳深二誠㊴㊵ ㊶用十(慚惶沮)㊷㊸ ㊹令宋二合宗㊺㊻ ㊼彥二彥㊽㊾ ㊿彥二務㊱㊲ ㊳[已]一㊴㊵* ㊶龍二宮㊷㊸ ㊹凡十(一)㊺㊻ ㊼(佛)十合㊽㊾ ㊿引二列㊱㊲ ㊳飯二飯㊴㊵ ㊶彥二下㊷㊸ ㊹即有二布㊺㊻ ㊼[格]一㊽㊾ ㊿城二日㊱㊲ ㊳日二日㊴㊵ ㊶(附)一㊽㊾ ㊿[手]一㊱㊲ ㊳日二因㊴㊵ ㊶傍二方㊷㊸ ㊹哭二哭㊺㊻ ㊼歡二城㊽㊾ ㊿帖二貼㊱㊲ ㊳帖二貼㊴㊵ ㊶帖二貼㊽㊾

二〇五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三

大唐國慈恩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仰唯深。音寄不通，莫慰煩渴。彼慈獨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領白，數兩端讀頌一夾，來意既厚，寡德愧以無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捫慮九部之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客，擊克勝鼓，挫鋒腹之寶，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敷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暘光儀，曲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徒衆，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堅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無高下，務存正理，願護人情，以此，遇生後，觸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寄申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無以比其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敷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易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無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爲深信，所謂既既羊鹿，棄彼白牛，貧愛水精，捨顛脂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又瑩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賤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物，蓋欲示酬來意，未是盡其深心也。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畎，今錄名如別，請爲附來，餘不能委述，慈獨玄奘謹呈。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沙門慧立本 釋彥深纂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慶元年春三月 百官謝示

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察僧伍競造文疏，時譯經僧栖玄將其論示，尙藥奉御呂才，才遂更張，衡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破義圖，序曰：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至哉，變通交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一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而有雙照，冥冥俗而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在，自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觀其應迹，若有去來，察此真常，本無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明德，無遠不臻，是以萌帶嚙昔神光，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教於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握璽極而撫萬方，聖慈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

遼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數喜之都，振聲教於無邊，通車書於有頂，遂使百億須彌，既咸頌於望秩，三千法界，亦共沐於皇風，故令五方印度，改荒服於靈街，十八韋陀，譯梵文於祕府，乃有三藏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夙成，該覽宏贍，德行純粹，律業翹勳，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運爲日已久，或恐邪正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驗真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爲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無塵，遂得拂衣玄漢，振錫慈嶺，不由味於齟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驚山，覩金文於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向七百部，並傳以蕃，顯畢歸上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也。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半龍於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問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博習群經，多所通悟，皆蒙別勅，追赴法筵，遂得兩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以各錄所聞，爲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通，無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

○有二三 〇釋彥深纂 〇大唐 〇一〇 〇之 〇二 〇三 〇四 〇五 〇六 〇七 〇八 〇九 〇十 〇十一 〇十二 〇十三 〇十四 〇十五 〇十六 〇十七 〇十八 〇十九 〇二十 〇二十一 〇二十二 〇二十三 〇二十四 〇二十五 〇二十六 〇二十七 〇二十八 〇二十九 〇三十 〇三十一 〇三十二 〇三十三 〇三十四 〇三十五 〇三十六 〇三十七 〇三十八 〇三十九 〇四十 〇四十一 〇四十二 〇四十三 〇四十四 〇四十五 〇四十六 〇四十七 〇四十八 〇四十九 〇五十 〇五十一 〇五十二 〇五十三 〇五十四 〇五十五 〇五十六 〇五十七 〇五十八 〇五十九 〇六十 〇六十一 〇六十二 〇六十三 〇六十四 〇六十五 〇六十六 〇六十七 〇六十八 〇六十九 〇七十 〇七十一 〇七十二 〇七十三 〇七十四 〇七十五 〇七十六 〇七十七 〇七十八 〇七十九 〇八十 〇八十一 〇八十二 〇八十三 〇八十四 〇八十五 〇八十六 〇八十七 〇八十八 〇八十九 〇九十 〇九十一 〇九十二 〇九十三 〇九十四 〇九十五 〇九十六 〇九十七 〇九十八 〇九十九 〇一百

師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鄧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難見者。仍畫爲義圖。其相比按。仍更別撰一方。因丈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既外無人解。無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無再請。尙曰傳燈。聞一知十。方稱殆庶。況乎生平不見。率爾輒事含毫。今既不由師資。注解能無紕紊。竊聞雪山夜叉說生滅法。丘井野獸嘆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尙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循眞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終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之三藏。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聞而怒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子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類滄波之浩汗。談眞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無生其猶昧。況有繁糲八邪之網。沈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其同異者。無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挂璋操逾松杞。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總三藏於胸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微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爲玄門之要妙。然亦

①切思二切愿②切恨③拆二所④祈⑤〔於〕一⑥醋二顧⑦太二大⑧象二紫⑨復一復⑩復爲二爲復⑪
⑫深拉二義深⑬搭二盾⑭〔三〕一⑮〔其〕一⑯都二創⑰太十(大)⑱(夫)⑲〔之〕一⑳雙
⑳惠⑳其二㉑其二㉒其二㉓復二義㉔二招㉕排二排㉖偏二偏㉗區二街㉘再二
⑲面㉙營二營㉚恂恂二恂恂㉛或二愚*㉜去二去㉝辯二辯㉞詳二探㉟昭二照㊱雙二塔

達達。慧日長懸。法輪恒轉。開鑒之功。始自
 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過
 羅浮。圖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續
 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
 假銓明有終末。離於有為。息言明道。方契
 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
 玄以忘玄。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途事
 理絕於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
 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
 屏氣。勝者先鳴。故向降魔制諸外道。自非
 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望喧張。我等恥辱
 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幢。祇
 惟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
 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
 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
 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伴
 於往哲。其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
 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
 淨名之詣菴園。問道必求。猶波崙之歸無
 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
 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
 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是探石他山。朝野
 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渴瓶皆望。盪
 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
 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
 以實慧為大覺。玄。無為是調御法體。然
 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宜
 裊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
 以黃葉為金山。鸚鵡成鳳。南郭吹竽。混

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
 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既。末法初踐。玄
 理辭而不彰。覺道。將灑落。玄裝法師。頭
 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觀
 七處八會。毘城驚嶺。身入彼邦。婆羅質階
 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會。檀特恒河。如斯
 等望。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
 論般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昆尼之藏
 既奉持而不捨。毘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
 妬路既得之於聲明。楊多羅亦剖斷於疑滯。
 法無大小。莫不羈之胸懷。理無深淺。悉
 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定。
 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
 畧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
 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
 礙辯才。事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
 同。觸象各得其形。其器飯有異色。呂君既
 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鐘
 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踞。非驢
 所堪。猶縮服靈輿。白衣不踐。脫如龍種
 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塞。輒
 附微志。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諸三藏
 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
 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
 復所悉。弟子柳宜白。庚子譯經僧明。璠。答
 柳博士宣。以還述。願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覺種圓明。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非資延慶。孰語歸誠
 良導可仰。寔引迷生。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物有取舍。正匪虧盈。
 八邪馳競。四句爭名。飾非。是
 抑重為輕。照日米散。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體道居貞。縱加毀毀。
 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靜符含情。
 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申悁悁。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瞻歸敬之詞。覽其
 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然歟。
 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榮日。封人我者。顯
 其何已。恃慢結者。沈淪而不窮。故六十二
 見。爭麟背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仗以
 忘歸。如來以本願大悲。亡緣俯應。內圓四
 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
 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眾誠於三空。殄彼
 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得而言焉。昔道
 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歷林寢迹。振遺烈
 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威夜明
 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慧炬於前。澄
 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
 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類網者。接武。
 維絕紐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
 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
 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瞻五乘。悲去聖
 之遠。遠懷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道以
 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警錫。討本
 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
 疑覺字。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真殄謬。

①角二市 ②辯二談 ③玄一 ④推二植 ⑤三二二 ⑥見二見 ⑦道二滿 ⑧取二取 ⑨淡二附 ⑩志二
 淡 ⑪二二 ⑫河二流 ⑬如二於 ⑭二二稍 ⑮其十(年) ⑯其十(雅) ⑰伏二伏 ⑱維二維
 亡二忘 ⑲反二返 ⑳大二夫 ㉑為二象 ㉒堅二雙 ㉓明二明 ㉔降二摧 ㉕期二期 ㉖維二維
 ⑳許二計 ㉑書二書 ㉒字二字

永雙。跡窮智境。探幽蹟至真。心歸玄津。研幾祕術。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偈西來。補已缺之文。于時。遇曉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奧旨。葉重翠於祇林。遠開幽關。波再清於定水。朕所以虔誠八正。肅志雙遙六度。神遊丹闕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峯爲幽谷。於是敬刊貞石。式旌眞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萬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潛生。愛波演謫。紫霧昏情。猗歟調御。迦維騰迹。妙道乘幽。玄源控寂。驚峯遐峙。龍宮廣闕。慧日舒光。慈雲吐液。瞻言聖教。載想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沈。悲纏寶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椒風韜緒。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萬古。乃興輪奐。寔構雕華。紫棟留月。紅梁藻簷。雲窓散葉。風沼翻花。蓋低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靈沖。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含風。智燈再朗。眞筌重崇。四運流速。六龍馳驚。巨夜銷氛。幽關啓曙。茂德垂範。微塵表譽。勒美於披文。遐年永著。三月丁亥。群公等奉。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華。觀河宗之奇寶。虔開祕篆。聆雲英之麗曲。包

第九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沙門慧立本 釋彥驚鑑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成終
三年正月隨車駕還西京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 御製大慈恩寺碑文
訖。時禮部尙書許敬宗遣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勅旨。親紆聖筆。爲大慈恩寺所製。

西曆一九二二年
法蘭西勳章
還京十一月
駕崩

①增二泉②③ ④超二細⑤ ⑥茂跡二茂隆⑦ ⑧昔二等⑨ ⑩池二地⑪⑫ ⑬爾二示⑭⑮ ⑯凌二陵⑰⑱ ⑲汎二泛⑳㉑
 ⑳二貳㉒ ㉓陸二陸㉔ ㉕汎汎二汎汎㉖㉗ ㉘廿二解㉙㉚ ㉛酒二乃㉜㉝ ㉞氣二氣㉟㊱ ㊲財二齊㊳㊴ ㊵陸二陸㊶㊷
 ㊸二伏㊹㊺ ㊻遇禮二禮彼㊼㊽ ㊾重二方㊿㉀ ㉁庶二將㉂㉃ ㉄洲二洲㉅㉆ ㉇岸二岸㉈㉉ ㊱真二真㊲ ㊳昭二昭
 ㊴㊵ ㊶崇二崇㊷㊸ ㊹重二重㊺㊻ ㊼崇二崇㊽㊾ ㊿氣二氣㉀㉁ ㉂氣二氣㉃㉄ ㉅氣二氣㉆㉇ ㉈垂二軌㉉㊱ ㊲微二微
 ㊳觀㊴㊵ ㊶披二披㊷㊸ ㊹丁二庚㊺㊻ ㊼順二順㊽㊾ ㊿曲二曲㉀㉁ ㉂井二井㉃㉄ ㉅陳二陳㉆㉇ ㉈重二重㉉㊱
 ㊲三㊳ ㊴重二重㊵㊶ ㊷式二式㊸㊹ ㊺而二而㊻㊼ ㊽通二通㊾㊿ ㉀㉁ [大度]一[大度] ㉂㉃ ㉄㉅ ㉆㉇ ㉈㉉ ㊱㊲ ㊳㊴ ㊵㊶ ㊷㊸ ㊹㊺ ㊻㊼ ㊽㊾ ㊿

碑文已成。叙澤傍臨。宸詞曲照。玄門益峻。梵侶增榮。踴厚地而懷慚。負層穹而寡力。玄榮開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義呈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闢八正以摘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爲盛矣。伏惟皇帝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茂迺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鑑鏡。卽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若乃

天華穎發。靈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敷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迹。託實思而彌高。奈苑餘芬。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夢境。照斷迷塗。諒以銘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玄榮言行無取。猥預緇徒。而叨恩顧。每謂多幸。重忝曲城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慚且躍。實用交懷。無任竦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乙丑。法師又惟

主上文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魏君。亦乃書過漢主。法師以見碑是聖文。其書亦望神筆。因詣闕請。皇帝自書表曰。沙門玄榮等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薄該。隨時設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明。始極經天之運。并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皇帝陛下。智周萬物。仁臨三界。既隆

景化。復闡玄風。鄙姬穆之好道。空賞嵇池之詠。蔑漢明之崇法。徒開白馬之祠。遂乃俯降天文。遠揚幽旨。用彰靈範。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言。若五緯之攬曜。敷至懷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時。豈獨幽贊真如顯揚玄蹟者也。雖玉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鉤未書。丹字猶懸。然則襲樂已鑒。匪里曲之堪預。龍鄉既書。何燭火之能明。非夫牙曠撫律。義和總馭。焉得揚法鼓之大音。裨慧日之冲影。敢緣斯義。冒用干祈。伏乞成茲具美。勒以神筆。庶凌雲之妙。邁跡前王。垂露之奇。騰芳後聖。金聲玉振。卽悟群迷。鳳麟龍蟠。將開衆寶。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醫莫大之恩。實亦事養

明時。崇社享無疆之福。玄榮稟識愚淺。謬齒繡林。本慚窺涉。多虧律行。猥辱宸詞。過蒙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顏無地。而慚懇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瑣。更懷永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請曰。昨一日蒙齋天藻喜。戴不勝。未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榮奇樹。必含笑而芬芳。跪寶玉岑。亦舒渥而貽彩。伏惟

陛下。提衡執粹。垂拱大寧。歡思綺毫。俯擬多藝。鴻範光於涌洛。草聖茂於臨池。玄榮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冒希後澤。佇桂影於銀鉤。豈直合璧相循。聯輝是仰。亦恐非

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麗則可以據希微之軌。馳魂俯首。非所敢望。不勝積懽。昧死陳請。表奏。帝方運神筆。法師既蒙。帝許。不勝喜慶。表謝曰。沙門玄榮言伏奉。

勅旨。許降宸筆。自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諸語爰臻。綸慈猥集。祇荷慚惕。罔知攸措。玄榮聞。強弩在轡。駑鼠不足。動其機。鴻鍾置音。纖絃無以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門。雨潤雲蒸。乃照感於玄寺。是所願也。豈所圖焉。伏惟

陛下。履翼乘輿。握符續運。追軒邁項。爭夏吞殷。演榮妙以陶時。總多能而景俗。九域之內。既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卽迴宸聽。英詞曲被。已超希代之珍。秘迹行開。將踰絕價之寶。凡在群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廣樂。匹此非奇。得輪王之警珠。傳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樹福庭。壽彼迷生。方開耳目。盛乎法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仰銀鉤。發菩提於此日。諷過文而探幽至。蹟悟般若於斯地。劫城窮芥。昭昭之美恒存。遷海還桑。謫謫之風無朽。玄榮出自凡品。夙漸行業。既蒙落飾恩。闡玄猷。往涉迦維。本願

皇化。道茲翻譯。復承朝獎。而貞觀之際。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叨殊遇。二主神筆。猥賜褒揚。兩朝聖藻。極垂榮飾。願循愚劣。實懷兢懼。輸

○觀二書○ ○家二京○ ○未二末○ ○城二城○ ○正二政○ ○芬二芳○ ○照二昭○ ○城二成○ ○城二觀
○道二道○ ○道二道○ ○因二因○ ○明二明○ ○福二福○ ○福二福○ ○福二福○ ○福二福○ ○福二福
○每二每○ ○每二每○ ○每二每○ ○每二每○ ○每二每○ ○每二每○ ○每二每○ ○每二每○ ○每二每
○合二合○ ○合二合○ ○合二合○ ○合二合○ ○合二合○ ○合二合○ ○合二合○ ○合二合○ ○合二合
○已二已○ ○已二已○ ○已二已○ ○已二已○ ○已二已○ ○已二已○ ○已二已○ ○已二已○ ○已二已
○要二要○ ○要二要○ ○要二要○ ○要二要○ ○要二要○ ○要二要○ ○要二要○ ○要二要○ ○要二要

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壑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祚於國寢。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疎戴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夏四月八日。大帝書碑并匠鑄訖。將欲送寺。法師慚荷。聖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衆及京城僧尼。各營幢蓋。輦幡花。共至芳林門迎。

勅。又遣大常九部樂長安萬年二縣音聲共送幢最卑者。上出雲霓。幡極短者。猶摩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百餘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門街。其夜雨。八日路不攜行。勅遣且停。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幢幡等。次第陳列。從芳林門至慈恩寺三十里間。燭然盈滿。

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觀者百餘萬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衆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沙門玄奘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

勅旨。送御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樂供養。竟日分照。先增慧炬之輝。昇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碩嚴峙。天文景燭。狀。綵霞之映。靈山。疑綈宿之臨仙。凡在縉素。電激雲奔。瞻奉驚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制法。泣麟。數典。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範。隨

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大翼。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教澤。俯開仙翰。金奏發詔。銀鈎詢述。探龍宮而架三玄。執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聘思。滴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贊六度之幽蹟。化總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施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彌尊。因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祇訓。波旬革慮。假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士。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超苦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感。尙否謀於傳教。吳主歸宗。猶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無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

昭運爲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玄奘等。露忝。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顧非貞懇。虛蒙獎導。仰層旻而荷澤。俯浚谷以懷慚。無任疎戴之誠。謹詣。

關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面北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復拱重。雲楣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盤。一同靈塔。甲大帝善楷。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模打許之。自結繩息用文字代典。二篆形殊。

楷草勢異。懸針垂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隸。古人互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元稱善史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閑於三體。王仲妙於八分。劉邵張弘發譽於飛白。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故韋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類鸞道健。該古賢之衆體。盡先哲之多能。爲毫翰之陽春。文字之寡和者。信歸之於我皇矣。法師少因聰習。及往西方。涉山雪嶺。遂得治病。發即封心。屢經困苦。數年已來。還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因熱迫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

勅遣供奉上醫尙藥奉御蔣孝璋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遞報消息。乃至眠寢處所。皆遣內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不離。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既荷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奘拙自營衛。冷瘡增動。幾至綿篤。殆辭昭運天恩。君憫。降以良醫。針藥機加。卽蒙瘳愈。駐顏齡於欲盡。反營魄於將消。重觀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舊官永絕。廢理恒調而已。願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輪報。唯憑慧力。庶酬冥祉。玄奘猶自虛懷。未堪詣。關陳謝。無任疎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以聞。

○松丘二萬岳○ ○[大]一○ ○送二往○ ○百二千○ ○冥一原○ ○時○ ○經二彩○ ○設一露○ ○制二製
○烈二列○ ○高二海○ ○黃二價○ ○因二回○ ○春二資○ ○宗二崇○ ○北二南○ ○都二北○ ○
○城二城○ ○[大]一○ ○[大]一○ ○已二以○ ○應二針○ ○蘇二都○ ○王二三○ ○都二北○ ○
○年二陳○ ○近二道○ ○美二家○ ○步二步○ ○波二重○ ○珠二車○ ○多二疾○ ○偶二聚○ ○
○二○ ○循二佳○ ○懷二其○ ○光十(先)○ ○光二基○

賢或無價衣。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今之賜者也。觀其均綵濃淡。敬君不能逾其巧。裁縫婉密。離婁無以窺其際。便覺烟霞入室。蘭因在身。旋俯自瞻。頗增榮價。昔道安言。珍奏代。未遇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洪私。願龍循躬。彌深戰汗。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群生。與天無極。不任慚佩之至。謹啓謝開。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後。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玄奘不勝喜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彰瑞。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周王之慶。是知。寫吳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玄奘今日申後。西前。於顯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踟躕。貌甚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懷憂懼。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爲陳喜相。雀乃迴旋。蹀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向。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人咸悉其見。玄奘因爲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從其徘徊。遂復飛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祥。神禽効質。顯子孫之茂彰。八百之隆。既爲彝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貺。玄奘輕生有幸。肇屬嘉祥。喜叨林之深。不敢緘默。略疏梗概。謹以奏聞。若其

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歷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進已頃。間有勅令使報法師。皇后分難已訖。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滿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雖內外舞。必不達所許。願法師護念。號爲佛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收敷。啓天人於載弄。深期所感。誕玄聖於克岐。伏惟

塵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增戰越。佛光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緬者。應斯道也。又聞。龍門洞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藉根深而芳藹。伏惟皇運聖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

二后光膺大寶。爲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矣。逮陛下受圖。功業逾盛。還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逸殷周之軌。不特黃屋爲貴。以濟兆庶爲心。未明求衣。日昃忘食。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卿雲紛紛。江海無波。日域遐風。龍鄉沐浴。蕩蕩乎。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今月嘉晨。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華增敷。率土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百傾情。豈直喜皇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違前

勅。即聽出家。移人之胤。爲法王之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於僧數。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輝覺苑。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之高蹤。斷二種纏成。無等覺色。身微妙。譬彼山王。焰網莊嚴。過於日月。然後隆慈雲於大千之境。揚慧炬於百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騰勝幡而摧外道。接沈流於倒海。撲熾火於邪山。竭煩惱之深河。碎無明之巨殼。爲天人師。作

皇帝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開垂。麗於二諦。却走馬於一乘。蘭殿初歡。爰發俱抵之願。宛柯在孕。便結胎城之徵。俾夫十號降靈。弘茲攝受。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而濯質。玄門佇述。道樹虛陰。雖昔之履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感。況此英猷。率土詠歌。喜皇陛下之納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靡局。常懸迴構良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高尚彌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儻聖澤無外。弘誓不移。竊謂彈四海之資。不足比斯檀行。願十地之業。無以譬此福基。當願皇帝皇后。百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馨娛樂於延齡。踐薩云於遯劫。儲君允茂。綏紹帝猷。龍蕃惟宜。翊亮王室。擬振英胤。休社日繁。標峻峻節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濫偶丕運。局影禁門。貴匪德昇。龍緣

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踴躍之懷。

均一均 離東一離 入二之 旅一旅 珍一 玄一 表二寶 周二國 慶二 盛二 事二來 突一 日一 懷一 懼二懷 提十且 茂二盛 井二祥 昨二 間二開 果生男 進十表 弄二 按二延 蘭二 盛二 西二近 陸二 納二 思二 都二 正二 成二志 玄十英 二聖 二第 運二帝 什二持 今二今 晨二辰 白二迫 成二 二款

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藉孫祉而昇彼岸。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萬春。永握靈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曰榮親。所以釋迦棄國而務菩提。蓋爲此也。豈得以東平瑣瑣之善。陳思庸庸之才。並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深淺矣。謹卽嚴衣捧鉢。以勝慶慰翹願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當卽受三歸服袈裟。雖保養育。所居常近於法師。十二月五日。滿月。勅爲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師爲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爲佛光王剃髮。并勅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懷。弘願旣宜。景福彌盛。豈謂庸賤之手。得効伎於天衢。凡庶之人。蒙入道於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護之重。在報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爲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中。所以光啓妙門。聿修德本。所願皇階納祐。玉宸延和。臨百億天下。畢千萬歲。期佛光奇子。乳哺惟宜。善神衛質。諸佛摩頂。增華容哲之姿。允穆紹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既深。亦當翹勤道業。專精戒行。允副絲綸。佇當取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其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等。奏曰。沙門玄奘言。竊聞風迅羽累日而沖空。鴻月明機。遽旬而就滿。是知東靈物表。亮采天中者。固

○以後發其姝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天○祠動瞻。容氣清○。寢興納祐。玉顏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法流瀋想。寄紹隆於○磐石。啓落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祿衣。安茲乳哺。無災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魄照初環。滿月之姿盛矣。冀枝再長。如蓮之日○。舊今。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胥悅。七衆歸恬。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鶴驤待馭而已。玄鑒幸蒙恩寵。許垂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具。香爐寶字香案。藻餅經架數珠錫杖。藥豆合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所冀遙載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俾○夫善神見而踴躍。弘誓因以堅固。輕用千奉。寔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兼合耀。結○歡心於兆庶。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不釗而取俊。龍蕃振美。○轡間平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曾規不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二年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畢公給。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餘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安置飛花殿。其宮南接○皇澗。北跨洛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勅法師還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進表辭曰。沙門玄奘言。伏蒙恩

旨許令積聚宮翻經。仰佩優渥。○情深喜
藏。伏念違離。旋增惘然。玄奘功德勳府。道
謝德科。而久素榮章。鎮荷曾覆。循涯知
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聖哲含弘。仁
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安。○既而近
隔蘭除。聽揚鑾而悲結。甫瞻英嶺。想多
豫而欣然。伏願玉宇延和。仙桃薦壽。邁甘
泉之清暑。等瑤水之佳遊。所冀溫樹迎
秋。涼飈造夏。候歸軒於砥頤。儼幽錫於
喬林。稱慶萬春。甘從九逝。不勝感戀之
極。謹附表奉辭以聞。荒越在顏。○水火交
慮。法師在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十卷。及
大毘婆沙未了。至是有勅報法師曰。其所
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
曰。竊聞是○席○庸俗。咸競前修。述作窮神。
必歸○容后。皇帝造物玄猷遠暢。掩王城
於侯甸。光貝葉於羽陵。傍啓譯寮。降緝
鴻序。騰照千古。流輝萬葉。
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神用日新。賞鑒
無怠。玄奘濫沐天造。肅承明詔。每撫
庸躬。恒深悚息。去月日奉勅所翻經論在
此。無者宜先翻。舊有者在後翻。但發智毘
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
餘卷。而文多舛難。今更整頓翻之。去秋以
來已翻得七十餘卷。尙有百三十卷未翻。

①短一顧自◎ ②辱十(依)自◎ ③保十(悔)自◎ ④[於]一自◎ ⑤[之]自◎ ⑥落二陸◎ ⑦天二與群◎ ⑧與◎ ⑨期二奇◎
 ⑩奇二高◎ ⑪惜二俗◎ ⑫姊妹二端情◎ ⑬如知◎ ⑭當二承◎ ⑮來二友◎ ⑯濟二海◎ ⑰風二扶◎
 ⑱落一寫◎ ⑲落二彩◎ ⑳以二已◎ ㉑同二詞◎ ㉒落二來◎ ㉓玉二日◎ ㉔晨二日◎ ㉕若二風◎
 ㉖[哉]一自◎ ㉗清二清◎ ㉘慰二慰◎ ㉙黨二承◎ ㉚字二子◎ ㉛落二深◎ ㉜合二體◎ ㉝[夫]一自◎
 ㉞歡二歡◎ ㉟歡二歡◎ ㊱歡二歡◎ ㊲拈◎ ㊳謔◎ ㊴[茂]一自◎ ㊵會二會◎ ㊶足二泉◎ ㊷情二誠◎
 ㊸[既]一自◎ ㊹[濟]一自◎ ㊺水二泄◎ ㊻委二惟◎ ㊼浙二遊◎ ㊽水二水◎ ㊾旗二族◎ ㊿肅二誠◎

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丁。餘經論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

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從暫得還鄉。遊覽舊廬。問訪親故。淪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隨所在。躬自掃謁。為歲久荒頽。乃更詳勝地。欲具棺槨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專志。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玄奘不。天風鍾茶。兼復時逢。陪亂殯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壙頽毀。殆將滅矣。追惟平昔情不自寧。謹與老姊二人收捧遺骸。去彼狹陋。改葬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日蒙。勅放。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奘更無兄弟。唯老姊一人。卜遠有期。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寥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匝。望乞。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門上客今相隨逐。過為牽略。恐將嗤笑。不任纏迫憂懼之至。謹附表以。聞伏乞。天覆雲迴。曲憐孤請。

帝覽表允其所請。仍勅所司。其法師營葬所須並宜公給。法師既荷殊澤。又進啓謝曰。沙門玄奘啓。玄奘殃深孽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壙淪頽。草棘荒蔓。思易宅兆。彌歷歲年。直為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從。變駕得屆。故鄉。允會宿心。遂茲改厝。陳設所須復蒙。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日月

之光。在瓦礫而猶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翳。感戴屏營。喜慙兼集。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重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既蒙。

勅許。遂改葬焉。其營送威儀。並公家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後魏孝文皇帝。自。因。地勢之高卑。有上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南面少華。北依高嶺。兼帶三川。磐石巉巖。飛泉榮映。松蘿共。實。晉交。葛。桂。相與。杞梓。蕭森。壯。婉清虛。實。域中之佳所。其西臺最為秀麗。即菩提流支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有遺身之塔。大業之末。群賊以火焚之。不然。遠近珍異。寺西北嶺下。綴氏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即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二十日。法師請入。少林寺。翻譯表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外。彼岸。凡夫闕而沈。生死由是茫茫三界。俱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心迷意醉。窮劫石而靡。治盡芥城而彌固。曾不知。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為氣。良增嘆矣。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甘不。臨食輟食。常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

岸樹井。不足。以。危。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堅。所以朝夕是期。無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窺焉已至。念茲邁速。則生涯可知。加復少。因求。法。尋。訪。師。友。自。他。邦。國。無。不。經。塗。路。遐。遙。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願。陰。觀。景。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無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輕生多幸。屬逢

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發譽騰聲。無翼而飛。坐。凌。霄。漢。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為珍。駑駘取貴。撫躬自省。唯深慚慙。且害盈惡滿。寔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諸佛之誠言。玄奘自授。靈業空虛。名行無取。天慈澤。無。宜。久。冒。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經。行。以。答。提。獎。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乏。濫。當。斯。任。既。奉。天。旨。夙。夜。匪。寧。今。已。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萬法門之海澤。西。域。稱。詠。以。為。鎮。國。鎮。方。之。典。所。須。文。義。無。不。披。不。得。譬。猶。擇。木。鄧。林。隨。求。小。大。收。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為。髣。髴。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

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日月

情。所以未甘不。臨食輟食。常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

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二百●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三百四●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四百●四百一●四百二●四百三●四百四●四百五●四百六●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五百●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五百四●五百五●五百六●五百七●五百八●五百九●六百●六百一●六百二●六百三●六百四●六百五●六百六●六百七●六百八●六百九●七百●七百一●七百二●七百三●七百四●七百五●七百六●七百七●七百八●七百九●八百●八百一●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四●八百五●八百六●八百七●八百八●八百九●九百●九百一●九百二●九百三●九百四●九百五●九百六●九百七●九百八●九百九●一千●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一千九●二千●二千一●二千二●二千三●二千四●二千五●二千六●二千七●二千八●二千九●三千●三千一●三千二●三千三●三千四●三千五●三千六●三千七●三千八●三千九●四千●四千一●四千二●四千三●四千四●四千五●四千六●四千七●四千八●四千九●五千●五千一●五千二●五千三●五千四●五千五●五千六●五千七●五千八●五千九●六千●六千一●六千二●六千三●六千四●六千五●六千六●六千七●六千八●六千九●七千●七千一●七千二●七千三●七千四●七千五●七千六●七千七●七千八●七千九●八千●八千一●八千二●八千三●八千四●八千五●八千六●八千七●八千八●八千九●九千●九千一●九千二●九千三●九千四●九千五●九千六●九千七●九千八●九千九●

消除。應生欣慶。法師願祝合掌曰。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支頭。次以左手申左臂上。舒足重疊。右脇而臥。因迄至命終。竟不迴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和上決定得生。彌勒內院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喘息漸微。少間神逝。侍人不覺。屬纊方知。從足向上漸冷。最後頂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七日。竟無改變。亦無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無時懈廢。於法師亡夜。半夜半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怪所以。卽念往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耶。天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旦。無常事果達於京師。符虹現之。象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板。身赤白色。眉目疎朗。端嚴若塑。美麗如畫。晉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無厭。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日。身不傾搖。服尙乾陀。裁唯細纈。脩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眄。滔滔若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蕖之在水。加以戒範端嚴。凝始終如一。愛惜之志。過護浮囊。持戒之堅超逾繁草。性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見有神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領鬼

(赤) — **(白)** —
(云) — **(雲)** —
(業) — **(從…來)** —
 卅五字 = (受生神授語記) 六字 **(著犯着卷見在別記見六，着二類)** [據此而言] — **(濁十(度))** —
(宜道…差) —
 十二字 — **(程二時)** — **(對二動)**

●八二五◎ ●精二情◎ 精◎ 精◎ ●二業◎ ●(抄)一◎ ●十二千◎ ●一喜◎ ●宋一宗◎ ●(云)一◎ ●
 一誤◎ ●無一誤◎ ●除一珍◎ ●良久二久之◎ ●支頭一支頭◎ ●指頭◎ ●最一果◎ ●道主帝
 終一盤子馬◎ ●周十(云)◎ ●上一尚◎ ●院二來◎ ●(院)一◎ ●喘二◎ ●逝二道◎ ●屬後二屬久
 ◎知一來◎ ●(向上)一◎ ●(七)一◎ ●夜半二子◎ ●(挂)一◎ ●無常事果逢於京師二因問至京正
 年◎ ●因問至京正◎ ●康一康◎ ●型二◎ ●亮二高◎ ●日一明◎ ●格二動◎ ●於二明◎ ●志一渡
 ◎聖二草◎ ●比十(丘)◎ ●十(橫)◎ ●二甘◎ ●若二自◎ ●種種疑妨二心所不决者◎

怪嘆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尙難。豈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忽。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宿構重關。共來難詰。雁行魚。果毅。肩隨。其並論之詞雲屯雨至。法師從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卒擊其盾。莫不人人夷。輒解頤。虔伏稱爲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大喜。皆肘步。鳴足。傾珍供養。罷席之後更學。梵書并諸經論。自如來。代所說者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無著天親諸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塗之致。並搜羅研究。達其旨。得其文。并佛處世之跡。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躬申禮敬。備觀靈奇。亦無遺矣。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唐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烟收霧卷。景隨風清。寶帳盈。花幢。摩日。慶雲垂彩於天表。郁都紛紛。庶士詠讚於通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赫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初利之下。閣浮。此亦足爲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經塗數萬。備歷艱危。至如酒陰。沔寒之山。飛。波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猥狴獯豸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亥之所未遊。法師。孑爾孤征。坦然無梗。肩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間。

使乎遐域。侯王馳心。聲。遠方。會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皇帝握龍圖而纂曆。應赤伏以君臨。觀鯨家以濟群生。而豐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絕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銘造。九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無不順。邇無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麗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之歌斯允。既而功昭厚載。德感上玄。紫芝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又如西州石瑞松。縣現符紀。聖主千年之期。顯。儲君。副承之業。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之文。歷萬古而不開。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遊心真際。城。五乘。追思。嶺之容。想提河之說。故使造形紺髮。煥彩來儀。聯典高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振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與香烟同覆。於是溺俗沈流之士。望涯岸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願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啓。路衆惑知方。商。麟。藝林而群。賴自。需法師盛德也。如彼逢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兒。殘安什傳經。值符姚之僞曆。校之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方之明闇。乃朝陽之與螢。曜矣。昔鍾。既至。魏文奉賦以讚揚。神在斯呈。賈逵獻頌而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況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可緘默於明時。而無稱述者也。立學愧。往賢。德非先達。直以

同沾像化。叨。末塵。欣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力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微令望之美。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所能。縷也。冀明鑒君子收意而不。焉。贊曰。生靈感絕。大聖還神。其能。繼紹。唯平哲人。馬鳴先唱。提婆後中。如日斯隱。朗月方陳。穆矣法師。諒爲貞士。迺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之奧。究儒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疑義之錯。委命詢求。效危踐。堅。恢恢器宇。赴赴誠恪。振美西州。歸功東閣。屬逢有道。時。唯我。皇。重懸玉鏡。再理明珠。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日。幽而更光。粵余庸。幸參。塵末。長自蓬門。靡。影。高。山。斯仰。清流是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釋彥深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來英俊賢明拾家入道者萬計。其中罕能兼善二二美者有焉。至若視聽貌言治聞強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群雄草虛。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無。液。寒之際。貌不。憊。又不。天。不。申。不。欠。不。噤。斯蓋未詳其地位何賢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微慶繁。將終之日。色貌。數。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齋。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以。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入覺。異香等蓮花之氣。互相。驚。問。皆

云者妓。向人除併。殮衣唯留襯服。衆觀三藏貌如。生人。皆號絕其視。向人塗香服殮蓋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精其近迹。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粵我同儕幸希景仰焉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No. 2024

新刊賢首國師碑傳敘

昔唐翰林梁肅銘乎天台而荆溪創建。秘書少監闍公朝隱碑于賢首而門人表顯。想是兩君義由尚質崇道讚頌於高僧。其實豈同諛墓下人豐屋輦金而爲時議者哉。蔑加章安管著智者別傳流芳乎百代泊今不涸。噫但至如僧千里之狀於法藏。藍谷祥之列傳于清涼杳而罕聞。余恒莫不爲之慨然。蓋其古德盛踪高行既匿。則澆世後進何藉觀而激感易轍愈策望標而漸乎。賴有新羅國學士崔公字致遠。普討群誌蒐乎是傳。祖烈再耀然。斯亦久不流行耳。予素有志於古。自寫褚焉。茲歲予乃寓洛之日。屬客有請刊行于梓。欣而領之更。首附碑付之剞劂。遂公同好。繁世猶言其祖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況我釋子不忍爲此永錮於蔽善暈光之謂歟。于時

元祿歲次己卯仲秋搏桑攝津浪華僧潛鳳潭隨叙

大唐大薦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

祕書少監闍朝隱撰

夫得無障礙眼者身爲佛身。得無恐怖心者法爲佛法。過此已往行不圓滿功爲未足。遠生死則摘之以說空。開冥途則勞之以救苦。與大比丘衆應如是住不可思議。法師俗姓康氏。諱法藏。累代相承爲康居國丞相。祖自康居來朝。父諱皇朝贈左侍中。法師是如來得目有辟支一毛。終年以勵堅貞。竭日而修戒行。年甫十六煉一指於阿育王舍利塔前以伸供養。此後更遊太白雅拙重玄。聞雲華寺儼法師講華嚴經投爲上足。瀉水置瓶之受納。以乳投水之因緣。名播招提譽流宸極。屬榮國夫人奄捐館舍未易齊衰。則天聖后廣樹福田大開講座。法師策名宮禁落髮道場住太原寺。證聖年中奉勅與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譯華嚴經。神龍年中又與于闐三藏於林光殿譯大寶積經。惟聖之所歸依。惟皇之所迴向。爰降綸旨爲菩薩戒師。太上皇脫屣萬機褰衣四海亦受菩薩戒。因行菩薩心。法師糞掃其衣禮悅其食。前後講華嚴經三十餘遍。楞伽密嚴經起信論菩薩戒經。凡十部爲之義疏闡其源流。如千燈光明自不相隔閡。如一音演說各隨類信解。其初以力入道也。十大牛不如一青牛。其終以力濟時也。十香象不如一赤象。於無量劫作無量

緣。伽藍許之爲法橋者俗推之於法炬。豈謂法橋斷而法炬滅。同聲者椎胸叫喚。異類者舉身毛豎。先天元年歲次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終於西京大薦福寺。春秋七十。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神和原華嚴寺南。帝念若驚聖情如失。詔曰中使故僧法藏德業自資道明契理。辨才鑑識了覺融心。廣開喻筏之門備闡傳燈之教。隨緣示應乘化斯盡法真歸寂。雖證無生之空朝序飾終。宜有褒賢之命。可贈鴻臚卿贈絹一千二百疋。葬事准僧例。餘皆官供。妃主公主等禮懺展轉施捨動祈所有墳塔飾終。威儀導引莫不備具。弟子等忍其死傳其教。合掌頂禮嗚咽而不自勝。其辭曰

西方淨域離俗塵 千葉蓮華如車輪
不知何時成佛身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

海東新羅國侍講兼翰林學士承務郎前守兵部侍郎權知瑞書監事賜紫金魚袋 崔致遠結

案纂靈記云。西京華嚴寺僧千里撰藏公別錄陳陳靈跡。然是傳未傳海城如渴聞梅。耳日非長難於井識。今且討片文別記中。概見藏之軌聞可聳人視聽者接而聚之。古來爲傳之體不同。或先統其致後鋪所因。或首標

姓名尾緒功烈。故大史公每爲大賢如夷齊孟軻輩立傳。必前冠以所聞。然後始著其行事。此無他德。行既峻。請錄宜異故爾。愚也雖慚。鄙明試效越。仰彼則宗列其益數。仍就藏所著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而配譬焉。一族姓廣大心。二遊學其深心。三倒染方便心。四講演堅固心。五傳譯無間心。六著述折伏心。七修身善巧心。八濟俗不二心。九垂訓無礙心。十示滅圓明心。深悲兩心互准可見。書云。諸君思無邪。經曰。爲淨土是道場。乃直心之謂也。事將顯實。語不芟繁。悉舉因緣聊彰本跡。其傳

第一科曰。釋法藏者。梵言達摩多羅。字賢首。梵言跋陀羅室利。帝賜別號國一法師。俗姓康氏。本康居國人。屠門濫說解在字釋。雖僧會異時而曇諦同跡。亦如法護月支人支氏。古藏安忍人安氏。外所謂因生以賜姓是也。歸護後稱支竺。蓋從西師改焉。猶古法二藏皆歸釋氏。內所謂四河入海是也。高僧傳聯爲彼國相。祖父自康居來朝。庇身輩下。考諱諱皇朝贈左衛中郎將。母氏夢吞日光而孕。以貞觀十七年癸卯暢月旁死魄而生。身當四方合統之朝。值三寶重興之運。庸詎非商頤所謂自天降康者乎。康居地接竺乾。人伴梵衆。既饒師子能風法王。偉矣哉弟寶藏以忠孝聞。此之謂族姓因緣。豈非以廣大心誓願觀一切法悉如如乎

第二科曰。年甫十七。顯慶四年志銳擇師。遍謁都邑縉英。懷其拙於用大。遂辭親求法於太

白山。餌木數年。敷闢方等。後聞親疾。出谷入京。時智儼法師於雲華寺講華嚴經。藏於中夜忽視神光來燭庭宇。適歎曰。當有異人弘揚大教。翌旦就寺膜拜。已因設數問。言皆出意表。儼嗟賞曰。此丘龍輩尙罕扣斯端。何計仁賢發皇耳目。或告曰。是居士雲棲木食久玩難華。爲觀慈親乍來至此。藏既演儼之妙解。以爲真吾師也。儼亦喜傳姓之得人。自是預流徒中。後發前至。高超二運。白牛也力。勝通衢俯視六宗。赤象也躬行實土。不由他悟。莫若自知。此之謂遊學因緣。豈非以甚深心誓觀真如要盡源底乎

第三科曰。及總章元年。儼將化去。藏猶居俗。時年二十六儼乃果道成薄塵二大德曰。此賢者注意於華嚴。蓋無師自悟。紹隆遺法。其惟是人。幸假餘光。俾沾制度。至咸亨元年。顯慶二年榮國夫人奄歸冥路。則天皇后廣樹福田度人。則擇上達僧捨宅乃成太原寺。於是受願託者連狀薦推。帝諾曰。愈仍願新刹。周羅遂落簞接常科。此之謂創染因緣。豈非以方便心推求簡擇趣真方便乎

第四科曰。既出家未進具。承旨於所配寺講百千經。時屬端午。天后遣使送衣五事。其書曰。雜寶應節。角黍登期。景候稍炎。師道體清。適屬長絲之令節。承命縷之嘉辰。今送衣裳五事。用符端午之數。願師承茲采艾之序。更茂如松之齡。永耀傳燈常爲導首。略書示意。指不多云。後於雲華寺講。有光明現從口出。須臾成蓋。衆所具瞻。延載元年。講至十地品。

香風四合瑞霧五彩。崇朝不散。蔡空射人。又感天華慘空如霰。中宗諱所云後於佛授記寺譯新經畢。衆請藏敷演。下元日序題入文。泊獵月望前三日晚。講至華嚴海震動之說。講室及寺院欬然震吼。聽衆稻麻歎未曾有。當寺龍象狀聞天上。則天御筆批答云。省狀具之。昨因敷演微言弘揚秘頤。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而標異。斯乃如來降祉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虛敢當六種之動。披覽來狀欣暢兼懷。仍命史官編於載籍。無慮前後講新舊兩經三十餘遍。大帝永隆年中。雍州長安縣人郭神亮者。修淨行暴終。諸天引詣知足天宮禮敬慈氏。有一菩薩讓之云。何不受持華嚴。亮以無人講。爲辭曰。有人見講胡得言無。及避委說。衆驗藏之弘轉妙輪。人天咸慶矣。故演義鈔顯證云。講得五雲臺空六種震地。向非入慈悲之室。著和忍之衣。昇空觀之座。而能融智海播辯河者。孰能與於是乎。此之謂講演因緣。豈非以牢固心設逢極苦樂受深觀心不捨離乎

第五科曰。夫華嚴大不思議經者。乃常寂光如來於寂場中覺樹下與十方諸佛召應沙菩薩而所說也。龍勝誦傳下本滿十萬偈。東晉廬山釋慧遠以經流江東多有未備。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踰越沙雪遠尋衆經。法領遂至遼拘槃國。求得前分三萬六千偈來歸。時有佛賢三藏爲僞秦所擯投趾東林。遠善視之。馳使飛書解其擯事。賢後至建康。於道場寺譯出領所獲偈。南林寺法業筆受成五十

卷。則知西天應北天之運契期金水之年。東林助南林之緣發光木火之用。共成大事益耀中華。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及學士謝靈運等潤文分成六十卷。然於入法界品內有兩處文脫。一從摩耶夫人後至彌勒菩薩前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二從彌勒後至普賢菩薩前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三從普賢菩薩後至法華經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歷年僅乎四百。製疏餘乎五三。經來未盡之言猶如射地。義有不妥之處頗類窺天。莫究闕遺強成箋釋。唯藏每慨百城之說多虧一道之文。捧香軸以徒悲。擁疑襟而莫決。引領西望日庶幾乎。果至聖唐調露之際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此云唐譯此梵本來屈。藏乃親共翻譯。顯驗缺如。聲聞于天。尋奉輪旨與成慶基師等譯出補之。復禮潤文。慧智度語。依六映本為定。暨女皇革命變唐為周。遣使往于闐國求索梵本。仍迎三藏實叉難陀。此言譯在神都。作起乎證聖祥年。功成乎聖歷瑞歲。計益九千偈。勒成八十卷。通篇合四命藏筆受。復禮綴文。梵僧戰陀提婆二人譯語。仍詔唐三藏義淨海東法將圓測。江陵禪師弘景及諸大德神英法寶而下審覆證義。於譯堂前陸地開百葉蓮華。衆賂頑辭競加精練。然攻木後其節目致費華眩彼文心。雖益數品新言反覺目所補。文既乖緒續者情焉。藏以宋唐兩朝對勘梵本。經資線義雅協結實。持日照之補文綴喜學之漏處。遂得泉始細而增廣月暫虧而還圓。今之所傳第四本是。清涼山鎮國沙門澄觀疏玄義云。其第三本先已流行。故今代上之經猶多脫者。願諸達識見闕而續之。

則觀之累詞惻惻後進宜勿忘焉。久視年中又奉詔翻大乘入楞伽經七卷進內。羣書褒之曰。得所譯楞伽經。補求那之闕文。窮流支之繁句。鈎深致遠文要義該。唯誠論宗於茲顯矣。凡與日照譯密嚴等經論十有餘部合二十四卷。竝則天制序深加讚述。復至神龍年中。與喜學奉詔於林光殿譯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三卷。藏本資西胤雅善梵言。生寓東華精詳漢字。故初承日照則高山擅價。後從喜學則至海騰功。得以備詢西宗增衍東美。援乎十德之萃。擢其九會之芳。此之謂傳譯因緣。豈非以無間心觀其真理盡未來際不覺其久乎

第六科曰。初至相微和尚每嘆大教久阻中興。會驅光統推輪益仰聖尊大路因蹶。扶轡指於慧表。緝妙宗於毫端。成華嚴經中搜玄義鈔五卷。其文也玉寡。其理也金相。追琢為難。銘裁有待。藏以親窺室奧獨擅國工。善巧逞能其器甚利。乃效同恥者之述撰探玄記二十通。俾璞玉耀嚴身之華渾金成刮膜之具。既玉無泣者或金可懸乎。抑且味搜探之。二言品先後於一字。先搜則艱矣。據者索求具引。後探則便焉。其難也擇而聚之。其易也引而取之之速。蓋師列十門而搜已資尋一經而探之然。或深淺就深陟遐自選。聊憑俗諦試較真誠。則周禮夏官條職名中有搜人焉有探人焉。搜人掌十二閑務審行九政以導悟昏蒙。其猶儼之搜玄統十二分教宗舉九部以開示知見耶。探人掌誦

叙王志道國政事以巡天下而喻說諸侯使不迷惑曉萬民之心正向王化。亦猶藏之探玄傳通佛意演法宗趣以喻世間而掩映衆說使不混淆開群生之目深感佛恩耶。窮一化之始終。資二玄之廣略。可謂立之斯立正是玄之又玄。若向二映不倚五編則撫持也儼然靡暢或據五編不憑二映則咀嚙也澹乎無味。野謬云師明弟子哲豈前後相成之謂乎。舉要言之。搜玄者索隱之離辭。探玄者鉤深之異語隱能心索十玄之妙旨霞張。深可力鉤十義之圓科月滿。喻公搜玄分齊者皆謂大寶積經門以通經旨傳通智應指言搜十玄義之分齊耳。月陳警言詳其致。遂使包蓋者前哲受賜者後生。儼藏連稱提孩具審。古所謂死且不朽久而彌芳者歟。自餘鑄虛而有問必鑿劍利而無疑不剖。涉華嚴之編者。撮機要而補之。其名數曰數分記三卷指歸一卷。綱目一卷玄義章一卷策林一卷。就是示歸路之十科也。各標十義通顯百門。移海影於目前。簇蓮界於掌上。復以行願所極止觀方成乃擬天台法華。著華嚴三昧觀華藏世界觀妄盡還源觀各一通。可令有目得珠執曰我心匪鑑窮傳盛觀雅契沖宗又願象數誕數龍經窮盛本。亦是大藏善處所攝化焉。況初發心時。龍變青衣童子自給侍。道英。說海神來經我兩教。亦是二個微細微曰龍經。亦編數教春秋感麟而作日。龍史或稱麟經四聖。讀誦者竹韋聲訓為簿機。而況天語土音燕肝越膽。苟非會釋焉可辨通。遂別鈔解晉經中梵語為一編。新經梵語華言共成音義一卷。自叙云。讀經之士實所要焉。新經音義不見東漢。唯有弟子慧苑音義兩卷。或實者向秀之注南華後傳郭象之名乎。或應潤色耳。

顯驗言題誨人不倦。古有華嚴經內佛名二卷苦薩名一卷。莫知集者而鳩聚闕如。藏乃闕載其名略無遺漏添成五軸。爲世所珍。經出虬宮已來。西東靈驗繁蔚。而或班班僧史或聒聒俚談。義學之徒心均暢日耳功是競躬覽者稀。由是簡二傳而聚異聞。考百祥而臆近說。緝華嚴傳五卷。或名纂靈記。此記本寺人撰。聖賢等續之別加論。使千古如面知祖習之無妄焉。楞伽實難於往入。密嚴非易得鉤深。

梵網真詮法門嚴憲。三界無估唯戒可恃。皆成義疏備舉源流。初御密嚴經未詳卷數。其後發蒙即山下出泉。升進乃地中生木。三根雖異。十信是資。蓋導義流俾歸教海。於是製起信論疏兩卷別記一卷。疏或分爲上中下三。十二門論法界無差別論亦編正義。如別流行。多心雖小不輕疏出塵中經義。法華或云有疏。餘光未照扶桑。鳩皇之代太皞也。玉鏡披圖金輪耀德。願良葉之書其博。所悉極之訣稍類。適資金師子章一篇而仰悟之。此作也。搜奇麗水之珍演妙祇林之寶。數幅該義十音成章。疑觀奮吼於殘現勝獲寶踪於鵝雁。雖云遠取諸物實乃近取諸身。以領下之光爲掌中之寶。則彼玉龍子之寶玩豈如金師子之虛求。玉龍子之寶與具如明星錄。啓沃有餘古今無比。復念妙度餘六真歸在三。般若母於勃陀引無極也。僧伽孫於曇摩續莫大焉。故製三寶別行記一卷。均曉旨暨故也。晚以新經既加一會。舊疏或涉三思。爰隨補衰之文。聊括提綱之義。重述略疏。始妙嚴品至第六行迎知報盡。因

越次析十定微言。僅了九定未絕筆而長逝。料簡有十二卷。演義鈔云。聖后所翻文詞傳。賢首將解大願不終。方至第十九經。遺何補。門人宗一慧苑兩續遺義。一師足二十軸。頗近從蠅。苑公成十六編或譌繼組。是惟尺有所短。詎得寸無所遺。演義鈔云。苑公言格文詞不繁先古。致令後學輕天大經。使遺那心願道流莫提。若果行海後遺聖道。將欲弘揚達發慨然之歎云云。故製疏十卷中第三扶持大義者。并顯藏公之述。此之謂著述因緣。豈非以折伏心或若失念煩惱暫起即便觀察折伏使觀心相續乎。

第七科曰。藏年十六鍊一指於阿育王舍利塔前以中法供。越聖載因入山學道。屬慈親不念歸奉庭闈。綿歷歲時能竭其力。總章初藏猶爲居士。就婆羅門長年請授菩薩戒。或謂西僧曰。是行者誦華嚴兼善講梵網。更憐且惜曰。但持華嚴功用難測矧解義耶。若有入誦百四十願已。爲得大士具足戒者。無煩別授號天授師。及後曆曰永隆元年觀親于夏州。道次郡牧邑宰靡不郊迎緇侶爲榮。屬神龍初張柬之叛逆。藏乃內弘法力外替皇猷。妖孽既殲策勳斯及賞以三品。固辭固授。遂請迴與弟仲諧榮養。至二年降勅曰。朝議郎行統萬監副監康寶藏頗著行能早從班秩。其兄法藏夙參梵侶深入妙門。傳無盡之燈光照暗境。揮智慧之劍降伏魔怨。兇徒叛逆預識機兆。誠懇自衷每有陳奏。悉回既殄功効居多。雖攝化無著理絕於酬賞。而宅生有緣道存於眷顧。復言就養實寄天倫。宜加榮祿用申朝獎。寶藏可游擊將軍行威衛陸平府左果毅都尉。兼令侍母不須差使主者

施行。斯惟智鏡如磨戒珠無類。進度協忠貞之節。慈光融孝友之規。故得神人無功匪伐共善君子不械能尊厥親。會子所言國人稱顯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者法師共人也。此之謂修身因緣。豈非以善巧心靜觀真理不礙隨事巧修萬行乎。

第八科曰。垂拱三載雲漢之詩作矣。詔藏於西明寺立壇祈之。長安邑尹張魯客爲諸主。每夕齋戒。未七日雨沾洽。天冊萬歲中雍州長吏建安王綰留務值愆陽。亦求藏致之。應如響答。嘗於曹州講場通辨教宗邪正。有道士謂曹玄元含怒問曰。諸法爲平等以不。答平等不平等。又問何有。二耶。答真俗異故非一。黃冠益獎大誦三寶。翌旦頽面欲見鬚眉隨手墮落。遍體瘡痍遽來。憫過顯轉華嚴百遍。讀經未半形質復舊。神功元年契丹拒命出師討之。特詔藏依經教遏寇虐。乃奏曰。若令摧伏怨敵請約左道諸法。詔從之。法師鹽洛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場置光音像行道。始數日羯虜視王師無數神王之衆。或囑觀音之像浮空而至。犬羊之群相次逗撓月捷以聞。天后優詔勞之曰。薊城之外兵士聞天鼓之聲。良鄉縣中賊衆觀音之像。醴酒流甘於陳塞。仙駕引謙於軍前。此神兵之掃除蓋慈力之加被。長安四年冬杪於內道場因對歡言及岐州舍利是阿育王靈跡。即魏冊所載扶風塔是。則天特命鳳閣侍郎博陵崔玄暉。與藏偕往法門寺迎之。時藏爲大崇福寺主。遂與應大德綱律師等十人俱至塔所

行道七晝夜。然後啓之神輝燦爛。藏以昔嘗鍊指今更顯肝。乃手擎顯顯示道俗。舍利於掌上騰光洞照遐邇。隨其福力感見天殊。或觀銑鑒降容。或觀纓毘奇像環瑋瑋。乍大乍小。大或數尺。小或數寸。於是頂紅指炬者爭先捨寶投財者恥後。歲除日至西京崇福寺。是日也留守會稽王率官屬及五部衆投身道左。競施異供香華鼓樂之妙。瞻禮亦可觀聞。泊新年端月孟旬有一日入神都。勅令王公已降洛城近事之衆精事幡華幢蓋。仍命太常具樂奏迎置於明堂。觀燈日。則天身心護淨。頭面盡虔請藏捧持普爲善禱。其真身也始自開塔戒道達于洛下。凡擒瑞光者七日。抱戴者再。初發匣口一也。行至武功縣界其光傍見法門寺二也。宿崇福寺寶泉堂內光如火焰又似星流三也。行次崇仁坊門因光高舉且抱且戴四也。宿南陽縣興法寺夜如畫五也。行至壽安縣界光既衛天日又抱戴六也。安撫于明堂以先羅縹緗天后及諸君頂戴時七也。杜致遠曰。愚於咸通十五年甲午春在西京。于時懿宗皇帝命使迎奉真身來自鳳翔而相瑞應多是顯焉。至有半萬香車而禮拜者三萬當實與而圓轉者四諸坊塔多致動搖。中宗復位神龍元年冬勅令寫藏真儀。御製讚四章曰。宿植明因。專求正真。菴園晦跡。遠界分身。闡揚釋教。拯濟迷津。常流一雨。恒淨六塵。其辯圓方開。言泉廣濟。護持忍辱。勤修精進。講集天華。微符地震。運斯法力。殄茲魔障。其爰標十觀。用契四禪。普斷煩惱。退社蓋纏。心源鑒澈。法鏡澄懸。慧筏周運。慈燈永傳。其三名簡紫震。聲流紺域。梵衆綱紀。僧徒楷則。鎮治四生。曾無懈息。播美三千。傳芳百億。其四三十二句百二十八言。雖文表虛宗而事皆實錄。景龍二年中夏

憫雨。命藏集百法師於薦福寺以法禱之。近七朝遇致滂沱。過十夜皆言浹洽。狀告。詔批曰。法王乖範。調御流慈。數百座以祈恩。未一句而獲應。師等精誠。講說當致疲勞。省衣循環再三欣悅。後踰再腦救嘆如初。勅曰。三寶熏修。一本云重修或謂再設百座講子。一句流液。慈雲演蔭。法雨含滋。師等精誠。遠蒙昭感。由是中宗睿宗皆請爲菩薩戒師。時之遺美是追。萬乘歸心。八紘延首。無機見阻。有苦待除。藏願新經化大行焉。知其丹根遍熟矣。因奏於兩都及吳越清涼山五處起寺。均勝華嚴之號。仍寫摩訶衍三藏并諸家章疏貯之。善願天從功伴踊出。尋復請許。雍洛閭閻爭趨梵筵。普緇香社。於是乎像圖七處數越萬家。南齊王之精修。西蜀宏之善誘。重興茲日。竟掩前朝。故入皆不名而稱華嚴和尚焉。景雲再春時雨罕潤。冬又不雪。人皆籲天。君命召藏禁中。懇訊救農之術。乃啓沃曰。有經名隨求。則得大自在陀羅尼。若結壇淨寫是總持語。投於龍湫。應時必獲。詔可其請。遽往藍田山悟真寺龍池所。作法未旬大雪。表開制報曰。勅華嚴師。比屬愆陽。憂經寢食。故令潭所啓請祈恩。遽得三寶流慈。兩度降雪。師等精誠。上感遂乃盈尺呈祥。欣稔歲之有期。喜豐年之可望。慮不周洽。且未須出山。屈師重更用心待後進止。及六出遍四方。復降詔曰。勅華嚴師。寒光稍切不委。法體何如。昨者使還云。師燒香纓畢。旋降甘雪。雖則如來演貺。實由啓懇虔誠。預喜豐年。略茲示意。至先天元年十一月

二日。太上皇以藏誕辰賜衣財暨食味。詰曰。勅華嚴師。黃鐘應律。玄序登司。欣承載誕之祥。喜遇高祺之慶。乘茲今日用表單心。故奉法衣兼長命索餅。既薦四禪之味。爰助三衣之資。願壽等恒沙。年同劫石。霜景微冷。法體安和。近阻音符。每增翹仰。因書代叙。筆不宜心。橋陵脫屣。褰衣忘機。養德以藏。乃心王室。每著精勤。悟道有因。嚴師無怠。別賜絹二千匹。俾瞻興福所須。至如井中騰素。咀嚙之光耳。渰奇說水內現。窄觀波之影。目驗嘉祥。偈排地獄之災。二十字俾知心佛。經拔鑊湯之苦。七百人來跪群僧。藏乃或辨彼金言所從。或假其玉軸令寫。具如華嚴經內所述王氏及何容師之事。莫不情學。者起懸頭之志。防危者荷援手之慈。此之謂濟俗因緣。豈非以不二心隨事。萬行與一味真理融無二乎。

第九科曰。世寡尚賢。皆漸下問。人多自聖。莫悟大迷。加復語異華戎。教分權實。而唯尋末派罕究本源。信若飛蓬。窺同側管。致使席上之義多臆斷。囊中之言或面從。縱有梵旅來儀。伽諷委悉。翻加擯黜之辱。懶致諮諫之勤。藏也蓄銳俟時。解紛爲念。既遇日照三藏乃問。西域古德其或判一代聖教之昇降乎。答曰。近代天竺有二大論師。一名戒賢。二稱智光。賢則遠承慈氏無著。近踵護法難陀。立法相宗。以一乘爲體。三乘爲實。唐三藏獎之所師宗。光即遠體曼殊龍勝。近京青目清辯。立法性宗。以三乘爲體。一乘爲實。青目云提婆。由是華梵兩融。空色雙泯。風除惑霧。日釋疑冰。具如探外訓有言。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矧於聖典，巨謬憲章，以梁陳間有慧文禪師學龍樹法授衡岳思，思傳智顗，顗付灌頂，三葉騰芳，宛若前朝佛澄安遠，聽憶靈山之會，夢聆台嶺之居，說通判四教之歸，圓悟顯一乘之極，藏以寢處定慧異代同心，隨決教宗加頓爲五，其一曰小乘教，其二曰始教，其三曰終教，其四曰頓教，其五曰圓教，就是或開或合有別有同，融正覺之圓心，變方來之邪見，永標龜鏡，實淬牛刀，從學如雲，莫能悉數，其鐸鐸者略舉六人，釋宏觀釋文超，東都華嚴寺智光，荷恩寺宗一，靜法寺慧苑，經行寺慧英，竝名雷於時，跡歸於後，至此丘尼衆從問道者多誦晉經，大都稟教僧尼僉以護律栖禪爲恒務，即知華嚴本祖自阿難海而來龍猛佛寶，禪風靡墜，觀行雙翼可缺一乎，初藏與海東義想法師同學，其後藏印師說演述義科寄示於想，仍寓書曰，夙世同因，今生同業得於此報，俱沐大經，特蒙先師授茲典，希傍此業用結來因，但以和上章疏義豐文簡致令後人多難趣入，是以具錄微言妙旨勒成義記，傳之彼土，幸示箴誨，想乃自閱藏文如耳聆儼訓，掩室探討，涉旬方出，召門弟子可器瀉者四英，真定相國，亮元表訓。俾分講探玄，人各五卷，皆之曰，博我者藏公，起予者爾擊，因榻出榻，執柯伐柯，各宜勉旃無自欺也，且海表覺母，想爲始祖，然初至止若東家丘，及法信遐傳得群迷遍曉，斯實闇燭龍之眼，頓放光明，熾火鼠之毛，益彰奇特，誘令一國學遍十山，海東華嚴大學之所有十山，中岳公山，美理寺，南岳知真山華嚴寺，北岳淨石

寺，廣州迦耶山海印寺，黃光寺，廣州迦耶山海印寺，龍山禪寺，括地志所云，龍山是廣州山，山寺，良州金井山，梵經寺，龍山玉泉寺，全州母山國神寺，更有如廣州負良山青蓮寺也，此十餘所，雜華盛燿蟠桃，奈亦藏之力爾，日出月走俱在於東，頓漸兩圓文義雙美，此之謂垂訓因緣，豈非以無礙心理事既全融不二還令全理之事互相即入乎

第十科曰，先天元年龍集壬子周正月月幾望右脇于西京大薦福寺，享年七十，僧夏未悉，誕以奉月，歿亦如之，則李巡有任養之評，孫炎有蟄伏之解，應茲兩釋終彼浮生，矧乃其來也居期後，其去也在望前，是表漸圓，先標等覺，豈非菩薩清涼月遊於畢竟空者哉，越五日太上皇賜誥贈曰，中使故僧法藏德業天資虛明契理，辯才韞識了覺融心，廣開喻筏之門，備開傳燈之教，隨緣示應，乘化斯盡，法真歸寂，雖證無生之空，朝序飾終，宜有褒賚之命，可贈鴻臚卿，賜絹一千二百匹，葬事準僧例官供，唐制文武官薨卒一品賜物二百端，粟二百碩，降及九品限止十端，今茲厚禮可驗皇恩，有司給營墓夫卒人功十日，諸王公降及士庶禮儀施捨巨歷數焉，以其月二十四日葬於神禾原華嚴寺南，送葬之儀皆用追龍興屬國三品格式禮也，門人請祕書少監閻朝隱撰碑文，概表行跡，翌載中春建于塔所，古所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此之謂示滅因緣，豈非以圓明心頓觀法界無障無礙乎，麟史稱殯有令名者三立焉，則法師之遊學創染示滅三立德也，講演傳譯著述三立言也，修身濟俗垂訓三立功也，演

一乘圓旨，選十節妙緣，廣記備言，庶或有中，傍誼詞者引文心云，舊史所無我書則博欲偉其事，此訛謬之本源，述遠之巨蠹也，子無近之乎，雖多奚爲，以少是貴，愚謬焉曰，敬佩良箴，然立定哀之時書隱元之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古常規，非今妄作，況此皆憑舊說，豈街新聞，且記藏公之才之美也，實得面無作色口無婉辭，顧起信多小之詮，誤成行廣略之錄，一傳一碑，又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傳者轉也，轉授經旨，傳廣碑略使授於後，恭以師兄大德玄準爲名，仍以大乘遠爲別號，體葉偈之旅首花嚴之座，嗣仍孫於想德，欽益友於藏公，且曰，古賢以取其言而棄其身，心爲盜也，今學則稟其訓而昧其迹，顏實視焉，況有小鳴之徒，或陳大嚼之說，玷汚前哲，眩惑後生，雖復閣朝隱有碑，釋光嚴有傳，情於披閱，勇在矯誣矣，至有譏史學爲魔宗，黜僧譜爲廢物，及談疏主緣起，或作化人笑端，是謂譏朋不無忝祖可掩耳而走，豈俾躬處休以致遠，曾官玉京，謚名金勝，聊翻缺語或類象骨，遂命直書難從曲讓，有乖即正，無異不編，猶恨目瞻寶洲耳驚金奏，仙杵一過因路盡而坐忘，帝樂九成俄曲終而夢覺，罪知相半，用捨在緣，緬微闕右之評，頓續遼東之本，後博瞻者幸刪補焉

于時天復四春，枝幹俱首，於戶羅國迦耶山海印寺華嚴院避寇養病，兩儻其便，雖生下界幸據高齋，平揖群峰，覓拋世路，而所居丈

室密邇豪泉。韶光煦然潤氣蒸兵。衣如遊霧。露。座若近陂池。加復病躬目勞燒炙。是使棲閣華水窓弄文煙厭生。而或欲梵軀志問疾者多皆掩鼻有誰逐臭。空慚海畔一蕩。無所竊香莫遂山中三嗅。及修斯傳自責。增懷傷手足莫含毫。不快。款聞香氣郁烈有餘斷續再三尋無來所。誰料羸君歸載變成荷令坐筵時有客僧持盈亦言。異香撲鼻。春寒刺嚏因爾豁然。僕既勇於操觚。僧亦忻於闢。斯豈撥古人芳跡播開士德馨之顯應乎。傳章既成。又獲思夢觀一編覓執一卷書而曉。想曰。永徽是永榮元年也。劃爾形開試自解。曰。此或謂所撰錄永振微音長明事跡。始於今日故舉元年者耶。然而深恐誤開莫排疑網。適得藏大德遺像供養因削二短簡書是非二字爲箋。擲影前取裁再三。是字獨見心香所感口訣如聞。古德既除許非非今。愚乃陽增病病不爲無益聊以自寬。或人不止驅然且據胡曰。子所標證說春夢可乎哉。愚徐應曰。是身非夢歟。曰是然則在夢而欲點夢。其猶踐雪求無迹入水顧不濡者焉。書不云乎。有大夢然後有大覺。如睡夢覺故名佛也。抑且王者以乾坤謫見每慎方來。庶人以晝夜魂交能防未兆。譬形端影直。豈心正夢邪。人或不恒巫醫拱手。苟冥應悉爲虛妄念大亦涉徒勞耶。聞昔尼父見周公高宗得傳說信相。金鼓善眼山神皆託靈遊能融妙理。故兩朝僧史亦一分夢書。況聖教東流本因睡感。從昏至曉出假入真。今也出則筌步據原。入

則酣眠燬室。暫息凄凄之歎。宜從栩栩之遊。客既溺客之笑容。予乃宰予之睡興。因憶得吳中詩叟陸龜蒙斷章云。思量浮世何如夢。試就南窓一寐看。於是乎擲筆引幽枕。遠尋宰予我。近訪邊孝先。督過二賢各吟五字。曰。養齋師有誠。經宵我無慚。僕於恍惚中續其尾云。亂世成何事。唯添七不堪。華嚴宗主賢首國師傳

大安八年壬申歲高麗國大興王寺奉
宣彰造 本寂居士梁璋施本鏤板

紹興十五年四月伏奉

指揮許與編華嚴宗教文字入藏流通莫不慶幸唯侍講崔公所撰

吾祖賢首國師傳缺如遍搜雖得而傳寫訛舛攻證不行遂獲 高麗善本復得秘書少監閻公石刻乃頓釋疑誤有士人孫蔚見且驚喜而爲書之坐夏門人旋積喇施命工鑄版以廣其傳冀學者勉旃上酬 法乳

首座師推 監院合真 維那妙智 梵金
書記法雲 副院從信 知客如顯 典座 繼復

修證 仲明 了性 道詢 智聰 祖仁
師友 行勳 祖超 從信 善求 從嚴
妙輝 法瓊 宗勝 道時 祖周 行依 從釋
如了 子冲 顯高 法無 法和 了慧 善實
了依 轉經 法路 懷雅 法蓮 應依 師定
宗耀 從輝 智圓 義淨 師遠 從騰 師正

皆紹興十九年孟冬一日平江府吳江縣華嚴寶塔教院嗣講住持圓證大師義和謹題

闕 玉切 撥切 艾所處切 月支月音 康居 音普
胡人 胡切 聘 聽 讓 實也 梓則郎切 孫 音書 羊 音年
膜 胡人 胡切 聘 聽 讓 實也 梓則郎切 孫 音書 羊 音年

年 攝 胡切 追 都督切 治金 曼 平 秘 類 荒 風 切
歎 呼切 燬 余六 燬 切 燬 切 燬 切 燬 切 燬 切 燬 切
歎 呼切 燬 余六 燬 切 燬 切 燬 切 燬 切 燬 切 燬 切

新刊賢首碑傳正誤

龍華道忠著

此書元秘藏于高山寺寶庫宋刻摺本。蓋大藏函內物也。齊雲老師嘗寫得之。碑每行二十三字半紙面十行。傳每行二十字半紙面七行。有海風潭者就雲借之。有自難讀處則貼小片紙於上方曰脫字數字倒斂。皆不契雲之意以墨抹滅。後鳳潭不謀於雲師而自梓行。嘗爲脫爲倒者悉私加字妄刪文。己之難解者皆改換焉。予及對校於雲師之本。大愕其所爲。從頭依舊文改正錄上頭而復古矣。又恐不能及遠廣益。別作正誤一卷問下證解。大抵見刊行者加和點極寡學而却不知己之難讀者是己之暗昧之使然。每遇盤根錯節縱情刪潤可深以爲笑也。夫爲寡學之難讀而改文加字則天下無好書。潛欲流通却厄於古書誤於後人。縱免人師之筆誅必受天龍之譴責矣

碑正誤

第一張左 名播招提 名元本作大 澤安改以字縱大字 職不 〇七行 脫履萬機褰衣四海 脫履出孟子褰衣出毛詩 〇事文前集十九卷 汪藻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云。脫履

也。增韻注實寔通用誤止寔有實也訓則義亦通。又不與實通用則不可妄改也。

第十張右 苑公成 公元本上增 高

僧傳傳遠以齊永明二年卒。帝聖致書於沙

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

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止又出三藏記

集僧祐十誦義記目錄序云。大律師顯上積

遣河西振德江東止蓋上者裁用上人字也。僧

傳遠上出三藏顯上可以爲例證矣。潛未讀

如上書妄改上字。○八行 授號天授師及後曆

曰永隆元年 元本授下有後及曆三字。此

後及曆作名一字無永字 元本曰。授後及

曆號天授。師名曰隆元年云。潛貼雲本云。此

一行文有漏處義不疎通歟。他日請領教示。

雲師以墨抹貼紙。然潛及開板未領教示。妄

加妄改。又書上方曰此一行文有漏處歟。抑

元本不可讀。而潛妄改者非爲令易讀耶。今

雖改猶似有漏處而不可讀則妄改何所益。

但存元本不可讀而可也。今如予之所點則

義亦明白也。或曰字作日月之日則對上天

字此編貪對語故然言師道名日日隆盛也。

元年者天授元年也。○九行 張東之叛逆 東

元本作易 按張易之叛逆而張東之討之。

實東之非叛逆者。潛未讀唐史通鑑妄改字

經東之招叛逆莫大之罪。不識者歸責於崔

致遠。豈非枉屈耶。○通鑑綱目中宗神龍元

年曰。春正月張東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

易之昌宗伏誅。○十一張右 實寄天倫 實

元本作寔寔 〇八行 主者施行 勅書尾語

式也。廣弘明集周武帝詔尾曰。主者施行止

見濟和點似未知此字。○六行 長吏 吏元本

作史。○七行 辨教 辨元本作辯

十二張右 鹽洛 鹽元本作鹽 按國語齊

語曰。嚴公使東縛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而

以退。比至三疊三浴之。註以香塗身曰鹽。鹽

或爲熏。正字通鹽注許定切欣去聲云。又通

作鹽又鹽也。周禮女巫鹽洛。謂以香藥沐浴

也。○六行 逗撓 史記韓長孺傳云。廷尉當

王侯逗撓當斬。註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

斬撓屈弱也。○九行 蓋慈力 蓋元本作蓋蓋工

字蓋蓋又作蓋止而無蓋字。○六行 天殊 止

觀二之三卷云。其性天殊應法記云。天華謂

同天地之別止。今亦天地殊之義也。

十三張右 蓋經 蓋元本作蓋

十四張右 南齊王 西蜀宏 蓋皆人名非 〇

〇一 景雲 唐睿宗年號。○六行 寢食 寢

元本作寢寢工

十五張右 雖則如來演說 詩經周南汝墳

篇云。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太冲魏都賦

云。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止雖則字格不

一而下點爲法則義非。○八行 橋陵 唐睿宗

也。一統志陝西西安府曰。睿宗橋陵在蒲

城縣豐山。○文獻通考百二十五曰。睿宗崩

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八行 脫履褰衣

謂帝者讓位也。前碑文曰。太上皇脫履萬

機褰衣四海。潛上方書曰。此行脫字義未

穩乎止余觀之此行義皆明白。蓋到筆不宜心

後讓位養德皆依法藏之勸導也。○二行 辨彼

金言 辨元本作辯。○四行 貼危 出前漢書

食貨志

十六張右 青目有本 元本無有字增 〇

十行 宛若 若者譬喻之如義增 〇一行

竊處 竊元本作竊竊工

十七張右 若東家丘 言義想初未能振華

殿宗於海東人馴侮之。如所謂東家孔丘也

東家丘出劉向新序。觀濟點似未知此事

〇三行 鮑寺 鮑元本作鮑鮑 宇彙脚古

狎切音甲。○五行 蓋亦 蓋元本作蓋。○八行

周正月 夏十一月也。○九行 寧月 爾雅釋

天曰十一月爲寧

十八張右 官供 前碑亦載之云。餘皆官

供止義最明。○四行 死也衰 衰元本作衰衰 〇

論語子張篇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止。潛以爲

當作衰而對上榮若死也衰微則何所讚美也

〇五行 麟史 左傳也

十九張右 實得面 實元本作寔。○七行 仍

孫 爾雅。○七行 益友 論語。○二行 僧讚爲

癡 癡元本作癡。○三行 處休 莊子漁父篇

云。不知處陰以休影。○四行 象骨 骨元本作

胥。蓋筆誤當作胥。潛妄改骨是何義。象胥

見周禮三十八。○七行 罪知 孔子作春秋曰

知我罪我其唯春秋乎。見孟子又史記孔子

世家。○七行 顯續 顯元本作顯顯 〇

十九張左 枝幹俱首 十二支首子也。十干首

甲也。蓋謂甲子也。○密邇蒙泉 言近於泉

也。周易上象傳云。山下出泉。象

二十張^右。梵經。梵元本作梵。蓋因上灼

艾言欲效古賢捨身也。北齊第三王子於清

涼山焚軀供養。見華嚴玄談。○二行。逐臭空慚

海畔。事出呂覽。○三行。竊香。僧貪運香池

神呵之為儉香。出智度論。○五行。羸君歸載

羸元本作羸。羸工羸君言秦始皇。羸姓也。見史

記秦本紀。歸載者言臭氣。史記秦始皇本

紀。始皇崩於沙丘平臺行。遂從井陘抵九原。

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

以亂其臭。○五行。苟令坐筵。襄陽記云。苟

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七行。闌關。闌元

本作闌。字彙正字通等無闌字。闌注音路

說文樓上戶也。闌字彙鳥頁切音覽鼻塞曰

闌。○十一行。諛聞。禮記樂記云。發慮意求善

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註諛之言小也

了反。○十四行。既陰許非非云。乃陽增病病。史

記韓世家曰。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止

潘不知此字所點太非。○二行。傳說。傳元本

作傳。○二行。信相金鼓。四卷金光明經。合

部金光明經。皆有信相菩薩夢金鼓事。十卷

金光明為妙幢菩薩。妙幢即信相也。我聞潘

博學教乘實講乎市衢大抵排古德。然極不

學而至未讀金光明經。則和抵排非無疑也

○五行。驚步權原。蓋用列子驚鹿夢。列子

張湛注驚與權同。○五行。淒淒。元本作棲棲

○八行。一寐。寐元本作寐。○九行。邊

孝先。後漢書列傳七十三文苑傳。○十二行

書。○大字。梁譚。元本譚字細書

紹興跋。二十一張^右。驚喜。驚元本作敬。義亦通

今妄改。○九行。首座。元本首座監院等字稍

大。○一行已下。妙暉。元本本次位與此別。元

本云妙暉。祖周。道時。宗勝。法瓊

行依。如了。法和。法元。祖高。子冲

了惠。丁依。法遠。懷雅。法瑄。義瑒

彥依。宗憲。師遠。義淨。智圓。從擇

從誘。善定。從釋。師正。善寶

二行。法無。無元本作元。○再說公無

三行。皆紹興。元本到謹題縮為一行

賢首碑傳正誤。畢

齊雲師書於卷尾云

皆

寬文十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十八日後學道

棟寫

十一月二十日以來刻高山寺藏本校勘了

宋刻本玄字作玄。樹字作樹。弘字作弘

貞字作貞。驚字作驚。敬字作敬。讓字作

讓。擊字作擊。恒字作恒。微字作微。皆

避國諱也。今不須避依舊書如字

新羅崔致遠事實

東國通鑑第十一卷。二十日。憲康王十一年乙

巳。唐僖宗光。春三月崔致遠奉帝詔還自唐。致

遠沙梁部人。精敏好學。年十二隨海舶入唐

求學。其父謂曰十年不第非吾子也。致遠至

唐尋師力學。十八登第調宣州溧水縣尉。還

侍御史內供奉。時黃巢反高駢為兵馬都統

以討之。辟致遠為從事以委書記之任。其

表狀書啓多出其手。其微黃巢有不唯天下

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之

語。巢不覺下牀。由是名振天下。又上大師侍

中狀云伏聞云云。及還王留為侍讀兼翰

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端書監事。致遠自以

西學多所得欲展所蘊。而衰季多疑忌不能

容。出為大山郡太守

同卷。第二十。曰。真聖女主八年甲寅。唐昭宗乾

二月。崔致遠進時務十餘條。主嘉納之以為

阿諛。致遠自西事大庸東還故國。皆值亂世

自傷不遇無復仕進意。自放於山水間營壘

樹植松竹。枕籍書史。嘯咏風月。若慶州南山

剛州永山。陝州清涼寺。智異山雙溪寺。合浦

縣月詠臺。皆其遊翫之所。後挈家隱伽耶山

與母兄浮圖賢俊及定玄師結為道友。以終

老焉。遠西遊將還。同年顧雲以詩送別。有

文章感動中華國之句。其名重上國如此。所

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唐書藝文志又載致

遠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云

高麗沙門義天諸宗教藏總錄上卷云

賢首傳一卷

浮石尊者傳一卷

已上崔致遠述

No. 2035

玄宗朝翻經三藏善無畏大師行狀

弟子李華撰

三藏沙門摩訶迦羅者。具足梵音。應云成婆
譏羅僧。唐音正翻云淨師子。以義譯之。名
善無畏。中印度摩伽陀國人。住王舍城那爛
陀寺。本利利種姓。刹帝利捨俗榮貴。依佛出
家。神氣清虛。道業恢著。精通禪惠。妙達總持
三藏門。一心遊入五天諸國。久播芳名。大悲
利生。有緣東漸。遂至北印度境。誓震摩訶支
那。我皇。授集賢良。發使迎接。以開元四
年景辰。大齋梵夾。來達長安。初於興福寺南
塔院安置。次後五年丁巳歲。於菩提寺。譯虛
空藏菩薩經。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
持法一卷。沙門悉達譯語。沙門無著綴文筆
受。其和上所將梵夾。有。勅並令進入內。緣
比未得廣譯諸經。曩時無行和上。行遊天竺。
學畢。言歸迴至北天。不幸而卒。所將梵夾。有
勅迎還。比在西京華嚴寺收掌無畏和上。
與沙門一行。於彼簡得數本梵夾經。並是總
持之教。沙門一行。先未曾譯者至。十二年隨
駕入洛。於大福先寺安置。沙門一行。請三藏
和尙。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一部
七卷。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今所出者。撮
其要耳。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丞旨。兼刪
綴詞理。文質相半。妙諧深趣。又譯出蘇婆呼

童子經三卷。蘇悉地羯羅經三卷。三藏性愛
恬簡。靜慮恬神。時開禪觀。獎勵初學。慈悲作
念。接誘無虧。人民。或問疑。剖折無滯。諸有
水旱祈止。藝能大庇。繡林。廣如別記。後有表
求歸國。有。詔止之。泊開元二十三年十一
月七日。右脇果足。寂於禪室。春秋九十九。僧
夏八十。法界淒涼。天心震悼。贈鴻臚卿。奉
千龍門西山。鴻臚卿李峴。與釋門威儀定資
律師。監護喪事。以八月八日。葬于龍門西
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

大唐東都大聖善寺故中天竺國 善無畏三藏和尚碑銘并序

弟子前左補闕趙郡李華撰
恒府長慶寺沙門戒成書

惟和尚輸王梵嫡。號善無畏。蓋釋迦如來李
父。甘露飯王之後。其先自中天竺。分王焉。茶
父曰佛手王。以和上生有聖姿。早兼德藝。故
歷試焉。十歲統戒十三嗣位。諸兄舉兵構亂。
不得已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頂。軍以順
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群臣曰。向者新
征。義斷恩也。今已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
兄。固求入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
海濱。得殊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塔。誓
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舶。往中
印度。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

110

萬里。與商人同遇群賊。陷於棄命。乃愍怙徒
侶。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賊果爲他
寇所殲。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險。越窮荒。踰
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和
上姊也。和上服同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
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普提眷屬。是日同
歸。慈雲布陰。一境誠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
諸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
理。得師子之頻申。名震五天。尊爲稱首。那爛
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都會也。乃拾寶珠。
鑒大像額端。畫如月魄。夜則光耀。僧寶有遠
瞻鞠多。唐云法護。掌定門之秘鑰。佩如來之
密印。顏如四十。已八百年也。乃頭禮兩足。奉
爲本師。和上見本師鉢中。非其國食。示一禪
僧。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餘暖。愕而
歎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熱而午
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唯。和上默然。
本師密謂。和上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成。
吾適受供而返。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
總持尊教。龍神圍繞。森在目前。無量印契。一
時頓受。即日灌頂。爲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
有六義。內爲定戒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
而總攝之。惟陀羅尼者。速疾之輪。解脫吉祥
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夫惠照所傳。一燈
而已。根殊性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
微塵三昧。菩薩以金剛總攝於諸定。白月玄
同於法身。頓昇階位。隣於大覺。此其相也
和上遍禮聖跡。脩環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
至。爲迦葉剃髮。受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

山有猛獸前路深入穴穴明如晝見牟尼立像左右侍者色相如生中印土大旱求和上請雨觀音大聖在月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中感咽於雙樹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爲者不言十聞其一鍍金如貝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窄塔波等佛身相母后謂和上已沒淚竭喪明及寄疏問安朗然如故大雄滅後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上隨其所執垂諭破疑解邪縛於空門返迷津於覺路法雲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滿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念制狂卽身觀佛本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遂頂辭東下歷迦濕彌羅國中夜次過河河無舟梁浮空以濟受謂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上贈以名衣遂昇空而去至烏場園有白鼠旋繞日獻金錢講毘尼於突厥之庭而可敦詩法乃安禪樹下法爲金字列在空中突厥宮人有以手按其乳乳爲三道飛注和上口中乃合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誤舉刃三斫支體無傷斫者唯聞銅聲而已至雪山下大池而和上不愈本師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諸相寧有病耶言畢冲天則洗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密爲心印而蕃豪請罪到中國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保護中州禮足而滅以駝負經至西洲渡河龍陷駝足沒於泉下乃和尙入泉三日止龍宮而

化之牽駝出岸經無露濕睿宗道尊德盛玄契無方詔僧若那及將軍史憲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繼興重光大化聖皇夢與高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洎和尙至止與夢合符天子光靈而敬悅之飾內道場尊爲教主自軍薩以降皆跪席捧器焉寶大士於天宮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觀觀法門於此爲盛有術者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効其神異和上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秘密代莫聞也果請居外勅諸寺遞迎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道俗瞻禮奔起華夷和上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唯尊奉長老寶思惟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惠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上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儀而身心自在下離宴坐而願力俱圓有來則應觸境無礙故衆妙愁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靈塔云以此功德應緣護世手爲模範妙極人天寺衆銷治至廣庭際深陰慮恐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笑而言曰無可爲憂自常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成瑞花飄席前後奉詔稟早致雨滅火反風昭然遍諸耳目矣從容止請大庇繙林正法之興繫於龍象信也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

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脅果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夏八十法界懷涼天心震悼贈鴻臚卿遣鴻臚丞李峴威儀僧定寶律師監護葬於龍門西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僧寶思戶部尚書榮陽鄭公善果曾孫也弟子僧明思瑯琊王氏並高族上才超然自覺自心言爲樂說之辨妙用卽禪那之宗入和上之室惟茲二人而已乾元歲再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慈躬行不遺之孝於是梵釋屬躡天龍濟師凶穢掃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囑教大興一行二禪師爰以偈頌刻之金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愆門人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歎其文曰

釋宮尊種	龍扶出池	拾位成道
爲人天師	度微塵衆	行甘露慈
風清熱惱	月破昏疑	法本不生
我今無得	隨方演教	聿來中國
帝后承迎	天花滿襖	歡喜園中
唯聞瞻仰	百千萬億	調伏其心
灌頂自昔	聲聞現今	山王高妙
海月圓深	示滅非滅	空悲鶴林
伊水西山	冥冥石室	金棺已閉
式瞻元日	雙寶紹明	教尊言密
歸我法者	因權悟實	

本云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四月戊戌朔十七日甲寅建乾元元年郭令公奏塔院爲廣化寺專檢校當寺弟子上座僧善義寺主僧光秀都維那僧志滿弟子前上座惠照曇真寺主如璋堅固典座道爰

扶風馬瞻河東屈真刻字

于時應安三年八月十三日令書寫之畢
年來之間尋本之處適得其文仍託二仁
令寫了請來可尋之大宋高僧傳無長
傳併依憑此記了

應安三年八月日加一
交了一
權少僧都賢實生廿
八

一善無畏門人嵩嶽敬賢禪師付一行禪師事
五祖弘忍大師——北宗神秀禪師——

嵩山教禪師無幾錄語句不錄——嵩陽寺一行同
已上傳登錄第四抄之

私云 嵩嶽會善寺敬賢禪師從無畏三
藏受菩薩戒羯磨儀軌諸問大乘微妙
要旨西明寺惠驚禪師撰集為一卷禪
要也是也彼敬賢者恐神秀禪師門資敬
禪師事歟彼禪要惠驚禪師所撰一行
禪師加再治歟以心地秘訣隨文可知
其旨歟

嵩山普寂謚號大照禪師也見大宋高
僧傳又真言一行從大照禪師受禪法
之旨見小野纂要集者嵩陽寺一行者
無畏門人同體也且其旨大宋高僧傳
第五一行段所載也

延享四丁卯歲夷則納九繕裝了

跋陀羅係恒縛生年六
十四

No. 2066

●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 智不空三藏行狀

前試左領軍衛兵曹參
軍輸林待詔臣趙遷

皇帝灌頂大師法號不空以普賢行願傳大
菩提心金剛智印奉佛教令拔濟群品持大
法寶為時而來翼贊三朝近三十載大師本
西良府北天竺之波羅門族也先門早逝育
子舅氏便隨母姓初母康氏之未娠也有善
相者言曰爾後畢生菩提薩埵言訖不見大
奇之遂沐浴換衣斷語持念未經三日坐而
假寐夢佛微笑雙目光流入母人頂忽而
驚寤遍體流汗因覺有身香燈已後夜室如
晝十二月而生生而能言風神出凡精氣殊
衆六波羅密四無量心宛若生知非關師授
唯佛與佛乃能究焉昔者婆伽梵毘盧遮那
以金剛頂瑜伽秘密教王真言法印付屬金
剛手菩薩垂近千載傳龍猛菩薩數百年後
龍猛傳龍智阿遮梨耶後數百年龍智傳金
剛智阿遮利耶金剛智傳今之大師雖源一
流派分蓋數十人而已家嫡相繼我師承其
六焉初大師隨外氏觀風大國生年十歲周
遊巡歷武威太原十三事大弘教祖師道悉
談章波羅門語論輒背文而誦誦剋日而洞
悟祖師大奇他日與授菩提心戒引入金剛
界大曼荼羅驗之擲花知有後矣十五初落

髮二十進具戒善一切有部律曉諸國語識
異國書先翻經常使譯語對唐梵之輕重酌
文義之精華討習聲論十二年功六月而畢
誦文殊願一載之限再夕而終後於祖師處
哀祈瑜伽五部三密求之三載未遂夙心為
法之故欲歸天竺是日宿于新豐逆旅祖師
此夜偶然而夢京城諸寺佛菩薩像悉皆東
行忽而驚悟令疾命還及聞迴至祖師大
喜我之法藏盡將付汝次於他晨為與傳授
五部之法灌頂護摩阿闍梨教大日經悉地
儀軌諸佛頂部衆真言行一一傳持皆盡其
妙後數年祖師奉詔歸國大師隨侍至河南
府祖師示疾而終是時開元二十九年仲秋
矣影塔既成以先奉先師遺言令往師子國
至天竺初到南海郡信舶未至探訪劉巨鱗
三請大師哀求灌頂我師許之權於法性寺
建立道場因劉公也四衆咸賴度人億千大
師之未往也入曼荼羅對本尊像金剛三密
以加持念誦經行未踰旬日文殊師利現身
因誡大師不孤夙心已遂便率門人舍光惠
習僧俗三七杖錫登舟探訪已下舉州士庶
大會陳設香花遍于海浦慈梵恬于天涯奉
送大師凡數百里初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
衆商惶怖作本天法模之無効稽首膜拜哀
求大師惠習小師亦隨慟叫大師告曰今吾
有法爾等勿憂遂右執五智菩提心杵左持
般若佛母經申作法加持誦大隨求繞經一
遍惠習亦怪之風優海澄師之力也後又遇
疾風大鯨出海噴浪若山有甚前患商人之

聲。甘心輸命。大師哀感。如舊念持。亦令惠
誓。誦婆娑羅龍王經。未移時刻。衆難俱弭。大
達海口。師子國王。遣使迎之。大師見王。王
大悅。便請大師住宮。七日供養。每日常以真
金浴斛。滿貯香水。王爲大師。躬自澡浴。次及
太子后妃輔相。如王禮大師。他日尋普賢阿
闍梨等。奉獻金寶錦繡之屬。請開十八會金
剛頂瑜伽法門。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
法。并許門人含光惠誓。同授五部灌頂。大師
自爾覺無常師。遍更討尋諸真言教。并諸經
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
法標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他日王作調象
戲。以示國人。登高望之。無敢近目。大師密誦
佛眼真言。并結大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
象十餘。數步之內。頓倒忙走。舉國奇之。又遊
五天。巡歷諸國。事跡數繁。闕而不記。天寶五
載。還歸上京。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表。及金
環珞。般若梵甲。諸寶白氍等。奉勅令權住鴻
臚寺。他日有詔。請大師入內。建立曼荼羅。
爲玄宗皇帝。五部灌頂。是年移住淨影寺。
是歲也。終夏愆陽。帝請大師入內祈雨。制日
時不得除。雨不得暴。大師奏大孔雀明王經
壇法。未盡三日。膏澤彌洽。皇帝大悅。自持寶
箱。賜大師紫袈裟。帝爲披掛。并賜絹二百疋。
後有大風卒起。勅令大師止風。大師請一銀
瓶。作加持法。須臾風止。帝殊器重。後有池
鵝。誤觸瓶倒。風擊如前。勅令再止。隨止隨
効。帝倍加敬。恩命號爲智藏。八載恩旨。許歸
本國。垂釋騎之五疋。到南海郡。後勅令且住。

十二載。勅令赴河瀾節度御史大夫哥舒翰
所請。十三載。到武威。住開元寺。節度已下。
至于一命。皆授灌頂。士庶之類。數千人衆。咸
登道場。與僧弟子含光。授五部法。次與今之
功德使開府李元琬。授五部灌頂。并授金剛
界大曼荼羅。是日也。道場地大動。大師感而
謂曰。此即汝心之誠所致也。十五載夏。奉詔
還京。住大興善寺。至德中。變駕在靈武風翔。
大師常密使人問道。奉表起居。又頻論剋復
之策。肅宗皇帝。亦頻密使使者。到大師處。求
祕密法。并定收京之日。果如所料。乾元中。帝
請大師於內建立道場。及護摩法。帝授轉輪
王七寶灌頂。上元末。皇帝聖躬不康。請大師
以大隨求真言。拂除七過。聖躬萬福。帝特加
殊禮。大師表請入山。李輔國勅令終南山智
矩寺修功德。念誦之夕。大樂薩埵。舒毫發光。
以相驗之。位隣悉地。大師又曰。衆生未度。吾
安自度之。遂已先聖登遐。今皇御宇。渥恩日
甚。錫賚便繁。今略述而已。仁王密嚴二經。皇
帝特製經序。勅命頒行之日。慶雲大現。舉朝
表賀。編之國史。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
大師特進試鴻臚卿。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三
年。大師於興善寺立道場。賜瑞錦褥十二領。
繡羅幡三十二口。價直千萬。又賜二七日入
道場。大衆齋糧。近侍大臣諸禁軍使。勅令入
灌頂道場。道俗之流。別有五千餘衆。四年冬。
大師奏。天下寺食堂中。特置文殊師利爲上
座。恩制許之。須宣宇內。五年夏五月。詔請大
師。往太原臺山修功德。是歲也有慧出焉。法

事告終。妖星自伏。季秋。崩于京師。皇上以所
乘師子。聽并御鞍轡。遣中使出城迎大師。大
師固辭。恩命不許。乃乘之入對。皇上大悅。并
僧俗弟子。咸賜內殿齋飯。錫賚束帛甚厚。六
年春。玉二月。勅賜大師道場繡羅幡二十四
口。繡幔天一。并繡額一。十月聖誕日。大師進
前後所譯經。有勅宣示中外。編入一切經目
錄。并僧俗弟子等。都賜物五百一十疋。七年
春。勅賜絹一百疋。是歲春夏旱。有詔。請大師
祈雨。中使李憲誠。奉宣恩旨。若三日內雨足。
是和上功。非過三日。關和尚事。大師受制。建
立道場。一日已終。及依法祈請。亦不過限。大
雨豐足。皇帝大悅。設千僧齋。并僧弟子衣七
副。以報功也。冬。大師奏。造文殊開。聖上自爲
閣主。貴妃韓王。華陽公主贊之。凡出正庫財。
約三千萬數。特爲修崇。八年春。賜大師絹二
百疋。充乳藥。五月。奉勅。譯薩路茶王經一卷。
賜絹二百二十疋。冬十二月十四日。上文殊
閣梁。一切費用。皆是恩旨。別有錫賚。相望道
路。九年春正月。賜綵六十疋。夏四月。賜絹三
百疋。充衣鉢。六月十一日。有詔。就加開府儀
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餘如故。累讓
不許。諸弟子相次馳賀。大師不悅曰。聖衆儼
如。舒手相慰。白月圓滿。吾之去時。奈何臨
終。更竊名位。附令懇讓。大師自去。冬臘中
夜。命弟子趙遷。持筆硯。吾欲略一泔漿茶毘
儀軌。使爾後代。准此送終。遷稽首三請。伏乞
慈悲。且久住世。大師笑而不許。自春及夏。停
殮輟寢。宜揚妙法。誠昂門人。每語乃普賢行

顯出生無邊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使屬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真詮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諸掌。慰誨勸勤。悲喜交集。汝等於法。宜識身命。是所聞者。斯不易焉。吾思往日。涉險冒危。爲法委身。窮歷拜國。周遊往返。十餘萬里。爾等常思此意。速此修行。無利以辱身。勿爲名而喪道。奉我臨終之誠。成爾書紳之品。以大曆九年六月十五日午時。浴香水。換新服。端居正容。命草辭表。北面瞻望。東首倚臥。任大印身定中便去。神雖往而容貌如舊。氣將盡而色澤逾鮮。斯法力之加。豈死相而能壞。行年七十。僧臘五十。僧弟子惠朗。次承灌頂之位。餘知法者。蓋數十人而已。聖上哀悼。輟朝三日。念師資之啓沃。觀遺跡而惻愴。絹三百匹。布二百端。米麵四百石。油七石。柴十五車。炭三車。賜錢四十萬。又賜造塔錢二百餘萬。齋七供養。仍別支給。日中使手慰存問。勅功德使李元琮知喪事。初大師之將終。衆相先現。諸僧夢千切寶幢。無故摧倒。文殊新閣。忽然崩壞。大振院宇。比至驚悟。聲猶在耳。金剛智杵飛空上。大興善寺後。池水盡枯涸。林竹生實。庭花變色。諸事異相。近數十條今略序之。餘皆不錄。昔者如來滅度。雙林改白。文宣歿世。泗水逆流。雖古今之有殊。驗微應之不異也。七月六日。就塔所。具茶毘之禮。隨喜者億千萬數。是日有詔。使高品劉仙鶴就致祭。并贈司空。諡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尊其德也。茶毘火滅於餘爐中。凡得舍利數百

粒。八十粒進入內。又於頂骨中。有一粒半隱半現。後有勅。令於大興善寺舊住院中。起舍利塔。特賜造塔錢萬餘貫。承後諸弟子在院者。聖恩愛及如大師在日。皇上據四海之圖籍。十有三年矣。所賜大師手詔數十首。皆聖人密旨。並却進奉。遠自先朝。至今聖代。所有黑制卷軸盈篋。錫寶束帛。不知其數。累年繫月。積若岳岳。未嘗言貯蓄。輒不謀於生計。今並不書。每在中禁。建立道場。頗積年歲。傳授法印。加持護摩。殄除災異。增益吉祥。祕密之事。大師未曾輒有宣爾。今並不列於行狀。諸類事跡。其徒塞繁。蓋存於別傳。付法弟子。輸誠國家。則在於遺書進奉。陳博情。蓋題於辭表。大師自開元。至今大曆。翻譯經法。凡一百二十餘卷。諸佛示權。摧魔護國。非臣下堪聞者。緘在於天宮。普賢行門。菩提般若。是瑜伽修行者。須宜於人代。大師據灌頂師位。四十餘年。入壇弟子。授法門人。三朝宰臣。五京大德。縑素士流。方牧岳主。農商庶類。蓋億萬計。其登戒壇。二千弟子。一切有部。獨爲宗師。嗚呼大師。訓人之道。其徒不一。混合二諦。適于衆因。先觀性以示方。非妄投而虛力。以大海之法寶。隨所受而適心。以雪山之妙藥。故應病而令服。是以有蘇悉地毘盧。遮那金剛頂經諸真言部。若戒定慧。頓漸半滿。大師之教也。如是大師。其存也三朝帝師。其歿也萬人哀痛。教法懸於日月。生死霑於雨露。二七僧人。常入天宮之會。三千門士。猶承事上之恩。且佛教東來。向近二千載。傳勝

法。沐光榮。實未有與大師同年而語者也。諸弟子等所痛。夜寢光沈。釋門喪寶。天柱中折。濟舟忽覆。泥泥苦海。將何所依。淚盡繼血。心摧魄喪。小子遲執巾櫛。錫九載于茲。提筆持視八年而已。叨居翻譯之次。竊承祕奧之謁。大師所有行化之由。會親稟受。平生之日。命令序述。在於侍奉。未暇修纂。況乃奉臨終遺言。固辭不獲。臨之氣盡。悲淚難裁。凡諸故事。十無一在。諸狀

應安三年二月一日以或本令寫之重以保壽院古本校點丁 權少僧都賢實生卅八延享四丁卯歲夷刻 八修補畢

僧正 賢實俗壽六十四

No. 2057

大唐青龍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狀

先師諱惠果和尚。俗姓馬氏。京兆府萬年縣歸明鄉人也。幼年九歲。便隨聖佛院。故三朝國師內道場持念賜紫沙門諱曇貞和尚。立志習經。至年十七。爲緣和尚。常在內道場持念不出。乃於興善寺三藏和上。求授大佛頂隨求等真言。季十九。三藏邊教授灌頂散華。得轉法輪菩薩。和上云。我於南天竺國。散花得此尊。如今無異。異於吾後。弘傳總持大教。如我無異。又大曆八年。三月上旬。勅於慈恩寺。置方等道場。聖佛院和上。奉慈恩寺。勅置方等道場。徵僧有二童子。年滿二十。堪

授具戒。未敢專擅與出家剃頭伏乞聖慈。許臣歸寺。與二童子并授戒衣鉢。勅賜刀一口。於青龍大佛殿前授。勅與和二童子剃頭。賜袈裟衣鉢各兩副。度官告住寺。天使和上送至慈恩寺訖。却入內謝。勅。臣一界微僧。謝聖慈。賜與二童子出家授戒。衣鉢剃刀。官告及天使送至慈恩寺道場。授戒處訖。微僧不勝頂賀。授戒訖。率二十二。又於無畏三藏和上弟子玄超和上邊。求授大悲胎藏毘盧遮那大瑜伽大教。及蘇悉地大瑜伽法。及諸尊瑜伽等法。一一親垂旨授。又於大興善寺三藏和上邊。求授金剛頂大瑜伽大教王經法。諸尊瑜伽密印。親承指示。先師在內所得。恩賜等盡將奉上三藏和上。充授法之恩。每於閣下。節食邀期。時念凡經數遍。年二十五。特奉恩旨。詔命入內。於長生殿。當時有勅喚。對問。師有何功効。夾天云。微僧未有功効。奉。勅便誠當時。喚童子八人。考召加持。恩命所問。盡皆成就轉瓶合竹。并得成就。帝乃大喜。至大曆十年。於當寺別。勅賜東塔院一所。置毘盧遮那灌頂道場。七僧持念。至大曆十一年。加持代宗皇帝。應時便差。勅賜紫衣一對。口奏不敢受。應時却進。勅云。朕已賜師紫衣。何得不受。奏云。一界微僧。賜紫不勝頂荷。即合便受。伏緣和上先皇賜紫。弟子不合與師齊。帝云。師大孝。是朕之錯。勅云。他宗異姓。上存遵奉孝敬之心。於此以後。堪爲國師。遂賜褐衣一對。奉。勅加持。花陽公主。三日得差。後於申未之間。公主

忽然不語。皇帝與宮人等。一向前。和上奏云。時熱望陛下與宮人等。暫向微僧加持。即今得差。其公主便差。言詞分明。皇帝大悅。賜絹一百匹。衣一對。謝。勅。臣一界微僧。謝聖慈。賜絹及衣。不勝頂賀。三日口奏大曆季中。所有恩賜錢物。一千餘貫。盡修塔下功德。大曆十三年。奏請前後兩度巡南臺。依師所奏。和上於觀音臺持念。夜久之間。大聖觀音。於大月輪中。現大身相。光明由如白日。祥雲皎潔。同時數百千人。遙共瞻禮。大曆十三年。勅長生殿內道場三朝傳法灌頂。致故三藏和上。勅語惠果三藏和上歿後。將爲佛法無去時。聞師學得大法。總在緣國事。和上所邊。授得念誦法門。多有廢忘。他日降舉問道。即是師位。大曆十三年十月十五日。高李憲誠宣建中年初。有詞陵國僧辨弘。從本國將銅鏡一具。奉上聖佛院。螺兩具。銅瓶四。奉上和上。充供養。求授胎藏毘盧遮那大法。建中二年。新羅國僧惠日。將本國信物。奉上和上。求授胎藏金剛界蘇悉地等。并諸尊瑜伽三十本。已來授訖。精通後時。却歸本國。廣弘大教。精誠絕粒持念。悉地現前。遂白日冲天竺國王宮中瞻禮。求乞其法。空中言西大國。有秘密法。法有青龍寺。同年新羅國僧悟真。授胎藏毘盧遮那及諸尊持念教法等。至貞元五年。往於中天竺國。大毘盧遮那經梵夾餘經。吐蕃國身歿。當院弟子僧義明。義滿義澄。同時於和上。求授毘盧遮那胎藏蘇悉地等經三十本。貞元五年。奉。勅於當

寺大佛殿。令七僧祈雨。第七日夜雨足。各賜絹一束。茶十串表謝。奉。勅於右衛龍迎真身入內。貞元六年四月。日。奉。勅令僧惠果入內。於長生殿。爲國持念。在內七十餘日。放歸。每人賜絹三十匹。茶二十串。後乃分番上下。賜四時衣物。三節料。當年杜相公黃裳。宰相公親詣受灌頂。學持念。再奏請巡臺。奉。勅宜依充觀音寺大德。貞元九年。後至十三季。義恒。義一。義政。義。義操。義雲。智興。義愍。行堅。圓通。義倫。義播。義潤。俗弟子吳殷。開丕等。約五十人學法。貞元十四年。五月大旱。五月上旬。奉。勅祈雨。七日。在內道場。專精持念。祈雨日足。恩賜絹一束。茶十串。謝。臣僧等。素無功行。天降甘雨。皇帝感化。僧等謝絹及茶。不勝頂賀。貞元十五年。八月下旬。加持皇太子。三日得差。各賜絹二十四匹。吳綾五十匹。茶二十串。臣等一界微僧。謝聖慈。賜綾絹及茶。不勝頂賀。十六年冬十一月十六日。神威軍焦護軍。請和上軍宅供養。并和上寫真。裝飾送院。十八年。和上得疾漸重。進狀請退。恩命放歸。且令寺將息。朕意欲存終始。贊即不得。其年八月中旬。捨衣鉢。付屬義明等七人授用。貞元十九年。日本國僧空海。奉。勅將摩訶及國信物五百餘貫文。奉上和上。盡將修飾道場供養。求授大悲胎藏金剛界。并諸尊瑜伽教法。經五十本。登時見境界。梵阿字日月輪。現入口中。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改爲永貞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北首掩終。至元和元年正月十七日。

弟子道俗約千餘人。送葬。至孟村龍原大師塔側。厥後至寶曆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義一深達。義丹。渡川之側。表蘭村。建塔移葬。開成四年。正月十三日。日本國僧圓行。將法衣信物

寫本批云

承安元年^{大談}八月二十五日戊剋書畢

中川本也

觀應元年九月晦日。於東寺西院僧坊。書寫之訖。爲一具抄中以足之也

大法師跋他羅摩拏

一校了文字多誤

明曆四年^{戊戌}姑洗中旬加修復畢不可及外

見也

改果快

權少僧都 丁深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昔婆伽婆。於無量劫爲衆生故求最勝道。成就種種難行苦行。捨所愛身頭目髓腦國城妻子宮殿臣妾。投巖赴火斬截身體。或時有爲一四句偈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供養諸學明師稟受諸佛。悲傷群生勞謙累德。修萬善行發洪誓願。如五百本生經中廣說。本學具足垂成正覺。菩提樹下。趺而坐。第六天魔深生惡毒。念其道成必當勝我。即率官屬十八萬億。詣樹王下謂菩薩曰。汝今宜可速起還宮。若不爾者。當持汝足擲大海外。爾時菩薩如師子王心無驚畏。告言。波旬。汝曾供養一辟支佛受八戒齋。由斯福故得爲天王。然我已於阿僧祇劫。具足成就難行苦行。大地未有如針鋒許非吾昔日修苦行處。假使魔衆如恒河沙。不能傾動我之一毛。云何汝今欲以吾身擲大海外。魔復言曰。我於往昔施辟支佛得爲天主。斯事可明。今汝所說以何爲證。於是菩薩。申手指地曰。此神知我。爾時地神從金剛際踊身而出。合掌白言。誠如尊教。有此地來我爲其神。此地無有如針鋒許非是菩薩本行之處。魔聞斯言。顛倒而墮。破魔軍已成最正覺。三達獨照六

通無。聞具足大悲辯才無盡。所可宜說人皆信受。暢微妙法拯濟群生。譬如金剛所擬摧壞。如來教門亦復如是。能滅衆生煩惱諸結。遍遊國土聚落城邑。以清淨法拔衆毒刺。降伏外學立最勝幢。閉惡趣門開涅槃道。化緣將畢垂當滅度。告大弟子摩訶迦葉。汝今當知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爲衆生故勤修苦行。一心專求無上勝法。如我昔願今已滿足。迦葉當知。譬如密雲充滿世界。降注甘雨生長萌芽。無上法雨亦復如是。能令衆生增善根子。所以諸佛常加守護恭敬讚歎禮拜供養。如我今者將般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迦葉白言。善哉受教。我當如是奉持正法。使未來世等蒙饒益。唯願世尊不以爲慮。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摩訶迦葉次宣正教。集佛法藏化諸衆生。其所度脫永不退轉。彼大迦葉智慧淵廣。名稱普聞功德具足。今當隨順說其行願。過去久遠毘婆尸佛。化衆生已入般涅槃。四部弟子咸生悲戀。收取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殊特妙好。時彼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時有貧女遊行乞食。得一金珠內懷歡喜。意欲爲薄補像面上。迦葉爾時爲鍛金師。女即持往情令修造。是時金師聞其爲福。歡喜治之鑿飾既訖。用補像面因共願曰。願我二人常爲夫妻。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人天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陀。於過去世久修勝業。高

才博達智慧深遠。多饒財寶巨富無量。金銀琉璃珂貝璧玉。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摩竭王十倍爲勝。時瓶沙王金犁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齋招諸罪咎。乃少其一唯有九百九十九具。其家有麀。最下之者直百兩金。以釘釘之入地七尺。麀不穿破如本不異。以福德力財富如是。雖饒財寶無有子息。自念老朽死時將至。庫藏諸物無所委付。於其舍側有樹林神。彼婆羅門爲求子故即往祈請。經歷年歲了無徵應。時俱律陀大生瞋忿語樹神曰。我事汝來已經年歲。都不見爲垂一福應。今當七日至心事汝。若復無驗必相燒剪。樹神聞已甚懷愁怖。向四天王具陳斯事。於是四王往白帝釋。帝釋觀察閻浮提內無福德人堪爲彼子。即詣梵王廣宣上事。爾時梵王以天眼觀見有梵天臨當命終。即告之曰。汝若降神。宜當生彼閻浮提界婆羅門家。梵天對曰。婆羅門法多惡邪見。我今不能爲其子也。梵王復言。彼婆羅門有大威德。閻浮提人莫堪往生。汝必生彼吾相擁護。終不令汝入邪見也。梵天曰。請敬承聖教。於是帝釋即向樹神說如斯事。樹神歡喜尋詣其家語婆羅門。汝今勿復起恨於我。却後七日當滿卿願。至七日已歸覺有娠。足滿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相師占曰。此兒宿福有大威德。志力清遠不貪世務。必當出家得無著果。年雖童稚志念清淨行慈博施。少欲知足恒觀世樂無常危脆。未曾暫生愛樂之想。爾時父母見其如是。甚

懷愁惱。而相謂言。是兒生時。相師占曰。必當出家。今設何方。斷絕其意。覆自思惟。世可耽著。唯有美色。當爲選擇端正良匹。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爲聘妻。迦葉聞之。深生愁惱。白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妻也。如是至三。父母不聽。於是迦葉知事難免。便設權謀。白父母言。能爲我得金色女人。恣容超世。然後乃當開意納之。若不得者。終不取也。爾時父母敬念彼故。不違其語。卽時延召諸婆羅門。遣行國界。若有女人。身具金色。端嚴殊妙。爲我娉之。諸婆羅門便共爲謀。鑄金爲人顏貌奇特。衆共與之遊諸聚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見此金神。禮拜供養。未來必得微妙智慧。身具金色。諸女聞已。皆出禮敬。時有一女。顏容瓌偉。體紫金色。稟性柔和。智慧深遠。卽是往日金珠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立志堅固。獨不出外。諸女咸問不出之意。答言。諸姊。我意閑寂。不憚餘願。故不出耳。時諸女人。強將此女。往觀金神。此女光明形貌。恣容映蔽。金神悉不復現。諸婆羅門。卽爲聘之。遂相然可。計期成婚。彼女聞之。亦甚愁惱。志不自從。卽便行嫁。二人相對。志各疑潔。雖爲夫妻。了無欲意。共立要曰。我等今者。宜各異房。不相嬈近。爾時父母。知是事已。卽便勅人去。除一室。令共同處。空其室內。唯置一床。於是迦葉。更共妻要。今此室中。唯有一床。我等二人。理無同寢。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睡臥。我當經行。後於中夜。迦葉次行。妻時眠睡。手垂床前。外有毒蛇。從戶而入。欲螫其妻。迦葉慈愍。卽便

徐前。以衣裹手舉置床上。妻便驚竊而責之。曰。今汝丈夫無志。乃爾。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言。我無欲情。而近汝也。蛇從外入。規欲相噬。恐爲傷害。舉汝手耳。毒蛇猶在。即便示之。妻意乃悟。於是夫妻深厭諸有。不生甘樂。如人淨洗不喜塵垢。詣父母所求欲出家。旣蒙聽許。便作沙門。清淨守素。無爲無欲。在於空閑。勤修苦行。於是迦葉作是誓言。世界所有成羅漢者。我悉歸依。作是語已。出家威儀。所有諸戒。皆悉具足。逮至如來成一切智於王舍城。頒宣妙法。爾時迦葉披蓑掃衣。來詣佛所。稽首禮敬。合掌而立。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無上清涼。願哀納受。聽在末次。世尊歎曰。善來迦葉。卽分半座。命令就坐。迦葉白佛。我是如來末行弟子。願命分座。不敢順旨。是時衆會咸生疑曰。此老沙門有何異德。乃令天尊分座命之。此人殊勝。唯佛知耳。於是如來知衆心念欲決所疑。卽宣迦葉大行淵廣。世尊又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於往昔過去久遠。時有聖王號文陀竭。高才超世。智慧無倫。時天帝釋欽敬其德。遣七寶車。造闍闕王。時乘天車飛空而往。天帝出迎。與共同坐。相娛樂已。送王還宮。佛告比丘。爾時天帝今迦葉是。文陀竭王則吾身是。迦葉往昔以生死座命。吾同坐。故吾今日成無上道。以正法座報其本勤。爾時世尊卽爲迦葉。如應說法。示教利喜。譬如鮮淨白氈。易受染色。卽於座上。得阿羅

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高才勇猛。儀相安詳。常與如來對坐說法。時諸天人謂世尊師。於是迦葉卽辭如來。往耆闍崛山寶鉢羅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樹林薈鬱。華果茂盛。百獸遊集。青鳥翔鳴。金銀琉璃羅布其地。迦葉在斯經行禪思。宣暢妙法。度諸衆生。至後世尊垂入涅槃。放勝光明。大地震動。便作是念。將非如來欲入涅槃。現斯相耶。卽入三昧。以天眼觀。見於世尊。熙連河側。全身捨壽。作是觀。已慘然不悅。如來涅槃。何斯駛哉。世間眼滅。不善增長。卽與眷屬前後圍遶。向拘尸城禮覲世尊。於其前路見一梵志。右手執持曼陀羅華。迦葉問言。汝從何來。識吾師不。答曰。識之。入般涅槃。已經七日。一切人天大設供養。吾從彼間得斯花來。時諸比丘聞是語已。皆大悲惱。舉身投地。號哭哽咽。淚下如雨。咸作是言。咄哉。無常有。大勢力。能壞如是功德寶聚。枯竭法海。摧倒法幢。世間閻冥永失。大光明。一切衆生無所宗仰。增長惡道。滅損天人。奇哉。無常深可厭患。譬如電光。理無久停。無常迅駛。亦難可保。能壞盛年。色力壽命。殄滅一切世間歡愛。愚人保之。智者不也。於是迦葉與諸比丘。卽便前行。至雙樹間。遶棺三匝。稽首作禮。而說偈言。

超哉三界乘	永度生死流
寂然無相願	微妙難思議
佛日甚明淨	能除愚癡闇
積劫修苦行	誓度諸苦人
云何於今者	棄捨大慈悲

全身處金棺 寂然安不動

唯願天人尊 顯現金色身

普令一切衆 興起無量願

爾時世尊於金棺內千張氈中出金色足。光明照曜猶如盛日。棺氈無虧而足顯現。一切大衆見是事已倍更悲惱號哭哽塞。爾時迦葉偏袒右肩接足作禮。重說偈言

如來足跡滿 千幅相輪現
指纖長柔軟 合綬網成就

大悲濟群生 斷世衆疑結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我證四眞諦 說佛功德衆

已讚歎恭敬 宜還敬足入
爾時迦葉。令諸力士更以千氈用纏佛身。香油灌上而閉棺蓋。積栴檀薪閤維如來。阿難見火悲泣哽咽號哭懊惱。而說偈言

快哉無常 甚可憂畏
功德寶聚 世尊此身

今在金棺 以千氈纏
然栴檀薪 微妙勝身

爾時迦葉以乳滅火。說偈讚曰
千氈纏身 火耶句之

內一衣在 外亦不燒
此勝神力 不可思議

摩訶迦葉說是偈已告諸比丘。佛已耶句。世尊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國王長者大臣居士。求最勝福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法炬速疾磨滅。爲未來世當作照明。紹隆三寶使不斷絕。爾時迦葉與諸比丘。至王舍城寶鉢羅樹。阿闍世王得無根信。及至如來滅度之後群臣相與咸共議曰。大王信心猶如巨海。超諸人天世界之上。若聞世尊入涅槃者。沸血必當從面流出。身體分散命不云云。當設何方令免斯難。時有一臣名曰雨舍。智慧淵廣善於方便。造一銅池縱廣數仞。以淨香油盈注其內。令阿闍世王坐斯池。而復更以鮮淨白氈。圖畫如來本行之像。所謂菩薩從兜率天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白淨母曰摩耶。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奉接。難陀龍王及跋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華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至於天廟令諸天像悉起奉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親佛興。詣師學書技藝圖識。處在深宮六萬姪女娛樂受樂。出城遊觀至迦毘羅園。道見老人及以沙門。還詣宮中見諸姪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宮殿。塚墓無異。厭惡出家夜半踰城。至壽陀伽阿羅。還等大仙人所。聞說誠處及非有想非無想定。既聞是已深諦觀察。知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六年苦行。便知是苦不能得道。爾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

爾時有二牧牛女人。欲祀神故以千頭牛乳攪取其乳飲五百頭。如是展轉乃至一牛。即取其乳煮用作糜。出涌高九尺不棄。而滯。有婆羅門問言。姊妹。汝煮此糜欲上何人。女即答曰。持祀樹神。婆羅門言。何有神祇能受斯食。唯有食者成一切智。乃能受汝若斯之供。於是女人便奉菩薩。即爲納受而用食之。然後方詣菩提樹下。破魔波旬成最正覺。於波羅捺爲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詣於拘尸那城力士生地入般涅槃。如是等像皆悉圖畫。王問群臣。汝作何等。答言大王。我畫如來功德之像。次至世尊滅度形變。王便驚愕舉身毛豎。深生悲戀思慕如來。此池中油五分之一。忽然流注入王身中。譬如焦鑿投之大池。水自滲入。彼亦如是。由斯因緣命得全濟。阿闍世王信敬隆篤。感戀如來其事若此。聞迦葉往甚大歡喜。設治道路燒香散華。自乘白象出迎迦葉。王昔見佛自投象下恭敬禮拜。見迦葉時亦復如是。摩訶迦葉神力接之令無傷害。即告王曰。佛力殊勝不同聲聞。聲聞入定乃有神足。自後見我勿投象也。王言敬諾。即白迦葉。世尊涅槃我竟不見。當若滅度願必垂告。迦葉曰善。因告王言。如來世尊智慧深遠。能滅衆生三毒熾火。能枯十二因緣大樹。諸天世人皆蒙饒益。今入涅槃世間眼滅。生老病死憂悲衰惱。如是等苦轉更熾盛。我欲爲彼而作慧明。共諸比丘集佛法藏。王於今者宜辦供具。王言善哉。願諸聖士恒受我供。於是迦葉告阿那律。諸羅漢中誰不來者。阿那律言。憍梵波提在尸利沙宮。猶未來。此爾時迦葉告梨婆提。汝可往彼尸利沙宮語憍梵波提。大迦葉等今有僧事。要須相見。時梨婆提飛空而往。具陳上事。爾時尊者問梨婆提。世尊何在而云迦葉。梨婆提言。

舍城寶鉢羅樹。阿闍世王得無根信。及至如來滅度之後群臣相與咸共議曰。大王信心猶如巨海。超諸人天世界之上。若聞世尊入涅槃者。沸血必當從面流出。身體分散命不云云。當設何方令免斯難。時有一臣名曰雨舍。智慧淵廣善於方便。造一銅池縱廣數仞。以淨香油盈注其內。令阿闍世王坐斯池。而復更以鮮淨白氈。圖畫如來本行之像。所謂菩薩從兜率天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白淨母曰摩耶。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奉接。難陀龍王及跋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華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至於天廟令諸天像悉起奉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親佛興。詣師學書技藝圖識。處在深宮六萬姪女娛樂受樂。出城遊觀至迦毘羅園。道見老人及以沙門。還詣宮中見諸姪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宮殿。塚墓無異。厭惡出家夜半踰城。至壽陀伽阿羅。還等大仙人所。聞說誠處及非有想非無想定。既聞是已深諦觀察。知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六年苦行。便知是苦不能得道。爾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

爾時有二牧牛女人。欲祀神故以千頭牛乳攪取其乳飲五百頭。如是展轉乃至一牛。即取其乳煮用作糜。出涌高九尺不棄。而滯。有婆羅門問言。姊妹。汝煮此糜欲上何人。女即答曰。持祀樹神。婆羅門言。何有神祇能受斯食。唯有食者成一切智。乃能受汝若斯之供。於是女人便奉菩薩。即爲納受而用食之。然後方詣菩提樹下。破魔波旬成最正覺。於波羅捺爲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詣於拘尸那城力士生地入般涅槃。如是等像皆悉圖畫。王問群臣。汝作何等。答言大王。我畫如來功德之像。次至世尊滅度形變。王便驚愕舉身毛豎。深生悲戀思慕如來。此池中油五分之一。忽然流注入王身中。譬如焦鑿投之大池。水自滲入。彼亦如是。由斯因緣命得全濟。阿闍世王信敬隆篤。感戀如來其事若此。聞迦葉往甚大歡喜。設治道路燒香散華。自乘白象出迎迦葉。王昔見佛自投象下恭敬禮拜。見迦葉時亦復如是。摩訶迦葉神力接之令無傷害。即告王曰。佛力殊勝不同聲聞。聲聞入定乃有神足。自後見我勿投象也。王言敬諾。即白迦葉。世尊涅槃我竟不見。當若滅度願必垂告。迦葉曰善。因告王言。如來世尊智慧深遠。能滅衆生三毒熾火。能枯十二因緣大樹。諸天世人皆蒙饒益。今入涅槃世間眼滅。生老病死憂悲衰惱。如是等苦轉更熾盛。我欲爲彼而作慧明。共諸比丘集佛法藏。王於今者宜辦供具。王言善哉。願諸聖士恒受我供。於是迦葉告阿那律。諸羅漢中誰不來者。阿那律言。憍梵波提在尸利沙宮。猶未來。此爾時迦葉告梨婆提。汝可往彼尸利沙宮語憍梵波提。大迦葉等今有僧事。要須相見。時梨婆提飛空而往。具陳上事。爾時尊者問梨婆提。世尊何在而云迦葉。梨婆提言。

●經一覽● ●足一人● ●千二天● ●大● ●數字宋本缺● ●快二條● ●初二刀● ●池二油● ●家一● ●還一● ●浴二洛● ●牧一放● ●祀二阿● ●講二● ●滿二● ●滿二● ●滿二● ●度二● ●食一之● ●接二余● ●度二後● ●池二地●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摩訶迦葉垂涅槃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長老當知。昔婆伽婆以法付我。我年老朽將欲涅槃。世間勝眼今欲相付。汝可精勤守護斯法。阿難曰諾。唯然受教。於是阿難演暢妙法化諸衆生。然其宿世有大功德。智慧淵廣多聞博達。佛所咨嗟總持第一。悉能聽受諸佛法藏。如大巨海百川斯納。名稱高

遠衆所知識。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當隨順說其因緣。乃往古世阿僧祇劫。定光如來時。爲沙門畜一沙彌。常令讀誦日夜誡勸。無有休廢。若經少闕。即便呵責。時此沙彌爲師乞食。若少稽留。經不充限。極爲其師之所罵辱。於是沙彌甚爲愁惱。爲師乞食且誦且行。時有長者怪而問之。沙彌答曰。吾師嚴峻。令我誦習。乞食稽留。則不充限。以是事故。每行讀誦。長者答言。勿生憂惱。徒今以後。常相供給。宜當精勤誦習經典。時此沙彌不復行乞。專心誦讀。從此以後。經常充足。爾時沙彌卽世尊是。施食長者阿難是也。以斯福緣。阿難比丘智慧深妙。總持強識。多聞弘廣。不可稱記。至婆伽婆成無上道。宣暢妙法。化諸衆生。於是阿難卽自思惟。世間牢獄不可愛樂。五欲如幻。無有堅實。甚可畏惡。過於毒蛇。盛年勇壯。顏容姿美。悉爲老病之所殘害。無常迅駛如暴河流。吞滅一切恩愛集會。古昔諸王威德自在。爲無常風之所吹壞。憂悲衰惱衆苦相續。愛羅刹女常欺衆生。我當云何得免斯難。復作是念。如來世尊神智超世。本從釋氏出家學道。我今應當往爲弟子。卽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來。便成沙門。爾時如來卽爲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爲不淨。出要最善。意卽開解。成須陀洹。佛於後時。心念侍者。時憍陳如卽往佛所。求爲給侍。佛言憍陳如。汝年老邁。須人瞻視。云何爲我而作給侍。如是五百大弟子。咸至佛所。求爲侍者。皆不聽許。禮佛而退。時目犍連以他心智觀。

如來心在阿難所。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與諸比丘告阿難曰。佛須仁者以爲給侍。宜可速往禮觀勝覺。阿難白言。如來威德猶如大龍。今我穢弱不敢奉命。諸比丘言。阿難當知世尊專心唯在仁者。當速奉觀不宜久停。阿難敬諾。即求三願。如來故衣願勿與我。所有遺食願賜餘人。進現時節隨我裁量。三願若遂。乃當受教。時諸比丘往世尊所。稽首作禮具陳上事。如來歎曰。善哉阿難。有大智慧善知時宜。不但今日久遠亦然。汝等善聽。吾當宣說。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王治世住婆翅城。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名俱樓陀。聰明博達天才超世。國人居士皆悉宗敬。多饒財寶百千萬億。無子紹繼每懷憂惱。請祈諸天經十二年。最大夫人便覺有娠。日月已滿生一男兒。身紫金色顏貌端正。相師占曰。福德此子。卽爲立字號曰大施。年漸長大求父出遊。父卽勅令嚴治道路。燒香散花作衆伎樂。大施於是出外遊觀。卽於前路見有乞人。著弊壞衣卑言求哀。大施問曰。何故若此。乞人答言。我本孤貧困苦所逼。身命既切是故行乞。大施聞之慘然歎曰。群生之類一何可愍。愚癡蔽心沈沒五欲。爲老病死之所傷害。方於其中坦然快樂。不修善業受斯惡果。怪哉大嶮甚可怖畏。小復前行。見有屠獵羅網飛鳥。耕鋤魚捕多所傷害。大施問言。何故若此。諸人答曰。我祖父來素爲斯業。仰此濟命兼供王役。一旦捨之便當貧乏。大施聞之益增傷感。便自思惟興大悲意。哀哉衆生愚無慧目。久

積罪業貧窮羸劣。處大黑闇甚可怖畏。今復更造如斯惡業。殺害衆生斷他愛命。惡業增長不善滋息。輪迴五道何由得出。我今宜當方便救護。生死惱熱爲作清涼。作是念已即入大海。詣龍王宮求如意珠。見一金城光明赫奕。毒蛇圍繞不可得近。即入慈定履上而過。龍王出迎禮拜恭敬。相慰問已俱共入宮。問言仁者。何故至此。大施答曰。閻浮提人爲貧窮故極多傷害。命終必當生三惡道。我慙彼故歷驗來此。求如意珠欲免其苦。願見遺給利益衆生。龍王曰善。不違來教。願少留停爲我說法。大施許之。住經四月。演暢諸法名字本末。次第隨順解其句味。龍王至心聽受思惟。問訊起居甚得時宜。進現時節而自裁量。過四月已大施辭退。龍解髻珠而用與之。因發誓曰。大士慈悲甚極弘廣。必當得成自然正覺。願我得爲多聞弟子。於是大施以如意珠雨衆七寶。閻浮提人皆悉安樂。修行十善命終生天。比丘當知。爾時大施即吾身是。彼時龍王阿難是也。在龍王中尙知時宜。況於今者而不通達。於是阿難給侍如來。善能隨順。聞持法藏初無漏失。逮及世尊於雙樹林垂般涅槃。問憐陳如阿難所在。答言。今在娑羅林外爲諸魔衆之所。燒亂。深入邪網甚大苦惱。除佛如來無能救護。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此大衆中有諸菩薩。於無量劫發菩提心。久修願行得不退轉。如是等比。善能受持諸佛法藏。何緣顧問阿難所在。佛告文殊。阿難比丘事我來久。初無過咎。具足成就不

可思議。所聞之法善能受持。譬如。瀉水置之異器。爲諸衆生所共瞻仰。是故我問阿難所在。今去此會十二由旬。爲諸魔衆之所惱亂。汝持我呪往彼解之。文殊師利即至魔所說陀羅尼。魔聞是已即放阿難。與文殊俱來至佛所。稽首禮敬却坐一面。爾時世尊於中後夜入般涅槃。一切天人大設供養。懸經闍毘其事都訖。摩訶迦葉與諸羅漢。於王舍城欲集世眼。阿難爾時猶在學地。以漏未盡不豫雲衆。時有比丘名婆闍弗。即以偈頌而覺悟之。

勝哉多聞士 安靜林樹間
當觀一切法 虛偽不堅牢
生死多過患 涅槃最清涼
瞿曇子宜應 勤修無漏行
如是當不久 必受第一樂

阿難聞已竟夜經行。雖加勤苦不得羅漢。身體疲懈便欲眠息。頭未至枕得無著果。三明無礙六通清徹。即便飛往寶鉢羅窟。在門外立而說偈言。

多聞辯才 給侍正覺 瞿曇阿難
今在門外 爾時迦葉說偈答曰

汝若盡衆苦 棄捨煩惱擔
宜應現神身 令衆咸證知

於是阿難即以神通從石壁入。禮衆僧足隨次而坐。受迦葉命演集勝眼。乃至迦葉入涅槃時。共阿闍世王至雞足山。燒香散華讚歎供養。王言仁者。如來迦葉入般涅槃。自我多殃悉不覩見。尊若滅度唯願垂告。阿難曰善。

敬承來教。於是遊行宣暢妙法。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還返聖教自生妄想。無有慧明常處癡闇。永當流轉生死大海。爲老病死之所惱逼。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爲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此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雄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常處黑闇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哀哉世間深可於惑。今此比丘我躬爲說。返納邪言不受吾教。我當向誰說如斯事。世間衆苦不可願樂。此身不堅腐敗危脆。猶如聚沫須臾變滅。端政容貌甚可愛著。衰老既

至將安所在。覆以薄皮謂為骸飾。膿血內流惡露不淨。有為無常甚大迅速。一視息頃四百生滅。譬如虛空震雷起。雲暴風卒起。尋便散滅。五欲不堅亦復如是。共相恩愛安隱快樂。無常既至誰有存者。世間衆苦甚難久居。我於今日宜入涅槃。又吾大師及同梵行。如是之等皆悉滅度。我於今者豈宜久停。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與吾有要。我宜應當至彼語之。即詣王宮告守門者。為我白王。阿難在外。將欲涅槃故來相見。門人答曰。王今眠睡。若覺。悟者罪我不少。阿難語言。王若覺者宜可為我具宣斯意。阿闍世王夢蓋萎折。即便驚悟。門人向王具宣上事。王聞是已悶絕。墜地冷水灑面良久乃蘇。發聲號哭哀動天地。椎胸叫喚生大憂苦。而作是言。嗚呼怪哉世間眼滅。三界苦惱誰當免濟。昔日世尊慈悲深厚。為諸衆生作大依止。自入涅槃世間孤露。摩訶迦葉有大名稱。次補如來演法教化。而復滅度法。轉衰損。瞻仰阿難猶如日月。今入涅槃更何恃怙。法水清淨洗滌塵勞。誰復頌宣饒益一切。是諸衆生常有渴愛。誰澍法雨充足之者。三界群生永當流轉。受苦惱何有窮竟。魔王歡喜大得眷屬。善法漸盡諸惡熾盛。即問門人阿難所在。圖神白王。向毘舍離。即嚴四兵往恒河側。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即直進稽首白言。三界明燈已棄我去。今相憑仰願勿涅槃。阿難默然而不許可。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見斯相已成作是念。以何因緣有此異相觀見阿難

將欲滅度。即便飛空往詣其所。稽首作禮求哀出家。即化恒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如應說法。鬚髮自落成阿羅漢。咸悉俱時入般涅槃。阿難念曰。佛記闍維當有比丘名摩田提。於彼國土流布法眼。即便以法付摩田提。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為四分。一分向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大海娑伽龍王。一分與彼毘舍離子。一分授與阿闍世王。如是四處各起寶塔。燒香散華供養舍利。摩訶迦葉垂涅槃時。告阿難曰。今以法寶用相委畀。長老於後若入涅槃。王舍大城有一長者名商那和修。高才勇猛有大智慧。已於過去深種善根。發意入海採取珍寶。迴還願作般遮于瑟。為佛如來造經行處。復當建立高門樓屋。所為既訖。可度出家。如來法藏悉付囑之。是故阿難臨當滅度。而告之曰。佛以法眼付大迦葉。迦葉以法囑累於我。如我今者涅槃時至。以法寶藏用付於汝。汝可精勤守護斯法。令諸衆生服甘露味。商那和修答曰。奉教。我當擁護如斯妙法。普為一切作大明炬。於是火宜無上法藥。療煩惱病濟度群生。其德高遠久修願行。多聞總持辯才無盡。今當敷演彼功德聚。乃往過去阿僧祇劫。南那和修時為商主。共諸賈客五百人俱。欲入大海採取珍寶。於其前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氣命羸癯。與諸商人即便停住。推求醫藥而療治之。盡心承給無所乏少。病遂除差體力充足。是辟支佛著商那衣。爾時商主以諸香湯浴辟支佛。上妙氈衣而用奉獻。白言

大事。此商那衣極為弊惡。唯願受我所奉衣服。辟支佛言。施主宜知。我以此衣出家成道。復當著此而入涅槃。商主聞之甚懷悲惱。白言大聖。願勿滅度宜可與我共入大海。吾當終身供給所須衣服臥具病瘦湯藥。辟支佛言。不能入海。我於今者欲般涅槃。汝於福田宜生深心。未來必當獲大果報。即飛虛空作十八變。還就本座而入涅槃。商主悲哀啼哭。哽咽。積諸香木而用闍毘。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因發誓曰。願我來世值遇聖師。復過於此。使我所有諸功德聚。威儀法式及以衣服。如今此聖等無有異。由斯願力甚大雄猛。處於母胎著商那衣。乃至與身俱共增長。出家受戒得道涅槃。是商那衣未嘗離體。因即號曰南那和修。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青樹林敷榮茂盛。告阿難曰。見此林不。阿難言曰。唯然已見。佛言。此是優留茶山。吾滅度後當有此丘名商那和修。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多所利益。商那和修既從海還大獲珍寶。往詣竹林禮阿難足。白言大聖。我本入海願安隱還。為佛及僧設大施會。今佛世尊為在何處。阿難答曰。已入涅槃。聞是語已悶絕。墜地。以水灑面方得醒悟。發聲號咷悲泣斷絕。自拔頭髮塵土全身。椎胸大呼淚下如雨。便作是言。無常大惡壞斯寶聚。世間孤露永無恃怙。我何薄祐罪障深厚。佛日明淨而不覩見。永當沈沒三有苦海。復問阿難。摩訶迦葉大目犍連舍利弗等悉為在不。阿難答曰。皆已滅度。既聞是語倍增憂感。白言大聖。我

本入海願安隱還。爲佛及僧設大施會。我於今者欲爲聖衆辦少微供。唯願哀愍而見聽許。阿難答言。善哉長者。能知世間不安危脆。於勝福田起堅固業。長者當知。諸法無常無我所。譬如假借不可久保。若汝欲得無上利者。宜於福田起殷重業。此之果報不可沮壞。商那和修即便嚴辦。爲般遮于瑟。種種充足。造經行處及門樓屋。其事訖已。阿難告曰。汝爲財施最大希有。今復宜當作於法施。此施微妙甚爲弘廣。勝於財施百千萬倍。商那問言。何名法施。阿難答曰。於佛法中出家學道。說法教化利益衆生。是名法施。商那和修答言。善哉甚適我願。於是阿難度令出家與受具戒。自言大師。我本生時著商那衣。今當盡形受持此服。作是語已得總持力。所聞之法未曾忘失。成阿羅漢有大功德。逮及阿難入涅槃後。頒宣妙法饒益衆生。阿難所持八萬四千諸法藏門。商那和修悉能憶念。譬如瀉水置之異器。彼能受持亦復如是。以真淨法遊行教化。最後次至摩突羅國。於曼陀山欲起住處。時彼山中有二龍子。毒害熾盛不可擾近。商那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山。龍大瞋怒起惡風雨。商那和修入慈三昧。以定力故龍毒消滅。即大驚怖生信敬心。問言尊者。有何教誨。商那答曰。佛記此山有僧住處。是故我欲於中建立。龍子自言。若實佛記。善哉相聽。商那和修即於彼山。營建住處禪室經行皆悉具足。内外空閑無諸煩閹。造住處已便作是念。佛記闍賓安隱豐樂。國土閑

靜離諸妨難。清涼少病甚可經行。我今應當至彼處也。即便飛空往闍賓國。入定歡喜而說偈言

常著商那衣 成就五支禪

山巖空谷間 坐禪而念定

風寒諸勤苦 悉能忍受之

心善得解脫 智慧自莊嚴

猶如空野象 坦然無憂患

時。憂波毼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不得解脫。心生憊慢甚大貢高。憂波毼多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己無緣。唯有吾師乃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即以神力。如大鵬王從空飛來至其所止。憂波毼多行至餘處。唯諸弟子而獨見之。商那和修衣裳龜裂髮爪長利。至。憂波毼多房坐其座上。憂波毼多子咸生瞋忿。是何弊人處我師座。即欲驅逐使令出外。如須彌山不可傾動。欲出惡言口自嚙閉。即共相將至。憂波毼多。自言大師。有老比丘形容憔悴。到師坐處。踟躕而坐。

* 龜多念言。自非吾師無能坐者。至房便見商那和修。頭面著地稽首作禮。弟子念言。師雖爲禮。盛德勝之。商那和修知其弟子憊慢未息。手指虛空便下香乳。如高山頂懸泉流注。問言。龜多。是何定相。憂波毼多即入三昧。深心觀察不能曉了。即問其師。是何三昧。和修答言。此即名爲龍奮迅定。如是大第五百三昧。問其名字都不了知。商那和修一一爲說。龜多自言。我之所得盡從師受。唯是三昧我非其器。龜多當知。如來三昧諸辟支佛

不識其名。緣覺三昧一切聲聞莫能解了。大目犍連舍利弗等所入三昧。其餘羅漢不能測度。吾師阿難三昧定相我悉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識。如此三昧我涅槃後皆隨吾滅。七萬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萬阿毘曇藏有八萬萬數清淨毘尼。如斯之法亦隨我滅。是故龜多。如來滅後賢聖隱沒。如是法藏漸當衰損。乃至末後一切都盡。汝今應當勤加守護。時諸弟子方自悔責。我無智慧輕慢大聖。始知吾師定不及彼。於是商那和修即爲說法。五百弟子得羅漢道。爾時尊者商那和修。於諸衆生所應作已。飛騰虛空作十八變。還就本座而入涅槃。憂波毼多與諸眷屬積諸香木。以火耶旬。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二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三

*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摩譯

尊者阿難以法付囑商那和修。而告之曰。世尊昔遊摩突羅國。願命我言。於此國中當有長者名爲龜多。其子號曰憂波毼多。於禪法中最爲第一。雖無相好化度如我。我滅度後與大饒益。其所教化無量衆生。皆悉解脫得阿羅漢。汝當於後度令出家。若涅槃者付其法藏。商那和修臨涅槃時。告龜多曰。佛以王法付大迦葉。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以法囑累於我。我當滅度以付於汝。汝可精勤擁

①那十(和修)②也一耶③支二枝④憂二優⑤己二已⑥(優波)十⑦迦二加⑧(支)二⑨(支)二⑩(支)二⑪(支)二⑫(支)二⑬(支)二⑭(支)二⑮(支)二⑯(支)二⑰(支)二⑱(支)二⑲(支)二⑳(支)二㉑(支)二㉒(支)二㉓(支)二㉔(支)二㉕(支)二㉖(支)二㉗(支)二㉘(支)二㉙(支)二㉚(支)二㉛(支)二㉜(支)二㉝(支)二㉞(支)二㉟(支)二㊱(支)二㊲(支)二㊳(支)二㊴(支)二㊵(支)二㊶(支)二㊷(支)二㊸(支)二㊹(支)二㊺(支)二㊻(支)二㊼(支)二㊽(支)二㊾(支)二㊿(支)二

護世眼。憂波龜言。唯然受教。於是演暢無上妙法。光宣正化。濟諸群生。其德淵廣。難可限量。過去久修。無上勝行。雖為禽獸。常化衆生。摧伏外道。建大法幢。以慈悲雲。普覆一切。如是功德。今當略說。昔婆伽婆。在舍衛國。給孤獨園。憂波龜多時。為尼乾。名曰薩遮。智慧淵妙。論議絕倫。深生貢高。擅步天下。銅鑠纏腹。首戴盛火。而作是言。吾智盈滿。恐出於外。由是事故。以鑠自纏。世間昏闇。無所親見。欲以光明。照其盲冥。聞佛世尊。住舍衛國。便欲造詣。諍論言辯。有人語曰。汝若見佛。智當虧減。光明自滅。便至佛所。自言瞿曇。我欲出家。智慧若與舍利弗等。心則甘樂。設不及者。吾當還家。世尊告曰。假使汝積百千萬身。欲望得及舍利弗者。終無是處。梵志聞已。辭佛而退。其去未久。佛告衆會。我滅度後。滿一百年。此人爾時。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慧燭獨照。廣化衆生。其所度脫。不可稱數。衆會聞已。生希有心。又復尊者。於過去世。那由他劫。愛留。茶山有辟支佛。與其同類五百人俱。諸仙人衆。亦住山側。五百獼猴。處在一面。時獼猴主。發生大信。深修善本。常採花果。施辟支佛。復於一時。緣覺之衆。端坐思微。入于三昧。獼猴學之。結加趺坐。後辟支佛。俱入涅槃。獼猴過花。都無取相。挽衣推排。亦不動搖。便知滅度。深生悲憫。向山一面。見諸仙人。修大苦行。眠臥。棘上。翹足倒懸。五熱炙身。投巖起火。獼猴即時。收其灰。糠除棄。煮土。牽足令舒。便於其前。加趺而坐。仙人見之。快其若此。

尋學獼猴。端坐繫念。無師自覺。成辟支佛。便作是念。今我得道。由此獼猴。即以香花。而用供養。時獼猴主。憂波龜多。是為畜生。時尚能覺悟。志甚點慧。利智辯才。逮至商那欲付其法。觀察龜多。為生子耶。入定思惟。知未出世。與諸比丘。詣龜多舍。乃至漸少。單已獨往。龜多問曰。何獨無侶。答言。長者。我無俸祿。有信出家。乃見隨耳。龜多復言。吾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後生子。當相奉給。商那和修。答曰。善哉。後生一子。名阿失波。龜多。年漸長大。往從索之。龜多答言。唯有一子。理無相與。若更生者。必相奉給。後復生子。名難陀。龜多。便往從索。答言。尊者。我今二子。仰理生業。小者守護。大子聚斂家業。如是可得大富。以斯因緣。不得相與。若生第三。然後奉給。商那和修。知其二子。與道無緣。亦不慍怒。而往求索。後生一子。容貌端政。即字名曰。憂波龜多。柔和善。須性好慈。聰慧辯才。其心弘廣。厥年十二。巧於市易。有來買者。常多與之。商那和修。觀其生末。知優波龜。出世已久。即往其所。而問之。汝今入市。為當淨心。不淨心耶。憂波龜。答言。何名淨心。不淨心乎。答言。若心與貪癡合。名為不淨。若不與俱。是則名淨。漸以方便。教令繫念。若起惡心。當下黑石。設生善念。下白石。子。即便如教。攝念不散。善惡之起。輒便投石。初黑。偏多。白者。漸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至滿七日。心轉純淨。黑石都盡。唯有白者。商那和修。作是念。言。今此善心。皆已滿足。觀道時。至可為說法。即為宣說。四聖真諦。應

時。逮得須陀洹道。時摩突羅城。有一姪女。名婆須達。多諸邪媚。妖幻。姪女。遣使詣市。求買妙花。使人等往。憂波龜。所大得好花。奉婆須達。女怪。華多。問使人曰。汝將不盜。得是花耶。使人答言。我不盜得。從市買之。有人名曰。憂波龜。多。仁慈寬。惠性好。平均。以斯因緣。得妙花耳。又復此人。形容姿麗。大家若見。死終無恨。時婆須達。遣人。迎召。憂波龜。多。都不許可。懇求。請終不移。換。有長者。子共姪女。宿值。有估客。從遠方來。大齎珍寶。求女交通。時彼女人。貪其寶。故。殺長者。子。埋置舍內。其家眷屬。遍行推求。至姪女。舍。掘地。得女。向其國王具陳。斯事。即取姪女。斬截手足。剗其耳鼻。棄於塚間。憂波龜。多。作是念。曰。彼以榮色。本來召我。以是因緣。止而不去。今為解脫。宜往化之。即將侍者。至姪女。所。婆須達。言。我本端妙。顏容。姿。爾時。相召。不能臨。顧。今既殘毀。何用來為。答言。姊妹。我為觀。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以色。誑惑。衆生。凡夫無智。橫起倒想。今自應當。諦觀。此色。無常。危脆。猶如聚沫。覆以薄皮。外現。嚴飾。筋骨。相連。涕唾。不淨。譬如。畫瓶。盛滿。臭穢。愚不覺知。深生。染愛。智者了之。終不樂著。假以香華。澡浴。衣服。外現莊嚴。內實。不淨。大海。淵廣。可知。滯數。此身。過患。甚難。窮盡。是故。諸佛。恒當。呵責。未曾。一念。生。願樂。想。姪女。於時。心漸。開悟。於佛法。中。深生。敬信。白言。仁者。所說。誠諦。唯願。為我。廣敷。演之。優波龜。多。即為宣暢。一切。有為。衆苦。積聚。如。癭。如。瘡。如。箭。入。心。生。老。病。死。輪。轉。無。際。

○論議一義論○ ○茶一茶○ ○主一王○ ○義一性○ ○加一訓○ ○林一義○ ○上二上○ ○起二起○ ○快二快○ ○(多)一(多)○ ○那十(和修)○ ○故一正○ ○須二須○ ○伽十(多)○ ○之二心○ ○觀道二遊觀○ ○(摩)一(摩)○ ○世十(多)○ ○惠二慧○ ○迎二迎○ ○佔二買○ ○家二家○ ○澤二清○ ○阿二可○

無常敗壞不堅速朽。如臨死因命不云遠。譬如牢獄人無愛樂。猶路上果衆所共擲。此身可惡會歸磨滅。烏鴉狐狼競共噉食。風吹日曝青爛臭處。髮毛爪齒狼藉在地。如此之身豈可愛樂。宜勤方便而求解脫。婬女聞解得法眼淨。命終卽生三十三天。優波迦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逮成阿那含果。商那和修復詣迦多。而告之言。汝本有要期與我子。今已成長與我可乎。優波迦多性能市肆。貪其若此復不肯與。尊者語言。佛記此人。於百年後大作佛事饒益衆生。汝可開心與我此子。迦多聞已便聽出家。商那和修將至僧坊。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羯磨已訖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巧於言辭所演無盡。心自念曰。我於今者已親法身。未見如來相好之體。思惟是已深生哀戀。爾時有一老比丘尼。年百二十。曾見如來。優波迦多知彼見佛。欲至其所。尋遣使者告比丘尼。尊者迦多欲來相見。時比丘尼卽以鉢盛滿中油。置戶扇後。憂波迦多到其所止。當入房時棄油數*滯。共相慰問然後就坐。問言大姊。世尊在時諸比丘輩威儀進止其事云何。比丘尼言。昔佛在世六群比丘。最爲暴暴。雖入此房未曾遺我一*滯之水。大德今者智慧高勝。世人號爲無相好佛。然入吾房棄油數*滯。以是觀之。佛在時人定爲奇妙。憂波迦多聞是語已。甚自悔責極懷慚愧。比丘尼言。大德不應自生恥恨。如佛言曰。我滅度後初日衆生勝二日者。三日之人益復卑劣。如是展轉福德衰耗。

愚癡闇鈍善法漏損。況今大德去佛百年。雖復爲作非威儀事。正得其宜何足爲怪。爾時迦多而問之言。姊見如來。其事云何。比丘尼曰。昔佛在世我年二十始欲行嫁。失一金釵墮深草中。求之不得。復以燈燭遍照推覓。求之至疲了無所獲。正值如來遊行而過。金光晃耀如百千日。幽闇之處普皆大明。微細諸物而悉顯現。尋見我釵因卽取之。以斯緣故吾得見佛。憂波迦多聞是事已。倍生悲戀。歎未曾有。商那和修卽告之曰。佛記於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衆生。今正是時。宜作饒益令諸群生服甘露味。憂波迦多言。唯然受教。於摩突國雲集衆會。如半月坐而爲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爲不淨出要最善。魔王波旬便生愁怖。而作是念。優波迦多大集衆會必當教令出吾境界。我今當往壞其衆意。於說法時雨真金寶。或雨華鬘光色明淨。化作白象七寶莊嚴。現爲女人端政奇特。舉會觀視無聽法心。於三日中演深法味。乃至無有一人得道。魔王歡喜深自慶幸。憂波迦多卽入三昧。觀察思惟是誰所作。魔王復以真珠花鬘著其*頸上。尊者卽觀知魔所爲。便作是念。惡魔妬弊壞亂正法。如來何故而調伏。卽觀佛心使已化之。便以三屍謂蛇狗人。化作華鬘魔令至。而謂之曰。汝與我鬘深。誠厚施。今還以此用相酬。遺魔大歡喜舒頸受之。至其頸已還見死屍虫蛆欲出臭爛難近。魔見是事深生厭惡。語憂波迦多。汝今云何以斯死屍繫吾頸耶。尊者答言。比

丘不應華鬘莊嚴汝。以邪惡爲我著之。今還爲汝著臭死屍。正得其宜。不應瞋恨。魔以神力欲去此屍。如須彌山不可移動。生大瞋恚。踊身虛空。向諸天衆求解脫屍。諸天皆言。此是大聖之所爲作。吾等庸劣豈能除去。復詣梵王求脫屍縛。梵王答言。十力弟子所作神力。吾今凡陋豈能解之。假使劫燒旋藍猛風。不能得脫此死屍縛。寧以蠶絲懸須彌山欲脫此屍。無有是處。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依憂波迦多。此死屍縛容可得解。爾時波旬受梵王教。除憍慢心深生敬信。往尊者所五體投地。白言大德。佛初成道坐樹王下。我率官屬而往逼*繞。從是惱亂不可稱數。未一惡言而見輕辱。大悲淵廣如須彌山。汝阿羅漢少慈忍力。於天人前而見毀辱。憂波迦多答言。波旬。汝大愚癡無有智慧。以聲聞人用比如來。欲以芥子等須彌山。螢燭之光齊暉日月。半跡之水同大海量。如來大悲二乘所無。以是緣故不相加報。今我狹劣少悲忍心。由斯因緣故相毀辱。又復如來欲使我後降伏於汝。汝因斯故敬信於佛。由此善心不墮三惡。洗滌塵勞破諸罪業。魔聞是已生大歡喜。舉身毛髮生希有心。白言仁者。我由汝故起敬信心。汝便於我作大饒益。今可見爲解是三屍。尊者答言。汝於正法更莫擾害。然後乃當爲汝解之。魔言受教。尊者又言。我不得見如來色身。汝昔曾觀宜爲我現。魔言。仁者。我現佛身勿爲吾禮。憂波迦多言。當如所說。卽便爲解三種死屍。魔入林中變形如佛。三

①一華②一牙③一舍④合⑤一請⑥一遺⑦一今⑧一頃⑨一感⑩一誦⑪一誦⑫一誦⑬一誦⑭一誦⑮一誦⑯一誦⑰一誦⑱一誦⑲一誦⑳一誦㉑一誦㉒一誦㉓一誦㉔一誦㉕一誦㉖一誦㉗一誦㉘一誦㉙一誦㉚一誦㉛一誦㉜一誦㉝一誦㉞一誦㉟一誦㊱一誦㊲一誦㊳一誦㊴一誦㊵一誦㊶一誦㊷一誦㊸一誦㊹一誦㊺一誦㊻一誦㊼一誦㊽一誦㊾一誦㊿

十二相八十種好。形貌奇特如融金聚。光明照耀儀相安詳。化爲比丘前後圍繞。若鷄王趨從林而出。憂波龜多見便歡喜。一心觀察而說偈言

唯哉無常 無悲感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憂波龜多一心瞻仰目不暫捨。內懷踊躍說偈讚曰

快哉清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無因作

而如紫金色 目淨如青蓮

端政超日月 奇妙勝華林

湛然若大海 不動如須彌

安步猶師子 願視同牛王

無量百千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殊妙身

忽見尙歡喜 況我不欣慶

*憂波龜多說是偈已。觀佛心至不覺爲禮。廣言仁者。何故如此。答言波句。我知世尊久已滅度。見此容貌若似觀佛。歡喜內發是故禮耳。魔服本形歸還天上。於第四日魔更來下。

以大音聲普告一切。諸仁者。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優波龜所。聽受妙法至心修行。

時突摩羅城男女大小。聞於尊者摧伏惡魔。百千萬人皆共雲集。憂波龜多上師子座。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陀洹道。萬八千人成阿羅漢。從是已後所化無量。爲阿

恕伽王與大饒益。彼王功德深遠超勝。於三

寶所得不壞信。以善緣故得。斯果。昔佛住在迦蘭陀林日時已到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於其路次見二童子。一名德勝。二名無勝。以土造作城舍倉庫。因復名爲稻粟麻麥。即共聚斂置於倉內。如來光明皆悉照耀。同作金色無不清徹。德勝歡喜。探名。名者奉獻如來。其身卑小不能得及。無勝低跪令上奉之。於是世尊即便微笑。爾時阿難尋白佛言。如來何緣現斯笑耶。佛告阿難。汝今見是二童子不。唯然已見。此童子者。我百年後。爲轉輪王四分之一。於華氏城正法治世。分我舍利處處流布。造作八萬四千寶塔。即以此土授與阿難。塗房南壁足得周遍。於百年後果得爲王。暴虐無道多所殺害。造作獄城。名外可愛樂。令一惡人名曰善梨。立大。蓋湯鐵丸刀劍。如是等事種種備足。外來入者皆悉治罪。有長者子出家爲道。遊行乞食入愛樂獄尋欲還出。善梨止之。即便舉聲而大啼哭。獄卒問曰。何故若此。比丘答言。我不畏死爲善利耳。吾始出家未證道味。人身難得佛法難遇。今我值之而空受死。思惟是事故大悲泣。善梨答言。王先有教。入此獄者終不聽出。比丘復答言。我今定死願赦七日當就刑戮。爾時獄卒尋聽許之。阿恕伽王宮中婢女。與他男子共相調戲。王大瞋怒付獄治罪。尋以鐵杵碎之如塵。骨肉分散猶如聚沫。比丘觀已深生厭惡。即便歎曰。信哉大悲所言誠諦。說色無常譬如泡焰。不堅速朽甚難久保。先此女人顏容敷悅。今更求之將安所在。人命虛偽無可

守護。尊貴貧賤。智愚不同。生雖差別等有新死。譬如百川泉源各異。未有一流不入大海。

人亦如是同趣死處。爲業長短受生修促。未幾時間會亦歸滅。此身臭穢不淨可惡。薄皮覆蔽妄生愛想。不觀其內種種過惡。怪哉生死嬰愚所樂。非是賢聖遊心味著。如是觀察從夜至旦。便斷衆結得須陀洹。轉復精勤獲羅漢道。滿七日已善梨語言。汝期今至可就刑戮。比丘答曰。我夜已過我日已出。所作已辦隨汝治罰。善梨懷毒置鐵釜煮之。焰熱猛盛轉更清涼。怪其若此至鑊而觀。見釜中生千葉蓮華。時彼比丘加趺坐上。爾時善梨尋往白王。王將眷屬而來觀之。於是比丘。踊身虚空作十八變。王見斯事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我等今者同稟人形。威德奇妙差別乃爾。吾今未達。唯願宣說。爾時比丘欲化彼王。即作是言。我斷衆結解脫三有。離諸動亂寂然安樂。大王當知。佛記於汝。百年之後王華氏城。分布舍利廣建寶塔。汝今云何反造斯惡。殘害衆生無悲愍心。王今應當滿足佛意。施與衆生無畏之樂。王聞是已極自悔責。歸依三寶生敬信心。收集如來功德舍利。造作八萬四千寶塔。作塔已訖至難頭末寺。合掌而問上座耶舍。此閻浮提頗有如我受記者不。耶舍答曰。佛記尊者優波龜多。於百年後與大饒益。王復問言。彼清淨人出世未也。答言大王。久已生世得羅漢道。於憂陀山園邊說法。王即嚴駕欲往禮觀。尋遣使者。白言大聖。阿恕伽王欲來問訊。尊者念言。此處陰陋不容

○到

○智愚二愚智

○足一之

○覆二覆

○(名)一

○名聖者二少沙土

○深二指

○二二一

○斯十(勝)

○二二二

○心二生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多人。我今宜應躬自往彼。即便嚴備向華氏城。王聞歡喜掃治巷路。燒香散華作樂。伎樂等與群臣出迎尊者。當見之時五體投地。至心瞻仰目不暫捨。白言大聖。我得爲王自在快樂。不如今日一相親見。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佛雖入寂定 尊今補處生

今應見教勅 我當隨順學

於是尊者手摩王頂。以偈答曰

謹慎恐怖莫放逸 王位富貴難可保

一切皆當歸還滅 世間無有常住者

三寶難遭汝今遇 恒當供養莫休廢

爾時阿恕伽王即請尊者入於宮內。安置寶座自扶而上。白言大聖。佛所遊方行往之處。悉欲起塔增長衆信。尊者讚言。善哉善哉。我今當往盡示王處。即嚴四兵便共發引。向林微尼園示佛生處。乃至復詣拘尸那城化緣訖已入涅槃處。王聞是語悶絕躓地。冷水灑面。方乃惶悟。於是諸處悉皆起塔。施百千兩金。然後乃去。復更示王舍利弗等五百羅漢功德之塔。王皆禮拜施金供養。最後往至薄拘羅塔。王言。此塔有何功德。答曰。大王。佛記此人無諸衰病。乃於過去九十一劫墮婆尸佛滅度之後。時薄拘羅依一寺住。見諸豪貴來供衆僧。尊者爾時醉酒而臥。心自念言。我既貧乏。當何以施。吾今正有一呵梨勒。衆僧若有病患之者。可以施之用療其疾。即便鳴椎。白言施藥。時有比丘其患頭痛。向知。衆人索呵梨勒。知藥者言。有人施藥汝可取服。爾時比丘

往彼取藥。服之以訖病尋除愈。由是緣故九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終父更聘妻。時薄拘羅年在童幼。見母作餅而從索之後。母妬其素懷憎惡。即便擲置餅爐之中。其火焰熾以鐵覆上。父從外來逼求推覓。即於爐中而得其子。後於一時母復煮肉。而是小兒更從往索。母益瞋恚。擲置釜中。湯甚沸熱而不燒爛。父復求覓了不能得。而作是言。我子今者爲何所在。時薄拘羅釜中而應。父即出之。平全如故。母於後時至一河上。彼薄拘羅牽衣隨後。母大瞋恚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舉之擲著河中。值一大魚尋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釣得此魚。持來詣市而街賣之。素價既多人無買者。從且至暮將欲臭爛。薄拘羅父於市遊行。見此大魚便作是念。今斯魚者其肉甚多。將欲臭壞。索價無幾。我今宜可買而持歸。便與其錢取魚還家。即以利刀開破其腹。時薄拘羅在魚腹內高聲唱言。願父安詳勿令傷我。遂開魚腹抱而出之。年漸長大就佛出家。得羅漢道具諸功德。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有身熱頭痛。少欲知足常樂閑靜。未曾教人。一四句偈。王聞是已。遂持一錢布施此塔。輔相白王同是羅漢。云何獨以一錢用施。王語臣曰。以其自度不能化人。塔神不受還授與王。輔相言曰。真是少欲。乃至一錢尚不欲受。況其多乎。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有本緣略而不說。阿恕伽王供養如來聲聞塔竟。歡喜

合掌而說偈言

設百千。祀 方得爲人

不空受生 遇良福田 我今便爲

以危脫財 而修堅法 具造勝業

嚴闍浮提 猶如白雲 我所起塔

莊校虛空

設此偈已頂禮而去。詣菩提樹而作是言。我今欲爲二種之福。一以千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二當建立般遮于瑟。即自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而作是言。願諸聖士皆受吾請。適語已訖。十。方羅漢飛空而來。三道聖人凡二十萬。亦悉雲集。留上座處無敢坐者。王問衆僧。何故留此空坐處耶。耶舍答曰。有大羅漢名寶頭盧。如來所記能師子吼威德高勝。今當來此。王聞是已身毛皆豎。如優鉢羅華初始開敷。即便合掌瞻仰而待。時寶頭盧與諸羅漢。如鵝王飛從空而下。一切衆會皆起恭敬。王見尊者眉髮秀白身體相好如辟支佛。即爲作禮五體投地。問言大聖。見如來不。答曰。曾見。色若金聚面如滿月。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慈宅。王又問言。於何處見。尊者答曰。在王舍城。夏安居時。我在其中見勝福田。乃至汝昔以土施佛。佛記汝時我亦得見。爾時彼王以國所有妻子眷屬金銀琉璃牛羊田宅。及自己身宮人婢女。盡施衆僧。請稱己名造般遮于瑟。灌菩提樹後自斟酌爲僧行食。時寶頭盧用酥澆飯。王言大聖。酥性難消能不爲疾。尊者答曰。不爲患也。何以故。佛在時水與今酥等。是故食之終不成病。爾時尊者欲驗斯事。

●伎二伎● ●樂二樂● ●瓶二瓶● ●祀二祀● ●遊二立● ●方二方● ●已二其● ●王二阿恕伽王內●

中手入地下至四萬二千餘里。即取地肥而示於王。王今當知。衆生薄福肥膩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間福轉衰滅。王供養已歡喜而退。王有一弟。名宿駄吒。邪見熾盛憎惡沙門。王以方便令改邪心。應時出家得羅漢道。後爲一羌之所殺害。時衆疑問愛波龜多。以何緣故彼宿駄吒。生處豪貴爲羌所殺。尊者答言。善聽當說。過去久遠迦葉佛時。曾供衆僧。由斯福故生常處尊榮富貴。又過去世作一獵師。張布羅網不得禽鳥。見辟支佛心生瞋恨。即以利劍用斬其首。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常爲人之所殺害。雖得道果猶被苦毒。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三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四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阿恕伽王復有一子名曰法增。顏色端政眼甚奇妙。時有一鳥名拘那羅。其日明淨狀似彼兒。因號此子爲拘那羅。長爲娉妻字真金鬘。王將子至雞頭末寺。上座耶舍知當失眼。而告之曰。眼者無常會當摩滅不可恃怙。宜勤精進求勝解脫。時拘那羅受教還宮。觀察斯眼苦空。敗壞。王夫人名帝失羅。又於駒那羅極生愛著。欲火熾盛逼其交通。王子爲性素貞潔。立志堅固而不從命。帝失羅又甚懷瞋恚。時拘那羅治在得叉尸羅城內。

彼大夫人常伺其便。會遇王病甚大困篤。夫人療治尋即治差。求願七日代居王位。既蒙聽許便欲報怨。密爲封書令挑其眼。王子奉教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而觀。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實哉尊教誠諦不虛。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謂斯眼奇特微妙。今日深觀何可愛著。我當捨此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更深思察。厭惡情至逮斯陀含。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時拘那羅偏曉之曰。

昔吾爲惡業 今日自還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離別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城中人民驅其夫妻令出遠外。展轉周遊向華氏城。彈琴求哀乞匄自活。遂至王宮在象廐內。鼓琴清歌自宜苦事。王聞樂音琴聲欲識。遣人往看是拘那羅。即召令入。王見子已悶絕覺地。舉聲號咷身體戰慄。問拘那羅言。誰毀汝眼。急可語我。當治其罪。拘那羅言。父不聞耶。昔日如來猶受業報。如斯報者甚大勢力。一切賢聖尊貴貧賤。無有方便能得免脫。我自宿業招斯禍酷。王莫愁惱令心憔悴。阿恕伽王雖聞此語。猶爲憂火焚燒其心。復語子言。誰壞汝眼。我當屠割磨滅其身。轉相推問知帝失羅。王即召來。而語之曰。何地載汝不自淪陷。實自我怨外詐親近。有何因緣壞吾子目。我今當以刀輪劍樹斬截汝身。令如塵末。棄汝屍骸臭穢之處。糞汁惡毒灌注。

汝口。時拘那羅聞王此語。於帝失羅又起大悲心。而白父言。彼以愚癡造斯過患。由此緣故今被毀辱。王是智者豈應同之。今若復欲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爲怨害。如是展轉何有窮竟。大王當知譬如因聲即便響應。此身如是由之有苦。又此身者衆惡根本。所以諸佛常令棄捨。若令此法決定安樂。何故智者恒生厭患。由是觀之身爲苦本。無量衆惡之所積聚。大王且聽如世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爲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於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殺之。時衆疑問優波龜多。以何緣故今此王子生尊貴家而被挑目。尊者告曰。善聽當說。昔波羅捺有一獵師。向於雪山值大雹雨。里有五百鹿共入一窟。時彼獵人欲盡殺之。便作是念。若都殺者則皆臭爛。且挑其眼漸漸食之。即時便挑五百鹿眼。由斯緣故至今受報。又復久遠迦羅鳩孫佛滅度已後。時彼國王名曰端嚴。收佛舍利起七寶塔。後更有王心無敬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舉國人民皆悉悲泣。有長者子來問其意。衆人答曰。迦羅鳩佛寶塔毀壞。由斯因緣是故啼哭。長者子聞尋更修治如前嚴飾。造彼佛像相好殊妙。因發願曰。使我來世如彼世尊得勝解脫。由斯業故生尊貴家得淨妙果。阿恕伽王眷屬如是。皆捨重擔咸離生死。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皆迎問訊恭敬爲禮。時有一

臣名曰夜奢。無信敬心邪見熾盛。而作是言。阿恕伽王其無智慧。自屈貴德禮拜童幼。王聞是已便勅群臣。各令推覓百獸之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即受王命咸皆推覓。既得之已悉來奉王。王令持往詣市街賣。未幾時諸頭並售。夜奢人頭都無買者。經數日中將欲臭爛。白言大王。此頭難售尙無欲見。況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貴。答言大王。人爲殊勝。王言。人若勝者何故不售。夜奢答曰。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言。我頭同此不也。夜奢惶怖俯仰而對答言。王頭亦同此賤。王言。吾頭設卑賤者。汝何怪我禮敬童稚。卿若是吾真善知識。宜當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首。如何。今者止吾爲善。時臣夜奢方自悔責。迴改邪心敬信三寶。王後一時間便波龜。多昔佛在日誰施最多。尊者答言。須達長者施甚弘廣。金滿百億用奉如來。王自念曰。彼尙能施爾所珍寶。況我今者豈不及之。便計先來所施之物。凡得九十六億兩金。會遇重病知命將終。便自涕泣生大苦惱。有臣名曰羅提龜。即是本日隨喜童子。以斯福故得爲輔臣。智慧淵博善能言辭。見王愁惱合掌白王言。譬如盛日衆共瞻仰。王之盛德亦復如是。咸爲一切所共恭敬。今王遇病如日將沒。國土人民無不悲懼。大王今當聽臣所說。三界無常還流不住。雖少壯老會歸磨滅。譬如石山四方俱至。何有智者而能免脫。世間衆生亦復如是。受五陰身死山來逼。假使造作百千方便。種種呪術藏隱逃避。未見有得免。斯患

者。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應當深觀若斯之理。宜自裁抑何應愁惱。王告臣曰。我不畏死惜愛財寶。正以遠離諸賢聖衆。施百億金四億未滿。以是因緣我故悲耳。羅提龜言。庫藏甚多可施令足。阿恕伽王即以七寶施難頭末寺。立拘那羅子式摩提以爲太子。邪見惡臣語太子曰。阿恕伽王命臨欲終散諸庫藏。汝若紹位無所資用。今應遮斷勿從其意。時式摩提信受邪說。以一金盤爲王送食。王即迴施難頭末寺。後以瓦器半庵摩勒持與王食。王召群臣而問之曰。此閻浮提誰爲其主。諸臣答言。唯王統御。答曰非也。我唯於此半庵摩勒而得自在。便作是言。咄哉富貴甚可惡賤。榮位如幻不久散滅。雖居尊。願終歸墜落。我爲人帝威德無倫。臨終貧乏唯有半果。故知世間皆爲虛誕。愚人甘樂賢聖所呵。即向群臣而說偈言。

諦哉如來教	所演誠不虛
廣宣生死過	無可愛樂者
我本處尊貴	威德少倫匹
小王及人民	無一不瞻仰
今日福將盡	飢困自纏逼
猶如暴河流	觸山無復勢
我昔濟貧乏	拯救諸苦惱
如何於今日	自處斯卑賤
始知尊貴位	易滅不堅牢
解脫寂靜樂	唯是最爲快

說是偈已即命一臣。汝持此果向難頭末寺。如我辭曰。阿恕伽王禮衆僧足。我唯於此半

庵摩勒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皆悉亡失。此果雖妙是最後施。唯願衆僧愍我貧苦。而爲納受。上座耶舍告衆僧曰。汝等當觀。阿恕伽王受福快樂總御天下。今爲群臣所共制奪。唯於半果得自在分。當知生死甚可厭患。富貴五欲不久敗壞。威勢自在須臾殄滅。咄哉三有難可久居。即勅典事令磨此果。用置藥中。使一切僧普得其供。阿恕伽王命垂欲絕。問羅提龜。此閻浮提誰得自在。羅提龜言。唯有王耳。既聞是語。即起合掌遍觀四方。而作是言。唯除庫藏。今以四海一切大地悉施佛僧。及自昔來所作功德。不求生死轉輪帝釋。願來生處速證道果。兩印題封付羅提龜。於是氣絕遂便命終。依轉輪王莊嚴殯葬。如是尊者愛波龜多。開發王心增長其信。有善方便教化衆生。後復一時宿羅城中有一商主名爲天護。甚大敬信。欲入大海採求珍寶。若海迴還爲僧造作般遮于瑟。至海採寶安隱還歸。起意便欲設大施會。有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衆中誰爲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斷煩惱穢垢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最居僧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不達其意。便著淨衣剃髮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沙羅。教令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飾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爲輕劣。長者天護欲設大會。其受供者多諸賢聖。汝爲

① 並二一 ② 多一 ③ 方便二 ④ 有十 ⑤ 斯思二 ⑥ 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 ⑦ 是故諸佛恒說無常甚大 ⑧ 離 ⑨ 應二王 ⑩ 顯二其 ⑪ 自二口 ⑫ 山 ⑬ 愛二 ⑭ 下 ⑮ 後復一二無不解脫是 ⑯ (阿)十沙羅

坐。化人問言。從誰出家。答曰。我師名愛波。○龜。數言。大德善哉。汝師無相好。佛。復言比丘。汝誦何經。答言。我誦三藏經典。化人復問。汝證何道。答言。我得阿羅漢果。以何證。果。答言。俗定。化比丘言。若以俗定以證道者。即是虛妄。比丘聞已深生悔恨。一心精進得阿羅漢。於罽賓國有一比丘。名曰善見。得世俗定具五神通。若無雨時能令降注。起增上慢。謂證聖道。愛波龜多即便化作。十二年旱。人民惶怖求哀尊者。尊者告曰。我不能也。罽賓國有善見比丘。神通最勝。極能請雨。衆人咸往而求請之。時此比丘即以神力飛空而至。爲請甘雨。應時降注。人民歡喜。大設供養。得供養已便生憍慢。復作是念。阿羅漢者無貢高心。便詣尊者求哀懺悔。爲說法要得羅漢道。於南天竺有一比丘。少欲知足。好施弊衣。身體羸劣。不能得道。愛波龜多觀察此人。應現得道。由身羸弱。爲新衣服香油塗足。應時速得阿羅漢道。如是化度無量衆生。皆悉獲得阿羅漢果。其得道者一人一壽。壽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六丈。縱廣亦爾。於是名稱滿閻浮提。世皆號爲無相好佛。化緣已訖。便自思惟。我今以法供養佛竟。利安快樂。同梵行者使諸四輩獲大饒益。紹隆正法。令不斷絕。涅槃時至。宜應滅度。告諸大衆。却後七日我當涅槃。爾時即集十。方羅漢及諸學人。淨持戒者不可稱數。諸優婆塞無量百千。尊者於是飛身虛空。現十八變。使諸四衆生大信心。於無餘涅槃而取滅度。以室中籌而用

耶旬。十。方羅漢亦入涅槃。人天悲泣號哭。傷感。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四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商那和修臨涅槃時。以法付囑。愛波龜多。而作是言。昔婆伽婆以無上法。囑累尊者摩訶迦葉。欲令衆生執大明炬。永離諸苦。受涅槃樂。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轉復囑累於我。我欲滅度。交付於汝。汝若於後欲涅槃者。摩突羅國有善男子。當出于世。名提多迦。久修願行。辯才無盡。汝當於後度令出家。可以法眼悉囑累之。愛波龜多。唯然受教。逮至尊者。愛波龜多化緣將訖。意欲涅槃。觀提多迦出世未也。思惟便知猶未出世。爾時尊者愛波龜多將比丘衆往詣其舍。漸漸轉少。乃至單已。其父長者問言。大聖。豈無眷屬。何以獨行。愛波龜多答曰。長者。我出家人。無有給侍。若有人者。當見垂惠。長者復言。我樂居家。不能爲道。若後生子。必相奉給。愛波龜多。善哉斯意。當守此心。勿令變悔。而此長者數生諸子。年皆童稚。輒便命終。最後生子名提多迦。顏貌。瑣瑣。瑣瑣。聰明。善能受學。諸論經記。過去修行深種善本。愛波龜多往從索之。長者歡喜。手自付與。將至僧坊。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爲受具戒。初白之時。斷見諸結。得須陀洹。第一。期。斷。薄。淫。怒。癡。癡。斯陀含。第二。期。斷。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期。磨。時。斷。除。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愛波龜多而告之曰。慧日。世尊。慈悲。普覆。欲濟衆生。生死大苦。以無量劫所集之法。囑累尊者摩訶迦葉。作大明燈。照諸癡闇。普令一切皆得修學。斷絕愛網。出欲淤泥。迦葉次付阿難比丘。阿難滅後。囑累吾師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付於我。如是相續。常轉法輪。灑甘露。味。療。煩。惱。渴。然。我今者所作已辦。涅槃時至。滅度不遠。以此法實持用付汝。汝可於後受持頂戴。勤加守護。無令漏失。演法光明。照愚癡闇。又提多迦。如來涅槃。聖隱沒。所有一切深經寶藏。漸當衰損。墜沒於地。世間昏冥。流轉生死。所以者何。在昔吾師商那和修。既滅度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萬阿尼。曇藏。凡有八萬清淨。比尼。如斯等法。皆悉隨。滅。一人涅槃。衆法衰滅。況多賢聖。俱皆滅度。淨妙勝法。永無遺餘。是故我今慇懃付汝。汝當至心敬順我意。於諸衆生起大悲想。受持流布。無令斷絕。提多迦言。敬受尊教。我當擁護。如斯正法。爲未來世作不請友。於是天宜。無上法味。其所化度。甚大弘廣。緣訖。涅槃。人天悲感。即收舍利。起七寶塔。燒香。散華。種種供養。昔提多迦臨滅度時。以法付囑。最大弟子。名彌遮迦。多聞博達。有大辯才。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涅槃。用付於汝。汝當於後流布。世眼。彌遮迦言。善哉

陀洹。第一。期。斷。薄。淫。怒。癡。癡。斯陀含。第二。期。斷。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期。磨。時。斷。除。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愛波龜多而告之曰。慧日。世尊。慈悲。普覆。欲濟衆生。生死大苦。以無量劫所集之法。囑累尊者摩訶迦葉。作大明燈。照諸癡闇。普令一切皆得修學。斷絕愛網。出欲淤泥。迦葉次付阿難比丘。阿難滅後。囑累吾師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付於我。如是相續。常轉法輪。灑甘露。味。療。煩。惱。渴。然。我今者所作已辦。涅槃時至。滅度不遠。以此法實持用付汝。汝可於後受持頂戴。勤加守護。無令漏失。演法光明。照愚癡闇。又提多迦。如來涅槃。聖隱沒。所有一切深經寶藏。漸當衰損。墜沒於地。世間昏冥。流轉生死。所以者何。在昔吾師商那和修。既滅度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萬阿尼。曇藏。凡有八萬清淨。比尼。如斯等法。皆悉隨。滅。一人涅槃。衆法衰滅。況多賢聖。俱皆滅度。淨妙勝法。永無遺餘。是故我今慇懃付汝。汝當至心敬順我意。於諸衆生起大悲想。受持流布。無令斷絕。提多迦言。敬受尊教。我當擁護。如斯正法。爲未來世作不請友。於是天宜。無上法味。其所化度。甚大弘廣。緣訖。涅槃。人天悲感。即收舍利。起七寶塔。燒香。散華。種種供養。昔提多迦臨滅度時。以法付囑。最大弟子。名彌遮迦。多聞博達。有大辯才。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涅槃。用付於汝。汝當於後流布。世眼。彌遮迦言。善哉

○龜十(多)○龜十(化人)○龜十(方二萬)○龜十(萬二方)○龜十(江)○龜十(波)○龜十(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龜十(沙門吉又)○龜十(愛波龜多)○龜十(下)○龜十(龜十)○龜十(項二)○龜十(龜二)○龜十(論經二)○龜十(白十)○龜十(日)○龜十(閻二)○龜十(後二)○龜十(比二)○龜十(滅二)○龜十(昔二)○龜十(解時)○

受教。於是宣流正法寶藏。令諸衆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竟臨當滅度。復以正法付尊者。佛陀難提。令其流布勝甘露味。難提於後廣宣分別轉大法輪摧伏魔怨。然後付囑佛陀蜜多。其人德力甚深無量。善巧方便化諸衆生。令離惡見趣最勝道。以大智慧而自莊嚴。演清淨味摧滅異學。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今隨順說其少分。有大國王總領天下。高才勇猛多聞博達。宗事異學信受邪見。於佛法僧恒懷輕毀。佛陀蜜多作是念言。吾師難提以法付我。我當云何敷演勝眼。令諸衆生普得饒益。復作是念。今此國王甚大邪見。我宜先往而調伏之。譬如伐樹。若傾其本。枝葉花莖豈得久立。作是念已。於十二年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多時王都不問。過是已後忽便問之。斯是何人在。我前行尋便召命而問其意。答言大王。我是智人善能談論。欲於王前求一試驗。爾時大王。即便宣令國內所有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聰明博達善於言辭。悉可集吾正勝殿上。與一沙門共對議論。於是一切邪見外道。辯才深遠智慧博達。天女地理靡不綜練。含忍毒心競來雲集。時彼大王於正殿上。嚴辦供具維布茵褥。燒香散花莊嚴明淨。佛陀蜜多即昇法座。共諸外道建無方論。淺智之者一言即屈。其多聰辯再便辭盡。王見諸人皆窮匱。躬與蜜多自共議論。始起言端亦尋摧屈。佛陀蜜多即作是念。我與王論不應顯勝。而語之言。此義深淺王自解了。爾時彼王即知其屈。迴改邪心敬

信正法。受三自歸爲佛弟子。於自國土弘宣道化。時此國中有一尼乾。邪見熾盛毀謗正法。辯慧聰達善能數算。佛陀蜜多欲化彼故。往爲弟子就受斯術。不久習學皆悉通了。彼尼乾子。出大惡聲罵辱於佛。佛陀蜜多語尼乾子。莫出斯言。令汝獲罪。此報必當墮大地獄。尼乾子言。汝豈能知如此之事。蜜多答曰。若不見信汝可算之。既算已後自當證知。時彼尼乾便自推算。尋見其身必墮地獄。即大恐怖深生憂悔。向於蜜多五體投地。自言仁者。我當云何得免斯咎。佛陀蜜多告曰。尼乾。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爾時尼乾起大信心。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甚自呵責。佛陀蜜多即告之曰。汝以此心善業緣故。命終必得生于天上。尼乾復言。汝云何知我得生天。蜜多告曰。若不見信自算求實。時尼乾子即便下算。自見己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求哀出家。蜜多答言。今日宜可告汝眷屬。然後乃當相度出家。尼乾弟子凡五百人。即往其所而告之曰。我見勝理情甚愛樂。欲於佛法出家爲道。汝等今可隨意所欲。更稟明師諸受勝法。時諸弟子咸白師言。本相宗仰如大雲蓋。師入勝道意樂相隨。時彼尼乾與五百人。至尊者所俱共出家。於是尊者佛陀蜜多。美聲流布遍閭浮提。其所教化無量衆生。緣盡捨命弟子悲感。收聚舍利起塔供養。在昔尊者佛陀蜜多。化緣既訖將欲捨壽。告一弟子名脇比丘。汝當於後廣敷聖教。化諸衆生令得解脫。白言大師。敬承

尊教。我當至心守護正法。彼脇比丘由昔業故。在母胎中六十餘年。既生之後。鬚髮皓白。厭惡五欲不樂居家。往就尊者佛陀蜜多。稽首禮足求在道次。即度出家爲說法要。譬如鮮淨白氈易受染色。便於座上得羅漢道。三明顯微六通無礙。勤修苦行精進勇猛。未曾以脇至地而臥。時人即號爲脇比丘。善說法要化諸衆生。所作已訖便入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彼脇比丘垂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富那奢。長老當知。佛法微妙有大功德。是故諸聖頂戴奉持。我受付囑守護斯法。今欲涅槃用累於汝。汝宜至心擁護受持。時富那奢答曰。唯然。於是演暢微妙勝法。其所化度無量衆生。後於一時在閑林下。結跏趺坐寂然思惟。有一大士名曰馬鳴。智慧淵深超識絕倫。有所難問靡不摧伏。譬如狂風吹拔朽木。起大橋慢草芥群生。計實有我甚自貢高。聞有尊者名富那奢。智慧深遠多聞博達。言諸法空無我無人。懷輕慢心往詣其所。而作是言。一切世間所有言論。我能毀壞如芻糞草。此言若虛而不誠實。要當斬舌以謝其屈。富那奢言。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爲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爾時馬鳴心未調伏。自恃機慧猶謂己勝。富那語曰。汝諦思惟無出虛語。我今與汝定爲誰勝。於是馬鳴即作是念。世諦假名定爲非實。第一義諦性復空寂。如斯二諦皆不可得。既無所有云何可壞。我於今者定不及彼。便欲斬舌以謝其屈。富那語言。我法仁慈不斬

●度十(爾時彌迦)●●然後一爾時佛陀難提●●宜二宣●●於二五●●時二尊●●在昔一爾時●●二寶●●●十(時)●●二加●●超二起●

汝舌。宜當剃髮爲吾弟子。爾時尊者度令出家。心猶懷恨。欲捨身命時。富那奢得羅漢道。入定觀察。知其心念。尊者有經先在閤室。尋令馬鳴往彼取之。自言大師。此室閤冥。云何可往。告曰。但去。當令汝見。爾時尊者即以神力。遙申右手。徹入屋內。五指放光。其明照曜。室中所有皆悉顯現。爾時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明轉更熾盛。盡其技術。欲滅此光。爲之既疲。了無異利。知師所爲。即便摧伏。勤修苦行。更不退轉。如是尊者以善方便度諸衆生。所應作已。入於涅槃。四衆咸戀起塔供養。昔富那奢臨涅槃時。以法付囑弟子馬鳴。而告之曰。譬如閤室。燃大明炬。所有諸物皆悉照了。法之明燈。亦復如是。沈布世間。能滅癡闇。是故如來演斯正法。普令一切皆悉修行。諸賢聖人常加守護。共相委囑。乃至於我。我以勝眼持用付汝。汝當於後。至心受持。令未來世普得饒益。馬鳴敬諾。當受尊教。於是願宜深奧法藏。建大法幢。摧滅邪見。於華氏城遊行教化。欲度彼城諸衆生。故作妙伎樂名。賴吒囉羅。其音清雅哀婉。調暢宣說。苦空無我之法。所謂有爲如幻。如化三界。獄縛無一可樂。王位高顯。勢力自在。無常既至。誰得存者。如空中雲。須臾散滅。是身虛僞。猶如芭蕉。爲怨爲賊。不可親近。如毒蛇。饒誰當愛樂。是故諸佛常呵此身。如是廣說。卒無我義。令作樂者演暢斯音。時諸伎人不能解了。曲調音節皆悉乖錯。爾時馬鳴著白氍毹衣。入衆伎中。自擊鐘鼓。調和琴瑟。音節

哀雅曲調成就。演宣諸法。苦空無我。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厭惡五欲。出家爲道。時華氏王。恐其民人聞此樂音。捨離家法。國土岑曠。王業廢壞。即便宣令其士人民。自今勿復更作此樂。彼華氏城凡九億人。月支國王威德熾盛。名曰梅檀。爾時王。志氣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討伐。無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土。共相攻戰。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億金錢。時彼國王。即以馬鳴及與佛鉢一。慈心難各當三億。持用奉獻。爾時王。馬鳴菩薩智慧殊勝。佛鉢功德如來所持。難有慈心不飲。蠱水悉能消滅。一切怨敵。以斯緣故。當九億錢。王大歡喜。爲納受之。即迴兵衆還歸本國。彼爾時王。有大功德。被弘誓鎧。志願堅固。曾以。聖圖置於塔上。因立誓曰。若吾來世千佛數中。得成正覺。令此泥圖變爲佛像。作是願已。應時尋成。儀相奇特。狀若圖畫。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王於後時。在路遊行。見外道塔七寶莊嚴。便大歡喜。謂如來塔。前禮稽首。至心恭敬。燒香散花。說偈讚曰。

具足一切智 斷除欲惱障
衆仙最勝尊 名稱遍三界
解脫離諸有 哀愍群萌類
所說誠真諦 能傾邪論幢
是故我今者 頂禮應供尊

說是偈已。應時寶塔分散崩落。王見驚怖。而作是言。我於今者。福將欲盡。失王位乎。何故我適禮此寶塔。而便頽毀。有人語言。王所禮者是外道塔。以其威德微末。少少。不堪受王福。

德人禮。是故爾耳。即發塔下得尼乾屍。衆人歎曰。奇哉。大王德力深厚。禮此邪塔。令其毀壞。王之功德。比於梵天。又爾時王會於一時。命剃髮師。教剃已鬚。時剃髮師在王前立。而作是言。我子。端政智慧希有。唯願大王垂哀。矜愍。以女妻之。王大瞋恚。而語之曰。汝是賤人種。姓卑劣。云何我女妻汝子乎。即便驅逐令至餘處。而自默然。不復敢語。後更召來。言還如前。如是至三。王思惟曰。今此地下。必有伏藏。故令斯人敢爲此語。即便使人當下發掘。尋便大獲種種寶藏。王之智慧其事如是。又爾時王在於一時。訪問群臣。諸國土中。頗有智人可諮敬不。當於爾時。有一比丘名達摩蜜多。智慧深遠。功德具足。善能通達三昧定相。南天竺國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樂善法。素聞尊者坐禪第一。即共相將往詣其所。於其住處有三重窟。爾時二人至下窟中。見一比丘著弊壞衣。形貌醜陋。端坐窟前。爲憫然火。時二比丘問言。長老達摩蜜多。爲在何處。答言。今在最上窟中。汝等宜可急往見之。爾時二人進至上窟。見向比丘已於中坐。時一比丘語其伴曰。此老比丘云何。乃似向所見者。時伴比丘聰慧機悟。即語之曰。今此尊者尚能如是。流布名聞。豈不能至此處而坐。即前爲禮稽首。問曰。大德威名。世間希有。何故自屈爲憫然火。達摩蜜多告比丘曰。子今當聽。我念生死受苦長遠。若使頭手可得燃者。吾當爲僧。而盡燃之。況餘身分。及以燃火。何足爲難。吾念往昔五百世中。常受狗身。

○損二根 ○損二眼 ○城十(中) ○戊二罰 ○最二虫 ○(王)一 ○最二正 ○所說二成 ○誠二成 ○
○四二二 ○四二二 ○復取二取復 ○

飢窮羸乏唯會再飽。乃於昔時值有一人。飲酒。會醉嘔吐委地。我於是時食而得足。又昔曾有夫妻二人。以器煮糜熟已出外。我見無人至其家內。頭入器中食糜得足。後欲出頭了不能得。於是夫妻從外還入。見食其糜深生瞋忿。即以利刀剪剪其首。於五百世受斯狗身。雖二飽滿而失身命。以是思惟生死長久。遍五道受苦無量。故吾今者不憚勤勞。躬爲衆僧而自燃火。時比丘聞是語已。深觀生死無量過患。應時逮得須陀洹道。如是尊者達摩蜜多。知見高遠名稱流布。王諸群臣素聞其名。咸共白言。大王當知。闍寶山中有一比丘名達摩蜜多。才慧超倫福德深厚。王宜往彼問訊供養。時闍陀王即便嚴駕。前後闍遠往闍寶山。離彼住處五百餘里。王自念言。若彼比丘福德淵廣。乃能受吾恭敬禮拜。設薄福人終不堪也。達摩蜜多性好純素。著弊壞衣顏容憔悴。尊者弟子咸作是言。闍陀王威名高遠。屈駕來此禮觀大師。宜自莊嚴著新淨服。無令爲彼之所輕賤。達摩蜜多告弟子曰。如來昔日無有教勅。若見豪貴則使莊嚴。且出家人龜弊是常。既得其宜何所改易。爾時彼王即便前進。稽首恭敬問訊起居。達摩蜜多知其心念。即便咳嗽使王承之。爾時。闍陀王長跪合掌受唾而棄。問言。我今堪王供不。王即摧伏倍生敬信。尊者告曰。王昔曾於勝道而來。今可還從本路而去。既聞是語受教歸國。爾時群臣咸生嫌忿。云何大王本訪勝人。既得見之都不諮啓。王告臣

曰。汝豈能知若斯事耶。我於往昔積修福行。今得爲王才慧超世。尊者令我還修大業。已受訓誨更何問乎。王於後時至。闍陀塔前路見有五百乞人。同聲哀哀稱施如我。王聞是已大施乞人。金銀琉璃象馬田宅。迴還造作種種施會。拯恤貧乏存慰孤老。正法治世仁育天下。時有一臣名曰天法。便作是念。云何大王見斯乞人。建立如是功德勝業。即問王言。今王何緣見此乞人廣爲斯福。爾時大王告天法曰。乞人於我有深利益。以其身形及與語言欲見曉悟。我昔爲王不修福因。是故今者飢寒窮困。身體憔悴受諸苦惱。王若不能乞食貧乏。未來之生必當如我飢寒羸劣。彼乞人者其事若此。吾悟斯事是以爲福。天法白言。王今不但位勝天下。智慧亦能總御萬國。時安息王性甚頑暴。將統四兵伐闍陀。闍陀王亦即嚴誡。兩陣交戰刀劍繼起。闍陀王尋便獲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問群臣曰。今我此罪可得滅不。諸臣答言。大王殺戮凡九億人。罪既深重云何可滅。時闍陀王尋置大鏡。於七日中煮湯令沸。洄湧騰波熾熱焰盛。以一金環置湯內。顧問群臣。誰巧方便能得此環。時有一臣來應王命。便投冷水隨而取之。手無傷爛尋獲金環。王告臣曰。我所爲罪如彼沸湯。悔必可滅猶冷水處。吾所殺人雖有九億。其罪重者唯二人半。我當殺時有兩賢信。臨被形戮稱南無佛。而我殺之斯罪深重。其一人者。口言南無未知是佛。爲富蘭那。我復殺之故名半人。爾時有一羅

漢比丘。見闍陀王造斯惡業。欲令彼王恐怖悔過。即以神力示其地獄。所謂祈刺劍輪解形。悲叫哀號苦痛難忍。王見是已極大恐怖。心自念曰。我甚愚癡造此罪業。未來必受若斯之苦。若吾先知如是惡報。正使我身支節分解。終不起心加害惡賊。況於善人生一念惡。爾時馬鳴即語王言。王能至心聽我說法。隨順吾教頂戴受持。令王此罪不入地獄。闍陀王言。善哉受教。於是馬鳴廣爲彼王說清淨法。令其重罪漸得微薄。復有一賢名曰遮勒。善解方藥聰敏多聞。利智辯才慈和仁愛。闍陀王素聞其名每常推覓。會遇遮勒。自詣王宮。王聞醫至即作是言。我今善能調和身體。右脇而臥節重飲食。若斯之者何用醫爲。遮勒語言。王能如此宜應出家。夫爲王者縱情極欲任放身口。今王尙能斂攝防護。何貧斯位久居世間。王聞是已自知理屈。即召令入共相慰問。醫即語言。大王若能信受吾教隨順不違。當令王身色力充足。飲食消化終無病患。王曰善哉敬承來教。其後不久。所愛夫人自覺有娠。滿足十月生一男兒。先已命終從胎倒出。其母苦痛性命危懼。從後展轉生輒如是。爾時遮勒入手胎中。解其兒衣然後乃出。於是母人安隱全濟。醫言大王。自今勿復幸此婦人。若近之者必當如本。闍陀王淫欲火盛。不自裁量更幸斯婦。後續生子如前苦毒。時遮勒醫始覺五欲過患根本。便作是念。闍陀王我躬教誨。不受吾言致斯衆苦。當知愛欲甚不可樂。敗德喪身莫不

由之。壞好名聞汚辱梵行。凡夫迷惑不能捨離。智者了之觀如怨賊。我今宜應捨斯惡法。隱居林藪坐閑念定。於是辭王出家學道。高才邁世淵明博達。演宣記論遊化世間。復有一臣名摩竭羅。智慧超倫才藝希世。白闍毗吒。大王若能隨順臣教。必當令王威伏四海。一切宗仰八表歸德。宜察臣言無令彰露。王曰甚善當如卿言。爾時大臣廣集勇將殿四種兵。所向皆伏如電摧草。三海人民咸來臣屬。闍毗吒王所乘之馬。於路遊行足自摧屈。王語之言。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來降伏。若得之者不復相乘。吾事未辦如何便爾。爾時群臣聞王此語咸共議曰。闍毗吒王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戍備邊遠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瘳以被鎖之。入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自言。今此劍輪開權權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於感。若鳴鞭推延令長久。羅漢感念爲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權權。至於今日猶故如本。如是馬鳴以。大行願演甘露味。爲闍毗吒王與大饒益。共所度脫無量億人。所應作已便捨命行。集其舍利起塔供養。馬鳴菩薩臨欲捨命。告一比丘名曰比羅。長老當知佛法

純淨能除煩。惱垢。汝宜於後流布供養。比羅答言。善哉受教。從是已後廣宣正法。微妙功德而自莊嚴。巧說言辭智慧淵遠。外道邪論無不摧伏。於南天竺與大饒益。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處莫不摧靡。譬如金剛所擬斯。壞。臨當滅時便以法藏付一大士。名曰龍樹。然後捨命。龍樹於後廣爲衆生流布勝眼。以妙功德用自莊嚴。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降伏異道。如是功德不可稱說。今當隨順顯其因緣。託生初在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極抱聞諸梵志誦四章陀。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偈各滿足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開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然梵志道勢非自在。不爲奇。策斯樂難辦。宜可共求隱身之樂。事若得果此願必就。咸曰善哉。斯言爲快。即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橋慢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諮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驗。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

分數多少錯鉢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爲快。師聞其言默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甚不悅。此何不祥爲。快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是鬼魅。入必無跡。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備法爲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爲苦本。敗德危身汚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爲道。於九十日誦閱淨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沙門義士。咸皆摧伏請爲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貨高。便欲往從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虻。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輝日月。以須彌山等摩薩子。我觀仁者非

王二三 宜一諸 大二本 惱一 摩十比羅 策二榮 險二險 快二快 驚二驚
二二 入十深

一切智云何欲從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爲佛弟子。弟子之法。諸承於師。諸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時龍樹辭窮情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滄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念已。便欲爲之立師教。誠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少不同。欲除衆情。示不受學。選擇良日。便欲成。建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感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樹知心念而問之言。汝今看經爲遍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語言。切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此比。不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菩薩爲化彼故。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始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甚爲希有。汝自言是。何以取驗。龍樹答曰。王欲知者。宜當見問。既說之後。乃可證知。王聞是語。便作是念。我爲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未足爲奇。脫不如彼所損甚多。默然無言。亦復非理。如是思惟。良久不決。事既窮迫。便仰問之。諸天今者爲何所作。答言。大王。天今正與阿修羅戰。王既

聞已。譬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出。設非其言。無以爲證。欲納彼說。事又難明。龍樹復言。此非虛論。王且待之。須臾當驗。語訖。空中刀劍飛下。長戟短兵。相繼而落。王復語言。干戈矛楯。雖爲戰器。何必是天阿修羅也。龍樹答曰。雖若虛言。當驗以實。作是語已。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稍肯爲禮。恭敬尊重。受其道化。爾時殿上。萬婆羅門。見其神德。歎未曾有。剷除鬚髮。而就出家。時諸外道。聞是事已。悉來雲集。含怒懷嫉。求競言辯。於是龍樹以大智慧。方便言辭。與諸外道。廣共論義。其愚短者。一言便屈。小有聰慧。極至二日。辭理俱盡。皆悉摧伏。剷除鬚髮。就其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道。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月。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優婆塞。舍十有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五千偈。令摩訶衍光。宜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遠。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時天竺國有婆羅門。邪見熾盛。善知呪術。欲以己能。競名龍樹。自彼王言。唯願大王。垂哀聽我。與此沙門。爭執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之。我若勝彼。當見屬我。王言大德。汝甚愚癡。此菩薩者。明同日月。智齊衆聖。汝今庸劣。豈可爲比。欲以藕絲。懸須彌山。牛跡之水。等量大海。我今觀仁。亦復如是。幸自思惟。無虧高德。婆羅門言。王爲智人。一切瞻仰。猶如日月。莫不觀察。吾言虛實。宜以理驗。大王云何。逆見。見陵蔑。爾時彼王。見其至意。嚴

前往請龍樹菩薩。清旦俱集。正德殿上。時婆羅門。即以呪力。化作大池。廣長清淨。池中出生千葉蓮華。自坐其上。語龍樹曰。汝處於地。類同畜生。我居花上。智慧清淨。寧敢與吾。抗言議論。爾時龍樹。復以呪力。化爲白象。象有六牙。金銀校絡。徐行詣池。趣其花座。以鼻絞拔高舉。擲地。時婆羅門。傷背委困。即便摧伏。歸命龍樹。我甚頑固。犯逆大師。唯願慈哀。聽吾悔過。龍樹慈矜。度令出家。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言。汝今棄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咸快。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爲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龍樹菩薩。臨去此世。告大弟子迦那提婆。善男子。聽。佛以大悲。愍傷衆生。演甘露味。利益來世。次第相付。乃至於我。我欲去世。囑累於汝。汝當流布。至心受持。提婆敬諾。當承尊教。於是宣說。眞法寶藏。以智慧力。摧伏異學。博識淵覽。才辯超絕。擅名天下。獨步諸國。其初託生南天竺。土婆羅門種。尊貴豪勝。由毀神眼。遂無一目。因是號曰迦那提婆。智慧深遠。機明內發。顧目觀察。無愧於心。唯以其言

●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人未信受。道化不行。夙夜憂念。於彼國中。有一天神。鑽金爲形。立高六丈。咸皆號曰大自在天。有求願者。令現獲報。提婆詣廟求入拜觀。主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不敢正視。又令退後失魂。一日。汝今但當詣門乞願。更復何求而欲見耶。提婆答言。神審若斯。吾乃願見。設不如是。非我所欲。時人聞之。咸奇其意。追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至。稽首爲禮。天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語曰。天實神矣。然今相觀甚大卑劣。夫爲神者。常以精靈假伏群類。而假黃金頗梨爲飾。獎惑民物。何期小也。卽登高梯繫出其日。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威德高遠。云何爲此小婆羅門之所毀辱。將無彼神名過其實。爾時提婆曉衆人曰。神明遠大。近事試我。我深達彼心。所念故。登金山聚出頗梨珠。咸令一切皆悉了知。精靈純粹。不假形質。吾既非慢。神豈辱也。作是語已。從廟而出。卽於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祀天神。迦那提婆名德素著。智與神會。其所發言。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斯備。大自在天作一肉形。高數四丈。左眼枯涸。徐步安詳而來就坐。遍觀餽饌。歎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前告之曰。善哉大士。深得吾心。以智見供。汝今真是敬信我者。世人愚癡。唯得吾形。以食奉獻。畏而誣我。今汝供饌美味具足。我之左眼。宜當垂給。若能見與。真上施也。提婆答言。善哉受教。卽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出眼數萬。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

①怒一努②愛一勞③期一斯④祀一詞⑤我二汝⑥米一葉⑦政一正⑧關一關⑨頁一頁⑩
 試二試⑪號一呼⑫讀二讀⑬說二釋

付囑尊者僧伽難提。今其流布饒益衆生。僧伽難提有大功德。智慧深遠修善薩行。以堅誓願而自莊嚴。超過聲聞緣覺境界。曾於一時有阿羅漢。棄捨重擔具諸功德。僧伽難提欲試彼故。即宜一偈而問之。

轉輪種中生 非佛非羅漢
不受後世有 亦非辟支佛

大德應當好諦觀察。如上所言是何等物。爾時羅漢即入三昧。深諦思惟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飛往兜率陀天至彌勒所。具宣上事請決所疑。爾時彌勒告彼羅漢。世以塗園置於輪上。填成瓦。如是瓦者。豈同諸聖至後世乎。時彼羅漢即便開解。還闍浮提宣說斯事。僧伽難提語言。大德。此必當是彌勒菩薩爲汝宣說然後解耳。如是智慧神力變化。濟諸群生不可限量。所應作已將欲捨身。至一樹下指攀樹枝。尋便捨壽猶依此樹。諸羅漢等欲移其尸。置平坦處。積薪耶旬。如須彌山不可傾動。盡其神力亦無異相。即便復以諸大白象併力。曳之。不能移動如芥子處。尋積香木就下開。其火熾盛焚燒身盡。樹更蒼鬱都無凋毀。時衆咸見歎未曾有。收取舍利起塔供養。僧伽難提捨身已後。有羅漢名僧伽耶舍。次受付囑流布法眼。廣化衆生拯諸苦惱。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遊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時已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

飢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蓐請入就坐。僧伽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一床。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汚其宮殿。爾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惡惜。我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日時已到鳴鐘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餓鬼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首破壞。血流汚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僧伽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斯苦。如是尊者僧伽耶舍。周遊大海遍行觀察。見于地獄凡有五百。即生厭惡深思。三有呵責五欲。其生怖畏便作是念。世間造業終不敗亡。如影隨形誰能捨離。我今應當方便求免。觀察情至得羅漢道。六通無礙三明清徹。於一山林有五百仙。勤修苦行欲望梵福。僧伽耶舍往至其所。爲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如是尊者廣爲佛事。教化已訖便入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僧伽耶舍未滅度

時。以法付囑鳩摩羅伽。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欲涅槃持用相付。汝宜至心勤加守護。鳩摩羅伽答言。受教。於是次宣深法寶藏。彼之功德甚深淵遠。發大弘誓行菩薩道。智慧辯才猶如大海。少有名稱國人宗仰。鳩摩羅伽默然奉童子。少有美名。以何緣故號美名耶。有一長者緣事餘行。以二金寄其親友。一金金大。二者金小語親友言。吾欲他行持此相寄。我子意若有欲得者必當與之。後長者子往從索金。親友爾時還其小者。彼即瞋恚不肯取金。遂共相將詣斷事所。具陳上意以求理決。衆斷事官莫能分了。鳩摩羅伽時爲童子。於路遊戲聞其訟音。即作是言。兒得金矣何勞苦辭。其父本言隨子所欲。今樂大者理自屬之。爾時斷事便用其語。於是名聞馳布四遠。因即號爲美名童子。出家學道才慧超世。至一國土人多頑鄙。雖聞法教都不信受。鳩摩羅伽即語之言。汝今可集鐵馬萬騎。遣人乘之在吾前過。便如其言即爲嚴辦。鳩摩羅伽暫一見已。盡皆分別人名馬色衣服相貌。具足宣說無一錯謬。彼國人民方皆信伏。造諸經論遊化世間。所爲已訖即便捨壽。鳩摩羅伽臨捨命時。告一比丘名闍夜多。長老當知。如人渡海必由船機。衆生如是。欲離三界修行善法然後得出。故我今者欲付汝法。宜好習學利益人天。闍夜多言。善哉受教。遂演深法度化世間。彼闍夜多有功德。精進勇猛勤修苦行。善持禁戒無有漏失。世尊所記最後

○迦二泥○ ○積二羅○ ○供二我○ ○二二形○ ○見二齊○ ○者二其○ ○于二平○ ○宜二宜○ ○歡二歡○
來二此○ ○當二可○ ○渡二度○

律師會於堂中有一比丘。其嫂至寺持食餉之。婦火熾盛便共交通。犯重禁已尋自悔責。極生慚恥。我大愚癡造斯惡業。吾今定非沙門釋子。衣鉢盡置三奇杖上。處處遊行高聲唱言。我是罪人不應復著佛法染衣。為眾既重必入地獄。當於何處而得救護。時聞夜多語比丘言。汝今若能隨順我語。當令汝罪尋自消滅。比丘歡喜白言受教。時聞夜多即以神力化作火坑其焰猛盛。令此比丘自投其中。爾時比丘為滅罪故。舉身投入大火坑內。於時猛焰轉成清流。繞齊其膝都不傷害。時聞夜多告比丘曰。汝以善心至誠悔過。所有諸罪今悉摧滅。即為說法得羅漢道。由是緣故世皆號為清淨持律。復於一時將諸弟子圍遶往詣德叉尸羅城。至其城已時聞夜多慘然嘆覺。弟子疑怪問其師意。答言且止。後當宣說。小復前行路見一烏。爾時尊者欣然微笑。諸弟子衆重白師言。唯願哀感說其因緣。時聞夜多告衆人曰。我初至城於其門下見餓鬼子。飢急羸困前白我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自與別來滿五百年。飢虛窮乏命不云遠。尊若入城見我母者。為吾具宣辛苦之事。我始入城便見彼母。即為具說其子飢乏。爾時鬼母前白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未曾能得一人。啼睡何以故。我既新產氣力羸微。設得少睡為諸鬼神之所欺奪。始於今日值一人睡。邊無餘鬼會遇得之。欲出城外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其侵奪復不敢出。唯願尊者垂哀矜愍。持我出城與子

相見。我於爾時將此鬼母出於城外。今共子食。即問彼言。汝生已來為幾時耶。鬼答我曰。吾見此城七返成壞。國土豐樂人民熾盛。又見毀敗殄滅無遺。我聞彼言。深歎生死受苦長遠無有邊際。以是緣故慘然嘆覺。彼烏因緣善聽當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在世教化。我於爾時為長者子。志厭五欲常念出家。我若爾時作沙門者。必斷衆結得羅漢道。吾之父母不見從志。強為婚娶欲遮斷我。我不違命便即娶妻。娶妻已後復欲出家。父母語言。為汝婚娶正求繼嗣。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與共交會生一男兒。年始六歲。爾時父母即教此兒。汝父若出欲作沙門。當抱其足而語之曰。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當見殺然後可去。爾時此兒如父母教。啼泣抱我甚生悲戀。我於爾時以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當為汝不復出家。由彼兒故不得道證。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彼烏。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以斯因緣是故微笑。如是尊者善說法要。以辯才力遊化世間。所為已訖入般涅槃。尊者聞夜多隨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婆修槃陀。汝今善聽。昔天人師於無量劫勤修苦行。為上妙法。今已滿足利安衆生。我受囑累至心護持。今欲委汝當深憶念。婆修槃陀白言受教。從是以後宣通經藏。以多聞智慧辯才。如是功德而自莊嚴。善解一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說廣化衆生。所應作已便捨命行。大付比丘名摩奴羅。令其流布無

上勝法。彼摩奴羅智慧超勝少欲知足勤修苦行。言辭要妙悅可衆心。善能通達三藏之義。於南天竺與大饒益。時有尊者號曰夜奢。辯慧聰敏其深淵博。與摩奴羅功德同等。亦能解了三藏之義。流布名聞咸為宗仰。曾於一時彼摩奴羅至北天竺。尊者夜奢而語之言。恒河以南二天竺。人多邪見聽辯利智。長老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遊行教化。我當於此利安衆生。時摩奴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毘羅無我之論。摧伏一切異道邪見。所為既辦捨身命終。於是已後次有尊者名鵲勒那。夜奢出興於世。受付囑法廣宣流布。福德深遠才明淵博。化世迷惑令就正路。所作已訖然後捨身。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事。時彼國王名彌羅掘。邪見熾盛心無敬信。於罽賓國毀塔寺殺害衆僧。即以利劍用斬師子。頂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是便絕。如此之法為大明燈。能照世間愚癡黑闇。是故如上諸賢聖人。皆共頂戴受持守護。更相付囑常轉法輪。為諸衆生起大饒益。斷塞惡道開入天路。逮至最後斯法衰殄。賢聖隱沒無能建立。世間闇冥永失大明。造作惡業行十不善。命終多墮三惡八難。是故智者宜當觀察。無上勝法有大功德。微妙淵遠不可思議。譬如買人欲過大海。必乘船舫然後得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即是衆生真善知識。為大利益濟諸苦惱。何以故。

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變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唯高所出爲詳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鄣亭廟神爲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脇。於是而終。桑垣人廼發其所封函。財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鄣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麟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鄣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沈翳。會有南陽韓林。穎川文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陳慧。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尙已難。安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說。過乃懸矣。支度樓迦識。亦直云支識。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誦群經志。存宜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識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宜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漢靈之時。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難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若舟三昧識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思國國人。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賈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宜經典。

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旨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新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突突流便。足勝玄趣也。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優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過見法勝毘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殷勤重省。更增昏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齋卷入房。讀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毘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

○卷二第○ ○若二第○ ○吳二第○ ○財二第○ ○蘇二第○ ○四二第○ ○文二第○ ○(注)十第○ ○安二第○ ○說二第○ ○按二第○ ○存二第○ ○開二第○ ○亦二第○ ○(以)一第○ ○人十第○ ○賈二第○ ○意十第○ ○(經)二第○ ○玄二第○ ○讀二第○ ○圖二第○

復齋機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鑑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洛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摩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陽。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焉。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終。至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謙。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通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難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

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蓮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杜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視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皇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道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道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凡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靈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惠。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鈴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日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以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

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碓上。使力士擊之。於是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驚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政。法令苛虐。廢棄淫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威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勝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平。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震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同。雖儒典之格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

○(有)一○(受戒)一○(于)二○(加)二○(譯)十○(何)十○(許)○(爲)一○(註)二○(終)二○(亡)○(至)二○(性)本○(以)至性來○(威)二○(至)二○(依)二○(從)○(提)二○(集)○(帝)○(非)一○(精)二○(梵)一○(日)一○(論)二○(款)二○(政)二○(正)○(祀)二○(其)十○(義)○(詞)二○(人)十○(星)○

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
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
灌之其諸群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
大腫陰處尤痛呼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
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永不差愈姪女先
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
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姪女云佛為大
神皓心遂悟具語意故姪女即迎像置
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
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
由會為數析辭其精要皓先有解欣然大
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絕不可輕
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一百五十事
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
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
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
吳朝而說正法以皓性兇猛不及妙義唯
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
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鉢而王察微王梵皇經
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經譬喻等並妙得經
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頌聲清靡哀亮一代
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
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
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
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咸和中蘇
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
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入
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

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親所不論耳言
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豎
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
威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
孫綽為之贊曰
會公蕭瑟 寔惟令質 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 屬此幽夜 振彼尤黜
超然遠詣 卓矣高出
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其權時余案
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
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
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
將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世奉異道以火祠為
正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
經遠行過秦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
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
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款然變滅
於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
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視沙門神力勝
己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
為道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
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
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齋鉢鉢經梵
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
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文
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
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
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小華也立又別出

小經近四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利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
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
竺高座為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
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
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嬰譽未嘗介
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
方等深經蘊在忽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
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
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
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齋梵經還歸
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
所獲即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
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
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
澗漱後有採薪者機其水側俄頃而竭護
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
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
泉涌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道為
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
谷枯泉漱水遶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
沙領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
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
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
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灊池遘疾而卒春
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
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四山巨源論云護公
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

地十(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俊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顓鎮關中。虛心敬重。以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辰靖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後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群雄交爭于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譏構。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旂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殷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在揚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陸沈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深漱。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闍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密天委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與。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雪致契。導嘗詣密。密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尙書令卞望之亦與密致善。須臾望之至。密乃斂衿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密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厲。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密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密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太將軍王處仲在。南夏間。王周諸公皆器重密。疑以爲失。及見密。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

①得二文鋼②評定…承⑦七字一圖⑧聖二維⑨爐十(死)⑩給二治⑪赴二行⑫至二志⑬故二故⑭集二
 聚⑮待二待⑯辰培二辰培⑰和二輕⑱按二按⑲語十(諸)⑳便二使㉑訖二說㉒此二一㉓以二已㉔與十(與)㉕十二下㉖函二解㉗選二選㉘派二派㉙城二城
 ㉚方二云㉛非二常㉜本十(起)㉝有二言㉞在二互㉟郡十(之)㊱撒十(隱凡)㊲寄二露㊳伯二公㊴與二與㊵片二片㊶數二數㊷令二今㊸厲二厲㊹日二日㊺太二
 太

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大末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博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毘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奏。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渡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軼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中請出阿毘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毘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珣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阿彌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屬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戎。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

雅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觀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之譽雖闕。治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舍之願。念宜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念在符姚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後出善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遺疾卒于長安。達近白黑莫不歎惜。曇摩耶舍。此云法明。屬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群。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豺虎。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嘗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毘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毘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

諸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其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耶舍譯舍利弗阿毘曇。以僞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靖之資。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曠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山東二東山○ ○博二博○ (博)一○ ○漢二度○ ○元十(之)○ ○荷二扶○ ○補二僧珍○ ○其十(年)○ ○江二河○ ○或二梵○ ○觀二真○ ○解二釋○ ○正二政○ ○在二白○ ○(共)十後○ ○積十○ ○信十(女)○ ○對虎二虎○ ○皆二常○ ○究二疏○ ○耶舍譯二出○ ○(書)一○ ○瑗二疏○ ○(等)○

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木。測其智量。見年齒尙少。乃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什木距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同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木被逼。既至。遂野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木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木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木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木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叛。等皆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爲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木。什木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梨。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木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益。徒煩費耳。資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帛系作

①子一女②③厥二孽④⑤知十(足)⑥⑦用十(以)⑧⑨懷十(即)⑩⑪爲十(師)⑫⑬問二周⑭⑮昔二香⑯⑰諸漏失二帶
 名相⑱⑲綰二綿⑳㉑上二尙⑳㉒川二兩㉓㉔堅十(於正殿)㉕㉖王十(因)㉗㉘奇十(乃)㉙㉚[符]一㉛㉜三二
 ㉝[於]一㉞㉟[釋]一㊱㊲善二都㊳㊴飛十(等)㊵㊶[乎]一㊷㊸至二到㊹㊺距二拒㊻㊼可二所㊽
 ㊾同二阿㊿㉑一斷㉒徒二徒㉓從㉔元二(元)㉕係而敷二繼而反㉖係而反㉗至光一光至㉘烏二焉

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威寧威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常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皆潛龍出遊家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纂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基曰祈胡奴頭什曰不能祈胡奴頭胡奴將祈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提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束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廣庭道遙園葱鬱爲齒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其見優寵略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勸自大法東被始出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與少連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

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與使沙門增習僧還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寂僧肇等八百餘人諸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譏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悅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遠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勸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崇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將軍安城侯當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普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咸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諸什語見遠傳初沙門僧寂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微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其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

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匹者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以來不住僧坊別立解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喻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開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

○(元)十威○ ○皆二比日○ ○烈一克○ ○戒二威○ ○誠○ ○茶二葉○ ○本指二開○ ○于庚二于廟○ ○於廟○ ○于二
於○ ○語二語○ ○于二於○ ○(連)一○ ○辭二摩○ ○度二摩○ ○(軍)一○ ○
○波二教○ ○(論)一○ ○門十(諸)○ ○成二式○ ○(連)一○ ○莫決二多端○ ○信二聲○ ○信二常○ ○
○期二聖○ ○倫二其○ ○女二且○ ○動二能○ ○以二凡○ ○(論)一○ ○教二教○ ○洪二度○ ○
何二可○ ○

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案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普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誦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或云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傳中猶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上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過其戒範厚相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構疾奄然棄世。眾以大業未成就而匠人殞往。悲恨之深有。臨常痛。

●摩流支三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毘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闡尤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誦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當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格。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參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悲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遂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覈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四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沈靖有志。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焉。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毘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入。以僞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業雲聚盛闡。毘尼羅

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遂其義要名為善誦。又後齊往石澗。開為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為毘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著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百股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摩誦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為人眼青時人亦號為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五

佛陀耶舍。此云覺明。罽賓人也。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腳變癱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廣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為

●名十(萬) ●[年]一 ●[傳]一 ●有十(十) ●●十(容) ●[弗若多羅二] ●上二主 ●●二一振 ●●宗二 ●●二一近 ●●二一構 ●●二一就 ●●二一平 ●●二一姐 ●●二一[後摩流支三] ●●二一以 ●●二一已 ●●二一德 ●●二一律 ●●二一十(有) ●●二一其 ●●二一情 ●●二一請 ●●二一多 ●●二一深 ●●二一慧 ●●二一誦 ●●二一[卑摩羅叉四] ●●二一誦 ●●二一誦 ●●二一為 ●●二一鳥 ●●二一入 ●●二一漢 ●●二一遠 ●●二一遠 ●●二一於 ●●二一子 ●●二一來 ●●二一徒 ●●二一名 ●●二一為 ●●二一改 ●●二一又 ●●二一八 ●●二一辛 ●●二一新 ●●二一析 ●●二一[佛陀耶舍五] ●●二一明 ●●二一名 ●●二一也 ●●二一乞 ●●二一十(食) ●●二一辨 ●●二一覽 ●●二一我 ●●二一預 ●●二一者 ●●二一

臨境。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練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爲務。手不釋卷。每端坐思義。尚云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口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裏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姜騰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綽。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與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

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謹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其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毘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毘婆沙。既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毘婆沙。四事供養。衣鉢臥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謬。乃請耶舍令誦。誦竟籍藥方可。五萬言。經四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賜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禮。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跋陀羅六

佛跋陀羅。此云覺實。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云法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觀法衆清勝。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遺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詣罽賓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跋陀羅者。出生天竺。那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觀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宜授禪法。者佛跋陀羅其人。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遊。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有先發者。一時覆

●無二● [貨云] 一● 咸十(中)● 摩二摩● 光十(等)● 比十(至)● 什二比● 令二合● [下] 一●
● [中] 一● 貨一貨● 錄二疑● (興) 一● 前二試● 光二差● 二二 一● 并十(出)●
[佛跋陀羅六] 一● (父) 十少● 伏二服● 摩二摩● 試二商● 云二日● 利二梨● 先二光●
心二數●

敗。後於開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實自起收纜。一船獨發。俄賊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諸決。時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色復云何破微。答曰。群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賢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微。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禪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得法有濃淡。淺儒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夷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若道恒

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申。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恨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誠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報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首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止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至。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遺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劭襲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邁。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範率不同華俗。而

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聞場禪師甚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子蘭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至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爲譯。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爲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首無識第七

曇首無識。或云曇摩。或云曇無。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喪。隨母傭。織纈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爲識。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訓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議論。習業既異。交誼十旬。譏難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譏伏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譏尋讀。驚悟方自慚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大乘。至年二十。讀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議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

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識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贊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教厭。乃辭往闕寶齋。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辨。明且識。將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河。西王沮渠蒙遜。借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宜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

六十餘萬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子。闍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闍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卷。以僞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夜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識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莽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莽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託跋諲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既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騁。送之。遜與李順識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

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蒙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欸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此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忽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悟。識不遣。又追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識。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遂果遭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遜左右常白曰。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謁。識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勸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及。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興關西。當進威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厚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

①贊二誡合 ②歌二解合 ③勝二助合 ④將二持合 ⑤十(時)合 ⑥二惠合 ⑦(三)一合 ⑧(本)一合 ⑨二常合
⑩伏二佛合 ⑪定二物物合 ⑫即十(欲)合 ⑬託二托合 ⑭識二識合 ⑮下同 ⑯便二使合 ⑰加二嘉合 ⑱此一合
⑲識十(識)合 ⑳之合 ㉑有若合 ㉒因二因合 ㉓情二情合 ㉔動二動合 ㉕識二定合 ㉖及一合

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普本
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
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頂
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

走●唯顯獨留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習亂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寺。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能得。後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

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求。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入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冥過之。顯明且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欲遂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

④ 梨十(噴)
⑤ 欲還
⑥ 添欲自

①聞一說②求法二第③寶④國十(國)⑤向品⑥人世二世勢⑦世務⑧遊十(止)⑨學世二自⑩
 ⑪陽二楊⑫賞二金⑬以二久⑭譯⑮出⑯父二姓⑰道⑱善⑲能⑳復二後⑳
 ⑪法⑫一⑬宋江陵辛寺⑭十釋⑮黃龍⑯十釋⑰建隆隆光寺⑱佛⑲河西⑳十⑳京蘭園寺⑳十
 ⑪六合山⑫十釋⑬京師貳隆寺⑭十求⑮京師奉誠寺⑯十僧⑰上定林寺⑱十⑲京兆⑳十釋⑳
 ⑪道林寺⑫十⑬後二空⑭中興寺⑮十求⑯齊正觀寺⑰十求⑱其⑲父⑳以⑳寺十(住)⑳
 ⑪能⑫一⑬接⑭一⑮正⑯一⑰家⑱一⑲十⑳子⑳一⑲人⑳一⑳父二英⑳明⑳一⑲

香禮拜。翹威舊跡如觀聖儀。至夜有三
黑師子來蹲。顯前抵肩搖尾。顯誦經不輟。
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
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
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
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
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龜素而神氣俊遠。顯
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
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
弟子也。顯方大愧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
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
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
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
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
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
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
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
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
抄難阿毘曇心。經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
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
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
亡。顯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
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覺悽然。
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難二舍及難
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
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入衆皆
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
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
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

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停帆二十餘日。夜
忽大風。合船震懼。衆咸議曰。坐載此沙
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衆俱
亡。共欲推之。法顯越厲聲呵。商人曰。汝
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
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
汝。商人相視失色。懼而止。既水盡糧竭。唯
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
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
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
州長廣郡牟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
疑。疑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
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
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
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
外國禪師佛歌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
祇律方等泥洹經難阿毘曇心。垂百餘萬
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聞
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
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
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
洹經儼然具存。燬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
傳感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
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憐惜。其遊履諸
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也。
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
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
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
猛發明之徒二十五人。共齎幡蓋供養之具。
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
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
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水萬
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
緊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幟。
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
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
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
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
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本
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
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
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
漢言師子。曰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
髻骨及觀自在佛木。後至檀特山南石
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難三乘學。無竭停此
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歌跋陀。此云覺敷。
彼土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爲和上。漢沙
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
天竺。界路既空曠唯留石蜜爲糧。同侶尚
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餘五人同行。無
竭雖屢經危難。而繫念所。漸觀世音經未
竟暫廢。將至舍衛國。野中逢山象一群。無
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
奔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
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
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則
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船汎海達廣

①返二反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咸十(廿)①(庚)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人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狀什此云覺壽闍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居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末被翻譯而法顯還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綽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陀跋摩此云覺鐘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群習學三藏偏善毘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果少遊葱右還歷諸國得毘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虛冷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翻譯時蒙遜已死子茂虔襲位以虔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頃魏虜託跋摩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城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狀先比丘諮受佛法漸深三年功滿十載佛狀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被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狀跋陀羅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土跋陀羅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跋陀羅越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羅為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精修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陰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帝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既屢請懇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懷道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愛虛靜請志避諠塵恢乃為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吁

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進散嚴既進為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告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而不自了遂更汎海重到三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取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事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辦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微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為名而求法懇惻亡身殉道志欲躬親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臨雪嶺艱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觀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狀跋陀業禪進道俄而禪師橫為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各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

○跋二及○ ○闍二填○ ○力○ ○果二保○ ○梁○ ○片二標○ ○度二牧○ ○託二拓○ ○十(卷)○ ○深二染○ ○(羅) ○一○ ○欲十(令)○ ○沙越二越沙○ ○力精○ ○出二步○ ○其二精○ ○(希)一○ ○思二撰○ ○一○ ○懷道二道懷○ ○(愛)一○ ○靖二靜○ ○前十(還)○ ○第十(經)○ ○服二伏○ ○問二問○ ○漢十(羅漢)○ ○各二之○ ○處十(各有其所)○ ○辨二辨○ ○(若)一○ ○亡二忘○ ○病二病○ ○術○ ○禪十(禪)○ ○於二各○

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衲。衲諸間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經。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戎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贊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更禮事供養十室而八。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鏡。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闍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俊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燒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尙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公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號曰三藏法師。至

年三十屬寶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歸達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誠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聞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勸。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國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與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群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感念。敢以死請申其悃。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三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群臣歡喜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導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

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惠。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汎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俊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願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孤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青園。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室去寺數里。聲音不聞。每至鳴。惟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濕。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尋弄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踞上。亘空彌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還。師子豁然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鄴。

王二正 念二命 引二衆 導二道 加二伽 孤二時 武 〔五〕一 溫二行 弄二打 二一 二二 上二且 空二彌 二立二室 彌 二二 二衆 二

我求那跋摩	所獲善功德	不以諂曲心	爲勸衆懈怠	大法力如是	我昔曠野中	髓脈蟲爛壞	繫心緣彼處	常見此身相	如是無量種	放捨餘聞思	是夜專精進	境界恒在前	如彼我亦然	輕身極明淨	增長大歡喜	變成骨鎖相	朽壞肢節離	無垢智熾然	我時得如是	如是方便修	微塵念念滅	是則身究竟	知因諸受生	彼受無量壞	知彼所依處	業及業果報	心所知種種	是則思慧念
命行盡時至	今當如實說	希 [○] 望求名利	增長諸佛法	仁者咸諦聽	初觀於死屍	臭穢膿血流	此身性如是	貪蛾不畏火	修習死屍觀	依止林樹間	正觀常不忘	猶如對明鏡	由是心寂靖	清涼心是樂	則生無著心	白骨現在前	白骨悉磨滅	調伏思法和	身安極柔軟	勝進轉增長	壞色正念法	何緣起貪欲	如魚貪鉤餌	念念觀磨滅	從心猿猴起	依緣念念滅	是名別相法	次第滿足修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焰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劍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焰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生相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眞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眞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眞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果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毘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衆妙相 今我不宜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從是多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于海 闍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飄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眞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鎮天竺人也少而棄俗
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尤精難心以宋
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京邑器宇宏
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
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棄捨宅建刹因名平
陸寺後道場懸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
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
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誦誦日夜不輟
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
將爲影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
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
薩羅等至都衆乃共請跋摩爲師繼執三
藏而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
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
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服
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
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
衆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難
心誦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

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
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枝一周乃訖續
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勘發諸王要偈及
諸聖僧洛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
既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
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不
詳其終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闍賓人也年至七歲
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
而異之遂令出家闍賓多出聖達屢值明
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門戶極其微
奧爲人沈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
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
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
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且
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
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延請入宮遂從稟
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還不拘利養
居數載密多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
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
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
精舍植椽千株開闢百畝房閣池沼極
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事更
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左王
幾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
俄而出岷止荆州於長沙寺建立禪閣
懸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
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
猛入百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

○善二青○ ○生相二相生○ ○果二果○ ○多二名○ ○廣二實○ ○減二減○ ○三二什○ ○用二步○ ○(共)一○ ○
○(時)十○ ○服二伏○ ○浴二浴○ ○不二美○ ○密二密○ ○門戶極其○ ○門戶極其○ ○延二乃
○ ○街二蜜下同○ ○誠二所○ ○沼二林○ ○左二右○ ○杖十(伴)○

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狂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件於路。無常。唯狂與曇曇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暈。遲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暨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毘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遊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初止鐘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含卽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故沈吟嚙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顓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顓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成群。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羆猴奉靈。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紫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此云紫

(是)一(合)① 逐二(二)② 塔二(將)③ 下二(十)④ 石門木二木刊石⑤ 逐二(三)⑥ 逐二(三)⑦ 逐二(三)⑧ 逐二(三)⑨ 逐二(三)⑩
 國傳一(估)⑪ 國(報)一(度)⑫ 國二(共)⑬ 國二(官)⑭ 國二(到)⑮ 國子二(下)⑯ 國二(重)⑰ 國二(法)⑱ 國
 十(傳)⑲ 國家二(宗)⑳ 宋㉑ 國二(法)㉒ 國二(止)㉓ 國二(三)㉔ 多二(三)㉕ 多十(十)㉖ 國*

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友。即投簪落彩。專精志學。及受具足。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誦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告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鄒瑯顏延之通才碩學。東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

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勝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羅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經三卷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付未善。未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愛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愛。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悅懽。且起道義。皆備領未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頗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冠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提印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偵童子。願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

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軻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聲名。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勸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見驅逼。逼貧道。所前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入乘。初跋陀在。刑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承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懷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議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願謂尙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之無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往。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清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

○[寺]一○ ○[女]二○ ○[影]二○ ○[具]足○ ○[長]十○ ○[表]二○ ○[信]二○ ○[姑]二○ ○[及]二○ ○[名]十○ ○[三]卷二○ ○[悅]二○ ○[道]二○ ○[皆]十○ ○[手]二○ ○[必]一○ ○[大]二○ ○[印]二○ ○[見]二○ ○[刑]十○ ○[承]二○ ○[皇]二○ ○[之]無二○ ○[不]見二○ ○[大]二○

月無喻。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遇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晴時西北雲起。如蓋。日在桑榆。風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以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行而望。見天華聖像。出中遼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來。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入竊之意。以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年終於所住求那毘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熟於誦誦。諸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毘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

國抄修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毘地悉皆通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謂諸譬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毘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鄴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遇。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占雲館中。譯出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釋寶唱哀曇允等筆受。論曰。傳譯之功。尙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住。持八萬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暉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戶。利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盤豆。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法輪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接。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振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險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今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威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圖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圖之仁

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適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遂。傍暖壁而臨深。蹈飛絙而渡險。遺身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宜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謙。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承遠竺佛念。釋寶雲。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領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適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寂。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斬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觀。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健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愆。佛實有讚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義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遠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尙貼實

起十初 如十車 以二已 大二大 之二云 孝十武 又二及 以二取 通二通 年終二卒 解一 通十語 謂二語 百十句 部二衆 以十實 復十有 通二接 殿一 占二古 大十阿 等十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 等十執 受十現行 於世 住一任 殿一 利二製 盤豆則二盤頭則二盤頭則 法二輪轉 接二被 抵二真 國二屬 法二度 而二與 阿二計 云二日 二二 近二通 之 一 二 移 貼二有

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腦之厄。比于雖忠。睿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間有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從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慢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然。晚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籍。堅其身。故為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懷事。迹易翻。開因果。則悠然。眉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敷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附舫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道八九。是以法顯智猛。習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旅成群。還至則顯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隨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胸。矜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探神律。融治經論。雖復。祇樹息。陰玄風尚。扇。婆羅髮。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易歟。贊曰。頻婆娑。唱。疊教。攸。陳。五乘。龜轉。八萬彌綸。周星。曜。漢夢通神。騰蘭識什。殢道來臻。慈雲徒。陰慧水傳。津俾。夫季末。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第三

朱士行 一 支孝龍 二 康僧淵 三 竺法雅 四 康法朗 五 竺法乘 六 竺潛深 七 支道林 八 于法蘭 九 于法開 十 于道邃 十一 竺法崇 十二 竺法義 十三 竺僧度 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勵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卷。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瞽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斷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焚。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膜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威。遂得送至

陳留會。恒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勵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又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為晉文。稱為放光。波若。皮膜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錄。今寫為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開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異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欲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笑。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剏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勝。需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

◎客二謹◎ ◎問二聞◎ ◎註二疏◎ ◎義二益◎ ◎慶二唱◎ ◎義二談◎ ◎第二典◎ ◎竟二註◎ ◎瞻二耶◎ ◎第◎
 (第)一◎ (晉洛陽)十朱◎ (淮陽)十支◎ (陳草山)十康◎ (高邑)十竺◎ (中山)十康◎ (敦煌)十竺◎
 (刻東山)十竺◎ (澤深)十道◎ (刻沃州)十支◎ (劉山)十于◎ (劉山)十于◎ (劉山)十于◎
 (刻東山)十竺◎ (始寧山)十竺◎ (東莞)十竺◎ (劉山)十于◎ (劉山)十于◎ (劉山)十于◎
 (遊)一◎ (梵漢)二胡◎ (波二般)◎ (今二今)◎ (文二文)◎ (胡二覽)◎ (得)二得◎
 ◎客二謹◎ ◎問二聞◎ ◎註二疏◎ ◎義二益◎ ◎慶二唱◎ ◎義二談◎ ◎第二典◎ ◎竟二註◎ ◎瞻二耶◎ ◎第◎

法雅。河間人。擬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諸稟。時依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而乃毘浮。相疊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僞趙太子。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醉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

竺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護爲沙彌。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闕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卽

○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爲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贊曰：索虛雲衿，翳爾開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彫飾，照足開矚。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蕭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大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屣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中宗蕭祖昇○退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山門。潛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治。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殷勤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卽於御筵開講大品。上

① 豐二慶② ③ 取二求④ ⑤ 者十(傳)⑥ ⑦ 之二子⑧ ⑨ 林二松⑩ ⑪ 以常一常以⑫ ⑬ 梵十(天)⑭ ⑮ (竺)十法⑯ ⑰ 族十(張)⑱ ⑲ 乃二及⑳ ㉑ 相幾二曼相㉒ ㉓ 采二彩㉔ ㉕ 仍一㉖ ㉗ 右二石㉘ ㉙ 跡二且㉚ ㉛ (流)一㉜ ㉝ 上二尙* ㉞ (尙)一㉟ ㊱ 業道二消業㊲ ㊳ 門二立㊴ ㊵ 觀二教㊶ ㊷ 義難二既義㊸ ㊹ 何十(許)㊺ ㊻ 未十(及)㊼ ㊽ 聖十(客)㊾ ㊿ 動二能㊿ * ① 竺十(道)㊿ ㊿ 教二郭㊿ ㊿ 行二徐㊿ ㊿ 大二太㊿ ㊿ (及)十中㊿ ㊿ 還二張㊿ ㊿

帝即位。類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通作數百語。自謂通莫能抗。通乃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慚而退焉。乃歎曰。實。縉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縉中散安曰。藉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豐。論辯思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浩實有慚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通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通願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愈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聖。影。純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匪外王之化。諸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乘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九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勸道遊靈。校日。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振天下。清風既。邵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妖。誣。尋丘。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姪。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因丘而不。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

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宇。常無為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貨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榮。蔬長阜。漱流清壑。經緯畢。世絕。親。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不。知。所。居。自。到。大。道。屢。蒙。引。見。優。以。資。禮。策。以。徵。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機。允。塞。視。聽。以。踏。侍。人。流。汗。位。席。竊。四。翁。赴。漢。于。木。暮。魏。皆。出。處。有。時。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哀。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因。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催促。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絲。習。遠。落。延。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時。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露。板。以。聞。中。其。恩。管。裏。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饒。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通。而。坐。謝。萬。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攝。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刻。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通。馬。者。通。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通。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通。謂。鶴。曰。爾。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通。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卵。於。地。破。破。鵝。行。頃。之。俱。滅。通。乃。感。

悟。由是蔬食終身。通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在昔。數來覓。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其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作。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郗超為之序傳。袁宏為之銘。贊。周曇寶為之作。誄。孫綽道實論以道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在。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通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斥於郢人。牙生綴。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王以行業焉。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為業。研。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米。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

帝即位。類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通作數百語。自謂通莫能抗。通乃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慚而退焉。乃歎曰。實。縉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縉中散安曰。藉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豐。論辯思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浩實有慚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通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通願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愈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聖。影。純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匪外王之化。諸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乘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九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勸道遊靈。校日。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振天下。清風既。邵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妖。誣。尋丘。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姪。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因丘而不。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

步東甌遠隔嶠嶸。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是也。時人以共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群。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歎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國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贊曰。于氏超世。體玄巨。嘉遁山澤。馴洽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與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者。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染治不驗。舉家遠援。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裏見而出。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脈。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脈。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應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鄧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蘩。斑如。在場。芬若停涼。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

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咸既至郡。正值通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通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瞻云。深揖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山帝戀德。懇賜錢絹。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為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于道遠。燦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還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謹公常稱選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囂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鄒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人。誠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遠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遠有清冷之譽。何得為匹。孫綽曰。雖述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遠。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

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記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為寺。崇居之少時。化治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菴。渴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安歸。披衿頓契。自以為得意之交也。崇歎曰。細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咏曰。皓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刻東仰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浴。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勢能行。是故罕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刀衆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數並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

○(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二百)○(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三百四)○(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四百)○(四百一)○(四百二)○(四百三)○(四百四)○(四百五)○(四百六)○(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五百)○(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五百四)○(五百五)○(五百六)○(五百七)○(五百八)○(五百九)○(六百)○(六百一)○(六百二)○(六百三)○(六百四)○(六百五)○(六百六)○(六百七)○(六百八)○(六百九)○(七百)○(七百一)○(七百二)○(七百三)○(七百四)○(七百五)○(七百六)○(七百七)○(七百八)○(七百九)○(八百)○(八百一)○(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四)○(八百五)○(八百六)○(八百七)○(八百八)○(八百九)○(九百)○(九百一)○(九百二)○(九百三)○(九百四)○(九百五)○(九百六)○(九百七)○(九百八)○(九百九)○(一千)○(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一千九)○(二千)○(二千一)○(二千二)○(二千三)○(二千四)○(二千五)○(二千六)○(二千七)○(二千八)○(二千九)○(三千)○(三千一)○(三千二)○(三千三)○(三千四)○(三千五)○(三千六)○(三千七)○(三千八)○(三千九)○(四千)○(四千一)○(四千二)○(四千三)○(四千四)○(四千五)○(四千六)○(四千七)○(四千八)○(四千九)○(五千)○(五千一)○(五千二)○(五千三)○(五千四)○(五千五)○(五千六)○(五千七)○(五千八)○(五千九)○(六千)○(六千一)○(六千二)○(六千三)○(六千四)○(六千五)○(六千六)○(六千七)○(六千八)○(六千九)○(七千)○(七千一)○(七千二)○(七千三)○(七千四)○(七千五)○(七千六)○(七千七)○(七千八)○(七千九)○(八千)○(八千一)○(八千二)○(八千三)○(八千四)○(八千五)○(八千六)○(八千七)○(八千八)○(八千九)○(九千)○(九千一)○(九千二)○(九千三)○(九千四)○(九千五)○(九千六)○(九千七)○(九千八)○(九千九)○(一萬)○(一萬一)○(一萬二)○(一萬三)○(一萬四)○(一萬五)○(一萬六)○(一萬七)○(一萬八)○(一萬九)○(二萬)○(二萬一)○(二萬二)○(二萬三)○(二萬四)○(二萬五)○(二萬六)○(二萬七)○(二萬八)○(二萬九)○(三萬)○(三萬一)○(三萬二)○(三萬三)○(三萬四)○(三萬五)○(三萬六)○(三萬七)○(三萬八)○(三萬九)○(四萬)○(四萬一)○(四萬二)○(四萬三)○(四萬四)○(四萬五)○(四萬六)○(四萬七)○(四萬八)○(四萬九)○(五萬)○(五萬一)○(五萬二)○(五萬三)○(五萬四)○(五萬五)○(五萬六)○(五萬七)○(五萬八)○(五萬九)○(六萬)○(六萬一)○(六萬二)○(六萬三)○(六萬四)○(六萬五)○(六萬六)○(六萬七)○(六萬八)○(六萬九)○(七萬)○(七萬一)○(七萬二)○(七萬三)○(七萬四)○(七萬五)○(七萬六)○(七萬七)○(七萬八)○(七萬九)○(八萬)○(八萬一)○(八萬二)○(八萬三)○(八萬四)○(八萬五)○(八萬六)○(八萬七)○(八萬八)○(八萬九)○(九萬)○(九萬一)○(九萬二)○(九萬三)○(九萬四)○(九萬五)○(九萬六)○(九萬七)○(九萬八)○(九萬九)○(十萬)○(十萬一)○(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四)○(十萬五)○(十萬六)○(十萬七)○(十萬八)○(十萬九)○(十一萬)○(十一萬一)○(十一萬二)○(十一萬三)○(十一萬四)○(十一萬五)○(十一萬六)○(十一萬七)○(十一萬八)○(十一萬九)○(十二萬)○(十二萬一)○(十二萬二)○(十二萬三)○(十二萬四)○(十二萬五)○(十二萬六)○(十二萬七)○(十二萬八)○(十二萬九)○(十三萬)○(十三萬一)○(十三萬二)○(十三萬三)○(十三萬四)○(十三萬五)○(十三萬六)○(十三萬七)○(十三萬八)○(十三萬九)○(十四萬)○(十四萬一)○(十四萬二)○(十四萬三)○(十四萬四)○(十四萬五)○(十四萬六)○(十四萬七)○(十四萬八)○(十四萬九)○(十五萬)○(十五萬一)○(十五萬二)○(十五萬三)○(十五萬四)○(十五萬五)○(十五萬六)○(十五萬七)○(十五萬八)○(十五萬九)○(十六萬)○(十六萬一)○(十六萬二)○(十六萬三)○(十六萬四)○(十六萬五)○(十六萬六)○(十六萬七)○(十六萬八)○(十六萬九)○(十七萬)○(十七萬一)○(十七萬二)○(十七萬三)○(十七萬四)○(十七萬五)○(十七萬六)○(十七萬七)○(十七萬八)○(十七萬九)○(十八萬)○(十八萬一)○(十八萬二)○(十八萬三)○(十八萬四)○(十八萬五)○(十八萬六)○(十八萬七)○(十八萬八)○(十八萬九)○(十九萬)○(十九萬一)○(十九萬二)○(十九萬三)○(十九萬四)○(十九萬五)○(十九萬六)○(十九萬七)○(十九萬八)○(十九萬九)○(二十萬)○(二十萬一)○(二十萬二)○(二十萬三)○(二十萬四)○(二十萬五)○(二十萬六)○(二十萬七)○(二十萬八)○(二十萬九)○(二十一萬)○(二十一萬一)○(二十一萬二)○(二十一萬三)○(二十一萬四)○(二十一萬五)○(二十一萬六)○(二十一萬七)○(二十一萬八)○(二十一萬九)○(二十二萬)○(二十二萬一)○(二十二萬二)○(二十二萬三)○(二十二萬四)○(二十二萬五)○(二十二萬六)○(二十二萬七)○(二十二萬八)○(二十二萬九)○(二十三萬)○(二十三萬一)○(二十三萬二)○(二十三萬三)○(二十三萬四)○(二十三萬五)○(二十三萬六)○(二十三萬七)○(二十三萬八)○(二十三萬九)○(二十四萬)○(二十四萬一)○(二十四萬二)○(二十四萬三)○(二十四萬四)○(二十四萬五)○(二十四萬六)○(二十四萬七)○(二十四萬八)○(二十四萬九)○(二十五萬)○(二十五萬一)○(二十五萬二)○(二十五萬三)○(二十五萬四)○(二十五萬五)○(二十五萬六)○(二十五萬七)○(二十五萬八)○(二十五萬九)○(二十六萬)○(二十六萬一)○(二十六萬二)○(二十六萬三)○(二十六萬四)○(二十六萬五)○(二十六萬六)○(二十六萬七)○(二十六萬八)○(二十六萬九)○(二十七萬)○(二十七萬一)○(二十七萬二)○(二十七萬三)○(二十七萬四)○(二十七萬五)○(二十七萬六)○(二十七萬七)○(二十七萬八)○(二十七萬九)○(二十八萬)○(二十八萬一)○(二十八萬二)○(二十八萬三)○(二十八萬四)○(二十八萬五)○(二十八萬六)○(二十八萬七)○(二十八萬八)○(二十八萬九)○(二十九萬)○(二十九萬一)○(二十九萬二)○(二十九萬三)○(二十九萬四)○(二十九萬五)○(二十九萬六)○(二十九萬七)○(二十九萬八)○(二十九萬九)○(三十萬)○(三十萬一)○(三十萬二)○(三十萬三)○(三十萬四)○(三十萬五)○(三十萬六)○(三十萬七)○(三十萬八)○(三十萬九)○(三十一萬)○(三十一萬一)○(三十一萬二)○(三十一萬三)○(三十一萬四)○(三十一萬五)○(三十一萬六)○(三十一萬七)○(三十一萬八)○(三十一萬九)○(三十二萬)○(三十二萬一)○(三十二萬二)○(三十二萬三)○(三十二萬四)○(三十二萬五)○(三十二萬六)○(三十二萬七)○(三十二萬八)○(三十二萬九)○(三十三萬)○(三十三萬一)○(三十三萬二)○(三十三萬三)○(三十三萬四)○(三十三萬五)○(三十三萬六)○(三十三萬七)○(三十三萬八)○(三十三萬九)○(三十四萬)○(三十四萬一)○(三十四萬二)○(三十四萬三)○(三十四萬四)○(三十四萬五)○(三十四萬六)○(三十四萬七)○(三十四萬八)○(三十四萬九)○(三十五萬)○(三十五萬一)○(三十五萬二)○(三十五萬三)○(三十五萬四)○(三十五萬五)○(三十五萬六)○(三十五萬七)○(三十五萬八)○(三十五萬九)○(三十六萬)○(三十六萬一)○(三十六萬二)○(三十六萬三)○(三十六萬四)○(三十六萬五)○(三十六萬六)○(三十六萬七)○(三十六萬八)○(三十六萬九)○(三十七萬)○(三十七萬一)○(三十七萬二)○(三十七萬三)○(三十七萬四)○(三十七萬五)○(三十七萬六)○(三十七萬七)○(三十七萬八)○(三十七萬九)○(三十八萬)○(三十八萬一)○(三十八萬二)○(三十八萬三)○(三十八萬四)○(三十八萬五)○(三十八萬六)○(三十八萬七)○(三十八萬八)○(三十八萬九)○(三十九萬)○(三十九萬一)○(三十九萬二)○(三十九萬三)○(三十九萬四)○(三十九萬五)○(三十九萬六)○(三十九萬七)○(三十九萬八)○(三十九萬九)○(四十萬)○(四十萬一)○(四十萬二)○(四十萬三)○(四十萬四)○(四十萬五)○(四十萬六)○(四十萬七)○(四十萬八)○(四十萬九)○(四十一萬)○(四十一萬一)○(四十一萬二)○(四十一萬三)○(四十一萬四)○(四十一萬五)○(四十一萬六)○(四十一萬七)○(四十一萬八)○(四十一萬九)○(四十二萬)○(四十二萬一)○(四十二萬二)○(四十二萬三)○(四十二萬四)○(四十二萬五)○(四十二萬六)○(四十二萬七)○(四十二萬八)○(四十二萬九)○(四十三萬)○(四十三萬一)○(四十三萬二)○(四十三萬三)○(四十三萬四)○(四十三萬五)○(四十三萬六)○(四十三萬七)○(四十三萬八)○(四十三萬九)○(四十四萬)○(四十四萬一)○(四十四萬二)○(四十四萬三)○(四十四萬四)○(四十四萬五)○(四十四萬六)○(四十四萬七)○(四十四萬八)○(四十四萬九)○(四十五萬)○(四十五萬一)○(四十五萬二)○(四十五萬三)○(四十五萬四)○(四十五萬五)○(四十五萬六)○(四十五萬七)○(四十五萬八)○(四十五萬九)○(四十六萬)○(四十六萬一)○(四十六萬二)○(四十六萬三)○(四十六萬四)○(四十六萬五)○(四十六萬六)○(四十六萬七)○(四十六萬八)○(四十六萬九)○(四十七萬)○(四十七萬一)○(四十七萬二)○(四十七萬三)○(四十七萬四)○(四十七萬五)○(四十七萬六)○(四十七萬七)○(四十七萬八)○(四十七萬九)○(四十八萬)○(四十八萬一)○(四十八萬二)○(四十八萬三)○(四十八萬四)○(四十八萬五)○(四十八萬六)○(四十八萬七)○(四十八萬八)○(四十八萬九)○(四十九萬)○(四十九萬一)○(四十九萬二)○(四十九萬三)○(四十九萬四)○(四十九萬五)○(四十九萬六)○(四十九萬七)○(四十九萬八)○(四十九萬九)○(五十萬)○(五十萬一)○(五十萬二)○(五十萬三)○(五十萬四)○(五十萬五)○(五十萬六)○(五十萬七)○(五十萬八)○(五十萬九)○(五十一萬)○(五十一萬一)○(五十一萬二)○(五十一萬三)○(五十一萬四)○(五十一萬五)○(五十一萬六)○(五十一萬七)○(五十一萬八)○(五十一萬九)○(五十二萬)○(五十二萬一)○(五十二萬二)○(五十二萬三)○(五十二萬四)○(五十二萬五)○(五十二萬六)○(五十二萬七)○(五十二萬八)○(五十二萬九)○(五十三萬)○(五十三萬一)○(五十三萬二)○(五十三萬三)○(五十三萬四)○(五十三萬五)○(五十三萬六)○(五十三萬七)○(五十三萬八)○(五十三萬九)○(五十四萬)○(五十四萬一)○(五十四萬二)○(五十四萬三)○(五十四萬四)○(五十四萬五)○(五十四萬六)○(五十四萬七)○(五十四萬八)○(五十四萬九)○(五十五萬)○(五十五萬一)○(五十五萬二)○(五十五萬三)○(五十五萬四)○(五十五萬五)○(五十五萬六)○(五十五萬七)○(五十五萬八)○(五十五萬九)○(五十六萬)○(五十六萬一)○(五十六萬二)○(五十六萬三)○(五十六萬四)○(五十六萬五)○(五十六萬六)○(五十六萬七)○(五十六萬八)○(五十六萬九)○(五十七萬)○(五十七萬一)○(五十七萬二)○(五十七萬三)○(五十七萬四)○(五十七萬五)○(五十七萬六)○(五十七萬七)○(五十七萬八)○(五十七萬九)○(五十八萬)○(五十八萬一)○(五十八萬二)○(五十八萬三)○(五十八萬四)○(五十八萬五)○(五十八萬六)○(五十八萬七)○(五十八萬八)○(五十八萬九)○(五十九萬)○(五十九萬一)○(五十九萬二)○(五十九萬三)○(五十九萬四)○(五十九萬五)○(五十九萬六)○(五十九萬七)○(五十九萬八)○(五十九萬九)○(六十萬)○(六十萬一)○(六十萬二)○(六十萬三)○(六十萬四)○(六十萬五)○(六十萬六)○(六十萬七)○(六十萬八)○(六十萬九)○(六十一萬)○(六十一萬一)○(六十一萬二)○(六十一萬三)○(六十一萬四)○(六十一萬五)○(六十一萬六)○(六十一萬七)○(六十一萬八)○(六十一萬九)○(六十二萬)○(六十二萬一)○(六十二萬二)○(六十二萬三)○(六十二萬四)○(六十二萬五)○(六十二萬六)○(六十二萬七)○(六十二萬八)○(六十二萬九)○(六十三萬)○(六十三萬一)○(六十三萬二)○(六十三萬三)○(六十三萬四)○(六十三萬五)○(六十三萬六)○(六十三萬七)○(六十三萬八)○(六十三萬九)○(六十四萬)○(六十四萬一)○(六十四萬二)○(六十四萬三)○(六十四萬四)○(六十四萬五)○(六十四萬六)○(六十四萬七)○(六十四萬八)○(六十四萬九)○(六十五萬)○(六十五萬一)○(六十五萬二)○(六十五萬三)○(六十五萬四)○(六十五萬五)○(六十五萬六)○(六十五萬七)○(六十五萬八)○(六十五萬九)○(六十六萬)○(六十六萬一)○(六十六萬二)○(六十六萬三)○(六十六萬四)○(六十六萬五)○(六十六萬六)○(六十六萬七)○(六十六萬八)○(六十六萬九)○(六十七萬)○(六十七萬一)○(六十七萬二)○(六十七萬三)○(六十七萬四)○(六十七萬五)○(六十七萬六)○(六十七萬七)○(六十七萬八)○(六十七萬九)○(六十八萬)○(六十八萬一)○(六十八萬二)○(六十八萬三)○(六十八萬四)○(六十八萬五)○(六十八萬六)○(六十八萬七)○(六十八萬八)○(六十八萬九)○(六十九萬)○(六十九萬一)○(六十九萬二)○(六十九萬三)○(六十九萬四)○(六十九萬五)○(六十九萬六)○(六十九萬七)○(六十九萬八)○(六十九萬九)○(七十萬)○(七十萬一)○(七十萬二)○(七十萬三)○(七十萬四)○(七十萬五)○(七十萬六)○(七十萬七)○(七十萬八)○(七十萬九)○(七十一萬)○(七十一萬一)○(七十一萬二)○(七十一萬三)○(七十一萬四)○(七十一萬五)○(七十一萬六)○(七十一萬七)○(七十一萬八)○(七十一萬九)○(七十二萬)○(七十二萬一)○(七十二萬二)○(七十二萬三)○(七十二萬四)○(七十二萬五)○(七十二萬六)○(七十二萬七)○(七十二萬八)○(七十二萬九)○(七十三萬)○(七十三萬一)○(七十三萬二)○(七十三萬三)○(七十三萬四)○(七十三萬五)○(七十三萬六)○(七十三萬七)○(七十三萬八)○(七十三萬九)○(七十四萬)○(七十四萬一)○(七十四萬二)○(七十四萬三)○(七十四萬四)○(七十四萬五)○(七十四萬六)○(七十四萬七)○(七十四萬八)○(七十四萬九)○(七十五萬)○(七十五萬一)○(七十五萬二)○(七十五萬三)○(七十五萬四)○(七十五萬五)○(七十五萬六)○(七十五萬七)○(七十五萬八)○(七十五萬九)○(七十六萬)○(七十六萬一)○(七十六萬二)○(七十六萬三)○(七十六萬四)○(七十六萬五)○(七十六萬六)○(七十六萬七)○(七十六萬八)○(七十六萬九)○(七十七萬)○(七十七萬一)○(七十七萬二)○(七十七萬三)○(七十七萬四)○(七十七萬五)○(七十七萬六)○(七十七萬七)○(七十七萬八)○(七十七萬九)○(七十八萬)○(七十八萬一)○(七十八萬二)○(七十八萬三)○(七十八萬四)○(七十八萬五)○(七十八萬六)○(七十八萬七)○(七十八萬八)○(七十八萬九)○(七十九萬)○(七十九萬一)○(七十九萬二)○(七十九萬三)○(七十九萬四)○(七十九萬五)○(七十九萬六)○(七十九萬七)○(七十九萬八)○(七十九萬九)○(八十萬)○(八十萬一)○(八十萬二)○(八十萬三)○(八十萬四)○(八十萬五)○(八十萬六)○(八十萬七)○(八十萬八)○(八十萬九)○(八十一萬)○(八十一萬一)○(八十一萬二)○(八十一萬三)○(八十一萬四)○(八十一萬五)○(八十一萬六)○(八十一萬七)○(八十一萬八)○(八十一萬九)○(八十二萬)○(八十二萬一)○(八十二萬二)○(八十二萬三)○(八十二萬四)○(八十二萬五)○(八十二萬六)○(八十二萬七)○(八十二萬八)○(八十二萬九)○(八十三萬)○(八十三萬一)○(八十三萬二)○(八十三萬三)○(八十三萬四)○(八十三萬五)○(八十三萬六)○(八十三萬七)○(八十三萬八)○(八十三萬九)○(八十四萬)○(八十四萬一)○(八十四萬二)○(八十四萬三)○(八十四萬四)○(八十四萬五)○(八十四萬六)○(八十四萬七)○(八十四萬八)○(八十四萬九)○(八十五萬)○(八十五萬一)○(八十五萬二)○(八十五萬三)○(八十五萬四)○(八十五萬五)○(八十五萬六)○(八十五萬七)○(八十五萬八)○(八十五萬九)○(八十六萬)○(八十六萬一)○(八十六萬二)○(八十六萬三)○(八十六萬四)○(八十六萬五)○(八十六萬六)○(八十六萬七)○(八十六萬八)○(八十六萬九)○(八十七萬)○(八十七萬一)○(八十七萬二)○(八十七萬三)○(八十七萬四)○(八十七萬五)○(八十七萬六)○(八十七萬七)○(八十七萬八)○(八十七萬九)○(八十八萬)○(八十八萬一)○(八十八萬二)○(八十八萬三)○(八十八萬四)○(八十八萬五)○(八十八萬六)○(八十八萬七)○(八十八萬八)○(八十八萬九)○(八十九萬)○(八十九萬一)○(八十九萬二)○(八十九萬三)○(八十九萬四)○(八十九萬五)○(八十九萬六)○(八十九萬七)○(八十九萬八)○(八十九萬九)○(九十萬)○(九十萬一)○(九十萬二)○(九十萬三)○(九十萬四)○(九十萬五)○(九十萬六)○(九十萬七)○(九十萬八)○(九十萬九)○(九十一萬)○(九十一萬一)○(九十一萬二)○(九十一萬三)○(九十一萬四)○(九十一萬五)○(九十一萬六)○(九十一萬七)○(九十一萬八)○(九十一萬九)○(九十二萬)○(九十二萬一)○(九十二萬二)○(九十二萬三)○(九十二萬四)○(九十二萬五)○(九十二萬六)○(九十二萬七)○(九十二萬八)○(九十二萬九)○(九十三萬)○(九十三萬一)○(九十三萬二)○(九十三萬三)○(九十三萬四)○(九十三萬五)○(九十三萬六)○(九十三萬七)○(九十三萬八)○(九十三萬九)○(九十四萬)○(九十四萬一)○(九十四萬二)○(九十四萬三)○(九十四萬四)○(九十四萬五)○(九十四萬六)○(九十四萬七)○(九十四萬八)○(九十四萬九)○(九十五萬)○(九十五萬一)○(九十五萬二)○(九十五萬三)○(九十五萬四)○(九十五萬五)○(九十五萬六)○(九十五萬七)○(九十五萬八)○(九十五萬九)○(九十六萬)○(九十六萬一)○(九十六萬二)○(九十六萬三)○(九十六萬四)○(九十六萬五)○(九十六萬六)○(九十六萬七)○(九十六萬八)○(九十六萬九)○(九十七萬)○(九十七萬一)○(九十七萬二)○(九十七萬三)○(九十七萬四)○(九十七萬五)○(九十七萬六)○(九十七萬七)○(九十七萬八)○(九十七萬九)○(九十八萬)○(九十八萬一)○(九十八萬二)○(九十八萬三)○(九十八萬四)○(九十八萬五)○(九十八萬六)○(九十八萬七)○(九十八萬八)○(九十八萬九)○(九十九萬)○(九十九萬一)○(九十九萬二)○(九十九萬三)○(九十九萬四)○(九十九萬五)○(九十九萬六)○(九十九萬七)○(九十九萬八)○(九十九萬九)○(一百萬)○(一百萬一)○(一百萬二)○(一百萬三)○(一百萬四)○(一百萬五)○(一百萬六)○(一百萬七)○(一百萬八)○(一百萬九)○(一百萬一)○(一百萬二)○(一百萬三)○(一百萬四)○(一百萬五)○(一百萬六)○(一百萬七)○(一百萬八)○(一百萬九)○(一百萬十)○(一百萬十一)○(一百萬十二)○(一百萬十三)○(一百萬十四)○(一百萬十五)○(一百萬十六)○(一百萬十七)○(一百萬十八)○(一百萬十九)○(一百萬二十)○(一百萬二十一)○(一百萬二十二)○(一百萬二十三)○(一百萬二十四)○(一百萬二十五)○(一百萬二十六)○(一百萬二十七)○(一百萬二十八)○(一百萬二十九)○(一百萬三十)○(一百萬三十一)○(一百萬三十二)○(一百萬三十三)○(一百萬三十四)○(一百萬三十五)○(一百萬三十六)○(一百萬三十七)○(一百萬三十八)○(一百萬三十九)○(一百萬四十)○(一百萬四十一)○(一百萬四十二)○(一百萬四十三)○(一百萬四十四)○(一百萬四十五)○(一百萬四十六)○(一百萬四十七)○(一百萬四十八)○(一百萬四十九)○(一百萬五十)○(一百萬五十一)○(一百萬五十二)○(一百萬五十三)○(一百萬五十四)○(一百萬五十五)○(一百萬五十六)○(一百萬五十七)○(一百萬五十八)○(一百萬五十九)○(一百萬六十)○(一百萬六十一)○(一百萬六十二)○(一百萬六十三)○(一百萬六十四)○(一百萬六十五)○(一百萬六十六)○(一百萬六十七)○(一百萬六十八)○(一百萬六十九)○(一百萬七十)○(一百萬七十一)○(一百萬七十二)○(一百萬七十三)○(一百萬七十四)○(一百萬七十五)○(一百萬七十六)○(一百萬七十七)○(一百萬七十八)○(一百萬七十九)○(一百萬八十)○(一百萬八十一)○(一百萬八十二)○(一百萬八十三)○(一百萬八十四)○(一百萬八十五)○(一百萬八十六)○(一百萬八十七)○(一百萬八十八)○(一百萬八十九)○(一百萬九十)○(一百萬九十一)○(一百萬九十二)○(一百萬九十三)○(一百萬九十四)○(一百萬九十五)○(一百萬九十六)○(一百萬九十七)○(一百萬九十八)○(一百萬九十九)○(一百萬一百)○(一百萬一百一)○(一百萬一百二)○(一百萬一百三)○(一百萬一百四)○(一百萬一百五)○(一百萬一百六)○(一百萬一百七)○(一百萬一百八)○(一百萬一百九)○(一百萬一百十)○(一百萬一百十一)○(一百萬一百十二)○(一百萬一百十三)○(一百萬一百十四)○(一百萬一百十五)○(一百萬一百十六)○(一百萬一百十七)○(一百萬一百十八)○(一百萬一百十九)○(一百萬一百二十)○(一百萬一百三十一)○(一百萬一百三十二)○(一百萬一百三十三)○(一百萬一百三十四)○(一百萬一百三十五)○(一百萬一百三十六)○(一百萬一百三十七)○(一百萬一百三十八)○(一百萬一百三十九)○(一百萬一百四十)○(一百萬一百四十一)○(一百萬一百四十二)○(一百萬一百四十三)○(一百萬一百四十四)○(一百萬一百四十五)○(一百萬一百四十六)○(一百萬一百四十七)○(一百萬一百四十八)○(一百萬一百四十九)○(一百萬一百五十)○(一百萬一百五十一)○(一百萬一百五十二)○(一百萬一百五十三)○(一百萬一百五十四)○(一百萬一百五十五)○(一百萬一百五十六)○(一百萬一百五十七)○(一百萬一百五十八)○(一百萬一百五十九)○(一百萬一百六十)○(一百萬一百六十一)○(一百萬一百六十二)○(一百萬一百六十三)○(一百萬一百六十四)○(一百萬一百六十五)○(一百萬一百六十六)○(一百萬一百六十七)○(一百萬一百六十八)○(一百萬一百六十九)○(一百萬一百七十)○(一百萬一百七十一)○(一百萬一百七十二)○(一百萬一百七十三)○(一百萬一百七十四)○(一百萬一百七十五)○(一百萬一百七十六)○(一百萬一百七十七)○(一百萬一百七十八)○(一百萬一百七十九)○(一百萬一百八十)○(一百萬一百八十一)○(一百萬一百八十二)○(一百萬一百八十三)○(一百萬一百八十四)○(一百萬一百八十五)○(一百萬一百八十六)○(一百萬一百八十七)○(一百萬一百八十八)○(一百萬一百八十九)○(一百萬一百九十)○(一百萬一百九十一)○(一百萬一百九十二)○(一百萬一百九十三)○(一百萬一百九十四)○(一百萬一百九十五)○(一百萬一百九十六)○(一百萬一百九十七)○(一百萬一百九十八)○(一百萬一百九十九)○(一百萬二百)○(一百萬二百一)○(一百萬二百二)○(一百萬二百三)○(一百萬二百四)○(一百萬二百五)○(一百萬二百六)○(一百萬二百七)○(一百萬二百八)○(一百萬二百九)○(一百萬二百十)○(一百萬二百十一)○(一百萬二百十二)○(一百萬二百十三)○(一百萬二百十四)○(一百萬二百十五)○(一百萬二百十六)○(一百萬二百十七)○(一百萬二百十八)○(一百萬二百十九)○(一百萬二百二十)○(一百萬二百三十一)○(一百萬二百三十二)○(一百萬二百三十三)○(一百萬二百三十四)○(一百萬二百三十五)○(一百萬二百三十六)○(一百萬二百三十七)○(一百萬二百三十八)○(一百萬二百三十九)○(一百萬二百四十)○(一百萬二百四十一)○(一百萬二百四十二)○(一百萬二百四十三)○(一百萬二百四十四)○(一百萬二百四十五)○(一百萬二百四十六)○(一百萬二百四十七)○(一百萬二百四十八)○(一百萬二百四十九)○(一百萬二百五十)○(一百萬二百五十一)○(一百萬二百五十二)○(一百萬二百五十三)○(一百萬二百五十四)○(一百萬二百五十五)○(一百萬二百五十六)○(一百萬二百五十七)○(一百萬二百五十八)○(一百萬二百五十九)○(一百萬二百六十)○(一百萬二百六十一)○(一百萬二百六十二)○(一百萬二百六十三)○(一百萬二百六十四)○(一百萬二百六十五)○(一百萬二百六十六)○(一百萬二百六十七)○(一百萬二百六十八)○(一百萬二百六十九)○(一百萬二百七十)○(一百萬二百七十一)○(一百萬二百七十二)○(一百萬二百七十三)○(一百萬二百七十四)○(一百萬二百七十五)○(一百萬二百七十六)○(一百萬二百七十七)○(一百萬二百七十八)○(一百萬二百七十九)○(一百萬二百八十)○(一百萬二百八十一)○(一百萬二百八十二)○(一百萬二百八十三)○(一百萬二百八十四)○(一百萬二百八十五)○(一百萬二百八十六)○(一百萬二百八十七)○(一百萬二百八十八)○(一百萬二百八十九)○(一百萬二百九十)○(一百萬二百九十一)○(一百萬二百九十二)○(一百萬二百九十三)○(一百萬二百九十四)○(一百萬二百九十五)○(一百萬二百九十六)○(一百萬二百九十七)○(一百萬二百九十八)○(一百萬二百九十九)○(一百萬三百)○(一百萬三百一)○(一百萬三百二)○(一百萬三百三)○(一百萬三百四)○(一百萬三百五)○(一百萬三百六)○(一百萬三百七)○(一百萬三百八)○(一百萬三百九)○(一百萬三百十)○(一百萬三百十一)○(一百萬三百十二)○(一百萬三百十三)○(一百萬三百十四)○(一百萬三百十五)○(一百萬三百十六)○(一百萬三百十七)○(一百萬三百十八)○(一百萬三百十九)○(一百萬三百二十)○(一百萬三百三十一)○(一百萬三百三十二)○(一百萬三百三十三)○(一百萬三百三十四)○(一百萬三百三十五)○(一百萬三百三十六)○(一百萬三百三十七)○(一百萬三百三十八)○(一百萬三百三十九)○(一百萬三百四十)○(一百萬三百四十一)○(一百萬三百四十二)○(一百萬三百四十三)○(一百萬三百四十四)○(一百萬三百四十五)○(一百萬三百四十六)○(一百萬三百四十七)○(一百萬三百四十八)○(一百萬三百四十九)○(一百萬三百五十)○(一百萬三百五十一)○(一百萬三百五十二)○(一百萬三百五十三)○(一百萬三百五十四)○(一百萬三百五十五)○(一百萬三百五十六)○(一百萬三百五十七)○(一百萬三百五十八)○(一百萬三百五十九)○(一百萬三百六十)○(一百萬三百六十一)○(一百萬三百六十二)○(一百萬三百六十三)○(一百萬三百六十四)○(一百萬三百六十五)○(一百萬三百六十六)○(一百萬三百六十七)○(一百萬三百六十八)○(一百萬三百六十九)○(一百萬三百七十)○(一百萬三百七十一)○(一百萬三百七十二)○(一百萬三百七十三)○(一百萬三百七十四)○(一百萬三百七十五)○(一百萬三百七十六)○(一百萬三百七十七)○(一百萬三百七十八)○(一百萬三百七十九)○(一百萬三百八十)○(一百萬三百八十一)○(一百萬三百八十二)○(一百萬三百八十三)○(一百萬三百八十四)○(一百萬三百八十五)○(一百萬三百八十六)○(一百萬三百八十七)○(一百萬三百八十八)○(一百萬三百八十九)○(一百萬三百九十)○(一百萬三百九十一)○(一百萬三百九

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饈鏗鏘之聲喧嘩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

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綈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度既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若華藏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群經著毘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雁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高僧傳卷第五 義解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道安一 釋法和四二

竺僧朗四三 竺法汰四四

釋僧先四五 竺僧輔四六

竺僧敷四七 釋曇翼四八

釋法遇四九 釋曇徽五十

釋道立四十一 釋曇戒四十二

釋曇戒四十二

十六
二十六
三十三
三十三

①路=路②冠十(之)③底=底④(迷)一⑤迷九=抗迷⑥怒若=若風⑦安二事⑧真二象⑨英十不⑩二十(法雅雅三)⑪(法雅雅三重出不刊)⑫三三四⑬四二五⑭先二光⑮五二六⑯六二七⑰七二八⑱八二九⑲九二一〇⑳十一二⑳十二三㉑十三二四㉒十四二五㉓十五二六㉔智二性⑵于二於下同⑵而十(敬)⑵泰二象⑵

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群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斗，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卽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勸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扶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能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轎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事可參聞，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與，安之榮未稱其德，卽勸僕射扶安登轎，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

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上，且東南區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威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尙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鸞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嘗曰：若所說不盡堪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寶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

寺寄宿。寺房既遷，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與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往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並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與字子略，卽嘉所謂賂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譏訛，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伴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解衣，乘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害嘉之日，有人於壠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

●斗一升●●同十(黃)●●(集)一●●找二抗●●不能二能不●●(黃)一●●皇二王●●●拒二車●●●找二北●●●公十(山)●●●堪二其●●●上二向●●(集)一●●近二亭●●●與二更●●●往二之●●●年七十二)一●●●並二且●●●莫十(正)●●(之)●●道二建●●

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又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證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之贊曰：物有廣曠，人固多辛。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開闢，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釋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日周眺，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住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勸語弟子俗內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還關中。專常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卽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爲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秦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秦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徵請。朗同辭老疾乃止。於是月月修書。彌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水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後秦姚興亦佳。數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假號東齊王。給以二縣租稅。朗讓王而取租稅爲興福業。晋孝武致書遣魏主拓跋珪亦送書致物。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常執仗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秦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秦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河陽。隔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矣。

遠而委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病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忽起出接。與歸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詞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仗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設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屢尾扣案末。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材軸何爲。座者皆笑。矣。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群。及諸豪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衽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

①之二也 ②〔又財〕文③十④一 ⑤黃一讀 ⑥(二)十釋 ⑦綱二 ⑧住二往 ⑨內二初 ⑩矣十〔若乃雅
 問人間祿正有器處少復外學差通儀祿太冠冠子成陌諸裏時依雅門從並義有功未佛雅雅與乃康法類等以經中事故兼歷外書爲生解
 之例謂之格義及少復外學等亦得以訓門從並風格義彩諸落於儒從外典經遇互講說安法每被諸漢疑其說要後立寺於南
 齊永百僧調語無懈華弟子曼習直述先師善於言論爲儒語太子石室所敬云〕百四十八字 ⑪也 ⑫一 ⑬安 ⑭〔常一
 ⑮〕〔符義〕一 ⑯下二十 ⑰泰二太 ⑱〔敬請一書〕十五字 ⑲搜二獎 ⑳〔漢〕一 ㉑住二加
 ⑳假號東王 ㉒〔期道一物〕二十七字 ㉓災十 ㉔陳二覽 ㉕一 ㉖二 ㉗二 ㉘二 ㉙二 ㉚二

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翼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瓊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瓊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含。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綱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卽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還。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卽薩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以翼神感。當于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臥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卽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尙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

◎玩十(墓王)◎ ◎墓一◎ ◎偶二與◎ ◎先二光◎◎* ◎折一析◎◎◎ ◎與十(安)◎◎◎ ◎有二與◎ ◎端一靜◎◎◎* ◎正二心◎◎◎ ◎抗一凡◎◎◎ ◎裁二掃◎ ◎波一較◎◎ ◎數二業◎◎◎ ◎惜一偏◎◎◎ ◎伙一狀◎◎◎ ◎孤二革◎◎◎ ◎得一◎◎◎◎◎ ◎三股◎◎◎ ◎含十(之)◎◎◎ ◎網二總◎◎◎ ◎座二法◎◎◎ ◎以一抱◎◎◎ ◎請二謂◎◎◎◎◎

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

衡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

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後屬寶禪

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

聞者方知。製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

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

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

守。院保開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

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道。安

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刺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

也。我訓領不動。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

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

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聞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

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微。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尙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

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微。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

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不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

奔波。常願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

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微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

滯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

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誡。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

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澹靖。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

覆舟山。巖居獨處。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

山。鳩集衆僧。自爲講大品。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欲令所懷粗訖耳。自

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部

練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借友一聽。遂深悟

臨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誦生安養。誠

曰。吾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

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吳。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田無蓄。常躬耕。暇

晡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即散有道行。曠

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殊群。履素安業。志行淵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

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按之。所苦

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

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阻。車

不通。輒於是解駕。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

以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

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養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

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臨山水。始投若

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樓閑養。志。郗超謝慶緒並結居廬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

阿十(許) 院二阮 和上二和尙 下同 微二微 推二推 惟 不二平 處二立 品十(經) 二路 二成 二學 二無著 二每 二按 二與十(守) 二老二 二居二文

人少以篇什著稱。性素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調病。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壹既得書。有契心抱。乃束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咨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牀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贊曰。馳詞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回。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中。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遊吳越。囑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授山陰嘉祥寺剎主。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

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慧遠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龔昌六

釋道祖七

釋僧碧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

釋道恒十

釋僧肇十

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_○婁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_○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

此來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尙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維。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昌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意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應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開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慰勸。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與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書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

貧道聞懷大非。小情所容。汲深非短。經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疏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當復期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竭。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毀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勸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歸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語。暢說義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穢難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溺。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敦實應其本心。夫溼以涸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與三寶復隆矣。因廣立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沖。庾冰輔正。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尙書

令何充僕射。褚昱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永旨爲駁。同異粉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曠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製裘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即外從。而觀遠辭旨。越趨未決。有頃玄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與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迷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尙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入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有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

①來二米②③二一④(要)十欲⑤⑥類二類⑦類⑧二相⑨來二末⑩⑪(至極)一⑫主二王⑬德風名二風名德⑭(日)一⑮壽龍二說⑯(書)一⑰精二塔⑱⑲來一⑳⑳來一㉑㉒美十(而)㉓復二經後㉔期二寄㉕亦十(復)㉖二兩⑷道二道⑸或二陳⑹正二止⑺一⑻立二玄⑼正二政⑽是二聖⑾欲二欲⑿情所二所情⑿未二不⑿近十(與)⑿行十(行)⑿盡二遠⑿(請在家)一⑿大德二夫德⑿大然⑿寄二客⑿道二途

未易有。況復弟賢耶。兗州刺史臧瑒王恭致書於沙門僧伽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爲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乃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於是兄弟收淚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旣疑其爲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東裝首路。玄得書惘悵。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璵雅相崇挹。時有沙門慧嚴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異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爲蜀郡僧正。嚴公內外多解。素爲毛璵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璵。割據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逼請嚴公。嚴不得已而起。璵旣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懼。持避難憩陴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戮。還過入寺。

●不十(生)㊟⑤ ●成二成㊟② ●所十(謂)㊟⑩ ●受二愛㊟⑨ ●觀二迎㊟⑧ ●銀二張㊟⑦ ●其二甚㊟⑥ ●耿一㊟⑤ ●和上二和
仙㊟④ ●數二麗㊟③ ●保二侃㊟② ●院二塚㊟① ●黃二漢㊟⑩ ●世十(焉)㊟⑨ ●冲二冲㊟⑧ ●萃二萃㊟⑦ ●(賢)十弟
日二云㊟⑥ ●復弟二弟復㊟⑤ ●圖二曉㊟④ ●乃二孫㊟③ ●[乃]一㊟② ●藥二藥㊟① ●收二接㊟⑩ ●戍二恰㊟⑨ ●雅二
推㊟⑧ ●經二革㊟⑦ ●升二升㊟⑥ ●據二據㊟⑤ ●[縣]一㊟④

人馬浴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澆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帖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臨終遺命。務易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行住坐臥宜其謹哉。以東閭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閭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爲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潯陽陶陶愛集虎溪。請永及慧遠。遠既入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

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帖然獨往。率爾而至。納衣草屣。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綿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動。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敝衣合掌求禪。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來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覽。鍊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更誠西國。想像彌陀。遠遣濟一燭曰。汝可以建心安養。就諸漏刻。濟執燭。憑机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爲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之。於是暫臥。因夢見自乘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欬然而覺。具爲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顏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化愚。噉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閭。安憐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且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託其床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首。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至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征。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尙弘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鑿風流。搖動峯岫。強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嵩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足高。沈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出。嵩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諸受。後少時嵩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嵩

①佔二恬②七二八③汝十等④潘二鄒⑤(釐)十⑥(釐)二⑦(釐)二⑧(釐)二⑨(釐)二⑩(釐)二⑪(釐)二⑫(釐)二⑬(釐)二⑭(釐)二⑮(釐)二⑯(釐)二⑰(釐)二⑱(釐)二⑲(釐)二⑳(釐)二㉑(釐)二㉒(釐)二㉓(釐)二㉔(釐)二㉕(釐)二㉖(釐)二㉗(釐)二㉘(釐)二㉙(釐)二㉚(釐)二㉛(釐)二㉜(釐)二㉝(釐)二㉞(釐)二㉟(釐)二㊱(釐)二㊲(釐)二㊳(釐)二㊴(釐)二㊵(釐)二㊶(釐)二㊷(釐)二㊸(釐)二㊹(釐)二㊺(釐)二㊻(釐)二㊼(釐)二㊽(釐)二㊾(釐)二㊿(釐)二

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折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

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闕。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渡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掄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

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揜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

卽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譟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

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數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問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覬。嚴勸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

於世矣

①儲二濟②齊二濟③每往二每詣④往每⑤王十(者)⑥以十疾⑦二二三⑧刻漏二漏刻⑨景二影⑩景
 二舉⑪從二從⑫拯二拯⑬某二葉⑭泥關二滯陽⑮未二夫⑯不刺二將極⑰不極⑱共二
 供⑲恆二怯⑳伏身白二仗白身⑳仗身白⑳仗白身㉑(於)一⑳七十十(三)㉒奇廿二天奇⑳大奇
 ㉓奇㉔折二折⑳*㉕鮮二辟㉖第二三⑳*㉗駱二三⑳*㉘數二旬㉙有二三之㉚問二問㉛*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靖。不共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譯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廬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一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機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衾成群。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闕。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鍊五門。善人六淨。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與同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難衛之。松栢與勅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羅流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卽勅給俸卹吏力人與。興後謂嵩曰。乃四海標

德何獨鄴衛之松栢。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云。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入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譯論中有七處處文破毘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宣贊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臥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不成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床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而嘆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粟蓄。常手自晝績以供膳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舉出家。游。叨佛理多。所兼通。學。

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卽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尙書令姚顗令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尙書令顯令。舊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縋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尙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摺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秦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慣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曷以喻之。什摺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是其重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達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文弑干木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折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

附录

①靖=靜◎ ②似=以◎ ③波=般◎ * ④費=義◎ ⑤木=末◎ ⑥淨=靜◎ ⑦(公卿皆集)一◎ ⑧(罷)流=罷座◎ ⑨四流
+(之)白◎ ⑩言+(月)◎ ⑪(變)一◎ ⑫會=命◎ ⑬(諸)一◎ ⑭著=注◎ ⑮贊=誼◎ * ⑯成=城◎ ⑰沈=
酒◎ ⑱床=座◎ ⑲蓄+(粒)◎ ⑳際=際◎ ㉑(又)+游◎ ㉒兼通=通達◎ ㉓二十+(八)◎ ㉔品=時◎ ㉕
②是=足◎ ②復=復◎ ②文獻于木=陳設放以◎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雷期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趨負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俊。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多難。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諸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始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食

微問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
邇隔增用悵。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弊。瘁
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
見上人。波若無知論。才運清俊旨中沈允。
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懇懇不能釋
手。真可謂落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
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聞者難曉猶有餘
疑。今輒條之如左。願從容之暇粗爲釋
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付想用勞得前疏
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
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卽此大衆尋常什師
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適俗。城塹三寶
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
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
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
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
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
夜匪懈。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
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若覩初制。毘婆沙
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毘曇。梵本雖未
及譯。時間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
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得親釋迦。泥洹之
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
法集耳。稱詠旣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切難
爲鄙人。貧道思不闕微兼拙於華語。且
至趣無言。言則乖旨。云云不已竟何所
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真
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
並傳於世。及什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彌

厲乃著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冥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眇憐憫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觀其容二聽不聞其響竊窺冥冥誰見誰曉彌倫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乃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之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曰眞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自在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在不改

[illegible]

高僧傳卷第六

可爲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靈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勝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遠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事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敎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環中理無不曉故能遊刃萬機弘道終日依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妙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付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勝致非一

高僧傳卷第七 義解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竺道生一 釋慧觀二

釋慧嚴三 釋道淵六

釋慧義五 釋慧靜八

釋僧弼七 釋僧詮十

釋僧苞九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含十四

釋僧徹十五 釋曇諦十六

釋僧導十七 釋道汪十八

釋慧靜十九 釋法愍二十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道溫二十三 釋慧斌二十四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鏡二十六

釋僧瑾二十七 釋道猛二十八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珍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高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開諸神心窮究遠富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與答旨慰勉備加贊述即勅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爲廣城令鄉里稱爲善人自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俊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虛挫詞窮莫敢

翻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難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園因爲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敬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簾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異俗研思因果迺立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師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闍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憤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腐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

◎竺二雙◎◎泊一伯◎◎訪二榜◎◎疏二統◎◎依二威◎◎道十也◎◎時二渺◎◎嚴二入衆◎◎付二什◎◎然十世◎◎爲二以◎◎爲十先◎◎決二快◎◎開二開◎◎加二如◎◎宋十世◎◎道二漢◎◎夢二法◎◎訓二訓◎◎鉢二防◎◎延十之◎◎立二百◎◎師二都◎◎道二乃◎◎阿二一◎◎于二於◎◎眞二眞◎

龍昇。于天光。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其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開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漸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微。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叔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叔公。天眞。嚴觀。寤流得慧。義彰。彭。享進。寇。淵于默。華。生及叔公。獨標天眞之日。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道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爲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與。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慧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釋慧寂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

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變染衣。爲學。獨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而又入關。從什公諸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微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過許。王請入第受戒。寂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迺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寂。寂不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萬。寂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爲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諸寂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寂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覽詩書。十六出家。又精鍊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群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積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

因果未辯。磨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注。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士之。演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遏戒浮淫。無傷弘獎者。過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慙。懼以闕薄。貽貽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顒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顗。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擅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信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淵通崇運。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敷談便爾。若常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同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滅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蠶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

○引二升○ ○期二明○ ○國二陳○ ○(卒)一○ ○泣二淚○ ○彭享二彭亨○ ○修○ ○異二典○ ○(爲)一○ ○巨二目○ ○二二惠○ ○經十(典)○ ○生十(也)○ ○精二清○ ○抄二略○ ○語二詰○ ○(又)一○ ○止十(干)○ ○二二乃○ ○常二音○ ○例二原○ ○一○ ○列二例○ ○梵二胡○ ○乃二通○ ○二二折○ ○華二秋○ ○二二義○ ○二二俗○ ○詰二帖○ ○二二家○ ○二二股○ ○汪二注○ ○頭二說○ ○二二校○ ○二二代○ ○二二惠○ ○二二濟○ ○二二成○ ○二二廣○ ○二二廣○ ○

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深用夷泰。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忘。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計數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屑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士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指懷。嚴適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酒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經何以輕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為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

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還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匹。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鄆。譽治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詣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什亡後。迺南遊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僧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勸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探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講會。命觀與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歡。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贊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觀者。本潯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己。故晉陵公主為

起南林寺。後遂居焉。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設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賢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為信。遂徵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果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為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美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美等深懷。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為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為憾。遂奪而不與。義棄泰道疏。紛紜紆紆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

〇(深)一〇〇 〇(辨)二〇〇 〇(下)同 〇(許)二〇〇 〇(十一)一〇〇 〇(影)二〇〇 〇(指)二〇〇 〇(經)二〇〇 〇(之)二〇〇 〇(萬)二〇〇 〇(大)二〇〇 〇(品)十(焉)〇 〇(諸)十(朝)〇 〇(款)二〇〇 〇(辯)二〇〇 〇(贊)二〇〇 〇(下)同 〇(二)二〇〇 〇(例)〇 〇(果)一〇〇 〇(虞)二〇〇 〇(泰)十(第三子)〇

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
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晞。後染。孔。熙。先
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叙。善
三論。爲宋文所重。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
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
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
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隱。使終古積滯渙
然水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
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勅居寺。住。
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
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語笑。
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
矜伐。淵嘗詣傳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
爲致禮。淵怒之。影。色。亮遂罰琳杖二十。
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升獨榻。顏延之每
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
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
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
炳。檢殿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
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
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
靖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預參譯。後遊
歷名邦。備瞻風化。時有請弼爲寺主。弼
曰。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
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
寺。後南居楚鄧。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
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招風名。遣使通

敬。魏道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帝重
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
八。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
歷徐兗。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
門道經。亦解過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
大。故時人語曰。洛下大長耳。東阿黑如墨。
有問無不酬。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
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映千人。海
內學寶無不。必集。誦法華小品。註維摩
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
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
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
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
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七日。
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
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
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威。故
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
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
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
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
既。坐。驢。驢於戶外。高座出題適竟。苞始
欲。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
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
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
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
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

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
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
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
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
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
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
元嘉中卒。時。瓦官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
數論。致譽當時。爲宋高祖所重。勅爲僧主
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
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爲北土學
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
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
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
龍園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
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贖貧乏。
清確自守。居無兼幣。後平昌孟顗。於餘杭
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勸勸。禮無輟
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厲。彌精講授。不
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
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
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
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
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
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
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
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
顗。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
作誌。

○釋二學○ ○住二任○ ○排二併○ ○(於顏)十色○ ○引二家○ ○升二昇○ ○檢二錄○ ○開二劉○ ○靖二靖○
○必二學○ ○註二注○ ○第十(一)○ ○(十)○ ○大長二長○ ○(及)十陳郡○ ○而二四○ ○瓦官十(寺)○ ○後二陳○ ○
○二二○ ○乃二道○ ○二二○ ○二二○ ○

若能運四等心於危勸善則此沙雲石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釋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闕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威僧音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爲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鄧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九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勅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適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孝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適應請或問法師常嘗守靖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

[illegible]

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注於光處起寺。即岸鵲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主。昂衆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令開維之。劉思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舉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注已逝。過數日。惜也吾不及其人。文學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間。並戒德高。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閭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上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止治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携與同行。因棲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般遊。並以弘法爲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釋法惠。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啟開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惠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迺率儀至寺厚

賜酒肉。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慧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慈惠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導衆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經。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湯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開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目。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簡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聚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

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鄧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適以枉結誘人。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防門。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既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敕鑿冲明聖符幽治。澄思淨場。研矜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銘斷。栖寫神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今月八日。饒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明半景及昆吾。忽視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慧明。任何寺。答云。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真幽應攸聞。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

拘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悉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表大明之

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表大明之

①慧一惠②法一法③法一法④法一法⑤法一法⑥法一法⑦法一法⑧法一法⑨法一法⑩法一法⑪法一法⑫法一法⑬法一法⑭法一法⑮法一法⑯法一法⑰法一法⑱法一法⑲法一法⑳法一法㉑法一法㉒法一法㉓法一法㉔法一法㉕法一法㉖法一法㉗法一法㉘法一法㉙法一法㉚法一法㉛法一法㉜法一法㉝法一法㉞法一法㉟法一法㊱法一法㊲法一法㊳法一法㊴法一法㊵法一法㊶法一法㊷法一法㊸法一法㊹法一法㊺法一法㊻法一法㊼法一法㊽法一法㊾法一法㊿法一法

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
慧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慧明爲人

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
稱。神其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太萬齊

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
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

安寺。以旌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
寶填委。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

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曰。帝主傾財。溫
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

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
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

宗。定善涅槃及毘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
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

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靜爲

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
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

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
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食聽

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諸受
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珍。研訪泥洹勝鬘。

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維心。既遍歷衆師。
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治百

家。陶賞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
遠名賓。資皆至。及孝建之初。勅王玄謨

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
之。斌不爲屈。祭遇躬自往候。祭每勸斌數

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
同趣。祭益以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

景素亦諸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
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

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宗論。宗著經
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姜。先名顯亮。爲東阿靖公弟子。
少有清譽。時人呼靖爲大師。亮爲小師。雖

年望未遠。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
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

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卷德留連。每歎
曰。安汝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

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寺大集
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遞爲法主。

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
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
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

辭不受。適身自負。土種植松栢。廬于墓所。
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後入關

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開經
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

師。後東反。姑蘇。復事當法匠。臺寺沙門。道
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

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毘曇玄論。區別義類。
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

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
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禪。亡後

運。酒誅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建之第四子。少

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
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

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
憩治城寺。宋孝武勅爲湘東王師。苦辭以

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
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

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
嘉構。時人譏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

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勅瑾使
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

給錢三萬。冬夏四時。賜耕車與吏力。凡諸
外鎮。皆勸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

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
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栖止。及明帝

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
息。凡諸死亡凶禍。哀白等語。皆不得以對。

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
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

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
諛諛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奢緩。唯三

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憐因。機候正當。陳
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

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故胸懷。顒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之。治。十。延。美。宗。建。德。其。新。樣。太。道。二。之。

通習讀法句賢德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有蓋障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

復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鄞鄉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垂。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水張融並升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關。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勸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銳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咸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網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二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勅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於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功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資負帙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資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吏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與各一乘。乘輿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慧覺。慧敷僧訓。導明。並止興

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顧項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探。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更精尋又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顓守。在會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戒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會稽。還紹法化。以中大淫繁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無不請。若值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植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華毘曇。時世宗奉興進相次。郡守鄧瑯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舊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法珍。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經。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

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郡致禮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顧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變興降。躡百辟陪筵。珍年雖極暮。而蔬苦弗改。戒飾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宜簡王宏所重也。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隱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闡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聖宣遺訓。凡有五卷。文頗不行。宋文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令猷申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開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機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欽重。乃勅住新安爲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忤。徵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行於世。時比多實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爲學者所宗。世皆於大品及涅槃經。立四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俊。氣虛玄。止于治城寺。每履尾一振輒軒蓋盈衢。

復二後二 宋二等二 於二一 功二王二 工二 史二使二 史二 導二道二 勃勃二字字 應二光二 故二其二 戒二式二 會二精二 大十校二 結二經二 亦是乃至及字五百七字宮本缺 致禮二 致二 也二 隱二 類二煩二 文十簡二 慧二惠二 公二 今二命二 机二九二 比二北二 社二 諸二經二 不二一

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僧淵一
釋曇度二

釋道惠三
釋僧鍾四釋道盛五
釋弘充六

釋名
釋名

卷之四
卷之五

釋卷之十一
釋卷之十二
釋卷之十三
釋卷之十四
釋卷之十五
釋卷之十六
釋卷之十七
釋卷之十八
釋卷之十九
釋卷之二十

釋慧鑒十一 釋智宗十

釋法安十七
釋智印十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一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三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徐邦止白塔寺。從僧嘉受成實論毘曇。學未

三年功隴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
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
劉因之捨所仕山給爲精舍學度慧記道登
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淵
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魏國
淵以僞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卽齊建
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國人。少而勤修。威儀素整。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饗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僞太和十三年卒。於魏國。卽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妙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
爲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
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
人智順○沂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
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
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
語玄微詮牒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狂
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狂
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
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融
醉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

積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迺移鵝莊嚴寺。母憐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建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麝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麝尾內棺中而斂焉。葬。

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田並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簞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遷郡王。鄭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遇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我實三輪昇。第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

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勅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固曰。何爲聲。

聞耶。鍾曰。應以髮聞。復曰。若故。髮聞。時人以爲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稟聽成。群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雲鶴雲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

爲文官所敬送興講席矣

①〔通〕一①② ③收二驗④ ⑤〔五〕一⑥⑦ ⑧邦二州⑨ ⑩論昆曼二昆曼二論⑪ ⑫魏二侯⑬* ⑭鑑二食⑮⑯* ⑰郡二衆⑱
 下同 ⑲所二斥⑳ ㉑迺二乃㉒ ㉓憐二伶⑴ ㉔建二不自〔建〕一㉕ ㉖放二廢⑷ ㉗文二銘⑸ ㉘並二衆⑹ ㉙迺二乃㉚
 ㉛釋二釋⑴ ㉜〔函〕一⑵*

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福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爲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東楊枝，一扼慈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開，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慈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典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伎難能罕不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研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敬重，請爲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之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主虛己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君，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荆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

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

界觀，屬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庵，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嶺疊嶺，關四洞，亘列五峯，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嶺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昭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懷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微，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贊一篇，以露愚抱。」
贊曰：峨峨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仍明。岑巖聖宇，兆祚休名，嶺根雲坦，峯岳霞平。規嚴擬剎，度嶺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伴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聞，勅調百戶以充俸給。齊靈騎豫章王暉作鎮，荆岷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

位。司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微迎，既勅令重疊辭不獲免。於是因泛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窆于鍾皇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勃海重舍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晝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慧，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半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泰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鄒郡王僧達才貴當世，藉甚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調貧濟，乏身無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園里中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野尸侶病者數人，入莫敢近，遠深加痛憐，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斂死撫生，思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瑒南湖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元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遠拱挺居非期，宏饒拳跪，樂伏登止敬恭，將欲昭張四維，締制八憲，故雖儒法枝派，名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條靡爽，唯浮圖爲教，還

○師一師 ○代二代 ○與一與 ○伎二伎 ○必二必 ○四二四 ○主二主 ○君二君 ○道二道 ○西二西 ○大二大 ○天二天 ○量二量 ○圖二圖 ○廣二廣 ○其二其 ○仍二仍 ○仍二仍 ○字二字 ○款二款 ○乃二乃 ○已二已 ○法二法 ○思二思 ○而二而 ○勃二勃 ○道二道 ○望二望 ○泰二泰 ○道二道 ○下二下 ○其二其 ○興二興 ○中二中 ○十二十 ○有二有 ○數二數 ○元二元 ○有二有 ○款二款

自龍裔宗旨細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迺。凌越典度。假居尊威。隨方之妙述。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惠虛爲道。不輕比丘。遺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攀而問禮二親。藉。額者。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政成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群流仰鏡。九仙贖寶百神。從賊而變。蠶之內含。弗臣之性。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懷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久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還舊章。宋明踐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陵雲之士。莫不崇題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潯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諸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栖玄寺。是先王經始。既等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懸勳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閑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臥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伏膺師禮。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泔飲二十餘載。遊

心法苑。細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還。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聞。味。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比。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難。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利。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鄧。瑒。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素。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諱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常伏膺。以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維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折宜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者。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刺爲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

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敏者。亦志。素貞正。代慧爲僧主。續有功効焉。弟。子。僧。軸。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過。糝。糞。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伏。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釋。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向。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朱。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既。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道。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義。士。以。柔。舊。素。有。聞。故。徵。書。處。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贊。美。文。宣。慧。文。宣。並。伏。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營。生。安。養。國。每。至。懸。車。西。次。輒。願。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山。栖。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總。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照。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

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偶吳國錢塘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帖。卽勅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與親幸公卿必集。基旣栖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群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養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聞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基。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玄。頤鑒。勑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荆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携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施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上。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卽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續集獻奉相仍。後周顒位刻請基講說。顒旣

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殷勤。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旣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爲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薨見。覺僧數人皆踞而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上。後數日而亡。因窆于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胤爲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德行慧超道懷。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刀衆經。時常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濁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沈審有器局。

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智。長樂寺法珍。僧白雲。僧猛。法寶。慧調。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證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闕。宋明帝請於湘宮開講。成實。負帙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肅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甬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憑鰥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諸承慈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餘。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事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以罪擯。因徒遂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遙抱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太祖不

① 廣二四 ② 廣一四 ③ 估二四 ④ 估 ⑤ 波二較 ⑥ 動二微 ⑦ 精二京 ⑧ 餐二食 ⑨ 糖二廣 ⑩ 明一四
 ⑪ 和上二和尙 ⑫ 梵二胡 ⑬ 問二問 ⑭ 和上二和尙 ⑮ 一 ⑯ 何二河 ⑰ 基二其 ⑱ 樓二樓 ⑲ 家
 二家 ⑳ 與二與 ㉑ 糖二京 ㉒ 三論十(等) ㉓ 慧二惠 ㉔ 兩二兩 ㉕ 調二調 ㉖ 湘宮十(寺) ㉗
 問二問 ㉘ 疎二疎 ㉙ 國十(寺) ㉚ 聖二聖 ㉛ 餘二入 ㉜ 檢二檢 ㉝ 徒二徒 ㉞ 本二本

[illegible]

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迦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土所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真並為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敷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法安僧拔慧照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斥鴻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幼年十二能讀書詠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值倂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倂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造光贊慧範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為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沈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興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諸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微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忍忍意愷不彰時仗氣之徒間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彩夷然曾無外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結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嶺山挹度清微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住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斬向度前之向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禪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二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新向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嶺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用薦止菜脯而已度膏動散寢於地見向從外而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琉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微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顯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矣度有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勅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寺慧開幼而神氣高明志學淵深故早彭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俊發善為談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開當時

釋智秀本姓裴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為求婚將娶日秀乃潛行逃走投蔣山靈耀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逾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及講錄一建輒王侯接駕負笈肩隨為人神彩細密

○於一○士二士○讀二讀○道十士○放二放○彼二彼○其十餘○君二君○二二○
○彩二彩○外二外○微二微○住一住○名二名○千二千○受一受○
用二用○矣度有二度○四二四○四二四○二二二○二二二○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累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寺。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荊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荆楚之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勅爲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窆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鄴人。少而神情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胸。天監中卒。子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敏。法罔。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敏並善經論。法罔兼精律部。韶謹以昆蟲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積。及受具。

戒乘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書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徽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爲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謹卒以覓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遣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謙虛恭恪形器若神風軌嚴厲動無失厝故士庶瞻禮常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洒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清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望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贊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于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敗避地于東萊莒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

綱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之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講說，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提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十遍。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諸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革命，句鋒辯縱，橫其有間論者，或豫蘊重闢，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率性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止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焚灼於火宅，拯沈溺於浪

①治=治也 ②同=同也 ③采=並也 ④問=問也 ⑤[寺]=一也 ⑥聖=監 ⑦下同 ⑧精=性也 ⑨人十(故)也 ⑩積=積也 ⑪禁=禁也 ⑫見=獲也 ⑬清虛=虛靖也 ⑭虛靜 ⑮嚴厲=清嚴也 ⑯飲=飯也 ⑰酒=洗也 ⑱清=精也 ⑲見十(天華)也 ⑳禁=意也 ㉑敗=亂也 ㉒放=愆也 ㉓[之]=一也 ㉔[謹說]=一也 ㉕居=房也 ㉖菩提=菩提也 ㉗十二=六也 ㉘苦=名也 ㉙尊=道也 ㉚率性=性率也 ㉛止=正也 ㉜禁=禁也

海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排憤吐其實之誠言。雖復
 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
 辯方便動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
 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
 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
 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
 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鑄玉室
 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
 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青年愈
 篤。倪齒不衰。流通先覺。孜孜如也。後進
 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乃
 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
 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
 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
 聊書數行。以為記。朔云爾亮福德招感。供
 施果積。性不吝金。皆敬營福業。身歿之後
 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
 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
 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為製文。刻于
 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
 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
 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玄。為貴遊所
 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
 揚州都督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
 襲。通幼而岐嶷聰悟絕倫。年十一出家。遊
 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審。年
 未登立便為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焉萃。後
 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栖閑
 隱素履道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
 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好貴慕德親承
 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潯陽張孝秀並策
 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
 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
 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
 我輩正可至。九月二十日問耳。到九月十
 四日見兩居士。皆報白拂來向床前便次
 第出。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
 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曰。有一人著
 朱衣戴幘攀木箱底在床前。至二十日
 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
 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漸
 說之。至二十一日室香湯洗浴竟。仍作禮
 還臥。又手當胸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
 卑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
 蘭陵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
 寺復有沙彌聖進。本閩人。清信篤至。遂出
 家苦節。誓願陀至東山。宿于樹下。有虎
 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後
 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
 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為性慈
 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
 京止招提寺。復遍歷眾師。融治異說。三藏
 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毘婆沙及雜心毘度
 等。以相辯校。故於毘曇一部。擲步當時。凡
 碩難疑。疑並為披釋。海內學寶無不必至。每

一開講負映千人。沙門僧曼法雲並名高。一
 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以天監十
 四年還至。為程。遯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毘
 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
 *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
 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
 稟訪備窮經義論之旨。居于鄉邑法華臺寺。
 講說相仿。學徒咸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
 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
 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孝王
 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
 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子捨等。並結知音
 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
 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
 江東。被勅為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
 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嚴寺有沙
 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意放。救生命與
 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
 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
 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
 南焉。
 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
 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
 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
 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
 淵寂。故聖為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
 茲蓋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
 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

○昇二升○ ○倪二觀○ ○孜孜二學○ ○乃一○ ○濟二別○ ○故 散○ ○揚二揚○ ○一 二二○ ○二 著
 ○ 四 華二集○ ○唯二推○ ○壽二壽○ ○正二止○ ○日一○ ○十(去)○ ○月二云○ ○二 珍○ ○
 子二於○ ○聖二智○ ○東山二山東○ ○(隔)十○ ○號二健○ ○二 謙○ ○接十(每請開講)○ ○論二語
 ○ 四 代二世○ ○時 畫二畫○ ○葉二葉○ ○(焉)一○ ○歎二嘆○ ○(理)一○

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

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

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鴿林以三點爲

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賦負而

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歸以得。免

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免則忘蹄。

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

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

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

廣說。示教利意。其在法師乎。故土行尋經

於千閭。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

忘想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

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

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

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

賢。並戒節嚴明。智實炳盛。使夫慧日餘輝

重光。千載之下。香土遺芬。再覆閭浮之地

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

師。乃更同轡輿。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

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

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

建立正法。則應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

雖一時同羣。適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

興開雲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

爲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爲上首。融恒

影肇德重。關中生觀暢遠。領宗建業。屢度僧

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慧基。乃揚浙東

之盛。雖復人世迭降。而皆道術懸會。故使

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効之美良足。美焉

贊曰

遺風渺漫

法浪逶迤

匪伊釋哲

執振將頽

潛安比玉

遠韻聯環

錯斧曲戾

碑沐斜埃

素絲既染

承襲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高僧傳卷第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者城四

竺佛圖澄一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情

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

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

關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屬實受誨

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

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使鬼

物。以麻油雜脂。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微

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齋齋者見。又聽

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

值劉曜寇斥。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

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

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者甚

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勸。於是杖策

到軍門。勸大將軍郭黑略奉法。澄即投

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

勸征伐。輒預剋勝負。勸疑而問曰。孤不覺

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

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

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

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勸喜曰。天賜也。召澄

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勸不達深理。正

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

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

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勸由此信服。澄

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治於宇內。則四靈表

瑞。政弊道消。則群孽見於上。恒象若見。休咎

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勸甚悅

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征者。十有八九。

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

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陰施益者不

可勝記。勸自葛陂還。河北過坊頭。坊

頭人夜欲祈。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

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勸欲

試澄。夜冠宵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

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

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勸益

敬之。勸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害澄。澄

適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

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

澄不得。使還報勸。勸驚曰。吾有惡意向

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

澄知勸意悔。明旦造勸。勸曰。昨夜何行。澄

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

○漢二鍾○ ○想二相○ ○李二秀○ ○授二受○ ○葉二業○ ○炳二成○ ○士二吐○ ○乃二反○ ○列二與○
○感二式○ ○語二言○ ○仗二杖○ ○雲二玄○ ○揚二振○ ○浙二折○ ○美二美○ ○道二乃○
○來四十字本宮本作長行 ○法二結○ ○釋二釋○ ○玉二曙○ ○承二永○ ○竺佛圖澄一 ○備一 ○
○脂二燕脂○ ○齒二齒○ ○洛二洛○ ○威二威○ ○軍一 ○坊二坊○ ○澄一 ○刀二刀○ ○酒二乃○
○告二告○ ○

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野水源在城西北五里。闕丸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勸語水必可得。遇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涸。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見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陸壟皆滿。澄閑坐數日。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弱。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適自往視之。謂薛合曰。汝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眾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使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過。波執之。澄勸勒暫被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慕襲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

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秀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秀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開澄此旨。苦勸勒行。勒適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轉一人。朱絲約項。其時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適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慈將叛。其年澄誠勸曰。今年慈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慈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慈。到八月石慈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上。石虎有子名斌。後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屈鵲能生。大和上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適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見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

還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澄有重於勒。酒下書曰。和上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鞍。朝會之日。和上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勒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雲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上。比日各去。法佐至始入觀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不起惡心和上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小阿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雅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上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適因事從

○國二四○ ○記二兩○ ○此十(是)○ ○坪一折○ ○見一○ ○刃二刀○ ○(則)十共○ ○開二開○ ○命人二人命○ ○波二彼○ ○聖二聖○ ○聖二聖○ ○(時)十○ ○逝二乃○ ○指二指○ ○項其時二其封○ ○(東)一○ ○食十(之)○ ○和上二和○ ○下同○ ○勒十(為兒)○ ○二二○ ○國十(中)○ ○(石)十虎○ ○進十(武)○ ○(虎)一○ ○及二顧○ ○昇二升○ ○(至)一○ ○常二帝○ ○北二比○ ○疾二州○ ○二二牙

容藏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則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之際。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薊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誠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離。爛虎不解此語。即勸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齊氏。虎臂弓捻矢。自視斌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比。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虎以事問澄。澄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闍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每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曠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與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云何。澄曰。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達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

帝王之事佛。當在心體恭心順願。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惡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隨陛下省欲與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尙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於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備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誠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初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靈盤。澄曰。臨漳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伐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

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真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克。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舊章。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我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龍。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食。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超與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

○(山)一○(因)二○(國)三○(之)四○(也)五○(石虎兒)六○(新)一○(生)十○(母)○(城)行二○(行)城○(殺)一○(殺)二○(凡)三○(虎)二○(之)四○(至)治○(豈)二○(豈)三○(豈)四○(豈)五○(豈)六○(豈)七○(豈)八○(豈)九○(豈)十○(豈)十一○(豈)十二○(豈)十三○(豈)十四○(豈)十五○(豈)十六○(豈)十七○(豈)十八○(豈)十九○(豈)二十○(豈)二十一○(豈)二十二○(豈)二十三○(豈)二十四○(豈)二十五○(豈)二十六○(豈)二十七○(豈)二十八○(豈)二十九○(豈)三十○(豈)三十一○(豈)三十二○(豈)三十三○(豈)三十四○(豈)三十五○(豈)三十六○(豈)三十七○(豈)三十八○(豈)三十九○(豈)四十○(豈)四十一○(豈)四十二○(豈)四十三○(豈)四十四○(豈)四十五○(豈)四十六○(豈)四十七○(豈)四十八○(豈)四十九○(豈)五十○(豈)五十一○(豈)五十二○(豈)五十三○(豈)五十四○(豈)五十五○(豈)五十六○(豈)五十七○(豈)五十八○(豈)五十九○(豈)六十○(豈)六十一○(豈)六十二○(豈)六十三○(豈)六十四○(豈)六十五○(豈)六十六○(豈)六十七○(豈)六十八○(豈)六十九○(豈)七十○(豈)七十一○(豈)七十二○(豈)七十三○(豈)七十四○(豈)七十五○(豈)七十六○(豈)七十七○(豈)七十八○(豈)七十九○(豈)八十○(豈)八十一○(豈)八十二○(豈)八十三○(豈)八十四○(豈)八十五○(豈)八十六○(豈)八十七○(豈)八十八○(豈)八十九○(豈)九十○(豈)九十一○(豈)九十二○(豈)九十三○(豈)九十四○(豈)九十五○(豈)九十六○(豈)九十七○(豈)九十八○(豈)九十九○(豈)一百○(豈)一百一○(豈)一百二○(豈)一百三○(豈)一百四○(豈)一百五○(豈)一百六○(豈)一百七○(豈)一百八○(豈)一百九○(豈)二百○(豈)二百一○(豈)二百二○(豈)二百三○(豈)二百四○(豈)二百五○(豈)二百六○(豈)二百七○(豈)二百八○(豈)二百九○(豈)三百○(豈)三百一○(豈)三百二○(豈)三百三○(豈)三百四○(豈)三百五○(豈)三百六○(豈)三百七○(豈)三百八○(豈)三百九○(豈)四百○(豈)四百一○(豈)四百二○(豈)四百三○(豈)四百四○(豈)四百五○(豈)四百六○(豈)四百七○(豈)四百八○(豈)四百九○(豈)五百○(豈)五百一○(豈)五百二○(豈)五百三○(豈)五百四○(豈)五百五○(豈)五百六○(豈)五百七○(豈)五百八○(豈)五百九○(豈)六百○(豈)六百一○(豈)六百二○(豈)六百三○(豈)六百四○(豈)六百五○(豈)六百六○(豈)六百七○(豈)六百八○(豈)六百九○(豈)七百○(豈)七百一○(豈)七百二○(豈)七百三○(豈)七百四○(豈)七百五○(豈)七百六○(豈)七百七○(豈)七百八○(豈)七百九○(豈)八百○(豈)八百一○(豈)八百二○(豈)八百三○(豈)八百四○(豈)八百五○(豈)八百六○(豈)八百七○(豈)八百八○(豈)八百九○(豈)九百○(豈)九百一○(豈)九百二○(豈)九百三○(豈)九百四○(豈)九百五○(豈)九百六○(豈)九百七○(豈)九百八○(豈)九百九○(豈)一千○(豈)一千一○(豈)一千二○(豈)一千三○(豈)一千四○(豈)一千五○(豈)一千六○(豈)一千七○(豈)一千八○(豈)一千九○(豈)二千○(豈)二千一○(豈)二千二○(豈)二千三○(豈)二千四○(豈)二千五○(豈)二千六○(豈)二千七○(豈)二千八○(豈)二千九○(豈)三千○(豈)三千一○(豈)三千二○(豈)三千三○(豈)三千四○(豈)三千五○(豈)三千六○(豈)三千七○(豈)三千八○(豈)三千九○(豈)四千○(豈)四千一○(豈)四千二○(豈)四千三○(豈)四千四○(豈)四千五○(豈)四千六○(豈)四千七○(豈)四千八○(豈)四千九○(豈)五千○(豈)五千一○(豈)五千二○(豈)五千三○(豈)五千四○(豈)五千五○(豈)五千六○(豈)五千七○(豈)五千八○(豈)五千九○(豈)六千○(豈)六千一○(豈)六千二○(豈)六千三○(豈)六千四○(豈)六千五○(豈)六千六○(豈)六千七○(豈)六千八○(豈)六千九○(豈)七千○(豈)七千一○(豈)七千二○(豈)七千三○(豈)七千四○(豈)七千五○(豈)七千六○(豈)七千七○(豈)七千八○(豈)七千九○(豈)八千○(豈)八千一○(豈)八千二○(豈)八千三○(豈)八千四○(豈)八千五○(豈)八千六○(豈)八千七○(豈)八千八○(豈)八千九○(豈)九千○(豈)九千一○(豈)九千二○(豈)九千三○(豈)九千四○(豈)九千五○(豈)九千六○(豈)九千七○(豈)九千八○(豈)九千九○(豈)一萬○(豈)一萬一○(豈)一萬二○(豈)一萬三○(豈)一萬四○(豈)一萬五○(豈)一萬六○(豈)一萬七○(豈)一萬八○(豈)一萬九○(豈)二萬○(豈)二萬一○(豈)二萬二○(豈)二萬三○(豈)二萬四○(豈)二萬五○(豈)二萬六○(豈)二萬七○(豈)二萬八○(豈)二萬九○(豈)三萬○(豈)三萬一○(豈)三萬二○(豈)三萬三○(豈)三萬四○(豈)三萬五○(豈)三萬六○(豈)三萬七○(豈)三萬八○(豈)三萬九○(豈)四萬○(豈)四萬一○(豈)四萬二○(豈)四萬三○(豈)四萬四○(豈)四萬五○(豈)四萬六○(豈)四萬七○(豈)四萬八○(豈)四萬九○(豈)五萬○(豈)五萬一○(豈)五萬二○(豈)五萬三○(豈)五萬四○(豈)五萬五○(豈)五萬六○(豈)五萬七○(豈)五萬八○(豈)五萬九○(豈)六萬○(豈)六萬一○(豈)六萬二○(豈)六萬三○(豈)六萬四○(豈)六萬五○(豈)六萬六○(豈)六萬七○(豈)六萬八○(豈)六萬九○(豈)七萬○(豈)七萬一○(豈)七萬二○(豈)七萬三○(豈)七萬四○(豈)七萬五○(豈)七萬六○(豈)七萬七○(豈)七萬八○(豈)七萬九○(豈)八萬○(豈)八萬一○(豈)八萬二○(豈)八萬三○(豈)八萬四○(豈)八萬五○(豈)八萬六○(豈)八萬七○(豈)八萬八○(豈)八萬九○(豈)九萬○(豈)九萬一○(豈)九萬二○(豈)九萬三○(豈)九萬四○(豈)九萬五○(豈)九萬六○(豈)九萬七○(豈)九萬八○(豈)九萬九○(豈)十萬○(豈)十萬一○(豈)十萬二○(豈)十萬三○(豈)十萬四○(豈)十萬五○(豈)十萬六○(豈)十萬七○(豈)十萬八○(豈)十萬九○(豈)十一萬○(豈)十一萬一○(豈)十一萬二○(豈)十一萬三○(豈)十一萬四○(豈)十一萬五○(豈)十一萬六○(豈)十一萬七○(豈)十一萬八○(豈)十一萬九○(豈)十二萬○(豈)十二萬一○(豈)十二萬二○(豈)十二萬三○(豈)十二萬四○(豈)十二萬五○(豈)十二萬六○(豈)十二萬七○(豈)十二萬八○(豈)十二萬九○(豈)十三萬○(豈)十三萬一○(豈)十三萬二○(豈)十三萬三○(豈)十三萬四○(豈)十三萬五○(豈)十三萬六○(豈)十三萬七○(豈)十三萬八○(豈)十三萬九○(豈)十四萬○(豈)十四萬一○(豈)十四萬二○(豈)十四萬三○(豈)十四萬四○(豈)十四萬五○(豈)十四萬六○(豈)十四萬七○(豈)十四萬八○(豈)十四萬九○(豈)十五萬○(豈)十五萬一○(豈)十五萬二○(豈)十五萬三○(豈)十五萬四○(豈)十五萬五○(豈)十五萬六○(豈)十五萬七○(豈)十五萬八○(豈)十五萬九○(豈)十六萬○(豈)十六萬一○(豈)十六萬二○(豈)十六萬三○(豈)十六萬四○(豈)十六萬五○(豈)十六萬六○(豈)十六萬七○(豈)十六萬八○(豈)十六萬九○(豈)十七萬○(豈)十七萬一○(豈)十七萬二○(豈)十七萬三○(豈)十七萬四○(豈)十七萬五○(豈)十七萬六○(豈)十七萬七○(豈)十七萬八○(豈)十七萬九○(豈)十八萬○(豈)十八萬一○(豈)十八萬二○(豈)十八萬三○(豈)十八萬四○(豈)十八萬五○(豈)十八萬六○(豈)十八萬七○(豈)十八萬八○(豈)十八萬九○(豈)十九萬○(豈)十九萬一○(豈)十九萬二○(豈)十九萬三○(豈)十九萬四○(豈)十九萬五○(豈)十九萬六○(豈)十九萬七○(豈)十九萬八○(豈)十九萬九○(豈)二十萬○(豈)二十萬一○(豈)二十萬二○(豈)二十萬三○(豈)二十萬四○(豈)二十萬五○(豈)二十萬六○(豈)二十萬七○(豈)二十萬八○(豈)二十萬九○(豈)二十一萬○(豈)二十一萬一○(豈)二十一萬二○(豈)二十一萬三○(豈)二十一萬四○(豈)二十一萬五○(豈)二十一萬六○(豈)二十一萬七○(豈)二十一萬八○(豈)二十一萬九○(豈)二十二萬○(豈)二十二萬一○(豈)二十二萬二○(豈)二十二萬三○(豈)二十二萬四○(豈)二十二萬五○(豈)二十二萬六○(豈)二十二萬七○(豈)二十二萬八○(豈)二十二萬九○(豈)二十三萬○(豈)二十三萬一○(豈)二十三萬二○(豈)二十三萬三○(豈)二十三萬四○(豈)二十三萬五○(豈)二十三萬六○(豈)二十三萬七○(豈)二十三萬八○(豈)二十三萬九○(豈)二十四萬○(豈)二十四萬一○(豈)二十四萬二○(豈)二十四萬三○(豈)二十四萬四○(豈)二十四萬五○(豈)二十四萬六○(豈)二十四萬七○(豈)二十四萬八○(豈)二十四萬九○(豈)二十五萬○(豈)二十五萬一○(豈)二十五萬二○(豈)二十五萬三○(豈)二十五萬四○(豈)二十五萬五○(豈)二十五萬六○(豈)二十五萬七○(豈)二十五萬八○(豈)二十五萬九○(豈)二十六萬○(豈)二十六萬一○(豈)二十六萬二○(豈)二十六萬三○(豈)二十六萬四○(豈)二十六萬五○(豈)二十六萬六○(豈)二十六萬七○(豈)二十六萬八○(豈)二十六萬九○(豈)二十七萬○(豈)二十七萬一○(豈)二十七萬二○(豈)二十七萬三○(豈)二十七萬四○(豈)二十七萬五○(豈)二十七萬六○(豈)二十七萬七○(豈)二十七萬八○(豈)二十七萬九○(豈)二十八萬○(豈)二十八萬一○(豈)二十八萬二○(豈)二十八萬三○(豈)二十八萬四○(豈)二十八萬五○(豈)二十八萬六○(豈)二十八萬七○(豈)二十八萬八○(豈)二十八萬九○(豈)二十九萬○(豈)二十九萬一○(豈)二十九萬二○(豈)二十九萬三○(豈)二十九萬四○(豈)二十九萬五○(豈)二十九萬六○(豈)二十九萬七○(豈)二十九萬八○(豈)二十九萬九○(豈)三十萬○(豈)三十萬一○(豈)三十萬二○(豈)三十萬三○(豈)三十萬四○(豈)三十萬五○(豈)三十萬六○(豈)三十萬七○(豈)三十萬八○(豈)三十萬九○(豈)三十一萬○(豈)三十一萬一○(豈)三十一萬二○(豈)三十一萬三○(豈)三十一萬四○(豈)三十一萬五○(豈)三十一萬六○(豈)三十一萬七○(豈)三十一萬八○(豈)三十一萬九○(豈)三十二萬○(豈)三十二萬一○(豈)三十二萬二○(豈)三十二萬三○(豈)三十二萬四○(豈)三十二萬五○(豈)三十二萬六○(豈)三十二萬七○(豈)三十二萬八○(豈)三十二萬九○(豈)三十三萬○(豈)三十三萬一○(豈)三十三萬二○(豈)三十三萬三○(豈)三十三萬四○(豈)三十三萬五○(豈)三十三萬六○(豈)三十三萬七○(豈)三十三萬八○(豈)三十三萬九○(豈)三十四萬○(豈)三十四萬一○(豈)三十四萬二○(豈)三十四萬三○(豈)三十四萬四○(豈)三十四萬五○(豈)三十四萬六○(豈)三十四萬七○(豈)三十四萬八○(豈)三十四萬九○(豈)三十五萬○(豈)三十五萬一○(豈)三十五萬二○(豈)三十五萬三○(豈)三十五萬四○(豈)三十五萬五○(豈)三十五萬六○(豈)三十五萬七○(豈)三十五萬八○(豈)三十五萬九○(豈)三十六萬○(豈)三十六萬一○(豈)三十六萬二○(豈)三十六萬三○(豈)三十六萬四○(豈)三十六萬五○(豈)三十六萬六○(豈)三十六萬七○(豈)三十六萬八○(豈)三十六萬九○(豈)三十七萬○(豈)三十七萬一○(豈)三十七萬二○(豈)三十七萬三○(豈)三十七萬四○(豈)三十七萬五○(豈)三十七萬六○(豈)三十七萬七○(豈)三十七萬八○(豈)三十七萬九○(豈)三十八萬○(豈)三十八萬一○(豈)三十八萬二○(豈)三十八萬三○(豈)三十八萬四○(豈)三十八萬五○(豈)三十八萬六○(豈)三十八萬七○(豈)三十八萬八○(豈)三十八萬九○(豈)三十九萬○(豈)三十九萬一○(豈)三十九萬二○(豈)三十九萬三○(豈)三十九萬四○(豈)三十九萬五○(豈)三十九萬六○(豈)三十九萬七○(豈)三十九萬八○(豈)三十九萬九○(豈)四十萬○(豈)四十萬一○(豈)四十萬二○(豈)四十萬三○(豈)四十萬四○(豈)四十萬五○(豈)四十萬六○(豈)四十萬七○(豈)四十萬八○(豈)四十萬九○(豈)四十一萬○(豈)四十一萬一○(豈)四十一萬二○(豈)四十一萬三○(豈)四十一萬四○(豈)四十一萬五○(豈)四十一萬六○(豈)四十一萬七○(豈)四十一萬八○(豈)四十一萬九○(豈)四十二萬○(豈)四十二萬一○(豈)四十二萬二○(豈)四十二萬三○(豈)四十二萬四○(豈)四十二萬五○(豈)四十二萬六○(豈)四十二萬七○(豈)四十二萬八○(豈)四十二萬九○(豈)四十三萬○(豈)四十三萬一○(豈)四十三萬二○(豈)四十三萬三○(豈)四十三萬四○(豈)四十三萬五○(豈)四十三萬六○(豈)四十三萬七○(豈)四十三萬八○(豈)四十三萬九○(豈)四十四萬○(豈)四十四萬一○(豈)四十四萬二○(豈)四十四萬三○(豈)四十四萬四○(豈)四十四萬五○(豈)四十四萬六○(豈)四十四萬七○(豈)四十四萬八○(豈)四十四萬九○(豈)四十五萬○(豈)四十五萬一○(豈)四十五萬二○(豈)四十五萬三○(豈)四十五萬四○(豈)四十五萬五○(豈)四十五萬六○(豈)四十五萬七○(豈)四十五萬八○(豈)四十五萬九○(豈)四十六萬○(豈)四十六萬一○(豈)四十六萬二○(豈)四十六萬三○(豈)四十六萬四○(豈)四十六萬五○(豈)四十六萬六○(豈)四十六萬七○(豈)四十六萬八○(豈)四十六萬九○(豈)四十七萬○(豈)四十七萬一○(豈)四十七萬二○(豈)四十七萬三○(豈)四十七萬四○(豈)四十七萬五○(豈)四十七萬六○(豈)四十七萬七○(豈)四十七萬八○(豈)四十七萬九○(豈)四十八萬○(豈)四十八萬一○(豈)四十八萬二○(豈)四十八萬三○(豈)四十八萬四○(豈)四十八萬五○(豈)四十八萬六○(豈)四十八萬七○(豈)四十八萬八○(豈)四十八萬九○(豈)四十九萬○(豈)四十九萬一○(豈)四十九萬二○(豈)四十九萬三○(豈)四十九萬四○(豈)四十九萬五○(豈)四十九萬六○(豈)四十九萬七○(豈)四十九萬八○(豈)四十九萬九○(豈)五十萬○(豈)五十萬一○(豈)五十萬二○(豈)五十萬三○(豈)五十萬四○(豈)五十萬五○(豈)五十萬六○(豈)五十萬七○(豈)五十萬八○(豈)五十萬九○(豈)五十一萬○(豈)五十一萬一○(豈)五十一萬二○(豈)五十一萬三○(豈)五十一萬四○(豈)五十一萬五○(豈)五十一萬六○(豈)五十一萬七○(豈)五十一萬八○(豈)五十一萬九○(豈)五十二萬○(豈)五十二萬一○(豈)五十二萬二○(豈)五十二萬三○(豈)五十二萬四○(豈)五十二萬五○(豈)五十二萬六○(豈)五十二萬七○(豈)五十二萬八○(豈)五十二萬九○(豈)五十三萬○(豈)五十三萬一○(豈)五十三萬二○(豈)五十三萬三○(豈)五十三萬四○(豈)五十三萬五○(豈)五十三萬六○(豈)五十三萬七○(豈)五十三萬八○(豈)五十三萬九○(豈)五十四萬○(豈)五十四萬一○(豈)五十四萬二○(豈)五十四萬三○(豈)五十四萬四○(豈)五十四萬五○(豈)五十四萬六○(豈)五十四萬七○(豈)五十四萬八○(豈)五十四萬九○(豈)五十五萬○(豈)五十五萬一○(豈)五十五萬二○(豈)五十五萬三○(豈)五十五萬四○(豈)五十五萬五○(豈)五十五萬六○(豈)五十五萬七○(豈)五十五萬八○(豈)五十五萬九○(豈)五十六萬○(豈)五十六萬一○(豈)五十六萬二○(豈)五十六萬三○(豈)五十六萬四○(豈)五十六萬五○(豈)五十六萬六○(豈)五十六萬七○(豈)五十六萬八○(豈)五十六萬九○(豈)五十七萬○(豈)五十七萬一○(豈)五十七萬二○(豈)五十七萬三○(豈)五十七萬四○(豈)五十七萬五○(豈)五十七萬六○(豈)五十七萬七○(豈)五十七萬八○(豈)五十七萬九○(豈)五十八萬○(豈)五十八萬一○(豈)五十八萬二○(豈)五十八萬三○(豈)五十八萬四○(豈)五十八萬五○(豈)五十八萬六○(豈)五十八萬七○(豈)五十八萬八○(豈)五十八萬九○(豈)五十九萬○(豈)五十九萬一○(豈)五十九萬二○(豈)五十九萬三○(豈)五十九萬四○(豈)五十九萬五○(豈)五十九萬六○(豈)五十九萬七○(豈)五十九萬八○(豈)五十九萬九○(豈)六十萬○(豈)六十萬一○(豈)六十萬二○(豈)六十萬三○(豈)六十萬四○(豈)六十萬五○(豈)六十萬六○(豈)六十萬七○(豈)六十萬八○(豈)六十萬九○(豈)六十一萬○(豈)六十一萬一○(豈)六十一萬二○(豈)六十一萬三○(豈)六十一萬四○(豈)六十一萬五○(豈)六十一萬六○(豈)六十一萬七○(豈)六十一萬八○(豈)六十一萬九○(豈)六十二萬○(豈)六十二萬一○(豈)六十二萬二○(豈)六十二萬三○(豈)六十二萬四○(豈)六十二萬五○(豈)六十二萬六○(豈)六十二萬七○(豈)六十二萬八○(豈)六十二萬九○(豈)六十三萬○(豈)六十三萬一○(豈)六十三萬二○(豈)六十三萬三○(豈)六十三萬四○(豈)六十三萬五○(豈)六十三萬六○(豈)六十三萬七○(豈)六十三萬八○(豈)六十三萬九○(豈)六十四萬○(豈)六十四萬一○(豈)六十四萬二○(豈)六十四萬三○(豈)六十四萬四○(豈)六十四萬五○(豈)六十四萬六○(豈)六十四萬七○(豈)六十四萬八○(豈)六十四萬九○(豈)六十五萬○(豈)六十五萬一○(豈)六十五萬二○(豈)六十五萬三○(豈)六十五萬四○(豈)六十五萬五○(豈)六十五萬六○(豈)六十五萬七○(豈)六十五萬八○(豈)六十五萬九○(豈)六十六萬○(豈)六十六萬一○(豈)六十六萬二○(豈)六十六萬三○(豈)六十六萬四○(豈)六十六萬五○(豈)六十六萬六○(豈)六十六萬七○(豈)六十六萬八○(豈)六十六萬九○(豈)六十七萬○(豈)六十七萬一○(豈)六十七萬二○(豈)六十七萬三○(豈)六十七萬四○(豈)六十七萬五○(豈)六十七萬六○(豈)六十七萬七○(豈)六十七萬八○(豈)六十七萬九○(豈)六十八萬○(豈)六十八萬一○(豈)六十八萬二○(豈)六十八萬三○(豈)六十八萬四○(豈)六十八萬五○(豈)六十八萬六○(豈)六十八萬七○(豈)六十八萬八○(豈)六十八萬九○(豈)六十九萬○(豈)六十九萬一○(豈)六十九萬二○(豈)六十九萬三○(豈)六十九萬四○(豈)六十九萬五○(豈)六十九萬六○(豈)六十九萬七○(豈)六十九萬八○(豈)六十九萬九○(豈)七十萬○(豈)七十萬一○(豈)七十萬二○(豈)七十萬三○(豈)七十萬四○(豈)七十萬五○(豈)七十萬六○(豈)七十萬七○(豈)七十萬八○(豈)七十萬九○(豈)七十一萬○(豈)七十一萬一○(豈)七十一萬二○(豈)七十一萬三○(豈)七十一萬四○(豈)七十一萬五○(豈)七十一萬六○(豈)七十一萬七○(豈)七十一萬八○(豈)七十一萬九○(豈)七十二萬○(豈)七十二萬一○(豈)七十二萬二○(豈)七十二萬三○(豈)七十二萬四○(豈)七十二萬五○(豈)七十二萬六○(豈)七十二萬七○(豈)七十二萬八○(豈)七十二萬九○(豈)七十三萬○(豈)七十三萬一○(豈)七十三萬二○(豈)七十三萬三○(豈)七十三萬四○(豈)七十三萬五○(豈)七十三萬六○(豈)七十三萬七○(豈)七十三萬八○(豈)七十三萬九○(豈)七十四萬○(豈)七十四萬一○(豈)七十四萬二○(豈)七十四萬三○(豈)七十四萬四○(豈)七十四萬五○(豈)七十四萬六○(豈)七十四萬七○(豈)七十四萬八○(豈)七十四萬九○(豈)七十五萬○(豈)七十五萬一○(豈)七十五萬二○(豈)七十五萬三○(豈)七十五萬四○(豈)七十五萬五○(豈)七十五萬六○(豈)七十五萬七○(豈)七十五萬八○(豈)七十五萬九○(豈)七十六萬○(豈)七十六萬一○(豈)七十六萬二○(豈)七十六萬三○(豈)七十六萬四○(豈)七十六萬五○(豈)七十六萬六○(豈)七十六萬七○(豈)七十六萬八○(豈)七十六萬九○(豈)七十七萬○(豈)七十七萬一○(豈)七十七萬二○(豈)七十七萬三○(豈)七十七萬四○(豈)七十七萬五○(豈)七十七萬六○(豈)七十七萬七○(豈)七十七萬八○(豈)七十七萬九○(豈)七十八萬○(豈)七十八萬一○(豈)七十八萬二○(豈)七十八萬三○(豈)七十八萬四○(豈)七十八萬五○(豈)七十八萬六○(豈)七十八萬七○(豈)七十八萬八○(豈)七十八萬九○(豈)七十九萬○(豈)七十九萬一○(豈)七十九萬二○(豈)七十九萬三○(豈)七十九萬四○(豈)七十九萬五○(豈)七十九萬六○(豈)七十九萬七○(豈)七十九萬八○(豈)七十九萬九○(豈)八十萬○(豈)八十萬一○(豈)八十萬二○(豈)八十萬三○(豈)八十萬四○(豈)八十萬五○(豈)八十萬六○(豈)八十萬七○(豈)八十萬八○(豈)八十萬九○(豈)八十一萬○(豈)八十一萬一○(豈)八十一萬二○(豈)八十一萬三○(豈)八十一萬四○(豈)八十一萬五○(豈)八十一萬六○(豈)八十一萬七○(豈)八十一萬八○(豈)八十一萬九○(豈)八十二萬○(豈)八十二萬一○(豈)八十二萬二○(豈)八十二萬三○(豈)八十二萬四○(豈)八十二萬五○(豈)八十二萬六○(豈)八十二萬七○(豈)八十二萬八○(豈)八十二萬九○(豈)八十三萬○(豈)八十三萬一○(豈)八十三萬二○(豈)八十三萬三○(豈)八十三萬四○(豈)八十三萬五○(豈)八十三萬六○(豈)八十三萬七○(豈)八十三萬八○(豈)八十三萬九○(豈)八十四萬○(豈)八十四萬一○(豈)八十四萬二○(豈)八十四萬三○(豈)八十四萬四○(豈)八十四萬五○(豈)八十四萬六○(豈)八十四萬七○(豈)八十四萬八○(豈)八十四萬九○(豈)八十五萬○(豈)八十五萬一○(豈)八十五萬二○(豈)八十五萬三○(豈)八十五萬四○(豈)八十五萬五○(豈)八十五萬六○(豈)八十五萬七○(豈)八十五萬八○(豈)八十五萬九○(豈)八十六萬○(豈)八十六萬一○(豈)八十六萬二○(豈)八十六萬三○(豈)八十六萬四○(豈)八十六萬五○(豈)八十六萬六○(豈)八十六萬七○(豈)八十六萬八○(豈)八十六萬九○(豈)八十七萬○(豈)八十七萬一○(豈)八十七萬二○(豈)八十七萬三○(豈)八十七萬四○(豈)八十七萬五○(豈)八十七萬六○(豈)八十七萬七○(豈)八十七萬八○(豈)八十七萬九○(豈)八十八萬○(豈)八十八萬一○(豈)八十八萬二○(豈)八十八萬三○(豈)八十八萬四○(豈)八十八萬五○(豈)八十八萬六○(豈)八十八萬七○(豈)八十八萬八○(豈)八十八萬九○(豈)八十九萬○(豈)八十九萬一○(豈)八十九萬二○(豈)八十九萬三○(豈)八十九萬四○(豈)八十九萬五○(豈)八十九萬六○(豈)八十九萬七○(豈)八十九萬八○(豈)八十九萬九○(豈)九十萬○(豈)九十萬一○(豈)九十萬二○(豈)九十萬三○(豈)九十萬四○(豈)九十萬五○(豈)九十萬六○(豈)九十萬七○(豈)九十萬八○(豈)九十萬九○(豈)九十一萬○(豈)九十一萬一○(豈)九十一萬二○(豈)九十一萬三○(豈)九十一萬四○(豈)九十一萬五○(豈)九十一萬六○(豈)九十一萬七○(豈)九十一萬八○(豈)九十一萬九○(豈)九十二萬○(豈)九十二萬一○(豈)九十二萬二○(豈)九十二萬三○(豈)九十二萬四○(豈)九十二萬五○(豈)九十二萬六○(豈)九十二萬七○(豈)九十二萬八○(豈)九十二萬九○(豈)九十三萬○(豈)九十三萬一○(豈)九十三萬二○(豈)九十三萬三○(豈)九十三萬四○(豈)九十三萬五○(豈)九十三萬六○(豈)九十三萬七○(豈)九十三萬八○(豈)九十三萬九○(豈)九十四萬○(豈)九十四萬一○(豈)九十四萬二○(豈)九十四萬三○(豈)九十四萬四○(豈)九十四萬五○(豈)九十四萬六○(豈)九十四萬七○(豈)九十四萬八○(豈)九十四萬九○(豈)九十五萬○(豈)九十五萬一○(豈)九十五萬二○(豈)九十五萬三○(豈)九十五萬四○(豈)九十五萬五○(豈)九十五萬六○(豈)九十五萬七○(豈)九十五萬八○(豈)九十五萬九○(豈)九十六萬○(豈)九十六萬一○(豈)九十六萬二○(豈)九十六萬三○(豈)九十六萬四○(豈)九十六萬五○(豈)九十六萬六○(豈)九十六萬七○(豈)九十六萬八○(豈)九十六萬九○(豈)九十七萬○(豈)九十七萬一○(豈)九十七萬二○(豈)九十七萬三○(豈)九十七萬四○(豈)九十七萬五○(豈)九十七萬六○(豈)九十七萬七○(豈)九十七萬八○(豈)九十七萬九○(豈)九十八萬○(豈)九十八萬一○(豈)九十八萬二○(豈)九十八萬三○(豈)九十八萬四○(豈)九十八萬五○(豈)九十八萬六○(豈)九十八萬七○(豈)九十八萬八○(豈)九十八萬九○(豈)九十九萬○(豈)九十九萬一○(豈)九十九萬二○(豈)九十九萬三○(豈)九十九萬四○(豈)九十九萬五○(豈)九十九萬六○(豈)九十九萬七○(豈)九十九萬八○(豈)九十九萬九○(豈)一百萬○(豈)一百萬一○(豈)一百萬二○(豈)一百萬三○(豈)一百萬四○(豈)一百萬五○(豈)一百萬六○(豈)一百萬七○(豈)一百萬八○(豈)一百萬九○(豈)一百零一萬○(豈)一百零一萬一○(豈)一百零一萬二○(豈)一百零一萬三○(豈)一百零一萬四○(豈)一百零一萬五○(豈)一百零一萬六○(豈)一百零一萬七○(豈)一百零一萬八○(豈)一百零一萬九○(豈)一百

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言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運。驅除靈期。莫已之懿。裔苗業繁。共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事。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類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字會於靈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賞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水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薄衣。禹造伯成。魏弑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曰。然矣。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

奔。戎軍追捕并為所害。虎嘗書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又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的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閣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上耆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毫。但使少者不悟。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羣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以鐵鎖穿宣額。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縶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勸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

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平殿平。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恨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平。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平。自答不得。適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烙印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然曰。不聞和上有疾。適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無忘苟業。操無虧難。亡若在。遠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誠。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城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土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空於臨漳西樂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橫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殺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

○澄二道目 ○西成二四戎目 ○路二離目 ○水二水目 ○款二款目 ○否二不目 ○類二類目 ○設二設目 ○靈二靈目 ○
○(作)一○ ○在二放目 ○效二效目 ○說二說目 ○成二成目 ○(又)一○ ○支二支目 ○
○(四門)一○ ○(西氣)二○ ○洛二洛目 ○閭二閭目 ○然二然目 ○悲二悲目 ○
○(歲)一○ ○(指)一○ ○人二所目 ○(天)十道目 ○誠二誠目 ○鄰二鄰目 ○悲十(像)目 ○(杜)一○ ○
○紫二紫目 ○紫二紫目 ○丹二紫目 ○殺二紫目 ○紅二紅目

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旨。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著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巧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鄉九萬餘里。寒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遊。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篋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俊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噓其臂。意謂石虎為崇。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獨不毀。俊賜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俊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之驗也。田融趙詎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塋。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二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黃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不臥。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皆開。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藏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許。於上編營為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為說偈云。我於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勸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淑者。昔在北

問開。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遙心敬。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欽仰。東開備至。迺為之傳讚曰。蕭蕭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食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迺為讚曰。物俊招奇。德不孤立。遠遶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道展在林。千載一變。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佛圖三。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至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上且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奉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引耳下山。從者駭懼。

○日二白○ ○巧二河○ ○進二隨者○ ○後十(乃)○ ○(而)一○ ○多十(虎)○ ○澄二羅○ ○單道開二一○ ○
○溫二祖○ ○祖○ ○涼二溫○ ○與二法○ ○諸十神○ ○見二地○ ○昭二照○ ○胎○ ○尺二丈○ ○集二集○
○(開)一○ ○(說)十○ ○蕭哉乃主津三十二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長行 ○支二友○ ○計二計○ ○
○(開)二○ ○物後乃五三十二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長行 ○(竺佛調三)一○ ○三二出○ ○後二後○ ○(深)十山○
○升二斗○ ○

行而思利金事隱息素不奉法

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

[illegible]

知早晚耳。檀園請之。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樹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塚賃塚。誦唱引經。以自欣暢。得直隨以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裘。浮遊一世間。況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三十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齋一杖。一箱自隨。嘗過春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還取守鵝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因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糧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更道人辭欲還去。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語何當。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塚上。計其諱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物。答云。書疏耳。道人常在此。應事上眠。以箱杖著床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

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臥。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恆欲偷入。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塚。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籍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受焉。後同止沙門夜間。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塚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塚。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纒纒。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水扣凍。而酒浴。或著屨上床。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園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

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延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行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園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園當道。欲移置。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子時有一賢子。窺其園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跪拜請還家。四月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啖肉。至於辛餽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園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不至。冥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園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羶屨。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園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

○(布)十施○ ○(去)一○ ○(人)辭...不十八字一○ ○(受)一○ ○(二)洗○ ○(二)山○ ○(行)一○ ○(王)十
○(於)○ ○(家)○ ○(月)二○ ○(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三)○ ○(四千四)○ ○(四千五)○ ○(四千六)○ ○(四千七)○ ○(四千八)○ ○(四千九)○ ○(五千)○ ○(五千一)○ ○(五千二)○ ○(五千三)○ ○(五千四)○ ○(五千五)○ ○(五千六)○ ○(五千七)○ ○(五千八)○ ○(五千九)○ ○(六千)○ ○(六千一)○ ○(六千二)○ ○(六千三)○ ○(六千四)○ ○(六千五)○ ○(六千六)○ ○(六千七)○ ○(六千八)○ ○(六千九)○ ○(七千)○ ○(七千一)○ ○(七千二)○ ○(七千三)○ ○(七千四)○ ○(七千五)○ ○(七千六)○ ○(七千七)○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 ○(八千一)○ ○(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四)○ ○(八千五)○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八)○ ○(八千九)○ ○(九千)○ ○(九千一)○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九千七)○ ○(九千八)○ ○(九千九)○ ○(一萬)○ ○(一萬一)○ ○(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四)○ ○(一萬五)○ ○(一萬六)○ ○(一萬七)○ ○(一萬八)○ ○(一萬九)○ ○(二萬)○ ○(二萬一)○ ○(二萬二)○ ○(二萬三)○ ○(二萬四)○ ○(二萬五)○ ○(二萬六)○ ○(二萬七)○ ○(二萬八)○ ○(二萬九)○ ○(三萬)○ ○(三萬一)○ ○(三萬二)○ ○(三萬三)○ ○(三萬四)○ ○(三萬五)○ ○(三萬六)○ ○(三萬七)○ ○(三萬八)○ ○(三萬九)○ ○(四萬)○ ○(四萬一)○ ○(四萬二)○ ○(四萬三)○ ○(四萬四)○ ○(四萬五)○ ○(四萬六)○ ○(四萬七)○ ○(四萬八)○ ○(四萬九)○ ○(五萬)○ ○(五萬一)○ ○(五萬二)○ ○(五萬三)○ ○(五萬四)○ ○(五萬五)○ ○(五萬六)○ ○(五萬七)○ ○(五萬八)○ ○(五萬九)○ ○(六萬)○ ○(六萬一)○ ○(六萬二)○ ○(六萬三)○ ○(六萬四)○ ○(六萬五)○ ○(六萬六)○ ○(六萬七)○ ○(六萬八)○ ○(六萬九)○ ○(七萬)○ ○(七萬一)○ ○(七萬二)○ ○(七萬三)○ ○(七萬四)○ ○(七萬五)○ ○(七萬六)○ ○(七萬七)○ ○(七萬八)○ ○(七萬九)○ ○(八萬)○ ○(八萬一)○ ○(八萬二)○ ○(八萬三)○ ○(八萬四)○ ○(八萬五)○ ○(八萬六)○ ○(八萬七)○ ○(八萬八)○ ○(八萬九)○ ○(九萬)○ ○(九萬一)○ ○(九萬二)○ ○(九萬三)○ ○(九萬四)○ ○(九萬五)○ ○(九萬六)○ ○(九萬七)○ ○(九萬八)○ ○(九萬九)○ ○(十萬)○ ○(十萬一)○ ○(十萬二)○ ○(十萬三)○ ○(十萬四)○ ○(十萬五)○ ○(十萬六)○ ○(十萬七)○ ○(十萬八)○ ○(十萬九)○ ○(十一萬)○ ○(十一萬一)○ ○(十一萬二)○ ○(十一萬三)○ ○(十一萬四)○ ○(十一萬五)○ ○(十一萬六)○ ○(十一萬七)○ ○(十一萬八)○ ○(十一萬九)○ ○(十二萬)○ ○(十二萬一)○ ○(十二萬二)○ ○(十二萬三)○ ○(十二萬四)○ ○(十二萬五)○ ○(十二萬六)○ ○(十二萬七)○ ○(十二萬八)○ ○(十二萬九)○ ○(十三萬)○ ○(十三萬一)○ ○(十三萬二)○ ○(十三萬三)○ ○(十三萬四)○ ○(十三萬五)○ ○(十三萬六)○ ○(十三萬七)○ ○(十三萬八)○ ○(十三萬九)○ ○(十四萬)○ ○(十四萬一)○ ○(十四萬二)○ ○(十四萬三)○ ○(十四萬四)○ ○(十四萬五)○ ○(十四萬六)○ ○(十四萬七)○ ○(十四萬八)○ ○(十四萬九)○ ○(十五萬)○ ○(十五萬一)○ ○(十五萬二)○ ○(十五萬三)○ ○(十五萬四)○ ○(十五萬五)○ ○(十五萬六)○ ○(十五萬七)○ ○(十五萬八)○ ○(十五萬九)○ ○(十六萬)○ ○(十六萬一)○ ○(十六萬二)○ ○(十六萬三)○ ○(十六萬四)○ ○(十六萬五)○ ○(十六萬六)○ ○(十六萬七)○ ○(十六萬八)○ ○(十六萬九)○ ○(十七萬)○ ○(十七萬一)○ ○(十七萬二)○ ○(十七萬三)○ ○(十七萬四)○ ○(十七萬五)○ ○(十七萬六)○ ○(十七萬七)○ ○(十七萬八)○ ○(十七萬九)○ ○(十八萬)○ ○(十八萬一)○ ○(十八萬二)○ ○(十八萬三)○ ○(十八萬四)○ ○(十八萬五)○ ○(十八萬六)○ ○(十八萬七)○ ○(十八萬八)○ ○(十八萬九)○ ○(十九萬)○ ○(十九萬一)○ ○(十九萬二)○ ○(十九萬三)○ ○(十九萬四)○ ○(十九萬五)○ ○(十九萬六)○ ○(十九萬七)○ ○(十九萬八)○ ○(十九萬九)○ ○(二十萬)○ ○(二十萬一)○ ○(二十萬二)○ ○(二十萬三)○ ○(二十萬四)○ ○(二十萬五)○ ○(二十萬六)○ ○(二十萬七)○ ○(二十萬八)○ ○(二十萬九)○ ○(二十一萬)○ ○(二十一萬一)○ ○(二十一萬二)○ ○(二十一萬三)○ ○(二十一萬四)○ ○(二十一萬五)○ ○(二十一萬六)○ ○(二十一萬七)○ ○(二十一萬八)○ ○(二十一萬九)○ ○(二十二萬)○ ○(二十二萬一)○ ○(二十二萬二)○ ○(二十二萬三)○ ○(二十二萬四)○ ○(二十二萬五)○ ○(二十二萬六)○ ○(二十二萬七)○ ○(二十二萬八)○ ○(二十二萬九)○ ○(二十三萬)○ ○(二十三萬一)○ ○(二十三萬二)○ ○(二十三萬三)○ ○(二十三萬四)○ ○(二十三萬五)○ ○(二十三萬六)○ ○(二十三萬七)○ ○(二十三萬八)○ ○(二十三萬九)○ ○(二十四萬)○ ○(二十四萬一)○ ○(二十四萬二)○ ○(二十四萬三)○ ○(二十四萬四)○ ○(二十四萬五)○ ○(二十四萬六)○ ○(二十四萬七)○ ○(二十四萬八)○ ○(二十四萬九)○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一)○ ○(二十五萬二)○ ○(二十五萬三)○ ○(二十五萬四)○ ○(二十五萬五)○ ○(二十五萬六)○ ○(二十五萬七)○ ○(二十五萬八)○ ○(二十五萬九)○ ○(二十六萬)○ ○(二十六萬一)○ ○(二十六萬二)○ ○(二十六萬三)○ ○(二十六萬四)○ ○(二十六萬五)○ ○(二十六萬六)○ ○(二十六萬七)○ ○(二十六萬八)○ ○(二十六萬九)○ ○(二十七萬)○ ○(二十七萬一)○ ○(二十七萬二)○ ○(二十七萬三)○ ○(二十七萬四)○ ○(二十七萬五)○ ○(二十七萬六)○ ○(二十七萬七)○ ○(二十七萬八)○ ○(二十七萬九)○ ○(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一)○ ○(二十八萬二)○ ○(二十八萬三)○ ○(二十八萬四)○ ○(二十八萬五)○ ○(二十八萬六)○ ○(二十八萬七)○ ○(二十八萬八)○ ○(二十八萬九)○ ○(二十九萬)○ ○(二十九萬一)○ ○(二十九萬二)○ ○(二十九萬三)○ ○(二十九萬四)○ ○(二十九萬五)○ ○(二十九萬六)○ ○(二十九萬七)○ ○(二十九萬八)○ ○(二十九萬九)○ ○(三十萬)○ ○(三十萬一)○ ○(三十萬二)○ ○(三十萬三)○ ○(三十萬四)○ ○(三十萬五)○ ○(三十萬六)○ ○(三十萬七)○ ○(三十萬八)○ ○(三十萬九)○ ○(三十一萬)○ ○(三十一萬一)○ ○(三十一萬二)○ ○(三十一萬三)○ ○(三十一萬四)○ ○(三十一萬五)○ ○(三十一萬六)○ ○(三十一萬七)○ ○(三十一萬八)○ ○(三十一萬九)○ ○(三十二萬)○ ○(三十二萬一)○ ○(三十二萬二)○ ○(三十二萬三)○ ○(三十二萬四)○ ○(三十二萬五)○ ○(三十二萬六)○ ○(三十二萬七)○ ○(三十二萬八)○ ○(三十二萬九)○ ○(三十三萬)○ ○(三十三萬一)○ ○(三十三萬二)○ ○(三十三萬三)○ ○(三十三萬四)○ ○(三十三萬五)○ ○(三十三萬六)○ ○(三十三萬七)○ ○(三十三萬八)○ ○(三十三萬九)○ ○(三十四萬)○ ○(三十四萬一)○ ○(三十四萬二)○ ○(三十四萬三)○ ○(三十四萬四)○ ○(三十四萬五)○ ○(三十四萬六)○ ○(三十四萬七)○ ○(三十四萬八)○ ○(三十四萬九)○ ○(三十五萬)○ ○(三十五萬一)○ ○(三十五萬二)○ ○(三十五萬三)○ ○(三十五萬四)○ ○(三十五萬五)○ ○(三十五萬六)○ ○(三十五萬七)○ ○(三十五萬八)○ ○(三十五萬九)○ ○(三十六萬)○ ○(三十六萬一)○ ○(三十六萬二)○ ○(三十六萬三)○ ○(三十六萬四)○ ○(三十六萬五)○ ○(三十六萬六)○ ○(三十六萬七)○ ○(三十六萬八)○ ○(三十六萬九)○ ○(三十七萬)○ ○(三十七萬一)○ ○(三十七萬二)○ ○(三十七萬三)○ ○(三十七萬四)○ ○(三十七萬五)○ ○(三十七萬六)○ ○(三十七萬七)○ ○(三十七萬八)○ ○(三十七萬九)○ ○(三十八萬)○ ○(三十八萬一)○ ○(三十八萬二)○ ○(三十八萬三)○ ○(三十八萬四)○ ○(三十八萬五)○ ○(三十八萬六)○ ○(三十八萬七)○ ○(三十八萬八)○ ○(三十八萬九)○ ○(三十九萬)○ ○(三十九萬一)○ ○(三十九萬二)○ ○(三十九萬三)○ ○(三十九萬四)○ ○(三十九萬五)○ ○(三十九萬六)○ ○(三十九萬七)○ ○(三十九萬八)○ ○(三十九萬九)○ ○(四十萬)○ ○(四十萬一)○ ○(四十萬二)○ ○(四十萬三)○ ○(四十萬四)○ ○(四十萬五)○ ○(四十萬六)○ ○(四十萬七)○ ○(四十萬八)○ ○(四十萬九)○ ○(四十一萬)○ ○(四十一萬一)○ ○(四十一萬二)○ ○(四十一萬三)○ ○(四十一萬四)○ ○(四十一萬五)○ ○(四十一萬六)○ ○(四十一萬七)○ ○(四十一萬八)○ ○(四十一萬九)○ ○(四十二萬)○ ○(四十二萬一)○ ○(四十二萬二)○ ○(四十二萬三)○ ○(四十二萬四)○ ○(四十二萬五)○ ○(四十二萬六)○ ○(四十二萬七)○ ○(四十二萬八)○ ○(四十二萬九)○ ○(四十三萬)○ ○(四十三萬一)○ ○(四十三萬二)○ ○(四十三萬三)○ ○(四十三萬四)○ ○(四十三萬五)○ ○(四十三萬六)○ ○(四十三萬七)○ ○(四十三萬八)○ ○(四十三萬九)○ ○(四十四萬)○ ○(四十四萬一)○ ○(四十四萬二)○ ○(四十四萬三)○ ○(四十四萬四)○ ○(四十四萬五)○ ○(四十四萬六)○ ○(四十四萬七)○ ○(四十四萬八)○ ○(四十四萬九)○ ○(四十五萬)○ ○(四十五萬一)○ ○(四十五萬二)○ ○(四十五萬三)○ ○(四十五萬四)○ ○(四十五萬五)○ ○(四十五萬六)○ ○(四十五萬七)○ ○(四十五萬八)○ ○(四十五萬九)○ ○(四十六萬)○ ○(四十六萬一)○ ○(四十六萬二)○ ○(四十六萬三)○ ○(四十六萬四)○ ○(四十六萬五)○ ○(四十六萬六)○ ○(四十六萬七)○ ○(四十六萬八)○ ○(四十六萬九)○ ○(四十七萬)○ ○(四十七萬一)○ ○(四十七萬二)○ ○(四十七萬三)○ ○(四十七萬四)○ ○(四十七萬五)○ ○(四十七萬六)○ ○(四十七萬七)○ ○(四十七萬八)○ ○(四十七萬九)○ ○(四十八萬)○ ○(四十八萬一)○ ○(四十八萬二)○ ○(四十八萬三)○ ○(四十八萬四)○ ○(四十八萬五)○ ○(四十八萬六)○ ○(四十八萬七)○ ○(四十八萬八)○ ○(四十八萬九)○ ○(四十九萬)○ ○(四十九萬一)○ ○(四十九萬二)○ ○(四十九萬三)○ ○(四十九萬四)○ ○(四十九萬五)○ ○(四十九萬六)○ ○(四十九萬七)○ ○(四十九萬八)○ ○(四十九萬九)○ ○(五十萬)○ ○(五十萬一)○ ○(五十萬二)○ ○(五十萬三)○ ○(五十萬四)○ ○(五十萬五)○ ○(五十萬六)○ ○(五十萬七)○ ○(五十萬八)○ ○(五十萬九)○ ○(五十一萬)○ ○(五十一萬一)○ ○(五十一萬二)○ ○(五十一萬三)○ ○(五十一萬四)○ ○(五十一萬五)○ ○(五十一萬六)○ ○(五十一萬七)○ ○(五十一萬八)○ ○(五十一萬九)○ ○(五十二萬)○ ○(五十二萬一)○ ○(五十二萬二)○ ○(五十二萬三)○ ○(五十二萬四)○ ○(五十二萬五)○ ○(五十二萬六)○ ○(五十二萬七)○ ○(五十二萬八)○ ○(五十二萬九)○ ○(五十三萬)○ ○(五十三萬一)○ ○(五十三萬二)○ ○(五十三萬三)○ ○(五十三萬四)○ ○(五十三萬五)○ ○(五十三萬六)○ ○(五十三萬七)○ ○(五十三萬八)○ ○(五十三萬九)○ ○(五十四萬)○ ○(五十四萬一)○ ○(五十四萬二)○ ○(五十四萬三)○ ○(五十四萬四)○ ○(五十四萬五)○ ○(五十四萬六)○ ○(五十四萬七)○ ○(五十四萬八)○ ○(五十四萬九)○ ○(五十五萬)○ ○(五十五萬一)○ ○(五十五萬二)○ ○(五十五萬三)○ ○(五十五萬四)○ ○(五十五萬五)○ ○(五十五萬六)○ ○(五十五萬七)○ ○(五十五萬八)○ ○(五十五萬九)○ ○(五十六萬)○ ○(五十六萬一)○ ○(五十六萬二)○ ○(五十六萬三)○ ○(五十六萬四)○ ○(五十六萬五)○ ○(五十六萬六)○ ○(五十六萬七)○ ○(五十六萬八)○ ○(五十六萬九)○ ○(五十七萬)○ ○(五十七萬一)○ ○(五十七萬二)○ ○(五十七萬三)○ ○(五十七萬四)○ ○(五十七萬五)○ ○(五十七萬六)○ ○(五十七萬七)○ ○(五十七萬八)○ ○(五十七萬九)○ ○(五十八萬)○ ○(五十八萬一)○ ○(五十八萬二)○ ○(五十八萬三)○ ○(五十八萬四)○ ○(五十八萬五)○ ○(五十八萬六)○ ○(五十八萬七)○ ○(五十八萬八)○ ○(五十八萬九)○ ○(五十九萬)○ ○(五十九萬一)○ ○(五十九萬二)○ ○(五十九萬三)○ ○(五十九萬四)○ ○(五十九萬五)○ ○(五十九萬六)○ ○(五十九萬七)○ ○(五十九萬八)○ ○(五十九萬九)○ ○(六十萬)○ ○(六十萬一)○ ○(六十萬二)○ ○(六十萬三)○ ○(六十萬四)○ ○(六十萬五)○ ○(六十萬六)○ ○(六十萬七)○ ○(六十萬八)○ ○(六十萬九)○ ○(六十一萬)○ ○(六十一萬一)○ ○(六十一萬二)○ ○(六十一萬三)○ ○(六十一萬四)○ ○(六十一萬五)○ ○(六十一萬六)○ ○(六十一萬七)○ ○(六十一萬八)○ ○(六十一萬九)○ ○(六十二萬)○ ○(六十二萬一)○ ○(六十二萬二)○ ○(六十二萬三)○ ○(六十二萬四)○ ○(六十二萬五)○ ○(六十二萬六)○ ○(六十二萬七)○ ○(六十二萬八)○ ○(六十二萬九)○ ○(六十三萬)○ ○(六十三萬一)○ ○(六十三萬二)○ ○(六十三萬三)○ ○(六十三萬四)○ ○(六十三萬五)○ ○(六十三萬六)○ ○(六十三萬七)○ ○(六十三萬八)○ ○(六十三萬九)○ ○(六十四萬)○ ○(六十四萬一)○ ○(六十四萬二)○ ○(六十四萬三)○ ○(六十四萬四)○ ○(六十四萬五)○ ○(六十四萬六)○ ○(六十四萬七)○ ○(六十四萬八)○ ○(六十四萬九)○ ○(六十五萬)○ ○(六十五萬一)○ ○(六十五萬二)○ ○(六十五萬三)○ ○(六十五萬四)○ ○(六十五萬五)○ ○(六十五萬六)○ ○(六十五萬七)○ ○(六十五萬八)○ ○(六十五萬九)○ ○(六十六萬)○ ○(六十六萬一)○ ○(六十六萬二)○ ○(六十六萬三)○ ○(六十六萬四)○ ○(六十六萬五)○ ○(六十六萬六)○ ○(六十六萬七)○ ○(六十六萬八)○ ○(六十六萬九)○ ○(六十七萬)○ ○(六十七萬一)○ ○(六十七萬二)○ ○(六十七萬三)○ ○(六十七萬四)○ ○(六十七萬五)○ ○(六十七萬六)○ ○(六十七萬七)○ ○(六十七萬八)○ ○(六十七萬九)○ ○(六十八萬)○ ○(六十八萬一)○ ○(六十八萬二)○ ○(六十八萬三)○ ○(六十八萬四)○ ○(六十八萬五)○ ○(六十八萬六)○ ○(六十八萬七)○ ○(六十八萬八)○ ○(六十八萬九)○ ○(六十九萬)○ ○(六十九萬一)○ ○(六十九萬二)○ ○(六十九萬三)○ ○(六十九萬四)○ ○(六十九萬五)○ ○(六十九萬六)○ ○(六十九萬七)○ ○(六十九萬八)○ ○(六十九萬九)○ ○(七十萬)○ ○(七十萬一)○ ○(七十萬二)○ ○(七十萬三)○ ○(七十萬四)○ ○(七十萬五)○ ○(七十萬六)○ ○(七十萬七)○ ○(七十萬八)○ ○(七十萬九)○ ○(七十一萬)○ ○(七十一萬一)○ ○(七十一萬二)○ ○(七十一萬三)○ ○(七十一萬四)○ ○(七十一萬五)○ ○(七十一萬六)○ ○(七十一萬七)○ ○(七十一萬八)○ ○(七十一萬九)○ ○(七十二萬)○ ○(七十二萬一)○ ○(七十二萬二)○ ○(七十二萬三)○ ○(七十二萬四)○ ○(七十二萬五)○ ○(七十二萬六)○ ○(七十二萬七)○ ○(七十二萬八)○ ○(七十二萬九)○ ○(七十三萬)○ ○(七十三萬一)○ ○(七十三萬二)○ ○(七十三萬三)○ ○(七十三萬四)○ ○(七十三萬五)○ ○(七十三萬六)○ ○(七十三萬七)○ ○(七十三萬八)○ ○(七十三萬九)○ ○(七十四萬)○ ○(七十四萬一)○ ○(七十四萬二)○ ○(七十四萬三)○ ○(七十四萬四)○ ○(七十四萬五)○ ○(七十四萬六)○ ○(七十四萬七)○ ○(七十四萬八)○ ○(七十四萬九)○ ○(七十五萬)○ ○(七十五萬一)○ ○(七十五萬二)○ ○(七十五萬三)○ ○(七十五萬四)○ ○(七十五萬五)○ ○(七十五萬六)○ ○(七十五萬七)○ ○(七十五萬八)○ ○(七十五萬九)○ ○(七十六萬)○ ○(七十六萬一)○ ○(七十六萬二)○ ○(七十六萬三)○ ○(七十六萬四)○ ○(七十六萬五)○ ○(七十六萬六)○ ○(七十六萬七)○ ○(七十六萬八)○ ○(七十六萬九)○ ○(七十七萬)○ ○(七十七萬一)○ ○(七十七萬二)○ ○(七十七萬三)○ ○(七十七萬四)○ ○(七十七萬五)○ ○(七十七萬六)○ ○(七十七萬七)○ ○(七十七萬八)○ ○(七十七萬九)○ ○(七十八萬)○ ○(七十八萬一)○ ○(七十八萬二)○ ○(七十八萬三)○ ○(七十八萬四)○ ○(七十八萬五)○ ○(七十八萬六)○ ○(七十八萬七)○ ○(七十八萬八)○ ○(七十八萬九)○ ○(七十九萬)○ ○(七十九萬一)○ ○(七十九萬二)○ ○(七十九萬三)○ ○(七十九萬四)○ ○(七十九萬五)○ ○(七十九萬六)○ ○(七十九萬七)○ ○(七十九萬八)○ ○(七十九萬九)○ ○(八十萬)○ ○(八十萬一)○ ○(八十萬二)○ ○(八十萬三)○ ○(八十萬四)○ ○(八十萬五)○ ○(八十萬六)○ ○(八十萬七)○ ○(八十萬八)○ ○(八十萬九)○ ○(八十一萬)○ ○(八十一萬一)○ ○(八十一萬二)○ ○(八十一萬三)○ ○(八十一萬四)○ ○(八十一萬五)○ ○(八十一萬六)○ ○(八十一萬七)○ ○(八十一萬八)○ ○(八十一萬九)○ ○(八十二萬)○ ○(八十二萬一)○ ○(八十二萬二)○ ○(八十二萬三)○ ○(八十二萬四)○ ○(八十二萬五)○ ○(八十二萬六)○ ○(八十二萬七)○ ○(八十二萬八)○ ○(八十二萬九)○ ○(八十三萬)○ ○(八十三萬一)○ ○(八十三萬二)○ ○(八十三萬三)○ ○(八十三萬四)○ ○(八十三萬五)○ ○(八十三萬六)○ ○(八十三萬七)○ ○(八十三萬八)○ ○(八十三萬九)○ ○(八十四萬)○ ○(八十四萬一)○ ○(八十四萬二)○ ○(八十四萬三)○ ○(八十四萬四)○ ○(八十四萬五)○ ○(八十四萬六)○ ○(八十四萬七)○ ○(八十四萬八)○ ○(八十四萬九)○ ○(八十五萬)○ ○(八十五萬一)○ ○(八十五萬二)○ ○(八十五萬三)○ ○(八十五萬四)○ ○(八十五萬五)○ ○(八十五萬六)○ ○(八十五萬七)○ ○(八十五萬八)○ ○(八十五萬九)○ ○(八十六萬)○ ○(八十六萬一)○ ○(八十六萬二)○ ○(八十六萬三)○ ○(八十六萬四)○ ○(八十六萬五)○ ○(八十六萬六)○ ○(八十六萬七)○ ○(八十六萬八)○ ○(八十六萬九)○ ○(八十七萬)○ ○(八十七萬一)○ ○(八十七萬二)○ ○(八十七萬三)○ ○(八十七萬四)○ ○(八十七萬五)○ ○(八十七萬六)○ ○(八十七萬七)○ ○(八十七萬八)○ ○(八十七萬九)○ ○(八十八萬)○ ○(八十八萬一)○ ○(八十八萬二)○ ○(八十八萬三)○ ○(八十八萬四)○ ○(八十八萬五)○ ○(八十八萬六)○ ○(八十八萬七)○ ○(八十八萬八)○ ○(八十八萬九)○ ○(八十九萬)○ ○(八十九萬一)○ ○(八十九萬二)○ ○(八十九萬三)○ ○(八十九萬四)○ ○(八十九萬五)○ ○(八十九萬六)○ ○(八十九萬七)○ ○(八十九萬八)○ ○(八十九萬九)○ ○(九十萬)○ ○(九十萬一)○ ○(九十萬二)○ ○(九十萬三)○ ○(九十萬四)○ ○(九十萬五)○ ○(九十萬六)○ ○(九十萬七)○ ○(九十萬八)○ ○(九十萬九)○ ○(九十一萬)○ ○(九十一萬一)○ ○(九十一萬二)○ ○(九十一萬三)○ ○(九十一萬四)○ ○(九十一萬五)○ ○(九十一萬六)○ ○(九十一萬七)○ ○(九十一萬八)○ ○(九十一萬九)○ ○(九十二萬)○ ○(九十二萬一)○ ○(九十二萬二)○ ○(九十二萬三)○ ○(九十二萬四)○ ○(九十二萬五)○ ○(九十二萬六)○ ○(九十二萬七)○ ○(九十二萬八)○ ○(九十二萬九)○ ○(九十三萬)○ ○(九十三萬一)○ ○(九十三萬二)○ ○(九十三萬三)○ ○(九十三萬四)○ ○(九十三萬五)○ ○(九十三萬六)○ ○(九十三萬七)○ ○(九十三萬八)○ ○(九十三萬九)○ ○(九十四萬)○ ○(九十四萬一)○ ○(九十四萬二)○ ○(九十四萬三)○ ○(九十四萬四)○ ○(九十四萬五)○ ○(九十四萬六)○ ○(九十四萬七)○ ○(九十四萬八)○ ○(九十四萬九)○ ○(九十五萬)○ ○(九十五萬一)○ ○(九十五萬二)○ ○(九十五萬三)○ ○(九十五萬四)○ ○(九十五萬五)○ ○(九十五萬六)○ ○(九十五萬七)○ ○(九十五萬八)○ ○(九十五萬九)○ ○(九十六萬)○ ○(九十六萬一)○ ○(九十六萬二)○ ○(九十六萬三)○ ○(九十六萬四)○ ○(九十六萬五)○ ○(九十六萬六)○ ○(九十六萬七)○ ○(九十六萬八)○ ○(九十六萬九)○ ○(九十七萬)○ ○(九十七萬一)○ ○(九十七萬二)○ ○(九十七萬三)○ ○(九十七萬四)○ ○(九十七萬五)○ ○(九十七萬六)○ ○(九十七萬七)○ ○(九十七萬八)○ ○(九十七萬九)○ ○(九十八萬)○ ○(九十八萬一)○ ○(九十八萬二)○ ○(九十八萬三)○ ○(九十八萬四)○ ○(九十八萬五)○ ○(九十八萬六)○ ○(九十八萬七)○ ○(九十八萬八)○ ○(九十八萬九)○ ○(九十九萬)○ ○(九十九萬一)○ ○(九十九萬二)○ ○(九十九萬三)○ ○(九十九萬四)○ ○(九十九萬五)○ ○(九十九萬六)○ ○(九十九萬七)○ ○(九十九萬八)○ ○(九十九萬九)○ ○(一百萬)○ ○(一百萬一)○ ○(一百萬二)○ ○(一百萬三)○ ○(一百萬四)○ ○(一百萬五)○ ○(一百萬六)○ ○(一百萬七)○ ○(一百萬八)○ ○(一百萬九)○ ○(一百零一萬)○ ○(一百零一萬一)○ ○(一百零一萬二)○ ○(一百零一萬三)○ ○(一百零一萬四)○ ○(一百零一萬五)○ ○(一百零一萬六)○ ○(一百零一萬七)○ ○(一百零一萬八)○ ○(一百零一萬九)○ ○(一百零二萬)○ ○(一百零二萬一)○ ○(一百零二萬二)○ ○(一百零二萬三)○ ○(一百零二萬四)○ ○(一百零二萬五)○ ○(一百零二萬六)○ ○(一百零二萬七)○ ○(一百零二萬八)○ ○(一百零二萬九)○ ○(一百零三萬)○ ○(一百零三萬一)○ ○(一百零三萬二)○ ○(一百零三萬三)○ ○(一百零三萬四)○ ○(一百零三萬五)○ ○(一百零三萬六)○ ○(一百零三萬七)○ ○(一百零三萬八)○ ○(一百零三萬九)○ ○(一百零四萬)○ ○(一百零四萬一)○ ○(一百零四萬二)○ ○(一百零四萬三)○ ○(一百零四萬四)○ ○(一百零四萬五)○ ○(一百零四萬六)○ ○(一百零四萬七)○ ○(一百零四萬八)○ ○(一百零四萬九)○ ○(一百零五萬)○ ○(一百零五萬一)○ ○(一百零五萬二)○ ○(一百零五萬三)○ ○(一百零五萬四)○ ○(一百零五萬五)○ ○(一百零五萬六)○ ○(一百零五萬七)○ ○(一百零五萬八)○ ○(一百零五萬九)○ ○(一百零六萬)○ ○(一百零六萬一)○ ○(一百零六萬二)○ ○(一百零六萬三)○ ○(一百零六萬四)○ ○(一百零六萬五)○ ○(一百零六萬六)○ ○(一百零六萬七)○ ○(一百零六萬八)○ ○(一百零六萬九)○ ○(一百零七萬)○ ○(一百零七萬一)○ ○(一百零七萬二)○ ○(一百零七萬三)○ ○(一百零七萬四)○ ○(一百零七萬五)○ ○(一百零七萬六)○ ○(一百零七萬七)○ ○(一百零七萬八)○ ○(一百零七萬九)○ ○(一百零八萬)○ ○(一百零八萬一)○ ○(一百零八萬二)○ ○(一百零八萬三)○ ○(一百零八萬四)○ ○(一百零八萬五)○ ○(一百零八萬六)○ ○(一百零八萬七)○ ○(一百零八萬八)○ ○(一百零八萬九)○ ○(一百零九萬)○ ○(一百零九萬一)○ ○(一百零九萬二)○ ○(一百零九萬三)○ ○(一百零九萬四)○ ○(一百零九萬五)○ ○(一百零九萬六)○ ○(一百零九萬七)○ ○(一百零九萬八)○ ○(一百零九萬九)○ ○(一百一十萬)○ ○(一百一十萬一)○ ○(一百一十萬二)○ ○(一百一十萬三)○ ○(一百一十萬四)○ ○(一百一十萬五)○ ○(一百一十萬六)○ ○(一百一十萬七)○ ○(一百一十萬八)○ ○(一百一十萬九)○ ○(一百一十一萬)○ ○(一百一十一萬一)○ ○(一百一十一萬二)○ ○(一百一十一萬三)○ ○(一百一十一萬四)○ ○(一百一十一萬五)○ ○(一百一十一萬六)○ ○(一百一十一萬七)○ ○(一百一十一萬八)○ ○(一百一十一萬九)○ ○(一百一十二萬)○ ○(一百一十二萬一)○ ○(一百一十二萬二)○ ○(一百一十二萬三)○ ○(一百一十二萬四)○ ○(一百一十二萬五)○ ○(一百一十二萬六)○ ○(一百一十二萬七)○ ○(一百一十二萬八)○ ○(一百一十二萬九)○ ○(一百一十三萬)○ ○(一百一十三萬一)○ ○(一百一十三萬二)○ ○(一百一十三萬三)○ ○(一百一十三萬四)○ ○(一百一十三萬五)○ ○(一百一十三萬六)○ ○(一百一十三萬七)○ ○(一百一十三萬八)○ ○(一百一十三萬九)○ ○(一百一十四萬)○ ○(一百一十四萬一)○ ○(一百一十四萬二)○ ○(一百一十四萬三)○ ○(一百一十四萬四)○ ○(一百一十四萬五)○ ○(一百一十四萬六)○ ○(一百一十四萬七)○ ○(一百一十四萬八)○ ○(一百一十四萬九)○ ○(一百一十五萬)○ ○(一百一十五萬一)○ ○(一百一十五萬二)○ ○(一百一十五萬三)○ ○(一百一十五萬四)○ ○(一百一十五萬五)○ ○(一百一十五萬六)○ ○(一百一十五萬七)○ ○(一百一十五萬八)○ ○(一百一十五萬九)○ ○(一百一十六萬)○ ○

動不搖。乃共禮拜而還。反。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否。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龕。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勛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勛。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勛。卽具如所示。唯聞勛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勛入淮至朱雀門。乃見杯度騎大船欄以杖撻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勛遙禮之。度乃自下勛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勛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勛前。一人正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欄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且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

①湖一湖⑤⑥ ②濟一度⑤⑥ ③魚一漁⑤⑥ ④饑一瘠⑤⑥ ⑤冰一沽⑤⑥ ⑥魚一⑤⑥ ⑦捨一拈⑤⑥ ⑧(山)一⑤⑥ ⑨宿一冥⑤⑥
 ⑩而十(下)⑤⑥ (13)⑤⑥ ⑪昏一民⑤⑥ ⑫栢操一栢志⑤⑥ 栢志⑤⑥ ⑬薑一止⑤⑥ ⑭補二傳⑤⑥ 傳⑤⑥ ⑮於二之⑤⑥ ⑯
 矜一省⑤⑥ ⑰薰一動⑤⑥ ⑱成二惑⑤⑥ ⑲及二反⑤⑥ ⑳家一⑤⑥ ㉑破十(杯)⑤⑥ ㉒(度)一⑤⑥ (杯)十度⑤⑥ ㉓
 反二注⑤⑥ (少)一⑤⑥ ㉔世十(期等)⑤⑥ ㉕[門]一⑤⑥ ㉖船一航⑤⑥ ㉗欄二蘭⑤⑥* ㉘杖二董⑤⑥ ㉙活二治⑤⑥
 ㉚花⑤⑥

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頗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憲子時爲黃門侍郎。在解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殺。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諸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諸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諸入京。留一萬錢物寄諸情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諸即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其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愛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諸家呂道慧聞人。恨之。杜天期水丘照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勸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禮災禍也。須臾聞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諸等拜送殷勤。於是絕

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法朗。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大元之末。齋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間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洗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上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樓閣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刀不能傷。勃勃嗟之。普救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焘復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暕。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護所使信。乃與天師寇氏說。以佛敎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焘既惑其言。以爲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焘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焘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焘。焘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國養虎于檻。焘令以始餘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

檻。虎輒鳴吼。焘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得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焘大生愧懼。遂感痼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焘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焘卒。孫潛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顯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即爲設食。唯聞比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以爲贖。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轡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轡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眉湧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返。

郎頌者。本姓邵。名頌。始康人。居無常所。忽如狂。爲人大口。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贊歎悲感。流淚。頌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頌以宋

京二東台 二利 二接二迎 二其 二師二練 二已二以 二阿二闍 二出二坦 二度十度 二二開 二大二太 二混二混 二和上二和尚 二勃勃二教 二摧二摧 二刀二刀 二折二折 二烈二克 二伏二伏 二教二化 二眉二眉 二北二北 二五二五 二立二立 二土二土 二返二返 二悅二悅 二悅二悅 二贊二贊

初亦出家入道。自稱頌公。出入行往不擇
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
謙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人家必有
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人咸以
此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頌於衆
中。旬旬作師子形。爾日。郡縣亦言見頌作
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惠開及
劉孟明等。並提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
妾。試頌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
乎。頌為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
以。漬。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
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
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科頌謂玉曰。
天地噉噉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
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
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
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既而
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
而有人從郫縣來。過進云。昨見頌公在
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
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
屍。出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
其述謠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屬荊州
人為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
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
為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
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
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

布薩。堂戶未開。安乃指從壁隙而入。
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
共坐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
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滿空中。濟
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
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
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
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請船主曰。貧道
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
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
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
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
知所之。濟後至陟。陟寺。詣隱士南陽劉。具
言其事。劉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
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
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也。
釋法璽。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為京
師祇園寺法。弟子。精素。有學功。特精經
史。鄒山鄒王。與王肅並共師焉。既為性恭默
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
部。寺有上座。應勝法師。老病。置從為依止。
營護甚至。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
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
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
祇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實來中食。實是一時。
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臥奄然而卒。屍甚
香軟。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二果。時猶為
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
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為管理

聖業。後百姓雲赴。願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
起祇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
年。南陽劉立。陟紀年。請以居之。時人見
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
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
時咸以此為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
表存亡。慧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
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兩
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雲。同日
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
齊永明中文。慧要下京。行過保誌。誌撫背
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荆。遇見鎮
西長史劉景。忽泣慟而投之數日。慧果
為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
碑。衆人試掘。果得一枚。慧後不知所終。
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
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
有信。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
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
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譙食
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鄉散騎。言未然之事
頗時有驗。江陵邊有僧歸者。遊覽壽春。將
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
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
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
作尼名。惠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問。
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願視擔上所寄

○(人)一○ ○(都)一○ ○(惠)一○ ○(濟)一○ ○(過)一○ ○(川)一○ ○(許)一○ ○(坐)一○ ○(伎)一○
○(勿)一○ ○(也)一○ ○(指)一○ ○(指)一○ ○(瑞)一○ ○(機)一○ ○(座)一○ ○(至)一○
○(多)一○ ○(願)一○ ○(二)一○ ○(非)一○ ○(慧)一○ ○(機)一○ ○(投)一○ ○(試)一○
○(著)一○

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來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腰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爲延火所及。含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臥地。就君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其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上。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士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且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與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在問吏啓云。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廟寶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遣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祖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人爲辦。致他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諸病請誌。誌往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諸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即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參軍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嘉城。欲反逆。祈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僞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祈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判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與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毒蛇虎不能侵。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微。則通仙高者。豈得

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道來。往往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早。零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百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經。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寺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御房者。舉家事誌其爲。誌嘗爲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俾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

○(米)一○(爲)一○(語)一○(共)二○(即)四○(既)延○(在)問二○(常)二○(祖)二○(納)二
納○(往)二○(注)○(即)二○(反)二○(候)十○(便)二○(使)○(滿)二○(倫)二○(道)一
○(往)一○(治)二○(百)二○(之)十○(識)○(寺)二○(此)二○(許)○(何)二○(征)○
○(自)十○(開)二○(風)二○

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

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諸佛

到一行盡家乞食。歛祝願竟。忽有蜈蚣

從食中跳出。欲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獸前。獸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獸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頭向獸。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獸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獸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獸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獸香三箇。於是鳴。韓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博。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揖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每苦青滑。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獸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獸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薩之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顰眉皓白。問獸所之。獸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獸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獸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拾來曰。此乃僕之所

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擾動。大深愧作。獸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獸停少時。獸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觀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獸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往。於是而返。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帝嘗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懷災。獸乃祈誠冥感。至六日。且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兩星是帛僧光。未詳。獸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標入山登巖。故見獸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窟。子今尙在。釋慧惠四

釋慧惠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鬼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臟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又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鬼執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陵雲而逝。顧而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釋寶護五

釋寶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閭與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指不然而因埋之塔下。支曇蘭六

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大數呎。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章卿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隨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章卿山。久服風問。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賜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笛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釋法緒七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

居十(子) 二(所) 三(反) 四(星) 五(門) 六(精) 七(悔) 八(機) 九(釋) 十(許) 十一(又) 十二(執) 十三(度) 十四(而) 十五(釋) 十六(支) 十七(唯) 十八(手) 十九(因) 二十(支) 二十一(人) 二十二(而) 二十三(大) 二十四(數) 二十五(問) 二十六(經) 二十七(振) 二十八(釋) 二十九(法) 三十(緒) 三十一(七)

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爲起塚塔焉。

釋玄高八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爲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且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遇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駄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秦嶺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慕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燄。盤踞有蘭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毘。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

正受既深且妙。隨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毘受法。旬日之中。毘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伴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毘既西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騰。構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騰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還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既深鑒遠。誠何以信。譏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白。王及太子城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廣濟爲懷。忘怨赴命。始欲出山。山中草木摧折。崩石塞路。高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賢。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曇無毘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獨得少爲

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廢拓跋焘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秦勇陽平王。社稷高同。還爲都。既達平城。大流。禪化。僞太子拓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譏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托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懺懺。秦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謠言。托疑太子。秦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詔。秦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秦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開洪基。快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次序。授子任賢。安固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浩寇天。師先得寵於秦。恐見秦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秦遂

①夕二款②(釋玄高八)③一④二胡⑤山中二右⑥眠二汶⑦二二二⑧二二二⑨日十(王)⑩(里)一⑪白二耳⑫還二還⑬廣二廣⑭忽二忽⑮山中二風雷忽起樹⑯路商二道⑰美十(會)⑱二二⑲拓二託⑳社二社㉑(趙)十請⑳二法㉒二半㉓二二㉔二二㉕二二㉖二二㉗二二㉘二二㉙二二㉚二二㉛二二㉜二二㉝二二㉞二二㉟二二㊱二二㊲二二㊳二二㊴二二㊵二二㊶二二㊷二二㊸二二㊹二二㊺二二㊻二二㊼二二㊽二二㊾二二㊿二二

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既德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末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且忽見一人告云。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願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也。明日遷柩欲開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但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

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苦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專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教誨衆生。即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拓跋焘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茂虔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譚伏膺師禮。

釋僧周九

釋僧周。不知何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高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溪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床後出。燒身經日。方盡。烟焰漲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磚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侯迎。王親自托道。接足致敬。亮為陳誠。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而且切。聽者悲慕。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十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昭。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栖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相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十一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愛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十二

釋僧從。未詳。何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澤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極。與隱士諸伯玉為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宿。後終於山中。

既修二德既... 女二時... 云二之... 和上二和... 日二且... 性二組... 祖三... 以二已... 二二... 浮十(提)... 茂度二牧... 釋僧周九... 何十(許)... 高... 三二二... 一... 二二... 釋僧通十... 二二... 相二明... 釋淨度十一... 愛二好... 愛... 釋僧從十二... 二二...

釋法成十三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禪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終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十四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諸受禪要。達摩會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天宮寺。宋文請下都止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勸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為造禪室於寺。東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十五

釋法期。姓向。蜀都降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諸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猛所誦知皆已諳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八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

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屬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恒炳。輒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迥。

釋道法十六

釋道法。姓曹。嫩煌人。起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至王休之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餓蚊虻。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白齊中光照三聖。遂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床貌如悅。恒日。

釋法晤十八。齊人。家以田桑為業。有男六人。皆皆成長。晤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栖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為剪運開山。造立房室。晤不食。糗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為頭陀寺焉。

釋普恒十七

釋普恒。姓郭。蜀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常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籍律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臥之。屍竟不申。衆僧來見。便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申。衆僧試取持之。亦隨手即申。申已復更屈。生時體黑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閣維之。薪積始然便有

釋僧審十九。太原祁人。晉騎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隴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湖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諸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慚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栖玄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瑛蕭亦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

釋僧審十九。太原祁人。晉騎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隴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湖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諸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慚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栖玄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瑛蕭亦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

釋僧審十九。太原祁人。晉騎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隴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湖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諸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慚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栖玄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瑛蕭亦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

釋法成十三 一 涼州人 十六出家 學通經律 不餌五穀 唯食松脂 隱居巖穴 習禪為務 元嘉中 東海王懷素 出守巴西 聞風遣迎 會於涪城 夏坐講律 事竟辭反 因停廣漢 復弘禪法 後小疾 便告衆云 成常誦寶積經 於是自力誦之 始得半卷 氣劣不堪 乃令人讀之一遍 終竟合掌而卒 侍疾十餘人 咸見空中 紺馬背負金棺 升空而逝 釋慧覽十四 一 姓成 酒泉人 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 覽曾遊西域 頂戴佛鉢 仍於罽賓 從達摩比丘 諸受禪要 達摩會入定 往兜率天 從彌勒受菩薩戒 後以戒法授覽 覽還至于填 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 後乃歸 路由河南 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 敬覽德 遣使并資財 令於蜀立左軍寺 覽即居之 後移羅天宮寺 宋文請下都 止鍾山定林寺 孝武起中興寺 復勸令移住京邑 禪僧皆隨踵受業 吳興沈演平昌孟顗 並欽慕道 為造禪室於寺 東大明中 卒 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十五 一 姓向 蜀都降人 早喪二親 事兄如父 十四出家 從智猛諸受禪業 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 猛所誦知皆已諳得 後遇玄暢復從進業 及暢下江陵 期亦隨從 十住觀門所得已八九 有師子奮迅三昧 唯此未盡 暢歎曰 吾自西至流沙 北履幽

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慧超二十

釋慧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巾而已。初止上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乘笏而進。稱爵鎮東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禮。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為塹。侵據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權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候忽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為龍呪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晴時當降雨。超明且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石

首。轉經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二十一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屍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臥佛并猷公像。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塔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慰勸。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而通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定為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先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證喜樂。外折妖祥。攝鬼魅於重巖。觀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諸國寶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玄

高玄紹等亦並親受。義則出入盡於數隨。往返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擊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爵頭藍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陀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於日月。曾為匹平。

贊白。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輟慮。方備幽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沈。茲德裕矣。如不勵心。明律第五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璩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釋志道九

釋法顯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日二謂○ ○釋慧超二十○ ○上○ ○苑二隱○ ○東二陳○ ○任二住○ ○禮二來○ ○忽二然○ ○超十○
(所)○ ○裁二續○ ○達十(即)○ ○(義)○ ○辛年二年卒○ ○釋慧明二十一○ ○康二康○ ○(夫)○ ○一○ ○正二止○ ○
神○ ○然十(後)○ ○通二乃○ ○操十(根)○ ○定二之○ ○先二光○ ○結二暗○ ○正二止○ ○
逝十(夫)○ ○贊內二讀日○ ○假二凝○ ○(十三人)○ ○(釋慧猷一)○ ○左二右○ ○(釋僧業二)○ ○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後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乘。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導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內。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嗟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並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光。襲業風軌。亦數嘗講說。

釋慧詢三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陳。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四

釋僧璩。姓來。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鏡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招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業。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覽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真。有高行。宋明帝勸。晉熙王。因爽從請戒焉。

釋道儼五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毘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覺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謬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毘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栖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六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歲。一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釋慧衆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諸業於慧微。微名重當時。道屬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諸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臥疾少

時。問侍者。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毘曇等。

釋道房七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後卒于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八

釋道營。未詳何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訓二律師。諮受毘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集胡苑立閑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閑心寺焉。

釋志道九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携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申受法。

① 釋一誦 ② 內二中 ③ 曉二嘆 ④ 並二雙 ⑤ 尤二先 ⑥ 釋三誦 ⑦ 京十師 ⑧ 釋四誦 ⑨ 來二朱 ⑩ 現十耳 ⑪ 業二業 ⑫ 衣二道 ⑬ 真二直 ⑭ 廣二安 ⑮ 釋五誦 ⑯ 梵二胡 ⑰ 釋六誦 ⑱ 二十年 ⑲ 寺十又 ⑳ 釋道房七 ㉑ 貞二真 ㉒ 子一 ㉓ 釋道營八 ㉔ 何十許 ㉕ 治二治 ㉖ 胡二胡 ㉗ 山一 ㉘ 釋志道九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雲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孟。逕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群傳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守太守陶鑾聞而索之。群以水道饒。出山輒臭。如此三四。變躬自越海。天甚晴霽。及至山風雨晦。停數日竟不得至。適歎曰。俗內凡夫遂爲賢聖所隔。慨恨而返。群庵舍與孟隔一小湖。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鵬。舒翼當梁頭。就棲群。群欲舉錫杖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鵬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酒捨戒爲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隣嗟之。及二老卒。備貨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入道。法物未備。未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遂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在。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遷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量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洛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看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與之還宮。周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開維之。烟炎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爲厲門人常懷悔爲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僞秦衛將軍楊昌資其衣糧。習鑿齒携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中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道遙路

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群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亡身。妄言亦好。富遇念曰。我幻炎之軀。曾有一死。以死死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割胸至臍。群劫更相各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與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僞晉王姚緒鎮雍州。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達。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屑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燒。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懷勵苦行。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窟足容其身。迺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羣波。車馬人衆及齎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薪所。

①(齊)十釋②(許)一③(隋)一④(反)一⑤(杜)一⑥(是)一⑦(入)一⑧(并)二⑨(在)二⑩(亡)一⑪(因)一⑫(用)一⑬(死)一⑭(今)一⑮(死)一⑯(到)二⑰(道)一⑱(其)一⑲(以)十⑳(此)一㉑(男)一㉒(十)一㉓(素)一㉔(居)一㉕(油)一㉖(懷)一㉗(要)一㉘(并)一㉙(新)一㉚(藏)一

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

烟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

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

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

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

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矣。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

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慧等。於廬

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

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

王之。雖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誓。誓始契。燒

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龍。并

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

交零。瑜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明。

如其無感。便當湧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

無味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

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

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

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蘇油。

有頃。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

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慰勉。

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

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過於

鍾山之南。置鐵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

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

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

令人啓閉。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

以佛法仰累。帝開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

既見帝。重以佛法。懇囑於是辭去。帝亦續

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

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鐵櫃。一小床。以衣

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

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

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

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

於蜀城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

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

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

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窟昇天。時年二十

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

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纈。絕五穀。唯餌

松葉。後誓志燒身。乃服松膏。及飲油。經

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

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日

誦聲猶記。至鼻乃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

○類二河○ ○(矣)一○ ○招二捐○ ○數二帳○ ○其十(卒)○ ○(梧)一○ ○如二似○ ○連十(奇)○ ○連二奇○ ○

現二只○ ○黃二證○ ○式二或○ ○真二庵○ ○蘇二蘇○ ○項二須○ ○斷二絕○ ○孝二者○ ○衣具二

吉貝○ ○上二止○ ○然十(已)○ ○振二震○ ○淚下二淚○ ○收二收○ ○於十(千)○ ○白二日○ ○謂二起

自二斗二十○ ○光二七○ ○(城)一○ ○昇二升○ ○記二了○ ○此二社○ ○數十(者)○ ○燒二焚○ ○

求二最○ ○絕二終○ ○日二且○ ○珍二貴○ ○

○

誦竟乃去。後每至誦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勁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死後可為燒身。弟子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母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酒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推弓折矢出家。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昇臺誦詠。嘗聞四遠士庶慕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為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問。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為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問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人溺死。炬火又亡。問判無濟理。問素誦法華唯過誦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福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及寢。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風化。夜乘水度河。中道水破三人沒死。問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放。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潤寺。常以般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問款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見一人在路坐胡床。侍者數百人。見問驚起。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

拜執別。令人送問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眾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一年。臨川康王義慶遷往廣陵。終於彼矣。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誦。常聞閣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候忽至岸。於是篇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海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誦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竄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寂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誦。比房常聞莊戶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茹苦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廁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

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為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菽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誦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蓋風常披以飴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恭等。並崇其德。素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粳糧。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人。少孤為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為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勅為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群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過

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過

○死二於○ ○子十(護) ○(母)一○ ○項二頂○ ○姓二胡○ ○並十(以)○ ○(來)○ ○數二鼓○ ○稱十(問)○ ○起十(因)○ ○(夫)一○ ○(夫)二也○ ○通二道○ ○滿二清○ ○及十(真)○ ○(誦)一○ ○乘二葉○ ○唱二偈○ ○建十(初)○ ○戶二房○ ○苦二食○ ○衣二美○ ○給二餅○ ○秀二季○ ○葉二葉○ ○何十(許)○ ○先二前○ ○

情願既滿。厲操愈堅。常謂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藏食。世

釋弘明。本姓臧。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經。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日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床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

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遂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及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顓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於永興邑立昭玄寺。復請明往住。

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歸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賊

否人物。輒舉耳不聽。或時以異言問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舉。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

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普。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沈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閑房。懷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共說法。訓獎以代餽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沈。誦法華金剛。波若。開京師。盛於佛法。迺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瀾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敬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

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見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苦有至德。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水殿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

德希禮。或因囑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姓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釋僧侯。西魏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一日一遍。如此

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共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蹊。輒虛齋而過。齊永明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迺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經維摩首楞嚴。蔬苦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迺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猛虎肅兒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爲栖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迺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沖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勸。諸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餽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腥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戶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波若。六時禮懺。必爲衆先。以

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

○及二乃○江十○總○昭二紹○皆二青○○二二○其○波二般○故二每○黃二榮○蔬苦二蔬食供行○德十○天一大○共二法○嘉負○照○四百九十八字○明二元○經一○法○猛虎肅兒二虎兒○冲二仁○戶二山○波二般○

二〇五九 高僧傳卷第十三

管谷元上行機三

119

①[夾]—①合②何十(許)③部二肱④*⑤者二有⑥夜二夕⑦未至二主⑧不二木⑨,[不]—①⑩半二岑⑪
 脊二卷⑫⑬[造]—①⑭湖二影⑮⑯振二戴⑰*⑱獲二戴⑲[獲]—①⑳[榮]—①㉑其二其⑲㉒乃二仍⑳
 ㉓擇二作㉔㉕括二括㉖膝二屈㉗身二拉⑳[身]—①㉘[本]—①㉙[芮芮]—①㉚五二師㉛妙二沙
 ㉜[少]—①㉝和二弘㉞如二所㉟稱十(預)㊱[不]—①㊲[其]—①㊳王二主㊴年辛二午年㊵
 [契]—①

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還像。夜有輕雲。遍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焰。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槌讚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檢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船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之瑞。自葱河以迄。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愛填初刻。梓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邇席施處。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閣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銘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泛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觀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泊于大梁。遺光盛。夫法身無像。因感故形。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資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懷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頃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

日轉。紀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側入其性情。故使微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抄。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護苦抱於石城。南不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耀京畿。宋帝四鑄而不成。梁皇一治而形備。妙相顯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以佛像如佛身。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候舉千尋。車足兩輪。馳千里。豈不動哉。豈不昂哉。

讚曰。真儀攄曜。金石傳輝。爰有塔像。懷戀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於威。巖藏地踊。水泛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帛法橋一

釋法平三

釋道慧五

釋曇遷七

釋僧辯九

釋慧忍十一

支曇簡二

釋僧饒四

釋智思六

釋曇智八

釋曇惠十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嘆。悉

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簡。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勸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簡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音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喉。疊聲。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簡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爲曇簡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連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袈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殿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殷徐勳。屢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而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文之世。響調優游。和雅亮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大聖。每清梵一舉。軌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遠臺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

①夜有一像 ②二十三字 ③槌讚 ④畫觀 ⑤推觀 ⑥風二章 ⑦二便 ⑧二附 ⑨今二合 ⑩泛二汎 ⑪二附 ⑫形像 ⑬一 ⑭二 ⑮二 ⑯二 ⑰二 ⑱二 ⑲二 ⑳二 ㉑二 ㉒二 ㉓二 ㉔二 ㉕二 ㉖二 ㉗二 ㉘二 ㉙二 ㉚二 ㉛二 ㉜二 ㉝二 ㉞二 ㉟二 ㊱二 ㊲二 ㊳二 ㊴二 ㊵二 ㊶二 ㊷二 ㊸二 ㊹二 ㊺二 ㊻二 ㊼二 ㊽二 ㊾二 ㊿二 〇一 〇二 〇三 〇四 〇五 〇六 〇七 〇八 〇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八 一〇九 一〇一〇 一〇一一 一〇一二 一〇一三 一〇一四 一〇一五 一〇一六 一〇一七 一〇一八 一〇一九 一〇二〇 一〇二一 一〇二二 一〇二三 一〇二四 一〇二五 一〇二六 一〇二七 一〇二八 一〇二九 一〇三〇 一〇三一 一〇三二 一〇三三 一〇三四 一〇三五 一〇三六 一〇三七 一〇三八 一〇三九 一〇四〇 一〇四一 一〇四二 一〇四三 一〇四四 一〇四五 一〇四六 一〇四七 一〇四八 一〇四九 一〇五〇 一〇五一 一〇五二 一〇五三 一〇五四 一〇五五 一〇五六 一〇五七 一〇五八 一〇五九 一〇六〇 一〇六一 一〇六二 一〇六三 一〇六四 一〇六五 一〇六六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八 一〇六九 一〇七〇 一〇七一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三 一〇七四 一〇七五 一〇七六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八 一〇七九 一〇八〇 一〇八一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三 一〇八四 一〇八五 一〇八六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八 一〇八九 一〇九〇 一〇九一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三 一〇九四 一〇九五 一〇九六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八 一〇九九 一〇一〇〇 一〇一〇一 一〇一〇二 一〇一〇三 一〇一〇四 一〇一〇五 一〇一〇六 一〇一〇七 一〇一〇八 一〇一〇九 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一 一〇一〇一二 一〇一〇一三 一〇一〇一四 一〇一〇一五 一〇一〇一六 一〇一〇一七 一〇一〇一八 一〇一〇一九 一〇一〇二〇 一〇一〇二一 一〇一〇二二 一〇一〇二三 一〇一〇二四 一〇一〇二五 一〇一〇二六 一〇一〇二七 一〇一〇二八 一〇一〇二九 一〇一〇三〇 一〇一〇三一 一〇一〇三二 一〇一〇三三 一〇一〇三四 一〇一〇三五 一〇一〇三六 一〇一〇三七 一〇一〇三八 一〇一〇三九 一〇一〇四〇 一〇一〇四一 一〇一〇四二 一〇一〇四三 一〇一〇四四 一〇一〇四五 一〇一〇四六 一〇一〇四七 一〇一〇四八 一〇一〇四九 一〇一〇五〇 一〇一〇五一 一〇一〇五二 一〇一〇五三 一〇一〇五四 一〇一〇五五 一〇一〇五六 一〇一〇五七 一〇一〇五八 一〇一〇五九 一〇一〇六〇 一〇一〇六一 一〇一〇六二 一〇一〇六三 一〇一〇六四 一〇一〇六五 一〇一〇六六 一〇一〇六七 一〇一〇六八 一〇一〇六九 一〇一〇七〇 一〇一〇七一 一〇一〇七二 一〇一〇七三 一〇一〇七四 一〇一〇七五 一〇一〇七六 一〇一〇七七 一〇一〇七八 一〇一〇七九 一〇一〇八〇 一〇一〇八一 一〇一〇八二 一〇一〇八三 一〇一〇八四 一〇一〇八五 一〇一〇八六 一〇一〇八七 一〇一〇八八 一〇一〇八九 一〇一〇九〇 一〇一〇九一 一〇一〇九二 一〇一〇九三 一〇一〇九四 一〇一〇九五 一〇一〇九六 一〇一〇九七 一〇一〇九八 一〇一〇九九 一〇一〇一〇〇 一〇一〇一〇〇一 一〇一〇一〇〇二 一〇一〇一〇〇三 一〇一〇一〇〇四 一〇一〇一〇〇五 一〇一〇一〇〇六 一〇一〇一〇〇七 一〇一〇一〇〇八 一〇一〇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九 一〇一〇一〇二〇 一〇一〇一〇二一 一〇一〇一〇二二 一〇一〇一〇二三 一〇一〇一〇二四 一〇一〇一〇二五 一〇一〇一〇二六 一〇一〇一〇二七 一〇一〇一〇二八 一〇一〇一〇二九 一〇一〇一〇三〇 一〇一〇一〇三一 一〇一〇一〇三二 一〇一〇一〇三三 一〇一〇一〇三四 一〇一〇一〇三五 一〇一〇一〇三六 一〇一〇一〇三七 一〇一〇一〇三八 一〇一〇一〇三九 一〇一〇一〇四〇 一〇一〇一〇四一 一〇一〇一〇四二 一〇一〇一〇四三 一〇一〇一〇四四 一〇一〇一〇四五 一〇一〇一〇四六 一〇一〇一〇四七 一〇一〇一〇四八 一〇一〇一〇四九 一〇一〇一〇五〇 一〇一〇一〇五一 一〇一〇一〇五二 一〇一〇一〇五三 一〇一〇一〇五四 一〇一〇一〇五五 一〇一〇一〇五六 一〇一〇一〇五七 一〇一〇一〇五八 一〇一〇一〇五九 一〇一〇一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六一 一〇一〇一〇六二 一〇一〇一〇六三 一〇一〇一〇六四 一〇一〇一〇六五 一〇一〇一〇六六 一〇一〇一〇六七 一〇一〇一〇六八 一〇一〇一〇六九 一〇一〇一〇七〇 一〇一〇一〇七一 一〇一〇一〇七二 一〇一〇一〇七三 一〇一〇一〇七四 一〇一〇一〇七五 一〇一〇一〇七六 一〇一〇一〇七七 一〇一〇一〇七八 一〇一〇一〇七九 一〇一〇一〇八〇 一〇一〇一〇八一 一〇一〇一〇八二 一〇一〇一〇八三 一〇一〇一〇八四 一〇一〇一〇八五 一〇一〇一〇八六 一〇一〇一〇八七 一〇一〇一〇八八 一〇一〇一〇八九 一〇一〇一〇九〇 一〇一〇一〇九一 一〇一〇一〇九二 一〇一〇一〇九三 一〇一〇一〇九四 一〇一〇一〇九五 一〇一〇一〇九六 一〇一〇一〇九七 一〇一〇一〇九八 一〇一〇一〇九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七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八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九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二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三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四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三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四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五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六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七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八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五九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〇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一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六三 一〇一〇一

法師初傳。寬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龔公所造六言。卽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授。瞻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四十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 釋慧璩三	* 釋曇宗四
* 釋曇光五	* 釋慧芬六
* 釋道儒七	* 釋慧重八
* 釋法顯九	*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平西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群典。以宣明爲業。音吐寥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召。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於一切。帝言善。久之齋竟。別饋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爲門師。宋元嘉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癰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

西一第

●平琴一於羊①●楚青一胡查②●楚二胡③*●魚一流④●古二有⑤●十二千⑥●連二建⑦●散二於⑧●于傳⑨●仿⑩
●(以)一⑪●雁一重⑫●(豐)一⑬●合二全⑭●恍忽一恍惚⑮●弄二瞬⑯●流二輸⑰●起二超⑱●
●韻一音⑲●棺一皆⑳●兆一釐㉑●(而)一㉒●(荷)一㉓●(此酒故曰)一㉔●高陸二生㉕●揆二校㉖●
●十(十)夾註㉗●(宋)十釋㉘●(宋)十釋*●(齊)十釋●(齊)十釋*●平西二西平㉙●寧二眾㉚●
●石二果㉛●久又㉜●交㉝●顯二顯㉞●(三)一㉟●瘡瘡二瘡瘡㊱●

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淫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卽取竹刮除涎淫。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卽刮取涎淫以傅癰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璣。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讀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詔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携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璣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璣唱導。帝問璣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曰。天道助順。況復爲逆。帝悅之。明旦別璣一萬。後勅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云。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勸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太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僞。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策幸未賜。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滋愴良久。賞異彌深。後終於所

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跋經新聲哀亮有序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嗜五經詩賦及算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誠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

法。聲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焉。因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群生。唯德之。本。上人何得爲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齋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

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爲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慙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覓沙門。試欲與語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曰

之夕莫不能寢於是報以爲酬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田丸人勸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誠遺文云云

事聞之王王成厥志爲唐虞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唐承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廟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善唱說。振譽於宋末齊初。

齊代

釋法顯。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顯常爲梅根冶監。有蠻獠民來代之。先時文書未校。獠民遂偏當其負。顯乃訴求分罪。有旨免獠民死。孝武大明六年勅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沈。言不經營。廣時若鴻。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多齊代。

①〔又聞…種〕十五字—①會—②讀=該②③ ③技=伎②④ ④〔路〕—①⑤ ⑥談=談⑥ ⑦遊=遊⑦ ⑧晴=晴⑧ ⑨〔是〕—①⑩
⑪響⑪ ⑫〔焉〕—① ⑬〔給〕—①⑭ ⑮本=大⑮ ⑯〔京〕—① ⑰〔秋〕—① ⑱語=語⑱ ⑲九+〔乘〕⑲ ⑳勸+〔令〕⑳
㉑死+〔終〕㉑ ㉒贊=讚②③ ㉓橋=橋②④ ㉔承=丞②⑤ ㉕廟=宅②⑥ ㉖〔時〕—初十九字—①⑦ ㉗〔善〕—②⑧ ㉘
㉙朱②⑨ ㉚已=以②⑩ ㉛尊=尊②⑪ ㉜留=流②⑫ ㉝治=治②⑬* ㉞慎=慎②⑭ ㉟〔來〕—①,〔來代…民〕十一字—①

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興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宜唱高韻華言。非忝前例。極衆動物論者後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宜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爲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顯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探。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後發。適合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榷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知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技。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

●技=伎㊟ ●[者]=一 ●肅=儲 ●[聖]=十(之) ●著=錯 ●[兩]=十(於) ●阿=致放 ●校=口校 ●[高]=十(希) ●[高]=十(下) ●[靜]=一 ●伎=妓 ●惑=咸 ●[收]=一 ●結=解 ●[必]=解 ●命=之 ●[英]=十(以) ●興=與 ●[濟]=二 ●接=從 ●[因]=十(寺) ●[于]=於 ●[因]=一 ●先=光 ●[解]=二 ●[解]=二 ●技=伎 ●校=校 ●[知]=一 ●上=士 ●[尋]=二 ●技=伎 ●末=末

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煙蓋停氣。燈。惟靖。燭。四衆專心。又指絃默。爾時導師則。擊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微音因則如見往業。嚴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叙哀。感則淚。淚含酸。於是闍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人追懷抱載。盈懷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共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諸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遑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機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屈頭。臨時抽造。窘難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歸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垂述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敬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尙彼虛神。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證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共。北辰。悠哉。遐矣。信難得以言。尙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機。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本。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鴻。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傳。論。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大。原。王。瑛。冥

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威應傳。朱君台微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郎郢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隱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貶。贊。之下。過。相。揶。揄。或。叙。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述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寶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難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涼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古。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

二一

●行周二加行●●惟一補●●擊二●●感二●●二二●●人二●●(其)一●●唱贊二宜
唱●●屈二出●●途二徒●●代二伐●●僧十(●)●●此卷末明本有弟子乃至九百半。d. P. 422b ●●此
序及目錄明本在卷第一之首但序與目錄轉倒 ●●(錄卷第十四)一●●君敬二君父●●名敬 ●●在二在 ●●果十(之)
●●理十(之) ●●二二三 ●●教方之二方亦 ●●巨二巨 ●●共一拱 ●●慈二慈 ●●音形二形 ●●本
二●● ●●二法 ●●教二徒 ●●沙二徒 ●●起二發 ●●傳論二 ●●米二宗 ●●大二太 ●●祥二
祥 ●●後二後 ●●(弟)一 ●●秀二秀 ●●乎二于 ●●贊二讚 ●●列二引 ●●奇二時 ●●(社)一 ●●古

高僧傳第一卷

宋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晉飛龍山釋僧先道護

①〔咸〕—① ②泛—汎 ③忘—亡 ④强—強 ⑤第二—第貳 ⑥短編—短編 ⑦編—編 ⑧〔布〕—⑧ ⑨蓬源—蓬源 ⑩〔一〕—
 ⑩ ⑪第十〔日錄〕 ⑫〔漢〕—⑫ ⑬接連—連接 ⑭丘—區 ⑮〔號〕—⑮ ⑯〔號〕—⑯ ⑰〔音〕—⑰ ⑱〔高僧
 傳〕—⑱ ⑲〔宋〕—⑲ ⑳行—行 ㉑准—惟 ㉒星州—星州 ㉓仰—仰 ㉔〔法〕—⑳ ㉕編—編
 ㉖度—度 ㉗大貝—大貝 ㉘晋泰山直隸州 ㉙期支僧教の ㉚長沙寺釋曇暉 ㉛〔晋泰…教〕十二字—㉛ ㉜泰—太 ㉝〔鬼
 經〕—㉝ ㉞光—光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僧韻法華

高僧傳第八卷
二戰
十七解
人五

一、**明** 林二 聖

①法二量②③ ④(晋太山竺僧期支僧教)十音⑤ ⑥駭二戒⑦ ⑧誠⑨ ⑩都二浩⑪ ⑫東十(山)⑬ ⑭長二雲⑮ ⑯駭二以⑰ ⑱
 ⑲(苦)一⑳下同 ㉑信二信⑳ ㉒(暴風)一⑳ ㉓駭二號⑴ ㉔道二號⑵ ㉕(宋)一⑵下同 ㉖榮二華⑷ ㉗駭二私⑸ ㉘道廣十
 (道光)⑹ ㉙凌二廣⑺ ㉚(昌)二商⑻ ㉛駭二反⑼ ㉜駭二昌⑽ ㉝中興二莊嚴⑾ ㉞訓二川⑿ ㊱駭二冠⑿ ㊲漢二
 ⑬ ㊳駭二號⑴ ㊴治二治⑵ ㊵酒二道⑶ ㊶(齊)一⑶下同 ㊷省二宮⑸ ㊸驛二驛⑹ ㊹駭二惠⑺ ㊺駭二個⑻ ㊻
 駭二惠⑼ ㊼道快⑽ ㊽駭旭⑾ ㊾道旭二駭旭⑿ ㊿道快⑽ ㊽駭求二惠深⑽ ㊾驛深二惠永⑽ ㊿驛深宋元明宮西本俱在法華
 之六 ①智略二智略② (果)一③ ④駭二號⑤ ⑥治二治⑦ ⑧洛⑨ ⑩法華宋元明三本俱在道來之次宮本無 ⑪(美)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illegible]

每見一。分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繁約。或編不同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其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入縉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慙懼。今以所著。替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此傳是會稽嘉祥寺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善講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著此高僧傳十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浚城。少時講說。甲戌年二月。捨化。時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經始葬廬山禪閣寺墓。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爾。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分二介① 龍二經② 實二歷③ 釋君二釋慧皎④ 白字次行宋本元本俱在高僧傳錄序卷第十四 (右)十此⑤ 此傳一
[百二十七字一] 寺十(釋)⑥ 著二經⑦ 傳十(及序共)⑧ 三二四⑨ 年二歲⑩ 時年二春秋
⑪ 恭十(爲首)⑫ 始二營⑬ 葬十(于)⑭ 墓十(時)⑮ 兩二耳⑯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一⑰ 序錄二錄序

原夫至道^の無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

行。卽行而成立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入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舞倫之用。逮乎素王繼轍。前修學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道之恒規。言行之權政者也。惟夫大覺之臨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卽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象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油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觀其科條。竊以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難。其題引則六代所詳詳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輪足九達。貴蹤望而可尋。徇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叟吳越。叙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采。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蓬傳五三。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傳。事積由

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爲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矜對殺青而情計栖遑各師偏競迭聽成簡載紀相等而物忘先鳴藏舟遷往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疎聞見卽事編章諒得列代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已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得類編前驅昌言大賈季世情繁量重聲華至於燭聚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偏叙昭玄師保未與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長太息矣故嘗預染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之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卽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徵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四十人附見一百六十人序而伸之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頗迴互抑揚寔遵弘檢且夫經道兩術

掩映於嘉苗，謹法一科，綱維於正綱，必附諸傳述，知何續而非功。取其拔漚宏規，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總歸于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輶光崇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槩銷於林薄，致有聲誼玄谷，神遊紫煙，高謝於松喬，俯眎於輶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闔，陸沈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勛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帙，號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流，剖析憲章，組織詞令，琢磨行業，則備于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于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覩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續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篇初 ④本傳六人 附見二十七人

梁揚都正觀寺扶_口南沙門僧伽婆羅傳一

梁易郁住巖寺金粟少門尋賣唱傳二

信朗梁簡立

魏北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暕傳三靖

李麻 寶殿 覺定 法場 智希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五

阿南海君西天沙門持拜羅阿伽王

○(大唐…撰)十一字二(唐釋道宣撰)五字◎^{*} ○無一絕◎^① ◎成立二乃德◎^② 極◎^③ 乎二于◎^④ ◎弘二引◎^⑤ ◎九二尤◎^⑥ ◎道
二華◎^⑦ ◎^⑧ 二榮◎^⑨ ◎油二糖◎^⑩ ◎^⑪(韓)一◎^⑫ ◎黃二道◎^⑬ ◎料裏二洪夏◎^⑭ ◎宋二彩◎^⑮ ◎五三二三五◎^⑯ ◎靜二相
◎^⑰ 已二以◎^⑱ ◎^⑲ 二演◎^⑳ ◎東二与◎^㉑ ◎故十(供)◎^㉒ ◎[之]一◎^㉓ ◎^㉔ 距二那◎^㉕ ◎四十二三十一◎^㉖ ◎^㉗(盛
通…某道)五十一字二(弘始…月)五十一字◎^㉘ ◎九二九◎^㉙ ◎^㉚ 綱二綱◎^㉛ ◎^㉜ 續二續◎^㉝ ◎安規二南元◎^㉞ ◎末二未◎^㉟ ◎^㊱ 然二
顯◎^㊲ ◎^㊳ 沃二沃◎^㊴ ◎^㊵ 續二續◎^㊶ ◎^㊷ 阿令二今阿◎^㊸ ◎成二我◎^㊹ ◎本傳乃至人之十字明本宮本作爻註 ◎南十(國)◎^㊺
◎^㊻ 僧朗集蘭文信昭二梁蘭文信郎僧紹◎^㊼ ◎^㊽ 梁蘭文信郎僧紹◎^㊾ ◎智希二法希◎^㊿ ◎[Ⓚ] 法希藏稱二智希藏稱◎[Ⓛ] ◎[Ⓜ] 藏稱智希◎[Ⓨ]

吉善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智愷 曹昆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鏡。扶南國人也。幼而親悟。早附法。津學年出家。備業。阿毘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懷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亡墜道教。淺夷婆羅靜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栖閑養素資業。大梁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勅徵召於揚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勅沙門寶唱。慧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為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為嚙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于正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弘顯。大齋梵本遠來貢獻。勅與婆羅共譯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時有居士木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優婆塞經一卷。文既妙具。不辯來由。又有太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

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總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楊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局談今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聖辨內外。寶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蘭環。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處孝。敬學周。內外。撰內典要傳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云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俠氣。清貞自著。願惟雙立。勤田為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儲書取濟。寓目流略。便能強識。文。采。鋪。贖。義。理。有聞。年十八。投僧祐津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陶津。經律諸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群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土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監既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擢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勸為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

贊方乃福被黔黎。歌妓厚德。但文散群部。難可備尋。下勸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禪災。或禮懺除障。或養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為三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禱。多威感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淺識難尋。勸莊嚴僧長。於定林上寺。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勸開善智藏。續衆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勸建元僧朗。注大般若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勸。兼贊其功。綸終始。緝成部帙。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綴。紙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沖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勸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寶。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四十卷。並唱獨斷專慮。續結成部。既上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勸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勸成。未快帝旨。又勸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帙四卷。雅快時望。遂勸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本。以用供上。緣是又勸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德稱焉。道俗才筆互陳。文理。自武帝齊運。時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

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

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總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楊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局談今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聖辨內外。寶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蘭環。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處孝。敬學周。內外。撰內典要傳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云

贊方乃福被黔黎。歌妓厚德。但文散群部。難可備尋。下勸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禪災。或禮懺除障。或養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為三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禱。多威感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淺識難尋。勸莊嚴僧長。於定林上寺。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勸開善智藏。續衆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勸建元僧朗。注大般若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勸。兼贊其功。綸終始。緝成部帙。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綴。紙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沖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勸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寶。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四十卷。並唱獨斷專慮。續結成部。既上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勸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勸成。未快帝旨。又勸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帙四卷。雅快時望。遂勸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本。以用供上。緣是又勸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德稱焉。道俗才筆互陳。文理。自武帝齊運。時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

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而是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咸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伏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著述兩集。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摺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勅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攢徒廣州。先懺京師大僧。寺逼方徒。嶺表永棄荒裔。遂令鳩集爲役多闕。晝則伏憊。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撰。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判定。改前宿繁。更加妄定。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蓬蒿。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實。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爲時所列。不測其終。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憲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住北臺昭玄統。綏州僧衆。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鵝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龕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共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

①陽二陰②良十(甲)③北二竹④日二田⑤龍二龍⑥鉄二鉄⑦林泉二山林⑧川二夾⑨川
 二順⑩壯二敵⑪珠二朱⑫德二得⑬祥二祥⑭[擬]一合⑮泰二養⑯是十(知)⑰快二服
 ⑱東二諸⑲住二往⑳定二足㉑煎二煎㉒釋之前行宋元明宮西本俱有元號北臺恆安石經通果寺沙門
 釋曇曜撰卷三之十九字 ㉓住二任㉔精二丹㉕心二一㉖北二比㉗諸二諸㉘比二批

帝太平興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彌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大武威致痼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凌廢欣。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梵漢。人間誘道。遵准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代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增加五方五行。用石經金疑成。僞耳。並不測其終。隋開皇開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衣鉢。月再與齋儀。範正律。遞相。鑒檢。甚具翔集云。

○著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位慈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勅。引勞。供擬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勅以留支爲譯經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在宮前園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爲之。舉高九十餘丈。

上有金刹復高十丈。出地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日。掘至黃泉。獲金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爲嘉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制瓊奇。窮世華美。刹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盤。一十一重。鐵鎖角張。盤及鎖上皆有金鐸。如一石鑿。九級諸角皆懸大鐸。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塔四面九間。六窓三戶。皆朱漆扉扇。垂諸金鈴。層有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鐸鋪首。佛事精妙。殫土木之工。繕柱金鋪。驚駭心目。高風永夜。鈴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北有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珠璣。作工巧奇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千有餘間。臺觀星羅參差間出。彫飾朱紫。績以丹青。栢栢植松異草叢集。院牆周匝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三道。三重。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奕華麗。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嚴煥爛。東西兩門例皆如此。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通道但路而置。其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渌水。京師行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滄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爲修律博士。有詔令刊定條格。永成通式。景乃商榷今古。條貫科獄。卽魏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若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肅伯。作序行世。寺既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圖。視宮中。

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明。以見宮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閭浮所無。孝昌二年。大風。撥屋拔樹。刹上寶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爲天所震。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尙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于斯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燼。投火而死。其焰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刺柱乃至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觀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在。至七月。平陽王爲侍中。併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于漳鄴。先時流支奉勅。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俊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帝又勅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卽佛名榜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甲。所翻新文筆受。棄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二百○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三百四○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四百○四百一○四百二○四百三○四百四○四百五○四百六○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五百○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五百四○五百五○五百六○五百七○五百八○五百九○六百○六百一○六百二○六百三○六百四○六百五○六百六○六百七○六百八○六百九○七百○七百一○七百二○七百三○七百四○七百五○七百六○七百七○七百八○七百九○八百○八百一○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四○八百五○八百六○八百七○八百八○八百九○九百○九百一○九百二○九百三○九百四○九百五○九百六○九百七○九百八○九百九○一千○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一千九○二千○二千一○二千二○二千三○二千四○二千五○二千六○二千七○二千八○二千九○三千○三千一○三千二○三千三○三千四○三千五○三千六○三千七○三千八○三千九○四千○四千一○四千二○四千三○四千四○四千五○四千六○四千七○四千八○四千九○五千○五千一○五千二○五千三○五千四○五千五○五千六○五千七○五千八○五千九○六千○六千一○六千二○六千三○六千四○六千五○六千六○六千七○六千八○六千九○七千○七千一○七千二○七千三○七千四○七千五○七千六○七千七○七千八○七千九○八千○八千一○八千二○八千三○八千四○八千五○八千六○八千七○八千八○八千九○九千○九千一○九千二○九千三○九千四○九千五○九千六○九千七○九千八○九千九○一萬○一萬一○一萬二○一萬三○一萬四○一萬五○一萬六○一萬七○一萬八○一萬九○二萬○二萬一○二萬二○二萬三○二萬四○二萬五○二萬六○二萬七○二萬八○二萬九○三萬○三萬一○三萬二○三萬三○三萬四○三萬五○三萬六○三萬七○三萬八○三萬九○四萬○四萬一○四萬二○四萬三○四萬四○四萬五○四萬六○四萬七○四萬八○四萬九○五萬○五萬一○五萬二○五萬三○五萬四○五萬五○五萬六○五萬七○五萬八○五萬九○六萬○六萬一○六萬二○六萬三○六萬四○六萬五○六萬六○六萬七○六萬八○六萬九○七萬○七萬一○七萬二○七萬三○七萬四○七萬五○七萬六○七萬七○七萬八○七萬九○八萬○八萬一○八萬二○八萬三○八萬四○八萬五○八萬六○八萬七○八萬八○八萬九○九萬○九萬一○九萬二○九萬三○九萬四○九萬五○九萬六○九萬七○九萬八○九萬九○十萬○

加誦咒。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即以鉢酌用之。盥洗。傍僧具見。莫測其神。咸共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爲聖耳。懼惑世。網遂秘不宣。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居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元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參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煩。勅三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陳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年。有南

天竺波羅奈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經。善住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林僧助等筆受。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期城郡守楊街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若夫頃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圖。當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篤信經營。名僧異瑞。紛紜間起。今採摘群異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泰。與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總萬機。而恒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令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即恒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敷述。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據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耶舍曷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勝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勅爲大冢宰晉陽公

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羅師。開那耶舍。周言藏稱。共弟子開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等筆受。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群藏廣部。罔不居懷。藝術異能。偏案諸練。雖遵嚴佛理。而以通達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寶。大同中。勅直後張汎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難華經等。真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益民品。彼國乃屈真諦并齋經論。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渙然開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于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殿。竭誠供養。諸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爲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天保三年。爲侯景請。還在臺供養。于斯時也。兵饑相接。法幾頽焉。會元帝啓祚。承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顯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

林二珠自註 (受) 一期二斯 (以) 十項 (象) 二像 (令) 二命 (城) 城 (拘) 之前行宋元明宮四本俱有陳南海都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第五十五字 (唐) 二指 (唐) 一 (唱) 二昌 (民) 二保 (諸) 二帝 (天) 保二太寶 (大) 寶 (大) 寶

六十日。覆陳陶練助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
甌爲檀越。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
那後不知所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
陳言善吉於揚。都城內至敬寺。爲陳主
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陀羅所出七
卷者同。少有差耳。並見隋代三寶錄。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轡淮海。
住揚都大寺。與慧覺僧宗法忍等。知名梁
代。並義聲高絕。宗法忍時有天竺沙門真諦。
挾道孤遊。遠化東部。會虜寇劫殄。僑寓流離。
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
爲廣州刺史歐陽頔固留。因欲傳授。周訪

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法忍等。不憚艱辛。
遠涉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
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
士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狀。至於
律儀所及。性無遠越。詔又與泰譯明了論。

釋律二十二大義。並疏五卷。勒于座右。遵
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建業。並齋新
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
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恒

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帝崇大論。兼甄成
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
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
使。夫法座絕嗣。闕爾無聞。會彭城沙門靜

理。書談恒講。夜請新宗。因循在舊。乃經涼
德。泰振發玄門。明衷弘詣。敷其疑義。每
講玄極。皆隨機按旨。披釋無遺。事出嵩

傳。泰博諮異議。傳業富公。知我者希。浮謬

斯及。不測其終。智愷。俗姓曹氏。住揚都寺。
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
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
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

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
三卷。諱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
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
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
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

宗法准。慧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
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
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
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諸講。講至

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遽
疾。自省不救。素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
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焰。電光非久明。遺文
空滿篋。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暗。寒隴向

淒清。一朝隨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筆。
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然而卒。
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也。葬於廣州西

陰寺南崗。自餘論文。異諦續講。至感品第
三卷。因爾乖豫。便廢法事。明年殯春三藏
又化。諱有菩薩戒弟子曹昆者。愷之叔子。

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實。禪定僧榮日

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門
智覺者。弱年聽延祚寺道緣二師成實。并
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論。又往希

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研覈宗
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雜義。得明暢者。
方始離之。餘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爲廣州
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顧請宅安居。不獲。專

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體講此論。敷與
道尼等二十人。並撥拾文疏。於堂聽受。及
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
尼等數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

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至
三藏崩後。法侶彫散。宗嗣將虧。太建九
年。敷相續敷弘。最多勝類。同聽諦席。未有

高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
慧寄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避地歸
陳。晚隨使劉瑒。至南海。獲涅槃論。敷會
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求。便爲開設。止

得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鶴
嶺山。敷又與護法師隨從。因復爲說第三
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餘文。寄因達疾。不

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實。禪定僧榮日

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門
智覺者。弱年聽延祚寺道緣二師成實。并
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論。又往希

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研覈宗
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雜義。得明暢者。
方始離之。餘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爲廣州

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顧請宅安居。不獲。專
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體講此論。敷與
道尼等二十人。並撥拾文疏。於堂聽受。及

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
尼等數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
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至

三藏崩後。法侶彫散。宗嗣將虧。太建九
年。敷相續敷弘。最多勝類。同聽諦席。未有
高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

慧寄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避地歸
陳。晚隨使劉瑒。至南海。獲涅槃論。敷會
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求。便爲開設。止

探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行至突厥，俄屬齊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親，所齋新經諸翻，名題勸奮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無虛行。苦同營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與還等齋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屈止京邑，勸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居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法，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花池沼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義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勸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勸敷譯，新至梵本衆部頗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宜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錄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勸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榮法經慧藏洪

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暹等，監掌翻事。錄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琛，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後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便支離。部帙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僧就，合之爲六十卷，就少出家，事寶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愜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爲國監寫藏經，更釐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其得理致，且今見翻諸經，有多是太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教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鎮錫轉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其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花聚一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宗，遍學五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誨，勸誨佛經老而彌篤。

張誠先古久而遠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治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勸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昆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乾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磨般若，隋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備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爲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爲昭玄都，齊國既平，佛法同致，智因僧職轉任俗官，再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即來，有勅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鉉序義體，日嚴寺沙門彥琛，制序見隋代經錄，達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賢豆羅羅力加國人，也。剎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難拏究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因圖以得名也。僧伽羅，磨此云衆園，舊云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

①行二通②屬二而③人十(通等內誠各私慶幸慶實通匠德)④(苦)一⑤(京邑)一⑥(居)一⑦(居)二⑧(城)一⑨(城)一⑩(花)二⑪(花)二⑫(花)二⑬(花)二⑭(花)二⑮(花)二⑯(花)二⑰(花)二⑱(花)二⑲(花)二⑳(花)二㉑(花)二㉒(花)二㉓(花)二㉔(花)二㉕(花)二㉖(花)二㉗(花)二㉘(花)二㉙(花)二㉚(花)二㉛(花)二㉜(花)二㉝(花)二㉞(花)二㉟(花)二㊱(花)二㊲(花)二㊳(花)二㊴(花)二㊵(花)二㊶(花)二㊷(花)二㊸(花)二㊹(花)二㊺(花)二㊻(花)二㊼(花)二㊽(花)二㊾(花)二㊿(花)二

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都波弟耶佛跋多。此云。學密阿遮利夜。名爲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資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爲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爲禪那。取持詞那。並說辭也。恒入此觀。以爲常業。爰多受具。之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覽戶牖。後以普照師爲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爰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携。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闢提耆。此云四方。謂處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爰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尙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侶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歸雪山西足。薄法羅國波多又擊國達摩悉。爰

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住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說破論。有二千偈。皆明二部。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爰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同行至烏耆國。在阿闍摩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齋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得。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咒。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州。方知聖委曲取北路之道也。爰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願單影。屈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卽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寺。對譯。允正寔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方舊學類遺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深。經洞宇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勳

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慾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諷利己。曾不忤顏於賤。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親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疎務存。彌增崇樹。乃下勅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卽下徵。爰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復恒常德。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類郊壇壇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爰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終於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卽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薩瓔珞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具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于洛陽。初爰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僞鄭論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彥瑒。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偏承提誘。以爰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卽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塔機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爲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法。以爲滅

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都波弟耶佛跋多。此云。學密阿遮利夜。名爲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資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爲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爲禪那。取持詞那。並說辭也。恒入此觀。以爲常業。爰多受具。之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覽戶牖。後以普照師爲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爰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携。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闢提耆。此云四方。謂處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爰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尙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侶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歸雪山西足。薄法羅國波多又擊國達摩悉。爰

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審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撰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大山崩。時以奏聞。乃勅內史侍郎李元操就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琛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有寫而傳者。檢勘群錄。並無正名及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復異。不可依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應。即事兩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鄰人也。識敏機對。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寶王觀國程器終。于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聊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教。導達群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溼陽劉馮。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馮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疏有密。故尋算之用也。則象該大衍。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何無兩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為百億。言一由旬為四千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意。指攝之際於斯取失。故衆經算數之法。

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參錄經語。故即而叙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下勅。令翻經諸僧撰衆經法式。時有沙門彥琛等。准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細衣。周朝從廢因俗。傳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勅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無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至舒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叙。國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偽難分。得在通行。關於甄異。錄成陳奏。下勅行之。所在流傳。最為該富矣。

釋彥琛。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小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龍智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邵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當爾道振汾朔。名布道儒。尚書敬長瑜及朝秀慮思道元行恭邪想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同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款所未聞。及齊

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中高元海。扶彥昇坐。接待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田悅。休之。與立林館。諸賢交。其款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玄籍。深會帝心。勅預通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琛。武帝自續道書。號無上祕要。于時預露輪。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讀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邵。辛德源。陸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大業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元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續。長安道俗咸仰。其慶。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浴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隋高祖幸道場。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勅集諸沙

門道士。其論其本。又勅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嘗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嚴道士自伏陳其端。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既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極懸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足為稱首。又教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叙恒令。和之。又遣蕭懿諸葛顯等群賢。迭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後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叙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手執頭梨。授云。槐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京。復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寓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鑪。琮為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竦願。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時為晉王。於京師曲池。營第林。造日藏寺。降禮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明哲數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文煩為先。中天師表。梵音為本。琮乃專尋教典。日誦萬言。故大品法華維摩

楞伽攝論十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誦讀。每日開閱。要周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荊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隔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明。便下舍利。瘞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末歲。又勅送舍利于復州。方樂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類滅。纔有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頭上痒。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磚藏。銅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令其底蹤跡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又覓石造函。逼求不獲。乃於竟陵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為玉。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象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群。了無顧盼。遂去還來。首尾十日。恒在。與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叫。飛翔。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邊。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鱉。並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為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湧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團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以為記。藏諸秘閣。仁

壽二年。下勅。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為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偽。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所暗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微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及國家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為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等。並為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叙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為時主見。知如此。因即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帶昆崙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為五卷。分為七例。所謂經律。諸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素患虛冷。發病無時。因卒于館。春秋五十有四。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柏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臥。如此再三。乃迴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去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合掌

①伏二連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伏二連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伏二連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伏二連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齋屬之方知已絕。且琛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真格。粹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采標映。故琛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件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勅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講誦相沿。初未休捨。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觀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為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勅錄錄出。賜諸道俗。永為警誡。自爾專思罪累。屏絕人事。息意空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通用為常業。然琛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群師皆宗焉。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一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賦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

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祭迭書。今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狂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難易。詮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疊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開明。舊曉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惟真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諸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為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云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勢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伏膺章簡。同鸛鵲之言。四做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為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

天地。業似山丘。文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摹。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匹於此域。固不為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慚諸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慙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儀。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需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閭浮。三轉妙音。並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恒淨。心鏡彌朗。藉此開思。永為種性。安之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五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善得胡本。難繼者也。羅又支越。斷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開質。斷巧。由文。舊以為鑿今。固非審握管之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參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妙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宜出。謂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攘其淳。秦梁重於文才。尤從其實。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

拾二合○ 阿二辭○ 羅二離○ 載二教○ 人十(而)○ (世)十稱○ 典十(之)○ 詮二詮○ 惟二唯○ 云二之○ 伏二服○ 故二放○ 文二志○ 革二改○ 並二者○ 胡二故○ 開二開○ 第二第○ 乘二乘○

同見因循其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鑑
惟對面之物。乃作華嚴。安禪本合堂之名。例
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邑義
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
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
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僅見淳
質請勿嫌。怪。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
親承妙吼聽。之猶別。詳論起迷。豫炳混
弊之記。部黨與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
之義佛亦許可。而兩問之道。比丘未允其
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華同志九旬共集。
難碎之條。尋說本誠水鶴之頌。俄外昔經。
一聖幾亡法門即滅。千年已遠人心轉僞。既
乏。寫水之聞。復尋懸河之說。欲求冥會
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紙繆。世人今語
傳尙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
論莫能盡。必懸懸於三。廢。靡造次於一
言。義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
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
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
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
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定
戒足不染護惡其備二也。釜曉三藏義貫
兩乘不苦開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
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
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沈於道術潛
於名利不欲高街其備六也。要誠梵言乃
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
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

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
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材。雖往
者而難備。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
言。則延鑑之徒。不迴隆於魏室。謹願之輩。
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
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
逐洛陽。發序赤鳥。則言隨建業。未應強
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
遇本即依真。爲篇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
誠在一心非關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
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
寡聞。獨執管錐未該穹壤。理絕名想彌
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
利根適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
懸解定知難會。經音若圓雅懷應合。直餐
梵薯何待譯言。本尙虧圓譯豈純實。等非
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
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
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宜至德堪弘。要
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
假落髮翦鬚苦達俗訓持衣捧盥頓改
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
容非法。崇佛爲主。羞討佛宇之源。紹釋
爲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觀經葉弗與敬
仰。總見梵僧例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
笑乎。象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
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尙宗據深究教源。
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叙丘
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

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
弘瞻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
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
宗。佛理爲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宜真孔
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
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
令知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
緣登聖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
行矩者。即琮兄之子。爲立行記流之于
世。矩少隨琮學。諮訓業經。東西兩館並參
翻譯爲性頗屬文翰。通覽墳典。夙爲左
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勅
追入。既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
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州所譯衆經。具
在餘錄。

續高僧傳卷第二

續高僧傳卷第三

譯經篇三本傳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唐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願傳二
唐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作明知識。或一
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利利王
種。姓利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
叉大乘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

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邁。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詞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諸質碩疑。徵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采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淳問兩遍。大義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喻。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履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士先爲主乎。明府敦義有序。請不墜續。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卽令僧居先坐。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卽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屣昇床。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覲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

餘列請爲稽疑。於是通達茫然，惶愧無對。淨曰：先生既能開闢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荊棘，仍顧令曰：明府既爲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爾後頻有援救，皆應機僕仆，罔非覆轍。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統略舊宗，續述雜心玄文，爲三十卷，包括群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參，沈隱未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理爲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明時，屬實正宗。傳芳季緒，學士穎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學義，譬爲盛作，窮異俗之教，原盡大乘之祕要，遐邇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恆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爲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踳駁，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也。顯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遽湛，或有未悟，嗟迷四方之弗遠，瞻祗途而早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裸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衝牖自

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辭華秀上，映鶩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寶智才彙，優洽精該，欲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藉其當世，想此玄宗，爵爲稱首，歲惟閏茂，始創懷德，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緝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大小，鳴劍發其光采，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親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遶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府官，參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屬逸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卽令對論，淨曰：今在英雄之側，則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爲高論，雖然，敢藉微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使慧淨諸質小疑，令法師捨揚大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爲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爲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勅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續文疏，爲三十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

①采一彩②* ③大二文④⑤折二折⑥⑦〔士〕一⑧⑨床二座⑩⑪平二尾⑫⑬就二就⑭⑮沈二沈⑯⑰经二解⑱⑲原二原
⑳㉑肩二肩㉒㉓街二街㉔㉕敢二敢㉖㉗方二林㉘㉙太二太㉚㉛研二研㉜㉝沙二沙㉞㉟想二想㊱㊲惜
㊳㊴油二油㊵㊶仲二任㊷㊸聚二聚㊹㊺敢二敢㊻㊼〔日〕一㊽㊾荷二荷

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作。但慧淨學。漸照雪解。愧傳燈。誦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慈。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象。調諧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澤總存亡。獎進高深。聲超山海。循環百遍。悲慈交懷。徒知銘感。豈陳瑩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慚。謹以謝聞。用增悚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既同瓶。鴻。有若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則高勝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窟法門。玄宗秘藏。非天下之至蹟。孰能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紹隆正覺。下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域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振衣趨座。義筵濟濟。法侶誦誦。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靈樞疊寶。塔華臺。洪鍾扣而弗誼。清梵唱而逾靜。若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感。慧神變。勝。以今方古。闢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宜值其人。積日搜揚。頗有金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性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微。非適今也。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襟除玄覽。

老氏之至言。潔靜精微。宜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法師比者。遠遊靜退。不肯降重。懇懇苦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之禮。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僚家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末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萃門筵。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祠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含辛誦。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預有殺青。謂必裂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敬酬東宮幸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英標。理跨連環。幽難勃以縱橫。按藻紛其駉駉。映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章。沖乎探賈。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敢述朝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觸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勝。因念佛慧。豈覺妙果。答曰。大矣哉。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以爲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謗矣。但其

言落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背。名一義乖。理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并。彼並自沒。如其未喻。更爲提撕。夫以往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斷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平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壘。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因蓮。極亂其橫堅。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譴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精刻。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精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辭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覺。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

●斷二狀● ●用二月● ●增二彩● ●與二興● ●註二群● ●華二聖● ●寺十(事)● ●本二末● ●該二法● ●製二聖
●于二於● ●演二衍● ●名二義● ●蓮二紅● ●豎二度● ●出二繼●

已定。二鳥無美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圓四果。荷味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佛能擇善。敢進獨義。如或。然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重仰高風。入藏。一本絨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爲言先。辛侯由茲頂戴。頓祛邪網。帝里榮勝。望日披雲。各徹金帛。樹興來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摘發昔聞。承破邪疑。迺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含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瓊瑤眩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事。殫辯固。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應之功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觀容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燭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緣無剋。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被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

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薰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覺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辛中含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夷偶。顏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博物。不群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梁棟。既爲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籥。振法鼓於龍樓。七貴退其波瀾。五師推其神俊。既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並駕。鼎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觀名作。實遺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循卷舒。奉繡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其所著述。賦詞爲諸道賢稱美如此。及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類。下召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聲聞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雨。暫有登臨。雲屯學館。義侶則四擲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采則揭其菁華。音韻則審其諧調。神氣高爽。足引儒夫。端宇崇深。彌開廉士。斯並目叙而即筆。故不盡其纖隱。云

續高僧傳卷第三

續高僧傳卷第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漢太丘仲弓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又爲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慧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返。即大業末

年。識者以爲剋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群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罹

窮酷。携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歸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朋流。口誦目緣。略無閑缺。觀諸沙彌。劇談掉戲。奘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恒爲兒戲。可謂徒喪

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湮

聚。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友參榮。大衆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與

兄住淨土寺。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業餘曆。兵饑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

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歸劍閣。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毘曇論。一聞不忘

① 經一德② ③ 經一德④ ⑤ 經一德⑥ ⑦ 經一德⑧ ⑨ 經一德⑩ ⑪ 經一德⑫ ⑬ 經一德⑭ ⑮ 經一德⑯ ⑰ 經一德⑱ ⑲ 經一德⑳ ㉑ 經一德㉒ ㉓ 經一德㉔ ㉕ 經一德㉖ ㉗ 經一德㉘ ㉙ 經一德㉚ ㉛ 經一德㉜ ㉝ 經一德㉞ ㉟ 經一德㊱ ㊲ 經一德㊳ ㊴ 經一德㊵ ㊶ 經一德㊷ ㊸ 經一德㊹ ㊺ 經一德㊻ ㊼ 經一德㊽ ㊾ 經一德㊿ ㊿ 經一德

轉因循達高昌境。初契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盛集歸宗。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麴文泰。特信佛經。復承契告將遊西部。恒置郵驛境次相迎。忽聞行的達通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契苦辛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爲弟。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恒致。乃爲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保戀。並願長留。契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爲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誥。遂與契手傳香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勅殿中侍郎齎綫帛五百匹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遣達契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恒有名稱勝地。必令契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頗具十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卽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號焉。見漢門屬一豎一臥。外鐵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溫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覩。

①胸二四合 ②腹二腰合 ③腹二裏合 ④語二語合 ⑤目二目合 ⑥巴二巴合 ⑦宮二宮合 ⑧綱二綱合 ⑨獸二獸合 ⑩本二
 官合 ⑪納二納合 ⑫論二論合 ⑬從二從合 ⑭伏二服合 ⑮單二單合 ⑯煉二煉合 ⑰遠二遠合 ⑱早二早合
 ⑲便二便合 ⑳派二派合 ㉑站二站合 ㉒崇二崇合 ㉓特二得合 ㉔〔建〕一〔建〕合 ㉕〔建〕二〔建〕合 ㉖左右二大石 ㉗扇
 二扇合 ㉘墓二墓合 ㉙加三知合 ㉚都二都合

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身。身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誘殺姪女處。佛異論處。身子拘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靈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坑。即調達望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坑極深遠。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毘羅伐窣堵國。即迦毘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也。空城十餘里。人栖住。故宮甌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在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即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素王爲聖。將定年算。前達尙迷。況復曆有三代。述時紀號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爲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流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後人爲造。當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瑠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爲法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斥。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競宗樹之。今烏仗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即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尙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非厥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百里。方至拘

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踊覽地。頃之顧盼。但見荒城。頽穢純陀宅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即婆羅大林。周匝輪徑四十餘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一瓶室。臥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有坑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維鹿諸塔。並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陀斯國。即常所謂波羅奈也。城臨宛伽。外道殷盛。乃出萬計。天寺百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奈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視者輿敬。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圍重閣。望若仙宮。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輪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洗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毘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阜鮮。但爲名地。其中說淨名經處。寶積淨名諸故宅

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各建勝塔。標示後代。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彌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寶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焰。都不可近。今則沈深。巨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焰便踊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壤。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遭。救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號伽河。達摩揭陀國。即摩竭提之正號也。其國所居。是爲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即頻毘娑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窣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離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即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壘甌爲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

石二名 在二在 洗二 非二 百一 類二 實陀 陳他 四二三 城二 二二 三 萬二 社二 洗二 經一 處十 後代 後代 洗二 洪 二 三 加一 按二 離二 新

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皆輓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入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眞珠。彼士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香花充滿樹院。焚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觀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伸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相。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爲焚開釋瑜伽師地。爾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璣瓔珞。不見光采。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眾。所放光明照燭天地。子時衆闐但得遙禮。雖目視瑞心疑其火。公掌處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既觀靈瑞。心無疑耶。焚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焚曰。相狀略同。而扶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屈吒播陀山。卽經所謂雞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卽大迦葉

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澁。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樊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樊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眺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代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石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爲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卽頻尼婆羅修觀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卽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外郭。上如階墀。皆輒爲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娑栗陀羅矩吒山。卽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髙顯映。聳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強一里許。卽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輒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卽迦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卽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

香二奇(香) 相一(相) 承一彩(承) 火二大(火) 問二對(問) 屈一(屈) 山一(山) 代二伐(代) 十(里) 驛二驛(驛) 埋二埋(埋) 容二客(容) 功二工(功) 島二島(島) 往二返(往) 達二遠(達) 所十(仰)

達即昔室高佉王所坑之者。爲賊擊出潛
淪草莽。後與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
城。科稅以入。資以稅物。成立寺廟。裝禮讚
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
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
已舊事。賢曰。和上三年前。患因如刀刺。
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
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
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
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
室利。故來相勸。和上今損。正法藏間。在路
幾時。笑曰。出三年矣。既與夢同。悲喜交集。
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員置十人。由
來闕一。以契風聞。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
十盤。大人米一斗。攪椰豆蔻龍腦香乳。蘇蜜
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象與三十人從。大
人米者。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
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
二十盤。即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
盤。五日。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
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
爲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
得諸稟。然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
夕無輟。將事博議。未忍東旋。賢誠曰。吾
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
不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
更參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
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爲裝行
調付。給經論。笑曰。敢聞命矣。意欲南巡。

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達也。便
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憐擊國。見佛坐迹。
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
迹。沒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
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
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呬吒國。濱斥大海。四
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
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
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至二千
里。達揭羅摩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
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
茶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
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
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
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輝赫。見於天際。
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
至憍薩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
僧徒萬許。其土寬廣。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
百餘里。有黑峰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
造立斯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
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波方達。令
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龜中石像。形極偉大。寺
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
無等者。又有經藏。夾縛無數。古老相傳。盡
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
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復坐。但
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
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
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瞻部最南濱海境。

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
十許匝。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
常所住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
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
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
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
果勇威英。自在。未嘗戒口。寺有百餘。僧徒
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
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
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
禮謁見者。無不歎訝神也。自此因循。廣
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
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
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參戒賢已。往杖
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利利種種。學通內
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
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
封賞城邑。契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
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
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
印度便亂。當如火。覺已向勝軍。說之。
契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
今並飢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
光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笑曰。聖人
作論。終不相達。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
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
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多明。正量
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
茶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

①室南二生制②已二以國已③和上二和尙④斗二升⑤蘇二酥⑥藥二藥⑦南二道⑧茶二茶⑨茶二茶⑩指二指⑪見二現⑫藏十(藏)⑬今二今⑭夾二甲⑮屬二屬⑯米二米⑰成二教⑱成二成⑲觀十(下)⑳如火滿二火滿

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宮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焚爲四應命。將往未發問。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爲人物因。旨理沈密。最難徵駁。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拘決。彼士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衆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永爲。是時諸僧同疑。恐有殿負。默不陳對。焚停既久。究達論道。告衆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喪。湊然潛伏。預足釋門。一時騰踊。彼既屈已。請依先約。焚曰。我法弘恕。不在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茶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茶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即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芥。申大乘義。彼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勦寇也。何敵當之。

○焚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羅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故其部衆乃有數萬。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彼。王歎焚勝度神恩。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款。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辯幾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諸問諸佛。何所功德。焚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其途路。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焚之日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集軍二萬船三萬。與焚派旃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鳴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供已。弟子先請。何爲不來。答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又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焚曰。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政恩霽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願謂門師曰。日光既出。雲霧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勅。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流臘月。方到。爾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焚昇座。即標學論示

命衆徵駁。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嘆賞。施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銀一百具。仍令大臣執焚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勅所部。遞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焚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爲國寶。今既見惠。信之極矣。因即納象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上。狀如重都。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侍入早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萬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曼延高遠。約略爲言。瞻部洲山叢斯地。何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寬暢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皇衍。即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爾雅所謂岷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河出積石。

○(京)一○三○ ○沈一既○ ○齊一靈○ ○如一數○ ○是二車○ ○殿一鼓○ ○卷第四上終○ ○卷第五之首○ 據說同異如首卷○ 焚之前行明本有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之餘十三字 ○(故)一○三○ ○(彼)一○三○ ○(軍)一○三○ ○二萬一萬方○ 二萬方 ○又二王○ ○政二正○ ○焚二靈○ ○計十(衣)○ ○象二像○ ○都二塔○ ○隱二隱○ 符○ ○卓二卓○ 皇○ ○莫二莫○ ○延二延○ ○沙二沙○ ○廣二廣○

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審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斯可知矣。樊引從前後自勒行衆沿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觀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風。統管諸胡總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入葱嶺，嶺據贍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鐵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水巖崖險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云葱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亘海。南望平野北達叢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百里許。臨縛河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遶蓋亦隨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有千里達商彌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蔥嶺內。贍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河合。自此以西皆西流。其東流者至法沙西界。與徒多河合。自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西海。故知高也。河出大烏卵如餅許。案條支國大卵如餅。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羯盤陀國。北背徒多河。即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涌於積石。爲東夏河。

矣。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左近諸僧年別爲剃。又東千餘里方出葱嶺。至烏鐵國。城臨徒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冥目而坐。形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於山內。樊至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河。象晚方至。水漸汎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樹。象性凶獷反拔却頓。因即致死。恨恨所經已越山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疎勒乃至沮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樊爲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鎮十部大經。各十萬帳。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通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樊既度葱嶺先遣侍人齎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勅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通。以象致死所。齎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勅。令于通王給其鞍乘。既奉嚴勅駝馬相連。至于沙洲。又蒙別勅。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爾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居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趨屯赴闕。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喧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遇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

得旋。于時駕幸洛陽。樊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譯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圓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既非遠日同共。嗟仰從午至哺。豫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樊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勅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真俗。無爽帝旨。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上即事戎旃。問罪遼左。明且將發。下勅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勅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樊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爲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爲日久矣。但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瞻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爲言。樊既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齎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樊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勅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越州。就甘煎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

○折一斷○ ○殿一殿○ ○殿一殿○ ○(有)一○ ○已二以○ ○河一池○ ○湖一十○ ○左一五○ ○(星)一○ ○其二眼○ ○通二道○ ○連二道○ ○屬二國○ ○省十(門)○ ○辛二途○ ○屬二國○ ○康二像○ ○但十(風)○

至下勅普請京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裝信又至乃勅且停待到方譯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勅令裝速至但爲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沃虛想即陳翻譯搜攬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瞻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裝曰昔者二秦之譯門位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疑乖信若不搜學同奉玄規豈以偏能妄參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明命返述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閑等以爲證義沙門行友玄曠等以爲綴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英公於論重加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蹟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紙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亂理文句中問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英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說尚實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於

文句鉤鎖聯類重香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錄本勒成祕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英乃表上并請序題尋降手勅曰法師風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開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應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又勅二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勅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論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英乃爲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等又下勅令翻老子五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英乃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鼻詞旨方爲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競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英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駁言疏本出無從見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於三論見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爲怪佛言似道何爽給言英曰佛教初開深文尙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譬論所傳引爲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贅方至如此士賢明何晏王弼周顒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

乃推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勳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遠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爲翻之英曰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英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獎曰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爲笑林遂不譯之英以弘讚之機勿尙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爲重又重表曰伏奉勅勅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獎業尙空踈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慕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繁衆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漢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聰沖選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獎開日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祕響於雙珠金壁奇珍豈難彩於愚贊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耀而俱懸然則驚駭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難圖典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羣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日勅遂許焉謂

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一年幸玉華宮。追裴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竟荆楊等九大州。裴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僚讀之。其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常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

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契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適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淩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遺風。鹿苑驚鋒。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德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華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泣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妙。與乾坤而永大。百

僚稱慶。裴表謝曰。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例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刪府。玄契往因。振錫聊幽。崑崙山。經途萬里。估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契誠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遠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惠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空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踴躍歡喜。如聞受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闕。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累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云。朕性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污經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真慚。自爾朝宰英達。咸申整讚。釋宗弘盛。氣接成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範也。綜括宏遠。與旨遐

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窮。開法網之網紀。弘六度之正教。殫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遠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一音於驚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於只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平梵說之。傳遂使阿耨達水。通神句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習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經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慧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

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紫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軌以輕康足。岳陸露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關沈隱。翻譯相續。不爽法機。勅賜雲納。一領。妙絕古今。又勅天下。寺度五人。維持聖種。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院。鎮恒在彼。初於曲池。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獎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子。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錄素所珍敬。追入優問禮殊。恒。扶。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勅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慈恩設大齋。朝衆總至。黃門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獎曰。公此之問。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遇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崇。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初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瑒。庶子杜正倫等。置閣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爲。致。則不朽之迹。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日。遣給事宣勅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勅。慈恩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郎

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許。甲克。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又勅王公。已下。太常九卿。部及兩縣伎樂。車。徒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北之南。二十餘里。充。切。衢街。光俗興。法無與儔焉。又賜山。納妙勝。前者并。時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毘婆沙等論。獎少離桑梓。白首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隴。旋。旋。未。還。便。下。勝地。旋。旋。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縱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即獎之生地也。下近有少林寺。即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栖託爲國翻譯。蒙手勅云。省表知欲。悔。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微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較心燈。定疑意水。非情塵之所。瞻。豈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卽代。遂因。言。顯慶三年。下勅爲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萬偈。此十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勅。令。住。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

① 遂一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遂得託靜不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說總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問及翻。咸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人馮義宣勅許之。契生常以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觀史多天見彌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勵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可速問。聞者驚曰。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契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契既死已。勿近。宮寺山靜處。埋之。因既臥疾。閉目閉目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像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對寺僧門人辭訣。并遺表訖。便歎念彌勒。令傍人稱曰。南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慈顏。南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髀上。鏗然不動。看

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午。弟子問曰。和上定生彌勒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其應。略故不述。又下勅。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遏人神。四俗以之悲涼。七衆情其沈沒。乃葬於白鹿原四十里中。阜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苔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勅。令改葬葬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以闇昧。濫竊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深。辯開疑議。是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用爲恒任。既周行東夏。絕酌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新。新學府遂能不遠數萬。諸求勝法。誓捨形命。必會爲期。發趾張掖。途次龍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絕。既達高昌。倍光來。價傳國祖。送備閣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彌厲勇。兼以歸寧正教。師承戒賢。理思遂言。揚義非再授。廣開異論。包藏胸臆。致使梵侶傾心。不置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契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互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

明。契乃卑心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異蹤三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厭寺三千。學僧皆號智。護持城。暨及觀其肩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歎。何斯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惟遠。獻奉歲至。咸契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于道遷。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義。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契矣。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遲暮。足得出之。無常奄及。惜哉。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代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說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詰訓。大夏召爲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況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會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即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瞻洲。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勅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無有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法。

○說二統編 ○若生二八○(皆)一壹 ○(今)十可 ○(外)一○ ○(勿)一○ ○現二藏 ○木二水 ○道二 ○和上
二和 ○絕十(神道) ○鹿二花 ○得十(於) ○深二 ○達二還 ○匪二道 ○明十(則) ○何
斯二斯何 ○唐曰二此 ○代二伐 ○召二名 ○即二此 ○揚二揚 ○夾二甲

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勅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為契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茶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塗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取。下勅聽往。返。亦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契。頗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毘尼外道四。章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實學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逐闕。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至。投俾北冥。既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萬。頻歷瘴氣。委。命斯在。嗚呼惜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德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悉遺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擬填既圓。稍。功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夏之鄉。鳥跡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盡規。遂有僥倖時。聲叨臨。傳述逐。轉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述雖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達前聖。德過往賢。方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彥。珍。觸。文八例難涉。

斯並古今通叙。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依。依。味。餘。逸。厥斯以降。輕。靡。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舞。皆。由。詞。遂。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實。在。持。得。在。福。流。失。在。訛。說。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殷。鑒。深。有。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委。況。弘。誠。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徙。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于。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唐。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葉。相。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墜。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授。世。轉。澆。波。淹。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既。在。皇。唐。綺。飾。訛。難。寔。鍾。季。業。不。思。本。實。安。接。詞。鋒。就。接。獨。務。鄭。聲。難。假。原。夫。大。覺。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虛。參。聖。慮。用。為。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資。中。固。當。奔。藻。標。奇。文。高。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況。乖。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中。黨。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議。世。號。通。人。後。秦。童。壽。時。稱。僧。傑。善。披。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弘。衍。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關。士。慧。嚴。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

度廣部。稱輝絕蹤。將非。而奉。華胥。親承。詰訓。得使。聲流。千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事得。如。瓶。雪。海。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誦。足。定。澆。淳。世。有。契。公。獨。高。聯。類。往。還。振。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故。唐。朝。後。譯。不。屑。古。人。執。本。陳。勸。頻。開。前。失。既。闕。今。乖。未。遑。釐。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言。

續高僧傳卷第四

續高僧傳卷第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初 本傳十一 附見一十四九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 聖命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紹傳二 法明 法亮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遠 僧惠

梁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梁吳郡虎丘山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法慶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龍傳六 智果 僧寂

梁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晏傳八 道超

梁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梁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慧明 慧明

梁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基 慧基

①茶二茶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

申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

遠。彌歷年祀。規空。晝有日夜惻愴。隱士平

原明疊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

欲美酒賦新詩。而終日竟歲。視四壁。

百年俄頃。知得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

生鄙好。何論得失。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

州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勸請度江

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建元之中

遭本親遠喪。道途迴。屢有礙。北歸因爾屏

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

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授。苦相徵屈。辭不

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兼又淳厚仁

慧。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入世。以天

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達。慧

命。並以勸學顯名。達姓裴。河東聞喜人。住

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

道。閩江漬。永明中爲南齊州僧正。在職廉

潔雅有治才。罷任之日。唯有紙故五束。慧

命廣陵人。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

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

從志。敏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委制善。舉止

情性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數名顯州。填

專以昆曇擅業。元徽之初。始來。邑。住建

元寺。寬厚閑澹。不妄交游。宋季澆薄。體裁

無准。物競。目前榮枯。俄頃。罷閑房自守。狀

若無人。及齊氏開泰。禮教風被。白黑鑽仰。講

說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昆曇一部化流

海內。諸聽之徒。常有百數。齊文惠及竟陵

王蕭子良。雅相欽禮。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諸

承餘誨。以天監三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

八。時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

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住建業

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勸紹繼。慧益出家。

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數修明。朗稟性

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解傳譽。集注

涅槃。勒成部帙。而言譚調笑。不擇交遊。高

人勝己。見必齒錄。並卒于天監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

貪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遠。亦有

清風。撫其首曰。觀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

及至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

載。不預法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宋孝建

中。來都遊觀。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

論。常以昆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

不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

齊竟陵王。總校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

寺建。堅義齋。以護爲標領。解釋膠結。每

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交榮俗。

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光祿

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顒。並虛心禮待。未嘗

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

狎。皎然獨坐。昂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

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春秋

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

勤學有功。遠幼懷清。靜守志不競。講說

大乘。好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

機躁。率爾形儀。過無修整。年七八歲。世間

近事經耳。不妄會入。栖靜寺正值上講。聞

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

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栖靜僧審禪師求

出家焉。篤好博學。多集近事。師訓之曰。

觀汝神明人非率爾所可。習學皆非。奧遠

何耶。答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其足後。從

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周。未嘗注

記。結帙而反。亭然獨悟。莫與爲群。不交當

世。無因得參其門者也。及至講說。文

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人。陳心序

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

申。酬答已能。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

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內侍。亟經住

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不

與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委親。覲施

之物。構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

一。葬于山陰。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

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

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入友

善。性好勤學。出都住。治城寺二十餘年。經

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

尚書陸澄。澄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

東返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振古

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複不贍。隨宜

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

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謹大妄。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爲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壑。方謂爲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爲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慢之謗。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俊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沈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慧慧。慧朝並以內外通博。期標聲譽。梵本吳氏。刻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爲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龍。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爲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學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遺放。故留兒女。法龍法師絕塵如素。睡若斯之志人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難心及法勝。昆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探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昔吐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諸名學。事委治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謂

龍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賞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顯道人善。通梵許之術。謂龍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愆。當越脫或可冀耳。龍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閉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

耳腫痛。彌生怖懽。其夜懺禮已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懺之基。功不虛也。未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園。散軒軒水。解軼亭。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復歿。僧正惠超。皆龍鎮之。勅曰。法龍法師造大舉動。不逾律儀。不使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梯。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勅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勅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陝小。帝爲宣武王修福。下勅。王人繕改。張飾以待。龍焉。因立名爲宣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輿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

居。猶於床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憊所願。與本無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追俗悲戀。勅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刻縣公車。寺沙門僧淑。相採衆師。並爲己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微瑕。而未盡其要妙。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幼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諸學經論。文理通達。籍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資。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肅。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慧。謂他日因計法會。還問。謂曰。御前夜何所道。謂曰。卿何忽問此。而氣甚厲。還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陵駕。我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謂有慚武。其爲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師二時○ ○勝二諸○ ○通博期探○ ○廣學一勝○ ○放二法○ ○釋二親○ ○探二探○ ○諸二諸○ ○貨二實○ ○通二達○ ○執二執○ ○開二開○ ○禮已一○ ○福二福○ ○租二租○ ○陝二陝○ ○王二王○ ○立二立○ ○無二不○ ○妙十也○ ○幼二少○ ○計二計○ ○陳二陳○ ○爲二之○ ○(教)一○

戶四出檐簷，又進給床五十張，猶爲迫近。桃桿推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晏因捨什物，囑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付庫生長，俾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虛有迫近，又於堂前權起五間，合而爲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眺友善，天下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晏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懷從到房，晏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極之愛，名德也。彌重晏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晏，晏曰：「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臥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晏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鐘匱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遷移住開善，使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止寺權停莊嚴，因遂留宿，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于寺內，中使參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

智學、慧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湖東王，並爲製文，樹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長晏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爲含靈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晏，夢有人言：「僧晏法師，毘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達，隨分得解，後大領悟，晏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願宜其言，晏聞而昂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淺薄，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船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晏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上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晏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糲罄罄，權水湯灰，踐踏澆炙，信傷害微蟲，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爲也，始復求客王官，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彌難盡意，近識

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人有求名之謂，要請法俗，侵早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譏笑，故吾不爲也，晏美言笑善，舉止吐納，音韻自生，顧師風，臨蒲室，凡所施爲，不爲名利，動注教品，形於言語，先人後己，常若不及，常存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晏呼與相見，爲設飲食，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下笠不妄，同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僞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釋法雲，姓周氏，宜興陽美人，晉平西將軍處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胎在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俊朗英秀，卓絕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大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諸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年小坐遠聲聞，難叙，命置小床處之，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晏等，年臘齊名，舉歷探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問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

○標二標 ○付二付 ○講二講 ○惑二惑 ○下二下 ○唯二唯 ○止二止 ○道二道 ○官二官 ○釋二釋
○和上二和上 ○灰灰 ○灰灰 ○灰灰 ○灰灰 ○灰灰 ○灰灰 ○灰灰 ○灰灰 ○灰灰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和上二和上

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坐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群分名類。學徒海濶。四衆盈堂。僉謂理因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爲寶。構整橫比。類紛綽。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務。寶主咨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顧缺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尙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道神識。又云。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裂哀情。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毘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舞知歸。巾褐識反。及梁氏高廕。甚相欽禮。天監二年。勅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噴揚利益之漸。皇高頤延義集。未曾不勅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

名梁代誠續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夜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恒功。嘗於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呼為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為說。即為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等之。忽夢有異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法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者。雲得此告彌深弘演云爾。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闢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為歲。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親舊諫曰。何不就職。聚糧貨待路好通。為爾栖栖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電時不待人耳。於是問行寄託遂至京室。憩莊嚴寺。仍從僧友

以伸北面。勤苦下帷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鉤深索隱。猶晦迹下筵。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而講說。親自食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請與同行。滿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達親歲久。暫暫定省而番禺四眾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又見單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葉屯結其會如林。議請法施頻仍累述。理喻精微。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阻。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皆從僧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述。略聰明俊。皆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其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秘奧。物益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宜流未廣。蘭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華阿毘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息攀緣。但多瘡癩。而為廢替。自責先身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

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載。葷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泰。剋已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務形骸。真質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吳少傅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員外郎。父映。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出繞吳城一匝。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愛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聲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德。傳如前述。藏。依訓範。敬義弘隆。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闢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

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載。葷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泰。剋已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務形骸。真質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慧二惠◎ ◎有吳二見一◎ ◎法二州◎ ◎日二由◎ ◎行二關◎ ◎開◎ ◎海二博◎ ◎善二述◎ ◎鑒二梓◎ ◎又二若◎
◎限二限◎ ◎三三四◎ ◎疹二疾◎ ◎社二杜◎ ◎成二成◎ ◎劉二克◎ ◎務二事◎ ◎吳一◎ ◎出

一◎ ◎或二我◎ ◎關二第◎

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發願遂流連會。積多歷年祀。伏膺鼓篋。寔繁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信同瓶喻。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華山。結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迺謝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遂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方遊京。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疎敬。聖僧實誌。還神。宅。安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勅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誠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辰南面城中一人。議以御坐之法。唯天子所升。沙門一不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為吳中顧郎。尚不慚御榻。況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四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野姥者。工相人也。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足不出閤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危暮年。香湯洗浴淨室。師經以待。死至俄

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為命。已不為天。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微應。乃至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難任。法侶。勅主書逼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隱然投筆。後以疎聞藏。藏以策橫櫟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斯亦拒懷略萬乘季代一人。而帝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此見僧尼多未誦習。白衣僧正不解科條。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佛法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於恕此事。為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於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未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於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

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途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勅。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為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盡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為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贊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荷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請衆曰。帝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服。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千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勸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趣。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若。以為極悔。惟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掛衣竹

●釋二計● ●伏二服● ●未二末● ●地十(也)● ●結一綱● ●凍二來● ●安二多● ●皆二古● ●主二王● ●何二上● ●(足)一● ●(寺)十門● ●教二放● ●為二知● ●(許)十度● ●(懷)一● ●而十(已)● ●諸二訓● ●科二律科以● ●(法)一● ●治十(亦)● ●燄二辨● ●新二綱● ●黃二微● ●有二阿● ●帝二● ●服二伏● ●千二百● ●放二● ●經二● ●教二波● ●惟二● ●維二

意欲識箕顓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辭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出行暫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二室洞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遽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勅爲建四齋手書製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太子不愈整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卒于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雲夢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一塵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正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頃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爲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爲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毘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正義篇二 正傳二十_四 附見_四 一十_四 六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₂₅₎ 附見二十一₍₂₆₎

梁大僧正南谿寺沙門釋慧超傳

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

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發米

魏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釋僧密傳

* 梁楊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 梁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梁楊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

三

梁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

梁楊者建初寺料明徹俱十

梁易部瓦官寺釋道宗博士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傳

法護
印本
國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

313 本開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

齊鄴中天平寺釋眞玉傳二

後梁并州大儒王稱作選

①惡二威◎②魯二榮◎③(特)十是◎④源二流◎⑤振二恨◎限◎然二波◎⑥書二藏◎⑦北二此◎⑧勝二感◎
⑨虛舟一虛◎⑩殺二匠◎處◎⑪寬十(焉)◎⑫行暫二南◎[行]一◎⑬齊二齊◎⑭製二制◎⑮子二平◎宮
⑯整二愁◎怒◎⑰十十(正)◎⑱于二於◎⑲常二嘗◎⑳丘十(山)◎㉑項二須臾◎㉒裁一波◎㉓五十
(義初)◎㉔六六七◎㉕一十(人)◎㉖一十六二十八人◎一十八◎㉗六二八◎[梁]一* ㉘[魏]一◎八十
(見下卷)夾註◎[經生]一◎㉙整十(寶滿)◎㉚濟十(益紹)◎㉛曼備二楚◎㉜本圖二道興◎㉝治二治◎
[本圖]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羅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欲。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番縣建安寺沙門慧通。通素無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勤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糲糲。不以為辭。嘗寓坐有胡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為五衆之傑。則為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及以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坐。紛綸飛伏。雍容揅措。故早為阜。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潤寺。僧宗見而善之。受略略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需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曆告終。梁祚伊始。超現疾。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勅。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縉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諸賢錄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善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既而言曰。當率集同緣。共來受。不言姓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坐。容貌瓌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威迹微異。為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幽果幽尋。而翼從之聲。聞于數里。山人怪視。唯見

超身。射獵之徒。莫不自息。天監年中。帝諸為家僧。禮同殊積。初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寓。採群經。因境更造文義。斯擢。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禮。如法勤修。上復齋居。宜室。夢其勤行戒品。面申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禮好靜。篤學。從之遊。處未觀。溫喜之儀。加以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上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潤。因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龍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栖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橫入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以陵谷互遷。世相難持。因自解免。閉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寺房。行路殯。弟學徒奔赴。凡厥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為立碑。湘東王釋。陳郡謝幾卿。各為製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傷人也。祖世鐔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為帝王師焉。母劉氏夢長人擊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誕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為靈祭。故風鑒貞簡。神志凝靜。撫摩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為佛塔。疊石為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為患。乃捨己所得空拳而返。鄰土以蠶桑為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緣續季父喜。敗蠶化終不改。常嘆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勸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促來就死。驚覺汗流。詰旦便毀諸蠶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麋倚隨之。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乃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遍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慕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總持。為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朮。劉疾延華。深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謁穴。聞約風德。雅相嘆屬。時有釋智秀。曇。繼慧次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敬。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為釋門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為貴勝所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為剡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禮。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號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

○故二然○ ○香二當○ ○慧二惠○ ○動二內○ ○胡二梵○ ○及以二蒙○ ○白二希○ ○自十○ ○疾二病○ ○同二問○ ○此十○ ○果二果○ ○于二於○ ○射二射○ ○宜二宜○ ○惠二惠○ ○未二未○ ○波二波○ ○場二場○ ○劉二劉○ ○裁二裁○ ○星二星○ ○從二從○ ○結一○ ○之二之○ ○乃二乃○ ○二二○ ○放二放○ ○齊二齊○ ○宗二宗○

山椒疏壤幽岫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
既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顧嘆曰山茨
約主清虛滿世齊太宰文簡公楮淵太尉
文憲公下俊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
道其弘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覽儉亦請
開法花大品淵遇疾書寢見胡僧云菩薩
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
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婁幼瑜少
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趣為禮或
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
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敬致而已時人未
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且約孝通冥
感思歸過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孺
慕孺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
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
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為樂異
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探桔或停
赤松澗遊止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
思故略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
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猶
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會未
決旬而神魅引息後晝臥見二青衣女子
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
夜煩惱即求授戒自爾災怪永絕及沈侯
罷郡相携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禮敬
彌隆文章往復相繼暑漏以沈詞藻之盛
秀出當時臨官位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
來未嘗以朱門蓬戶為隔齊建武中謂
沈曰貧道昔為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

之省檀越為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
為尚書僕射啓勸請入省住十一年臨丹
陽尹無何而歎有髮生之嘆報曰檀越福
報已盡貧道未得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
殞故其預契未然皆此類也既而留心方
等研精九部皆蘊寶胸襟陶鑒懷抱顯說
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隆益群品皇帝
斷彫玄文璞信無為道發菩提心構重雲
殿以戒業精微功德淵廣既為萬善之本實
亦衆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長若須彌群山
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
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羣畢舉儀
式具陳製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資人
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且帝皇
師臣大聖師友遠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
周孔憲章仁義況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
器之表以約德高入世道被幽冥允膺閔
契之尊屬當智者之號遂巡退讓情在固
執懇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勸引
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爾去來禁省禮
供優給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子發
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降影玉
羣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袞服
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躬誠肅于時日月
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
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
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
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乾
鵲歷階而昇狀若淪受至說戒畢然後飛

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勸乃聽
上徐行至壇俛聽說法上曰此鳥必欲
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後數
日二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
寺以綿蘭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床去
地數丈天人圍遶為衆說法以事而詳等
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登兜率至
人行止孰能議之而愛悅閑靜祥華虛
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故使腐腐羣於咒
虎鳥鸞狎於鷹鵠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
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
忽有野蠹齋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
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
書美也不我俟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
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
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
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
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為
本生焉大同一年又勸改所居竹山里
為智者里縉雲舊壇傳芳岡譚山川靈異
擅奇幽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
松朮三十餘年布衣為衣過七十載鳴謙
立操損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
伐門外樹枝曰與駕當來勿令妨路人
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脇而臥
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
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
當訖至十六日勸遣舍人徐儼參疾答云
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

○主一至○胡一梵○一超一起○一應一煩○一教一教○一返二及○一聖一聖○一結一結○一辨一辨○
○求一授一授以○授○(未)一自○一當一當○一陸一陸○一文一反○一草一草○一遂一遂○
○給一治○一證一證○一明校編曰在南宋作再○一制一制○一以一已○一錄一錄○一俄一俄○一能一能○
○一華一華○一應一應○一後一後○一我侯看一侯看之○一侯看○一本二大○一一二二○一兩一兩○
二編○一後一後○

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爲本有用。龜細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參義學。必須領解弘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僧。詔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道如川流。當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給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都。嘗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散玄門。而詔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誦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一卷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受罰。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象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既成。王賜錢十萬。即於龍淵寺分牕學徒。頻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屨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珍羞。後遇時患。藥難。脂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擺折。但自強耳。恨所營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悉爲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禮拜。嗽口。坐于龍淵寺摩訶堂

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絕而心上溫。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詔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之字。詔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葉。擎生袈裟。令詔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智慈二禪師。幡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送詔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床席華整。亦有塵尾。几案蓮華。滿地。詔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冥祥。咸見類此。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頌多浮沈。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述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動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晉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帙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納摩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慕。割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號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法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微。便疑斯作。但注維摩勝覽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開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鬘。後從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舉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無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絕迹昆山。彭城劉道民。辭事就閑。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爲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遷登。昆季策授榮爵。以其本姓不華。改芮爲耐。講說之盛。四時不輟。未趣

①開二開②道二道③爲二爲④(書)一⑤動二動⑥倫二倫⑦(若)一⑧令二令⑨一⑩子二於⑪溫二溫⑫智二和⑬終十(之)⑭地二池⑮訓二訓⑯兩二兩⑰東十(京)⑱

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卽魏景明年也。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蕭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將欲廣開。視聽師弗之許也。因爾潛遁，出守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聲華負海。秦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敬異。深沈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法願謂確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辯奇負氣，高論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譏構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書罪。乃啓擴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皆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探聽，隨席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嘆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禮。廬江何點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仰伸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

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資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屈。每商略檢洗物，不有平，由是坎壈弘宜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交遊。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海內諸仰，輟寢忘味，以夜繼晷。但性偏僻，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碑嘆曰：爲爾漠漠生聲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勇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日，照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聲累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爲寶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無不應隨。同寺僧道貴，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未能剋己，橫相陵罵。超亦面衡囁嚅，未之數也。他日責曰：我之與鄉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胸臆之量，未論先後，時爲直言，日趨處獨房，屏絕賓客。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蟬蟬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虫鳴斯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塵

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實，爲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楊贊同哀。

釋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嘆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餽粥糊口茹菜充飢。而未嘗以食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携並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高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鉤深致遠，善能鑿校。廉而未講，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叙。同其業者重其情性，淵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遠達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公情性溫和，理篇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妨礙，不患不成美器。自儒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任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沐之風規，而弊衣蔬食

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塵

◎卷第七終◎ ◎卷第八首◎ ◎開一開◎ ◎泰一泰◎ ◎汰一汰◎ ◎書一書◎ ◎准一准◎ ◎廿一有◎ ◎度一渡◎ ◎點一秋◎ ◎損一損◎ ◎仲一申◎ ◎檢一洗◎ ◎不有◎ ◎悟一誤◎ ◎繼一係◎ ◎留一溜◎ ◎勇一(銳)◎ ◎次一洪◎ ◎澈一徹◎ ◎榮一萬◎ ◎析一折◎ ◎喧一(敵)◎ ◎未能剋◎ ◎不能克◎ ◎數一復◎ ◎伴一伴◎ ◎足一足◎ ◎廣一復◎ ◎康一康◎ ◎叙一序◎ ◎性一性◎ ◎厲一厲◎ ◎和一如◎ ◎任一任◎ ◎故一故◎

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整住襄陽。未
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禹人。未還嶺表。
德被南越。文義風。宜有廣被焉。並天監中
卒。

釋慧開。姓袁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爲宣武寺龍公弟子。仍從學。阿毘曇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上京住道林寺。歷聽藏晏二公經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謔博奕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闕無對辯。人間席上謔其詞也。後忽剗略前習。專攻名教。處衆演說。散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變無窮。雖逢勑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惠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餽遺。還未達都。分教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萬。卽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吝。貨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疎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洗濯。周旋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曇僊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禮誦。風素一概。寒暑彌盛。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史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入。六歲喪父。仍隨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爲外兄所養。便歎歔嗚咽。良久乃止。他日惜傳究尋。見安弘法。

之美。因撫膝嘆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爾乎。自是專務道學。功不棄日。田嘗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嘆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途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楊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是法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田譚思通。徹易鉤深奧。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田穎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携遊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來英舊人各厝情。謬當今日望此玄宗。遠無髣髴。深懷愧惻。田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薨。贈別塵尾。軟兒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是受業。少長祈請。常爲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奧旨。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微屈重疊。乍經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田萬行條章。富博田願撮田取簡要。以類相從。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

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思遲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成忽遭疾沈穢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自怡色溫言躬臨慰喻知常不_レ振退而流涕中使參候晨背不絕微自惟將卒奉啓告辭星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絕以呈徽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何道明微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遺悋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微本出東荒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闊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挾法席且仁且訓備沐恩獎恒願舒_レ冀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願陛下永劫永住益隆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爲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微以奉值之慶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覲惟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欲中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以聞勅答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懷_レ慙不復多云帝因於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微懺悔自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普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望于定林寺之舊墓勅給東園祔

器，凶事所資，隨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北倉寺。爲曇真弟子。貞清素澹，嚴殊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充，食噉龜澁。同學僧流雲，家有盆財，服旣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自恃，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帙西遊，住禪閣寺。仍從柔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無礙。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銳，無敵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陵、永嘉太守吳興丘璠，皆揖敬推賞。願永昂誠，後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親之者，望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子死。開因爾講筵相接，道俗嘆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雖難累日，賓僚食悅。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釋迦說法多寶，踊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藏有慚色。以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五矣。

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不競，食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全楚弘宣有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光人。九歲出家。俊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爲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總持者，其在爾乎。及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備講之業，卓犖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目建爲文句無前，目貞爲入微獨步。貞乃與建爲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囑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襄陵女人居上，毀論日與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禮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宜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夕死，吾無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爲追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人。沙彌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寂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恒溢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筵談賞，以繼晝夜。雖乃志壽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崇，亟相延請，累宵言散。用法鄙俗，或清晨嘉會，一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遵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何園寺。武帝好

論義旨，勸集學僧。於樂受殿，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道寂博習多通，雅傳師業。並終于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爲弘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愜遷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俊警，智慮過人，但恨過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狼狽，無所推下。旻果諫曉，喻以爲鑒。因爾改塗。後從智藏，探幽聽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勇勵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侍我，何能久侍人。乃廣爲義疏。貴市王征南尚書絨，封一簾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塵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袈裟西返。還任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資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爲物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弱。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爾出郭，於路以刀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即普通七年也。彭門爾時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采。度

自恃一特自① 無十(閱勃)② (持而)十不③ 永一求④ 隔二滿⑤ (辛)一⑥ 十十(有)⑦ 狂二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履信不交。世務與乘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

稟承師訓無相忤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探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

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

時義學星羅。跨棟相架。玉璫標稱首登座。談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

從慧集。論毘尼。裁得數遍。集乃嘆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

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衡。而不

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聞聲即憶。其

無漏失。資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共

境懷之。武帝勅還為壽光學士。又勅與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

名義斯總持之功。莫與尙也。常徒學士幾百

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曷之勤。彌隆

神幽冥長。濟愛海。年十二。勅令出家。為奉

餘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

玉必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

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

寺。持操高尚。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

士豈限方隅。人竝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

心難成。迴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

誓不久留。身無疹癢。便行後事。授諸弟

稟經論。散處伽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

子衣服。几杖。屢尼如意。分部遺語。各有差降。

衆初不悟之也。並共驚之。王曰。願與運同

世非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

稱善焉。歷耳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

岸也。布薩之後。便臥疾於鄴城北王家。神

氣無味。聲相如常。動京大德。並就問疾。午

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來。異香纏遶。充

如瓶瀉。時人嘉其清辨。白黑重其無倦。

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頌之響。清亮宛然。

當爾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

卒後十日。香氣乃絕。大眾哀仰。如臨雙樹。

凡所聽聞。悉為注記。雖無大才。而彌綸深

玉氏昆季。俱制縵經。與諸門人。收其屍

而葬焉。

後梁荆大僧正釋僧還。傳二十一

釋僧還。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

錫見而異焉。一而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

法師。則亦橫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

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講。無

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講。無

經辯天垂會難招提慧珠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嘆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善言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禮。帝制勝義疏。班諸光殿。諸僧咸懷自。恩。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尙書令何敬容。以並諸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題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基月道風。舉。恂恂七衆不。齊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詰盤結皆誠旨。起廢。怡然從政。以天監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於江。凌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慕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臘。朕旨進。鎮益陳。及處艱愛毀幾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盈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而歸依時移三紀。權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誠苦空。功由善導。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既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隴。述德如左。

續高僧傳卷第六

續高僧傳卷第七

義解篇三正紀四十 附見四

陳楊都宣武寺釋洪假傳一

陳楊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陳楊都不禪衆寺釋慧勇傳三

陳楊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明解

陳楊都白馬寺釋慧昭傳五

陳鍾山若闍寺釋安慶傳六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附說 支辯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附說

魏郡下沙門釋道寵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當傳十

釋洪假。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爲僚友。假風神穎秀。弱齡悟道。晝讀經論。夜誦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爾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舉厓閑雅。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瞻法輪。總持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因循舊章。假屬思雲。曾無接對。見片前達。不能降情。曰。是來學有隔。聽者疎焉。遂閉志閑房。高尚其道。問

以尋網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適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鉤。故貌義詩書號爲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俊秀。欲令還俗。引爲學士。假執志不迴。故弗能致。會武帝將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嘆久之。莫不矚目。假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陵踐。兵飢相繼。因避地于結雲。眷。阿泉石。又。寇斥山侶。遂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堵。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而渚宮陷覆。上流阻。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栖遲。登吳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蕭蕭天望清。旅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源多舊迹。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託。賞心何易并。遂汎浪巖峰。有終焉之志。葺修寺宇。結衆礪業。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果相延請。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亡身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講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詩曰。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徑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畫鳥聲希。石苔時滑屣。蟲網乍

●義一興善●●忍一忍●●顯一顯●●基一基●●恭一恭●●齊一齊●●政一政●●監一監●●俱一俱●●沒一沒●●
●(錄)一(錄)●●北一北●●權一權●●導一導●●六一六●●七一七●●三(三)一三(三)●●十(十)一十(十)●●四(四)一四(四)●●
●(陳)一(陳)●●慧一慧●●前一前●●廣一廣●●思一思●●日一自●●道一自●●此一此●●
二精●●道一道●●源一源●●

粘衣。潤旁紫芝。巖上白雲。松子排煙去。常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擅出境之才。議其瞻對。衆莫能舉。世祖文皇。以假內外優敏可與。杭言。勅令統接賓禮。樞機溫雅容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論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頂受誥命。衡佩北蕃。帝嗟賞厚。惠倍恒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復疎。止於小室。許有諸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構思深劇。疾轉沈篤。功不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衆生爲貪心之所附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塋。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笑。而皇甫謐楊王孫。微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度之心。今冥目之後。以此脯脂彫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相負。仍以相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二十二日。尸陀於鍾山開善寺之東。閭焉。然偃始離俗。迄于遷化。唯學是務。儉節掃衣弗事華。廣每緣情觸興。輒叙其致。而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綴聚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士何備。上之。封于祕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員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既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因此悉斷。爰在胎前。卓出凡童。孝敬純備。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無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愆海邪林。安能覺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揚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家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潤寺仙師成論。竹潤寺靖公毘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侶。藏耳之寶。心計目覽。莫不奔競。但以驚山妙法。群唱罕弘。龍樹遺風。宗師不綴。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法師。演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並花嚴大品等經。於卽彌綸藏部。探賾幽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篤形心。可謂師逸功倍。於斯爲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勅入京。住興皇寺。鎮講相續。所以花嚴大品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攝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彌廣。所以聽侶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教恒結。每一上座。輒易一衣。闍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

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間與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還神。守坊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月二十八日。窆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顯迹幽林。禪味相得。及後四公往赴三業。責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爲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奧。法者不爲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厝。及詮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住長于。朗在興皇。亦仍攝領。福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篇。厲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遠。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謂。布勇兩公見于別紀。昔梁天監十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綱。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榮。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幡花天伎。側塞殿堂。縹素法衆充。初筵席。泊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解齋失曉。朗夜扣閣催之。而洪鍾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禪祥早著。其例此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副君親搖玉柄。述朗所暨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

●粘一沾● ●常一堂● ●和一知● ●杭一抗● ●止一正● ●頂一頂● ●姓一克● ●鄭一鄭● ●笑一秋● ●尚一四● ●始一十● ●廣一廣● ●上二尚● ●龍一龍● ●伐二代● ●明一明● ●道一道● ●一● ●止一正● ●陰一陰● ●微一微● ●微一微● ●開一開● ●坊一坊● ●兩一兩● ●十(六)● ●兩一兩● ●初一初● ●實一實● ●廣一廣● ●則一則●

拂塵尾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而速。軒輻何爲答曰。不想造業。安得精固。令閉舉止雅音。調賓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蕭條。臣下假風情言扇俗。稍神學者必蒙文義。所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錢懷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暖塞駢羅。隨霧涌。亦有明王。聖製軒青。花紫車馬。溢於寺。衣簪滿於法座。斯威物之盛乎。有。如也。到茂。灌民。妻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稽疑。伏膺請業。恭思世謨。蔬非好學。後進英華。隨父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傳瓶不失于茲。乃驗。未。仍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褒讚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爲學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蕩。有陳建業。武帝尊法。味特深。數引金言。頻開玉講。降狎言笑。詢訪名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開正弘大品。夢朱衣神禮而諫曰。波若多難。仰祈疾講。頻爾數轉。詞逾懇到。至七月十日。乃自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一卷。午前取訖。講竟出宮。殿雷震。已響。還。至寺。驟雨便零。震動雲雷。一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敬重。陳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慕。屏。異。彌。深。鬱。下。絲。綸。爲京邑大僧正。辭讓雖切。敦喻更隆。乃願當仁。傳。廣。範。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利寺如林。義筵如市。五部六。郡。果

含苗雜。惟調水乳。罕和臘梅。多沒象泥。終枯。鳥。樹。乃。鎮。之。以。清。淨。取。之。以。無。爲。篇。禁。不。煩。遮。罰。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肅。道。俗。稱。之。益。敬。七。衆。日。用。而。不。知。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司。疵。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令。於。足。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重。灼。威。儀。翼。衛。亞。於。王。公。服。玩。陳。於。鄰。楚。故。使。流。水。照。於。衢。路。更。卒。喧。於。堂。廡。瓊。臨。已。來。頓。祛。前。政。自。營。靈。壽。惟。從。息。慈。壞。色。蔽。身。尼。境。容。膝。蕭。然。率。爾。有。位。若。無。朝。野。嘉。其。真。素。同。侶。美。其。如。法。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古。人。有。言。匪。馳。令。譽。執。動。殊。方。其。見。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二。十。三。日。纔。登。不。而。豫。建。初。寺。寶。瓊。法。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其。學。聲。德。齊。揚。爾。夕。神。人。忽。來。報。曰。彭。城。僧。正。今。先。無。常。自。夢。上。天。有。疏。謂。講。經。三。月。二。十。日。正。念。告。終。遺。誠。掩。坎。不。煩。銘。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函。策。仗。借。爲。榮。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空。于。鍾。山。之。陽。名。僧。舊。墓。爾。時。墳。達。咽。陌。哀。慟。相。奔。皂。素。驚。嗟。郊。甸。失。色。初。瓊。入。京。將。臨。法。席。既。無。人。識。不。許。房。居。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潤。住。超。聞。未。許。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法。門。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析。然。處。置。及。孝。宜。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密。來。翼。從。末。爲。大。將。軍。章。照。達。講。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

擇。剋。壯。不。休。因。致。致。講。道。吐。音。遙。爽。發。義。昭。彰。或。遇。劫。手。時。逢。命。的。薄。塵。象。扇。灌。已。冰。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歡。及。晚。僧。望。益。重。居。處。遙。輕。帷。屏。閑。設。飾。用。不。置。臘。歲。參。謁。黑。白。磨。肩。方。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入。世。而。空。閑。綰。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然。香。板。機。禮。方。留。宵。迹。忘。心。勤。外。和。內。秘。宣。揚。之。暇。結。有。餘。閑。兼。採。玄。儒。每。窮。子。史。影。虫。殘。隸。體。物。偶。玄。並。入。性。靈。悉。能。該。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花。維。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備。載。布。在。州。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場。釋。法。論。莊。入。室。馳。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尙。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叔僧廣。以爲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士。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即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即莊嚴晏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

味。法當時。磨肩溢道。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群宗。詔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向。時年三十有九。爲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韶遵崇餘烈。卽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歸承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爲戒師。會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語嘆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爲翻新金光明并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瀉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樂陽王於荆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勅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尙正道。勅請還都。戒範承仰。優禮彌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瓦官宴坐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顗。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嘆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爲新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勸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未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中時。右脇而臥。神慮澄然。終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定於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

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摩天王仁玉等經遍數繁亂不紀。廣叙釋安廬。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王妙思消。玄怡心。居寂。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島之道莫不傳芳。廬幼而聰穎。獨悟不群。十三偏艱。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並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華門。珪竇。而虛懷機發。證悟真權。年二十五。啓勅出家。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並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請業之徒屢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屈楊都。武帝敬供相接。勅住天安講。花嚴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既終。法輪停轉。洎大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戒範。有勅住著聞寺。給講連續。既會夙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筵莫擬。孝宜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涉勞。因以謹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于房。皇心惻悼。賜贈有嘉。卽以其月。窆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

矣。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年十五處于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願領五千人爲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衆尚偉其言，而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審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蒙剌落，便入楊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聞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尙。時號之爲得意布，或云思玄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領悟猶迷。及依言領通，而構難踈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爲答。時人爲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最爲高也。後於大品菩薩章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羂擾，誓不講說護持爲務，未遊北邙，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忤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諸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胸襟，又寫章疏六畝，負還江表，並遣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所闕，齎還付朗，自無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

①歸二師②逢二余③唯二惟④滿二寫⑤樂二岳⑥日十(日)⑦終二崩⑧[大品四十運]一⑨王二
 正⑩逢二還⑪建二圭⑫文皇二景文⑬賜二諱⑭嘉二加⑮休二慶⑯十六二不久⑰開二
 關⑱[解難…通]十六字一⑲質二願⑳廿二悟㉑詰二講㉒尊二意㉓所二一

終後手屈三指持之雖何遠屈乃至林
中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

無虧慮耶。蓋能仁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輸

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

①又二又(㊦) ②車二早(㊦) ③[第]—(㊦) ④以二似(㊦) ⑤[濟]—(㊦) ⑥之十(氣)(㊦) ⑦道二道(㊦) ⑧陸二龍(㊦) ⑨路二龍(㊦)
 推(㊦) ⑩年十(至)(㊦) ⑪但二俱(㊦) ⑫鑒二西(㊦) ⑬敵二真(㊦) ⑭仲二中(㊦) ⑮宗二宋(㊦) ⑯琴二琴(㊦) ⑰事二事(㊦) ⑱改
 二帳(㊦) ⑲[其]—(㊦) ⑳遺二遺(㊦) ㉑讓二應(㊦) ㉒檢二途(㊦) ㉓二二非(㊦) ㉔怖二怖(㊦) ㉕[往]—(㊦) ㉖二二日(㊦) ㉗妻
 二妻(㊦) ㉘又二女(㊦) ㉙洋二洋(㊦) ㉚迎二迎(㊦) ㉛推二担(㊦) ㉜[屬]—(㊦) ㉝調二影(㊦)

生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餓虎。如其不爾。修福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白服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詰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智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文。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九絨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智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開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舫。一技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獲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弊。邪經終迷修塗永泥。莫貴才能是曰惜惜。誇拙美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連崩。隆舒汚卷其用不恒。內懷橋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

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滅影沈厥。生思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尊。何貴何榮。濟天愧淨。曠日漸明。安夫俗嶺。固彼金城。概謂賢哲。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淳德論。遺執論。去是非論。影響論。修空論。不殺論等。並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現。性沈。審善音調。爲隋二十五衆讀經法主。搜括群籍。採摭賢聖。所撰諸論。集爲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披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有篇什云。

魏郡下沙門釋道龍傳

釋道龍。姓張。俗名爲寶。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寶齊。號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副。年將壯室。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張角寺側。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彌持與。問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寶大恩謂徒屬曰。非爲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授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於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寶聰明。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嘆晚知。魏宣武帝崇尙佛法。天安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

勒那摩提在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勒。離之。惟云。有不二不盡。那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爲異。通其驚美若奉聖心。龍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郡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龍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龍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賁張氏。厥俗出家。龍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頓改。致此無悟。於是同教三大。誓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牢宜。儒果等是也。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七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於龍。龍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憑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輒不繁云。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嵩少出家。聰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蘊玄肆。尤耽難心。時爲彼國所重。嵩兄爲博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

①作二非②贊二讚③智二知④技二伎⑤字二浮⑥海二誇⑦隆二軍⑧徒二⑨汚二⑩生二
長⑪劣何重⑫重何劣⑬天二大⑭敬二敬⑮計二計⑯並一⑰審一⑱軌二⑲頤
十有⑳⑲⑳⑳㉑九字一㉒邦二拜㉓續二續㉔副二副㉕大二太㉖助二塔㉗典二典
①半二半②齊彭城③九字一

視嵩英堅勸令反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精粗。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易林祕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異疊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總非所述。聊為一開。冷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遊涉。于時元魏末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使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聽毘曇成實。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彌。更搖聲略。及進具後。便登元座。開判經詰。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剝敵歸依。接足既學。成望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非邊鄙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弘道為宗。後又重徵。嵩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來所經。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革命。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帝。嵩以慧學。騰興。類以法義。凌之。乃徙於徐州。為長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闡宏猷。江表河南。率遵聲教。即隋初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部。

續高僧傳卷第七

續高僧傳卷第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 附見二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齊鄴中釋曇遵傳二

*齊鄴下總持寺釋慧順傳三

*齊鄴西寶山寺釋道遵傳四

*齊并州僧統釋靈詢傳五

*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法存

*齊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周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周潼州光興寺釋寶象傳十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揚都莊嚴寺釋慧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傳十四法存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群書。年二十三。備通流略。至於七曜九章。天竺呪術。諸無再悟。徒侶累方千。指掌解頤。誇於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微深義。鄴下張寶生。領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栖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祕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頤盡其致。又栖心林慮。靜其浮情。復向

洛下從獻公聽法。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術後徒。輒光師而受道焉。耽味虛宗。歲紀還賀。既窮。聖相學志。無難。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逮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觀注易。諸之取長。宋景造。曆求而拾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對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為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一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微。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雁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遊。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鵲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致此。嘗講花嚴。輒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堅義。乃曰。堅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堅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曳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揚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旦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床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

①未二恭②道二華③道二金④凌二陳⑤部二州⑥七二九⑦八二一⑧四十(人)⑨二十(人)⑩(二)一⑪(一)一⑫(一)一⑬(一)一⑭(一)一⑮(一)一⑯(一)一⑰(一)一⑱(一)一⑲(一)一⑳(一)一㉑(一)一㉒(一)一㉓(一)一㉔(一)一㉕(一)一㉖(一)一㉗(一)一㉘(一)一㉙(一)一㉚(一)一㉛(一)一㉜(一)一㉝(一)一㉞(一)一㉟(一)一㊱(一)一㊲(一)一㊳(一)一㊴(一)一㊵(一)一㊶(一)一㊷(一)一㊸(一)一㊹(一)一㊺(一)一㊻(一)一㊼(一)一㊽(一)一㊾(一)一㊿(一)一

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門。不緣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貲。即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爲來報之業。夜禮千佛。爲一世常資。末歲年事既降。身力不濟。猶依六時叩頭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異。則事全難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淨戒。還返俗焉。資學既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爲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光公。以爲師。保光以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歸依遠崇。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情。至即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障一紀。大乘頓教法界心原。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異筆。而變他成己。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初出化行洛下。流演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傳道務。攝治相變。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爲國都尋轉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其後初遵賦志清高。無爲立性。棄帷開戶。標樹方遠。形無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方便。而敬愛宗師。罕階情緒。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床而墜。口中流

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講而終業矣。

釋慧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厭塵網。爲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爲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鏡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治。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慕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厥德。奏爲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而爲心印。然順族胃清華。言成世範。慧解騰舉。事義深沈。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閑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評。故傳者具書。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郡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聽平文。便覺大義。聰明之譽。無美昔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衆

虛課謗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潞伊洛。遍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花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賢。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辯。方於身子也。以齊

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鍾兩口小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同美。初憑之處。道弘護居心。經律遺講。福智雙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恒習。祖肩洗淨老而彌固。脛臂無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後棄小道。崇仰光公。晚夕研尋。十有餘載。讀旨秘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群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遊歷燕趙。化露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工。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客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爲國都魏末。爲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光)十出○ ○淨戒一戒淨○ ○原二源○ ○演二衍○ ○講二傳○ ○慧二惠○ ○成二誠○ ○深沈二沈○ ○書二計○ ○釋二得○ ○竺二竺○ ○辯二辯○ ○經二經○ ○同二同○ ○還二還○ ○工二功○ ○統二統○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讀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趨。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語。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即生厭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栖遑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花。機洩二句。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花。酬抗疑難。無不嘆伏。等機問好。徵駁決通。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謔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心飢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爲服。兼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風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觀之。既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日赴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寄無指。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縣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業有聞。衆皆陳請。乃講十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算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徵言一鼓衆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懸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帥。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

史員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數輸朝庭。皆悅。所以四四方諸寺咸慕成風。崇護之基。罕有繼焉。米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文宣常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驚鳥傷生之類。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營寶塔。廢鷹師曹。爲報德寺。斯即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撥荷。並得緝諧。內外闡揚。卓白威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哉。且而景行既宣。逸轡還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壞年世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緒。文極指訂。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未勸住相州定國寺。而容德顯著。威供繁多。所得世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山。

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所莊嚴。備華麗。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運僧不及山寺。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觀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泉。宿心喜遍心府。羸瘦微篇。設與坐之。袈裟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邊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水故戾。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若然衆表。百千衆中。孤起頭現。衣服率素。納補爲宗。五條祇支。由來以布。法衣瓶盞。益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己業。偏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未上。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啟。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及年高聲變。悉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千萬。有若數林。是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沖洽。詳略有聞。又撰衆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

釋法上 姓劉氏 朝歌人也 五歲入學 七日通章 六歲隨叔寺中觀戲 情無鼓舞 但禮佛 讀經 而聲氣爽拔 衆人奔趨 傾渴觀聽 年登八歲 略覽經語 盡其理 九歲得涅槃經 披而誦之 即生厭世 至于十二 投禪師道 藥而出家焉 因遊相土 尋還汲鄉 又往東都 栖遑務道 神氣高爽 照曉詞論 所在推之 咸謂聖沙彌也 後潛林慮上 胡山寺 誦維摩法花 機洩二句 兩部俱度 因誦求解 還入洛陽 博洞清玄 名聞伊洛 年暨學歲 創講法花 酬抗疑難 無不嘆伏 等機問好 徵駁決通 非據昌言 勝負而形色非美 故時人謔曰 黑沙彌若來高座 逢災也 後值時儉 衣食俱乏 專意涅槃 無心飢凍 故一粒之米 加之以菜 一衣爲服 兼之以草 練形將盡 而精神日進 乃投光師而受具焉 性戒風成 不勞師導 勤勤諦理 無失寸陰 忽聞父病 尋往觀之 既至 即殂 一宿同止 明日赴洛 度母及姊 將入鄴都 時屬大荒 投寄無指 聽法心猛 委而南旋 夏縣少林 秋還漳岸 母子相見 不覺潸然 既慧業有聞 衆皆陳請 乃講十地持楞伽涅槃等部 輪次相續 並著文疏 又偏洞算數 明了機調 綱紀法化 難繼其塵 故時人語曰 京師極望 道場法上 斯言允矣 年階四十 遊化懷衛 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 徵言一鼓衆侶雲屯 但上戒山峻峙 懸海澄深 德可軌人 威能肅物 故魏齊二代 歷爲統帥 昭玄一曹 純掌僧錄 令史員置五十許人 所部僧尼二百餘萬 而上綱領將四十年 道俗數輸朝庭 皆悅 所以四四方諸寺咸慕成風 崇護之基 罕有繼焉 米既道光 遐燭乃下 詔爲戒師 文宣常布髮於地 令上踐焉 天保二年 又下詔曰 仰惟慈明 緝寧四海 欲報之德 正覺是憑 諸驚鳥傷生之類 宜放于山林 即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 營寶塔 廢鷹師曹 爲報德寺 斯即碎蕩邪霧 載清佛海 當時昌盛 自古推焉 上總撥荷 並得緝諧 內外闡揚 卓白威允 非斯柱石 孰此棟梁哉 且而景行既宣 逸轡還被 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 乃深懷正法 崇重大乘 欲播此釋風 被于海曲 然莫測法教 始末緣由 西徂東 壞年世帝代 故具錄事條 遣僧向鄴 啓所未聞事 叙略云 釋迦文佛入涅槃來 至今幾年 又於天竺幾年 方到漢地 初到何帝年 號是何 又齊陳佛法 誰先傳告 從爾至今 歷幾年帝 遠請具注 并問十地智論等 人法所傳 上答略云 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 十九出家 三十成道 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 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 便即西入 而竟不還 以此爲驗 四十九年在世 滅度已來 至今齊代 武平七年丙申 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 經法初來 魏晉相傳 至今流布 上廣答緣緒 文極指訂 今略舉梗槩 以示所傳 未勸住相州定國寺 而容德顯著 威供繁多 所得世利 造一山寺 本名合水 即鄴之西山 今所謂修定寺是也 山之極頂 造彌勒堂 衆所莊嚴 備華麗 四事供養 百五十僧 及齊破法 運僧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 服習業如常 願若終後 觀慈尊 如有殘年 願見隆法 更一頂禮 慈氏如來 而業行精專 幽明感遂 屬隋運將 動佛日 潛離深泉 宿心喜遍心府 羸瘦微篇 設與坐之 袈裟覆頭 弟子扛舉往昇山寺 合掌三禮 右邊三周 便還山舍 誦維摩勝鬘 卷訖 而卒於合水故戾 春秋八十有六 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 上形量過人 若然衆表 百千衆中 孤起頭現 衣服率素 納補爲宗 五條祇支 由來以布 法衣瓶盞 益以外更無餘財 生不履乘 步以畢命 門人成匠 任情所學 不私己業 偏用訓人 言常含笑 罪不加杖 自未上 任已前儀服通混 一知綱統 制樣別行 使夫道俗兩異 上有功焉 制寺立淨 亦始於此 故釋門東啟 能扇清風 莫與先矣 初天保之中 國置十統 有司聞奏事 須甄異 文宣乃手注狀云 上法師可爲大統 餘爲通統 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 凡所吐言 無不承用 又遵重戒禁 願常宣說 盡報行之 每至布薩晨旦 致厚供設 禮請僧及年高聲變 悉煩於衆 歲暮之夕 猶遵此法 其奉信也如此 撰增一數法四十卷 並略諸經論 所有名教 始從一法 十百千萬 有若數林 是傳持之要術也 又著佛性論二卷 大乘義章六卷 文理沖洽 詳略有聞 又撰衆經錄一卷 包舉品類 耳 並行於世 有

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擢爲合水寺都維那。常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毀。禮六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撥。前後給濟三宮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查學有承。爲之本傳。

釋道懷。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夷簡。風量陶然。網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爲己任。每參說戒。跪聽。至訖。講悟。昏情詞無繁長。智者思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道法。得無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強。皆伏其辯對。至於滔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愼過之遠矣。未乘車送帝。迴返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群籍。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溫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送。觀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住蒲鄉。常念寺。即仁壽寺也。衆徒集業。以弘法樹功。聲譽周齊。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讀著續。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晚夜旋仰。經于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

螺旋出窓。漸延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觀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嘆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觀聖迹。伏願願祕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聲。聞于數十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其喚之。惺惺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感疾。咸言宿業所致。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帝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所造。本爲木塔。年增朽壞。勅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輒然上涌。不信戲慢之。僥倖亦不出時俗迴邪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嘗染佛宗。勅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滿。一時沈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恒業。叙略綱致。久學者深會其源。分剖文句。皆臨機約。截遍皆異。所以學侶。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甚高。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慈莊。以土掩覆。並非由教令。而下民自徙其惡矣。有學士墨廷。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毘曇。住楊都栖玄寺。徵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俘秦壤。住長安崇華寺。

義學之美。爲周家罕見。知別修供養。教導終老。以天和年卒。於長安。時年六十。善以中大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亂。故著斯文。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願悉諸作。而今觀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慙慙。逢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釋寶象。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綵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象便撥除餅果。止取書疏。衆共嘆異。咸知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象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法皆漢。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恪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別致。未及聽留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問師大集摩訶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經心。本無文疏。始役情慧。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

①宮=官 ②爲=具 ③夷=成 ④至=訖 ⑤訖=訖 ⑥未=未 ⑦蒲=蒲 ⑧蒲=本 ⑨取=贊 ⑩十=十 (餘) ⑪風=風 ⑫上=上 ⑬上=上 ⑭之=之 ⑮右=右 ⑯則=則 ⑰秦=秦 ⑱於=于 ⑲大=大 ⑳風=風 ㉑風=風 ㉒止=止 ㉓上=上 ㉔門=門 ㉕思=思 ㉖帖=帖

所受。便有衝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

障未諸者。盡形八戒。家雖道張井絡風播

眠。而忘意類然。唯在通於正法。誠心標

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

爲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

修。而衆復時之致有煩擾。再移方就一

無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

之。不覺身上空中離床三四尺許。欽然大

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宜據。此爲言。志力難

擬矣。時益州武。誓寺僧寶願。最初請講。大

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欽悅。又屬僧岸菩

薩出世。爲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故

寶坊一學。曲被劍南。後制涅槃法花等疏。皆

省繁易解。聽無遺。閬州境。皇素生難遭想。

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

望。引殘運耳。故能弊接報弘誘爲心護生

安。衆以爲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

欲絕。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

作是念。已欽然能語。願命子弟。誨示禍福

吾即當去。僅作遺疏。分處衣資。惜奉三

寶。下筆署訖。還不能言。侍人。逼以漿

飲。閉口拒之。疾甚爲嘆。佛名便合掌在額。

奄然而卒。於漢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板

。壽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往山於五

月內。無故自崩。塵霧開天。舉衆驚駭莫測

其怪。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

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衆從後。往

寺講。因以白之。衆曰。此我之微相。不豫他

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兗州人。初生之時。牙齒

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

擢爲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

才貢。上鄴郡。過聽光公法席。即京師戒。棄

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隣前達

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爲受戒。聽涉無暇

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諸碩學。並辭

罔達。遂開拓寶宇。置立規猷。願諸徒曰。

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累日

豁然有據。其猶低目。而瞻則冥無所解。延

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無廢。昆

。讀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

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

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

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祖。上洛王高元

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

奉。僕射祖孝徵。奏爲國都。糾諸道政。不墜

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

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瞻

鎔裁。而簡衷矣。常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

流。爲戒不見。遂令世人無知。汚我淨戒。

若不爾者。應有所得。以開皇元年三月十

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便誦念彌勒佛

聖氣俱盡。於時正中。旁僧同觀。顏色怡悅。時

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衍之生

也。殊相感入。而立操貞直心。用敬約。情及濟

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爲初。法利所被。如行

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遇貧隨。必

悲憐垂泣。其謙質深信爲若此也。又恒樂

聽戒。生來兩闕。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

物。曾不臨。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

僧房。不爲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

衍。朱衣螺髻。頰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

西北高逝。尋爾便終。時共以爲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祖大

通年。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

未陳略。即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

稟性虛廓。不指世務。惟以法事。餘全無叙

鄉邑。二親哀其弱。喪數困行李。寄以書信

榮得而焚之。顧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

業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聞乎。人間是何

答吉凶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號義龍

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銳。聲稱彌遠。卽而

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門人亦爾。乃大

弘法席。廣延縉素。時梁儲在坐。素不識之。

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

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坐掩耳。以爲彭

亨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旁若無人。後與

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乃喟然

嘆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不識

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忘

其言令也。大集諸衆。令其堅義。榮曰。余學

廣矣。輒堅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

標據。衆以其博達於尚。乃令堅八十種好

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衆無人也。斯乃文

繁義可知耳。卽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

○者二智○ ○誠二誠○ ○實二指○ ○聞二聞○ ○倍二倍○ ○過二過○ ○釋二釋○ ○衆十(正)○ ○續二續○
讀○ ○日二思○ ○說二說○ ○綱二綱○ ○常二常○ ○(戒)一○ ○金二金○ ○(祖)一○ ○清二清○
○惟二惟○ ○內二內○ ○影二影○

昔開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開雅度欣泰本懷。共論開法之模乎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勅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爾後遂多。凡前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移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家。開皇四年。下勅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一門。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平也。然其名爲世重。道爲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釋曇之號。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爲栖巖寺。勅大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齋蠟燭。未及將焚而自然發焰。延奇之。以事聞帝。因改住寺可爲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勅請三二百僧於正殿祈雨。果日無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曰。事由一二帝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勸京兆太守蘇威問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萬機之主。群臣累讀之官。並通治術俱愆玄化。故雨與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興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纓訖。日正中時。天有片

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遂感威。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爲心。凡有資財散給。故四遠無不告。告偏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暉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日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惑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遣米五百石。于時年屬飢荐。賴此僧侶無改。帝既稟爲師父之重。又勅密威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爲時君禮重。又此類也。勅又拜爲平第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伏。從化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貳。但未代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勅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能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庚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狩。餘骸依法焚揚。無留殘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明道遜。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髮。徒跣而從。喪至子林所。登又下勅。於終南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明。無雲而降細雨。若閭閻如來之狀也。大衆驚嗟。得未曾有也。又隋文學呂叔擬。美其哀榮碑。其景

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爲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幡蓋列於樞前。兩行而引。從延與寺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讚。諒非徒擬自延之莅道。勢總權衡。而卑教自居。克念成治。解冠解帶。行動物情。故爲七衆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聞亮背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白弔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誠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照而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律儀範。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爵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蹤澄什。起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承風訓導。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其爲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見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也。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疎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崇覆高邁。幼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

西山動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山栖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浮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絲。舊齒相趨翔。於雒邑。法門初。開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勅。授洛州沙門都。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染。正氣。孤雄。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所。之。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灑。水。護。淨。或。分。衛。乖。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墮。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式。有。罰。無。赦。故。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爲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弘。桑梓重集。親疎含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聖書。殷勤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於時勅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家國。上大悅。勅住興善。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是繁。雖有揚化。終爲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不疲。因置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爲

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遺除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興善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腰有九圍。十三幅。褶可爲常服。登座。震吼雷動。驚。無。充。恆。群。望。斯。爲。盛。矣。開皇十二年春。下勅令知翻譯。刊定辭義。其年卒。於靜影寺。春秋七十矣。是旌哀感。爲之罷朝。帝呼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遂與李德林。同月而喪。故勸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益。終始。承。習。開。懷。櫛。比。塵。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初。見。病。數。日。講。堂。上。香。無。故。自。折。相。顧。風。然。必。知。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罐。方。悟。氣。盡。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頻。經。寒。暑。遠。入。關。後。鵝。在。本。寺。栖。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僧。患。之。附。使。達。京。至。靜。影。大。門。放。之。徑。即。鳴。叫。騰。躍。入。遠。房。內。爾。後。依。前。馴。聽。但。聞。法。集。鐘。聲。不。聞。旦。夕。覆。講。聖。義。皆。入。堂。伏。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鐘。召。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聞。汎。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二。旬。遠。便。棄。世。即。開皇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矣。俗年七十。僧臘五十。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僉議以感通幽顯。勒

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鐫之。時號爲三絕。初遠同聽大乘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堅難罕敵。由此名冠遠近。異論所推。既而勤業晚夕。用心大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刻意尋經。經于半月。便覺漸差。少得眠息。乃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己證。用問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堪爲觀行。遠每於講際。至於定。未嘗不讚美。禪那。四。繫。相。累。句。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徇。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爲。失。耳。七。夏。在。鄴。創。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在。講。肆。伏。聽。千。餘。意。存。弘。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七。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室。等。並。勒。爲。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備。舉。文。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五。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難。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頻。復。提。撕。其。耳。唯。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之。不。盡。一。無。所。惜。也。是。以。目。於。齊。朝。至。於。開。輔。及。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無。病。疹。傳。持。教。導。所。在。弘。宣。並

●疏二卷●●開二篇●●染二動●●疏二維●●至十(於)●●所之之●●故二飲●●合二合●●善十(寺)●●是二定●●興二興●●尺十(五寸)●●廣二振●●尤二尤●●定二之●●解二釋●●呼二呼●●而二而●●疏二維●●疏二維●●上十(疎)●●(釋)●●必知二知●●(兩寺)●●十勒●●場二場●●依二如●●疏二維●●法二法●●開二開●●(即開)●●二十一字●●(兩寺)●●十勒●●開二開●●大二太●●染二染●●句二句●●七二十●●綱二綱●●唯二唯●●自二目●●于二於●●導二導●●

皆成誦在心。于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

稱善。^⑦振名東夏云。

續高僧傳卷第八 釋解四

續高僧傳卷第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 附見二十六

周益州謝鎮寺釋寶海傳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隋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隋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隋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

隋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暉傳

* 隋常州安國寺釋慧弼傳七

* 隋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隋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

*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

*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

*隋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

辛寶每。姓龔。巴西閬中人。少

四九三

極帽簪非議不戴帝大悅衆咸驚歎及後

還蜀住謝鎮寺。大弘講肆。武陵王紀作。

乃忘晝夜。至旦。王將出。璽出。王

①五二鉢②③(一)一④⑤某二型⑥⑦相二揀⑧⑨飲二飲⑩⑪款二專⑫⑬振名二名振⑭⑮八二十⑯⑰曉解四⑱⑲
 九二十一⑳㉑四十(人)㉒六十(人)㉓銀二西㉔㉕「隋」一㉖㉗酒二著㉘㉙釐二意㉚㉛釐二意㉜㉝
 釐二果㉞㉟石二拓㊱㊲鎗十(拓)㊳㊴「鐵」一㊵㊶清二清㊷㊸清二露㊹㊺鑿二鑿㊻㊼鑄二辨㊽㊾
 駁㊿武二德㋀㋁令二今㋂㋃燕二發㋄㋅惟二惟㋆㋇「寶」一㋈㋉桶二跳㋊㋋吁二嗚呼㋌㋍彩二
 采㋎

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項但是聖觀凡不能觀。凡聖俱觀凡聖俱學。方笑曰。高坐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謂曰。三關木。升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滄池那稱寶海。衆大笑而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致此沈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參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追勝侶。會楊都道朗盛業與皇。乃傾首法筵。鑽仰微烈。一乘四論。大剖津途。于時。常令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色無撓。資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破處。衆贈之。自此名稱。遠近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測。自明還後。廣訊所聞。又從福緣寺。法師。探酌遺逸。互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以三論與義未。被荆南二障多阻。暫當弘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爲請益之師。吐清言。爲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實。躬臨法席。咸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羣塵。心存閑曠。乃居之五十餘年。修飾棟宇。常坐不臥。領徒五百。時呈翹楚。煬帝承名有勅。迫入。避迹。整坏以病而

退。昔釋道安於上。州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覺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米釋理順。故得全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反。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勝曰。彼道士蜂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爾傳吾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爲名答。成前呼俞爲先生。俞瞑曰。我非俗士。那詬我爲先生。成曰。汝既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生。于時大衆欣笑。無已。道士負慚。折角。雲奉執高尙。雅鎮時俗。迎送慶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參禮。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下。下一夏居止。靜處思玄。母日自齋。登上供設。有問其故。答曰。卽此爲報母之劬勞也。昔朱榮寇。擾荆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總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雲兄弟五人。皆爲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子十人。椿說澄隱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未叙歷。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碑。沙門道顯卽雲之兄也。學通大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廟。廟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檢校兩

寺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爲驢廟。此廟卽繁驢處也。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己。三也。時聽混聚。每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者。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朝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構擊。問領如響。往復既久。便止。朗曰。爾義窮乎。對曰。義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門名安者多。目之爲沙安。三論四經。皆講田制。廣初章及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迴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共論定道。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暇僧食。不飲湯漿。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界寺。寺在私洲之上。西望沙洲。卽劉勰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尙在。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出家已後。南趣楊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號烏瓊。帝尙重焉。奉爲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爲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無敢造者。住建初寺。禪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杖。衛送墓所。初未結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奇白。世號白瓊。事見別傳。哲

●項二項● ●升二斗● ●元二既● ●烈二列● ●常令二管● ●部二拜● ●採二將● ●陳二涼● ●成二成● ●存二在● ●因二開● ●續二其● ●州二明● ●反二切● ●南二可● ●諸二諸● ●止二上● ●叙歷二序● ●廟十(連)● ●(蓋)● ●門二開● ●制二製● ●定二之● ●於二千● ●私洲二新州● ●洲二州● ●在十(焉)●

初參聽其講大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慧悟自矜。頗懷傲誕。承與皇道朗神辯若劍。罕有當鋒。因而從其言。時往往復移時。答對遙遠。皆大異之。即從伏聽。沈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動止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滯江。哲從容如常。不失規矩。時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詳序。視瞻不眊。轉身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為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滌沐。罕有延滯。所以召請俗舍。信宿經時。皆不觀其流機。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響重光先價。引衆派流。屈于本邑。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禪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為務。涅槃三論。遞互相續。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即惠品法繁智。嵩法同慧。講慧楞等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于四望山寺。弟子惠嵩等。堅碑于本住。沙門惠。製文。有奇才。思力遺壯。為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今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周邑有洪哲者。統。附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徵。延慧日故。西楚傳號為前後兩哲云。

釋慧暉。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為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假仰衡門。不求聞達。優遊卒歲。易農而仕。隨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

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為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為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采莊嚴。迢然峨峨。時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誦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家。為十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寺。進具已後。從靜衆。舉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律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探衆師。屬意昆曇。并八健度。將欲並遊秘奧。盡發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研精成論。及舒物故親受遺囑。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南徐。定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永定三年。侯公入輔。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揮汗鼓秋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與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講於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勅請。徙講東安。後主昔在春坊。誦經義。集會屬才。辯雄遠。特所溢心。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為京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徐方。緣會敷弘。無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於中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窆於鍾山之巖。惟隨行業。清高靈祇。嚮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常請於樂

遊苑。為陳氏七祖及楊都六廟諸神。發涅槃小品經。並延神坐。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蓋。羽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食後。講前假寐。假息。及講時將至。輒見朱衣人。喚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軍任忠。少為將帥。雅好敗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厨饗餼。悉放奇光。觀而怪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來謂。己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既而覺悟。歡喜踴躍。置學。繼一時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一經。受不殺戒。故靈迹寔繁。未陳萬一。凡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小品各二十餘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具明微等。公侯將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瓊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于寺中。菩薩戒弟子著作郎鄧瑒。郡王胃。製文。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孝登朝。父元。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弦歌。季父元舉。陳世世公功。庭列鼓鐘。路橫駿騶。車馬之客。填階。琴嘯之寶。盈席。見弼青襟之年。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為王佐之才。既擬龍顏。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俗。因而答曰。無為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人耳。於即蔬素。迺便思脫。脫陳武龍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行。衰冕。為剪。周羅。三衣什物。一時

○都二集自○ ○時十(雨)自○ ○詳二座自○ ○惠二錄自○ 下同 ○四二西自○ ○慈二勝自○ ○今二令自○ ○周二同自○ ○截二二自○ ○近二近自○ ○米二彩自○ ○道二昌自○ ○上二向自○ ○物二改自○ ○輔二輔自○ ○擇二擇自○ ○或二或自○ ○會二會自○ ○特二特自○ ○益二益自○ ○通二(神)自○ ○[吹]一自○ ○[吹]二自○ ○[吹]三自○ ○[吹]四自○ ○[吹]五自○ ○[吹]六自○ ○[吹]七自○ ○[吹]八自○ ○[吹]九自○ ○[吹]十自○ ○[吹]十一自○ ○[吹]十二自○ ○[吹]十三自○ ○[吹]十四自○ ○[吹]十五自○ ○[吹]十六自○ ○[吹]十七自○ ○[吹]十八自○ ○[吹]十九自○ ○[吹]二十自○ ○[吹]二十一自○ ○[吹]二十二自○ ○[吹]二十三自○ ○[吹]二十四自○ ○[吹]二十五自○ ○[吹]二十六自○ ○[吹]二十七自○ ○[吹]二十八自○ ○[吹]二十九自○ ○[吹]三十自○ ○[吹]三十一自○ ○[吹]三十二自○ ○[吹]三十三自○ ○[吹]三十四自○ ○[吹]三十五自○ ○[吹]三十六自○ ○[吹]三十七自○ ○[吹]三十八自○ ○[吹]三十九自○ ○[吹]四十自○ ○[吹]四十一自○ ○[吹]四十二自○ ○[吹]四十三自○ ○[吹]四十四自○ ○[吹]四十五自○ ○[吹]四十六自○ ○[吹]四十七自○ ○[吹]四十八自○ ○[吹]四十九自○ ○[吹]五十自○ ○[吹]五十一自○ ○[吹]五十二自○ ○[吹]五十三自○ ○[吹]五十四自○ ○[吹]五十五自○ ○[吹]五十六自○ ○[吹]五十七自○ ○[吹]五十八自○ ○[吹]五十九自○ ○[吹]六十自○ ○[吹]六十一自○ ○[吹]六十二自○ ○[吹]六十三自○ ○[吹]六十四自○ ○[吹]六十五自○ ○[吹]六十六自○ ○[吹]六十七自○ ○[吹]六十八自○ ○[吹]六十九自○ ○[吹]七十自○ ○[吹]七十一自○ ○[吹]七十二自○ ○[吹]七十三自○ ○[吹]七十四自○ ○[吹]七十五自○ ○[吹]七十六自○ ○[吹]七十七自○ ○[吹]七十八自○ ○[吹]七十九自○ ○[吹]八十自○ ○[吹]八十一自○ ○[吹]八十二自○ ○[吹]八十三自○ ○[吹]八十四自○ ○[吹]八十五自○ ○[吹]八十六自○ ○[吹]八十七自○ ○[吹]八十八自○ ○[吹]八十九自○ ○[吹]九十自○ ○[吹]九十一自○ ○[吹]九十二自○ ○[吹]九十三自○ ○[吹]九十四自○ ○[吹]九十五自○ ○[吹]九十六自○ ○[吹]九十七自○ ○[吹]九十八自○ ○[吹]九十九自○ ○[吹]一百自○ ○[吹]一百一自○ ○[吹]一百二自○ ○[吹]一百三自○ ○[吹]一百四自○ ○[吹]一百五自○ ○[吹]一百六自○ ○[吹]一百七自○ ○[吹]一百八自○ ○[吹]一百九自○ ○[吹]二百自○ ○[吹]二百一自○ ○[吹]二百二自○ ○[吹]二百三自○ ○[吹]二百四自○ ○[吹]二百五自○ ○[吹]二百六自○ ○[吹]二百七自○ ○[吹]二百八自○ ○[吹]二百九自○ ○[吹]三百自○ ○[吹]三百一自○ ○[吹]三百二自○ ○[吹]三百三自○ ○[吹]三百四自○ ○[吹]三百五自○ ○[吹]三百六自○ ○[吹]三百七自○ ○[吹]三百八自○ ○[吹]三百九自○ ○[吹]四百自○ ○[吹]四百一自○ ○[吹]四百二自○ ○[吹]四百三自○ ○[吹]四百四自○ ○[吹]四百五自○ ○[吹]四百六自○ ○[吹]四百七自○ ○[吹]四百八自○ ○[吹]四百九自○ ○[吹]五百自○ ○[吹]五百一自○ ○[吹]五百二自○ ○[吹]五百三自○ ○[吹]五百四自○ ○[吹]五百五自○ ○[吹]五百六自○ ○[吹]五百七自○ ○[吹]五百八自○ ○[吹]五百九自○ ○[吹]六百自○ ○[吹]六百一自○ ○[吹]六百二自○ ○[吹]六百三自○ ○[吹]六百四自○ ○[吹]六百五自○ ○[吹]六百六自○ ○[吹]六百七自○ ○[吹]六百八自○ ○[吹]六百九自○ ○[吹]七百自○ ○[吹]七百一自○ ○[吹]七百二自○ ○[吹]七百三自○ ○[吹]七百四自○ ○[吹]七百五自○ ○[吹]七百六自○ ○[吹]七百七自○ ○[吹]七百八自○ ○[吹]七百九自○ ○[吹]八百自○ ○[吹]八百一自○ ○[吹]八百二自○ ○[吹]八百三自○ ○[吹]八百四自○ ○[吹]八百五自○ ○[吹]八百六自○ ○[吹]八百七自○ ○[吹]八百八自○ ○[吹]八百九自○ ○[吹]九百自○ ○[吹]九百一自○ ○[吹]九百二自○ ○[吹]九百三自○ ○[吹]九百四自○ ○[吹]九百五自○ ○[吹]九百六自○ ○[吹]九百七自○ ○[吹]九百八自○ ○[吹]九百九自○ ○[吹]一千自○ ○[吹]一千一自○ ○[吹]一千二自○ ○[吹]一千三自○ ○[吹]一千四自○ ○[吹]一千五自○ ○[吹]一千六自○ ○[吹]一千七自○ ○[吹]一千八自○ ○[吹]一千九自○ ○[吹]二千自○ ○[吹]二千一自○ ○[吹]二千二自○ ○[吹]二千三自○ ○[吹]二千四自○ ○[吹]二千五自○ ○[吹]二千六自○ ○[吹]二千七自○ ○[吹]二千八自○ ○[吹]二千九自○ ○[吹]三千自○ ○[吹]三千一自○ ○[吹]三千二自○ ○[吹]三千三自○ ○[吹]三千四自○ ○[吹]三千五自○ ○[吹]三千六自○ ○[吹]三千七自○ ○[吹]三千八自○ ○[吹]三千九自○ ○[吹]四千自○ ○[吹]四千一自○ ○[吹]四千二自○ ○[吹]四千三自○ ○[吹]四千四自○ ○[吹]四千五自○ ○[吹]四千六自○ ○[吹]四千七自○ ○[吹]四千八自○ ○[吹]四千九自○ ○[吹]五千自○ ○[吹]五千一自○ ○[吹]五千二自○ ○[吹]五千三自○ ○[吹]五千四自○ ○[吹]五千五自○ ○[吹]五千六自○ ○[吹]五千七自○ ○[吹]五千八自○ ○[吹]五千九自○ ○[吹]六千自○ ○[吹]六千一自○ ○[吹]六千二自○ ○[吹]六千三自○ ○[吹]六千四自○ ○[吹]六千五自○ ○[吹]六千六自○ ○[吹]六千七自○ ○[吹]六千八自○ ○[吹]六千九自○ ○[吹]七千自○ ○[吹]七千一自○ ○[吹]七千二自○ ○[吹]七千三自○ ○[吹]七千四自○ ○[吹]七千五自○ ○[吹]七千六自○ ○[吹]七千七自○ ○[吹]七千八自○ ○[吹]七千九自○ ○[吹]八千自○ ○[吹]八千一自○ ○[吹]八千二自○ ○[吹]八千三自○ ○[吹]八千四自○ ○[吹]八千五自○ ○[吹]八千六自○ ○[吹]八千七自○ ○[吹]八千八自○ ○[吹]八千九自○ ○[吹]九千自○ ○[吹]九千一自○ ○[吹]九千二自○ ○[吹]九千三自○ ○[吹]九千四自○ ○[吹]九千五自○ ○[吹]九千六自○ ○[吹]九千七自○ ○[吹]九千八自○ ○[吹]九千九自○ ○[吹]一萬自○ ○[吹]一萬一自○ ○[吹]一萬二自○ ○[吹]一萬三自○ ○[吹]一萬四自○ ○[吹]一萬五自○ ○[吹]一萬六自○ ○[吹]一萬七自○ ○[吹]一萬八自○ ○[吹]一萬九自○ ○[吹]二萬自○ ○[吹]二萬一自○ ○[吹]二萬二自○ ○[吹]二萬三自○ ○[吹]二萬四自○ ○[吹]二萬五自○ ○[吹]二萬六自○ ○[吹]二萬七自○ ○[吹]二萬八自○ ○[吹]二萬九自○ ○[吹]三萬自○ ○[吹]三萬一自○ ○[吹]三萬二自○ ○[吹]三萬三自○ ○[吹]三萬四自○ ○[吹]三萬五自○ ○[吹]三萬六自○ ○[吹]三萬七自○ ○[吹]三萬八自○ ○[吹]三萬九自○ ○[吹]四萬自○ ○[吹]四萬一自○ ○[吹]四萬二自○ ○[吹]四萬三自○ ○[吹]四萬四自○ ○[吹]四萬五自○ ○[吹]四萬六自○ ○[吹]四萬七自○ ○[吹]四萬八自○ ○[吹]四萬九自○ ○[吹]五萬自○ ○[吹]五萬一自○ ○[吹]五萬二自○ ○[吹]五萬三自○ ○[吹]五萬四自○ ○[吹]五萬五自○ ○[吹]五萬六自○ ○[吹]五萬七自○ ○[吹]五萬八自○ ○[吹]五萬九自○ ○[吹]六萬自○ ○[吹]六萬一自○ ○[吹]六萬二自○ ○[吹]六萬三自○ ○[吹]六萬四自○ ○[吹]六萬五自○ ○[吹]六萬六自○ ○[吹]六萬七自○ ○[吹]六萬八自○ ○[吹]六萬九自○ ○[吹]七萬自○ ○[吹]七萬一自○ ○[吹]七萬二自○ ○[吹]七萬三自○ ○[吹]七萬四自○ ○[吹]七萬五自○ ○[吹]七萬六自○ ○[吹]七萬七自○ ○[吹]七萬八自○ ○[吹]七萬九自○ ○[吹]八萬自○ ○[吹]八萬一自○ ○[吹]八萬二自○ ○[吹]八萬三自○ ○[吹]八萬四自○ ○[吹]八萬五自○ ○[吹]八萬六自○ ○[吹]八萬七自○ ○[吹]八萬八自○ ○[吹]八萬九自○ ○[吹]九萬自○ ○[吹]九萬一自○ ○[吹]九萬二自○ ○[吹]九萬三自○ ○[吹]九萬四自○ ○[吹]九萬五自○ ○[吹]九萬六自○ ○[吹]九萬七自○ ○[吹]九萬八自○ ○[吹]九萬九自○ ○[吹]十萬自○ ○[吹]十萬一自○ ○[吹]十萬二自○ ○[吹]十萬三自○ ○[吹]十萬四自○ ○[吹]十萬五自○ ○[吹]十萬六自○ ○[吹]十萬七自○ ○[吹]十萬八自○ ○[吹]十萬九自○ ○[吹]十一萬自○ ○[吹]十一萬一自○ ○[吹]十一萬二自○ ○[吹]十一萬三自○ ○[吹]十一萬四自○ ○[吹]十一萬五自○ ○[吹]十一萬六自○ ○[吹]十一萬七自○ ○[吹]十一萬八自○ ○[吹]十一萬九自○ ○[吹]十二萬自○ ○[吹]十二萬一自○ ○[吹]十二萬二自○ ○[吹]十二萬三自○ ○[吹]十二萬四自○ ○[吹]十二萬五自○ ○[吹]十二萬六自○ ○[吹]十二萬七自○ ○[吹]十二萬八自○ ○[吹]十二萬九自○ ○[吹]十三萬自○ ○[吹]十三萬一自○ ○[吹]十三萬二自○ ○[吹]十三萬三自○ ○[吹]十三萬四自○ ○[吹]十三萬五自○ ○[吹]十三萬六自○ ○[吹]十三萬七自○ ○[吹]十三萬八自○ ○[吹]十三萬九自○ ○[吹]十四萬自○ ○[吹]十四萬一自○ ○[吹]十四萬二自○ ○[吹]十四萬三自○ ○[吹]十四萬四自○ ○[吹]十四萬五自○ ○[吹]十四萬六自○ ○[吹]十四萬七自○ ○[吹]十四萬八自○ ○[吹]十四萬九自○ ○[吹]十五萬自○ ○[吹]十五萬一自○ ○[吹]十五萬二自○ ○[吹]十五萬三自○ ○[吹]十五萬四自○ ○[吹]十五萬五自○ ○[吹]十五萬六自○ ○[吹]十五萬七自○ ○[吹]十五萬八自○ ○[吹]十五萬九自○ ○[吹]十六萬自○ ○[吹]十六萬一自○ ○[吹]十六萬二自○ ○[吹]十六萬三自○ ○[吹]十六萬四自○ ○[吹]十六萬五自○ ○[吹]十六萬六自○ ○[吹]十六萬七自○ ○[吹]十六萬八自○ ○[吹]十六萬九自○ ○[吹]十七萬自○ ○[吹]十七萬一自○ ○[吹]十七萬二自○ ○[吹]十七萬三自○ ○[吹]十七萬四自○ ○[吹]十七萬五自○ ○[吹]十七萬六自○ ○[吹]十七萬七自○ ○[吹]十七萬八自○ ○[吹]十七萬九自○ ○[吹]十八萬自○ ○[吹]十八萬一自○ ○[吹]十八萬二自○ ○[吹]十八萬三自○ ○[吹]十八萬四自○ ○[吹]十八萬五自○ ○[吹]十八萬六自○ ○[吹]十八萬七自○ ○[吹]十八萬八自○ ○[吹]十八萬九自○ ○[吹]十九萬自○ ○[吹]十九萬一自○ ○[吹]十九萬二自○ ○[吹]十九萬三自○ ○[吹]十九萬四自○ ○[吹]十九萬五自○ ○[吹]十九萬六自○ ○[吹]十九萬七自○ ○[吹]十九萬八自○ ○[吹]十九萬九自○ ○[吹]二十萬自○ ○[吹]二十萬一自○ ○[吹]二十萬二自○ ○[吹]二十萬三自○ ○[吹]二十萬四自○ ○[吹]二十萬五自○ ○[吹]二十萬六自○ ○[吹]二十萬七自○ ○[吹]二十萬八自○ ○[吹]二十萬九自○ ○[吹]二十一萬自○ ○[吹]二十一萬一自○ ○[吹]二十一萬二自○ ○[吹]二十一萬三自○ ○[吹]二十一萬四自○ ○[吹]二十一萬五自○ ○[吹]二十一萬六自○ ○[吹]二十一萬七自○ ○[吹]二十一萬八自○ ○[吹]二十一萬九自○ ○[吹]二十二萬自○ ○[吹]二十二萬一自○ ○[吹]二十二萬二自○ ○[吹]二十二萬三自○ ○[吹]二十二萬四自○ ○[吹]二十二萬五自○ ○[吹]二十二萬六自○ ○[吹]二十二萬七自○ ○[吹]二十二萬八自○ ○[吹]二十二萬九自○ ○[吹]二十三萬自○ ○[吹]二十三萬一自○ ○[吹]二十三萬二自○ ○[吹]二十三萬三自○ ○[吹]二十三萬四自○ ○[吹]二十三萬五自○ ○[吹]二十三萬六自○ ○[吹]二十三萬七自○ ○[吹]二十三萬八自○ ○[吹]二十三萬九自○ ○[吹]二十四萬自○ ○[吹]二十四萬一自○ ○[吹]二十四萬二自○ ○[吹]二十四萬三自○ ○[吹]二十四萬四自○ ○[吹]二十四萬五自○ ○[吹]二十四萬六自○ ○[吹]二十四萬七自○ ○[吹]二十四萬八自○ ○[吹]二十四萬九自○ ○[吹]二十五萬自○ ○[吹]二十五萬一自○ ○[吹]二十五萬二自○ ○[吹]二十五萬三自○ ○[吹]二十五萬四自○ ○[吹]二十五萬五自○ ○[吹]二十五萬六自○ ○[吹]二十五萬七自○ ○[吹]二十五萬八自○ ○[吹]二十五萬九自○ ○[吹]二十六萬自○ ○[吹]二十六萬一自○ ○[吹]二十六萬二自○ ○[吹]二十六萬三自○ ○[吹]二十六萬四自○ ○[吹]二十六萬五自○ ○[吹]二十六萬六自○ ○[吹]二十六萬七自○ ○[吹]二十六萬八自○ ○[吹]二十六萬九自○ ○[吹]二十七萬自○ ○[吹]二十七萬一自○ ○[吹]二十七萬二自○ ○[吹]二十七萬三自○ ○[吹]二十七萬四自○ ○[吹]二十七萬五自○ ○[吹]二十七萬六自○ ○[吹]二十七萬七自○ ○[吹]二十七萬八自○ ○[吹]二十七萬九自○ ○[吹]二十八萬自○ ○[吹]二十八萬一自○ ○[吹]二十八萬二自○ ○[吹]二十八萬三自○ ○[吹]二十八萬四自○ ○[吹]二十八萬五自○ ○[吹]二十八萬六自○ ○[吹]二十八萬七自○ ○[吹]二十八萬八自○ ○[吹]二十八萬九自○ ○[吹]二十九萬自○ ○[吹]二十九萬一自○ ○[吹]二十九萬二自○ ○[吹]二十九萬三自○ ○[吹]二十九萬四自○ ○[吹]二十九萬五自○ ○[吹]二十九萬六自○ ○[吹]二十九萬七自○ ○[吹]二十九萬八自○ ○[吹]二十九萬九自○ ○[吹]三十萬自○ ○[吹]三十萬一自○ ○[吹]三十萬二自○ ○[吹]三十萬三自○ ○[吹]三十萬四自○ ○[吹]三十萬五自○ ○[吹]三十萬六自○ ○[吹]三十萬七自○ ○[吹]三十萬八自○ ○[吹]三十萬九自○ ○[吹]三十一萬自○ ○[吹]三十一萬一自○ ○[吹]三十一萬二自○ ○[吹]三十一萬三自○ ○[吹]三十一萬四自○ ○[吹]三十一萬五自○ ○[吹]三十一萬六自○ ○[吹]三十一萬七自○ ○[吹]三十一萬八自○ ○[吹]三十一萬九自○ ○[吹]三十二萬自○ ○[吹]三十二萬一自○ ○[吹]三十二萬二自○ ○[吹]三十二萬三自○ ○[吹]三十二萬四自○ ○[吹]三十二萬五自○ ○[吹]三十二萬六自○ ○[吹]三十二萬七自○ ○[吹]三十二萬八自○ ○[吹]三十二萬九自○ ○[吹]三十三萬自○ ○[吹]三十三萬一自○ ○[吹]三十三萬二自○ ○[吹]三十三萬三自○ ○[吹]三十三萬四自○ ○[吹]三十三萬五自○ ○[吹]三十三萬六自○ ○[吹]三十三萬七自○ ○[吹]三十三萬八自○ ○[吹]三十三萬九自○ ○[吹]三十四萬自○ ○[吹]三十四萬一自○ ○[吹]三十四萬二自○ ○[吹]三十四萬三自○ ○[吹]三十四萬四自○ ○[吹]三十四萬五自○ ○[吹]三十四萬六自○ ○[吹]三十四萬七自○ ○[吹]三十四萬八自○ ○[吹]三十四萬九自○ ○[吹]三十五萬自○ ○[吹]三十五萬一自○ ○[吹]三十五萬二自○ ○[吹]三十五萬三自○ ○[吹]三十五萬四自○ ○[吹]三十五萬五自○ ○[吹]三十五萬六自○ ○[吹]三十五萬七自○ ○[吹]三十五萬八自○ ○[吹]三十五萬九自○ ○[吹]三十六萬自○ ○[吹]三十六萬一自○ ○[吹]三十六萬二自○ ○[吹]三十六萬三自○ ○[吹]三十六萬四自○ ○[吹]三十六萬五自○ ○[吹]三十六萬六自○ ○[吹]三十六萬七自○ ○[吹]三十六萬八自○ ○[吹]三十六萬九自○ ○[吹]三十七萬自○ ○[吹]三十七萬一自○ ○[吹]三十七萬二自○ ○[吹]三十七萬三自○ ○[吹]三十七萬四自○ ○[吹]三十七萬五自○ ○[吹]三十七萬六自○ ○[吹]三十七萬七自○ ○[吹]三十七萬八自○ ○[吹]三十七萬九自○ ○[吹]三十八萬自○ ○[吹]三十八萬一自○ ○[吹]三十八萬二自○ ○[吹]三十八萬三自○ ○[吹]三十八萬四自○ ○[吹]三十八萬五自○ ○[吹]三十八萬六自○ ○[吹]三十八萬七自○ ○[吹]三十八萬八自○ ○[吹]三十八萬九自○ ○[吹]三十九萬自○ ○[吹]三十九萬一自○ ○[吹]三十九萬二自○ ○[吹]三十九萬三自○ ○[吹]三十九萬四自○ ○[吹]三十九萬五自○ ○[吹]三十九萬六自○ ○[吹]三十九萬七自○ ○[吹]三十九萬八自○ ○[吹]三十九萬九自○ ○[吹]四十萬自○ ○[吹]四十萬一自○ ○[吹]四十萬二自○ ○[吹]四十萬三自○ ○[吹]四十萬四自○ ○[吹]四十萬五自○ ○[吹]四十萬六自○ ○[吹]四十萬七自○ ○[吹]四十萬八自○ ○[吹]四十萬九自○ ○[吹]四十一萬自○ ○[吹]四十一萬一自○ ○[吹]四十一萬二自○ ○[吹]四十一萬三自○ ○[吹]四十一萬四自○ ○[吹]四十一萬五自○ ○[吹]四十一萬六自○ ○[吹]四十一萬七自○ ○[吹]四十一萬八自○ ○[吹]四十一萬九自○ ○[吹]四十二萬自○ ○[吹]四十二萬一自○ ○[吹]四十二萬二自○ ○[吹]四十二萬三自○ ○[吹]四十二萬四自○ ○[吹]四十二萬五自○ ○[吹]四十二萬六自○ ○[吹]四十二萬七自○ ○[吹]四十二萬八自○ ○[吹]四十二萬九自○ ○[吹]四十三萬自○ ○[吹]四十三萬一自○ ○[吹]四十三萬二自○ ○[吹]四十三萬三自○ ○[吹]四十三萬四自○ ○[吹]四十三萬五自○ ○[吹]四十三萬六自○ ○[吹]四十三萬七自○ ○[吹]四十三萬八自○ ○[吹]四十三萬九自○ ○[吹]四十四萬自○ ○[吹]四十四萬一自○ ○[吹]四十四萬二自○ ○[吹]四十四萬三自○ ○[吹]四十四萬四自○ ○[吹]四十四萬五自○ ○[吹]四十四萬六自○ ○[吹]四十四萬七自○ ○[吹]四十四萬八自○ ○[吹]四十四萬九自○ ○[吹]四十五萬自○ ○[吹]四十五萬一自○ ○[吹]四十五萬二自○ ○[吹]四十五萬三自○ ○[吹]四十五萬四自○ ○[吹]四十五萬五自○ ○[吹]四十五萬六自○ ○[吹]四十五萬七自○ ○[吹]四十五萬八自○ ○[吹]四十五萬九自○ ○[吹]四十六萬自○ ○[吹]四十六萬一自○ ○[吹]四十六萬二自○ ○[吹]四十六萬三自○ ○[吹]四十六萬四自○ ○[吹]四十六萬五自○ ○[吹]四十六萬六自○ ○[吹]四十六萬七自○ ○[吹]四十六萬八自○ ○[吹]四十六萬九自○ ○[吹]四十七萬自○ ○[吹]四十七萬一自○ ○[吹]四十七萬二自○ ○[吹]四十七萬三自○ ○[吹]四十七萬四自○ ○[吹]四十七萬五自○ ○[吹]四十七萬六自○ ○[吹]四十七萬七自○ ○[吹]四十七萬八自○ ○[吹]四十七萬九自○ ○[吹]四十八萬自○ ○[吹]四十八萬一自○ ○[吹]四十八萬二自○ ○[吹]四十八萬三自○ ○[吹]四十八萬四自○ ○[吹]四十八萬五自○ ○[吹]四十八萬六自○ ○[吹]四十八萬七自○ ○[吹]四十八萬八自○ ○[吹]四十八萬九自○ ○[吹]四十九萬自○ ○[吹]四十九萬一自○ ○[吹]四十九萬二自○ ○[吹]四十九萬三自○ ○[吹]四十九萬四自○ ○[吹]四十九萬五自○ ○[吹]四十九萬六自○ ○[吹]四十九萬七自○ ○[吹]四十九萬八自○ ○[吹]四十九萬九自○ ○[吹]五十萬自○ ○[吹]五十萬一自○ ○[吹]五十萬二自○ ○[吹]五十萬三自○ ○[吹]五十萬四自○ ○[吹]五十萬五自○ ○[吹]五十萬六自○ ○[吹]五十萬七自○ ○[吹]五十萬八自○ ○[吹]五十萬九自○ ○[吹]五十一萬自○ ○[吹]五十一萬一自○ ○[吹]五十一萬二自○ ○[吹]五十一萬三自○ ○[吹]五十一萬四自○ ○[吹]五十一萬五自○ ○[吹]五十一萬六自○ ○[吹]五十一萬七自○ ○[吹]五十一萬八自○ ○[吹]五十一萬九自○ ○[吹]五十二萬自○ ○[吹]五十二萬一自○ ○[吹]五十二萬二自○ ○[吹]五十二萬三自○ ○[吹]五十二萬四自○ ○[吹]五十二萬五自○ ○[吹]五十二萬六自○ ○[吹]五十二萬七自○ ○[吹]五十二萬八自○ ○[吹]五十二萬九自○ ○[吹]五十三萬自○ ○[吹]五十三萬一自○ ○[吹]五十三萬二自○ ○[吹]五十三萬三自○ ○[吹]五十三萬四自○ ○[吹]五十三萬五自○ ○[吹]五十三萬六自○ ○[吹]五十三萬七自○ ○[吹]五十三萬八自○ ○[吹]五十三萬九自○ ○[吹]五十四萬自○ ○[吹]五十四萬一自○ ○[吹]五十四萬二自○ ○[吹]五十四萬三自○ ○[吹]五十四萬四自○ ○[吹]五十四萬五自○ ○[吹]五十四萬六自○ ○[吹]五十四萬七自○ ○[吹]五十四萬八自○ ○[吹]五十四萬九自○ ○[吹]五十五萬自○ ○[吹]五十五萬一自○ ○[吹]五十五萬二自○ ○[吹]五十五萬三自○ ○[吹]五十五萬四自○ ○[吹]五十五萬五自○ ○[吹]五十五萬六自○ ○[吹]五十五萬七自○ ○[吹]五十五萬八自○ ○[吹]五十五萬九自○ ○[吹]五十六萬自○ ○[吹]五十六萬一自○ ○[吹]五十六萬二自○ ○[吹]五十六萬三自○ ○[吹]五十六萬四自○ ○[吹]五十六萬五自○ ○[吹]五十六萬六自○ ○[吹]五十六萬七自○ ○[吹]五十六萬八自○ ○[吹]五十六萬九自○ ○[吹]五十七萬自○ ○[吹]五十七萬一自○ ○[吹]五十七萬二自○ ○[吹]五十七萬三自○ ○[吹]五十七萬四自○ ○[吹]五十七萬五自○ ○[吹]五十七萬六自○ ○[吹]五十七萬七自○ ○[吹]五十七萬八自○ ○[吹]五十七萬九自○ ○[吹]五十八萬自○ ○[吹]五十八萬一自○ ○[吹]五十八萬二自○ ○[吹]五十八萬三自○ ○[吹]五十八萬四自○ ○[吹]五十八萬五自○ ○[吹]五十八萬六自○ ○[吹]五十八萬七自○ ○[吹]五十八萬八自○ ○[吹]五十八萬九自○ ○[吹]五十九萬自○ ○[吹]五十九萬一自○ ○[吹]五十九萬二自○ ○[吹]五十九萬三自○ ○[吹]五十九萬四自○ ○[吹]五十九萬五自○ ○[吹]五十九萬六自○ ○[吹]五十九萬七自○ ○[吹]五十九萬八自○ ○[吹]五十九萬九自○ ○[吹]六十萬自○ ○[吹]六十萬一自○ ○[吹]六十萬二自○ ○[吹]六十萬三自○ ○[吹]六十萬四自○ ○[吹]六十萬五自○ ○[吹]六十萬六自○ ○[吹]六十萬七自○ ○[吹]六十萬八自○ ○[吹]六十萬九自○ ○[吹]六十一萬自○ ○[吹]六十一萬一自○ ○[吹]六十一萬二自○ ○[吹]六十一萬三自○ ○[吹]六十一萬四自○ ○[吹]六十一萬五自○ ○[吹]六十一萬六自○ ○[吹]六十一萬七自○ ○[吹]六十一萬八自○ ○[吹]六十一萬九自○ ○[吹]六十二萬自○ ○[吹]六十二萬一自○ ○[吹]六十二萬二自○ ○[吹]六十二萬三自○ ○[吹]六十二萬四自○ ○[吹]六十二萬五自○ ○[吹]六十二萬六自○ ○[吹]六十二萬七自○ ○[吹]六十二萬八自○ ○[吹]六十二萬九自○ ○[吹]六十三萬自○ ○[吹]六十三萬一自○ ○[吹]六十三萬二自○ ○[吹]六十三萬三自○ ○[吹]六十三萬四自○ ○[吹]六十三萬五自○ ○[吹]六十三萬六自○ ○[吹]六十三萬七自○ ○[吹]六十三萬八自○ ○[吹]六十三萬九自○ ○[吹]六十四萬自○ ○[吹]六十四萬一自○ ○[吹]六十四萬二自○ ○[吹]六十四萬三自○ ○[吹]六十四萬四自○ ○[吹]六十四萬五自○ ○[吹]六十四萬六自○ ○[吹]六十四萬七自○ ○[吹]六十四萬八自○ ○[吹]六十四萬九自○ ○[吹]六十五萬自○ ○[吹]六十五萬一自○ ○[吹]六十五萬二自○ ○[吹]六十五萬三自○ ○[吹]六十五萬四自○ ○[吹]六十五萬五自○ ○[吹]六十五萬六自○ ○[吹]六十五萬七自○ ○[吹]六十五萬八自○ ○[吹]六十五萬九自○ ○[吹]六十六萬自○ ○[吹]六十六萬一自○ ○[吹]六十六萬二自○ ○[吹]六十六萬三自○ ○[吹]六十六萬四自○ ○[吹]六十六萬五自○ ○[吹]六十六萬六自○ ○[吹]六十六萬七自○ ○[吹]六十六萬八自○ ○[吹]六十六萬九自○ ○[吹]六十七萬自○ ○[吹]六十七萬一自○ ○[吹]六十七萬二自○ ○[吹]六十七萬三自○ ○[吹]六十七萬四自○ ○[吹]六十七萬五自○ ○[吹]六十七萬六自○ ○[吹]六十七萬七自○ ○[吹]六十七萬八自○ ○[吹]六十七萬九自○ ○[吹]六十八萬自○ ○[吹]六十八萬一自○ ○[吹]六十八萬二自○ ○[吹]六十八萬三自○ ○[吹]六十八萬四自○ ○[吹]六十八萬五自○ ○[吹]六十八萬六自○ ○[吹]六十八萬七自○ ○[吹]六十八萬八自○ ○[吹]六十八萬九自○ ○[吹]六十九萬自○ ○[吹]六十九萬一自○ ○[吹]六十九萬二自○ ○[吹]六十九萬三自○ ○[吹]六十九萬四自○ ○[吹]六十九萬五自○ ○[吹]六十九萬六自○ ○[吹]六十九萬七自○ ○[吹]六十九萬八自○ ○[吹]六十九萬九自○ ○[吹]七十萬自○ ○[吹]七十萬一自○ ○[吹]七十萬二自○ ○[吹]七十萬三自○ ○[吹]七十萬四自○ ○[吹]七十萬五自○ ○[吹]七十萬六自○ ○[吹]七十萬七自○ ○[吹]七十萬八自○ ○[吹]七十萬九自○ ○[吹]七十一萬自○ ○[吹]七十一萬一自○ ○[吹]七十一萬二自○ ○[吹]七十一萬三自○ ○[吹]七十一萬四自○ ○[吹]七十一萬五自○ ○[吹]七十一萬六自○ ○[吹]七十一萬七自○ ○[吹]七十一萬八自○ ○[吹]七十一萬九自○ ○[吹]七十二萬自○ ○[吹]七十二萬一自○ ○[吹]七十二萬二自○ ○[吹]七十二萬三自○ ○[吹]七十二萬四自○ ○[吹]七十二萬五自○ ○[吹]七十二萬六自○ ○[吹]七十二萬七自○ ○[吹]七十二萬八自○ ○[吹]七十二萬九自○ ○[吹]七十三萬自○ ○[吹]七十三萬一自○ ○[吹]七十三萬二自○ ○[吹]七十三萬三自○ ○[吹]七十三萬四自○ ○[吹]七十三萬五自○ ○[吹]七十三萬六自○ ○[吹]七十三萬七自○ ○[吹]七十三萬八自○ ○[吹]七十三萬九自○ ○[吹]七十四萬自○ ○[吹]七十四萬一自○ ○[吹]七十四萬二自○ ○[吹]七十四萬三自○ ○[吹]七十四萬四自○ ○[吹]七十四萬五自○ ○[吹]七十四萬六自○ ○[吹]七十四萬七自○ ○[吹]七十四萬八自○ ○[吹]七十四萬九自○ ○[吹]七十五萬自○ ○[吹]七十五萬一自○ ○[吹]七十五萬二自○ ○[吹]七十五萬三自○ ○[吹]七十五萬四自○ ○[吹]七十五萬五自○ ○[吹]七十五萬六自○ ○[吹]七十五萬七自○ ○[吹]七十五萬八自○ ○[吹]七十五萬九自○ ○[吹]七十六萬自○ ○[吹]七十六萬一自○ ○[吹]七十六萬二自○ ○[吹]七十六萬三自○ ○[吹]七十六萬四自○ ○[吹]七十六萬五自○ ○[吹]七十六萬六自○ ○[吹]七十六萬七自○ ○[吹]七十六萬八自○ ○[吹]七十六萬九自○ ○[吹]七十七萬自○ ○[吹]七十七萬一自○ ○[吹]七十七萬二自○ ○[吹]七十七萬三自○ ○[吹]七十七萬四自○ ○[吹]七十七萬五自○ ○[吹]七十七萬六自○ ○[吹]七十七萬七自○ ○[吹]七十七萬八自○ ○[吹]七十七萬九自○ ○[吹]七十八萬自○ ○[吹]七十八萬一自○ ○[吹]七十八萬二自○ ○[吹]七十八萬三自○ ○[吹]七十八萬四自○ ○[吹]七十八萬五自○ ○[吹]七十八萬六自○ ○[吹]七十八萬七自○ ○[吹]七十八萬八自○ ○[吹]七十八萬九自○ ○[吹]七十九萬自○ ○[吹]七十九萬一自○ ○[吹]七十九萬二自○ ○[吹]七十九萬三自○ ○[吹]七十九萬四自○ ○[吹]七十九萬五自○ ○[吹]七十九萬六自○ ○[吹]七十九萬七自○ ○[吹]七十九萬八自○ ○[吹]七十九萬九自○ ○[吹]八十萬自○ ○[吹]八十萬一自○ ○[吹]八十萬二自○ ○[吹]八十萬三自○ ○[吹]八十萬四自○ ○[吹]八十萬五自○ ○[吹]八十萬六自○ ○[吹]八十萬七自○ ○[吹]八十萬八自○ ○[吹]八十萬九自○ ○[吹]八十一萬自○ ○[吹]八十一萬一自○ ○[吹]八十一萬二自○ ○[吹]八十一萬三自○ ○[吹]八十一萬四自○ ○[吹]八十一萬五自○ ○[吹]八十一萬六自○ ○[吹]八十一萬七自○ ○[吹]八十一萬八自○ ○[吹]八十一萬九自○ ○[吹]八十二萬自○ ○[吹]八十二萬一自○ ○[吹]八十二萬二自○ ○[吹]八十二萬三自○ ○[吹]八十二萬四自○ ○[吹]八十二萬五自○ ○[吹]八十二萬六自○ ○[吹]八十二萬七自○ ○[吹]八十二萬八自○ ○[吹]八十二萬九自○ ○[吹]八十三萬自○ ○[吹]八十三萬一自○ ○[吹]八十三萬二自○ ○[吹]八十三萬三自○ ○[吹]八十三萬四自○ ○[吹]八十三萬五自○ ○[吹]八十三萬六自○ ○[吹]八十三萬七自○ ○[吹]八十三萬八自○ ○[吹]八十三萬九自○ ○[吹]八十四萬自○ ○[吹]八十四萬一自○ ○[吹]八十四萬二自○ ○[吹]八十四萬三自○ ○[吹]八十四萬四自○ ○[吹]八十四萬五自○ ○[吹]八十四萬六自○ ○[吹]八十四萬七自○ ○[吹]八十四萬八自○ ○[吹]八十四萬九自○ ○[吹]八十五萬自○ ○[吹]八十五萬一自○ ○[吹]八十五萬二自○ ○[吹]八十五萬三自○ ○[吹]八十五萬四自○ ○[吹]八十五萬五自○ ○[吹]八十五萬六自○ ○[吹]八十五萬七自○ ○[吹]八十五萬八自○ ○[吹]八十五萬九自○ ○[吹]八十六萬自○ ○[吹]八十六萬一自○ ○[吹]八十六萬二自○ ○[吹]八十六萬三自○ ○[吹]八十六萬四自○ ○[吹]八十六萬五自○ ○[吹]八十六萬六自○ ○[吹]八十六萬七自○ ○[吹]八十六萬八自○ ○[吹]八十六萬九自○ ○[吹]八十七萬自○ ○[吹]八十七萬一自○ ○[吹]八十七萬二自○ ○[吹]八十七萬三自○ ○[吹]八十七萬四自○ ○[吹]八十七萬五自○ ○[吹]八十七萬六自○ ○[吹]八十七萬七

銘範其爲法利國胡可勝言以開皇十九年

而受大戒。卽誦四分僧祇二戒。自寫其文。

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遂有瘳。

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製裝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召德望並處其中。國傳所資隆重相架。裕時嘗為稱首。令往官寺。乃因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為類若此。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不為世情之所同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澄一心想。禪慮巖阿。未盈炎源。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濟。不滯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鄉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宴散致敬。諸僧大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為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始。數為施主。傾囊金貝。其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形世壤。衣以斬縲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喪考妣。嘗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書讀俗書。學既探幽。隨覽經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糧粒無路。造下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為恒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闔。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祗蜜刀傷驗於今矣。索取下書對衆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即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嚮千計盈門。

裕當元。帝允副玄望。有勅令立僧官。略乃舉為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會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更伸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洛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牋。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玄教。開導群蒙。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勅遣勞。待令往興善。仍詔所司。咸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盡。帝覽表究情。依即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即下勅。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遙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勅固邀。裕較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綱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節。乃勅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

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資送優給。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弊。厄不亡乎。由是勸問屢馳。職錫重沓。稽疑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於前矣。裕未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遼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深副朕懷。其為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為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難。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為。凶。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胃。所。住。堂。礎。忽。變。為。玉。胃。謂。為。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琉。璃。耳。宜。慎。之。戒。之。可。畏。履。之。以。福。胃。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念。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累。構。將。結。八。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燈。值。晉。陽。事。故。生。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明。皆。若。此。也。於。時。鄉。下。呂。言。裕。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勸。諸。門。人。從。覺。不。回。愈。至。第。七。日。授。筆。制。詩。二。首。初。篇。哀。速。終。曰。今。日。坐。高。堂。明。朝。臥。長。棘。

○從二李○ ○赴二計○ ○重二漢○ ○帝二唐○ ○仲二申○ ○女二聖○ ○特二仲○ ○咸二盛○ ○較二張○
○明二明○ ○給二治○ ○於二子○ ○說二廣○ ○戒二歸○ ○道二廣○ ○果二果○ ○從二從○
○明二明○ ○給二治○ ○於二子○ ○說二廣○ ○戒二歸○ ○道二廣○ ○果二果○ ○從二從○
○日十(日)○ (且)○ ○城二美○ ○(日)一○

一生聊已竟。來報將何息。其二悲水。殞曰。命斷辭人路。骸送鬼門前。從今一別後。更會幾何年。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于空寺焉。春秋八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一日也。哀動山。世。即殞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清貞潔。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寄得入。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眇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虔虔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鄰寺為。生來福耳。劉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模。萬代宗緒。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有單講雙時。雅為恒度。略文對講。生常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願仰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基園。問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為這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宜即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民製具。一時耕殺四十畝。莊。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盤桓。動移數日。或一上之中。便銷數卷。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疑焉。裕曰。

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恒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為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間以諸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誼。聞攸靜。所以下座尼衆。莫敢。面參。而性剛威爽。服章嚴整。貴達之與。斯下。承對一焉。去來自。彼會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請決。藝術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歡言不寫。情可謂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鄉下謠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為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面別鑪。法滅之相。山幽林疎。言切事彰。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歎歎而持操矣。其遺述。感入如此。自前後行。施悲愍。之。製。為。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藥繁多。但得厚味。先必奉僧。身預。伍。片。無。貯。納。講。授。之。隙。正。面。西方。凡所。涕。洟。返。而。咽。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淨。詞。人。畜。訓。誨。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述。己。名。彼。號。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行。有。濫。即。令。出。來。非。律。所。許。寺。法。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約。不。令。登。踐。斯。勸。俗。後。代。之。弘。略。也。沙彌。受。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還。至。時。臨。衆。若。授。以。三。衆。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時。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法。席。清。嚴。需。傳。富。內。侍。者。供。

給不預沙彌。僧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外肅愆過。身服清修。不御綾綺。垂紺。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祇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衆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氎被褥。皮革上色。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為資具。斯又處儉之。後教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繒帛成。施終以惠入。祇支亦爾。餘則弊納而已。世有激刺。頗用以為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矣。又曰。此乃詐為善相。答曰。猶勝。真心為罪也。時人以為佳言。其志行之。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焉。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維摩。波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掘壽觀仁王毘尼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為疏記。成實毘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行記。案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嚴明戒殺論。字本七卷。莊記老綱式經兆緯。相錄醫決符禁法。新水蟲序。齊世三寶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久。

① 預二預② ③ 于二於④ ⑤ 世二寺⑥ ⑦ 生來二來生⑧ ⑨ (其)十訓⑩ ⑪ 邪二邪⑫ ⑬ 間二間⑭ ⑮ 願向⑯ ⑰ 頌問⑱ ⑲ 上二止⑳ ㉑ 而二而㉒ ㉓ 請二情㉔ ㉕ 聖二聖㉖ ㉗ 人二又㉘ ㉙ 俗二格㉚ ㉛ 波二從㉜ ㉝ 學二急㉞ ㉟ 波二教

而味之。又凡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還同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民品篤識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同聽經論。禪律罔不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卽解卽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恐難。聖心高僧一傳卽凡景行。輒以相酬。可爲神用耳。其人欣戴。齋傳還鄉。斯寔殷鑒。物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當於京釐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欲裕抗聲曰。慧遠誦疏而云。法事因緣衆僧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怪斥其言。識者告遠。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習尙欣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誠。銜泣受之。由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出家卽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折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毘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未聽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鵲山，木食。泉漿澄心玄奧，研詳難

廣而以華嚴爲本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登即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撰義疏。躬自傳揚。桂預學流。普皆贊揖。齊主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闡華嚴。法侶雲集。族咸集。時共榮之。爲大觀之盛也。自爾專弘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剽迹人間。捫息題。嚴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達義。德以誘仁。雲水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其開獎。開皇七年。文帝承敬德音。遠遣徵請。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藏乘機立教。利見大人。杖錫京輦。仍即謁帝承明。亟陳奧旨。凡所陶誘。允副天心。卽六大德之一也。有勅加之殊禮。故二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群唱者。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論。藏氣截雲霞。智隆時烈。將欲救拯焚溺。卽而演之。于時年屬秋方。思力虛靡。但控舉綱致標。異新理。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徒之徒。恐其聲止。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疾卒。於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心曠濟。累屬露骸。弟子奉誦遺訣。陳屍林麓。掩毳毼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銘表德。鑄於塔後。沙門明則爲製碑文。見之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齊陽考城人也。後因流宦。故復爲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明法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秀。氣調清遠。七歲出家。爲鄴下顯法師弟子。顯法侶賀鴻。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淳流乃專經讀。道四分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父覲。張師成質。及毘曇論。分流異派。濫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卽於大衆。便事覆講。寫瓶珠寶驗在。於茲。縉素嗟服。咸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曠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既適金陵。研幾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席。請談玄論。曠師深加賞讚。稱爲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乃綴敷義席。常常轉法輪。莊嚴之部。於斯榮盛。既揖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之弘教。故影攝門侶。無輟於時。衆侶百餘。一期俊又。成其器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至德中。帝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鄱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仰伸北面。隨祖習心法。實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爲貴。今爲四海論主。始見英才。云云。脫卽發言抗論。割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曷旒清耳。屢動眸容。群辟解

凡十(所)⑤ 民二眾⑤ 同一周⑤ 當二尊⑤ 繫二惠⑤ 一十(蒙)⑤ 未二米⑤ 泉二山⑤ 柱二
 經⑤ 水二水宮⑤ 烈二列⑤ 於二于⑤* 屬二囑⑤ 核二路⑤ 分二寸⑤ 又觀二又羅江都⑤
 寫二流⑤ 服二伏⑤ 莊二興⑤ 暗二娵⑤* 幾二機⑤ 席諸二咄濟⑤ 乃二及⑤ 莊二興⑤
 期二斯⑤ 帝二當⑤ 仲二中⑤ 云云脫二於⑤ 辟二辟⑤

形於寶臺供養。每彰聲來儀。未嘗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瑛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懸鏡拂而逾明。寶珠鑒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饒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偉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卽夜香水盥漱。遺疏周悉。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賻贈優厚。勅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隨由供給。又勅黃門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誼。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括。必有疊研。嚴預在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筵。自見弘誘而成。清範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也。又諸有疑義。吾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華云。天帝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其叡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文玄。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慧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復立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壇於雒陽縣金谷里。

①仄二夜②隨二所③問二開④即二預⑤遇二遇⑥解二副⑦才二頓⑧多二生⑨淋二淋
 ⑩二用⑪既二覆⑫延二延⑬濟二濟⑭歡二容⑮女二支⑯復二立⑰立二立
 谷二美⑱晴二情⑲顯二顯⑳瑛二道㉑令二令㉒關二開㉓致二製㉔謝二謝㉕扣二擊
 和蘭②采二彩

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
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誠三藏三聚戒二
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爲時所宗隋文帝封
禪伯宗變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
部詣嵩法肆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推盛
章疏大行隋煬帝鎮揚越立四道場教旨
載馳嵩終謝遣及登紫極又有勅徵固
辭乃止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
嚴難雖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爲解脫
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播
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潔私立道場
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道相續策衆六
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膝按地
之所悉成坑跡狀若入模其景行微明爲
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當奉道
法度初不陰倫常遇天雨深潭雖在庭
恐傷地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
學士咸敬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
謠詩頌頗重復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策
隸摸楷于今世論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
業十年遭疾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光
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政公靈純與部內道
俗殯于神皇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查
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填隨之荒侵爲
之行狀廣於世矣

良非造真七誠超昇本爲浮詭乃捨其中
褐服此伽梨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
在息慈頻登法匠華夷欽仰縉素屬目受
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離隔西扇榮河
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侈將欲結其類
雲網布此遺留具列正法要務奏上女皇
蒙勅允述論言獎拔登下河右領條依用
元德太子籍甚芳猷想思欽揖爰降令旨
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
於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
挈瓶總率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
疑礙能使難者由門解宜盡力時臻法師
居坐謂曰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治
歷至今爾其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
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
與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弘匠非少
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
十有三初玄生年言論慈悲爲主每許遺骸
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
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
塔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空樹銘塔所用旌
厥德沙門明則爲文則本翼人通玄儒有
才慧納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
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
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仁壽
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
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
公之文屢發新采英英獨照其爲時賢所
尚也如此矣

釋智閑閩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
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都下盛宗
佛法十統贊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因問不
勝其喜踴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
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末越序頻參
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
咸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旨兼習
小論具辯通塞時號博瞻彭有加之又
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
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
女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
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
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演
勅問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
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十年
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
遠彰於楓櫟深厭龍象樂希寥廓初投武
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
怠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憲會稽謝峻岳
義府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
由是儒墨通弘真俗具舉宮闈重刊允得
其門機論弱冠便弘講說莊嚴囑師新實
一蒙家應揚萬代遂伏膺諸實百舍非遠斐
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
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
陳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
降貴嘉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勅於太
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在

子十(時) 都二邦 推二推 有(一) 十(十) 道二 榮二 坑二 倫二
唯二 地二 許二 重二 靖二 榮二 坑二 倫二
結二 修二 期二 燦二 榮二 坑二 倫二
問二 問二 決二 星二 家二

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於是舊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衆。至十一年。下勅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補徐州僧都。稱首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年。開州刺史李海游。屈爲斷事。綱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諸議。鄭僧紹捨宅所造。殿堂華構。亂離過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煥弘敞。實有力焉。前後造中人像五軀。來紆像一軀。神儀顯曜。相好嚴挺。又於青王山頂。造五層塔。塔擬夫八萬同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花淨名金鼓。各有其還。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閑寂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誘引無倦。財散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加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琳。論以無常。初末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鑑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驚獸。始乎仲夏。盛是抄秋。膚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嘆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壇。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窆山麓。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滿泣撫心。山盈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生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爲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卅年。彌隆盛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說。說屬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紐章句。並通了談對。課篇形。有鑽鑽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探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任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於其名采。大當堅義。意存五陰。便登坐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堅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堅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坐。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修人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潔也。及難擊往還。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埽。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難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更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昆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冷然洞

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爲群。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相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衆莫不怪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者以爲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賞。而教授爲務。六時禮悔。初儀不忘。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渡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美。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文義。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觀故。不爲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擊贊。令響彌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采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昆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釋智疑。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實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愈情望。群宗遙指。恐無後成。擬聞之歎。

○前二道○ ○問二問○ ○機二機○ ○經二經○ ○道二道○ ○德二德○ ○門二門○ ○加二加○ ○先二先○ ○論二論○ ○異二異○ ○酒二酒○ ○山二山○ ○生二生○ ○立二立○ ○處二處○ ○謀二謀○ ○二二二○ ○而能二而能○ ○相二相○ ○象二象○ ○昔二昔○ ○情二情○

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彭生城。遂往嵩公。仰諸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講緣訖。第二勝相。願諸徒曰。攝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於嵩。嵩曰。後生。標領爾並。願邪。恨功未後通。恐乖僻耳。疑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列可知。失在支詐。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爲誇誕。未之欣尙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禁居于辯才。引衆常講。而傳微緒。隋文法盛。屢與殷會。名達之僧多參勝集。唯疑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住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擬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續相師。擬當其緒。年事衰頓。仍令學士延疑。既達相見。一無餘述。但問云。黎耶識滅。不疑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擬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願智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不坦僧院。初無有關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寂。對至鐘鼓。或一宿施會。齋及百千。或一時外食。賤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述京室。由逸還益。部弘贊厥宗。故抵洛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絕遠傳。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儒。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實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顯。訪道遐方。知彥聲積。乃迎至京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此識者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舉。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識達者希。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爲大論衆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沙。湧出成純。凡二升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邊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屈盤兩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

砥躬弗懈。而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珉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塔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牛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蛇形。雜果盤旋。塔基鶴鴈。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音。左僕射高顯。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餘矣。釋法總。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爲業。既通全部。志在文旨。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爲物歸投。開皇四年。勅召爲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數。至理無捨。炎熈。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總乃表聞。帝敬調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汎泳少時。還出遠池。隨逐帝躬。前後非一。路衛咸觀。共欣微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爲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臥佛。又於兩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兩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麒麟。又於兩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火光。聊亂而起。動眩人目。從冥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瑯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含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鳥尾赤頸。口銜一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填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其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采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豐。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住洛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澁路既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詰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如別傳。住大興善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栖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湟。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殿內有鍾鼓之音響。振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火光。明流照堂內通朗無翳。如

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乍散乍聚。或如佛象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青。是光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光如機闕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勅於殷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文。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衆同觀。又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等迹。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即構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腐疾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便。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勸請造塔於秦州俗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觀。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止至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璩。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志淳直。寬柔著稱。遊學相鄰。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爲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勸補爲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

積經年終。仁壽興塔。降勸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入馴。擾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勸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采。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勸勒瑞圖。云彩鸞也。璩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群迎。鳴喉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勸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遠旋。或如丹氣。碧雲。霞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闕闕。數萬道俗同時一見。送至其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璩後住大福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瓊。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苦行。是所經懷。隱於秦岳之阜。則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論義時揚。清論致有覆襲。坐無輟講。待移之謂興世。璩初聞之。深自敬。作曰。問非切。並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閉謁尋閑。披說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勸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肅禮侶。擁錢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日。仁壽置塔。勸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通寺。即

一象二像三像四像五像六像七像八像九像十像十一像十二像十三像十四像十五像十六像十七像十八像十九像二十像二十一像二十二像二十三像二十四像二十五像二十六像二十七像二十八像二十九像三十像三十一像三十二像三十三像三十四像三十五像三十六像三十七像三十八像三十九像四十像四十一像四十二像四十三像四十四像四十五像四十六像四十七像四十八像四十九像五十像五十一像五十二像五十三像五十四像五十五像五十六像五十七像五十八像五十九像六十像六十一像六十二像六十三像六十四像六十五像六十六像六十七像六十八像六十九像七十像七十一像七十二像七十三像七十四像七十五像七十六像七十七像七十八像七十九像八十像八十一像八十二像八十三像八十四像八十五像八十六像八十七像八十八像八十九像九十像九十一像九十二像九十三像九十四像九十五像九十六像九十七像九十八像九十九像一百像

南燕主慕容德。爲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搗之。病因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卽爲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象鮮。壁色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號爲朗公寺。以其感靈卽目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微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寺內。卽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沈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自然至塔。雖鼓吹。聞馴附無恐。又感鴉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與前立聽梵。

贊。恰至埋訖。述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墳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沒於所住。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衰。法實南歸。在陳。遂命清通。振振名。嬰自隋氏。設定文軌。大同。便歸洛。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卽蒙覆述。遠自處坐。卽可其言。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還討前英立破之問。深鑒彌密。仁壽建塔鄆州。乃勸令往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璞石。鐫刻爲石本龜。磨飾將了。乃變成馬。細膩。

異倫。復有禁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卽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綸。綽爾舒閑。故爲同席諸賢之所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爲南方周旋。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羣衆參聽異聞。後住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勅遣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勅乃營其住寺。彫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號也。並出自給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而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惟斯壘處。商度廣狹。恰裏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鳬鵲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靈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磚六枚。

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含九采。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跌達都。文帝勅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總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忽爾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惟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禱放光。十二年。還返發靈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最躬事頂禮。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爲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釋大論。及以難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勸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是也。初至州。治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

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含九采。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跌達都。文帝勅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總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忽爾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惟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禱放光。十二年。還返發靈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最躬事頂禮。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爲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

*鍾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達菩薩聖主。天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丁還京。住禪定寺。講習為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難心志存名實。拘滯疆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邇。門人山峙時號。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遠。旨闡天地。返顧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勅送舍利於牟州拒神山寺。帝為山出黃銀。別勅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為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溫公埠。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溫。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高供養。二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埠。創立寺宇。因山為號。而虎狼鳥。特遠寺鳴吼。似若怖溫。溫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于我汝宜速去。

既聞斯及。於是鳥。狩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尺。威儀。法人。肩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觀。以手囊之。故至于今。雖有寺號。而俗猶呼為溫公埠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慶吊。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洛共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受具問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為學者之宗。乃荷箱從聽。經子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誦讀禮休機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意謂解非。滿抱終于蓋棺。乃遊諸講肆。備探冲奧。務盡幽隱。又詣道龍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於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慧當法師。統解小乘。世號毘曇孔子。學匡天下。眾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瑯。念願所從之。成名獻上。皆博通玄極。堪為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既屬念還為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盛啟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難心。兩對勁鋒。無非喪膽。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幼年慧悟。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頻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雷開。談林霧結。齊運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進。海隅同塵。素服。重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聆明運。值隋國創興。佛日還復。勅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湛曰。吾窮冠小乘。自揣與羅漢齊。鑄也。但時未至。故且敷翻耳。湛風餐法味。欣其告及。以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素重念名。與門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聘垂天之翼。弘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復古之下。立廢終窮。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 附見五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矩傳二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慧海傳三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隋西京釋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隋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唐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侶傳十一

唐京師延興寺釋古微傳十二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穎川寔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永清表志岳峙。澄神。俊朗絕倫。觀方在處。爰至

志岳峙。澄神。俊朗絕倫。觀方在處。爰至

①(有)一② ③于二千④ ⑤法一傳⑥ ⑦十二十二⑧ ⑨第十一⑩第十三⑪ ⑫二十(人)⑬ ⑭五十(人)⑮ ⑯(隋)一⑰下同 ⑱短二短⑲ ⑳重二惠⑳ ㉑(唐)一㉒下同 ㉓重二重㉔ ㉕重二重㉖ ㉗重二重㉘ ㉙重二重㉚ ㉛幼年二功㉜ ㉝重二重㉞ ㉟重二重㊱ ㊲重二重㊳ ㊴重二重㊵ ㊶重二重㊷ ㊸重二重㊹ ㊺重二重

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莅南蕃。奉敬諮調。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英靈。矩旣譽治。東甌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群。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勅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開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寔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時暫閑餘。便觀流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青目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叙。清播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竄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省學本與皇戚。名相架文藻橫逸。矩實過之。所以每講叙王皆制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餐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顯。親承嘉誨。詞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嗣宗勸不爽遺緒。

釋慧海。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亂。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爲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沈心宗匠。觀化群師。十八便講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

① 建一建① ② 作一仕① ③ 陳一淡① ④ 洛一洛① ⑤ 聚一聚① ⑥ 之十(今之)① ⑦ 理一理① ⑧ 祀一祀① ⑨ 里一返① ⑩
 叙一叙① ⑪ 充一光① ⑫ 獲一獲① ⑬ 采一彩① ⑭ 兩一兩① ⑮ 休一休① ⑯ 臨一臨① ⑰ (規)十矩①
 ⑱ 建一才① ⑲ 波一波① ⑳ 青日一青日① ㉑ 實自① ㉒ 叙一序① ㉓ 制一製① ㉔ (送)一送①

詞采豐贍。既受具戒轉服羣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置身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探聽輿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爲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未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特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頒聖旨。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舉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澄。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及將安置。即揚濤沸涌。激注通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變覺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來禮懺。心既殷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辛子。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偃轍外柳棺內世界之。繁。既累形骸於枉格。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掛禮義於羣塵。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薄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務謹持。勸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拯及振名。京邑云爾。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沈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泊然遠量。初歸。獻論師。學難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道。疑難縱橫。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遠古名重。當時開義。開論。即來難擬。往返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卿今答勢不盡。知復何陳。常即驚。譽兩河。甫爲稱首。屬齊。曆云。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諮義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雲集道撫。及曠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遠。一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消聲不答。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融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華。京。王欲銜其智術也。乃於福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廣講而同師焉。義則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座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思。合京疎神傳。其爲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云。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

岳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齋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綱哉。故治問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矩。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難心。願惟不競。即就元席。既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紐。標會幽微。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邁疾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頌。爲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嚴寺。既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隨入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勅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無所畏。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一泉。乃是僧榮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榮亡後。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乃至打刹起基。數放火光。如火如電。旋遶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惠連環。世稱雄傑。值法

滅南投屈于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天小諸乘並因淮的。盛爲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淮陽義歸有叙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爾弘道果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舜答。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云。講解浮虛誦經是貨。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末爲晉王召入京。羣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寢其心。時叙玄義頓傾品藻。仁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于廬州福田寺。寺是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雷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層巒重疊。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爲閑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爲希有之勝地也。舜案行山勢。唯此爲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爲善相。可止香龕。依言卽入。遣去復來。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晏然如人所造。卽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惠聲有據崇嗣厥業。扇美江都。

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剝落。遂遊學郡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弘旨溫習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導。後從錫嶠南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利益弘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勅許焉。梵任吹虛舟。憩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峽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春。奉勅置塔於鄆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鑿毛龜八枚。寺內其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橫行五節而起。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然上竦。具以奏聞。由是騰賞楚都。知名帝闕。大業五年又應詔旨。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替喧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遺屬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集餘骸。藏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

釋彰潤。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蓋相承。厭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屬周武。凌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扶目餘烈。乃矧眼奉養。用表慧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誓隨文重開正法。卽預緇衣。而慧業遐舉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溫。盤十地。皆一聞無隱。歷耳便講。既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住則安禪緣諸止觀。一蓋之與百納。始習至終。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議疑有涉。敘足不行。尼寺市園由來不往。斯誠節動後昆厲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胸懷。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衲素。晝夜未寢。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爲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幽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靈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爲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頗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關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勅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傾陰履改。又以帝之信施爲移山路。本居近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卽從焉。今之寺墟是也。自爾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卽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住隨身未嘗他洗。終前十日破爲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臟散矣。因而遘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四斯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早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

○經二文○ ○是二在○ ○任二住○ ○馬二東○ ○成二談○ ○快二快○ ○烈二列○ ○經二策○ ○教二款○
○經二東○ ○住二住○ ○廣二談○ ○經二維○ ○斯二聖○

奉遺蹤敬崇徽緒。於散骸之地。爲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英法師。學通經論。契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黎耶開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毘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論。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遶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嘆。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當是推。常講成實弘匠後學。僞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舊法集。群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郿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僻。和。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連。及進大成。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家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群。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即憲章。便構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聲朝典。

佛法正隆未勢。驥解。遂往雙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刻。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割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于斯時也。寺塔湮廢。命莫從。遠造則力竭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徒。遂因其俗。位消息其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秀。爲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怯躬耕。糗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奉違舊約。不顯情染。衣。故氈裝。倨傲臨官。剃髮留鬚。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爲常軌。有事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難者。便云我。我道人。不。閑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願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普薩僧立。相如朝服。不。同。剃剪。具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混塵俗者。曠識悟開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與善。果敢雄。靈敏衆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其法屬徑往爭之。立理既平。便又。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于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晏駕。禪定壽興。乃召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唐啓運。別奉詔書。曠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墓。弟子拊。萃。

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峯。樹銘旌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足法師。將欲試其神采。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即度出家。會昆亡沒。夢見兩蛇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爾驚覺。自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恬。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探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惠曉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揚地持十地。因從受學。不逾年。給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剖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華。控引宗歸。得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鄰初還。欲開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布慧聲便之。此任。樹立綱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探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屬。率誘如初。而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人。會委聲實。以狀聞奏。下勅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僧綱。清肅有聞。迄于隋代。常任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官。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郿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僻。和。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連。及進大成。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家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群。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即憲章。便構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聲朝典。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英法師。學通經論。契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黎耶開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毘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論。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遶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嘆。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當是推。常講成實弘匠後學。僞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舊法集。群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
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
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學士德
統攝僧尼。京華諸僧。憚威嚴。遂不登及
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統
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
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諸衆無怨焉。以武
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
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
不以威動。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
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
身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于時正在
堂中。登坐堅義。兵衛奄至。圍遶階庭。公衆
驚惶。將散。其庶恭曰。自省無事。待論議訖
當自辯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斯例甚衆。
略陳一二。由茲風。問陳隋唐代。三國天子
之所降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祕書監
蕭德言製文。

釋法侃。姓鄭氏。榮陽人也。弱年從道。志
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開泰山靈巖行
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衆澤。年未登冠。遂
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
節弘規。預在清閑。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
博覽群宗。隨聞義。或有倫。前達。有淵法師。
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
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道修章
采。屬齊。歷不緒周。溷法教。南度江陰。
栖遲建業。聽採新異。鑒飾心神。攝慮緣求。
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

曹昆者。清信士也。明解辯論。真諦親承。侃
乃三業歸從。玄義清決。卽開融勝相覆。叙
所聞。昆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發
明。鋪示既允。慨當昆皆合掌稱善。隋煬帝。蕃
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
洽江源。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遣。既達
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弘被。栖心止觀。時復
開道。唯識味德禮。匠益情學。振動物
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
化。勅侃往宣州安。置舍利。既奉往。至統叙
國風。陶引道俗。革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
孟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
明。紅赤洞發。舉焰五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
千有餘人。一時奔赴。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
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
于明日永安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
無異。衆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侃到宣
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通皆下濕。一州之
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令
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棺樣。不須
繕造。因藏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香甘
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枚
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開闢。又造塔。黎
州還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
聒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
四尺。獲一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
奉。福弘業。亟發微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
旋還京邑。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
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

位。侃儀止肅。然挺超莫擬。既德充。曾望遂
之。斯任。尚尚善誘。弘悟繁焉。晚移。與善講
導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住。春秋
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頭穴內。侃學專攝
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渙然標詣。解義釋
名。見稱清。諸。赴聽者。欣其指況。有道
撫法師者。俊顯標。首京城所貴。本住總持。
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重關。
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真
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符
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可
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爲言首。其威儀之選
爲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醫
診云。須以猪肉用。厭藥勢。侃曰。終須一
謝。豈得。敬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
若於此。侃初立名。立人安品。後值內。惠
日道場。沙門智。侃之爲字。人口爲信。
又從川。字。言信。的也。因從之。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
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
生藏焉。年在孩。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
諸之。諦問其所懷。可爲古藏。因遂名也。
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
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
持鉢。益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
方始進之。乃至涕洟便利。皆先以手承取。
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篇。隨之行。初無
中失。諒恒將。藏。與皇寺道。明法師講。隨
聞領解。悟若。天眞。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

釋法侃。姓鄭氏。榮陽人也。弱年從道。志
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開泰山靈巖行
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衆澤。年未登冠。遂
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
節弘規。預在清閑。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
博覽群宗。隨聞義。或有倫。前達。有淵法師。
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
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道修章
采。屬齊。歷不緒周。溷法教。南度江陰。
栖遲建業。聽採新異。鑒飾心神。攝慮緣求。
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

釋法侃。姓鄭氏。榮陽人也。弱年從道。志
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開泰山靈巖行
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衆澤。年未登冠。遂
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
節弘規。預在清閑。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
博覽群宗。隨聞義。或有倫。前達。有淵法師。
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
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道修章
采。屬齊。歷不緒周。溷法教。南度江陰。
栖遲建業。聽採新異。鑒飾心神。攝慮緣求。
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

①統一紀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動)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池二第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業確乎內湛令譽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扇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卽乘舟入水爲魚授法。魚皆迴頭。遙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壙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翩在苒。微塵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爲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殂化。春秋五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卽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溫審儀止雍容。敦仁尙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水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聲芳。潔已清貞。差爲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焉。少厭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爲其師範。綜攝玄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處延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真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召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爲涅槃衆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性

①砂二石②③ ④汗二寒⑤* ⑥(可寒)十云⑦⑧ ⑨佛十(可寒)⑩⑪ ⑫(國)十本⑬ ⑭季二鼓⑮⑯ ⑰冲二冲⑱⑲ ⑳部二部㉑㉒ 敦
 元㉓ ㉔速二速㉕㉖ ㉗自二目* ㉘說法二講說㉙㉚ ㉛露二露㉜㉝ ㉞院二精㉟㊱ ㊲孝二養㊳㊴ ㊵馬二馬 ㊶此二山
 ㊷ ㊸以二目㊹㊺ ㊻基二其㊼㊽ ㊾珠二數㊿㊽㊾ ㊿相二恒㊽㊾㊿ ㊽水二水㊽㊾㊿ ㊽板二板㊽

實講解周銳不虧聲問開張術術章疏惟新爲後學宗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誠其科職文章篇什頗像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不輟卷專師廣瞻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日之以爲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追往慧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最爲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爲剛亮通命引入允武殿勅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勅賜大竹扇面闊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履令著於宮中而出帝自送之曰誠僧傑矣爾後常弘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龜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紙但一字耳風力適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于終世以事開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釋善胃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機達爲心預涉講會樂詳玄極大論涅槃是所鑽注齊破投陳奔造非數年屢存餒告乞是難日濟一餅終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三番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衆千餘停假講席於是扶舉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胃時論訖即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問其故乃云法師昨爲北僧所難乃因即致死衆不識胃不之擒提聞告自審退而潛焉經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振績大光吳越隋初度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寺聽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胃覆述摩義神采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而胃意所未弘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義竊利寶問道遠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作想更別圖可耶胃曰若待法師即世方有修定則胃之虛名終無實錄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面有陳異遠亡之後勅令於淨影寺爲涅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携與同行眠瞻望德日歸成務逮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坐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爲模範會文帝置塔勅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與將達感諸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館驛遂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其壯偉隨輿旋遠數匝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天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

當兩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筵許黃赤如火良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召德僧胃應高選又住禪定屢開法席傳言相尋因感風疾唇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遠以涅槃爲五分末爲開維分胃等之揣義改爲七分無有開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爲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如恒日胃曰吾患既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臥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今今懺悔慚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彼等不見耶不久其當去耳語頃便卒葬于城南章曲之北崖遺令也弟子慧威住大總持講尋宗述著名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

問二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地大小三藏。遍觀其廣闊。而於涅槃一部詳數有聞。未南投徐部。更探攝論及以毘曇。皆披讀精詣。傳名東壤。光。問師資衆所歸向。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範。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閤。光自涌現。青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嘆。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枝。長一尺三寸。四支三蓋。光色鮮綺。還返京都。大弘法席。常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爲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勅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啓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崇。相德延入宮中。通宵法論。顛動天。願。願。錫。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卽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開。追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光。先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近。乃隱避侍人。自縊而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相爲人敦素。形色鮮白。眉目凝朗。儀止閑泰。商榷名理。接。頓詞義。有神采矣。

釋寶嬰。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周平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應詔爲菩薩僧。與遵遠等同居陟帖。開皇七年。召入京。叢住興善寺。嬰十八歸依。誦經爲業。後聽經。諷偏以智度爲宗。布。

響關東高。問時傑。從休入京。訓導爲任。開皇十六年。勅補爲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逮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雲霧暗合。七日蒙昧。襲乃擊爐發誓。願將限滿。下舍利時。得見日。采。俄而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常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翳。未又送于邢州汎愛寺。忽於兩上見諸佛菩薩等像。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臥像一軀。赤光踊起。襲欣其所感。因而奉敬。至文帝昇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曇恭。明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範。頗存聖言。貞觀初年。勅徵爲濟法上座。綱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爲時須。故輪轉無定。卒於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召入普光。時復弘法。而事營俗供。月再洗僧。係。鍾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爲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郭匠。雖研精一部。而橫洞百家。每至難理。則群師具叙。有齊之時。早屬名賞。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再緣。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備填胸臆。及遠入關。從而來至。住大興善。弘敷。

爲任。開皇十七年。勅立五衆。請遷爲十地衆主。處寶光寺。相續講說。聲類攸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本鄉弘博寺。既至。掘其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塔上。其相如焰。似金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黑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旦。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爲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末後。十地一部。絕聞闕壤。道由人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最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僂。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雲塔雲臺。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召而處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導於四宗。後被請高。

① 越二失 ② 支二枝 ③ 精二奇 ④ 爲二爲 ⑤ 年二平 ⑥ 相二明 ⑦ 顯二顯 ⑧ 攝二攝 ⑨ 先二前 ⑩ 于二
於 ⑪ (有) ⑫ 十餘 ⑬ 一 ⑭ 汎二汎 ⑮ 二二 ⑯ 保二繼 ⑰ 大席二本 ⑱ 類二類 ⑲ 精二精
上二土 ⑳ 金二今 ㉑ 木二木 ㉒ 周閭二周閭

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即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沖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檢狹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無日，明當別矣。乃勅出身資爲僧，設食與衆，取決通夜正念，精爽冷然，明相繼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著胸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趾，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圖施爲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智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

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遠討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屬，既蒙遺累，即而演之，聲價載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半醜弗營，寧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便事之爲和上。亡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釋論，此文言言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屬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葬於常州之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望於昆壇之南寺之碑，姓丘氏，晉陵名族，容止可觀，精采卓異，敬崇芳樹，此高碑于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爲文。

群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嘆，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小年已放，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曰：十力潛景，四依匡世，隨德連障，伊人是繼，宮牆戒忍，燈炬神慧，並驅生林，分庭安臥，論堂振玉，義室芬蘭，坐威師子，衆遠梅檀，道潔塵外，理析談端，四儀式序，三業惟安，穢土機窮，勝人現滅，留餘影車，迴去轍，隨月孤照，墳泉幽冽，竹露暫團，松風長切，氣運有終，德音無絕。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 附見四七

-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 唐安州方等寺釋慧曇傳二
-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 唐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 唐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 唐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 唐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神通傳八
- 唐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宏一弘● ●咸二成● ●註一址● ●智一慧● ●育一育● ●廣一廣● ●俱一俱● ●和上一和● ●亡一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同)十日● ●十力乃至● ●宋元明宮四本俱作四字● ●振一振● ●一振一振● ●卷末題下宋元兩本俱在細注義解篇八四
字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十七● (人) ●十七● ●七二八● ●九人● ●一十(法仁)● ●
(廣)一● 下同 ●行友十(原本)● ●(法位)一●

所由。即令勸出家。永不相襲。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教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慾。周勸訪道。栖止無定。冠其已後。遵奉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蹟。二教周旋。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禮誦無輟。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想榮問。乃恣其習業。黠員而已。隨興法現。即預出家。住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凝肅。不居幽屏。常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其虛。門未嘗掩。坐臥一床。讀經爲業。道俗問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客節卷。未收者。咸私觀已後而奉對。祥潛思玄籍。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患痢病。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衆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中令衆範。出歸敬。故衆有諸罰。祥必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爲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沈痾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參立。乃微言佛像。聲既沈隱。初聞未了。後思乃悟。迴顧看之。瞥見尊儀。時然西壁。光相宛具。須臾漸隱。又聞香樂競至。惟鬱盤房。道俗驚嘆。又見一群白鶴。從西方來。遶房三匝。翔傳還。復來處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傾邑充衢。

韓蓋綿旦。哀憫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爲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通微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弘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爲氏。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法師勅召在京弘化爲務。便往從之。未至值還。果非本途。乃遍諸法席。聽探經論。攝論十地。是所偏求。還住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染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宿昔承奉禁戒。是役合門請業。用比昭穆。勅使達爲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給言既出。將事首塗。藏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當存此。奉信在心。達以藏夙有預聞。會經事驗。拜辭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照助。及至相州。果爲賊王德仁所害。其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勅安撫竭誠奉國。爲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有故寺。望得爲父修立。并度僧二千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諸藏。曰。此山上有閻王。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藏往住。堂宇廊廟。並指攝焉。遠近道俗。造山修觀。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時患。限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四十韓馬韓辰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按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勝著。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溪渤。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諸考先疑詢。飲了義。初聽莊嚴曼公弟子講。素露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道法。有勅許焉。既爰初落。宋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直抵心府。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未及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以綜涉。四含功流。八定明善。易擬箇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即頓絕人事。盤遊聖蹤。攝想青霄。漸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未講般若。皆思解後。徹嘉問飛移。兼糅以絢。采綴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故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負囊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宇。威加南國。屏窮其數。軍入楊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怪其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字。值佛法

今令今 慈一欲 需二錄 隨二隨 客二客 未二未 祥二祥 利二利 中二中 人二入 相二明 衆二衆 傳二傳 復二復 清二清 昭二昭 臺二臺 在二在 照二照 十二十二 十十日 聞二聞 服二服 十二十二 馬馬馬 反二乃 采二采 篇二篇 志二志 以二以 明二明 盤二盤 未二未 問二問 采二采 字二字

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績微緒又馳慧解宜與京阜勸業既成道東須臾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溫結不形而賤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胸襟一隅傾奉皆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請同觀國乘機敷訓垂範于今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手自營不許佐助用希享福其感敬爲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屬累遣法兼濟民斯爲說微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念經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住京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窟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謠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于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尋諸經論跨轡大綱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爲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刻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象日

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觀之由是重發勝心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於十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賜施之資並充營寺餘惟衣衾而已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音韶圓亮長面目少髮髻儀服不群於衆有異少處寒素生於田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傳廉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慷慨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遷道光玄胃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禮書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遠志業尤勇念守所持誓無點累仍以威儀範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爲口非難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爲先遂閱討衆經伏膺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蹟研幾貴言領意有栖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二論順遠承寄調思扣沖關乃荷帙登峯諸參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綱要順頻時屬請微以爲繁雖溫色不形而勞心可驗順遂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答曰一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斯自草於是無疑不漸有滯必申至於雅心隱括備在婆娑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執卷披文或全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樞要妙鑒幽

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爲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沈坑塹者乎因涕泣嚔襟歎歎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轡息駕何門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悚且生得爲人啓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而奉如來而幸遇法師耳不量短絃輒探深源願得賜以明珠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僞從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驚駭之疲想千里之遠定門玄妙輒希輒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傑得書美其銳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麒麟之逸轡灌木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載翼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路光陰順得書會疾遂不果行而爲人高簡雅素自歸清衆絕交俗俗嘗有說種種性高尚祖禰榮貴者以誇於順順莞爾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子尚須謙讓自下

○說二陳○ ○皆二甘○ ○請二情○ ○觀二款○ ○子二於○ ○手二后○ ○懷二張○ ○事諸二預等○ ○泉二像○ ○克二烈○ ○惟二唯○ ○蓋二針○ ○通二派○ ○守二定○ ○伏二服○ ○幾貴二機道○ ○二二大○ ○者二奇○ ○屬二屬○ ○應二聖○ ○將二路○ ○海二母○ ○無○ ○門二由○ ○性二姓○ ○先二究○

儒來無所見。有致煎惱。但死不傷生。古言可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耶。既報不自由。可側樞相待。遂令遷法師說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十。卽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門行友著己知沙門傳。致序其事。友今被召弘福。充翻譯之選。建名時俗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爲壽短。二親哀之。卽爲姻媾。旣本非情。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踐。莫知投告。但念觀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驅二牛。因問所從。可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聞鍾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卽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爲務。晚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有所味。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服。聽涉之最無與爲。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謦發新異。擯聲日下。獻后旣崩。召入禪定。性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恒爲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叙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爲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爲證義。時以藏威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爲興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化感寺。閩法師焉。卽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

①担=担②背=背③读=读④读=读⑤读=读⑥读=读⑦读=读⑧读=读⑨读=读⑩读=读⑪读=读⑫读=读⑬读=读⑭读=读⑮读=读⑯读=读⑰读=读⑱读=读⑲读=读⑳读=读㉑读=读㉒读=读㉓读=读㉔读=读㉕读=读㉖读=读㉗读=读㉘读=读㉙读=读㉚读=读㉛读=读㉜读=读㉝读=读㉞读=读㉟读=读㊱读=读㊲读=读㊳读=读㊴读=读㊵读=读㊶读=读㊷读=读㊸读=读㊹读=读㊺读=读㊻读=读㊼读=读㊽读=读㊾读=读㊿读=读

戒翌日便舉。勅賜絹數百段。衣對亦爾。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勅。得遙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勅乃以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腰脚。勅令輿至寢殿受戒。施物極多。並充功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秋六十有九。哀動兩宮。吊贈相次。詔葬郊西殿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爲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迴。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出俗。遠懷匠碩。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奧。博采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鬱爲鴻彩。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注解群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餘。首方還京邑。漁獵子史。風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兼以嘲謔豪傑。辯調中外。陵轢倫右。誇尚矜莊。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調對。或談叙儒史。或開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故華壤英俊。謂之諺曰。大論主釋迦。迴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堅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後乃總領通之故。懷斯日矣。大業十年召入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爲敷大論。訓開三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爲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草。法流豐壤。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

遷^①神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爲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②，及以同舟列道，爭趨奔于葬所，素幘竟野，香烟蔽空。萬計哀號聲動天地，於其遷橋南焚之，遵遺令也。弟子玄誓收其餘柩，以約秦中與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究爲其文銘于塔所，空情貞抱，素志樂林泉，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侍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成。文翰曾映。聲辯超擬。所製雜文。百有餘首。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登延譽。令逸京臯。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傅。粲鑒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乘。開十等之差。導以玄辯。疎八勢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昔人。冰涼清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盛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彌川。皂素列於朝堂。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丕革。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通運。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教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黃老士女。

承聲下拜。*惟佛一宗相顧時立。沙門明瞻
率先答詔。田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爲不
進。鳳爲崇敬寺主。依例被迫。乃擺機直
進。援引經論明不田敬之理。僉詳贖鳳抗
詔之儀。可謂蘭菊各擅其英華。竹栢互陳
其貞節。不可削也。獻后云崩禪定斯構。下
詔詳召。來萃道場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
綜引安機要。難問失緒。顯論攸歸。貞觀中
年釋門重闡。青田有穠白首斯興。非夫領
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正倫。下勅監掌
統詳管。轉奏召。以爲普集寺田任。尋更右
定水上座。綏糾二寺。無越六和。妙達衆心。
欣其仰止。年及田從心。更新誠致。繁維塵
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州
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辛。素心承彼北
背田曾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
暢悅幽情。卽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
遂使道俗來蘇。聞所未有。旣而厚夜悽感。
常志田前言。悲田谷增慨彌隆。遐想。以其年
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
七。初以疾田極委臥。猶存弘法。精爽不移。
乃力疾而起曰。妙法華經。最後言別。終須
一釋用通。果念遂對衆開之。下坐恬然。奄
爾神逝。於岐州陳倉縣田之龍宮寺。土俗官庶
痛心疾首。喪我所天。田悲夫陳迹田昭穆安
觀。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之。仍施
白塔田田。自然望表。遠近瞻屬。無不涕零。有
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田語清遠。以終天
補英聲易塵。匪假陳揚於何取則。乃於

①於二于◎ ②請一願◎ ③詔二誥◎ ④願二石◎ ⑤宋二採◎ ⑥中二內◎ ⑦謂二爲◎ ⑧[神]一自◎ ⑨[及]一自◎
 ⑩爭二諍◎ ⑪情二清◎ ⑫韓二新◎ ⑬登二發◎ ⑭倫一論◎ ⑮濟二齊◎ ⑯通運二運通◎ ⑰教二教◎
 ⑱士二子◎ ⑲具二質◎ ⑳風十(時)◎ ㉑(可)十敬◎ ㉒任二仕◎ ㉓英二駿◎ ㉔會二層◎ ㉕前言二前◎
 ㉖谷二各◎ ㉗絲二羅◎ ㉘或◎ ㉙[之]一◎ ㉚悲二非◎ ㉛昭二顯◎ ㉜昔二古◎ ㉝屬二屬◎ ㉞語二悟◎

定水寺爲建一碑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
燕公爲製。惟鳳立性於莊氣厲群伯。吐言
爽朗晤涉奔隨。以般若爲心田。以涅槃
爲意得。講法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
是一家。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鳳之往西
山。便留道疏述其遠度。累以餘緣。恰達彼
寺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以加之。故其遺
文後揭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彌勒前
願聞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
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敏強識卓異。
倫伍。父爲仕。隨爲臨淄令。治聲遠邇。有隱
士西門義者。博物疎通。肥遁巖谷。前後令
召莫能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
謂。鈴下吏曰。西門義故。謁。遽爲吾白。即
以事聞。令素仰高風。駭其率止。延席曰。先
生道屬三占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吾
自弱歲隱淪。于茲容齒。誠不欲干遊人世。
抱誠棄智。頃者吹聲既靜。則良政字民。五
袴與諸兩岐成詠。有欣美化。故不以韜隱
自私。敢叙斯事。令述其不逮。問其治術。對
答若神。情兼明學。乃命諸子紹續續蹟。岳略
等。列於義前。令其願指。義曰。府君六子。誠
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若也。
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神道求。解言
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獲年十七遂得

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
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
洛陽淨土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
僧衆法師爲弟子。少樂學問。經。論。是欣。及
其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讓非。
而體貌魁美。風操高厲。容止儼然。不妄交。於
道俗。後習成論。難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
根葉。辭義斯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
海內知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楊都來化
京。輦親承真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
登深解。以衆聚事。惟其廣習。將欲栖形
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寺慧安者。備儒多知
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寸。千文。醫術有工。經
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夸父。世俗所謂長足
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往投告。所懷曰。
昆曼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清微。而
傳自尼公。聽受又勤。今從物化。精益求精。從
中路徘徊。何取適。昔天親菩薩作俱舍論。
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此耳。安曰。願
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群部。悉是古德所傳。
流味廣周。未盡於後。惟以俱舍無解。遂豈
結於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
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自
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
惟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

弘旨。至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
義。並錄在南。方。思見其言。載勞夢寢。乃
重賂遣南道商旅。既還。顧是重。所在追求。果
於廣州顯明寺。而獲。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記。

并是。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
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戴仰懷。誦讀沈
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於即
慶吊絕。緒尋繹。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給。時
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營。令無匱
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內慚諸己。乃謝安
曰。岳今至愚。爲累獨學。成譏。輒不量力。欲
梯非分。一不可也。食爲民本。名作。實。賓。苟
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弘矣。誠
可退迹。浮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功
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
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己所。等知。將開慧
業。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召住
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時年三
十有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衆三
百餘人。令。聽風規。互相推。謝。岳以後至。名
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
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
開衆所。知。識。相爲引重。創爲請主。岳攝謙藏
器。退辭師授。徒累清言。終慚疎略。慧明等
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
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
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岳顧諸意。正乃首
登焉。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學後進
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密學。爽。師資
縱達。一朝誠自。經耳。當伺其談。叙得。喪。斯
及矣。岳自願請主。虛宗。初無怯懼。舉綱
頓網。大義斯通。雖評論鋒。臨。而響應隨。遣
衆咸不識其尸。屬。故無。理。頓。聯。辭。由是名

於廣州顯明寺。而獲。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記。

○燕十(國)○ ○聖二伏○ ○鈴二鼓○ ○[諸]一○ ○淨土十(寺)○ ○論二給○ ○攝一攝○ ○自二日○ ○[方]一○
○ ○聖二得○ ○聖十(論)○ ○聖二聖○ ○聖二二教○ ○聖二二勞○ ○聖二二○ ○聖二二○
○聖二二○ ○聖二二○ ○聖二二○ ○聖二二○ ○聖二二○ ○聖二二○ ○聖二二○ ○聖二二○

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懸帶便絕。乃曰。吾無憾也。故水輟流。遂以殘水寫。滯下澁中。一心念誦。日取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諦爲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二。並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於世。以爲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賢後實。機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士。談街寔希。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移。移于鳥服。度入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一二徵據前後。遂杜默焉。岳曰。先生高視前彥。豈謂目擊。取通乎。坐衆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纏懷。徒屬慰曰。人皆有死。惟自裁抑。岳捫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議之。以爲善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岳爲衆舉。預其同例。頗聞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

不言此慧吾與爾矣。自爾情敦道術。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文館講義。岳廣開術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却。神旨標被。太子顧曰。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麻子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岳法師也。法門軌範。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爲寡人。造寺廣召名德。而此上人猶未受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矯逸。況方外之士。棄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諍之僧。用樹無疆之業。貧道誠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寺任。誠所不安。願垂含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因操疾。彌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匱約。仍贈帛及時服。衣等。俄而有勅。復公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入年。朝奉慰時。四海令達總集帝京。惟岳及略連支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與爾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快快。恐藤鼠交侵。款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爾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疾。痛鍾纏結。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過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月而度。自此專誦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入泰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道達蒙誓。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惠福寺。昔在山中。于地勝鑿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華特爲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微感。爲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本寺年六十六。餘聞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至。自觀嘉相。門人同美。適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飲井水。終日泉竭。殯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通感若此。釋神照。姓淳子。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凋亡。惟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歸。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糗粒未充。照巡村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

○譯二漢○書○水二使○書○平二事○書○土二市○書○所二府○書○取二耳○書○議二義○書○例二列○書○前十○(殿)○
○何十○(虞)○書○未二非○書○攝二遺○書○六十六○(有)○書○或二遺○書○(法)十衣○書○公二官○書○支
○校○書○行年二將○書○攻二移○書○通二遺○書○月二日○書○道二導○書○惠二蒙○書○住十○(於)○書○
○二遺○書○指二指○書○

勞而無倦。供衆之暇。夜講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其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流驚其過悟。又往鄴下休。法師聽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還。休送出寺。學門怪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遍照也。後生領袖爾其知之。又往許州安法師所聽難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聲不徒召。爾後涅槃華嚴成實難心。隨機便講。會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測注。及後其本果與符同。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遘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將養所。住恒隨。及隣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餘里。遶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至。方委狗徵。及曙還返安業。瘞坎之後。長眠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厭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璧。垂翼東飛。投閒喜橫水竊。真璧法師。瑩璧其高拔。卽而刺落。尋與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

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探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偉偉。請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興矣。儒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嬰寂安藝。並號哲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會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毘曇論。又於清河道。向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惟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爲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拔摩遮以爲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爲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爲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卽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卽惡業。若言。惟是一苦受。隨情說安樂。亦可。惟是一惡業。隨情說安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遠取伏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須解。聽後私室便曰。子有拔群之亮。難與言也。吾老矣。弘典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宵伏。開皇十九年。自衡道鄴。聽休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隨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并部。忽遇斯際。卽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

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猛。皆此類也。然以先功小學。意爲弘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師律部。一期總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然其例並雖少。而一微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毘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芥范。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歎曰。常爲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諸經。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遺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卽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便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名自利。凡法。講揚法化。誠爲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書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卽長弘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剛決中恕少欲希言。擇交選士。

清一誦法華經一卷 其二具法華十(所) 其三具法華十(所) 其四具法華十(所) 其五具法華十(所) 其六具法華十(所) 其七具法華十(所) 其八具法華十(所) 其九具法華十(所) 其十具法華十(所) 其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二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三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四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五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六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七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八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一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二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三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四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五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六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七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八具法華十(所) 其九十九具法華十(所) 其一百具法華十(所)

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復言談之際機俊變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僅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於侯王諸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給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參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懷。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驕蹇。實爲實園寺製碑銘。中有碑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祭江道士憑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勅使。當即奏聞。續曰。文之體勢非爾所知。若稱勅使。欲相感情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此是勸許。亦是勸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嘗見入述。莊子鵬鷃之喻。便歎曰。莊蒙以大小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金翅。世界入於隣。井蛙之智。人耳目。後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釋慧璧。姓弘。蘇州嘉興人。愛初胎孕。母絕辛艱。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

于七歲。菜蔬飽腹諸絕。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奉。冠髮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誦詢賞要。學既明達。還延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臂几。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不遠。詞狀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憲章。高軌莫聞。恐埋諸古。惜哉。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 本紀十四 附見四五

唐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一

唐益州福成寺釋道基傳二 兼景 寶通

唐蒲州仁壽寺釋道孫傳三 道謙

唐京師崇義寺釋慧顓傳四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唐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顯傳七

唐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八

唐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現

唐襄州紫雲寺釋慧持傳十

唐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長

唐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二

唐越州弘道寺釋慧持傳十三

唐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智凱。字明瓌。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琅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升通玄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取異。儕童秀氣貞心。早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瑣法師爲弟子。提攜持衣。恭侍弗怠。渴瓶執杓。受道彌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聰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冀京邑。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卽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條振穎。披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報因還。故里觀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經法。累堪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邇年返京。從泰皇寺延法師進具德。祇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囑法師。慧重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欸。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達善。駁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坐。競流天口之辯。千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微。時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參諸耆德。通情則高衡折機。縱難亦大車。棍軸。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典。服其敏捷。每以入世器難。幽栖清曠。屬陳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

①後二依②給二治③之二④耳二兩⑤二一四⑥二一四⑦二一四⑧二一四⑨二一四⑩二一四⑪二一四⑫二一四⑬二一四⑭二一四⑮二一四⑯二一四⑰二一四⑱二一四⑲二一四⑳二一四㉑二一四㉒二一四㉓二一四㉔二一四㉕二一四㉖二一四㉗二一四㉘二一四㉙二一四㉚二一四㉛二一四㉜二一四㉝二一四㉞二一四㉟二一四㊱二一四㊲二一四㊳二一四㊴二一四㊵二一四㊶二一四㊷二一四㊸二一四㊹二一四㊺二一四㊻二一四㊼二一四㊽二一四㊾二一四㊿二一四

揚亦道潛而化治於是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武。王佐國均。乘貴負才。未嘗許物。行軍淮海。開談道。勝栖山。鳴鑼赴隨。傾蓋承顏。五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邵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彌。賞閑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樞。親貌。餐音。虔拜欣躍。煬帝居蕃。惟揚作鎮。大招英。彥遠集。賢明。瑛既道盛名高。教書愛及。應。使平之負罪。嗟以已之累人。於是披衣。出谷蒙敬厚禮。因以辭疾得返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曆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越子弟。出毘境。首尾。十載化行。帝部。大唐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內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寶慧侶更復。曩時。龍沼風林。信為懷喜。然談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華金光明普賢。等懺。又誦法華三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爐未熟。自起煙芬。夕鐘纔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彌陀像。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輝。將逾十載。與夫般。若臺內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洩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眾侶哀。深。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窆于寺之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若。雲。電。自有送終。奚復過也。惟瑛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彌勤。口辭雜味。日。

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貌奇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水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厭世出家。內外通博。沙。門。遍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蹊逕成規。莫。不。迴。演。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講。淫。聲。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隣。敦。交。暮。齒。雖。難。桂。之。數。或。舛。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寺。宇。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挺生。知。舉。標。岐。嶷。年。甫。十。四。負。軼。遊。于。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折。新。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止。隋。太。尉。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樞。衡。嘗。奉。清。猷。躬。申。禮。敬。叙。言。命。理。噫。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奇。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即。請。於。東。都。講。揚。心。論。既。以。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刀。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寫。河。傾。響。對。雷。動。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於。風。雲。指。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還。運。麟。萃。乃。纒。難。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兩。帙。由。來。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部。裂。詞。飛。戾。天。控。叙。抑。揚。範。超。前。古。自。爾。

四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途。知。返。以。基。榮。冠。望。表。韻。逸。實。中。大。業。五。年。勅。召。來。止。遂。即。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陪。后。解。統。玄。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鑒。駕。徐。移。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驂。清。于。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爲。壯。觀。也。時。仗。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爲。玄。宰。既。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嚮。而。共。嗟。焉。有。隋。隆。曆。冠。蕩。中。原。求。禮。四。夷。宜。尼。有。旨。乃。鼓。錫。南。鄉。張。教。西。嶽。於是巴蜀奔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敦。敦。闢。大。乘。弘。揚。攝。論。釐。改。先。轍。緝。續。亡。遺。道。過。往。初。名。高。字。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道。故。覽。卷。履。載。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寓。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爲。符。契。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渣。爾。而。終。以。貞。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成。寺。春。秋。六。十。有。餘。矣。時。彭。門。蜀。學。復。有。慧。景。實。選。者。並。明。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抽。引。亟。發。英。采。還。神。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微。猷。故。不。爲。時。匠。之。所。班。列。

釋道慈。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邁。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

頗遊處。護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群籍偏以涅槃攝論爲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斬道俗宗歸。觀屬天倫。可爲法嗣。乃度爲弟子。荷擔陪隨。遊栖宮闕。講談述。皆造下筵。欣叙玄奧。每思擊節。故聽涉乃多而特覽其綱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寺。聚徒仰化。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賓旅浸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行。向背憎愛由生。慈道會晉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置者。便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民庶。爲無不遂。所以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善王府宰臺省群僚。並紆駕造展。諮調餘訓。或忽遽不遇者。心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爲若此也。孫憲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參請。曾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諧任時。接晤緣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關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孫馬壯。欲其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遶其馬。形並雄怒。攬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途達天明。既不見人。知是神威。乃合面歸轡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恕憤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痛州孫與寺僧

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害。非類加謗。乃形言色。孫雖聞此。曾不輟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孫涕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爲過事屬。孫身教導未通。故爲罪。此則過由孫起。宜當見戮。苦復設諫。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孫之云云。遂即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弘者矣。逮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且後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孫登座。主題已告四衆曰。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敢辭大眾。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叙釋。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經幾三宿卒于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匝。披地而踊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款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奉。謂慶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中。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遶遶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屍亡。唯觀空處。仍大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威。必神道有徵。願重靈相。言訖地踊。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川。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妄傳乎。孫弟道謙

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開關表。以仁壽住寺。既演開路。每因此窟。塵地接京都。而勞人事。乃願言幽遁。肝觀山水。谷號王城。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攜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寶會。又聚山門。談議引心。未會虛老。以貞觀元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孫撫之酒淚。與弟子道基等。聞昆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恩悌。爲造釋迦塔一。勸碑樹。德沙門行友爲文。

和上諱慧顯。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居于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開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岸壑。業貫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彥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和上識其日積。情陳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命。且隸李宗。既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祕要符籙。真文并算。數式易禁。劾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又旁詢莊老三洞。清楊子太玄。萬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未乃思其真際。崇尚自然。駐采練形。終期羽化。討尋至理。若響難追。即密誦法華。意歸佛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校。太建年中。便蒙勅度。令住同泰。剎落之後。親親乃知。既是官許。即便稱慶。由附緇侶。稟聽衆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北度。江都。又止華林。栖遶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

①一造②一持③一持④一持⑤一持⑥一持⑦一持⑧一持⑨一持⑩一持⑪一持⑫一持⑬一持⑭一持⑮一持⑯一持⑰一持⑱一持⑲一持⑳一持㉑一持㉒一持㉓一持㉔一持㉕一持㉖一持㉗一持㉘一持㉙一持㉚一持㉛一持㉜一持㉝一持㉞一持㉟一持㊱一持㊲一持㊳一持㊴一持㊵一持㊶一持㊷一持㊸一持㊹一持㊺一持㊻一持㊼一持㊽一持㊾一持㊿一持

匠。因從累載聽談玄義。稽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著。縉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數並海內杞梓。遞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覽衆傳。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彌新。深鑒詞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飲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己任。時閑屏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爲來習。貞慈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稽古。架業重。齊飲德欽。風留連信宿。詳議法律。制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崇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玄

綱曲示機密。燕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昭然。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載。因循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拔思開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累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謂風樹易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衆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儒求。本是厭怠。不成聖法。自爾盡報躬臨說戒。諸有不來。量事方許。每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之流淚。沾巾歎歎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也。以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備法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轡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豐州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朔。名振伊瀛。大業初年。以學功成。榮下勅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夫矣。而神氣清嚴。顧盼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舉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山印。贊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囂。屏居弘業。鄰國公寶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闕。勅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任之。時復闡弘。重移衆采。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參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情直列。膽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未之爲。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塚。遂

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焉。深戒機神。漏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元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辭。宜各敦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遷南山豐德寺東巖。斷石爲龜。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盈三紀。慈誥溫洽。喜怒不形。誨以行

釋道宗。姓衛氏。遼朔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篤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教務釋門。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蘊明禁。外附世塵。隋朝開教。便預剎落。住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祖之生地也。房宇堂塔。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峙列方面。宗於其中。數弘連席。悟物既廣。開洗塵心。而形解雄遠。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存養相尋。丘壑填骸。人民相食。惟宗偏廣。四恩開化。供養。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慈。同州道宗。住隔關河。途經即日。情同拯濟。騰實廣焉。衆以德望攸歸。舉知寺任。統收僧侶。慈旨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舞倫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寺極久。淨地全無。雖未執燭。終染宿煮。釋文至此。宗乃知非。街慨晚學。未成護法。乃停講。翻機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

衆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儒求。本是厭怠。不成聖法。自爾盡報躬臨說戒。諸有不來。量事方許。每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之流淚。沾巾歎歎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也。以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備法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轡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豐州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朔。名振伊瀛。大業初年。以學功成。榮下勅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夫矣。而神氣清嚴。顧盼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舉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山印。贊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囂。屏居弘業。鄰國公寶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闕。勅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任之。時復闡弘。重移衆采。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參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情直列。膽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未之爲。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塚。遂

匠。因從累載聽談玄義。稽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著。縉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數並海內杞梓。遞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覽衆傳。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彌新。深鑒詞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飲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己任。時閑屏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爲來習。貞慈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稽古。架業重。齊飲德欽。風留連信宿。詳議法律。制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崇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玄

綱曲示機密。燕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昭然。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載。因循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拔思開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累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謂風樹易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衆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儒求。本是厭怠。不成聖法。自爾盡報躬臨說戒。諸有不來。量事方許。每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之流淚。沾巾歎歎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也。以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備法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轡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豐州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朔。名振伊瀛。大業初年。以學功成。榮下勅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夫矣。而神氣清嚴。顧盼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舉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山印。贊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囂。屏居弘業。鄰國公寶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闕。勅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任之。時復闡弘。重移衆采。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參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情直列。膽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未之爲。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塚。遂

○欽二欽○ ○齊二齊○ ○詳二詳○ ○說二說○ ○元二無○ ○畢二畢○ ○通二於○ ○照二昭○ ○循二修○ ○文二父○ ○字二室○ ○性二唯○ ○何二無○ ○清二清○ ○以二一○ ○其二其○ ○印二印○ ○工二二○ ○任二任○ ○衆二衆○ ○情二情○ ○未二來○

令止之。由是僧侶清晏卒無後患。自非立
「正感懷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
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釋慧顯姓李氏江夏人本宦隴西世戴蟬
冕遙派合於天演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
祖西晉都亭侯重遜難祖南亭子夏酒因
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
師智即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
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
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
擬斯倫高第既臨聲明遠達天子日親天人
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厭陳德隋
運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
大乘頓覺愛整其旅廣開學市遠招八埏
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果達
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
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陳
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而
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竹
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卓華竟以疾
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胥附咸請處
於通玄依瑞象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
氣乃避地毘陵沈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
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碧智猛風猷
警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
不置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
時刑新經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
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欽茲
歸戒大唐高祖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微威

謁帝便首應詔不悅于躬顯為說宿因
釋威愛憤達頂生之非固曉吳淞之失圖
威乃接足烏咽由斯而別有餘杭沙門道
顯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戶不遠千里
請道金陵乃暫相然諾既而敷暢至理藥
水滋繁爰速施奉並無輕費於遠行龍泉
二寺造金銅彌勒像各一軀坐高一丈五
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
惠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己安人
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
無遠弗届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神光
融曜溫潤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
多顯靈瑞隋末軍亂玉石俱盡二像尊儀
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
無殿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升景掄材
不逾一年浮汎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
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類以風雨相感席
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縣令陳
士緯者排繁從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
槃文軸幾竟疲役增勞即以塵尾付囑學
士智獎曰強學待問無憚惠風師逸功
倍不慚屢照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貞觀
四年十月終于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
一月填于白虎之南鎮學士弟子等千餘人
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
學士諸麟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
殷至號號靡及謹於墳前建塔五層禪
師慧儀鄉拜勝德香火情軫兼事經綸故
使徽通憑高當嚮向術生平子弟仰復

級而需襟宿昔德朋望玉輪而智梯常
州沙門法宜曰余與上人情均道總君終我
疾枕淚眠號素車不馳玄壤長隔欲伸悲
緒聊寄短銘方墳在列靈塔斯布爰屬
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
早越心燈幼傳嚴獄一貫嚆吼三年青蒲應
舉紫極聞天名邦竹化利物攸往循緯日
斟懸鏡常期義海傍溢談峯直上誰謂明珠
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龜宿霧
玉掌排雲湖松送響巖桂呈芬山飛海運
遷貿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力
銀觀長疎
釋法恭姓顯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發成
德自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知為道者
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
篤說招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諒法侶
之羽儀人倫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
爰泊撫塵便能拾俗事武丘聚法師為弟
子也受具之後聽餘杭龍公成實配公昆
曇逮龍將亡乃以塵尾付囑凡斯先達皆
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派之
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
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
詢宗匠深疑頓難每祛懷抱固有無得之
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
於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情頓遣櫟
禽庭獸長往之志彌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
政中成吳土心遊釋教乃脫駕山庭屈還
城邑在迴向寺既迫茲固請翻然迴慮以

①戴二款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戴二款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吳)一〇 ①之二或②足 ③清二清 ④成二城

涅槃華嚴壯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加坐不臥，勤苦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加坐繩床。敕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素長齋，依常參拜，聞有異香，方知久化。跣結經然，伸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於殯所。春秋六十八矣。

釋智顗，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和黑色，故號烏鰲。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約。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莫達無敢右之。及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刻縣立講聽徒五百。貞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誓不出寺，脇不親席，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為性慈仁，言極獨厲。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聞憐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養育，既被臥寢不辭汚染。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為典顯也。百有餘日，論十人，答對冷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返矣。至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依

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就檢已終。乃加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常有異香，州宰自檢深發堅信，乃起塔七層，以旌厥德云。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一 正紀十五 附見四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騰傳二

唐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唐綿州隆寂寺釋靈審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唐澤州清化寺釋智微傳七

唐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

唐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唐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傳十二

唐京師弘福寺釋靈潤傳十三

唐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

唐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十五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即興皇之遺屬也。初朗公將化，通召門人，言

在後事，令自舉處，皆不更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言令自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將千名，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擬，未知何者。朗曰：吾坐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癡明。既有此告，莫不迴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對衆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吾意決矣。為靜衆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傳座，告曰：大衆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會言，而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後，大衆慙伏，皆慚謝於輕蔑矣。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與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同意異，更張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經論，躬為南坐，結軫三周，及實亡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影散，陳氏亡國，敏乃反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避難入越，任餘姚梁安寺，領十沙彌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人，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為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在彼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

①敏二飲明 ②敏二加台 ③於二于 ④二二二 ⑤二二二 ⑥二二二 ⑦二二二 ⑧二二二 ⑨二二二 ⑩二二二 ⑪二二二 ⑫二二二 ⑬二二二 ⑭二二二 ⑮二二二 ⑯二二二 ⑰二二二 ⑱二二二 ⑲二二二 ⑳二二二 ㉑二二二 ㉒二二二 ㉓二二二 ㉔二二二 ㉕二二二 ㉖二二二 ㉗二二二 ㉘二二二 ㉙二二二 ㉚二二二 ㉛二二二 ㉜二二二 ㉝二二二 ㉞二二二 ㉟二二二 ㊱二二二 ㊲二二二 ㊳二二二 ㊴二二二 ㊵二二二 ㊶二二二 ㊷二二二 ㊸二二二 ㊹二二二 ㊺二二二 ㊻二二二 ㊼二二二 ㊽二二二 ㊾二二二 ㊿二二二

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

千佛出世猶在地獄間此重囑涕泗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乃更大哭繞佛懺悔用此爲因恒又勸化士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午時佛前禮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林樹變白大泉渾濁過此方

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期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亡龍泉漸

復斯亦知過能改無過者同誠可嘉矣寺
去城邑將五十里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
填赴山○河爲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
開一經用津靈造

便乾竭據斯以言亦感通之奇致矣

釋靈睿。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郡。益昌之陳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於樹顚。飛來入口。便覺有

龍泉講開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汝律師聞其發略大乘舌即挺出告曰汝大疑也一言發經

娠。卽不喜。五辛諸味。及其穢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師。更曰。家門奉道。自

罪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可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便與往哲所誓心斂速惟聽大乘哲之云亡爲設大齋於

欲奉佛隨師出家。即將往益州勝業寺爲沙彌。二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爲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唐入京。流傳者去。大乘之末。又返蜀郭。

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踰閭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時講華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王守俊公本名守俊。見

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叢公上蜀。在大
建昌寺講開大乘。誓止法。延三年。後還
蜀。蜀不住。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

舊十二年四月三日在尋徑松林坐禪見
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禮拜請受菩薩戒
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

身毛自豎。移往南床坐。至三更。忽聞北壁

①地爲震動 ②七日十(塔表放光地爲震動) ③於三往 ④合二食 ⑤史子二子史 ⑥數一飲下同 ⑦以
 二已 ⑧采二彩 ⑨期二月 ⑩亡二止 ⑪感通一通感 ⑫汰二伏 ⑬西二漢 ⑭恒二常 ⑮
 河二阿 ⑯延二路 ⑰(制)一

外有物擲度達於臥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符。長二丈許。向若在床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擬展賊入房。容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容知相害之爲惡也。即移實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爲先。常講大乘。以爲正業。貞觀元年。通州舊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容夢。有衣冠者來迎。嚮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鍾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據繩床。加坐而終。容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四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幡華菩薩滿寺而下。晚講入房看疏讀經。外有僧告。幡花異香。充寺及房。容聞。捉經出看。欽容立終。堅持不倒。扶臥房中。三更忽起。加坐如生。刺吏以下躬手付香供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華辛莫履。具靈報云。

出家紹隆遺法矣。開皇初年。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辨年幼小。最在末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言詞清暢。章句契斷。神明朗正。見者屬目。由是大蒙嗟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合同倫。遂使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發悟。擊其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福定道場。衆復屯之。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號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芮城。將開攝論。露縷而聽。李釋同奔序。王將了。黃巾致問。酬答乃竟。終誦前開。辯曰。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愚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縱倒掩抑。身首頽擗。冠幘交橫。衣髮紊亂。風至僧倫。怙然自滅。大衆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誠然莫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服其異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立又召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不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實皆欣預席。故使海之內外。僧維華夷。不遠萬里。承風參謁。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法師。命章構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坐。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備矣。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

儀不變其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齊倫諸德。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子時炎。嗜齋。盛傳屍二句。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至葬日。亦不腐朽。子時充早積久。埃塵張天。明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輪蓋引列。俱得升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殯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爲龕。處之。子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明如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爲功。路見貧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之務。惟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識。思塵佛性。無論。並具出章疏。在世流布。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林。頗知梗概。而厭其誼難。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郡。非類。霜懷標舉。爲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剎落。既預聽限。大開宏猷。學不逾歲。即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爾專親侍奉。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欣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於即研精覃思。無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其弘義。于時論門初開。師學多途。封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校其銛銳。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數名理。至於成實。昆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爲軌轍。未旋踵上京。慨茲異叙。隨講出疏。示顯群迷。隋齊王肅。召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

○從一解○ ○有二見○ ○(空)一○ ○從二解○ ○加一○ ○下四○ ○一日四○ ○四日三○ ○持二住○ ○於二于○ ○則二聖○ ○(大)一○ ○王二文○ ○開二開○ ○服二伏○ ○(大)十海○ ○開二開○ ○(至)一○ ○升二月○ ○于二於○ ○明二肌○ ○無十(性)○ ○那二薛○ ○欣二仰○ ○共二並○

一座常擬繫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衆，勸住請講。淫樂至，藤蛇喻忽有異蛇，從杖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至，評論常有魔事，因妓遺疾，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聞知，悲涼相及。葬于高陽原，晚又收其遺骸於故城南南隅，起塔供養。自會之弘道也，溫柔在性，弘贍爲心，遠近流寓，收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惟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世。

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會公同事。總師爲弟子，服章儼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途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怪夢，輒折蓋，翻以爲標，據即令大衆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講後，常禮佛名及讀華嚴，以爲消障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弘法之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爲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鷄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也。厝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謹戒之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爲永誠。吾今死後，勿作威儀，惟以一椽與送山所，願食吾身，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幢輿盛設，威儀將欲塋送，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輿至山，雨即通霽，收葬于京南。

神和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群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爲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爲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爲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縹緲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輒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遠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寶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挂之，得免其命。其爲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膽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與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乃口就噉之，遂至於差，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畫無異，乃自縫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召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怪，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爲業。道俗胥悅慶，其幸遇，屬楊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膺斯榮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曷感作。逆齋事拘繫，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因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

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墊送，初不解息。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未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頌德，足破不進。寬見臥于道側，泣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既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爲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獸王，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將。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爲神聖，然寬因名立行，弘裕有儀。凡所宣化，如風之靡，每至散席，禮觀相仍。或至十萬二十萬者，皆即坐散盡了無資己。告施者曰：「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爲散之。令從用有在耳。其虛懷應物，爲若此也。」兼又輕生疎素，弊服尋常。一經御形，動經累松，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飢餓，銜泣說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減，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督觀諸沙門少者便給，以此爲常。貞觀之初，還蜀，反蒲州，壤繙素慶，幸歡詠如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郡遇旱，諸所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焉。寬爲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室房，曝

○于二於○ ○翻二橋○ ○消二○ ○唐二○ ○卷第十七終○ ○卷第十八首○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相州慈覺寺釋慧休傳十二、慈元靈苑、京師弘明寺釋靈潤傳十三、淨元智所、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京師慈恩寺釋義深傳十五) ○十攝志寬○ ○(以)十○ ○差二度○ ○齊二應○ ○齊二齊○ ○(同)十役僧○ ○于二於○ ○款王二王款○ ○于二於○ ○(如)一○ ○唐十(草)○ ○經十(履)○ ○二二○ ○反二返○ ○二二○ ○揚二揚○ ○室二室○

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湧流民類來蘇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譽故使遍洽時諺號爲二代佛日有沙門神素者架業相隣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栖霞寬住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數歎欣若生平明晚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稟泡形不意之情非復言象素法師俗風清美道器冲深包總義門研機至寶但正業久成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早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臥一床通夕言議至曉方別情猶今昔事即存亡冥感之誠未可陳述素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素見別傳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脇而臥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緣兩根簾餘一領裹縛與送無得隨俗紛紜爲不益事也言訖而卒時蒲廬等州道俗紛赴號慟川野屯於城側七里人滿自寬奔赴號慟川野屯於城側七里人滿自寬從釋種靜攝居形不臥全旣不畜足絹橫篋之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口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私默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運大貴或已勞負荷豈復過本乎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廉恥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濱。以爲漁爲業。而生知離惡深。惟罪報常思。出濟無緣。拔足。或累歎通宵。晨或忘餐。近逾信宿。雖憤氣填胸。無免斯厄。十六過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三世之循環。述八苦之交侵。雅會夙懷。背世情。決乃違親背俗。屬又聞靈裕法師震名西壤。行解所歸。現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秀舉。惟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裕講。蠢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而章句無味。至理未融。展轉陶埶五十餘遍。研諷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解。遍問諸師。皆虛涉重關。返啓其致。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下凡而抑度哉。且搏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往渤海。從明彥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冲情。解律法友。以彥公化世。受染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加雜婆沙各聞數遍。窮其本文。曉其固執。解既清。迺行寔良戲。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不虛延。休卽著雜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敬。頻當元宰。講授相續。函致既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擊響河渭。抱帙橫經。肩排日謁。結疑懷。敏隨接登堂。皆總爲書紳。永開冥府。故於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知學冠空宗。而梗情塵境。欲通惟識之旨。取悟無方。會裕師入關。因便預從。遇曇遷禪師及尼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會。

餘駕停輪。詞吐既新。領拔彌悉。周涉三遍。卽造疏章。神會幽陳。廣疏聽視。自大小諸藏。並統關鍵。惟有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卽了。未勞師授。曾披一卷。持犯茫然。方悔先議。更弘神府。乃負律提瓶。從洪律師。聽探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願諸學徒曰。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遊律部。逾增遙闊。豈非理可虛求。事難通會乎。而敬懷三業。懷課六時。譏塵或阻。卽申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來。卽奉投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竊。荒荐相仍。寺衆僧厨。亟經宿觸。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機。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闢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日警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間。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無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來歸附。當斯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遠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靜亂。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再和大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討。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于時曹公徐

①決一缺 ②近一延明 ③至教二教至 ④禮二禮 ⑤一[表兄別] ⑥[兄別] ⑦十 ⑧冲二冲 ⑨開二耕 ⑩府十學 ⑪扶二款 ⑫加二加 ⑬賈二賈 ⑭年二 ⑮無二無 ⑯日三 ⑰疏三

京師並固辭以疾無預祭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住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蒲柳之慕。猶執卷諮謀。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二三十遍。文旨乃鏡。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卽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夜長慨。有耿于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閒道意。在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耳。安能鑢錘其樸耶。所以引化席端。直陳綱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形心。逾衰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襍懸壁上。尺絹不居。所得外利。卽迴講衆。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着麻鞋。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答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裏之草束。受具已來。蓋無他洗。入夏

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鄉閭望族而風格弘毅統攝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間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靈祭法師住興善寺祭有正行備于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彌發蹤能爾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瞻群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即斧藻人法四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勅令往官供驛乘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既達河內道俗服其精通敬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

◎律法二律◎◎律二律◎◎下同◎◎於十今◎◎用一◎◎十(仰)◎◎滿(滿)◎◎第一◎◎道二◎◎
◎在二◎◎註二◎◎於道◎◎一◎◎點二◎◎病二◎◎烈二◎◎并二◎◎
◎註二◎◎之註◎◎同正周◎◎若二◎◎超二◎◎和上二◎◎
◎註二◎◎

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想。後觀無生捨唯識想。第二剎那即入初地。故無第三。至約三性說三無性。觀據遺執。惟有兩重。至如本識三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總別三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三種熏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之旨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容卓越。博要之舉振續京畿。講釋經論。函經載紀。銓辯名理。響逸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施食。談玄爲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披于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凭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即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智衍。即潤之猶子也。幼携入道。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聲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統律成匠。取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資傳道其宗罕接。惟潤之緒。繼美前修。記述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聰敏易悟。深厭形有。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衆部。偏以涅槃爲業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遠近亦於法衆親喻覆述。後於顯法師所學。窮地論傍通。經數德器崇振。及隋祖升遐。禪定構立。乃召處之。自爾專事弘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綱維無非令達。乃

勸爲律藏寺上座。緝諸理事。允訓朝委。立性清慈。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禮。麟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勅任大總持。本居寺主。春宮異供。隨時薦及。以追受戒之禮也。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講溫。時感白。鷄隨入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絲倫。及弘福譯經。還充證義。慈恩創起。又勸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纔經一句。奄爾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以手搗。撥於空。侍問其故。答曰。有二衣冠者。數來禮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白。綠池鮮榮可翫。尋爾合掌。目送於空。曰。大德羅喉羅來辭去也。因爾潛逝。殊香滿院。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沈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愠莫顯。操節不形。傳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盤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計。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敦義。屢啓請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整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幾。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于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

高推。褒敬竭義。筵縱恩披。諸方。後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開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會慈恩申請。搜揚髮彥。京邑承風。以事開奏。下勸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經三藏玄奘法師。盛處機衡。當陽弘演。承恩遠問。用寫繁蕪。亦既止其。許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尙名體。耽迷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十遍。勸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肝衡傲然。亂舉褒爲提。親解。致疎刷神。責以三開。微。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背。論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疎拔之神奇。伏其辯給之銛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語。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夢祈雪候。內設福場。勸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褒問曰。既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爲際本。於道邪。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原。答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道。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道。亦可。道本於本

道法於自然。自然不。道。亦可。道本於本

① 廣一觀② ③ 見一應④ ⑤ 舉一賢⑥ ⑦ 榮一第⑧ ⑨ 德一⑩ ⑪ 性一情⑫ ⑬ 善一德⑭ ⑮ 德一及⑯ ⑰ 二一三⑱ ⑲ 四一五⑳ ㉑ 然一十㉒ ㉓ 計一精㉔ ㉕ 請一清㉖ ㉗ 涼一明㉘ ㉙ 實一德㉚ ㉛ 德一德㉜ ㉝ 德一德㉞ ㉟ 德一德㊱ ㊲ 德一德㊳ ㊴ 德一德㊵ ㊶ 德一德㊷ ㊸ 德一德㊹ ㊺ 德一德㊻ ㊼ 德一德㊽ ㊾ 德一德㊿ ㊿ 德一德

際本際不本道。榮既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既喚我為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獨翫嘲謔。塵天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為佛之弟子。由以事佛為師。汝既稱為先生。即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為道祖。于時怩無對。便下座。

又令褒堅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即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爾後諸寺連講。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七家載駟。群公畢至。英聲遠播。不久遷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捨。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返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聞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惟遠。條暢銓府。開喻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夢。騰蘭赴維。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非夫辯慧何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舉。談吐誠易。識敏攸難。不輕被錯授之儀。淨名垂失機之責。並為沈淪典誥。以解齊緣。藥病相翻。斯迷斯覺。況復教流千載。情纏五濁。控詞談理。能無糾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有道安。獨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榷義方。廣疎注述。首開術路。遠持追蹤。於遂古。願。敬振藻而傳芳。故

著序云。安。和上整荒塗。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啓神理於來世。至如道生孤拔。擅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新理而改旦。自斯厥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蓋可知矣。梁高祖拱御曆。膺奉護持。天監初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陶思幽微。於重雲殿。千僧講衆。月建義筵。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恆。重申大品。發明奧義。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所覃。被于荒服。鍾山帝里。寶刹相臨。都邑名寺。七百餘所。諸賢文理。往往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曼藏者。方駕當途。復稱僧傑。抱酌成論。齊露先驅。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摘文揣義。情猶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敷化。但堅玄章。不觀論文。經于皓首。如斯處位。未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誠遊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模隨文。五失又開弘誠。然則教為理依。理隨教顯。附教通理。弘之在人。准此承遵。居然多惑。寧乖此喻。安得相符。是使梁氏三師。互指為謬。審文紙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縱達論宗。肅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相兼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是長。儀範多難。非無十數。翹楚遵修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也。太宗簡文。在昔東府。委心妙法。還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從。窘案。故使釋

侶無聞。中宗孝元。體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揚。沙門道悅。德隆時彥。業冠通賢。經述新奇。帝偏屬重。奉為僧正。盛開學府。廣召義僧。還遵舊轍。戶牖為異。宣明已下。福事雖弘。至於教理。頗駁微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僧寺。誅焚略盡。及初臨統。普備修治。接棟連葺。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悲。至如瑛。騰騰光於五湖。榮朗飛。蓋於三楚。二瓊以匡救而傳世。兩等以護法而相嗣。盛德弘矣。逮于北都。最稱光大。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殄絕魔網。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憑。跡通軌。法融慧遠。願風爭衡。然而開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為言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今古。即當鋒之領袖。乃萬葉之師模。然光初學律宗。晚通理教。郁郁兼美。能振其芳。觀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護法為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網模。被及當今。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教道東。世稱弘播。論其榮茂。勿盛梁齊。故武帝撫期。師承護法。戒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缺六時。永絕辛羶。長齊卒歲。言行相檢。誠可尊嚴。自有帝王。罕能相擬。于時釋侶。願視思齊。篤學翹誠。多陳濟器。齊宣受禪。權用不忍。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宗教。佛理。師承戒護。

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從。窘案。故使釋

①天二天宮 ②即二則③④二二請⑤⑥返十(於)⑦⑧性二維⑨⑩二二二⑪不輕一常都⑫⑬二二二⑭⑮二二二⑯⑰二二二⑱⑲二二二⑳㉑二二二㉒二二二㉓二二二㉔二二二㉕二二二㉖二二二㉗二二二㉘二二二㉙二二二㉚二二二㉛二二二㉜二二二㉝二二二㉞二二二㉟二二二㊱二二二㊲二二二㊳二二二㊴二二二㊵二二二㊶二二二㊷二二二㊸二二二㊹二二二㊺二二二㊻二二二㊼二二二㊽二二二㊾二二二㊿二二二

每布髮於地。令上統踐之。又能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鷹犬。敗漁屠殺。普國不行。年三月。六勸民齋戒。公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昭玄十統。肅清正法。使夫二百萬衆。綏輯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矣。周武定業。秦川大開。釋府沙門道安復稱弘量。降禮宸極。展敬華夷。導龍樹之江河。響爛天之輿蓋。地維武服。道寄文弘。開蒙博施之功。是其經略。但以運屬道消。中年毀廢。雖陳顯論。莫表深衷。麟病成珠。竟于身世。末有亡名。復接斯各。坎壤貧病。陷遭戎俗。孝宜即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齋福稍起。而厥化草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專弘佛教。開皇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處。皆爲立寺。召諸學徒。普會京臺。其中高第。自爲等級。故二十五衆。時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帝目覽萬機。而耳餐正法。于時釋門重稱高敞。雖滅梁齊。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隋運高僧。首達帝城。即陳講議。服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驪等。僧衆以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號僧休洞精於大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瑛瑱群英。抵河龍象者復巨知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復是高傑。至如坐鎮御床。口敷聲教。致令萬乘頂足。其德弘矣。煬帝嗣籙。重飛聲實。道莊願言於內外。法論禮御於始終。相顧光揚於兩都。獎脫振漢於周魯。厚德懷仁。又難加也。

自爰初晉邸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備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微別館。法輪長轉。慧炬恒明。風靡之化。曩延復遠。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論最爲繁富。世近易照。無勢廣顯。及皇唐御曆。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爲弘遠。伊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攸聞。故略其致。然曩壁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於玉壘。常辯弘揚於三輔。深懿馳譽於兩河。并晉則二達開模。齊魯則密才程略。問會剖符。日下敬其名教。微空位席。當澤仰其義門。本紀時或漏之。其德不無。光叙統明。來師注述。通以章鈔爲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改張。差無弘誘。或接綴前篇。或糅雜時見。或虛控胸臆。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義塞壅。皆勒成命氏。騰譽一時。言行之間。河漢遠阻。本寔邪求。妄承傳教。審夫意本焉可強乎。且自經詰所被。元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明知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演澆淳。翻種諸有。未爲靜業。超生之教。豈意然耶。貴如說行斯誠旨也。故今當坐講。諸客寫送文義。其隙復廣。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惟識離念。競舉橫想。受學昆曇。行惡戒者。奉爲聰慧。聽習楞伽。樂飲嗽者。用爲通極。四奇單蒙俗。陵轅往賢。眇視天漢。率輕禁網。謂邪慧爲真解。以亂識爲回智。不深悛悟。枉喪餘齡。故使說法天禽。被于念處。聲特庸。寶具列賢愚。辯俊異之前生。顯頑闇之後報。冷然釋相。可不自誠歟。原

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弘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矜伐以冒時賢。安詞以拔愚節。託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符。故世中論士。鮮會清柔。初事含容。終成陷。名聞誰賞。境界非凡。徒盛拒輪。華歸磨。故有王斌論。並明探蛇勢。會空屋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惟聞殺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披之相。及後業之作也。或生充蛇報。或舌爛喉中。或僧獄接其來生。或猛火焚其往咎。彥琛山樓之驗。又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豈言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遺塵。慧光後嗣。宗仰微烈。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解相高。內外通。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倫。侍人流汗。非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爲先。斯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愛心綿密。未覩其短多容。瑕累見。心機動禍福相隣。若不先知。何成德。致使裕公虛沾此及。若能返求諸己。斯言自亡。故宜足流無備之詞。居士設未輕之論。誠有由矣。世有慧休。即承裕緒。學難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禮。而親執瓶衣。遭難而更立淨厨。臨危而深誨禁約。人法斯具。慧解通微。章疏所行。誦爲珠璧。猶恨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初 正傳二十、三 附見十、五

梁鍾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梁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 慧初

梁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 法師 慧賢

魏岳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摩傳五 道育

齊鄴中釋僧可傳六 和居士 法公 廖公 僧那 慧滿

齊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

後梁荆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一

後梁荆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二

後梁荆州玉泉山釋法懷傳十三

後梁荆州支江禪慧寺釋惠成傳十四

後梁荆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五

周京師大寶寺釋僧瑒傳十六

周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七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隋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裴玄 智曉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永 半開 裴

釋僧副 姓王氏 太原祁縣人也 弱而不弄

釋僧副 姓王氏 太原祁縣人也 弱而不弄

聖微絕群。年過小學。識成。長行。鄉黨

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定靜。遊無遠近。

襄釋尋師訪所。不逮。有達摩禪師。善明。

觀行。循獲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

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爲定學宗。

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論。並知學唯爲

己。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華。止於鍾

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獲得。栖心之勝。壤

也。行逾永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無

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道

類然。不作。咫尺宮闈。未嘗謁觀。既行爲物

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貴。

乃命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

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道。遙於門。負杖而

歎曰。環堵之室。蓬戶。變。匡坐其間。尚足

爲樂。事貴廣。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

遷。古人所。尚何必。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

乃有心。眠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蕭淵藻。

出鎮蜀部。於卽拂。衣附之。爰至井絡。雖途

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好經籍。執卷

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

久之。還返金陵。復往開善。先是胡翼之。山

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

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日。

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

其會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

非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久卒。於開善寺。

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望於下定

林之都門外。天子哀焉。下勅流贈。初疾。痛

之時。有勸脩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

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

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

勿營棺槨。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

將爲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

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釋爲之

之。時。有勸脩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

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

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

勿營棺槨。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

將爲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

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釋爲之

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澤。閑

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頭淹年序。衣食

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摩提婆。學

諸觀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續。出

守南海。聞風遣請。携與同歸。因住幽栖寺。

賴明祕。采常示如思。久處者重之。禪學

者敬美。幽栖寺中。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

遵清儉。永明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自

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春秋七

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魏天水人。在

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好習禪念。嘗閑居

空宇。不覺震擊大震。斯固住心深寂。未

可量也。而志高。清遠。淡然。物外。晚遊梁

國。住興皇寺。閑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

訪。有聲皇邑。武帝爲立禪房。於淨名寺。以

處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趣請法。素懷

恢廓。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候。普通五

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之陰。弟子智願

樹碑墓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珍。宋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彌

陀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

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

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

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

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

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

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

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

十六二十九 三十(人) 五十(人) (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惟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剎。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山巖。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女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爲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微。應游著。皆異。

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惟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客房。威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于今尙存。

眞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卽性淨之理也。摩訶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眞之士從率歸悟。錄其言語語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爲務不測于終。

二〇六〇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誰能繫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以爲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穢。堪堪方知。力用堅固。不爲緣陵。達摩滅。化洛濱。可亦理形河漢。而昔懷嘉譽。傳檄邦畿。使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鄭盛開祕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恒禪師。先有定學。王宗下。徒侶千計。承可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來。殄可門。既至聞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懷。無心返告。恒又重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爾計。功夫開汝眼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縣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絕學浮華。誘騙者操刀自擬。始悟一言所演。欣怖交懷。海迹歸淺。深漸在可。乃縱容順俗。時惠清飲。乍託吟謠。或因情事澄。汰恒抱寫。制煩無。故正道遠而難希。封滯近而易結。斯有由矣。遂流離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

是影。揚聲止響。不說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迷悟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非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爲答之。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感此一見之徒。望中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復有化公。彥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覺。并制文義。每講人衆乃還。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所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斷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可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目裏。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曰。此經四世之後

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惟服一衣。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衆陽人。姓張。舊住相州隆化寺。遇那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拾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相墓中。遇雪深三尺。其且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間有括訪諸僧。逃隱。滿便持衣盂。周行聚落。無可滯礙。隨施隨散。索爾虛閑。有諸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爾讀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達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斷四卷楞伽。以爲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陶中。無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並可之宗系。故可別叙。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及受具後。宗軌毘尼。進止沈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爲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其高

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歲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帝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默嘉瑞。因從受戒誓爲弟子。下勅任同泰寺降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辟方許。背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爲造二寺。山名天觀。治曰丈六達念身爲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餅谷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爲魏廢帝中王勅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困濟業。帝爲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冠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曰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載山神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白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饌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健可將還。後當爲禮。因令通爲之。時一拜

兼唱。其含幽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入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誦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驗放狗還也。至曉狗還看於頂上有銜嚙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願侍臣云北方禪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禮。其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般若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號山林爲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禮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無間嫌隙。承先私憾倍加事之。榮勝高流彌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黨。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八。投鉅鉅鑪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爾便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願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禪法北遊定州嘉魚山。累教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秦岳來。稠以情告。彼遂若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當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懸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障供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觀心。九旬一食米惟四升。單敷石上不覺晨昏。布纏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爲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鵝山靜處感神來變。抱肩築腰氣虛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己所證。跋陀曰自慈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入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呵遣之。婦有溫色以足蹋泉立。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

①開示二開亦②背二背③治二治④六二夫⑤末二末⑥中十(山)⑦(下)一⑧教二教⑨神二神⑩白二白⑪三二年⑫第二第⑬波二波⑭同二同⑮余二余⑯規十(都)⑰(開)一⑱信二信⑲姓二姓⑳索二索㉑(距)一㉒二二㉓二二㉔二二㉕二二㉖二二㉗二二㉘二二㉙二二㉚二二㉛二二㉜二二㉝二二㉞二二㉟二二㊱二二㊲二二㊳二二㊴二二㊵二二㊶二二㊷二二㊸二二㊹二二㊺二二㊻二二㊼二二㊽二二㊾二二㊿二二

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哮。振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現皆此類也。從移止青羅山。受諸。厲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飴。坐久疲頓。舒脚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為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造供。魏孝武永熙元年。既召不出。亦於尚書谷中為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又默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之境。道未通被略。言血食。眾侶奔赴禮。顯填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為說偈止之。聞者慚色而止。便為陳修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新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群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元請即日拂衣將出。山巖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賀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

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為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髮流汗。即受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爾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政漁。壽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勅。民齋戒。官園私菜。章悉除。帝以他日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為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弘誓。護法為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互。語隔或難。天保三年。下勅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而教授。時揚講誦。事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為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翼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群有識邪正。達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為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爾微情。歸向通古。無倫佛法東流。此焉盛矣。具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褥。接珍登山。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

事乖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勅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經王府。爾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寸尺小緣。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衛。故幸參觀。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為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寶。家藏本據。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棲心寂默。虛來實返。業暢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還。寔深嗟憫。資崇有嘉。用申虔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為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闢毘起塔。建千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勅右僕射魏收。為製碑文。其為時君所重。前後皆此類也。既而題日准勅。四部綱。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斷絕。哭聲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塔。每有靈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

①振振二震岩②震震③現二顯④廣二廣⑤加二加⑥武十(帝)⑦又默二文墨⑧文默⑨未二味⑩元二九⑪下二又⑫城二成⑬而二⑭(事)一⑮(當)一⑯(一)十本⑰葉編二妙葉⑱中二仲⑲香二香

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巖穴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尙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郢部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燃良久杳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聽乃以手按頭著地問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鬻繫虎災請求救援聽卽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勸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聽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兇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邊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爲造禪居寺聽不往住度人安之又勅徐攜就所住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爲靜林隋又改爲景空大唐仍於隋號初聽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聽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

②大二太②③ ④情一情②③ ⑤重二重②③ ⑥[稍]一壹 ⑦存一在②③ ⑧清一嘆② ⑨齊一齊②, 都② ⑩重一重② ⑪或一或②③ ⑫
 萬二字② ⑬盤二符②, 盤② ⑭子二子②, 了② ⑮卷第十九終② ⑯卷第二十首② ⑰環被如首卷 ⑱法隨以下十五等目明本在
 釋法苑前行 cf. p. 550 ⑲部二都② ⑳佛二彼② ㉑布十(故衣)②③ ㉒王二主② ㉓[黨]一壹 ㉔來十(號)② ㉕因見二怨惡
 ②③

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忿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聽所請雨。使還大隆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迎出都。有事不遂。及湘東王作牧荆峽。於江陵造天宮寺。迎以處之。遂終此寺。即梁太清年也。其寺見有碑記。廣叙微異景空。今寺猶有禪堂存焉。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穎。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坊。為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潔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聲。遂負義沿波。達于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專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兼弘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晚學宗領。遂具受祕法。諸質玄觀。定水既澄。慧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名山。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舉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于此寺禪坊。時年七十有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空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曇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沈。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深名高。為之銘頌。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律。有聲漳鄴。後講涅槃。并授禪數。齊主崇為國師。以處眾難。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花維摩思益。以為常業。而未開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別月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脇而臥。明日怪眠不覺。看之。久終。方悟長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寄。因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淵。咸具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為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眾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開便敬重。奉為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諸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觀像從京房返於大殿。爾日即愈。是知有王瑞像威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於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懷。姓駱。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懷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為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味。不著僧服。大布為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臥常坐。勤勵莫倦。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峰台嶺。衡羅恒岳。無遠不屆。氣調清遠。故山僧見者。莫不担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棲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為。如在邑里。昔從岳岳。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懷常齋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邪。答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謂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栖默山。以禪靜為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

○(所)○(迎出)○(存焉)○五十六字○(重請下都。確乎不許。後至廬山。驛騎咸王因從受戒。勸請還臺。聽志存虛靜。辭所西上。通隱荆部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仰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和故陳晏。必令請得。如不允者。未足相見。更以事請。聽不免意。暫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秋。至山。起重閣三間。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遣延永住。不守本志入之故耳。統御禪衆。有屬舊規。謂請相參。無虧慈潤。所獲檀捨。通造藏經。凡所至處。靈瑞難述。初太常劉之。大具以開。高祖遂每西遊。并送供養。武陵上蜀從受歸戒。巴城守晉鴻。上湘東王柏木為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上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為寶光寺。請聽居之。王述教若鏡。每明日將登殿。則夜放光明。照教里不假燈燭。義者以彼若大慧智光。顯現所致。及宣帝末。臨亦同前。教聽。每入道場。必滿酒。翹仰。將氣撲。配天花。異

釋惠成姓段澧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荊南佛法希鮮承都下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舡往造建業正值成實雲講學者肩輦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畢施本邑至匡山寺顓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依他生解忽今自檢茫若霧遊慨恨之甚不可得也乃唯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今試驗之見屏如意及手巾綫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忽燒却章抄捐擲筆硯專志攻擊以必達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成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

後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再過。衆聚多誼。枯折由生。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木食麻衣破衲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儉約一隅別行。所止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儻共遊。狡戲。或摘葉猷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爲功。所以高蓋驅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願便忘返。加又口繞黑子。敬若升形。日有重暈。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俱平。奇相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闕壤。聽業未廣。而無問不。明能勸整。四儀靜修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

①疎二疎㊦㊧ ②齒二齒㊦㊧ ③〔前〕一㊦㊧ ④水二來㊦㊧ ⑤惠二慧㊦㊧ ⑥記二紀㊦㊧ ⑦歲十(矣)㊦㊧ ⑧鮮二鮮㊦㊧ ⑨〔下〕一㊦㊧
 ⑩紅二紅㊦㊧ ⑪雲二雲㊦㊧ ⑫旋二旋㊦㊧ ⑬寺二與㊦㊧ ⑭今二令㊦㊧ ⑮唯二惟㊦㊧ ⑯忽二忽㊦㊧ ⑰外二外㊦㊧
 ⑱攻取二正擊㊦㊧ ⑲達二達㊦㊧ ⑳成二成㊦㊧ ㉑十(試)㊦㊧ ㉒久(久)㊦㊧ ㉓口二月㊦㊧ ㉔於二於㊦㊧ ㉕法二法㊦㊧
 ㉖反二及㊦㊧ ㉗說二說㊦㊧ ㉘地十(東)㊦㊧ ㉙成二感㊦㊧ ㉚〔可〕一㊦㊧ ㉛接十(取)㊦㊧ ㉜漸二漸㊦㊧ ㉝給二給㊦㊧
 ㉞王二王㊦㊧ ㉟宣二宣㊦㊧ ㊱〔禪師在〕一㊦㊧ ㊲枯二枯㊦㊧ ㊳生二生㊦㊧ ㊴稱二稱㊦㊧ ㊵偷二偷㊦㊧ ㊶偶二偶㊦㊧
 智度傳明本在智度傳第 4. P566 ㊷忘二忘㊦㊧ ㊸升二升㊦㊧ ㊹俱二俱㊦㊧ ㊺開二開㊦㊧ ㊻明十(而)㊦㊧

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
麗重。隨偏同。虞舜。皆降。僞像。分似。周公。德宇
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爲。世寶。篤
志任持。故有。法相之宜。與。俗務之宜。廢。發
談議。事無。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
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
祈請。爲。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
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玄
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荆
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
京。以。其。語。妙。宗。條。以。問。實。既。而。慧。心。潛。運
南。北。疎。通。卽。爲。披。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
之。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
曰。急。備。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
南。某。寺。堂。崩。厄。也。當。爾。之。時。楊。都。講。堂。正。論
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
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歎。摧。壞。大。衆
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知。實
祐。大。送。珍。寶。賜。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
物。而已。餘。隨。散。之。由。爾。名。振。三。國。事。參
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
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嘆。入。天。變。色。帝。哀
慟。泣。之。有。勅。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卽
以。其。日。爲。於。東。郊。門。外。縣。公。郵。食。基。塚
南。碑。石。尙。存。弟。子。疊。相。等。傳。燈。不。窮。彌。隆
華。實。以。業。有。從。愛。於。墓。所。立。寺。還。名。福
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
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庚。信。製。文。今。在。苑。內
釋。僧。璋。姓。潘。汝。南。平。與。人。也。器。量。沈。深。風

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
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
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資。於。玉。石。情。風。拂
於。烟。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楊。都
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子。五。載
齊。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靈。寺。從。風。禪。師。所
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檢。因。緣。乘。持。念。慧
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
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橫。西。浮。錦。聲
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光。徹。被。于
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
親。奉。清。謁。乃。勅。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
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勅
使。爲。安。州。三。藏。經。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
之。日。經。始。壽。山。梵。宇。一。寺。南。望。楚。水。東。指
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
帝。王。隆。重。爰。有。別。勅。於。王。城。之。內。起。天。寶
寺。用。以。居。之。既。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壞
味。任。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
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
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卽。以。三。年。二
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瑋。容。止。恭。莊。威。儀。整
肅。遊。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
新。野。庾。信。載。奉。芳。塵。勒。碑。現。集
釋。曼。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同。房
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禮。逢。和。上。相。聰。敏
易。悟。目。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
悲。誘。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見。入。弋。繳。網
羅。禽。獸。窮。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

濟。之。誠。出。于。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
我。不。及。也。斯。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恒
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自。陳。道。合。私。有。聽
者。了。無。音。問。常。以。爲。軌。乃。經。積。載。有。時。大
痛。橫。流。或。旱。澇。凶。險。人。來。問。者。相。皆。略。提
綱。目。教。其。治。斷。至。時。必。有。神。効。人。並。異。之
或。問。李。順。興。強。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
多。慾。強。練。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
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京。華。七。衆
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曆。正。法。頽。毀。潛。隱。山
中。開。皇。之。初。奉。先。出。俗。二。年。四。月。八。日。卒
於。渭。陰。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寺
其。承。緒。禪。學。道。西。囑。慧。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涪。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
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
間。四。冬。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惟。常。坐
繫。想。繩。床。下。帳。獨。靜。道。俗。參。訊。略。示。綱。緘
令。其。住。心。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
靜。緣。衆。聚。雖。多。而。外。無。羣。擾。正。任。性。行
藏。都。無。名。質。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
深。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邁。偏。以
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公。貫。者。引。正。住。寺
爲。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無。顧。眄。還。返。林
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於。世。名。爲。六
行。凡。聖。修。法。也。包。舉。一。化。融。接。萬。衢。初。曰
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
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都。合。六。部
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半。行。體。言
非。文。質。字。爽。詞。費。開。皇。七。年。薨。來。謁。帝。意

○保定二後元○ ○野二第○ ○故二伎○ ○周二用○ ○知二如○ ○陽二陽○ ○三二二○ ○義二其○ ○家二家○
○侯二安○ ○真二與○ ○齊二齊○ ○問光二聞先○ ○威二感○ ○勸二師○ ○子二於○ ○自二日○
○真二真○ ○險二險○ ○強二一○ ○寺十○ ○終時遺書生蜀名聲直故置相如後所述又○ ○二二二○ ○冬二寒○
○龍二唯○ ○任二任○

以東夏釋種多沈名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檢理抱。知宗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穎。素承道訓。乃於釋林寺大集名德。述上所奏。時座中有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意仰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淺季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禁方禪師處。即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繁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滯樊鄴。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還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津。稠亦定山郢匠。前傳所叙。詢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既異林。精融理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閑饒野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權運。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荆棘磴路。披跨不難。巖壑幽阻。難緣登陟。志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空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士谷修禪。屬枯泉重出。

○鼎慶遠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威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因病死蘇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爲醫。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誼。事略同此。而或廊居棲棟。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觸居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爾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裏。釋歸歸霧結。隋文重其德。晉致誠虔敬。勅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經書。兼以香供。以開皇末年風疾忽增。卒於柏尖山寺。

春秋八十五。夏五十。夏矣。初遭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遠院空飛。聲啞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覺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呼逾甚。血沸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遠院悲吼。兩霄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樹寒。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林。

○道慧方等。乃闍里餘質。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爲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並讀大品。其遺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法。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士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祈誠。夢神擊兒告云。我今持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即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准至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離。或值積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知平分。不喜愛憎。八歲既臨。標據清敏。懷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爾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孫。生因調曰。何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乃履道弘。誠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遐舉。以時勸教。

以病驗人。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履涉言教。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由見起。慢忘即懷。厭離便為。邊地下賤之因。今雖聞其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近處。凡有影塔。皆周行禮拜。遠旋翹仰。因為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嚴詳。據率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會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為父師之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高穎。邀延住真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文據。類叙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弘善等是也。自爾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六時禮旋。乞食為業。虔慕潔誠。如不及也。未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臥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鷄鳴之處。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于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未從俗服。尚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

網。返道之賓同所。擊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死方鐫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勃興異迹。時成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奉行剋削。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勅斷不行。想同儕易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寶錄。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於聽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柳靜。殊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近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預知運絕。苦辭還襄。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巍然摧變。時岑闍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經堂。常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

鼠有病者。岑以手摩。得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坭酒食。或群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述來事。晝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願招集。禪徒。自行化裕。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上佛殿。禮辭。遍寺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還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法法師床前。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出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床。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叙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一人 附見九人

周 函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一 慧明

陳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三

隋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四

①影二卷②等二寺③二二早④二二二⑤二二二⑥二二二⑦二二二⑧二二二⑨二二二⑩二二二⑪二二二⑫二二二⑬二二二⑭二二二⑮二二二⑯二二二⑰二二二⑱二二二⑲二二二⑳二二二㉑二二二㉒二二二㉓二二二㉔二二二㉕二二二㉖二二二㉗二二二㉘二二二㉙二二二㉚二二二㉛二二二㉜二二二㉝二二二㉞二二二㉟二二二㊱二二二㊲二二二㊳二二二㊴二二二㊵二二二㊶二二二㊷二二二㊸二二二㊹二二二㊺二二二㊻二二二㊼二二二㊽二二二㊾二二二㊿二二二

* 隋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五

* 隋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六

*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七 僧集

*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傳^八 玄覺

* 隋趙郡^九 障洪山釋智舜傳^九 智舜

* 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緒傳^十

* 隋天台國清寺釋智越傳^{十一} 法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

也以梁大通五年辛亥之歲生于湘州長

沙部天挺英姿秀拔群表雖居綺年人多

傾異覺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

殊致時湘部名僧相謂曰珍閣梨位地難

測然入如來室者即命矣故自結髮日

新開裕八歲能詩書體貌凝遠識者知非

常器然而銳精聰習妙入深義故使理超

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愚貞無絕俗道親

物疎州閭登重年十五誦法華經兩旬有

半一部都了尋事剃落學無常師專行方

等普賢等儀討據華嚴以致明道行自

襄河聞恩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來儀投心

者衆乃往從之後遊仙城山即古松仙之

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所心

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

未至山夕壽忽恍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

館側至覺驚喜登巖悵望遂觀梵旅盈

林乃命至也趨而禮謁即捨所住爲善光

寺焉供事辦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

摩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

指罔弗倒戈既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

隨從還返故林有法音禪師者同郡郡人

本姓王氏不言知已兩途得朋同就

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心定未結數句

法門開發諸實遲疑乃惟反啓懼失正理

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于河北遇恩適

兩師方祛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五稔預

知亡日乃携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斯

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

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

日精爽不謬正坐跏趺而西念佛成觀

佛來合掌而卒同衆有夢天天下地幢幡

照日又聞房宇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悉

非一音以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

相顯亦同倫然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

即於樹下構壁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鄧子

文立碑于寺門人悲願祖傳命業不墜禪

風化行安河道明隨世初命與慧思定

業是同替激衡楚詞采高談命定過之深

味禪心慧聲遐被著大品義章融心論還

原鏡行路難詳玄賦通述佛理識者咸誦

文或隱遯未喻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爲貴

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戒

弟子濟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列國乃貽

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

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

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閣禮經於洙

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

蓋限茲一世豈如典法輪於鹿苑蕩妄想

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

無內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

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

括故能內貫九部搜雪山之秘藏外該七

略探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旌真羅

浮之記曇賦七嶺法詠三河寶師妙析莊

生璣公著論表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

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

聖鏡稟羅云之密行種寶頭之福田撫挹

定水便登覺觀高瞻禪窟支將逾喜捨足

以不遠瀟湘來儀河陸植杖龍泉乃爲

精舍迴車馬首即創伽藍鑿嶺安龍詎

假聚砂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

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衡衆齊

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琴聲暫人桃

源香山梵響將阮瞻而相發日殿妙音與

孫琴而高韻紫蓋貞松仍擢上國辯洪

岸神井即鑿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

聲崇峯景行牆切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

海沈形泊渚宮淪獲將歷二紀晝倦坐

馳夜悲惺惺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

遺瀟胸衿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

告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壓低

頗絕章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冠垢撫百

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

而梯會稽賦無鶴而詠鸛鳴若求其一

上辨
二二二二二

五二六〇 六二七〇 七二八〇 八二九〇 九三〇〇 十三一〇 十一三二〇 十二三三〇 十三三四〇 十四三五〇 十五三六〇 十六三七〇 十七三八〇 十八三九〇 十九四〇〇 二十四一〇 二十一四二〇 二十二四三〇 二十三四四〇 二十四四五〇 二十五四六〇 二十六四七〇 二十七四八〇 二十八四九〇 二十九五〇〇 三十五一〇 三十一五二〇 三十二五三〇 三十三五四〇 三十四五五〇 三十五五六〇 三十六五七〇 三十七五八〇 三十八五九〇 三十九六〇〇 四十六一〇 四十一六二〇 四十二六三〇 四十三六四〇 四十四六五〇 四十五六六〇 四十六六七〇 四十七六八〇 四十八六九〇 四十九七〇〇 五十七一〇 五十一七二〇 五十二七三〇 五十三七四〇 五十四七五〇 五十五七六〇 五十六七七〇 五十七七八〇 五十八七九〇 五十九八〇〇 六十八一〇 六十一八二〇 六十二八三〇 六十三八四〇 六十四八五〇 六十五八六〇 六十六八七〇 六十七八八〇 六十八八九〇 六十九九〇〇 七十九一〇 七十一九二〇 七十二九三〇 七十三九四〇 七十四九五〇 七十五九六〇 七十六九七〇 七十七九八〇 七十八九九〇 七十九一〇〇 八十一〇一〇 八十二〇二〇 八十三〇三〇 八十四〇四〇 八十五〇五〇 八十六〇六〇 八十七〇七〇 八十八〇八〇 八十九〇九〇 九十一〇〇 九十一一〇 九十二二〇 九十三三〇 九十四四〇 九十五五〇 九十六六〇 九十七七〇 九十八八〇 九十九九〇 一百〇〇

陳主具聞。不以爲誠意。不久謀同一人暴死。二爲獾狗嚙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勅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覺與諸學徒。相達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勸。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卽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阜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旨。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爾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敕念。泯然命已終。小僧雲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晏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煥身軟。顏色如常。卽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

二〇六〇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表諸狀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閣射則應於茲何以知之無明是暗也暗否是明也心虛如鼓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象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爾後歸宗轉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行化導可各隨所安當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實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頻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鍾是召集有緣爾得往也顓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龍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淨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見帽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奉創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衛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顓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顓懸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異離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思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顓膝上陳苦求哀顓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制始恩縣調以充衆費獨兩戶民

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安樂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顓三匝久之乃滅雄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威皆如此也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書則理治夜便習觀顓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懺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顓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射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遇凡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遠王一面坦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開梨德伴安遠道遙光燄迴通頓渴振錫雲衆紹像法之隆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飄蕩業風沈淪愛水離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騁義和之響不停月鏡迴幹恒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開梨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世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謁一乘云其爲天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卽化移海岸法政歐閩陳疑請道日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中謁敬願問群臣釋門誰爲名勝陳隨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神鏡淵海昔在京邑群賢所宗今

高步天台法雲東講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輦書重啓徵入顓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後爲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顓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列導於前主書舍人躬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璣閣梨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卽下勅立禪衆於靈曜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勅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昭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顓接問承對盛啓法門唯執爐贊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靜競不足及顓之御法卽坐肅穆有餘遂使千支花鋌七夜恬耀學事驗心顓之力也晚出住光曜禪慧雙弘動郭奔隨傾意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貴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林道顓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繫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卽停搜簡是則萬人出家由顓一諫矣末爲靈曜偏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顓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

○法二柱○ ○象二像○ ○行化二化○ ○華二道○ ○信二善○ ○(款)十從○ ○北二地○ ○順二順○ ○顯二顯○ ○火二大○ ○頭二頭○ ○安樂二樂安○ ○信二百○ ○機二機○ ○退二家○ ○塔二塔○ ○現二見○ ○驚二驚○ ○僧二僧○ ○恒二恒○ ○象二象○ ○列二列○ ○障二障○ ○譯二譯○ ○友二友○ ○錠二錠○ ○意二意○ ○真二真○ ○榮二榮○ ○關二關○

彼國明試。瓦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纒軌纒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榮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釋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譬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令造淨名疏。河東柳願言。東海徐儀。並才華貫續。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願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願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囑願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起。豕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酒。於彼佛前命終。施床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遺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

能遺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歸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飯。答曰。非但步影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卽眞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又出所*制淨名疏并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采風標。屬以大法。末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顯贊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彌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贊曰。四十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嫻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厥者訪路。云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勅維那。入命將終。聞鍾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聲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卽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滅後依有遺教而殮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龕。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

而隱。自顓降靈龍象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日佩異光。一解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於蕃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院。殿堂厨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非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爲業。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顓惻隱。觀心彼此相害。勸舍罪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卽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慧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國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解墮淚。時還佛壘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顓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蘆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顓若他涉。輒卽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流卷。不可殫言。皆幽指衷微。摛思開天。傷帝奉以周旋。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闕闕。所以聲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關以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勅。每年諱日。

①綵一彩②宮③比一此④⑤(何)十所⑥(旅)十所⑦⑧造一孚⑨⑩益一益⑪⑫酒一酒⑬⑭洗⑮⑯(吾)十於⑰⑱藥一藥
 ⑲⑳飯二飯㉑㉒馬二馬㉓㉔山黃二黃㉕㉖爾二弘㉗㉘斤一斥㉙㉚二一八㉛㉜云云二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夾註
 ㉝㉞孔二孔㉟㊱云云二字宋元明宮四本俱作夾註㊲㊳二二四㊴㊵有二於㊶㊷披一披㊸㊹解二學㊺㊻於一在
 ㊼㊽二二四㊾㊿三三三㊻㊼國二因㊽㊾法三疏㊿㊻㊼開二開

帝必廣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尙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授以戶。鑰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顓東西垂。範化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經一十五藏。金棺畫像十萬許。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觀傳戒法。以德音遽達。拱木俄森。爲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遣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植亂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動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克。必固定想。因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遠平。受戒志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爲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爲其居處。旣而光明內發。色相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爲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號爲無上士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衆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尋路追風。千里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欽

承乃下勅云。崇禎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尊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清。可爲周國三藏年任。陟帖寺主。卽從而教導。僧尼有序。譽名稱焉。每爲僧職滯蹤。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未遑法淪。蕩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光祿等銜。並不依就。雖沈厄運。無癘利人。大衆象之初。皇隋肇命。法炬還炤。卽預百二十僧。勅住興善。尋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勸辭遜。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群。王公戒範。昔以佛法類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于文世。高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制宅爲寺。引衆居之。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爲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欽敬。崇禎林降。威爲寺檀越。前後送戶七十有餘。水磴及礪。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勅送絹一萬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錢五十貫。氈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感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浮圖一區。用酬國偉。帝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以同弘業。于時釋教初開。圖象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爲追匠杜崇。令其繕續。料錢三千餘貫計。埽八十萬。帝以功業引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總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王

鎮總楊越，爲造露盤并諸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耀太虛。京邑稱最。爾後，驪道相接，衆具繁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木等事。並委僧衆監檢助成。崇旣令重當朝，往還無阻，塞宮閣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時處大內，爲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子本寺，則勅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勅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皁白弟子五千餘人，送于終南至相寺之右，爲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幡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爾便枯。衆怪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間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群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觀之以爲異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往蕃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追入晉府，慧日道場，并隨王至京在所通化。未還，楊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

美人

① 鐘二篇 ② 宮十(一切) ③ 駢一區 ④ 全二令 ⑤ 克一既 ⑥ 囚二澤 ⑦ 乎二干 ⑧ 相二想 ⑨ 尊二導
 ⑩ 衡二官 ⑪ 竊二脫 ⑫ 象二像 ⑬ 高十(祖) ⑭ 禪二定 ⑮ 十二干 ⑯ 以二用 ⑰ 萬十(口)
 ⑱ 引二別 ⑲ 顯二顯 ⑳ 林二木 ㉑ 查二雜 ㉒ 南十(山) ㉓ 隨二階

殊歎未曾有也。王敦歸葬本山以旌誠敬。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惟留床席。寔輕清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盤絕跡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志。老而彌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屍陀北嶺。後收窆於山南。奉造三層塔。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名。各聚其類。依嚴服道。往還。駱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感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大行禪道。蒲盧昔終。荷獲相續。衆聚多。遂分爲四部。即東西二林。鉢盤大黃等處是也。皆客居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爲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腹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既斷。輒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給。因覺爲病耳。死後可破。腸看之。果如所言。又果曰。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爾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捐物命。可坐于瓮中埋。

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加坐如生。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嚴寺。充僧直。監當稻田。見殺水陸諸蟲。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在。借訪時人。又並終沒。遂斷諸供度。就山設會。悲慟先述。願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爲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蛇畜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釋玄景。姓石氏。涪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鄴都。爲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須便輒引。曾無所遺。五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參問繁廣。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秘奧之極。既沃。乃心便志。存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屬吾所遊。名涅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爾之行往也。吾誓非聖。更不重涉。還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嘗思擇統。解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翹心。故

二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振法鼓。動即千人屯赴。供施爲。饑。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細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爲生。初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威利之殷。爲如此也。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曰。玄覺。吾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斥。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沈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澗之中。三日往觀。所沈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祥瑞。傳述于今。玄覺孝慈。居性祖學。先讓後住。京師。莊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爲意得。榮觀帝壤。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爲書生。博通丘索。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羣雜。縱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誠。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量丈餘。遠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待。又獵者逐。雖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

○定一實○ ○經一修○ ○疏一第○ ○經一第○ ○疏一第○ ○給一夕○ ○疏一第○ ○加坐一第○ ○下問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經一第○

山所。曉夜行道不致睡臥。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龕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擔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眾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子國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輿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觀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者。姓張氏。清河人。周朝廢教之時。避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陪從入天台。伏膺請業。授以禪那。既蒙訓誨。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臥。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燒試。宴坐怡然不于其慮。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子國清春秋六十。智者門徒極多。故叙其數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三 本傳十三 附見四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隋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隋河東栖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瑱傳四
*隋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
*隋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隋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數傳九
*隋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隋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隋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宣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窮象繫。奇還精微。采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曾有一婢失物。就會決之。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辯之。應聲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婢驚喜曰。實如所辯。遷曰。兌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書。悉盜者為誰。對曰。失者兩家白。色女子。奉口鬚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四方。為白也。兌字上點表鬚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稀而已。豈如汝之

明耶。老舅實願多慚。方驗宜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經一覽。義無重問。于時據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風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宜。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莊論大道。周易辯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本也。當時先達頗蔑其幼。致或抗言褒貶者。遷辯對縱橫。詞旨明燭。無不挹謝其聲實。自爾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一親愛之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澄澄。公有慚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屬伸動請。而固違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雲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有一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狂勵。精勤昏曉。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迹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道法師。稟求佛法綱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騁。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密謂人曰。學為知法。法為修行。豈以榮利即名為道。案世道恒削。迹巖藪。誠有由矣。遂窺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

大一本卷二但卷二(俗)十姓自卷二入十(也)卷二伏二風卷二諸二諸卷二家二卷二千二于卷二(六)一(卷二)三數二明見卷二卷末題下宋本元本俱有細註習禪三二字卷二十七二二十一卷二十八二二十二卷二三十(人)卷二四十(人)卷二(隋)一(卷二)(西)十五卷二河東二清州卷二昂二即卷二唐二隨卷二(唐)一(卷二)寺二道場卷二(會)一(卷二)采二彩卷二新二持卷二日二白卷二方十(西)卷二尖二先卷二辨二辨卷二度二度卷二(非)十澄卷二屬二屬卷二有二一

有來請問，乍爲弘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蹟，^①嘗尋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經情夜夢月落入懷，乃擊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訝香美，覺罷所苦痊愈。一句有餘流味在口，^②因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爲月德也。爾後每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迹金陵，結侶，^③嘗征問行假，導多被劫掠，進達壽陽曲水寺，願法屬曰：吾等薄運所鍾，屢逢群盜，若恐結不解，來報莫窮，衆可哀，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什物爲賊營懺，冀於來世爲法知識，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誠齋福之助也。初達楊都，栖道場寺，掃衣分衛，攝念無爲，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④璿等，並陳朝道軸江表僧望，曉學兼，^⑤孔釋妙善，定門，^⑥璿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沙門智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爲法城，^⑦暫並一見而結友于，再叙而高冲奧，有欲以聞天子者，遂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凌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參梵侶，生平果志遂得有餘，結^⑧援時榮，幸願緘默，^⑨惟有國子博士張機，每申盡禮，請法餘景，時論壯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爲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於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彼之家國，承

周道失御，隋國歷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縑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命章賦詩曰：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津。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申。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涇河道，慧業日當新。我住邗江側，終爲松下塵。沈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沾巾。餘之名德並有紹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辭，登石頭岸，入舟動櫂。忽風浪騰涌，衆人無計，還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聞大教，請停風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爲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闕賓爲羅刹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儻爲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栖之，遂目所住爲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也。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攜筇諸承，盡弟子之禮，還弘化此土，屢動喧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有緣，於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揚州，承風思展，結爲良導，及諸道俗，佇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還亦虛舟待吹，還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退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

還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携其家屬。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幾了復迎還北。盛轉法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叙妙因勸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卽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含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卽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爲患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陰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帝輦。還乃率其門人。行因途所資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勅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勅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于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衆以攝論初闢。投誠請祈。卽爲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不絕于今多矣。雖則實爲演穿鑿時有異端。原其解起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久有大國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既達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還。

① 背二背 ② 因二面 ③ 結二結 ④ 背二背 ⑤ 道二道 ⑥ 瑞二瑞 ⑦ 道軸二道軸 ⑧ 領頭 ⑨ 僧二僧 ⑩ 冲二冲 ⑪ 說二說 ⑫ 說二說 ⑬ 離二離 ⑭ 離二離 ⑮ 彼二彼 ⑯ 歷二歷 ⑰ 歷河二歷河 ⑱ 於二於
 ⑳ 救二救 ㉑ 救二救 ㉒ (也) ⑳ 離二離 ㉓ 片二片 ㉔ 道二道 ㉕ 布二布 ㉖ 裏二裏 ㉗ 殿二殿 ㉘ 法
 ㉙ 三三 ㉚ 三三 ㉛ 三三 ㉜ 大二三夫 ㉝ 大二三

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爲三十道。建轉卽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爲蜀王門師。王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檢校爲功。幸輔威以劍道危懸。塗徑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禱瑞。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於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方正。取爲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勅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叙之。四年又下勅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寔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閣等宮闕林闌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勅曰。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卽以遷爲寺主。既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典善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勅問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見。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爲至尊。尊有恆政。不可並治。所以佛

五七二

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秘密異之。爲因。累之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間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爲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庸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反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爲洗補。跪而復處。及巾履替藉穢汚臭處。皆縫洗鮮全。其例甚衆。或於靜時。捷廁擔糞。有密見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爲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填治。因而勵俗。相助平坦。有來贖錫。皆慘然不樂。口云。愛賊既來。獄王潛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門首。皆迴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褱。以繩收束。如中國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收受者。以爲勝人。所泰因。稍異。常徒白叙云。余初出家。依子山侶。書則給供清衆。暮則聚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行等。并講習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內。爲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賜。並聚集街因。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念閉室靜

①忍一忍②精二菁③肥二肌④年十(輝)⑤香十(花)⑥宗二宇⑦科二爾⑧指二捐⑨止二上⑩於
 二于⑪舉二衆⑫見十(于)⑬[於]一⑭退二道⑮逾二達⑯勸注一勸止⑰禁二林⑱滅
 二寂⑲骸二骸⑳肅二肅㊱反二還㊲替二履㊳組二限㊴而二以㊵安二安㊶稍二慎

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待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爲建大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鶴飛來入純房內。在衣桁上注目看純。雖入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久得自縱自欺。又云。我不覺忽乘白象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葬於白鹿原南塹龜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觀。身肉皆盡。而骸骨不亂。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實。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彥琛。褒美厥德爲叙。贊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爲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文藻橫披。聞于京室。著集十卷。頗具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應山玉女寺。爲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爲務。惟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遶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齋還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

明往可除此石。及且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山道士文普善者。能升刀禁火。鶴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規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爲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姓。餘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轎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爲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綿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誼寺三日矣。

名後歸于曇相禪師。習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翼後法開。用爲承緒。及隋開化。並總發之。經籍廣被。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擁徒結道。綽有餘勳。而謙損儉退。無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床一食。用卒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資畜。名行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數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正法。稟其歸護。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標離俗。宮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弘戒約。勅以牙像。檀龍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與福力。故今寺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榮。日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帷。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勅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爲五彩。旋轉瓶側。見者發心。鑿石爲銘。文至皇帝。鑄治將訖。乃變爲金字。分明外徹。時以爲嘉瑞也。尉高祖升遐。隨儲嗣曆。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群心。勅總綱任。辭不獲免。創臨僧首。于時四方義衆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愆靈化。而端躬率軌勉。威敬而揖之。使夫。靈情之士。優勵而從訓焉。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瘞于京之東。郊故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架。舊存焉。由希故觀者衆矣。

①(入)一〇〇 ②(折)一〇〇 ③(久)一〇〇 ④(於)一〇〇 ⑤(實)一〇〇 ⑥(集)一〇〇 ⑦(具)一〇〇 ⑧(升)一〇〇 ⑨(須)一〇〇
 ⑩(姓)一〇〇 ⑪(續)一〇〇 ⑫(將)一〇〇 ⑬(出)一〇〇 ⑭(宗)一〇〇 ⑮(杖)一〇〇 ⑯(護)一〇〇 ⑰(像)一〇〇
 ⑱(今)一〇〇 ⑲(還)一〇〇 ⑳(策)一〇〇 ㉑(郊)一〇〇 ㉒(廟)一〇〇 ㉓(存)一〇〇

十卷 系在「道徳」部 作「道徳」部 二卷 二卷 二卷

即於此處之「最上座」自不待客月讀士

城等具希並工部
山三三與林作入一
城舊

①〔供〕一合 ②龍二合 ③龍二合 ④〔人〕一合 ⑤授一受 ⑥〔相〕十合 ⑦題二取 ⑧榮惡二惡 ⑨四一依 ⑩
 ⑪龍二合 ⑫龍二合 ⑬龍二合 ⑭龍二合 ⑮龍二合 ⑯龍二合 ⑰龍二合 ⑱龍二合 ⑲龍二合 ⑳龍二合
 ㉑龍二合 ㉒龍二合 ㉓龍二合 ㉔龍二合 ㉕龍二合 ㉖龍二合 ㉗龍二合 ㉘龍二合 ㉙龍二合 ㉚龍二合
 ㉛龍二合 ㉜龍二合 ㉝龍二合 ㉞龍二合 ㉟龍二合 ㊱龍二合 ㊲龍二合 ㊳龍二合 ㊴龍二合 ㊵龍二合
 ㊶龍二合 ㊷龍二合 ㊸龍二合 ㊹龍二合 ㊺龍二合 ㊻龍二合 ㊼龍二合 ㊽龍二合 ㊾龍二合 ㊿龍二合

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七人。雖稟性溫柔爲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虛心。遂能目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搖坤像。夢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微。十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正觀。察微塵之本際。信一念之初源。便可荊蕀播無常之音。鼻鏡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槃桓弊執。營生未厭。逐物已疲。推有齡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自返。悲夫。

釋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遁以儉省。挂冠而返。濟年愛童叟。智若成人。齒胃之初。橫經就業。

時五衆別敬之重之。著十種不敢踰量論六卷，旨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弘異集，譽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陀，追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善智，天縱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雷伏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細銖，入室隣機，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資形異，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策勤之上達也。信行敬揖風猷，雅相標致，時衆咸悅。可謂以德伏人者焉。撰頓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國制，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附葬于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豐導引之說，當令敷化。宗首莫與儔之時，暫舉筵道俗雲合，聲策威敬。後恐難尋述矣。

不覺慨然喪膽。下乘將進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浴。情智失守。纔得傳詔。餘無屑言。久時少解。乃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檀越善意相尋。理無虛結。食訖辭退。照曰。蒙天子優及。遠延仁壽。但道在幽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神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勅素齋香油。再申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遂初。躬處巖阿。養素崇業。朕其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謁山門。卑處身心。方陳對語。爲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

① 許 ② 統二獲 ③ 榮二榮 ④ 惟有一措百 ⑤ 惡夫二良可惡
 成二成 ⑥ 袖二袖 ⑦ 欽二耿 ⑧ 寫二寫 ⑨ 達二達
 ⑩ 機二機 ⑪ 伏二服 ⑫ 制二判 ⑬ 令二今
 ⑭ 食十(具) ⑮ 造秋二飲進 ⑯ 厝二耕 ⑰ 結二城
 ⑱ 謁二謁 ⑲ 遺二達 ⑳ 沿二沿 ㉑ 接二亥

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略通大義。故庠。執倫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斯定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識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彌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四忍辱經。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相屬。時共觀風。榮斯袖舉。會信行禪師。創開呈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開四欽詠。欣然北面承部。寫瓶非喻。合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既無本文。口爲濟述。皆究達玄奧。及行之。亡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即講會無滯。託雖未見後詞。而前傳冥會。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師于靜謐遊履盛化每居幽隱頗感微異乃高恒度恐致驚俗故罕問之俗遭周滅法不偶塵囂獨處秦嶺高步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道僧波波順俗用斯優給一何傾附及隋初弘教遂於郿縣南山田谷立神田寺養徒繼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立信彌積逮文帝末紀栖隱岐山以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素就宣勅旨躬迎謁見照預知之告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明日吳達山寺素感英自若勇悍無前及到照之住離

沈渾難清。乃爲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還京不授戒。斯亦體達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惟自將奉而侍者莫田沾。或有接持舉者而重若太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京受清化。率志都雅。言略而精穆。住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栖靜。退屏人物。而住房連陌與衆比居。整髮貞嚴。希言寡涉。高衆盛德。皆敬而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捻履潛步。而然。

①坤象二神象 ②神像圖 坤象 ③正二止 ④信二謂
 夫 ⑤商賈二歸風 ⑥熱二熱 ⑦忍二率 ⑧
 ⑨亡二已 ⑩託二託言 ⑪伏二服 ⑫緒二針
 策二築 ⑬〔俗〕一 ⑭給二治 ⑮迎二延
 明 ⑯延二近 ⑰但二俱 ⑱神二聞 ⑲行二
 太 ⑳泰時 ㉑精二荷 ㉒商二來 ㉓歡 ㉔青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本傳○十四 附見○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唐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師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瑛傳十一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唐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繁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徒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待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不涉村邑。遊。仍定心。更增幽。賴。故使門牖重隱。吐納自新。齋宇崇峻。遠順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鬢眉並生。有逾恒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最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跡。成蹊。本性仁慈。未入子室。床前庭下。惟繫虎迹。或禪想乍浮。未能安靜。便通夜山行。無間榛梗。猛獸驚鳥見等。同群。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其令育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戒。師禮畢。志。已。肥遠。預在尊嚴。閒便避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遂如常。跏坐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徒也。親喻令食。答曰。疾勢將陵。命非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爲。便閉口靜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爲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南山大和寺。群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間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怖。況奴賊耶。因剎其衣服。曾無愴色。至於坐甕。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命於此。甕不可離。吾命

也。群賊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踰坐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郿陽人也。年二十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絕登陟。木食濟形。惟法檢心。更無營擾。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勅度七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皓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實。陛下大敕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道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禪師但隸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逃還。大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更搜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履節無虧。勅勞股重崇敬。彌異。乃賜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止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河崖迴曲。地稱天固。鑿山爲窟。疑道其中。武德七年七月。微覺有疾。遣誠門侍無越律儀。又聞簫吹響空。道俗歡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李。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跏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即於山栖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盈萬計。鼓舞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隱括爲先。從生至終。儉約爲務。女人生染之本。偏所誠期。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爲說法。不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通。幽故也。

①(岸)一(岸) ②十八=二十二(二) ③十九=二十三(三) ④十四+(人)唯 ⑤二十+(人)唯 ⑥(唐)一(唐)* ⑦杯一盃(盃) ⑧初二双(合) ⑨
 積一積(合) ⑩贊一贊(合) ⑪來入于二感來入(合) ⑫成來入(合) ⑬床二牀(合) ⑭求二不(合) ⑮問二問(合) ⑯(其)一(其) ⑰
 昨二昨(合) ⑱(遠)一(遠) ⑲翻二加(合)* ⑳解十(至)(合) ㉑栖十(心)(合) ㉒大二太(合)* ㉓(問)一(問) ㉔(而)十(而)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虱之屬任其遊行。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副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性度沈默。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見于別傳。時值周初。定門初闢。奉法履行。亘道相趨。應於門學。殊爲稱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修念慧。用法風罪。精厲所及。法門燭淨。心用攸厝。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生緣。又閑禪病。對猶家犬。爲受三歸。自爾馴狎更繁。其類。隋開入度。還事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爲其長。勅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於實際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有司。聲聞惟遠。下勅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華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

釋智周。字圓明。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邁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達親許道。師事法流水寺沼法師。爲力生也。沼乃吳國冠冕。釋門梁棟。周服勤左右。分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昭法師者。義府經簡。

道映雄伯，負軼淹留事功一紀。究盡端
墨，更同寒水，自金陵失御，安步東歸。本
住伽藍，開弘四實，學侶同萃，言晤成祥。但
久厭城榜，早狎丘壑，遂超然高舉，晦迹於
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
致鑒，問道彌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益
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經者盜，坐
杖氣者泥首。炎德既銷，僧徒莫聚。乃翻飛
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難，泛然無繫。
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
大業城南武州刺史薛仕通舍。春秋六十
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盜靜。弟子法
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疎，
墜隧未理。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
慧滿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園墳。惟周風情
閑澹，誠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
山海，調逸烟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窮通
不易其虛，喜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
獎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加以篤愛蟲
篆，尤工草隸。傍觀圖史，大善篇什，與兄寶
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
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
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彌勒丈六夾紵并諸
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龜泥象，年代
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彫
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
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斤，忽垂顧
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曹陸
之詩，跋石斑荆。辯肇融之論，故人安在。

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
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託微猷於貞紉。揚
清塵於不朽。其銘曰。五國陰城。壘六賊丘陵。
膠固愛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
危途倏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係軌。
纂此遺訓。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
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總群經。思深言
外。樂說河雪。寫食風雲會。七來關。鍵四部襟
帶。振綱綱。類網網。繫其是賴。世途淪喪。適化
江涸。去來任物。隱顯從時。坏瓶何愛。淨土
爲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窺關關。昔隨封
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鳥思。徑深
寒擁。妙識歸真。玄壩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
母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困苦深
悟。無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一。即
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
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
時當此數。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
衆僧兀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提出衆立。
作鮮卑語答。殿庭僚衆咸喜。斯酬勅語百
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群友。報朕此言。可
非健道人耶。有勅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
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古
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蕩
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卽終南之一
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納。食
以朮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填志。
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七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即而嗽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即荷冥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業元年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候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婁。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惟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藏只一身在山。林谷爲家居。鳥獸爲徒侶。草木爲糧粒。然自惟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蓋。嗽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報奏。下勅曰。朕欲爲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袈裟衣冠爲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釋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並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爲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處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爾。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彌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藏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慨然改

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群生。此則護鵝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善薩衣冠。依前爲陟岵寺主。頻降龍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勅萬年長安藍田縣屋鄧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沈隱。雖蒙恩勅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即蒙剃落。賜法服一具。雖錄十五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靈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三日。丞相龍飛。即改爲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蔚茂。何能累入朱門。頻登御榻。爾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并勅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茯苓藥香。蘇油柴炭。以爲恒料。而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候將軍索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中。異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爲佛寺。藏率俗課勵設萬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勸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熟不可等。其所往處可爲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

是也。嘗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鵝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嘗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天殞。瘞于斯寺。乃勸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修。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爲法種。長依法傳。教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煬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忘德。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已下奉造觀音並勸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勸九宮。並爲寺宇。度僧網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國。議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緒。兵旗于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彌隆。思報罔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所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三年終於鄆縣觀臺。因殮武子趙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爲銘貞石。在於龜側矣。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爲業。雖略觀名教。備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沿言說。乃別建道場。盛羅儀象。幡花交列。案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燒香供養。煙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志業。故有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

即二既自 惟二唯 只二日 普二薄 惟二一 並二普 二二十子 處二二 二二流 二二整 二二山 二二承 二二落 二二克 二二三 二二果 二二夜 二二伏 二二蘇 二二索 二二吳 二二黑 二二教 二二德 二二書 二二律 二二忘 二二志 二二二 二二子 二二卓 二二申 二二甲 二二志 二二安

二〇六〇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在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乃盱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實有何所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固持微爲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遶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卽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前夕大地振動寺樹摧枝合衆悲敬哀相現矣泰山其頽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心卽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己清貞氷霜取喻弊衣節食纔止饑寒頻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華淨色子女未膏膽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時臨衆誡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晡朝方出室中唯一繩床盞袋挂于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惻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勸加其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覺寔遑遑意存利物矣

①持二持① ②冠十(冠)① ③成① ④恒二疎① ⑤教二景① ⑥苦湛二有蘇苦① ⑦竭二期① ⑧峰二峰① ⑨以二日① ⑩二二① ⑪同二用① ⑫廣二旅① ⑬增二期① ⑭之二以① ⑮情二隨① ⑯試二試① ⑰化二附①
 ⑱在二悟① ⑲乃肝獨二仍肝獨① ⑳實二有① ㉑白二自① ㉒振二展①* ㉓衰二衰① ㉔女十(來)① ㉕盛二針① ㉖亮亮二輝① ㉗(姓)① ㉘有十二有①

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城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彌陀佛。低身就臥。累手當心。色貌數倍奄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皆有同學智勝。頤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師智者。寶坐行列皆悉有人。惟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時不謬矣。以其月九日。窆于寺之南山。遠近奔號。誦經林谷。初頂化流囂俗。神用弘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爲轉法華經。焚旛檀香。病者雖遠。乃聞檀香人鼻。應時疾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瀾。人運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砂遍涌。平如玉鏡。頂以威通相顯。不達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揭鍾就講。顏無懼懼。賊徒麾幡詣寺。忽見兵旗。嚙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群觀驚惶。一時退散。嘗於佛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揭。前所運石。颯然驚裂。

遂折爲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天台。又慕道衡岳。思願三世宗歸莫一。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敦義。與國清寺衆。會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迎用智者來于鎮所。環隨師受。請同赴國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入來搖動戶扇。環即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一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環。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也。環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告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語王。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環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爾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環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環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藥。棧設環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吐。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環。十里方及。見環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環衛僧命出參引見內殿。御遙見環。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環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

流囂俗。神用弘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爲轉法華經。焚旛檀香。病者雖遠。乃聞檀香人鼻。應時疾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瀾。人運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砂遍涌。平如玉鏡。頂以威通相顯。不達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揭鍾就講。顏無懼懼。賊徒麾幡詣寺。忽見兵旗。嚙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群觀驚惶。一時退散。嘗於佛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揭。前所運石。颯然驚裂。

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環曰。我今故來爲汝治病。即以口就環身。次第吸噉。三夜如此。因爾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寧寺。慧憑法師以爲弟子。遂聞智者軌行。超群爲世良導。即泛柯豐流。直指台軸。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月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始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日語曰。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彼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

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迎用智者來于鎮所。環隨師受。請同赴國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入來搖動戶扇。環即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一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環。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也。環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告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語王。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環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爾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環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環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藥。棧設環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吐。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環。十里方及。見環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環衛僧命出參引見內殿。御遙見環。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環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

○城二滅○ ○皆二萬○ ○兜率十(天)○ ○護二經○ ○新二新○ ○旛二檀○ ○病二疾○ ○通二一○ ○禮二禮○ ○乃二仍○ ○
○白十(日)○ ○(者)○ ○迎二延○ ○(會)十○ ○往二住○ ○君二者○ ○(一)一○ ○伏二枚○ ○
○二○ ○前二利○

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爲寺造四圍土牆。大業六年。又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又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囑齋僧入絹一匹。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還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執仗防護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恒童日。常稱佛。聚砂以爲廟。事蒿艾以爲殿。塔不俗談戲。惟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四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湖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禮歸依願盡此生以爲弟子。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曉夕左右。伏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若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禪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爲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亡。智者卽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名法京未爲嘉稱。可改爲普明。此名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示。宜卽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號爲經營。當欲

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鑿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鑄。破缺。仍卽倍工修造。約語衆中。支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了亮。鑄鑿鑿七十。鍾今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礪石。乃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隨高價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其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卽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云。不敢更諫。一依仁者。堅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隴下直到於寺。至平日沒還返舊蹤。碎碎礎礎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當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精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開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旦呼諸弟子。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卽報寺主慧觀。合衆驚集倍勵于懷。然其爲性不畜私財。

所。浙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參隋帝。帝悉蒙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造經像。有勅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悉置人中。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論。影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爲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卽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專講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岵寺。值周滅。法權處俗中。爲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切。不懼刑憲。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泉以爲終世之所也。卽昔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泉素日隆化範。後文帝勅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情爲宗。王具聞帝。帝歎訝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勸慰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詔所住爲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藏盛開道化。以智論爲言先。凡所登踐者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員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僧僚。而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豐德。以武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襟入道自檢。

○(父)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一百三十)○(一百四十)○(一百五十)○(一百六十)○(一百七十)○(一百八十)○(一百九十)○(二百)○(二百一十)○(二百二十)○(二百三十)○(二百四十)○(二百五十)○(二百六十)○(二百七十)○(二百八十)○(二百九十)○(三百)○(三百一十)○(三百二十)○(三百三十)○(三百四十)○(三百五十)○(三百六十)○(三百七十)○(三百八十)○(三百九十)○(四百)○(四百一十)○(四百二十)○(四百三十)○(四百四十)○(四百五十)○(四百六十)○(四百七十)○(四百八十)○(四百九十)○(五百)○(五百一十)○(五百二十)○(五百三十)○(五百四十)○(五百五十)○(五百六十)○(五百七十)○(五百八十)○(五百九十)○(六百)○(六百一十)○(六百二十)○(六百三十)○(六百四十)○(六百五十)○(六百六十)○(六百七十)○(六百八十)○(六百九十)○(七百)○(七百一十)○(七百二十)○(七百三十)○(七百四十)○(七百五十)○(七百六十)○(七百七十)○(七百八十)○(七百九十)○(八百)○(八百一十)○(八百二十)○(八百三十)○(八百四十)○(八百五十)○(八百六十)○(八百七十)○(八百八十)○(八百九十)○(九百)○(九百一十)○(九百二十)○(九百三十)○(九百四十)○(九百五十)○(九百六十)○(九百七十)○(九百八十)○(九百九十)○(一千)○(一千一十)○(一千二十)○(一千三十)○(一千四十)○(一千五十)○(一千六十)○(一千七十)○(一千八十)○(一千九十)○(二千)○(二千一十)○(二千二十)○(二千三十)○(二千四十)○(二千五十)○(二千六十)○(二千七十)○(二千八十)○(二千九十)○(三千)○(三千一十)○(三千二十)○(三千三十)○(三千四十)○(三千五十)○(三千六十)○(三千七十)○(三千八十)○(三千九十)○(四千)○(四千一十)○(四千二十)○(四千三十)○(四千四十)○(四千五十)○(四千六十)○(四千七十)○(四千八十)○(四千九十)○(五千)○(五千一十)○(五千二十)○(五千三十)○(五千四十)○(五千五十)○(五千六十)○(五千七十)○(五千八十)○(五千九十)○(六千)○(六千一十)○(六千二十)○(六千三十)○(六千四十)○(六千五十)○(六千六十)○(六千七十)○(六千八十)○(六千九十)○(七千)○(七千一十)○(七千二十)○(七千三十)○(七千四十)○(七千五十)○(七千六十)○(七千七十)○(七千八十)○(七千九十)○(八千)○(八千一十)○(八千二十)○(八千三十)○(八千四十)○(八千五十)○(八千六十)○(八千七十)○(八千八十)○(八千九十)○(九千)○(九千一十)○(九千二十)○(九千三十)○(九千四十)○(九千五十)○(九千六十)○(九千七十)○(九千八十)○(九千九十)○(一萬)○(一萬一十)○(一萬二十)○(一萬三十)○(一萬四十)○(一萬五十)○(一萬六十)○(一萬七十)○(一萬八十)○(一萬九十)○(二萬)○(二萬一十)○(二萬二十)○(二萬三十)○(二萬四十)○(二萬五十)○(二萬六十)○(二萬七十)○(二萬八十)○(二萬九十)○(三萬)○(三萬一十)○(三萬二十)○(三萬三十)○(三萬四十)○(三萬五十)○(三萬六十)○(三萬七十)○(三萬八十)○(三萬九十)○(四萬)○(四萬一十)○(四萬二十)○(四萬三十)○(四萬四十)○(四萬五十)○(四萬六十)○(四萬七十)○(四萬八十)○(四萬九十)○(五萬)○(五萬一十)○(五萬二十)○(五萬三十)○(五萬四十)○(五萬五十)○(五萬六十)○(五萬七十)○(五萬八十)○(五萬九十)○(六萬)○(六萬一十)○(六萬二十)○(六萬三十)○(六萬四十)○(六萬五十)○(六萬六十)○(六萬七十)○(六萬八十)○(六萬九十)○(七萬)○(七萬一十)○(七萬二十)○(七萬三十)○(七萬四十)○(七萬五十)○(七萬六十)○(七萬七十)○(七萬八十)○(七萬九十)○(八萬)○(八萬一十)○(八萬二十)○(八萬三十)○(八萬四十)○(八萬五十)○(八萬六十)○(八萬七十)○(八萬八十)○(八萬九十)○(九萬)○(九萬一十)○(九萬二十)○(九萬三十)○(九萬四十)○(九萬五十)○(九萬六十)○(九萬七十)○(九萬八十)○(九萬九十)○(十萬)○(十萬一十)○(十萬二十)○(十萬三十)○(十萬四十)○(十萬五十)○(十萬六十)○(十萬七十)○(十萬八十)○(十萬九十)○(十一萬)○(十一萬一十)○(十一萬二十)○(十一萬三十)○(十一萬四十)○(十一萬五十)○(十一萬六十)○(十一萬七十)○(十一萬八十)○(十一萬九十)○(十二萬)○(十二萬一十)○(十二萬二十)○(十二萬三十)○(十二萬四十)○(十二萬五十)○(十二萬六十)○(十二萬七十)○(十二萬八十)○(十二萬九十)○(十三萬)○(十三萬一十)○(十三萬二十)○(十三萬三十)○(十三萬四十)○(十三萬五十)○(十三萬六十)○(十三萬七十)○(十三萬八十)○(十三萬九十)○(十四萬)○(十四萬一十)○(十四萬二十)○(十四萬三十)○(十四萬四十)○(十四萬五十)○(十四萬六十)○(十四萬七十)○(十四萬八十)○(十四萬九十)○(十五萬)○(十五萬一十)○(十五萬二十)○(十五萬三十)○(十五萬四十)○(十五萬五十)○(十五萬六十)○(十五萬七十)○(十五萬八十)○(十五萬九十)○(十六萬)○(十六萬一十)○(十六萬二十)○(十六萬三十)○(十六萬四十)○(十六萬五十)○(十六萬六十)○(十六萬七十)○(十六萬八十)○(十六萬九十)○(十七萬)○(十七萬一十)○(十七萬二十)○(十七萬三十)○(十七萬四十)○(十七萬五十)○(十七萬六十)○(十七萬七十)○(十七萬八十)○(十七萬九十)○(十八萬)○(十八萬一十)○(十八萬二十)○(十八萬三十)○(十八萬四十)○(十八萬五十)○(十八萬六十)○(十八萬七十)○(十八萬八十)○(十八萬九十)○(十九萬)○(十九萬一十)○(十九萬二十)○(十九萬三十)○(十九萬四十)○(十九萬五十)○(十九萬六十)○(十九萬七十)○(十九萬八十)○(十九萬九十)○(二十萬)○(二十萬一十)○(二十萬二十)○(二十萬三十)○(二十萬四十)○(二十萬五十)○(二十萬六十)○(二十萬七十)○(二十萬八十)○(二十萬九十)○(二十一萬)○(二十一萬一十)○(二十一萬二十)○(二十一萬三十)○(二十一萬四十)○(二十一萬五十)○(二十一萬六十)○(二十一萬七十)○(二十一萬八十)○(二十一萬九十)○(二十二萬)○(二十二萬一十)○(二十二萬二十)○(二十二萬三十)○(二十二萬四十)○(二十二萬五十)○(二十二萬六十)○(二十二萬七十)○(二十二萬八十)○(二十二萬九十)○(二十三萬)○(二十三萬一十)○(二十三萬二十)○(二十三萬三十)○(二十三萬四十)○(二十三萬五十)○(二十三萬六十)○(二十三萬七十)○(二十三萬八十)○(二十三萬九十)○(二十四萬)○(二十四萬一十)○(二十四萬二十)○(二十四萬三十)○(二十四萬四十)○(二十四萬五十)○(二十四萬六十)○(二十四萬七十)○(二十四萬八十)○(二十四萬九十)○(二十五萬)○(二十五萬一十)○(二十五萬二十)○(二十五萬三十)○(二十五萬四十)○(二十五萬五十)○(二十五萬六十)○(二十五萬七十)○(二十五萬八十)○(二十五萬九十)○(二十六萬)○(二十六萬一十)○(二十六萬二十)○(二十六萬三十)○(二十六萬四十)○(二十六萬五十)○(二十六萬六十)○(二十六萬七十)○(二十六萬八十)○(二十六萬九十)○(二十七萬)○(二十七萬一十)○(二十七萬二十)○(二十七萬三十)○(二十七萬四十)○(二十七萬五十)○(二十七萬六十)○(二十七萬七十)○(二十七萬八十)○(二十七萬九十)○(二十八萬)○(二十八萬一十)○(二十八萬二十)○(二十八萬三十)○(二十八萬四十)○(二十八萬五十)○(二十八萬六十)○(二十八萬七十)○(二十八萬八十)○(二十八萬九十)○(二十九萬)○(二十九萬一十)○(二十九萬二十)○(二十九萬三十)○(二十九萬四十)○(二十九萬五十)○(二十九萬六十)○(二十九萬七十)○(二十九萬八十)○(二十九萬九十)○(三十萬)○(三十萬一十)○(三十萬二十)○(三十萬三十)○(三十萬四十)○(三十萬五十)○(三十萬六十)○(三十萬七十)○(三十萬八十)○(三十萬九十)○(三十一萬)○(三十一萬一十)○(三十一萬二十)○(三十一萬三十)○(三十一萬四十)○(三十一萬五十)○(三十一萬六十)○(三十一萬七十)○(三十一萬八十)○(三十一萬九十)○(三十二萬)○(三十二萬一十)○(三十二萬二十)○(三十二萬三十)○(三十二萬四十)○(三十二萬五十)○(三十二萬六十)○(三十二萬七十)○(三十二萬八十)○(三十二萬九十)○(三十三萬)○(三十三萬一十)○(三十三萬二十)○(三十三萬三十)○(三十三萬四十)○(三十三萬五十)○(三十三萬六十)○(三十三萬七十)○(三十三萬八十)○(三十三萬九十)○(三十四萬)○(三十四萬一十)○(三十四萬二十)○(三十四萬三十)○(三十四萬四十)○(三十四萬五十)○(三十四萬六十)○(三十四萬七十)○(三十四萬八十)○(三十四萬九十)○(三十五萬)○(三十五萬一十)○(三十五萬二十)○(三十五萬三十)○(三十五萬四十)○(三十五萬五十)○(三十五萬六十)○(三十五萬七十)○(三十五萬八十)○(三十五萬九十)○(三十六萬)○(三十六萬一十)○(三十六萬二十)○(三十六萬三十)○(三十六萬四十)○(三十六萬五十)○(三十六萬六十)○(三十六萬七十)○(三十六萬八十)○(三十六萬九十)○(三十七萬)○(三十七萬一十)○(三十七萬二十)○(三十七萬三十)○(三十七萬四十)○(三十七萬五十)○(三十七萬六十)○(三十七萬七十)○(三十七萬八十)○(三十七萬九十)○(三十八萬)○(三十八萬一十)○(三十八萬二十)○(三十八萬三十)○(三十八萬四十)○(三十八萬五十)○(三十八萬六十)○(三十八萬七十)○(三十八萬八十)○(三十八萬九十)○(三十九萬)○(三十九萬一十)○(三十九萬二十)○(三十九萬三十)○(三十九萬四十)○(三十九萬五十)○(三十九萬六十)○(三十九萬七十)○(三十九萬八十)○(三十九萬九十)○(四十萬)○(四十萬一十)○(四十萬二十)○(四十萬三十)○(四十萬四十)○(四十萬五十)○(四十萬六十)○(四十萬七十)○(四十萬八十)○(四十萬九十)○(四十一萬)○(四十一萬一十)○(四十一萬二十)○(四十一萬三十)○(四十一萬四十)○(四十一萬五十)○(四十一萬六十)○(四十一萬七十)○(四十一萬八十)○(四十一萬九十)○(四十二萬)○(四十二萬一十)○(四十二萬二十)○(四十二萬三十)○(四十二萬四十)○(四十二萬五十)○(四十二萬六十)○(四十二萬七十)○(四十二萬八十)○(四十二萬九十)○(四十三萬)○(四十三萬一十)○(四十三萬二十)○(四十三萬三十)○(四十三萬四十)○(四十三萬五十)○(四十三萬六十)○(四十三萬七十)○(四十三萬八十)○(四十三萬九十)○(四十四萬)○(四十四萬一十)○(四十四萬二十)○(四十四萬三十)○(四十四萬四十)○(四十四萬五十)○(四十四萬六十)○(四十四萬七十)○(四十四萬八十)○(四十四萬九十)○(四十五萬)○(四十五萬一十)○(四十五萬二十)○(四十五萬三十)○(四十五萬四十)○(四十五萬五十)○(四十五萬六十)○(四十五萬七十)○(四十五萬八十)○(四十五萬九十)○(四十六萬)○(四十六萬一十)○(四十六萬二十)○(四十六萬三十)○(四十六萬四十)○(四十六萬五十)○(四十六萬六十)○(四十六萬七十)○(四十六萬八十)○(四十六萬九十)○(四十七萬)○(四十七萬一十)○(四十七萬二十)○(四十七萬三十)○(四十七萬四十)○(四十七萬五十)○(四十七萬六十)○(四十七萬七十)○(四十七萬八十)○(四十七萬九十)○(四十八萬)○(四十八萬一十)○(四十八萬二十)○(四十八萬三十)○(四十八萬四十)○(四十八萬五十)○(四十八萬六十)○(四十八萬七十)○(四十八萬八十)○(四十八萬九十)○(四十九萬)○(四十九萬一十)○(四十九萬二十)○(四十九萬三十)○(四十九萬四十)○(四十九萬五十)○(四十九萬六十)○(四十九萬七十)○(四十九萬八十)○(四十九萬九十)○(五十萬)○(五十萬一十)○(五十萬二十)○(五十萬三十)○(五十萬四十)○(五十萬五十)○(五十萬六十)○(五十萬七十)○(五十萬八十)○(五十萬九十)○(五十一萬)○(五十一萬一十)○(五十一萬二十)○(五十一萬三十)○(五十一萬四十)○(五十一萬五十)○(五十一萬六十)○(五十一萬七十)○(五十一萬八十)○(五十一萬九十)○(五十二萬)○(五十二萬一十)○(五十二萬二十)○(五十二萬三十)○(五十二萬四十)○(五十二萬五十)○(五十二萬六十)○(五十二萬七十)○(五十二萬八十)○(五十二萬九十)○(五十三萬)○(五十三萬一十)○(五十三萬二十)○(五十三萬三十)○(五十三萬四十)○(五十三萬五十)○(五十三萬六十)○(五十三萬七十)○(五十三萬八十)○(五十三萬九十)○(五十四萬)○(五十四萬一十)○(五十四萬二十)○(五十四萬三十)○(五十四萬四十)○(五十四萬五十)○(五十四萬六十)○(五十四萬七十)○(五十四萬八十)○(五十四萬九十)○(五十五萬)○(五十五萬一十)○(五十五萬二十)○(五十五萬三十)○(五十五萬四十)○(五十五萬五十)○(五十五萬六十)○(五十五萬七十)○(五十五萬八十)○(五十五萬九十)○(五十六萬)○(五十六萬一十)○(五十六萬二十)○(五十六萬三十)○(五十六萬四十)○(五十六萬五十)○(五十六萬六十)○(五十六萬七十)○(五十六萬八十)○(五十六萬九十)○(五十七萬)○(五十七萬一十)○(五十七萬二十)○(五十七萬三十)○(五十七萬四十)○(五十七萬五十)○(五十七萬六十)○(五十七萬七十)○(五十七萬八十)○(五十七萬九十)○(五十八萬)○(五十八萬一十)○(五十八萬二十)○(五十八萬三十)○(五十八萬四十)○(五十八萬五十)○(五十八萬六十)○(五十八萬七十)○(五十八萬八十)○(五十八萬九十)○(五十九萬)○(五十九萬一十)○(五十九萬二十)○(五十九萬三十)○(五十九萬四十)○(五十九萬五十)○(五十九萬六十)○(五十九萬七十)○(五十九萬八十)○(五十九萬九十)○(六十萬)○(六十萬一十)○(六十萬二十)○(六十萬三十)○(六十萬四十)○(六十萬五十)○(六十萬六十)○(六十萬七十)○(六十萬八十)○(六十萬九十)○(六十一萬)○(六十一萬一十)○(六十一萬二十)○(六十一萬三十)○(六十一萬四十)○(六十一萬五十)○(六十一萬六十)○(六十一萬七十)○(六十一萬八十)○(六十一萬九十)○(六十二萬)○(六十二萬一十)○(六十二萬二十)○(六十二萬三十)○(六十二萬四十)○(六十二萬五十)○(六十二萬六十)○(六十二萬七十)○(六十二萬八十)○(六十二萬九十)○(六十三萬)○(六十三萬一十)○(六十三萬二十)○(六十三萬三十)○(六十三萬四十)○(六十三萬五十)○(六十三萬六十)○(六十三萬七十)○(六十三萬八十)○(六十三萬九十)○(六十四萬)○(六十四萬一十)○(六十四萬二十)○(六十四萬三十)○(六十四萬四十)○(六十四萬五十)○(六十四萬六十)○(六十四萬七十)○(六十四萬八十)○(六十四萬九十)○(六十五萬)○(六十五萬一十)○(六十五萬二十)○(六十五萬三十)○(六十五萬四十)○(六十五萬五十)○(六十五萬六十)○(六十五萬七十)○(六十五萬八十)○(六十五萬九十)○(六十六萬)○(六十六萬一十)○(六十六萬二十)○(六十六萬三十)○(六十六萬四十)○(六十六萬五十)○(六十六萬六十)○(六十六萬七十)○(六十六萬八十)○(六十六萬九十)○(六十七萬)○(六十七萬一十)○(六十七萬二十)○(六十七萬三十)○(六十七萬四十)○(六十七萬五十)○(六十七萬六十)○(六十七萬七十)○(六十七萬八十)○(六十七萬九十)○(六十八萬)○(六十八萬一十)○(六十八萬二十)○(六十八萬三十)○(六十八萬四十)○(六十八萬五十)○(六十八萬六十)○(六十八萬七十)○(六十八萬八十)○(六十八萬九十)○(六十九萬)○(六十九萬一十)○(六十九萬二十)○(六十九萬三十)○(六十九萬四十)○(六十九萬五十)○(六十九萬六十)○(六十九萬七十)○(六十九萬八十)○(六十九萬九十)○(七十萬)○(七十萬一十)○(七十萬二十)○(七十萬三十)○(七十萬四十)○(七十萬五十)○(七十萬六十)○(七十萬七十)○(七十萬八十)○(七十萬九十)○(七十一萬)○(七十一萬一十)○(七十一萬二十)○(七十一萬三十)○(七十一萬四十)○(七十一萬五十)○(七十一萬六十)○(七十一萬七十)○(七十一萬八十)○(七十一萬九十)○(七十二萬)○(七十二萬一十)○(七十二萬二十)○(七十二萬三十)○(七十二萬四十)○(七十二萬五十)○(七十二萬六十)○(七十二萬七十)○(七十二萬八十)○(七十二萬九十)○(七十三萬)○(七十三萬一十)○(七十三萬二十)○(七十三萬三十)○(七十三萬四十)○(七十三萬五十)○(七十三萬六十)○(七十三萬七十)○(七十三萬八十)○(七十三萬九十)○(七十四萬)○(七十四萬一十)○(七十四萬二十)○(七十四萬三十)○(七十四萬四十)○(七十四萬五十)○(七十四萬六十)○(七十四萬七十)○(七十四萬八十)○(七十四萬九十)○(七十五萬)○(七十五萬一十)○(七十五萬二十)○(七十五萬三十)○(七十五萬四十)○(七十五萬五十)○(七十五萬六十)○(七十五萬七十)○(七十五萬八十)○(七十五萬九十)○(七十六萬)○(七十六萬一十)○(七十六萬二十)○(七十六萬三十)○(七十六萬四十)○(七十六萬五十)○(七十六萬六十)○(七十六萬七十)○(七十六萬八十)○(七十六萬九十)○(七十七萬)○(七十七萬一十)○(七十七萬二十)○(七十七萬三十)○(七十七萬四十)○(七十七萬五十)○(七十七萬六十)○(七十七萬七十)○(七十七萬八十)○(七十七萬九十)○(七十八萬)○(七十八萬一十)○(七十八萬二十)○(七十八萬三十)○(七十八萬四十)○(七十八萬五十)○(七十八萬六十)○(七十八萬七十)○(七十八萬八十)○(七十八萬九十)○(七十九萬)○(七十九萬一十)○(七十九萬二十)○(七十九萬三十)○(七十九萬四十)○(七十九萬五十)○(七十九萬六十)○(七十九萬七十)○(七十九萬八十)○(七十九萬九十)○(八十萬)○(八十萬一十)○(八十萬二十)○(八十萬三十)○(八十萬四十)○(八十萬五十)○(八十萬六十)○(八十萬七十)○(八十萬八十)○(八十萬九十)○(八十一萬)○(八十一萬一十)○(八十一萬二十)○(八十一萬三十)○(八十一萬四十)○(八十一萬五十)○(八十一萬六十)○(八十一萬七十)○(八十一萬八十)○(八十一萬九十)○(八十二萬)○(八十二萬一十)○(八十二萬二十)○(八十二萬三十)○(八十二萬四十)○(八十二萬五十)○(八十二萬六十)○(八十二萬七十)○(八十二萬八十)○(八十二萬九十)○(八十三萬)○(八十三萬一十)○(八十三萬二十)○(八十三萬三十)○(八十三萬四十)○(八十三萬五十)○(八十三萬六十)○(八十三萬七十)○(八十三萬八十)○(八十三萬九十)○(八十四萬)○(八十四萬一十)○(八十四萬二十)○(八十四萬三十)○(八十四萬四十)○(八十四萬五十)○(八十四萬六十)○(八十四萬七十)○(八十四萬八十)○(八十四萬九十)○(八十五萬)○(八十五萬一十)○(八十五萬二十)○(八十五萬三十)○(八十五萬四十)○(八十五萬五十)○(八十五萬六十)○(八十五萬七十)○(八十五萬八十)○(八十五萬九十)○(八十六萬)○(八十六萬一十)○(八十六萬二十)○(八十六萬三十)○(八十六萬四十)○(八十六萬五十)○(八十六萬六十)○(八十六萬七十)○(八十六萬八十)○(八十六萬九十)○(八十七萬)○(八十七萬一十)○(八十七萬二十)○(八十七萬三十)○(八十七萬四十)○(八十七萬五十)○(八十七萬六十)○(八十七萬七十)○(八十七萬八十)○(八十七萬九十)○(八十八萬)○(八十八萬一十)○(八十八萬二十)○(八十八萬三十)○(八十八萬四十)○(八十八萬五十)○(八十八萬六十)○(八十八萬七十)○(八十八萬八十)○(八十八萬九十)○(八十九萬)○(八十九萬一十)○(八十九萬二十)○(八十九萬三十)○(八十九萬四十)○(八十九萬五十)○(八十九萬六十)○(八十九萬七十)○(八十九萬八十)○(八十九萬九十)○(九十萬)○(九十萬一十)○(九十萬二十)○(九十萬三十)○(九十萬四十)○(九十萬五十)○(九十萬六十)○(九十萬七十)○(九十萬八十)○(九十萬九十)○(九十一萬)○(九十一萬一十)○(九十一萬二十)○(九十一萬三十)○(九十一萬四十)○(九十一萬五十)○(九十一萬六十)○(九十一萬七十)○(九十一萬八十)○(九十一萬九十)○(九十二萬)○(九十二萬一十)○(九十二萬二十)○(九十二萬三十)○(九十二萬四十)○(九十二萬五十)○(九十二萬六十)○(九十二萬七十)○(九十二萬八十)○(九十二萬九十)○(九十三萬)○(九十三萬一十)○(九十三萬二十)○(九十三萬三十)○(九十三萬四十)○(九十三萬五十)○(九十三萬六十)○(九十三萬七十)○(九十三萬八十)○(九十三萬九十)○(九十四萬)○(九十四萬一十)○(九十四萬二十)○(九十四萬三十)○(九十四萬四十)○(九十四萬五十)○(九十四萬六十)○(九十四萬七十)○(九十四萬八十)○(九十四萬九十)○(九十五萬)○(九十五萬一十)○(九十五萬二十)○(九十五萬三十)○(九十五萬四十)○(九十五萬五十)○(九十五萬六十)○(九十五萬七十)○(九十五萬八十)○(九十五萬九十)○(九十六萬)○(九十六萬一十)○(九十六萬二十)○(九十六萬三十)○(九十六萬四十)○(九十六萬五十)○(九十六萬六十)○(九十六萬七十)○(九十六萬八十)○(九十六萬九十)○(九十七萬)○(九十七萬一十)○(九十七萬二十)○(九十七萬三十)○(九十七萬四十)○(九十七萬五十)○(九十七萬六十)○(九十七萬七十)○(九十七萬八十)○(九十七萬九十)○(九十八萬)○(九十八萬一十)○(九十八萬二十)○(九十八萬三十)○(九十八萬四十)○(九十八萬五十)○(九十八萬六十)○(九十八萬七十)○(九十八萬八十)○(九十八萬九十)○(九十九萬)○(九十九萬一十)○(九十九萬二十)○(九十九萬三十)○(九十九萬四十)○(九十九萬五十)○(九十九萬六十)○(九十九萬七十)○(九十九萬八十)○(九十九萬九十)○(一百萬)○(一百萬一十)○(一百萬二十)○(一百萬三十)○(一百萬四十)○(一百萬五十)○(一百萬六十)○(一百萬七十)○(一百萬八十)○(一百萬九十)○(一百一十萬)○(一百一十萬一十)○(一百一十萬二十)○(一百一十萬三十)○(一百一十萬四十)○(一百一十萬五十)○(一百一十萬六十)○(一百一十萬七十)○(一百一十萬八十)○(一百一十萬九十)○(一百二十萬)○(一百二十萬一十)○(一百二十萬二十)○(一百二十萬三十)○(一百二十萬四十)○(一百二十萬五十)○(一百二十萬六十)○(一百二十萬七十)○(一百二十萬八十)○(一百二十萬九十)○(一百三十萬)○(一百三十萬一十)○(一百三十萬二十)○(一百三十萬三十)○(一百三十萬四十)○(一百三十萬五十)○(一百三十萬六十)○(一百三十萬七十)○(一百三十萬八十)○(一百三十萬九十)○(一百四十萬)○(一百四十萬一十)○(一百四十萬二十)○(一百四十萬三十)○(一百四十萬四十)○(一百四十萬五十)○(一百四十萬六十)○(一百四十萬七十)○(一百四十萬八十)○(一百四十萬九十)○(一百五十萬)○(一百五十萬一十)○(一百五十萬二十)○(一百五十萬三十)○(一百五十萬四十)○(一百五十萬五十)○(一百五十萬六十)○(一百五十萬七十)○(一百五十萬八十)○(一百五十萬九十)○(一百六十萬)○(一百六十萬一十)○(一百六十萬二十)○(一百六十萬三十)○(一百六十萬四十)○(一百六十萬五十)○(一百六十萬六十)○(一百六十萬七十)○(一百六十萬八十)○(一百六十萬九十)○(一百七十萬)○(一百七十萬一十)○(一百七十萬二十)○(一百七十萬三十)○(一百七十萬四十)○(一百七十萬五十)○(一百七十萬六十)○(一百七十萬七十)○(一百七十萬八十)○(一百七十萬九十)○(一百八十萬)○(一百八十萬一十)○(一百八十萬二十)○(一百八十萬三十)○(一百八十萬四十)○(一百八十萬五十)○(一百八十萬六十)○(一百八十萬七十)○(一百八十萬八十)○(一百八十萬九十)○(一百九十萬)○(一百九十萬一十)○(一百九十萬二十)○(一百九十萬三十)○(一百九十萬四十)○(一百九十萬五十)○(一百九十萬六十)○(一百九十萬七十)○(一百九十萬八十)○(一百九十萬九十)○(二百萬)○(二百萬一十)○(二百萬二十)○(二百萬三十)○(二百萬四十)○(二百萬五十)○(二百萬六十)○(二百萬七十)○(二百萬八十)○(二百萬九十)○(二百一十萬)○(二百一十萬一十)○(二百一十萬二十)○(二百一十萬三十)○(二百一十萬四十)○(二百一十萬五十)○(二百一十萬六十)○(二百一十萬七十)○(二百一十萬八十)○(二百一十萬九十)○(二百二十萬)○(二百二十萬一十)○(二百二十萬二十)○(二百二十萬三十)○(二百二十萬四十)○(二百二十萬五十)○(二百二十萬六十)○(二百二十萬七十)○(二百二十萬八十)○(二百二十萬九十)○(二百三十萬)○(二百三十萬一十)○(二百三十萬二十)○(二百三十萬三十)○(二百三十萬四十)○(二百三十萬五十)○(二百三十萬六十)○(二百三十萬七十)○(二百三十萬八十)○(二百三十萬九十)○(二百四十萬)○(二百四十萬一十)○(二百四十萬二十)○(二百四十萬三十)○(二百四十萬四十)○(二百四十萬五十)○(二百四十萬六十)○(二百四十萬七十)○(二百四十萬八十)○(二百四十萬九十)○(二百五十萬)○(二百五十萬一十)○(二百五十萬二十)○(二百五十萬三十)○(二百五十萬四十)○(二百五十萬五十)○(二百五十萬六十)○(二百五十萬七十)○(二百五十萬八十)○(二百五十萬九十)○(二百六十萬)○(二百六十萬一十)○(二百六十萬二十)○(二百六十萬三十)○(二百六十萬四十)○(二百六十萬五十)○(二百六十萬六十)○(二百六十萬七十)○(二百六十萬八十)○(二百六十萬九十)○(二百七十萬)○(二百七十萬一十)○(二百七十萬二十)○(二百七十萬三十)○(二百七十萬四十)○(二百七十萬五十)○(二百七十萬六十)○(二百七十萬七十)○(二百七十萬八十)○(二百七十萬九十)○(二百八十萬)○(二百八十萬一十)○(二百八十萬二十)○(二百八十萬三十)○(二百八十萬四十)○(二百八十萬五十)○(二百八十萬六十)○(二百八十萬七十)○(二百八十萬八十)○(二百八十萬九十)○(二百九十萬)○(二百九十萬一十)○(二百九十萬二十)○(二百九十萬三十)○(二百九十萬四十)○(二百九十萬五十)○(二百九十萬六十)○(二百九十萬七十)○(二百九十萬八十)○(二百九十萬九十)○(三百萬)○(三百萬一十)○(三百萬二十)○(三百萬三十)○(三百萬四十)○(三百萬五十)○(三百萬六十)○(三百萬七十)○(三百萬八十)○(三百萬九十)○(三百一十萬)○(三百一十萬一十)○(三百一十萬二十)○(三百一十萬三十)○(三百一十萬四十)○(三百一十萬五十)○(三百一十萬六十)○(三百一十萬七十)○(三百一十萬八十)○(三百一十萬九十)○(三百二十萬)○(三百二十萬一十)○(三百二十萬二十)○(三百二十萬三十)○(三百二十萬四十)○(三百二十萬五十)○(三百二十萬六十)○(三百二十萬七十)○(三百二十萬八十)○(三百二十萬九十)○(三百三十萬)○(三百三十萬一十)○(三百三十萬二十)○(三百三十萬三十)○(三百三十萬四十)○(三百三十萬五十)○(三百三十萬六十)○(三百三十萬七十)○(三百三十萬八十)○(三百三十萬九十)○(三百四十萬)○(三百四十萬一十)○(三百四十萬二十)○(三百四十萬三十)○(三百四十萬四十)○(三百四十萬五十)○(三百四十萬六十)○(三百四十萬七十)○(三百四十萬八十)○(三百四十萬九十)○(三百五十萬)○(三百五十萬一十)○(三百五十萬二十)○(三百五十萬三十)○(三百五十萬四十)○(三百五十萬五十)○(三百五十萬六十)○(三百五十萬七十)○(三百五十萬八十)○(三百五十萬九十)○(三百六十萬)○(三百六十萬一十)○(三百六十萬二十)○(三百六十萬三十)○(三百六十萬四十)○(三百六十萬五十)○(三百六十萬六十)○(三百六十萬七十)○(三百六十萬八十)○(三百六十萬九十)○(三百七十萬)○(三百七十萬一十)○(三百七十萬二十)○(三百七十萬三十)○(三百七十萬四十)○(三百七十萬五十)○(三百七十萬六十)○(三百七十萬七十)○(三百七十萬八十)○(三百七十萬九十)○(三百八十萬)○(三百八十萬一十)○(三百八十萬二十)○(三百八十萬三十)○(三百八十萬四十)○(三百八十萬五十)○(三百八十萬六十)○(三百八十萬七十)○(三百八十萬八十)○(三百八十萬九十)○(三百九十萬)○(三百九十萬一十)○(三百九十萬二十)○(三百九十萬三十)○(三百九十萬四十)○(三百九十萬五十)○(三百九十萬六十)○(三百九十萬七十)○(三百九十萬八十)○(三百九十萬九十)○(四百萬)○(四百萬一十)○(四百萬二十)○(四百萬三十)○(四百萬四十)○(四百萬五十)○(四百萬六十)○(四百萬七十)○(四百萬八十)○(四百萬九十)○(四百一十萬)○(四百一十萬一十)○(四百一十萬二十)○(四百一十萬三十)○(四百一十萬四十)○(四百一十萬五十)○(四百一十萬六十)○(四百一十萬七十)○(四百一十萬八十)○(四百一十萬九十)○(四百二十萬)○(四百二十萬一十)○(四百二十萬二十)○(四百二十萬三十)○(四百二十萬四十)○(四百二十萬五十)○(四百二十萬六十)○(四百二十萬七十)○(四百二十萬八十)○(四百二十萬九十)○(四百三十萬)○(四百三十萬一十)○(四百三十萬二十)○(四百三十萬三十)○(四百三十萬四十)○(四百三十萬五十)○(四百三十萬六十)○(四百三十萬七十)○(四百三十萬八十)○(四百三十萬九十)○(四百四十萬)○(四百四十萬一十)○(四百四十萬二十)○(四百四十萬三十)○(四百四十萬四十)○(四百四十萬五十)○(四百四十萬六十)○(四百四十萬七十)○(四百四十萬八十)○(四百四十萬九十)○(四百五十萬)○(四百五十萬一十)○(四百五十萬二十)○(四百五十萬三十)○(四百五十萬四十)○(四百五十萬五十)○(四百五十萬六十)○(四百五十萬七十)○(四百五十萬八十)○(四百五十萬九十)○(四百六十萬)○(四百六十萬一十)○(四百六十萬二十)○(四百六十萬三十)○(四百六十萬四十)○(四百六十萬五十)○(四百六十萬六十)○(四百六十萬七十)○(四百六十萬八十)○(四百六十萬九十)○(四百七十萬)○(四百七十萬一十)○(四百七十萬二十)○(四百七十萬三十)○(四百七十萬四十)○(四百七十萬五十)○(四百七十萬六十)○(四百七十萬七十)○(四百七十萬八十)○(四百七十萬九十)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顯禪師爲其保傅。穎道素溫瞻有聞。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穎曰。依報已乖。吾將卽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祀。而顓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爲沙彌。親所供奉。晝則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燃柴取明。每夕自

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識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爲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四卷。餘則專以禪業繫念在前。機有悟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召追入京師住禪定寺。供禮隆異。儉行爲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繫以寶臺處之上室。瓊寶溢目非德不知。大眾以喜行解潛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願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卽不處舊房。但用過邊寺塔。行坐二儀誓躬本願。數滿八百。精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羣以寶車入喜房內。追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達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膽問親爲將療。至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唾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汚賤情倍欣懽。以爲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懌其心。終其報類。或有外來問疾。並爲病者陳苦。有問其故。喜云。病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津梁。夙奉微風。嘉其弘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饑荐。四方慕義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喜歸行務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爲銷釋。並會通旨理暢顯神心。而爲行沈後乃屏退自資。起居衆伍。驪山南阜鄉號

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卽下而
對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勵子弟。誘導山
民。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其
半。見有焰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
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
苦。但自修業。及至尋顧。不知所由。其
居處降靈。皆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
非久。強加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
日。乃告門人。無常至矣。勿事羈擾。當默
然靜慮。津吾去誠。勿使異人輒入房也。
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眾忽聞。林
北有音樂車振之聲。因以告之。喜曰。世間
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纏累。
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五更初。
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
定。初平素之口。歷巡山嶮。行見一處幽隱。
可爲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
寺僧屬其儀貌端時。不忍行之。鑿山爲窟。
將欲藏瘞。爾夕暴雪忽零。有餘一尺。周迴
二里。蔽於山路。遂開行送。中道降神於
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
藏。達吾本志。雪平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
之。乃安窆內。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宗國公
親往觀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怪無
損壞。遂舉其納衣。方見爲物所噉。頭項
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寔本願之所致
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青溪禪衆。天
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行成。明日光

不二一阿[㊦] 官一官[㊦] 超一官[㊦] 〔京〕一[㊦] 〔美〕一[㊦] 斗一[㊦] 狀形一[㊦] 經一[㊦] 盤一[㊦]
 明一[㊦] 期一[㊦] 傳一[㊦] 惜一[㊦] 入一[㊦] 繁一[㊦] 知一[㊦] 一[㊦]
 精一[㊦] 情一[㊦] 驚一[㊦] 疾一[㊦] 病一[㊦] 真一[㊦] 名十[㊦] 〔日〕一[㊦] 度一[㊦] 〔北〕一[㊦]
 宅一[㊦] 民一[㊦] 及至二[㊦] 期一[㊦] 〔其〕一[㊦] 至矣二[㊦] 已及[㊦] 〔一〕十[㊦] 夕[㊦] 開行[㊦] 二行[㊦] 開道[㊦] 宗[㊦]
 宋一[㊦] 〔所〕一[㊦] 至二[㊦] 最[㊦]

聲。采加以敬慎戒約。聞即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差。必虛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布薩。安郵貧病。固是常宜。衣弊食施。誠其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習禪四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五 本傳十四 附見五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兼習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道哲傳二 兼成 靜安

唐潯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唐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唐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唐箕州箕山沙門釋慧思傳八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 道撫

唐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 慧融

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照傳十一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唐閬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唐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清徹。獨懷異操。高尙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初投于靈裕法師。而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

清化。愛敬親承。歲積炎涼。齋嚴上伍。常於寒陵山寺。陶融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此焉收屬。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才辯天垂。扣問連環。思微恒理。而混斯聲。迹攝謙藏。用幽贊之功。諒擬前傑。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接成務。故道屬漳河。咸蒙惠澤。後自知名。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時未測其言也。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音。即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衆圍遶。承遺味。昂舉目高視。及見天衆。繽紛雲綺。管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從。遂回耶。言訖便觀。天樂上騰。須臾。雲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聖相來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報應寺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檢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會靈章。行符騰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于斯時也。遐邇嗟詠。氣結成陰。坐既加趺。掌文仰現。預觀相述。悲慶相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不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東夏。慈潤溫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頭。兩耳惠聾。每將自逐。減食而施。及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夜。時

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堂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衆觀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恒有耳。何可怪耶。其栖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度也。故是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名當世。常為裕之都講。辯唱明衷。允愜望情。加以明解。經論。每因升元。席文義。弘遠妙思。霜霏難問。銳指擅步。淳鄴。故使四海望塵。俱敦聲教。後便忽覺。智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艤棹。即屏絕章疏。更修定業。步暑守心。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垂行物範。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春秋七十有五。後諸學行儉約。附其塵者衆焉。

釋道哲。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潁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揖。具戒已後。正奉行門。又從魏郡希律師。稟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研衡五衆。受教博曉。將經六載。經重案宗。究其文體。但為戒慧。雖通未懷定業。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音當今。嘉哲至誠。傾襟為說。一悟真諦。霍然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聞京邑道盛。乃步從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譽。敬備師禮。從受攝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厭辭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既闕使人。遂虛腹累宵。欣茲味空。有清信士張陳。辟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暫下山。忽逢重雲。懸路既擁。七日方到。哲以雖對食具。為

○宋二彩○ ○十九二十三○ ○(習禪四)一○ ○二十二二十四○ ○習禪五二習禪篇第五○ ○十四十(人)○ ○五十(人)○ ○(唐)一○ ○成二誠○ ○箕山十(寺)○ ○四二四○ ○齊二齊○ ○混二混○ ○及二乃○ ○結答二答○ ○耶二耶○ ○道二道○ ○伎二伎○ ○順二順○ ○于二于○ ○檢二檢○ ○章二章○ ○諒二諒○ ○耶二耶○ ○辨二辨○ ○昇二昇○ ○慶二慶○ ○更二更○ ○儉約二儉巧○ ○正二正○ ○齊二齊○

釋曇榮。俗姓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鄧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爲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試往聽之。便悟宏範略其詮致。乃投。靈裕焉。裕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遂卽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累。暢開結。乃更循講肆。備聞異部。偏行。大業。故以地持爲學先。屬周廢二教。輒。

形俗異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
再弘佛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
著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黎
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永濟通既懿德是充
繙素歸仰便開拓柴障廣樹禪坊四遠聞
風一期翕至榮形解雄遽稱病設方諸有
豐饒飲咸歆至澤禮供日隆投告填委以
隋末亂人百從軍預踐兵饑希全戒
德榮欲澄汰先染要假明獄事在護持
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
與坐禪念誦僧尼別院故處有四焉致使
五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成誼
自晉魏韓趙周鄆等邦釋種更新其戒者
榮寔其功矣嘗往韓州鄉縣延聖寺立
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家傳供養
送舍利三粒行道衆榮年垂八十親率
道俗三千人步出野迎路由二十餘里
儼從之盛饗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
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祈可
遂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
求至明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
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隱條章怖停
其事當夕怪獸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
明旦陳悔方從榮法斯德被聖凡皆此之
例武德九年夏於潞城交漳村立法行道
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龜像舍利宛然挺出
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
常凝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
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

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毘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臥疾於床。眼中流淚。弟子問宗。曰。和上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將逼。恨更不得爲諸七衆洗濯罪累耳。宗曰。何必至此。答曰。吾縱不死。亦是無用。自佛法再興已來。未省一度不聽說戒。今既病困。說欲斯必死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于野外。後門徒出其遺骨葬于寺南建塔表之。自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環偉。過於八尺。詞吐溫瞻。風格道遠。年登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厨問其監膳。必有事染。親看翻穢。並使食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覲名德。罕聞斯類。又於寺內諸房多結淨地。用擬四藥溫煮之所。故預沾門序。散在諸方。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衣說淨。終形立誓。然後羯磨。隨治成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檢。故自從勅賜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因訪道。藝

①寔二實_下同 ②嘉仰二仰_慈③(場)十塔④思二思⑤適二適⑥扮二輔⑦定二應⑧有二在⑨當⑩道二導
 ⑪當⑫(大)一⑬今二今⑭姓二蘇⑮悟安一徹悟玄⑯為二為師⑰蘇二蘇⑱形帶二形帶⑲
 俗形⑳再弘佛二初再㉑永二求⑲清二實⑳背二造㉑夜二鼓㉒軍二運㉓談二机㉔
 鄉十(色)㉕延二近㉖(出)一㉗新二所㉘怖二怖㉙漳二漳㉚常二堂㉛藥二藥㉜和
 上二和尙㉝禁二禁㉞死十(日)㉟七衆二僧尼㊱至二致㊲

慮每夏行履執帚先掃恐傷蟲蟻故也。隨
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漚囊或施道俗
惟恐者四方乃行之仍復累屬勿泄人世
及帝造寺前訪綱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
乃下詔徵爲弘福寺主緝諸上下無敢乖
猷貞觀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
七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行
道呪業爲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文殊悔
法歲中八十日一日六時行業前後通數十
道場身心悅懌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於
教誡門學惟論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
過無不爲之流涕喜怒哀形誦持無忘
故羯磨之匠通僧仰屬道俗歸戒其徒弘矣
故使魏王以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皆
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世儒宗斌
第二也仁壽徵入受教無因朗齒迫期頤
鍾鳴漏盡今古意絕生死路分乃於汝水
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豐碑用
裨其德其銘略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
既弄璋我履我復一朝棄予山州滿目雲
掩重關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
憂暮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輿詞
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玉檢之南釋陽之北
獲麟之野秉禮之國君有美政俗多儒墨
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潁川人也遠祖流寓遂
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亂智量過人精
厲不群雅度標遠厭世從道貫徹藏愈而
二親特超更無兄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

①美二善② ③按二板④ ⑤(價)十負⑥ ⑦九二九⑧ ⑨斗二升⑩ ⑪延二近⑫ ⑬定二之⑭ ⑮犯二犯⑯ ⑰役二及⑱
 ⑲揭謄自牧⑳ ㉑曾不潔唾㉒ ㉓寒二寒⑴ ㉔洗二垢⑵ ㉕借二耳⑶ ㉖於二于⑷ ㉗廢二廢⑸ ㉘惠二惠
 ㉙* ㉚有十(由)⑶ ㉛攷二厥⑶ ㉜厲二厲⑶ ㉝急十(要)⑶ ㉞方二万⑶ ㉟厲二厲⑶ ㊱一一二⑶ ㊲以二已⑶
 ㊳宋二宗⑶ ㊴續二續⑶ ㊵意二斯⑶ ㊶區二切⑶ ㊷風二風⑶ ㊸牙二夏⑶ ㊹玉二千⑶ ㊺君二居⑶

望嗣宗族遂從儒流。通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爲娣妻。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姻周覽。藏影無方。既被執身。抑從伉儷。初則合巹爲蹤。終亦同掩。私室翼行。婚禮也。惟置一床。超乃抽氈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床。僊思加坐。動爲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相累。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誡勸。誠逾玉質。既確乎難拔。親乃捐而放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增禪師。增志德澄明。行成衆範。未展度限。歷試諸難。志超潔正。身心動履。衆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備。六時無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增親閱驗。其情守節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探律藏。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備圓乃返。故鄉依嚴綜習。初入太原之西。比于山。栖引英秀。創立禪林。晚夕勤修。定慧雙啓。四儀託於戒節。二行憑於法依。學觀說誦。無感而肅。致使聞風。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網嚴明。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被衣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諫。而官私弗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爲通引。還遣并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民流溝壑。死者太半。而超結徒。勸聚餘糧。不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誠勸。無變。爾情。鏡業既臨。逃響何地。衆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禮。課時無輟。嘗夜坐禪。忽有群賊排門直進。炬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

端然相同。儀象。賊乃投仗於地。拜伏歸依。超因隨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退。其嗣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太原。四遠咸萃。超惟道在。生靈義居。乘福即率。侶晉陽。住。擬定寺。禪學數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弟子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風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運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用以居焉。而歷寒暑。業新彌厲。但爲貴遊。詔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閻智信。智光等。義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華語默。互相敦重。而寺非幽阻。隸以公途。晦迹之資。卒難承業。乃徇物關。表意在度人。還返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創築禪侶。巖名抱腹。四方有潤。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室。風雨飄飄。清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躬親締構。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兢業其誠。而音聲。色。惟若不足。忽因。進疾。便知不久。久誠果殷。勸示以禍福。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賓主齊慟。德仁既往。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自服。唐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勸勵

攝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禮佛五百。禪結四時。身誠衆侶。有虧殿罰。而自執。而熏爐。隨唱屈禮。未嘗置地。及以虧拜。及坐禪。衆也。互相懲誡。幾有昏睡。親行勸率。有來投造。無不。即度授以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迎。禮逾天屬。時遭嚴勅。度者極刑。而曾無介懷。如常剝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若。大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資大齋。麥惟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怪而檢覆。止磨兩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機若隨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教戒法。罕見其僞。謹懷威儀。終始無替。自隋唐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惠誥。既親承其。續故即而叙焉。

釋曇韻。不詳氏族。高陽人。初厭世出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投恒岳側。蒲吾山。就被虛靜。訖此經部。值。栖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常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精念慧。深具。舉。拾。又聞五臺山者。即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所住處。古來諸僧。多入祈請。有。見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嘗於中臺。置大

①被二禮 ②放二任 ③其情守節 ④之便 ⑤備二略 ⑥比于二北于 ⑦比于 ⑧北于 ⑨被二放 ⑩者二請 ⑪深 ⑫動二款 ⑬伏二伏 ⑭久二住 ⑮趙二克 ⑯禮佛二佛禮 ⑰二二 ⑱大二太 ⑲斗二升 ⑳二二 ㉑二二 ㉒二二 ㉓二二 ㉔二二 ㉕二二 ㉖二二 ㉗二二 ㉘二二 ㉙二二 ㉚二二 ㉛二二 ㉜二二 ㉝二二 ㉞二二 ㉟二二 ㊱二二 ㊲二二 ㊳二二 ㊴二二 ㊵二二 ㊶二二 ㊷二二 ㊸二二 ㊹二二 ㊺二二 ㊻二二 ㊼二二 ㊽二二 ㊾二二 ㊿二二

○志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勞。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以爲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不愈。財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踊履案。行空屈除屏殘屍。入中。加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既森。竦世號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卽貞觀十六年五月矣。因卽而殮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遺語。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瑣禪師。修道振朔方。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彌積歲時。承吾鸞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卽齊時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呈。如七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此盛德。日增。榮興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彌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導悟自他。用爲資神之宅也。詞既明詣。說其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抱。人各指珠口同佛號。每時散席。響彌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

新永机

●發=發◎ ●察=察◎ ●注=注◎ ●注=注◎ ●平=平◎ ●味=味◎ ●血=血◎ ●(深=一)◎ ●書=書◎
◎ ●須=須◎ ●何=何◎ ●迷=迷◎ ●味=味◎ ●味=味◎ ●淡=淡◎ ●向=向◎ ●德=德◎
◎ ●博=博◎ ●飲=飲◎ ●察=察◎ ●志=志◎ ●去=去◎ ●財=財◎ ●加=加◎ ●鍊=鍊◎
◎ ●(即=一)◎ ●(法)=法◎ ●克=克◎ ●導=導◎ ●其=其◎ ●抱=抱◎

爲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覺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男女等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花乾地而播者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備通詎能會。此乎。年登七十。忽然亂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豁醇醴。并勸人念彌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爲數量。每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萬斛者。並以事邀結。令攝虛靜緣。道俗響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屨子。以爲數法。遺諸四衆。教其稱念。屢呈顧瑞。具叙行因。著淨土論兩卷。統談龍樹天親。邇及僧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彌新。傳者重其陶鑒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者。自綽宗淨業。坐常而西。晨宵一服鮮潔。爲體儀貌充偉。并部推焉。願隣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絕。纔有餘暇。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爲限。聲聲相注。弘於淨業。故得鎔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共人矣。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達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彌增。今有惰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難繼相。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宗紹存

馬
釋明淨。密州人。少出家。味定爲業。潔志忠
恪。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
載。入勞。測之也。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
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纁纁。動止適時。
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救絕。日至村中。
每從乞食。齋還中路。值於群虎。皆張口閉
目。若有饑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
兇無心畏之。今列于路旁。豈非爲食耶。
乃以匕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噉盡。告
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
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緣。同伴乃
異其度。晚爲山幽地濕。形報苦之。還返海
隅。住蒙山側。內遵道觀。外感潛通。令聞
遠流。靈祇叶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
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
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
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戴之
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迴然
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
淫祀。普令零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
朝野相顧。慘情無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
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勅召至京。令往祈
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惟願靜念三寶。
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酬德。
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其名。得弘聖
道。有勅許焉。雖無供給。而別賜香油。於
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
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

○子二於國* ○云二曰○ ○【又以】一○ ○【蓮花一掃】六字二(就地掃蓮華不萎)七字○ ○【乃萎】一○ ○備二倫○ ○此十
(者)○ ○觀二對○ ○簪二簪○ ○導二送○ ○道○ ○端二端○ ○兩二一○ ○一○ ○而二面○ ○婦二時○ ○達二遠
○ ○相二想○ ○寄州二高寄○ ○比二赴○ ○間二間○ ○叶二叫○ ○戴之二頂戴○ ○離二瑞○ ○設二
格○ ○脂三修○ ○也一○ ○翠三○ ○溪三○ ○亦一○ ○成都人三蜀人杜預○ ○小一

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夜宿木房。但坐床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紫衣服。弊惡僅免。[○]遮羞。冬則加。納夏則布衣。以冬破。納懸置梁上。有聞。熙名就房參拜。迎逆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咽。吐言高遠。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卒。今見在具諸聞說。

釋世瑜。姓陳氏。住始州。父母早亡。傭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送驚。訝深山。常燒熏陸沈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負蓬華蕉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斗。六時行道。以猿鳴爲候。初惟一泉。後有三泉。又出流悟三論宗旨。遂往靈巖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而覆述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尙執鐺。刺史劉德威感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二矣。

○止觀專聽三論。陳平後度。江住楊州安

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_レ饑。恒有四虎_レ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二_レ翁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度江。栖霞住者可_レ卽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每以爲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艱阻。乃令率楊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別一石年一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二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執鉢過禮。又往興皇墓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秦州刺史房仁裕表陳其事請立伽藍下
勅許之。今之陷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
以爲寺主。俯從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
相顧依投門庭充闐。及徐王部_田絳寺又屬
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禮厚供彌
隆。俄復_田還山却_田崇_田業。性在慈仁弘濟
成務。所以群鳥食於掌上。宿雁翔於簾下。
年踰杖國未嘗病瘵。忽告衆曰。吾將去矣。
食畢收衣結_田加_田趺坐。願命徒屬誠以清言。
並令出戶惟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
之煖氣。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
禪。久而尋視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初
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橫雲如帶
絕望東西道俗奔赴制以心喪禮也。遷靈山
窟還依坐之。府縣官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
景亮降以白花_田六_田出淨_田榮如雪如冰。衣以
承之不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
爲之易_田質。而衣服一無_田霑_田汚。乃就_田加_田漆
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脇之教。抱兩楹負手
之歌。以爲相好像設。開含識之尊嚴。法慧
聲光寔超生之津濟。遂就京邑奉建高碑。
高一丈五尺。刻像書經兼叙言行。引_田還_田本
寺聚衆立之。度支尚書唐臨_田昔_田住_田萬泉
寺贊承俗務。性行專信素奉歸依。後仕華省
常修供養。願惟德本。便勒_田銘_田云。

○_田論_田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攸發。神游

①通產一風寒②③納一陷④⑤道一迤⑥⑦在十(者)⑧⑨始二古⑩⑪來二米⑫⑬(各)十負⑭⑮鳴二凡⑯⑰候二
 偶⑱⑲又出流一流于⑳㉑開一問㉒㉓卽一則㉔㉕話二語㉖㉗都二州㉘㉙止觀十(寺)㉚㉛度二漢
 ㉜翁二公㉝㉞驚二警㉟㊱親四一難供㊲㊳一二別㊴㊵二二三㊶㊷連二連㊸㊹村十(者)㊺㊻察二德
 ㊼治二務㊽㊾聚二陰㊿㉑齊二齊㉒㉓秦二秦㉔㉕絳二絳㉖㉗還二山還㉘㉙却二回㉚㉛却二却㉜㉝
 ㉞㉟榮如雪如水二榮如木如第㊱㊲實二實㊳㊴泰二泰㊵㊶潤二潤㊷㊸生二在㊹㊺實二在㊻㊼
 十數⑤⑥第⑦第二十四⑧論⑨乃至⑩二千二百十九字元本在卷第二十一終而明本在卷第二十六終從臚本宋本與

[illegible]

覺觀。惑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但由欲界
 亂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體封八地。通為
 世結。愛味不殊。莫非諸集重輕。故得報居
 苦樂。終是輪迴諸界。未曰。缺有超生。且
 據亂靜二緣。故略分斯兩位。然則三乘實
 聖。及以六邪諸道。將欲厭煩。煩慮。莫不
 依乎初定。良以心殊。微妙。慧開。通局。遂有
 總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東
 心學。惟。越。于。晉。世。方。開。容。公。故。其。序。云。
 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傳。至
 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翻大論。有涉。禪
 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定。弘。其。博。施。乃
 為。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後。祖。習。逾。繁。
 影。道。融。屬。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志。於
 江。東。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
 僧。群。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而。茂
 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怪。也。逮。于。梁。祖。廣
 闢。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者。總。集。楊。都。
 校。量。深。淺。自。為。部。類。又。於。鍾。陽。上。下。雙。建
 定。林。使。天。息。心。之。侶。栖。閑。絲。業。于。時。佛。化
 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指。波。涌。相。凌。至
 於。徵。引。蓋。無。所。算。可。謂。徒。有。揚。舉。之。名。
 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
 正。象。為。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時。
 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遵。戒。之
 行。斯。為。極。也。請。為。陳。之。因。為。叙。曰。原。夫。正
 象。東。設。被。在。機。緣。至。於。務。道。無。時。不。契。然
 教。中。廣。叙。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
 就。時。分。位。若。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

佛世其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
 會正成聖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
 情投漸鈍。會理叵階。攝靜住持微通。性旨
 然於慧釋。未其修明。相似道流。為象法
 也。第三千年後末法初基。乃至萬年。定慧
 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護相等。而心用
 浮動全乖。正受。故並目之為末法也。善見
 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錄。若依
 廣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
 相兩叙矛盾乖離。就緣判教各有其致。至
 如世情煩瑣。人顯鋒奇。機教攝持。皆耽昏
 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即目易觀。未
 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
 無不獲。故論叙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
 五五千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
 入聖。諒有從也。後在事觀。相法住持。何能
 入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
 成。想寂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定。豈不
 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譏。空林睡臥
 群聖同美。誠以託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
 攝心故。得解脫也。成論明語。斯可師之。
 世有定學。妄傳風教。同纏俗染。混輕儀迹。
 即色明空。既談之於心口。體亂為靜。固形
 之於有異。神用沒於詞令。定相廢於唇吻。
 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乖僻。
 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頃世已來。宗斯者衆。豈
 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絕慮之鄉乎。所
 以託靜栖心。群籍皆傳其靈異。處喧攝
 慮。今古未章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

北獨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
 方駕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
 膺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心於福
 寺。誠有闕矣。故使中原定苑。剖開綱領。惟
 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
 野。歸安天門。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
 之高志。耳終復宅。身龍袖。故是行藏有儀
 耶。屬有菩提達摩者。神化居宗。闡導江
 洛。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
 然而誦語難窮。屬精蓋少。審其真則遺蕩
 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之宗兩捨。詳
 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
 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
 彼兩宗。即乘之二軌也。稱懷念處。清範可
 崇。* 摩法虛宗。玄旨幽蹟。可崇則情事易
 顯。幽蹟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
 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差難述
 矣。義當經遠。陶治方可。會期。十住羅殺。抑
 當其位。褊淺之識。愚情之流。朝入禪門。夕
 弘其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
 明通塞。是知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
 妄境惑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
 心。靜波驚多生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
 外彰。其說遲慢。惑感。此則未開治障。我
 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為正業。真妄相迷。卒
 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返執前境
 非心所行。如此昏徒。安可論道。有陳智理。
 師仰慧思。思寔深解玄微。行德難測。理亦
 頗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

①惑一惑②③ ④決一決⑤ ⑥邪一⑦ ⑧屬一屬⑨ ⑩志一志⑪ ⑫波一波⑬ ⑭算一算⑮ ⑯東一東⑰ ⑱純一純⑲ ⑳平⑳
 一① ②摩耶一摩耶③ ④摩耶⑤ ⑥五千十(年)⑦ ⑧續二續⑨ ⑩章一章⑪ ⑫誠有...定寺⑬ ⑭四百七十七字⑮ ⑯
 耶二耶① ②摩一摩③ ④治一治⑤ ⑥續二續⑦ ⑧惑一惑⑨ ⑩經一經⑪

經。所以護法維持不惜身命。諸有虧違望風整肅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辯棄地。輒還入口。如是數四。疑是眞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衆。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衆觀希有。屠獵改業乃使市無肉肆。因與四衆起浮圖。九級高百餘尺。今見在。然其所食日止一餐。不問多少頓受不益。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群官曰。此道人庸容若此。日可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飽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遂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釋曇倫。姓孫氏。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誠倫曰。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咸怪其言。嗟其近學如何遠悟。故在衆末禮悔之時。隨即入定。大衆彈指心恒加敬。後送鉢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告曰。今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剗葱。一一重重剗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剗削。本來無葱何所剗。

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爲。但閉房不出。行住坐臥。唯離念心。以終其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爲常事。不用倫言。犬乃於前嘔出僧粥。倫默不及之。後又語令莫以僧粥與犬。家人還答云。不與。群犬相將於僧前吐出粥以示之。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義學論士。誦來問者。隨言即遣無所罣礙。仁壽二年。獻后亡背。興造禪室。召而處之。還即擗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爲臥倫。也有與善。祭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臥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隨意相審。遂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般若無底空。華焰水無依。無主。不立正邪。本性清淨。榮乃投地敬之。讚歎。心路無滯。不思議乃如此也。倫在京師。道俗請者相續。而機緣不一。悟迷亦多。雖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執見。我爲是。故此妙理。罕得廣流。有玄琬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如此衆矣。如魚子焉。武德末年疾甚。於莊嚴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問曰。捨報云何。報曰。我主四大圓在。已到屈膝死後。還棄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末。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餘矣。諸門學等。依言送於南山。

露骸散於中野。有鮑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愛樂禪觀。生不妻娶。形無飾華。親承德音。調心養氣。守閑抱素。承倫餘業五十餘。年七十五矣。

釋普明。姓衛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兄道慈法師。慈道會晉川。備如別傳。又以明付紅興寺。沙門童眞爲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爲己任。性聰敏。解冠帶。流講聽。相仍無法不學。周游肆席。曾無住房。固使勤而有功。經論滿抱。十八講勝。驚起信風。素聽之知成大器。進具已後。專師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四。講涅槃。三十解攝論。凡所造言。實主兼善。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年。召入大禪定道場。止十八夏。名預上班。學功所位。四事既備。不闕二嚴。武德元年。桑梓傾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壽寺。鎮長弘道。無憩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教。心神爽迅。應對雲雨。曾未聞經一披。若誦斯則宿習博聞。故能若此。不可比擬也。日常自勵。戒本一遍。般若金剛二十遍。六時禮懺。所有善根。迴向淨土。至終常爾。凡造刻檀像數十龜。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請他轉五千餘遍。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數難紀。以年月終于住寺。春秋八十有六。有弟子義淹。戒潔清嚴。見知可領。乃遷葬蒲坂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釋曇獻。姓張。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師。昌虞鄉賈氏。淨行無玷。精誠有聞。股肱之地。

咸所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藍。因此谷名
遂題寺目爲靜林寺也。昌師攝念經行常
志斯所。周武道喪。懷仁祠。昌與俗推移
而律儀無缺。隨文御寓。重啓法筵。百二十
僧釋門創首。昌膺此選也。仍僧別度侍者
一人。獻預其位。住大興善。昌後言歸故里。
悲感靈儀。擬出莊嚴。一佛興世。博修院宇
延緝殿堂。縑素翹誠。始欣有奉。彫造未畢
而昌遷逝。族人百數仰慨尊容。以爲法儀
雖歿神足猶在。祈請續功。便從來意。遂移
仁壽而經營之。故得棟宇高華。不日而就。
兩寺圍繞。四部歸依。州司以靜林仁壽已
偃慈風。栢梯淨土。未嘗甘露。遂屈知栢梯
寺任。俯從物議。又之斯位。釋網斯張。萬目
咸舉。仁洽開務。有漏天舟。衆侶弘之大小
齊美。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
旦便曰。須向靜林。至卯時乃有非常雲霧。
遺形於栢梯山東南山頂。其夜大放光明。
形如華蓋。四照遠近。迄于三夕。經旬其屍
爲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置于靜林南
山之頂。栢梯初不知也。於彼山頂兩夜續
放神光。始詳其故。兩處交競九載于茲。緣
州縣紛糾不息。豈非通幽洞理。致茲靈
感。深慈博惠。戀結衆情者乎。弟子等勒銘
山阿。敢告惟遠。

道安法師。安與語怪其意致。勸令出家。
即依言欣喜。令誦太子瑞應經。思尋聖跡
哀泣無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
出家。先蒙得度。雖有弱冠。戒操逾嚴。建德
三年。法門大壞。隨緣陸沈。乃值泥塗。情逾
水王。開皇開法。即預搜揚。便住永寧。於齊
大德超法師所聽智度論。一聞教義。神思
豁然。財食頓清。形心俱遣。又入長安學十
地阿毘曇等。時休法師於興善寺命講大
論。辯析分明。義端無擁。然於文句頗滯弘
通。因誦本文。獲六十卷。因抱心疾。獎衆斯
際。便還秦隴。開皇十年。總管河間王。特屈
寺任。統御遺法。大業二年。召入洛陽。於四
方館刊定佛法。後還永寧。依前綱理。大業
五年。煬帝西征。躬受勞問。賜綵二百段。十
三年。州破入京。住莊嚴寺。衆以素知寺任。
識達機緣。還欲請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
年還返故寺。以無相觀而自調伏。貞觀十
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無疾而終。春秋九十
四。道俗哀慟。若喪厥親焉。

墮正在西園大水池中。照朗山谷逾千炬
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子曰。僧食訖
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依言既
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時自
開。異香滿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釋法
顯。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層寺
寶冥法師。服勤累載。諮詢經旨。有聞欲界
亂地。素非道緣。既已生中。如何解網。冥曰。
衆生並有初地味禪。時來則發。雖藏心種
歷劫不亡。有顗禪師者。荆楚禪宗。可往師
學。會顗隨陽。微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
開禪府。徒侶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
所未悟。但夙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鐘暫扣
已傳秋駕。顗師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
等諸師。皆升堂視奧。盡斷磨之思。及將冠
具。歸依諸師。誨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
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二翼之外。一無受
畜。屬炎靈標。季薦羅戎火。餒殘相望。衆侶
波奔。顯獨守大殿。確乎卓爾。且資蔬水中
後絕漿。賊每搜求。莫之能獲。自非久入慈
室。已抽毒箭。焉能忍茲疲苦。滿此凶威。自
爾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貞觀之
末。乃出別房。斯則追善吉之息嫌。蹈空生
之祕行也。此堂有彌勒像。并光趺高四十
尺。八部圍繞。彌天之所造也。其寶冠華帳
供具。經臺並顯所營。堂中五燈晝夜不絕。
忽一燈獨熾。焰高丈餘。又一夜著五色衣
人。持一金瓶來奉。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
曰。可往新州見信禪師。依言即往。雙峯更

清定水矣。而一生染疾並信往業，受而不治。衣食節量，柔順強誠。所住之寺，五十餘年，足不出戶。永徽三年十二月八日，夢身坐寶殿，授四衆戒。因覺漸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七。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神彩了亮。露禪床，盥浴剃髮，就床跏趺坐，儼然便絕。其月十七日葬于大明寺之北原。未終之前，門人見室西壁大開，白光遍滿。夜有白雲亘屋南北。二道堂中佛事並搖動。明日方絕。自終及葬，巖然匡坐。合境道俗奔湊，涕零。荊州都督紀王鳳傳，歸戒欽仰，清暉命右記室郭瑜銘之于彼。

釋玄爽，姓劉，南陽人。早修聽行，見稱鄉邑。弱冠成婚，妻少而美。然爽貞誠清拔，志高蹈，視如草蕘，情逾厭離。既無所偶，棄而入道。遊習肆道，有空俱涉。未聽龍泉寺璩法師，欣然自得。草思遠詣，頗震時譽。又往蘄州信禪師所，伏開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坐不臥，繫念在前。時本邑沙門謁明稜法等，並禪府名宗，往結投分。以永徽三年十月九日，遷神山谷。時襄郢法門寺沙門惠普者，亦漢陰之僧傑也。研精律藏二十餘年，依而振績，風霜屢結。七衆齊肅，屬城挹歸。晚專入定，門廊銷事，惱紀王作鎮，將修追聖，廢寺綱總須人。衆舉於普，王深賞會。又楚俗信衆，幾爲淫祀，普因孚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場，凡三十所，皆盡輪奐之工，仍彫金碧之飾，以顯慶

三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

釋惠仙，姓趙，河東蒲坂人。幼懷出俗，緣故淹留，年登不惑，方果前願。既出家後，隨方問津，雖多涉獵，然以華嚴涅槃二部爲始卒之極教也。迄於暮齒，耽味逾深。謂人曰：斯之二寶，全如意珠，無忽忘而暫捨也。所以執卷自隨，有若雙翼。或有言晤披而廣之，住處衝突，九衢都會，百疾相投，萬禍憑救。而仙慈善根，力無假多方。但令念佛無往不濟。由是蒙祐，遐邇傾心。寺有大像，製過十丈，年載既久，埃塵是生，棟宇頽落，珠璣披散。遂控告士，俗吏更締構之。雖淹星律，大造云就，爾後年漸遲暮。夢僧告曰：卿次冬間必當遷化，可早運行，應得延期。便如常業，不以爲慮。至九月中，微覺不愈，知終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屢受菩薩戒，今者更欲受之。召諸大德，並不赴命。乃曰：大德但自調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讀誦訖，自慶潛然而止。入夜有異，天仙是布前後，高談廣述，乍隱乍顯。合寺聞見，或見佛像來入房者。日次將午，忽起坐，合掌召衆人曰：大限雖多，小期一念，並好住。願與諸衆爲歷劫因緣。遂臥氣絕。年七十五。即永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雲布原野。寺有瓦禪師，頽脫當時，有聲京洛，行彌勒願生，在四天。觀仙行業，感徵告衆曰：必見慈氏矣。若乖斯者，何能順應？若是乎。

釋惠寬，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名璋，

元是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教釋教。所以綿梓益三州諸俗，每歲率送租米，投於璋，令保一年安吉。皆與章符而去。而車馬擁門如市。初時璋妻懷孕，心性改異，辛艱惡厭。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閑靜，無緣嗜慾。後又懷妊，身極安隱，恒有異相。及其生也，母都不覺。忽然自出，都無惡露。然有異香，又不啼叫。乃至有識，未曾養穢淋席。父母抱持，方乃便利。即寬身也。而臂垂過膝，性恒香潔，不近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其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參錯。有異禪師，不知何來。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父母受聘，及婿家不許。諸道俗官人，爲出財贖之。因有度次姊與寬身俱時出家。時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爲造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召來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被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號聖尼寺也。寬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胤禪師龍懷寺會閣梨所，隨聞經律，一覽

無道。未聞之經曾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曾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于南山。及隋興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我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聞名見形。並捨邪歸正。其俗信道。父母皆道歸佛。捨宅爲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修營至今。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寺七十縣。競迎供侍。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洛縣忽死。見閻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并請寬師講地獄經。從此得蘇。經月不作。復更問絕。閻王大怒。命牛頭使打鐘子百下。我令誦呪講經。爲衆生故。何不策。蘇已即從洛縣往綿竹三十里。未至疲臥。忽有異旋風。吹起須臾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處大爲勞苦。爲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坐誦呪。大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貞觀二十年。綿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兩度得佛力。一爲人在門側小便。置佛便止。一爲冬月落水。燒木佛自炙。寬聞之。致書曉喻。宋曰。此道人微異者。當試有靈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當即從門裂脚起不得。自唱我死。即召寬來。雖悔過造經像。盈

月便卒。什邡縣陳家捨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齊。爾許可爲僧院。中間一分堪立佛堂。即斷一竹上懸標云。此分齊處欲造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大石。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合。四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神人長丈餘。服天衣。持華香及紫金華臺。從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令去。又於終日。放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跏坐執爐。命打無常鐘。聲遍郭。聞合郭咸集。曰。開黎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其來。道士等謂言燒守。驚走來寺。乃知其非。自此入定。氣盡乃知永逝。寺內三橋。一當寬房。夜梁折聲震寺內。明旦。官人道士咸來慟哭。寺中蓮池。池水忽乾。紅蓮變白。寺中大橡樟樹。三四人圍。忽自流血。血流入澗。澗水皆赤。月餘方息。又十七級磚浮圖。高數十丈。裂開數寸。又有雙鶴不知何來。向靈鳴。叫伏地不去。葬時隨送出郭失之。往無爲山。去寺二十里。黑雲團空。隨行注雨。草木隨靡。至山方散。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是三年。爾後至今。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聖僧。一擬寬也。今猶獲供送本寺。靈相在山。瑞坐如在。自初至今。竟無蟲血汚穢朽腐之相。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戶蟲耶。不然何以若此。

釋僧倫。姓呂氏。衡州汲人。祖宗諸州刺史。父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幡在其左右。曰。願爲母子。未審如何。卽禮拜之。揮忽失所。因爾有娠。四月八日四更後生。還見二幡。翊其左右。兼有異香。產訖不見。五歲已後。迄於終亡。恒自目見白光滿屋。齊武平九年。與父至雲門寺。僧賢統師。珉禪師所。受法出家。時年九歲。二師問其相狀。答以白光流臉。二幡夾之。歎曰。子真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齊。時年十六。與賢統等流離西東。學四念處。誦法華經。至開皇初。方與佛法。雲門受具。時年二十三。又於武陽律師所。聽始半夏。見五色光如車輪。照倫心上。衆並同見。卽於光中。禮五十三佛。猶未滅更禮三十五佛。光乃收隱。又與方願二師。入黑山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大業末。賊徒起。領門人至衡州隆善寺。仍爲僞夏竦。建德齊善行等。請知僧事。武德五年。大統天下。入太行抱犢山。教徒學念處法。由是四方負笈。山路成蹊。貞觀四年。衡州刺史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日受戒大有弘利。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門人。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謂成無學。不謂天帝等迎。言已而絕。將殯於山。而哀慟不止。天極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衆咸異焉。時年八十五矣。釋靜之。姓趙。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絕無息胤。祈求遍至而無所果。遂念觀音句內。

有娠。能令母氏厭惡欲染辛腥永絕。誕育之後。年七八歲樂阿彌陀觀。依文修學。隨位並成。行見美受骨觀明淨。性樂出家。既有一子誓而不許。隨父任蜀不久崩亡。意欲爲父焚身報德。有一賢人引金剛般若云。捨身不如持經。乃迴心剃剪用伸同極。一入法門題誠逾厲。隨聽經律而意在定門。後從江禪師習觀。而威容端雅。見者發心。貞觀初。隱益部道江彭門山光化寺。一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又別深隱入靈巖山。大虫爲偶無所驚擾。利州道禪師素交既久請入劍閣北窮腹山。徒侶十餘齋米四石。恰至夏竟一石未盡。小時鼻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多心萬遍。恰至五千肉鈴便落。行至秦州被毒蛇螫苦楚。巨言以觀行力便見善境。自然除滅。後遇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諸家觀門以爲一卷。要約精最後學重之。顯慶三年。召入西明。別立禪府。利州本寺。桂樹忽凋胡桃自拔。佛殿無故北面仰地尊儀不損。斯亦德動幽靈爲若此也。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脅而終於西明。春秋五十七矣。

釋智巖。丹陽曲阿人。姓華氏。在童卯日謂人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死生之際。鄉里異之。知有遠度也。及弱冠雄威武略智勇過人。大業季年豺狼競逐。大將軍黃國公張鎮州。揖其聲節屈掌軍戎。奏策爲

虎賁中郎將。雖身任軍帥。而慈弘在慮。每於弓首挂漉囊。所往之處漉水養蟲以爲常事。及僞鄭之在東都。黃公襲行征伐相陣。關將應募者多。黃公曰。非華郎將無以御之。僞鄭大將人馬具全。按轡揚鞭以槍剗地。厲聲曰。若能拔得方共決焉。巖時跨馬徐來。以腋挾槍而去。次巖以槍剗地。彼搖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擒之。巖反刀截其頸曰。吾誓不斷命。且施君頸。乃放之。武德四年。從鎮州南定淮海。時年四十。審榮官之若雲。遂棄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披緇入道。黃公眷戀追徵。答曰。以身訊道誓至薩雲。願特捨恕無相撓擾。既山數幽隱。蘭若而居。豺虎交橫。訓狎無恐。忽見異僧身長丈餘。姿容都雅。言音清明。謂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蒙此幽屬精勵晨昏。一切世間如幻如夢。一時坐定正在谷中。山水暴長形將欲沒。熙怡端坐巖然便退。獵者問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曰。吾本無生安能避死。獵者悟之。所獲並放。故山中飛走依託附焉。昔同軍戎有陸州刺史嚴撰。衢州刺史張綽。麗州刺史閻丘胤。威州刺史李詢。聞巖出家在山修道。乃尋之。既矚山崖竦峻鳥獸鳴叫。謂巖曰。郎將獵邪。何爲住此。答曰。我願欲醒君。願正發。何由可救。汝若不獵。何爲追逐聲已。現度榮位。至於清爽都不商量。一旦死至荒忙何計。此而不悟。非獵如何。唯佛不癡。自除階漸。貞觀十七年。

還歸建業依山結草性度果決。不以形骸爲累。出處隨機請法。僧衆百有餘人所在施化。多以現事實嚴竟之心周通。故俗聞者毛豎零淚。多在白馬寺。後往石頭城病入坊住。爲其說法。吮膿洗濯無所不爲。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病所。顏色不變伸屈如恒。室有異香經旬。年七十八矣。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唐釋道宣撰

習禪六之餘 本傳七人 附見二人

唐衡岳沙門釋善伏傳十四

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十五 普明

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傳十六

衡州霖落泉釋惠方傳十七

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智傳十八

新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十九

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

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卽白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家。布衣蔬食日誦經卷。日觀七行一聞不忘。貞觀三年。寶剎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爾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博士貢之。對曰。豈不聞乎。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爲聯類佛教兩用疎通。於是學館傾首。何斯

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至天台超禪師所。示以西方淨土觀行。因爾廣行交結。廣循諸州。遇綜會諸名僧。諸疑請決。又上荆襄。斬部見信禪師。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誦才二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爲鬼神受戒。莫噉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次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閉梨受戒。誓不食肉。如何爲吾殺生。感爾愚癡。且恕汝命。後更爾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壇廟常整。州二人同載。續麻爲貨。至江神所。一以蔬祭。一欲殺生。而未行。其麻並濕。前蔬祭麻並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敢肉祭。故其授戒功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間屠販魚肉。鵝鴨雞猪之屬。受法開放。市無行肆。官人怪之。有義興令。素不信。嫌伏動衆。將加私度之罪。伏昆季賂之。其人忽即狗登繩床。衆蛇惱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寶聖罪不可救。其人得念就伏求免。永徽二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居。苦節翹動。人不堪其憂也。衆又屯聚。因爲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行之。若講禮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

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爲同侶。食蚊虻爲私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盼。經中要偈口無輟音。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爲崖准。顯慶五年。行至衡岳。意欲求靜返更屯結。說法既久。忽告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爾夜衡州諸寺鐘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開掩。乃破而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投名匠。志在出道。唯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復往五臺縣照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見在。山如佛光華彩甚盛。至夏大發。是人眼口。其側不遠有清涼山。山下清涼即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有高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年五十時。與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請見文殊。行至花園北。遇一大德。形神慈遠。徐行東去。解脫頂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不暇諸清解脫云。已曾三度親見文殊。誠語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答。晝夜剋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見身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得。若能開明此法明。一切諸佛皆隨喜。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爲教人令解之。諸佛即隱。空中聲曰。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究眞實法。一切無所見。遂依此法化

導有緣。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四遠欽風。資給弘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靈軀尚存。巖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娑婆寺南五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請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無神習。止可長生龜前取藥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告曰。藥名長松。汝何不服。此藥無毒。明便依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厥處見在。去恒岳目矚相接。又有僧裔禪師者。住忻州秀容建國寺。恒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興歎者號不可思議人。其山靈泉望迹石上見在。祈禱者衆。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填典探索將盡。而委質都雅。偉秀一期。喟然嘆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觀。實可舟航。遂入茅山。依吳法師剎除周羅服勤請道。吳舉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真空。無所遺隱。融縱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爲慧發亂。縱定開心府。如不凝想。妄慮難摧。乃凝心冥默於空靜林。二十年中。專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八總持。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想。無缺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基道憑。於中攝念。夜有

一獸如羊而入。騰倚揚聲。脚蹠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宛轉而遊。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撫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皆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禽獸來馴。乃至集于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住食厨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挂錫。則朽壤驚泉。耿將整冠。則枯甕還滿。城感所及。豈虛言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釜經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之。衆咸歎仰。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鐘磬香床。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湖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宮僚輟結。二十七日。窆於雞籠山。幃蓋旛簾。雲浮震野。會送者萬有餘。

人傳者。重又聞之。故又重緝。初融以門族五百爲延陵之望。家爲婚。乃逃隱茅岫。吳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經畫。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燬燼。嗟乎回祿事等建章。道俗悼傷。深懷惻愴。初融住幽栖寺。去佛窟十五里。將事尋討。偵執藏顯法師者。稽留。日夕諍請。經久許之。乃問融所學。并探材術。遂寄詩達情。方開藏給。於即內外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略粗畢。還隱幽栖。閉關自靜。房宇虛廓。惟一坐敷。自餘草草。若每擁結坐床。塵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涼。藉草思微。用畢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綺錯。須便引用。動若珠聯。無不對以宮商。玄儒兼冠。初出幽栖寺。開講大集。言詞博遠。道俗咸欣。永徽中。江寧令李修本。即右僕射靜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士俗。往往幽栖。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方遂之。舊齒未之許。後銳所商榷。及登元座。有光前傑。答對若雲雨。寫送等懸河。皆曰。聞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衆道俗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爾後乘茲雅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趨。庭宇充闔。時有前修。負氣望日。肝衡。乍聞高價。驚惶府會。

來至席端。昌言徵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答遺。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存。人雖凡聖。義無二准。何爲一時一席。受身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資。絕滅。豈非如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測涯極。故使聽衆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輔公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一寺。置三十人。餘者遣歸編戶。融不勝枉酷。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教。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自奏。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資王五品之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傍及。融確乎不拔。知命運之有窮。旋于木邑。後方在度。又弘護之誠。喪形爲本。略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徽之中。睦州妖女陳碩真。邪術惑人。榜誤良善。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搜縣討。無一延之。融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告曰。諸來法侶。無問舊新。山寺蕭條。自足依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利知歸。退飛何往。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家。遠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常逐。

遠則三獄恒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於塵境。斯爲巨蠱。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繫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四告士俗。聞者割減不爽。祈求。融報力輕強。無辭擔負。一石八斗。往還復來。日或二三。莫有勞倦。百有餘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于時局情寡見者。被官者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風塵不涉。客主相顧。諸會琴瑟。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代開士。難掩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間出。寔斯人矣。時有高座寺。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栖。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問曰。經中明佛說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獲益。法師受佛遺教。敷轉法輪。如融之徒。未聞靜惑。爲是機器覆塞。爲是陶化無緣。明昧迴遑。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遵承。亘良久。慨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聖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倫。亘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既達建初寺。有德善禪師者。名稱之士。喜亘遠來。歡愉談謔。而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亘曰。吾爲融來。忽輕東魯。乃召而問之。令叙玄致。即座控舉文理。具揚。三百餘對。言無浮采。於是二德。嗟詠滿懷。仍於山寺爲立齋講。然融儀表。環異相。越常人。頭顱巨大。

五岳隆起。眉目長廣。類類濃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纓得充軀。肩肘絕綿。動逾累紀。嘗有道士返而還之。而心用柔軟。慈悲爲懷。童稚之與。善艾敬齊如一。屢經輕惱。而情忘瑕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身。言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總是風氣。出口即滅。不可追尋。何爲負此。虛談遠傳。山藪。無住爲本。願不干心。故其安忍。刀劍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誹毀。事等風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之。昔如來說化。加謗沸騰。或殺身以來。請。或繫杆以生。誹。滅迹內以死。蟲。反說面欺大聖。斯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誹誹。及後過各還。露或生投地穴。或死人泥犁。天人之所共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許載。備覽群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聆喋喋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剎那之想。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淨之交。覽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實斯融。斯言得矣。

釋惠方。姓趙。冀州信都來強人。七八歲便思出俗。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侶怪其特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敕念。仍受此法。並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遠徵入住。厚禮供焉。而雅志不渝。

山林緬想。雖遇匠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棟。巖室風窻。並得經綸更新。雲構。會於廊下。言及幽微。沙彌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甦。其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終前。忽有異香。禁於巖室。氛氲三日。衆不測。恰終香歇。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岡之陽。

釋法衛。姓李。揚州海陵葛岡人。身長八尺。儀貌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妄發。足下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即事精苦。與人卓異。尼嫗參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華通。攝山栖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仰。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懺。衛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恭既入京。嚮還江北。海陵寧海二縣。各延供養。隋末海陵大事。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靜坐。晝臥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曰。吾患耳妄聞耶。明日查驚。如此三度。遂東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大蟲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住。何造次。今爲禳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即放。諸虎大集。

以杖扣頭為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往天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江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號曰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鹽亭。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於前立寺名為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臥二十日。忽起索湯。盥浴剃髮。自辰至酉。面西而終。年七十八。將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穢人眼目。可埋山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盤薄無由。又更試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塔其上。嚮生常日投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西方口唱南無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二年。有常洲人。往幽洲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歎息。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與海陵人將至其處。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得。口上山求之可有。如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而返。預知皆

如此也

釋道信。姓司馬。未詳何人。初七歲時經事一師。戒行不純。信每陳諫。以不見從。密懷齋檢。經於五載而師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於後住必大弘益。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附名往吉州寺。被賊圍城七十餘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復。刺史叩頭。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時合聲。須臾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思欲得見刺史。告曰。欲見大人。可自入城。群賊即散。既見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洲。道俗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廬山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衆造寺。依然山行。遂見雙峯。有好泉石。即住終志。當夜大有猛獸來繞。並為授歸戒。授已令去。自入山來三十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聞而就禮。臨終語弟子弘忍。可為吾造塔。命將不久。又催急成。又問中未答。欲至中。衆人曰。和尚可不付囑耶。曰。生來付囑不少。此語幾了。奄爾便絕。于時山中五百餘人。並詣州道俗。忽見天地闇冥。遷住三里樹木葉白。房側梧桐樹曲枝向房。至今曲處皆枯。即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至三年弟子弘忍等。至塔開看端坐如舊。即移往本處。于今若存。釋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

所

所。時越州敎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勵無偶。後至蔣州巖禪師所。一經十年。諸請禪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我聞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自在。可試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悅悅如人割斷。因落崖底。如人擎置一無所損。復至荊州四望山頭陀。二虎交鬬。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凌空。喻斯人矣。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為先。不久旋返云。往江曲。依閑修道。莫知定所。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明律上 正傳十 五 附見十 二
 梁楊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梁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鄒下大覺寺釋慧光傳三
 齊鄒東大衍寺釋曇隱傳四
 陳楊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陳楊都奉誠寺大律師釋智文傳六
 隋大興國寺釋法顯傳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隋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九

①一②二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①(一)②(二)③(三)④(四)⑤(五)⑥(六)⑦(七)⑧(八)⑨(九)⑩(十)⑪(十一)⑫(十二)⑬(十三)⑭(十四)⑮(十五)⑯(十六)⑰(十七)⑱(十八)⑲(十九)⑳(二十)㉑(二十一)㉒(二十二)㉓(二十三)㉔(二十四)㉕(二十五)㉖(二十六)㉗(二十七)㉘(二十八)㉙(二十九)㉚(三十)㉛(三十一)㉜(三十二)㉝(三十三)㉞(三十四)㉟(三十五)㊱(三十六)㊲(三十七)㊳(三十八)㊴(三十九)㊵(四十)㊶(四十一)㊷(四十二)㊸(四十三)㊹(四十四)㊺(四十五)

立嚴刑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願五衆屯塞以命直往語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爲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爲國統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卽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及終相因斯乖念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大見天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流從斯卒自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帖書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貲除便穢暫以報盡爲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己獨立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弘匠於世則以道安爲言初縉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慧光抑其次矣凡所撰勝覽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爲義節并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義章仁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簡見重時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道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爲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衍彌遠加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方隅略雲所製以爲七卷間以意會捷度推焉故諺云雲公頭禪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是也並存亡有緒嘉績莫尋可爲悲哉時光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焉揀選行

解入室惟九有儒生憑窆光乃將入數中哀本翼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國私自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屬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遺滯爲先卽坐盡虛傷聞其晚頓足稽顙畢命歸依然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爲有本偏所長驅每有各勝道俗來資法藥資隨病立治信者銜泣故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竟長竟短聽經學問殷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道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疎勿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卽瞋也常須看心自臣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未末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疔也故經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私寫其言者世號捧心論焉亦有懷本於胸達境終忘者無動勵故耳衰在光門低頭斂氣常供厨隸日營飯粥奉僧既了薄滌澁澁溫煮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甕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繼動粥便以熟無問陰晴此事常爾午後擠食送彼獄囚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緇人廣衆率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少厭塵俗早遊佛寺崇奉戒約誦習群經凡三十萬言日夜通准以爲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彌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遂爲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超步京鄴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爲之造寺延住供給未還漳濱聞揚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爲造大衍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制決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其爲世重如此而隱性樂獨遊不畜男弟子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恒隨誠均鳥翼願旋身轉取臂象迴通律持律時惟一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架詞采嚴正預在論擊罕不輿輸著鈔兩卷時共同祕後爲沙門智首開散詞義更張綱目合成四卷所在咸誦云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橫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數論時宗晉經陶述而威嚴群小不妄登臨於持有功頗以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征鄙倍弦章所詰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爲要乃從諸講席專師十誦功績既著學觀斯張自爾恒當元宰鎮講相續有

○此二北○存二在○言○即二誡○言○及二乃○言○粘二帖○言○無二意○言○較二波○言○若○言○以○言○十○言○以○言○道二○
 一○言○間二開○言○有二失○言○棟二抄○言○惟二准○言○下○言○就一○言○然十○言○者二言○道二○
 過○言○臣二臣○言○未二味○言○當二常○言○謬二謬○言○以二已○言○爾二爾○言○人十○言○也○言○成二○
 義○言○弟二子○言○弟○言○宋二彩○言○更二雅○言○咸二咸○言○普二普○言○

釋法顯。姓任。西河人也。性達順。自高。上而拔。致窮。玄不偶。齊侶。東觀道化。遂達都。形。白。衣。言。揚。縹。緲。服。齊。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深。通。志。梗。因。攝。而。刺。落。日。賜。幽。奧。橫。勵。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講。席。求。法。無。忘。問。道。新。奇。後。乃。仰。蹤。波。離。專。經。律。部。網。羅。佛。治。舟。運。僧。獸。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徒。隨。舉。法。正。一。部。各。競。前。驅。雲。公。創。叙。綱。模。暉。上。刪。其。纖。芥。法。顯。稍。情。序。且。孤。映。群。篇。挫。拉。言。初。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衆。皆。杜。詞。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彭。亨。罕。敵。號。之。爲。律。虎。焉。至。於。斷。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義。攸。歸。通。下。勅。召。爲。大。莊。嚴。石。筵。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網。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惟。四。分。一。本。十。卷。是。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遠。於。顯。塔。致。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餘。猶。鋪。疏。旨。摘。示。諸。淵。隱。時。又。有。沙。門。道。龔。資。學。於。顯。執。教。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持。獨。秀。爲。時。歎。美。而。素。尚。競。肅。遵。若。文。宗。幾。有。違。忤。即。不。參。議。故。說。戒。序。引。有。言。唱。

白之者既無正制。號爲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令也。太爲劇峭。未是倫通。至今此部猶多滯結云。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露僧作。而貞心苦節。寒暑不虧。師訪道夷嶮。無變。遇周齊。凌亂遠涉。江。皇。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毘。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總。萃。胸。襟。學。門。再。啟。遠。近。斯。赴。晚。貫。緒。延。興。時。營。章。創。土。木。瓦。石。工。匠。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治。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澆。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厭。皆。將。送。蟲。累。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刑。殘。自。餘。締。構。焉。難。復。叙。而。潔。己。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嘗。深。潔。涕。唾。反。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神。何。期。誤。也。遂。誡。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露僧作。而貞心苦節。寒暑不虧。師訪道夷嶮。無變。遇周齊。凌亂遠涉。江。皇。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毘。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總。萃。胸。襟。學。門。再。啟。遠。近。斯。赴。晚。貫。緒。延。興。時。營。章。創。土。木。瓦。石。工。匠。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治。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澆。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厭。皆。將。送。蟲。累。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刑。殘。自。餘。締。構。焉。難。復。叙。而。潔。己。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嘗。深。潔。涕。唾。反。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神。何。期。誤。也。遂。誡。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露僧作。而貞心苦節。寒暑不虧。師訪道夷嶮。無變。遇周齊。凌亂遠涉。江。皇。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毘。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總。萃。胸。襟。學。門。再。啟。遠。近。斯。赴。晚。貫。緒。延。興。時。營。章。創。土。木。瓦。石。工。匠。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治。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澆。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厭。皆。將。送。蟲。累。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刑。殘。自。餘。締。構。焉。難。復。叙。而。潔。己。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嘗。深。潔。涕。唾。反。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神。何。期。誤。也。遂。誡。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釋法顯。姓任。西河人也。性達順。自高。上而拔。致窮。玄不偶。齊侶。東觀道化。遂達都。形。白。衣。言。揚。縹。緲。服。齊。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深。通。志。梗。因。攝。而。刺。落。日。賜。幽。奧。橫。勵。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講。席。求。法。無。忘。問。道。新。奇。後。乃。仰。蹤。波。離。專。經。律。部。網。羅。佛。治。舟。運。僧。獸。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徒。隨。舉。法。正。一。部。各。競。前。驅。雲。公。創。叙。綱。模。暉。上。刪。其。纖。芥。法。顯。稍。情。序。且。孤。映。群。篇。挫。拉。言。初。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衆。皆。杜。詞。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彭。亨。罕。敵。號。之。爲。律。虎。焉。至。於。斷。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義。攸。歸。通。下。勅。召。爲。大。莊。嚴。石。筵。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網。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惟。四。分。一。本。十。卷。是。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遠。於。顯。塔。致。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餘。猶。鋪。疏。旨。摘。示。諸。淵。隱。時。又。有。沙。門。道。龔。資。學。於。顯。執。教。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持。獨。秀。爲。時。歎。美。而。素。尚。競。肅。遵。若。文。宗。幾。有。違。忤。即。不。參。議。故。說。戒。序。引。有。言。唱。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架讀經。有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透塔。氣蔚且熏。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花。在塔四角。高數百丈。花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彩蓮花。則填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總集而觀。歎未曾有。屬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皆止。還於京邑。盛開律儀名。駭昔人。而傳叙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弼諸僧衆。詔光徽續。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淵等。並以律學著名。洪據相州。紹通雲風。容止沈正。宜解有儀。學門七百。弘其真。故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略。採爲軌範。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潛推。但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淵學承遺。統化被中山。綱維正象。有聲幽冀。年代非遠。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寺。明四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爲七分。光照徹外。穿其二丈得粟半升。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擾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跏坐寶座。前有一尼。斂手曲敬。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驕鳳等。

*象。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朗過。燈耀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曉。榮慶相誼。朗具表聞。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怙然向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作。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鑄律師。本住靜法。末厭煩梗。南栖太和。幽居養志。不與塵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攝索之開士也。及終沒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月。光照逾明。

釋慧主。俗姓賀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爲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乖越。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遍。性若曾聞。乃問十闕。無能解者。刺史以下。合州白黑。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衆。即爲州內律主。受菩薩戒。既爾約東。以佛爲師。尚不敬天。況禮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主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惟聽四分餘義。旁通夢見。三日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惟食松菜。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

伏。芥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者。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此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獸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獸。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笑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沈香十斤。綰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時。俗人驚云。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所在。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剛。褻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制。挺超群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發立文旨。大觀堂內。所以律部。遐被寔賴。

經十(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衆而食曾無益長殘水餘臍並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也。嘗遇重病。每食有餘。一兩匕者。停貯多日可得升許。親看溫者命淨人食之。有問其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棄耳。傳者目驗。生常景行。故直筆書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瘡寒則水淋。熱則火炙。渴則急鹽寒其口。痢則絕食取差。斯徒衆矣。

釋智說。字慧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不吳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貴領德率先僧首。卽於長安數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筯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筯而起曰。寧噉屠兒食。此淨銅何得噉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恢爲人兇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投一人。何故畏誅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那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臂力。可敵律師百人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脈已沈。四支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誼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軌迹不通。延出辭疾。意欲登劍閣。廓清井絡。與說書令歸國化。使略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渚水理破秋

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郭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未緒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劍南長幼並俟來蘇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參迎秀得書示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平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明律下 正傳九 附見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

唐文粹卷之四 雜著 七

唐京師普光寺釋玄奘傳四

唐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王

東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上

居箕山汾門悲道仙十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旻傳

①素一朱①②③ ④宋一彩①②③ ④蘇一沈①②③ ④連送一送送①②③ ④蘇一除①②③ ④道一這①②③ ④商一歡①②③ ④此一鄉①②③ ④器物一酒器①②③ ④橋一福①②③ ④病一疾①②③ ④觀一親①②③ ④兵一戍①②③ ④法一治①②③ ④宜一蘇①②③ ④賦一賦①②③ ④澗一澗①②③ ④骨一常①②③ ④食一有食食①②③ ④二一赴①②③ ④書一社①②③ ④〔其〕一其①②③ ④〔其〕一其①②③ ④賁一賁①②③ ④浮一洋①②③ ④芹一簞①②③ ④可一十①②③ ④支一肢①②③ ④僕一便①②③ ④并一以二以并①②③ ④末結二并結①②③ ④秀一旗①②③ ④二一平①②③ ④二一二十一二十二①②③ ④二十七①②③ ④二十二二十三①②③ ④二十八①②③ ④此傳目錄與宋元明三本大異今

月二十二日宿疹再加卒。子所住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隋至唐。僧無國葬。創開摸瘡。時共重之。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並諸公卿。並親盡哀。崇戒範也。至二十九日。裝辦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臭來共嗟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幢充諸街。街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三百築土墳之。種柏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學共立高碑。勸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爲文。初律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舉通古罕例。自講士交競。救習昔傳。鍾勸群宗多乖名實。非夫積因往世。故得精啓天。乘數百年來收宗始定。兼勤於聽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儀艾。每於睡望說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飾。鑒發堂中。預在聽徒。合掌跪坐。一衆說戒。終於前事。說欲陳淨。偏所誡期。每講出罪。濯諸沈累。故持律之士多往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絕。余嘗處末座。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之。生常初末之。欽遇也。乃發憤關表具觀。異徒益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世。行相自崩。返望當時。有逾天岸。嗚呼可悲之深矣。

從奉敬初無希越。每從榮遊。履諸寺。一無敢出離。便於榮所臥床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嘆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情。於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導律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堅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數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嶺多虞。禪定一衆雅推。建善能御敵。乃總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禦。建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群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大。意在誅蕩。建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饌餼。廣開倉廩。身先入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建設相與開顏。各執蓮手。健道人也。飽噉而旋。惟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率至中道。建復從乞。以銜前願。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或彩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或驅策人物。衆衆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忘墮者。聞建說戒。皆來坐聽。疎耳峻坐。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花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建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

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簪。釋法。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于相。焉。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亂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裕法師。即度爲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諸學四分。指擢刑網。有歷年所。振績微猷。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大義。乃周兩載。統略要詞。吐簡詣攻。難彌堅。故得隣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誦。而盛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廣塵。聽徒擁。諸遠無因。唐運初基。法門重開。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清訓。預展法筵。請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開悟極多。四方懷道。霄與命駕。解契并堂。行敦入室。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于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聞。旁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采相照。律觀高邁。休有功德焉。以貞觀九年十月。卒于故鄉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儼儀輕重叙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衡州道燦。律學所崇。業觀於禪。爲時所重矣。

①彦二疾②③于二於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化不覺謂之二集用日②欲二欲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釋玄瓊，俗姓楊，弘農華州人也。遠祖因徙今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襟悟道，履操冲明。志在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延震嶺宏標，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瓊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律師。伏膺四分，冠冕遮性，銘法持犯，涉律三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樂，推前英猷美。乃旋踵本師，涅槃真體。增授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唯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并尋閱衆錄，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覈新聞，環循彌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然願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略剖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故。誓志營復，克遂先模。於仁壽二年，提治有緣，便事鍾鍾寺。乃京皇街要，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當時空色清明，日流輝。上天雨花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僚庶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之後，雅相逾圓。即爲關輔棟梁，金像之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惟舊緒，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講設齋，通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儔。又常慨運，四衆末有虧歸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鑒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五

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揖對欣振，諸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瓊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以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露會響，又別勅延入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椒掖問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飲若自守，不顧有餘。觀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勅，於苑內德業寺爲皇后寫經，現在藏經，當卽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瓊以二宮所寄，惟恐谷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秩。至於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歸勸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溢於疑僞，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貞明自婉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瓊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含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爲世範，緇素收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厭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沈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爲歷劫師資。大將軍薛萬

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戒約，蔬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亡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勵，修習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巫覡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屯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瓊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罄無不宜。但瓊夙蒙沈痾，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感。願恩隆罔知，攸膺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含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滅殺者，引儒禮無故不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又言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卽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故佛經有恕己之喻，誠之殺打諸事也。瓊聞東宮常膳日多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群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當推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以往，請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屠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萬物盡生，宜育群品，用答冥造。如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別春季斷肉

○州一陰○ ○志在二在志○ ○(延)一○ ○伏二服○ ○律一津○ ○推二據○ ○部一第○ ○風一因○ ○克二烈○
 ○建二開○ ○距二距○ ○象二象○ ○以二已○ ○下同○ ○精二沽○ ○現一見○ ○谷二名○ ○弘二和○
 ○貞一卓○ ○亡二忘○ ○修二恒○ ○說二谷○ ○太二天○ ○言二云○ ○(以)十殺○ ○推二據○

身軀物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還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問於帝京者。寔資成。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迨如此人矣。故使唐運搜舉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旣之篇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明峻。預瞻敬者莫不懷然。故圖象殿相猶令人畏者。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寡嗜欲。常隨旣導物。而立志貞正。機謙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爲宗。又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歛容。明誨而卒。豈非面資謙德能世其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許州之長葛。故又爲縣人焉。奕業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爲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明達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遊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宗四分。聞泰山靈巖寺幽栖潔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上年衰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爲家。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聲藉甚。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相悅服。道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住于龍門之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毘

二六〇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尼仁壽中頻向黃頰山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事投焉。不忍遺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爲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明善俱亡。又兼匿罪。便振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素道傑等。普川英彥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隋燭墜。歷法令滋彰。藏匿骸科殊爲峻刻。蕭以許身爲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栖遁幽阻。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後安靜。彌崇法會。蒲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爲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截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寡善爲如此也。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綴音。文不釋手。有請蕭爲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尙未解經意。安可講乎。時以爲貞而且諒。又懼悞諸後學云。

釋慧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榮。曆仕隋唐爲海晏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慈濟含育殆非修學。世俗饕餮見便寒慄。僧儀道具觀卽欣仰。年甫七歲卽樂出家。二親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勳聽度。便蒙剃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爲仙法師弟子。仙名望京邑。誠悟有從。旣道俗洽聞。故父親付囑。後携住仁壽宮之三善

寺及大業之始又住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威儀學問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爲恒而勤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立界施則唱白科舉身先衆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遮多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誡相提撕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審敬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年嘗於鄆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草室忽爲火燒風焰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澆之因卽風迴火滅得無燒爇斯戒德之威頗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行雲續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任弘濟寺上座專弘律訓獎導僧徒丞有成規旁流他寺有集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真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等在堂慶度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呵止之速告大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像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尼慧尚者僥倖一時宮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置乃以尙之住寺擬設皇靈尙卽取僧寺爲尼所住事聞達正勅莫敢致詞滿遂攜集京室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攜黜云自佛法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既是非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

法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
 既行是非自顯○惡尚不勝其責連訴東宮
 并諸朝宰有令遺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
 僧衆既集多從情議滿曰殿下住持正法
 慧滿據法情理今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模
 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悛據此而詳未敢
 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權
 便同解擯滿聞之嘆曰余伴既少難可重
 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謝過滿終
 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衆在前滿集
 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頂
 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眙不敢通
 表乃至闕首重勅力迴常安弘濟集徒講
 說成匠晚秀有隣聲○采又願生安養浴
 僧爲業學安公之芳緒也○梵梵側側兢兢
 自厲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遷疾知
 當後世勅出什物並屬○寶正坐繩床
 自加其膝召諸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
 漸至于心言晤答對初無昏昧煖氣至口
 奄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焚○于終南龍池
 寺側餘骸並化惟舌不灰更足薪火經于
 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隅京師淨住寺惠
 昂爲之銘頌見于別集○製四分律疏二
 十卷講○四十餘遍○

釋○慧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
 慕從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
 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
 十鄉閭觀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
 共白其所親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

[illegible]

梵境寺既受具已。聞說受淨衣毛。尚然重

問持犯又闕。諸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

欣。喜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即

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具。瞻

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相州洪律師所

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遍。中靜緣務

相續而聽。又經八年。爾後稍隨師南北。或

山或世遊探經論。用律律宗。略計前後四

分一。宗百二十遍。并覆尋讀強三百遍。自

有同塵專志果功罕儔其匹。隋文末曆

之進。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細扇

豈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惟在

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

雅喻。即日往謝。擲棄公名。揭篋而出。衆有

止之。進口。余不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

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饒城人。十五厭於世

網。投州界沙坦禪坊備禪師出家焉。備博

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

六登坐。坐於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

奉敬。諸展望預聽。徒乃令往。飛龍山誦經

爲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

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

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號三年。六時隨

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

遂。開并部墳。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

達其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慧。念

定爲務。勞慕律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

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

也。自爾專攻四分。無忘日夕。又從嚴往

即就敷揚。今住京寺。時時揚化

釋慧晏。字玄素。河東人。志固用方。直操行不

群。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

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

業。誦法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

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賓。命覆

幽宗。善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

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嘉瑞。異

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

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

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刻

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

結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窮別

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弔既絕。談斯亡

屬。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道俗逃難。避地東西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師宗宗師

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逍遙自覓。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漏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卷。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憤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殯葬。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哉。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試爲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窮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惟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閑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刑聖量。是故論云。戒如捉賊。定是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惱。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爲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爲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肩。隨於行衢。四乘。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遵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教。不倫互。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

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陳。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寔由青目律師敷揚。普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爾後雖分。而命。路。祐。波。勝。於。釋。門。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爲。商。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逮。及。覆。瓿。方。開。學。肆。有。宋。文。世。彌。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楊。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爲。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願。詞。訓。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度。神。州。迦。葉。道。部。解。脫。一。本。梵。業。久。傳。無。入。翻。度。惟。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轍。世。謬。妄。習。偏。備。愚。叢。婆。魚。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群。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事。其。中。衆。類。自。分。區。別。緣。叙。難。裁。略。言。之。矣。惟。夫。慧。日。已。沈。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眞。契。威。容。凡。愚。妄。習。觀。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乖。試。詳。講。導。關。士。持。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神。略。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爲。開。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陳。要。具。舒

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則鄉壤部分。窮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隨學陳相不祖。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託。可謂師資訓缺。教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互僻。斯之糅雜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頌聲流。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乖隔。攝護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楊緒。口以傳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卽紹聰緒。疏六卷。但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稱德。不暇旁求。魏末齊初。慧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再造文疏。廣分。術學聲望。連布若雲。峯。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帙。通號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徒矣。雲。願。願三宗律師。踴躍傳燈。各題聲教。雲。則。命。初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陳。次出疏略。雲。二軸。要約誠美。踐徑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願。則。嚴。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謬。首。尾。信。探。風。骨。汾。陽。法。顯。呵。視。兩。家。更。開。薨。穴。製。作。抄。疏。不。滅。於。前。彈。紉。嚴。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道。深。誕。等。或。陶。治。鄭。魏。或。開。壘。燕。趙。或。導。達。周。秦。或。揚。塵

① 彌二部 ② 卷二本 ③ 說二失 ④ 者矣下宋元明宮四本俱有釋明導及釋曇光兩傳卷末附之 of P. 623c ⑤ 謂二明 ⑥ 謂二明 ⑦ 謂二明 ⑧ 謂二明 ⑨ 謂二明 ⑩ 謂二明 ⑪ 謂二明 ⑫ 謂二明 ⑬ 謂二明 ⑭ 謂二明 ⑮ 謂二明 ⑯ 謂二明 ⑰ 謂二明 ⑱ 謂二明 ⑲ 謂二明 ⑳ 謂二明 ㉑ 謂二明 ㉒ 謂二明 ㉓ 謂二明 ㉔ 謂二明 ㉕ 謂二明 ㉖ 謂二明 ㉗ 謂二明 ㉘ 謂二明 ㉙ 謂二明 ㉚ 謂二明 ㉛ 謂二明 ㉜ 謂二明 ㉝ 謂二明 ㉞ 謂二明 ㉟ 謂二明 ㊱ 謂二明 ㊲ 謂二明 ㊳ 謂二明 ㊴ 謂二明 ㊵ 謂二明 ㊶ 謂二明 ㊷ 謂二明 ㊸ 謂二明 ㊹ 謂二明 ㊺ 謂二明 ㊻ 謂二明 ㊼ 謂二明 ㊽ 謂二明 ㊾ 謂二明 ㊿ 謂二明

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詞折排。如拉如捐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綢繆。恥己不逮於清達。慢己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胸。陵轢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解則曲媚於門侶。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徵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毘尼即大乘學也。時所明初心之具修也。尙識律儀卽菩薩藏。何況諸達理教。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諸。誠生死無涯之儻。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往未足言哉。是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在離著。豈惟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顯之門。戒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顯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翻有墜於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爲煩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爲小道。小可捐也。宜卽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弘。相善住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斂容。師授尊模。遂唐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攬戒奉以爲師。行絕綱猷。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爲迷一也。若關關鍵身口。附

●華二重◎ ●座二誠◎ ●執二彰◎ ●制二製◎ ●難二顯◎ ●〔不〕一合◎ ●〔一〕十宗◎ ●中二市◎ ●講二贊◎
●綱二綱◎ ●宗二率◎ ●奉二未◎ ●擁二難◎ ●成二成◎ ●攝二攝◎ ●秦川二泰山◎ ●得二獲◎
●拉二拉◎ ●侶二閱◎ ●也時二地特◎ ●〔讓〕一◎ ●產二崖◎ ●以二知◎ ●住二在◎ ●敢二敢◎
●三二重◎

◎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傳。十一

◎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傳。十二

◎京師延興寺釋道胃傳。十三

◎益州福緣寺釋曇遠傳。十四

◎釋道胃。姓輔。京兆始平人。祖任上黨太守。

遂居長子焉。性聰敏。樂遠離。行年十四。遭母憂。與蔡茂志報恩難極。爲母出家。志敦孝。始年二十。往并州。請印法師爲和上。

得爾也。可年八十五歲也。令送至城門。見多人著赤衣多鬚來迎云。是綿竹所放生者。因即繫自此廣化立放生池。諸州凡造一百餘所。今並見在。又益州甘亭神威力

駭惡殃福立應。祈禱血食牛羊難紀。忽下巫語欲還受戒。乃將佛像在神下座。于時神影自移本處。向佛下坐。還爲受戒。自爾

祀日齋食而已。又往劉備先生受戒神亦隨從。所以蜀川神所還行者皆爲受戒。至今不捨。由此道俗歸依。發言風靡。又於綿竹鄭縣造三百尺大像。今並成就。故所

祈求爲無不遂。以顯慶四年終于本寺。春秋八十五。道俗哀慕。送往放生池。於路三度大雨。雨皆白色。恰至葬所天地清明。

◎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詣大光寺出家。僧衆惡之。二親苦求隱避不失。衆爲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死者山積。興爲沙彌。語諸徒曰。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母爲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

絕。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遂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興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爲負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

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爲微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爲精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歎云。佛法漸覺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爲重法故。爾即以懸懸鄭重爲善法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恩誨。興待衆涕泣靜已。久

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還。還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床。鬼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

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供養。興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嘗詣市。不受別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象敬而重之。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彼。幼叶雅調。與衆不群。隋末喪亂。二親崩歿。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勒戒檢。以貞觀初行達陳州。逢勅簡僧。唯留世。導以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貫拘滯一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懷礪二師座下。餐粟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而往。吐言慚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朔二年。道行夙彰。奉勅別住東都天宮寺。麟德元年。今上遣老子像勅送芒山。仍令洛下文物備

11060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絕。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遂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興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爲負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爲微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爲精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歎云。佛法漸覺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爲重法故。爾即以懸懸鄭重爲善法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恩誨。興待衆涕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還。還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床。鬼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

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供養。興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嘗詣市。不受別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象敬而重之。

◎(唐)十洛◎◎◎◎◎十一二十三◎◎◎◎◎十二二十四◎◎◎◎◎(唐)十京◎◎◎◎◎(益州)二四十二字◎(京師)傳二十六字◎◎
◎十三二九◎◎◎◎◎無傳二下文缺後◎◎◎◎◎十四二十◎◎◎◎◎無傳二下文缺頭◎◎◎◎◎◎釋道胃乃至薛明二八百八十六字宋
元文也cf. P. 619c ◎◎釋道興乃至而重之八百五字明本與宋本元本對校cf. P. 619c ◎還二途◎◎◎◎◎◎(久)一◎◎◎◎◎
一◎◎◎◎◎◎釋明導乃至義爲八百十九字明本與宋本元本對校cf. P. 620a ◎◎二三十◎◎◎◎◎因二四◎◎◎

列時長史韓孝威。妄託天威。黃巾扇惑。私
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縣。
五衆通集洛州。各事瞻瞻。刻日齊集。導出
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
自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既無別勅。不
敢開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
使人脫導袈裟。將行禁劾。導曰。袈裟勅度
所著。非勅不可。妄除無勅。令僧送。道。所以
不達國命。威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
導即挺身獨立。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

威怒曰。道人欲反。導應聲語六曹官人
曰。長吏總召僧尼。唱反。此則長吏自反。衆
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
懼。降階屈節。慚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
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
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噉。導曰。諸大
德並佛法道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對俗
而噉。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
至於此。衆並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
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
斯量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
人焉。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導
於清衆有高稱焉。

釋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
範。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禪學兩師。聽受
成教。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
推崇。曠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
往玉法師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
權實。坦坦然。又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止觀。因

屏絕塵俗。不稱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
持。以光有素德。景行難擁。遂勸召住天宮
寺。又以教受新成。衆徒齊集。綱管之任。非
人不傳。因又召爲寺之上座。綏撫清衆。不
肅而成。然而汎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
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
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
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麟德二
年。東都講說師查導達。彌所欽羨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上 本傳六 附見四

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二

周終南山遊世釋靜謐傳三

周京師大興寺釋道安傳四

周新州顯果寺釋僧勳傳五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六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雲
釋玄祕。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爲三寶之良
將。卽像法之金湯。誦誦經論。堅持律部。偏

愛禪那。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崇。兼
博貫玄儒。尤明論道。故使七衆望塵。奄有
繁閑。最服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
以戒禁爲先。丞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邢
郭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學。

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當計
之外。乃長六十。最居坐端。深怪其異。既
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邯
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
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
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
般。節級勸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洽滿六十
焉。故知道會。聖心。幽靈遐降。竹林群隱
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勸
住洛都融覺寺。寺卽清河文獻侯所立。
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
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
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爲東土菩薩。嘗讀最
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爲梵字。
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爲聖人
矣。然其常以弘法爲任。元魏正光元年。明
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
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
清道館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
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
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
時。最問曰。老子周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
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郡苦縣厲鄉
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爲守藏
吏。敬王元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
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佛
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
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
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

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當計
之外。乃長六十。最居坐端。深怪其異。既
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邯
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
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
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
般。節級勸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洽滿六十
焉。故知道會。聖心。幽靈遐降。竹林群隱
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勸
住洛都融覺寺。寺卽清河文獻侯所立。
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
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
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爲東土菩薩。嘗讀最
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爲梵字。
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爲聖人
矣。然其常以弘法爲任。元魏正光元年。明
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
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
清道館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
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
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
時。最問曰。老子周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
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郡苦縣厲鄉
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爲守藏
吏。敬王元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
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佛
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
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
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

①道一第②③ ④以二返⑤⑥ ⑦二十三⑧二十四⑨五⑩ ⑪三十⑫ ⑬六二八⑭九⑮八⑯ ⑰四十⑱(人)⑲ ⑳(東)㉑十㉒ ㉓一十(西
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安傳二)十五字㉔ ㉕但上文中宮本無無字 ㉖二二三㉗ ㉘崇二道㉙ ㉚三三四㉛ ㉜(別)一㉝* ㉞四
二五㉟ ㊱五二六㊲ ㊳隋二陳㊴ ㊵六二七㊶ ㊷六十(隋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㊸ ㊹但上文中明無隋字 ㊺六二道
㊻二二二㊼ ㊽乃二及㊾ ㊿帖二帖 ①是十(使)② ③歡十(王)④ ⑤廣二廣⑥ ⑦漢二通⑧ ⑨(成)十
⑩ ⑪時二佛⑫ ⑬周二同⑭ ⑮郭二州⑯ (郭)一⑰ ⑱廣二廣⑲

論最爲投心所崇。餘則旁。續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續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爲世重。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華寔亂真。豈流宕忘返。不思懲艾乎。自爾誓而斷之。惟以釋道。東鷲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晚學。又入白鹿山。悉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標萬言之論。未之尙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講求道情。猛放所聞見。私度闕塞。載離寒暑。既至渭陰。未及洗足。卽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大鼓徒揚。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遜過。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反。峯名避世。依而味靜。惟一繩床。廊無庵屋。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徒誨示至理。令其致供。日就嗽之。雖屬騰潰橫流。對泣而無厭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爵爲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湖。嘗於昏夕。學人侍立。忽降虎來。前。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乃使。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須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培泉是也。講立身嚴格。達解超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侶。相立合掌。懃懃鄭重。經時方遂。乃勸取繩床。周繞安設。致敬坐訖。講徐取論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得意。方進後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

之。每日垂講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厭法慢法。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恒懷快悵。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惟欲誠心造惡。有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不名清心。故約己制他。誠非正檢。然末世根緣多相似耳。必厭煩屈者須住。不辭其儀者離此。其開蒙敦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爲講見。初不呵止。三日已後。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此自義。名爲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再納。遂還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號玄門二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譯由生。諸講取決。讓謝良久。方爲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禮。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應處世攝導。今則獨善其身。要德泉石。未見其可。講曰。道貴行用。不卽在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屬周武之世。道士張寶。誦詐罔上。冒增榮寵。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梓紫宸。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副。帝精悟明。密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霄禮懺。欲親觀。僭犯翼申。殿。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爲僧讀。並諸法事。經聲七。不。靡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躬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懷會。無。藏退。講聞之。嘆曰。朱紫難

釋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漢周之粟。飲周之水。食。音寧無酬德。又爲佛弟子。豈可見此。淖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末分。狙。於盜。耳。徑詣。關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談叙正義。據證顯然。然且至午。言無不。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如流。便詞厲色。鏗然無撓。百僚近臣。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極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決。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講又進曰。釋李邪正。入法混并。卽可事求末。煩聖慮。陛下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錢。殿庭取兩宗人法。俱煮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大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彌勒像前。禮懺七日。既不食。已一時同逝。講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乃携其門人。三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法。掃地並盡。願剎聖容。焚燒經典。再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錄入官。登卽賞費。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氏。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彿天。忽見五六

○漢二漢 ○連二東 ○華二華 ○海二海 ○廣二廣 ○徒二徒 ○對二對 ○泣二泣 ○指二指 ○洗二洗
○周二周 ○周二周 ○廣二廣 ○得二得 ○垂二垂 ○惟二惟 ○身二身 ○導二導 ○道二道
○烈二烈 ○烈二烈 ○當二當 ○僧二僧 ○點二點 ○讀二讀 ○並二並 ○敵二敵 ○敵二敵
○末二末 ○諸二諸 ○諸二諸 ○三三三 ○關二關 ○法二法 ○氏二氏 ○諸二諸

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十州。因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容際類。幡無脚爾。日天清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熾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國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櫥。還織篋。屬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絢。叙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想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群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隻卷飄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不屈。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總。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頒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氣血同諸舍衛。僧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後葉。初武帝知諸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詎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謁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親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執。無能自免。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開覽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寶主。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

之再興耳。自謫入法行。大慈門。繪縑皮。草一無踐服。惟履毳布。終于報盡。後厭身情。迫獨據別巖。勸侍者下山。明當早至。加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五臟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割折都盡。並惟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加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殯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類之莫仰。悲梁壤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諸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往。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弱石 散體嚴松 天人修繼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影容	普施禽獸	善根內充	身心自在	底下尿囊	此身可惡	垢汚塗漫	六六合成	無常所囚	此身難保	終成蟲蛆	死火所燒	怨中之怨	此身無樂	百病交涉	身心熱惱	以不自在	久遠迷惑	畜生同死	骨積如山	虛受勤苦	忍痛捨施	出離四瀾	一念花開	諸佛賢聖	報得五通	證大無生	殄除魔道	神化無方	泉林逕絕	乃至蠅蟲	願我未來	要相拔濟	九孔常流	不可瞻觀	此身臭穢	不從花有	進退無免	有命必輸	天人男女	暫見如電	吾以爲難	毒蛇之篋	有名苦聚	多諸過咎	無實橫計	妄倒所使	棄捨百千	當來衆倍	衆生無益	功用無邊	捨此穢形	彌陀佛所	長辭三途	自在飛行	法身自在	護法爲首	德備四勝	巖宅無聲	食肉飲血	速成善逝	此身不淨	如漏堤塘	薄皮裹血	猶如死狗	觀此臭身	會遭蟻螻	狐狼所噉	好醜貴賤	死法侵人	誓斷根源	四大圍遶	老病死叢	此身無我	凡夫所宰	喪失善根	血乳成海	未曾爲利	於法無補	誓不退轉	願生淨土	速見十方	正道決定	寶樹食法	不斷三有	十地滿足	號稱法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二寶集 ②寶二寶集 ③因二因 ④冬官二冬官 ⑤雙二雙 ⑥[士]一 ⑦隻二隻 ⑧執二執 ⑨新編 ⑩新 ⑪開二開 ⑫半二半 ⑬誦十(乃) ⑭加二加 ⑮藏二藏 ⑯翻二翻 ⑰品 ⑱散二散 ⑲形二形 ⑳銀二銀 ㉑漫二漫 ㉒花二花 ㉓緣二緣 ㉔大二大

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爲法皆然
三界皆無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運 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遼東胡城人也。誠悟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兼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謙肅。爲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綸。思拔深定。慧業斯舉。旁觀子史。粗涉大綱。而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尙涅槃。以爲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濟。盛揚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爲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而風韻疎通。雅調翔簡。執禮居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備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帝。清天步。中外禪福。頻御彫輦躬禮安焉。安道爲物。宗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數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勅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遮干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擬。理非徒爾。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即勅將去。更論餘法。曾不以介意。斯卽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物大備。勅諸道俗同觀。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爲民故出。貧道爲法不出。帝聞彈指嘆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道。皆此類也。與同學慧俊。知名周壤。俊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學書。而耳食。取悟一聞。不忘藏諸胸臆。流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鋒。鋒鏑叢萃。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俊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竟不消文。明且又問。講難精拔。安雖隨言卽遣。而聽者謂無繼難。俊終援引文理。徵並相調。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俊後歷尋華士。縱學名師。凡所結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撫屍慟哭曰。宜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二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衆論乖異。答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二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詳據。事

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群臣。詳覽上論。以爲傷道。士卽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沈網。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二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尙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及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冥覺茲始。良然三教雖殊。勸善一途。教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嘆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磨尼於胎。載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禱之彌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窮辯未盡理也。夫萬化本於生。生才兆於始。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大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謾。詳覽載藉。尋討源流。教惟有二。事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詰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

○宗十師 ○勸一 ○取二耳 ○後二後 ○講二講 ○後二後 ○微二微
○訓二訓 ○二二三 ○持二各 ○三二二 ○細二因 ○詳二詳 ○一始 ○一途
○義一途 ○之十 ○生十 ○始十 ○始十 ○然則 ○十字二 ○則無元始物之性也
八字 ○大二方

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談。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藉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耀。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眞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眞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擅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繁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答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蘭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沈。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通。毘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味。未暨其本矣。教者何耶。答。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答不。期魚歸不爲免。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論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

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宜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慧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泥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淵。然後方平。續竟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味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因。緣。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帝爲張寶。構。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並著衣冠爲學士焉。事在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下勅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綵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携母相近。每旦出親手爲煮食。然後上講。雖足待人。不許兼助。乃至折新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口。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大聖。擔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即世。

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諸弟子。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榮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入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勸爲法則。不貪不諱。不譏不匿。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資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招。妻。滅。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役。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淡。泊。虛。白。可。奇。可。貴。故。自。頃。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眞。實。以。小。點。爲。智。以。小。供。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則。夕。三。途。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遠。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在。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爲。珍。

○令二合○ ○期二新○ ○是二及○ ○虛二靈○ ○與二與○ ○盛二對○ ○顯二顯○ ○備二修○ ○理二請○ ○謂二詮○ ○路二發○ ○辨二辨○ ○慧二惠○ ○舉二舉○ ○證二證○ ○告二告○ ○大二大○ ○共十(如將)○ ○舉二舉○ ○王二王○ ○役十(恨)○ ○役二恨○ ○淡二淡○ ○懷二懷○ ○夕二明○ ○太二大○ ○在二在○ ○清二清○

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率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豈非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容豁然離俗志在玄妙軌真守撲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空爭長短銖兩斗斛與世同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世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貴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煩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其五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惟道是欽志參清淨如玉如水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淺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誨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洽夏則忍飢冬則忍寒

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三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各宜自教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志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宿隋世影傳燈大論繼蓮法輪汎迹人間情多野外著傷學存廢服修等三論傷學除謗法之愆存廢防奸求之意厭修令改過服道並獲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卒開皇末歲貴瓶閱群典講律爲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爲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爲一本五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爲一本六十卷資乃合三家金光明爲一本八卷復請編多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屬累品以之成部沙門彥琛重撰梵本品部斯具焉釋僧勛未詳氏族住新州顯果寺周武季世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錄凡有大醮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未詳讎校遂不遠鄉關躬聞帝闕而陳至理以邪正相

參差澆情趨競未辨真僞更遞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詞略云勸以世之遷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戒○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向不可謂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僞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云昔豫州刺史老聘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恒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享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作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瞻視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詳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

天二天二 在二在二 斗二斗二 同二同二 修二修二 減二減二 割二割二 之二之二 所二所二 計二計二 熱二熱二 戒二戒二 陰二陰二 陰二陰二 屬二屬二 以二以二 足二足二 錄二錄二 原二原二 流二流二 辨二辨二 又二又二 文二文二 令二令二 胡二胡二 未二未二 賢二賢二 二二 未二未二

並封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委蔭都雅神情。俊拔。意獨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位。勅猛在右。寢殿閣下。屈住天宮。永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構聚。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過。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之經。紛碎。藝日天師徒侶。瓦解乖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爲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學觀所歸。既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事。幽栖待旦。隨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德俱重。玄儒湊集。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帖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振爲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花。勤徒課業。以開皇八年四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語言盈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穴刻石立銘于雲花寺。今猶存。

釋道瑤。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郡非類。謙虛寡交。願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迷忘者。皆往問之。西魏文帝聞而敬重。尊爲師傅。遂於京師立大中興寺。尊爲魏國大統。于時東西初亂。宇文太祖始纂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旒而已。既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爾後大乘陟帖相次而立。並由淘漸德化所流。又於昆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田百頃。並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帝哀之。廢朝喪事。所資並歸天府。送於園南。爲立高墳。塋封之地一頃。今所謂統師墓是也。近貞觀中。猶存古樹。

釋智亮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若鴻瓶無道。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士張寶。最爲首長。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壽與天地同畢。風塵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如佛法虛幻。

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看。襄城公何晏。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爲佛法大海。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爲衆所推。又忿張寶浪語。安卒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謂張寶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寶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寶曰。道人浪語。爲前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肅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寶師且下。寶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耶輪陀羅。生羅羅。此主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好行姪。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遞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願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

○按一○位一○(右)一○明一時○之二字○隨一隨○德俱一俱德○集二集○振二振○四二二○穴二穴○花二花○美字下宋元明宮四本俱有釋智炫傳卷末附之○二十三二十四○三十○(諸法篇上)一○釋道瑤一○至古樹二○百三十三字明本與宋本元本對校。cf. P. 625a ○釋智炫一○至而卒一千四百二字明本與宋本元本對校 ○宜二宜○大二人○教二教○華二華○[造]一○洪二洪○

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按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种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妄犯佛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群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以周武非顯故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日出勅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共政。法師志操逾厲。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被有富姥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爲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爲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遂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

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諸趣一人而已。歲最將秋。懷土興念。又以蜀川迥遠。典義未宣。援首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參禮。寺舊在東。逼於苑囿。又是鄴陽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無闕。至大鄴改爲福勝寺。法師宣揚。勸倦入隱三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詩曰。秀嶺接重煙。峩峩上半天。絕巖低更舉。危峯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寫曲泉。野紅知草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弦。葉密風難度。枝疎影易穿。抱帙依閑沼。策杖戲荒田。遊心清漢表。置想白雲邊。榮名非我願。息意且蕭然。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五 附見五

- *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隱傳一
- *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二
- * 唐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三
- *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四
- *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五

釋明隱。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爲儒俊。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潛形東郡。隋初出家。追住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勅召翻譯。住大興善。衆觀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染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禮。下勅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子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惟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瞻爲道望。衆所推崇。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爲何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拜。如此者五。黃巾之族。連拜不已。惟瞻及僧。長揖如故。衆抗聲對。會無憚。帝乃問。向答勅僧是誰。錄名奏聞。便令視。被戮。諸僧合樂安然而退。明且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勅於兩禪定各設齋。京僧齋再遣。東岳特隆。常准。後

①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隱傳一 ②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二 ③ 唐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三 ④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四 ⑤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五 ⑥ 唐並州大興國寺釋曇遷傳一 ⑦ 唐并州沙門釋法通傳二 ⑧ 唐并州沙門釋法惠傳三 ⑨ 唐并州沙門釋法明傳四 ⑩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 ⑪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 ⑫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 ⑬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 ⑭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 ⑮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 ⑯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一 ⑰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二 ⑱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三 ⑲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四 ⑳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五 ㉑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六 ㉒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七 ㉓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八 ㉔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十九 ㉕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 ㉖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一 ㉗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二 ㉘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三 ㉙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四 ㉚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五 ㉛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六 ㉜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七 ㉝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八 ㉞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二十九 ㉟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 ㊱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一 ㊲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二 ㊳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三 ㊴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四 ㊵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五 ㊶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六 ㊷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七 ㊸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八 ㊹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三十九 ㊺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 ㊻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一 ㊼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二 ㊽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三 ㊾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四 ㊿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五 一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六 二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七 三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八 四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四十九 五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 六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一 七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二 八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三 九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四 十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五 十一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六 十二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七 十三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八 十四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五十九 十五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 十六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一 十七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二 十八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三 十九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四 二十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五 二十一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六 二十二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七 二十三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八 二十四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六十九 二十五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 二十六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一 二十七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二 二十八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三 二十九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四 三十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五 三十一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六 三十二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七 三十三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八 三十四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七十九 三十五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 三十六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一 三十七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二 三十八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三 三十九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四 四十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五 四十一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六 四十二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七 四十三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八 四十四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八十九 四十五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 四十六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一 四十七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二 四十八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三 四十九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四 五十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五 五十一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六 五十二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七 五十三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八 五十四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九十九 五十 唐并州沙門釋法範傳一百

遇西郊顯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頻參元選會議斯

屬下勒令往禪定用崇上德故也衆以

職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爲知事上座

整理僧務備列當時大唐御世愛置僧官

銓擬明哲允折無滯貞觀之初以瞻善

識治方有開朝府召入內殿躬昇御床

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昏主制御

之術衆陳釋門大拯以慈救爲宗帝大

悅因即下勅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

所皆置佛寺登卽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

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洛州昭

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

叔隸皆因瞻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

餽常飯千僧大乘經論須者爲寫歲恒

不絕爲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

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

於林間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

歸靜猶自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

遇疾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

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

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且齋助供觀錫山

穠贈通大捨懺辭告別卽日力杖出京返

于智炬竭誠勸法想觀西方心通明利

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

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

既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爾而逝春秋七十

卽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

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道令焚身及聞維

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

色雖然遂瘞于巖下

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

之緒祖欣榮累官前將軍鄧太守父雅陳兵

部郎中叔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

正善閑成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

道仍事強爲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

啓強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諸

廣遊都郡疏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楊都

聽莊嚴寺智曠法師成實爰始具戒卽預

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

人中獨迴天聰至四月八月陳主於莊嚴

寺總令義集乘當時歷佛果出二諦外義

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住開泰

後入祇洹乃問曰爲佛果出二諦外二諦

出佛果外乘質云爲法師出開泰爲開泰

出法師彼曰如鷲鷲鳥不住清廟乘應

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鳩翅羅鳥

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于

時曠公處座嘆曰辯才無礙其鋒難當者

也躬於帝前賞天柱網袈裟由是令響通

魯振隣國斯傳陳桂陽王尙書毛喜僕射江總

等並申入敬威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風

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

碩德乘奉旨延住仍號家僧後從王入朝

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來不

面因過偵講卽申言論義高詞麗聲駭聽

徒遠顧曰何處吳僧唇舌陵人復豈逾此

化並號龍象咸問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

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

既承資苦縱辯無前折關陳欸皆傾巢穴

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祖東巡僧

宗變駕伊洛勅遣江南吳僧與關東大德

昇殿堅義乘應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

興切並紛集縱橫駢駢弗喪律亡圖高

祖目屬稱揚群英嘆異開皇十七年於楊

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

儔及晉王卽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

處不經大業六年有勅都別簡三大德

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道別勅乘爲大

講主三日三夜與諸論道皆爲折暢靡不

冷然從駕張掖蕃王畢至奉勅爲高昌王

麴氏講金光明吐言清奇聞者嘆咽麴布

髮於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

京奉爲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又勅

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道俗百辟諸

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天門道南樹列勝

場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

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

開仁王經華俗士庶正道日登咸嘉賞讚

十二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高四丈

六卽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顧瑞故

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皇

御曆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勅僞亂地僧

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

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

存乎二有手

通二道

注二住

物二動

附二期

洛二治

攝二攝

作二民

折二折

項二項

日二日

火二火

爲二爲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居一乘之後，流通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淫沈開明是屬。乃携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闕。上表曰：法常等言：法常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頌吾天下無德而稱，令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字，不領門徒，處柱下以真全，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前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勅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

拒二抵◎ 述十(播)◎ 乎二于◎ 楚二寅◎* 别二列◎ 则十使◎ 毫二厓◎ 心二懷◎ 於十(杜)◎
 陟二陟◎ 思二敢◎ 受二愛◎ 勝二廉◎* 數二所◎ 茂二章◎ 振二震◎ 忡二于◎
 塗二途◎ 塗二途◎ 異二典◎ 〔法常等〕一外◎ 德二得◎ 眞全二全眞◎ 之二其◎ 惜十(尼)◎
 上十(者)◎ 之十(忠)◎

放還。抱思旋京。晦迹華邑。處于渭陽之三原焉。信心之侶。敬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暇。乃令弟子四人各執床角。與至本寺。精爽不離。召諸知友。執手訣云。實以虛薄。妄則僧儔。一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曾爲法。以爲慨然。近夢阿私陀仙。見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卽貞觀十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不執錢寶。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當日往還。而始無輒離。志行嚴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逃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皆供承有叙。通共嘉焉。總持故塔。修奉者希。實香燈供養。以爲己業。病轉就篤。滯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實曰。大聖垂誠。其可欺乎。吾見臨終。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誠。而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終事。答云。譬如臂弓放矢。隨處卽落。觀于山水。未有親疎之心。任時量處。省事爲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達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爲立靈廟。夜別四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

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淫擊攝。論有涯路之致。以傳奕上。事群僧豪。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公集。卽監命。奕對論。無言酬。實但云。禿丁妖語不勢。叙接。應曰。妖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

賢聖俱崇。卿獨侮慢。奕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卷。皆負違條。經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藉藉雖納。奕表未將。理當不爲。程達。應乃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言奕表牽挽奕手。與談正理。素本淺學。假詞於人。杜口不對。斯亦彭亨。強悍。僧傑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住總持。衆首之最。立操孤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立參像。自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如在。精整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爲高行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粉。搖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畫者。皆圖繪之。銘其相氏。卽勝光。褒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飢餓。烟火不續。總持名勝。普應爲先。結會僧倫。誓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投者。日恒僅百。夙少欣欣。曾不告倦。而行微念。起厭忘懷。卽悔告人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出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顧問將接。多辦鉢履。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休舍。後住楚國。講道教論。以畢終矣。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詠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道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穎德潛形。氣揚。采飛。方陳神略。隋

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實。昔在荆楚。梗概其文。而祕法奇章。猶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外統儒門。內希聘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奇。道侶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叙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用諸琳。取決。致令李宗奉釋之典。包舉具舒。張僞葛妄之言。詮題品錄。武德初。運還。荏釋宗。擁軼延光。柄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鄧衛。易可。箴規。乃住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祚。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時謂道其邪。運通廢宏。衛不懼焉。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適。琳憤激。傳詞。側聽明勅。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

●與二昇台● ●維二龍● ●富二常台● ●逃二而台● ●實十(每)台● ●游二高台● ●實二信台● ●發二變台● ●皆二背台● ●精二一● ●程二呈台● ●集二署台● ●聖十(素)台● ●彭二修台● ●亨二停台● ●亨二停台● ●卷第三十終● ●卷第三十一首● ●德十(新)台● ●住二往台● ●終矣下來元明宮四俱有釋弘智傳卷末附之。cf. P. 612a ● ●門二問台● ●道二一● ●衆二衆●

佛種。佛則冥術國家福祿。廢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治教太平。永隆淳化。但傅氏所述。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翳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十餘紙。自琳之綴采。貫絕群篇。野無通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皂隸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致寢。遂得釋門重敵。琳寔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爲之序胤。而傅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構扇黃巾。用爲黨類。各造邪論。貶量佛聖。昏冒生靈。街衢朝野。薰蕕既雜。時所疑焉。武德九年春。下詔京置三寺。惟立千僧。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勅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於橋街。四民願嘆於城市。子時道俗。叢然投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氣殷廓。清素襲啓。聞範究宗。領登即大赦。還返神居。故佛日重朝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逢黜陟。誓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寡學。乃探索典籍。隱括玄奧。撰辯正論一部八卷。顯川陳子良注之。并製序曰。

一黃一○ 一福一○ 一沽一○ 一動一○ 一疏一○ 一經一○ 一正一○ 一授一○ 一權一○
 一汗一○ 一道一○ 一見一○ 一惠一○ 一演一○ 一志一○ 一信一○
 一惠一○ 一傳一○ 一成一○ 一開一○ 一照一○ 一元一○ 一純一○ 一辨一○*

昔宜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發著。或鈞深系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宜。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治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果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爲色。答歸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寢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感其冒瞽。遂著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峻。爭驚莫不棄。陸柯摧雲鎖霧卷。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弟子近申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日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爲之注解。良以文學雄伯。群儒奉戴。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衆所推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陳琳論。誚皇宗罪當。謂上帝勃然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侶。乃依遺教。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不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縲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

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把毀我祖。謗我前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太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有功臣。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已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二十餘列。並據琳詞。具狀聞奏。勅云。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爾自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爲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影。勇捷胸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問。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戈競起。與師相伐。舍檀兵威。臣侯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因。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

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勅治書侍御史章懷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奸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但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事聞。遂不加罪。有勅徒于益部僧寺。行至百年。關苦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金。晚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序膝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召諸闍旁道俗。葬於東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論。以爲教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護遊僧。用爲家操。本住京華。後移梁益。以百年衝會四方所歸。道俗栖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關口。用接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子時治書侍御史章懷。審英飾詐。乃奏彈曰。竊以大道尊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爲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獸不異。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違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楊眉奮袂。無憚蕭網。健美

○系一黎○ ○芳一芳○ ○(有)十○ ○陸二陸○ ○(以)一○ ○劉二劉○ ○乃二乃○ ○術二術○ ○由二由○ ○把二把○ ○精二精○ ○惟二惟○ ○現○ ○示○ ○亦○ ○述○ ○列二列○ ○影二影○ ○役二役○ ○因二因○ ○枉二枉○ ○但二但○ ○正二正○ ○有十(下)○ ○符二符○ ○(其)一○ ○網二網○

未忘觀繳在慮斯。原不殄至教式虧請算。嚴科以懲姪修。乃入大理。竟以狂。匿被誅。公私怪其死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誅大乘教法并諸論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綴錦續其文思。流靡雅便。騰焰爾穆。又善應機說導。即事聯詞。言會官商義符玄籍。斯亦希世罕。嗣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十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貞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比唐一品。既。嚮高位。議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辰。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寂澄蘭。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便給行悲敬業。子爾隻身投於林壑。龜服草屨。用卒餘報。遂登階除。獨靜行禪。不避虎兇。常思難施。時或擊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利肉。懸髮在梁。用杜昏漠。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勅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見之。不敢加刃。

以事上聞。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即又深隱。外絕來往。糧粒固窮。以死爲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爾。初無乖候。斯行感玄微。罕有聯者。而常懷感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惟爲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初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勅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既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自賊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生旨。詣藏陳微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恬靜。啓勅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陽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疹。見受戒神爲摩所苦。尋即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輿。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聞。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遂物。即就繩床。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斃死乃蘇。藏即拾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勅慰問。賜絹二百匹。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國請還。啓勅蒙許。引藏入宮。賜

納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爲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彫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爲福利者。齋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勅藏爲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杳靄。覆所講堂。四部輿望。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惟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下。會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範。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網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勸說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鎮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即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有革。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撰

納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爲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彫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爲福利者。齋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勅藏爲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杳靄。覆所講堂。四部輿望。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惟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下。會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範。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網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勸說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鎮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即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有革。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撰

①原二源②③ ④原二源⑤ ⑥死二記⑦ ⑧詳二義⑨ ⑩原二源⑪ ⑫藏矣下宋元明宮四本俱有這會智勸二傳卷末附之。cf. P.642b
⑬卡二乘⑭ ⑮原二享⑯ ⑰原二辰⑱ ⑲原二南⑳ ㉑原二微㉒ ㉓見二具㉔㉕ ㉖原二義㉗ ㉘仗二成㉙
㉚形二源㉛ ㉜(補)一㉝ ㉞在藏一義源㉟ ㊱詳二詳㊲ ㊳藏二試廣㊴ ㊵華十(九)㊶ ㊷例十(一)撰也今
春秋將立器宇弘峻吐音成政行立懷德

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卷。盛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擊遍陶法。肆開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暨及同返國。大啟行途。講開律部。惟其光肇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開。無行戒檢。緣構既重。今則三學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

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護法。而陳教適權適道。寔兼濟而成津。是以三藏設位。拯溺衷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崩之正。綱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時顯知微。乍揚神武。聘奇辯於邪來。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遍告常行其務。遂有提提捷於靈岳。聲告但爲任持。重結法於剎洲。教旨惟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億無學。住法萬年。經律所詮。賓頭羅。曠未取泥。曰斯皆助揚道化。通悟未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來世。故使湮殘屢染。尋復還興。豈惟凡謀。蓋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鷄足之峯。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生趣善。爲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遞相弘育。或摧裂愛網。或傾覆慢幢。或通決。或深疑。或開揚道務。爲業應接。若雲雨之相投。爲功惟重。等大地之弘博。所以身子策名。顯法輪之大將。極多顯號。標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號。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

至於乘時御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子。良由開樹園之福地。蕩邪寇之高鋒。假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此即護法之緣。蓋惟斯矣。自道風東扇。爰始騰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不可弘文。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經陳如是。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時心。重空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受道。飲沐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於壞側。緒信荆頂於場中。顯宗情。理。知歸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萬代舟航。佛日於是流輝。法雲由斯不絕。茲德可紀。茲言可詳。而閭越隱其高例。附譯稱述。竊比則事業懸殊。遠化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稍非經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顯折其是非。元魏重邪。曇始制其強禦。前傳顯然。其宗可錄。施平齊周兩治。厥政殊風。齊高獨盛釋門。周武偏弘李衆。然其邪逼匿正。邪僞而正通。妄作亂。真無兩情。釋侶闕邦寺塔充國。二百萬衆。綱猷上統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門之利。約指剎洲。化境通括。像正任持。提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惟人謂乎。弘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掩抑華飾。揚塵塵埃。衆皆輕而不思。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也。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則示慮於邪敵。雖復金。檀玉。韜之祕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曾何足道。所以

登席之始。播動物心。異衆等。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機。機。勿辯載。妖氛定。方術於面前。樹微言於即世。故有談仙者投。於臺榭。宗虛者深刺於王庭。明詔遂頒國無兩信。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統於義門。一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世號武鄉。豺狼之孽。想不虛託。懷文斯寡習勇彌隆。酌緯候之讖詞。納誦誑之佞術。衝嵩本我之胤。張寶乃彼之餘。異嚮同心。唇齒相副。競列封表。曲引遊言。冒謂帝心。覆絕仁祀。時未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之所不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無方改。前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名殊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彌天。二論既陳。異見將頌。而狙詐蠅巧。終墜前修。靜講上賢。當斯類運。奮發拒諫。守素窮巖。慨正道之遼荒。誠護法之無力也。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于時同軌遺形。亦有十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親法滅而增長。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爲依教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夫。詳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漢鏡則日月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本紀。其續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爲收恒俗。二世續曆。同政前朝。悼像化之微猷。襲宋桓之致敬。于時縉素相望。慘然明。瞻法師屈起臨對。夙未強術。衆或漏言。及觀其厲色。格詞抗。楊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其足。而瞻逞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人焉。衆乃悟。

○(盛)一○(光)二○(先)三○(本)十○(法)一○(二)二○(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二十)三○(二十一)三○(二十二)三○(二十三)三○(二十四)三○(二十五)三○(二十六)三○(二十七)三○(二十八)三○(二十九)三○(三十)三○(三十一)三○(三十二)三○(三十三)三○(三十四)三○(三十五)三○(三十六)三○(三十七)三○(三十八)三○(三十九)三○(四十)三○(四十一)三○(四十二)三○(四十三)三○(四十四)三○(四十五)三○(四十六)三○(四十七)三○(四十八)三○(四十九)三○(五十)三○(五十一)三○(五十二)三○(五十三)三○(五十四)三○(五十五)三○(五十六)三○(五十七)三○(五十八)三○(五十九)三○(六十)三○(六十一)三○(六十二)三○(六十三)三○(六十四)三○(六十五)三○(六十六)三○(六十七)三○(六十八)三○(六十九)三○(七十)三○(七十一)三○(七十二)三○(七十三)三○(七十四)三○(七十五)三○(七十六)三○(七十七)三○(七十八)三○(七十九)三○(八十)三○(八十一)三○(八十二)三○(八十三)三○(八十四)三○(八十五)三○(八十六)三○(八十七)三○(八十八)三○(八十九)三○(九十)三○(九十一)三○(九十二)三○(九十三)三○(九十四)三○(九十五)三○(九十六)三○(九十七)三○(九十八)三○(九十九)三○(一百)三○(一百一)三○(一百二)三○(一百三)三○(一百四)三○(一百五)三○(一百六)三○(一百七)三○(一百八)三○(一百九)三○(二百)三○(二百一)三○(二百二)三○(二百三)三○(二百四)三○(二百五)三○(二百六)三○(二百七)三○(二百八)三○(二百九)三○(三百)三○(三百一)三○(三百二)三○(三百三)三○(三百四)三○(三百五)三○(三百六)三○(三百七)三○(三百八)三○(三百九)三○(四百)三○(四百一)三○(四百二)三○(四百三)三○(四百四)三○(四百五)三○(四百六)三○(四百七)三○(四百八)三○(四百九)三○(五百)三○(五百一)三○(五百二)三○(五百三)三○(五百四)三○(五百五)三○(五百六)三○(五百七)三○(五百八)三○(五百九)三○(六百)三○(六百一)三○(六百二)三○(六百三)三○(六百四)三○(六百五)三○(六百六)三○(六百七)三○(六百八)三○(六百九)三○(七百)三○(七百一)三○(七百二)三○(七百三)三○(七百四)三○(七百五)三○(七百六)三○(七百七)三○(七百八)三○(七百九)三○(八百)三○(八百一)三○(八百二)三○(八百三)三○(八百四)三○(八百五)三○(八百六)三○(八百七)三○(八百八)三○(八百九)三○(九百)三○(九百一)三○(九百二)三○(九百三)三○(九百四)三○(九百五)三○(九百六)三○(九百七)三○(九百八)三○(九百九)三○(一千)三○(一千一)三○(一千二)三○(一千三)三○(一千四)三○(一千五)三○(一千六)三○(一千七)三○(一千八)三○(一千九)三○(二千)三○(二千一)三○(二千二)三○(二千三)三○(二千四)三○(二千五)三○(二千六)三○(二千七)三○(二千八)三○(二千九)三○(三千)三○(三千一)三○(三千二)三○(三千三)三○(三千四)三○(三千五)三○(三千六)三○(三千七)三○(三千八)三○(三千九)三○(四千)三○(四千一)三○(四千二)三○(四千三)三○(四千四)三○(四千五)三○(四千六)三○(四千七)三○(四千八)三○(四千九)三○(五千)三○(五千一)三○(五千二)三○(五千三)三○(五千四)三○(五千五)三○(五千六)三○(五千七)三○(五千八)三○(五千九)三○(六千)三○(六千一)三○(六千二)三○(六千三)三○(六千四)三○(六千五)三○(六千六)三○(六千七)三○(六千八)三○(六千九)三○(七千)三○(七千一)三○(七千二)三○(七千三)三○(七千四)三○(七千五)三○(七千六)三○(七千七)三○(七千八)三○(七千九)三○(八千)三○(八千一)三○(八千二)三○(八千三)三○(八千四)三○(八千五)三○(八千六)三○(八千七)三○(八千八)三○(八千九)三○(九千)三○(九千一)三○(九千二)三○(九千三)三○(九千四)三○(九千五)三○(九千六)三○(九千七)三○(九千八)三○(九千九)三○(一萬)三○(一萬一)三○(一萬二)三○(一萬三)三○(一萬四)三○(一萬五)三○(一萬六)三○(一萬七)三○(一萬八)三○(一萬九)三○(二萬)三○(二萬一)三○(二萬二)三○(二萬三)三○(二萬四)三○(二萬五)三○(二萬六)三○(二萬七)三○(二萬八)三○(二萬九)三○(三萬)三○(三萬一)三○(三萬二)三○(三萬三)三○(三萬四)三○(三萬五)三○(三萬六)三○(三萬七)三○(三萬八)三○(三萬九)三○(四萬)三○(四萬一)三○(四萬二)三○(四萬三)三○(四萬四)三○(四萬五)三○(四萬六)三○(四萬七)三○(四萬八)三○(四萬九)三○(五萬)三○(五萬一)三○(五萬二)三○(五萬三)三○(五萬四)三○(五萬五)三○(五萬六)三○(五萬七)三○(五萬八)三○(五萬九)三○(六萬)三○(六萬一)三○(六萬二)三○(六萬三)三○(六萬四)三○(六萬五)三○(六萬六)三○(六萬七)三○(六萬八)三○(六萬九)三○(七萬)三○(七萬一)三○(七萬二)三○(七萬三)三○(七萬四)三○(七萬五)三○(七萬六)三○(七萬七)三○(七萬八)三○(七萬九)三○(八萬)三○(八萬一)三○(八萬二)三○(八萬三)三○(八萬四)三○(八萬五)三○(八萬六)三○(八萬七)三○(八萬八)三○(八萬九)三○(九萬)三○(九萬一)三○(九萬二)三○(九萬三)三○(九萬四)三○(九萬五)三○(九萬六)三○(九萬七)三○(九萬八)三○(九萬九)三○(十萬)三○(十萬一)三○(十萬二)三○(十萬三)三○(十萬四)三○(十萬五)三○(十萬六)三○(十萬七)三○(十萬八)三○(十萬九)三○(十一萬)三○(十一萬一)三○(十一萬二)三○(十一萬三)三○(十一萬四)三○(十一萬五)三○(十一萬六)三○(十一萬七)三○(十一萬八)三○(十一萬九)三○(十二萬)三○(十二萬一)三○(十二萬二)三○(十二萬三)三○(十二萬四)三○(十二萬五)三○(十二萬六)三○(十二萬七)三○(十二萬八)三○(十二萬九)三○(十三萬)三○(十三萬一)三○(十三萬二)三○(十三萬三)三○(十三萬四)三○(十三萬五)三○(十三萬六)三○(十三萬七)三○(十三萬八)三○(十三萬九)三○(十四萬)三○(十四萬一)三○(十四萬二)三○(十四萬三)三○(十四萬四)三○(十四萬五)三○(十四萬六)三○(十四萬七)三○(十四萬八)三○(十四萬九)三○(十五萬)三○(十五萬一)三○(十五萬二)三○(十五萬三)三○(十五萬四)三○(十五萬五)三○(十五萬六)三○(十五萬七)三○(十五萬八)三○(十五萬九)三○(十六萬)三○(十六萬一)三○(十六萬二)三○(十六萬三)三○(十六萬四)三○(十六萬五)三○(十六萬六)三○(十六萬七)三○(十六萬八)三○(十六萬九)三○(十七萬)三○(十七萬一)三○(十七萬二)三○(十七萬三)三○(十七萬四)三○(十七萬五)三○(十七萬六)三○(十七萬七)三○(十七萬八)三○(十七萬九)三○(十八萬)三○(十八萬一)三○(十八萬二)三○(十八萬三)三○(十八萬四)三○(十八萬五)三○(十八萬六)三○(十八萬七)三○(十八萬八)三○(十八萬九)三○(十九萬)三○(十九萬一)三○(十九萬二)三○(十九萬三)三○(十九萬四)三○(十九萬五)三○(十九萬六)三○(十九萬七)三○(十九萬八)三○(十九萬九)三○(二十萬)三○(二十萬一)三○(二十萬二)三○(二十萬三)三○(二十萬四)三○(二十萬五)三○(二十萬六)三○(二十萬七)三○(二十萬八)三○(二十萬九)三○(二十一萬)三○(二十一萬一)三○(二十一萬二)三○(二十一萬三)三○(二十一萬四)三○(二十一萬五)三○(二十一萬六)三○(二十一萬七)三○(二十一萬八)三○(二十一萬九)三○(二十二萬)三○(二十二萬一)三○(二十二萬二)三○(二十二萬三)三○(二十二萬四)三○(二十二萬五)三○(二十二萬六)三○(二十二萬七)三○(二十二萬八)三○(二十二萬九)三○(二十三萬)三○(二十三萬一)三○(二十三萬二)三○(二十三萬三)三○(二十三萬四)三○(二十三萬五)三○(二十三萬六)三○(二十三萬七)三○(二十三萬八)三○(二十三萬九)三○(二十四萬)三○(二十四萬一)三○(二十四萬二)三○(二十四萬三)三○(二十四萬四)三○(二十四萬五)三○(二十四萬六)三○(二十四萬七)三○(二十四萬八)三○(二十四萬九)三○(二十五萬)三○(二十五萬一)三○(二十五萬二)三○(二十五萬三)三○(二十五萬四)三○(二十五萬五)三○(二十五萬六)三○(二十五萬七)三○(二十五萬八)三○(二十五萬九)三○(二十六萬)三○(二十六萬一)三○(二十六萬二)三○(二十六萬三)三○(二十六萬四)三○(二十六萬五)三○(二十六萬六)三○(二十六萬七)三○(二十六萬八)三○(二十六萬九)三○(二十七萬)三○(二十七萬一)三○(二十七萬二)三○(二十七萬三)三○(二十七萬四)三○(二十七萬五)三○(二十七萬六)三○(二十七萬七)三○(二十七萬八)三○(二十七萬九)三○(二十八萬)三○(二十八萬一)三○(二十八萬二)三○(二十八萬三)三○(二十八萬四)三○(二十八萬五)三○(二十八萬六)三○(二十八萬七)三○(二十八萬八)三○(二十八萬九)三○(二十九萬)三○(二十九萬一)三○(二十九萬二)三○(二十九萬三)三○(二十九萬四)三○(二十九萬五)三○(二十九萬六)三○(二十九萬七)三○(二十九萬八)三○(二十九萬九)三○(三十萬)三○(三十萬一)三○(三十萬二)三○(三十萬三)三○(三十萬四)三○(三十萬五)三○(三十萬六)三○(三十萬七)三○(三十萬八)三○(三十萬九)三○(三十一萬)三○(三十一萬一)三○(三十一萬二)三○(三十一萬三)三○(三十一萬四)三○(三十一萬五)三○(三十一萬六)三○(三十一萬七)三○(三十一萬八)三○(三十一萬九)三○(三十二萬)三○(三十二萬一)三○(三十二萬二)三○(三十二萬三)三○(三十二萬四)三○(三十二萬五)三○(三十二萬六)三○(三十二萬七)三○(三十二萬八)三○(三十二萬九)三○(三十三萬)三○(三十三萬一)三○(三十三萬二)三○(三十三萬三)三○(三十三萬四)三○(三十三萬五)三○(三十三萬六)三○(三十三萬七)三○(三十三萬八)三○(三十三萬九)三○(三十四萬)三○(三十四萬一)三○(三十四萬二)三○(三十四萬三)三○(三十四萬四)三○(三十四萬五)三○(三十四萬六)三○(三十四萬七)三○(三十四萬八)三○(三十四萬九)三○(三十五萬)三○(三十五萬一)三○(三十五萬二)三○(三十五萬三)三○(三十五萬四)三○(三十五萬五)三○(三十五萬六)三○(三十五萬七)三○(三十五萬八)三○(三十五萬九)三○(三十六萬)三○(三十六萬一)三○(三十六萬二)三○(三十六萬三)三○(三十六萬四)三○(三十六萬五)三○(三十六萬六)三○(三十六萬七)三○(三十六萬八)三○(三十六萬九)三○(三十七萬)三○(三十七萬一)三○(三十七萬二)三○(三十七萬三)三○(三十七萬四)三○(三十七萬五)三○(三十七萬六)三○(三十七萬七)三○(三十七萬八)三○(三十七萬九)三○(三十八萬)三○(三十八萬一)三○(三十八萬二)三○(三十八萬三)三○(三十八萬四)三○(三十八萬五)三○(三十八萬六)三○(三十八萬七)三○(三十八萬八)三○(三十八萬九)三○(三十九萬)三○(三十九萬一)三○(三十九萬二)三○(三十九萬三)三○(三十九萬四)三○(三十九萬五)三○(三十九萬六)三○(三十九萬七)三○(三十九萬八)三○(三十九萬九)三○(四十萬)三○(四十萬一)三○(四十萬二)三○(四十萬三)三○(四十萬四)三○(四十萬五)三○(四十萬六)三○(四十萬七)三○(四十萬八)三○(四十萬九)三○(四十一萬)三○(四十一萬一)三○(四十一萬二)三○(四十一萬三)三○(四十一萬四)三○(四十一萬五)三○(四十一萬六)三○(四十一萬七)三○(四十一萬八)三○(四十一萬九)三○(四十二萬)三○(四十二萬一)三○(四十二萬二)三○(四十二萬三)三○(四十二萬四)三○(四十二萬五)三○(四十二萬六)三○(四十二萬七)三○(四十二萬八)三○(四十二萬九)三○(四十三萬)三○(四十三萬一)三○(四十三萬二)三○(四十三萬三)三○(四十三萬四)三○(四十三萬五)三○(四十三萬六)三○(四十三萬七)三○(四十三萬八)三○(四十三萬九)三○(四十四萬)三○(四十四萬一)三○(四十四萬二)三○(四十四萬三)三○(四十四萬四)三○(四十四萬五)三○(四十四萬六)三○(四十四萬七)三○(四十四萬八)三○(四十四萬九)三○(四十五萬)三○(四十五萬一)三○(四十五萬二)三○(四十五萬三)三○(四十五萬四)三○(四十五萬五)三○(四十五萬六)三○(四十五萬七)三○(四十五萬八)三○(四十五萬九)三○(四十六萬)三○(四十六萬一)三○(四十六萬二)三○(四十六萬三)三○(四十六萬四)三○(四十六萬五)三○(四十六萬六)三○(四十六萬七)三○(四十六萬八)三○(四十六萬九)三○(四十七萬)三○(四十七萬一)三○(四十七萬二)三○(四十七萬三)三○(四十七萬四)三○(四十七萬五)三○(四十七萬六)三○(四十七萬七)三○(四十七萬八)三○(四十七萬九)三○(四十八萬)三○(四十八萬一)三○(四十八萬二)三○(四十八萬三)三○(四十八萬四)三○(四十八萬五)三○(四十八萬六)三○(四十八萬七)三○(四十八萬八)三○(四十八萬九)三○(四十九萬)三○(四十九萬一)三○(四十九萬二)三○(四十九萬三)三○(四十九萬四)三○(四十九萬五)三○(四十九萬六)三○(四十九萬七)三○(四十九萬八)三○(四十九萬九)三○(五十萬)三○(五十萬一)三○(五十萬二)三○(五十萬三)三○(五十萬四)三○(五十萬五)三○(五十萬六)三○(五十萬七)三○(五十萬八)三○(五十萬九)三○(五十一萬)三○(五十一萬一)三○(五十一萬二)三○(五十一萬三)三○(五十一萬四)三○(五十一萬五)三○(五十一萬六)三○(五十一萬七)三○(五十一萬八)三○(五十一萬九)三○(五十二萬)三○(五十二萬一)三○(五十二萬二)三○(五十二萬三)三○(五十二萬四)三○(五十二萬五)三○(五十二萬六)三○(五十二萬七)三○(五十二萬八)三○(五十二萬九)三○(五十三萬)三○(五十三萬一)三○(五十三萬二)三○(五十三萬三)三○(五十三萬四)三○(五十三萬五)三○(五十三萬六)三○(五十三萬七)三○(五十三萬八)三○(五十三萬九)三○(五十四萬)三○(五十四萬一)三○(五十四萬二)三○(五十四萬三)三○(五十四萬四)三○(五十四萬五)三○(五十四萬六)三○(五十四萬七)三○(五十四萬八)三○(五十四萬九)三○(五十五萬)三○(五十五萬一)三○(五十五萬二)三○(五十五萬三)三○(五十五萬四)三○(五十五萬五)三○(五十五萬六)三○(五十五萬七)三○(五十五萬八)三○(五十五萬九)三○(五十六萬)三○(五十六萬一)三○(五十六萬二)三○(五十六萬三)三○(五十六萬四)三○(五十六萬五)三○(五十六萬六)三○(五十六萬七)三○(五十六萬八)三○(五十六萬九)三○(五十七萬)三○(五十七萬一)三○(五十七萬二)三○(五十七萬三)三○(五十七萬四)三○(五十七萬五)三○(五十七萬六)三○(五十七萬七)三○(五十七萬八)三○(五十七萬九)三○(五十八萬)三○(五十八萬一)三○(五十八萬二)三○(五十八萬三)三○(五十八萬四)三○(五十八萬五)三○(五十八萬六)三○(五十八萬七)三○(五十八萬八)三○(五十八萬九)三○(五十九萬)三○(五十九萬一)三○(五十九萬二)三○(五十九萬三)三○(五十九萬四)三○(五十九萬五)三○(五十九萬六)三○(五十九萬七)三○(五十九萬八)三○(五十九萬九)三○(六十萬)三○(六十萬一)三○(六十萬二)三○(六十萬三)三○(六十萬四)三○(六十萬五)三○(六十萬六)三○(六十萬七)三○(六十萬八)三○(六十萬九)三○(六十一萬)三○(六十一萬一)三○(六十一萬二)三○(六十一萬三)三○(六十一萬四)三○(六十一萬五)三○(六十一萬六)三○(六十一萬七)三○(六十一萬八)三○(六十一萬九)三○(六十二萬)三○(六十二萬一)三○(六十二萬二)三○(六十二萬三)三○(六十二萬四)三○(六十二萬五)三○(六十二萬六)三○(六十二萬七)三○(六十二萬八)三○(六十二萬九)三○(六十三萬)三○(六十三萬一)三○(六十三萬二)三○(六十三萬三)三○(六十三萬四)三○(六十三萬五)三○(六十三萬六)三○(六十三萬七)三○(六十三萬八)三○(六十三萬九)三○(六十四萬)三○(六十四萬一)三○(六十四萬二)三○(六十四萬三)三○(六十四萬四)三○(六十四萬五)三○(六十四萬六)三○(六十四萬七)三○(六十四萬八)三○(六十四萬九)三○(六十五萬)三○(六十五萬一)三○(六十五萬二)三○(六十五萬三)三○(六十五萬四)三○(六十五萬五)三○(六十五萬六)三○(六十五萬七)三○(六十五萬八)三○(六十五萬九)三○(六十六萬)三○(六十六萬一)三○(六十六萬二)三○(六十六萬三)三○(六十六萬四)三○(六十六萬五)三○(六十六萬六)三○(六十六萬七)三○(六十六萬八)三○(六十六萬九)三○(六十七萬)三○(六十七萬一)三○(六十七萬二)三○(六十七萬三)三○(六十七萬四)三○(六十七萬五)三○(六十七萬六)三○(六十七萬七)三○(六十七萬八)三○(六十七萬九)三○(六十八萬)三○(六十八萬一)三○(六十八萬二)三○(六十八萬三)三○(六十八萬四)三○(六十八萬五)三○(六十八萬六)三○(六十八萬七)三○(六十八萬八)三○(六十八萬九)三○(六十九萬)三○(六十九萬一)三○(六十九萬二)三○(六十九萬三)三○(六十九萬四)三○(六十九萬五)三○(六十九萬六)三○(六十九萬七)三○(六十九萬八)三○(六十九萬九)三○(七十萬)三○(七十萬一)三○(七十萬二)三○(七十萬三)三○(七十萬四)三○(七十萬五)三○(七十萬六)三○(七十萬七)三○(七十萬八)三○(七十萬九)三○(七十一萬)三○(七十一萬一)三○(七十一萬二)三○(七十一萬三)三○(七十一萬四)三○(七十一萬五)三○(七十一萬六)三○(七十一萬七)三○(七十一萬八)三○(七十一萬九)三○(七十二萬)三○(七十二萬一)三○(七十二萬二)三○(七十二萬三)三○(七十二萬四)三○(七十二萬五)三○(七十二萬六)三○(七十二萬七)三○(七十二萬八)三○(七十二萬九)三○(七十三萬)三○(七十三萬一)三○(七十三萬二)三○(七十三萬三)三○(七十三萬四)三○(七十三萬五)三○(七十三萬六)三○(七十三萬七)三○(七十三萬八)三○(七十三萬九)三○(七十四萬)三○(七十四萬一)三○(七十四萬二)三○(七十四萬三)三○(七十四萬四)三○(七十四萬五)三○(七十四萬六)三○(七十四萬七)三○(七十四萬八)三○(七十四萬九)三○(七十五萬)三○(七十五萬一)三○(七十五萬二)三○(七十五萬三)三○(七十五萬四)三○(七十五萬五)三○(七十五萬六)三○(七十五萬七)三○(七十五萬八)三○(七十五萬九)三○(七十六萬)三○(七十六萬一)三○(七十六萬二)三○(七十六萬三)三○(七十六萬四)三○(七十六萬五)三○(七十六萬六)三○(七十六萬七)三○(七十六萬八)三○(七十六萬九)三○(七十七萬)三○(七十七萬一)三○(七十七萬二)三○(七十七萬三)三○(七十七萬四)三○(七十七萬五)三○(七十七萬六)三○(七十七萬七)三○(七十七萬八)三○(七十七萬九)三○(七十八萬)三○(七十八萬一)三○(七十八萬二)三○(七十八萬三)三○(七十八萬四)三○(七十八萬五)三○(七十八萬六)三○(七十八萬七)三○(七十八萬八)三○(七十八萬九)三○(七十九萬)三○(七十九萬一)三○(七十九萬二)三○(七十九萬三)三○(七十九萬四)三○(七十九萬五)三○(七十九萬六)三○(七十九萬七)三○(七十九萬八)三○(七十九萬九)三○(八十萬)三○(八十萬一)三○(八十萬二)三○(八十萬三)三○(八十萬四)三○(八十萬五)三○(八十萬六)三○(八十萬七)三○(八十萬八)三○(八十萬九)三○(八十一萬)三○(八十一萬一)三○(八十一萬二)三○(八十一萬三)三○(八十一萬四)三○(八十一萬五)三○(八十一萬六)三○(八十一萬七)三○(八十一萬八)三○(八十一萬九)三○(八十二萬)三○(八十二萬一)三○(八十二萬二)三○(八十二萬三)三○(八十二萬四)三○(八十二萬五)三○(八十二萬六)三○(八十二萬七)三○(八十二萬八)三○(八十二萬九)三○(八十三萬)三○(八十三萬一)三○(八十三萬二)三○(八十三萬三)三○(八十三萬四)三○(八十三萬五)三○(八十三萬六)三○(八十三萬七)三○(八十三萬八)三○(八十三萬九)三○(八十四萬)三○(八十四萬一)三○(八十四萬二)三○(八十四萬三)三○(八十四萬四)三○(八十四萬五)三○(八十四萬六)三○(八十四萬七)三○(八十四萬八)三○(八十四萬九)三○(八十五萬)三○(八十五萬一)三○(八十五萬二)三○(八十五萬三)三○(八十五萬四)三○(八十五萬五)三○(八十五萬六)三○(八十五萬七)三○(八十五萬八)三○(八十五萬九)三○(八十六萬)三○(八十六萬一)三○(八十六萬二)三○(八十六萬三)三○(八十六萬四)三○(八十六萬五)三○(八十六萬六)三○(八十六萬七)三○(八十六萬八)三○(八十六萬九)三○(八十七萬)三○(八十七萬一)三○(八十七萬二)三○(八十七萬三)三○(八十七萬四)三○(八十七萬五)三○(八十七萬六)三○(八十七萬七)三○(八十七萬八)三○(八十七萬九)三○(八十八萬)三○(八十八萬一)三○(八十八萬二)三○(八十八萬三)三○(八十八萬四)三○(八十八萬五)三○(八十八萬六)三○(八十八萬七)三○(八十八萬八)三○(八十八萬九)三○(八十九萬)三○(八十九萬一)三○(八十九萬二)三○(八十九萬三)三○(八十九萬四)三○(八十九萬五)三○(八十九萬六)三○(八十九萬七)三○(八十九萬八)三○(八十九萬九)三○(九十萬)三○(九十萬一)三○(九十萬二)三○(九十萬三)三○(九十萬四)三○(九十萬五)三○(九十萬六)三○(九十萬七)三○(九十萬八)三○(九十萬九)三○(九十一萬)三○(九十一萬一)三○(九十一萬二)三○(九十一萬三)三○(九十一萬四)三○(九十一萬五)三○(九十一萬六)三○(九十一萬七)三○(九十一萬八)三○(九十一萬九)三○(九十二萬)三○(九十二萬一)三○(九十二萬二)三○(九十二萬三)三○(九十二萬四)三○(九十二萬五)三○(九十二萬六)三○(九十二萬七)三○(九十二萬八)三○(九十二萬九)三○(九十三萬)三○(九十三萬一)三○(九十三萬二)三○(九十三萬三)三○(九十三萬四)三○(九十三萬五)三○(九十三萬六)三○(九十三萬七)三○(九十三萬八)三○(九十三萬九)三○(九十四萬)三○(九十四萬一)三○(九十四萬二)三○(九十四萬三)三○(九十四萬四)三○(九十四萬五)三○(九十四萬六)三○(九十四萬七)三○(九十四萬八)三○(九十四萬九)三○(九十五萬)三○(九十五萬一)三○(九十五萬二)三○(九十五萬三)三○(九十五萬四)三○(九十五萬五)三○(九十五萬六)三○(九十五萬七)三○(九十五萬八)三○(九十五萬九)三○(九十六萬)三○(九十六萬一)三○(九十六萬二)三○(九十六萬三)三○(九十六萬四)三○(九十六萬五)三○(九十六萬六)三○(九十六萬七)三○(九十六萬八)三○(九十六萬九)三○(九十七萬)三○(九十七萬一)三○(九十七萬二)三○(九十七萬三)三○(九十七萬四)三○(九十七萬五)三○(九十七萬六)三○(九十七萬七)三○(九十七萬八)三○(九十七萬九)三○(九十八萬)三○(九十八萬一)三○(九十八萬二)三○(九十八萬三)三○(九十八萬四)三○(九十八萬五)三○(九十八萬六)三○(九十八萬七)三○(九十八萬八)三○(九十八萬九)三○(九十九萬)三○(九十九萬一)三○(九十九萬二)三○(九十九萬三)三○(九十九萬四)三○(九十九萬五)三○(九十九萬六)三○(九十九萬七)三○(九十九萬八)三○(九十九萬九)三○(一百萬)三○(一百萬一)三○(一百萬二)三○(一百萬三)三○(一百萬四)三○(一百萬五)三○(一百萬六)三○(一百萬七)三○(一百萬八)三○(一百萬九)三○(一百零一萬)三○(一百零一萬一)三○(一百零一萬二)三○(一百零一萬三)三○(一百零一萬四)三○(一百零一萬五)三○(一百零一萬六)三○(一百零一萬七)三○(一百零一萬八)三○(一百零一萬九)三○(一百零二萬)三○(一百零二萬一)三○(一百零二萬二)三○(一百零二萬三)三○(一百零二萬四)三○(一百零二萬五)三○(一百零二萬六)三○(一百零二萬七)三○(一百零二萬八)三○(一百零二萬九)三○(一百零三萬)三○(一百零三萬一)三○(一百零三萬二)三○(一百零三萬三)三○(一百零三萬四)三○(一百零三萬五)三○(一百零三萬六)三○(一百零三萬七)三○(一百零三萬八)三○(一百零三萬九)三○(一百零四萬)三○(一百零四萬一)三○(一百零四萬二)三○(一百零四萬三)三○(一百零四萬四)三○(一百零四萬五)三○(一百零四萬六)三○(一百零四萬七)三○(一百零四萬八)三○(一百零四萬九)三○(一百零五萬)三○(一百零五萬一)三○(一百零五萬二)三○(一百零五萬三)三○(一百零五萬四)三○(一百零五萬五)三○(一百零五萬六)三○(一百零五萬七)三○(一百零五萬八)三○(一百零五萬九)三○(一百零六萬)三○(一百零六萬一)三○(一百零六萬二)三○(一百零六萬三)三○(一百零六萬四)三○(一百零六萬五)三○(一百零六萬六)三○(一百零六萬七)三○(一百零六萬八)三○(一百零六萬九)三○(一百零七萬)三○(一百零七萬一)三○(一百零七萬二)三○(一百零七萬三)三○(一百零七萬四)三○(一百零七萬五)三○(一百零七萬六)三○(一百零七萬七)三○(一百零七萬八)三○(一百零七萬九)三○(一百零八萬)三○(一百零八萬一)三○(一百零八萬二)三○(一百零八萬三)三○(一百零八萬四)三○(一百零八萬五)三○(一百零八萬六)三○(一百零八萬七)三○(一百零八萬八)三○(一百零八萬九)三○(一百零九萬)三○(一百零九萬一)三○(一百零九萬二)三○(一百零九萬三)三○(一百零九萬四)三○(一百零九萬五)三○(一百零九萬六)三○(一百零九萬七)三○(一百零九萬八)三○(一百零九萬九)三○(一百一十萬)三○(一百一十萬一)三○(一百一十萬二)三○(一百一十萬三)三○(一百一十萬四)三○(一百一十萬五)三○(一百一十萬六)三○(一百一十萬七)三○(一百一十萬八)三○(一百一十萬九)三○(一百一十一萬)三○(一百一十一萬一)三○(一百一十一萬二)三○(一百一十一萬三)三○(一百一十一萬四)三○(一百一十一萬五)三○(一百一十一萬六)三○(一百一十一萬七)三○(一百一十一萬八)三○(一百一十一萬九)三○(一百一十二萬)三○(一百一十二萬一)三○(一百一十二萬二)三○(一百一十二萬三)三○(一百一十二萬四)三○(一百一十二萬五)三○(一百一十二萬六)三○(一百一十二萬七)三○(一百一十二萬八)三○(一百一十二萬九)三○(一百一十三萬)三○(一百一十三萬一)三○(一百一十三萬二)三○(一百一十三萬三)三○(一百一十三萬四)三○(一百一十三萬五)三○(一百一十三萬六)三○(一百一十三萬七)三○(一百一十三萬八)三○(一百一十三萬九)三○(一百一十四萬)三○(一百一十四萬一)三○(一百一十四萬二)三○(一百一十四萬三)三○(一百一十四萬四)三○(一百一十四萬五)三○(一百一十四萬六)三○(一百一十四萬七)三○(一百一十四萬八)三○(一百一十四萬九)三○(一百一十五萬)三○(一百一十五萬一)三○(一百一十五萬二)三○(一百一十五萬三)三○(一百一十五萬四)三○(一百一十五萬五)三○(一百一十五萬六)三○(一百一十五萬七)三○(一百一十五萬八)三○(一百一十五萬九

其脫穎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慧滿載衣於朝伍。智實剛烈。抵訶於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脛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萬代。紹先聖之宏猷乎。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網。寔敦還志。志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罔懼嚴誅。達三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非宅。未曾爲法。徒喪餘齡。豈惟往生。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觀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鼓通博之橫辯。但令法住。投鼎鑊其如歸。既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蹤乎已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勵志於重霄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釋曇選。姓崔。高陽人。神慧譎詭。不偶時俗。雖博通經術。而以淫弊著名。不存文句。護法爲慮本。晚住并部興國寺。川邑奉之以爲師傳。每有衆集居于座元。酬問往還。以繁飾爲要。吐言開令宏放終古。僧侶乃多莫敢撻挫。時人目爲豹選者也。及楊諒逆節中外相叛。招募軍兵繕造車甲。以興國寺爲甲坊。以武德寺爲食坊。後於武南置陣。楊素敗之。官軍入郭搜求逆黨。總集諸僧責供反者。僧等辭曰。王力嚴切不敢遮約。素曰。有幾僧諫王被殺。而云王力嚴切。此並同反。不勞分疎可依軍法。選時在衆

不忍斯禍。乃出對曰。比佛法陵遲。特由僧無有德。可以動俗。致有亂階。結聚不能誨以忠信。此誠如公所教。今被理責陷身無地。素乃舒顏曰。僧等且還。留向對僧。擬論機務。自爾晝參軍將開散僧誅。晚還寺宿。不久爲帝下勅。通被放免。故合衆獲安。誠其功也。及大業末歲。兵饑交接。四方僧遊寄食無地。興國雖富饒。寄者多。每食時禁門自守。客僧擁結終不之前。選不勝滅法。憤激身心。每日拄杖在門驅趁防者。携引羈僧。供給針器。送至食堂。衆多是其子弟。不敢違逆。由是衆開僧制。許選停客。自餘財什不積。唯置大鉢一口。每日引諸乞兒。所得食調總鉢中。選請食分。亦和其內。難爲餽粥。便行坐乞人。手自斟酌。見其縊縲絞錯形容羸瘦。流淚盈眶。脫不能自勝。選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別如此。遂及有年。皇運伊始。人情安泰。義興新寺法綱大張。沙門智滿當塗衆主。一川鄉望。王臣傾重。創開諸宇。嚴位道場。三百餘僧受其制約。夏中方等清衆肅然。風聲洋溢。流潤遐邇。選聞之。乃詣其寺。庭滿徒聞來崩騰下。赴告曰。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滿曰。依方等經行方等懺。選曰。經在何處。將來對讀。遂將一卷來。選曰。經有四卷。何不一時讀之。沙門道綽曰。經文次第。識不俱聞。選曰。吾識可共爾誦同耶。但四卷齊讀。文言未了。便曰。依呪滅罪

耳。可罷之。又曰。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彌勒之妖。誑誤無識。其徒不一。聞爾結聚。恐壞吾法。故力疾來問。雖爾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選疾淹積。問疾者充牣房宇。乃尸臥引衣申脚曰。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黎。西方樂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綽曰。若爾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潛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慘。送于西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觀其行事遺蹟。庶可澡雪形心。頓祛鄙俗。叔緒護法開士。抑斯人乎。釋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陽鄉未染正法。衆僧行往不達村間。如有造者。以灰灑面。通雖處俗。情厭恒俗。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概。超出意表。剃二男二女并妻之髮。被以法衣。陟道詣州。委僧尼寺。時有問者。通便答曰。我捨枷鎖。志欲通法。既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通化。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即遊化稽湖。南自龍門北至勝部。嵐石汾隄。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別建齋。但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且解齋。家別一餐。以爲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僧投造直詣堂中。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率導其德難倫。會行本邑。縣令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令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即絕粒。竭誠遠獄行道。其夜聽事野狐鳴。怪相既集。通夕不安。及明

耳。可罷之。又曰。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彌勒之妖。誑誤無識。其徒不一。聞爾結聚。恐壞吾法。故力疾來問。雖爾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選疾淹積。問疾者充牣房宇。乃尸臥引衣申脚曰。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黎。西方樂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綽曰。若爾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潛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慘。送于西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觀其行事遺蹟。庶可澡雪形心。頓祛鄙俗。叔緒護法開士。抑斯人乎。釋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陽鄉未染正法。衆僧行往不達村間。如有造者。以灰灑面。通雖處俗。情厭恒俗。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概。超出意表。剃二男二女并妻之髮。被以法衣。陟道詣州。委僧尼寺。時有問者。通便答曰。我捨枷鎖。志欲通法。既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通化。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即遊化稽湖。南自龍門北至勝部。嵐石汾隄。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別建齋。但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且解齋。家別一餐。以爲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僧投造直詣堂中。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率導其德難倫。會行本邑。縣令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令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即絕粒。竭誠遠獄行道。其夜聽事野狐鳴。怪相既集。通夕不安。及明

放遣通曰我遠獄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見放經日不食夜又孤鳴宮庶以下莫不震懼苦勸引挽方從其請爾後巡行無時事舍曾按人宿大昨其脛尋被齧死風聲逾顯後卒於龍泉余以貞觀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尋之息名僧綱住隰州寺親說往行高聞可觀欣其餘論試後拔叙夫以高世之量隨務不倫統其大歸莫非通達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之津途一十七群現機緣之化迹故能光開佛日弘導塵蒙攝迷沒之鄙夫接戒濁之澆首並得開智清悟通聖革凡弘道利生於是乎在今有不達之者同世相輕觀其家業叢雜閱其形骸塵弊遂則雷同輕毀曾不大觀由之自陷備于成教故文云不觀法師種姓形有但受其法開我精靈斯言可歸通有之矣

釋弘智姓萬氏始平槐里鄉人隋大業十一年德盛鄉閭權爲道士因入終南山絕粒服氣期神羽化形骸枯悴心用飛動乃入京至靜法寺遇惠法師問以喻道之方惠曰有生之本以食爲命假糧粒以資形託津通以適道所以古有繫風捕影之論仙虛藥誤之談語事信然幸無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遺累之方義寧元年委擲黃冠入山修業武德之始天下大同佛道二門峙然雙列智乃詣省申訴請隸釋門並陳理例朝宰咸稔遂得貫入緇伍隨情住寺而性樂幽栖乃於南山至相寺而居焉周歷講會亟經炎煥神用通簡莫不精詣

然而性立虛融慈於在務陶甄士俗延納山賓巖隱匱乏之流飛走飢虛之類咸瞻資糧粒錫以貝泉雖公格嚴斷寺制深約而能摶引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護之開士也滅後遂絕此蹤惜哉故其所獲法利積散不窮弘誘博愛爲而不恃加之忍忍邦行事音聲厥初開務通識非斯莫曉故凡有福會必以簫鼓爲先致令其從如雲真俗不爽於緣悟矣講華嚴攝論等以永徽六年五月九日終於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林下攸骨焚散遵餘令也門人散住諸寺者咸誦卓正行不墜遺風重誨誘之勳勞願復之永沒乃共寫八部般若用崇祀結之思又建碑一區陳於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實德寺莊所

釋道會姓史隸爲武陽人初出家住益州嚴道寺器宇高簡雅調逸群四方道俗日夕參候猶以蜀門小陝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還蜀欲大開釋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術會皇運初興率先招撫唐俊李表首途巴蜀會上疏曰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勅猶在門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即日劍門雖啓巫峽負固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啓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爲使淹留遂不行于時國初僧尼道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棟於隆山縣下新立道

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會經總管段倫陳謀改觀爲寺其郭內住者並是道宗不伏移改囑安撫大使李襲譽巡察州縣會以事遂乃引兵過城四面鳴鼓一時驅出舉宗怨訴喧喧街衢會曰未能令天下改觀爲寺此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寺至今不毀武皇登遐入京朝觀因與琳師同修排正有安州高師在蜀弘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會戰候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爲諸在獄講釋經論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服繼續不勝寒飢京師有無盡藏恒施爲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髯青眼大開方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尙陸沈於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鍾以代鶴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清淨沙門橫被因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觀獄吏而魂飛清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旦灑穿襟與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殯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即送裘鞋給之及事釋還鄉三輔名僧送出郭門會與諸遠僧別詩曰去住俱爲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淚時益州法曹裴希仁自於門學會與相見輕有譏訕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俊同出唯張綱埋輪東雒

①釋弘智乃至莊所四百四十五字明本與宋本元本對校cf.P. 636b ②(六)一③ ④(利)一⑤ ⑥(收)一⑦ ⑧釋道會 ⑨(收)一⑩ ⑪(利)一⑫ ⑬(收)一⑭ ⑮(利)一⑯ ⑰(收)一⑱ ⑲(利)一⑳ ㉑(收)一㉒ ㉓(利)一㉔ ㉕(收)一㉖ ㉗(利)一㉘ ㉙(收)一㉚ ㉛(利)一㉜ ㉝(收)一㉞ ㉟(利)一㊱ ㊲(收)一㊳ ㊴(利)一㊵ ㊶(收)一㊷ ㊸(利)一㊹ ㊺(收)一㊻ ㊼(利)一㊽ ㊾(收)一㊿ ㊽(利)一㊾ ㊿(收)一

難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秦誅梁冀，威攝四海者，雖爲武陽人也。漢時有開楊子雲曰：李仲堪何如人答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巴西閬中，百王之仰戴，益州郫縣，名振於華夷，明公庶可虛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人哉。言訖而出。希仁愧謝，既返謂人曰：江漢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卒，年七十矣。

釋智勤，俗姓朱，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度，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嵩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恬，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鄆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恒聞谷中鐘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鄆州佛法陵遲，合

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聞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住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歸戒，恒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吳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聲，欸之聲，至顯慶四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迷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內，手執香鑪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合州道俗悲慟難勝，州縣官人並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 附見三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魏榮陽沙門釋超達傳二

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四

梁九江東林寺釋僧融傳五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六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七

梁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八

梁荊州沙門釋慧簡傳九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

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十一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二

齊相州鼓山釋道融傳十三

齊鄒下大莊嚴寺釋四通傳十四

齊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五

齊鄒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六

齊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七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十九

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 傳大士

隋鄆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一

①魏二款②魏二款③[出]一④利二秋⑤十二平⑥款二噴⑦[案]一⑧二十五二十六⑨三十三⑩三二四
⑪四人⑫三二一⑬十一人⑭[魏]一⑮二十(僧明)⑯三十(魏東齊沙門明琛傳四)⑰上記中明無魏
⑱四二五⑲附二道⑳五二六㉑六二七⑳六十(法智道集法傳)㉒七八⑳七十(道香僧朗)㉓
[案]一⑳八二九㉔九二一㉕十二一㉖二一⑳十一二二⑳十二三⑳十三⑳十四⑳十五⑳十六⑳十七⑳十八⑳十九⑳二十
⑳二十一⑳二十二⑳二十三⑳二十四⑳二十五⑳二十六⑳二十七⑳二十八⑳二十九⑳三十⑳三十一⑳三十二⑳三十三⑳三十四⑳三十五⑳三十六⑳三十七⑳三十八⑳三十九⑳四十⑳四十一⑳四十二⑳四十三⑳四十四⑳四十五⑳四十六⑳四十七⑳四十八⑳四十九⑳五十⑳五十一⑳五十二⑳五十三⑳五十四⑳五十五⑳五十六⑳五十七⑳五十八⑳五十九⑳六十⑳六十一⑳六十二⑳六十三⑳六十四⑳六十五⑳六十六⑳六十七⑳六十八⑳六十九⑳七十⑳七十一⑳七十二⑳七十三⑳七十四⑳七十五⑳七十六⑳七十七⑳七十八⑳七十九⑳八十⑳八十一⑳八十二⑳八十三⑳八十四⑳八十五⑳八十六⑳八十七⑳八十八⑳八十九⑳九十⑳九十一⑳九十二⑳九十三⑳九十四⑳九十五⑳九十六⑳九十七⑳九十八⑳九十九⑳一百

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開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彌明琛。往山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遑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爲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雪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盡。惟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爲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爲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殺之。惟念觀世音。守死而已。劫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惟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包廣。不具叙之。

釋植相。姓鄭氏。梓潼橫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齎獻物下。楊都見梁嗣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

①開=關 ②手=子 ③大=天 ④任=住 ⑤娶=妻 ⑥(周)= ⑦雙=還 ⑧令=今 ⑨終=來 ⑩戒
 =誠 ⑪道=通 ⑫制=製 ⑬像碑下宋元明宮四本俱有釋明琛傳卷末附之 cf. P. 655c ⑭圖=心 ⑮日+(汝)
 ⑯頃便=頃臾 ⑰覺+(特) ⑱信=道 ⑲沈=沈 ⑳道=道 ㉑(賊)= ㉒今=今 ㉓閉=開 ㉔野
 =祿 ㉕李=沐 ㉖之=火 ㉗懷=道 ㉘當=當

石渠闊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微。帶渠藥

帝會何涸并煮肝一刺置豐前今進食之豐

之。房曰。豈不稱。濟有無。轉。惟。一日。曰。稱。惟。疑。導。通。其。意。問。何。所。學。答。曰。涅。槃。通。以。素。業。

①於二子②屬二屬③崙二肉④屬二屬⑤見十(形義)⑥納二酒⑦轅二旅⑧光二茂⑨能二地⑩微二微⑪
 ⑫延二延⑬策二策⑭都二都⑮日二且⑯且一自⑰特二特⑱智二知⑲欺二期⑳
 ⑳轉二轉㉑與二身㉒謂二問㉓若二若㉔指二指㉕汎二泛㉖住二住㉗積二積

養宅居讀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執錫擊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時乞食。彌近門聲。接乃遙應曰。衆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怪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後乘。虛冉冉南趨。高嶺白雲北迎。尋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東趨巖壁。休追作禮。遂入石中。此巖數有鐘鳴。依時而扣。雖聲相不及言。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爲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喧雜。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教。與共言議。問寶。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待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業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樂聞。花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爲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迹。達鄴叙之。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令。備明大小。崇附齋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衆理。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衆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堅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將昇草坐。失雲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目。改變布薩。妄充堅義。刀槍身形。痛楚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時感嘉其卽世。懲革不墜。釋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爲性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蕩蕩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猶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汗流汗。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黯。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遭此譴。遂改革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又夢。

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頻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暫怠。卒爲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真。貞確難拔。住郡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機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皮靴。乘白馬。朱鬣。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救。乃各持器械。入山。路中相遇。拒擊驚散。從此每日瑱恒遇之。安業山阜。不測其卒。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瞋。住相州大慈寺。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網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網一襖衣。來囑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網食還。怪失衣襖。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

按二支。○虛冉冉。○誦二百餘卷。○所一。○卷第三十三終。○卷第三十四首。○住二任。○住二任。○東二僧。○云二雲。○感二威。○誦二名。○新二連。○覺十。○還此二何出。○何此殊。○還二何。○反二還。○頻二頭。○于二牙。○著二者。○妙二沙。○山一。○安二案。○山一。○則二測。○頤一。○二二。○

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徹。綱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獻雖目冥。乃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親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惟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赴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匹付獻云。當以一匹施大衆。一匹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於後彌勤本業。遂卒於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觀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日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旁。竟免加害。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食糧。具瞻經論。名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叙見當衢。化深惟昔。乃奉絹十匹。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且得支身。成誦於口。

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弘者。體極應道。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胸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僧。亂弘道偏。意釋門。真心威被。來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公。雙林明道。時俗唱言。莫知其位。乃遣使齋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臥依盤石。四散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璽昇殿。而公晏然箕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惑兵災。乃然臂爲炬。冀權來禍。至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臥。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采鮮潔。香氣充滿。屈申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備喧山谷。陳僧傳卷二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無定。多住鄆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相。飲噉同俗。爲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惟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饒。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大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爲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繁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花爲志。素乏聲。清靡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爲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韻諸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嚀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申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諸醺飲。而嚼嚼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嚼猪肉。滿口顫。或復巡江。泗派。拱手舟中。猴犬在旁。都無離棹。隨意所往。雖凌犯風波。陶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爲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探雲台。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聽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按。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禮佛遠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豐饌。百日後方服。

①乃二及②目二自③日一④起二起⑤乃二又⑥依二便⑦付二什⑧動二動⑨動二動⑩且二但⑪道二導⑫唱二昌⑬主二王⑭盤二盤⑮敬二敬⑯句二句⑰其二其⑱讀二讀⑲大二大⑳還二還㉑采二彩㉒陳二陳㉓文十一字一㉔文十也㉕既十同㉖乏二之㉗呼二呼㉘敬二敬㉙肉二肉㉚往二往㉛隨二隨㉜隨二隨㉝波二波㉞服二服

日爲恒。唯客到其門。潛然卽覺。起共接語。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缺長。梁始興王潛。襄帷三蜀。禮以師敬。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十六年。至青溪。

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儂
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爽得至仙所。王
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
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郭恭敬。號爲仙閣
梨焉。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

禮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
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龜食弊衣。卒于終
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
質。燈頰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別門首。吟

六五

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必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噤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積。達于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鵲吻。下觀入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轡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誌公。證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又於東都爲立寶楊道場。惟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奏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內宮。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侶。惟眠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床邊口流涎溜。每至升許爲異。時有釋法濟者通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者。文帝長安爲造香臺寺。後至東都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有疹患。呪水飲

之。無不必愈。又能見鬼物。預裁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天命不常復須後世。惟願弘護荷負含生。便爾坐卒。剃髮將殮。須與髮生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理之。索大鍾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勅送于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東都王公以下。爲造大幡四十萬口。日齋百僧。至于七人。別日。關二十五段。通計十餘萬匹。斯並荷其福力故。各傾散家珍云。

釋慧滿。姓湯。晉陵典河人也。少受學於和闐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深而翹敬。像事同眞佛。每見立像不敢前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遇諸因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猪。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之。自爾偏以慈救爲業。大衆集處輒爲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衆無不悟而歸於道。未往鄴下。大弘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熱耳。侃奉其神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南歸心眞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未往栖霞。安志靈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楊都。德法師所。侃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照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侃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侃終日。以三衣。襪。遙

○說二澄○ ○杯二林○ ○美二春○ ○似二份○ ○類二頭○ ○時十(復)○ ○至二主○ ○以二已○ ○類二顯○ ○偏二出
○河二阿○ ○重二處○ ○壞二候○ ○(許)一○ ○果二果○ ○問二閉○ ○威二成○ ○合二條○

中尋下追微。合國周訪了無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學者乃云。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願其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寔違平等。而言調謔。說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者見誘大乘。生報無擇。某法師者從羊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總持。願僧衆曰。不久此等當流血矣。宜共慎之。時以爲卓異。共怪輕誕。及遭法。該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遠召。藝僧遂驚。慧日而歷遊寺院。不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驚呼漫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排憂。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爲微兆也。及梟起逆。諸軍並著屯項相類。如其相焉。威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盛土。當風揚之。後覆。梟威逆黨。並被誅。剪長夏門外。日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卒于雒邑。

也。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爲婚。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在簷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興諸群小。戲於水側。或騎橋樑。手掛之云。拗羊頭。換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揚祐師者。伴狂眠。絡。古老百歲者云。初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衫。食噉同俗。栖止無定。每有大集。身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共稱美。迄于唐初。猶見彼土後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稟性柔和。未思沿惡。辭親遠戍。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巖。堪爲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擢。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即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祖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親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入來。供主糧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嘗有清

河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實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無。其。導。發。異。類。爲。如。此。也。常引衆驢山。夏中栖靜。地多虫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虫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虫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陳。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愈。愈。餘。膿。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原。縣。民。田。蔭。睡。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癩。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痊。復。武。功。縣。僧。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憊。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巫。覡。所。事。躬。爲。併。僧。禪。祥。屢。見。絕。無。障。礙。其。本。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胸。懷。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墮。陸。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目。觀。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不。涉。世。全。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遠。但。服。龜。繁。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

若此也。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隆禮崇敬。儲宮王族懿感重臣。戒約是投。無爽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卽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龜內。四衆良辰。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阜。華嚴攝論尋常講說。至龜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爲取婦。五年同床。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剝落。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尙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稻梯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埤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齋管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慧遠禪師聽採撰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多採名教妙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惟陳止觀。無相思慮。諸要繁節。深會大旨。還彌重之。語諸屬曰。爾雖日考通文義。無擇其皆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自爾儀服飲啜。

未嘗守篇章，頗爲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供僧役。有慕道者，從其所爲。因事呈理，調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遊觀，役心使有薰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線，動逾信宿，初無頓踈。後入禪定，稍異迹。大業九年，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隨。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誣。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譚，何者爲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卽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于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惟弊土登我耳。又屬嚴冬，冰水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臥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往普濟寺，置莊二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羈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眞實門，奄然而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卽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

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答曰。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急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褒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褒以事答。自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容死。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現。奄然申逝。近人以手循從下而冷。卽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有七。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感群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褒公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一川。化行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感僧牛吼叫聲微。數里流淚。鳴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僉曰。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卽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界十里。墓之。才下一鏹地。忽大震。人各攬草臨臥地。驚懼。周十五里皆大

二說非也 ㉔
 褒公二惠褒 ㉕
 ㉖ 一一二 ㉗
 ㉘ 曰二以 ㉙
 [曰]一 ㉚ ㉛
 [夏禹…東]八
 字一 ㉜ ㉝ 龍
 二龍 ㉞ 才
 二樣 ㉟

動怖。又感白虹兩道逐龜所。白鳥二頭翔鳴極上。至于龜所迴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氳。存亡總萃。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龜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勵流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獲災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記未然。略如對日。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指。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澤潤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故壯年在道。惟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鑄石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爲起白塔。若然。上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性度掉舉。僅絕觀採。恒披敗納。裙垂膝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同僧伍。房施單床。上加以薦。瓦椀不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糞糞。爲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開閉。同房僧不知。靈異號爲狂者。則聞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雖俗。只爲衣食。往往遮障。鎖門鎖櫃。費時亂業。種種

聚斂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博飽寺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瑕瑕。自貞觀來。恒獨房宿。竟夜端坐。嘔嗽達曙。余親見。故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初辭世。壤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稱悅。乃入太白山。不齋糧。不擇林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觀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輪帛難飾。未曾冠履。冬夏一服。不蔽永炎。常於講席。評叙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矛盾。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豈其爾耶。若指聖懷斯。寔凡庶。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爲功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縱。或攪折蒿蕘。生苑而食。至於桃杏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慄必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則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情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

之。福禍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均。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污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旁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雷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及往勸僧。不失一文。斯達量虛懷。定難准也。時達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擬。大衆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輿。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今盛業京華。朝野具瞻。叙事而舒故不曲盡。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感通上

釋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覺。然經論雖富。而以微難爲心。當魏明代。釋門云盛。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有智翼沙門。道聲載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琛不勝幽情。深忌聲略。私結密交。廣搜論道。初爲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

①而二面②華二第③又二父④又⑤人十也⑥一痛⑦又二又⑧又⑨行二及⑩二超⑪引⑫上二山⑬止⑭經二一⑮以二草⑯開二關⑰往往二行往⑱行住⑲飲二飲⑳環二環㉑既二既㉒月二白㉓酒遠二情性㉔一極㉕一極㉖一極㉗一極㉘一極㉙一極㉚一極㉛一極㉜一極㉝一極㉞一極㉟一極㊱一極㊲一極㊳一極㊴一極㊵一極㊶一極㊷一極㊸一極㊹一極㊺一極㊻一極㊼一極㊽一極㊾一極㊿一極

外施名教內構言引。牽引出入同聲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恍若雲夢。一從指授。渙若水消。故來學者。先辦泉帛。此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蛇勢法。其勢若萬亮陣圖。常山蛇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傍蛇比擬。乍度乍却。前後參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畫作一蛇。可長三尺。時屈時伸。傍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想應絕滅。初琛行蛇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深相諫喻。決意已行。博為道藝。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請僧。忘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中心戰灼。知琛論道不可和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載。輒用相奉。琛體此懷。乃投絹十匹。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後入堂。齋絹束。撥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絹相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人。幾許誤諸士俗。高座聞此。慚怖無聊。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即喚住。欲論至理。高座爾時。神意奔勇。泰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疊雖多。無不通義。琛精神擾擾。思難無從。即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開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

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即出邑。共伴二人。投家乞食。既得氣滿。噎而不下。餘解喻。何所譯耶。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隨東出。步步歎吒。登嶺。因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臥。翻覆不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為蛇尾。翹翹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噓之緣。可急上樹。心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每作蛇論。果至如何。言語之間。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轉在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狀作蟬頭。身形忽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于時四面無量諸蛇。一時總至。此蟬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趨谷而下。諸蛇相隨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郭說之。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唐釋道宣撰

感通篇中 本傳三十九人 附見四人

- 齊趙州頭陀沙門釋僧安傳一
- 周益州青城山飛赴寺香閣梨傳二
- 益州多寶寺欲禪師傳三
- 益州沙門釋僧度傳四
- 益州野安寺衛元嵩傳五

- 前梁益州沙門釋僧圓傳六
-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行傳七
- 荊州神山釋道穆傳八
- 隋初荊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九
- 涪州相思寺釋無相傳十
- 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傳十一
- 益州沙門釋富上傳十二
- 鄭州會善寺釋明恭傳十三
- 益州長陽山釋法進傳十四
- 代州耆闍寺釋道幽傳十五
- 襄州禪居寺岑闍梨傳十六
- 丹陽天保寺通闍梨傳十七
- 京師凝觀寺釋法慶傳十八 單道瑛
- 益州天勅山釋德山傳十九 旭上
- 荊州青溪山釋道悅傳二十
- 荊州內華寺釋慧耀傳二十一
- 東嶽沙門釋道辯傳二十二 神辯
- 益州建明寺釋慧琳傳二十三
- 京師救度寺釋洪滿傳二十四
- 唐益州福化寺釋慧聰傳二十五
- 京師法海寺釋法通傳二十六
- 荊州開聖寺釋慧因傳二十七
- 巴陵顯安寺釋法施傳二十八
- 初蜀川沙門釋慧岸傳二十九
- 初荊州開聖寺釋法運傳三十
- 幽州北狄帝示階沙門傳三十一
- 箕州護明寺釋智顯傳三十二
- 蘇州常樂寺釋法聰傳三十三
- 代州昭果寺釋僧明傳三十四

○辨二辨 ○聊二聊 ○每二每 ○此一卷 蓋本闕今以宋本元本本校明本。此卷目錄順序宋本元本與明本大異今依明本載錄。凡以宋本對校元本別在總目錄中。順序相違准知之。

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三十五

代州五臺山釋法空傳三十六

京師定水寺釋明溶傳三十七

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三十八

京師法集寺釋法冲傳三十九

宋僧傳

釋僧安。不知何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

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歌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爲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于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衆矣。

香閣梨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恒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爲衆須食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

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鰓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駭。誓斷辛殺。迄今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朝

梁誌公謂曰。益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既爲人所賤。何爲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爲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青城香閣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慈道人。姓楊氏。勤讀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床。覆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耳。目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月方食。僧以爲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啻待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盡壁廊倒。且其往視。試撥覆被。一無所見。唯繩床坐褥存焉。

釋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出沒。時有預知。號爲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郗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且郗兵果至。王厚者爲主。在城西大街方床大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棄而走。至盤陀塔。棄靴而迴。衆怪之。而莫測也。又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爲吉也。擇日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剋之。時趙王據西門樓。令精兵三千騎

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陀斬郗兵千餘。爲京觀。今塔東特高者是。於後方驗度

戴皮相。皮郗聲同。遺棄而走。散於塔地。所言州度。反即斬頭。目前取驗。定後。入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釋衛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爲亡名法師弟子。聰穎不偶。嘗以夜靜待傍曰。世人洵洵貴耳賤目。即知卑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聲。若不。佯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遂佯狂漫走。人逐成群。觸物摘詠。周歷二十餘年。亡名入關移住野安。自制琴聲。爲天女怨心風弄。亦有傳其聲者。嘗謂兄曰。蜀土狹小。不足展懷。欲遊上京。與國士抗對。兄意如何。兄曰。當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答曰。彼多讀書。自爲文什。至於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聽看。即輕爾造闕。爲無過所。乃著俗服。關中却迴。防者執之。嵩詐曰。我是長安于長公家人。欲逃往蜀耳。關家送送至京。

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見。與之交遊。貴勝名士靡所不詣。即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又與道士張寶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詩。即龍首青煙起。長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蘇。云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爲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

一吏引至一處。門窓椽瓦並是鐵作。於鐵窓中見一人極瘦身作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爾。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答曰。汝不知耶。我以信備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間人。爲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蘇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

釋尚圓。姓陳。廣漢洛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姦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中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覆擾。圓行至蜀。所有痛惱因之護衛。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今已摩滅。

釋法行者。不知何人。卽論法師之神足也。論本住玉泉。煬帝隆重見於別傳。行性素不倫言多卓異。或居山谷。時入市鄣。每往清溪。路由覆船頂。見泉流茂木。乃顧曰。十年之後。當有大福慧人營構伽藍。及智者

來儀。果成。先告。又嘗往當陽城。執竹弓射之。後有山賊圍城。如所前相。然每出異言。云梁休咎。宣帝惡之。令追將戮。隨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償命於此地。尋有使至。隨致命。盡遂斬之。而無有血。臨終說衆要偈。辭理切附。不可具載。皆述業報不可逃避。及戮訖。遂巡問屍靈。遂失。僕射蕭瑀。行至四望山。因禪師所爲宣帝懺曰。先人殺聖人罪者。禮悔之餘。願爲及也。傳曰。以爲後梁繼曆。勢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禦衛。有何榮荷。隨妄造愆。故斬聖人。望延厚祚。所謂前望失於後途。不久迫入流離關壤。無辜之責。誠不可欺。

釋道穆。松滋人。性愛山林。初入荊州神山。將事巖隱。咸迅雷烈風震山折。木神蛇繞床。群虎縱吼。穆心安泰。然都無外想。七日一定蛇虎方隱。方登山遠眺。其山東依浚壑。西顧深流。有終焉之志。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玉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壇辛。祈澤應時雲雨。如此術候不一。例可知也。居山三十餘載。名聲及遠。遊道之賓咸歸。向請沙門則僧展僧安。高士則劉虬車繼。叙言命的無爽風聲。梁湘東王蕭繹。欽德經過。於持錫之所建臺一區。立碑叙胤簡文爲頌。立碑在於山頂。及穆將終。欣於觀遠。乃行至山峯而卒。春秋七十矣。

釋智曠。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後住荊州新豐縣。母初將孕。夢入洗浴。童子

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太清初。喪亂無像。元帝嘗時。曠少勇壯。招募壯士隨軍東行。未幾淪陷。深悟虛假。遂不婚娶。專求離俗。初值巾褐。誘以神仙。先受符籙。次陳章醴。使問。此術能致道乎。答曰。錄既護身。章亦招貨。曠曰。斯乃保茲苦器。便名道耶。又請度世法。乃示斷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不應。道士曰。爾猶飲水。致無有赴。大更七日口絕水。飲。道士又曰。爾夜尚眠。致無感耳。又更七日常坐不臥。三期屢滿。靡刺昇天。而氣力休強。遠近驚異。後值高僧。授戒爲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甕。必獲獲焉。因卽隨言。譯者見道。請求剝落。衆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湖有古鐘。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尙方。有力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委分身。梁宣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入。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剝落。進戒以後。頭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獸所屯。初止以後。馳引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華寺。後宣明二年。平顯二陵皆在寺。

何恥生乎。應言便出。故神異冥徵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剋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未亡二年。預云終事。示如脾痛。問律師曰。阿那含人亦有疾不。未答。問自云。報身法然。及還神後。手屈三指。仁壽元年。永濟寺僧法貴死。而又穌。見閻羅王。放還。正值曠乘宮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果聖僧來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靈奇。或涌飛泉。時降佛跡。隨慧行道場法論。備見若人爲之碑頌。廣彰德行。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踏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還無船。乃鉗安水中曰。何爲常擊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上。立而上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

釋童進姓李。綿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禮度。唯樂飲酒。謂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臭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探藥。蝟頭鐵狻猊。鑿根大蜂野葛。鳩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瓮。藥成。著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穿便死。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便取鐵杓。於藥瓮中取一杓飲之。言謹自若。都不爲患。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臥。方石上。俄爾遺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爾後飲酒更多。食亦逾倍。陷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餘而終。年九十餘。弟子檀越等。終後檢校衣服。床褥皆香。絕無酒氣。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呪願。每於靜路不入關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爲陵州。

釋明恭住鄒州會善寺。昔在俗。是隋高下
豹騎。與仲三人膂力相似。而時所忌。帝深
慮以事除之。作兩裹餅。略一餅裹一具生
鹿角。一餅裹五升鹽。俱賜食之。並盡。其噉
鹽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死。恭噉鹿角。全無
所覺。厭俗出家。住會善寺。其力若神。不可
當者。曾與超化寺爭地。彼多召無賴者百
餘人。來奪會善秋苗。衆咸憂惱。恭曰。勿愁。
獨詣超化。脫其大鐘塞孔。以乾飯六升投
中。水和可噉。一手承底。一手取噉。須臾並
盡。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轉者。恭獨拈之。如
小土塊。遠擲于地。超化既見。一時驚走。又
隋末賊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明當兵至。

可辦食具。并大猪一頭。寺無力制。隨言爲辦。至時列坐。鋪。奠食具。恭不忍斯。負拄杖會所。與賊言議。賊先讓食。恭乃鋪餅數十。安猪裹之。從頭咬拉。須臾並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群賊然之。故會善一寺。隋唐交軍。絕賊往來。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便。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斯氣力也。說多難信。而實有之。恭戒潔貞嚴。常依衆食。所噉如恒人。一食有值機候。便噉二百人料。衆但深訝。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五。時會善有客遊沙彌。口作吳語。厨下然火。乾竹大如臂。兩指折而燒之。恭時怪訝。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彌出後。恭抱厨柱起。以沙彌衣置篋上。柱壓之。沙彌來求衣不得。見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爲捧柱取衣。此亦難可思者。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噉辛腥。在田農作。以錘刃爲鐘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損蟲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閣梨。出家時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陪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參軍郁九閭長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顯曰。今日將爾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古陽

山下。日暮見虎道躡。命人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樸上山。長卿命住爲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卽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卽日辭出。所獲。囑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卽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爲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爲地主。應善問訊。何爲詞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飽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款爾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果如所說。斯事非一。且述之耳。初王門師慈藏者。爲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捶。僧衆苦之。而爲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爲救濟。答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還返入房。蜀人以大甚爲大力。自此藏

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六。釋道幽。代州善闡寺僧。善解經論。仁壽中於寺講婆伽。般若并論。聽衆百餘人。日午坐繩床。如睡見一天人。殊爲偉異。自云。我是釋提桓因。故來奉請。在天講經。初聞介介情不許之。以畏死。答云。爲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覺向侍者如法師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終死。死時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則勝人也。開通法利。天解勝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不足及言。幽從之。不久又如前夢。依如天請。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剋時來迎。及覺見掌中有香氣。熏一寺。自後如前說法。下講至廊下。床上諸僧。遙見香煙充滿床側。驚怪來看。幽執香爐正念。婢脫而去。于時寺外道俗。望見雲氣從寺而出。如一段雲。騰空直上。飄而沒。襄州禪居寺岑闍梨者。未詳何人。住寺禪念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甘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甘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篇。就厨請粥三升。仍拄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弱入房。舊養鰲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塌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

告責犬犬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嚼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嚼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今爲寺貧。便於講堂東北白馬泉下。築中濕記。某處爲廚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濕。又遙記云。却後十六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闕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丹陽通閭閻者。住天保寺。唐貞觀末。年已八十。氣力休健。儀容率素。常服納衣。衣厚一寸。線如指大。以用紵納。極清潔。誦法華經。市中乞食。所得不異流俗。得錢財。修補寺舍。其寺大堂。梁時所立。朱砂汚灑。塗之極厚。唐初善禪師。鑊大銅像。須水銀就。梁刮取所用充足。餘趾猶赤。是知昔人爲福。竭於所貴。不以爲辭。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補修所須。云有古鎮國金可取治護。乃於寺北四十步。佞言掘得十斤。用盡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有。更取殺人。於是便止。後輒自營土。竊於寺北擬終事。時未之驗也。不久告僧云。尋常命終。須有付囑。引諸財物。指訂囑授。極有分明。經三日而神氣爽健。而云將去。忽不知所在。便就窟視之。門已塞開一小孔。在土掘臥。氣已終矣。年九十餘。

京師西北有廢凝觀寺。有來紆立釋迦曇

高丈六。儀相超異。屢放光明。隋開皇三年。寺僧法慶所造。捻塑機了。未加漆布。而慶忽終。同日寶昌寺僧大智又終。經三日。穌說云。初去飄飄若乘風雨。可行百里。乃見宮殿人物華綺非常。又見一人似若王者。左右儀仗甚有威雄。頃間見慶來。而面有憂色。又見大像。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爲令死。其人遽而下殿拜訖。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答云。命未盡而食盡。彼曰。可給荷葉而終其福壽。言已。失像及慶所在。時即問凝觀寺僧云。慶公死來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達曙方見。時共嗟怪。言詳未訖。人報云。慶穌活。衆咸往問。與大智說同。自爾旦旦解齋。進荷葉六枚。中食八枚。凡欲食時。先以煖水沃令爽濕。方食之。周流遠近。率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懺禮。無爽晨昏。以大業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渭南人單道琪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風。僿容改異。差後味諸飲食咸臭。唯噉土飲水。時俗命爲人蠶。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餘。

釋德山。姓山氏。莫測何人。忽棄妻子入山修道。鬚髮不暇削。衣食不暇給。唯息緣靜念爲得性也。人莫知其觀行。視其相狀如得定者。時遊化竹林龍池。開悟道俗。以清簡爲本。每云。煩亂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煩則國亂。心煩則意亂。水清則魚石可見。神清則想倒可識。學清簡者。尙自諠煩。況在亂使焉可道哉。後入馬鞍山。每多毒蛇。噉

人必死。然山來往都不爲害。諸餘僕侍晨夕所行。一無所懼。曾踢被嚙。山以水洗之。尋爾還復。後還天勒山夏坐樹下。人來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繩床下。虎蹲床前。山曰。床下佛子肉味可勝貧道耶。卽脫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後其小子於山訪獲。山曰。爾來何爲。曰。久不奉見。生死不知。故來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覓活。更來與杖。去後數年又來。山取杖欲捶之。兒却住曰。閨梨遇兒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爾者。必更來敗我道意。遂長去。山年九十餘。終於山谷舍。時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唯以禪誦爲業。餘無所營。蜀士尤尙。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爐香自然。諸人城西看了相從參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故觀如朝日之初出。同共目之爲旭上也。年九十。八。

釋道悅。姓張。荊州昭丘人。十二於玉泉寺出家受戒。安貧苦節。尤能持念大品法華。常誦爲業。隨有經戒日誦一卷。人並異之。初智者入於玉泉。未有鐘磬。於泉源所獲怪石一片。懸而擊之。聲響清徹。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一時患水腹脹如鼓。更無餘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誦經次。腹忽如裂。水出。滂

流。及試手尋洪腫頓消。病忽失所。斯所謂轉障輕受者也。昔朱榮賊據。唯悅守山。盜來求滅。以惠給餘。更重取煮而不熟。漸而返之。他日又來將加害命。悅坐地不動曰。害若止此。吾欲自見寺舍取盡。遂放令引路。行數步又坐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賊奇其高尚也。送還本寺。悅一生不衣蠶衣。唯服麻布。漢陽王至山。觀悅風儀秀眉蠶服。請受戒品。又遣厚供一無所受。王作大布三衣。襲以奉之。因問何不著繒帛耶。答曰。蠶衣損命。乖忍辱之名。布服儉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恥夫子見稱。沙門慈忍。固其然也。悅步影而食。少差虛噉。食留一分。以資飛走沈泳之屬。故慈善所重。或飛來肩。或浮泊手中。雖衣弊服而絕無羞貶。時又巡村乞飢養之。誠勿令殺。悅居山五十餘年。春秋七十二矣。終於巖所。永徽中。有人於青溪見一僧。擊錫跣足。自云般若師。言已不見。然生存常誦般若。故人咸號焉。

釋慧耀。姓岐。襄陽人。少沈密。訥言敏行。人共重之。受具後歷遊訪道。至鄭川命師所。又往衡岳思師所。咸伏膺請益。觀用清明。思公於衆曰。公於實相觀善有玄趣。居山數年。值思長往。欲絕迹武當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地神律罕聞。可隨行化。有江陵導因道懿法師。聞志焉相携。西上居導因寺。積十四年不出戶庭。惟味禪靜。及智顗返鄉。歎爲故鄉不。乏賢友足爲模楷。

遺法也。因是道俗稍來禮謁。耀杜門密行。不偶時俗。以仁壽二年。荅告人曰。吾不願惱此衆僧。欲往內華寺可以閑放。衆固留不許。至三年二月有疾。見思命二師來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九。遂葬於內華。未終前。寺中三十餘人。咸夢寶刹傾倒。及明異口同音而說之。昔日導因。今天皇寺是也。見有栢殿五間兩廡。梁右軍將軍張僧瑤。自筆圖畫。殿其工正北盧舍那相好威嚴。光明時發。殿前五級亦放光明。祥徵休咎故不備述。由此奇感聊附此焉。

釋道辯。齊人。住泰山靈巖寺。居無常所。遊行爲任。經史洞達。偏解數術。以大業年中來遊襄陽。年過七十。又與同邑僧神辯相隨杖策。登臨眺望山水。多所表詣。如會開見。行至禪居寺南嶺望云。此寺達者所營。極盡山勢。衆侶繁盛。清肅有餘。如何後銳於前起閣。寺僧非唯寡少。更增諠譁。相接會未經涉。恰如其言。於是盤遊諸寺。備陳勝負。莫不幽通前識。鑒微精靈。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士俗忘姓名。去者請爲圖其墳塋。巡歷覲原示其一所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丈獲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財緣。依言掘鑿。果獲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州有袁山松者。博覽經誥。時號儒宗。聞辯學廣故來尋造。以楊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

曠。辯曰。楊王道術未足研尋。可賜恩徒。

無聞智者。松勃然變色。笑辯抑揚。辯曰。公學未周。信其前述。可除我固。當爲指歸。便引太玄經云。又於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寢以夜便露視。審宿度之所次。察字其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於裕法師所。學觀七曜。告余云。晉朝道安。妙於此術。人雖化往。遺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經。最爲要舉。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時有一僧偶然獲本。請爲披決。辯得欣然。卽爲銷摘。此僧茫昧。情猶夢海。遂以惠之。辯曰。安目彌天。誠非虛稱。學統彌綸。數術窮盡。此雖四紙文經。無遺。要約包富。靈臺所盡。于時月臨井宿。便云。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營水備。不盈兩夕。漢江大漲。汎溢襄邑。城隍將沒。預見之明。其類若此。所得財物並用市金。將事合丹。擬延其壽。人告來盜。不可行之。便云。盜假遁甲六丁。吾明此術。常以月朔加氣。何得相欺。吾不畏也。以義寧年。與神辯南遊嶺表。不知所往。

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清虛守靜。與物不群。寺有塑像當在供養。像爲生蠶三十六枚。大業末年。掃一古墳。堅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弘農楊爲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曆。有時著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形同於俗。言談之次。以理居先。雖縣先有育王浮圖。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維縣迎浮圖於此安置。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中。潛伏草野。人莫知。

①重二虫②自二目③乏二之④焉下官本有釋慧因法施靈岸法運示階沙門之五傳⑤八十(名)⑥[忘]一⑦顯二疎⑧味二味⑨汎二汎

也。彼有楊祐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而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爲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齋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從物故。釋洪滿。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時患。雙足攣。常念觀音經三年。忽有僧執澡。罐在前立不言。問曰。師從何來。答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滿扣頭問曰。弟子。往何罪報。今施此雙。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爾。汝但閉目。吾爲汝療之。滿隨言冥目。但覺兩膝上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既了。開目將欲謝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滿乃悟是觀音。因爾精誠誓不妻娶。後忽自通禪觀。安坐不動。乃經三日七日者。開皇初元變俗從道。住救度寺。大業融併入居法海。貞觀十三年卒。春秋八十三矣。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苦形節食。行知足行。自云。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四衆。尙得六根清淨。我何爲不禮諸佛世尊。即於別院閉門。常禮萬五千佛。依經日唱。一一禮之。寺僧怪其所作。於壁隙伺之。見禮拜頭下天龍八部等亦頭下。數數非一。諸人來其院者。無不心戰走出。恒聞異香蔚爾。及死在。貞觀年中院絕人往。每夜常聞彈指禮拜行道等相。釋法通。姓關。京兆鄠人。小出家。極厄弱。隨風偃。什似任羅綺。由是同侶頗輕之。通

輒流淚。一朝對觀音像慨慷曰。通聞菩薩聖所願。剋從。乞垂提誘。免斯輕侮。因斯誦觀音經。晝夜不捨。後歲餘歸本生親母。旦食訖。假寐於庭樹下。少間口中涎沫流液。向有三升。母以爲物怪。遽呼覺問。何事如此。通曰。向見有人遺三髓。默通。噉始一髓。懷呼遂覺。餘二失之。自爾覺身力雄勇。肌膚堅韌。密舉大木石。不以爲重。寺有僧截者。臂力之最。通竊取袈裟安在柱下。截初不見。謂是神鬼所爲。通笑爲舉。梁抽取。截大駭服。有大石曰。重五百餘斤。通於南山負來供僧用。今見在貯水施禽鳥。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得者。帝頗惡之。云。大隋國無有健者。召通來令相撲。通曰。何處出家人爲此事。必知氣力。把手即知。便喚彼來。通任其把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爲懷。至通後捉。總攬兩手急掣。一時血出外潰。彼即蟠臥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殺捉。恐爾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京邑弄力者聞而造之。通爲把豆麥便碎。倒曳車牛却行。當時壯士命爲天力士也。煬帝末。避亂隱南山。乃負一具毬并犢子。大神通也。未幾丁母憂。出山歸葬。事了返山。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節約。時輩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

釋慧因。姓張。清河武城人。昔依賢法師。後以雅志卓然。衆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於蜀川。詢求禪律。訪無夷險。必往參請。唐運大通。自蜀而返。于時州別一寺。但三十僧。因即其一。持維志節。終始無忘。後爲開聖本寺。去荆五十餘里。山藪曠迥。阻絕風烟。乃獨止此。山草薺蘭若。二十餘載。四遠咸依。昔智者遺言。今宛符會。貞觀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獨無有竭。乃自負水外給飛走。由斯獲濟。江陵令盧行餘。承聞往之。索水飲馬。因負而給之。行餘謂少。頗出恚言。便遣馬就寺。俄值群猪來。路人無敢犯。後有二人。寺北竊食辛肉。虎來撫。遂呼吼。將噉其人。得急逃竄無方。因聞往。虎乃潛退。斯戒德慈明爲若此也。法華一部。毘尼戒本。行往常誦。未忘心口。年七十五。卒於本寺。

① 通二祐 ② 住二從 ③ 官本釋慧聰法通慧因法施慧岸法運示階沙門之七僧位不同并無此處 ④ 什二什 ⑤ 維二維 ⑥ 念二德 ⑦ 忘二志

指諸掌。趙郡王伐僞梁。銑問。今事如何。施遺雙劍。銑曰。令我同矣。遂舉衆歸化。百姓咸賴其德。弘矣。嘗於江陵北頭陀。虎來床側。人來語虎曰。佛子閉目。虎即低頭閉目。斯遇猛獸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誦勝天王一部。靜念出觀。誦而美之。而精進牢強。越於常伍。後潛形高。過。

釋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有僦購科索萬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爲死計。散費資糧。爲不行之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拘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因。沒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充旱不收。疫死衆矣。

釋法運。姓鄧。荊州長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群之美。至於算曆五行。洞其幽致。傳述楚二晦星。以運爲一也。後值智曠禪師。誨以出俗之資。便削除俗玩。剃髮入道。修學禪要。志樂閑寂。別於開聖西北起一道場。如常觀行。不隔晝晚。嘗誦七佛呪等救濟。無不輒應。隋末虎暴摩頂曰。天下正亂。百姓遑遑。汝可遠藏。莫爲他厭。及八營賊主楊道生承名。迎接安置供給。蕭銑次立。又加奉敬。所獲施物。卽入悲敬二田。又於州內別置道場。號爲龍歸精舍。銑乃請問興亡。

答曰。貧道薄德。不得久爲善友。時不測其言也。不久趙郡王恭派游兵至。又加頂謁兵。又東下。圖像隨身。又留一影。令運慈屬。允所謂道德之感動也。嘗有信心士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見必迴心。社廟神祇。悉參歸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於開聖寺智曠禪師塔側。

貞觀年中。遼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階者。年十八時。逃入高麗。拾得二寸許銅像。不知何神明。安皮袋中。每有飲噉酒肉。拔出祭之。逢高麗捉獲。具說我是北邊靺鞨。不信謂是細作。斬之三刀。不傷皮肉。疑是神人。問有何道術。答曰。無也。唯供養神明而已。乃出示之。曰。此我國中佛也。因說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遂放之。令往唐國。彼大有佛事。可諮問也。其人得信。懷深厭俗。網。今在幽州出家。大聰明。有儀止。巡講探聽。隨問便解。有疑錄出。以問者。皆深隱遠。思者難之。

釋智顯。住遼州護明寺。少出家。戒操貞峻。立操耿介。勇銳居懷。聞川聞見。莫不高貴。專務坐禪。人不知其所詣。隋末賊起。川原交陣。相推不已。動經旬朔。顯於兩陣。以道和通。往返彌時。俱隨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後與道俗十餘行。值突厥。并被驅掠。顯遂隱身不見。後訪得問。云。我念觀音。不值賊。有同學在箕山守靜。獵者奪糧。頓盡。顯遠知之。使人送米。其通幽解。網非可究也。而任吹虛舟。無所拘礙。每有苦處。輒往。

救拔。是知大悲攝濟。隨方利生。雖行位殊倫。而心焉靡異。不測其終。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軼周游。法席參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意在息言。然言爲理證。事須博覽。不著爲本。無得虛延。如灰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願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觀十五年。還杭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自爾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爲我請聰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爲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都陽府君神。因常祭會。降祝曰。爲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幡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稟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細蟲。噉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爲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達之。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後講於高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臺髮婆古寺。所營屋宇二十餘間。守一切經。禪誦爲業。自云。年十七時。從師上五臺。東禮花林山。訪文殊師利。至一石谷。漸深。見有石曰。木杵。

又見兩人形大無影眉長披髮眼臉上掩師便頂禮請教。其人曰汝穀與小遠從何來。答曰果寺僧習禪樂道。隱在娑婆已數十年。然食五穀願與人救苦報。曰待共衆議。須臾更一人來。長大著樹皮衣。云汝來已久。可遂我至寺。行大石側。忽見山谷異常廊院周遠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同坐談笑問所來方。言議久之。遂出後重尋失路還舊業定。以貞觀十六年卒。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觀塔存。

釋明隱者。少習禪學。次第觀十一切入。在中臺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業餘無所懷。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往大孚寺九年。志道之徒相從不絕。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須。綱領。追還寺任。辭不獲免。龍朔元年十月。卒於此寺。端坐而逝。如在久定。其五臺山有故岩昌寺。甘泉美岫。往而忘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羅縠。明見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於山澤。今村中父老目者十餘人說之。五臺山者。斯爲神聖所憩。中臺最高。所望諸山並下。上有大泉名曰太華。傍有二塔。後諸小石塔動有百千。云是孝文從北恒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馬。大跡儼然如初。從中臺東南三十里。至大孚靈鷲寺。南有花園前後遇聖。多於此地。有東西二道場。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許。有王子燒身塔。寺元是齊帝第三子。性樂佛法。思見文殊。故來山尋。如其所願。燒身供養。因而

起塔。所將內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殊。既遇聖者。掩復丈夫。曉悟華嚴經義。乃造華嚴論六百卷。今五臺諸寺收束猶有三百許卷。近龍朔中。主。人令會昌寺僧會。兩度將功德物往彼修補塔尊儀。與五臺縣官同。往。備見聖迹。異香鐘聲相續不絕。

釋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雁門郡府鷹擊郎將。時年四十。款自生厭離。見妻子家宅。如牢獄桎梏。志慕佛法。情無已。已總召家屬曰。吾爲爾沈。日久矣。且夕區區。止是供給。可各自取計。吾自決矣。便裹糗負糶獨詣臺山。飢則餐松皮柏末。寒則入穴苦覆。專思經中要偈。亦無所參問。時賊寇交起。追擊攸歸。府司郡官所在追掩。將至禁所。正念不語。志逾慷慨。跏坐不動。不食不眠。已經五日。守令以下莫不驚愕。因放之任其所往。一坐三十餘載。禽獸以爲親隣。妻子尋獲。欲致糧粒。空曰。吾厭俗爲道。以解脫爲先。自今以往。願爲善知識。非爾纏縛。吾何解之。更不須相見。於是遂絕。幽居日久。每有清聲。召曰空。如是。非一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後遂安靜。初學九次。以禪用乃明。終爲對。遂學大乘離相。有從學者。並以此誨之。不知所終。釋明。姓孫。齊人。善章。常以金剛般若爲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時方蘇。說云。初有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落答。但誦金剛般若。

經。王曰。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還令二青衣送。至寺。落自爾精苦倍百逾。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云。

釋明解者。姓姚。住京師普光寺。有神明薄知才學。琴詩書畫京邑有聲。然調情傲悅。頗以知解自傲。於諸長少無重敬心。至於飲噉不異恒俗。會龍朔之中。徵諸三教有能觀國者策第寶王。解因此際往赴東都策第及之。行次將仕乃脫袈裟。吾今脫此驢皮。預在人矣。遂置酒集諸士俗。賦詩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歸云云。不久病卒。與友僧夢曰。解以不信。故今生惡道。甚患飢渴。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及覺遂列食於野祭之。又夢極慚愧云云。又下夢於畫工。先來同役者曰。我以不信敬生處極惡。思得功德無由可。辦。聊舊與相知。何爲不能畫一兩卷經耶。又遺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聊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野風驚晚吹。落。落寒霜。留情何所贈。惟斯內典章。畫工不識書。令誦十八遍已便去。遂覺向諸僧俗說之。嗟乎明解。可惜一生妄存耶。我自陷千載。斯謂徒生徒死。大聖豈虛言哉。貞觀中。洛州宋尚禮者。薄學有神明。好爲誦詭詩賦。罷縣還貧無食。好乞貸至。鄰戒德寺貨粟。數與不還。又從重貨不與之。因發憤造慳伽斗賦。可有十紙許。加飾莊嚴。慳慳時俗。常誦以爲口實。見僧輒弄。亦爲黃巾所笑。及禮將

死誘毀自當。兩目圓赤。見者咸畏。吁嗟擾攘。少時而絕。

釋法沖。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父祖歷仕魏齊。故又生於兗部。沖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弱冠與僕射房玄齡善。相謂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則共不仕。爲逸人矣。沖年二十四。果爲鷹揚郎將。遭母憂。讀涅槃經。見居家迫近之文。遂發出家心。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安州。謁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卽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沖誓亡身。便卽剃落。時驪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昌綱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有五六百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作外學。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蓋利由道感。還供道衆。行殊道業。理固屢空。于時逃難轉多。復霖霖雨。無處投止。山有大巖。猛獸所居。冲往詣巖穴。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咸依之。仍聽華嚴等經及難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見者。閑習內外。欸狎僧倫。道俗盛集僧寺。乃令見開佛經。冲曰。汝形同外道。邪迷纒懷。苟講佛經。終歸名利。我道俗無名。要惟釋子身。既在此畢。不得行。早可識機。無悔於後。見聞默然。遂巡而退。爾

時大衆歎曰。護法菩薩斯其人哉。冲以楞伽典典沈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裔盛習此經。卽依師學。屢擊大節。便捨徒衆。任冲轉教。卽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惠。不在語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爲宗。後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願宗得意者。時能啓悟。今以人代轉遠。紕繆後學。可公別傳。略以詳之。今叙師承。以爲承嗣。所學歷然有據。達磨禪師後。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師受道。心行口未會說。可禪師後。榮禪師。惠禪師。盛禪師。那老。端禪師。長藏師。眞法師。玉法師。已上並口說支。可師後。善師。四卷。豐禪師。出疏。明禪師。出疏。胡明師。出疏。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道隆師。抄四。冲法師。疏五。岸法師。疏五。龍法師。疏八。大明師。疏四。不承可師。自依攝論者。還禪師。四卷。尙德律師。疏十卷。那老。後。實禪師。惠禪師。曠法師。弘智師。師西明。法。明禪師。後。伽法師。寶豫師。寶迎師。道。聲師。並次第傳燈。冲公自從經術。專以楞伽命家。前後敷弘。將二百遍。須便爲引。會未涉文。而通變適緣。等勢陶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學者苦請出義。乃告曰。義者。道理也。言說已備。況舒在紙。籠中之龜矣。事不獲已。作疏五卷。題爲私記。今盛行之。初

冲周行東川。不任官貢。頗有度大。高讓不受。年將知命。有勅度人。兗州度抑令入度。隸州部法集寺。雖名預公貢。而栖泉石。撫接遺逸。爲心房公位居台輔。作書召入。冲得題背曰。我於三界無所須。卿至三槐位亦極。公又重延。不守恒度。翻翔都邑。卽弘大法。最動英髦。冠蓋雲蒸。歎未曾有。中書杜正倫。親位法席。詳評玄義。弘福潤法師初未相識。曰。何處老大德。答。兗州老小僧耳。又問。何爲遠至。答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羅信地。魚龍故至。潤曰。斯實大心開士也。因行至大興善寺。萬年令鄒欽泰。於寺打人。冲止之曰。公勿於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當。冲曰。道不自當。可遣他受。然國家立寺。本欲安寧社稷。唯善行之公。今於寺打人。豈名爲國祈福。泰卽禮謝。又三藏玄奘。不許講舊所翻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可還俗。更依新翻經出家。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斯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然冲一生遊道爲務。曾無栖泊。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顯慶年。言旋東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釋明瓌。姓韋。莒州沂水人。十歲出家。二十受具。中途尋闕備通經史。稟性調柔。初不陳怒。未及三夏。頻揚成論及涅槃經。值廢教隱。倫避世林澤。還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帖慧遠率侶登之。瓌時投足歸師諸部。未久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白。開隱析疑。善通問難。精虛勸與。未曾沈息。加又福德所被。聞見欣然。勸召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歲。召送舍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也。本基靈異。前傳具詳。而瓌情存傳法。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並是前錄所遺。及諸闕本。隨得福利處處傳寫。末住大禪定寺。弘法為務。春秋良序。頻往藍田登山臨水。欣其得性。唐初卒。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邪障。鬼神林屋。聞有栖止。無往不降。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履遊名教。清迥不群。住大興善。博綜機要。榮達叙顯。辯章言令。寫送有法。仁壽置塔。勸召送舍利于秦山之僧岳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至于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者三。識者以為神靈歸敬故也。四年建塔。又送于隆州禪寂寺。初至設齋。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趨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其處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焰高數丈。青赤流集。眾人同見。三日打刹。合州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花遍於城邑。共收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

獲舍利五枚於天花上。浮汎旋轉。合散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為文帝造塔。有一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兩塔雙放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同觀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銀花。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改革前度專修。禮悔。晝夜十有二時。禮五十三佛。餘則加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略愛網。訪道為任。浮遊歷定。不存住止。齊亡法毀。潛隱太山。迴互魯竟。乃經年稔。開皇十四寺。隋高東巡候駕。請謁。一見便悅。下勸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隙。曾有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吾過。真吾師友。仁壽初年。勸送舍利於華岳思覺寺。寺即左僕射楊素之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布。雲滿山邑。天地奄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地五丈。圓如輪蓋。遙有見者。望其蓋上。雲朱光赫奕。團團直上。遠連天際。暨于覆了雲合光收。還如晨旦。積後卒於京室。

瘡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持戒。永除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演。終于本寺。釋道瓌。恒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華嚴十地。深疑伏旨。解其由緒。志尚幽靜。不務奢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後入關。榮便住勝光。訪道求賢。栖遯靡託。仁壽起塔。勸召送舍利于許州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異。忽放光大。通衢爛院宇。舍利上踊金瓶之表。又放光明。透瓶旋轉。既屬炎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清。輕軟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而無竭濁。莫不嗟嘆。瓌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匪喉舌。開皇之譯。下勸追延。令與梵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檢失。好住空閑。味詠十地。言輒引據。問論清巧。通滯罕倫。仁壽下勸。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諸雕刻駭動人鬼。芬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翳起。從寺至。與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且將曉。還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異。人眾同見。傾目巨論。識者以為石窟之與鼓山。連接密爾。竹林仙聖響應之乎。既至山塔。東面有泉。泉中生飲皆病愈。芬後卒于興善。所著衆經。如費氏錄。

花遍於城邑。共收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

釋道端。潯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至於重經開制。銓定綱猷。雅為宗匠。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毘尼。神用無歇。時程俊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尚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深趣。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勸送舍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鄉風

氏錄。

○怒二想○ ○倫一論○ ○開一關○ ○福一施○ ○末十(又)○ ○卒十(也)○ ○辯一辨○ ○沈二泛○ ○沈○ ○心二壯○ ○加二加○ ○噴二開○ ○朱二赤○ ○披二技○ ○虞二屬○ ○傾目正二頃因丘○ ○爾一爾○ ○仙一○ ○既二即○ ○來二自○

釋僧蓋恒州人。會遊太原。專聽涅槃。晚至洛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攝慮。為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既久。彌呈心過。遂終斯習。後入京師。周訪諸侶。住大興善。垂帷敝足。不務世談。近局異乘。略不露口。吐言清遠。妙不高之。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滄州。四年。又勅送于浙州之法相寺。初營石函本。惟青色。及磨治了。變為鮮錦。布彩鋪發。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及曉往觀。僧變為佛。火焰神儀。都皆明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雄雞之象。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永斷。後於他日。有採柴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二枚。來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訝其瑞。蓋後住禪定寺。唐初。即世九十餘矣。

釋曇瑱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涅槃大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缺。而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亟陳論決。徵據文旨。學者憚焉。常讀經盈箱滿。案記注幽隱。追問老蒼。皆得其精。府反啓其志。瑱乃為斟酌通問。盤桓自江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望。煬帝昔為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瑱入住。內史令蕭瑒。合門昆季。祖尋義學。屈禮歸心。奉以家僧。携現大小常處第內。晨夕敷娛。講論正理。惟其開悟。仁壽之末。勅送舍利于熙州。瑒合山山谷寺。古

傳云。昔有齊人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即蕭齊高帝之所立也。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環川。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寔為清勝。瑒巡此地。仍構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金光。如一雲霓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即置基。先不相謀。若同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亢陽。人物焦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不賴幸。又放赤光。流曜如火。行道七夕。又放白光。被諸山也。五千餘人。咸蒙斯瑞。及懺罪營福。不可勝言。晚承故業。迄于隋運。後住弘善。以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為業。詞義性度。寬雅為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市肆俳優。未會遊目。名利貴賤。故自絕言。精潔守素。清真士也。晚在京師。住臨法寺。擁其道德。閑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勅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璽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雙疾多載。聞舍利至。輿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逝。貴後鎮業京。不測其終。

釋僧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駁。志勤策立。塔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園囿中。無緣拘繫。假訴良善。文書既効。方便雪他。

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者慙。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舒詳讀。旁為因諫。說法勸化。事本無蹤。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問其故。答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逮彼。且事微轍。開皇隆法。杖步入關。採訪經術。住玄法寺。及後造塔。勅召送舍利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來鹹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花。如雪。不落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函既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運初興。巡栖山。年既遲暮。欲事終心。行至新川驢山。南足。遇見古寺。窺窺崩壞。像像縱橫。即住修理。先有主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瑒。為大檀越。福事所資。咸從宋國。僧衆濟濟。有倫理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

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魯氏。生平志尚禪寂。為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沈默寡欲。不為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秘。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兆王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兼以簡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匠承率累年。傳習師宗。頗接微緒。住日嚴寺。仁壽末歲。置塔隴州。下勅令送。顯發自帝京。奉輿至彼。藥王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福狹邪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仍構大塔。放大

●發二● ●家二● ●世一● ●讀十● ●(諸)● ●案一● ●老二● ●老一● ●發二● ●史一● ●谷二●
公● ●定二● ●(仍)● ●廣一● ●(一)● ●也二● ●(威)● ●宣二● ●真二●
● ●(興)● ●四二● ●與二● ●信二● ●法● ●効二● ●(舍利)● ●不二●
● ●世二● ●足二● ●住二● ●那二●

光明園境同觀。欣其罪滅。顯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廣說法要。傾其心機。當斯一會。榮嘆成誼。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爲開發戒緣。鼓行境內。引聚清衆。即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

釋僧世。青州人。負軼問道。無擇夷險。觀其遊履。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刃。難當時。地論是長。偏愛喉舌。豐詞疊辯。名聞齊魯。開皇入京。住興善寺。長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勅召。送舍利于萊州之弘藏寺。

四年。又勅送密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爾夜密州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來。相如火炬。叢焰非一。遠城內外。朗徹如日。預有目者。無不同觀。後乃勘究。方知先告。既至治所。

兩夜放光。如前。遠城朗徹無異。及世界瓶欲示大衆。忽然不見。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初日打利教化。舍利二粒見于瓶內。及造石函。忽變爲金。如棗如豆。間錯函底。餘處並變爲青琉璃。因具圖表。帝大悅也。後還京。不久尋卒。

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語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每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由是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住曲池之靜覺寺。林竹叢萃。達沼。

聚遊。縱達一方。用爲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舉如周者。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來歡聚。偃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即號之爲曲池十智也。仁壽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韓州修

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鵠飛入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瑩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光明。如焰上衝。四方衆皆一時同見。數數放光。至于未入空中。如絳長三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周後復往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爲僧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召周經始。勸知寺任。又改坊名。還符寺號。初暉同諸僧侶。住在長安。晚又變改。常度形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捨戒業。言語隱伏。時符識記。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識。既承大寶。追憶往昔。圖像立廟。爰彰徽號。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房宇趣充。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而終。八十餘矣。

釋慧觀。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每登講席。有名京室。即疊延法師之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勅召起。塔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竦。實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傍推其際。眇不可測。因用今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契。還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犖。亦例能色。貞觀初。年卒于本寺。七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話。神色無異。願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恬然神逝。

釋智光。江州人。尼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健鮮。竹言。謙牧。推下爲時所重。開皇十年。勅召尼公。相從入京。住大興善寺。仁壽創

塔。召送循州。途經許部。行出城南。入衆同送。舍利於輿。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榮慶。北至番州。寄停寺內。其夜銅鍾。洪洪自鳴。連響至旦。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凝。蘇光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名素壤。晚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絕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晝則尋讀。夜便坐默。蕭散無爲。不存世累。住弘善寺。閑居綜業。仁壽中年。起塔。秦州之永寧寺。下勅令送。既至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屯結入門。合衆同怪。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剎柱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陷深二分。十指螺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屯聚塔上。又雨天花。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歎佛聲。官民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焉。晚住京寺。策名壽省。仁壽未歲。下勅造塔於慶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引。競列長幡。南風勁利。樹林北靡。惟有幡脚。南北相分。雖爲風吹。都不移亂。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龐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款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填埋都了。絕而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

塔。召送循州。途經許部。行出城南。入衆同送。舍利於輿。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榮慶。北至番州。寄停寺內。其夜銅鍾。洪洪自鳴。連響至旦。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凝。蘇光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名素壤。晚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絕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晝則尋讀。夜便坐默。蕭散無爲。不存世累。住弘善寺。閑居綜業。仁壽中年。起塔。秦州之永寧寺。下勅令送。既至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屯結入門。合衆同怪。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剎柱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陷深二分。十指螺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屯聚塔上。又雨天花。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歎佛聲。官民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焉。晚住京寺。策名壽省。仁壽未歲。下勅造塔於慶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引。競列長幡。南風勁利。樹林北靡。惟有幡脚。南北相分。雖爲風吹。都不移亂。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龐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款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填埋都了。絕而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

●遊歷一途半● (蘇)一● 地一談● 乃二及● 世一至● 也二世● 當二昭● 樂一榮● 舉一舉● 皆一一生● 未一未● 住一住● 任一任● 族一誠● (春秋)十八● 今二今● 神一神● 佔一佔● 尼一尼● 尼二尼● 北二北● 洪洪一洪洪● 齊一齊● 蘇一蘇● (于)十● (末)一● 康二康●

五色慶雲狀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爲。雲下見一白鶴翔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室不測其終。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禁守貪競絕迹謙謙。安詳詞令不形顏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勅召置塔于。獻州。初至塔寺。行道設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含五色有若花蓋。綺繡錦繡無以加焉。從午至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傲。勅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銅彌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卽而供養。並不測其終。

釋寶惠。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童稚依止卽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至於行模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弘業焉。開皇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言無涉俗。仁壽奉勅。置塔洪州。卽像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正溜泥濘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程期又逼道俗逼懼。憲乃憑心舍利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來乍去如有引導。卽遣隨逐遂逢水脈。通夕汎舟安達無障。憲還京室。尋事卒也。

釋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毘尼。開割篇聚不阻名問。加復器用平直無受。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強禦。後住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懷然。仁壽二年。勅召

送舍利於陝州大興國寺。寺卽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花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通變爲紫。比靈興入城。雲蓋方散。又有五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纏紉而來。至於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獲一異鳥狀如鸛。色甚青黃。巡行甚趾。人捉無畏。唯食黃花。三日而死。又青石爲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有水。文生焉。函內西面現一菩薩。南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二菩薩坐花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明。函內南面現神尼像。合掌向西。函西面又見臥佛。右脇而偃。首北而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臥。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花。其鳥西南而行。至臥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從已至未形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素訖。方漸歇滅。及將下日。忽然雲起。如煙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條別。又如車輪輪輻。雲色皆如紅紫。人皆仰視其相。歎怪希遇。藏瘞既了。天還明淨。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牆外咸見幡蓋團圓。謂言他處助來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胡慶斯神瑞。登卽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遠。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慎守根門。勤修戒檢。住真寂寺。掩關勵業。仁壽中。下勅送舍利于普州。法吼寺。初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滅。又從舍利與所。至於塔基。而放瑞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耿空望。下塔之內。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爲言七日之內。瑞靈難吝。相仍不絕。還京服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卒矣。

釋曇觀。荊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字。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法析玄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源。攝慮巖巖。十六特勝。彌所留心。神呪廣被。鎮珍邪障。高周周遠。及于天闕。開皇之始。下勅徵召。延入京室。住大興善。供事隆厚。日間起居。屢上紫庭。坐以華褥。帝親供侍。欽德受法。觀寬厚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苦樂虛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素然。衣鉢而已。時俗流遁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館。即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雕鏤駭人。乃用盤舍利安瓶。置內。恰得相容。州民禽巨海者。患瘧六年。聞舍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爲三分。色如黃金。乍沈乍舉。又見三佛從空而降。卽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委終事。釋靈達。恒州人。先在儒門備參經史。唯

①一合②一觀③一所④一性⑤一也⑥一剖⑦一問⑧一止⑨一也⑩一也⑪一也⑫一也⑬一也⑭一也⑮一也⑯一也⑰一也⑱一也⑲一也⑳一也㉑一也㉒一也㉓一也㉔一也㉕一也㉖一也㉗一也㉘一也㉙一也㉚一也㉛一也㉜一也㉝一也㉞一也㉟一也㊱一也㊲一也㊳一也㊴一也㊵一也㊶一也㊷一也㊸一也㊹一也㊺一也㊻一也㊼一也㊽一也㊾一也㊿一也

見更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後終論諸有未免無常。乃釋髮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即依隨。三業無捨。及達之入京。羣慕義相從。晚住延興。退隱自守。端效身心。終月禪默。衣食簡弊。不希華美。仁壽中。勅召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基址。聞有異香。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瓚者。住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于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爾隨差。又雨天花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競接輕薄如饅頭。舍利訖有。雙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達後連尋定業。追訪山世。不顧名實。頭陀林塚。雖逢神鬼。都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叢。初不委之村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加跌如在。因合床殮於杜城窟中。釋僧斯。潯州上黨人。自務道法。津周聽大小。逮諸禪律。莫大登臨。傾渴身心。無席不赴。而導戒愚智。衆通誼靜。所一其正度。恭慎橫經。聆其披析。曾不忽忘。初衆見其低日寡言。絕杜論道。皆號爲山隱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理。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問其故。答曰。勿輕末學。妙德常藏。惟夫大覺。方能靜照。盛德明約。可無細瑕。愚師執物。時有通悟。惟自兩明。殷鑒方取。會不得以法累人。致乖祇奉。暨周滅二教。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槃。咸究宗領。

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高爽。不屈非。時復談講。辯詞迅舉。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動切。躬事奉先。擔運運涉。仁壽中歲。置塔毛州護法寺。下勅令送舍利。初至公館。有沙門曇義者。高行名僧。聞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罪業。一無所現。即解衣爲懷。燒指爲燈。竟夕供養。明旦出光。通屬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四月七日夜。放光。赫赤。欽然。滿佛堂內。須臾出戶。流照四檐。將入。兩時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照于函內。四月十日。天花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間。人皆收得。又感異香。微風普遍。塞寺內。其函忽變爲青琉璃。內外通徹。人以白綾周匝數重覆之。其函又加。顯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畫作十花。飾以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花皆杳。未下塔前。有張世謙。清信士也。常持八戒。遠離妻孥。靜室誦經。乃聞與所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群僧各執香花。遠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幡蓋。及以香花東南飛來。當于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帶蓋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燥。人應念即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徹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歎聲。極亮遠。重雨天花。滿四十里。塔基

倍多。所慶斯衆瑞。即具表聞。晚還資業。不測其卒。釋玄鏡。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闡揚。恒尋異部。激發遠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住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爲僧也。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址。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樓閣。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繞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坐蓮花座。并有菩薩侍嚴儀。從卯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觀。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陀。遂終其寺也。釋智探。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住弘濟寺。閉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處勝筵。推其名實。而授佛之願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四方。有勅召探。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屆治所。遂放白光。紫白相宜。五色還發。有足智曠。洽症積年。因禮發願。乃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照。平復如本。方來塔所。其例衆夥。不復具書。又楊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所見牽來。至與乞願求恩。即見舍利。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既訖。西北雲來。雨花塔上。紛霏如雪。色似黃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狀如金花。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道場。

○興十(寺)○ ○月二日○ ○聞二間○ ○烈二列○ ○於二子○ ○(雙)一○ ○世二野○ ○實二貢○ ○家二家○ ○加二聯○ ○因二因○ ○戒二戒○ ○陳二陳○ ○波二波○ ○惟二夫○ ○自二自○ ○會十(通)○ ○關二關○ ○(舍利)一○ ○一○ ○現二見○ ○屬二屬○ ○款二款○ ○機二機○ ○放十(光)○ ○斷二時○ ○采二彩○ ○十(者)○ ○微二微○ ○此二此○ ○寺也二世○ ○還二還○ ○二空○ ○書一舒○ ○來二彩○

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曰。爾爲舍利可。上升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鹿聞此語遂即升階。出入帳前往還無難。乃爲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案。如有聽受。因以給帛繫之。即抵人手。夜臥與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白鶴兩隻飛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觀斯瑞。與諸僚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既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沈隱爲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人京住勝光寺。仁壽之年。勅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錯磨始了。將欲鑿飾。變成馬瑙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斑剝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月上白鳥一雙翔翔緩飛。遠塔而轉。塔西奈樹枝葉。並變爲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住供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汎浪人世。遊講爲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毘曇心。未越周年。粗得通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三論。神氣所屬。銳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桑梓。仍存友朋。相落。西入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置塔。勅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嶺。

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內。探石爲兩磨飾。繞了彩。文間發。彪炳光現。山海禽。狩仙人等像。備出其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演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年聽受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備嘗幽顯。常樂止觀。掩關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不委者。謂爲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虛語。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興善寺。仁壽二年。下勅送舍利于杞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繞基上。遶訖遠逝。更有餘相。凝爲藏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終。

釋法。曹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實統。而爲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尼。振振紐齊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無所不遺。及齊法俱亡。南遊淮表。壽山之陽。隨開律教。開皇首歲。大闢法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道俗邀留。不許東歸。措性虛靜。更於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來受法。未爲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久在塵厭。不無流轉。便入關壤。觀化京都。住揚化寺。

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勅送舍利於曹州。措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興州寺內。廣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與前佛頂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逾蜜。現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流照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鮮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花。兩兩雙樹下有佛像。樓閣樹林。杳重而出。上有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漸大。已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貝多。旁立聖僧。午時。復現雙樹之形。下列七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薩像。三花承足。又見天人。擎花在空中。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像。傍現二菩薩及黃師子。已時。又見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色師子。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菩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青色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變爲宮殿樓閣。佛坐花臺。其色黃白。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之時。天雨白花。飛麗不下。卯時。又

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勅送舍利於曹州。措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部。置興州寺內。廣現神瑞。備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與前佛頂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逾蜜。現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流照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鮮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花。兩兩雙樹下有佛像。樓閣樹林。杳重而出。上有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漸大。已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葉。如貝多。旁立聖僧。午時。復現雙樹之形。下列七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薩像。三花承足。又見天人。擎花在空中。黃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像。傍現二菩薩及黃師子。已時。又見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色師子。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菩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青色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變爲宮殿樓閣。佛坐花臺。其色黃白。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之時。天雨白花。飛麗不下。卯時。又

一〇六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六七五

見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又見大蓋兩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雲氣。氣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蓮花。時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尺餘。小者墮地。狀如桃花。已時後復見三諸天三師子及蓮花水池。午時將下。又見雙樹并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爲五粒。流轉光曜。四月九日。壞平已後。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文生。又見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郁烈人鼻。楷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續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威徵最優。勿高於楷。後以常業終於本寺。

釋智能。李氏。懷州河內人。布意遠塵。東懷律教。收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仁壽置塔奉勅召送於青州勝福寺中。處約懸峯。山參天際。風樹交結。迴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疏山鑿地。入土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通有祈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挺溢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變狀四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栖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其終。

釋曇良。姓。栗。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經。接叙時俗。兩發歸信。爲衆賢之貴入。京遊聽住。眞寂寺。文帝下勅召送舍利于定州開寂

寺。將欲起塔。先造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得石期至。匹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石三枚。底廟及蓋各異。異縣運來。合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臺省。良性樂異迹。周覽觀之。高州西部穀陽城中。有老君宅。今爲祠廟。庭前有石相三十餘株。碑文辭道衡製。廟東百餘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東西十里。有苦城。卽傳所云李壽苦縣人。斯處是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在佛前。唐初卒也。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栖遑。衣服龜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寢幽極。隨入京。爲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聲。三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甌甌。內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瓶內。旋遠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住總化寺。餐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遵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巖。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歸。魏封于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佛宗。雖畫高權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三拜辭。卽蒙剃落。更詣大部。情因彌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濱。依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

敷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勅召於瓜州崇教寺。初達定基。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觸。具表上聞。疑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因大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觀其面。宋以年事高邁。勸樂彌崇。寺任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殷瞻。仍頻講授。門學聯處。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京。蒙還住淨影寺。當遠盛世。居宗紹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勅徵召。送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飛行列。來迎輿上。從野入城。良久方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飄飄垂布。屯聚其上。餘使廓清日曜。天地。後返京邑。常尊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尚梗。崇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十餘。卽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香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世也。衣服龜素。不妄朋從。行必以時。情避嫌。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兼濟禽畜。慈育在心。微經極頓。便即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事。同風拂。願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人。故於無常。得其旨矣。

釋淨辯。姓韋齊。州人。少涉儒門。備聞丘索。孔墨莊老。是所詢謀。忽厭浮假。屏迹出家。經律具嘗。薄通幽極。復經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慮。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住淨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還

○續二經○ (姓)十李○ ○布二希○ ○道二遠○ ○號二敬○ ○舊二真○ ○四二可○ ○其終二終卒○ ○果二果
○四二枝○ ○文○ ○宛二完○ ○(古)十招○ ○仍二勝○ ○也二世○ ○猶二猶○ ○(室)一合○ ○瓶二瓶
○二二推○ ○推○ ○因二用○ ○送十(舍利)○ ○教二敬○ ○大二夫○ ○(年)十七○ ○仍煩二煩○ ○仍
○時二還○ ○部二陳○ ○復二後○ ○慮二慮○

尙受攝大乘。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會與故友因事相乖。被加言謗。終不雪。及委由問答曰。吾思其初結交也情欣若。豈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後勅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號大明。即陳宣帝爲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迫嚴程。憂迫無計。乃一心念佛。衡波直去。即蒙風止安流。沿下。既入湘水。折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涉。不盈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巡行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伏石。辯乃執爐發願。必構起塔。願降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一匹。長四十里。至所。迂基三轉旋迴。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洗。收獲數斤。氣煙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初此山僧頗禪師者。通曉僧也。曾有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無異相。及今遂至乃揭瑞迹。黃白大小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王弘福思與衆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辯欣斯瑞迹。合集前後見聞之事。爲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與禪定復請住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寒暑。物理相會有若自天。況乃神道玄謀。義乖恒應。而可思也。故聖人之爲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以攝生。爲教初信。現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規模之道既弘。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大之非有。均彼我之恒儀。齊色心於性空。絕形有之流轉。幽通而揚化本。極變以達神源。斯道窮微。非屑言也。然則教數下土。匪此難弘。先以威權動之。後以言聲導之。轉發信然。所以開明漸也。像末澆競。法就崩離。神力靜流。通感殆絕。二石之世。澄上揚名。兩蕭接統。誌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之。頃世豪俗。情多浮濫。時陳靈相。或加褒飾。考覈本據。頓墜淫邪。妖異之謠林蒸。是非之論蜂起。至如觀音之拔濟。信而有微。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斯則託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求想象。實假冥緣。故得有淪虛指。因斯以言良有以也。圓通之遊聖寺。昭達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矣。前傳之叙蓬萊。無乖鄙例。曩者顯宗通感。創開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靈通之應。或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有晉嘉相。難杏臻焉。曼翼之威育王。陶侃之逢妙德。自後繁華。難具陳矣。隋高建塔之歲。誦瑞紛綸。神光囑於群物。至深通於疾。病天花與甘露。同降靈芝。共瑞應俱程。空遊仙聖。結霧來儀。水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皆備潛通。君臣相慶。縉素欣欣。其德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卽世或墜。流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神。達命。三畏君子所弘。及煬帝鑄鑄高陽開模之始。其像頂含翠。身曜紫金。靈光通普。顯五色之希奇。瑞花滿庭。開六彩

之殊相。上下同泰。無德稱焉。下詔圖之。遠頒郡國。義當嚮斯厚澤。荷福無疆。遺厥宗社。如山之固。尋復兵飢。存集。宇內分崩。亡靡喪。寶卒。于身世。統緒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以情求。殃慶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天。功高遠舉。輪王樹塔。禍及凶終。何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淳薄。故感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遠籌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賈誼之爲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爲然。何異見羅執於篋笥。而未識成之由。機杆也。觀百穀於倉廩。而未得之山稼穡也。儒之所云命也。釋之所云業也。命繫於業。業繫於心。心發其既參差。業成故亦無准。是以達命業之開士。知報熟而無辭迷。因果之恒人。謂徒言而不應。故馬遷曉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惡善惡之宜。含情而無以釋。斯皆觀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知二。覽釋門之弘教。豈復淪斯網哉。夫造業千端。感報萬緒。或始善而終惡。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難起。故禍福而同萃。惟色一也。等而異而殊。形惟心一也。齊而化而無定。故無學或盡於此生。往業終於卽世。有縛感。由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理之通人。常懷疾惱。日連威雄之達士。終纏碎身。至聖納誘於祇園。王子被讒於清衆。儒宗絕粒於陳壤。堯湯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乖而業命之緣無爽。是知文煬大寶。往福終於此

山二曲 法二結 達二機 計二許 新二弄 迂二塔 王二主 土二士 轉二輪 象二
像二* 論二倫 昭二照 顯二顯 廣二廣 欣二欽 扶二 皆二照 德二得 二
驚二警 莊二莊 季二季 辨二辨 其既二既其 故十(正) 備二備 而無二之 二
百五十一 百化二自能 或十(業) 或(或)一

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大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一手。眉目不動。又爲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時或心忘。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懷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聞境士女聞者。皆來遠數萬里。崖夷然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霽。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扶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衆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清苦。善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紫被贈崖。入火提爲。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子時人物喧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

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輿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舉目視於薪。欣然獨笑。乃傾右脇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偶。起問曰。時將欲至。仍下足白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疊以爲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遠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馮欄下望。令念般若。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燈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黑。重復一禮。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惟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本。免法師乃命收取葬于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一心之不朽也。然崖自生及終。類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與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

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繞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威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誦大義。終莫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諦。何者爲定。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墮。答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今衆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者

①顯二續②③ ④抗二拔⑤ ⑥空二氣⑦ ⑧或見二忽現⑨ ⑩衆二像⑪ ⑫實二音⑬ ⑭清二精⑮ ⑯瑤二班⑰ ⑱時十時⑲
⑳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種種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觀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並兩諸花。大者如兩斛，兜許小者，鐘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又聞大鼓礮礮深遠，久方息，及崖滅後，郛縣人於郛江邊見空穴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爲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廕會，仍兩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幡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花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床，不見焚身，心懷悵悵，夢崖將一沙彌來，袍裏三四餅許香并檀屑，分爲四聚，以遺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爐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於外村，爲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

悉見天花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獺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擲箭聲。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麕。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妥。故其往往現形。豫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

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垂下，徑至其前，圓怒目觀之，都無怖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眼，即欲剗施，便從索手，遂以繩繫腕著樹，齋肘斬而與之。心悶委地。村人明乃聞知，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諸村哀其苦行，爭欲收葬，衆議不決，乃分其屍爲數段，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人。初出家，依止圓禪師，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跏坐修禪，至于沒齒，栖遲荒險，不避豺虎。雖遊浪物表，而手不釋卷，甘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太白諸山，行不裹糧，依時噉草，咀嚼咽飲，都不爲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闡法門，思願既滿，卽事捐捨，引衆集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遠方填赴，充於巖谷，爲建白塔于高峯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立操標勇，貞專自固，恒遊名山，習誦經典，大品法華，偏所通利。其所造集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萬衆中，無不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壤，時經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貫，擢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衆聚山結樂，聞經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坐，傍饒山果，須者

①好十(好)㊦ ②(供)一㊦ ③並一齊㊦ ④(或見…鍾)二十四字二(帶如)二字㊦ ⑤兩二兩㊦ ⑥策二策㊦ ⑦者十(如)㊦ ⑧(天
 間…息)十二字一㊦ ⑨大二天㊦ ⑩廣二股㊦ ⑪旅二榮㊦ ⑫醉二解㊦ ⑬日二日㊦ ⑭山二北㊦ ⑮采二彩㊦
 ⑯人無二無人㊦ ⑰怒二努㊦ ⑱村人別乃二天跟㊦ ⑲遊二游㊦ ⑳管二常㊦ ㉑遠方二方遠㊦ ㉒專二寺㊦ ㉓偏二偏
 ㊦ ㊦ ㊦

負還重更追尋便失來徑。余曾同聚。目悅斯人。衣則百結相連。鉢則幾充。受用汲灌瓦瓶。麻繩繫頸。坐則籍草。脇無著地。驍悍果敢。睡蓋莫欺。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論所指。知足爲先。談授正義。如行爲最。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會無顧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欲爲根。余力既微。無宜自陷。遂逃遁矣。

釋智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捐削世務。而性在和忍。不喜怨酷。或代執勞役。受諸勤苦。情甘如飴。恐其事盡。晚投講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准爲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之櫻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連蹤由甫。又引靜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加以蓮修苦行。亡身爲物。或露形草莽。施諸蚊虻。流血被身。初無懷憚。或委臥亂屍。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祈本志。而虎豹雖來。皆嗅而不食。常懷介介。不副情願。孤殘。狩蹤冀逢食噉。于時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重。不許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投骸未委。安乃總召詳集。洲渚其心。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嚴誅。故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亂世。知士安其在歟。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爲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念。不許道人民間。爾復助急。不許道

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又周臣柳白澤者。奉勅榜山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櫻梓谷內有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釋然復歸。所止前後遭難。會無私隱。皆見解。勉。例如此也。時講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窖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謁。謁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花嚴力耳。凡所祈誠。莫不斯賴。因請講還山。親自經理。四遠承風。投造非一。萬乃與安更開其所住。具如別傳。隋文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櫻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惟安欣茲重復。不爲名馳。依本山居守。素林繁。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舊煙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測之側。鑿龜結庵。延而住之。初止龜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龜窟。石遂依言。進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龜東石壁湖左。有索頭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噴。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龜西魏村張曜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夜往

安所私取佛油。受五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詰令懺悔。扶取油。如語得脫。又龜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禁無言。卿尋歸。懺悔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郭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竊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苫。答以當佛坐。令和逸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累荷。其例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略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臥床枕。失音百日。指搗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大萬村中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齊膝而已。四女亦露過無條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惟有龜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感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

○目二自○ ○准二唯○ ○由甫二禽○ ○介介二分○ ○許一獸○ ○洲一州○ ○知二智○ ○又二父○
○勉二見○ ○脫二免○ ○不二以○ ○頭一自○ ○忍二努○ ○振一震○ ○斗二升○ ○解二即○
○答二答○ ○答二答○ ○服二復○ ○榮荷二崇○ ○臥二即○ ○萬二方○

斯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暢滿胸襟。決心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從之。更互剃髮。頰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爾也。便法服擊錫。徑至宮門。云。鄭頰輒已出家。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勅斬之。頰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濱。時惟旭旦。未合行決。頰曰。若爲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爾尋應被放。不滿本懷。于時道俗圍遶。勸引至暮。而頰厲色。昌言不許。因即斬之。尋有勅放。既所不救。舉朝怨恨。即僞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頰從吉藏法師。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頗有富貴相。但以眇眇。後願怨不得其終。頰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故頰之臨刑。遍禮十方。口誦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大幻莫過身。安心自有處。求人無有人。與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聲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恒日。妻爲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

竄不免捉獲。口云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願深照也。伯乃感而放之。貞觀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誦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襪。付本寺僧。惟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且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潭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五營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兩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即又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于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本寺。怪其不歸。願問無處。便開衣。候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毘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教附後塵。衣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委。名學等見其遺文。前往尋究云。

釋法曠。姓賂。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偏愛儒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染玄業。便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答冷然。無替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闕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爾藏經披讀。以爲恒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願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誦千遍。數旬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氍毹。滿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最誠門人。惟存離著。以未代根機。隨塵生染。故也。年登知命。便出祖三衣。瓶鉢以外。一無受畜。卓然正色。懷潔風霜。人有與語。惟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每日余惟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厭者希。死厭又少。常懷快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頰云。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厭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幡蓋列衛。而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壑。至地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博訪遺身。其類甚衆。且隨疏出。示爲一例。餘者蓋闕。

釋會通。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檢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願習。授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花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爾加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遺骨。爲起白塔。勒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花。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飲茶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穀。惟噉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

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惟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至燒處其姊先以火

柱妹頂請妹又以火柱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鼻口

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花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衆欣嘆爲起高塔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東滿乾龍之人問

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骸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宇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緯部惟行念佛彌陀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化寫彌陀經數萬卷士女

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不導曰念佛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西望倒

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紹蘭梨者梓州玄武人也俗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蟲甚瘦又將一子於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歎曰此

蟲應在深山今乃出路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飢渴乃脫衣往臥蟲前蟲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

行大業之初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持仗不敢獨行害人既多紹乃往到其

處立茅苦坐蟲並遂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乞諸

蟲鳥而彪嫌我身生尙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乃收葬之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寺常以頭陀爲業在寺南驢山幽谷結草爲庵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持錫出山乞食飯鉢滿已隨處而食還來菴所七日爲

期初無替廢所以村野有信別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歡笑先言卑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

入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庵看之端拱而卒衆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迫而祭之方

知氣盡加坐不腐儼若生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蟲傷也四年冬首余往觀焉山北人接還村內爲起廟舍安置厥形雖皮鞭骨連而容色不改加坐如故乃於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袒

三衣不服繒纈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年稊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忽然呻喚即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厲難耐

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誠勸曰汝亦易詵前後俱冷俱是一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爲汝師或時欲補衣

以布相著欲加縫綴即便入定後出之時收而乞食斯季世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

蹤也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氈而爲袈裟都無繒絹者縱用以爲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國見今養

蠶惟擬取綿亦不殺害故知休之慈教與衡岳同風前已廣彰恐迷重舉自餘服翫安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爲難苟免無恥當今爲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風猷上達下達之言照揚經典皆所以嚴規庸

度開導精靈惟道居尊惟德生生物故能兼忘通塞兩遣是非體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達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

無性靈命算之若流惟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幻居安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則宅生附世纏取未捐寄以弘因用清心惑或挫

拉以加惱辱或抑制以事奴貽或焚灼以拔食源或剝剔以窮癡本纏身爲炬且達迷途然臂爲明時陳報德出燈入鐵之相

其蹤若林肉山乳海之能備聞前策斯皆拔倒我之宏根顯坏形之可厭以將崩之朽宅質金剛之法身經不云乎誠至言矣若夫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授之其實惟

命大聖成教豈虛構哉故藥王上賢焚體由其通顯下凡仰慕灼爛寧不失心然僧崖正身於猛焰言聲不改大志剝臂以熱鐵神操逾新玄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沒

法安亡形於縲維放免來投是知操不可奪行不可掩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腸樹表條肉林中舒顏而臨白刃含笑

而受輕辱並如本紀又可嘉哉然則四果正士灰身而避誘徒八千受決護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何情而脫苦自非

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何情而脫苦自非

○柱二姓○ ○年十(可)○ ○寓二萬○ ○念佛一定生○ ○(遂)一○ ○前真 ○(紹蘭梨...之)百九十八字○(又近...關)九十
八字○ ○一十(大)○ ○顯二報○ ○伏二杖○ ○苦十(河)○ ○刺二刺○ ○觀二觀○ ○(村)十人○ ○且
二但○ ○冷二冷○ ○(前已廣彰恐迷重舉)一○ ○拘二拘○ ○照二照○ ○微二微○ ○結二僅○ ○送二重
○ ○肉山乳二肉山乳○ ○神二神

懷安曠濟行杜我人。觀色相爲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能追蹤前聖。誠宗像末之寄乎。或者問曰。夫厭生者當拔生因。豈斷苦果而推集本。未聞其旨。請爲陳之。斯立言也。不無恒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相屬。我爲集本。如煙之待構。生重惟身。隨重而行對治。如世之病任。形而設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謙虛以攻。癡慢。斯業可尙。同靜觀而緣色心。斯道可崇。等卽有而爲空也。必迷斯迹。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經一句。勝捨多身。世該所質。惟斯人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捐支節。分遣著情。聖教包羅義含。知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呻。嗚而就終。或激激而赴難。前傳所評何世無耶。又有未明教迹。姪惱纏封。恐漏初篇。割從蘭隸。矜誕爲德。輕侮僧倫。聖教科治必有深旨。良以愛之所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染愛逾增。深爲道障。現充戒難。尙須加之擯罪。寧敢依之起禍。又有臨終遺訣。骸林下。或沈在。潤流通。資翔泳。或深瘞高墳。豐碑紀德。或乘崖。漏窟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神。或灰骨塗像。以陳身奉之供。鑽腐削則謂遺塵勞。矧目支解言。傾情愆。斯途衆矣。因而叙之。且夫陳屍林薄。少而祛。鄙吝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以於熏勃。得夫相捕。妙能兼濟。遂有蟲蛆涌於肉外。鳥隨啄吞狼籍。膏於

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焉。火葬焚以蒸薪。水葬沈於深潭。土葬埋於岸旁。林葬棄之中野。法王輪王同依火祀。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夏所傳。惟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蹤。故瓦掩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聖周。行瓦棺之事也。般人以木。得積。藤。絨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雖明。望葬行者猶希。故掩。骸埋。衛。棚而瘞也。上古墓而不墳。未通。庶類。赫胥。虞。陵之后。現卽因山爲陵。下古相沿。同行土葬。紘。紀。故且削之。若乃。碑。行。紀。言。導。後。業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德。之。微。功。阿。含。之。所。開。明。卽。世。彌。其。昌。矣。至。於。埋。屍。塔。側。尙制。遠。撒。邊。坊。親。用。骨。塗。是。乃。虛。通。諂。附。又有厭割人。世。生。深。林。廣。告。四。部。望存。九。請。既。失。情。投。僂。從。事。道。俗。讚。善。價從。相。催。嘔。盛。不。已。放。身。嚴。整。據。律。則。罪當。初。聚。論。情。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略。賢。疣。雖。符。極。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染。必。能曠。蕩。無。寄。開。化。昏。迷。故。非。此。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達。而。世。或。多。事。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重。尸。或。呼。吸。沈。瀝。或吐。納。陰。陽。或。假。藥。以。導。還。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術。斯。蹤。極。衆。焉。足。聞。乎。並。先。聖。之。所。關。鍵。後賢。之。所。相。擲。方。復。周。章。求。及。追。賞。時。澆。負。鑠陵。峯。望。五。芝。之。休。氣。擔。鐵。赴。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爲。吾。賢。用。淫。祀。爲。終。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寄。釋。門。虛。行。一

世。可。爲。悲。夫。是。知。生。死。大。期。自。有。恒。數。初果。分。齊。餘。未。詳。論。而。忽。則。以。凡。心。籌。諸。聖慮。通。成。愚。結。知。何。不。爲。然。則。寒。林。之。動。庸誠。因。悟。無。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身。碎。身。之。相。權。行。實。行。之。方。顯。妙。化。之。知。機通。大。聖。之。宏。略。也。水。清。有。著。終。果。言。於厚。葬。虛。心。不。實。則。任。物。之。行。藏。斯。道。不。窮固。略。言。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讀誦篇第八 正紀十四人 附見七

人

魏泰岳人頭山街草寺釋志湛傳一

魏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傳二

益州招提寺釋慧恭傳三

眉州隆山鼎鼻山釋法泰傳四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

伯濟國達摩山寺釋慧顯傳六

唐益州福成寺釋道積傳七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

唐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

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銓僧十二

唐雍州醴泉沙門釋道俗傳十三

①推二操台 ②廣一廣 ③該二該 ④支二支 ⑤一 ⑥一 ⑦一 ⑧一 ⑨一 ⑩一 ⑪一 ⑫一 ⑬一 ⑭一 ⑮一 ⑯一 ⑰一 ⑱一 ⑲一 ⑳一 ㉑一 ㉒一 ㉓一 ㉔一 ㉕一 ㉖一 ㉗一 ㉘一 ㉙一 ㉚一 ㉛一 ㉜一 ㉝一 ㉞一 ㉟一 ㊱一 ㊲一 ㊳一 ㊴一 ㊵一 ㊶一 ㊷一 ㊸一 ㊹一 ㊺一 ㊻一 ㊼一 ㊽一 ㊾一 ㊿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唐京師羅漢寺釋寶相傳十四 法遠

釋志滿。齊州山在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務。每遊諸禽獸。而群不為亂。住人頭山。還谷中。衡草寺。寺即宋末那跋摩之所立也。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帝曰。北方山往縣人。住今衡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楊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遙禮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收。葬于入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泥塗。鳥。狩不敢。凌汚。今猶存焉。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堤下。後還改葬。骸骨並枯。惟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惟舌如故。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旁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耳。誦滿千遍。其微驗乎。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還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遙旋而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威應。纔始發聲。此之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相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石函藏之。還于山室。云。又

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豐澤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隨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願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几可速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厭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閹官自慨刑餘。不遠入族。奏乞入山修道。有勸許之。乃齋一部花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靈覺盡生。復丈夫相。還狀奏聞。高祖信敬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於是大代之國花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釋法建者。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誦經一千卷。仍多閑暇。遊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誦。音不外微。有人倚壁聽聽臨響。但聞經聲細細。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款。迥地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帙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促千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續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來並執本。迥聽法建登座為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吸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機似聞餘音。情疎意逸者。空望塵聞。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迥既出。歎息曰。自如來寂滅之後。阿難號為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與同寺慧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探。恭長往荆楊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毘曇論。迴延拘舍地。持成實毘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爾絕群。道俗欽重。觀施盈積。恭後從江表來還。二人相遇。欣歡。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竟無所道。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為性開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答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開鈍。懶墮所為。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遵敬者

①住今二頭山 ②於二歌 ③波二波 ④惟二唯 ⑤道二通 ⑥來二來 ⑦及二及 ⑧(山)一(山) ⑨云十(云) ⑩二二 ⑪二二 ⑫二二 ⑬二二 ⑭二二 ⑮二二 ⑯二二 ⑰二二 ⑱二二 ⑲二二 ⑳二二 ㉑二二 ㉒二二 ㉓二二 ㉔二二 ㉕二二 ㉖二二 ㉗二二 ㉘二二 ㉙二二 ㉚二二 ㉛二二 ㉜二二 ㉝二二 ㉞二二 ㉟二二 ㊱二二 ㊲二二 ㊳二二 ㊴二二 ㊵二二 ㊶二二 ㊷二二 ㊸二二 ㊹二二 ㊺二二 ㊻二二 ㊼二二 ㊽二二 ㊾二二 ㊿二二

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如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聞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是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嘹亮振空。花則霽霽滿地。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訖。花樂方歇。慧遠接足頂禮。淚下交連。謝曰。慧遠頃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滅。

釋法泰。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爲道士十餘年。中間忽自悟。迴心正覺。因即剃除。始誦法華經。尋即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莊漢令一人擔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頭是衣服。擔行至地名荅橋。橋忽斷。泰在後。負擔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沒不見。泰於岸上捶胸號哭曰。錢衣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即高聲唱言。如能爲渡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嘆而不

得經。泰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木擎之。宛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即以二千錢。償所

澆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爲急覓。非是貪錢弟子。雖備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已遠矣。泰至田城都裝潢。以檀香爲軸。表帶及帙并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泰勤誦持一夜一遍。時彭法師彼寺講。夜欲看讀。恒嫌泰鬧亂其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泰前大有人衆。皆胡跪合掌。彭退流汗。即移所住。泰年八十終矣。

釋慧超。姓況氏。丹陽建元人。慕懷溫裕立性懷仁。弱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經。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公。篤志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遠。德冠時賢。思對衆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停頓移歲。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師藥坐禪。翼言終老。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帝城。以超業行不群。特留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

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淨業法師卜居藍田谷之悟真寺。欽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昧。惠及大業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道。屢辭。矻疾後許還山。德威物情頗存。汲引四川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誠。請傳香德。并爲經始伽藍。繼繼益粒。大唐伊始。榮重於前。京邑名僧。慧因保恭等。情慕隱淪。咸就栖止。蔭松偃石。論詳道義。皆曰。斯誠出要樂也。後臥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

也。長生不欣。夕死不憾。乃面西正坐云。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言如入定。奄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餘日。顏色不變。天策上將開稱希有。遣人就視。端拱如生。自超九歲入道。即誦法華五十餘年。萬有餘遍。感靈獲瑞。不可勝言。弟子法成等。爲建白塔于寺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法華爲業。祈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神。彌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有衆則講。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詣接。便往南方達摩山。山極深險。重險巖固。縱有往展。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于彼。同學與屍置石窟中。虎瞰身骨。並盡。惟餘體骨存焉。經于三周。其舌滿紅赤。柔軟勝常。過後方變紫。觀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緘閉于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即貞觀之初年也。

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生常恒業。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座。然後開之。立性沈審。慈仁總務。諸有屬疾。洞爛者。其氣彌復。奮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爲補洗。時有問者。積云。清淨臭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爲行也。而患已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尚。乃就加漆布

①如是②是二③是二④是二⑤是二⑥是二⑦是二⑧是二⑨是二⑩是二⑪是二⑫是二⑬是二⑭是二⑮是二⑯是二⑰是二⑱是二⑲是二⑳是二㉑是二㉒是二㉓是二㉔是二㉕是二㉖是二㉗是二㉘是二㉙是二㉚是二㉛是二㉜是二㉝是二㉞是二㉟是二㊱是二㊲是二㊳是二㊴是二㊵是二㊶是二㊷是二㊸是二㊹是二㊺是二㊻是二㊼是二㊽是二㊾是二㊿是二

興敬巴蜀京邑諸僧受誦涅槃其列非少。又有沙門洪遠僧恩並誦涅槃。皂素迴向。遠志尚敦。整情捐名利。微入會昌。隆禮供給。恩道心清。肅成節動人。弘福禪定。兩以崇德。而卑牧自處。豪俗罕知。時弘福寺有沙門智暉者。本族江表。隋朝徵入。深契法華。鎮恒抄寫。所得外利。即用雇人。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恒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今總寺任彌勤。恒業年七十餘矣。

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少年出家。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爲常途業。歷遊邑洛。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爲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來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經行擁閣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那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紆紆頗相凌侮。瓊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也。遂禮一拜。道像並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瓊曰。斯吾所爲。勿妄怨也。初未之信。既安又禮。

如前崩倒。合衆驚懼。掌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戒法。傍縣道黨相將數。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授苦薩戒焉。縣令高遠者。素有誠敬。承風數導。更於州寺召僧弘講。合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善慧。姓荀氏。河內溫人。博通群籍。統括文義。逮于九章律。歷七曜盈虛。皆吞若胸中。抵掌符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創歸僧伍。初在除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收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飢自勵。奉法無殆。洗機護淨。彌隆恒日。但以邊邑。寡學文字。紙繆。至於音詰。衆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皆疑。乃以大業末。歸負錫西入。屢逢群盜。衣裳略盡。但有弊布目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關口。素闕編文。遂即正念。直前從門而度。于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古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形服鄙惡。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袒獨坐。都講財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既闌揚。勇心承望。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暇忍寒。歡笑熙熙。如買獲寶。竟冬常爾。衆方美之。問以詞旨。片無遺忘。乃以開法同屬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脫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滯。慧又師喜。兩振芳規。武德初年。隨住藍田之津梁寺。俗本驢戎。互相梗戾。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

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之逃逸之備。賴其安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棄鄴俗。典此玄模。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顧客旅。雅重經教。其有未曾觀者。要必親觀。若值行要。果日誦持。以爲薰習之基也。

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威儀。其聲不輟。偏存物命。直視低目。地有蟲豸。必迴身而避。不敢跨越。有問。答曰。斯之與吾。生死不定。將不先成正覺。安可妄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于五宿。既似長逝。又不臭腐。乃合床內。于窟中。

釋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和。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焰昇帳。遂即退悔。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沈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爲若此矣。誠奉佩訓。曷講法華經。以爲恒任。又謁禪林寺相禪師。詢于定行。而德茂時宗。學優衆仰。晚住雲花。綱理僧鎮。隋文欽德。請導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笈長驅。歷遊名岳。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栖遲藍谷。處既局狹。纔止一床。旋轉經行。恐顯深堅。便刻述開林。披雲附景。茅茨葺宇。甕牖疎簾。情事相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

列二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

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

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

依欣然符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翹

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即入淨行道。重惠匠人。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隱山閣。谷列棟開。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余曾遊焉。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汁。身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財兩紙酬。其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來。誠恒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觀。略無遺漏。故其剏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啖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後營齊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願山岑曰。鳥既不至。誠吾無感也。將不。衆諸穢行致有此徵。言已歎然飛來。旋環鳴轉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如此者非復可述。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未嘗收舉。屬洪雨。旁注溝澗。波飛。走往看之。而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

既覺往開。恰獲古龜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術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終。與。旁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假。致歌。願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機內。又聞異香。芬芳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遍。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遍。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言。略計十年之勤。萬有餘遍。釋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時以同塵身子。故密加異之。既誕育後。靈驗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拔濟。至年十九。同佛出家。既。惟一己二親留礙。乃於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即辭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剃落。初。齋。麵六斗。擬作月糧。日噉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龍池寺。欽重經論。日誦萬言。前後總計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巖穴。大業之始。以藏名稱。惟遠道俗所聞。下勸徵延。入住禪定。唐運既興。崇繕法宇。有勅於金城坊建會昌寺。并請大德。四十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行德風彰。又請住焉。供事彌隆。極光恒。美。而性樂山水。志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泉。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思。居止載紀。衆聚如山。說導。亡。疲開悟。逾廣。後為元早。經時山泉乃竭。合寺僧衆咸以驚嗟。藏乃至心祈請。其泉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弘操。嶽時器局。川。停。不擾。榮利。不懷。寵辱。濟度群有不略。寸陰。乃鈔摘衆經。大乘要句。以爲卷軸。紙別五經三經。卷部二十五。十。總有十卷。每講開務。極增成學。開義兩持。偏無迷。忘。夏。分。常。行。方。等。機。法。賢。劫。千。佛。日。禮。一。遍。常。坐。不。臥。垂。垂。三。十。年。翹。勤。專。注。難。加。係。述。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觀。其。讀。誦。之。富。振。古。罕。傳。視。其。體。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眶。含。露。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於。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于。志。憲。爲。文。

釋慧鑒。姓蕭氏。今特進宋公瑤之兄子也。父仕隋爲梁公。祖即梁明帝矣。性度恢簡。志用冲粹。姑即隋煬之后也。自幼及長。恒在宮闈。慕樂超世。無因自達。年既冠成。帝乃向以秦孝王女爲妻。非其願也。事不獲已。時行伉儷。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茲剃落。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肇住莊嚴寺。廣聽衆部。而以攝論爲心。頗懷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被用爲模楷。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東宮中舍。文

○右二石○ ○川一○ ○其二直○ ○以二已○ ○上二止○ ○兼二按○ ○環二還○ ○前十(後)○ ○連十(前)○ ○他二
化○ ○(佛)一○ ○(古)一○ ○術二術○ ○終二終○ ○勞二勞○ ○假二假○ ○法二法○ ○十十(八)○
○美二度○ ○亡二不○ ○序二序○ ○二二三○ ○忘二妄○ ○夏二夏○ ○三二二○ ○女十(云)○
○二二○

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悟。昏誡。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鄆州內都人。住既山栖。立性淳素。言令質樸。叙悟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閉明經詰。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見一

。隔岸屢有異光。怪而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湖底石跌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臥石如像。半現於外。遂加功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不加鑿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

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願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挖舉。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

乃執爐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時立。大眾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爲嘉瑞也。乃改元爲大像焉。自爾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勅。以其所住爲大像寺。今所謂顯隱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暗更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

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爲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彌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鄉飯。主人上坐親事。經理。

勅沙彌爲取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見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嚼。顯怪其旋轉之頃而遊萬里之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船還。故往彭城訪吳蒼鷹。具知由委。其犬嚼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緣漢聖僧血也。當時見爲取食。何期犬遂損耶。應聞懺咎。即捨宅爲寺。自至揚都。廣求經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躍。奄入船中。即得安流。并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也。應求像未獲。奔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應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應將像還至京。詔令模之。合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莫辨。任應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恰至應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相州鄴縣

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齋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開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並委鑄括。乃於雜傳得影像記。即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兩盛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武。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觀。武德七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

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勅入

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平太

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瑰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入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且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

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平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瑰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入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且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

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平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瑰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入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且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

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平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瑰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入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且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

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平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瑰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入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且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

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萬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平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瑰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入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中廣齋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且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

①贊二智②叙二賢③攝二勝④隨二時⑤飲⑥功二⑦廣二⑧時一開⑨理十乃⑩船二鮑⑪合二令⑫辯二辨⑬弄二學⑭至十所⑮影二景⑯途二道⑰夕二多⑱惟一唯⑲且二日⑳

依佛如睡。夢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了無謬誤。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三換其刀。皮肉不損。怪以奏聞。承相高歡表請免刑。仍勅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又昔彌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于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主乘為荊州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中士女被廢僧尼。掩淚痛心。無由救止。哲見欽崇彌至。瞋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殄。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挽不動。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各一百牽之。如故。鑿然逾固。進三百人牽猶不動。哲怒彌盛。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勇。即遣鎔毀之。都無慚懼。自又馳馬欲報。刺史曰。可百步。幡然落地。失痛直視。四支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揚都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軼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

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帳。僧徒像以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中途無不雨流。滂注。家國所幸。有年斯賴。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陳氏順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迴正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勅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加頭上。帝聞之。乃燒香祝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其微。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像。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令即機。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乃在。南面中門。來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且更看像。還在南。金皆愧悔。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殿矣。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禮敬。五十許年初無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在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元帝。帝宮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維。婦女孀杜。典衛宮闕。為性兒。捍不見後世。欲毀二像為金銀。擬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縛佛頂。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遣衆人失瘡如醉。不

能自勝。杜龜即被打斃。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怖畏之像。競來打擊。略無休息。叩號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葬具。造輜轎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勅取重雲殿中佛像寶帳。珩珮珠玉。鑒飾之具。將用送終。人力既豐。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圍遶佛殿。自餘方左白日開朗。百工聞怪。同本看觀。須臾大雨橫注。雷電震吼。煙張鴉吻。火烈雲中。流光布焰。高下相涉。並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帳座。一時騰上。煙火相扶。欽然遠逝。觀者傾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故所。惟覺柱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殿影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雇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者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燬。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壘疊而圍之。須臾硬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慚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應。竊以像避延燒。符驚

○刺○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一百三十○一百四十○一百五十○一百六十○一百七十○一百八十○一百九十○二百○二百一十○二百二十○二百三十○二百四十○二百五十○二百六十○二百七十○二百八十○二百九十○三百○三百一十○三百二十○三百三十○三百四十○三百五十○三百六十○三百七十○三百八十○三百九十○四百○四百一十○四百二十○四百三十○四百四十○四百五十○四百六十○四百七十○四百八十○四百九十○五百○五百一十○五百二十○五百三十○五百四十○五百五十○五百六十○五百七十○五百八十○五百九十○六百○六百一十○六百二十○六百三十○六百四十○六百五十○六百六十○六百七十○六百八十○六百九十○七百○七百一十○七百二十○七百三十○七百四十○七百五十○七百六十○七百七十○七百八十○七百九十○八百○八百一十○八百二十○八百三十○八百四十○八百五十○八百六十○八百七十○八百八十○八百九十○九百○九百一十○九百二十○九百三十○九百四十○九百五十○九百六十○九百七十○九百八十○九百九十○一千○一千一十○一千二十○一千三十○一千四十○一千五十○一千六十○一千七十○一千八十○一千九十○二千○二千一十○二千二十○二千三十○二千四十○二千五十○二千六十○二千七十○二千八十○二千九十○三千○三千一十○三千二十○三千三十○三千四十○三千五十○三千六十○三千七十○三千八十○三千九十○四千○四千一十○四千二十○四千三十○四千四十○四千五十○四千六十○四千七十○四千八十○四千九十○五千○五千一十○五千二十○五千三十○五千四十○五千五十○五千六十○五千七十○五千八十○五千九十○六千○六千一十○六千二十○六千三十○六千四十○六千五十○六千六十○六千七十○六千八十○六千九十○七千○七千一十○七千二十○七千三十○七千四十○七千五十○七千六十○七千七十○七千八十○七千九十○八千○八千一十○八千二十○八千三十○八千四十○八千五十○八千六十○八千七十○八千八十○八千九十○九千○九千一十○九千二十○九千三十○九千四十○九千五十○九千六十○九千七十○九千八十○九千九十○

邪道。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光密迹之興。弘護其相大矣。具在前。聞。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祖衣。來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隣母同聚言笑。忽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鄰母百步之外。土泥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焦。踰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殮。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如上下諸例中。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廢。爲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瘟疫大行。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悲。於楊都大市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裝飾華敞。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楊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沂江西上。至鄱陽。預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卽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慧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晚開

七間。變樞重。光。耀山勢。初造之日。嘗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爲楠如求。不獲。闔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幽。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見有光明。窺見其中。可通材道。惟有五人。餘並天岸。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濶。輒筏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闔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潤當于閩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尙在。晚往長沙。鑄鐵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傾竭金貝者。兢競業業。恐其不受。達任性造真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然其形服弊。殆不可觀。外綜繁殷。內收收理。靜。傍觀沈伏。似不能言。而指攝應附。立有成。遂斯卽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爲西林閣。成。尊容猶。復沿江投造。修建充滿。故舉閣開備。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臥。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密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身長八尺。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鵝行象步。聲氣雄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

志學。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太虛中坐。便晃然厭俗。欣慕出家。私卽立名。爲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鎖自然解。乃歎曰。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爲之潛光。須彌爲之崩頽。星辰爲之改度。嘉樹爲之藏摧。況復金木之興。桂栢奚足以語哉。二親顧其冥感。任從道化。依象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清澁。行多浮略。迂誕。見其戒未。聞而超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卒非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提其神宇。密相高尙。及昇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勢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蔚可崇。周保定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淨。由此彌開。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爲。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邇。德聲聞。天庭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彌達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方正。賞罰嚴。綿益欽風。貴賤攸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衆。僧事獨免。以引隨者。仁壽以後。重率寺衆。共轉藏經。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錫一出。俗緣皆晃指授。故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身長八尺。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鵝行象步。聲氣雄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

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壽寺
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華池自然
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彫死。寺內蒿微非時
發花。嘩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端。不無生滅
之懷。德異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諸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郡之錢
塘縣。因。而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
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
之高。有聞編俗。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
造。秦皇寺。宏壯之極。聲。竭泉府。迺勅專
監百工。故得探測指擗。面勢嚴淨。至德二
年。又勅爲寺主。慎。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
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
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建塔五層。金
鑿景。耀峨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煬
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爲寺。任繕造之功
故也。初梁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
陽之龍光寺。及陳國云亡。道場焚毀。力乃
奉接尊儀。及王諡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
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宣
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並夾二樓。寺
衆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構。力乃
勸率同侶二百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
人力既壯。規摹所指。妙盡物情。卽年成立。
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冠區宇。
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廚。倉庫備
足。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再往京師。深
降恩禮。還至江都。又蒙勅慰。大業十年。自
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模寫瑞像。並二菩薩。

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
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
守護殿閣。寺居孤免。顧影爲憐。吸菽飲
水。再離寒暑。雖者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
塗。概落周匝。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竟。賊
徒。雪。泣。見者哀歎。往往革心。相佐修補。皇
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
公。室。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
公。負。阻。繕。兵。戈。潛。圖。反。叛。凡。百。寺。觀
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
以。留。寺。宇。祐。僞。號。尊。稱。志。在。傾。殄。雖。得
其。書。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
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
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江。可
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渡。衣
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
以。香。湯。沐浴。加。跌。面。西。引。火。自。焚。卒。於。炭
聚。時。年。八。十。卽。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
火。滅。合。掌。凝。然。更。足。聞。維。一。時。都。化。初。力
在。佛。前。焚。時。群。鶴。哀。鳴。其。聲。甚。切。右。邊。七
匝。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遷。殿。閣。房
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瞻。昔。焉。門。人。慧
安。智。願。者。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于
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歸。於
本。閣。云

同侶高之。微難。鑄錯詞鋒。驚。擬。又能流靡
巧。便。不。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
仲冬。大掌維那。時。鍾。所。役。奉。佩。勤。至。僧。徒
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
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行。從
達。於。彭。城。不。幸。病。死。生。於。地。獄。備。經。五。苦
辛。酸。巨。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
定。寺。僧。智。興。鳴。鍾。發。聲。響。振。地。獄。同。受
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可
具。絹。十。匹。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怪。夢
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
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
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與。自。陳。無。德。並
施。大。衆。有。問。與。曰。何。緣。鳴。鍾。乃。感。斯。應。
與。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厨。賦。吒。王。劍
輪。停。事。及。增。一。阿。含。鍾。聲。功。德。敬。遵。此。轍
苦。力。行。之。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
用。執。鍾。槌。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
肉。掌。中。凝。血。不。以。爲。辭。又。至。諸。時。鳴。鍾。
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將。欲
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鍾。聲。俱。時
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惟。微。誠。遂。能
遠。感。衆。服。其。言。以。貞。觀。六。年。三。月。遇。疾。少
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爾
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葬。於。杜。城
窟。中。弟。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講。法
華。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材。
既。蒞。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

○壽二資○ ○影二周○ ○而十出○ ○奉二樂○ ○壽二壽○ ○(建)一○ ○榮二紫○ ○再二敦○ ○壽二陀○ ○
○雲二前○ ○室二風○ ○結二新○ ○[文]一○ ○過二過○ ○江十何○ ○(河)○ ○加二流○ ○壽二還○ ○
○洛二紹○ ○治二二○ ○二二二○ ○中二內○ ○二二二○ ○後世二終日○ ○二二食○ ○壽二通○ ○
○子二并○ ○

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掌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恢郎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即爲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明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爲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皇十三年。辭師振錫周行採義。路經滄。冀就遠行寺。普與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情通三事。爲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供寶昌寺明及法師諸習地論。又依辯才智疑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惠習六分轉依無塵。惟識一期明悟。仁壽二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探地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往往宣傳。及知命將降。偏弘地持。以爲誠易之極。特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謹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願。每謂徒屬曰。女爲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汚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諸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己。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四丈。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

著艾請續繼之。乃惟大造之未成也。且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影。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屋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曰。狩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囿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攝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菲食。輕財重命。普救股肱追靜歸閑。爲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龍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之寶。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爲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孫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

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繼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傍爲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懷。堯素以殺戮無度。驕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當時獲寢。而禍作其兆。卒爲城人薛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爲魚肉。既出家後。詞責本緣。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卽世。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吾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刺史貌吾增爲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鍾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讚明。擁塵聚戲。必先景塔。每見形像。生知體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野。廣訪名賢。用爲師傅。年至十九。方蒙剃落。謹敬謙恭。專思行務。雖經論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通宗系。追求善友。無擇遐邇。潔然自厲。

①父二又②年十③心一之④影二⑤清十⑥海一⑦真二海⑧清一清⑨供二供⑩二二三⑪二二⑫二二⑬二二⑭二二⑮二二⑯二二⑰二二⑱二二⑲二二⑳二二㉑二二㉒二二㉓二二㉔二二㉕二二㉖二二㉗二二㉘二二㉙二二㉚二二㉛二二㉜二二㉝二二㉞二二㉟二二㊱二二㊲二二㊳二二㊴二二㊵二二㊶二二㊷二二㊸二二㊹二二㊺二二㊻二二㊼二二㊽二二㊾二二㊿二二

不群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持戒檢。禮懺爲業。因往太白山。誦佛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其總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隴。先有僧昌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爲師導。從受義業。亟染。涼。後還京。登住慧雲寺。值默禪師。又從請業。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道承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受道。聞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俗衆。美依承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勵勇。萬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微祥。自爾至終。千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大衆。盛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輦爲最。積而能散。時又珍重。常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輒奉人別十縷。將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必若約裁。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竭。庫先無貯物。出散之晨。及設大會。七衆俱集。施物山積。新舊咸充。時又欽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靈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觀斯不懼耶。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爾。默將滅度。以普福田。業委於美。美頂行之。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糗糧。及諸造福。處處多有。匪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諸寺受盆。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俗所謂普盆錢也。往住禪定斯事無殆。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

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餅。以用供養。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便曰。易可辦耳。且復三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即隨言給。但云多辦。盆水槽多貯冷水。明且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搗案。鼓動人物。僧俗聚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隨熟內水。自往攪之。及明行餅。皆訝緊執。抽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失所。餘有槽瓮中餅。日別供僧。乃盡。限期一無。爛壞。合衆悲慶。咸通斯應。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而住。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管共舍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淨方等。凡欲進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齋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信。彌隆。勤懇不絕。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陷蟲蟻。慈濟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効不輕。通禮七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如斯難行。其相紛綸。即日略舒。差難備舉。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鵝鳴。後又收骸於檀梓谷起塔。弟子等樹

碑于會昌寺。侍中于志寧爲文。又京邑沙門。疊獻者。亦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光明寶閣。冠絕寰中。慈悲佛殿。時所驚異。人世密爾。故不廣焉。

釋慧育。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樂崇福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法華。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構。並用相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浮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廩碾磴。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終始監護。功實一人。年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劬經久。且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舞。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問觀。以爲欣慶。故家人子。弟接踵傳風。聲伎之最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知卒。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罪。須加重病。事由蒼造。掘鑿故也。至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露骸收葬。爲起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法素者。僞儒不倫。操業奇卓。雅爲衆怪。本師智顗。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適所至。皆設萬人大會。夜告纔竟。明即成辦。此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四肌膚相。望有若塊焉。寺有金像二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融破。衆米作糜。條

加二知 ②值十(祥) ③珍二福 ④必二如 ⑤(之) ⑥成二盛 ⑦業十(用) ⑧殿二報 ⑨住二住 ⑩差 且二日 ⑪先 ⑫三二二 ⑬我二完 ⑭建二建 ⑮緊二緊 ⑯悔二悔 ⑰(通) ⑱日二日 ⑲二尤 ⑳命 ㉑命 ㉒建二卓 ㉓功二切 ㉔用二周 ㉕弟二女 ㉖肌二肌 ㉗寺二寺 ㉘帝 ㉙二第 ㉚余二

諸餓者須與米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來因地為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餓。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偽鄉降日。像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譎。險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卒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皇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成就。惟其終始合衆。畏懼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慧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郡遙推。昂之還南。得袈裟二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問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鑿盤座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

道俗三萬衆。此像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馬並死。惟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為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臘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廬舍。那三匝。還於佛前。開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龜安繩床。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萬餘悲涼相結。云。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樂道。投匡山六林寺沙門智鑄。而出家焉。鑄亦標領當時。有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達禪師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來祈請。雲為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不許之。雲以來告不申。便陳死請。委身

在地。涕泗滂沱。流涎塗滿。滿五尺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誓願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盛。歎然迴意。雲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群虎。不暇駐目。延達至山。須有經始。而流諸處。校功德。時屬嚴冬。冰擁船路。崩砂類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冰挽纜。腰膝以下。凌漸截肉。流血凝住。不覺疲苦。自此船行。二百餘里。方登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季末。船中表賊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僞稱楚帝。僞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風發心。欣寫廬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者。追俗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此選。鐘鍾既辦。便就銘範。光儀乃具。惟頭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其年秀才僞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遺才為信。行至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惟人達岸。才諸無所恨。但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不絕。誓願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汎隱向岸。就才。既獲色金。衆同叫歡。欣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怪。驚異靈威。及才之遇害也。刃開頸脇。恰符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曉禪師。及楚都既覆。群寇交

○儒二○ ○泉二黃○ ○樞二○ ○終二○ ○精二○ ○則二○ ○二二三○ ○百十(里)○ ○主二王○ ○關二胡○ ○涼二位○ ○結二○ ○云十(耳)○ ○出二山○ ○(有)十連○ ○滿二滿○ ○須二頂○ ○并二岸○ ○以二已○ ○感二成○ ○宮二都○ ○但十(恨)○ ○呼二吁○ ○汎十(汎)○ ○被二被○

侵曉用弊布裹金。瘡以避難。不免爲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瘡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提。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臂。雲爲模樣。早成遂前。期日。李氏不知已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臂。如何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卽於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而燒焉。又感微應。略其事也。雲以江介威紆。吳逢章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京。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陽開化。大適本志。悲喜交并。探綴行務。有聞朝省。下勅令住弘福。而形貌長偉。骨面多聲。言晤成章。衆所知識。偏能誦誦。願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群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聞。噫。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卽目故。略叙之。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博。要惟二種。道法弘世。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則導。皆開其耳目。宗途既闡。萬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微。終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惟積土之漸。沿斯已後。福事彌隆。無憂之福林繁。有信之園星布。自摩。勝人。落。其相先揚。建寺以宅。僧尼。顯福門之出。俗圖繪以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重其高奇。遂得金刹。千雲。四遠瞻而懷敬。寶臺架迥。七衆望以知歸。並弘道之初津。攝度之權衡也。至

如引風治閣。出慧達之深誠。傳聲停毒。是智與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見操動。幽明達公。因治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而陳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沈。道積抗言。白刃由斯不拔。若斯監護。不覆蔑由來。然則經理衆事。論陳退沒。並由志節素少。情非巧能。致涉艱遠。便虧誓願。功敗垂成。義當斯也。昔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履。迦葉之營五寺。恒預闕泥。目連之任月直。常供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而頃世。情誼每多欺負。觀塗塔爲庸夫。謂引材爲堅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清心。斯語不倫。殊乖正則。故天報爲貴。尙行乞於人間。聖果爲高。猶被餓於僧部。斯徒衆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二嚴。空有兩誦。大經大論。盛列綱猷。卽可師承。難爲非斥。且自世有諸福。其流多難。倚傍了經。陳揚疑僞。隋祖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眞僞混流。惡乖遺寄。乃勅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者。五百餘卷。同並播之。餘不盡者。隨方間出。比諸經藏。惟錄正本。通數則有三萬餘卷。已外別生雜集。並不寫之。至於疑僞時復抄錄。斯由未曾陶練。故致此涉。試爲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頗存沿俗。隋煬洛水彥琛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大聖逗機任物。而數此要。如說行者必致。擯除。

恐涉懷己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爲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彌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惟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慚斯有三報。輕重具顯。淫繁六根。淳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總懺。多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執著者多。遍告雖來。皆虧體安。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逾增。故難遭聖義。應。塵無以表達。眞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答悟。梁初方廣。源在荆襄。本以腐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所苦欬然平復。同疾相重。遂廣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聲以和動。發憤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鴻統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朝。萬化。惟通一道。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懺。其本惟梁武帝親行情於。默識。故文云。萬方有罪。在于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寶而充僮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懺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爲文涉。菁華。心行頗淡。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慚愧成於卽日。固得罪終福始。

○耶二邪○ ○介威二水成○ ○累二類○ ○關二偶○ ○語二語○ ○陳二陳○ ○略十(序)○ ○慶二慶○ ○子二子
○一○ ○治二治○ ○林二林○ ○二二步○ ○二二精○ ○二二精○ ○敗二敗○ ○情二情○
○列二列○ ○者二者○ ○萬二千○ ○練二練○ ○步十(姓)○ ○二二二○ ○多二多○ ○告二告○
○二二二○ ○二二二○ ○同二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鄴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閭側。數爾相值。紀曰。卿從何來。殊無禮也。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不答。自爲下道出于城外。迴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積三十載。開悟匠導。望有功夫。解本擬行斯遺誠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追。來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房戶。廣讀經論。

釋法稱。江南人。曾通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卽務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秦壤。住與善寺。每引內禁。叙論正義。開納帝心。卽勅正殿。常置經座。日

釋異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氏祖延
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兌通直散騎常侍母桓
氏溫良有德嘗排憤無胤深齋立誓誦藥
師觀世音金剛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
時獻統所圖迦毘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
有靈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
依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
身自爾志性非恒言輒詣達豈非垂天託
人寄范弘釋者也及其誕育奇相不倫
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閭榮府
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膚光偉雖老不
衰舌文交加狀如羅綺故得含章蘊辯開
神明晤又聲韻鍾鈴捷均風雨其見聞者
莫不驚異小有大概五歲能誦齋或
登衣篋或執扇帚戲爲談講八歲通詩
禮和庾尙書林檎之作十六儒道群經柱下
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琴瑟暢懷文集
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逍遙津渚

①李二秀◎* ②殿十(中)◎ ③試一式◎ ④卦二注◎ ⑤文二致◎ ⑥風二路◎ ⑦捨齊二倉卒◎ ⑧程二利◎ ⑨存慶
二處◎ ⑩誰二推◎ ⑪誰◎ ⑫不二英◎ ⑬遺二道◎ ⑭來十(乃)◎ ⑮殊二別◎ ⑯紀十(何)◎ ⑰匠事二正道◎
⑱學十(必)◎ ⑲(母)十五◎ ⑳母二由◎ ㉑崇一◎ ㉒推二唯◎* ㉓通二滿◎ ㉔[聲]一◎ ㉕還二復◎
㉖語二響◎ ㉗按二履◎ ㉘懷二步◎ ㉙[令]一◎ ㉚祖二任◎ ㉛波二數◎ ㉜巨二匹◎ ㉝四二酒◎ ㉞釐二
錢◎* ㉟舊與一◎ ㊱有二者◎ ㊲將三樂◎

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當爲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曰。迦毘降夢。子欲開籠。拘令在網。此非點慧。父母咸開心隨喜。啓勅降言。并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潔小震。躬爲翦落。大功德貞律師道藹雲陽。請任和上。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園法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謂解成。可填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一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興皇聽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終然復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敷載研尋。開善大忍法師。匿影鍾山。遊心方等。將欲試膽。先達問津。高士因操。杼扣寂用程玄妙。乃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煩事開折。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鈞深釋傑。面相謂曰。權高多智耳。目有名。我有四絕。爾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所知識。始與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于時與皇講筵。選能義集。觀臨途既促。咸推前次。既登高座。開二諦宗。百並縱橫。一言水泮。學士傳傳。釋在席。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爲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與皇又三追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弘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

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反東。蕃法門相寄。于斯時也。征周失律。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歎曰。夫利居居士皆植福富強。黎庶斯小造罪貧弱。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其惑矣。人皆惜命。儉生。我則亡身。在法。乃致書僕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合奏。帝懷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久。曰。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勸法輪。特進杜陵。請歸光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餘香。慧炬以業。以煥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飲莫逆。年臘既齊。爲法兄弟。共遊秦嶺。凌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采。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仰奏清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使寢。隋祖尚法。惟深三勅。勞問秦王。在審二延。總府皆辭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申頂禮。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沱。自斯厥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共若神焉。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峯吐蓮華。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觀既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寶。率諸同

侶開藏拓基。構立精舍。號南天竺。遂即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玄鏡。鏡承瓶。鴻相從不絕。及文皇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言。孰爲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宛如窟底。天工神匠。冥期若符。自爾在山。常講法華。用爲心要。受持誦誦。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又特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迴飛文外。又厭盥洗遺落。地不爲濡。事理異人。經之力也。畢亭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拾其廟堂五間。爲衆善佛殿。據斯以言。威靈通供。誠希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竺。自標葬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盛。把幡俱禮云。淨居遣仰。至六月六日。以疾而臥。又夢與智者同興。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即集內衆。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力。欲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弘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爾日天台送書并致香。蘇石蜜。觀覽書曰。宿世因緣。最後信矣。命兩如意。一東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雜服式。吾眼自分。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寶慧。又聞空中鼓樂。至七月一日中夜。跏坐。照嗽整服。曰。有人請講。

○經二波(○) ○(日)一(○) ○指二勿(○) ○成二成(○) ○功一(○) ○上二(○) ○四二(○) ○四二(○) ○無二元(○) ○開折二折開(○) ○唐二唐(○) ○日二白(○) ○具十(具)(○) ○道二道(○) ○基二基(○) ○百二百(○) ○並二非(○) ○傳二傳(○) ○深二深(○) ○朝二期(○) ○福十(田)(○) ○斯二斯(○) ○罪二罪(○) ○反二及(○) ○在二在(○) ○合二合(○) ○持二持(○) ○傳二傳(○) ○波二波(○) ○梁二梁(○) ○勞二勞(○) ○雲二注(○) ○演二演(○) ○皇二皇(○) ○特二特(○) ○事二事(○) ○(康)一(○) ○如十(如)(○) ○服二服(○) ○第五弟子百(○) ○故二故(○) ○一日二七日(○) ○且(○) ○十(扶而)(○)

菩薩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之舊寺。從子至午心頂俱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手內。握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龕。時屬流火。焰氣尚暖。而儼若生存。寔資神力。從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叙德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零雨。至香花供獻日有千群。隨次大齋開龜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生前。咸加奇歎。至二十六日。乃永窆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是日四部宜一由旬。香蓋成蔭。幡幢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之雄。最稱宏富。江表大國莫敢爭先。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衡安爲其稱首。自爾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百一。賈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寔賴斯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乃拒官軍。羽檄馳兵聲逾盛。時元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剪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盛。揚江表。謂其造機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由申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享受死。素大怒。將機以示。是爾作不。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乃指適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竊出。在庸人。士

學儒流多被擁逼。即數鮑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寶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爲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繫。巨解愁不。素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即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難得饒續。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號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爾其愁之爲狀也。言非物而是物。謂無象而有象。雖則小而爲大。亦自狹而成廣。譬山岳之穹隆。類滄溟之混濊。或起或伏。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同羅網。似玉葉之葳蕤。類金波之夜上。爾乃過達道理。殊乖法度。不遺遺嘆。而輒來未相留而忽住。雖割截而不斷。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入數趣。滅入肌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易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叔辭鄉。且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之詠山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怆怆於胸府。俱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東哲憑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我倡婦聞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山川既阻。夢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歇黛。淚臉銷紅。莫不成悲。枕席結想。房櫳。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誠唐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

之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既盡於晉陽。水復乾於疎勒。文多不載。素大嗟賞。即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爲僕隸。觀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榮光俗慶。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鋼大像五。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騷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梗。邀延疏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繹永斷。即聽華嚴。不久便獲。恨恨棄功。安銷。唇舌。承炳清榮。江表所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秦岳靈巖。因往追蹤。殷舟苦行。特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爲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顯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微應。海中有陽虎島者。去岸三百。韻往安禪。惟服布衣。行慈故也。初達逢怪大風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帖然大安。自知終事。還返栖巖。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釋立身。江表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

期二風自 龍二貴自 威二感自 叙二華自 板 十(於)自 容二谷自 大二文自 賢二貢自 匹二顯自 象二像自 道二忍自 忽二懷自 肌二類自 忙二慌自 東二來自 險二險自 成二感自 燕二類自 駭二駭自 破二流自 恨二浪自 安二安自 舟二若自 (特)一自 石二名自 百二黑自 枯二情自 知十(命)自 表二東自

釋智凱姓安。江表楊都人。家世大富奴僕甚多。年在童丱。雅重。謝謏引諸群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爲自得。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在太極殿前。號令而過。胡宰江總等。顧其約束銓叙。步訝之。相視笑曰。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總擲前緒。承沙門吉藏振宗禹穴。往者談之光聞。遠邇便辭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傾疊。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遺滯。學人苦其煩拏。而凱統之冷然。釋頓各有投詣。及藏入京。因倍同住。義業通廢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闕。意抱輒條。疏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道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存章句。消判生因起。結詞義。巖之制用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臂異相。聯璧。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聲興。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案几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人徙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厭。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方闢名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爲高。忍界所尊。惟聲通解。且自聲之爲傳。其流難焉。卽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爲未悟。試揚擢而論之。爰始經師爲德本實。以聲釋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從。迴向。頃世皆捐其旨。鄭衛彌流。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致使淫音婉變嬌。哢頻繁。世重同迷。鈔宗爲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治。而爲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衆。僧顯愛之。而越墜堅貞。殊虧雅素。得惟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彫詛。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將非沿世遷貿。固得行藏有儀乎。道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疎通玄理。本寔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乖筌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爲其言初審非斯人。則難藏陳其袂咎。統其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日隨相分位。約務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不輕。未學。亦開降外。

●福一門 ●指一脈 ●樹一葉 ●送一送 ●振一翼 ●除一容 ●人二仁 ●倫二倫 ●清一朝 ●輝領二輝領
●關二關 ●珠二珠 ●內成二厥內 ●度十(含)掌 ●滿一滿 ●須二頃 ●道二報 ●起一成 ●
(減)+起 ●(採)+結 ●夷二夷 ●夷二從 ●(無)+後 ●抵一指 ●連二連 ●悟二悟 ●空
二聖 ●(昔)一 ●佳一佳 ●關二關 ●頭二頭 ●雙二雙 ●呀二呀 ●象二象 ●萬二萬
明 ●道二道 ●未一本

焉。然則堅信終乎我亡。知微極乎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遂化以識變爲明。通法以濫委爲闡。故身子謬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爲謾訶。自餘下凡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說道之功。既非會正何能審觀。止可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擬人以倫固當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終南大。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頃世澆離多乖。名實後學奔競未。志尋籌致混篇章凋殘者衆。自梁已後。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微緒。豈非綴緝寡鮮聞見遂沈。高行明德湮埋難紀。輒不涯揆且綴在言。至於傳述固虧嘉績。猶賢絕塵無聞於世。所以江表陳統瓊見瑛。瞻之嘆。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侶。英聲冒於天漢。盛行動於人心。並可楷模。俱從物故。嘗以暇日遍訪京實。名尚不聞何論景行。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繁多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尙有師尊。豈喻釋門三五帙也。故當微有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豈不光聞僧海舟徑聖蹤。則釋門道勝顧思齊之有日俗流上達增景仰於生常邪。輒舒傳末冀期神之有據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四

①道一導②止一正③大二太④一一乙⑤離二清⑥志一悉⑦從二微⑧涯一星⑨暗二辨⑩月
二昌⑪之二人⑫(知)十有⑬第三十(聖德)夾註⑭三十二三十一⑮四十四⑯此下聖本有光明皇后
顯文

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壽寺
通慧大師賜紫臣僧贊寧上表

臣僧贊事等言。自太平興國七年。伏奉勅旨。俾修高僧傳與新譯經同入藏者。臣等逕求事跡。博採碑文。今已撰集成三十卷。謹詣闕庭進上。益琅函而更廣。延玉曆以

彌長。臣等誠憂誠恐兢惕之至。臣等聞渾儀之外別有釋天。法海之中多生僧寶。釋天可則。阿難記事而載言。僧寶堪稱。慧皎爲篇。而作傳。猗歎我佛號大遍知。知教法之無依。委帝王之有力。當二千載之後。屬二萬年之初。伏惟應運統天。觀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神龍在天。愛日升上。土疆開闢。四夷請吏。而貢琛時律均和。百穀登。教而棲畝。耕籍田。而又勸。賜醕飲。以成歡。極

術特興玄風爰振。是以麒麟非中國之物。白雉非草莽之禽。今遊苑囿之間。且類牢籠之畜。近以從。洎至。漢黃河牽一帶之清。自古及今。青史載千年之應。斯蓋陛下來從不動之地。示爲長壽之王。翻譯成經。製甚深之御序。迴文作頌。演無盡之法音。仍降鳳書。令編僧史。屬此雍熙之運。伸其貞觀之風。合選兼才。豈當末學。得不擒犀截角。寧翠割毛。精求出類之人。取法表年之史。所恨空門。寡學釋曹。何知。或有可觀。

實錄。聊舉於陳壽如苞深失展經宜罪
於馬遷副陛下遺賢必取之心助陛下隆典
咸修之美今遇乾明華節謹令弟子賜紫願
忠同元受勅相國寺賜紫智輪進納伏乞敕
慈略賜御覽恭惟聖主是文章之主微臣非
倖史之臣備示天機令知凡例如得操
北斗而斟酌或示刀圭執南箕而簸揚方
除穢糲臣等冒瀆天顏無任惶懼激切屏
營之至謹言

勅通慧大師贊寧省所令左街天壽寺賜紫僧顯忠進編修有宋高僧傳三十卷事具悉一乘妙道六度玄門代有奇人迭恢聖教若無纂述何以顯揚聚爾真流棲心法苑成茲編集頗効辛勤備觀該總之能深切敷嘉之意其所進高僧傳已令僧錄司編入大藏今賜絹三千匹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想比清休否遣書指不多及十八日勅

宋高僧傳序

臣聞。實劫綿長世間宏廓。天與時而不盡。地受富以無疆。最靈之氣初于中。大聖之師居于上。偉哉。釋迦方隱彌勒未來。其間出命世之人。此際多分身之聖。肆爲僧相。喜示沙門。言與行而可觀。藁兼觚而爭錄。是以王巾僧史。孫綽道賢摹列傳以周流。

象世家而布薩。蓋欲希顏之者慕蘭之儀。成飛錫之應。真作與山之上士。時則裴子野著衆僧傳。釋法濟撰高逸沙門傳。陸景述沙門傳。釋寶唱立名僧傳。斯皆河圖作洪範之椎輪。土鼓爲咸池之坏器焉。知來者靡曠其人。慧皎刊修用實行潛光之目。道宣緝綴續高而不名之風。令六百載行道之人弗墜于地者矣。爰自貞觀命章之後。西明絕筆已還。此作蔑聞。斯文將缺。時有再至。肅殺過而繁華來。世無久虛。地天奏而聖明出。我應運統天。敕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陽龍聖德斗電均威。踐大道也。轡黃輪執御之勞。多天才也。周孔行弟子之職。講信修睦。崇德報功。一統無遺。百王有愧。四海若窺於掌內。萬機皆發於宸衷。然而玄牝留神。釋天淡慮。長生授術。時開太一之壇。續法延期。僧度倍千之戒。浮圖揭漢。梵夾翻華。將佛國之同風。與玉京而合制。慨茲釋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聞。實紀錄之彌曠。臣等謬膺良選。俱乏史才。空門不出於董狐。弱手難探於禹穴。而乃循十科之舊例。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誅銘或徵志記。或問輪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將經論。略同鐸枝。與史書懸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列。僧寶之靈奇。知佛家之富貴。昔者嘉祥筆削。盡美善於東南。澄照纂修。足英髦於關輔。蓋是拘於墟也。傳不習乎。豈若皇朝也。八極張羅。舉之則無物不至。四夷弭伏。求之則何事不供。臣

等分面徵搜。各塗構集。如見一家之好。且無諸國之殊。所以成十科者。易同拾取。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矧復逐科盡處。象史論以攝辭。因事言時。爲傳家之系斷。厥號有宋高僧傳焉。庶幾乎銅馬爲式。選千里之駿駒。竹編見書。賞六和之年表。觀之者務進。悟之者思齊。皆登三藐之山。悉入薩云之海。永資聖曆。俱助皇明。齊愛日之炳光。應嵩山之呼壽。云爾。時端拱元年。乾明節。臣僧贊寧等謹上。

宋高僧傳卷第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譯經篇第一之一

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

釋義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也。髫髻之時。辭親落髮。遍詢名匠。廣探群籍。內外閑習。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加以勤無懈。時手不釋卷。弱冠登具。愈堅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發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數十人。及將登船。餘皆退罷。淨奮勵孤行。備歷艱險。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會長。俱加禮重。驚峯難足。咸遂周遊。鹿苑祇林。並皆瞻矚。諸有聖迹。畢得追尋。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以天后證聖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天后親迎于上東門外。諸寺繙伍具幡蓋歌樂前導。勅於佛授記寺安置焉。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翻華嚴經。久視之後。乃自專譯。起庚子歲。至長安癸卯。於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能斷金剛般若。彌勒成佛。一字呪王。莊嚴王陀羅尼。長爪梵志等經。根本一切有部毘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攝等。掌中取因假設。六門教授等論。及龍樹勸誡頌。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門阿彌

賈那證梵文義。沙門波密。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沙門法寶。法藏。德威。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證義。咸均太學助教。許觀。監議。繕寫進呈。天后製聖教序。令釋經首。暨和帝神龍元年乙巳。於東洛內道場。譯孔雀王經。又於大福先寺。出勝光天子香王菩薩呪一切莊嚴王經四部。沙門盤度。讀梵文。沙門玄奘。筆受。沙門大儀。證文。沙門勝莊。利貞。證義。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盧榮。潤文正字。祕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議。帝深崇釋典。特抽歡思。製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又御洛陽西門。宣示群官新翻之經。二年。淨隨駕歸雍京。置翻經院於大薦福寺。居之三年。詔入內。與同翻經沙門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蒙降祉。荷茲往澤。重闡鴻猷。因命法徒。更重傳譯於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藥師琉璃光佛本願功德經。帝御法筵。手自筆受。咨宗永隆元年庚戌。於大薦福寺。出浴像功德經。毘奈耶雜事二衆戒經。唯誠寶生所緣釋等二十部。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證梵義。罽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度李釋迦度頗多語。梵本。沙門文綱慧沼利貞。勝莊。愛同。思恒。證義。玄奘。智積。筆受。居士東印度瞿曇金剛迦濕彌羅國王。子阿順證譯。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又二十餘人。次文潤色。

①(大)十宋②③(宋左)撰二十字二(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贊寧等奉勅撰)三十一字④⑤⑥復二後⑦⑧永二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凡五部九卷。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率堵。卽諸律中鍵度跋渠之類。蓋梵音有楚夏耳。約七十八卷。淨雖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譯綴之暇。曲

授學徒。凡所行事皆向人乞護。澆囊糶穰特異常倫。學侶傳行遍于京洛。美哉。亦遺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葬事官供。所出跋窰塔唯存真本未暇覆疏。而逼泥曰。然其傳度經律與柴師抗衡。比其著述淨多文。性傳密呪最盡其妙。二三合聲爾時方曉矣。今塔在洛京龍門北之高岡焉。

系曰。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所無也。譬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爲枳。枳橘之呼雖殊。而辛芳榦葉無異。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樹。卽東夏之楊柳。名雖不同。樹體是一。自漢至今。皇宋。翻譯之人多矣。晉魏之際。唯西竺人來止稱「尼拘耳」。此方參譯之士。因西僧指楊柳。始體言意。其後東僧往彼。識「尼拘」是東夏之柳。兩土方言一時洞了焉。唯西唯東。二類之人未爲盡善。東僧往西。學盡梵書。解盡佛意。始可稱善。傳譯者。宋齊已還不無去彼迴者。若入境觀風。

必聞其政者。樊師法師爲得其實。此二師者。兩全通達。其猶見龜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周禮象胥氏。通夷狄之言。淨之才。智。可謂釋門之象胥也歟。

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
國人也華言光明其國境近觀音宮殿補陀
落伽山父婆羅門善五明論爲建支王師
智生數歲日誦萬言日覽心傳終身無忘
年十六開悟佛理不樂習尼捷子諸論乃

削柴出家。蓋宿植之力也。後隨師往中印度那爛陀寺。學修多羅阿毘達磨等。洎登戒法。遍聽十八部律。又詣西印度學小乘諸論及瑜伽三密陀羅尼門。十餘年全通。三藏大復遊師子國。登楞伽山。東行佛誓裸人等二十餘國。聞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來。以多難故累歲方至。開元己未歲達于廣府。勅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度於四衆。大智大慧二禪師。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禮焉。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樹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鉤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寶明京城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

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斯乃壇法之神驗也。于時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門。所司希旨奏。外國蕃僧遣令歸國。行有日矣。侍者聞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勅。吾終不去。數日忽乘傳將之雁門。奉辭。帝大驚。下手詔留住。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臥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七歲二女子。以耕縵纏其面目。臥於地。使牛仙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琰摩王。食頃間。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迴。略觀聖顏而已。可半日。問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薦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像。又勸河東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凡先覺多此類也。智理無不通事。無不驗。經論戒律祕呪餘書。隨問剖陳如鐘。處受有登其門者。智一觀其面。永不忘焉。至於語默與居。凝然不改。喜怒哀順。無有異容。瞻禮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自開元七年始屆番禺。漸來神甸。廣敷密藏。建曼拏羅。依法製成。皆感靈瑞。沙門一行欽。尙斯教。數就諮詢。智一指

授曾無遺隱。一行自立增灌頂。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請譯流通。十一年奉勅於資聖寺翻出瑜伽念誦法二卷。七俱胝陀羅尼二卷。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嵩岳沙門溫古筆受。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觀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門智藏譯語。一行筆受刪綴成文。復觀舊隨求本中有闕章句。加之滿足。智所譯總持印契凡至皆驗。祕密流行爲其最也。兩京稟學濟度殊多。在家出家傳之相繼。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繞七匝。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并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其年十一月七日葬於龍門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傳教弟子不空奏舉勅諡國師之號。灌頂弟子中書侍郎杜鴻漸素所歸奉。述碑紀德焉。

系曰。五部曼拏羅法。攝取鬼物必附麗童男處女。去疾除妖也絕易。近世之人用是圖身口之利。乃寡微驗。率爲時所慢。吁正法醜薄一至於此。

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兼明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洵句已通徹矣。師大異之。與受菩薩戒。引入金剛界大曼荼羅。驗以擲花。知後大興教法。泊

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諸異國書語。師之翻經常令其譯。凡學聲明論一紀之功。六月而畢。誦文殊普賢行願。一年之限。再夕而終。其敏利皆此類也。欲求學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于三載。師未教詔。空擬迴天竺。師夢京城諸寺佛菩薩像皆東行。寐寤乃知空是眞法器。遂允所求。授與五部灌頂護摩阿闍梨法及毘盧遮那經蘇悉地軌則等。盡傳付之。厥後師往洛陽。隨侍之際。遇其示滅。卽開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諡已畢。曾奉遺旨。令往五天并師子國。遂議退征。初至南海郡。採訪使劉巨隣懇請灌頂。乃於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萬衆。空自對本尊祈請旬日。感文殊現身。及將登舟。採訪使召誠番禹界蕃客大首領伊習賓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師子國。宜約東船主好將三藏并弟子含光慧智等三十七人國信等達彼無令疎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崑崙船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護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智等亦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遍。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智誦娑竭龍王經。遶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將入城步騎衛衛。羅衛路。王見空禮足。請住宮中。七日供養。日以黃金斛滿盛香水。王爲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

妃輔佐。如王之禮焉。空始見普賢阿闍梨。遂奉獻金寶錦繡之屬。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并許含光慧智等。同受五部灌頂。空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法。瞭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作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踴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表。及金寶璽瑤般若梵夾雜珠白氎等。奉勅權止鴻臚續詔入內立壇爲帝灌頂。後移居淨影寺。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除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自持寶箱賜紫袈裟一副。親爲披環。仍賜絹二百匹。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禮止。請銀餅一枚作法加持。須臾嚴靜。忽因池鵝誤觸餅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効。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十二載。勅令赴河隴。節度使哥舒翰所請。十三載至武威。住開元寺。節度使洎賓從皆願受灌頂。士庶數千人咸登道場。弟之含光等亦受五部法。別爲功德使開府李元琮受法。并授金剛界大曼荼羅。是日道場地震。空曰。群心之至也。十五載詔還京住大興善寺。至德初。變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

祕密法。泊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請入內。建道場護摩法。爲帝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祓除至七過。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禮焉。空表請入山。李輔國宣勅令於終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大樂。薩埵舒毫。發光以相證。驗位隣悉地。空曰。衆生未度。吾安自度耶。肅宗厭代。代宗卽位。恩渥彌厚。譯密嚴仁王二經畢。帝爲序焉。頒行之日。慶雲俄現。舉朝表賀。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進試鴻臚卿。加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三年。於興善寺立道場。勅賜錦繡褥十二領。繡羅幡三十二首。又賜道場僧二七日齋糧。勅近侍大臣諸禁軍使。並入灌頂。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薩爲上座。制許之。此蓋憐憫陳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詔。請空往五臺山修功德。于時慧星出焉。法事告終。星亦隨沒。秋。空至自五臺。帝以師子驢并御鞍轡。遣中使出。城迎入。賜沿道供帳。六年十月二日。帝誕節。進所譯之經。表云。爰自幼年承事先師三藏十有四載。稟受瑜伽法門。復遊五印度。求所未授者并諸經論。計五百餘部。天寶五載。却至上都。上皇詔入內立灌頂道場。所齋梵經盡許誦度。肅宗於內立護摩及灌頂法。累奉二聖。令鳩聚先代外國梵文。或條索脫落者修。未譯者譯。陛下恭遵遺旨。再使翻傳。利濟群品。起于天寶迄今大曆六年。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

并目錄。及筆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誦儀軌。寫畢。遇誕節。謹具進上。勅付中外。並編入一切經目錄中。李憲誠宣勅賜空錦綵絹八百匹。同翻經十大德各賜三十匹。沙門潛真表謝。僧俗弟子賜物有差。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尙法力。三日已往而霽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帝賜紫羅衣并雜綵百匹。弟子衣七副。設千僧齋。以報功也。空進表。請造文殊閣。勅允奏。貴妃韓王華陽公主同成之。捨內庫錢約三十萬計。復翻雙路茶王經。宣賜相繼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抵夏。宣揚妙法。誠勗門人。每語及普賢願行出生無邊法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屬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誼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諸掌。重重囑累。一夜命弟子趙遷持筆硯來。吾略出涅槃茶毘儀軌。以貽後代。使準此送終。遷稽首三請。幸乞慈悲久住。不然衆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上表告辭。勅使勞問。賜醫藥。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固讓不俞。空甚不悅。且曰。聖衆儼如舒手相慰。白月圓滿。吾當逝矣。奈何臨終更竊名位。乃以五股金剛鈴杵。先師所傳者并銀盤子菩提子水精數珠。留別附中使李憲誠進。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束首倚臥。北面瞻望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臘五十。弟子慧朗大紹灌頂之位。餘知法者數人。帝聞輒視。

朝三日。賜絹布雜物錢四十萬。這塔錢二百餘萬。勅功德使李元琮知護喪事。空未終前諸僧夢。千仞寶臺摧。文殊新闢額。金剛杵飛上天。又興善寺後池無故而涸。林竹生實庭花變萎。七月六日。茶毘。帝詔高品劉僊鶴就寺置祭。贈司空。諡曰大辯廣正智三藏。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八十粒進內。其頂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空之行化利物居多。於總持門最彰殊勝。測其忍位莫定高卑。始者玄宗尤推重焉。嘗因歲旱。勅空祈雨。空曰。過某日可禱之。或強得之。其暴可怪。勸請本師金剛智設壇。果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詔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爐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持法。同在便殿。空時時反手搔背。羅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華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潤下。吳聞數里。空凡應詔祈雨無他軌則。但設一繡座。手籤旋數寸木神子。念呪擲之。當其自立於座上。已伺其吻角。牙

出目瞬則雨至矣。又天寶中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乘香轎誦仁王密語二七遍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曰毘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壘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空既終三朝所賜墨制一皆進納生榮死哀西域傳法僧至此今古少類矣嗣其法位慧明師也御史大夫嚴郢為碑徐浩書之樹於本院焉

系曰傳教令輪者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空為二祖慧明為三祖已下宗承所損益可知也自後岐分派別咸曰傳瑜伽大教多則多矣而少驗者何亦猶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已降生庶鳥矣欲無變革其可得乎

宋高僧傳卷第一

宋高僧傳卷第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譯經篇第一之二 正傳十五人 附見八人

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唐摩多
釋善無畏本中印度人也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梵名戍婆揭羅僧訶華言淨師子義翻為善無畏一云輪波迦羅此名無畏亦義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國難分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衛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得軍民之情昆弟嫉能稱兵構亂圍牆斯甚薄伐臨我流矢及身掉輪傷頂天倫既敗軍法宜誅大義滅親忍而曲救乃拔淚白母及告群臣曰向者親征恩已斷矣今欲讓國全其義焉因致位於兄固求入道母哀許之密與傳國寶珠猶諸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濱遇殊勝招提得法華三昧聚沙為塔僅一萬所黑蛇傷指而無退息復寄身商船往遊諸國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舟行萬里屬商人遇盜危於併命畏恤其徒侶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群盜果為他寇所藏寇乃露罪歸依指蹤夷險尋越窮荒又逾毒水幾至中天竺境即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問捨位之由稱款不足是日携手同歸慈雲布陰一境不變畏風儀爽俊聰敏超群解究五乘

道該三學總持禪觀妙達其源藝術伎能悉開精練初詣那爛陀寺此云施無厭也像法之泉源衆聖之會府畏乃捨傳國寶珠鑒于大像之額畫如月魄夜若曦輪焉寺有達摩掬多者掌定門之秘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其實八百歲也玄奘三藏昔曾見之畏投身接足奉為本師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現其鉢中見油餌尚溫栗飯猶暖愕而歎曰東國去此十萬餘里是彼朝熱而返也掬多曰汝能不言真可學焉後乃授畏總持瑜伽三密教也龍神園遶森在目前其諸印契一時頓受即日灌頂為人天師稱曰三藏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根殊性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以網總攝於諸定頓升階位隣於大覺此其旨也于時畏周行大荒遍禮聖迹不憚艱險凡所履處皆三返焉又入雞足山為迦葉剃頭受觀音摩頂普結夏於靈鷲有猛獸前導深入山穴穴明如晝見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時中印度大旱請畏求雨俄見觀音在日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時衆欣感得未曾有復鍛金如貝葉寫大般若經鎔中金為窄觀波等佛身量焉母以畏遊方日久謂為已歿旦夕泣淚而喪其明泊附信問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自佛滅後外道峙

○(大)十宋○ ○(大)十宋 ○(宋左一撰)二十字二(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贊寧左街相國寺講經大師賜紫贊輪同奉勅撰)三十一字 ○現二祝○

嶸。九十六宗各事其見。畏皆隨所執破滯折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雲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任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彼以念制狂。即身觀佛。掬多曰。善男子。汝與震旦有緣。今可行矣。畏乃頂辭而去。至迦濕彌羅國。薄暮次河。而無橋梁。畏浮空以濟。一日受請於長者家。俄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復至烏菟國。有白鼠馴適日獻金錢。講毘盧於突厥之庭。安禪定於可敦之樹。法爲金字列在空中。時突厥宮人以手按乳。乳爲三道。飛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舉刃三斫而肢體無傷。揮劍者唯聞銅聲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念。掬多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相。寧有病耶。言訖。沖天。畏洗然而愈。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胡人貪貨。率衆合圍。畏密運心印而蕃豪請罪。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神州。禮足而滅。此亦猶迦毘羅神送運眉也。畏以駝負經至西州。涉干河。龍陷駝足。沒于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住龍宮。宣揚法化。開悟甚衆。及牽駝出岸。經無沾濕焉。初畏途過北印度境。而聲譽已達中國。睿宗乃詔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初。玄宗夢與真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殿壁。及畏至此。與夢合符。帝

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爲教主。自寧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賓大士於天宮。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斯爲盛。時有術士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角其神異。畏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所施矣。開元四年丙辰。齋梵夾始屆。長安勅於興福寺南院安置。續宣住。西明寺。開勞重疊。錫貺異常。至五年丁巳。奉詔於菩提院翻譯畏奏請名僧同參華梵。開題先譯。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沙門悉達譯語。無著筆受綴文繕寫進內。帝深加賞歎。有勅畏所將到梵本並令進上。昔有沙門無行。西遊天竺。學畢言歸。方及北印。不幸而卒。其所獲夾葉悉在京都華嚴寺中。畏與一行禪師。於彼選得數本。並總持妙門。先所未譯。十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於福先寺譯大毘盧遮那經。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刪綴辭理。文質相半。妙語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緣。利益要門。斯文爲最。又出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揭羅經三卷。二經具足呪毘奈耶也。卽秘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羅者。不合輒讀誦。猶未受具人盜聽戒律也。所出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卽金剛頂梵本經成就一切義圖略譯少分耳。畏性愛恬靜。慮怡神。時聞禪觀獎勸初學。奉儀形者。連華敷於

眼界。稟言說者。甘露潤於心田。超然覺明日有人矣。法侶請謁。唯尊奉長老寶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門人之禮焉。一行禪師者。帝王宗重時賢所歸。定慧之餘。陰陽之妙。有所未決。亦咨稟而後行。畏嘗於本院鑄銅爲塔。手成模範。妙出人大。寺衆以銷治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畏笑曰。無苦自當知也。鼓鑄之日。果大雪蔽空。霧塔出。饒瑞花飄席。衆皆稱歎焉。又屬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祈雨。畏曰。今旱數當然也。若苦召龍致雨。必暴適足所損。不可爲也。帝強之曰。人苦暑病矣。雖風雷亦足快意。辭不獲已。有司爲陳請雨具。幡幢螺鈸備焉。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撒之。乃盛一鉢水。以小刀攪之。梵言數百。呪之須臾。有物如龍。其大如指。赤色。矯首瞰水面。復潛于鉢底。畏且攪且呪。頃之有白氣自鉢而興。逕上數尺。稍稍引去。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去。迴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霧大風震電。力士穩及天津橋。風雨隨馬而驟。街中大樹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盡霑濕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謝。又邛山有巨蛇。畏見之。歎曰。欲決潞洛陽城耶。以天竺語呪數百聲。不日蛇死。乃安祿山陷洛陽之兆也。一說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師房。示爲龜相。宣頗嫌鄙之。至中夜宣捫鉢投于地。畏連呼律師撲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薩。詰旦攝衣作禮焉。若觀此

說宣滅至開元中僅五十載矣。如畏出沒無常非人之所測也。二十年求還西域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脅累足奄然而化。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侶淒涼。皇心震悼。贈鴻臚卿。遣鴻臚丞李現具威儀。實律師護喪事。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焉。定慧所熏。全身不壞。會葬之日。涕泗傾都。山川變色。僧俗弟子。寶長禪師明長禪師榮陽鄭氏琅邪王氏痛其安仰如喪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風再振。一禪師刻偈。諸信士營龕。弟子舍于旁。有同孔墓之戀。今觀畏之遺形。漸加縮小。黑皮隱隱。骨其露焉。累朝旱滂。皆就祈請。微驗隨生。且多檀施。錦繡巾帔。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龕。置于低榻。香汁浴之。洛中豪右爭施。禪帔淨巾。澡豆以資浴事。上讓瞻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稱心願焉。

唐洛京智慧傳

釋智慧者，梵名般刺若也。姓橋答摩氏。北天竺迦畢試國人。穎悟天資，七歲發心，遠侍二親，歸依三寶。時從大德調伏軍，教誦四阿含滿十萬頌。阿毘達磨三萬頌。及年應法，隨師往別國，納具足戒，誦薩婆多近四萬頌。俱舍二萬八千頌。又誦大婆沙兼通其義。七年於彼專習小乘。後詣中天竺那爛陀寺，稟學大乘唯識。瑜伽中邊等論。金剛般若經。因明聲明醫明王律論等。並依承智識。道友智友三大論師。復遊雙林經八塔。往來瞻禮十有八年。聞南北竺頌尚持明，遂往

諸稟。彼有灌頂師名達摩耶舍。見慧勳重可教。授瑜伽法入曇茶羅三密護身五部印契經。于二年誦徹三千五百餘頌。常聞支那大國文殊在中。錫指東方贊傳佛教。乃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飄却返抵執師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巨舶。遍歷南海諸國。二十二年。再近番禺。風濤遽作。舶破人沒。唯慧存焉。夜至五更。其風方止。所齎經論莫知所之。及登海墻。其夾策已在岸矣。於白抄內大竹箒中得之。宛爲鬼物扶持而到。乃歎曰。此大乘理趣等經。想支那人根熟矣。遂東北行半月達廣州。卽德宗建中初也。屬帝遠難奉天。貞元二年始屆京輦。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卽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延留供養。八年上表。舉慧翻傳。有勅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殊衆者同譯。得嗣寶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寺沙門圓照筆受。資聖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真。醴泉寺超悟。道岸辯空。並充證義。六月八日。欲擲經題。勅右街功德使王希遷與右神策軍大將軍王孟涉驃騎大將軍馬有隣等。送梵經出內。繙伍威儀樂部相間。士女觀望軍騎交聯。迎入西明寺翻譯。卽日賜錢一千貫。茶三十甌。香一大合。充其供施。開名題曰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成十卷。又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皆貞元八年所譯也。是歲十月繕寫畢。二十八日設綵車大備威儀。引入光順門。

進。帝覺忻然慰勞勤至。勅於神策軍賜齋食。曠慧絹五百匹冬服一副。餘人賜各有差。慧表謝答詔褒美。同日請譯經。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羅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門殷刺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蜜梵本經。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勅令王希遷精選有道行僧於西明寺翻譯。今經軼已終。同詣光順門進上。答詔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遠自西方求遊上國。宣六根之奧義。演雙樹之微言。念以精誠所宜欽重。是令翻譯俾用流行。卿夙慕忠勤職司禁衛。省覽表疏具見乃懷所謝知。好心以朱泚圍逼之際頗有戰功預其助。中兵爲帝寵重。慧得好心啓導。譯務有光。帝製經序焉。慧後終于洛陽。葬龍門之西岡塔今存矣。

唐玉華寺玄覺傳

釋玄覺 高昌國人也。西土種姓未得聞焉。學慕大乘。從玄奘三藏。研覈經論。亦於玉華宮參預翻譯。及大般若經向就。同請翻實。積經奘辭。慨然覺因夢。一浮圖莊嚴高大。忽然摧倒。遂驚起告奘。奘曰。非汝身事。此吾滅之徵耳。覺暗悲安做。勸諸法侶。就求醫藥。覺後莫測終焉。

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傳嵩公實撰

釋道因姓侯氏，濮陽人也。稟祐居醇含章，
縱哲覃訐之歲，粹采多奇。習觀之辰，殊姿特
茂。孝愛之節，慈順之風。率志于斯，因心以
極。年甫七歲，丁于內艱，嗟粒絕漿，殆乎滅

性。成人之德見稱州里。免喪之後思酬罔極。出家之志人莫我移。便詣靈巖寺求師誦習。曾不決旬。通涅槃經二帙。舉衆驚駭。謂爲神童。落髮已來。砥礪其行。操摩義。即講涅槃。宿齒名流咸所歎服。及升上品旋學律儀。又於彭澤爲法師。所傳攝大乘論。高妙懿德。玄猷蘭薰月映。門徒學侶魚貫。講室談筵爲之踴躍。遂依科戒而爲節文。年少沙門且令習律。曉四分者方許入聽。因夏臘雖幼業行攸高。獨於衆中迥見推擇。每敷攝論。即令覆講。後隱秦嶽。凡經四秋。將詣洛中。屬昏李陵夷。法網微峻。僧無徒侶。弗許遊方。於是杖錫出山。子焉超邁。恐羅刑憲。靜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欲至。皓然白首。請與偕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咸謂善逝之力有威斯見。未幾因避難三蜀。居于多寶寺。好事者素聞道譽。乃命開筵。攝論維摩。聽者千數。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著。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磨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之論席。肅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波注。毒妙窮微。藏牙折角。益州總管鄧國公竇瑾行臺左僕射。替國公竇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牧。並國華朝秀重望崇班。共藉芳聲。俱申虔仰。乃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局。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弊。因慨然構懷。專事營繕。未移再稔。蔚成淨場。

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極惟法盡將翳龍宮。遂於寺之北巖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秘義。盡毘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必無他慮。與劫齊休。既而清猷遠暢。業遐昭遂。簡宸衷乃紆天綽。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裝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新翻弗墜。因有力焉。慧日寺主楷法師者。聰爽溫瞻。聲滿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城縉俗具來諮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持毘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畢矣。示疾終于長安慧日寺。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于益部。二月八日。定于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道俗送葬數有數千。弟子玄凝等。嗣其香火。至龍湖中。中臺司藩大夫李儼製碑。歐陽通書焉。

唐波凌國智賢傳

釋若那跋陀羅。華言智賢。南海波凌人也。善三藏學。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門會寧。欲往天竺觀禮聖跡。泛舶西遊。路經波凌。遂與智賢同譯涅槃後分二卷。此於阿笈摩經內譯出。說世尊焚棺收舍利羅等事。與大涅槃頗不相涉。譯畢寄經達交州。寧方之西域。至儀鳳年初。交州都督梁難敵。遣使同會寧弟子運期奉表進經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寺沙門靈會。於東宮啓請施行。運期奉待其師。因心莫比。師令齋經行化。故無暇影隨往西域也。

唐洛京白馬寺覺救傳

釋佛陀多羅。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廣多羅夾誓化支那。止洛陽白馬寺。譯出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此經近譯不委。何年且隆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終。大和中圭峯密公著疏。判解經本一卷後分二卷成部。續又爲鈔演暢幽遠。今東京太原三蜀盛行講演焉。

唐五臺山佛陀波利傳

釋佛陀波利。華言覺護。北印度罽賓國人。忘身徇道。遍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天皇儀鳳元年丙子杖錫五臺。虔誠禮拜。悲泣兩淚。冀覩聖容。候焉見一老翁從山而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何所求耶。波利答曰。聞文殊大士隱迹此山。從印度來欲求瞻禮。翁曰。師從彼國。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否。此土衆生多造諸罪。出家之輩亦多所犯。佛頂神呪除罪祕方。若不齋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何能識。師可還西國取彼經來流傳此土。即是遍奉衆聖。廣利群生。拯接幽冥。報諸佛恩也。師取經來至。弟子當示文殊居處。波利聞已不勝喜躍。裁抑悲淚向

山更禮。舉頭之頃不見老人。波利驚愕倍增。度俗遂返本國。取得經迴。既達帝城。便求進見。有司具奏。天皇賞其精誠。崇新秘典。下詔鴻臚寺典客令杜行顯與日照三藏於內共譯。譯訖。賜絹三十匹。經留在內。波利垂泣。奏曰。妾并身命志在利人。請帝流行是所望也。帝愍其專切。遂留所譯之經。還其梵本。波利得經。彌復忻喜。乃向西明寺訪得善梵語僧順貞。奏乞重翻。帝俞其請。波利遂與順貞對諸大德。翻出名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前杜令所譯者。呪韻經文少有同異。波利所願既畢。却持梵本入于五臺。莫知所之。或云。波利隱金剛窟。今永興龍首岡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大曆中。南嶽雲峯寺沙門法照。入五臺山。禮金剛窟。夜之未央。則責撲地。忽見一僧長七尺許。梵音朗暢。稱是佛陀波利。問曰。阿師如此。自苦得無勞乎。有何願樂。照對曰。願見文殊。曰。若志力堅強。真無妄矣。汝可脫履於板上。咫尺聖顏。令子得見。照遂瞑目。俄已入窟。見一院。題額云。金剛般若寺。字體尙健。光色閃爍。其院皆是異寶莊嚴。名目不暇。樓觀復沓。殿宇連延。眾寶密緻。鈴鐸交鳴。可二百所。間有祕藏中。絨金剛般若并一切經法。人物魁偉。殆非常所親也。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從旁午。宜言慰勞。分茶賦食。訖。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許。臨別勉之。努力修進。再來可住。照還至板上。踰履。迴眸之際。波利隱焉。

系曰。道家尸解說有多端。或隱真形而存假質。矧以登地大士。漏盡羅漢。或此在他亡。或分身易態。皆以之爲遊戲耳。以之爲利物焉。其佛陀波利出沒無恒。變化何極。出金剛窟。接法照師。蓋與之有緣。聞然而現。故杜多迦葉久隱諸峯。晉法顯往遊靈鷲。見于山下焉。

唐尊法傳
釋尊法。西印度人也。梵云。伽梵達磨。華云。尊法。遠蹤沙磧。來抵中華。有傳譯之心。堅化導之願。天皇永徽之歲。翻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經題但云。西天竺伽梵達磨譯。不標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顯慶中也。又準千臂經序云。智通同。此三藏譯也。法後不知其終。

唐西京慧日寺無極高傳阿難律木又師迦葉師
釋無極高。中印度人。梵云。阿地瞿多。華云。無極高也。出家氏族未。憑書之。高學窮滿字行。源圓珠。精練五明。妙通三藏。永徽三年壬子歲正月。自西印度。齋梵夾。來屆長安。勅令慈門寺安置。沙門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郭公尉遲德等十二人。同請高。於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所須供辦。法成之日。履現靈異。京中道俗咸歎。希逢。沙門玄楷等。因請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於慧日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而譯。集成一部。名陀羅尼集經。一十二卷。玄楷筆受。于時有中印度大菩提寺

阿難律木又師迦葉師等。於經行寺。譯功德天法。編在集經第十卷。故不別出焉。

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
釋極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刺蜜帝。此言極量。懷道觀方。隨緣濟物。展轉遊化。漸達支那。印度俗呼。爲支那。名。乃於廣州制止道場駐錫。衆知傳達。祈請頗多。量以利樂爲心。因敷祕蹟。神龍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譯成一部十卷。烏菟國沙門彌伽釋迦。譯此。正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量翻傳事畢。會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遣人追攝。泛舶西歸。後因南使入京。經遂流布。有惟慈法師資中洸公。各著疏解之。

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又難陀傳
釋實又難陀。一云。施乞又難陀。華言學喜。慈嶺北于闐人也。智度恢曠。風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異學。天后明揚佛日。崇重大乘。以華嚴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求訪。并請譯人。又與經夾同臻帝闕。以證聖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遍空寺翻譯。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宣梵本。後付沙門復禮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成八十卷。聖曆二年功畢。至久視庚子。駕幸瀕川三陽宮。詔又譯大乘入

楞伽經。天后復製序焉。又於京師清福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文殊授記等經。前後總出一十九部。沙門波密玄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恒景等證義。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長安四年。又以母氏袁老思歸慰觀表書。再上方勅勅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闐。暨和帝龍興。有勅再徵。景龍二年。達于京輦。帝屈萬乘之尊。親迎於開遠門外。傾都繙侶備幡幢導引。仍飾青象令乘之入城。勅於大薦福寺安置。未遑翻譯。遽疾彌留。以景雲元年十月十一日。右脅累足而終。春秋五十九歲。有詔聽依外國法葬。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占然燈臺焚之。薪盡火滅。其舌猶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悲智勸使哥舒道元。送其餘骸及斯靈舌。還歸于闐。起塔供養。後人復於茶毘之所起七層塔。土俗號爲華嚴三藏塔焉。

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
釋地婆訶羅。華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藏博曉。五明戒行高奇。學業勤悴。而呪術尤工。以天皇時來遊此國。儀鳳四年五月。表請翻度所。齋經夾。仍準玄奘例。於一大寺別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譯。至天后垂拱末。於兩京東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後改西崇福寺。東太原寺後改大福先。及西京廣福寺。譯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凡一十八部。沙門戰陀般若提婆譯語。沙門慧智證梵語。勅諸名德助其法化。沙門道成薄塵嘉尚。圓測靈辯。明恂懷度。證義沙門思玄復禮綴文。筆受。天后親敷叙藻。

製序冠首焉。照音與覺護同翻佛頂。深體唐言善傳佛意。每進新經。錫寶豐厚。後終于翻經小房。享年七十五。天后勅葬于洛陽龍門香山。塔見存焉。

周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
釋提雲般若。或云提雲陀若那。華言天智。于闐國人也。學通大小解兼真俗。呪術禪門無不諳曉。水昌元年。來居于此。謁天后於洛陽。勅令就魏國東寺。後改大周東寺。翻譯。即以其年己丑。至天授二年辛卯。出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等六部七卷。沙門處一筆受。沙門復禮綴文。沙門德威慧儼法明恒景等證義。智終年卒。地莫得而聞。

周洛京佛授記寺慧智傳明俊
釋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羅門種。因使遊此方。而生於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時。從長年婆羅門僧。奉勅度爲弟子。本旣梵人善閑天竺書語。生于唐國復練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訶羅提雲若那實思惟等。所有翻譯皆召智爲證。兼令度語。後至長壽二年癸巳。智於東都佛授記寺。自譯觀世音頌一卷。不詳所終。有沙門明俊者。不知何許人。出家隸業。悉在佛授記寺。尤善毘尼兼閑經論。天冊萬歲元年。勅令刊定經目。俊所專纂錄編次持疑。更與翻經大德二十餘人。同共參正。號曰大周經錄焉。智昇云。雖云刊定繁穢尤多。徒見流行。寔難憑準。蓋此錄支經別品雜沓不倫。致爲昇公之所黜矣。

周洛京寂友傳
釋寂友。華言寂友。親貨遼國人也。自幼出家。遊諸印度。遍學經論。楞伽俱舍最爲窮覈。志傳像法。不恪鄉邦。杖錫孤征。來臻諸夏。因與實又難陀共譯大乘入楞伽經。又天授中與沙門法藏等譯無垢淨光陀羅尼經一卷。其經佛爲劫比羅戰荼婆羅門說。延其壽命。譯畢進內。尋辭帝歸鄉。天后以厚禮餞之。

宋高僧傳卷第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唐京師總持寺智通傳
釋智通。姓趙氏。本陝州安邑人也。隋大業中出家受具。後隸名總持寺。律行精明。經論該博。自幼挺秀。即有遊方之志。因往洛京翻經館。學梵書并語。曉然明解。屬貞觀中。有北天竺僧。齋到千臂千眼經梵本。太宗勅搜天下僧中學解者。充翻經館綴文筆受證義等。通應其選。與梵僧對譯。成二卷。天皇永徽四年。復於本寺出千臂千眼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一卷。觀自在菩薩隨心呪一卷。清淨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一卷。共四部五卷。通善其梵字。復究華言。敵對相翻。時皆推伏。又云行

◎宋二葉◎◎水二永◎◎(大)十宋◎◎◎(大)十宋◎◎◎(宋左...撰)二十字二(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贊寧等奉勅撰)三十一字◎◎◎*
請經論大德賜紫贊寧等同奉勅撰

瑜伽秘密教大有感通。後不知所終。
唐京師奉恩寺智嚴傳

釋智嚴姓尉遲氏。本于闐國貢子也。名樂。受性聰利。隸鴻臚寺。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上柱國封金滿郡公。而深思。塵勞唯思脫屣。神龍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爲寺。勅允。題勝曰奉恩是也。相次乞捨官入道。十一月二十四日。嚴制聽許。景龍元年十一月五日。孝和帝誕節。勅染。尋奉勅於此寺翻經。多證梵文。諸經成部。嚴有力焉。嚴重譯出生無邊法門陀羅尼經。後於石甕谷行頭陀法。又充終南山至相寺上座。體道用和。率從清謹。不知其終。

唐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

釋阿彌真那。華言寶思惟。北印度迦濕。密羅國人。利帝利種。幼而捨家。禪誦爲業。進具之後。專精律品。而慧解超群。學兼真俗。乾文呪術尤攻其妙。加以化導。爲心無戀。鄉國。以天后長壽二年。居于洛都。勅於天宮寺安置。即以其年創譯。至中宗神龍景午。於佛授記天宮福先等寺。出不空罽索陀羅尼經等七部。睿宗大極元年四月。太子洗馬張齊賢等繕寫進內。其年六月勅令。禮部尚書晉國公薛稷右常侍高平侯徐彥伯等。詳定入目施行。那自神龍之後。不務翻譯。唯精勤禮誦。修諸福業。每於晨朝。磨香爲水。塗浴佛像。後方飲食。從始泊終。此爲恒業。衣鉢之外。隨得隨施。後於龍門山請置一寺。制度皆依西域。因名天竺焉。門徒學

侶同居。此寺精誠所。感靈應寔繁。壽百有餘歲。以開元九年。終於寺。構塔旌表焉。

唐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傳

釋菩提流志。南天竺國人。淨行婆羅門種。姓迦葉氏。年十二就外道出家。事波羅奢羅學。聲明僧侶等論。曆數呪術陰陽緯緯。靡不該通。年逾耳順。方乃迴心。知外法之乖遠。悟釋門之淵默。隱居山谷。積習頭陀。初依耶舍。兼沙三藏學。諸經論。其後遊歷五天。遍親講肆。高宗大帝。聞其遠譽。挹彼高風。永淳二年遣使迎接。天后復加鄭重。令住東洛福先寺。譯佛境界寶雨華嚴等經。凡十一部。中宗神龍二年。又住京兆崇福寺。譯大寶積經。屬孝和朕代。容宗登極。勅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續其譯事。翻度云畢。御序冠諸。其經舊新凡四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八日進內。此譯場中沙門思忠。天竺大首領伊舍羅等譯梵文。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摩澄梵義。沙門履方宗一慧覺筆受。沙門深亮勝莊摩外無著懷迪證義。沙門承禮雲觀神陳道本。次有潤文官盧榮學士徐堅中書舍人蘇瓚給事中崔璵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古。儒釋二家構成全美。寶積用賢既廣。流志運功最多。所譯者古今共譯一切陀羅尼末句云。莎嚩訶。皆不竊考。清濁遂使命章有異。或云薩婆訶。或云願歸訶等。九呼不倫。楷定梵音。悉無本旨。此非梵僧傳誦不的。自是執筆之誤。故剋取莎。反。

唐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傳

唐京兆慈恩寺寂默傳

唐京兆慈恩寺寂默傳

唐京兆慈恩寺寂默傳

釋牟尼室利。華言寂默。其爲人也。神宇高爽。量度其率。德宗貞元九年。發那爛陀寺。擁錫東來。自言從北印度。往此寺。出家受戒。學法焉。十六年至長安興善寺。十九年。徙崇福醴泉寺。復於慈恩寺。請行翻譯事。乃將英師梵本。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又進六塵獸圖。帝悅。禮極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慈恩寺。初默說中天竺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是九天王所造。默在寺日住者萬餘。以大法師處量綱任。西域伽藍無如其高廣矣。案守護國界主經。是般若譯。牟尼證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智真譯語。圓照筆受。鑒虛潤文。澄觀證義焉。

唐丘慈國蓮華寺蓮華精進傳

釋勿提提羅魚。華言蓮華精進。本屈支城人也。卽龜茲國亦云。丘慈。正曰屈支。時唐使車奉朝到彼土。城西門外有蓮華寺。進居此中。號三藏菴。奉朝至誠所請。開譯梵夾。傳歸東夏。進允之。遂譯出十力經。可用東紙三幅。成一卷。是佛在舍衛國說。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溜成音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瑟難開元中。用爲羯鼓曲名。樂工最難其杖掠之術。進寺近其滴水也。其經是沙門悟空同十地迴向輪經。共十一卷。齋進貞元中。請編入藏。值圓照續錄。故述其由。

唐北庭龍興寺戒法傳

釋尸羅達摩。華言戒法也。本于闐人。學業該通。善知華梵。居于是國。爲大法師。唐貞元中。悟空迴至北庭。其本道節度使楊襲古。與龍興寺僧請法。爲譯主。翻十地經。法射讀梵文。并譯語。沙門大震筆受。法超潤文。善信證義。悟空證梵文。又譯迴向輪經。翻傳纔畢。竊欲終。遇北庭宣慰使段明秀事訖迴。與北庭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鏐等。相隨入朝。爲沙河不通。取迴鶻路。其梵夾留北庭龍興寺藏。齋所譯唐本。至京卽貞元五載也。法譯事方終。却迴。豁丹豁丹一云于遁。此皆嶺北人之呼召耳。若五印度語。云親薩。但那華言乳國。亦云地乳也。

唐蓮華傳

釋蓮華。本中印度人也。以興元元年。杖錫謁德宗。乞鐘一口。歸天竺。聲譽勅廣州節度使李復修鼓鑄畢。令送於南天竺。金堆寺。華乃將此鐘。於寶軍國昆盧遮那塔所安置。後以華嚴後分梵夾。附舶來爲信者。般若三藏於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夾。本是南天竺烏茶國王。書獻支那天子。書云。手自書寫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五十五聖者。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隨奉進上。願於龍華會中奉觀云。卽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詔於崇福寺翻譯。闕賓沙門般若宜梵文。洛京天宮寺廣濟譯語。西明寺圓照筆受。智柔智通綴文。成都府正覺寺道恒鑒虛潤文。千福寺大通證義。澄觀靈選詳定。神策軍護軍

中尉霍仙鳴。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寫進。十四年二月解座。

唐大聖千福寺飛錫傳

釋飛錫。未知何許人也。神氣高邁。識量過人。初學律儀。後於天台法門一心三觀。與沙門梵金。棲心研習。天寶初。遊于京闕。多止終南紫閣峯草堂寺。屬不空當途傳譯。慎選英髦。錫預其數。頻登筆受潤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詔於大明宮內道場。同義學沙門良貴等十六人。參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并密嚴經。先在多羅葉時。並是揭頌。今所譯者。多作散文。不空與錫等及翰林學士柳抗。重更詳定。錫充證義。正員辭筆。不愧斯職也。

系曰。錫外研儒墨。其筆仍長。時多請其論議。如忠國師楚金等碑。與晉陵德宣吳興畫公同獵廣原。不知鹿死何人之手。然宣錫二公亦有不羈之失。緣飾過其實。如畫公合建中之體。僣事得其倫。唯虛與實不可同日也。

唐京師大安國寺子隣傳

釋子隣。姓范氏。兗州乾封大范村人也。父峻朝不喜三寶。或見桑門。必加唾唾。有問其故。卽欲驅焉。隣生已數歲。小字隣兒。見著袈裟者。則生慕羨之意。開元初。東都廣愛寺慶修律師遊于代宗。經范氏之舍。隣一見之。喜其顏色。拜求出家。問曰。父母云何。對曰。不令堂親知。知則遭笞撻矣。師但先去某乃影隨。律師行五里間。隣已至矣。及

洛寺受教之易。若甘之受和焉。染削已成名。志隣至十一年。忽思二親。辭歸寧親。其父喪。明母終已三載矣。因詣嶽廟求知母之幽趣。即敷坐具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爲期。其夜嶽神果召隣。問何故懇苦如是。隣曰。母王氏亡來已經除服。敢問大王。母今何在。王顧隣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隣曰。我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食雞卵。又取白傅頭瘡。坐是之故。職汝之由。隣悲號委頓求王請免。曰。繫縲有分。放釋無門。然則爲法師計。請往鄧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隣詰朝遵途。到句章山寺叩頭哀訴。五輪著地。禮畢投策至四萬數。俄聞有呼隣聲。若慈順之解。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故來報汝。倏然不見。隣後求解經論。至于關輔間。外學兼通。美聲籍甚。以名僧之選。恒入肅宗內殿。應奉。高其舌端。精於捷對。御前口占敘述皇道。時輩靡及。勅賜紫方袍。充供奉僧。代宗即位。更崇釋氏。永泰中。不空重譯仁王護國密嚴等經。隣與千福寺法崇西明寺慧靜保壽寺圓寂分。職證義。並良賁潤文。隣莫測其終。先所禮塔。今鄧山育王寺後峯之翠微。茅庵基。及井存焉。井實方池。其水碧色。緣苦泛泛。然辭人遊者詩詠絕多矣。

唐醴泉寺般若傳
釋般若。闕資國人也。貌質魁梧。執戒嚴整。在京師充義學沙門。憲宗教崇佛門。深思翻譯。奈何有事于蜀部。劉闢阻命。王承宗

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獨蕭儉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觀。此之梵來。乃高宗朝師子國所進者。寫畢進上。帝覽有勅。朕願爲序。尋頒下其文。冠于經首。三藏賜帛。證義諸沙門錫寶有差。先於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此蓋烏茶國王所進者。于時而賜紫衣。後大中中。法寶大師玄暢奏請入藏焉。

北路至觀貨羅國。五十七蕃中有一城。號骨咄國。城果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輒搖動。雲陰雨暴。雲擊電飛。乃奔就一大樹間。時有衆商咸投其下。商主告衆曰。誰齋佛舍利異物殊珍耶。不爾龍神何斯忿怒。有則投于海中。無令衆人惶怖。如藏匿者自貽伊咎。空爲利東夏之故。潛乞龍神有過。自卯達申。雨雹方霽。迴及龜茲。居連華寺。遇三藏法師勿提提。屬魚。善於傳譯。空因將十力經夾請翻之。尋抵北庭大使復命。空出梵夾。于闐三藏戒法爲譯主。空證梵文并度語。翻成十地。迴向輪經。事訖隨中使段明秀。以貞元五年己巳達京師。勅於躍龍門使院安置。進上佛牙舍利經本。宣付左神策軍。繕寫功德使寶文場。寫畢進呈。勅署空壯武將軍試太常卿。乃歸章敬寺。次返雲陽。問二親墳樹已拱矣。凡所往來。經四十年。子時已六十餘。所翻經三本共十一卷。翻經大德圓照續開元錄。皆編入藏。復記空之行狀焉。

唐上都章敬寺悟空傳
釋悟空。京兆雲陽人。姓車氏。後魏拓跋之遠裔也。天假聰敏。志尚典墳。孝悌之聲。滿于鄉里。屬玄宗德被遐方。闕資國願附大唐。遣大首領薩婆。遠幹與三藏舍利越摩。於天寶九載。來朝闕庭。請使巡按。明年勅中使張賴光。將國信行官。兼吏四十餘人。西邁。時空未出俗名。奉朝授左衛涇州四門府別將。令隨使臣。自安西路去。至十二載。至健陀羅國。闕資東都城也。其王禮接唐使。使迴。空篤疾留。健陀羅。病中發願。痊當出家。遂投舍利越摩落髮。號達摩。獻都華言。法界。當肅宗至德二年也。泊年二十九。於迦濕彌羅國受具足戒。文殊矢涅地爲親教師。郎不屬提爲羯磨阿遮利耶。默里巍地爲教授。於蒙觀寺。諷聲聞戒。習根本律儀。然北天竺國皆薩婆多學也。後巡歷數年。遍瞻八塔。爲憶君親。因咨本師舍利越摩。再三方允。摩手授梵本十地迴向輪十力三經。共一夾。并佛牙舍利。以贈別。空行從

唐京師滿月傳
釋滿月者。西域人也。爰來震旦。務在翻傳。瑜伽法門。一皆貫練。既多神効。衆所推欽。開成中。進梵夾。過僞甘露事。去未旋踵。朝廷無復記綱。不暇翻譯。時悟達國師知玄。好學聲明。禮月爲師。情相款密。指教梵字。并音字之緣界。悉變八轉。深得幽趣。玄曰。昇哉。吾體兩方之言。願參象背之末。可乎。因請翻諸禁咒。乃與菩薩麟曰羅金剛悉地

翻譯。奈何有事于蜀部。劉闢阻命。王承宗

三經。共一夾。并佛牙舍利。以贈別。空行從

請翻諸禁咒。乃與菩薩麟曰羅金剛悉地

等重譯出陀羅尼集四卷。又佛爲毘陀陀天子說尊勝經一卷。詳嚴三復曲盡佛意。此土先已有陀羅尼集十二卷。新翻四卷未聞入藏。月等俱不測其終。大有般若衍迦三藏者。華言智慧輪。亦西域人。大抵中行。大曼拏羅法。已受灌頂爲阿闍梨。善達方言。深通密語。著佛法根本。宗乎大毘盧遮那。爲諸佛所依法之根本者。陀羅尼是也。至於出生無邊法門。學者修戒定慧。以總持助成。速疾之要無以超越。又述示教指歸共一十餘言。皆大教之鈐鍵也。出弟子紹明。咸通年中刻石記傳焉。

論曰。無漏海中震潮音而可怪。總持言下書梵字而不常。未聞者聞。聞光音天之餘響。未解者解。解最上法之所詮。聖賢飲之爲醇醪。凡劣啜之成糟粕。若夫有緣則遇。無道則遠。秦獄既械。其利防此無緣也。漢庭肇迎其白馬。斯有威焉。聽彼異呼。覽其橫字。情可求而呼相亂。字雖殊而意且同。是故周禮有象胥氏通六蠻語。狄韞主七戎。寄司九夷。譯知八狄。今四方之官。唯譯官顯著者何也。疑漢已來多事北方。故譯名爛熟矣。又如周秦輪軒使者。奏籍通別國方言。令君王不出戶庭。坐知絕遐異俗之語也。若然者。象胥知其遠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約不過察異俗。達遠情者矣。懿乎東漢始譯四十二章經。復加之爲翻也。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譯二名行焉。初則梵客華僧。聽

言獨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婉配世間。掘名三昧。咫尺千里。觀面難通。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無極矣。後則猛顯親往。焚香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鴉得水中之乳。內堅對文王之間。揚雄得絕代之文。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斯謂之大備矣。迷觀道安也。論五失三不。彥琛也。籍其八備。明則也。撰翻經儀式。玄奘也。立五種不翻。此皆類左氏之諸凡。同史家之變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謂譯字譯音爲一例。胡語梵言爲一例。重譯直譯爲一例。龜言細語爲一例。華言雅俗爲一例。直語密語爲一例也。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即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字。如佛胸前卽字是。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華言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〇」二字是。第二胡語梵言者。一在五竺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堅讀。同聲且歎。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慈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難類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亘既遙。安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于隋朝。皆指西天以爲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彥琛法師獨明斯致。唯微

造錄痛責。彌天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譴。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觀黑容。印定呼爲梵僧。雷同認爲梵語。瑤師可謂忙於執斧。捕前白露之蟬。昏在迴光照後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改胡爲梵。不析胡開。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爲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呼爲胡。亦猶隋朝已來總呼爲梵。所謂過猶不及也。如據宗本而談。以梵爲主。若從枝末而說。稱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嶺北。累累而譯也。乃疑瑤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讓焉。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爲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也。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來。纔直來。東夏譯者是。二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者。不解天竺言。且譯爲胡語。如梵云鄒波陀耶。疎勒云鶻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毘沙門。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翻夾樣而來。路由胡國。或帶胡言。如覺明口誦曼無德律中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齊經三藏雖兼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第四龜言細語者。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文。又被一切故若

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亦名全聲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聲者則言音不分明而訛僻此龜語也一是龜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二唯細非龜如法護寶雲裝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龜亦細如梵本中語涉龜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即龜言也四二非句闕第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即經籍之文俗乃術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即典正龜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乞頭博頰等語是二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其間渾金璞玉交雜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第六直語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爲直涉其爲密如婆留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爲惡口住以惡口人人不親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爲善薩所知彼岸也。既通達三無性理亦不爲衆生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真俗皆不可親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毘持呵裏目生起拔婆羅門此諸名在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凡諸類例括彼經證解者不見其全牛行人但隨其老馬矣或曰翻梵夾須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濫涉儒雅之過乎通曰言不關典非子史之言用其翻對豈可以委巷之談而糅于中耶故道安云乃欲以千載上之微言傳所合百王下之末俗斯爲不易矣

或曰漢魏之際盛行斯意致使陳壽國志述臨兒國云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而相出入蓋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屠此爲見譯家用道德二篇中語便認云與老子經互相出入也設有華人能梵語與西僧言說兩相允會可便謂此人爲天竺人耶蓋窮其始末乎是知若用外書須招此謗如童壽譯法華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矣今觀房融潤文於楞嚴僧肇微引而造論宜當此謂焉苟參郢俚之辭易異屠沽之譏然則釋書勿如無書與其典也寧俗儒深溺俗厭過不輕折中適時自存法語斯謂得譯經之旨矣故佛說法多依蘇漫多也又傳譯之興奉行之意不明本起何示將來今究其宜揚略陳梗概夫教者不倫有三略類一顯教者諸乘經律論也不同論中顯了二密教者喻伽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荼羅法也喻伽灌頂是多是分大乘密教二密教者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法也次一法輪者即顯教也以摩騰爲始祖焉次二教令輪者即密教也以金剛智爲始祖焉次三心輪者此輪即禪法也以菩提達磨爲始祖焉是故傳法輪者以法音傳法音傳教令輪者以秘密傳秘密傳心輪者以心傳心此之三教三輪三祖自西而東化凡而聖流十五代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朱梁後唐石晉劉漢陳隋唐朱梁後唐石晉劉漢今大宋法門之貽厥孫謀萬二千年真教之克昌厥後或曰譯場經館設官分職不得聞乎曰此務所司先宗譯主即齋葉書

之三藏明練顯密二教者充之次則筆受者必言通華梵學綜有空相問委知然後下筆西晉僞秦已來立此員者即沙門道含玄曠姚嵩壽承遠父子至于帝王即姚興梁武天后中宗或躬執幹又謂爲綴文也次則度語者正云譯語也傳度轉令生解亦名傳語如翻顯識論沙門戰陀譯語是也次則證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證知能證不差所顯無謬矣如居士伊舍羅證譯毘奈耶梵本是也至有立證梵義一員乃明西義得失貴令華語下不失梵義也復立證禪義一員沙門大通充之次則潤文一位員數不恒令通內外學者充之良以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無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義淨譯場則李嶠韋嗣立盧藏用等二十餘人次文潤色也次則證義蓋證已譯之文所詮之義也如譯婆沙論慧遠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義唐復禮果場充任焉次則梵明法範肇啓梵唄前興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聞此位也次則校勘證對已譯之文隋前彥瑩疏文義蓋重慎之至也次則監護大使後周平高公侯壽爲總監校唐則房梁公爲焚師監護相次許觀楊慎交杜行顯等充之或用僧員則隋以明穆壽遷等十人監掌翻譯事詮定宗旨其處則秦逍通園梁壽光殿瞻雲館魏汝南王宅又隋煬帝置翻經館其中僧有學士之名唐於廣福等寺或宮闈不定又置正字字學玄應曾當是職後或置或

否。朝廷罷譯事。自唐憲宗元和五年。至于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許歲。此道寂然。迨我皇帝臨大寶之五載。有河中府傳顯密教沙門法進。請西域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州府官表進。上覽大悅。各賜紫衣。因勅造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之西偏。續勅搜購天下梵夾。有梵僧法護護護。同參其務。左街僧錄智照大師慧溫證義。又詔滄州三藏道圓證梵字。慎選兩街義解沙門志顯。綴文。令遵法定清沼筆受。守楷道真知遜法雲。慧超慧達可讓善祐可支證義。倫次綴文。使臣劉素高品王文壽監護。禮部郎中張洎光祿卿湯悅次文潤色。進校量壽命經善惡報應經善見變化金剛童子甘露鼓等經。有命授三藏天息災法天施護師號。外試鴻臚少卿賜廐馬等筆受證義諸沙門各賜紫衣并帛有差。御製新譯經序冠于經首。觀其佛日重光法輪發軔。赤玉箱而啓秘。青蓮朵以開芳。聖感如然。前代就堪比也。又以宣譯之者樂略繁。隋之已前經題簡少。義淨已降經日偏長。古則隨取強名。後則繁盡我意。又舊翻經。少注合呼。唐譯明言多祥音反。受持有驗。斯勝古蹤。淨師大譯諸經。偏精律部。自高文彩。最有可觀。金剛智也。祕藏祖師。阿目佉也多經譯匠。師資相接。感應互彰。無畏言辭且多朴實。覺救加佛頂之句。人無間然。日照出顯識之文。刃有餘地。思惟賢宗。學喜華嚴。密語斷章。大人境界。流志寶積。菩提曼荼。華胥之理。致融明。灌頂

之風標祕遠。迪公勤其筆受。般若終乎譯場。其餘諸公皆翻夾牒。欲知狀貌聊舉喻言其猶人也。人皆人也。奈何委制形儀。各從所背。背其父焉。若如此大則同。而小有異耳。良由譯經是佛法之本。本立則道生。其道所生唯生釋子。是以此篇冠首。故曰。先王將蒙海。必先有事于河者。示不忘本也。

哲資生矣。遂造北門將軍微顯之出家。父曰。伊類龜俾那勝。教詔。樊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強拒。激勉再三。拜以從命。奮然抗聲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欲草血過中食也。樊先以欲勾牽。後今入佛智。伴而肯焉。行駕累載前之所欲。故開輔語曰。三車和尚。即貞觀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九歲丁艱。漸疎浮俗。若然者三車之說。乃厚誣也。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為樊師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別勅。遷聰慧顯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樊師。學五竺語。解粉開結。統緒條然。聞見者無不歎伏。凡百機度。改策一覽無差。軍勞再憶。年二十五。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創意留心。勤勤著述。蓋切問而近思。其則不遠矣。造疏計可百本。樊所譯唯識論。初與訪尚光四人同受潤色。執筆檢文。義數朝之後。基求退焉。樊問之。對曰。夕夢金容。晨趨白馬。雖得法門之精粕。然失玄源之醇粹。某不願立功於參糅。若意成一本。受責則有所歸。樊遂許之。以理遣三賢。獨委於基。此乃量材授任也。時隨受撰錄所聞。講周疏畢。無何西明寺測法師亦俊朗之器。於唯識論講場。得計於聞者。賂之以金。潛隱厥形。聽尋聯綴。亦疏通論旨。猶數座方畢。測於西明寺鳴。惟集僧稱講此論。基聞之。漸居其後。不勝恨快。樊勉之曰。測公雖造疏未達。因明遂為講。陳那之論。基大善。

宋高僧傳卷第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一
附見七人

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尉遲之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入華則以部為姓也。魏平東將軍說。六代孫孟都生羅迦。為隋代州西鎮將。乃基祖焉。考諱宗。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唐書有傳。基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反乎盈月。誕彌與群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樊師始因陌上見其眉秀目朗。舉措疎略。曰。將家之種不謬也。哉。脫或因緣。相扣度為弟子。則吾法有寄矣。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就尼健子邊。占得卦甚吉。師但東歸。

哲資生矣。遂造北門將軍微顯之出家。父曰。伊類龜俾那勝。教詔。樊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強拒。激勉再三。拜以從命。奮然抗聲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欲草血過中食也。樊先以欲勾牽。後今入佛智。伴而肯焉。行駕累載前之所欲。故開輔語曰。三車和尚。即貞觀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九歲丁艱。漸疎浮俗。若然者三車之說。乃厚誣也。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為樊師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別勅。遷聰慧顯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樊師。學五竺語。解粉開結。統緒條然。聞見者無不歎伏。凡百機度。改策一覽無差。軍勞再憶。年二十五。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創意留心。勤勤著述。蓋切問而近思。其則不遠矣。造疏計可百本。樊所譯唯識論。初與訪尚光四人同受潤色。執筆檢文。義數朝之後。基求退焉。樊問之。對曰。夕夢金容。晨趨白馬。雖得法門之精粕。然失玄源之醇粹。某不願立功於參糅。若意成一本。受責則有所歸。樊遂許之。以理遣三賢。獨委於基。此乃量材授任也。時隨受撰錄所聞。講周疏畢。無何西明寺測法師亦俊朗之器。於唯識論講場。得計於聞者。賂之以金。潛隱厥形。聽尋聯綴。亦疏通論旨。猶數座方畢。測於西明寺鳴。惟集僧稱講此論。基聞之。漸居其後。不勝恨快。樊勉之曰。測公雖造疏未達。因明遂為講。陳那之論。基大善。

三支縱橫立破迷義命章前無與比。又云。請裝師唯爲已講。瑜伽論。還被測公同前。盜聽先講。裝曰。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則否。後躬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峯。皆瑤瑤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竟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劍一鐔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其極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投之。捧得而去。及旦驚異未已。過信夜寺中有光。久而不滅。尋視之數軸發光者。探之得彌勒上生經。乃憶前夢必慈氏令。我造疏通暢厥理耳。遂援毫次筆鋒有舍利一七粒而墮。如吳合桃許大。紅色可愛。次零然而下者。狀如黃粟粟粒。一云。行至太原傳法。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帙。中乘自御。後乘家妓女僕食饌。於路間遇一老父問乘何人。對曰。家屬。父曰。知法甚精。携家屬偕。恐不稱教基聞之頓悔。前非。憐然獨往。老父則文殊菩薩也。此亦后語矣。隨裝在玉華宮。參譯之際。三車何處安置乎。基隨處化徒。獲益者衆。東行博陵有請講法華經。遂造大疏焉。及歸本寺恒與翻譯舊人往還。屢謁言律師。宜每有諸天王使者執事。或冥告雜務。爾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暮。對曰。適者大乘菩薩在此。

善神翼從者多。我曹神通爲他所制。故爾。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長往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法臘無聞。葬于樊村北渠。附三藏裝師塋。焉。弟子哀慟。餘外執紼。會葬黑白之衆盈于山谷。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其像日誦菩薩戒一遍。願生兜率。求其志也。乃發通身光瑞。燭然可觀。復於五臺造玉石文殊菩薩像。寫金字般若經畢。亦發神光焉。弟子相繼取基爲折中。視之如裝在焉。太和四年庚戌七月癸酉。遷塔于平原。大安國寺沙門令儉檢校塔亭。徒棺見基齒有四十根不斷。玉如衆彈指言。是佛之一相焉。凡今天下佛寺圖形號曰百本疏主真高宗大帝製讚。一云玄宗。然基魁梧堂堂。有桓越之氣。而慈濟之心。誨人不倦。自天然也。其符彩則項負玉枕。面部宏偉。交手十指。若印契焉。名諱上字多出沒不同者。爲以慈恩傳中云。裝師龍朔三年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終筆。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今大乘基奉表奏聞。請御製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由此云。靈基開元錄爲親基。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蓋整立彥保。不全斥故云。大乘基。如言不聽泰耳。猶謹遣大乘光奉表同也。今海內呼慈恩法師焉。

矣。大矣。裝苟無基則何祖。張其學乎。開天下人眼目乎。二師立功與言。俱不朽也。然則基也。郭公猶子。裝師門生。所謂將家來爲法將。千載一人而已。故書有之。厥父舊厥子乃肯播。矧能肯獲其百本疏主之謂歟。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釋道世。字玄憚。姓韓氏。厥先伊闕人也。祖代因官爲京兆人焉。生且渥潤漸而聰敏。俄厭衆沙。思參救護。二親鍾愛。過絕其請。久而遂心。時年十二。於青龍寺出家。從執德瓶止臨欣鑑。律宗研覈書籍鑽尋。特慕上乘融明實性。于時籍甚三輔欽歸。顯慶年中。大帝以玄裝師所翻經論。未幾詔入內。及慈恩寺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世亦預其選。及爲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時道宣律師當塗行律。世且旁敷同驅五部之車。共導三乘之軌。人莫我及。道望芬然。復因講貫之餘。仍覽甚深之藏。以爲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辭無足於傳記。由是羣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衛。以類編錄號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始從劫量終乎雜記。部類之前各序別論。令學覽之人就門隨部檢括所知。如提綱焉。如舉領焉。世之用心周乎十稔。至總章元年。畢軸。蘭臺郎李儼爲之都序。此文行于天下。又著善惡業報及信福論。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禪門觀及大乘觀。共十一卷。受戒儀式禮佛儀式共六卷。四分律討要五卷。四分律尼鈔五卷。金剛經集注

三卷。十部都一百五十三卷。世頗多著述。未測其終名。避太宗廟諱。多行字耳。故時稱玄惲焉。

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

釋普光。未知何許人也。明敏爲性。爰擇其木。請事三藏。焚師。勤恪之心。同列。廬及。至於智解。可譬。循環。聞。少證。多。焚師。默許。未參。傳譯。頭角。特高。左右。三藏。之美。光有。功焉。初。焚嫌。古。翻。俱。含。義。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譯。真。文。乃。密。授。光。多。是。記。憶。西。印。薩。婆。多師。口。義。光。因。著。疏。解。判。一。云。其。疏。至。圓。暉略。之。爲。十。卷。如。漢。之。有。范。曄。又。嘗。隨。焚。往。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厥。功。出。乎。神。贊。也。時號。大。乘。光。觀。夫。焚。自。貞。觀。十。九。年。創。譯。記。麟。德。元。年。終。于。玉。華。宮。凡。二。十。載。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或。謂。嘉。光。普。光。也。若。驗。從辯。機。同。參。譯。務。即。普。光。是。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法寶傳

釋法寶。亦三藏焚師學法之神足也。性靈敏利。最所先焉。焚初譯婆沙論畢。寶有疑情。以非想見惑。請益之。焚別以十六字入乎論中。以遮難辭。寶曰。焚曰。此二句四句爲焚本有無。焚曰。吾以義意酌情作耳。寶曰。師豈宜以凡語。增加聖言量乎。焚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自此焦然。頹頹于焚之門。至平六離合釋義。俱舍宗以寶爲定量矣。光師往往同。迦濕彌羅餘師禮記衍字也。時光寶二法師若什門之融叙焉。後越精義。

學令問孔膠。長安三年於福先寺京西明寺。預義淨譯場。寶與法藏勝莊等證義。于時頗露頭角。莫之與京歟。

唐京師西明寺圓測傳

釋圓測者。未詳氏族也。自幼明敏。慧解縱橫。三藏焚師爲慈恩基師。講新翻唯識論。測略守門者。隱隱歸則緝綴義章。將欲罷講。測於西明寺鳴鐘召衆。稱講唯識。基嫌其有奪人之心。遂讓測講訓。基講瑜伽還同。前盜聽受之。而亦不後基也。詔高宗之末。天后之初。應義解之選。入譯經館。衆皆推挹。及翻大乘顯識等經。測充證義。與薄塵靈辯嘉尚。攸方其視。所著唯識疏鈔。詳解經論。天下分行焉。

唐京師安國寺元康傳

釋元康。不詳姓氏。貞觀中遊學京邑。有彭亨之譽。形擁腫而短。然其性情含勇。聞少解多。群輩推許。先居山野。恒務持誦。觀音求加慧解。遂感鹿一首角分八岐。厥形絕異。康見之。撫而馴伏。遂蒙養之。乘而致遠。曾無倦色。以三論之文。荷之于背。又以小軸繫之於尾。曳入上都。意爲戲弄。說有之徒。不達空性。我與輕軸。張之令悟異理。又衣大布曳納播戴竹笠。笠寬丈有二尺。裝飾詭異。人皆駭觀。既入京城。見一法師盛集講經化導。康造其筵。近其座。便就所講義。申問往返數百言。人咸驚康之辯給如此。復就法師曰。甘桃不結實。苦李壓低枝。講者曰。輪王千箇子。巷伯勿孫兒。蓋護康之無。

生徒也。康曰。丹之藏者赤。漆之藏者黑。隨汝之赤者非。纁絳焉。入汝之黑者非。鉛墨焉。舉衆皆云。辭理渙然。可非垂跡之大士也。帝聞之喜曰。何代無其人。詔入安國寺。

講此三論。遂造疏解。中觀之理。別撰玄樞兩卷。總明中百門之宗旨焉。後不測其終。系曰。康師曳納播者何。通曰。梵言立播。華言裹腹衣。亦云抱腹形制如偏袒。一幅纒穿得手。肩袖不寬。著在左邊。右邊施帶。多貯綿絮。然是禦寒之服。熱國則否。用此亦聖開。流于東土。則變成色帛。而削幅纒于左右袖上。垂之製曳。然旌表我通曉經論。一本則曳一支。多則多曳。未知稽古自何人始乎。今單言播。略立字耳。全非禦寒之意。翻爲我慢之衣。既失元端。而多濫作。別形聖教。以俟後實。此外無施異制。以亂大倫。詩曰。服之不稱身之災也。吁。

唐簡州福聚寺靖邁傳

釋靖邁。梓潼人也。少孺矜持。長高志操。特於經論研敷造微。氣性沈厚。不妄交結。遊必擇方抵于京輔。貞觀中屬玄奘西迴。勸奉爲太穆太后。於京造廣福寺。就彼翻譯。所須吏力悉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遂召證義大德諸練大小乘經論爲時所尊尚者。得二十一人。邁預其精選。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棲玄廣福寺明濟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邁後與神昉筆受於玉華宮及慈恩寺翻經院。皆推邁變故得經心矣。後著。

譯經圖紀四卷。銓序古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偽等科。皆條理見編于藏。開元中智具。又續其題目焉。

唐新羅國順璟傳

釋順璟者。浪郡人也。本土之氏族。東夷之家系。故難詳練。其重譯學。聲教蓋出天然。況乎因明之學。獎師精研付受。華僧尚未多達。環之克通。非其宿殖之力。自何而至。於是歟。傳得獎師真唯識量。乃立決定相違不定量。於乾封年中。因使臣入貢附至。于

時獎師長往。向及二年。其量云。真故極成

色定離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根。良以三藏隱密周防。非大智不明。環爲宗云。不離於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

不攝。故猶如眼識也。如此善成他義。時大乘基覽此作。便見環所不知。雖然終仰邊

僧識見如此。故歎之曰。新羅順璟法師者。聲振唐蕃。學包大小。業崇迦葉。唯執行於

杜多。心務海拘。恒馳聲於少欲。既而蘊藝西夏。傳照東夷。名道日新。緇素欽揖。雖彼

龍象不少。海外時稱獨步。於此量作決定相違基師念。遠國之人有茲利慧。猶突

獎師。暗中機發。善成三藏之義。惜哉。現在本國稍多著述。亦有傳來中原者。其所宗

法相大乘了義教也。見華嚴經中始從發心便成佛已。乃生謗毀不信。或云。當啓手

足命弟子輩。扶掖下地。地則徐裂。環身俄墜。時現生身陷地獄焉。于今有坑。廣袤丈餘。實坎窞然。順璟捺落迦也。

系曰。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其教也。是故好白者。以黑爲汚。好黑者。以白爲汚。焉環怒心尤重。猛利業增。如射箭頃。墮在地獄。列高僧品。次起。機以自臭。耶。通曰。難信之法。易速謗。謗謂豈唯一人乎。俾令衆所知識者。直陷三塗。乃知順璟真顯教菩薩也。況乎趙盾爲法受惡。菩薩乃爲法亡身。斯何足怪。君不見尼毘外道。一一謗佛。而獨使提婆生陷。後於法華會上。受記作佛。靜言思之。

唐京兆大慈恩寺嘉尚傳

釋嘉尚。未知何許人也。慧性天資。瓊奇氣質。篇聚堅守性相克攻。勤在進修。務於翻譯。遠棲心于獎三藏門。見宗廟之宮。窺室

家之好。久稽考瑜伽師地佛地論旨。成唯誠論深得義趣。隨獎於玉華宮譯大般若

經。充證義綴文。多能傑出。及三藏有疾。命尙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五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俱胝畫像一千幅。造十

俱胝像。寫經放生。然燈令尙宣讀。獎合掌歡喜曰。吾心中願也。汝代導之得沒而無

悔焉。獎卒。著述疏鈔。出雜集。義門夥多。天后朝同薄塵靈辯等。預譯場證義。功績

愈繁。尙初侍獎師在玉華宮翻經。至初會嚴淨佛土品說諸佛菩薩以神通願力盛

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及意樂所生五塵妙境。供養莊嚴說法處。與寺主慧德。夜

觀玉華寺內廣博嚴淨伎樂盈滿。又聞二堂講法。明日白獎。歡喜符合。尙不知所終。

唐淄州慧沼傳大願

釋慧沼。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警慧。始預青衿。依于庠序。誦習該通。入法修身。不違戒

範。乃被時諺。沼開梨焉。次攻堅于經論。善達翻傳。自獎三藏到京。恒親盡典。後親大

乘基師。更加精博。及善提流志於崇福寺。譯大寶積經。沼預其選。充證義。新羅勝莊

法師執筆。沙門大願處外皆一時英秀。當代象龍。于時武平一充使。肅藏用陸景初總

預斯場。中書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經院。歎曰。清流盡在此矣。豈應見隔。因奏請乞

同潤色新經。初沼證義於義淨譯場。多所刊正。訛言舛義。悉從指定。無敢隱制。後著

諸疏義號淄州沼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彥琛傳

釋彥琛。未知何許人也。貞觀之末。觀光上京。求法于三藏法師之門。然其才不追光

寶。遍長綴習學耳。於玄儒之業。頗見精微。辭筆之能。殊超流輩。有魏國西寺沙門慧

立。性氣烈然。以護法爲己任。著傳五卷。專記三藏自貞觀中一行盛化及西域所歷

夷險等號慈恩傳。蓋取寺題也。及創業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于地穴。至疾亟。命門

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數年流散他所。搜購乃獲。弟子等命。排次之。序引之。或文

未允。或事稍虧。重更申明。曰。護述是也。乃象鄭司農箋毛之詰訓也。或有調之。曰。子

與隋彥琛相去幾何。對曰。賜也。何敢望回。雖長卿慕蘭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也。詩

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自許亦顏之士也
或人許焉懷不知終所

唐新羅國義湘傳

釋義湘俗姓朴雞林府人也生且英奇長而出離道遙入道性分天然年臨弱冠聞唐土教宗鼎盛與元曉法師同志西遊行至本國海門唐州界計求巨艦將越滄波候於中塗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窟間隱身所以避飄濕焉迨乎明旦相視乃古墳骸骨旁也天猶露地且泥塗尺寸難前逗留不進又寄旛旆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爲怪曉公歎曰前之寓宿謂土窟而且安此夜留宿託鬼鄉而多崇則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龜墳不二又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外無法胡用別求我不入唐却携囊返國湘乃隻影孤征誓死無退以總章二年附商船達登州岸分衛到一信士家見湘容色挺拔留連門下既久有少女麗服靚粧名曰善妙巧媚誨之湘之心石不可轉也女詞不見答頓發道心於前矢大願言生生世世歸命和尚習學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必爲檀越供給資緣湘乃徑趨長安終南山智嚴三藏所綜習華嚴經時康藏國師爲同學也所謂知微知章有倫有要德瓶云滿藏海嬉遊乃議迴程傳法開誘復至文登舊檀越家謝其數稔供施便募商船遂巡解纜其女善妙預爲湘辦集法服并諸什器可盈篋笥運臨海岸湘船已遠其女呪之曰我本實心供養法師願

是衣篋跳入前船言訖投篋于駭浪有頃疾風吹之若鴻毛耳遙望徑跳入船矣其女復誓之我願是身化爲大龍扶翼舳舻到國傳法於是攜袂投身于海將知願力難屈至誠感神果然伸形天矯或躍或蜺其舟底專達于彼岸湘入國之後遍歷山川於駒摩百濟風馬牛不相及地曰此中地靈山秀真轉法輪之所無何權宗異部聚徒可半千衆矣湘默作是念大華嚴教非福善之地不可與焉時善妙龍恒隨作護潛知此念乃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成巨石縱廣一里蓋于伽藍之頂作將墮不墮之狀群僧驚駭問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闡斯經冬陽夏陰不召自至者多矣國王欽重以田莊奴僕施之湘言於王曰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貴賤同揆涅槃經八不淨財何莊田之有何奴僕之爲貧道以法界爲家以孟耕待稔法身慧命藉此而生矣湘講樹開花談叢結果登堂觀衆者則智通表訓梵體道身等數人皆嘆巨嚴飛出迦留羅鳥焉湘貴如說行講宣之外精勤修練莊嚴利海離憚暄涼又常行義淨洗穢法不用巾帨立期乾燥而止持三法衣瓶鉢之餘曾無他物凡弟子請益不敢造次伺其怡寂而後啓發湘乃隨疑解滯必無滓核自是已來雲遊不定稱可我心卓錫而居學侶蜂屯或執筆書紳懷鉛札葉抄如結集錄似載言如是義門隨弟子爲目如云道身章是也或以處

爲名如云維穴問答等數章疏皆明華嚴性海昆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也湘終于本國塔亦存焉號海東華嚴初祖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義忠傳
釋義忠姓尹氏潯府襄垣人也年始九歲宿殖之性志願出家得潯州沼閣梨爲師若鳳巢中之生雛雛也少秉奇操慧解不倫召授與大涅槃經時十三歲矣相次誦徹四十卷衆皆驚駭號空門奇童也二十登戒學四分律義理淹通旁習十二門論二本即當講演沼師知是千里之駒學恐失時聞長安基師新造疏章門生填委聲振天下乃師資相將同就基之講肆未極五年又通二經五論則法華無垢稱及百法因明俱舍成唯識唯識道等也由茲開獎弟子繁多講樹別茂於枝修義門旁開於闢竅乃著成唯識論纂要成唯識論鈔三十卷法華經鈔二十卷無垢稱經鈔二十卷百法論疏最爲要當移解二無我歸後是以掩慈恩之繁子今盛行勿過忠本所謂列群玉貫衆花玉裝瓊樹之林花綴蜀機之錦翠流首伏聲彩悠颺況基師正照於太陽忠也旁術於龍燭四方美譽千里歸心者不可勝算矣傳持靡怠僅五十餘年計講諸教七十許遍至年七十二忽起懷土之心歸于昭義示同初夏誦戒行道每一坐時面向西北仰視兜率天宮冥心內院願捨壽時得見天主永離凡濁終得轉依一日晨興澡洗訖整肅容儀望空禮拜如有哀告之狀

少頃結加趺坐。囑付流通教法之意畢。忽異香滿室。彩雲垂空。忠合掌仰視曰。穢弱比丘何煩大聖躬來引接。言盡而化。鄉人通俗建塔供養。全身不壞。至今河東鄉里高岡存焉。

唐新羅國黃龍寺元曉傳大安

釋元曉。姓薛氏。東海湘州人也。卅髮之年。惠然入法。隨師稟業。遊處無恒。勇擊義園。雄橫文陣。屹屹然桓桓然。進無前却。蓋三學之淹通。彼土謂爲萬人之敵。精義入神。爲若此也。嘗與湘法師入唐。慕契三藏慈恩之門。厥緣既差。息心遊往。無何發言狂悖。示跡乖疎。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誌公持金刀鐵錫。或製疏以講雜華。或撫琴以樂祠宇。或閭閻寓宿。或山水坐禪。任意隨機。都無定檢。時國王置百座仁王經大會。遍搜碩德。本州以名望舉進之。諸德惡其爲人。譖王不納。居無何。王之夫人腦嬰癰腫。醫工絕驗。王及王子臣屬禱請山川靈祠。無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往他國求藥。是疾方瘳。王乃發使泛海入唐。募其醫術。溟漲之中。忽見一翁。由波濤躍出登舟。邀使人入海觀宮殿殿麗。見龍王王名鈴海。謂使者曰。汝國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宮中先有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託仗夫人之病。爲增上緣。欲附此經出彼國流布耳。於是將三十來紙。重沓散經付授使人。復曰。此經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脂腸。而內于中。用蠟紙

纏騰以藥傳之。其脂如故。龍王言。可令大安聖者銓次綴縫。請元曉法師造疏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藥力。亦不過是龍王送出海面。遂登舟歸國。時王聞而歡喜。乃先召大安聖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測之人也。形服特異。恒在市鄣。擊銅鉢唱言。大安大安之聲。故號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將經來不願入王宮闕。安得經排來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將付元曉講。餘人則否。曉受斯經。正在本生湘州也。謂使人曰。此經以本始二覺爲宗。爲我備角乘。將案几在兩角之間。置其筆硯。始終於牛車。造疏成五卷。王請刻日於黃龍寺敷演。時有薄徒竊盜新疏。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錄成三卷。號爲略疏。洎乎王臣道俗雲擁法堂。曉乃宣吐有儀。解紛可則。稱揚彈指聲沸于空。曉復昌言曰。昔日探百椽時。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唯我獨能。時諸名德俯顏慚色。伏膺懺悔焉。初曉示跡無。恒化人不定。或擲盤而救衆。或噴水而撲焚。或數處現形。或六方告滅。亦盃渡誌公之倫敦。其於解性。竟無不明矣。疏有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華。後有翻經三藏。改之爲論焉。

系曰。海龍之宮。自何而有經本耶。通曰。經云。龍王宮殿中有七寶塔。諸佛所說。諸深義。別有七寶篋。滿中盛之。謂十二因緣。總持三昧等。良以此經合行世間。復顯大安曉公神異。乃使夫人之疾爲起教之大端者也。

周京兆崇福寺神楷傳明僧

釋神楷。姓郭氏。太原人也。卽漢末林宗之後。世襲冠裳。後隨父宦于秦。爲京兆人也。昆弟六人。楷居其季。幼而聰敏。立志弗群。不樂浮榮。誓求羈落。禮明僧法師爲弟子。卽大乘僧也。洎乎年滿。受具於經。論義理大小該通。耳聞口誦。譬鮮麗之易染。遂講攝大乘俱舍等論。穎悟輩流罕有齊駕。後因講淨名經。見古師判處。喟然歎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乃於安陸白趙山撰疏。一云在越州剡石城寺。述作素有巧性。於剡溪南巖之下。映水塑貌。今有池已涸矣。巖下石隙縫間幽暗。然中有木棺者。云是楷殯于此。遊人下窺。歷歷皆覩。又言。楷因慈恩西明等寺度公。者出家。及翻經論勅諸道高行才學僧。並赴京師。遂應詔而入。配居崇業寺。至天后朝。方行其疏。後卒於此寺。弟子遷塔于南道遙園焉。實大乘基之法門。猶子也。

系曰。楷師遺迹。何京兆剡溪二處孰是。令人疑惑。若兩家之俱見。解訓焉。此乃古人名顯於四方。因子孫南北徙。遷追念先宗。遂有僑置焉。如晉氏渡江。衣冠之家。多立祖先之遺迹。同也。若然者。剡則是楷。曾遊歷之地也。

周京兆廣福寺會隱傳

釋會隱。不詳何許人也。精明之氣。綽有盈餘。處于等夷。若雞群之見鶴也。天皇朝。懷還高學名德。隱膺斯選。麟德二年。勅北門

西龍門修書所。同與西明寺玄則等一十人。於一切經中略出精義。玄文三十卷。號禪林要鈔。書成奏呈。勅藏秘閣。隱亦嘗預翻譯。玄則頗聞著述。高宗朝。斯爲龍象之最焉。周虎丘山寺僧瑗傳

釋僧瑗。字辯空。姓郝氏。高平昌邑人也。姬水疏源。狼亭襲慶。魯相繼昌侯之業。歷載彌光。少傳纂尙書之風。清塵不昧。瑗夙殖奇穎。早擅嘉祥。母趙氏娠孕之日。側侍聖賢。浮空遊樂。及年六歲。隨母入舍利塔。見聖僧像。欣然跳躍。狀若舊交。因啓母出家。母以其尙幼。抑而未許。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嚴法師爲弟子。謙揖之操。出自生知。辯慧之能。業稱上首。以龍朔二年。奉勅剃髮。冥符所應。還隸此山。暨嚴公長往。乃依慧詡禪師。受具足戒。聽常樂寺聰法師三論。甚深無相。疑滯豁除。方便解脫。怡然獨悟。因智從心證。遂詣江寧融禪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禪。衆魔斯伏。勤行精進。猛獸恒馴。是以名稱普聞。聲光八絕。旗亭趨利。削跡無踐。冬夏不易。常披一納。或滴水以充。於夕渴。或數粒將濟。於朝飢。或風雪凜冽。禮誦無替。於六時。或炎暑熾熾。經行不虧。於少選。稱揚歎美。容色湛如。毀辱詞罵。歡喜而受。每蔭以長松。屬思鴻遠。清泉獨坐。映定水以彫文。虛室高栖。萬禪枝而蕩慮。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集三卷。蓋道俗之儀表。人物之師範焉。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見身有疾。謂弟子曰。吾聞屍所到

處。便爲穢惡。出就別方。乃稱離罪。爾。門弟子等迎止於通波亭北靜志莊。忽聞異香從空而下。瑗遺訓。勸切正觀。叮嚀。滅後可依外國法。言訖合掌而終。春秋五十有一。緇素奔慟。咸悲眼滅。弟子僧義立及雒山縣尉檀信等。同遵師旨。如法闡維。收其舍利。於寺建塔。勒銘于所。

唐會稽山妙喜寺印宗傳

釋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隣家咸見。沙門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爲子焉。母夢同此。再三陳讓。不克。父夢有餽。梅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劉。劉頓服。薰壇。俗間食味。隔在唇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末最精講者。涅槃經。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揚道化。上元中。勅入大愛敬寺。居辭不赴。請於新春東山。忍大師。諸受禪法。復於番禺。遇慧能禪師。問答之間。深詣玄理。還鄉地。刺史王胃禮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度人。可數千百。續勸召入內。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諸達者。語言總錄焉。又奉勅江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度人。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終。囑循輪王法葬之。年八十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傳

釋宗哲。西河平遙人也。稚歲而有奇相。聰穎天資。既尋師範。砥節飾躬。屬玄奘三藏新

翻諸經論。哲就其門。請益無替。凡幾周星。備窮諸典。若指于掌。於奘門下。號爲得意哲。猶隋慧布之題目焉。後因講唱。厥義日新。時謂之爲法江。哲曰。爲吾謝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大原矣。所指者蓋浮丘爲滄溟也。哲憫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哉。乃著義例。寰海之內。莫不企羨。共如說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師言。三點三目。強分上下。勝劣配屬。太成巧誣。哲云。三事俱得。然無名師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號之得意。豈虛也乎。沼師所以成餘師之說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德威傳

釋德威。姓侯氏。太原人也。儀容瑰麗。學業精贍。衆典服勤於瑜伽論。特振聲彩。天皇大帝徵爲翻經大德。又與勝莊大儀等同參。義淨譯場。對敎受。賜言謝。謝亮。帝悅。尋授封昌平縣開國公。累并田至三千戶。帝爲讀曰。河汾之寶。山嶽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塵纓。繙門仰德。紺宇馳聲。式亞龍樹。爰齊馬鳴。爲時君之所貴。爲若此也。御製風行緇伍策之。後充河南佛授記寺都維那。晚升寺任。中外肅然。終年六十餘。著義門行于世。如其七方便人。迴心漸頓。悟義與湛法師爲勸。敵耳。故交綏而退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浮丘傳

釋浮丘。姓張氏。太原人也。挺然奇表。慧悟絕倫。於瑜伽論。差成精博。旁綜群書。言分雅俗。四方學者。爭造其門。然訥於宜。剖敏於通解。深藏若虛。庸庸品類。多所不知。于

有弟子自遠來，吾算法計合到門，必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子，又謂侍者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訣焉。門前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公卿籍甚。玄宗聞之，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曰：略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命官取宮籍以示之，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嗟歎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時邢和璞者，道術人莫窺其際，嘗謂尹惜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漢洛下閎造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屬大衍曆出，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可信。非聖人孰能預於斯矣。又於金剛三藏學陀羅尼祕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復同無畏三藏譯毘盧遮那佛經。開後佛國，其傳密藏必抵淵府也。睿宗玄宗並請入內集賢院，尋詔住興唐寺，所翻之經遂著疏七卷，又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其曆編入唐書曆律志以爲不刊之典。又造游儀黃赤二道，以鐵成規，於院製作，次有王姬者，行隣里之老嫗，昔多賧行之貧，及行顯遇，常思報之。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即就誅矣。況師帝王雅重，乞奏減死以供母之殘齡。如是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耶。命侍僧給與若干錢物，任去別圖。嫗執手曼罵曰：我居隣周給送

互綢襪間抱乳汝，長成何忘此惠耶。行心慈愛終夕不樂。於是運算畢召淨人戒之曰：汝曹聖布囊於某坊閑靜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速歸。明日果有獾鹿引苑七箇，淨人分頭驅逐，獾母走矣，得純而歸。行已備巨瓮，逐一入之，閉蓋以六乙泥封口。誦胡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下詔入問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見何耶。對曰：昔後魏曾失熒惑星，至今帝車不見，此則天將大儆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猶隕霜天旱，盛德所感乃能退之，感之切者其在葬枯骨乎。釋門以慈心降一切魔，微僧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依之，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又開元中嘗早甚，帝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勅令中官同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弗類。數日後指一古鑑，盤龍喜曰：此真龍也。乃將入壇場，一日而雨。其異術通感爲若此也。玄宗在大明宮，從容密問社稷吉凶并祚運終畢事，行對以他語，帝詢之不已。遂曰：陛下當有萬里之行。又曰：社稷畢得終吉。帝大悅。復遣帝一金合子，形若彈丸，內貯物，誠必有聲發之不得，云有急則開。帝幸蜀，食黃都忘斯事，及到成都忽憶啓之，則藥分中當歸也。帝曰：伊藥產於此，師知朕遠難至蜀當歸也。復見萬里橋，曰：一行之言信其神矣。命宦官焚香祝之，乃告謝也。及昭宗初封吉王，至太子德王，唐爲梁滅終行之言。

社稷畢得終吉也。開元十五年九月於華嚴寺疾篤，將與病入辭。小間而止。玄宗此夜夢殿禪居見繩床紙隔開扇，曉而驗問，一如所覩。乃詔京城名德致大道場爲行祈禱，危疾微愈。其寵愛如是。十月八日隨駕幸新豐，身無諸患，口無一言，忽然浴香水換衣趺坐。正念怡然示滅。一云辭告玄宗後自駕前東來嵩山謁禮本師，即寂也。時河南尹裴寬正謁寂，寂云：有少事未暇與大尹歎話，且請踟躕休息也。寬乃屏從人止於旁室伺寂何爲。見潔淨正堂焚香默坐如有所待。斯須叩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僧號天師，始見於此，言天子師也。行入頗忽切之狀，禮寂之足，附耳密語，其貌愈恭。寂但頷曰：無不可者。語訖又禮。禮語者三。寂唯言：是是無不可者。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閉其戶。寂乃徐召侍者曰：速聲鐘。一行已滅度，左右疾走視之，瞑目而坐。手掩何息已絕。四衆弟子悲號沸渭，撼動山谷，乃停神於罔極寺，自終及葬凡經二七日。爪甲不變髮更長，形色怡悅，時衆驚異。帝覽奏悲愴曰：禪師捨朕，深用哀慕。喪事官供，詔葬于銅人原。諡曰：大慧禪師。御撰塔銘，天下釋子榮之。

唐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

釋智昇，未詳何許人也。義理懸通，二乘俱學。然於毘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達今古，每懷義道真安，至于明倫宜律師，各著大藏目錄，記其翻傳年代人物者。

謂之晉錄魏漢等錄。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最爲精要。何耶。諸師於同本異出舊目新名。多惑其文。其僞相亂。或一經爲兩本。或支品作別翻。一裁量少無過者。如其舊錄江泌女子誦出經。雖而不留。可謂藻鑑杜塞妖僞之源。有茲獨斷。後之圓照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配。不知幾百數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內典錄十卷。靖邁出圖經四卷。昇各續一卷。經法之譜無出昇之右矣。

唐中大雲寺圓暉傳

懷遠

釋圓暉。未詳何許人也。關輔之間聲名籍甚。精研性相善達諸宗。幼於俱舍一門。最爲銳意。時禮部侍郎賈會歸心釋氏。好樂斯文。多命暉談此宗相。然其難者則非想見。惑繁者則非得章。爰請暉師略伸梗概。究其光師疏義繁難。尋又聖善寺懷遠律師。願心相合。因節略古疏。願則再廣而釋論。乃有引而具注。甚爲徑捷。學者易知。後有崇幽著金華鈔十卷以解焉。光寶二師之後。暉公間出。兩河間二京道江表燕齊楚蜀盛行。暉疏焉。

唐京兆華嚴寺玄逸傳

釋玄逸姓寶氏。即玄宗神武皇帝從外父也。繁柯懿葉莫我與京昆友姪弟多升朝列。或以靡麗自持。或以官榮相抗。逸乃風神秀朗蕭灑拔俗。悟色空之迹。到真寂之場。機批膏梁。玄麼軒冕。既而形則縹伍。學追上流。祕藏香龕披閱通理。一日喟然歎曰。

去聖日遠。編簡倒錯。或止存夏五。或盡在魯魚。加以筆札偷行。校讎喪句。若捷度失其夾葉。猶禮記脫錯後先。日見乖訛。迷而不復。有一于此。弊倫攸數。遂據古今所撰目錄。及勸諸經。披文已活。於几案。積卷仍溢於堂宇。字舛者詳義而論之。品差者隨理而綱之。星霜累運。功業克著。非夫心斷金石。志堅水蘊者。曷登此哉。既綜結其科目。諒條而不紊也。都爲三十卷。號釋教廣品曆章焉。考其大小乘經律論并東西土賢聖集共一千八十部。以清州共城二邑紙書。校知多少。縛定品次。俾後世無悶焉。其章頗成倫要。備預不虞。古之善制。有樂陵尹靈琛爲序。逸後不知所終。

唐長安青龍寺道氣傳

釋道氣。俗姓長孫。長安高陵人也。父容殿中侍御史。母馬氏夢五色雲覆頂。因有娠焉。母常聽講讀大乘經。晝夜不輟。意行太任之胎教也。逮乎誕彌。異香芬馥。成于童稚。神氣俊秀。學問詳明。應進士科。一舉擢第。名喧。曰下才調清奇。榮耀親里。後有梵僧扣門分衛。飯訖願寓宵宿。氣接之談話。言皆詣理。梵僧稱歎。明曉辭訣。方出門。閃然不見。氣由此無調選之心矣。乞願出家。將知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雲也。何君親而能阻。入道之猛別心焉。乃禮京招福寺慎言律師爲師。請益無替。及登戒法。旋學律科。又隸經論。如是內外僧通矣。時有興善寺復禮法師善屬文。謂氣

曰籍汝少俊。可爲余造西方讚一本。遂發紙。援毫略不停綴。斯須已就。其辭典麗。清淨佛國。境物莊嚴。臨文若現前矣。禮師讀訖。願左右諸德曰。奇才秀句。吾輩莫能測也。自後服膺憲案。晝夜精勵。辯給難。訓善於立破。禮師仰其風規。嘗於稠人廣衆中。宣言曰。氣之論端勢若泉涌。從此聞天供奉朝廷。玄宗幸雋。勅與良秀法修隨駕。御史李暉同請氣於天宮寺。講淨業障經。其疏亦氣之著述也。時一行禪師國之師匠。過康將來佛法。謹堪并禦。誰可闡揚。奏召天下英髦學兼內外者。集于洛京福先寺。大建論場。氣爲衆推許。乃首登座。於瑜伽唯識。因明百法等論。堅立大義六科。敵論諸師。茫然屈伏。一行驚異曰。大法梁棟。伊人應焉。余心有遇。死亦足矣。及乎大駕西還。勅令扈從。乃有小疾上表。帝降中使賜藥并方。詔曰。法師將息。朕此藥并方甚好。服食必差。所患痊愈早來。西京其願遇也。若此仍屬。此際一行還神。勅令東宮已下京官九品。已上並送至銅人原藍田設齋。推氣表白。法事方畢。宰相張燕公說執氣手曰。釋門俊彥。字內罕匹。幸附口錄。向所導文一本。置於懷笥。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開元十八年於花萼樓對御定二教優劣。氣雄論奮發。河傾海注。道士尹謙對答失次。理屈辭殫。論宗乖舛。帝再三歎美。詔賜絹伍佰匹。用充法施。別集對御論衡一本。盛傳于代。後撰大乘法寶五門名教并信法儀各一卷。唯識疏六

卷法華經疏六卷御注金剛經疏六卷。初玄宗注經。至若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乃至罪業則爲消滅。雖提免輪。頗見狐疑。慮貼謬解之愆。或作餘師之義。遂詔氣決擇經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經力十聖三賢亦不可測。陛下聽於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帝於是豁然若憶。瞻昔。下筆不休。終無滯礙也。續宣氣造疏矣。四海驚風。學徒鱗萃。於青龍寺執新疏。聽者數盈千計。至于西明崇福二寺講堂。悉用香泥。築自水際。至于土面。莊嚴之盛。京中甲焉。開元二十八年有疾。將終。遣門弟子齋遺表云。某末品輕生。虛均雨露。得陪緇伍。許自精修。雖常祖右肩。無施舉挾之役。而執錫舒步。得獨負載之勞。屬以時暢玄功。德揚真化。不謂勤劬。學造次養生。今月十六日。苦腸忽加湯藥。無救。泉門自掩。安沐義風。夜臺一歸。寧逢舜日。有定極於蒼隴。無再謁於丹墀云。時帝覽側怛。遣中使內給事賈文環。將相五十四。就院弔贈宣口勅。奉問氣弟子等。適聞法師還神寂滅。痛惜良深。未審擬於何處安厝。賜到絹帛等。聖恩追悼。生榮死哀。光于僧伍。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以其年秋八月十一日。葬于終南山陰道遙園側。自塔存焉。

唐京師安國寺良賁傳

釋良賁。姓郭氏。河中虞鄉人也。世襲冠裳。法門之流。不標祖稱。故闕如也。賁諳摩訶曠風表峻越。外通墳典。內善經論。義解之性。

人罕加焉。永泰中。不空盛行傳譯。實難其人。賁預其翻度。代宗請爲菩薩戒師。因新出仁王護國經。勅令撰疏。解判曲盡經意。以所住寺爲疏目。曰青龍也。原夫是經已當三譯。一晉太始三年。法護譯一卷。名仁王般若。次秦羅什出。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次梁承聖三年。真諦於洪州寶因寺譯。名仁王般若。并疏六卷。然則晉本初翻方言尙隔。梁朝所譯隱而不行。僞秦之經傳流字內。奈何止言波羅蜜而闕多字。則是虧其到義。是以肅宗皇帝齊心沐德。請不空重譯。及肅宗晏駕。代宗成先聖之願言。詔興譯務。勅軍容使魚朝恩監講。於南桃園起平告朔。終乎望日。帝御承明殿。灌頂道場。躬執舊經對譯新本。而復爲序冠于經首。仍勅賁造疏通經。賁上表曰。學孤先哲。有玷清流。叨接翻傳。謬膺筆受。幸揚天闕。親奉德音。令於大明宮南桃園。修疏贊演。宸光曲照。不容避席。窮玄珠於貝葉。但益慚惶。捧白壁於丹墀。寧勝報敦。仰酬皇澤。俯課忠勤。既竭愚誠。庶昭玄造。賁勤筆削三卷克成。奏乞流行。復上疏疏。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恩命令在內園修撰經疏。微僧寡學。懼不稱旨。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起自於天言。加被仰憑於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於崑山。納大川於溟海。火生於木。與兩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釋經者疏也。賁虔群有同於大通。是苦

提心如陛下意。所撰經疏。繕寫畢功。文過萬言。部有三卷。施行竊漸於愚見。裁成莫答於聖恩。并念誦儀軌一卷。承明殿講密嚴經。對御記一卷。同進上。輕塵玄覽。祇畏無任。答詔云。法師智炬高明。辭峯迥秀。親憑梵夾。宣闡微言。幽蹟真宗。演成章疏。開如來之秘藏。示群有之迷津。貫玉聯珠。鉤深致遠。再三披閱。頗謂精詳。傳之招提。永爲法寶也。皇命褒揚。釋門翕盛。又屬章信寺初成。報疏。服膺者常數百衆。雖紙貴如玉。無以加焉。其在安國寺講筵。官供不匱。數年之內。歸學如林。大歷七年正月。不空奏請入目錄。勅依賁於六年徙居集州。教授傳經不遑寧處。至十二年三月十日。無疾枕肱終于符陽。春秋六十一。夏臘二十九。宏業嘉川之人。哀悼法梁摧折。聞維收灰中舍利百餘粒。遺表中進念誦儀對御記二卷。以其先進者。遂留在內中之故。令門弟子齋之重進。後於上都城東置墳塔焉。即大曆十三年也。賁累朝供奉應制。辭辯富贍。學問高深。未塗淪蹟。同利涉之徒移。若神會之流外。吁哉。

唐越州禮宗傳

釋禮宗。俗姓宋。會稽人也。道氣奮壯。志求玄微。願遂出塵。決除執絆。聞長壽寺和尚通達禪觀。往叩其關。學習之心。未嘗少懈。師誨之曰。汝之出塵。有大利益。可謂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矣。乃奮漢魏華注涅槃經。懷鉛握麈。周于二載。挫

銳解紛怡然理順。遂成夾注八十卷焉。及
鄧卿尚書典郡。聞其盛名。致疏往請。確然
拒而不赴。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忽爾
暴終。入一處。有二童子。持簿領馮庭對判
官廳。按覆罪愆。令望彼巨樹枝柯可覆數
畝。判官身旁舊識者張思義。招手呼馮曰。
吾是汝舅。曾爲洛陽倉吏。被長官越格誣
殺。兼假貸太平寺中錢及油麪。于今未脫。
汝所坐者。不合於天后宮中亂越。致此暴
卒。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登即關奏判
放却還人世。臨行張語馮曰。在閻浮一日
造功德得福無量。胡忍一生不修功德耶。
此涅槃經者。禮宗大師注解。從天台傳授。每
有善神守護。時張差押馮往諸司考校。輕
重生處。囑之曰。汝去洛城道光坊內十字街
第三宅。是吾家。家有池亭竹樹。爲問妻兒
安否。馮起尋經本末。獲而又死。經三日立
限。歸寫經鑄鐘。工畢馮在世得四十八年。
終。宗亡春秋九十七焉。

唐錢塘天竺寺法說傳

釋法說。姓孫氏。母初夢吞明珠。遂誕魚惡
董。誕彌厥月。生有異表。十五辭親從師。依
年受具。行學一集。蔚爲教宗。卷伊呂立功
之致。陋黃綺肆志之適。道形理性與山木
爲群。故地恩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戒
起信論。心以靜銑智與經冥。一夕夢乘大
輦直截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
帆驚戾。懷襄上濟。峯竦竦而忽高。雲溶溶而
在下。既寤。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句義

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說事無礙之
旨如貫華焉。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橫
盧舍那像化。示群品大曆二年。於常州龍興
寺講。纔登法座。忽有異光如曳紅樓。漸
明漸大。旋旋杳空。久修行者會中先覩。前
後講大經十遍。撰儀記十二卷。大曆十三
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巨塔陷地二級。
無何。說示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
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爐談柄。潯陽正覺
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說初講
天竺寺。盛闢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
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爲碑。并城肅公
爲頌。合揚其美哉。

唐京師興善寺潛真傳

釋潛真。字義璋。姓王氏。太原華族。後徙爲
夏州朔方崇道鄉人也。考珍真即仲子也。年
在學。數業尙典墳。幼好佛書。抑從天性。甫
及弱冠。投跡空門。開元二十六年。隸名于
本城靈覺寺。明年納具戒。自此聽習律乘。
涉遊論海。凡曰講筵。無不探賾。屬代宗
朝。新譯文殊師利菩薩佛剎莊嚴經。勅真造
疏。奏云。此經凡有三譯。一西晉太熙中。法
護翻名佛土嚴淨經。文勢多古。語簡理幽。二
天后久視中。實叉難陀於清禪寺翻名文殊
受記經。三即今大曆六年所譯也。伏惟實應
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天垂帝錄。人歸寶圖。
德厚乾坤。明伴日月。仁恕滋物。夷狄仰德。
而輪誠慈惠。利生正教。承風而演法。頃者
歸坊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杜冕。奏爲國請諸

大乘經。明詔下於祇園。梵旨開於貝葉。因
請三藏。不空譯此經等數十部。續有勅下
天下梵字。各置文殊菩薩像。以旌聖功也。
又詔以文殊菩薩爲上座。皆三藏所請。三
藏學究瑜伽解窮法印。身口意業祕密修
持。戒定慧學顯通宣暢。唐梵文字聲韻具知。
傳譯此經。善符聖旨。文質相兼。璨然可觀。
潛真識智。愚昧學藝庸淺。幸陪清衆。譯在翻
傳。虛空藏經課虛潤色。猥蒙驅策。述疏讚
揚。雖文義荒蕪。已傳京邑。今之所作。蓋有
由焉。有金闍寺大德道超禪師。學靈法源。
行契心本。親觀靈境。密承聖慈。故久在清
涼。屬興淨業。仍於現處。建罕塔波。尋覓法
緣。來詣京國。以此經爲大事。以大聖爲
本師。顯揚聖德。無過此者。乃稽首三藏。誓
傳大聖法門。不以潛真庸虛。轉祈和尚。邀
令述作。和尚不念前之鄙陋。又令讚釋。此
經竊恐難契。真詮敢不盡其愚訥。即大曆
八年十一月。疏成奏過。真學通內外。性相融
明。考覆幽玄。研精教理。探蹟今古。比校親
疎。分別異同。歸於一義。辯猶泉涌。思入虛
凝。直筆而書記。於絕明。結成三卷。以作準
繩。現在未來。永無疑網矣。又述菩提心義
發菩提心戒各一卷。三聚淨戒及十善法戒共
一卷。兼稟承不空祕教。入曼拏羅。登灌頂
壇。受成佛印。顯密二教。皆聞博瞻。關內河東
代歷四朝。闡揚妙旨。弟子繁多。加復綱紀
與善保壽二處伽藍。德勸僧尼。真有力也。
以貞乾四年戊辰五月十四日。遺誠門人

以疾而臥二十一日右脅累足口誦彌陀佛號終于興善寺本院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九云

唐代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今天台山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

過。思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遂還尋名山。旁求秘藏。梯航既具。壺奧必臻。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

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于江表觀

之力也。大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却復天竺

說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往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

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捨。飽

靜記井。蔡邕後身。信可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決南宗禪法。

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觀自謂已曰。五地聖人身證。真如棲心佛境。於後得智

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學地能忘是心。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

諸部異軌。四圍五明。秘呪儀軌。至于篇頌。筆語書蹤。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大

曆十一年暫遊五臺。一一巡禮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却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

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

舊疏文繁義約。慨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爲毘盧遮那。萬行兼通。卽是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泊妙古之

鄉。原不疏。毘盧有辜。二聖矣。觀將撰疏。俄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

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卽汗流自喜。吞納光明。遍照之微也。起與元元年正月。貞元

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也。後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矯首于南臺。蟠尾于山北。舉握碧落。鱗鬣耀

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耀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四年春

正月。寺主賢林請講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

李輔光宣詔入都。與闕下三藏般若。譯烏茶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觀苦辭請明

年入勅允。及其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

驚髮。字曰癡人。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

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此復次壁畫散脂大將及山鹿之怪。往往不息。觀既止此

寺。二事俱靜。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

造疏。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勅令兩街各講。一還爲疏。時堂前池生五

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尋譯守護國界主經。觀綴文潤色。順宗在春

宮。嘗垂教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并食

肉得罪因緣。泊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杭韋太常渠牟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細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

入錢徽兵部侍郎歸登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章丹。咸慕高風。或從戒

訓。以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餘堪講者千數。觀骨於新創雲花

寺般若閣下。畫華嚴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嚴經綱要一卷。法

界玄鑑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設無遮大

會十二中。其諸塑。續形像。繕寫經典。不可殫述。門人清河記觀平時行狀云。觀恒發

十願。一長止方丈。但三衣鉢。不畜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

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講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臥。九不邀名惑衆。伐善。十

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觀遠盡形期。恒依願而修行也

唐京師西明寺良秀傳談述

釋良秀。姓郭氏。蒲津人也。年及佩纓。挺然離俗。乃往中條山柏梯寺。披削誦通經業。受具律儀。誓以傳講爲己事。勤苦忘疲。三

歲俱尋九流外賸。于時籍甚。孰不欽崇。貞元四年奉詔與闕下國般若三藏。同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十卷。至五年二月四日解座。

寫本進過。尋奉德宗勅。令秀造疏。疏上表云。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右街功德使王希遷

奉宣令良秀等修撰新翻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疏者伏聞至道同源聖人一貫大雄示相演妙音於獨圓實位分身需湛恩於雙闕開佛日於聖日降絲綸於法輪所以揚化慈航致入壽域不然豈得握真符而契合應休運以感通況以此經如來之密印群生之度門得白馬之寶函啓青龍之藏藏是第一義理去答歸於最後乘說無分別加以天文煥發叙思昭回真如契心已闡微於釋氏般若製序諒續文於太宗慈雲溥潤於大根湛露垂滋於貝葉良秀等材惟末學性異生知謬寄討論伏增煩越上承殷旨徒側管以窺天虔奉本師懼升堂而鼓瑟所修撰疏一部謹附王希遷隨表奉進伏乞聖慈許令同修疏沙門談筵於當寺讀演及流布中外所冀落葉真言示丹青於新學明明像教流粉澤於將來帝覽奏勅內給事毛瑛琦宣慰良秀談筵道恒等宜共賜絹九十匹至可領取比修疏義甚大勤勞也秋熟兼問師等各平安好在秀之辭筆義端時少倫匹終沒罔知時代焉

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
釋慧琳姓裴氏疎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爲室瀧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詰訓靡不精奧嘗謂翻梵成華華皆典故典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書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于西明藏

中京邑之間一皆宗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難三韓夷族偏尚釋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

若大覺之被善現談般若焉起大曆元年丙午也及將微簡於臥寐中見由口而出在乎華嚴宗中文殊智也勸成三卷自謂從淺智中行出矣于今盛行一說楞嚴經初是荊州度門寺神秀禪師在內時得本後因館陶沙門慧震於度門寺傳出懸遇之著疏解之後有弘演法師者蜀人也作義章開釋此經號資中疏其中亦引震法師義例似有今古之說此岷蜀行之近亦流江表焉

宋高僧傳卷第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三 正傳十四人 附見六人

唐京師崇福寺惟賢傳

一 慧賢

釋惟賢俗姓連氏齊大夫稱之後本遷朔人官居上黨爲潞人也九歲割愛冠年納戒母氏昆弟歸于法門故惡從其受教潞內湛慈慈外發嗜學服勤必無倦色乃辭渭陽尋師肄業或經筵首席或論集前驅或參問禪宗或附麗律匠其志淵曠欲皆吞納之年臨不惑尚住神都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請未飯之前宅中出經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銓預其翻經躬親筆受首楞嚴經一部留家供養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可開題一卷懸坐居第四舒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覺其文婉其理玄發願撰疏疏通經義及歸院矢誓寫文殊菩薩像別誦名號計一十年厥志堅強遂有冥感忽夢妙吉祥乘發現自懸之口入由茲下筆

唐京師千福寺懷感傳

流江表焉

釋懷感不知何許人也秉持強悍精苦從師義不入神未以爲得四方同好就露市焉唯不信念佛少時遇生安養疑未未泮遂謁善導用決猶豫導曰子傳教度人爲信後講爲渺茫無詣感曰諸佛誠言不信不講導曰若如所見令念佛往生豈是魔說耶子若信之至心念佛當有證驗乃入道場三七日不視靈瑞感自恨罪障深欲絕食畢命導不許遂令精虔三年念佛後忽感靈瑞見金色玉毫便證念佛三昧悲恨宿垢業重妄構衆愆懺悔發露乃述決疑論七卷論是也臨終果有化佛來迎合掌面西而往矣

唐吳興法海傳

釋法海字文允姓張氏丹陽人少出家于鶴林寺白駒匪食其場苗金翅俄翔其海面曲從師教閱覽群經大聖納川鄧林聚羽是以圓入一性學階空王擅當代獨悟之

唐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

唐隴州法華寺智威傳慧威

宋高僧傳卷第六

唐台州國濟寺湛然傳

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

世詳其然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諶之心

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然師有焉。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摘鴻筆成絕妙之辭，被題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與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傳灌頂，頂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摺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此。觀夫梁學士之論，擬議備齊，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以銘哲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往有不知然之道，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僧作真讚，至大宋開寶中，吳越國王錢氏追重而誄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是歟。

唐蘇州開元寺元浩傳

釋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綺歲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尋為荆溪湛然禪師囑累弟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裂大網感大果成，大行歸大處，以為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其秘密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與夫難行苦行更相祖述。默傳心要，為論為記，靈芝瑞草以為功德，傳於後世者不同。日而語矣。浩注解大涅槃經，為文首序，德美圓實，志願顯現，蓋錄其所證之意，而見于文。曰：余聞先覺之大寶曰常，在有布和之盛

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

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御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張至化，而自他昭著者，實播於鴻名，欽恭聞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群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博綜群言，以立誠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輔嗣之法，繁辭司馬遷之自叙，管仲能言，輕重孟子之傳春秋，雖儒釋不同其義一也。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脇累足入于涅槃。非二乘境界，真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東山南原也。浩耽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然師聽其言說，曾無倦色。分析義理，派流川注，必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人始知之。然師曰：回也如愚，罕為人說，多辭以不能及。披梁田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牧，繙流受業者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五人。持經講論傳之無窮。大比丘尼誠微道業志真悟極。此四人者，高潔之倫，深練禪觀，初浩為二官所請，注經預夢甚為奇特。又庭階生花，非人間恒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絕異。刺史崔恭撰塔碑立于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暹明曠，皆著

述廣天台之道歟

唐越州暨陽杭島山智藏傳

釋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種族。祖父從華世居官宦，後僑寓廬陵，藏少入精舍，觀像設之繁，乃陋俗求真，而於三學各所留心。唯律藏也。最為精敏，大曆三年遊豫章，因隸名天宮寺。衆懇命臨壇秉度，時仰炮焦號為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毘尼，堂盈席滿，聽受無厭。辯名理析微言，連環可解也。貞元中遇大寂禪師，篤明心要，及遊會稽於杭島山頂築小室安禪，乃著華嚴經妙義，宜吐。臺臺學者歸焉。至元和十四年二月無疾而終。報齡七十九。焚收舍利圓淨者，建塔於院北峯焉。杭島山者，越俗言訛，合言杭嶋，謂浙江所渡。古用杭筏到岸，藏杭故云嶋也。

唐梓州慧義寺神清傳

釋神清，字靈爽，俗姓章氏。綿州昌明人也。生于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清居乎仲，處胎之際，母頓感葷擾，及為兒雖隨戲弄，遇像禮足，逢僧稽顙，年十二受學於綿州開元寺辯智法師。于時勅條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清即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有同再理。時故相喬琳為綿郡太守，驚其幼俊，躬而降禮，請削染焉。則大曆中也。至年十七，聽習粗通，即講法華一經。歲滿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戒。夏習戶羅，依學新疏，尋達大宗。乃詣上都，後以優文贖學，入內應奉。暮

年鍾其茶夢歸慧義寺。講導著述略無閑日。以元和中終于本寺峯頂。還神于白門蘭若。即鄴城北郭外也。清平昔好爲著述。喜作編聯。蓋巨富其才。亦鑒深于學。三教俱曉。該玄鑒極。彝倫咸叙。萬人之敵也。受業弟子黑白四方計一千餘人。前後撰成法華玄義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新律疏要訣十卷。亦謂清鈔。二衆初學儀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此蓋解小乘所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爲等法。體性業用一皆詳括。故云法源也。誠心論證觀論俱舍義鈔數卷。北山參玄語錄十卷。都計百餘軸。並行於代。就中語錄博該三教。最爲南北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覽焉。寺居鄴城之北長平山陰。故云北山。統三教玄旨。宣而爲錄。故云參玄也。觀清之述作。少分明二權一實之經旨。大分明小乘律論之深奧焉。清貌古且奇。哲白而光瑩。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序。真讚云。與樊三藏道顏同攝物。異時一體耳。門人數多。其出倫者義將也。獨明俱舍兼善起信。海內學人望風而至。開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清之餘素乎。東川涌潭僧正顏公著碑本寺。講律臨壇。光肇別附語錄。略記清言行矣。

唐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傳

釋端甫。俗姓趙氏。天水人也。世爲秦著姓焉。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興法教。言訖而滅。

既成人。高穎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整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隸安國寺。受具於西明寺。照律師。學尼尼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經於福林寺望法師。甫又夢梵僧以舍利滿罍。謂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當時。囊括川注逢源會委。沿沿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臥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甫符彩超邁。辭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絲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舒蜀。漸染萬邦。而天子端拱無事。詔甫率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旣而刑不殘兵不驕。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波。蓋參用眞宗以昆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

講涅槃唯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單床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甫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與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輕行者。唯甫而已矣。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終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毘。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諡曰大達。塔曰玄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可數。門弟子僧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會昌中相國裴公休爲碑頌德焉。

唐圭峯草堂寺宗密傳

釋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于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元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此年進具于極律師。尋謁荆南張張曰。汝傳教人也。當宜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善薩人也。誰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

觀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聞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章諒習即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經而序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一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群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密累入內殿問其法要大和二年慶成節徵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容貌益悅。七日遷于西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法苑二月十三日茶毘得舍利數十粒明白而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懷中必得而歸悉斂藏于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齡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誡令昇屍施爲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初密道既芬馨名惟煩赫內衆慕羶既如彼朝貴答響又如此當長慶元和已來中官立功執政者孔熾內外猜疑人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于密及開成中僞甘露發中官李楚禁兵五百人出閣所遇者一皆屠戮時王涯賈諷舒元興方在中書會食聞難作奔入終南投密唯李訓欲求剪髮匿之從者止之訓改

圖趨鳳翔時仇士良知之遣人捕密入左軍而數其不告之罪將害之密怡然曰貧道誠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朝士聞之扼腕出涕焉或曰密師爲禪耶律耶經論耶則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焉都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是故妻休論誤云議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樂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運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聞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順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行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當那省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大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揮灑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閑夜獨以戒力爲戒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焚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遇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

大士故師之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淨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劍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難解釋纏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與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恥之故遶遶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榮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耄耋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貧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憐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其爲識達大人之所知心爲若此也密知心者多矣無如昇平相國之深者蓋同氣相求耳宜宗再闡真乘萬善咸秩追證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持服執弟子禮四衆數千百人矣

系曰河東相國之論課所謂極其筆矣然

●茶二茶● ●共二其● ●貧一食● ●飲一飲●

非夫人之爲極筆於他人豈極其筆乎。觀夫影響相隨未始有異也。影待形起。響隨聲來。有宗密公。公則有裴相國。非相國曷能知密公。相續如環未嘗告盡。其二公之道如然。則知諦觀法王法。則密公之行甚圓。應以宰官身。則裴相之言可度。今禪宗有不達而護密不宜講諸教典者。則吾對曰。達磨可不云乎。吾法合了義教。而寡學少知自既不能。且與煩惑相應可不嫉之乎。或有謂密不宜接公卿而屢謁君王者。則吾對曰。教法委在王臣。苟與王臣不接。還能與顯宗教以不。佛言。力輪王臣是歟。今之人情見近王臣者則非之。曾不知近王臣入之心。苟合利名則謝君之請也。或止爲宗教親近。豈不爲大乎。事免小嫌嫌之者。亦嫉之耳。若了如是義。無可無不可。吁哉。

唐京師西明寺乘恩傳

釋乘恩。不知何許人也。雖從志學。知遍尋師。凡則餐堂必窮義路。常訓門人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實。趨善薩地。若下坂之走丸耳。恩樂人爲學。不忘講導。及天寶末關中版蕩。因避地姑臧。旅泊之間。嗟彼密邇羌虜之封。極尙經論之學。思化其內衆。勉其成功。深染華風。悉登義府。自是重撰百法論疏。并鈔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諸府大抵同而少間異。終後弟子傳布。迨咸通四年三月中。西涼僧法信精研此道。稟本道節度

使張義朝表進恩之著述。勅令兩街三學大德等詳定。實堪行用。勅依其僧賜紫衣。充本道大德焉。

唐彭州丹景山知玄傳

釋知玄。字後覺。姓陳氏。眉州洪雅人也。曾祖圖南任梓州射洪縣令。祖憲考邈皆名場不捷。母魏氏夢月入于懷。因而載誕。雖乳哺未。能言。見佛像僧形。必含喜色。五歲祖令詠花。不數步。成云。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祖吟歎不釋。曰。吾有此孫。望其登甲科。雪二代之恥。今見孺子志矣。非貽厥也。已必從空門。垂始望也。七歲果遇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涅槃經。寺與居隣。玄日就講集所。一聆法語。若親前因。是夕夢其寺殿佛手摩其頂。痛啓祖父乞爲勸策。親黨觀其必不可抑。誓故聽之。年十一。遂其削髮。乃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還公義疏。辯空師圓旨。共一百二十五萬言。皆囊括深奧矣。方年十三。指摘縹緲。徒露老成之氣。時丞相杜公元穎作鎮西蜀。聞玄名。命升堂講談于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衆目計萬許人。注聽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號陳菩薩耳。傳云。玄前身名知鼓。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琉璃焉。玄於淨衆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昆尼續通俱舍。則長十山固律師之付授焉。復從本師下三峽。歷荆襄。抵于神京資聖寺。此寺四海三學之人會要之地。玄敷演經論。僧俗仰

觀。戶外之履日其多矣。文宗皇帝聞之。宣入顧問。甚愜皇情。後學唯識論於安國信法師。又研習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玄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於象耳山誦大悲咒。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矣。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玄尋究內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槃經。多執卷質疑。隨爲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誰。次揚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長安揚魯士。咸造門擬結蓮社。嘗一日玄宴坐。見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禮畢。乘空而去。玄令人偵問。茂孝共夕。誠其子曰。吾常欲落髮披緇。汲瓶挈履侍玄公。所累者善昆也。吾蓋棺時。殮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驗。先見矣。武宗御宇。初尙欽釋氏。後納盛惑者議。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迴上意。因德陽節緇黃會。麟德殿獨詔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爲可學不可學耶。帝又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鮮義。共黃冠往復。玄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業。而又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辭河下傾辯海橫注。凡數千言。聞者爲之股慄。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恐將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賁祝堯詩。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解。帝雖不納忠諫。而嘉其識見口給也。玄即

歸巴嶺舊山，例施巾櫛，而存戒檢愈更顯明。方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延止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自內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與天竺教，奏乞訪玄聲迹，玄復挂壞衣歸，上國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賜紫袈裟，署爲三教首座，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玄居寺之玉虛亭，大中三年誕節，詔李貽孫給事楊漢公續黃鼎列論義，大悅，帝情因奏天下廢寺基，各勅重建，大興梵刹，玄有力焉。命畫工圖形于禁中，其倭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教法事，八年上章乞歸故山，大行利濟，受益者多。廣明二年春，僖宗遠難西蜀，後遣郭遵泰齋，璽書肩輿詔赴行在，帝接談論頗解上心，左軍容田令孜與諸達官問道勸重，帝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玄師號，皆未愜旨，乃揮御翰云：朕以開示悟入法華之宗旨也。悟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又云：悟者一利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真乘了然成佛之義，今賜悟達國師爲號，雖曰強名用表除意，玄陳讓不遂，乃乞歸九隴舊廬，於正月二十一日臥內見所曾遊歷聖境名跡，皆見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乃訊之云：孰之語耶？空又囑曰：佛也。七月，中聞戶外有格闌之聲，逡巡一菩薩降于庭前，事摩滅矣，漸迫僅玄身丁寧讚喻，勿以此苦爲累也，言訖而沒，又於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

中明明有晃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會因七國反，盎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爲嬰繞耳。召弟子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誦談訖右脇面西而逝，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四。玄咸通中曾遊澤州，追問小遠法師同年，亦同終日月焉。玄堅守禁戒，少欲過中不食蔬果，服唯布褐臥則蓆，而六時行道夜臥一更，餘則禪坐等視，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素結情好，深者表相國休，初裴鎮荆門，玄遊五臺山，路出渚宮，贈遺初無所取，裴知其儉約，密遣人沿路以供之。若蘇秦遣舍人陰資奉張儀也，嘗經略谷真符縣，雍氏家枕潭，潭中有大魚如龍，四足而齒牙纖利，其家日伺以食，已四世矣，或欲網釣之意，則輒雲霧晦冥焉，玄扣船撫其頂，瞻目而鼓躍，卽爲受歸依，未幾乃寄夢雍氏曰：我謝汝果世護念，今受歸依，已生天，而永訣矣，次爲導江玉壘山神李永廟益昌北郭龍門神，借受戒法，罷其血食，歟有李商隱者，一代文宗時無倫素，常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學，後以弟子禮事玄，時居永崇里，玄居興善寺，義山苦眼疾，慮嬰昏瞽，遙望禪宮冥轅乞願，玄明日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迨平義山臥病，語僧錄僧微曰：某志願削染，爲玄弟子，臨終寄書偈決別云：玄生常著如來藏經會釋疏二卷，命僧微撰法鑑，以照像若十翼焉，大無量壽經

疏二卷，僧微著法燈類章指焉，勝靈經疏四卷，僧微著法苑以錯綜猶緯書焉，又般若心經金剛經各有疏義，此外秦蜀之間，作釋氏雜文外篇，論碑誌歌詩，錄成二十餘卷，禮懺文六卷，通計三十萬言，後遷塔于茶龍山附聖寺矣，中和二年弟子左街僧錄淨光大師僧微述傳，法孫右街僧錄覺輝，輝弟子僞蜀祐聖國師，重孫光業僧錄，綿綿瓜瓞，皆名公也，鳳翔府寫玄真李義山執拂侍立焉。系曰：玄公何云袁盎，又爲知鉉二人後身耶，通曰：人壽百年，自漢至唐，玄幾經出沒乎，骸山淚海斷可知矣，然則玄公多才行道近古罕聞，法嗣蕃昌他莫與議也。唐京兆大安國寺僧微傳。釋僧微，不知何許人也，敏利天資高邁逸類，稚歲聰穎而慕悟達國師，若顏回之肖仲尼也，既而時親函丈，頗見幽微，隨侍翼從未嘗少厭，窺其門牆其殆庶幾乎，悟達凡有新義別章，咸囑付微暢衍之，爲如來藏經疏，著法鑑四卷，大無量壽經疏，著法燈二卷，勝靈師子吼經疏，著法苑十卷，觀乎悟達爲疏，若左丘明之傳也，微述三法鈔，猶杜服之集解歟，初居法乾內寺，師資角立聲彩風行，凡百官寮無不奉仰，率由微內，外兼學辭筆特高，唱予和汝同氣相求，尋充左右街應制，每屬誕辰，升麟德殿法座講談，勅賜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釋氏，頗異前朝，遇八齋日，必內中飯僧，數盈萬計。

帝因法集躬爲讚頌。微則升臺朗詠。龍錫繁博。勅造栴檀木講座。以賜之。又勅兩街四寺行方等懺法。戒壇度僧各三七日。別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壇度內。福壽寺尼繕寫大藏經。每歲計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軀。皆委微檢校焉。以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內講論。爾日微述皇猷。辭辯剴亮。帝深稱許。而又恢張佛理。勞勩黃冠。可謂折衝異論者。當時號爲法將。帝悅。勅賜號曰淨光大師。咸通十一年也。續錄兩街僧事。初微經江論海。勇於揭厲。於青龍寺講貫。既循悟達國師義意。寄呈所見。蒙迴八十四字。云觀君法苑。思冲虛解。我真乘刃有餘。若使龍光時可待。應憐僧肇論成初五車外典。知難敵。九趣多才。恐不如。蕭寺講軒橫淡蕩。帝鄉雲樹正扶疎。幾生曾得聞。臨意。今日堪將貝葉書。一振微言冠千古。何人執卷問吾魔。覽茲獎飾悲喜盈。襟以廣明中巢寇犯闕。倍宗幸蜀。其夕微內宿。明日倉黃與杜光庭先生。扈從入於岷峨。再見悟達痛序艱難。微極多著述碑頌歌詩。不知所終。內翰侍郎樂朋龜爲真讚。鳳翔嘉州皆寫其真相。弟子秦蜀之間愈多傳法者。

宋高僧傳卷第六

宋高僧傳卷第七

*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 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四正傳二十。三
八附見四人

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

釋志遠。俗姓宋氏。家于汝南。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顏之禮匪遑。晨夕母常念法華經。精通五卷。遂識度明敏。孤標卓然。年二十八辭親從師。歸依荷澤宗風。晤解幽旨。經營僧事。聯綿六秋。凡諸取給未嘗混互。自爾辭師。尋禮復經八年。雖博瞻兩宗。情猶滯滯。聞天台一枝該通妙理。定慧雙融。解進於行。于乘境觀起自一家。修性三德。清涼盛演。因命同輩追遊五峯。棲道林泉。履歷前躅。曉六凡四聖之理。了開示悟入之門。百界千如。包羅性相。即遮即照。破立同時。依正圓融。凡聖平等。豁開心目。物我雙亡。僅四十年。闡揚獨步。遠業精進。遠志苦神和。臥不解衣。食非別請。時歲不稔。樵炊屢乖。每掬水漱流。將期永日。體有瘡疥。手不塗摩。戒檢遵修。警慎心口。常以四種三昧。鍊磨身心。至於絨札題尺。頗閑辭翰。蟲篆之美。每有繙素負才學者。異其辯說。或傍搜僻隱。欲爲挫銳。伺之瑕玷。求其勝負。進雖傲然踞席。退乃踰階掖客。來高我山。去隨四悉。泊會昌四年。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忽絕食數朝而說法罔憚。以二月十七

日。誠門人曰。吾自生修進不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臥安覺安而無痛惱。又曰。天台宗疏務在宣傳。法華疏十卷本迹二門三周記別開。近顯遠玄文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境觀雙修。不定頓漸八教。妙妙。遮照平等行解圓明。一多相即。藏文句。璧玉摧金。將踐聖階。降茲罕及。禮懺方等。必假精誠。志之永懷。副吾之意也。于時龍象雲萃。櫛比座隅。咸讚希奇。同稱佛號。慈誨之際。奄至還靈。風慘雲愁。山昏水咽。林樹色變。徒屬悽傷。聞維日諸子奔馳罔知所詣。雖學者如林。達其法者唯元。堪即扶風馬氏之裔也。氣度冲遠。道風素高。蓋遠傾其解脫之瓶。注以醍醐之器。可謂一燈之後復。然一燈及武宗澄汰之際。棄師先旨。哀慟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祕之屋壁。及宣宗再開釋門。重葺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儼若前製。法華妙經。積歲傳唱。摩訶止觀。久而敷揚。嗣繼之心已極。師資之禮也。

唐越州應天山寺希圓傳

釋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俊邁。因命講訓。光啓中。屬徐約軍亂。孫儒略地吳苑。椒擾。圓由通玄寺附商船。避地于甬東。其估客偕越人也。篤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山寺。形雖老。歷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事。宴默。或問之。則曰。吾道遙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於山寺演暢經論。同聲

相應求法者至。乃著玄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恒勸人急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汝曹勉旃。四六時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即瑯琊山頂是山也。傳云。從瑯琊臺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家有井。井有醜鱗焉。水有。應縮應。大江之潮候。甚多靈怪。一云。此處禹鎮浙江蛟蜃之屬。其名曰蜺。蜺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必風雨至矣。今或出石竅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梁如怒狀。唯偏入圓房。圓手執宛轉肩就。乃爲之受歸戒。令勿作風雹之妖。蜺圓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修習願見彌勤。一日講次屹然坐終于法座。時衆聞異香。香天樂鏗鏘。或絕或連七日後已。此真上生之證歟。則乾寧二年四月也。還山之日僧衆置祭于寺門。無何有人著袍象笏拜跪愴然。憐悅之間杳無蹤迹。衆莫能測焉。茶毘收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齎往新羅國矣。

唐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

釋玄約。姓張氏。正平人也。志韻剛潔幼萌出塵之心。既譜風志入州龍興伽藍。日誦千言。更無再受。落髮之後。滿足律儀。檢察已心。循其戒範。精持止作。未嘗穿穴。自茲名節頓高。流輩翹仰。數稔之間。律論俱瞻。遍求知識。探蹟玄文。晨止長安崇聖寺。以戒德之選。而預臨壇講。律并俱舍共四十餘遍。淵靜其性。研嚴靡虧。著俱舍論金華鈔二十卷。爲時所貴。而二講登席可三百餘人。

皆北面受業焉。傳稟門生一百許輩。汾沁之間奔走學者。迨乎老矣。終本院小房。俗壽七十六。法臘五十六。學法弟子道俗收焚坑舍利數百粒。構瓶浮圖于郡城之西焉。

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

釋彥暉。姓孫氏。今東京陽武縣人也。佩觸之歲。聞父讀金剛般若經。目凝聽。澹然數喜。又屬家內齋僧。誓梵俱作。於簾幕之下。合掌欣然。登年十五。隨師學法。往太原京兆洛陽聽采忘勞。年滿於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隸習毘尼。頗通深趣。次尋經論。皆討玄源。且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三治性之極致也。屆洛都先達無不推伏。至平四部悉仰。柔明。臨鑑則威少欣多。執瓶則荷輕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啻門徒。惟勞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爲佛子。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也。四海英髦。風趨波委。恒溢百餘且多。俊邁。精研論席。鑽仰經宗。其間碩學兼才。故有分爲上下十惡。十惡者若八伯之號焉。上十惡則洞閉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內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梵唄。表白導宣。蓋因題目之分。乃極才能之際。云惡則倒背之言。乃是極善也。其門弟子爲若此也。暉因明百法二論各講。百許遍出。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之于世。以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氣力漸然而奄。

化矣。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滑人追慕其德。二衆三百餘人奉神柩歸葬于陽武縣側。營小塔焉。

梁東京相國寺歸曉傳

釋歸曉。姓湄氏。壽春人也。父元旭。知子敏利。授以詩書。誦覽記憶。彌見過群。從諸子而竊願出塵。父母允其頻請。乃禮本郡開元寺道宗律師。爲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華仁王二經。登于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曠四儀。習聽新章。寺通講授。後聞洛京三輔經論盛行。結侶求師。僅于十載。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數一支。因明一學。俱舍唯識。維摩上生。皆深藏若虛也。復往南燕就陳公重覆所學。研朱益丹。猶慨義章未爲盡善。乃之今東京相國寺。遂釋新鈔。講訓克勤。門生領悟。時朱梁後主與曉。卯角同學。庠序狎密。情濃隔面年深。卽位半載。下詔訪之。曉雖知故舊終歲不言。事不可逃。應召方入。帝見悲喜交集。宣資豐厚。時屬嘉慶節。曾下勅止絕天下薦僧道恩命。其年獨賜曉紫衣。仍號演法大師。兩街威儀迎導至寺。衆勅東塔御容院爲長講院。時閭帥以聖節進金剛經一藏。絹三百匹。盡賜曉焉。法侶榮之。然觀舊鈔有所不安。未極其理。遂搜快精義於三載。著成二十卷。號曰會要。草字寫畢。進呈帝覽。賞歎勅令入藏。曉苦辭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導無怠。學徒繼衆。瞻公相繼傳持。至後唐清泰三年十月十日。謂門人洪

演曰。余氣力憊然無常將至。汝好住修進。焚香合掌初夜長逝。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卽以其月十八日。遷塔於京東郊寺莊東園焉。

後唐洛陽長水令謹傳

釋令謹。姓楊氏。陝府閩鄉人也。幼而履操迴求。出俗。得本邑之師授淨名經。年既應法。乃納戒律。大小乘兼而學之。於名數法門。染成淳粹。彌陀中觀。幹及膏腴。聲光振發。莫之與京。因遊洛南長水。遇歸心檀信。構伽藍。就中講貫。一論一經。三十載中。宣化計各五十餘遍。日別誦維摩上生。以爲恒課。執行持心而絕瑕類。遠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飲焉。以清泰二年乙未歲終于邑寺。春秋七十一。法臘五十一。其年遷于山麓。徇西域法。火葬獲舍利。學人檀越共建塔焉。

後唐定州開元寺貞辯傳

釋貞辯。中山人也。少知出塵。長誓修學。剋苦之性。人不堪其愛。一志聽尋。暇則刺血書經。又鍼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嘗因行道困息。有二天女來相撓惱。辯誓之曰。我心匪石。吾以神呪被汝。彼衆不容。去。自此道勝魔亦無蹤。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覬覦者。并州城內不容外僧。辯由此驅出。遂於野外古塚間宿。會武皇帝。敗遊塚在圍場中。辯固不知方。將入城。赴講見旌旗騎卒。縮身還入穴中。武皇疑令

擒見問其故。遂驗塚中數草。座案硯疏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曹太后深加仰重。辯訴於太后曰。止以學法爲懷。久在王宮。不樂如枯槁耳。武皇縱其自由。乃成其業。泊王處直平乃歸。中山講訓補故伽藍。無不諳顧。有婦人陳氏。布髮掩地。請辯陷之。撰上生經鈔。爲學者所貴。時號辯鈔者是。後終于此寺焉。

後唐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

釋虛受。嘉禾禦兒人也。納戒後於上都習學。內外博通。傳講數本。大經論。不憚宣導。咸通中。累應奉聖節。充左街鑑義。輩流執不預伏。及廣明中。京闕盜據。逃難遐邇。抵越大善寺。同好者命講涅槃維摩二經。卽天祐年中也。因憤譴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略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焉。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同光中方畢。軸。又因講俱舍論疏。有賈會侍郎序次僧圖陣序。皆著鈔解之。其文富贍。昔曾染指知焉。受於涅槃辯而非略。仍多駁議。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受性且狷。忿與人不同。畜弟子無一可中。嘗自執麤饌齋食。柴生火滅復吹又燔。怒發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及晚年眼昏甚。登師子座。戴竹笠而講。貴。目不閃爍。爾或譏其慢。衆受亦不介意。屬武肅王錢氏按部至。越。遂出謁見。王素嚮風。乃加優禮。言勞再三。監乾化中。於會稽開元寺度戒。命之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

始也。王表于朝廷。薦其紫衣。莊宗制賜行人齋至營丘。時受講當。上生經疏序。至若洪鐘而虛受。受捨塵柄。言曰。某得名無典實。今後更爲虛受。小子識之。及狀聞王。王曰。此僧必無恩命分。何名虛受乎。至同光乙酉歲。受終。迨海艦齋誥。來。稽其終日。正到青社。果符武肅之言。有文集數卷。述義章三十餘卷。行之于代。

後唐杭州龍興寺可周傳

釋可周。俗姓傳。晉陵人也。出家于本部建元寺。循良厥性。切問于勤。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挈囊達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幹運深趣。昭宗初。自江西迴台越之間。命其啓發。梁乾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衆恒有半千。兩浙武肅王錢氏。命於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扃衛。往往人覩焉。嘗有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後附巫曰。吾隨從大神去。西關天寶堂聽法方迴。武肅王聞而鄉重。資周中金如意并鉢紫衣一副。加號精志通明焉。以天咸元年。終于觀音院本房。初周乾寧四年。戾止台州松山寺。講疏闕鈔。遂依疏節成。五卷。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宜律師法華序鈔一卷。行于浙之左右。弟子相繼不絕。後唐東京相國寺貞壽傳。釋貞壽。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其性沈靜。分陰是競。方龍

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日周二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凡有講筵。下風求益。覈其經論。窮其性相。輩流之間罕齊馳騁。至於非朋弱友。奔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講導法華經十許遍。人未歸重。則知奇貨之售。亦有時焉。及梁氏都于京。人物委輸。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露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禮。捨傳財。置長講法華經堂於西塔院。從此翕然盛集。講旁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精進罔疲。凡世伎術百家之言。黜于議論之外。誠門徒曰。異端之說。汨亂真心。無記不重。何須習俗。吾止願爲師子吼。不作野豕鳴也。但專香燭塗掃。以內院爲息肩之地。至後唐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禮佛聲。捨衣資爲非時僧得施半齋僧訖。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勞其衆聖。排空相迎。滿百徒侶。爾日皆聞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夏五十四。臘於寺講貫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七座。覽藏經二遍。修彌勒內院業。以其年二月十八日葬。浚郊東寺莊之原。屬幢威儀。緇白弟子約千餘人會送焉。

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傳

釋可止。姓馬氏。范陽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適有出俗之心。依憫忠寺法真律師。年十五爲息慈。辭師往真定。習學經論。時大華嚴寺有仁楚法師。講因明論。止執卷服

膺三遍。精義入神。衆推俊邁。有老宿維摩和尚者。釋門之奇士也。問楚師曰。門人秀拔孰者爲先。曰。有幽州沙彌者。溫故知新。厲精非懈。於是求見。遂質問勝軍比量。隨難應變。辭不可屈。維摩曰。後生可畏。契經所謂雖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請止開講。恒陽。縑素無不欽羨焉。迨十九歲。抵五臺山求戒。於受前方便。感文殊靈光。觸身已而歸。寧父母及師。於寺敷演。二十三往并部。習法華經百法論。景福年中。至河池。有請講因明。後於長安大莊嚴寺。化徒數載。乾寧三年。進詩昭宗。賜紫袈裟。應制內殿。本道劉仁恭者。據有北門。控扼蕃漢。聞止之名。移書召歸。故鄉。其父與師相次物故。母猶在堂。止持孟乞食。以供甘旨。行誦青龍疏三載。文微忽有巨蟒。見于房檐。首顧視似有所告。時同院僧居曉。博物釋子也。且曰。蛇則目睛不瞬。今其動乎。得非龍也。止焚香祝之曰。貧道念青龍疏。營齋養母。苟實龍神珍念。希值一檀越。居數日。燕師。家子曰。制勝司徒。召申供養。時莊宗遣兵出飛狐。以圍之。歷平年載。百穀勇貴。止頓釋憂懼。未幾燕陷。劉氏父子俘歸晉陽。止避亂中山。節度使王處直素欽名譽。請於開元寺安置。逐月供俸。止著頓漸教義鈔一卷。見行于代。天成三年。戊子。王師問罪定州。陷焉。招討使王晏休得瀛王馮道書。令尋止。既見。以車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從榮優禮待之。奏署大師。號文智焉。於長壽

淨土院住持。應順元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彌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臘五十六。閏正月二日。茶毘收遺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於龍門山廣化寺之東南隅。止風神峭拔。戒節孤高。百家子史經目。無遺該博之外。尤所長者。近體聲律詩也。有贈樊川長老詩。流傳人口。在定州日。中山與太原互相疑貳。諸侯兼并。王令方欲繼好。息民。因命僧齋於慶雲寺。會有獻白鵲者。王曰。燕人詩客試爲詠題。止卽席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王欣然。詩人李洞者。風骨僻異。慕賈閻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遇。贈止三篇。時宰相孫公渥趙公鳳馬公裔孫寶學士夢徵符侍郎蒙李侍郎詳。皆唱予和。汝頃流韻諧。止頃在長安。講罷遊終南山逍遙園。是姚秦什法師譯經之地。年代寔深。鞠爲茂草。且曰。吾爲釋子。忍不興乎。奏昭宗乞重修。帝允。仍舊賜草堂寺額。後請樊川淨休禪伯。聚徒談玄矣。及在洛也。講外長誦金剛經。不知紀極。昔多居終南山嶺峒山。故有三山集詩三百五十篇。盛行于時。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見師之道焉。

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

釋巨岷。姓任氏。西河人也。父遊于藝而貴。丘園。母王氏戒受八關心歸三寶。從姪岷也。更好善緣。復求福利。而生令子。及生年甫七歲。志氣敦篤。暫見佛像。注仰欣然。父母

知有宿因。或携入寺意欲忘歸。至本郡淨心院見宜遠論師。志戀共房泣求攝受。二親知不能阻。其願咸皆可之。年十歲誦終法華維摩二經。日持十卷。更無間隔。如執瑠璃之器。其舒徐恣制若老成焉。迨圓滿足。便習尸羅。克通開制之科。恒照欣戚之鑑。自爾大乘理趣經論精窮。得其師門。則並部永和三學也。傳夜作書。窓案是臨不暇。諸他除研習義章修六事二因也。於大般涅槃經兼因明論。末年逾切。又傳金論盡屏餘緣。各講十遍。仍求輔亮博覽。群書得義最精。又揚具美。尋稟給官住城內天王院。與弟子俱供億不虧。傳持無替。乾祐元年漢祖以龍濟居士之目。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賜紫衣號圓智大師。續有詔宜住崇福寺講堂院。仍充管内僧正。經年而變法於晉。檢策僧徒如風偃草。至乾祐二年十一月五日無疾而終。于時四衆含悲。一城戀德。俗齡九十三。法臘五十四。乃遵西域茶毘禮。多投香水。或執旛花黑白之衆盈郊。歸對之雲蔽日。未容火滅。皆捧寶瓶待盛。梁粟之形同見。薰修之體時得。舍利者隨自因緣。或多或少。別得遺骨具表奏聞。漢主勅葬於西山天龍寺。凡事官供。起石塔勅諡號曰達識焉。

漢隸州開元寺恒超傳

釋恒超。姓馮氏。范陽人也。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居童稚群不貪戲弄。年十五早通六籍。尤善風騷辭

調新奇播流人口。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真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議進修。晝夜不疲。而屬師亡。亦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孝悌之名燕人所美。梁乾化三年往五臺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運。切問近思。俄徵伐木之章。且狎或人之友。結契遠求名匠。阻兩河間。兵未罷路不通。南則梁祖。北則莊宗。抗衡於輕重之前。遂鹿在存亡之際。當是時也。超止於本州魏博并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講通思於雍洛。梁宋名師杳然隔絕。雖然巡歷非遠。宏暢殊精。瓶滿見知。翼飛名字。是故并部息塵中山貞辯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證修有位。一見超歎曰。義龍之頭角悉完備矣。待飛奮而為霖雨焉。其為碩德題目多此類也。龍德二年挂錫於無棣。超曰。此則全齊舊壤。都魯善隣。遂止開元伽藍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宜導各三十餘遍。節操高邁。舉措舒徐。縑素見之無不怯懼。聲無叱咤。語不夸奢。自然而然。且非威勢凌轡之所。得也。前後州牧往來使臣。嚮與欽風。修名執刺。相禮重者。止令童子辭以講貫。罕曾接對。初有所修。伏其高。齊魯之間。造秀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觀超容。傍聽義。參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敷降。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為詩云。虛著

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厭樹遶山色。憐窓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勉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拔。且曰。而其復爾則吾在。盧龍塞外。矣。郡將聞而止。又相國瀛王憑道聞其名。知是鄉關宗人。先遣其書。序以歸向之意。超曰。貧道閑人。早捨父母。烈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於宰衡之耳也。於吾何益。門人敦喻。不得已而答書。具陳出家之人。豈得以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鄭重。表聞漢祖。遂就賜紫衣。自此忽忽不樂。以乾祐二年仲春三日。微疾數辰而終于本院。院衆咸聞。天樂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證也。春秋七十三。僧臘三十五。門人洞微與學徒百餘人。持心喪。傾城士庶僧尼。會送城外。具茶毘禮。收舍利二百餘顆。分施之外。緘五十顆於本院。起塔以葬之。瀛王未知。別奏賜師號曰德正。乃刊勅文于石塔焉。

漢洛京法林院僧照傳

釋僧照。姓張氏。范陽人也。年十四出家。投懷忠寺。聰悟絕倫。儀儀偉秀。初受經。偈日誦數千百言。目所覽者。過於宿習。吐論知見。有老成之風。遠度為沙彌。受具已來。歷于再闍。暗誦經典。已踰六大部矣。即最勝王大悲維摩法華等經。傍加聽尋。經論十數年間。深文伏義。藍出青矣。天祐中。遊方南下。爰居中山。元戎王處直請住法華寺。相次易帥請之。太傅隴西公達表薦。賜紫方袍。加至

真大師。次則扶風馬公。請爲僧正。非所好也。及抵洛陽。有命開法華經講。止法林院。況乎都關浩穰。象龍輻湊。及照之唱導。翕如於下風。伏膺矣。以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示滅于講院。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四衆號慕。侍中李公頗易定。曾爲外護。復守洛宅。飾終喪禮。悉以資奉。粵四月三日。還神子城南行。茶毘法。收舍利紅潤。可數百粒。濟陽丁公爲保護之。鑿藏。爲樹塔于廣化之寺南岡。照平昔講凡七十餘座。勤勤爲法。門生頗多。宰臣馬公孫最所欽重。前後贈詩。僅數十首。洛中爲美談矣。

漢洛陽天宮寺從隱傳夢江
釋從隱。姓劉氏。洛陽三鄉人也。卅年敏慧。誓欲出塵。一親既聽。乃投本邑竹園院。依師誦習。陶練靈府。尋於嵩陽受戒。華就。長水聽采。纔歷數年。克通百法。中觀彌陀三經。論焉。而誦師年老。深許隱之博達。性相。後於洛布金院。赴請敷演。至後唐清泰中。誦付講座。日爲衆三登法席。夏中長壽覽藏經。一秩精進。苦節人無與比。乾祐二年正月。示疾而終。俗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一。乃依天然法火化。收合真體。圓淨堪愛。門人樹塔至今存焉。次有長水縣縣泉院釋夢江者。姓楊氏。本邑人也。神彩灑落。超拔凡態。遂顯出家。恒誦仁王般若。進具後講。百法論。清泰中。龍門廣化寺。請爲衆開演。遇帝幸其寺。宣問妙辯。天逸悅。可上心。時於御前。賜紫袈裟。確乎不受。訓導二十餘年。講罷行道。

禮佛日。唯一食。慈忍於物。罕逢愍色。周顯德三年。疾終。緇素悲慕。爲其建塔矣。

漢杭州龍興寺宗季傳

釋宗季者。俗姓俞。臨安人也。稚齒瑰偉。心志剛直。嘗天震。隣家樹。季隨僮仆。有姊尼抱就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甦而復作。遂勸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巨信論師。學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調伏。鋒芒如也。迨迴杭。龍興寺召講。時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閭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爲莫逆之交也。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訓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弟子七八百人。漢乾祐戊申歲。疾終于本房。初季講次。遇一異人。作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論。一衆驚然。季眇目。曾夜行感神光。引之常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親也。遂撰永新鈔。釋般若心經。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缺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于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語氣貌高邁。誓不趨俗舍。暨老。懇請亦罕赴白衣家。居唯屢空。衍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

周魏府觀音院智修傳
釋智修。姓張氏。銅臺永濟人也。九歲於鄴都臨清王舍城寺事師。暨受具戒。身器挺然。八尺面色玉如。行步若舒雁。言音如扣鏡。人望之凜然。僉曰。美丈夫也。恒誦諸經。晝三夜三。禮佛無闕。本師知其法器。遣往滑臺。抵明福寺。就暉師講肆。替月頓見諸法。體用。喜不自任。時暉之門生。炮勇然。幹者數十員。皆出俗之下。徇暉。陽人請講。未久。又今東京。遇信士。捨宅爲萬歲百法院。由此洛京陳許徐宿維青翠臺咸樂請其敷演。自鳩聚檀嚙。前後數僧三十萬。天雄軍戴張郭三家。同建觀音院命居之。修敏利之性。天資。初終講。百法論。可百許遍。登法座。多不臨文。懸述辯給。後三過覽大藏經。以輔見知。其誦諷經呪也。音聞戶外。聞然有碑指聲者。感鬼神讚歎。歎魏師陳君思讓。篤志歸依。表薦紫衣。師號曰歸政。殆臨八十一而剋意學。歐王書體。僅入能妙。或問之。曰。吾習來生字耳。顯德五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囑累令造木與一所。欽送開羅。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終。奉木塔。舉高三丈餘。縱燎時。有白鶴哀鳴。紫雲旋覆。收拾舍利。建塔緘焉。

宋秀州靈光寺皓端傳
釋皓端。姓張氏。嘉禾人也。九歲捨家入靈光精舍。師授經法。如溫舊業焉。年登弱冠。受形俱無表。于四明阿育王寺。遇希覺律師盛揚。南山律。端則一聽旋有通明義門無塞。尋投金華雲法師。學名數一支并法華經。後受吳興緇伍所請。講論焉。兩浙武肅王錢氏。召於王府。羅漢寺演訓。復令於真身塔寺宣導。于時有台教師玄燭者。彼宗號爲第十祖。端依附之。果了一心三觀。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卷。由是兩宗法要。

紫袈裟。確乎不受。訓導二十餘年。講罷行道。

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卷。由是兩宗法要。

一徑路通。忠獻王錢氏借賜紫衣。別署大德號崇法焉。後誓約不出寺門。慕遠公之不渡虎溪也。高尚其事。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麝味。居不施關坐唯榻。以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滅于本房。容貌猶生。三日焚之于城西。得舍利於燬爐之末。俗年七十二。僧臘五十二。凡著述傳錄記談七十許卷。學得其門者北八十餘人。端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不談世論。唯以佛法爲己務。可謂傳翼之象王矣。祕書監錢昱嘗典秀郡。躬視端之標格。爲著行錄焉。宋東京天清寺傳章傳

釋傳章。俗姓彭氏。開封東明人也。歐父諱卽邑。向之上農也。應務之外。正見不回。恒讀佛經。懸解詮旨。母邢氏嘗夢入法字。手探道器。因而娠焉。與父知懷非常之子。指腹誓令出俗。年甫十一。乃禮本邑唯識師祕公爲師。一見異之。初授淨名仁王法華三經。及削髮去。周羅隨祕公遊五臺禮文殊應跡之地。其年受具。爲息慈日便於浚郊清明法師座下。聽習法華經。後於睢陽道雅法師重溫前業。尋學唯識於本師。頗揭厲于義津法水。又親附訓僧錄通慧。因明且臻其極。章日誦三經兼二戒本。講貫訓徒。向二十載。未嘗少輟。廣順中。左街僧錄廣智大師薦聞于周高祖。賜紫方袍。大宋乾德二年。左街僧錄道深薦于太祖神德皇帝。賜師號曰義明。俄示疾而終于本院。春秋五十五。法歲三十六。未絕之前。命筆作偈警世。而

贈諸朋執矣。所度弟子一十五人。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卜京之南原用茶毘之法。薪盡火滅。得舌且不灰。衆歎戒德。門人檀信共立塔焉。則開寶五年也。先是嚴父恒務法華經。終後焚之亦不壞。子父同驗。實爲罕有。相國寺清慧大師鑒炳爲塔銘焉。

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

釋繼倫。姓曹氏。晉陽人也。弱齒而壯。其志勇其心。決求出家。本師授法華經。日念三紙。時驚宿習慧察過人。登戒之後。至年二十一。學通法華經義理幽赜。唯識因明二論一覽能講。由是著述其鈔。至今河東盛行。三講恒一百五十餘徒。從其道訓。又撰法華鈔三卷。其爲人也。慈忍成性。戒範堅強。人望之而心服。以劉氏據有并汾。酷重其道。署號法寶錄。右街僧事。寬猛相參。無敢違拒。以僞漢己已歲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願生知足天。終後頂熱半日方冷。則開寶二年也。享年五十。一。開維舉洵獲舍利。遠近取供養焉。

宋齊州開元寺義楚傳

釋義楚。俗姓裴氏。祖相州安陽人也。楚七歲來省廩下。臨壇大德修進。因爲出家師也。進乃楚之諸父也。季父省倫居香嚴院。進也誦觀音普門文經。向十萬遍。立禮法華經。字字各拜拜且徹。部焉。倫則青丘主宰。禪居誦大悲佛頂。俱一億遍。楚執柯伐木。熏習相資。登此近圓。勤學不懈。敏慧夙成。俱舍

一宗造微臻極。遂傳講圓暉疏十許遍。後該覽大藏三遍。乃慨儒家爲佛教之文。而多認解。解既謬。敷事多誤用。擬自樂天六帖。纂釋氏義理文章。庶事群品。以類相從。建其門目。總括大綱。計五十部。隨事別列。四百四十門。始從法王利見部終師子獸類部。其間物類檢括周旋。令供筆之時必無告乏矣。一十年中孜孜罔倦。起晉開運二年。至顯德元年。畢進呈。世宗勅付史館。賜紫衣。仍加號明教大師。以開寶中終于龍興伽藍。俗壽七十四。法臘五十四。楚始謀此作。隨得便書。哀多益寡。日居月諸。鬱成編錄。忽因本院門古石上有六帖二字。天然分明。觀此靈符。乃知宿定。搜今幹古。筆不停綴。時樞密相國王公朴爲楚作序冠于編首。今行于寰海矣。初楚著述心亦勞止。而雙目喪明。醫工莫療。遂冥心懺過。慮刪辟教文。裁量差脫。如是虔虔更無間息。再歲還明。人謂其微感焉。

宋杭州慈光院昭恩傳

釋昭恩。字修己。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遲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饒愛再三沮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橋李皓端師聽習經論。懸解之性天然。時眾輒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唐慈光院志因師。講貫彌年。通達法

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角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親自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納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邊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爲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而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與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執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算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脇坐必加跣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餐堂每一布薩則酒酒不止蓋思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偏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以一乘圓意或怪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交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況迂趨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不顯恩尋釋十妙之始終研覈五重之旨趣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足雙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也又據昔人科節與荆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鑰論科總三十五帖見行

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汭流而上者何潛泳有所取故恩公不寬棄戒而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宋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

釋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也母妊娠公自小便著革血生乃首蒙紫帽而誕焉幼啓二親堅求去俗旋入開元伽藍師授法華經藉月而徹寺之耆老稱歎希有受具已往會稽學南山鈔既通律義乃造天台山研尋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逼照也先是智者教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端正甚學寂思鳩集也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歎告詔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由是博聞多識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爲家寶歟遂於佛蘭道場國清寺相繼講訓今許王錢氏在兩浙日累請開演私署淨光大師并紫方袍辭讓不却受而不稱及與螺溪道場四方學侶霧擁雲屯太平興國五年朝廷條貫緇伍經業寂從山入州治寺寺東樓安置樓近大山夜夢刹柱陷沒于地意頗惡之自徙於西偏僧房其夜春雨甚山崩樓圯人咸謂寂先見同修報得之眼焉因受黃巖邑人請乘舟泛江放生講流水長者品至海門靈石是智者冬居道場也勸人修寺塑像入緣者繁查今上遣高品衛紹欽入山重建壽昌寺也諸官同命受菩薩戒雍熙初永安縣請於光明寺受戒古殿像腹中獲發願辭即唐

咸通六年沙門希皎施戒勸七鄉人裝塑尊像願捨報爲男子童真出家常布褐傳法利樂衆生云觀者皆意寂之前身也四年臨海緇雲永康東陽諸邑請共施戒九月寂至自太末十月寢疾本院方丈十一月四日囑誠門人不許哭泣祭奠應緣俗禮者非吾弟子也即窆于方丈樹小塔焉享年六十九法臘五十矣四方傳法弟子見星而舍者數百人寂平素講法華經并玄義共二十許座光明淨名梵網等經止觀金鑰等論法界還源等觀禪源詮永嘉集各數遍所著止觀義例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數卷自智者捐世六代傳法湛然師之後二百餘齡寂受遺寄最克負荷其如炎蒸講貫而無汗之澀洽曾不久聽而勝解佛乘每一談揚則撥金玉應召羽商和彼九旬說妙相去幾何又寄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寺上方有寶莊嚴幢座題曰文殊臺設栴檀闌隔求入無由俄觀觀音菩薩從堂徐出以手攘却行馬低汪相接斯須覺已與觀音身混合不分因而驚寤自是之來樂說無盡矣或曰入普門智乘利物悲上合佛覺證無上故下合衆生凡同體故開則群靈混成二法得是心者非觀音而誰歟是以講談也施戒也自甌越之鄉迨三天子障民多啼哭俗尚敗獵受寂之訓也咸食樵草言說法之功所謂善建由是堂室間可見者曰澄或曰寶翔曰義通及平台之民庶曾受戒法迎真相來州治開元寺祭饗

皆編素哀泣。天爲之變慘。其慈攝之所感。知州鄭公元龜爲詩悲悼焉。

論曰。玄默垂文。聖人俯察。河雒之流。有告圖書之法。作。禹受斯符。乃爲經緯。本六十餘字。訓第表明。號洪範。以開章得彝倫。而追叙帝王之法。然可觀祖述之家。翁爾宗此。我之佛道。可弗然耶。教自西傳。若龜馬之文。乍辯聲。由此盛如。夏商之美。惟揚及其講訓。相資義。互出。因分異轍。各競顯門。施巧智之莫京。致慧心之懸合。宜乎得正信者必開。正眼。見正道者必事。正修。倒本前因。則以決擇爲主。原夫能詮之教。喻圖書也。所詮之理。喻訓第也。經容緯入。緯總經存。今表顯之名。言從體義之。相雜。唯識僉推於護法。成即司南。婆沙奄有於餘師說。同衍字。良以各迷。已見皆未。極成。正不正之說。恢張。玄又玄之談。崛起。大抵無名相法。作名相說。非如色法影質。易尋。名色交加。喜生迷競。又以言存一意。義止一途。隨情取舍。之時未爲允當。隨轉理門之處。蓋涉無文。加復教有弛張。意關詳略。討尋者非英明而莫悟。承領者非行位而不知。知在入亡。書以教爲折中。故論中以四種徵理。理則難隱。一觀待。二作用。三法爾。四證成。用斯道理。義豈惑乎。譬如甲氏背人而去。有二三子相問曰。彼去者誰耶。一云乙也。一云丙也。此俱未是。彼有識人云。甲也。迴面視之。是甲非乙。由其不識。遂有多名。識者一呼應聲而至。親得自體。不涉異緣。

故曰精義無二也。因義生解。解必虛通。除其執情。令生正解。斷其迷執。執情斷。故所執便遣。既能生解。則斷障。二重斷染。依他清淨。依他圓成。故得二勝果焉。不然者。認相似法。墮惡取空。曳曲木於稠林。泛膠舟於苦海。又不可勝道也。喻伽論中契經體有二。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是能依。如是二種總名。一切所知境界也。夫以能化之教。已翻所詮之理。難悟。苟非宿慧。安喻經心。宿慧當多世之熏方能生起。經心乃大雄之意。豈易尋求。諺所謂老見事長。佛已三祇之揚歷。多言或中。法從諸聖之同宣。豈得以夏蟲共論。其凌漸。井魚互談。其渤澥。此誠不可也。必須近佛菩薩。善慧法師。四無礙居。遊戲之中。八辯音演。自他之利。祇如天親大士。將世尊之一言。中道圓宗。成諸法之五位。如龍帶涓滴而起。爲雨。望苗稼而施。又同命。包作緯於春秋。鑿度爲資。於大易。此皆善其通變。能其揣摩。以利根而敦鈍。根以正見。而誘邪見。都稱爲摩訶般若特伽也。西域蒲塞治家子。以爲裘。此方俊才。獨乳人而加水。成裘則易。以日見而留心。免水則難以傳來而隔手。昔以講人論法。造疏尋宗。用成實法數之名。補大乘闕員之義。其有解法名目。隨人見知。未融六釋之端。何暇三隅之反。至若黎邪。是報非報。化人有餘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鈐鍵。先賢之所不決。令哲之所共疑。但謂闕

如所知成障。及乎樊師西復梵本東傳。富瑜伽之寶林。開唯識之淵府。摩訶衍足殺三摩明。名數均著作之家。立破定是非之量。深山大澤。必生龍蛇。有大乘基爲其高足。不緣宿習。多見生知。謂之義天。則明星有。猶謂之理窟。則善閉無開。堂堂合周脾之儀。軌軌應崑崙之軸。有經皆講。無疏不成。權奇百本之名。控壓四人之聖。復次光也。寶也。測乎沼乎。章句之學。頗長。釋鏡之理。何富。世茂珠林。邁編圖紀。環附量度于鯨海。尙綴文榮于玉華。究三論極平。瓊康窮方等。歸乎楷景。觀公撰集華嚴命。章解相入之連環。且無難色。通絕行之斷閣。故立易功。法藏從性海而遊。智昇自名流而出。偉歟一行所作通神。實僧相之法王。乃人形之菩薩。忠氣琳甫。貴秀說真。俱參譯判。經盡開荒闢土。於燦宗密。美乎湛然。悟達全才。徹公令範。可以副人之求備哉。餘諸上士。擅美殊方。落落英翹。互有長短。矧以佛之說經。申經者論。經由論顯。論待疏通。疏總義章。義從師述。況以隔羅數者。見猶未盡。大遍知者。知方得全。射侯之矢。易疎診脈之求難中。若非親證。親說得自體之分明。載臆駭馳。奈他求之曉曉。如攝異門。分差別之相難知。故智論中。吾滅度後。所有撰集者。皆爲論藏攝也。俱作導師。指迷人之歸路。悉衛明燭。照暗室之續工。動戒足以行之。入定門而安矣。蓋經克斷智慧成功。咸從生死之河。盡度涅槃之岸。此始可與言從

○州十(去筆)夾註○ ○舍二拾○ ○耶二邪○ ○未二末○

聞且思思至而修證大圓寂者。過此以往未。知執名滯義。問欲何為。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既有所用。則捨筌蹄而直造佛地。此則深於其道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七

宋高僧傳卷第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唐新州東山弘忍傳

釋弘忍。姓周氏。家南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也。王父暨考皆干名不利。賣子丘園。其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燦如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迨能言辭。氣與隣兒弗類。既成。童叟絕其遊弄。厥父偏愛。因令誦書。無記應阻。其宿惠。真心早明。其成現。一旦出明。徒倚間如有所待。時東山信禪師。適至焉。問之曰。何姓名乎。對問。則暢區別有歸。理遂言分。聲隨響答。信師熟視之。歎曰。此非凡童也。具體占之。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佛矣。苟預法流。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勝任荷寄。乃遣人隨其歸舍。具告所親。喻之出家。父母欣然。乃曰。禪師佛法。龍光被遠。緇綱門俊秀。歸者如雲。豈伊小族。堪堪整訓。若垂虛受。因無留恪。時年七歲也。至雙峯。習乎僧業。不道艱

辛。夜則。欽容而坐。恬澹自居。泊受形俱戒。檢精厲。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忍聞言察理。觸事忘情。癰正受塵。渴方飲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復命建浮圖。功畢密付法衣。以為質要。將知龍

雪山之肥膩。構作醍醐。演海底之金剛。棲傾巨樹。擁納之侶。廣至蟬聯。商人不入。於化城。貧女大開。於寶藏。入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滅。報齡七十有四。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

圯。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于東山之岡也。初忍於咸亨初。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法。荆門洛下。南北之宗。自茲始矣。又信禪師嘗於九江遙望雙峯。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開。六岐信謂忍曰。汝知之乎。曰。師之法。旁出一枝。相

踞六世。信甚然之。及法融化。金陵牛頭山。貽厥孫謀。至于慧忠。凡六人。號牛頭六祖。此則四祖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則庶孽耳。安可匹嫡乎。開元中。太子文學閻丘均。為塔碑焉。代宗勅益大滿禪師。塔曰。法雨也。斷春自唐李。割屬偏霸。鑿開寶乙亥歲。王師

平江南之前。忍肉身墮。淚如血珠焉。僧徒不測。乃李氏國亡之應也。今每歲孟冬。州人隣邑。奔集作忌齋。猶或繁盛矣。其諱日將近。必雨霧陰慘。不然。霰雪交霏。至日則晴朗焉。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行瑄。武德中。流寓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迂懷。惠性間出。雖蠻風瘴俗。漬染不深。而詭行么形。駁

維難測。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產。能負薪矣。日售荷擔。偶聞鄺肆間。誦金剛般若經。能疑神屬。垣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此經。曰。從新州黃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法。云。即得見性成佛也。能聞是

說。若渴夫之飲。寒漿也。忙歸備所。須留奉親老。咸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恒讀涅槃經。能聽之。即為尼。辨析中義。怪能不識文字。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為行者。有勸

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己曰。本誓求師而食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竈。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遠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見龍。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勸往。漸春五祖所印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教也。未幾造焉。忍師觀能

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參禮。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舂。供衆而已。如是勞乎。井曰。率淨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忍雖均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和汝。偈辭在壁。見解分岐。揭厲不同。淺深斯別。忍密以法衣寄託曰。古我先師。轉相付

授。豈徒爾哉。嗚呼後世受吾衣者。命若懸絲。小子識之。能計迴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感集論風靡之語。印宗辭屈而神伏。乃爲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邊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卽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跋摩已登果位。懸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衆曰。種此後一百二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衆。至是能愛宅于茲。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皆符前識也。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衆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因赴至而信。乃移住寶林寺焉。時刺史章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峯曹侯溪矣。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攸滋。逐根莖而受益。五納之客。擁塞于門。四部之賓。圍繞其座。時宜秘謁。或舉契經。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徑途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爲口實矣。泊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隆聖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續遺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綠質紅暈花綿巾絹五百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爲國恩寺焉。神龍三年勅韶州可

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絕。氣微目瞑。全身永謝。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瞻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于曹溪之原也。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脈。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續其影。太尉房瑄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真肖。同瞻昔。能曾言。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憶是言。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潛施刃共元。欲幽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擒之。其塔下僕藏屈胸布餅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纒復拾非人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卽行而還。獲之。至德中神會遺弟子進平。送牙瘡和一柄。朝達名公所。重有若宋之問。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并詩。附武平一至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隨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爲撰銘讚。宋之問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禮其塔。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宋公聞法歡喜。向塔乞示微祥。須臾徵

風漸起。異香襲人。陰雨霏霏。只用一寺耳稍多奇瑞。追繁不錄。後肅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顯稱疾不赴。遣明象齋傳法衣鉢。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諡曰大鑒。塔曰元和正真也。迨夫唐季劉氏稱制番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真身入城爲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換。肅焚其寺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煙燄向逼。二僧對昇。輕如夾紵像焉。太平興國三年今上勅重建塔。改爲南華寺矣。系曰。五祖自何而識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知心。更無疑貳。況復記心輪間。如指之掌。忍師施一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鉢乎。秀師則否。通曰。是法事選。緇白得者則傳。周封諸侯。乃分分器。同姓異姓別也。以祖師甄別精麤。以衣爲信。譬如三力士射堅洛文。一摩健那射則中而不破。二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那羅延箭度而復穿。餘物也。非堅洛又有強弱。但由射勢力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焉。信衣至能不傳。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曰。忍言受傳衣者。命若懸絲。如是忍之意也。又會也。稟祖法則有餘。行化行則不足。故後致均部之流。方驗能師之先覺。不傳無私格之咎矣。故曰。知人則哲也。吁。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既而奮志出塵。刺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峯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爲

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機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爲記。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貴傳。運門心要。機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尋卒。

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塚。但有衣履而已。以法付慧可。付榮。榮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秀既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

無先。汝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嚮風而靡。道譽馨香普蒙薰灼。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勅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

泊中宗孝和帝卽位。尤加寵重。中書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顴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學能禪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庾嶺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爲北。能宗爲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諡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徵士盧鴻各爲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蓋宗先師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不勝苦。則純苦乘時。苦不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爲藥治病。偏重必離也。昔者達磨沒而微言絕。五祖興而大義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尙修練之勤。從是分岐南服。與頓門之說。由茲荷澤行。子中士。以頓門隔修練之煩。未移磐石。將絃促象。韋之者空費躁心。致令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盧奘之彈奏神會之徒。遷伊蓋施療瘼。其一味之咎也。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理病未効。乖競先成。祇宜爲法重人。何至因人損法。二弟子潛擊師足。洗垢未遑。折脛斯見。其是之喻歟。

唐袁州蒙山慧明傳釋慧明。姓陳氏。鄱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國亡散爲編氓矣。明少出家于永昌寺。懷道頗切扣雙峯之法。高宗之世。依忍禪師法席。極意研尋。初無證悟。若喪家之大馬。忽聞五祖密付衣鉢與盧居士。率同意數十許人。躡迹急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餘輩未及。能祖見已。便擲袈裟。明曰。我來爲法。非望衣鉢也。時能祖便於嶺首。一向指訂。明皆洞達。悲喜交至。問能曰。某宜何往。能記之曰。遇蒙當居。逢袁可止。明再拜而去。便更其名。以舊云道明也。下嶺給諸僧。

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僧卽退轉。一說居士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爲信。豈可力爭耶。任君拈去。明遂手揪如負鈞石而無舉分。拱立捨旂。則咸亨四年也。以明未捨家會署諸衛。故有將軍之號矣。宜春太守秦瑒奏諡號焉。

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蹟。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顯元法師下出家。其誦誦群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駢奔。乃敦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爲跬步之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遍尋名跡。開元八年。勅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淦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天寶中。御史盧奕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勅移往均部。二年。勅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

鄧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徵士盧鴻各爲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蓋宗先師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不勝苦。則純苦乘時。苦不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爲藥治病。偏重必離也。昔者達磨沒而微言絕。五祖興而大義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尙修練之勤。從是分岐南服。與頓門之說。由茲荷澤行。子中士。以頓門隔修練之煩。未移磐石。將絃促象。韋之者空費躁心。致令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盧奘之彈奏神會之徒。遷伊蓋施療瘼。其一味之咎也。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理病未効。乖競先成。祇宜爲法重人。何至因人損法。二弟子潛擊師足。洗垢未遑。折脛斯見。其是之喻歟。

率兵平珍。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見
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緒謂之香
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
草莽。時處奔爲賊所戮。群議乃請會主其
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
院悉資。苦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
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
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奉。勅將作大
匠併功齊力。爲造禪宇于荷澤寺中是也。
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
矣。上元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禮歸
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即建午月
十三日也。遷塔于洛陽寶應寺。勅諡大師。
曰真宗塔號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者。貴其漸也。會師自南徂北。行曹溪之
法。洛中彌盛。如能不自異。外護已成。則可
矣。況乎旁無力輪人之多僻。欲無放逐其
可得乎。或曰。其過不多何遽是乎。通曰。犯
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後
之觀此。愈知時事歟。是以佛萬劫學化行
者。知化行難耳。無令固已而損法。慎之
哉。

唐潤州竹林寺曇瑠傳

釋曇瑠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
彌光。丞相有佐命之勳。尙書有挺濟之譽。衣
冠鼎胃。太嶽峻俗率之高。今問微猷。江漢爲
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効祉。德備胎教。
香符夢徵。玄珪應上聖之祥。神寶答河汾

之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日而童
蒙來求。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
素溫恭。而克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
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祕藏。一日萬言。不逾
歲叙。而大經海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
事牛頭山融大師。融醇懿瓊雄。東夏之達磨
歟。梵幢寶柱。大海津梁。目以上根。乃誨之。
曰。色聲爲無生之煬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窟。
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瑠默而審之。直稱獨
上。食甘露味。飲蒲萄漿。猶金翅不食。異
類帝釋無共。鬼居。迺遊鍾山。斷其漏習。
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所。
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左名德。建業如
法師。咸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
往實歸。則天皇母臨朝。擢行佛事。高其道
業。周勳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梵門之秀傑。躬
以敦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瑠曰。岐
伯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
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齊后。彼
何人哉。由是道北。昇。踰東阿。考槃冥
後。止于竹林之隱。蒼宇篋衍。而告老焉。既
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之能事。翼亮皇
梵。保靈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
六十二。是歲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
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建塔。土庶含酸。悉
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類等。刻石紀事。奉
全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
昇。嚮風遐想。悅而久之。褒德尙寶贊成厥
美焉。

唐金陵延祚寺法持傳

釋法持。俗姓張氏。潤州江寧人也。儀貌魁肅
膚體至潤。幼而棄俗。長事明師。天機內發。識
浪外澄。年十三。聞黃梅忍大師。特往禮謁。
蒙示法要。領解幽玄。後歸青山。重事方禪
師。更明宗極。命其入室。傳燈繼明。紹述
山門。大宣道化。方既出山。凡是學衆咸悉
從其。齊稟心要。聲價騰遠。海內聞知。數年之
中。四部依慕。時黃梅謝緣去世。謂弟子玄
曠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即
其一也。是知兩處禪宗。重代相襲。後以法
眼付門人智威。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于延
祚寺。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禽獸。令得
飲食血肉者。發菩提心。其日空中有神。騰
數首。從西而來。遠山數轉。衆人咸見。先居
幽棲故院。竹林變白。報齡六十有八矣。
唐越州雲門寺道亮傳
釋道亮。姓朱氏。越州人也。厥考前刺會稽
郡。亮年八歲。出家極通經業。受具後學。河
中三論。復講涅槃經。尋入深谷。破衣覆形。
蔬食資命。不交俗務。直守童真。神龍元年。
孝和皇帝詔。亮與法席宗師十人。入長樂大
內。坐夏安居。時帝命受菩薩戒。睿宗及妃后
送異錦衾。既席。二年。詔於西園問道。朝廷
欽貴。大都督李孝逸。工部尙書張錫。國子監
周業。崔融。祕書監賀知章。睦州刺史康誥。同
心慕仰。請問禪心。多結師資。或傳香火。卒
年八十二。門人慧遠等建塔。萬壽融爲銘。紀
述。

唐荊州碧湖寺道俊傳

釋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湖精舍，修東山無生法門，即信忍二祖號其所化之法也。勤潔苦行，跡不出寺，經四十餘載，室邇人遠，莫敢請謁者。唯事杜默，如是聲聞于天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應詔入內供養。至景龍中，求還故鄉，帝賜御製詩并獎景同歸枝江，卒于本寺焉。

十月十七日，於龍興別院端坐入定，怡然不動，僧侶悲號。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殯于西山之陽，春秋四十九。初覺未亡，前禁足於西巖，望所住寺，喟然歎曰：人物騷關，花與翁蔚何用之爲？其門人吳興與師新羅國宣師、數人同聞皆莫測之。尋而述之曰：昔有一禪師，將諸弟子遊賞之次，遠望一山，忽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測。後匪久，此師捨壽，殯所望地也。西山去寺里有餘程，送殯繁擁，人物沸騰，其感動也若此。又未終前，有舒雁千餘，飛于寺西，侍人曰：此將何來？空中有聲云：爲師墓所，故從海出也。弟子惠操、惠特等慈哀寂，皆傳師之法，爲時所推。後李北海爲守括州，遂列殯行錄爲碑，號神道焉。學明道著明修證悟入、慶州刺史魏靖都緝縵之號，永嘉集是也。初覺與左溪朗公爲道契，朗貽書招覺山棲，覺由是念，朗之滯見于山，拘情於講，迴書激勸，其辭婉麗，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入之意，暗證于是。達者避之，終勸證號無相，塔曰淨光焉。

從持禪師諸請禪法，妙達深理，繼踵前修，既獲髣髴，淡然閑放，形容溫潤，面如滿月，言辭清雅，慧德蘭芳。望重一期，聲聞遠近，江左定學，往往造焉。其中頓悟，心源即慧思禪師，乃命嗣山門，盛傳道化，咸自出止。延祚寺說法，利人廣施，饒益以開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終于住寺。道暉林中飼鳥獸，弟子玄挺等依言奉行，春秋七十七，威一時夜行頭陀，將值天曉，有三虎遇之，威截路中，過了無怖色，虎隨至山門，四顧而去。每有二兔一大，庭際遊戲，各無間畏，蓋大悲平等物我，一均故其然也。次司空山釋本淨，姓張氏，東平人也，少入空門，高其節操，遊方見曹溪六祖，決了疑滯，開元初於南嶽司空山閑放自處，人不我知，藏偽之故也。天寶中，因楊庭光采藥，邂逅相逢，論道終日，迴奏詔赴京，於白蓮華亭安置，帝知佛法幽深，就堪商榷，勅召太平寺遠法師及兩街三學碩德，發問鋒起，若百矢之逐，一兔焉，淨舉措容與，四面枝梧，臂累袒之解，九攻機械矣。既而辯若建瓴，調抗之餘，乃引了義教，援證復說，伽陀一，無留滯，皇情懽悅，觀者歎嗟。以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壽齡九十五，勅諡大曉禪師，亦帶所居爲名曰司空山禪師也。

唐陸州龍興寺慧朗傳

釋玄覺字明道，俗姓戴氏，漢末祖侃公第五燕公九代孫，諱烈，渡江乃爲永嘉人也。總角出家，臨年剃髮，心源本淨，智印全文，測不可思解，甚深義我與，無我恒常固知，空與不空，具足皆見，既離四病，亦服三衣，德水沐其身，所以清淨，良藥治其眼，所以光明，見宣法師者，亦名僧也，并猶子二人，並預緇伍，覺本住龍興寺，一門歸信，連影精勤，定根離乎不移，疑樹忽焉自壞，都捐我相，不汚客塵，觀其寺旁，別有勝境，遂於巖下，自構禪庵，滄海盪其胸，青山拱其背，蓬萊德客歲月往還，華蓋煙雲晨昏交集，粵若功德成就，佛寶尊興，神鐘震來妙屋化出，覺居其間也，絲不以衣耕不以食，豈伊莊子大布爲裳，自有阿難甘露作飯，覺以獨學孤陋，三人有師，與東陽策禪師肩隨遊方，詢道謁韶陽龍興禪師而得旨焉，或曰：覺振錫遠庵答對，語在別錄，至若神秀門庭，遐征問法，然終得心于曹溪耳，既決所疑，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猶半遍清也，以先天二年

人皆異焉，無何一朝忽失其所，父母莫知依往，乃遍歷諸寺尋訪之，感已依天保寺，統法師誦大乘經，早數百紙，聰敏超倫，衆咸歎服。年二十過，恩剎落，隸名于幽巖寺，因

唐陸州龍興寺慧朗傳

唐陸州龍興寺慧朗傳

達折匠至剡溪石城寺見一禪翁莫知
其來鶴髮冰膚目如流電聲含鍾律神合
太虛乃問曰子將何之答曰欲往天
台求佛大法因同行十數里憩林樹下而
指訓之曰法常寂然彼亦如也何必隨逐
當化有緣宜歸本生度無量衆言畢求之
無方豁然本心悟佛知見林棲谷飲凡經
數載乃却歸故邑慧安寺淨名白衣服非法
服純陀工巧心如佛心驪珠尚潛師子未吼
弱喪之終涉川迷津一日秦望山林嶺振動
俄有大龜呈質咸相謂言此何祥也尋有
禪僧曰晉自會稽雲門而來身長八尺四
寸高鼻大目眼光射入明大品思益維摩等
經兼博通諸論衆曰神僧也大龜應乎此
也朗秘菩薩行請之爲師晉徵維摩經義
答曰如日照螢大海沃牛跡耳晉公深器
之曰真淨名也景龍中鄉人吳川縣尉余少
與宗黨新昌縣令余仁等十數家咸共宗事
遞請降臨一夕忽覩神光從頂而出旁燭
山川盈十數里含情之類罔不歸依晉公
加師資之禮由茲反拜請開登座乃先示
法身遍同群有次明遍化一切皆如道俗欣
然而各歎曰昔山之震動龜之敦祥非晉公
之應明矣至是四方學禪觀者臻萃開元
四年本州牧李思綯於龍山之陽建伽藍
延以居之方大設戒壇廣邀律德有光州
岸公會稽趙公而爲上首既而發希有心
受具足戒珠圓月滿內外俱明遍臨壇爲
戒師旋請益爲學士衆情加重道在益尊

七年刺史韋利器器深心歸向八年歙州長史
許思恭請往治所朗升法座無何熊伏于
前聞鐘而來衆散而去時皆驚懼虞其搏
攫原其有聽法之心耳其馴猛獸也若此
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告門人曰吾將去
矣吾三生此州今一生矣言訖儼然而寂
春秋六十四稟遺命茶毘建塔學者既多
顯脫則開元寺道欽慧祐道禪龍興寺智海
寧國寺進玉越州寶林寺有沛遠整杭州竹
林寺一行等並傳明之法相繼若瓜瓞然至
大曆十二年新定太守蕭定述碑司馬劉長
卿書刺史李校篆額所謂俱是名公盛誇全
美有矣

唐鄆州安國院巨方傳

釋巨方姓曹氏安陸人也弱齡幹節立身從
師稟業於州治明福院朗禪而縣誦法
華維摩二經功畢受具講述南宗論數席
即拂衣而起禪會必參後造北宗秀公所銳
精稽考一見默許之秀問曰白雲散處如
何曰不昧也又問到此間後如何曰正
見一枝生五葉秀領之數載之間入室侍
對庶幾真道罕有倫儔乃辭觀方至上黨
寒嶺而居積稔之間學徒數百求請無阻凡
所提唱真妄同源遲速異劑得心助道在
乎修治大較如此鄆帥吳文煥侍中欽慕
其風遣使請歸府建安國院傳法化徒
尙祖風者不離于席頓悟多矣鄆帥問曰
今日後如何答云地布金沙人安寶刹吳
帥信伏因茲一府軍民咸加宗仰吳氏家

無少長重若神明禮施豐厚方後於五臺
山道化涉二十餘載入滅時告衆曰吾齒
盡於此矣言訖長逝春秋八十一以開元
十五年九月三日全身入塔云大河中府安
國院釋智封姓吳氏懷安人也中年學道
勵操謹躬行顯陀之行卯食之後水漿不
度齒焉於本州清靜寺恒法師下落髮受
具綜習唯識論或人所詰責之以滯于
名相憤發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師會
疑水解淨思養聖胎候辭出蒲津安峯山
禁足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
內建新安國院居之因茲奔走羈衣蔚然
繁盛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對曰日從
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喻旨拱葉
而退少選開曉充誦于懷封來往中條山
二十餘年儉薄不充得其道者不可勝紀
入滅後門人於州北三十步建塔焉

唐鄆州大佛山香育傳

釋香育姓李氏濟陰人也父爲竟州撲育
有道性常研習莊老根器奮發俄於釋典
留神決捐俗態趨涪州安定寺智元律師
所乞求削染滿足戒後精力律學垂欲卒
業一旦辭師觀遊聖跡陟天台登南嶽或
入巖或棲樹下未至五臺後參預秀師
盛化夙心相契擊節希聲秀問之育答密
若隱書一皆開釋秀默異之在叢衆間多
歷年所洞徹心源則辭秀去入富水大佛
山勁節安禪叩前一食州將韓問爲欽其道
堅召出山育稱疾而已因是黑白之衆渴

仰歸依。韓使君輜車繼運供施交駢。樹造法堂嚴飾奇麗。時來問道。韓侯問佛法已後事如何。答云。如同太虛。委在有力。韓侯欽尚。徒衆常有千計。賢不肖駁雜而居。往往聞有不測之僧。預其聽受焉。一旦說法。次告衆曰。善哉。是會遭遇者艱。須決所疑。無遺虛度。命水滌盥端坐而化。春秋七十有三矣。

唐兗州東嶽降魔藏師傳

釋藏師。姓王氏。趙郡人也。父爲亳州掾。稚齒尋師。居然慕法。而性好獨處。譙多厲鬼。持魅於人。藏七歲。雙影閑房。孤形迥野。嘗無少畏。至年長。彌見挺拔。故號降魔藏。歟。請列青衿于廣福院。明藏禪師。師意其法器。乃發適之。應對辯給。答出問表。因留執事。服勤受法。俾誦法華論。月徹部。登即剃落。受具。習律焉。次講南宗論。大機將發。俄投麈尾。九州靈跡罕不登升。後往遇北州鼎盛。便誓依棲。秀問曰。汝名降魔。我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曰。有佛有魔。秀云。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也。曰。是佛亦空。何不思議之有。時衆莫不異而欽之。先是秀師懸記之。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尋入泰山。數年。學者臻萃。供億克周。爲金輿谷朗公行化之亞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正是其時。言訖而終。春秋九十一矣。

宋高僧傳卷第八

宋高僧傳卷第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正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一行思

釋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也。幼慕空門。泰累世務。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房宇之外。後隸京師慈

恩寺。道望高峙。傾動物心。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經蒲城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麗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禮紛紛。瞻望無厭。以二十年卒。有制諡號曰大智禪師。葬于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聚徒開法也。泊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初福往東洛。召其徒戒其終期。兵部侍郎張均太尉房瑄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預造焉。福乃升堂爲門人演說。且曰。吾沒日景當爲此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夙歲餌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福忽謂房曰。與張公遊有年矣。張公將有非常之各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此法。曾足以免禍。惜哉。乃提房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其勉之。言訖而終。後張均陷賊庭。也受其僞官。而房翼戴兩朝。畢立大節。皆終福之言矣。又

釋行思。姓劉氏。廬陵人也。濡潤厥躬。貞諒其性。出塵之後。納戒已還。破觚求圓。斷雕爲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陽見大鑒禪師。一言蔽斷。猶擊蒙焉。既了本心。地祇迭告。還復吉州闍化。四方禪客。繁擁其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滅于本生地。勅諡大師號曰洪濟。塔曰歸真。其塔會昌中例從埋毀。後法嗣者重崇樹之。

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

釋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纔稚弱。率性軒昂。離俗升壇。循子經律。臨文揚義。迥異恒流。初開神秀在荊州玉泉寺。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論道。因薦寂乃度爲僧。及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衆。開元二十二年。勅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禮謁。寂殷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于上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謂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諡曰大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綴麻列于門徒之次。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裴尹之重寂職。有由矣。寂之闍化。神異頗多。裴皆目擊。又得心印。歸向越深。時多譏誚。裴日夕造謁。執弟子禮。曾無差脫。一日詣寂。寂懸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終滅。裴之悲慟若喪所親。縗經徒步出城。妻子同爾。摺紳之讖生於是矣。

系曰。人之情也有愛惡焉。愛之者不見可惡。惡之者不見可愛。夫萬物紛綸任其愛惡。折中之道可愛而不可惡。愛之者君子也。惡之者小人也。愛之不以道則君子之病矣。裴尹冠裳在御職事在躬。不避密行顯微時謗。宜哉。譬諸僧貳。俗務胡不捨袈裟而衣逢掖乎。若實得道後。終期脫屣有何不可。耶。寬不抽簪。何悖禮於丘之門歟。寬若行方外之道。復何誅焉。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矣。

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

釋懷讓。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歲雅好佛書。炳然殊姿。特有靈表。識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貴人。寶來瑞國慶無疆。方之麟鳳龜龍。無萬數也。天地無全功。氣序有盈虛。綱維缺壞。補塞不足。皆冥維密祐。惟應度者乃燭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詣荆南玉泉寺。事恒景律師。便剃髮受具。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經之所謂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時坦禪師乃勸讓往嵩丘觀安公。安啓發之。因入曹侯溪。觀龍公。能公怡然無聲無臭。洪波泛臻。大驚之廣乎。韶。湛合奏大樂之和乎。讓之深入寂定。住無動道場。爲若此也。能公大事緣畢。讓乃躋衡嶽。止于觀音臺。時有僧玄至拘刑獄。學念願。讓師救護。讓早知而勉之。其僧脫難云。是救苦觀音。得斯號也。亦由此焉。化緣斯盡。傳法弟子。曰道峻。曰道一。皆升堂觀奧也。其後一公振法鼓于洪

州其門弟子曰惟寬懷。暉道一大緣。將訖謂寬等曰。吾師之道存乎妙者也。無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從法而化。於我爲子及汝爲孫。一燈所傳。何有盡者。讓以儀鳳二年生。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終于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一公建塔于別峯。元和中寬暉至京師。揚其本宗法門。大啓傳。百千燈。京夏法寶鴻緒於斯爲盛。至八載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迹。權捨衣財以充忌齋。自此每歲八月爲觀音忌焉。寶曆中勅諡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中常侍歸登撰碑云。

唐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法版

釋靈著。姓劉氏。絳州巴西人也。年殆志學。方遂出家。登戒。尋師不下千里。年四十精。尼道。兼講涅槃。一往一經。勤於付授。晚歲請問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篤。後詣長安。誕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若魚龍之會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日申時示滅于安國寺石楞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六。將終寺中。亟多變怪。蓋法門梁棟之頹也。著加跌而坐。怡然而化。三七日後。茶毘起塔于龍首岡。隣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帝女嬌之墳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入塔焉。弟子明智道均如一。追慕師德。香火不絕。內侍上柱國天水趙思侃。命釋子善運撰碑于塔所焉。有錢塘靈智寺釋法旣。俗姓馮。本長樂人也。隨祖宦于江東。遂爲錢塘人也。父子通字元達。世襲冠裳。傳其

素業。然精嚴百氏之餘。執志慕淨名之應質。談論多召。禪林之士於家。別室供禮。願生令嗣。彌久。既誕于家。岐嶷之性。天發端謹。襁褓衣也。啓父求出俗。固不阻留。披剃登具。探蹟三乘。如指掌焉。而性終耿介。於此寺之深塲。宣浙江之陽也。別構蘭若。去伽藍夏遠。終日安禪。時同志者造門請益。飯隨事指南。多有所證。以天寶二載十二月十三日天之將曉。告侍者端坐奄從泥曰。春秋六十五。僧臘減二十年。于時山鳥哀鳴雲霧濛濛。遠近檀越悲泣者如堵。以其月十九日遷殯于寺側山原。有弟子俞法界及子懷福。猶子希秀等。舊所歸心。結塔營事。皆出其家。塔因會昌中所毀。今存趾焉。碑石漫沒。吁哉。

唐蒲州幽棲寺玄素傳

釋玄素。字道清。俗緣馬氏。潤州延陵人也。生有異度。幼而深仁。乳育安靜。鬚髮希尚求歸。釋門。父母從之。出依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隸名于江寧長壽寺。進具已後。戒光騰燭定水澄澱。思入玄微。行逾人表。既解色空。常慕宗匠。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威禪師。躬歷彌載。撞鐘大鳴。威誨以勝法。得其不刊之旨。從是伏形苦節。交養恬和。敗納。親身寒暑不易。貴賤怨親會無喜愠。時目之爲嬰兒行菩薩。道業既高。人希瞻禮。開元年中。僧汪密請至京口。郡牧韋銑。屈居鶴林。四部歸誠。充塞寺宇。素納衣空床未嘗出戶。王侯稽首。不爲動搖。願世

名利猶如幻焉忽於一日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悟懺悔先罪求請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咸稱異哉。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瞻仰如想下生楊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省遁黑月難濟江波森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再耀。傾州奔赴會於津所人物拒道間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山丘略不下其懷抱令悉充悲用之費禮部尚書李愷爲揚州牧齋心虔虔二時瞻近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仍移牒渡江再請還郡二處紛譟莫決所從李時謂人口本期奉道反成愛憎因任從所請却歸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與倫以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夜無疾而化春秋八十有五哀感人倫慟徹城市以其月二十一日奉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所住之地方伯邑宰盡執喪師之禮率衆中哀江湖震響素往於寺內坐禪之所高松偃覆如蓋及移他樹還互如前又當捨壽之夕房前雙桐無故自枯識者以爲雙林之變但真乘妙理絕相難思嘉瑞靈祥應感必有經云隨緣赴感卽共事也有門弟子法鑑及吳中法欽此二大士重光道原僉具別傳受菩薩戒弟子吏部侍郎齊澣廣州都督梁卿潤州刺史徐嶠京兆韋昭理給事中韓賞御史中丞李丹禮部崔令欽並追流人望感歎師資亦嘗問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於

夫子洗心瞻仰天漢彌高水鑑明心悟深者衆矣。消太和中遠慕遺風高其令德追謚大律禪師。太和大寶杭之塔後人多以俗氏召之曰馬祖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是也。

系曰。彌天以出家子。感姓釋氏。孫合後到阿含經可。不務乎。素師以俗姓呼之。必有由矣。噫。繁盛法嗣。猶不能。遏此說稱。則知素師名翼。一飛四海仰止。故登俗域。今警將來。宜正名也。

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

釋慧忠。俗姓冉氏。越州諸暨人也。執辨甲子。或謂期頤之年。肌膚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學。法受雙峯。默默全真。心承一印。行無住相。歷試名山。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閣。摩穹。或松下安。居於九旬。或瞰空息慮。於三昧。既懸明月之戒。亦淨瑠璃之心。已度禪定之門。不起無生之見。巖若蘇廬。八風莫能動。清如淨鑑。萬象何所隱。可止也。我則武當千峯狎。於麋鹿。可行也。我則虎溪一徑。分衛人間。薄遊吳楚。以至干順陽川。焉卜居黨子之林泉。四十餘祀。深入法王之聖定。八萬廣門。道聲洋溢。力量充矣。開元年中。刺史前中書侍郎。開國公王琬。司馬太常少卿趙頤貞。信潭以清聞風而悅。稅駕扣寂杳然虛空。禮足散金銀之華。不異彌伽長者。執手見微塵之佛。等毘目仙人。上奏玄宗。徵居香刹。則龍興寺也。由是罷相節。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順風從而問道。忠博

達詰調廣窮經律降魔制外執之與京不
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動噉日而食對月
澄心清風飛霜勁節凌竹辭檢理詣折彼
慢幢論頓也不留朕迹語漸也返常合
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指
甘露乃薜藂之園妙不可傳花多果少世
有執藥水中若獲琉璃之寶掬泡瓶內謂
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詞之止之不能已矣
故有超毘盧之說令其不著佛求越法
身之談俾夫無染正性豈毘盧之可越而
法身之可超哉是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
纖妄若雲翳宗通如日月朝郎結駟而至
安禪不動受其頂謁儼如也蓋所謂昔人
不迎七步以福於萬乘之君豈止百寮而
已哉肅宗皇帝載定區夏聞其德高以上
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勅內給事孫朝進驛
騎迎請其手詔曰皇帝信問朕聞調御上乘
以安中土利他大士共濟群生師以法鑑
高懸一音演說藏開祕密境入圓明大悲
不倦於津梁至善必明於兼濟尊雄付囑
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宣揚妙用廣滋福潤
以及大千傳罔象之玄珠拔沈迷之毒箭
良緣斯在勿以爲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
齋心已久副朕虛懷春寒師得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忠常以道無不在華野莫殊
遂高步入宮引登正殿霜杖初下日照龍
衣天香以焚風飄羽蓋時忠曠首接武神
儀肅若天子欽之待以師禮奏理人治國
之要暢唐堯虞舜之風帝聞竦然膝之前

席。九龍灑蓮華之水。萬乘飲醍醐之味。從是肩昇上殿坐而論道。不拘彝典也。尋令驍騎朱光輝宣旨住千福寺。相國崔渙從而問津。理契於心談之朝野。誠真之士往往造焉。泊夫寶應臨御。以孝理國。匪移前蹤。劃開萬里之天。若見三江之月。又勅內侍袁守宏迎近闕下光宅寺安置。香飯雲來紫衣天降。雖使臣擁禪門而不進。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觀之若夢。澹然閑任自樂。天倪亦可羅浮不歸方名宴坐雙峯。長往始契無生者哉。成聖元胎於是乎在。固所以萬行齊發。千門不累於心矣。則兜率之鼓無形乃聲。修羅之琴不撫而韻。香傳天主花雨空王。見之於忠矣。常以思大師有言。若欲得道。衡嶽武當。因奏武當山請置太一延昌寺。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各請藏經一本。度僧護持二聖御影。鎮彼武當王言。惟允有司承式。雁塔雖未飾於中峯。茅棟柴扉便以名於梵宇。眷札題額。鷺迴鶴飛。山川光煥。黑白林樾。想金殿之可期。視瑤臺之非遠。至大曆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經律禪法者。添滿三七人。道門因之羽服縹緲。罔不慶懽。數盈萬計。用福九重也。忠往在南陽陷於賊境。固請迴避。皆不允之。臨白刃而辭色無撓。據青雲而坐。坐不屈。魁帥觀其神德。淡若風韻高逸。投劍羅拜。請師事焉。于時避寇遇寇者衆矣。無何群盜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錫發趾沿江而去。有教其

先蹤堅住不避者。盡被誅戮。則知雲物氣象有如先覺。存而不論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斯之謂歟。內德既充外應彌廣。自藏珍寶入莫之寶。於戲論龍奮迅而龜多不知。忉利雨華而明徹莫識。前賢歷世正眼隨滅。不亦悲夫。忽疾將亟。國醫固効。自知去辰。衆問後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則無累矣。吾何言哉。粵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時。右脇暴足泊然長往。所司聞奏。皇情惻焉。中使臨弔。贈甚厚。勅諡號曰大證禪師。有詔歸葬于黨子之香嚴寺。循其本也。威儀手力所在。支給具飾。終之禮哀。慟覺場也。勅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興唐寺沙門大濟。早接道論。豁如披雲。雖非門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聖皆允焉。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并弟內常侍朝進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誠。光宅寺智德。香嚴寺主道密等。凡數萬人。痛石室之未壽。悲雲峯之盤塔。晨鐘徒擊於高殿。夕梵空奏於前山。哲人云亡。瞻將微仰。譯經沙門飛錫爲碑。紀德焉。

以供之。時天大旱。賢望空擊石曼罵諸龍曰。若業龍無能爲也。其苦薩龍王胡不遵。佛勅救百姓乎。敲石纔畢。雷然而作。衆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列請爲大寺功德之師。賢悚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臺。尋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請學。禪理者繼至。無疾而終。勅諡大遠禪師。旌乎威德矣。

唐黃龍山惟忠傳

釋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神驥伏櫪。雖止也。發蹄則超忽千里焉。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折疑沈默。處于大方。觀覽聖跡。見黃龍山巖翠而奇異。乃營茅舍。其窮溪極谷而多毒龍。噴氣濛濛。山民犯者多如中瘴焉。辟工募効。忠初不知。獨居禪寂。渴飲木食。其怪物皆卷而懷矣。山民無害。或聞空中聲云。得師居此。民之多幸。令我解脫也。鄉人因號是山爲伏龍。言忠須伏鱗蟲之長。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滅。報齡七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唐南嶽石頭山希遷傳

釋希遷。姓陳氏。端州高安人也。母方懷孕不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望遷輒往毀。獲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千。鄉老不能禁其理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學心相類。遷乃直往大鑒。衍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爲我弟子。當肖遷。適爾而笑曰。諾

既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開元十六年，羅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一龜，泳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也。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邪？後聞廬陵清涼山思禪師爲曹溪補處，又攝衣從之。當時思公之門學者，屢至及還之來，乃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矜載絕岳，衆仰之，號曰石頭和尚焉。初，嶽中有固蹟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真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清涼。由是門人歸慕焉。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土曰：誰能垢汝？其答對簡速，皆此類也。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十三。門人慧明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與建塔于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欽尚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道。軻追仰前烈，爲碑紀德。長慶中也，勅證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唐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爲鳳翔人矣。會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爲禪宗。其大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卽心是佛，

不見有身，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施，蛩蛩群鹿，陶然知化。觀貌還善，聞言革非。至於廓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儼然加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師之道，傳授將來，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門人弟子緇俗還座于本院之北隅，備慕師德，號哭之聲。山林爲之變色。初，會傳法在坤維，四遠禪徒，臻萃于寺。時南康王韋公阜最歸心于會，及卒哀咽追仰，蓋粗入會之門，得其禪要，爲立碑自撰文并書。禪宗榮之。

唐杭州徑山法欽傳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門地儒雅，祖考皆達玄儒，而傲睨林藪，不仕。欽託孕母管氏，忽夢蓮華生於庭際，因折一房，繫於衣裳，既而覺已便惡，輩及迄誕，彌歲在於髮解，則好爲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史，便從鄉學。年二十有八，椒裝赴京師，路由丹徒，因遇鶴林素禪師，默識玄鑒，知有異操，乃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來知見。欽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爲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教，與人爲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三學。自此辭素南征。素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巒，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挂錫於此。見苦蓋覆，置網屑近，而宴居介然而坐。時雨

雪方霽，旁無煙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甚驚異，歎嗟，皆焚網折弓而止殺焉。下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資之。自茲盛化，參學者衆。代宗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下詔曰：朕聞江左有德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威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奉宣詔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入表，一見欽於衆，退而歎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帝果賜以綠綬，陳設御饌，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衛。唯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儔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禪師曰：欲錫欽一名，手詔賜號國一焉。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書，宣勞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迴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普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曰之爲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九。法臘五十。德宗賜諡曰大覺。所度弟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參學范陽杏山悟禪師，次清陽廣敷禪師。于時奉葬

禮者。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于龍興淨院。初欽在山猛獸驚鳥馴狎。有白兔二跪于杖履之間。又嘗養一鷄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避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鷄塚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今塔中塑師之貌。凭几猶生焉。杭之錢氏爲國。當天復壬戌中叛徒許思作亂。兵士難宜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甕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甕而去。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

唐壽春三峯山道樹傳

釋道樹。姓閼氏。唐州人也。少以辯智沈靜虛豁。耽嗜經籍。曾無少懈。其爲人也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偶遇僧敷。喻遂誓出塵。自慨年近不惑。求法淹遲。禮本部明月山大光院惠文爲授業。登即剃染。二年受具。乃觀方向道。天台南岳無所不遊。後迴東洛。遇秀宗裔如芙蓉開通達安靜。至壽州三峯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朴素言談異常。於言笑之外化作佛形仙形。菩薩羅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是涉一十年。學侶觀之不測端緒。後皆寂爾。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盡所謂作僞心勞而日拙其自知之。卷羞懷拙而去。追無朕迹矣。樹於寶曆初年示疾而終。報齡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焉。

系曰。大鈞播物。物類紛錯。窮數遷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知幻化之不異。生也。始窮幻化矣。吾與汝俱幻也。推之於實。則幻化或虛置之於虛。則幻化時實。實虛理齊。不自我之先後歟。體道無心。物我均矣。故佛言。凡所見相。唯所見心。又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樹師有焉。

唐陝州迴鑾寺慧空傳元鑑

釋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家世儒雅。奕葉纓綬。父任陝服靈寶縣。空丁艱。天屬堅請入空門。庸報乳哺重恩。乃投迴鑾寺。恒超下授。受經業三載。誦通。及格蒙度。聽習敏利。因入嵩少。遇寂師禪會。豁如開悟。乃迴三峯於仙掌間。有道流綱繆論道。薄暮方散。非止一過。州帥元公頗知歸向。召之。多以疾辭。或至必登元席。代宗皇帝聞其有道。下詔俾居京師廣福寺。朝廷公卿罔不傾信。後終于寺。春秋七十八。大曆八年癸丑九月四日。全身堅固而遷。塔焉。次南嶽東臺釋元觀。姓袁氏。長安人也。父爲河中府掾。母兄爲沙門。甚敦教化。見觀幼齡聰慧。風標秀舉。有成人之度。因勸其出家。乃投興善寺。誦經通利。五年得度。乃於律部俱舍二本。渙然條理。後出遊方。登諸禪會。明悟異性。如醒宿醒。遂趨衡山。於東臺而止。其道彌昌。冥有所感。恒得神人密送供施。隨其衆寡。不聞有闕。忽一日神現。形再拜曰。我是此山檀越。常送薄供者。我身是也。觀問汝何業所致。曰。我前身曾稱知識。體悟匪

全妄。受信施。坐此爲神。偶師居此。我曹饋糧粗副私願。今二十年已足。得遂超度。故來決別也。觀化緣斯極。囑累禪徒而終。春秋七十九。太和四年十月二日遷塔焉。

唐洛京龍興寺崇珪傳全鑑

釋崇珪。姓姜氏。郟城人也。門傳儒素。相繼簪裾。自天寶已來。安史之亂。侵敗王略。家族遷蕩。父爲商賈。趨利遶塗。於鞏洛間父亡于逆旅。珪慨責曰。少遭不造。才遺哀榮。遂議出家。至年十八。經業蔚通。得度。俄有雲水之興。遊南嶽。棲息數齡。起迴鑾南徐茅山。乃依棲隱寺。珪已登徑門。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廉問。是邦延諸慈和寺。一交雅談。如遊形器之外。曰。吾有幽憂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歲遂行重抵嵩少。居于緣寺。太和戊申歲。洛下九陽。唯嶽中兩信相繼。或謂爲珪之德。動龍神之故也。開成元年。贊皇公攝塚宰。請珪於洛龍興寺化徒。兩京緇白往來問道。檀施交駢。其所談法。宗秀之提唱。獲益明心者多矣。忽告衆決別。入方丈而滅。春秋八十六。白侍郎撰塔銘。會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入塔云。次淮南都梁山釋全植。姓芮。光州人也。少稟異操。自言學作佛度生去。忽投本州榮光禪院大智下求度。師頗嚴謹。約其誦經。受具後。至洛陽參問禪法。徹了無疑。辭師觀方。至淮南都梁山建立茅舍。太守衛文卿命於州治長壽寺化徒。衛侯問將來佛法。薩替若何。植曰。真實之物無振。自古于

今往復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隱
厄。君侯翹足可見。預言武宗毀教也。植終
年九十三。門人建塔立碑。會昌四年甲子九
月七日入淨圖焉
宋高僧傳卷第九

宋高僧傳卷第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正傳十六人
附見八人

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智藏
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
高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
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
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應
隨機之教。年方稚穉。厭視塵閭。脫落愛取。
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
圓律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
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
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曹溪六祖
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
桂真臺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
俟。於三請。作者齊於七人。以爲法離。文
字猶傳。靈臺聖無。方所亦寄。清源遂於臨
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
先是此峯。始間魑魅羣居。人莫敢近。犯之
者炎覺立生。當一冥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

致禮言。捨此地。爲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
爾狂驚毒螫。心馴擾。咨貧背。僧即事。廉
讓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勸。諸真降。
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
靈。歛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
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何。
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修。惟勤率
化不墜。大曆中。聖恩薄洽。隸名於開元精
舍。其時連率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
鎮奧區。政有易柱之枝。人同淩穀。禪宗戾
止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
桑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中
有詔。僧如所隸。將歸舊壤。元戎鮑公密留
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請沐浴。訖。
儼然加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昌
鄒山名石門。環以絕巘。呀爲洞壑。平坦在
中。幽偏自久。是謀薪火塵劫之會。非議岡
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使。隴西李公。藩寄嚴
厲。素所欽承。于以率徒。依歸緬懷。助理。爰
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載諸侯之旌
旗。資釋子之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幸。遐
邇咸覆。水而爲陸。炬通宵而成晝。山門子
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自昔華嚴
歸真於嵩陽。善導遷塔於秦嶺。禮視。齋斬
人傾國域。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
經行座下。開示。平等垂法。不標於四科。安
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終之先兆也。
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百樂援。願留近郭。
終遂窮辭。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

誠也。將歸靈龜。爰祈淺瀨。人力未濟。舟行
爲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通澗。於深涉。
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惟一知真在。空無
我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爲乘。示生死。者人
能作佛。辨邪正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
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智藏。錫英崇泰
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諡曰。大寂禪師。丹陽公
包估。爲碑紀述。權德輿爲塔銘。今海昏縣影
堂存焉。又唐虔州西堂釋智藏。姓龐氏。虔化
人也。生有奇表。親黨異其偉器。八歲從師。
道趣高邁。隨大寂移居。龔公山後。謁徑山
國一禪師。與其談論。周旋。人皆改觀。屬元
戎路嗣恭。請大寂居府。藏乃迴郡。得大寂
付授。納袈裟。時亞相李公象。國相齊公映中。
郎裴公通。皆傾心順教。元和九年四月八日
終。春秋八十。夏臘五十五。即遷于塔。諫議
大夫韋綬。追問藏言行。編入圖經。太守李渤
請旌表。至長慶元年。證大覺禪師云。
唐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傳
釋志滿。姓康氏。洛陽人也。幼少之年。屬其
家命沙門。陳佛會。滿意樂不捨。遂投。潁川
龍興寺出家。聞洛下神會禪師。法席繁盛。得
了心要。南遊到黃山。靈湯泉所。結茅茨。而
止。後采黃連。鄉人見。滿喜躍。滿問。此何處
耶。鄉人曰。黃連山。屬宣城也。願師鎮此。奈
何。虎豹多害。滿曰。虎亦有佛性。乃焚香祝
厭之。由茲萌息。遂成大禪院。後示寂。春秋
九十一。永貞元年。入塔焉
唐沂州寶真院光瑤傳道堅

釋光瑞，姓周氏，北京人也。幼鍾茶蓼，都不勝情。誓志出家，捨講肆入禪林。凡齋宗師悉從求益。未幾，會禪師金鏡，扶頤明視十方。後到沂水蒙山結草成庵，怡然宴坐。師費之人翕然從化。時懷邑大夫知重首創禪宮，次兗州節使王儉尚書躬請入州行化。奏著額號寶真學侶，憶懷多需大利。元和二年示滅。享年九十二云。又唐襄州慈恩寺釋道堅，姓王氏，丹陽人也。初發心於牛頭山慧忠禪祖。大曆元年，栖隱池州南泉山。後詣襄漢泊慈恩寺。元和初，載相國燕公鎮子漢南，深相欽重。問道周勣，施供繁沓。遂於鳳林關外造寺請居。二年示滅。春秋七十三云。

唐揚州華林寺靈坦傳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諱宜，洛陽縣令。母夏侯氏。初，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誕，親無所苦。年甫七歲，誦習畢，通應童子舉。十三從宦，旋升太子通事舍人。如是悅學不休。三教之書，彌增洞達。然而恒嗟朽宅暫入空門，已備大乘之資。雖終到涅槃之境域，于時洛都盛化，荷澤寺神會禪師也。方遮普寂之光，漸沒秀師之道。坦往參焉。會施善誘，頓見其心。默而許之。容其執侍，父母不能迴其意。飛騰莫繫。始末研磨，得破疑滯。天寶初，載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傳至曹溪。曹溪付吾，汝諦受之。吾當有留難，遂辭遊方焉。未幾

果勅移會于弋陽。坦遂向廬州浮槎寺，覽大藏經，後聞忠國師自南陽詔入。於大曆五年禮觀之。八年欲出關，忠奏曰：此人是貧道同門，俱神會弟子，勅賜號曰大悲。兼齊嚴勸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遷逝，適維揚六合方嘆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項以掌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現。又止潤州江中金山。今澤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雲滅迹。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為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長數丈。亦為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嘆道場唯善。村落之民多棄畝網。元和五年相國李公鄘之理廣陵也，以嚴法操下剛決少恩。一見坦，鄭重加禮。召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遠墓，寺僧多為鬼物惑亂。坦居，慨然無畏。又揚州人多患山妖木怪之所，焚惑。坦皆還禦焉。人爭歸信。至十年忽見二胡人，稱自龜茲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於荷澤忌齋告衆。吾赴遠請，七月示疾。九月將滅，斯預告也。至季秋八日，果寂爾而終。澤塔于揚州西馴翟坊之南岡。越州據鄭唐建塔，報齡一百八歲，僧臘八十四焉。坦即曹溪之孫荷澤之子也。

唐唐州紫玉山道通傳

釋道通，姓何氏，廬江人。其為童也，持重寡辭。見佛形像，必對禮嘆咏不捨。因父官于泉州南安，便求捨卵披緇誦經。合格勅度之。當天寶初，載也。時道一禪師肇化建陽，佛跡巖聚，徒通往焉。一師於臨川南康縣公山，亦影隨而去。然警遊方吳越之間，台明山谷靡不登陟。迨乎迴錫江西，游潭山門。勵心僧務，不憚勤苦。貞元二年往南嶽見石頭禪師，猶采纒加朱藍之色也。四年大寂。禪師垂欲歸化，昌言曰：夫玉石潤山秀利，益汝道業，遇可居之，通開此言。且同隱讓，殊不詳練。其年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京洛，迴至唐州西，有山峯孤林密四絕。人煙實有塵外之趣。乃問鄉人云：此山是紫玉山。通方憶大寂之懸記，我合居是峯也。乃陟崔嵬，見山脊有石方正，其色紫。玉瑩然，嘆曰：號紫玉者，合其稱也。先師之言非虛記也。挂錫解囊，參學之徒羈集。始則誅茅構舍，刺史李道古作意為建禪宮焉。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出參，禮百丈山海禪師。迴見通，通慨然作色。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曳杖徑去。襄州道俗皆迎。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春秋八十三。一云故相國子頗最所歸心，尚書李鄘禮重焉。

唐雍京章敬寺懷暉傳

釋懷暉，姓謝氏，泉州人也。宿植根深，出塵志遠。迨乎進具，乃尚雲遊。貞元初，禮洪州大寂禪師。頓明心要。時彭城劉濟頗德暉，互相推證。後游廬山，次寓齊州靈巖寺。又

移卜百家巖。泉石幽奇。苦於禪子請問。繁難上中條山行。禪法爲法者。跡而往。蒲津人皆化之。元和三年。憲宗詔入。於章敬寺。昆盧達那院安置。則大曆中。勅應天下名僧。大德三學通曉者。並叢萃其中。屬誕辰多。於此修齋度僧焉。既居上院。爲人說禪要。朝寮名士日來參問。復詔入麟德殿。賜齋推居上座。元和十年乙未。冬。示疾。十二月十一日。滅度。春秋六十二。越明年二月。門人智朗志操等。奉全身葬于瀾橋北原。勅設大宣教禪師。立碑于寺門。嶽陽司會賈島爲文述德焉。

唐京兆興善寺惟寬傳實錄

釋惟寬。姓祝氏。衡州信安人也。祖曰安。考曰皎。生十三歲。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出家。求剃髮於僧。受戶羅於僧崇學。毘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止觀。成最上乘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化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伏猛虎於會稽。作隱家道場。八年。與山神受。歸戒於鄱陽。作迴向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衡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詔於安國寺。五年。問道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於傳法堂。訖奄然而化。報齡六十三。僧夏三十九。歸葬于瀾陵西原。詔諡曰大徹禪師。塔號元和正真。初寬說心要法三十年。度黑白衆。殆及百千萬。應病授藥。安可。既乎。白樂天爲宮

贊時。遇寬四詣法堂。每來垂一問。寬答如流。白君以師事之。門弟子殆千餘。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遺寄者曰義崇。圖照焉。唐羅浮山釋寶修。俗姓周。資州人也。從師於純德寺。志求玄理。於蘄州忍大師法裔。決了重疑。後愛羅浮山石室。安止。檀越爲造梵宇。蔚成大寺。一日告門人曰。因緣相值。惓然不樂。衆咸莫測。順宗皇帝。深重佛宗。知修之名。詔入京。與三藏整問。并答翻譯之意。朗暢如流。乃留居。羣下三年。終于京寺。云。

唐天台山佛窟巖遺則傳

釋遺則。俗氏長孫。京兆長安人也。祖列鄂州司馬。考利涉。隱居金陵。則弱不雜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耽經史。尤樂佛書。以爲得吾心。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慧忠。忠所謂牛頭六祖也。始天竺達磨以釋氏心要至。傳其道者有曹溪能高。山秀。學能者謂之南宗。學秀者謂之北宗。學而信祖。又以其道傳慧融。融得之居牛頭山。弟子以傳授。由是達磨心法有牛頭學。則既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爲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蓋蔕蔕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充虛。虎豹以爲賓。麋鹿以爲徒。兀然如枯。其後刻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其道者。曰。道者未有弟子。相率爲築室。圖佛安。僧蔚爲精舍焉。故元和已來。傳則道者。又自以爲佛窟學。佛窟之號。自則始也。一坐四十年。大官名侯。齋書問訊。檀捨。則未嘗有報謝。禮拜者未嘗而作起。時歲在庚戌。季夏十有三日。召弟子曰。汝其勉之。至十五日。夜。遂坐歿。是夜山下人聞。若山崩。且望之。則綵雲翔泊於巖上。父老皆泣曰。師死矣。已而視之。果然。凡則二十歲爲僧。臘五十有八。而終。善屬文。始授道於鍾山。序集融祖師文三卷。爲實誌釋題二十四章。南遊傳大士遺風序。又無生等義。凡所著述。辭理粲然。其他歌詩數十篇。皆行於世。則元居。瀑布泉西佛窟本院建齋塔。會昌中。例毀之。其院爲道門所有。後開元寺僧正法光。於咸通乙酉歲。遂徙碑于今所。河南尹韓又爲碑文。

唐婺州五洩山靈默傳志

釋靈默。俗姓宣。昆陵人也。本成立之歲。悅學忘疲。約以射策。登第以榮。親里。承豫章馬大師聚衆敷演。造禪關。馬師振容而示相。默密契玄機。便求披剃。若熟離之待刺耳。受具之後。苦練行門。確乎不拔。貞元初入天台山中。有隋習者。蘭若一十二所。懸記之曰。此地巖妙。非雜器所棲。若能居此。與吾無異。默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庵側樹枝交絡。茅苫略無少損。

遐邇聞風皆來觀嘆。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行次浦陽。盛化有。湯盤成。將李望。請默居五洩焉。元和初。充陽田。峻。惶惶。默沿澗見青蛇。天矯。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竭。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邪。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屬平昌孟簡中丞。廉問浙東。廢管內蘭若。學徒散逸。時暨陽令李胃狀。舉靈山許重。造院。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澡沐焚香。端坐繩床。囑累時衆。澹然而絕。壽齡七十二。法臘四十一。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麗。亦江左之英達。爲默行錄焉。

唐荊州天皇寺道悟傳崇信

釋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受天粹氣。爲王子。生而神俊。長而謹愿。年十四。金翅始毛。麒麟方角。啓白尊老。將求出家。慈愛之旨。不見聽許。輒損薄常膳。日唯一食。雖饑腹。羸餒。彌年益堅。父母不獲已而許之。遂往明州大德剎。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以勇猛力扶。牢強心。於六度門修諸梵行。常以爲療。膏肓者。資上妙藥。開暗冥者。求善知識。不假舟楫。其濟渡乎。遂慨然振策。投徑山國一禪師。悟禮足始畢。密受宗要。於語言處。誠衣中珠。身心豁然。真妄皆遣。斷諸疑滯。無畏自在。直見佛性。中無纖穢。服勤五載。隨亦印可。俾其法雨潤諸叢林。悟蓄力向晦。深入深阻。實冀一飛摩霄。乃轉遁於餘姚大梅山。是時大曆十

一年也。層崖絕壑。天鎖蕭瑟。無隙落。七日不食。至誠則通。物感靈。探疑。疑。更。饋。糠。粟。異日。野夫操斧。言伐其楚。偶所遭。觀。駭。動。懷。息。馳。論。朋。輩。謂。爲。神。奇。曾。不。旬。朔。詣。者。成。市。憑。嵌。倚。峭。且。構。危。棟。貫。糧。供。具。環。遠。方。丈。狂。虎。耽。耽。侶。出。族。遊。一。來。座。側。欲。折。肢。體。其。類。馴。擾。可。知。也。夫。語。法。者。無。階。漸。涉。功。者。有。淺。深。木。喻。鑽。而。見。火。鑑。動。磨。而。照。膽。理。必。然。矣。是以。掃。塵。累。遞。巖。薺。服。形。體。遺。晝。夜。精。嚴。不。息。趣。無。上。道。其。有。旨。哉。如是者。三四年矣。將。翔。雲。表。虛。羽。毛。之。類。翬。欲。歸。寶。所。疑。道。塗。之。乖。錯。故。重。有。諸。訪。會。其。真。宗。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於。戲。自。徑。山。抵。衡。嶽。凡。三。遇。習。匠。矣。至此。即。造。父。習。御。郢。人。運。斤。兩。虛。其。心。相。與。晤。合。白。月。映。太。陽。齊。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仲。尼。謂。顏。子。亞。聖。然。燈。與。釋。迦。授。記。根。果。成。熟。名。稱。普。聞。如。須。彌。山。特。立。大。海。緣。是。近。佛。恢。張。勝。因。凡。諸。國。土。緣。會。則。答。始。卜。於。澄。陽。次。居。于。潁。口。終。棲。于。當。陽。紫。雲。山。即。五。百。羅。漢。翔。翔。地。也。檀。松。蒼。鬱。以。含。風。岷。嶺。巖。巖。而。造。天。駕。激。灑。之。紫。霞。枕。清。冷。之。玉。泉。鸞。鳳。不。集。於。蓬。壺。至。人。必。宅。於。勢。勝。誠。如。是。也。洪。鐘。待。叩。童。蒙。求。我。川。流。星。聚。虛。往。實。歸。或。接。武。於。林。樾。或。駢。肩。於。廬。舍。戶。外。之。塵。爛。其。室。盈。矣。荊。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計。莫。不。攀。跪。稽。首。嚮。風。作。焉。崇。業。上。首。以。狀。于。連。帥。而。邀。之。不。遂。願。力。車。來。赴。請。屢。及。於。虛。落。錫。及。於。都

城。白。黑。爲。之。步。驟。幡。幟。爲。之。轡。轡。生。難。遭。想。得。未。曾。有。彼。優。波。鞠。多。者。夫。何。足。云。有。天。皇。寺。者。據。郡。之。左。標。異。他。刹。號。爲。名。藍。困。於。人。火。蕩。爲。煨。燼。僧。坊。主。靈。鑒。族。而。謀。之。以。爲。滿。人。攸。居。必。能。福。我。夫。荷。擔。大。事。蔑。棄。小。瑕。乃。中。宵。默。往。肩。輿。而。至。二。寺。夕。有。所。失。朝。有。所。得。諍。論。鋒。起。達。子。掌。官。重。於。返。復。畢。安。其。處。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縉。紳。清。重。擁。旄。旌。統。衆。風。望。眈。眈。時。準。程。驅。軍。盛。禮。問。法。勸。至。悟。神。氣。灑。落。安。詳。自。處。徐。以。軟。語。爲。之。獻。酬。必。中。精。微。洞。過。肯。綮。又。常。秉。貞。操。不。修。逢。迎。一。無。卑。貴。坐。而。揖。對。裴。公。訝。其。峻。拔。徵。其。善。趣。謂。抗。俗。之。志。當。徑。挺。如。是。邪。悟。以。爲。是。法。平。等。不。見。主。客。豈。効。世。諦。與。人。居。而。局。狹。邪。裴。公。理。冥。意。會。投。誠。歸。命。既。見。仁。者。我。心。則。降。如。熱。得。灑。驟。憤。水。散。自。是。禪。宗。之。盛。無。如。此。者。元。和。丁。亥。歲。有。背。痛。疾。命。弟。子。先。期。告。終。以。夏。四。月。晦。奄。然。入。滅。春。秋。六。十。僧。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葬。之。郡。東。隅。靈。龜。建。塔。從。僧。禮。也。悟。身。長。七。尺。神。韻。孤。傑。手。文。魚。躍。頂。骨。岸。起。行。在。於。瓊。路。志。在。於。華。嚴。度。人。說。法。雄。健。猛。利。其。一。旨。云。垢。淨。共。住。水。波。同。體。觸。境。迷。著。浩。然。忘。歸。三。世。平。等。本。來。清。淨。一。念。不。起。即。見。佛。心。其。悟。解。超。頓。爲。若。此。也。先。是。煙。焰。之。末。殿。宇。不。立。願。縹。緲。且。虧。瞻。禮。密。念。結。構。罔。知。權。輿。禪。宴。之。際。若。值。神。物。自。道。祠。舍。濱。江。水。焉。凡。我。驢。豕。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伽。藍。命。工。覘。之。宛。若

符契。於是斬巨棟幹修椽。撐崖拄壑。雲屯井構。時維秋杪。水用都涸。徒衆歛手。塊然無謀。會一夕雨至。萬株並進。晨發江澚。暮抵

寺門。剗削之際。動無乏者。其餘廊廡。床案。靡非幽贊。事隣語怪。闕而不書。其感攝靈祇。皆此類也。比丘慧真。文貴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時太

常協律符籙。著文頌德焉。世號「天皇門風」也。又唐潯州龍潭禪院釋崇信。未詳氏族。信在俗爲。渚宮胡餅師之子。弱齡宛異。神府

寬然。昔天皇寺悟禪師。隱耀藏光人莫我測。信家居寺。恒曰。提餅筍。飯悟公齋食。食畢且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

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還我邪。莫別有旨乎。遂拱手問焉。悟公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似有驚怪。因勸出家。便

求攝受。曰。爾昔崇福善。今信吾言。故名之也。由是躬子并。曰。供億服勤。乃問悟云。未蒙指示。心要悟公云。時時相示。信復稟

斯言。如遊子之還家。若貧人之得寶。直從荆渚。乃詣潯陽龍潭棲止。因李翺尙書激揚。時乃出世。後德山鑑師出。其門宗風大盛

矣。

唐都都圓寂傳多

釋圓寂。不知何許人也。恒以禪觀爲務。勤

生按咸亨二年辛未。合云。總章二年己巳也。

世號無生和尚是歟。寂之高岸。恒不欲入致禮。邀請必有不可犯之色。時或非之。然則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非

其微謫勢使然也。釋掘多者。印度人也。從毘沙嶺向嘉神州。不問秋蠶旋。通華語而尚禪定。徑謁曹溪能師。機教相接。猶弱

喪還家焉。多遊五臺路。由定襄歷村見一禪者結庵獨坐。問之曰。子在此奚爲。曰。吾觀靜。多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得非勞子

之形役。子之慮乎。其僧茫昧拱默而已。作禮數四。請垂啓發。多曰。子出誰門邪。曰。神秀大師。多曰。我西域異道。寔繁有徒。最下劣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磨爛身疲。初無

深益。子莫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早往韶陽請決所疑。能曰。子何不自觀自靜邪。不觀相不觀如子遊歷日用自然安樂也。一

如多所言。略無少異。伊僧袂開羅網。多後莫知攸往。

唐袁州陽岐山甄叔傳

釋甄叔。不知何許人也。幼而聰敏。儻儻不羈。心目融明。具大人相。觀生死輪上。見九

地群迷。猶如蟻聚。處在蚊睫。受勝妙欲。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標幟。求正

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流浪人天。哉。叔見宜春陽岐山群峯四合。

歎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應。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域中。化出金界。始從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於是化緣已畢。機感難留。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還歸大定。門弟子如

坦良寶等。心沒悲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群星失耀。大集衆木。積爲香樓。用作茶毘。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窆塔。波上足任運者。命志閑爲碑紀述矣。

唐新吳百丈山懷海傳

釋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禪門。稟自天然。不由激勸。聞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虛往實歸。果成宗匠。後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峽。海既居之。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或

曰。瑜伽論璣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初自達磨傳法至六祖已來。得道眼者

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別院異耳。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床。施拋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床褥謂之帶刀睡。爲其坐

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意。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

居方丈。同維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諸制度與毘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獨行由海之始也。以元和九年甲午歲正月十七日歸寂。享年九十五矣。穆宗長慶元年。勅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焉。

系曰。自漢傳法居處不分。禪律。是以通禪達法者皆居一寺中。院有別耳。至乎百丈立制。出意用。方便。亦頭陀之流也。矯枉從端。乃簡易之業也。所言自我作古。古故也。故事也。如立事克成。則云自此始也。不成則云無自立時。今海公作古。天下隨之者益多。而損少之故也。諡海公爲大智。不其然乎。語曰。利不百不變格。將知變斯格。厥利多矣。彌沙塞律有諸。雖非佛制。諸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唐潭州翠微院恒月傳真亮

釋恒月。姓韓氏。上黨人也。厥父爲士。監商。西江往還。遇。剽略溺死。月雖幼弱。念父葬于魚腹。母又再行。乃決志出家。求報恩育。受教於聖善寺慧初。得度已造嵩山禪會。便啓發心要。後訪道尋師。歷。夷險。抵望湖山翠微。嚴下。古院挂錫。四方學者如蜂得王。翕然盛化。建中元年示疾而終。春秋七十九。其年三月十二日遷塔焉。洛京廣愛寺釋真亮。姓侯氏。景城人也。家訓儒雅。辭彩粲然。潔素持操。與群少年有異。忽以樊籠爲厭。且曰。去情除飾。是所願也。遂於本州開元寺智休師下披染服。然其刈薪汲水。率

先於人。習行頭陀行。受具已遊嵩少。遇普寂獎訓。頓開蒙昧。入龍門山。居而禪默。問津者交集。聲望日隆。屬留守尚書王公錄保。驚聞而欽奉。召入廣愛寺。別住居焉。示人禪觀。匪倦教詔。得道者亦多矣。以貞元四年十一月三日。忽告門人。以桑榆末照。誠難久留。囑累而終。年八十八焉。

唐襄州夾石山思公傳真亮

釋思公。姓李氏。恒陽人也。早出家于本府龍興寺。得度後遊伊洛間。見普寂禪師。開暢禪法。寂始見提誘。尋微鉤深。至南雍隱夾石山。儼然自處。屬牛公觀政。漢南聞其聲。續請入城。謝病不應。其命。牛師亦不奪其志。檀施相望。學衆旣旣。若栴檀之園。遠焉。以興元初年示疾歸滅。春秋八十四焉。亳州安國院釋曇真。姓陳。維青人也。少小隨父往彭。城。寓居於逆旅而亡所怙。真嘆恨無依。乃投徐大雲寺爲僧。其土是嵩法師之後。經論叢澤。真習該通。後遊勝境。入嵩山學。禪觀已至。任城。邂逅李中丞。諷赴職。謙郡。接真談道。抵掌。肝。衡。如披雲霧。李恨相識之晚。請以同行。時寒風亭月。觀談道達旦。李後入爲京尹。因從容稱奏真道成德至德。皇下詔徵。而不奉詔。貞元七年四月示滅。門人建塔云。

唐定州大像山定真院石藏傳

釋石藏。姓呂。漢東人也。年隣小學。露成人之度。跪告堂親。願爲佛子。遂志入開元寺。削染受戒。剏願禪嵩山寂禪師。豁悟禪

法。至中山大像峯間石室。孤坐冥寂。數夏安然。同好者望風而至。蔚成叢衆。陶化博陵人咸欣戴。會州師李公卓。翹仰之切。命入城住。貴親玄論。謝云。野性難拘。不閑禮法。恐玷威陵。卓躬登山訪問。欽密交談。深開昏昧。遂奏院題額曰定真焉。藏預白衆訣別。明日坐亡。春秋八十。三。貞元十六年正月入塔。立碑頌德云。

宋高僧傳卷第十

宋高僧傳卷第十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 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正傳二十一
附見四人
一鉢和
仙南印

唐洛京伏牛山自在傳一鉢和
仙南印
釋自在。俗姓李。吳興人也。生有奇瑞。稍長坐則加趺。親黨異之。辭所愛。投徑山出家。於新定登戒。及諸方參學。從南康道一禪師法席。懸解真宗。逸蹤流輩。道譽孔昭。行止優游。多隱山谷。四方禪侶。萃其門。元和中居洛下香山。與天然禪師爲莫逆之交。所遊必好古。思得前賢遺跡。以快逸觀。龍門山得後魏三藏翻經處。王屋山得稠禪師解虎闢。處此山飲甘泉。改爲甘泉寺。嵩山得梵法師馬跑泉。居無戀著。所著三傷歌辭理俱美。警發迷蒙。有益於代。前蜀王氏僞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公。娶高中令駢諸孫

女若人持不殺二十餘年。後在蜀爲男婚娶。禮須屠宰。高初不欲。親戚言。自己持戒。行禮酒筵。將何以娛賓也。依違之際。遂多庖割。俄未浹旬。得疾頗異。口但慌言。已而三宿。還蘇。述冥間之事。初被黑衣使者追攝入岐府城隍廟。廟神峨冠大袖與一金甲武士偕坐。使者領高見神。武士言語紛紜。護高破戒。仍扼腕罵曰。吾護戒神將也。爲汝二十年。食寢不遑。豈期忽起殺心。頓虧戒檢。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故犯。城隍神問高曰。汝更修何善。追贖過尤乎。高常誦持上生經。其數已多。于時憮然都無記憶。恐懼之間。白曰。誦得三傷頌一鉢和尚歌。遂合掌向神厲聲而念。神與武士聳耳竚立聽。顏色漸怡。及卒章神皆涕淚。乃謂高曰。且歸人間。宜切營善。拜辭未畢。颯然起坐。備陳厥事。自此三傷一鉢之歌頌。人皆傳寫誦焉。一鉢和尚者。歌詞叶理。激動愛思之深。然文體涉里巷。豈加三傷之典雅乎。在這弟子去。江南還山水之最者。吾願往中終老。到江州都昌縣有好林泉迴報。在行至萊縣。道俗所留。往隋州開元寺示滅。年八十一。則長慶元年也。

系曰。稽諸律藏。出家者犯戒則招二罪。一違制。二業道也。高氏在家素不受戒。無違制愆。俗容有業道罪。寧得有護戒神邪。況高氏既持不殺。則冥然感止。持無作之善生焉。因鮮克有終。致遭幽責。告諸五衆。當設護戒之神。夫如是。明則有戒法。幽則

有鬼神歟

次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姓張氏。明瘡之性。受益無厭。得曹溪深旨。無以爲證。見淨衆寺會師。所謂落機之錦。潔以增研。銜燭之龍行而破暗。印自江陵入蜀。於蜀江之南。獨葺草結茆。衆皆歸仰。漸成佛宇。貞元初年也。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之後。改此寺爲元和聖壽。初名寶應也。印化緣將畢。於長慶初示疾入滅。營塔葬於寺中。會昌中毀塔。大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印弟子傳嗣有義俊復興禪法焉。

唐汾州開元寺無業傳

釋無業。姓杜氏。商州上洛人也。其母李氏忽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已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爲戲弄。行必直視。坐即加趺。商於緇徒見皆驚歎。此無上法器。速令出家。紹隆三寶。年至九歲。啓白父母。依止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摩思益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二得從剃落。凡參講肆。聊聞即解。同學有所未曉。隨爲剖析。皆造玄關。至年二十。受具足戒。於襄州幽律師。共四分律疏。一夏肄習。便能敷演。兼爲僧衆講。涅槃經。法苑珠林。開冬夏無倦。可謂生聲不泯。琳遠復興。後聞洪州大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禮。業身逾六尺。屹若山立。顧必凝睇。聲作洪鐘。大寂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業於是禮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

學粗窮其旨。嘗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卽是。別物更無。不了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盡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卽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卽住空寂舍。坐空法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既傳心印。尋詣曹溪禮祖塔。迴游廬嶽天台及諸名山。遍尋聖跡。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咸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大臣。非予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抱真與馬燧。累有戰功。又激發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幣致之。深重業名。行且夕瞻禮。屢往來。常有倦色。謂門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名利。今此又煩接君侯。豈娛心哉。言訖。逍遙綿上抱腹山。又往清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八周。天斯顯方畢。復振錫南下。至於西河。初止衆香佛剎。州牧董叔經請住開元精舍。業謂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在此邪。於是撞鐘告衆。作師子吼。雨大法雨。

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憲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鸞德音乃下詔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降綸旨稱疾如故穆宗皇帝即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準公遠齋勅旨迎請準至作禮白之曰知師絕塵物表糠粃世務法委國王請師熟慮此迴恩旨不比常時願師必順天心不可更辭以疾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行即行矣道途有殊於是剃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常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加趺而坐奄然歸寂嗚呼可謂於生死得自在也俗齡六十二僧臘四十二道俗號慕如喪考妣乃備香華幡幢遷全身就于城西練若積香薪而行茶毘乃有卿雲自天五色凝空異香西來都觀氛氲闔境士庶咸皆聞觀及薪盡火滅獲設利羅瓊若珠玉弟子慧愔行勸虔凝義幽元度恒泰等泣血收之殮以金棺乃命鄧匠琢石為塔以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于練若之庭業遷化之歲州牧楊潛得僧錄準公具述其事遂為碑頌勒銘大達國師塔號澄源焉

唐長沙東寺如會傳

釋如會韶州始興人也。大歷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歸大寂法集時禪客仰慕決求心要僧堂之內床榻為之陷折時號折床會猶言鑿佛床也後徇請居長沙東寺焉。自大寂去世其法門鼎盛時無可敵諺謂東寺為禪窟斷可知矣。時相國崔公群慕會之風來謁于門答對剴亮辭咸造理自爾為師友之契初群與皇甫鏐議上憲宗尊號因被鏐構出為湖南觀察閑豫歸心于會也。至穆宗長慶癸卯歲終于寺春秋八十時井泉預枯異香馥馥遷塔于城南廉使李翺盡毀近城墳塔唯留會所鑿浮圖以筆題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矣劉膳部軻著碑焉勸證傳明大師塔曰永際亦呼所居為夾山和尚是歟

唐南陽丹巖山天然傳

釋天然不知何許人也。少入法門而性梗桀。謁見石頭禪師默而識之思召其自體得實者為立名天然也。乃躬執爨凡三年始遂落飾後於鐵寺希律師受其戒法造江西大寂會寂以言誘之應答雅正大寂甚奇之次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元和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為物外之交後於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饗之人或譏之曰吾茶毘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事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

衣兩襲月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陽丹巖山結菴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紀德焉勸證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唐常州芙蓉山太鎮傳

釋太鎮姓范氏金陵人也年纔一紀志在出家乃體牛頭山忠禪師而師事焉於是勇猛精進求其玄旨法器外朗神襟內融雖明了一乘而具足萬行往雍京安國寺進受具戒毅然出衆加復威儀整肅妙相殊特如大海之不可測如虛空之不可量巡禮道場攝心淨域雖智能通達不假因師而印可證明必從先覺遂謁洪井大寂禪師親相而了達法身剎那而頓成大道于時天下佛法極盛無過洪府座下實聖比肩得道者其數頗衆毓與天德禪師大宜教禪師大智禪師皆昆仲也既而南北觀方會無告殯卑廣聞見閑養聖胎耳元和十三年止於毘陵義興芙蓉山故得名于山焉毓為緣作因有應無著故所居感化所至悅隨道俗相望動盈萬數自此江南之人悟禪理者多矣時相國崔公群坐失守出分司後為華州由三峽出鎮宜城其地雖邇其人則遐崔公深樂禮謁致命誠請毓以威念而現大悲為心莫不果欲隨緣遊方順命寶歷元年至于宛陵禪定寺所以隨順而揚教也至明年告歸齊雲山九月合朔

◎向二關◎◎茶二茶◎◎宋二宋◎◎光二光◎◎入二入◎◎江二法◎

色相不動而示滅于山之院。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八。是日也。天地如慘草木如摧。鳥獸悲啼。雲泉斷咽。縉徒士庶。踴躍充朝。十月。棲神于院之庭。從其宜也。弟子至。令契真清幹等。慨。吾師示滅。而後學徒存。太和二年。相國韋處厚。素尚玄風。道心惇篤。以事奏聞。天子爰降德音。褒以殊禮。追諡號塔名。越州刺史陸。巨。擢論議焉。

唐南嶽西園蘭若。藏傳超片

釋曇藏。不知何許人也。得禪訣於大寂之門。後見石頭希遷禪師。所謂再染謂之類也。貞元二年。嘉遁于衡嶽。棲止峯之絕頂。晚年苦於脚疾。移下西園結茅。參請者繁。

太和元年。終于嶽中。享齡七十。先是藏養一犬。尤靈。晝夜經行。息坐次。其犬銜藏之衣歸房。乃於門闕旁伏守。而吠聲不絕。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視之。東厨有大蟒蛇。身長數丈。蟠繞小舍。爲之爰業。呀張其口。號闕其聲。毒氣漫然。侍者白藏亟去。迴避。藏曰。死而可逃。何遠之有。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自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宛親一揆。無人無我。法性俱空。言訖其蟒蛇按首徐行。閃然不見。又嘗一夜。有群盜。其犬亦銜藏衣。藏語盜曰。諸君山叟。未舍有中。意物任拈去。終無小吝之分。盜感其言。散分下山矣。又荊州永泰寺釋靈象。姓蕭氏。蘭陵人也。其肖裔則後梁爲周所滅。支屬星分。象父居長沙。爲編戶矣。生象。宛有出塵之誓。遇諸禪會。罕不登臨。止泊維青。

優游自得。長慶元年。住百家巖寺。未幾徙步江陵。太守王潛請居永泰寺。太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五。建塔于州北存焉。又釋超岸。丹陽人也。先遇鶴林素禪師。處衆拱默而已。天寶二載。至撫州蘭若。得大寂開發。四方羣侶依之。唐鄂州大寂院無等傳。

釋無等。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負志卓犖。辭氣貞正。少隨父官于南康。頻遊梵刹。向僧瞻像。往即忘歸。既作沙門。遇道一禪師。在龕公山。學侶踴慕。等求法於其間。挺然出類。元和七年。遊漢上。後至武昌。觀郡西黃鵠山奇秀。遂結茅分衛。由此巴蜀荆襄。向安理者。無遠不至矣。大和元載。屬相國牛公僧孺出鎮三江。聞等道香。普應遐邇。命駕枉問。風虎相須。爲法重人。牛公慮其蘭若不隸名籍。特爲奏題曰。大寂也。憶憶往來堂。無虛位。至四年十月。示滅。年八十二。弟子警通奉。全身入塔焉。

唐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傳。釋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祖爲官嶺南。後徙居爲建陽人也。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即顯觀方。衡嶽天台。四明遍嘗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決。數夏負薪而詣手。抵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而止。屬范陽盧中丞嚮風躬謁。召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遊

嫌遠。器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於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士人謂爲山神也。覺遁是中。檀信爲禪宇。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懼。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以太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疾而亡。

唐杭州秦望山圓脩傳。釋圓脩。姓潘氏。福州閩人也。生而岐嶷。長而俊邁。忽思拔俗。尋事名師。剔髮變衣。年滿於嵩陽會善寺。納戒。既而儀表容與。日新厥德。研窮經論。俄約觀方。遇百丈山海禪師。根教相符。遂明心要。持鉢振錫。而抵于杭。見秦望山峻極之勢。有長松枝繁結蓋。遂棲止于松巔。時威鵲復巢於橫枝。物我都忘。羽族馴狎。由茲不下。近四十秋。每一太守到任。則就瞻仰。號爲窺禪師焉。泊元和初。邦伯裴常棣。酷重其道。請下結庵者。至子三四。或爲參請者。說法。裴侯命八屬宰官。同力造伽藍。移廢額曰。招賢。以居之。太和七年癸丑歲九月二十二日。端坐怡然歸寂。享年九十九。僧臘八十。杭之累政。良守無不頓重。稅駕樹陰。請談玄極。不覺更僕移辰矣。今塔在石甌山下。南嶽僧唯貞爲塔銘焉。近有盜發其塔。且多怪異。止收得銘誌而已。

唐池州南泉院普願傳。釋普願。俗姓王。鄧州新鄉人也。其宗嗣於江

西大寂。大寂師南嶽觀音讓。讓則曹溪之家子也。於願爲。大父。其高曾可知也。則南泉之禪有自來矣。願在母不喜葷血。至德二年。跪請於父母乞出家。脫然有去。藕映之色。乃投密縣大隈山大慧禪師受業。苦節篤勵。肝胝骸。不敢爲身主。其師異之。

大曆十二年。願春秋三十矣。詣嵩山會善寺。爲律師。受具。習相部舊章。究昆尼篇聚之學。後遊講肆。上楞伽頂。入華嚴海會。執中百門觀之。關鑰。領玄機於疏論之外。當其鋒者。皆旗靡。大寂門下八百餘人。每參聽之後。尋釋師說。是非紛錯。願或自默而語。群論皆明。曰。夫人不言。乃言爾耳。自後。

含景。懷耀。似不能言者。人以其無法說。或扣其關。亦堅拒不洩。時有密蹟。其機者。微露頭角。乃知其非無法說。時未至矣。貞元十一年。挂錫池陽南泉山。堽谷刊木。以構禪宇。雲飯牛。潤于牧童。新山畬田。種食以饒。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夫洪鐘不爲。庭掃發聲。聲之者故有待矣。太和年。

初。宣使陸公。前池陽太守。皆知其抗迹塵外。爲四方法眼。與護軍彭城劉公。同迎請下山。北面中。禮不經再歲。壽衣之子奔走。遺途不下數百人。太和甲寅歲十月二十一日。示疾。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白虹貫於禪室後。占之者得非南泉謝世乎。是日西峯巨石崩。聲數十里。當書有乳虎虎。禪林而號。衆咸異之。二十五日。東方明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

訖而謝。春秋八十七。僧臘五十八。契元文暢等凡九百人。皆布衣。帶巾泣血于山門。赴喪會葬者相繼。于路哀號之聲。震于崖谷。乙卯歲。門人奉全身於靈塔。從其教也。勝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軻。欽若前烈。追德頌美焉。

唐潭陽靈巖寺曇晟傳
釋曇晟。俗姓王氏。鍾陵建昌人也。始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繡服焉。遂請出家於石門。年滿具法。參見百丈山海禪師。二十年爲侍者。職同慶喜法。必我聞身。若中消心。居散位。續受藥山舉發。全了無疑。化徒孔動。受益者衆。以太和三年己酉十月二十七日。示滅。勅諡。大師號。無相塔名淨勝焉。

系曰。南那和脩。華言胎衣也。以其生帶衣而誕。以繪肉而非幼爲。綳綳長且稱身。出家成法服。至入滅。開維方爲煨燼焉。晟師之有胎衣。止不及爲。嬰兒已往之服耳。此近叔離尼南那尊者也。思過半矣。何邪。晟師去聖懸遠。和修佛滅百年。將胎衣示有行果之徒也。今晟以胞祖結化。其教理之世。不其難乎。故曰思過半矣。

唐荊州福壽寺甄公傳
釋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學。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願披緇。投福壽寺。辭初法師。以爲模範。後於洛京昭成寺。講法數座。因禮嵩山禪師。通暢心決。方至丹陽茅山。尋挂錫於蘇州楞伽山。四遠參玄者。

肝肩疊足矣。時白樂天牧是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場。得甄之闢。因矣。遂堅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爲娛。情之趣耳。太和三年。示疾。云終九十歲。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唐趙州東院從諗傳
釋從諗。青州臨淄人也。童稚之歲。孤介弗群。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乃投本州龍興伽藍。從師剪落。尋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滅跡崖端。坦然安樂。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真定師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塵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去道。語錄大行爲世所貴也。

唐京兆華嚴寺智藏傳
釋智藏。姓黃氏。豫章上高人也。父爲洪州橡藏。隨父入報國寺。見供奉皓月講涅槃經。微體經意。樂入佛門。年甫十三。割髮。辭父母。於開元寺宗法師所受學。後修禪法。證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入長安。盧元顯素奉其道。舉奏入內供養。勅令住華嚴寺。輦轂之間。玄學者孔熾。就藏之門。若海水之歸。投琴之壑矣。太和九年。終于住寺。三月十二日入塔焉。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釋圓智。俗姓張。豫章海昏人也。總明之年。頃求出離。禮涅槃和尚。躬執餅。爰登戒地。誓叩禪門。見平樂山。示其心決。後居長沙道吾山。海衆相從。猶蜂蟻之附王焉。以太和九年乙卯九月十一日。長逝。享年六十七。開羅得不灰之骨數片。腦蓋一節。特異而清瑩。其色如金。其響如銅。乃建塔于石鑑山。勅設脩一大師寶相之塔。得其道者。則普會焉。智公初領悟藥山宗旨。儼師誨之曰。吾無寶玉大弓。以爲分器。今賞汝。懷鼻一腰。雖云微末。而表親愛。歟。南嶽僧玄泰著碑頌。

唐明州大梅山法常傳

釋法常。俗姓鄭。襄陽人也。稚歲從師於荆之玉泉寺。凡百經書。一覽必暗誦。更無遺忘。冠年受具。足品於龍興寺。容貌清峻。性度剛敏。納衣囊鉢。畢志叩齋。貞元十二年。自天台之。于四明餘姚之南七十里。寓仙尉梅子真之舊隱焉。昔梅福初入山也。見多龍穴。神蛇每吐氣成樓閣。雲雨晦冥。邊有石庫。內貯仙藥。神仙經籍。常寄宿于房。乃夢神人語之曰。君非凡夫。因語及石庫中聖書。懸記既往將來之事。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爲帝王之師傅矣。常謂之曰。石庫之書。非吾所好。昔僧稠不願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厥壽何止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氣之人。輒難居此。立致變怪。常曰。吾寓跡於梅尉之鄉。非久據焉。因號梅山也。由是編苦伐木作覆形之調。居僅四十

年。驗實非常之人也。開成年初。院成。徒侶輻湊。請問決疑。可六七百納徒矣。四年常忽示疾。九月十九日。山林搖蕩。鳥獸悲鳴。辭衆而逝。報齡八十八。戒臘六十九。十月十九日。焚于南澗。收舍利五色。璨然圓轉焉。常先隱梅嶺。有僧求拄杖。見之白鹽官安禪師曰。梅子熟矣。汝曹往尋。幸能療渴也。進士江積爲碑云。爾

唐揚州慧照寺崇演傳

釋崇演。姓段氏。東平人也。出家于本州龍興寺。慧超法師之門。遊方問道。見嵩陽善寂禪師。示其心法。後居都梁山。當于淮浦。四面來商。竊客影附焉。相國李公紳鎮撫廣陵。而性剛嚴。少所接與。偏輕釋子。或允相見。必問難鋒起。祇應不供者多。咄叱而出。紳遣衙吏章幼成傳意。召演入府。謂對詣理談論。鏗然。紳惘然。翻不測其畛域。特加歸信。請居慧照寺。化導同聲。相應僅于千衆。開成二年。終于淨院。春秋八十四。以十月二十三日。全身入塔云。

唐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傳

釋齊安。俗姓李。實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于海門郡焉。深避世榮。終祕氏族。安在胎母夢日兆。詳既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臻卅角。亟請出家。父母訶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邪。珪組之榮。止於家爾。濟拔之益。不其廣邪。二親感其言而順從。遂

依本郡雲珠禪師。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螢月殊輝。雞鶴異態。年滿登具。乃詣南嶽智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後聞南康龔公山大寂禪師。隨化度入慈緣幽域。裹足振錫。一日造焉。大寂欣其相依。論持不倦。及其脫去。安盡力送終。元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遊越之蕭山法樂寺。以其古製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宴坐。時海昌有法昕者。緇林翹楚。於放生池墻廢地。肇葺禪居焉。昕謙而不自有。延請安主之。四海參學者。蔚至焉。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流眄。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而又挺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垂。顙骨圓聲。望之者如仰嵩華。而揖滄溟。曾無測其高深也。以會昌二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一日。泊然宴坐。俄爾示滅。先時竹柏盡死。至是精彩益振。爰有清響叩戶。祥光滿室。如環佩之鏘鳴。若劍戟之交射。瑞相尤繁。事形別錄。又安懸知宣宗皇帝隱曜。細行將來。法會預誠。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禁雜言。止橫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脚僧數人參禮。安默識帝。遂令維那高位安置。禮殊他等。安每接談話。益知貴氣。乃曰。貧道謬爲海衆。圍繞患齋不供。就上座邊求一供。疏帝爲操輪。摠辭。安覽驚悚。知供養僧齋去。所護豐厚。殆與常度不同。乃語帝曰。時至矣。無滯泥蟻。囑以佛法後事而去。帝本憲宗第四子。穆宗異母弟也。武宗恒憚忌之。沈之于宮。廁宦者仇公武潛施

拯護俾免髮爲僧縱之而逸周遊天下險阻備嘗。因緣出授江陵少尹。實惡其在朝耳。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楊公諷。宰臣百官迎而立之。聞安已終。憤悼久之。勅謚大師曰。悟空。乃以御詩追悼。後右貂盧簡求爲建塔焉。

唐京師聖壽寺恒政傳

釋恒政。姓周氏。平原人也。未入法前隨入鄉校。殊不嗜書籍。或見佛經。耽味不捨。後棄俗從師。就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下受。誦經法。既登戒已。問道於嵩少。決了無壅。遁跡三峯。放蕩自在。無幾入太一中。甫行風教。學人嚮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屢給。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登梓而進。有擊不張呀者。帝觀其異。即焚香祝之。俄爲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綿錦覆之。賜與善寺令致禮之。始宣問群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唯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開終南山有恒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強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啓沃陛下之心耳。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也。帝曰。善。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觀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皇情悅豫。得未曾有。勅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其菩薩至會昌毀佛舍。乃亡所在。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

至武宗即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鳥。可已乎哉。後終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後有廢教之勅。政之先見若合符節焉。

系曰。屢給中胡得菩薩像乎。通曰。有所警發。時一現耳。近聞僞唐李氏國境。荐饑。陂湖間多生。應蚌。百姓競取而食。其年免。殍什者十有七八。明年豐。民猶采之。無何有獲。巨蚌可二尺餘。提歸。壁磔。鑿齒會無少損。其人呪詈放之。俄自開張。吐出佛像。長僅尺許。相好具全。若真珠色。號曰珠佛焉。獻李氏。後遺與梵僧焉。此意所不及處。現形者。蓋經中化肉山魚米。以資饑饉。歲既豐登。胡不屬厭。故現相止足之地。

唐大瀛山靈祐傳

釋靈祐。俗姓趙。祖父俱福州長溪人也。祐卅年。戲于前庭。仰見瑞氣。祥雲徘徊盤翳。又如天樂清奏。真身降靈。衢巷諦觀者。艾莫測。俄有華顛之叟。狀類屬賓之人。謂家老曰。此群靈衆聖。標異此童佛之真子也。必當重光佛法。久之。彈指數四而去。祐以稚髫短褐。依本郡法恒律師。執勞每倍於役。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實。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途中。乃謂祐曰。千山萬水。遇潭即止。獲無價寶。賑卹諸子。祐順途而念。危坐以思。旋造國清寺。遇異人拾得。申繫前意。信若合符。遂詣湧潭。謁大智師。頓了祖意。元和末。隨緣長沙。因

過大瀛山。遂欲棲止。山與郡郭十舍而遙。竟無人煙。比爲獸窟。乃雜猿獫之。間橡栗充食。決旬有山民見之。群信共營梵宇。時襄陽連率李景讓。統攝湘潭。願預良緣。乃奏請山門。號同慶寺。後相國裴公相親道合。祐爲遭會昌之澄汰。又遇相國崔公慎由。崇重加禮。以大中癸酉歲正月九日。盥漱畢。敷座瞑目而歸滅焉。享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九。遷葬于山之右。柩子園也。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右散騎常侍。盧簡求爲碑。李商隱題額焉。

唐黃州九井玄策傳

釋玄策。俗姓魯。會稽人也。幼隨父商估。赴天台山。光明會。乃隋朝智顗禪師立教。年別九月。遠近州邑。黑白二衆。鳩聚策觀。殊異。遂于禪林寺。智廣師下出家。遊方見江西大寂。頓開豁。及遍參問觀。黃陂九井山奇秀。乃結茅爲舍。學侶若蟬之走明也。或慰策曰。師之耐寂。莫如此乎。策曰。致道者忘心矣。吾樂甚哉。以大中八年。現疾而滅。續勅謚大師曰。圓寂塔名。智覺焉。

宋高僧傳卷第十一

宋高僧傳卷第十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五 正傳二十人
附見四人

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

釋寰中，姓盧氏，河東蒲坂人也。稟靈特異，挺質殊倫。身支肱亭頂骨圓峻，其聲若鐘響，其色猶脂凝。學通終古，辭實豐贍。年二十五，隨計中甲科，然未塞其懷，復思再捷，無何遭母之憂，遂廬于墓所，及服闋，徑往北京童子寺出家。二稔未周，諸經皆覽，明年往嵩嶽登戒，肄習律部，於茲博通，忽慕上乘，決往百丈山，深得玄旨。後隱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椒，諫議大夫崔公深重其操，因別立方丈，虞淵景晞一飯永日。然其乏水羸瓶遠求，俄爾深宵有虎咆，蟬廬側，詰旦視之，果溢泉坳，地而湧足，其汲用，後之杭浙江之北，有山號大慈，居未久，檀信爰臻，旋成巨院，四方僧侶參禮如雲。屬武宗廢教，中衣短褐，或請居戴氏別墅焉。大中壬申歲，太守劉公，首命剝染重盛，禪林壬午歲二月十五日，囑累聲畢而終。時漸添暑，驗其身一無變異，而頂門煥潤，冬室于塔所，享年八十三。法臘五十四。有說常樂寺山虎跑泉，當中公滅日，忽焉乾涸，異哉！止資中之受用耳。至乾符丁酉歲，勅設大師號，性空塔名，定慧也。縉雲太守段成式為真讚焉。

唐洛陽韶山寰普傳

釋寰普者，不知何許人也。稟形淳粹，克性謙冲，居于醜夷，下風請業。汪汪然其識度，輒難擬議，具戒之後，經論溫尋，然後杖錫南遊，澧陽遇來山，而得心契，有參學舉問，垂手携歸，不使一機失其開誘，其所不薦，勸令披覽經法，亦近秀寂之遺風耳。

唐衡山昂頭峯日照傳

釋日照，姓劉氏，岐下人也。家世豪盛，幼承庭訓，博覽經籍，復於莊老而宿慧發揮，思從釋子，即往長安大興善寺曇光法師下，稟學納戒，傳受經法，靡所不精。因遊嵩嶽，問圓通之訣，欣然趨入。後遊南嶽，登昂頭峯，直拔蒼翠，便有終焉之志。庵居二十載，屬會昌武宗毀教，照深入巖窟，飯粟飲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興佛法，率徒六十許人，還就昂頭山舊基，結苦蓋，構舍宇，復居一十五年。學人波委，咸通中示滅。春秋一百八歲。至三年二月三日入塔立碑存焉。天下謂其禪學為昂頭照是歟。

唐朔州德山院宣鑒傳

釋宣鑒，姓周氏，劍南人也。生惡葷葷，少多英敏，宿衛異操，懇願出塵，大龍不屈於小庭，俊鸞必騰其層漢。既除美飾，當預僧流，從受近圓，即窮律藏，其諸性相，習僧通。聞重湖間，禪道大興，乃杭志雲遊，造龍潭信禪師，則石頭宗師之二葉也。始唯獨居一室，寮強供侍之，一夕龍潭持一枝火，授鑒，鑒接而行，數步且曰：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

二八

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澧陽居，無何，屬武宗搜揚，泊大中還復，法儀咸通，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其道芬馨，四海禪徒輻湊，伏臘堂中常有半千人矣。其於訓授，天險海深，難窺邊際，雪峯參見，鑒深肯重，以咸通六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神邪。夢覺覺非復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五。身據床坐，卓然七日如生在焉。天下言激箭之禪道者，有德山門風焉。今襄鄧漢東法孫極盛者是。

唐明州棲心寺藏奩傳

釋藏奩，俗姓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娠及誕，常聞異香，為兒時嘗墮井，有神人接持而出，卅歲出家，禮道曠禪師，及弱冠詣嵩嶽受具，母每思念涕泣，因一目不視，迨其歸省，卽日而明。母喪哀毀，廬墓間，頗有微祥，孝感如是。由此顯名。尋遊方訪道，復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辨析，旨趣符合，顯晦之道，日月之所然也。會昌中人，衰而復盛，唯奩居之焚不能惑，焚不能熱，滿不能濡者也。泊周洛再構長壽寺，勸度居焉。時內典焚毀，焚夾燬燼，手緝散落，實為大藏。尋南海楊公收典，姑蘇請奩歸于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為院，迎奩居之。剡寇求甫率徒二千，執兵晝入，奩瞑目宴坐，色且無撓，盜衆皆悖，僞叩頭謝道。寇平州奏請改額為棲心寺。

不憚艱苦。因見黃檗山運禪師。鳴啄同時。了然通徹。乃北歸鄉土。俯徇趙人之請。住

南可尋。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受網。又若此也。咸通七年丙戌歲夏五月。忽出

生述德爲謚記焉

釋良价。俗姓俞氏。會稽諸暨人也。少從師于五洩山寺。年至二十二。方往嵩山。具戒焉。登即遊方。見南泉禪師。深領玄契。續造雲巖。凝滯頓寢。大中末。於斯豐山。大行禪法。後盛化豫章高安洞山。今筠州也。价以咸通十年己丑三月朔旦。命剃髮披衣。令鳴鐘。奄然而往。時弟子輩悲號。价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淪喪於情。太極著乎。召主事僧。令營齋。齋畢。吾其逝矣。然衆心戀慕。從延其日。至於七辰。食具方備。价亦隨齋。謂衆曰。此齋名愚癡也。蓋責其無般若。歟。及僧唱隨意。僧家勿事。太率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而絕。春秋六十三。法臘四十二。勅諡禪師。曰悟本塔號慧覺矣。

系曰。其却留累日古亦有之。如价之來去自由者。近世一人而已。

唐蘇州藏真傳

釋藏真。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歲神氣朗暢。貌質魁然。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志不可却。直造長沙嶽麓。投靈覺律師。請事剃染。智師察其強願不群。乃攝度之。既披法服。尋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受具足尸羅。當長慶三年也。因聽律範旋窮篇聚。語同業曰。教門繁廣。然有總門。總門之急。勿過捨筏。遂遍參禪宗。遇馬素門下高足住龍牙山。知廣法器。異日告之曰。蘊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

得。真一言領會千轍同歸。龍牙曰。我法眼不蒙掩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靜。却迴柯山。蓋避會昌之搜揚也。至大中六年。郡收崔公壽重之。於州龍興寺。別構禪室。延居之。數年北至。嘉禾信士歸依。請留住至德伽藍。又往姑蘇。時崔公鈞作守。此郡開闢名久。請居南禪院。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實。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却返嘉禾。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今永安院。時乾符中。群寇紛紜。禪侶分散。真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別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鳥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却歸。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家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五十六。時潛交爲願作真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諡號塔名名士吳重裕書碑。

唐福州怡山院大安傳

釋大安。姓陳氏。閩城人也。幼年入道。頓拂塵蒙。元和十二年。勅建州浦城縣乾元寺。置兜率壇。始全戒足。時天雨。桂子及地生。朱草。刺史元錫手疏其瑞。上達。見旛。遂迴御禮。詔改鳳棲寺。號靈感壇焉。安因往洪井路出。上元忽逢一老父曰。子往南昌必有所得。及至參律學。夜聞二僧談論。遽了。三乘之旨。乃以所習付之同人。之臨川見石叢山慧藏禪師。藏之提唱。必持弓弩以擬學人。安服拜未興。唱曰。看箭。安神色不撓。答對不差。石叢乃投弩曰。幾年射始中半人也矣。安遊五臺入龍池沐浴。雖

久經澆薄。殊無驚暴雨雹之怪。觀者驚悚。後止溪山。禮大圓禪師。復證前聞。而爲量果也。時豫章廉使贈太尉崔貞孝公。則魏公之季父。深契玄機。敦安之道。飛疏召之。厥譽愈昌。咸通十四年。詔宜號延聖大師。賜紫袈裟一副。中和二年。示疾所止法堂。巨梁中折。三年癸卯十月二十二日。坐化于怡山丈室。春秋九十一。臘六十七。續詔贈圓智大師。塔號證真。安不嘗睡。地不處溫房。隨化而衣天雨而浴。諸法弟子慧長。入關揚安之德。故有追諡也。博陵司空相國仰慕前烈。遂著文頌德。詩人周朴篤重安。時入山致禮焉。

唐長沙石霜山慶諸傳

釋慶諸。俗姓陳。廬陵新淦玉笥鄉人也。乃祖厥考咸不爲吏。清言放蕩焉。諸始十三。禮紹鑒禪翁爲師。於洪井西山剃髮。二十三往嵩山。受具戒。便就東洛學。毘奈耶。既知聽制。終謂漸宗。迴抵南嶽。入大潁山。天屈雲巖。遇道吾。垂問知意。方爲二夏之價。得石霜山。便議終焉之志。道吾躬至。石霜山日勤執侍。往還問答。語在別錄。諸貌古氣真。世無能識。時洞山新滅。俄爲遠方禪侶圍遶。因入深山。無人之境。結茅宴坐。時衆追尋。候有見者。皆號哭。交請出爲吾曹。諸將安往。由是晨夕被遊學者扣擊。可無希聲以應之乎。如是二十年間。堂中老宿長坐不臥。屹若樞机。天下謂之石霜枯木。衆是也。南方謂之叢林者。翻禪那爲功德叢林。

也爲四方清則者無出其右。以光啓四年戊申歲二月己亥示疾終于山院。享齡八十二。僧臘五十九。越三月十五日葬于寺西北隅二百許步。門弟子等結壇塔作螺髻形。夏四月一日廣化寺釋子處訥追慕往德恐遺美聲。命南嶽玄泰纂錄言行。諸方弟子分行其道焉。勅諡普會大師。塔曰法相。次餘杭徑山院釋洪護。俗姓吳。吳興人也。年纔十九於開元寺禮無上大師出家落飾。精加佛事。罔怠巾幘。二十二遣往嵩嶽會善寺受滿足律儀。傳誦大比丘戒。而七日念終遂習毘尼。尋傳經講。自謂爲僧有逸群事業。而歸禮本師。曰汝於十二時中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護聞斯詰。慨然失措。三日忘食。本師却招誘提耳方明。本事如是。往還雲嶽。次嵩山。各爲切儆。蔚成匠手。俄而會昌中例遭黜退。衆人悲泣者。愀然者。謾曼如也。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夫何作兒女之情乎。時於長沙遇信士羅吳。召居家供施。蓋護執白衣比丘法。初無差失。涉于二載。若門賓焉。大中初除滅法之律。乃復厥議。還故鄉西峯院。至咸通六年上徑山觀本師。明年無上大師遷神。衆請護嗣其法位。始唯百許僧。後盈千數。子時四衆共居肅然無過。僖宗皇帝賜院額曰乾符鎮國。中和三年仍賜紫袈裟。景福二年吳越國王尙父錢氏奏舉登賜法濟大師。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辭衆而卒。寶溪咸長史寫貌。武肅王爲真讚傳法弟子廬山栖

賢寺寂公。臨川義直。功臣院令達。達於兩浙大行道化。卒諡歸寂大師焉。初護有先見之明。武肅王家居石鑑山。及就成應募爲軍。護一見握手。屏左右而謂之曰。好自愛他日貴極當與佛法爲主。後果立戰功爲杭牧。故奏署護師號。見必拜跪。禮施豐厚異於常數。終時執喪禮念。徵時之言矣。

唐洪州雲居山道膺傳

釋道膺。姓王氏。薊門玉田人也。生而特異。神彩朗然。處于重非。嶮嶮稟氣。宿心拔俗。爭離火宅之門。拭目尋師。遂攝鍛金之子。師授經法。誦徹復求。年偶踰跼二十五方於范陽延壽寺受具足戒。乃令習聲聞律儀。膺歎曰。大丈夫可爲桎梏所拘邪。由是擁線。稍振錫環。率翠微山問道。三載宴居。忽覩二使者。冠服頗異。勉膺曰。胡弗南方參知識邪。未幾有僧自豫章至。盛稱洞上禪師言要。膺感動神機。遂專造焉。如是洞上垂接復能領會。曾問曰。我聞思大禪師向倭國爲王。虛耶實耶。對曰。若是思師佛亦不作。況國王乎。自爾洞上印許。初住三峯。後就雲居提唱。時唐之季鍾氏。據有洪井。傾委信誠。每一延請入州。則預潔甘子堂以禮之。乃表于昭宗。賜紫袈裟一副并師號焉。都不留意。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餘衆。牛頭香樹園遶者皆是。梅檀金翅鳥王軒翔者不齊尺鷃。四方饋供千里風從。如荆南帥成納。遣齋糧。動盈鉅萬。以天

復元年辛酉秋示疾。至明年正月三日而化焉。豫章南平王鍾氏供其喪葬。時諸道禪子各依鄉土所尙者。隨靈龜到處。列花樹帳幔粉飾之饌。謂之卓祭。一期凶禮之盛。勿過于時也。猶歎。膺出世度人滿足三十年。遺愛可知也。

唐縉雲連雲院有緣傳

釋有緣。俗姓馮。東川梓潼人也。小學之年往成都福感寺事定蘭開士。即宣宗師矣。隨侍出入多在內中。一旦宣召。帝以筆書其衫背云。此童子與朕有緣。由茲召體矣。大中九年遇白公敏中出鎮益部。開戒壇。即於淨衆寺具戶羅也。續於京輦聽習經律。五臘後身披布褐。手執墨勅。海內遊行參見。小馬神照。凡同時叢林禪祖無不禮謁者。乃居除州華山。及南遊至武夷山。時廉使李壽爲築禪室。乾符三年至縉雲龍泉大寨山立院。因奏祠部給額號龍安。勅度七僧。住十八載。安而能遷止。連雲院焉。太守盧約者。以謙諒之誠。請入州開元寺別院。四事供施焉。天祐丁卯歲四月八日示疾。至六月朔日終于廡署。報齡七十三。臘五十二。遺旨囑制置揚習司空主喪務。於寺南園。茶毘火滅散分舍利數百粒。後收四十九粒并遺骨一餅。瘞于石塔。晉開運三年乙巳歲。文泰律師撰塔碑焉。

唐福州雪峯廣福院義存傳

釋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于泉州南安縣會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愿。存

生而鼻逆輩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像其容必動。以是別垂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怒而未允。十二從家君遊蒲田玉潤寺。有律師慶玄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侍焉。十七落髮來謁芙蓉山恒照大師。見而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中興釋氏其道也淫而不縉其身也晏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飄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測之。德山曰。斯無階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歸于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嵩山擁徒至于怡山王真君上昇之地其徒就就師已崇崇而疑關存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存同而議曰。我之道魏魏乎。法門園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布金之形勝可矣。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瞻崖以支圓碧。培樓以觀群青。怪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遶壑隱見龍雷山之巔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華葦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也。所以偕行。去秋七月穿雲躡霧陟險昇幽。將及之。存曰。真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効靈。翌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既立月構旋隆。繇是視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峯。以其冬雪夏寒取驚嶺猴江之義。

斯則庚寅逮于乙未。存以山而道任。山以存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越之若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穎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存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內官有復命于京語其道。其傳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脫屣。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効得其實奏。於是乃錫真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効授焉。存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于丹丘四明。明年屬王侍中之始據閩越乃洗兵於法雨致禮於禪林。復存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及閩王王氏營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刹必請問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中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論未嘗不移時。僅平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獵之逸其或弭心麟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閩王走醫醫至粒藥以授存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仰之。其後札揭以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而藏之。爾日奔走閩之僧尼士庶。巷無居人。閩王漣如出涕。且曰。師其捨予一何遽乎。遣子延稟躬祭奠之。復齋僧焉。存之行化四十餘年。四方之僧

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算矣。冬夏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其庶幾者。一曰師備擁徒于玄沙。今安大曰可休。擁徒于越州洞巖。次曰智孚。擁徒于信州鵝湖。其四曰惠稜。擁徒于泉州招慶。其五曰神晏。住福州之鼓山。分燈化物。皆膺聖獎。賜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焉。系曰。雪峯道也恢廓乎曠。奔四海學人所出門生形色不類何邪。玄沙乘楞嚴而入道。識見天殊。其猶諺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故有過師之說。二則雪峯自述塔銘已盡其致也。一則玄沙安立三句決擇群見。極成洞過歟。今江表多尚斯學。此學虛通無繫于達道遙勿拘。知乘急也。雪峯化衆切乎杜默禪坐。知戒急也。其能各捨一綬以成一全。則可乎。唐澧州蘇溪元安傳。釋元安。俗姓淡。鳳翔遊驪人也。卅年於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出家。唯經與論無不窮核。乃問道翠微。次臨濟。各食法味。不依香積之孟也。斷影復朴道遙自如。聞夾山道盛德至。造澧陽當稽問轡轡。又增明淨後開樂善山。尋居蘇溪。答訓請益多偶句華美。爲四海傳焉。以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十二月還滅。享壽六十五。法臘四十六矣。臨終告衆頗多警策辭句云。唐明州雪竇院恒通傳。招實釋恒通。俗姓李。邢州平恩人也。家傳士族

幼而知學。蘇秦順達猶懷二頃之田。元亮孤高不羨五斗之祿。縱越拔天。擲地拖紫。腰金。瞬息浮華。豈裨來業。父母終禮。年甫十三。潛入鵲山。訪道依師。既罷丘墳。唯披釋典。精虔懺誦。懇侍巾瓶。不弭初終。蒙恩剃度。年二十於本州開元寺。具戒後。往京兆薦福寺。聽習經律。七八年間。尋窮藏教。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聖旨來梁。復明何事。因辭北闕。逕詣南方。遇招賢岑大師。大師問曰。何處人也。曰。邢州人也。招賢曰。我道不從彼來。通曰。和尚還住此無。於是有滯。皆伸無疑不決。後指洞山石霜。皆往參焉。招賢示滅。通以弟子禮事之。咸通末。遊宜城。尚書崔萬素奉禪門。擊迎莊肅。親通儀表。拔俗問答。往還。崔甚悅服。於謝仙山奏置禪院。號瑞聖。請以居之。四方翬。納之徒不邀自聚。博陵方議奏薦師號。堅讓遂寢。中和末。文德初。群寇兢起。通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都牧黃君晟。請留居雪竇焉。蔚然盛化。天祐二年七月示疾。越九日躬入浴室。却坐繩床。集衆焚香。勤勤付囑。合掌而逝。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二。以其年八月七日。遷石塔子院之西南二百餘步。或曰。通臨終言我龍助也。此非也。高僧無作爲行錄而無此說。若觀年臘。龍助豈正弱冠來逃難耶。

唐袁州仰山慧寂傳

釋慧寂。俗姓葉。韶州須昌人也。登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都不聽允。止。十七再求。堂

親猶豫未決。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階曰。答謝劬勞。如此。父。母其不可留。捨之。依南華寺通禪師下。削染。年及十八。尙爲息慈。營持道具。行尋知識。先見耽源。數年良有所得。後參大潯山禪師。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而足跡時號。跋脚驅鳥。凡於商榷。多示其相。時章胃就寂請。伽陀。乃將紙畫規圓相。圓圖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山門風也。海衆握衣得道者。不可勝計。往往有神異之者。條來忽去。人皆不測。後勅追諡大師曰。智通塔號。妙光矣。今傳仰山法示成圖。相行于代也。

唐天台紫凝山慧恭傳

釋慧恭。俗姓羅氏。福州閩人也。家傳儒素。不交非類。母妊之初。夢所居湧出浮圖。上參于天。迨恭誕生。巖然聰悟。年十七舉進士。名隨計車。將到京闕。因遊終南山。春日寺。目祖師遺像。釋然世網。遂求出家。操執僧事。備歷艱辛。二十有二。適值新創安國寺。受具足戒。尋乃遊方。緣嶮涉荒。而無難色。嘗遇黑蛇。傷指。不求醫而毒螫自銷。見魑魅占山。論罪福而妖物遁息。至武陵德山。詣宣鑒禪師。領會風飛。由茲道合。因挂錫施門人禮。鑒公順世。後遊玉山。至信州刺史營西禪院。而禮之。其徒數百人。居歲

餘。以郭郭喧繁。復入福州長溪馬冠山。自馬冠抵泉州富陽山。所至之所。檀施集徒。倡解鉢。禪坊立就。其爲士庶嚮奉如此。景福三年。與門人遊天台。州牧京兆杜雄留之而止。杜因創瑞龍院於紫凝山。祈恭與揚法席。以悟論迷。緒俗雲馳。香花山積。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午時。命衆聲鐘。願瞻左右。促言云。去。加跌瞑目。儼然而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二。闍圓頓之宗。居道德之最。歿無易名。塔無題榜。足見浮名爲桎梏耳。門人上足師遂植松負土。力崇塔廟。所謂法空不壞。因緣矣。因緣有之。孝行曷傷于道。云。

唐杭州龍泉院文喜傳

釋文喜。姓朱氏。嘉禾禦兒人也。母氏方娠。夢吞桃三蒂。至誕彌。不味葷羶。七歲詣本邑常樂寺。僧清國下出家。國即喜之。渭陽也。勸誦經并懺。又十卷。方遂削染。往越州開元寺。學法華經。集天台文句。即時敷演。則救世分中。便能講訓也。開成二年。眉趙郡受近圓。登習四分律。屬會昌澄汰。變素服。內秘之心。無改。遇大。中初。年例重懺度。於鹽官齊豐寺講說。後往禮大慈山性空禪師。誨之曰。子何不學善財遍參乎。咸通壬午歲。至豫章觀音院。見仰山。喜於言下。了其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貌僧。就求齋食。喜滅己食。饋之。仰山預知。故問曰。此果位僧求食。汝供給周旋否。答曰。轍已分迴。施曰。汝大得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

築室居之。十年餘杭創殿合馬。徵請居龍泉古城院。凡十一年。乾符己亥歲巢寇掠地。至餘杭。喜避地湖州餘不亭。刺史杜儒休請住仁王院。光啓三年武肅王錢氏。始牧杭郡。降疏請住龍泉麻署。今慈光院是也。大順元年。威勝軍節使董昌武肅王同年發表薦論。兩賜紫衣。乾寧四年。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加趺坐而終。于州郭麻署。春秋八十。僧夏六十。終時方丈上發白色光。竹樹變白。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于靈隱山西塢。喜形貌古朴骨強而瘦。戒德禪門真知識也。初喜寓居晉川。廣明元年夏有蝗飛翳天下食田苗。喜自將拄杖懸挂袈裟標于畝澮中。其蟲將下遂厲聲叱之。悉翻飛而去。十頃之苗斯年獨稔。其感通如此。或云所傳得馬祖細衲袈裟以爲信寶矣。遷葬之後。天復二年壬戌八月。中宣城帥田頌應杭將計思叛。縱兵大掠。發喜塔見肉身不壞如入。禪定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祭後重封瘞焉。

唐明州伏龍山惟靖傳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形奇貌古且類。惡癡。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開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暫歸謝政。便尋訪名山。有知識處必經。寒懷。自爾勤於禪法。未嘗發言。即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侵晨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

伺候。請出復隨至金地。還明巨迹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水雪備糧粒半斗。每日以鉢合菜煮食。糞梗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尋居伏龍山。山可瞰海峯勢岩巉。昔僧鑒諸會隱于是。諸即唐王相國之母弟也。能文習道。刺史多往謁之。靖續遁此山。刺史黃晟常請出州。供施繁委。未於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享齡七十餘。窆于山下。壘塔存焉。

宋高僧傳卷第十二

宋高僧傳卷第十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六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唐東京封禪寺圓紹傳

釋圓紹。姓孫氏。其先富陽人也。祖官于南燕。因爲滑臺白馬人焉。年及識壤。天然俊邁。隣兒戲玩我且恬然。群從追隨我惟閑靜。年當十八。方遂志出家。師事明福寺正覺禪師。覺見而異之。訓諸徒弟獨許紹耳。曰。眞空門之偉器也。至年二十二。於相州義檀香燈律師邊受具。登即尋師訪道。效祖參玄。二翼之餘。一孟之外。必無他物。唯誓願宗立雪傳衣。是其素望也。至于三湘五嶺

二蜀兩京。凡曰叢林。一皆參禮。既探至。頓了心機。乃挂錫於夷門。即倉垣水南寺。今爲開寶也。大中十年。適遇唐相國裴公休罷。調商鼎來鎮魏郊。同氣相求。一言道合。即命居今東上方院也。紹將聚禪徒。患其迫窄。遂開上院之西。損上益下。時禮施臻萃。條成巨院。擁納之流數盈二百。橫跨夷門山之峻嶺焉。紹即七祖荷澤神會禪師五葉法孫也。演其無念示以真心。了達磨之密傳。極南能之深趣。時參學之衆擁從且繁。遇元帥相國王晉公鐸。以紹道行通感神祇。効靈降甘露於玄宮。茲嘉瑞於青楸。奏僉宗賜院額曰雙林。師號曰法濟。別勅令度侍者七人。其間法會與盛士庶歸心。僅四十載所。化人可萬計。僧尼弟子五百餘人。以乾寧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謂衆曰。念念自了去。本爲逃生死。若不解玄旨。何時得了。吾景逼崑崙。此爲最後之言也。於方丈中寂然而化。俗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三。勅許於本院西南隅建塔焉。越五年二月二日重開塔。髮長半寸。儀貌如生。乃以香華供養七日。遠近瞻禮。稱歎希奇。已而行茶。火中迺出五色神光。收舍利百餘粒。四散隨心。淘選近一千粒。溫潤玉潔。璨爛珠圓。驗五分之熏成。匪一生之構集。四衆虔仰。復迎入塔。即昭宗皇帝戊午歲也。雖陽相國袁象先理于浚郊。弟子惠靈等。終法乳列狀乞舉。行諡禮。梁乾化三年癸酉。太祖勅易名曰定覺。塔曰靈化。至貞明四年九月。惠靈

等欲旌表師德立碑。勅允。開封尹王公瓚之文也。

唐鄆州黃岡山法普傳休靜

釋法普。姓潘氏。廬江人也。貌古情寬。擢敗納觀。方元和中。因見黃岡山色奇秀。其峯巖巖其林。巖密中有石壇。平坦而高。峙乃放臺。挂錫于中。班荆久之。尋附樹架。蓬萊。僅容身而已。未幾有人自小徑而至。見普驚怪。問云。何緣至此。曰。某本行山麓。見巖頂騰漲紫氣。盤紆可愛。意此山有尤物。故來耳。諦視普遲迴而去。山下行者聞而尋焉。禪學之徒不數年。遽盈百數。普却之曰。老僧獨居無物。利人君等亦無所乏。由是星居之庵多矣。弟子廣嚴等構成大院。禪客翕如。傳其法者無算。一日集衆辭云。吾其終矣。汝曹善住珍惜。加趺坐胡床而卒。其身不壞。後以香泥塗。之。至乾符中。重立碑頌云。次洛京華嚴寺釋休靜。不知何許人也。屬洞山禪道風行。靜往造之。挾適所疑。若雷復于本位焉。北返於洛邑。開演因赴。內齋諸名公皆執經誦讀。唯靜并其徒俱默坐。帝宣問。胡不轉經。訓答響應。仍皆屬對。悅可帝情。尋迴平陽示滅。收舍利四處樹浮圖。勅證寶智大師塔號。無爲也。梁鄆州香嚴山智閑傳大同

咸推閑爲俊敏。溫山一日召對茫然。將諸方語要。一時煨燼曰。畫餅弗可充飢也。便望南陽忠國師遺跡而居。偶芟除草木。擊瓦礫。失笑冥有所證。抒頌唱之。由茲盛化。終後勅證。製燈大師塔號。廷福焉。次舒州桐城。投子山釋大同。姓劉氏。舒州懷寧人也。幼性剛正。有老成氣度。因投洛下保唐滿禪師出俗。初習安般觀業。垂成。遂求華嚴性海。復負錫謁翠微山。法會同伏牛元通。激發請益。大明祖意。由是放蕩周遊。歸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茨。棲泊以求其志。中和中。巢寇蕩。履京畿。天下悖亂。有賊徒持刃問曰。住此何爲。對以佛法。魁渠聞而膜拜。脫身服裝而施之下山。以梁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加趺坐亡。春秋九十六。法臘四十六。凡居化此山三十餘載云。

梁撫州疎山光仁傳本仁

釋光仁。不知何許人也。其形癯而么麼。幼則氣槩凌物。精爽殆與常不同。早參洞山深入玄奧。其辯給又多於人也。嘗問香嚴禪師。答微有偏負。曰。某累薦重抵而至。得無勞乎。唯地而去。後居臨川疎山。義客趨請頗有言辭。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行于世。終入龕中。已有白鹿至。靈前屈膝而起。時衆謂爲作吊焉。次筠州白水院。釋本仁。不知何許人也。得心於洞山法席。仁罕談道。而四方之人若影之附形。却之還至。乃徇丹陽人請。住無幾時。天復中。至洪井高安白水院聚徒。垂欲入滅。先觸處

告違。乃集衆焚香曰。至香煙盡處。是某涅槃時。如其言端坐而化。次龍牙山釋居遁。姓郭氏。臨川南城人也。年殆十四。警世無常。而守恬淡。白親往求出家。于廬陵滿田寺。於嵩山受具戒。已思其擇木。乃參翠微禪會。迷復未歸。莫知投詣。聞洞上言玄格峻。而躬造之。適少進問曰。何謂祖意。答曰。若洞水逆流。即當爲說。而於言下。體解玄微。隱衆栖息。七八年間。孜孜戢戢。時不我知。久則通矣。天策府楚王馬氏素藉芳音。奉之若孝悌之門。慕長矣。乃請居龍牙山妙濟禪院。旣僦徒侶常聚半千。爰奏舉詔。賜紫袈裟。并師號證空焉。則梁貞明初也。方嶽之下。號爲禪窟。闕其室得其門者亦相繼矣。至龍德三年。癸未歲八月。遘疾彌留。九月十三日。歸寂。遁出世近四十餘齡。語詳別錄。

梁福州玄沙院師備傳

釋師備。俗姓謝。閩人也。少而慧黠。酷好垂釣。往往泛小艇南臺江。自娛其舟若虛。同類不我測也。一日忽發。出塵意。投釣棄舟。上芙蓉山出家。咸通初年也。後於豫章開元寺。具戒還歸故里。山門力役無不率先。布衲添麻。芒屨續草。減食而食。語默有常。人咸畏之。汪汪大度。雖研桑巧計。不能量也。備同學法兄則雪峯存師也。一再相逢。存多許與。故目之爲備頭陀焉。有日譴之曰。頭陀何不遍參去。備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器重之。先開荒雪峯。

備多率力王氏始有閩土奏賜紫衣號宗一大師以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春秋七十四僧臘四十四閩越忠懿王王氏樹塔備三十年演化禪侶七百許人得其法者衆推桂琛爲神足矣至今浙之左右山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其於建立透過大乘初門江表學人無不乘風偃草歟

梁河中府棲巖山存壽傳

釋存壽不知何許人也清標勝範造次奚及罷尋經論勇冠輩流往問律於石霜禪師決了前疑虛舟不繫乃爲枯木衆之樞杌矣後還蒲坂緇素歸心時冀王友謙受封屏翰好奇恂異聞人一善厚禮下之王召入府齋論道談玄不覺膝之前席頗增奉仰續爲菩薩戒師供施更蕃度門人四百許員尼衆百數壽平日罕言言必利物喜愠之色人未嘗見望之若孤松凌雪焉終時春秋九十三加趺而坐一月後髮再生重剃入塔塔之亭每有虎旋遶風跡時繁勸諭爲真寂大師焉

梁台州瑞巖院師彥傳

釋師彥姓許氏閩越人也早悟禪理忽求拔俗循乎戒檢俄欲觀方見巖頭禪師領會無疑初樂杜默似不能言者後爲所知敦喻允請住台州瑞巖山院時道信往參問答對響捷付公神伏後二衆同居彥之威德凜若嚴霜糾正僧尼無容舛悟故江表言御衆翦齊者瑞巖爲最嘗有三僧胡形

清峭目睛轉若流電焉差肩並足致體彥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何時發曰朝行適至彥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乃語視之足皆不踏地彥令入堂上位安置明且忽焉不見云是辟支迦果人然莫知階級時有不測人入法會非止一過彥參學時號爲小彥長老兩浙武肅王錢氏累召方肯來儀終苦辭去寺食常滿嘗有村嫗來參禮彥曰汝休拜跪不如疾歸家救取數十百物命大有利益嫗忿忙到舍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正歸嫗接取放諸水漬又數家召齊一一同日見彥來食至終闌維有瓦蛇緣樹杪投身火聚當平薪盡舍利散飛或風動草木上紛紛而墜神異絕繁具如別錄

梁撫州曹山本寂傳

釋本寂姓黃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儒儒儒風振起號小稷下焉寂少染魯風率多強學自爾淳粹獨凝道性天發年惟十九二親始聽出家入福州雲名山年二十五登于戒足凡諸舉措若老慈母咸通之初禪宗興盛風起於大滬也至如石頭藥山其名聲頓會洞山憫物高其石頭往來請益學同洙泗寂處衆如愚發言若訥後被請住臨川曹山參問之者堂盈室滿其所訓對邀射匪停特爲龜客標準故排五位以銓量區域無不盡其分齊也復注對寒山子詩流行寓內蓋以寂素修舉業之優也文辭道麗號富有法

才焉尋示疾終于山春秋六十二僧臘三十七弟子奉龜窆而樹塔後南嶽玄泰著塔銘云

後唐漳州羅漢院桂琛傳

釋桂琛俗姓李氏常山人也甫作童兒篤求遠俗齋茹一餐調息終日秉心唯確鄉黨所欽二親愛縛而莫辭群從情纏而難脫既冠繼隸城之武求師得解虎之儔乃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矣初登戒地例學毘尼爲衆升臺宣戒本畢將知志大安拘之於小道乎乃自誨曰持犯束身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暫訪南宗程僅萬里初謁雲居後詣雪峯玄沙兩會參訊勤恪良以嗣緣有在得旨於宗一大師明暗色空廓然無惑密行累載處衆輻藏雖夜光所潛而寶器終異遂爲故漳牧太原王公誠請於闔城西石山建蓮宮而止駐錫一紀有半來往二百衆琛以秘重妙法罔輕示徒有密學懇求者時爲開演後龍溪爲軍倖勤州太保瑯琊公志請於羅漢院爲衆宣法諱讓不獲遂開方便不數載南北參徒喪疑而往者不可殫數有角立者撫州曹山文益江州東禪休復咸傳琛旨各爲一方法眼視其子則知其父矣以天咸三年戊子秋復戒闔城舊止遍祈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春秋六十有二僧臘四十遺戒勿遵俗禮而棺而墓於是茶毘於城西院之東崗收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墓遺教也則清泰二

龍寺。私署順德大師。次文穆王錢氏創龍冊。

遣使錫以紫袿。付上章累讓。再賜之。又

石塔巖然。初靜。率多先餐。往遊。數道。遇。腰。

宗之蒙塵。又生平洗沐舍利隕落皆收秘不許弟子示人。又嘗禪寂次。窓外無何有白鶴馴狎于庭。若有聽法之意。靜令入。驅斥之。凡此殊微有而不有。晉昌軍府主郭公歸信焉。營構禪院命以居之。翰林學士魚崇諒爲塔銘述德焉。次杭州龍華寺釋靈照。本高麗國人也。重譯而來學其祖法。入乎閩越得心於雪峯。苦志參陪以節儉勤于衆務。號照布納焉。千衆畏服。而言語似涉島夷。性特以恬淡自持。初住齊雲山。次居越州鑑清院。嘗祇對副使皮光業。語不相投。被舉擯徒龍興焉。及湖州太守錢公造報慈院請住。禪徒翕然。吳會間僧捨三衣披五納者不可勝計。忠獻王錢氏造龍華寺迎取金華梁傳翕大士盤骨道具。冥于此寺。樹塔命照住持焉。終于此寺。遷塔大慈山之峯。

周金陵清涼源文益傳

釋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也。年甫七齡。挺然出俗。削髮于新定智通院。依全偉禪伯。弱年得形俱無作法於越州開元寺。于時謝俗累以拂衣。出樊籠而矯翼。屬律匠希覺師盛化。其徒于鄞山育王寺。甚得持犯之趣。又遊文雅之場。覺師許命爲我門之游夏也。尋則玄機一發難務俱損。振錫南遊止長慶禪師法會。已決疑滯。更約伴西出湖湘。爾日暴雨不進。暫望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漲之患耳。遂參宜法大師。會住漳浦羅漢。閩人止呼羅漢。羅漢素知益在長慶。顯

脫銳意接之。唱導之由玄沙與雪峯。血脈殊異。益疑山顛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變塗迴軌確乎不拔。尋遊方却抵臨川。邦伯命居崇壽。四遠之僧求益者不減千計。江南國主李氏始祖知重迎住報恩禪院。署號淨慧。厥後微言欲絕大夢誰醒。既傳法而有歸。亦同凡而示滅。以周顯德五年戊午歲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國主紆于方丈問疾。閏月五日剃髮澡身與衆言別。加趺而盡。顏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臘五十五。私諡曰大法眼。塔號無相。俾城下僧寺具威儀禮迎。引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焉。益好爲文筆。特慕支湯之體。時作偈頌真讚。別形纂錄。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嶺山道欽閩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後主爲碑頌德。韓熙載撰塔銘云。

五指。中指上有松一株。因終之日此亦枯瘁。因有經籍之學。有問則指撚先儒得失章句。是非。談論不滯於方隅。開喻必含於教化。實得道之良士也。

系曰。凡夫捨報尸必一同也。佛則右脇果位坐亡。首指地者現通身立中者彰異。其惟欲行步而化者。除後僧會外則因公有焉。次錢塘慧日永明寺釋道潛。俗姓武。蒲津人也。生而強壯容姿端雅。成立則身長七尺許。胸前黑子七點若斗之網魁焉。投中條山棲巖大通禪院。禮真寂禪師爲親教也。戒檢嚴明。訥言敏行。師亡之後誓入雁門五臺山。以精格之故躬親文殊聖容。後諸方無定遊處。未到臨川見崇壽益禪師。頓明心決。次棲衡州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實有否。僧曰。按傳記云。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潛疑未已。遂苦到曉禮更無間然。俄見舍利紅色在懸鐘之外。蓋闕而行。潛悲喜交集。又光文大師彙征迥然肯重自爲檀越。請於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遍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漢南國王錢氏命入王府受菩薩戒。造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以居之。假號曰慈化定慧禪師。別給月俸以施之。加優禮也。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疾而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宇宇瑩然。時衆皆觀。至十月內於龍井山茶

釋行因。不詳姓氏。雁門人也。遊方問道于江淮。見廬山北有巖遙望如垂手焉。手下則深遠可三五丈許。因獨棲禪觀于其中。僞唐主元宗聞之三徵召不起。巖中夜闌有異鹿一。臥于因之石屋之側。又錦囊鳥一伏宿于石壁下。二物都無驚怖。因不度弟子有隣庵僧爲之供侍。一日小疾謂侍僧曰。卷上簾我去去。簾方就鉤。下床三數步間立屹然而化。春秋七十許。元宗命畫工寫真。而閣維收遺骨。白塔在巖背焉。初因傳禪法于襄陽鹿門山。尋爲元宗堅請於棲賢寺開堂唱道。不及暮月潛歸巖窟。初巖如

周廬山佛手巖行因傳遺傳

毘所收舍利夥多。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轉就火聚乞求。斯須獲七顆。屠家持於印氏塔中。至開寶庚午歲。天台韶禪師。建石塔藏其真骨。癸酉歲塔頂放白光焉。

宋廬山圓通院緣德傳

釋緣德。俗姓黃錢塘人也。父超修學儒術而長於續書。傳周防佛粉本。受筆法於吳興李沼長史。德幼有出家之志。心性孤僻而寡合。遂往天台受具習禪法於天龍寺道愆禪師。尋往江西問道。自雲居往廬阜。孤節高岸。實不見有所欲。江南國主李氏。召入內道場安置。慮其不群。別構羅漢院處之。苦求入山。請住廬山新院。乃列威儀導引焉。德且裝衣荷擔而入。然後升座對答參問焉。其國主賜賚未嘗以表賤報謝。有國老宋齊丘者。禮以師道。以開寶中卒于山院。德一生服用。熟章袴襪而已。行杜多法。供億諸禪侶。厨無匱乏。或謂德有黃白術焉。

宋天台山德韶傳

釋德韶者。姓陳氏。籍雲人也。幼出家于本郡登。戒後同光中。尋訪名山。參見知識。屈指不勝。其數初發。心於授子山和尚。後見臨川法眼禪師。重了心要。遂承嗣焉。始入天台山建寺院道場。無幾韶大興玄沙法道。歸依者衆。漢南國王錢氏。嘗理丹丘。韶有先見之明。謂曰。他日爲國王當興佛法。共言信矣。遣使入山旁午。後署大禪師號。每有言時。無不符合。蘇州節使。錢仁奉有

疾。遣人齎香往乞願焉。乃題疏云。令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壽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日卒焉。凡多此類。韶未終之前也。華頂石巖。振驚百里。山如野燒。蔓筵果應韶終。焚舍利繁多營塔。命都僧正贊寧爲塔碑焉。享年八十二。法臘六十四。即開寶五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八日也。語錄大行。出弟子傳法百許人。其又與智者道場數十所。功成不宰心地坦夷。術數尤精利人爲上。至今江浙間。謂爲大和尚焉。

論曰。梵語禪那華言念修也。以其觸情念而無念。終日修而無修。又云正定也。正受也正則廓然冥而定矣。正受簡邪思惟。增遍計故。所以奢摩他。以寂靜故。三摩提以觀如幻故。若禪那者。俱離靜幻故。始云菩薩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度衆生。令登彼岸也。若然者。諸聖住處。既如彼。諸聖度生。復若何。稽夫法演漢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萌。佛陀什秦撰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吳之僧會亦示有緣。俱未分明。肆多隱秘。及乎慧文大士。肇尋龍樹之宗。思大禪翁繼傳三觀之妙。天台智者引而伸之。化導陳隋。名題止觀。粵有中天達磨哀我群生。知梵夾之雖傳。爲名相之所溺。認指忘月。得魚執筌。但矜誦念。以爲功。不信己躬之是佛。是以倡言曰。吾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也。此乃乘方便波羅蜜。得直而度免無量之迂迴焉。嗟乎經

有曲指。曲指則漸修也。見性成佛者。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了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不立文字者。經云。不著文字。不離文字。非無文字。能如是修。不見修相也。又達磨立法要。唯二種。謂理也行也。然則直而不迂。不速而疾。云不立文字。乃反權合道也。爾時梁武不知魏人未重。向少林而面壁。唯慧可以神交。亦猶白雪雖歌。巴童寡和。後則臨河牧子。孫終號於強秦。避狄。岐。佛文武乃成其王道。可生璨。璨生信。信下分二枝。一忍二融。融牛頭也。忍生秀。與能。能傳信衣。若諸侯付子孫之分器也。厥後此宗越盛焉。陸車百輛。尼拘樹而展轉垂枝。施雨萬方。阿耨龍而連筵布網。當是時也。應其懸記。屬于此人。後來得道無央數。是歟。重之曰。夫禪之爲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妙。唯龍得之。破障釋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故今之像末。闢靜復生。師足既傷。資爭未已。如聞此心是佛。便言三十二相何無。或聞一路涅槃。則曰八萬法門何在。曾不知經中發菩提心。此見佛性也。云何修菩薩行。此行布修行也。因信不及。無明所迷。溺喪忘歸。何由復業。或舉經以示之。則對曰。此性宗法。或謂之曰。莫是魔說。還可焚毀否。且置而勿論。又欲棄之。又欲存之。不其惑乎。昔者于闐諸部。謂道行經爲婆羅門書。烏茶小乘。謗大乘學作空華外道。西乾尙爾。此何驚乎。良以

六代宗師，期舉唱但破百年之暗，廣營一室之藥，殊不知禪有抑焉，禪有行焉。脫或戒乘俱急，目足更資行不廢而理通，明法無偏而功兼濟。然後如可與禪已矣。其如玄學多斥講家，日爲數寶之人，終因屢空之室，那不見經是佛言，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定不相違，施設逗根，用有時處。況以經江高國紀之名，誦海總朝宗之會，昆尼一學軌範，千途授形，俱築釋子之基，唱隨行淨沙門之業，擬捐三事，何駕一乘，終包不足之羞，豈倒轉依之地。通人不謂賢子何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吠聲貽責，遷怒傷人，因擊鼠以破盆，爲爭博而喧主。自他俱有彼我，須均縱橫，盡而成一，秦氣劑和而成一味者也。今從貞觀及于宋朝，於山還山，露須彌而出海，於羽求羽，放金翅以騰空。今且鑽仰之儀，慕此堅高之道矣。吾徒通達，無相尊倫，譬若文武是一人之藝，不能兼者，互相非斥耳。若相推重，佛法增明，酬君王度已之恩，答我佛爲師之訓，慎之哉，慎之哉。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一

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大慈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一云長城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洎太史令樂之，撰天文集，占一百卷，考諱中府君陳吏部尚書，皆高祖令猷周仁全行。盛德百代，君子萬年，母娠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果樹釋教。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八日降誕，九歲能賦。十五歲俗誦習諸經，依智觀律師受業。泊十六落髮，所謂除結非欲染衣，便隸日嚴道場，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於寶兩，隋大業年中，從智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依首習律，纔聽一遍，方議修禪。類師呵曰：夫適退自還，因微知章，修捨有時，功願須滿，未宜即去律也。抑令聽二十遍，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華芬芳，奇草蔓延，隨末徒崇義精舍，載遷豐德寺，膏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舟定，時有群龍禮謁，若男若女

化爲人形，沙彌散心，願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梅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華，一奩形似，炎華大如榆莢，香氣醲醇，數載宛然。又供奇果，季孟梨奈，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者。有處士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相接，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夕。時天旱，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漲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頗形倉卒之狀，曰：弟子即昆明池龍也，時之無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急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入室，冤訴再三，云：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爾。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事急矣，固何所格，少選擇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懼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漲，數日溢岸，胡僧術將盡矣，無能爲也。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法師至，止，詔與翻譯，又送真身往扶風無憂王寺，遇勅令僧拜等上，啓朝幸，護法又如，此者，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卷，三衣皆紵一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床，蚤虱從遊，居然除受，土木自得，固已亡身，膏藥一填，俄有長

用僧談道知者其賞實頭盧也。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誤。皆譯之過。非師之咎。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會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宜苦告口占。一一抄記。上下二卷。又口傳偈頌號付囑儀十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隨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毘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於宣。宣保錄供養焉。後次庭除。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親史天宮。持物一苞云。是蘇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則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累門人室千堵。谷石室其後樹塔三所。高宗下詔令崇飾。圖寫宣之真。相匠韓伯通塑之。蓋追仰道風也。宣從登戒壇及當泥曰。其間受法傳教弟子可千百人。其親度曰。大慈律師。授法者文綱等。其天人付授佛牙。密令文綱掌護。持法崇聖寺東塔天和初承相章公處厚。建塔於西廊焉。宣之持律聲振。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是故無畏三藏到東夏朝謁。帝問自遠

而來得無勞乎。欲於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時常聞西明寺宣律師秉持第一。願往依止焉。勅允之。宣持禁聲牢捫。蠶以綿紙裹投於地。三藏曰。撲有情於地之聲也。凡諸密行或制或適良可知矣。至代宗大曆二年。勅此寺三綱。如聞彼寺有大德道宣律師。傳授得釋迦佛牙及肉舍利。宜即詣右銀臺門進來。朕要觀禮。至十一年十月。勅每年內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師堂。為國焚之。禱祝。至懿宗咸通十年。左右街僧令霄玄暢等上表乞追贈。其年十月。勅諡曰。澄照。塔曰淨光。先所居久在終南故號南山律宗焉。天寶元載。靈昌太守李邕。會昌元年。工部郎中嚴厚本各為碑頌。德云。

系曰。律宗犯即問心。心有虛實故。如未得道。起覆想說則宜犯重矣。若實有天龍來至我所。而云犯重。招誘還婆羅漢同也。宣屢屢有天之使者。或送佛牙。或充給使。非宜自述也。如遣龍去。係先生所。豈自言邪。至。於乾封之際。天神合香。或寫祇洹圖經。付囑儀等。且非寓言於鬼物乎。君不見十誦律中諸比丘尙揚言。目連犯妄。佛言。目連隨心想說無罪。佛世猶爾。像季嫉賢斯何足怪也。又無畏非開元中者。貞觀顯慶已來莫別有無畏否。

唐京兆恒濟寺道成傳
釋道成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於天色濱。彼律乘。戒月揚光。圓而不缺。德瓶告實。滿而不傾。當顯慶中。敷四分一宗。有同霧市。時文綱律匠。雖先依澄照大師。後習律文。乃登成之堂。奧矣。又懷素著述。皆出其門。垂拱中。日照三藏譯顯誡等經。天后詔名德十員。助其法化。成與明倫嘉尚。同預證義。由是聲飛神句。位首方壇。謂之梧桐多棲鳳鳥。謂之芳池頗秀蘭蕙。門生孔多。無過此集。然不詳終所。

系曰。成公與隋蔣州道成同號。而異實。二者奚先。通曰。隋成也。精乎十誦。著述尤多。唐成也。傳乎四分。譯講偈妙。然其撰集則開悟迷淪。究其翻傳。則陶甄教道。譬猶後焰靡及。平前光似寶或慚乎真寶。互有長短。用則無遺也。

唐京師崇聖寺文綱傳名略

釋文綱。姓孔氏。會稽人也。曾祖範。陳都官。尚書。祖禪。祠部侍郎。考頂。坐逃海避隋。擇木歸舜。貞觀始拜。尙乘直長。咸光復。儒業旁通。釋教。是故綱也。植宿根。從習氣。慈母懷孕。難食棄捐。有婆羅門僧頭陀。語其母曰。若此男。終紹三寶。自爾每聞空中多異香。雜仙樂。及誕育之日。白鶴翔集。若臨視焉。比襁褓中。午後不受乳哺。猶堅持齋者。重亂隨師訪道。十二出家。冠年受具。精慮苦行。專念息心。裴藥糲糲麻衣草薦。操有弊懷。口無溢言。尋詣京兆沙門道成律師。稟尼藏三十五講律。三十登壇。每勤修深思。凝視反聽。淨如止水。巖若斷山。或風雨宴居。或晝夜獨得。故能吉祥在手。不捨其瓶。

威德迎風不絕於氣。出龍瘡雁坐致虛空。起屋下層自然成就。唯甘露之滯口喻。利劍之傷人。慎之重之。廣矣至矣。由是八方來學四分永流。請益者舉袂雲臨。讚歎者發聲雷駭。久視中天作淫雨。人有憂色。網。惑之乃端坐思惟。却倚屋壁。奄至中夕。歎爾半傾唯餘背間。巖然山立。識者以爲得神通因定力。故日月靈跡幽明潛感。兆於集事應乎道旨。左右怪之。網曰。夫真實無相塵色本空。正覺圓常大悲湛定。不可取也。是以一時法主四朝帝師。同迦葉之入城。遇匿王之說戒。竹園門外別有沙彌。畢樹枝間廣聞鷄鳥。所以受潤者博。入見者深。萬病已痊獲歡喜之藥。一心不染解煩惱之繩。又恭承絲綸京都翻譯。追論惠用遠契如因。勉誠滿朝檀施敵國。但依布薩盡用莊嚴。累歷伽藍二十餘所。凡是塔廟各已華豐。猶且刺血書經向六百卷。登壇受具僅數千人。至苦至勤納無我之海。不寢不食種無生之田。長安四年奉勅往岐州無憂王寺迎舍利。景龍二載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內道場行道。送真身舍利往無憂王寺入塔。其年於乾陵宮爲內尼受戒。復於宮中坐夏。爲二聖內尼講四分律一遍。中宗嘉尚爲度弟子。賜什物綵帛三千匹。因奏道場靈威之事。六月七日御札題勝爲靈威寺是也。諸寺辟。頌德以諫焉。夫其左藥宿。右。上林。南臺終山北池渭水。千門宮闕化出雲霄。萬乘旌旗天迴原隰。先天載睿宗聖真皇

帝。又於別殿請爲菩薩戒師。妃主環階侍從羅拜。兜率天上親聽。法言王舍城中普聞。淨戒。恩旨賜絹三千餘匹。網悉付常住。隨事修營。或金地緣垣用增上價。或寶坊飛閣克壯全模。或講堂經樓舍利淨土。或軒廊器物廚庫園林。皆信施法財周給。實。方將示迷津。引覺路。濯熱火宅。拯溺毒流。而乃奄忽神遷。斯須薪盡。雖有應化何其速歟。以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怡然長往。時春秋九十有二。其年九月四日塔於寺側焉。聞哀奔喪執紼會葬。香華幢蓋。緇素華夷。填城塞川。雲霧翳景。蓋數萬人。有若法侶京兆懷素。滿意承禮。襄陽崇拔。扶風鳳林。江陵恒景。淄川名格等。百餘人。咸曰。智舟舟遷法宇棟橈而已哉。有若弟子淮南道岸。蜀川神積。岐隴慧顯。京兆神慈。思義紹覺。律藏恒暹。崇業等五十餘人。並目以慈眼入於度門。金棺不追灰骨。因答。乃請滑臺太守李爲碑。畧象彼馬遷法。其。班氏。以二人而同傳。必百行以齊肩。不忝懷素前不慚宣師後。李北海題品不其躋乎。有淄州名格律師者。精執律範。切勸求解。嘗。宣師法筵。躬問鈔序義。宣師親錄。隨喜靈威壇。班名。於經末又附。麗文綱之門也。
唐京師恒濟寺懷素傳。懷素。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曾祖繼高宗朝選調爲絳州曲沃縣丞。祖徽。延州廣武縣令。父強。左武衛長史。乃爲京兆人也。母李氏。夢雲雷震駭。因而娠焉。誕育之辰。神光滿

室。見者求占。此子貴極。當爲王者之師傅也。幼齡聰慧。器度寬然。識者曰。學必成功。才當逸格。耳聞口誦。皆謂老成。年及十歲。忽發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西域迴。誓求爲師。雲與龍而同物。星將月以共光。俱懸釋氏之天。悉麗著明之象。初尋經論。不費光陰。受具已來。專攻律部。有鄴郡法礪律師。一方名器。五律宗師。迷方皆俟其指南。得路咸推其鄉導。著疏十卷。別是命家。見接素公。知成律匠。研習三載。乃見諸瑕。喟然歎曰。古人義章未能盡善。咸亨元年。發起勇心。別述開四分律記。至上元三年。丙子。歸京。奉詔住西太原寺。榜聽道成律師。講不輟。緝經。永淳元年。十軸畢。功一家新立。彈糾古疏。十有六失焉。新義半千百條也。傳翼之彪搏擢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研鞠而無遠不聞。所化翕然所傳多矣。復著俱舍論疏。一十五卷。遺教經疏。二卷。鈔三卷。新疏拾遺鈔。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兩卷。四分僧尼戒本各一卷。日誦金剛經三十卷。講大律已疏計五十餘遍。其餘書經畫像不可勝數。於本寺別院。忽示疾。力且。爾然。告。秀章曰。余律行多缺。一報將終。時空中有天樂。瀏亮。奄然而逝。俗齡七十四。法臘五十三。葬日有鴻鶴。遠塔悲鳴。至暮方散。素所撰述。宗薩婆多何邪。以法密部緣化地部出化地從有部生。故出受體以無表色也。又斥二宗云。相部無知則大開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則

與天神言論。是自言得上人法也。大抵素疏出謂之新章焉。開元中嵩山寶律師造飾宗記以解釋之對礪舊疏也。又謂爲東西塔律宗。因傳習處爲名耳。大曆中相國元公載奏成都寶園寺置戒壇傳新疏。以俸錢寫疏四十本法華經疏三十本。委寶園光聖傳行之。後元公命如淨公爲素作傳。章南康皋作盤壇傳授尼尼。新疏記有承襲者。刊名于石。其辭含麗其翰兼美。爲蜀中口實焉。

唐光州道岸傳

釋道岸。姓唐氏。世居潁川。是爲大族。漢尙書令琳司空珍吳尙書僕射固雍州刺史彬涼鎮北將軍瑤之後也。永嘉南度遷於光州。衣冠人物。映映古今。岸生而不群。少而奇。概愛在。響風有若老成。齒胃膠庠。恂齊墳典。猶恐聞見未博。藝業有遺。遂浮江淮。達洙泗。探禹穴。升孔堂。多歷年所矣。操翰林之鼓吹。游學海之波瀾。討論百家。商榷三教。乃歎曰。學古入官。紆金拾紫。儒教也。餐松餌柏。駕鶴乘龍。道教也。不出輪迴之中。俱非拔喻之義。豈若三乘妙旨。六度宏功。緇銖世間。掌握沙界哉。遂落髮出家。洗心訪道。一音克舉。四句精通。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夜夢迦葉來爲導師。朝聞真經。宛契冥牒。由是聲名籍甚。遠近吹噓。爲出世之津梁。因經行之領袖。十方龍象。罔不師範焉。萬國鸞鸞。無敢調對者。向若迴妙。識過彼殊途。議才必總於四科。濟世雅符於三

傑。有若越中初法師者。祕藏精微。罔不明練。道高寰宇。德重丘山。岸聞善若驚。同聲相應。乘杯去楚。杖錫遊吳。雲霧一披。鐘鼓齊振。期牙合契。澄什聯芳。由是常居會稽龍興寺焉。揚越黎庶。江淮釋子。輻輳烏合。巷少居人。罕登元禮之門。且觀公超之市。岸身遺纏蓋。心等虛空。不擇賢愚。無論貴賤。溫顏接待。善誘克勤。明鑑莫疲。洪鍾必應。皆獲天挹。海虛往實。歸共利博哉。無得稱也。時號爲大和尚。登無畏座。講木叉律。容止端嚴。辭辯清暢。連環水釋。理窟毫分。瞻仰者皆悉由衷。聽受者得未曾有。於是高僧大士。心醉神傾。捐棄舊聞。佩服新義。江介一變其道大行。孝和皇帝精貫白業。遊藝玄樞。聞而異焉。遣使徵召。前後數介。然始入朝。與大德數人同居內殿。帝因朝暇。躬閱清言。雖天覽屢迴。而聖威難犯。凡厥目對靡不魂驚。皆向日趨風。滅聽收視。岸人望雖重。僧臘未高。猶淪居下筵。累隔先輩。惜帝有輪王之位。不起承迎。以吾爲舍那之後。晏然方坐。皇帝觀其高尚。伏以尊嚴。偏賜衣鉢。特彰榮寵。因請如來法味。屈爲菩薩戒師。親率六宮。圍繞供養。仍圖畫於林光宮。御製畫讚。辭曰。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綜真典。觀通實性。維持法務。網統僧政。律藏冀今傳芳。象教因乎光盛。比夫靈臺。影像麟閣。丹青功德。義殊師臣。禮異銓擇。網管統帥。僧徒者。有司之任也。以岸盛德。廣大至行。高懸恩。還雨

露。特變章程。所歷都白馬中興。莊嚴。福罔極等寺。綱維總務。皆承勅命。深契物心。天下以爲榮。古今所未有。中宗有懷。罔極追福。因心先於長安。造薦福寺。事不時就。作者煩勞。勅岸與工部尙書張錫。同典其任。廣開方便。博施慈悲。人或子來。役無留務。費約功倍。帝甚嘉之。頓邀賞錫。何間昏曉。既荷天澤。言酬恩地。遂還光州。度人置寺。於是祇陀苑園。鬱起僧坊。拘隣比丘。便爲人寶。能事斯畢。夫何恨哉。江海一辭。星霜二紀。每懷成道之所。更追鐘漏之期。遂去上京。還至本處。將申願命。精擇門人。僧行超玄。儼者是稱。上足也。克傳珠髻之寶。俾賜金口之言。右脇而臥。示其泡幻也。以開元五年歲次丁巳八月十日。滅度於會稽龍興道場。時年六十有四。海竭何依。山崩安仰。天人感慟。道俗哀號。執拂衣。縋動盈萬計。弟子龍興寺慧武寺主義海都維那道融大禹寺懷則大善寺道超齊明寺思一雲明寺慧周洪邑寺懷鑒香嚴寺懷彥平原寺道綱湖州大雲寺子瑀興國寺慧纂等。秀稟珪璋。器承磨琢。荷導蒙之力。懷恬羽之恩。思播芳塵。必題貞石。乃請禮部侍郎姚奕爲碑。紀德。初岸本文綱律師高足也。及孝和所重。其道克昌。以江表多行十誦律。東南僧堅執罔知四分。岸請帝勅。執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間者。岸之力也。唐百濟國金山寺真表傳

表多端捷弓矢最便。當開元中逐獸之餘，憩於田畝，間折柳條貫蝦蟇，成串置於水中，擬爲食調，遂入山網捕。因逐鹿由山北路歸家，全忘取貫，至明年春獵，大聞驚鳴，就水見去，載所貫三十許蝦蟇，猶活。表於時歎惋，自責曰：「苦哉，何爲口腹令彼經年受苦，乃絕柳條徐輕放縱，因發意出家，自思惟曰：『我若堂下辭親室中割愛，難離慈海，莫揭愚籠，由是逃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勤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遠旋叩地，心心無間，念念勤，經於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爲表策發，發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歡喜遍身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於巖下，身無所傷，旬旬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百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儀衛陸離，圍遶石壇，香風華雨，且非凡世之景物焉。爾時慈氏徐步而行，至於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於再至，於三，蘇迷盧可手攬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爲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鐵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

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著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返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沾觀是何煩惱名，抑令前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囑累已天仗既迴，山川雲霧，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爲其低垂覆路，殊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爲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氈褥覆地承足者，華網美褥填坑者，表成曲副人情，一一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氈，覆於途中，表似驚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氈樓間皆是獅子，吾慮傷生，避其誤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郭，郭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於前，時則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

寺焉。後人求戒，年年懺，罪者絕多，今影堂中道具存焉。表曰：『表公革心變行，一日千里，果得慈氏爲授戒法，此五十受中何受耶。』通曰：『近上法見諦自誓也。發天眼通，是證初二果也。非諦理現觀而何。專據石壇與多子塔前自誓同也。或曰：『所授鐵檢以驗罪滅之相，諸聖教無文，莫同諸天傳授，或魔鬼所爲，不可爲後法乎。』通曰：『若彰善癉惡，利益不殊，彌勒天主是天傳授，非魔必矣。諸聖教中有懺罪求微祥證其罪滅不滅，然其佛滅度彌勒降闍浮說，瑜伽豈可不爲後世法耶。』十誦律云：『雖非佛制，諸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唐安州十力寺秀律師傳

釋秀公者，齊安人也。髮年天然有離俗之意焉。既丁荼蓼，便往蜀郡禮興律師，誦經典易若溫尋，又依之進具，果通達毘尼，乃爲興公傳律上足弟子。歟。如是四載入長安，造宣律師門，爲依止之客。動以忘勞，涉十六年不離函丈。窮幽諸部，附練數家，將首疏爲宗本，然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陸大揚講訓，聲美所聞。諸王牧守攸共遵承，正化緇徒，咸慕細行，有貞固律師居於上席，解冠諸生最顯清名。餘皆後殿，其諸成業不可勝算，春秋七十餘卒。

於十力寺本房焉

唐京師崇聖寺靈尊傳

釋靈尊者，不知何許人也。勤乎切問，靡憚

唐京兆崇福寺滿意傳

唐京兆西明寺崇業傳

釋玄儼俗姓徐氏 晉室南遷

二〇六一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於弱冠乃從光州岸師證受具戒後乃遊

師。皆名匠。一方南山上足。咸能昇堂睹奧。

輔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二篇。至今僧徒遠近。

宣化寺。由是开清羣思。采庶彞學。翼金剛

發揮光明。若指諸掌。誓以一生宣講。

法。雙鳥所以示兆。今尙翔鳴。六象所以呈

是卜束縛深妻、建置或賣招集津行。若夫

元二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

焉。夫樂二小法者迷一自我而爲病。通大方

1000

齊致發心而登佛地非我而誰白黑歸依

壁仰其中峯如有佛像願造十丈以圖

塚崩全身坐現。合高百餘尺。雖金石絲竹。

色。落以白銀之相。銅錫鉛諸求林琅汗。七寶

瑪三千邊葉真衣金踊十萬如須臾之現

業康希銑太子賓客賀知章朝散大夫杭州臨

卷之六 景成采方黨見幾四州明史下

釋子躬授具戒。自廣陵迄於信安。地方千

曼陵崇默龍興崇一開元智符稱心崇義香嚴

七九五

之功德不刊。將知三界無安百靈共盡。此生已適於後息。他世應見。於前心。以天寶元載歲次壬午緣化已畢。十一月三日現疾。於繩床。七日午時坐終。於戒壇院。春秋六十有八。粵其月二十五日。於寺南秦山之下。高樹雙塔。光明瞻於白雲。列植千松。秀色羅於明月。經始則神醫崇曉。住持則唯湛道昭。並躬護聖場。傳智印。其餘三千門人五百弟子。承般若之深法。受毘尼之密行。盡號顯門。無待彌勒。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萬齊融述頌德碑焉。

唐杭州靈智寺德秀傳
釋德秀。俗姓孫氏。富陽人也。少出塵區。早棲梵宇。當圓戒檢正。護浮囊。罪定常師。留神律府。講談之外。嘗哀鬼神乏食。恒以深更施其飲食。浙西之民。傾誠畏服。及終。於定山。頗多靈異。則天寶初載也。遷神座入塔。時天降舍利七顆。門人以瓶盛之。緘于其塔。或發之。見秀齒上生舍利紛紛而墜。後人還果變成浮圖。鄉人云。恒有白蛇蟠屈守塔。樵牧之童。無敢近者。

唐開業寺愛同傳
釋愛同。俗姓趙氏。本天水人也。代襲冠冕。弱齡挺拔。惠然肯來。為佛家子。具戒後。講彌沙塞律。遠近師慕。若麟羽宗。平鯤鳳也。昔南宋朝。闕寶三藏覺壽。譯成此律。因出羯磨一卷。時運遷移。其本零落。尋求不獲。學者無依。同遂於大律之內。抄出羯磨一卷。彼宗學者盛傳流布。被事方全。孝和之世。神龍中。

盛重翻宣。同與文綱等。參預譯場。推為證義。義淨所出之經。同有力焉。著五分律疏十卷。復遺囑西明寺玄通律師。重施潤色。後安史。椒擾焚燬。喪寺。今無類矣。

唐五臺山詮律師傳
釋詮律師者。五臺縣人也。綵服出家。冠年受戒。儀則清雅。衆稟綱繩。習毘尼宗。祕菩薩行。詮除訓徒外。守默無撓。遠近有事。靡不豫知。人謂為得他心通也。一食終日。弊衣遮體。不貯顆粒。房無纒綜。其強本節用。造次不可及也。入滅之日。祥雲鬱密。天樂錚鏦。闍寺僧徒。皆聞異香。勸勸。乃召集寺衆。執手告辭。囑累門人。加趺而滅云。

唐揚州龍興寺法慎傳
釋法慎。姓郭氏。江都人也。孩抱之歲。嘗齒空門。親愛所鍾。志不可奪。從遙臺成律師受具戒。依太原寺東塔。體解律文。絕其所疑。時賢推服。或一言曲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隨愛日。諸寺衆請綱領。乃默然而東歸。既還揚都。俯允郡願。恒誦金剛般若經。如意輪般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得。如意勝願。我如此願。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亡。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慎暑不攝齋。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捨施。歸於大衆。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還。路出維揚。終歲百數。不踐門閭。以爲大羞。仰承一盼。如洗飢渴。慎與入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

依於仁。與人下言。依於禮。佛教儒行。合而爲一。學者流誤。故親校經論。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坊。將警群迷。故廣圖善。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以法皆佛法。故兼采儒流。以我慢爲防。故自負衣鉢。以規規爲任。故綱正緝林。以發揮道宗。故上行恭禮。以感慕遺迹。故不遠他邦。以龍象參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歟。黃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罕於推挹。一見于慎。慕味循環。不能離坐。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高人。黃門於院中。置以經藏。嚴以香燈。天地無疆。像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兵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澄。薛人王昌齡。著作郎。基母潛。僉所瞻奉。願同灑掃。感動朝宰。如此。以天寶七載十月十四日。晨興盥漱。就胡床。加趺心奉西方。既曉而滅。於龍興寺別院。春秋八十三。夏六十一。緇素弟子。北距泗沂。南瞻嶺嶺。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會稽曇一閣。僧懷一南康崇寂。晉陵義宣。錢塘譚山寺惠覺。洛京法瑜。崇元。鶴林寺法勵。法海。維揚惠凝。明幽。靈祐。靈一等。罔不成樂。說辯才入。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天上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峯頂。仰見清涼之月。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法施之恩。郡居之感。哀奉色身。經始靈塔。於

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

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

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

蕪城西蜀岡之原，像教也。幽公自幼及，衰恒所親侍。後請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碑紀述。大曆八年癸丑十二月也。大理司直張從申書趙郡李陽水題額其塔，亦幽公經度建塔之地。廣袤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視千里。門人環列柏薦以名香，其塔屬會昌中例皆毀焉。

唐杭州華嚴寺道光傳

釋道光，姓諸氏，喻亂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學通毘尼。於時夏淺德崇壇場，屬望蓋天，資其土爲東南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光持法華經創塔廟，泊沒身不怠也。上元元年庚子仲秋示疾終。於本寺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八。是日馳陽味淫雨濕潤，烈風崇朝嘉木爲折。乃東土福盡之徵也。俄然喜氣五色亭亭如蓋，移晷不散，偏映精廬，卽西方往生之意也。初光未歿，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依色身觀，彌陀具相現其前。滿庭碧華昔所未覩者。四日昧爽有異人請光爲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至五日，曼陀羅華自天而雨，門人神烈義津，追慕弗遑。各分法味，流布行化，香火無窮云。

唐揚州大雲寺鑒真傳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州俊明器度宏博，能典調矣。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登便就智滿禪師，循其獎訓。屬天后長安元年詔於天下度僧，乃爲息慈配住

本寺，後改爲龍興。殆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詣長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邊得戒。雖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名師陶誘，三藏教法數稔該通。動必研幾會無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誘，爵爲一方宗首。永池印月適足清明，貌座揚音良多。嘗答時日本國有沙門榮觀普照等東來募法用補缺然，於開元年中達于揚州，爰來請問禮真足曰：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能教此方之利樂，爲海東之導師乎。真觀其所以察其翹勤，乃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是乎。

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所言長屋者則相國也。真乃慕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自廣陵，齋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也。至越州浦止，暑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檀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棄投。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天一大洋純見飛鳥集。於舟背壓之幾沒，泊出島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於日本其國王

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於盧遮那殿前立壇，爲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捨宅造寺號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教律藏受教者多。彼國號大和尚，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乃唐代宗廣德元年矣。春秋七十七。至今其身不施，李漆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僧思託著東征傳詳述焉。

唐杭州天竺山靈隱寺守直傳

釋守直，字堅道，錢塘人也。姓范氏，齊信安太守瑄之八葉。禮既冠，衆君子器之。夙有丘園之期，不願玄纁之錫。遂詣蘇州支硎寺圓大師所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蓋得戒之驗也。後抵江陵，依真公三年練行，尋禮天下二百餘郡。聖跡所至無不至焉。見無畏三藏爲受菩薩戒，聞普寂大師傳楞伽心印，講起信宗論二十餘遍。南山律鈔四十遍，平等一雨大小雙機。在乎圓音未嘗少異。乃立願誦華嚴經，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惘惘然如珠在握。是歲入五臺山轉華嚴經二百遍。追夙心也。宏覽大藏經三過。廣正見也。至開元二十六年有制舉高行，俗道請正名隸大林寺。後移籍天竺，住靈隱寺。時大曆二年也。至五年三月寓于龍興淨土院，謂左右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

示其心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豈淹久也。以其年此月二十九日，告終。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五。其間臨壇度人多矣。顯名者洞庭辯秀、湖州皎然、惠普、道莊、會稽清江、清源、杭州擇隣、神偃、常州道進、畫公著、塔銘、云。

唐洪州大明寺嚴峻傳

釋嚴峻，姓樊氏，淮州人也。父任，饒州長史，昭王府司馬。峻性夷然，學習明利，年及十九，應進士舉，候擢茶蒙，思報劬勞，投南陽佛寺，後抵荊州玉泉山蘭若，遇真禪師，示其禪觀，入城泊大雲寺，峻乘持戒印用之，不邪濫，附洋囊渡之。攸往來請臨壇，復舉律之宗主，僊僊承命。忽逢觀淨禪師，頓明心法，大曆元年，思往清涼山，未達廬陵，見顏魯公，一言相契，膠漆如也。二年春，宜春太守俾僧正馳疏請召，四年春，洪州刺史李華員外延入大明寺住止。三月中，俄命沐浴，換衣，舉望空虛合掌而逝。春秋五十九。遷塔弟子圓約等於寺前大泉池，立碑存焉。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

釋曇一，姓張氏，蓋韓人也。其先軒轅，賦姓至良佐漢侯，子留，魏晉已還衣冠繼代。僧祖恒，隋太常卿，屢遷揚都，遂家於越。恒生孝廉，翼生處士藏，藏生一，令聞江南，今四葉矣。一宿植淨因，生知慧性，弱而敏悟，長而聰明。年十五，從李治先生習詩禮，終日不違。十六，聽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聞懸解。法師異之，謂其母孟氏曰：「此佛子也，可

令削髮當與授記。」亮即孝和皇帝菩薩戒師也。一聞而歡喜，有度世之志。景龍中，承恩出家，隸在僧錄。年滿受具於丹陽玄昶律師學。通事鈔於當陽曇勝律師，既而鑽木見煙，竊睹觀奧。開元五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大亮律師傳，毘尼藏，崇聖寺檀子法師學。唯識俱舍等論，安國寺印度沙門受菩薩戒。於是蓮華不染之義，甘露甚深之旨，一傳慧炬了作梵雄，遠近瞻仰如宗師矣。然刃有餘地，時兼外學，常問周易於左常侍褚無量，論史記於國子司業馬貞，遂漁獵百氏，囊括六籍，增廣聞見。自是儒家調御人天，皆因佛事。公卿嚮慕，京師籍甚。時丞相燕國公張說廣平宋璟尚書蘇瓌竟國陸象先祕書監賀知章宣州涇縣令萬齊融，皆以同聲並為師友。雖支許之會，虛嘉宗雷之集，廬岳未云多也。四分律者，後秦三藏法師梵僧佛陀耶舍傳誦中華，與羅什法師共為翻譯。今之講授，自此員來。魏法聰律師始為演說，聰授道覆，覆授光，洎隋朝相部勵律師作疏十卷，西京崇福寺滿意律師盛傳此疏，付授亮律師。其所傳授，一一依勵律師疏。及唐初，終南宣律師四分律鈔三卷詳略同異，自著發正義記十卷，明兩宗之階級。發五部之鈐鍵，後學開悟，夜行得燭。前疑泮釋陽和解水，佛日照晰而再中。法棟峙嶸以高時，發正記中斥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二十五年，仗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長史張楚舉為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京華，道高

吳會，布大慈以攝衆修萬行以表儀。順風問道者，殷鑒肩摩。函丈請益者，波委雲萃。虛受之量，隨而演說。故前後講四分律三十五遍，刪補鈔二十餘遍焉。江淮釋子受木叉者，非一登壇即不為得法。從持僧律，蓋度人十萬計矣。至德之際，國步多艱，緇徒慢法罕率，經教國相王公出鎮於越，以一德名素高，請為僧統，一變清淨大闡熏修。洩旬之間，迴邪入正，善誘潛化，皆此類焉。始者一入關謁明達法師，目之曰：「汝人中師子也。」又遇遵善寺尼慈和，歌曰：「曇一師解，昆尼大聰明，更無疑為達人之所謔多矣。」天寶十四載，潮河潮水南激錢塘，大雲伽藍當茲湍悍，因請一講律，學徒千人咸發大願，每上念摩訶般若，乃止。壽教以福伍胥龍王，用茲莊嚴，祈於衛護。五月晦夜，悅悅之間，見一神人衣冠甚偉，稽首謝曰：「蒙垂法施，即改波流，未逾九十日，漲沙五十里，道俗驚歎，得未曾有。」一蔚為法主，大揚教跡。發明前佛之付囑，保證後佛之護念，四句作偈，受持者了於未了。一音演法，諦聽者聞所不聞。非夫天地淳精，江山粹靈，與法作程，問世而生，孰能玄通密證如此其大者乎。寺中洪鐘一所作也。遠徵龜氏，近法雷門，生存累年，匠其規制，歿後三日，成於銘造，聲應百里，扛乎萬鈞。蒲牢呼而地震，師子吼而山崖警悟，暨俗導引迷方，胡可言也。法謝形離，薪盡火滅。以大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遷化於寺之律院，報齡八十，僧臘六十。

一。即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遷座於秦望山。從先和尚之塋也。一春秋已高。精爽逾勵。既不衰憊。初無疾苦。忽謂侍者曰。吾將掃禮墳塔。歸骨於此。數日之後。奄然而終。江淮之南。河洛之表。衣縷制服。執紼送喪。號哭滿山。旛華蔽野。比夫劇孟之母。送車千乘。孔丘之墓。栽樹萬株。可同年哉。門人越州妙喜寺常照建法寺清源湖州龍興寺神玩宣州隱靜寺道昂杭州龍興寺義賓台州國清寺湛然蘇州開元寺辯秀潤州棲霞寺昭亮常州龍興寺法俊等。早發童蒙。咸承訓誘。三千弟子。仰梁木而增悲。八萬門人。望柩輿而不及。時會稽徐公浩素敦鄉里之舊。爲碑頌德焉。大曆十一年也。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宋高僧傳卷第十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二正傳十九人
附見三人

唐餘杭宜豐寺靈一傳

釋靈一。姓吳氏。廣陵人也。神清氣和。方寸地虛。與大和元精合。其純粹。年登九歲。僻嫌朽宅。決入梵園。墮息慈之倫。稟出家之制。靈平始冠。受其具足。學習無倦。律儀是修。示見談笑。欲明解脫。示人文藝。以誘世智。初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全道成。緣斷

形謝。以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滅。於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五。凡滿十五安居。臨終。顧謂弟子。行茶毘法。樹小浮圖焉。時左衛兵參軍李紆嘉興縣令李湯左金吾衛兵曹參軍獨孤及。相與悼梁木之既壞。慮陵谷之當遷。後之人。禮應真之塔婆。味應真之德。行。故刻石於武林山東峯之陽也。一家富貴。殖。既而削髮。推千金之產。悉讓諸孤昆弟。所取者。惟納衣錫杖。自爾叩維揚法。僧師學相部律。造乎微而臻乎極。友善者慧。凝明幽靈。祐會稽雲。一晉陵義宜同門三益作者七人也。一咳唾塵境。繼日經行。宴坐必擇山椒樹下。初舍于會稽山南懸溜寺。接禪者隱空乾靖。討論第一義諦。或遊慶雲寺。復居餘杭宜豐寺。寺隣生丹山。門對佳境。罔然獨往。暴風偃山。正智不動。巨浪沃日。浮囊不飄。於是著法性論以究真諦。此一之了語也。每禪誦之際。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與舍飛動。潘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必能綴之。無愧古人。循循善誘。門弟子受教者。良田之納膏雨焉。一跡不入族姓之門。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凝景陵陸鴻漸爲塵外之友。誦德味道。朗詠終日。其終篇必博之以文。約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授之藥焉。一居寺高隅。初無井泉。一旦呀然而涌。噴金砂之溜。於庭之左右。挹之彌清。酌之無竭。蓋精至之感矣。詩行於世。有選其尤者。入問氣集焉。

唐吳郡東虎丘寺齊翰傳

釋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隋魏州司馬。祖考三世不仕。翰綺歲從父至山寺。蹈高靜無塵之躅。惻然有宿命之知。固請捨家。至天寶八載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永定寺。九載十月。躋五分壇。納形俱戒。移名開元。大曆中。轉隸武丘。皆兩州道俗所請。從命也。翰道性淵默。外則淡然。迹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駢行鼓簧之士哉。顯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每當請首。則今時所謂壇長也。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純誠之所致也。即以其年終。於本院春秋六十八。法臘二十六。輪遇疾之日。謂門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戒壇宣兌等。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俱高潔難可輕慕焉。

唐潤州招隱寺朗然傳

釋朗然。俗姓魏。世襲冠冕。其先隨東晉南渡。則爲南徐人也。開元中。入道受業。於丹陽開元寺。齊大師。天寶初。受具於杭州華嚴寺。光律師。後徙靈隱寺。依遠律師。通四分律鈔。重稟越州曇一律師。精研律部。講訓生徒。四遠響應。肅宗至德二年。恩命舉移隸名於慈和寺。上元中。刺史章儼又請爲招隱。統領大德。即以其年。講授之暇。著古今決十卷。解釋四分律鈔。數十萬言。繁雜義例。條貫

甚明。大行於世。觀其先列古人之義。有所不安。則判斷之。故號決也。決中自序。初依天竺威律師。學習。復從遠一二師也。凡戒壇則二十六登。皆為壇席之主。律鈔凡二十八過講。有饋遺者。隨豐薄。受而轉施。悲信二田。凡於教理。披文究義。皆言宿習之力也。執持戒檢。斯須不違。大曆十二年冬。癸卯。趺坐如常。恬然化滅。時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五。越十三年春辛酉。建塔於山西原。綾麻之徒。泣血千計。高行弟子。清浩擇言等。請益弟子御史中丞洪府觀察使章儼。吏部員外李華。潤州刺史韓賁。湖州刺史章損。御史大夫劉遵。潤州刺史樊晃。皆歸心奉信。屯田員外郎柳識為碑頌焉。

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

釋大義。字元貞。俗姓徐氏。會稽蕭山人也。以天授二年五月五日。特冀神異。生而秀朗。七歲父訓之以經典。日可誦數千言。年十二請詣山陰靈隱寺求師。因習內法。開卷必通。人咸歎之。屬中宗正位。恩制度。入都督胡元禮署。試經義。格中第一。創染配昭玄寺。自茲聽習。旁瞻玄儒。開元初。從吳郡圓律師。受具。復依本州開元寺深律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遊長安。深公已亡。乃攝衣法華寺玄儼律師。其後適出倫。儼云。於今傳法非子而誰。及稱心本寺超律師。請為寺任。開元中。喪親。誓入天台佛隴。轉藏經。答勸勞也。天寶中。遂築北塲之室。即支遁沃州之地也。初夢一梵僧曰。汝居此與。

二十日。至寶應初。復夢曰。本期二十日。今滿矣。魔賊將至。不宜更處。無何海賊袁晃。竊據剡邑。至于丹丘。義因與大禹寺迥律師同詣左谿朗禪師所學。止觀。而多精達。前後朝貢。歸心者相國杜鴻漸。尚書薛稷。訓中丞獨孤峻。洛州刺史徐嗣。次徐浩。皆宗人也。以大曆已未歲五月終。於本院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三殯於寺之北塲舊居。因造塔焉。義前後戒壇計二十七登。受戒弟子三萬餘人。終時室中聞天樂聲。驗平生誦法華經大涅槃經小大乘戒本。以為口業。德行非歸。兜率。不往淨土。未可議其生處也。

唐常州興寧寺義宣傳

釋義宣者。晉陵人也。宿植利根。儼然出俗。不煩師訓。砥礪厥心。納法後教。救律科時。無虛度。玄儒旁綜。長在篇章。卒問捷給。而稟延陵恭讓之風。雅得昆尼之體。初揚州法慎傳。於舊章。淮甸之間。推為領匠。天寶初。宣欽枉振衣。諸詢彌久。輩流率服。慎且歎賞曰。可畏乎。宣講終南事鈔。請業于周律師之庭。考覈尤精。乃著折中記六卷。以解之。蓋像融濟。羣勝諸師有所紕繆故也。使是非各盡。其分人免據宗而阿比。從此立稱耳。毘陵多出名士。僧有三宣。慧德義是歟。時於江都習業。與會稽曇一閩川懷一慶雲靈一。同門為朋也。晉陵既有三宣。慎門復出三一焉。江表資為美談。宜天寶末盛行。化導罔究其終。

系曰。夫名以制義。所出無窮。奈何師資。隨武而犯。教祖之諱乎。通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也。或曰。勝齊不敵俱書侯。乃曰。不嫌同號。號與名豈得例諸。通曰。號大不嫌。名小豈嫌乎。矧以義宣始為名者。安知弟子成事於南山之門。邪。然出家者必也無妨。一則姓既以華從梵。咸稱釋氏。一則西域無諱。此合從旃。具諱者。周人以事鬼神。夏商無諱明矣。況乎宣師已生兜率。小為天人。大為菩薩。豈宜以鬼神事之。致令唐初高德勝士。往往止存二字名。誠由諱之極矣。屬今修撰。乃闕文也。乃知真諱無諱。俗諱聞似則。或曰。今沙門姓既為釋。名復不諱。言我不隨俗諱。云何對。君主稱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對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齊帝問王儉。遂令對見稱名。自漢至唐。肅宗朝。始見稱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門德薄。日就衰微。一往無復矣。又以法委國王。誠難改作。王謂為是。指定莫移。故佛言。雖非我制。諸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唐蘇州開元寺辯秀傳

釋辯秀。俗姓劉氏。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秀幼孤。諸父哀字。禮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緣深。心田欲稔。因請伯氏出家長行。哀而捨旃。事靈隱謀禪師。便能問津。圖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四年。受戒於東海鑒真大師。傳律於會稽曇一。至德中。舉高行。隸名於吳郡開元。

寺。乾元中下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

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數也。頃年於淨土

一門。不愆于念。嘗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

是有相大乘。此乃蓮心不直非。達觀之說。何

邪夫出言即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

中道。況我正念乎。秀壇場一十六番度人。孤

制律樞正持僧。綱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

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發疾而終。春秋六

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

枝葉扶疎朝華正敷。而遽萎瘁。其年七月五

日。遷靈龕於武丘西寺松門之右。門人道亮

道該清會。偕邊旂檀之香樹也。故觀察使章

元甫李棲筠魏州刺史李紆。御史中丞李道

昌。盡欽慕往德。亦林下之交。寶畫為碑頌

焉。

唐京師安國寺如淨傳

釋如淨。不詳何許人也。甫參法位。當納

戒津明。練毘尼。祇彌名節。時恒講易徒侶

雲屯。辭筆倍長博達。儒典。先是關中行。智

首律師四分律疏。魏郡法惠律師著疏別行。

爾時關輔河北各競宗派。微似參辰。隋末唐

初道宣律師。以首大疏為本。造刪補律鈔

三卷。稍為會要。行事逗機。貞觀已來三輔江

淮。岷蜀多傳唱之。次。裝三藏弟子懷素者。

先習鈔宗。後委棄宣講之學。於咸亨年中。

別述開四分律記。後號新章。至代宗大

曆中新章舊疏互相長短。十三年勅集三宗

律匠。重定。二家隆殺。時淨推為宗主。語在

蓋以國相元公。載篤重素公。崇其律教。乃

命淨為新疏主作傳焉。

唐漢州開照寺鑑源傳

釋鑑源者。不知何許人也。素行甄明。國

律道。茲獨表率何莫由斯。後講華嚴經。號

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庫中米粟幾數

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其

冥感如此。其山寺越多。徵應有。慧觀禪師

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

星焉。開元中崔某公事疑其妖妄。躬自入

山宿。預禁山四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

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尺餘。其

公驟然作。禮數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

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

柏樹上畫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璃。山

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燦爛可愛。西

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

有二炬。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

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

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

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

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鼓師墳

側。章南康阜。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

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引挈之。鋪在

寺門矣。自中令敏中親瑞興立此寺。大中

八年改額曰開照。源律師道化與地俱靈

哉。弟子傳講東川所宗也。

唐吳郡雙林寺志鴻傳

釋志鴻。俗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儼

志鴻字也。少出俗于石門鄉寺。則梁靜林也。

削染受具訖。往茂苑。親道恒師。盛集研

精微。時曇清省躬互相切劘。卒成洪緒。然

先德釋南山鈔。商略不均。否臧無准。捕蟬

忘。後補衰不完。囊括大慈靈尋已下四十餘

師記鈔之玄。勒成二十卷。號搜玄錄。大曆

中華嚴疏主澄觀披尋。乃為序冠于首。然其

解判不無所長。其如科節繁碎。是其短也。

春秋一百有八歲。勅署為長壽大師焉。近世

止行其字而已。今雙林果遺兵革。加以水

源碑碣失蹤。閱於言行也。吁其儼公氏

族本生。必與南山宣律師相同。亦為美事

矣。

唐京兆安國寺乘如傳

釋乘如。未詳氏族。精研律部。頗善講宣。繩

準繩徒罔不循則。代宗朝翻經如預其任。

應左右街臨壇度人弟子千數。先是五衆

身亡衣資什具悉入官庫。然歷累朝易由釐

革。如乃援引諸律。出家比丘生隨得利死利

歸僧。言其來往來無物也。比丘貪吝自茲

而婚者職由於此。今若歸官例同籍沒。前

世遺事闕人舉揚。今屬文明。乞循律法。斷

其輕重。大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勅下。今

後僧亡物隨入僧。仍。班告中書門牒。天下

宜依。如之律匠非上訓二衆而已。抑亦舊

內衆之遺事立功不朽。如公是乎。終西明

安國二寺上座有文集三卷。圓照鳩聚流布

焉。

唐襄州辯覺寺清江傳

釋清江。會稽人也。不詳氏族。幼悟。幻泡身拘。羈鞅因入精舍。便懸空門。父母沮勸。建平難拔。禮。登一律主。爲親教師。誦經法。寓目俱通。長者品量之曰。釋門千里駒也。於浙陽天竺戒壇求法。與同學清源從守直和尚下。爲弟子。還聽習。一公相疏并南山律鈔。間歲精義。入神學。皆通暢。而善篇章。儒家筆語體高辭典。又擅一隅之美。時少倫儼。其編撰之性不與人類。嘗於一公少因不足。亦有捨和尚之譏。由是遊方服勤。凡云律筵。無不預者。自責已曰。天下行半少。有如我本師者。還會稽。一公猶老。當其僧大集時。擊木唱。某再投和尚攝受。時一公詬罵。江雨淚而懺悔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苟不許收。則越人不可以強售。章甫也。一公憫其數四求哀。乃曰。爲汝舍垢。遂爲師資。如初。江有禪觀之學。大曆八年於汝濱遇忠國師。因弟子說。自忠曰。此律師是和尙鄉人。乃欣然相會。尋往南陽。再謁國師。密傳心要焉。

系曰。江嘗爲七夕詩。或謂之四背。中一背也。通曰。詩人興詠用意不倫。慧休怨別。陸機牽牛星。屈原湘夫人。豈爲色邪。皆當時寓言與類而已。若然者。言火則焚口。說食則療飢也矣。江之捨師後。乃揚師之美。反權合道也。實爲此詩。警世無常引令。入佛智焉。其故何也。詳江遇忠國師大明玄理。無以城中小乘法拘之哉。

唐會稽雲門寺靈澈傳

釋靈澈。不知何許人也。稟氣貞良。執操無革。而吟詠性情尤見所長。居越谿雲門寺。成立之歲。爲文之譽。遠講貫無倦。生徒戾止如闐闐焉。故秘書郎嚴維劉隋州長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親面論心。皆如膠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陲。澈遊吳興與杼山書師一見爲林下之遊。互相擊節。畫與書上。包估中丞盛標揀其警句。最所重者。歸湘南作。則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唯有湖水無行路。句。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老僧見欲棄筆硯。伏冀中丞高鑒深量。其進諸乎。其拾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賢勳王。輒以非急干請。視聽亦昭。愚老僧不達時也。然澈公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空慧無慚安遠。復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爲編流所歸。至於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之高興也。其爲同曹所重也如此。畫又齋詩附澈去見。估禮遇非輕。又權德輿聞澈之譽。書問畫公。迴簡極筆稱之。建中貞元已來。江表謠曰。越之澈洞氷雪。可謂一代勝士。與杭標畫畫分鼎足矣。不測其終。

唐揚州慧照寺省躬傳

釋省躬。睦州桐廬人也。爲童強識。著宿呼語怪其志大而言高。每厭樊籠。忽投聖德寺慕道從師。勸恩得度。性靈天發。於毘尼道學如溫習。復擇名師得姑蘇開元道恒師。

恒曰甚矣吾得躬也。門人日益親。及乎探

頤精微。愈征愈遠。時有繫論互指爲迷者。

必請見躬。躬爲其判之。坐分曲直。謠曰。義

盡省躬。言到躬義無不盡也。其博綜律乘。

并御師門也。若此。恒曰。自吾有躬也。惡言

不聞矣。躬避席葉拱而對曰。某不佞也。仰

師之道。若採扶桑以啖。屬。所患者未

能。嘔繁絲以報主耳。恒曰。視子吐。聞客

五色絲。可供。輔。之資。言太謙矣。晚赴維

揚之召。廣訓徒焉。然其滿口雌黃品藻否。

咸古今之義。生徒明敏者各錄之。都加潤色。

號順正記。十卷行之。復著分輕重物儀別

行沿襲十三章門。條例外加。近世現有物之

重輕。頗爲要用。躬復高儒學作。碑頌越多。

以其會化。邪溝。故呼。淮南記主。自號清冷

山沙門焉。

唐吳郡包山神皓傳

釋神皓。字恒度。姓徐氏。八代祖。齊竟陵王

西邸學士。子陵。梁尙書左僕射。其文與庚

子山齊名。迨陳國亡。因佐吳邑。遂家姑

蘇。皓乃爲吳郡人也。天性耿潔。風韻朗邁。

幼負脫俗之姿。尋依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

家。天寶六年。降版詔。精擇真行。一州許

度三人。皓居薦首。因隸僧籍于包山福願

道場。初進。具於興大師。次通律鈔於曇一

後士講律鈔。五昇壇場。遂乘舟歸包山。使

野叟誅茅山童掃石。逍遙棲息。旋增修屋

宇。乾元元祀。有詔。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

七人。長講戒律。因請住開元寺。欲果其願。

2014

秀越之澈洞水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
寓韻。竹夕華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
以辭林樂府常采其聲詩。由是右庶子姑臧
李公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
師有以誇耀。又景陵子陸羽云。夫日月雲
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推能歸美爲
德標。居閑趣寂爲道標。名實兩全品藻斯
當。爾後聲價軼於公卿間。故與之深者有
相國李吉甫。大司空嚴公綬。右僕射韓公
皋。禮部侍郎呂公渭。滑毫節制盧公群。襄陽
節制孟公簡。同州刺史李公敷。鳳翔尹孫公
琦。浙東廉使賈公全。中書舍人白公居易。隋
州刺史劉公長卿。戶部侍郎丘公丹。外郎裴
樞。祕閣嚴維。小諫朱放。越廉問薛戎。夕拜盧
元輔。常州釋元浩。潤州釋南容。金華釋乾輔。
吳門釋光嚴。上都釋智崇等。並心交塵外。
分契林中。萬境在空。驅之爲射御。五峯滿
眼立之爲疆場。文雄而再鼓不衰。神王
而一戰自勝者也。以長慶三年示有微疾。
六月七日歸滅于所居蘭若。至冬十月。三
日葬于舊山。春秋八十有四。法臘五十八。
弟子如粉如雪。行儉省言。常儉智。歛日超等。
皆得師之法。倣仰不遑。空園遺於梅檀。恨
滿盈於石室。至今杭民謂之西嶺和尚矣。
開成五年中。鄭素卿錄德行刊碑頌。立于
天竺山之東城存焉。
唐衡嶽寺曇清傳
釋曇清。未詳何許人也。幼持邊幅。因或
迷方。以謫音。暇究窮佛旨。乃負笈來吳北

院道恒宗師法會。與省躬猶勝薛之前後也。
旋留南嶽化徒。適會元和中。閬州龍興寺
結界時。義嵩講素新疏。傑出輩流。因云。僧
祇律云。齊七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善
作羯磨。準此四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
自然界約令作。法界上僧。須盡集時。清遂
廣徵難。如是往返經州涉省。下兩街新舊
章南山三宗共定。奪嵩公斷理。時故相令狐
楚猶爲禮部外郎判轉。據兩街律傳斷。
曇清義爲正。天下聲唱。勇執紀綱。清能干
城矣。後著記號顯宗焉。
系曰。清公南山宗。輻起別峰。人咸景仰。與
嵩悟二公。遇于必爭之地。清果得俊。矧夫
閭苑也。僻用律文三隅不反。既成圖狀。學
者流傳致其嵩公如填海底。至大中中。玄
暢公荏加褒貶。貶嵩之轉沈。尾閭中矣。
唐京師西明寺圓照傳利音
釋圓照。姓張氏。京兆藍田人也。年方十歲。篤
願依西明寺景雲律師。雲亦一方匠手。四部
歸心。照當應法。乃受近圓。謹感執持如懷。
寶器。尋究經論。訪問師承。維摩法華。因明
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或深入堂皇。或略
從染指。仍旁求於儒墨。兼擅美於風騷。律
藏珠珍。專探日用。後則霜境秉法。雁序度
人。洎乎開元年中。勅選名德僧參其譯務。
照始預焉。至代宗大曆十三年。承詔兩街臨
壇大德一十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
疏是非。蓋以二宗俱盛。兩壯必爭。被擒翻
利於漁人。互擊定傷於師足。既頻言競。多

達帝聰。有勅令將二本律疏定行。一家者。
時照等序奏云。按四分律部主。梵云。曇無德。
秦言。法藏。自姚秦。弘始五年壬寅歲。闡寶
三藏。佛陀耶舍。秦言。覺明。飄出梵文。沙門
竺佛念。聽而筆受。成四十五卷。至十一年歲
次戊申。支法領又從西國。將梵本來。於長
安中寺。重鐫校。殆十四年辛亥譯畢。沙門慧
辯等筆受。成六十卷。後有魏朝道覆律
師。於法聰講下。纂成疏六卷。北齊慧光律
師。造疏二本。次道雲律師修疏九卷。次道暉
撰疏七卷。隋朝法顯撰疏十卷。自唐平。一
天下也。四方昌阜。三寶增明。有智首律師
述疏二十一卷。次慧滿律師造疏二十卷。事
各一時。流通絕矣。當武德元年戊寅歲。有相
州日光寺法顯律師製疏。至九年丙戌歲。
成十卷。宗依成實論。今稱舊疏是也。洎高
宗天皇大帝咸亨元年歲在庚午。有西太原
寺懷素律師。撰開四分律宗記十卷。宗依根
本一切。有部大毘婆沙俱舍等論。稱新章疏
是也。至我皇帝受佛付囑。欽尚釋門。信重
大乘。遵承密教。見兩疏傳授各擅。顯門學
者如林。執見殊異。數興諍論。聖慈愍念。務
息其源。使水乳無乖。一味和合。時遣內給
事李憲誠。宣勅勾當京城諸寺觀功德使鎮
軍大將軍劉崇訓。宣勅云。四分律舊疏新疏。
宜令臨壇大德如淨等於安國寺律院。會
定一本。流行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俱集。
安國寺。道中官趙鳳詮勅。尙食局索一千
二百六十人齋食。并果實解齋粥一事。已上

應副。即於安國寺供僧慧徹如淨等十四人。并一供送充九十日齋食。用茶二十五弗藤紙筆墨。充大德如淨等食。定律疏用。兼問諸大德各得好在否。又勅安國寺三綱。食定律疏院一切僧俗輒不得入。違者錄名奏來云。其時天長寺曇遷。淨住寺崇徽。西明寺道遵與訛。本寺寶意神朗智劍超儔。崇福寺超證。薦福寺如淨。青龍寺惟幹。章信寺希照。保壽寺慧徹圓照。共奉表謝。答詔云。師等道著依經功超自覺。承雪宮之旨。與爲火宅之涼。四分律儀三乘肩輿。須歸總會。永息多門。一國三公誰執其咎。初機既醒迷復孔多。爰命有司。婢供資費。所煩筆削。特見裁成。所謝知悉。其日品官楊崇一。宜勅薦福溫國兩寺三綱與淨土院檢校僧等。嚴飾道場。命僧行道。用五十四人。起。今月一日轉經禮佛六時行道。至來年二月一日散。其設齋食料一事已上。令所司祇供。宜各精誠。問師等好在。及解道場。中官李憲誠宜勸語溫國寺轉念道場四分律臨壇大德等。釋門三學以心印相傳。無上菩提以戒法爲根本。道場畢日即宜赴大安國寺。稽定律疏十道流行。至二月八日勅檢校道場大德曇遷飛錫等。道場定取十日散。設齋外各賜絹帛。其十四人律師並令赴安國寺修疏。程才品用各得其宜。衆推如淨慧徹同筆削潤色。圓照筆受。正字寶意。纂文食定超儔筆受。其崇徽已下九人證義共議。篇題云。勅食定四分律疏卷第一。京城臨壇

大德。某等奉詔定。以此爲題也。照爲首唱。諸公和之。其間厥義非長若農夫之去草。其義合理猶海客之采珠。可謂名解。昆尼不看他面。俄屬德宗即位。改元建中。其年五月疏草畢。六月望勅圓照。依國子學大厝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進新食定疏十卷。仍乞新舊兩疏許以並行。從學者所好。勅宜依。照務其搜集。專被研尋。著大唐安國寺利涉法師傳十卷。集景雲先天開元天寶詔制三卷。肅宗代宗制旨碑表集共二卷。不空三藏碑表集七卷。隋傳法高僧信行禪師碑表集三卷。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食定律疏一行制表集三卷。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紀三卷。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音義二卷。三教法王存沒年代本記三卷。上卷明佛。中道。下儒也。翻經大德翰林待詔光宅寺利言集二卷。再修釋迦佛法王。本記一卷。佛現八相身利益人天成正覺記一卷。判方等道場欲受近圓沙彌懺悔滅罪。辯瑞相記一卷。五部律翻譯年代傳授人記一卷。莊嚴寺佛牙寶塔記三卷。無憂王寺佛骨塔記三卷。傳法三學大德碑記集十五卷。建中興元貞元制旨釋門表奏記二卷。御題章信寺詩太子百寮奉和集三卷。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照自序云。伏以開元十八年歲在庚午沙門智昇修撰釋教錄。洎乎甲戌經六十五年。中間三藏翻經藏內並無收管。恐年代隔遠人疑。僞經又先聖大曆七年許編入制文猶在。時帝勅宜依。至

今江表多集此集中經而施用焉。照於律道頗有功夫。肅代二朝尤爲傑立。累朝應奉賜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供奉檢校鴻臚少卿。食封一百戶。後終于別院。春秋八十二。法臘五十八云。

系曰。刊正二宗會歸一見。庶幾知有定分。不橫馳求。何以諸師却請雙行。不其感歎。通曰。是此舉也。則元載所請。帝乃曰。俞。究其始因乃新章也。挾力輪摧相部。獨存於我。專利於人。亦猶紀昌俄遇飛衛併其術。術成我材官御大輅而廢其稚輪。得火生而焚其木母。竊量諸德微憤不平。故奏雙行。同不食定則何異乎眼頭生目。匪成三點之伊。必須聲後知音方驗一驥之足。因排法驪三本生焉。舊有南山四家出矣。又如東漢季也。滅一跋扈生四強臣。初止政出一門。宋云。賂歸四貴。若然者。駢拇贅離多無用。然則吾善用多矣。大集經云。如是諸見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依之修行皆得解脫。此通方之大解也哉。

宋高僧傳卷第十五

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唐朔方龍興寺辯才傳

明律篇第四之三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釋辯才。姓李氏。襄陽人也。母氏妊之。候惡

葷血。冥然一食。虛淡終辰。及其誕彌。異香

盈室。宗黨怪焉。七歲依峴山寂禪師出家。

厥長者。明記每受經法。必以等身為限。字

不重問。義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削

髮。隸木州大雲寺。次乃周遊。列郡登陟。名

山。就荊州玉泉寺。納具戒。聞長安安國寺

懷威律師報恩寺義順律師法門具瞻師資表

率。遂伏膺請業。有疑必決。無義不通。圓

于二宗。推為上首。天寶十四載。玄宗以北

方人也。京剛氣多。說風。列刹之中。餘習騎

射。有教無類。何可止息。詔以才為教誡。臨

墳度人。至德初。肅宗即位。是邦也。宰臣杜

鴻漸奏。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内教授大

德。俾其訓勵。革檢狃之風。循昆尼之道。復

命為國建法華道場。及駕迴。既復兩京。累

降璽書。未塗尤於大乘頓教。留心。永泰二

年。賊臣僕固懷恩。外招誘蕃戎。內蠱金革

才。勸勉。竊姿不誅。華族大曆三載。迫入充

章信寺大德。時府帥。號國常公。素仰才名。與

護戎。任公時親道論。十三年冬。現身有疾。至

暮冬八日。垂誠門徒已。安坐繩床。

默然歸滅。春秋五十六。越已未歲二月。澤神於寺內西北隅。先是有邑子石顯。從役于城上。其夜未渠聞。管絃之聲自西至。乃天樂也。異香從空散下。則生淨方之兆也。才自長安而旋于塞上。既受。號公知遇。大營福業。成此精廬。皆才之教勸矣。勸證大師曰。能覺。仍賜紫衣一副。追遠之榮聲聞。塞外。天復中。廷尉評王儋為碑頌德云。唐京師章信寺道澄傳

釋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涉中書舍人。生而奇表。輒惡葷葷。出家如歸。無所顧戀。忽遇禪僧摩頂。與立名曰道澄。餅錫常隨。冥合律範。號律沙彌也。受具之後。習聽南山律於諸學處。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寺不恒。或奉恩莊嚴草堂等寺。所到便居。護生為切。建中二年。坐夏於雲陽山。有虎哮吼入其門。澄徐語之。其虎搖尾。擺耳而退。徙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出家者可滯一方。乎西域。三時分房。俾無貪著。觀門易立矣。不然者。豈通方廣怨乎。貞元二年二月八日。帝於寺受菩薩戒。京甸傾瞻。賜齋隆治。所受而迴施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問澄修心法門。又勸為妃主。續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勅賜號曰大圓。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終于此寺焉。

唐鐘陵龍興寺清徹傳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即無常師。唯善是與。初於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乎闡奧深該理致。而鐘

華望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南山鈔號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今豫章武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繁廣是宗。徹未知其終。

系曰。徹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焉。今不遂富贖。職由此也。又與弗來赴告。不書同也。諸有繁略不均。必祛誚讓焉。

唐撫州景雲寺上恒傳

釋上恒。姓饒氏。臨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學之年。發心捨家。從母黨在空門。而求攝受。教誨佛典。日計千言。壯齒從南嶽大圓大師納戒。而聽涉精苦。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景雲寺。修習無虧。垂淹年序。南山事鈔講貫尤專。貞元初。徙居豫章龍興寺。與廬阜法真天台靈祐荆門法裔與果神湊建昌慧慈遊也。頃虎合韻水乳相資。法付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魯公真卿楊憑韋丹四君友善。提振禁防。故講四分律。而遷善滅罪者無央數衆。坐甘露境二十許年。十有八會。救拔群生。剡浮東震男女得度者一萬五千餘人。元和十年。徹云乖念。十月己亥。化于廬山東林寺。歸全身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柏太原白居易為石塔銘云。唐錢塘永福寺慧琳傳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弗齡受。

業于靈隱西峯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具足戒於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即天目也。其山高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儔。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召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鄯。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辭學高。或號昆蟲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滅享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子今永安寺西山之陽。礪礪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唐江州興果寺神湊傳

釋神湊。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生而奇秀。甲角出塵。遠慕戒律。祈南嶽希操師受具。復參鍾陵大寂禪師。然則志在楞嚴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度。湊應是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

望移居東林寺。即雁門賈遠之舊道場也。有甘露戒壇白蓮池在焉。既居是嗣。與佛事雖經論寶神。終研律戒務。湊羸瘠之類然。州將門人醫療而不顧進藥。元和十二年九月。患疾。二十六日儼然坐。終于寺。十月十九日。門人奉全身。窆于寺西道北。兩雁門墳左。若僧詮葬近郭文之墓也。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湊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搥無畏鼓。故登壇秉法垂三十年。一孟而食一榻而居。衣縫。坐薦。糞枯。由茲檀施。臻集于躬。即迴入常住。無盡財中。與衆共之。每夜捧鉢。秉燭行道。禮佛。徇十二時。少有廢闕。如是經四十五載。生常遇白樂天爲典。于郡相善。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善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池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唐京兆聖壽寺慧靈傳

釋慧靈。未詳何許人也。幼脫塵機。勤從誦習。及當應法戒品。方圓鏡。意足尼探。頗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符。由是講訓名望。翕如也。人皆奉長神明如也。大中七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乃賜紫衣。其年六月。勅補靈爲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廢總持寺。乃下勅曰。朕以政閑。賞景幸于莊嚴。其寺復殿重廊。連甍比棟。幽房秘宇。竊窺疏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當建之時。以京城西昆明池勢微下。乃建木浮圖高三百尺。落

邱之時。遊此伽藍。觀斯勝事。其總持寺大業中立。規制與莊嚴寺正同。今容像則毀。忍草隨荒。香徑無侵。尙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副予心。三月十一日。令三教首座辯章。勾當修寺。及畢。工推靈爲綱任。崇聖寺賜紫。叙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大德。賜紫玄暢。充都維那。靈居寺職。清衆咸序。帝所欽重。寺中常貢梨華蜜。其色白。其味香。常蟻房所取者。靈居新寺終矣。究其靈公。如曾預代宗永泰中。參譯證義。則可年百奇歲矣。如不見。不空良真。乃春秋夏臘無理知焉。

唐吳郡破山寺常達傳

釋常達。字文學。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何陽大福山。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參禪。詣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寂默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荐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綺。室唯蒙蘚。四衆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誨。或遊邀。或牧。或嘯。傲海隅。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忽於自恣。明辰鳩衆於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臥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

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傳郎奉。蓋
樞。殯于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卽墳起塔。
顯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爲檀
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唐越州開元寺丹甫傳

釋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警達。言必
剛直。講授唯勤執持雅正。會稽風土律範淵
府也。甫之唱導從之者。若玄金之就礪石
焉。本習業於豆文律師法集。文卽省躬之游
夏也。甫卽躬之嗣孫。順正命。章幹通祕蹟
越自曇一玄儼之後。罕能追躡。甫之聲塵
邁于前烈。然爾時允文匠手相部風行。甫介
于大律之間行事之時。草從風偃焉。咸通末
出。門生智章等傳講。今亦法嗣存焉。或聞
著手記。尋且未獲。吁惜哉。

唐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爲
嬰兒。卓異。七歲投師受經法。三決句誦。通
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安國寺得滿足戒。
卽入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毘尼道。諸部同
異。無不該綜。涉十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
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置
戒壇。相預臨壇之選。尋充依止。兼衆推爲
寺綱管。恒施二衆。歸戒。行佩澆囊器不蓄
長。每有鳥棲于座側。馳斥不去。會昌元年
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淨。清高。吾當
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盡聞。管絃
清亮。乃天樂也。夕觀異光。春秋八十九。僧臘
六十九。四月遷塔于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

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
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
芙蓉焉。齒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
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
靜。靜弟子行。行弟子仁表。表弟子玄果。果
本清白之僧也。同鴻啓重修靈光一寺。爲
兵革殘毀之後也。果公啓公後僧隱天台。
習禪觀。相次終于山。焚之皆獲舍利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傳

釋文舉。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年甫至學
遂投師請法。十九落髮。始墮。息慈。貞元三
年勅度得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爲學。
時術之晝夜勤勵。遂登講訓。大通法華經疏
義得智者之膏腴焉。舉身量六尺餘。其形
如山其貌如玉。靜若止水。動如浮雲。目不
迴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
二衆仰爲繩準。其奔走他方聽受者。與佛窟
則公禪道並驅而相高也。尋勅爲國清寺大
德。先是智者大師答隋煬帝問立七日金
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還遷征鎮侯伯差人送
供。事既無礙。黑白二衆無遠不屆。人緣填
委。飲食關焉。典座僧患之。大和中主事僧清
惠。咨謀於舉。置寺莊田十二頃。自此光明
會不開告乏。舉之功歟。以會昌二年五月
化去。門人幼清立塔于寺之西峯。春秋八十
三。僧夏五十五。韓。又爲碑頌德也。

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

釋允文。字執經。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權
輿九歲厥父云亡。然理命捨文奉佛。師授。

維摩法華二經。敏速之性再稔皆通。高達之

士謂之重理耳。或戲問文曰。爾出家之後

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陟蓮華臺而

作師子吼。或詞詰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

志欲得大此子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

削頂周羅披安陀會相。次裹足西上投嵩

山臨壇大德遠和尙邊獲無作法。時年二十

三矣。是夏卽就中京攻相部律宗并中觀

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既扣義門必入師

室。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大和五年爲思定

省忽歎歸歟。既返故鄉淹時寢疾。未遑講

唱。後聞錢塘天竺二寺講大涅槃經。蔚爲勝

集。文往學焉。星歲未周鋒芒且露。開成元年

因遊台嶠。止息越之嘉祥寺。衆藉清芬。甄

命敷其經律。文戢約聽徒頗爲嚴毅。常訓

之曰。夫茲獨行非家法具足別解脫律儀衆

同分是其自性。於其形色精進故。怖畏故。

防守故。如是方疾得道果矣。不然則弟子

既墮師道徒施。聞其警策有涕泗交橫懷

心革行思過半矣。會昌三年移居靜林寺。

專以涅槃宣導。屬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揚。

晝披縫掖之衣。夜著緹條之服。罔虧僧行。

唯道俗譏。大中伊始復振空門。重整法儀。

乃隸名開元寺三十人數。七年寺之舊舊命

講律乘。乾符三年丙申秋。罷講覽藏經。以

中和二年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長逝。

享齡七十有八。法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

日葬于石奇山之陽。遺言不許封樹也。初

文講演升座學徒畏懼。暗鳴之際人皆披靡。

乃戒威德之若是。於嘉祥靜林今大善三寺。講相疏二十七座。大經二十五座。其爲人也貌古而脩長。銳頂而黧黑。執持密緻振翼在庭。未足方其潔也。然亦纖涉儒墨慕。白傳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于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閱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後門人懷肅思寂。命名德虛受增。加後序贊尊登會稽曾禮文真相。見法孫可翔苦節進修叶杜多之行。故熟其事迹也。

梁京兆西明寺慧則傳元表

釋慧則。姓糜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駟儒經。善種發萌條然服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誦誦皆如會習。九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覆講。當年勅補備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并喪服儀出三界圖一卷。七年於祖院代暢師講。十五年勅署臨壇正員。廣明元年巢寇犯闕。關中傾擾。出華州下邽避亂。中和二年至淮南。高公就召於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窆于鄞山之岡。八戒弟子刺史黃晟營塔則生常不好。許直以搗讓推人爲上。除講貫外輪誦經咒。自法華已降可三四十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兩遍。講鈔七十遍。

俱舍要儀論語各數遍。清苦執持近苦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又元表者。貞諒之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義解。從習毘尼。兼勤外學。書史方術無不該覽。早預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肆。迨廣明中神都版蕩。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無不趨集。表義理縱橫善其談說。每揮塵柄聽者忘疲。號鑑水閑黎著義記五卷。亦號鑑水。出門人清福冠其首焉。

梁蘇州破山興福寺彥偁傳

釋彥偁。姓糜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津。錫鉢塵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未扣擊繼宗記主得其戶牖。乃於本地講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號爲毘尼窟宅焉。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冥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境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於寺閣畔吼不止。偁憫之。忙係輕棄炬下。聞言欲拔之。弟子輩扶遏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就耳抵矢鏃血。顧偁而瞑目焉。偁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偁告示其箭。朱德懷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冥齋召行持明法。時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塔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所謂道德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次壽闍黎者。淮浦左右貞諒不群。防護正念時少雙偶。傳南山律鈔。極成不看他面。唐季楊氏奄有廣陵頻召供施。四遠崇重食唯正命。不

奢盈長戶不施關。及臨壇度弟子。正妻羯磨。未周三法。忽爾坐亡于獲釜之畔。聞見驚歎歟。

後唐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

釋從禮。襄陽人也。善事父母。頗揚鄉里之譽。迨喪偏親。乃果決捨家。于時年已壯矣。及登具足。請師傳授戒文。念性殊乖卒難捨本。往往睡魔相撓。禮忿其昏濁作鐵錘刺額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誦通。自爾精持律範。造次顚沛必於是。以梁乾化中遊天台。乃挂錫于平田精舍。後推爲寺之上座。持重安詳喜愠不形于色。唯行慈忍。恒示衆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猴之脫鎖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誠衆令護惜浮囊。時夏亢陽。主事僧來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蔬枯悴。請闍黎爲祈禱。禮曰。但焚香於真君堂。真君者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仙官受任。爲桐栢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來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坊道觀。皆塑右弼形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間號爲山王土地非也。時主事向仙祠而呪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雨霖三日而止。又僧厨闕用水槽棧。而山上有赤樹中爲材。來白禮。禮曰。某向真君道去但乞徒具器以伺之。無何大風卒起曳什其樹取用足焉。其感動鬼神率多此類。兩浙武肅王錢氏聞之。召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場。檀施優渥。迴施衆僧身唯一布納。通夜

不寐一食常坐。且無盈長。同光三年乙酉歲冬十一月入滅。春秋七十九。僧臘五十二。火葬。舍利。立塔存焉。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寺景霄傳

釋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聽涉在表公門。後慕守言。開黎義集。敷演于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獨急自持。多事凌轡。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獎訓初學。時有江西微猷律師。出義記曰。龜鑑錄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為乳焉。著記二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武肅王錢氏召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焉。遷葬于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涼是歟。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峻傳

釋貞峻。姓張氏。鄆州新鄉人也。唐張果先生之裔孫。今榮陽有張果里。其墳塚猶存焉。峻風度寬裕。鬚齡不弄。年十四。忽超然離俗。人莫我知。雖二親。裹衣昆弟。裁路終弗能沮之。乃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神機駿發。乍觀可驚。雖背碑覆墓。彼不足多也。未幾。諷徹淨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有脚經笥也。峻辭讓斯題。恭遜而已。及削染爲僧形。即聽俱舍論。隨講誦頌。八品計六百行。至十八升論座。年滿於嵩山會善寺戒壇院納法。因棲封禪寺。今號。

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宿積奇。當大順二年。災相國寺。重樓三門七寶佛殿。排雲寶閣。文殊殿裏廊。計四百餘間。都爲燬燼。時寺衆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本寺上座。前後數年。重新廊廡。殿宇增華。又請爲新章宗主。復開律講。僧尼弟子日有五十餘人。執疏聽采。峻之律行。水雪相高。暑無裸意。寒止袷衣。食惟知量。清約太過。乾化元年。臨壇秉法。及梁朝革命。所度僧尼計三千餘人。以同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十八。葬于寺莊。樹慧雲禪師塔焉。

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

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家系儒學。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儲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毘陵商家兒何至此。歎息再三。多與顯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或服晚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于溫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續攝摩律部。稟教于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表。覺始覩其牆。終見室家。理富以。則出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耶。古德妄相穿鑿。各競師門。流宕忘返。覺遂著記。廣之曰。增輝錄。蓋取曹植云。螢燭末光。增輝日月。謙言增輝集要之

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東西盛行新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于永嘉。武肅王錢氏季弟鐸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爲愚僧所誣。釋而不問。徙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爲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薦而臻。覺外學偏多。長有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末文甚備。常爲人敷演此經。付授于都僧正贊寧。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既遂所懷。唯嘯傲山房。以吟詠爲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籍異本。曾無告倦。未終之前。捨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自此因。每睡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肌膚軟弱。如綿繭焉。意似相伴。纔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床。後還如故。親向贊寧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絕。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議書五卷。雜詩賦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四十章。覺之執持未嘗弛放。勤於講訓。切於進修。學則彌老而不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謂高尚其事。名節俱全。長者之風。謫然如在。所居號釋氏西齋。慕吳兢之蘊積編簡焉。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

釋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許人也。爰祖暨考。僑真丘園。高蹈不仕。母趙氏妊楚也。忽畏羶臊之臭。及乎誕生之夕。光爛充室。隣落咸驚。洎當七歲。親黨携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而作禮。師家問父曰。稚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動皆佛。何況人矣。楚曰。兒願學

佛聊報二親劬勞其父歎而許旃至十歲於相國寺禮智明爲師未幾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愚昧好嬉戲耶且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問者奇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部獨能輒入毘奈耶窟穴然其整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焉王公大人請益者日且衆矣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尋署大師號其法焉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落髮度戒表裏冰霜更無他物命爲新章律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齡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臨壇度僧尼八千餘人門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構輒塔藏之左街首座僧皎作舍利塔記焉

系曰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宗曠素宜是歟宗各有主故云也觀夫是名也豈無稽古乎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經也論曰原夫人有人法禁戒威儀是也天有法光潔靜慮是也我佛利見據于大千化境斯寬法門必衆舉其會要不過戒也定也慧也此三爲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爲門通其涅槃之域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毘尼毘尼防閑三業三業皆淨六塵自祛聖賢踐修何莫由斯道也故論云生死流轉者三縛縛心心難解脫當知此唯善說法律能令解脫非由惡說因是而窺禁律乃度世之檢括也且夫菩薩戒淨則彰離垢

之名辟支戒完則引無師之智聲聞戒足時俱解脫而可期內衆戒堅招感入天之不墜由是觀之戒法之時大矣哉自所推能從言索理則毘尼也木叉也因則聲教律焉果則別解脫焉直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從界說十方淨刹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七佛咸以戒律囑累之論云戒如捉賊善擒制也定如縛賊用機械也慧如殺賊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効克取究盡三菩提者決達清靜之域也戒律之功無與比矧以此法在師而不在資唯聞佛制行內而不通外無許俗傳故曰曲授祕方賜諸內衆事有懸合物宜象求在乎家人嚴君設訓家人囑囑同佛制教焉婦孺子嚶嚶同佛聽門矣一聽一制見其猛以濟寬一陰一陽見其開物成務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大則三聚威三身於果中小則形俱持盡形於因地受既如是隨則若何有威儀焉有細行焉爲有順違乃生持犯由是繁廣因事制宜及佛泥丸集成律藏初唯水乳相合一家之業無殊後則參辰各壘五部之分不類夢觀之占徵矣宗輪之論作焉刻浮樹高分影猶歸於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須到於孟津迨夫大教東傳梵書西至甘露本天人之食漢土爭奪金鳥還海上之飛東方舊識除經已譯問律何傳起後漢靈帝建寧三年初翻義決律大有比丘諸禁律至即曹魏法時三藏遊于許洛觀魏土僧無律範於嘉平中譯羯

磨僧祇戒本此乃此方戒律之始也自爾薩婆多律先化關中五分僧祇風行雨施迦葉遺部戒本獨來婆龜富羅聞名而已況乎僧祇部者法顯歸諸師判注云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也今著傳家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三十卷文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謂諸部文多僧祇略二一中不含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也或曰此略本傳此方猶法華華嚴等經鉅萬億頌中略出一分也僧祇亦爾又說曇無德律譯有重單準僧傳止覺明口誦也若據律序有支法領重譯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競且無指歸以義交徵其辭必息尋律文本即知異同如衆學戒初題云尸又屬賴尼如破伊蘭葉言此是覺明本也如言式叉迦羅尼如破伊羅葉即是支法領本也又一本三十卷一本六十卷謂紙墨分開不定非也分三十爲六十不其太相懸謬矣若斯二譯

臯白已分復次元魏已前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納戒及乎行事即依諸律爲隨何異乎執左氏經本專循公羊之傳文也至魏孝文世有法聰律匠於北臺山始手披口釋道覆律師隨聽抄記遂成義疏權輿既爾肯構繁乎天輪而只候中星大鼎而唯提附耳勅中法顯唐世懷素新舊兩名各擅其美曠乃成實有部受體雙陳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其有終南上士澄照大師勝靈三生遠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際優遊果證之中知無不爲繩愆糾謬以護持教

法爲己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

言行事者。以南山爲司南矣。丁乎大曆

新舊疏家互相短長。勅集三宗律師重加定

奪。時如淨爲宗主判定一家。當建中中。始

言楷正。號爲定疏是也。至今東京三宗並

盛。至於兼法出沒不倫。殊塗同歸。師資尙

異。至若成公演化靈臺敷揚。不離三輔之

間。俱備百工之巧。文綱道岸自北徂南。發

正輔篇從微至著。道流吳會。實賴伊人。淨

公作評家之師。源尙致感通之瑞。或抗表

論沒官之物。或成國證結界之非。或傑立

一方。或才雄七衆。述鋒芒之義記。出豕

亥之疑文。或燁帖紛拏。或整齊黜黜。若匪

乘時之哲。便應逸氣之英。不令像運之中

微降年唯永。終使壽星之下照法命唯長。道

假人揚其在茲矣。近以提河水味轉不如

前。座像塵埋仍觀更沒。大小乘之交惡。上中

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達。七聚威儀既缺

生善全虧。謂律爲不急之文。放僧落自由

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鉤。不習律儀難

調象馬。遂令教法日見凌夷。短則行果微

亡。折則年齡減少。合夫洪範中凶短折也。

又曰。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歸善。變犯成

持。或衆主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臣之

外護。必法教之中興如是。則同五福中之一

壽五考終命歟。又曰。嚴家無格。虜故云。昆

尼是正法之壽命焉。此科所班乃是鍊金液。

轉還丹之手。勸人服之。使其近添其壽。

遠則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獲其十利功

德。意在令正法久住耳

*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護法篇第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

務。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張特

推明敏。無何天皇即位。龍朔二年四月十

五日。勅勒僧道成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

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王之

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

歷累朝。抑挫。朝纔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

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爲量果。詞皆婉雅。理

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

無。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

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

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

時大帝至。六月。勅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亦

廢止。秀之爲法。實謂忘身乎。抗表之際。當

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

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謂秀等曰。勅令

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於是

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啓狀。聞諸達

官貴戚。若救頭然。時宜律師上雍州牧沛

王。啓別上禁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牘。所謂

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

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

尤工賦詠。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

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華

嚴等經。皆勅召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

屬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

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

滯。遂爲答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

賓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於智府。義在於

心外。如斯答對。堅陣難摧。赤牋曳而魔黨

降。天鼓鳴而脩羅退。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

也。於餘則難在禮殊易何邪。蓋不知教有

弛張。文存權實。謂爲矛盾。故行弔伐之師。

如小偏。神須請軍門之命。無二既披來

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晨之足。繫混

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違覺路。長

悟迷源。素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

語。以卒餘年。云。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爲萬

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時少比備。兼有文

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作真

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

密師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

盧郎之米粒矣。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

譯務。禮爲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主之名

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

但用此之戈盾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爲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爲關中人焉。爰祖及父俱馳高譽。立即隨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岐嶷有業。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昭仁寺。此寺卽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鑒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勅召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事在別傳。立以玄梵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福寺沙門彥懷續而成之。總十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懷續是也。立創業云畢。遺諸美。遂藏諸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掘以啓之。將出乃卽終焉。初立見尙書奉御呂才妄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教書責之。其書句有云。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乎。鼠見釜竈之堪涉。乃言崑丘之非難。殊覺觀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衆云。其外禦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玄覺傳

釋玄覺。俗姓杜氏。幼入玄門。機通經法。黃冠之侶推其明哲。出類逸群。號杜又鍊師。方登極錄。爲洛都大恒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道術之流推爲綱領。天后心崇大法。揚闡釋宗。又悟其食藜非甘。却行遠舍。願反初服。嚮佛而歸。遂懇求剃落。詔許度之。住佛授記寺。尋爲寺都焉。則知在草爲英。在禽爲雄。信有之矣。續參翻譯。悉彼宗之乖謬。知正教之可憑。或問之曰。子何信佛邪。覺曰。生死隱疾宜早圖之。無令臨。衡整轡中流。杙杙乎。有若環車望斗。効鬼求仙。以此用心。非究盡也。乃造甄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真。施設主客問答。極爲省要焉。疑不知厥終。系曰。知彼敵情。資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書弗地之譏。又猶秉燭霄征。便匪如入入關。歷聞玄覺曾寄黃冠。其本教。及歸釋族。斥彼妄源。不須四月而試之。已納一城之款矣。由是觀之。脫有違逆之者。則曰。吾當說汝真。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群書。辯給如流。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詔僧道定。奉化胡成佛經真偽。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錄經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

胡。胡卽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開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其月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不忍實專。矧夫三聖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然有空二諦。理秘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君之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互。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事煩。續說。經非。老

胡。胡卽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開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其月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不忍實專。矧夫三聖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然有空二諦。理秘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君之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互。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事煩。續說。經非。老

君所制設之則匪曰孝虧文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除懷即斷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倫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惡言不入耳其是之謂乎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爭多矣無若法明一言蔽之設或疑神抒思久不可酬況復萬乘之前孰能卒對昔楊素見嵩陽觀畫化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乎道士無言觀夫明之垂問義含兩意正爲化胡成佛旁覽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同天言傳授諸經是誰辯譯其猶一箭射雙鳥又若一發兩縱之謂歟

唐潤州石埭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版蕩遷家于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爲諸生及冠忽嬰惡疾有不可救之狀答心補行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光律師請者域之方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遺業之教一日理懺二日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於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焚難捐之指于時有異光如月騰腕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以動天地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戒身始披緇八年舉尤異行名隸于寺逮其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道場九旬入長行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人曰夫陰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非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中據石埭達分仙徑諸狂

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山神現形謂悟曰弟子即隋故新城侯曹世安生爲列侯死典南嶺今師至止願以此地永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吏部員外李華殷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畢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月比其釋教夫何遠乎如是往復應答如流華益拱手無以抗敵其扞護釋門驅場疇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不退之徒疑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於物如理答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趺坐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閏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紫紫粲然在囑門人湛一圓一等主之遷塔焉

唐金陵鐘山元崇傳

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不相始興文獻公子曾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廟已來非賢即哲崇幼而孤秀凝若斷山心喻美稟形同玉潔風塵不難立志夷簡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臥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遷心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縑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人哀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禪師諸受心要日夜匪懈無忘請益諸公乃揣骨千里駁

足可知因受深法崇靈臺虛微可含百神心鑒高懸塵無私隱既而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彝倫有叙時衆是瞻至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歷于上京遍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術藏至白鹿上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于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朝賢國寶或在遷軸起居蕭舍人昕與右丞諸公並領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彌日鉤深索隱標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懷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價漸高衣冠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爲憐然不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盤靈蹤遂東適吳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鐘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輝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首諸請道要益加師禮矣時道俗以爲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護持須選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頻告辭懇苦衆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間總二十年藉四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樂檀雲構丹牖日新蓋存乎無爲無所不爲者也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詎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日卒於山院春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泉

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于攝山之陽。依巖爲窟。累石不磨不翳。遵遺誥也。崇身長六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卽之生畏。意密情恕。心和行高。天姿龍象。生此岐嶷。享齡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豐碑。以紀化跡。樹于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

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卽大梵婆羅門之種姓。夙齡。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東征。至金陵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契度。既而群經衆論。鑿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難其移轉矣。奘門賢哲。幅湊。涉季孟於光實之間。其爲人也。猶昂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咸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心。有潁陽人章玘。垂拱中。中第。調選河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祕校。見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選糴。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教。定其勝負。言釋道意。政可除玄宗詔三教各選一百人。都集內殿。章玘先涉高座。摠葉靜能及空門思明。例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與章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勢絲自理。正直有歸。涉重問章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曰。姓章。涉將章字爲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法。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章始得三數載。不知此復是何章。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

章之事。凜然變色曰。可是庶人宗族。敢爾輕侮。朕玄元祖教。及凌輔釋門。玘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貴其銜。利口以解。疎狂奏曰。可是關外之人。非玄貞之族類。勅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加號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論一卷。亦卿問有言曰。涉公是章操之膏肓也。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爲最焉。晚節遭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南陽龍興寺。時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欺關相。謁曰。納衣小僧。向前某被門徒朝要連坐于此。適觀師常有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忠師曳裏。由此裏鄧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二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龜傳

釋神龜。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護卽度江祖十五代孫也。因官居于暨陽。龜生于是邑。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間。唱經聲。必有疑神側聽之貌。卯角聰。貼過人。年十二辭親學道。請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六年勅度。隸諸暨香嚴寺名藉。

依法華寺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爲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出補篇律記。昌扶其膏腴。窮彼術術。一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鑪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溪玄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玄疏梵網經等四教三觀等義。祕。難載。啓觀性知空。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問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居。安國寺公卿藉其風宇。迫慕者結轡而至。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荊南。邀留數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彌高。俱受心要。著作郎章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膽學與之調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舍人歎曰。開梨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爲能言矣。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爲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爲邑中故事。舊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爲序。自至德迄大曆中。類受請登壇度戒。起丹陽。泊平金華。其間釋子皆命爲親教師也。又以縣南路通衢。其中百餘里殊無伽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願布法橋。接慈行旅。遂於焦山。可以爲梵場也。得邑人騎都尉陳紹欽等。率群信。構淨刹。一紀方乃集事焉。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

明州以邦國聚落乃白廉使皇甫溫奏賜
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岳道士吳筠造邪論
數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觀察使
陳少遊請旨決釋老二教孰爲至道乃襲
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文爰據城塹
以正制狂旗鼓曉臨吳筠覆轍逆者破倒
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實爲之力歟末
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論矣邕
厭頤豐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置別榻
請爲僧統以加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
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道教門人跣坐端相而
歸寂于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日奉
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
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秘書省校
書郎陸淮爲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
慧照等咸露鋒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
部員外郎丘上卿爲碑紀德焉

唐朗州藥山唯儼傳

釋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亂懷憤敏俊逸
群年十七從南康事湖陽西山慧照禪師
大曆八年納戒于衡嶽寺希律律師所乃曰
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
巾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
焉一夜明月陟彼崖窺大笑一聲聲應澗陽
東九十許里其夜澗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
東家明辰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
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舉遐
邇喧然元和中李翱爲考功員外郎與李景
儉相善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獲譴翱

乃坐此出爲明州刺史期閑來謁儼遂成
警悟又初見儼執經卷不願侍者白曰太
守在此此經性急念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
名儼乃呼翔應唯曰太守何貴耳賤目翽
拱手謝之問曰何謂道邪儼指天指淨
瓶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翽于時暗室已明
疑氷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
天水在瓶又偈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
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
笑一聲初翔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爲文會
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籍爲文黜浮華
尙理教言爲文者韓柳劉焉吏部常論仲
尼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復之楊墨之流洗
然遺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子有
作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虞房魏既亡失道
尚華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
子同致君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
儒經梵書而稍復敢有邪心歸釋氏者
有渝此盟無享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
神是糾是矯無何翔邂逅於儼頓了本心
末由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
度使復遇紫玉禪翁且增明道趣著復性
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明白爲六情玷汚
迷而不返今奉復之猶地雷之復見天地
心矣卽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書露而且
隱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而不援釋
教其理則從真捨妄彰而乃顯自心佛事
言陳唯萌意許也韓柳覽之歎曰吾道萎

遲翔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功多迴是
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群
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大和
二年將欲終告衆曰法堂卽額矣皆不喻
旨率人以長木而枝柱之儼撫掌大笑
云都未曉吾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
佛書援證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
內剛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
語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儼公一笑聲
徹遐鄉雖未勞目連遠尋而易例有諸隆
堀永歎遠聲必盈道感如然不知其然也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釋林之年見乎
器局驚鳥難籠出塵心切往禮徑山國一禪
師爲弟子雖勤禪觀多以三密教爲恒
務初於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爲庵專誦
佛頂咒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
頭草屋多歷年月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
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
令密語不聞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
爲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
趨程西上心亦勞止擇木之故於章信寺挂
錫則大曆初也三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
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
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向空門異
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境
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蹠如常禮道焉時編
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躍者惠聞之謁開

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鉢鉢。或嚼釘線。聲猶脆脆。史華怯懼。慚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聲若雷響。帝遣中官羣庭玉宣慰再三。便廣賜紫方袍一副焉。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移安國寺居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宗聞是國一禪師。親門高足。倍加尊重焉。世謂爲巾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系曰。或謂惠公爲幻僧。歟。通曰。夫於五塵變現者曰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護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哉。瑜伽論有諸三神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爲洛陽人矣。冲孺之齡。舉持卓異。口不啻辛血性。不狎諂諂。遯矣出塵。故難留滯。年二十八。若瘦雁之出籠。投師習學。依隨隸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宗。思千里而請決。舉領整裝。開局見路。辭飛筆健。思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授心印。會先語。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峯。皖公。鏡嶺。牛頭。剡溪。若耶。天台。四明。罔不詢問。風

格高。遠神操。明澈。博識者。親親便伏。僻見者。發言必摧。時德宗方納鮮于叔明。令孤順。料簡僧尼事。時名有表直。諫並倖。尋時鮮于叔明。令孤順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於佛光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三。十一年。聞維摩。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建塔於佛光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

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

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遍參知識。影附南泉。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中。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賡。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員外。元和六年。隱嵩山。以著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山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勝早。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菜阿師。歟。白勤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千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續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經論。觸目菩提。常略提舉。神建不證。乃發

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聞諸理。常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爐手。恒磨錯。不覺目眦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利者。藥妙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碧巖冥然。跪於父母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滿師。而受訓焉。嘗授經法。目所經觀。輒誦於口。執巾侍。鹽灑掃應對。頗能謹風。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爲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藥山禪師。問答雖多。機宜頓了。候值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大興。教出遇昇平。相表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藥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離闕。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戎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決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齋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床。垂兩足。伸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唐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

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唐南嶽七寶臺寺玄奘傳

釋玄奘者。不知何許人也。性謬方正言不浪施。心靜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蠶繅。時謂秦布納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不立門徒。逍遙求志。而於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巡禮相見。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能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秦作會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勅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不為延燎。秦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開維收舍利。樹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為象骨偈諸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于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弱齡。便持異操。戲則聚沙為塔。摘葉為香。年九歲於涇邑水西寺。依清逸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福州兜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授律科。深得宗旨。新緇細縷。染色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有宣律師。舊院多藏。昆尼教述。因栖惠正律師法席。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廣見聞。方事講說。遽值墮厄。則會昌廢教矣。時京城法侶頗甚。傍徨。

兩街僧錄。靈臺辯章同推暢為首。上表論諫。遂著歷代帝王錄。奏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馳道情。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宜宗在天。坏戶重開。炎崗息熾。暢於大中中。凡遇誕辰。入內談論。即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總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目。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自上心。特賜師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滅。俗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十五日。寧于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書禮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跡焉。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勤傳

釋惟勤。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納擁身。衣無綳繆。號頭陀焉。初參雪峯便探淵府。乾化中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鐙燈。頓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緣道觀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於神都。舜韶齊聞不

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端盜王氏之青氈。以為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後世安知。于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其理事相融。證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奏賜紫袈裟。寶閣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脈者也。別著南嶽高僧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于岳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據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
釋道丕。長安貴胃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晏襄宗沿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為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夢神光燭身。因爾妊焉。及其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晡。父將命汾晉。會軍至于霍山。沒王事。丕雖童穉。聚戲終鮮笑容。七歲忽絕葷葷。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為軌範。九歲善梵音禮讚。是歲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學通金剛經義。便行講貫。又駕還洛京。長安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劉開道作亂。復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勇貴。每斗萬錢。丕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還食未。不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如此。年二十歲

入。外觀其侮不可暫亡也。嗟乎真教東傳累更年紀。受其艱否。屈指可尋。法弊有爲四相以之遷貿。明雖無損。一輪以之蝕。侵桓楚無端効奔得時而變法。德輿伊始。孤餘力而責僧。賴遠公之致書。因朝達之抗疏。只成暴政空縶人情。元魏懷邪周嵩尙辯。曇始乃呈其詭迹。道安盛奮其辭鋒。是待秦坑能逃漢律。始安一德疑其住壽。應真出沒其形。扶危拯溺者矣。秀也鍾其厄運。憤此反常。上牋若攻。礮之先登。爲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答權文學難詞。蔚成解判。惠立斥呂奉御圖注。免橫窺闕。兩面俱通。玄巖造乎甄正。一場賣勇。法明定其化胡。答孔老於李華。名儒僞伏。挫是非於韋氏。辯勢會強。嵩也掩徐獨記於天台。儼也令李成書於復性。其或角史華之術。因躍刀梯。諫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答而驚李懷作謠而占衡山。被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頗歸我。以前諸德超世卓然。式遏寇讎。閱牆禦侮。言其薄者則發憤忘食。殊弗防其反汗。其如阜原縱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鸞鵠之巢共覆者。其唯會昌滅虐。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趙歸真者。授帝留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揚。排毀釋氏。宜盡除之。蓋以歸真曾於敬宗朝出入宮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暴弑自然。事體如疑。京邑諸僧競生誚謗。歸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還遇武皇。因緣狎昵。署爲兩街教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

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真懼其動搖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共爲倚角同毀釋門意報僧譏謂之鍾耳衆輕覆車群噪驚蟄須彌鉢困其劫盡之風有頂低摧倚其宿春之杵詎云終否當有復時大中行廢教之誅會昌非後天之老吁咄哉歸真奇秘之術今古所無何邪能寄喜怒於天子之心雖王晉安期俱弗如也爾時玄暢法寶大師也納兩街之請操一割之刀纂輯古今搜揚經史成其別錄上其表賤逆龍鱗之手已伸探虎穴之心且勇膏肓之疾圭刀之散何施混濁之河銖兩之膠澀解如皆畏震所謂坐看暢公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折也凡今緇伍無縱毀謗毀謗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受之亦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儒云周武不落於阿鼻歸真自登於仙籍宜宗誅之已塞責矣是故比丘但自觀身行莫伺玄門非干己事又以空門染習如然無闕四支而傷具體各是聖人設教無相奪倫如此行時名其護法也老氏云六親不和則有孝子如無孝子之名信六親大和也已上諸公皆家中有競競詭譎乎因得善父母之名歟今我傳家止勸將來二教和同弗望後生學其訐直險在其中矣爲君不取然則臨機可用相事當行必任弛張勿爲膠柱然後知時名爲大法師也傳又云乎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其斯之謂歟

雖剗染率略無檢制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必如言居于武威肆意狂逸時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入州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論其言怒之不令在城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聞之降書召之檀特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豕能到龍門邪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候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枝杖頭刻爲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旂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侯景啓降尋復背叛歸梁皆可徵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戴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復戴問對同前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命葬之後魏晉陽河禿師傳

釋河禿師者不詳何許人也魏孝昌中於晉陽市肆間行往乍愚乍智作沙門形時人不測止呼爲河禿師及齊神武薨第二子洋文宣帝也武明太后見家貧甚與親戚言及家計正憂飢凍死耳洋方生數月尙未能言歎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驚而不敢言謂爲妖怪時傳禿師異射事多中巧誘而至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爲怪乃遍見諸子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祿位歷問之至洋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若諸子皆別無舉措矣後不測其終

陳新羅國玄光傳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塵決求名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求中土禪法於是親光陳國利往衡山見思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相參思師察其所由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利若神雖無堅不犯新猶劫具有染皆鮮稟而奉行勤而罔忒俄證法華三昧請求印可思爲證之汝之所證真實不虛善護念之令法增長汝還本土施設善權好負螟蛉皆成螺贏光禮而垂泣自爾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則綵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

既登寶殿大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同聲相應得法者蟄戶爰開樂小迴心慕者繼踵候至其如升堂受齋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互得其二種法門從發者彰三昧名耳其諸門生譬如衆鳥附須彌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滅罔知攸往南嶽祖構影堂內圖二十八人光居一焉天台國清寺祖堂亦然

系曰夫約佛滅後驗入道之人以教理行果四法明之則無逃隱矣去聖彌近者修行成果位證也去聖稍遠者學教易見理親也其更綿邈者學教不精見理非諦夫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斯頓心成佛也理佛具足行布施行會未嘗述行佛具體而微東夏自六祖已來多談禪理少談禪行焉非南能不說行且令見道如救頭然之故南岳思師切在兼修乘戒俱急是以學者驗諸行果其如入火光三昧者處胎經中以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利土洞然愚夫謂是造焚若入水界三昧愚夫見謂爲水投物于中苦薩心如虛空不覺觸燒者此非二乘所能究盡也斯乃急於行果焉無令口說而身意不修何由助道耶

隋江都宮法高傳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癯陋短弱迂疎可年四十許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

如今無異蠻貊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說晉宋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情然見人必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偏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扶風名族雄勇多武略不閑事體及臨州也每出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劍戟若虹霓映

平霜雪言以此可用威邊徼其奢僭過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誣告謀反靜懼即遣妻子百餘人入朝示無圖變陳主猶惑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必有反狀便可行戮實無逆謀直往代之臨汝利其財產至州不驗是非靜恃心無異束手詣臨汝便叱左右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効矣喜之先見皆同此類煬帝聞之追來揚州未久宮內樹一堂新成喜忽忽升堂觀覽俄驚走下階唱言幾壓殺其日夜闌大雨堂崩斃者數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言索羊頭帝聞惡之責以狂言勅鎖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勅所司覆驗禁閉之處門鎖如故守當者云喜見在室內於是開戶見裂裝覆一聚白骨其鎖貫項骨不脫帝甚驚怪勅遣長史王恒疾往驗之裂裝覆白骨皆鉤鎖相連鐵鎖磨其項

骨帝聞愕然稱朕尤增信重勅令勿輕搖蕩曰聖者神變無方至若喜還在室或言或笑守門復奏帝令脫鎖縱其所適有於

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酒啖肉都無拘忌俄而有疾常所臥床自撤薦席擲簀而歛寢令人於下鋪炭甚熾數日而終半身焦爛葬于香山寺側後四年南海郡奏喜見還在郡勅遣開棺空無所有矣

隋洛州欽師傳

釋欽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大業中至廣平形神乖謬造次難知發語不常既往爰中見靈通寺樹輒浮圖五級欲務高敞工作殺雞飲望而笑謂寺衆曰造此室爲衆曰功德佛事須用壯觀法師何斯怪問耶笑曰造烽火樓也當時縉伍互相非之曰風狂輩言何可取至九年塔尙未成賊寇四起州官警嚴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矣在所著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止宿之處亦無蹤跡然則時時變身在豕彘之牢即隨狔獠群隊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觀欽始變之時乃停留伺察意更觀其復入形也後果忽復形却於看人之後大叫曰爾輩欲何所觀耶群人驚愕合掌拜之其變無常皆若此也及天下喪亂亦失欽聲迹矣

系曰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通曰菩薩作用隨類化身以神通爲遊戲耳於遊戲而利益世主焉或曰魏齊陳隋與宣師耳目相接胡不入續傳耶通曰有所不知蓋闕如也亦猶大宋文軌既同土疆斯廣日有奇異良難遍知縱有其僧也其奈史氏未編傳家無據故亦闕如弗及錄者留

俟後賢者也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

本又慧顯誌

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葉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爲僧之後誓志遊方。始至西涼府。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即隸名於山陽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其碑像山貞元長慶中。兩遭災火。因亡蹤矣。嘗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大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卽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詣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勅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臘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憐悼。然于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勅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閣。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

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增弋交午。伽苦教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窓隙外。共知人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脈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金爲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呂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收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駙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嚥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瘞。或擲水餅。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馬也。警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咤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恒度。中宗勅恩度弟子二人。慧岸慧儼。木叉各賜衣五令。嗣香火。泊乎已滅多歷年所。皆現形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覓買齋器。

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來求買矣。遠近嗟歎。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焉。大曆中州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乘傳者。至十五年七月甲夜。現形于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勅中官馬泰誠宣放。仍齋捨絹三百疋。雜綵千段。金澡罐。呈太子衣一襲。令寫貌入內供養。又乾元中州牧李元有推步者。云爲土宿加臨災當惡弱。伽忽現形撫李背曰。吾來顧至汗出災銷。後無他咎。嘗於燕師求罷。屬稍是泗州寺。曾燕使齋所求物到。認塔中形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剎展轉傳寫無不遍焉。長慶元年夜半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遺形像若無損。咸通中鹽州者。本徐州戍卒。擅離桂管。沿路劫掠。而攻泗州圍逼其城。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陷宿州。以事奏聞。仍錫號證聖大師也。文德元年前寇侵軼。州將嬰城拒敵。伽現形於城西北隅。寇見知堅難下。駭而宵遁。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于北城。除勦戮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凭校恍惚間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逸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伽云。寒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綿衾法服施之。十二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墻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錫杖置于心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

動鼓角，賊驚奔獲，皆領姓韓，至是方曉矣。由此多於塔頂現小僧狀，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于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得子今聞有躬禮者，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不可愛度者如此。泊乎周世宗有事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如是達于州牧，皆未之信，自爾家家夢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和，勝曰大聖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北海區胡著作浩各為碑頌德，今上御宇也，留心于此，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迴因見伽於塔頂，作櫻孩相，遂登剎柱，捨身命供養。太平興國七年勅高品白承容重蓋其塔，務從高敞，加其累層，八年遣使別送舍利寶貨同葬于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構柴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災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欲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沼淮而下，至近浮橋，且止收為塔心柱焉，續勅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先是此寺因龕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為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宣宗僧伽實錄上覽已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為名，華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為剃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中和四年刺史劉讓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為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葬所，初夢都不介意，再夢如初，中遂得夢中所

示之處，欲施斷之，見有二姓占居，於是僦錢市焉，開穴可三尺許，乃獲坐兩，遂啓之，於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上，僖宗皇帝勅以其焚之灰塑像，仍賜諡曰真相大師，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龕焉，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恒隨師僧伽執侍餅錫，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馬妻恪自金沙羅而墮水，抵肝胎開羅漢井，宿賀跋玄濟家，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自爾詔僧伽上京師，中宗別勅度儼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別賜衣鉢焉，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安受性寬裕，不染俗塵，修學法門，無不該貫，文帝十七年勅條括天下私度僧尼，勸安云，本無名姓，亡入山谷，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飢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煬帝聞之，詔安遂潛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蘄州禮忍大師，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天皇大帝聞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止，中坐繩床，四方坦露，勸造寺以處之，號招提是也，如是却還家鄉玉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扃

衛森森和鈴鐺，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教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為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為，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閉，見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并，勸為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始中宗神龍二年九月勸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度弟子二十七人，復詔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闕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尙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許歲，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故也，火焚屍畢，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塔，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唐號州閭鄉高迴傳

釋萬迴，俗姓張氏，號州閭鄉人也，年尚弱齡，白癡不語，父母哀其濁氣，為隣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態，然口自呼萬迴，因爾字焉，且不言寒暑，見貧賤不加其慢，富貴不足其恭，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日角恒滴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修尤少，言語言必識記事過乃知，年始十

歲兄戌遠陽。一云安西久無消息。母愛之甚。乃爲設齋祈禱。迴候自。母曰。兄安極易知耳。奚用憂爲。因焚香餘出門徑去。際晚而歸。執其兄書云。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萬里。後時兄歸云。此日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其略而返。舉家驚喜。自爾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神龍二年。勅別度。迴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時。常詔入內道場。賜綿繡衣裳。宮人供事。先爲兒時。於閬苑與國寺。累瓦石爲佛塔。入內之後。其塔遂放光明。因建大閣而覆之。然其施作皆不可輕量。出言則必有其故。勅賜號爲法雲公。外人莫可得見。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博陵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盧氏賢而愛之。曰。汝可。一日。迴萬迴。此僧實誌之流。以可觀其舉止。知其禍福也。乃召到家。母垂泣作禮。兼施中金。比一雙。迴忽下階。擲其匕筯向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經數日。令升屋取之。匕筯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識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來。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偽造祕識。用以誣人。還令誣告得實。屠戮籍沒其家者多。崔氏非聖人。擲匕筯何由知其偽圖讖也。中宗末。嘗罵韋后爲反悖逆。祈爾頭去。韋后誅死。太平公主爲造宅於懷遠坊中。與主宅前後爾。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幸始平。迴出迎駕。時崔日用武平

一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義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多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義稷之誅。人益貴重。同時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問迴曰。此何人也。迴曰。觀音之化身也。貞觀中三藏法師西歸云。天竺有石藏寺。焚入時見一空房。有胡床錫杖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僧緣闕。法事罰在東方。國名震旦。地號閩鄉。于茲萬迴矣。焚歸求見迴。便設禮問西域。宛如目。囑焚將訪其家。迴謂母曰。有客至。請備蔬食。俄而焚至。神異之迹多此類也。正諫大夫明崇儼者。道術之士。謂人曰。萬迴神僧也。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甚至驚。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驅出。曳帝入反扇其戶。悉如常人。更無他重。撫背曰。五十年天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睿宗在邸時。或遊行人間。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帝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乃睿宗第二子也。天后曾抱示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也。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后。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迴望車騎。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禍滅。

及之帝愈知迴非常人也。出二。官人日夕侍奉之。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迴垂卒。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門人徒侶求覓無所。迴曰。堂前即是河水。何不取耶。衆於階下掘井。河水湧出。飲畢而終。迴宅坊中井皆醜苦。唯此井甘美。後有假託。或稱小萬迴。以惑市里。多至誅死焉。至于終後。右常侍徐彥伯爲碑。立閬苑玉潤西路矣。承曰。日行萬里。非人必矣。爲鬼神邪。爲仙術邪。通曰。觀行知人。迴無邪行。非鬼神也。無故作意。非仙術也。此得通耳。故智度論中。此通有四。一身能飛行如鳥無礙。二移遠令近。不往而到。三被沒此出。四一念能至。或曰。四中迴具何等。通曰。俱有哉。故號如意通矣。瑜伽論神境同也。云或羅漢有大堪能現三神變焉。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釋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歷下靈巖山寺。蹤迹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有馮生者。亦吳郡人也。以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子東越。方務治裝。鑒負錫來告去。馮問師去安所。詣乎。鑒曰。吾應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然吾子尉子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數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

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庭馮問道。蓋上人
庵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蓋馮疑異。默而計
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行
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
大驚。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
之視其真相。旁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
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
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
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
廡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
居士狀。經過山寺。寓過宿。而於僧厨借
筆視。僧衆皆不留意。詰旦僧遍搜索而亡
有客。見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奇。膚色皴
黑。眉長。且垂。眸子電轉。皆問青白。昂鼻方
口。張唇露齒。拳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
丈五寸。衣施袈裟。臂撐大珠。徒跣。衆見
驚。莫測其來。遠近咸格有梵香禮敬者。
有請福禳災者。或於暗夜殿中折案。聞有
行道之聲。由是烏雀不敢污踐簷楹之間。
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
嘗見形謂一老姥曰。貧道好食。焚香。疑是
聖者。翌日持簞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
三日民競送之。以菰蔣菜角黍米。蒲之。吳
人謂之焚粽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疾。醫
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衛屈入。
遂索水器。含嗽之。即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
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答曰。貧
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爲官。江表望
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補尚書刑部

郎。續漢桂州廉使。常念當年救病之僧。注
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貌。合寺
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
殿中見聖者形。曰。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
僧說其由。致通感難知。陸捨錢數萬。備香
火之資。却留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
於像前占燭燈。添油助燭。意蓋油塗髮
耳。居無何其髮焦卷而墮。傍人勸令禮懺。
別買麻膏。增炷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
教也。近寺有陸宣者。夢聖者云。受弟子
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
命畫工圖寫真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
方知告別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災。爾時
彌空亘野。食人苗稼。至于入人家食。繒帛
之物。百姓徬徨莫能爲計。時民人吳延讓
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即
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衆當詣闕乞
鐘歸寺。差僧選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
軍本局預陳囑託。及正詣鐘僧到見。司吏
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隸蘇州靈巖山寺。
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背因事遊吳。
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內計會鐘
僧也。然吳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由。曾有
梵僧來禮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歎
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僧
畫像此爲同也。州曰。歷下始蘇遇者曰陸與
馮。此爲異焉。斯蓋見聞不齊。記錄因別也。
原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漢或胡。或

平常之形。或怪差之質。故令聞見必也有
殊。復使傳揚自然多說。譬猶千里之外望
日月。以皆同。其時。邊旁雲物狀貌有異耳。
既是不思議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
同。可發例云。所傳聞異辭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
釋慧昭。未詳何許人。其爲僧也。性僻而高。
恒修禪定。貌頗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
必中。與人交言。且不馴狎。閉關自處。左右
無侍童。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餘者云。昭
居此六十餘年。其容貌無異於少時。昔日
也。但不知其甲子。元和中有陳廣者。由孝
廉調爲武陵官。而酷好浮圖氏。一日因詣
寺盡訪諸僧。昭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
來之晚乎。廣愕然自揣。平生不識此僧。何
言來晚。乃曰。未嘗與師遊。何責遲暮。昭曰。
此非食卒可言。當爲子一夕靜話。方盡此
意。廣甚驚異。後時詣昭宿。因請其事。昭曰。
我劉氏子。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
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文學自負。
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集賢俊。文學
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
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
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徒與
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
王叔陵。皆多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
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
叔陵被誅。吾懼不免。因皆銷聲匿跡。於
林谷。拾橡栗而食。掬溪澗而飲。衣一短

楊雖寒暑不易，以待所愛之所定，無何有一老沙門，至其所居曰：子骨法甚奇，當無疾耳。彥文再拜請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服吾藥亦無所補，遂告別將去。復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恭納其言，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闈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井塞，結綺基頽，文物衣冠蕩然而盡。故老相遇相携而泣。且曰：一人無良已至於此，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又聞後主及諸王皆入長安，乃率沈攸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王之故客也，思遇甚厚，聞其還往瓜州，則徑往就謁。長沙王長於綺紈，而早貴盛，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沈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漣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乎？吾自此且留晉昌氏堯之寨數年，而長沙州又數年彥文亡，吾因別築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體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二僧同至長安，時唐高祖已有天下，建號武德，至六年，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住焉。殆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酷熱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夢一丈夫，衣冠甚盛，熟視乃長沙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乃問之曰：王今何為？曰：冥官極尊，既

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之六世矣，悲夫。吾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怪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也。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再拜，願執經為弟子。昭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也。至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山南道路逢昭，驚喜再拜曰：願棄官請從師為物外之遊。昭亦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至天將曙，廣早起而省昭已去矣。廣茫然若有所喪，神情沮敗，自是盡不知所往也。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子時歲在丙午，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初吳人未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開悟。末主天紀四年，會尸解，真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瑩異，眉高隆準，頤脰昨碧而瘦露奇骨，真梵容也。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厥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躡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青目微眼，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跡似欲行焉。衆議假其靈輿，置於甕窰，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軀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華燈明，繒綵，廣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革血觸汚僧藍，人不堪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謁閭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即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蹤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

事訖便謁靈跡認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正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隣無隙光俄有一僧乘燭自隔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厄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屬會昌變永欣也。唯今大善獨留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後有曇休律師爲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麻上獻感應勝蟹各赴人家不可周述。今號超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施焉。沙門虛受爲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理且弗虛。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亡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捐世既遐唐來化越立逝屹然異中之異。苟非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孰能預於是乎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

釋道英不知何許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院焉。簡怪而問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飢餓甚久。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并從者三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事相候。耳。簡聞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食黃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來不無故。恨其如滅東周。絕姬祀。或責以功德。吾平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唯以救宥於恤憫

獨塞之。終爲未補。以福少罪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食。更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墓。爲殺害多罪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餘人不相見。吾緣責人不可妄行。崇禍所以然也。英指酒曰。寺主簡公將獻深有所愧。垂去謂英曰。其感此行傷費。饌飲可知。弟子有少物。即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塚。以其鏡上而高大。是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墓耳。英曰。往遭赤眉開發。何有物來。曰。賊取不得。英曰。貧道非發丘中郎。是出家人無用物所。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英感下趣。如此。罔知終畢。

唐京兆法秀傳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寺遊遊咸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虔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袈裟各五百條。可於迴向寺中布施。覺後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及募人製造巾衣。又遍詢老舊僧俗。莫有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報云。我知迴向寺處。問要何所。須并人伴等。答曰。但齋所施物名香一斤。即可矣。遂依言授物與秀偕行。其僧徑入終南山。約行二日至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巖石一具。驚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齋香。再三致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漫咫尺不辨。遂巡開

霧。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欄斑駁。剝飛天矯之騰。樓直飄稜之影。少選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而懸巨榜曰。迴向寺。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而聞鐘磬唱誦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遲迴引入見一老僧。燈

問再三。偈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歷房散手巾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既而却見老僧。若網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者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權代汝主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胡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間。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即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并袈裟手巾與汝主。自收也。秀禮拜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具述。本末。帝大感悅。疑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

系曰。昔梁武帝遣送袈裟入海上山。法秀迴向寺。燕師命使尋竹林聖寺。此三緣者名殊而事一。莫是互相改作同。截鶴續尾否。通曰。聖人之作。猶門內造車門外合轡。雖

千萬里之遠事亦符合者。蓋無異路。故如
樓子觀仙基。爛柯非止王質。有多人遇基
且姓名不同爲爛斧柯者不一。今送衣入
聖寺多者亦如此也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

釋普明。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
談佛法。舉擢玄微。莫可測其沈寥之高遠。
歟。大曆初年。受牒縣人請居。阿蘭若。學者
輿聚。塵中往來。白衣禮而施之。日以千計。
或一觀相。自然慈忿。望慈。食甚懷音。沿善
革惡。以歲計無央數也。右僕射義成軍節
度使賈耽者。本謫仙也。優游道學。率略空
門。機觀明也。若羊祜之識舊壤。蔡順之見
慈母焉。降心延請。住州寺。迎引傾郭巷無
居人。由是爲人說法。雖老不疲。行疾如
風。質貌輕壯。以貞元八年壬申閏十二月十
日。囑付門徒。奄然坐滅。生年或云三百歲。
以其年百歲者見之。顏容不易之故。依天
竺法。火化。收舍利二七粒。堅固圓明。群信
於明所居禪庭。立塔一所。後遷座於塔下
焉。明亡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靜邊塞。滑人
有材勇者。柴清。因覘險狹。深入虜庭。巡邏
者多。乃晝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
見明在前導。若老馬之先驅焉。及抵漢
城。忽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禮。遐邇傳之。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唐嵩嶽破竈僧傳

威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八人

釋破竈。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參
事嵩嶽安禪師。號老安。是歟。通微禪法。道
遙弗羈。恒理求而不見其前。別塗取而莫
趨。其後。嘗遇巫氏能與人離竈。版覆若漢
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
其解奏之時。往往見鬼物形兆。閭里迭畏。
傳于衆。多殺少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
竈。乃。諸蓋擁之。祕而罕觀焉。揚子所謂靈
場之威。宜夜矣乎。時墮語之。始勸巫者。終
爲神說法。已告云。我聞師教。決定生天。乃
現其形。禮辭且曰。蒙師提耳。獲益彌深。得
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即神祠也。隨而
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驚駭。此師
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墮也。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

舒徐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
之曰。善來仁者。胡謂而至。曰。師寧識我邪。
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
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
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
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
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
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尙不能。如是。又焉
能生。死。吾邪。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
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
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
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
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
我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卽爲張座焚香。
秉鑪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卽當曰
能。不能。卽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
珪曰。汝能不淫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
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
曰。何之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
囊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
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
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
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謂
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
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是。是爲
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
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
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
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

則雖娶非妻也。雖娶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悖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雖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遠天不爲妄。悖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頓首曰。可得聞乎。曰。汝能假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擎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用。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願叛佛邪。隨意

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猝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卽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行仗。又復碧霧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竊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電隆隆棟宇岌岌。將圯。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礮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栢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蛇焉。春秋七十三。遂營塔于嶽之東嶺影堂。存于本院後。十二年告成。縣尉許壽追珪之德。爲記焉。

唐。廬江灤山天柱寺惠符傳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厭在家。忽投香嚴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沿山。據草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南嶽之祭于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焮焮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運業通來爲受戒。斯須須按蛇。蛇變而去。果化成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披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符云。若私度有愆。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縱之。符凡見瘡癰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休環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爲哉。又休環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災。當求善禪服者。或能免矣。軫知安奇術清行爲時所重。致書于休環。安即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徒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環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靜傳徐果

釋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陶。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法。將終合掌加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院鑿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之。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鎖。可五丈許。鏗然響亮。環杖頭而行。別樹塔重葬。衆咸驚歎。少頃靜警然滅沒焉。

系曰。有情遺骸引因。踐果也。凡夫身中。節不相至。十地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鈎鎖形。則超凡夫未階十在此乃八臂那羅延身。骨節頭相鉤是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謂渾不可謂爲砂也。含玉之石之謂璞不可謂爲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輒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先爲術元。是難測之士。

坤維間往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疆隸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爲僧。典床座。俄有僧遍身瘡疥。衣服縷縷。遠寺中僧衆觀之。無不厭惡。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室。安置度夏。夏末辭去。一問去。何所。答曰。歸庵中。又問庵在何也。只在大乘寺東。一曰。某日前方自彼來。勿見庵處。曰不信。但來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候。因携手入一精舍。樓閣森嚴。殿堂交錯。且非人間景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巖石。方知聖寺耳。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流云。

唐西域亡名傳

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縷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章南康阜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連名請至。章氏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而齋畢。章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衆僧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人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章君曰。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人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章君固問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爲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

爲蜀師。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往在劍門。與此子爲善友。既知其生于君門。吾不遠而來。此子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又單字武也。張鑑出爲鳳翔州節度。奏皇權知隴州。及鑑爲李楚琳所殺。半雲光請皇爲帥。朱泚不得已用皇爲鳳翔。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與元中駕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爲成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并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未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皇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貴僧差重。賦斂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奇。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其記。京邑歸信千計。每夕獨處一室。闔扉徹燭。嘗有僧於門隙間窺其所以。見玉口中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終時方大暑而尸無萎敗。宰臣第五琦與玉相善。及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隨有祥光自口而出。晃然四照。琦愈奇之。琦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爲太子賓客。至京尹玉皆預言。榮貴轉轉相半。皆如其言。刻意歸信。

焉

唐號州閩鄉阿足師傳

釋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癡濁，精神膏然。時有所言，靡不先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閩鄉，以其種法云公之鹿，獨憶往來爭路禮謁，檀施山積，曾無顧瞻。人有隱憂，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家翁張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溢，少子息，臻恒懼，錢帛身後無嗣，後產男，既愚且蠢，手足拳攣，語言蹇澁，唯嗜飲食，殆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可十七，父母鍾愛，縱其須索，迎醫求藥，不遠千里，數十年後，家業罄窮。或有謂其臻曰：阿足師，其實寶誌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閩鄉，叩頭投淚，告其拯拔。阿足瞑目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數年，憫汝勤拳，為汝除去，即令遷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引其男赴子道場，時衆知阿足奇異，觀者如堵，少選指呼，壯夫三數輩，叱曳其子，令投諸河，隨急流而逝。臻且哀且驚，莫測其由。阿足語臻曰：為汝除災訖，良久其子忽於流數十步外，聳身水面，戟手罵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身高呼，辭理分明，都無癡濁之狀，須臾沈水，不知其他。阿足由茲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蓋大曆建中中也。殆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勅給為大圓禪師，至今陝號之間，猶崇重焉。

焉

唐天台山封千師傳

釋封千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唱道歌，時衆方皆崇重，及終後，於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恒人之常調，士庶見之，無不傾禮，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微亦相類，風狂之相過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厨執爨，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其顛狂，亂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閭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疼，差甚，醫工寡効，邂逅于道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患，于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閭丘異之，乃請千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閭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厨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千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千舊院，即經藏後，今闕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爨，閭丘入于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千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誦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閭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咄，後執閭丘手，裹之，若櫻獰，呵呵不已，行曰：封千饒舌，自此二

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千又嘗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于禮之未起，恍然失之。

次有木漬師者，多遊京邑市廛間，亦類封千，入莫輕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章述吏官作封疆之封，閭丘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就是。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為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瘠，以樵皮為冠，曳大木屨，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閭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滅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閭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頗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誦誦，後曹山

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唯呼爲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句歷然雅體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封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燭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鑒而復呼僑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節大笑僧乃驅之靈燭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滌纔畢澄濾食滓以荷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三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

是夕神附夢與闍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嘩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咸著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拾得俱容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閭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閭丘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悶焉復賜赫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閭丘也又大溪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澗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沒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爲年壽彌長耶爲隱顯不恒耶易象有之小孤乞濟其此之謂乎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智說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群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調智說禪師有處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磨納九條衣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問一日果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水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臥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嗅而往往往夜間坐床下獨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晝在冢間夜坐樹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漸見重爲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禮謁之屬明皇達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

之時成都縣令楊整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卷幕楊整叩頭拜伏端而不救語懽畢風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勒檀越造淨衆大慈菩提事國等寺外邑蘭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拾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柏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終或問之曰何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隱不可知諸而叶韻記薈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衆例從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泊乎宣宗中興釋氏其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爲齋辰去迎取已時已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所致也原其相

之舍利分塑真形。爾日面皆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頗鹹。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偉哉。後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史韓洙撰碑。至開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聖堂碑。推相爲一證也。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發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燬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系曰。塔焚皆云往東海。海豈納懷信耶。通曰。五行爲物。亦七大性可弗周。遍法界乎。順則相生。逆則相害。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齊。證知唯有識耳。且天仙鬼物與人相反。殊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物變化。鬼神則散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也。凡塔刹殿廟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也。如陳重雲殿天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又近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焚。朗州守此夜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昇荷重

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亦不可測之僧也。

唐陳府辛七師傳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之。既熟入耳。更無別召體焉。實陝人也。始爲兒時。甚聞薩肅不啻狎弄。少即老成。其父爲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爲謂其母曰。是子非常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過知佛法。可以宗尚。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緣師教。及鐘。茶。夢。陟。配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加柴毀。先是郡城南有瓦窰七所。一日哀號之際。發狂遁去。其家僅輩。隨迹尋之。見其入窰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燦若金色。家僮驚就問無言。懼而徒步。次窺一窰復見七師同前相狀。如是歷遍七窰。一一見其端坐發光。是以陝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傳

釋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爲僧也狂而不亂。愚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爲聖。安國寺中居住出入無拘。見本寺修營殿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榮陽鄭萬鈞。雖琴瑟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灑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告之曰。某自叨選尙願得一子爲嗣。唯師能致之乎。和曰。易耳。但遺我三千正絹。主當誕二男。鈞動重如聽佛語。出絹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閣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天下爲公主作兒。

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妊二子乎。爲轆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揚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癯陋。性多桀黠。其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繡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暫脫。蚤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魚。日聚惡少。闖闖。或醉臥道傍。揚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賊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少壯。圍擊。觀者圍匝千數。少壯爲大師所困。進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廣衆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闔閭間。割奪人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善年僧。召大師。誠勸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奈何食酒肉屠大豕。彊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鬪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不容。執見官吏。被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擅腥。爾安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善年且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

於門隙視之。見大師坐。席放神光自眉間見。朗照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寺僧奔至。瞻禮稱歎。或有懺悔會誘之者。或有彈指讚詠之者。明日。群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眼目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之爲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覺傳

釋明覺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禪法。覺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於衡巖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恥。時目之懶瓚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食。或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云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或隨逐之。則時出言語。皆契佛理。事跡難知。天寶初至南嶽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鄭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嶽。而潛察。覺所爲。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願知音。能辯休戚。謂覺曰。經音懷愴而後喜悅。必隨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環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拜而已。頃正發半。篝火出。李昭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李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路極艱。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蹬道爲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縶絆而挽之。又

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覺曰。奚用如許繁爲。我始去之。衆皆大笑。覺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衆僧禮而踴躍。一郡呼爲至聖。太守奉如神明。覺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覺曰。授我一小簍爲爾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踴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衝之而去。墜既去矣。虎亦絕蹤矣。李鄭公於天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卽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嶽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傳掌樞務。權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爲朕師友。今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尋爲崔圓李輔國害其能。必懼乞遊衡嶽。詔許之。絕粒數年。遂見覺焉。後終居相位。一如覺之懸記矣。勅謚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沖孺出家。作爲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進。時號頭陀。及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刺髮爲僧。至是待駕得度。其言信矣。駕去。縣邑二十里。開逕。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絕多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劍門山。神見形。迎駕稱姓李氏。勅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臺。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名城山。乃悟山神扈衛之意。遂改雲頂爲慈雲寺也。駕後卒于此寺。又福州楞伽寺釋懷一。景龍中

銳意於愛同寺東造精舍。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擊闕於地。一異之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沸湧。此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候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恒。次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爲碑紀德。襄州節度使于頔書焉。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

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平達。法恒爾遊方。凡遇通人。卑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勸助。收舉坐具。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又冥然降舍利骨。尋分於南湖塔中。泊至德二年。令弟子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練之心感。子冥理也。後滑臺守李嵩著碑文并書。相次智恒繼居法華院。卽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相埒。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真作碑頌。楮長文書。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齊。化于閭俗。無不重焉。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卽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爲時輩所推。聞牛頭山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感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頓悟上

乘威既得人如老氏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鄆聚忠即繼踵茲峯夙夜精勵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鎗衆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床晏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類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深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競銜柴遷寓他樹合郭道俗觀者如堵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入爲上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苗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遠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利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于山中烏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岳牧章公捐聞而哀愴遣使贈賻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于時炎蒸至七月七天下雨絕涼八日神柩出巖塵不飛又有群鶴徘徊輿上送至山門遷後數日墳內放光照于山林五年春依外國法茶毘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

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願獲咸於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眉徑寸儀容殊偉鶴鵲龍騰神氣孤拔色如金聚含光玉潤苦梵僧所居帳幃弗張蚊蚋不犯會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遯嘗有虎鹿並各產子馴遶入室會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上元令長孫遂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吼遂乃驚怖莫知所爲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于林中遂恐備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張盜來竊之虎乃吼喚逐之盜棄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序及行路難精旨妙密盛行于世又鄆中釋圓寂氏族坐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奇年矣襄州節度使錢綬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留人也出離塵垢慕尚逍遙初以戒律飾躬後以禪定爲務於荆郢之地參問祖師既丁安然迴依洛邑天宮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秀道聲聞于后聽屢詔入禮重其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誠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留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云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寺鐘樓遭燬又有寺經藏燬燬殊可痛惜時衆不喻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潯陽時曾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誠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所歸心送瘞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焉

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
釋惟忠少爲僧勵精自行在平群等莫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誰繼不道令數輩操刀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骨沿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寶軌爲長吏劍門佛首光見引達于府寶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舉寶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

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矣。忠於天寶中。於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盡於聖廟勸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塔心柱邪。是知庶女時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觀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之感物也若此。會昌拆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自觀。將倒之時。赤光見于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棗樹。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再置其棗重樂也。忠後終。寺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算已定。晷刻弗移。如其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當替數之彊。與數必弱。與不勝其替矣。大中之興。替不勝其與矣。若不爲四相之遷。非繫與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爲之法。詎免遷流者乎。吁。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三十二人 附見四人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勤慕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開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說禪師。寂預誠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黃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刺于是郡。終於釋子。苞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爲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屈諸僧升聽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悻悻。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擣頰之聲。禺中氣絕。自此人謂爲妄欲。加諸道人。一至於此。寂以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資中至今崇仰焉。

唐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

釋無著。永嘉人也。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大道。約志遊方。抵于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教。凡諸經論。志極旁通。然於華嚴海。終誓遊遊。以大曆二年入五臺山。肆欲觀聖人之境界。五月到華嚴寺。挂錫。始於堂中。暇茶見老僧。寢陋據北床。問曰。子從南方來。還齋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週視之間。失僧之所。于時神情懽懽。恍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觀。石曰木杵。後得入聖寺。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爲快乎。次由般若經樓。見吉祥鳥。羽毛青絢。雙飛于頂上。望東北鼓翼而去。明日有白光兩穗入戶。悠颺少頃而滅。同房僧法等見而驚怪。言曰。此何祥也。願期再現。斷衆生疑。尋覓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中致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壞形服。龜短褐。曳麻屨。巾裹甚異。著乃迎執其手。問從何來。翁曰。山外求糧。用來居。在何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云。師何戾止。答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因耶。答曰否。曰。既不因。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沈。胡可怪哉。曰。師若昏沈。可去煮茶。煮茶乎。翁指東北。見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蹣跚而隨。至寺門。喚均提三聲。童子嚮唯開闔。年可十四五。垂髮齊眉。衣褐襦。牽牛入寺。見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金色。其間華嚴非人間之制度。翁踞白牙床。指錦墩。揖著坐。童子捧二甌茶。對

飲畢擊武珣器滿中酥酪。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神府明豁。悟宿事焉。翁曰。師出家來。何嘗何慮乎。答曰。有修無證。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提心。曰。師以初心修得。又問。齒臘幾何。三十一矣。翁云。師之純淑。年三十八。則其福根。發植此地。而榮茂歟。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賊足。吾年老朽。從山外來。困極欲休息也。著請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緣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憂愁曷已。此乃師有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願離他。又問。持三衣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著曰。亦有舉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急護。翁拂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偈。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究竟盡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凝神。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智門。敢忘指決。丈人可謂知言。銘刻心府。翁喚均提可。送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腰。與童子辭。肩齊步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此何伽藍。不懸題額。童子指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傳。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著惟付少選。曰。金剛下有般若。童子院爾。適入者般若寺也。著携童子手。揖願而別。童子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編帶與玉玦乎。童子遂宣偈。云。面上

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真常。偶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俱滅。唯見山林土石。悵悵盈懷。歎歎不已。歎曰。緒言餘論。若筆端之末。響猶在乎耳。誦觀山翁立處。有白雲冉冉湧起。去地尋常許。變成五色雲霓。上有大聖乘師子。而諸菩薩圍遶。食頃東方白雲一段漸遮菩薩面。群像與雲偕滅。著倏見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人。相將還至。窺前作禮。忽聞山石振吼聲如霹靂。諸僧奔走。良久寂無所覩。著遂陳遭遇。六人悔責不見聖容。咫尺綿邈。知罪障之屏翳歟。著遂隱此山。而終元和。中門人文一追述焉。

唐真定府普化傳

釋普化。不知何許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真率。作爲簡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指教。深入堂奧。誠令保任。而發狂悖。嘗與臨濟玄公相見。乃對之以之。鷓鴣旁侍。無不哂笑。直時歌舞。或即悲號。人或接之。千變萬態。略無恒度。一日。擊挾棺木。巡街。徇戶告辭云。普化明日死去。時視之。知不可言。趙人相率。隨送出城東門。而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島。經二日出南門。人亦隨送。又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門北門出而還返。人頗意怠。一旦坐于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著述者。以其發言先覺。排普化爲散聖科目中。言非正員也矣。

唐漢州棲賢寺大川傳

釋大川。不知何許人也。沈默自居。節操彌

厲。戒無遺穴。言不浪施。於漢州棲賢寺。行四聖種法。克苦既增。川也其樂也。泄泄綿竹之人。無風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臥于寺外。白衣具。床榻相率昇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前若導焉。始履門闕。寺額豁然墮地。遠近驚歎。又此山靈異。不容龜鄙。有僧深藏者。不謹。多所違犯。神人擲于山下。可七里許。唯傷足指。從此無不悛革守戒者。大曆初。北山變成黃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次闕城法。炯者未詳何許人也。行頭陀法。克苦克勤。激勵閩人。辭氣剛直。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鐘。相傳云。昔有人往廣州募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值風濤沈溺。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炯欲出此鐘。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惜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爲信。當爾時。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焉。

唐西域難陀傳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乎。其爲人也。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衆說法。成

將深惡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

道寄迹僧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

妙於歌舞。成將乃重之。遂留連爲酒肉

夜宴與之飲唱。乃假稱袴巾櫛。三尼各施

粉黛並皆列坐。令誦調笑逸態絕世。飲欲

半酣。喜謂尼曰。可爲押衙蹋舞乎。因徐進

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跌伎又絕倫。良久

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女風邪。喜忽起

取戒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遂斬三

尼頭。皆踏於地。血及數丈。成將大驚呼。左

右縛喜。喜笑曰。無草草也。徐舉三尼。乃

節竹杖也。血乃向來所飲之酒耳。喜乃却

坐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

血污。身即坐於席上。酒巡到卽瀉。入斷處

面色亦赤。而口能歌舞。手復擊掌應節。及宴

唐壽州紫金山玄宗傳

釋玄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

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照

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謁朗禪師門。若

真金之就冶焉。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

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

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哭婦

堪哀。從宗卜居。嚙絕迹。自遁入山者

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

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

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

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

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湣

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唐袁州陽岐山廣敷傳

釋簡。若西域二十諸中五唯量五大。與釋

氏法名同。所計天殊。良難區別。哉

唐鄧州烏牙山圓震傳

釋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學。入

庠序。研究五經。候遇雲遊沙門。寓宵。其父

爲州衙吏。酷有道心。留是僧供施。震禮奉

其僧。聽其談道。頗覺入神。捨儒典。披釋

經。頓辭所愛。往白磁山。禮智幽爲師。受

教。後遇荷澤禪師。得法。隱南陽烏牙山。先

是山中多巨蛇。澤穴有毒龍。鄉人患之。

及震居此。二物潛蹤。曾有一人形服且異。

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歲。今感無心之

化。絕慮之修。吾曹冥感超昇。可非師之力

歟。貞元六年終。享齡八十六。弟子奉全身

入塔焉

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

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慈心面

貌惡。穎悟天然。七尺成軀。頂髻奇骨。特高

才力可敵十夫。嘗自誨曰。六籍裏中。三清

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于時落髮涉海

捨舟而徒。振錫觀方。遊近至池陽。觀九子

山焉。心甚樂之。乃逕造其峯。得谷中之地。

面陽而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磻汲

趣爾度日。藏骨爲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

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

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澤。豁然。時謂

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其山天寶中李

白遊此。號爲九華焉。俗傳山神婦女也。其

峯多冒雲霧。罕曾露頂歟。藏素願持四大

味不足。以化難化之俗也

●乃二又● ●壽州一● ●奇二奇● ●耶二耶● ●廣二廣● ●悟二悟● ●才二才● ●活二活●

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爲繕寫得以歸山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雲日鮮明居唯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郡老驚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建中初張公嚴與是邦仰藏之高風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礪如麵而供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資命南方誠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墻廟取之無盡以貞元十九年夏忽召衆告別問知彼往但聞山鳴石隕扣鐘嘶咽如跌而滅春秋九十九其屍坐於雨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身之動骨節若撼金鎖焉乃立小浮圖于南臺是藏宴坐之地也時徵士右拾遺費冠卿序事存焉大中中僧應物亦紀其德哉

唐婺州金華山神暄傳

釋神暄俗姓留建陽人也幼而沈靜非問不言客遊婺女入開元寺志願出家焉無何本郡太守入寺訪其師見暄神彩朗練太守善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是子真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衆圍繞必超上果非凡氣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納戒畢於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窟居中止息不構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床榻然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

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拱手白暄曰赤松洞之東峯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暄隨請往往數年越多微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既真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呪功倍元和八年范歆中丞知仰遣使齎乳香毘闍器血施暄並迴施現前大眾次中書舍人王仲請於大雲寺爲衆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甄請不赴八月俄迴舊山人莫詳測候云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暄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凍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道閣之聲明且見一小峯移矣

唐澧州開元寺道行傳

釋道行姓楊桂陽人也自生已來神府聰利肌體冰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於南岳般若道場受學於鍾陵求訣自默證法號自在三昧由此布納蒲鞵用資殘息而已就澧陽西南伐木爲室方丈而居虎豹多伏於床榻之間後有齋材殖爲營堂宇曾未決旬一皆周具視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洽材驗力也太守苦召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終年六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

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閭山廣福院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

禪法洗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宴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遠垣牆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或瞻觀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于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施爲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爲忘形之友源父僂居守天寶末陷於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即僧之別墅也以爲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一器隨僧衆飲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刺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繡負器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奚獨泣爲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洛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認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塘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

致觀到此哀慟殆絕。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親族畢集。以枯魚濁酒饋于水濱。李往授符水。觀具其沐浴新其衣。裝觀其死矣。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浩然。觀又歌竹枝。查巖前去。詞切調高。莫知所謂。歎曰。真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舉凡路殊。諒有之乎。初源忿。父遇害賊庭。時方八歲。爲群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府掾。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至於榮辱是非。一皆均等也。時相國李公德裕表薦之。遂授諫議大夫。子時源已年八十餘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長慶二年也。

見有我宗自許。若然者未可定。執已行之教矣。共如觀也。果證高深。同智論中多種不思議也。心思言議千里難追矣。唐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

釋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擢齡爽俊。始研尋史籍。而於醫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門僧臥疾。幾云不救。藏切脈處方。信宿平復。其僧多接談玄旨。爾萌出塵之意。年已長矣。懇辭親投。本郡平田山寶積院從願師下。受教納戒。後遊謁大寂禪師。言喻若石之投水。儼然北下。廬山登五老峯。愛其靈異。獨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澗。聊延形氣。而止數年。有二仙乘雲而來。終日談論。或留宵宿。或經月不來。或繼日而至。他人有見者。旁說不同。及乎學僧臻萃。全無蹤跡。又一日告辭藏云。且歸山去。師當好住。由是道且馨香。極越共營一院。寶曆中示滅。年八十二。其年三月四日入塔云。

系曰。藏隱五老峯。時二仙來終日談論者何。通曰。昔劉向輯列仙云。若干人見于內典。歟。又裴周桐栢三真人弟子。各半學佛法。可非來問道乎。詩中草蟲之應。阜蠢同也。唐洛陽香山寺鑑空傳

系曰。觀觀未死。先寄胎者。聞必不信何耶。違諸聖教也。嘗聞閩尼多許。族姓家婦女爲兒云。便來也。及終有以朱題牌。當日有家生子。身有赤文。便來二字焉。此類亦多。莊子所謂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其或竺乾異計有教未來。佛或別會曾談。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爲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于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議求餐於天竺寺。至

孤山寺西。候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爲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越越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擅氣微存。聲澤響清。終不可致。質偏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

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
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
寺遇河東柳環親說祇由向環環聞空之
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
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
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環詰之默然無答
乃索程筆視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
與一沙衰恒河沙冤而置大而擊牛虎相
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粟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
之藥解諸國言音同也覽鑑而知吉凶者
與類圖澄陰麻掌同也食素臨鑑豈偶然
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而答塞柳
環之問驗在會昌之毀教矣時武宗勸僧
尼反俗計二十萬七千餘人圻寺并闢若
共四萬七千有奇故云與一沙衰恒河沙
冤在置犬仍擊言殘害之甚乙丑毀法丙寅
厭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絕其華爾芬
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
是乎

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

釋道行姓梅氏會稽人也父爲越州衙吏
行弱齡知書比成造秀有僧分衛行接之
談道頗精禪觀遂求出家至四明山保壽
院智幽所稟訓進修拾薪汲水後遊南岳
開江西大寂道化往親附焉思養聖胎見
羅浮奇異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
溪仙人仙禽玉樹朱草生于上半入海中
行居于石室默爾安禪然或山精水怪往往

驚鳴行視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正衣
冠華楚再拜稽顙云我居此中僅二百載
今因師住冥感匪躬道遙脫苦歸人趣受
樂矣其感物多此類也寶曆九載疾終春
秋九十五其年九月十八日入塔焉
唐潯州普滿傳

釋普滿者未知何許人也於汾晉間所爲
率意不拘僧體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
斥事往必有徵故時人以強練萬迴待之
或入稽胡激勸修善至有罷弋獵者建中
初於潯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
者云此水連涇水雙朱血滿川青牛將赤
虎還號太平年題後人莫能知至朱泚爲
涇源叛徒推擁駕幸奉天于時天下徵兵
關輔賊據圍逼連戰人方解悟此水者泚也
涇水者涇州來兵始亂也雙朱泚與滔也青
牛者興元元年乙丑乙未青也丑牛也其年
改元貞元至二年丙寅丙火赤也寅虎也
至是賊始平故曰還號太平年也

唐江陵府些些傳

釋些些師又名青者蓋是不與人交狎口
自言些些故號之矣德宗朝於洛宮游衣
服零落狀極愁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
爲故無定檢嘗遇醉伍伯伯於塗中辱
之抑令唱歌些些便揚言揭調詞中皆計
伍伯從前陰私惡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慚
悔旁聽之者知是聖僧拜跪悔過焉貞元
初多入市肆聚群小隨逐楚人以與笑本
矣後不測其終大有僧懸狂遊行無度每

斷中唯食麻油幾升如見巨器盛施之則
喜荆洛一家特召吸麻膏是日又在湖南
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系曰些些之聲爲商爲羽耶通曰傳家采錄
其例有二一則按文不音二則口授知韻
今得些些者按文也若楚詞聲餘則蘇箇切
也若山東言少則寫邪切焉此師荆楚間事
也其二音以聽來教些些名同鳥獸之自呼
也

唐吳郡義師傳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
倒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
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
斫劑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
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
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燬唯
所載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
常積聚壞腐蓋木佛像悉代薪炭又於煨
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盆彌漫撫掌大
笑不具匕筯而食面垢不顧醜之輒陰
雨吳人以爲占候及將死也飲灰汁數十
斛乃念佛而坐土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
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出郊外焚之
又京兆安國寺僧事迹不常熱地而燒木
佛所言人事必無虛發此亦不測之僧也
復次京師永壽寺釋証智不詳生族貞元中
於京寺多發神異而來問知或畫在張演
蘭若治田夜歸寺中其蘭若在漢陰金州
相距京甸七百里焉時號智禪師此之長

足安法雲公也。皆能致遠於瞬息間。道家謂之縮地脈。而能陟遐矣。若於色塵作神變。雖遠而近也。次薦福寺老僧。專務誦持。罕有間缺。言未兆事。來如目擊。大和初。相國韋公處厚好重空門。逐月別召名德僧食。老僧見韋新登庸。曰。大奇。相公得如此好減度處。人皆不喻。後因奏對於文宗御前。疾作。僵仆殿階。及扶昇出殿。前氣已絕矣。方驗老僧言死在內殿中。故云好減度處。卽開成中也。後不知其終。

唐唐州雲秀山神鑒傳

釋神鑒。姓韓氏。潯陽人也。稱歲淳靜而不雜。群童父爲齊安掾。且歸。心釋氏。嘗於麻署陳像設。命僧徒讚唄揚音。法樂俱作。鑒則喜色盈顏。隨僧不捨求願出家。父母無計阻之。潛投東林寺貞素律師下修學。後講通大涅槃經義。乃南格豫章參大寂禪師。續於懷安西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獸旁午率多作害。從鑒居之。虎災弭息。遠近稱之。忽有戴平幘男子。望法座致禮。勤重。候爾無蹤。七日後有冠裳宛異者。於方丈前升空宣言曰。此大師者眞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來報之。其徒聞見知鑒道高。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十五日藏之于塔。凡得道之人。地神報空神。展轉至于有頂。於斯見矣。

唐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物外

釋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足指間有_二繇_一。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網漫相。

唐洪州黃蘗山希運傳

釋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傳。鄉校推其慧利。乃割愛。投高安黃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間隆起。號爲肉

宋高僧傳卷第二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四正傳十八人
附見三人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

釋神英，同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非歲從師。誦誦精勤，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枝錫游遊，訪知識，早通玄話，兼擅論經。相次參神會禪師，謂英曰：汝於五臺山有緣，速宜往彼瞻禮文殊，兼訪遺跡。既承指授，以開元四年六月中旬，到山瞻禮。於僧廚止泊。一日食畢，遊於西林，忽見一院，題曰法華。英遂入，中見多寶塔一座，瑤華繁華如法華經說同也。其四門玉，石功德細妙，光彩神工，罕測。後面有護國仁王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之像，前有二門，一十三間，內門兩畔有行宮道場，是文殊普賢儀仗。三門外狀臺山十寺，亦然。物外觀瞻，浩蕩神情恍惚。英試出院，又見衆僧，且非恒所見者，而多詭異，疑豫未決。遂出門東行，可三十步，忽聞閉戶聲，然迴日視之，了無一物。英乃悲泣曰：此大聖警悟我邪。於此地必有緣矣。遂於髣髴多寶塔處，結庵而止。乃發願曰：我依化院，建置一所，住持。日居月諸，信施如林，歸依者衆。遂召工匠，有高僧者，誓不酬之。乃於易州千里取平玉石，用造功德，細妙光瑩，功件所見。其壁乃王府

友吳道子之跡，六法絕妙，爲世所尚。此院前後工畢，因號法華耳。英說法住持，其齋整若剪裁，焉後無疾召門人囑付而終。春秋七十五，今墳塔存矣。

唐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

釋牛雲，俗姓趙，雁門人也。童蒙之歲，有似神不足，遺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惟見僧尼合掌有畏憚之貌。年甫十二，二親送往五臺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淨覺爲師。每令負薪汲水，時衆輕其朴鈍，多以譏浪歸之。年滿，受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上恒有文殊現形，我今跳足而去。儻見文殊，惟求聰明學誦經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從何道上。何無履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却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爲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奇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過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爲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爲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英應文殊也。雲乃鳴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食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禮。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候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爲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爲僧，而聞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鑽來，與汝斷却心頭，肉即明快也。雲遂得鑽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即開。因閉目。大有似當心施，體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開室立。於明燈，日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汝自後誦念經法，歷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潤東院大有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禮。未舉頭，頃不見菩薩矣。雲後下山，四支無損。凡曰經典，目所一覽，輒誦於口。明年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更初，乃見一道直光，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現寶閣一所，前有金牌題云：善住雲憶菩薩授記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貴重。於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終。俗齡六十三。法臘四十四矣。雲名亡上字。承文殊記識，本迹爲牛，故時號之焉。

唐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

釋道義，江東衢州人也。開元中，至臺山於清涼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請，運柴負重，登高頗有難色。義將竹鞋，編轉賣人荷擔。因披三事納衣，東北而行，可五里，來於楞伽山下，逢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覺一。老僧前行，童子呼請義東邊寺內覓茶去。乃相隨入寺，遍禮諸院，見大閣三層，上下九間，總如金色，閃爍其目。老僧令遣

義早還所止山寒難住。唯諾辭出寺。行及百步迴顧。唯是山林。乃知化寺也。却同長安大曆元載具。此事由奏寶應元聖文武皇帝。蒙勅置金閣寺。宣十節度助緣。遂召蓋造都料。一僧名純陀。爲度土木造金閣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爛陀寺喜鵲院僧。寺成後勅賜不空三藏焉。義不測其終。

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峯寺。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觀五彩祥雲。雲內現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已來有山。山下有湖。湖北有石門。入可五里有寺。金勝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阻礙。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而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臺山已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言會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符合。然尚未得臺山消息。歷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時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深泣血設禮。至酉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觀大聖。今何不去。照怪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

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住是火聚水何終無退。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阻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衆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即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山。山下有湖。湖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可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于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勝。題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者。方圓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一賢前作禮問言。宋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濶。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

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爲授記別。汝已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照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盤。便取食之。食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至今存焉。復至四月八日於華嚴寺西樓下安止。泊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到無著見大聖處。處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繞十遍。忽見其處廣博嚴淨瑠璃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利居在一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院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聖燈。其大方尺餘。照呪言。請分百燈歸一畔。便分如願。重謂分爲千炬。言訖便分千數。行行相對遍於山半。又更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三更盡到見梵僧。稱是佛陀波利。引之入聖寺。語在覺救傳。至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華嚴院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于七月初夜正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平道場。告云。汝所見臺山

境界何故不說。言訖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翌日中時正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言照曰。師所見臺山靈異。胡不流布普示。衆生令使見聞。發菩提心。獲大利樂乎。照曰。實無心。祕藏聖道。恐生疑謗。故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尙招人謗。況汝所見境界。但使衆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善緣耳。照聞斯語便隨。憶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六年正月內。與華嚴寺崇暉明讓等三十餘人。隨

照至金剛窟所。親示般若院立石標記。于時徒衆誠心瞻仰。悲喜未已。遂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皆聞之。驚異尤甚。驗乎所見不虛。故書于屋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其期佛慧自後照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便號竹林焉。又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觀白光數四。次有異雲。變幻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見。乃霏微下雪。及五色圓光遍於山谷。其同見弟子純一。惟秀歸政智遠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俊等。照後爲衆其心修鍊無曠。不知其終。絳州兵緣王士詹述聖寺記云。

系曰。佛成就三身必居三土。顯正依報莊嚴故。菩薩未證國土名。但云住處。修淨佛國因隨生佛家。故華嚴經有菩薩住處品焉。經云。唯佛一人居淨土。此下不僭上也。若八字陀羅尼經云。文殊大願力與佛同境

界。境界淨則說法淨。則三土義齊也。問諸經中佛住王舍城等。可非住處邪。通曰。此義同名別。或可上得兼下也。又如兜率宮院。是補處淨域。寶陀落清涼支提等山。皆是菩薩淨識所變刹土也。若然者淨土與住處義同名異耳。如法照入竹林聖寺見文殊淨境也。諸於山嶺見老人童子等。則穢土見聖人。

唐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
釋常遇。俗姓陰。苑陽人也。出家於燕北安集寺。襟懷灑落。道貌清奇。晦跡林泉。避脫聲利。大中四年。杖錫離燕。孤征朔雪。祁五千里。徑涉五峯。詣華嚴寺菩薩堂。觸文殊辟容。施右手。中指。沃以香膏。燕以星焰。光騰半日。怡顏宛然。次過遊聖境。終始兩春。其所觀祥瑞。不可勝紀。後至西臺。遇古聖跡。曰。祕魔巖。乃文殊降龍之處也。遇稽首之際。忽見輕雲金光。欄闌眩目。漸分堆堞。方勢如城。咸曰。金色世界也。化事畢。復問其處。僧曰。是地古德嘗止。國贈金光照大師。名節孤。峻神異。不測。載錄圖記。人具爾瞻。遇悲喜交感。久而不已。始結茅茲地。滌慮澄神。入三摩。咽多四十九日。烏排華雨。人萃香雲。揚袂振衣。歸依若市。乃與佛廟僧字。十有七年不下山頂。日以九會雜華五部等法。翫味精課。不遺寸陰。覺聖力潛通。道出凡境。事或禮問。他見莫尋。士嚮庶歸。克念如聖。洎懿皇運末。遇易舊規。或拊掌大吟。或擊石異語。類不輕之海記。同楚客之

伴狂。及禍發中原。寇盜交聘。夷撤宮壺。鑾輅蒙塵。因省師言。其若合契矣。時屬河東武皇遙轡。真德就山致信。追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遇曰。浮世之寵辱。我何累哉。堅拒遠徵。確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門弟子曰。爾可檢護戒足。好住餘生。吾與汝決矣。言訖。儼然

輝煌。俗歲七十二。僧夏五十一。門人大文等哀慟哽絕。龍紀初祀四月十八日。開維獲設利羅。凡數十粒。文公堅貯。孝思旌建靈塔。街哀出入。投詣天府。武皇賜贈加等。文武崇烈及嵐憲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乎墳塔。卽以九月二十五日封。望基遂也。

唐成都府永安傳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公廕。面色黧黯。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贊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跛。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圍而旋溺也。故時呼爲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晝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詳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爲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已八十餘矣。

系曰。蜀人謂安公爲無漏師者。非也。夫斷煩惱。不復隨增。故永無種習。乃稱之無漏。今以飲食之餘。歸于九孔。安公止二竅不

也

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亡名

釋和何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慕狂不悔。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南泉禪師。令取澡罐。提舉相應。願公所許焉。終認嗣焉。禪師耳。峯元和中言遊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遂拒王命。官軍與賊遇。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而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刀焉。既而遊遍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峯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觀。驚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瞑目咄之曰。老兄曠昔爲不循法律。死且莫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携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撫。憤然而仆。遂茶毘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鑪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系曰。僵屍累足於事一同。立逝坐亡爲修。三昧。此者頭指。厚載履蹈。青冥。逆。恒理。以難知說。是人而不測。若斯倒置。振古一人。其妹尼之。擡也。若屈平爲女。顏之屬焉。如幻之功。善權大矣。或曰。淮西之役。唐書胡弗載。隱峯飛錫解陣邪。通曰。小說所傳。或得其實。是故春秋一經。五家作傳。可得乎。又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捨身。刻苦爲期。忽於殿中焚香。

次。俄觀地屋皆爲瑠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求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內皆變瑠璃色。歎嗟不已。其僧復勸節行焉。

又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遊行穰鄧。州間。日食二雞。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避迴。嘗饌羞之。次有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與之。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足復全。其僧實不食此食。自爾衆人崇重。號曰南陽鳩和尚也。有歎之曰。昔青城山香閣黎飲酒。啖肴。然後吐出鷄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坑穴中。同也。唐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

釋亡名者。不知何許人也。居褒城。西數十里。號中梁山。數峯迴負。翠碧凝空。處于廐中。行終詭異。言語不常。恒見者弗驚。乍親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龜重公行。又綱任衆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號爲上座。時群繙。伍一皆傲習。唯此無懼。上座察知。而與歎曰。未往淨心地。何敢逆行。逆行非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試。待吾一日。一時試過。開成中。忽作大餅。招集徒衆。曰。與汝曹遊戶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上座踞地舒餅。裏腐爛死屍。向日便啖。俊快之狀。頗嘉。同遊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曰。汝等能饒此肉。方可饒他肉也。自此繙徒警悟。化

成精苦焉。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云。可八九十。真影存于山寺。至今梁益三輔間。止呼爲興元上座。云奇蹤異迹。不少。未極詳焉。

系曰。上座始則爾之教矣。後則民胥効矣。曾不知果證之人。逆化於物。終作佛事。用警未萌。故若歸其實。乃對法論中。諸大威德。菩薩示現。食力住故也。如有妄云。得果此例而行。則如何。野干鳴。擬學師子吼者乎。唐太原崇福寺文爽傳。

釋文爽。不詳姓氏。何許人也。早解塵纓。扶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縱困憊之極。亦唯趺坐。此行長坐頭陀也。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洩旬。旁無童侍。有蛇入。爽手中。蟬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起。主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終夕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昨之狀者三。爽憫其饑。火所熬。復自念曰。穢囊無格。施汝一食。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乎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門徒鄉人聚送殯之。爾日有。彌數十口。蔽空前導。異香普熏。舉衆悲歎。如失恃怙焉。

唐福州保福寺本淨傳。釋本淨者。未詳何許人也。道氣高抗。人覩肅然。誓闍嶺多禪宗知識。故歷參之。聞長溪縣霍童山多神仙洞府。乃經中所謂天冠菩薩。領徒侶居此。說華嚴性海法。採樵者

多聞天樂異香鳥獸之瑞。然山中不容凡惡。故多被斥逐。淨入山結茅爲室。有石穴謂之毒窟。淨居于穴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探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引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袍。稱寄宿盡納諸庵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喉空中而去。淨固知其終也。

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

吳善寺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居于法聚寺。寺即隋蜀王秀之造也。寺內有仁壽中文帝樹舍利塔。江以慈憫爲懷。多通知其來言。無少誤。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攀牆。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徙倚之間。有數十人。荷檐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矣。

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衛寺也。至唐先天中。火災殿宇蕩然。唯遺基耳。明慶中。東明觀道士李榮者。本巴西人也。好事薄徒。多與釋子爭競。優劣榮來玄都觀。因率黃冠指其灰燼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與且不與。如來燒赤盡。唯有一群僧。僧中有憤其異宗譏訕者。急募勸重新繕。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計未能成。僧衆搔首踟躕。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服龍鱗形容憔悴。負一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而去。啓視之。則黃金也。校未之

一千兩矣。時人奇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唐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

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五臺山。同會僧人俱不測也。而瞻視之。曾無怠慢。將及九旬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視。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劍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群峯。遍訊老樵。且曰。未嘗聞茲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也。將迴遇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即前導而去。俄視殿塔儼空房。廊環甍。果值昔之臥病者。迎門叙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爾以我宿緣一諧。遂止。言寄宵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此。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莽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悟達國師知玄著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爲玄作他日安壘兆之地。得景丹前峯。其山若雄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

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腰肢。蹙頞。言語無恒。寢臥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鄞肆。見物則乞。至于醃醬魚鮓。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臥。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彌勒真彌勒。時人皆不識。

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何爲。曰。我在此覓人。常就人乞。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圖畫其像焉。

唐鄴都開元寺智覺傳

釋智覺。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凡諸經論。一聽入神。其所講宜也。音辯瀏亮。每臨臺座。自謂超絕。所患者聽衆無幾。虞其以水傳器。器器不空。繫我獨無。乃辜佛意。遂負箱帙。遍歷名山。以詢智者。未至衡嶽寺。憩息月餘。嘗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答責曰。所解義理。莫達聖意乎。況思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智疑其名。嶽之內車轍原中。羅漢混。凡曾何可測。乃自述本緣。因加梅責。又曰。儂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緣耳。智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智。今有幾貨糧耶。智曰。自北徂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齎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謝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調。智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垆野之中。

散撥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亂下啄拾地上。螺螄蠅蚋莫不徵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日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習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比盛化郡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已來，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系曰：中有末位，變定難移。今世所修必招當果。今習依異僧之教，令二十年後待聽徒。一如其言，如此則當生修當生果，故弗遲矣。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知永壽之人，河清屢見矣。

唐鳳翔府寧師傳

釋寧師者，岐陽人也。亡其名，時以姓呼之耳。往來無恒止，出處如常僧。昭宗即位初年，居山寺中，忽暴終安臥。體暖忽忽，如爛寢焉。僧徒環守，不敢殯斂。三日而蘇，衆驚奔問之曰：「我爲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許在而無祿，乃召吏語之與檢覆。吏曰：『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於簿。』又命一人引之，巡歷觀遊。去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勝於是。徙步至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驄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藉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

曰楊行密，窓牖輝黑，不能細瞻。問使者曰：「此諸怪狀者何邪？」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使者不容引去，還至本所，判官廳事謂使者曰：『好送師還。』但多轉念功德，經冥問曰：『就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足歟。此經冥問濟拔功力無比。及乎。』蘇醒，四顧久之，乃述前事。聞者駭然，遂聞于官。後岐帥怪宏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後茂貞果封秦王，李克用枉濫殺戮，獨眼龍也。朱氏草于唐命，殘害安忍，傳翼擇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屬免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號以金飾床也。諸皆符合。寧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其諸食饌，逆口不食。秦隴之人往往請寧入冥，預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辦淨池，嫩荷號爲『入冥和尙』，終于岐下。

系曰：入冥之說與夢略同。穆王將化，人歡宴，秦穆得上帝剪翮，形在人間，神遊上界。前言既發後事必然，是知六候八徵諒非虛也。寧師入冥，與後唐馬珣見天符下以潞王爲天子，無異。寧所見殿中物象題勝終符其述，謂之爲夢想，夢想有徵，謂之爲神遊，神遊不謬，將知覺夢惟一。明昧有殊。如攝論云：『如夢等覺時一切處唯有識也。』有若古莽國多眠五旬一覺以夢爲實，以覺爲妄。若然者，覺之所爲爲夢之先兆也。而取實於夢中，其實也。夢覺反用其猶一歟。寧師非妄者，果梁革唐命，二李王楊皆與天子抗衡，諸殿遠望者得非餘割據群雄偏霸者乎。所食荷葉與隋僧法慶同。

故幽冥等錄中康何德次李山龍入冥而返說事，皆驗焉。經云：『猶如睡夢人知一切諸物有身不移本處』是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五 正傳十三人 附見五人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

釋如敏，閩人也。始見安禪師，遂盛化嶺外，誠多異迹。其爲人也，寬綽純篤，無故寡言。深憫迷愚，率行激勸。劉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請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廣主奕世率以周旋，時禮見有疑，不決直往詢訪。敏亦無嫌忌，啓發口占然皆准的，時謂之爲乞願。乃私署爲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爲侍者，頗副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春間，却之潛令下山，迴顧見敏入地焉。苦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出往迎之。問曰：『師焉往乎？』曰：『吾與山王有誓，邀命言話來如是。時或亡者乃穴地而出，蔽誠之曰：『所由無宜外說洩吾閑務。』後終于住院，全身不散，喪塔官供。今號靈樹禪師，眞身塔是歟。

系曰：靈樹如遇『大安』，必壽臘綿長。出入常限疑此亦所聞異辭矣。

後唐天台山全宰傳

釋全宰。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
葷血。其母累觀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
削髮及修禪觀。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千
二頭陀以飾其行。謬曰宰道者焉。迨乎諸
方參詣。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信任。入天
台山開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
隱對峙。皆巖魁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
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竄。其出入經
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旁。或代汲
泉或供。採菓時。人見宰未嘗言。後天成
五年。徑山禪侶往迎歸鎮國院居。終于出家
本院焉。

晉巴東懷濬傳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其爲僧也。慈而且
狂。乃通知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
無何至巴東。濬且能草聖。筆法天然。或於
寺觀店肆。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
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
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
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
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
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
舟而謁焉。辯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
之利鈍。客子懇祈。唯書三五行。終不明言。
其事微密。驗時。荆南大校周崇實謁之。書遺
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
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謂之。書字曰
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

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杖一女子在
旁。尋爲取民家女。遭訟。綱身入府矣。有
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藝術。隨父謁之。
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
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効。南平王高
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授攝府衙推。屬王
師伐荊州。濬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
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
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跡多此類也。
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
縣無更勸。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
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茶毘焉。

晉閩州光國院行導傳

釋行導。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即
位。入洛進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會明宗
將入。兵亂相仍。乃自剪飾。變服爲僧。竄身
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
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閩中寓光
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導之
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款起出
門。呼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
東南至于西北街。隣居咸令備之。是夕果
然。燬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
紅乘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
曹家指桃樹下云。有知許錢不言其數。
趙乃召人發之。卷鋪方與適遇。客至。爲家
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人各爭得
百餘。後坊場之。門壁壞往往而有焉。導或
經入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

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閭遠近咸
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晋安玉山。繙徒爲
其茶毘焉。

晉襄州亡名傳

釋亡名。不知何許人也。觀方問道。不憚
艱辛。勝境名山。必約巡訪矣。天福中。至襄
州禪院。挂錫。與一僧循良守法。同九旬禁
足。其人庠序言多詭激。稱名曰法本。朝昏
共處。心雅相於。若久要之法屬焉。法本云。
出家習學。即在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
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前約。因
往尋問。泊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止宿。問
彼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
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
地。今但有名存耳。故無精廬淨舍。立佛安
僧之所也。僧疑之。詰旦而往。既視竹叢叢
中。果有石柱。茫然不知其涯淡。僧憶法本
臨別之言。但扣其柱。即見其人。遂以小杖
擊柱數聲。乃覺風雲四起。咫尺莫覩。俄爾豁
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遂巡。法本自
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說襄鄆
之士風。乃引度重門。升秘殿。領參尊宿。若
綱任焉。顧問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陽同時禁
足。會期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善。可飯
後請出。在此無座。言無凡僧之位次也。食
畢。法本遂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
所向。頃之。宛在竹叢石柱之側。餘並莫覩。
其僧出述其事。因知伊僧共終焉。
系曰。入竹林僧何人也。通曰。遇仙之士亦

仙之士。聖寺之遊。豈容凡穢。一則顯聖寺之

在入間。則知聖僧之參。緇伍無輕。僧寶凡聖混然。此傳新述於數人。振古已聞於幾處。且如。此齊武平中。釋圓通曾瞻講下僧病。其僧夏滿病差。約來鄴中鼓山竹林寺。事跡略同。此蓋前後到聖寺也。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曹和

釋狂僧者。晉開運中。遁於邑下。乞石礦灰。日夜驅荷入大小留二山中。謂行人鄉里曰。要造宮闕。然莫之測也。皆謂爲風狂。有何准據。如是運至數千石。封閉甚固。其後鄉人不意。此僧絕乎蹤跡。屬乾祐初。漢祖既入今東京卽位。不逾年而崩。當是時也。詔下教陵於大留山下。計慮者云。礦瓦數百萬。此山之內可陶而燒。其如礦灰烏可得乎。俄有里胥曰。此地元有僧積藏灰可數千石。准用應足。按行使山陵畢。用無才遺。其僧也非狂由。此方證之矣。又鎮州釋曹和尚者。恒陽人也。不常居處。言語糾紛。敗儒穿墮垢而齧膚。號風狂散逸之倫也。齊趙人皆不測而多重。或召食。食畢默然而去。其狀猶不醉而怒。歟。府帥安重榮作鎮數年。諷軍吏州民例請朝廷立德政碑。碑石將樹之日。其狀屹然。曹和尚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主者驅逐曹猶口不絕聲焉。至重榮薨。萌不軌。利兵垂將作逆。朝廷討滅。碑尋毀之。凡所指斥。猶響答聲也。後不測所終。

周僞蜀淨衆寺僧緋傳大慈寺

釋僧緋者。俗名緋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群。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卽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今成汭。滿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當滿據荊州。襄州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焉。江陵遂屬高氏。緋避地驪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髭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逍遙然。人不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僞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經於松竹間。見緋。緋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緋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大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明日再尋香沈聲跡。一日復扣關自來云。暫去禮嚴眉。結夏於黑水。方還。緋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案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抽賦。冀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緋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幽公杜琬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庭雜。自堂宇間縋行而出。降階再拜。緋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惶而作。緋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名爲誰耶。緋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須臾吏散。緋携手出廟。及限而去。至春試罷。緋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堂中問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乎勝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策。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緋之生於文宗太和初也。成身在大僞王蜀城都大慈寺僧亡名。恒諷誦法華經。令人樂聞。時至分衛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藥。伊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探藥。松溪越險。忽然雲霧四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僧揖之。序寒暄。問何以至此。僧曰。爲探少藥也。翁曰。莊舍不遠。略迂神足。得否。僧曰。迷方失路。願隨居士。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既近。翁曰。且先報莊主人矣。僧入門。觀事皆非。凡調問曰。還齋否。曰。未食。焚香且覺非常。靜待請念所業經。

屬諸禪師。棄代滿往。像章觀諸法席。既得安然。次聞天台靈聖之跡。由是結束遊之。棲華頂峯。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竈。見人怡憚。居幾十載未覩其愠色。臥一土床。空其下。燒糞婦而煖之。每日脫衣就床。則蚤虱蟄。奮焉。嗟之。及饑餉得所。還著衣如故。或人潛捫其衣。蚤蟲寂無蹤矣。先是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也。其寄生木必嫋嫋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信者。專伺滿出。則紛紛然。滿去則屹立亭亭。更無動搖。雖隨衆食量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年可八十餘。滿多作偈頌以唱道焉。

宋魏府卯齋院法圓傳漢師李通玄

釋法圓俗姓郝真定元氏人也宿殖之緣出
塵無滯後唐長興二年投本府觀音院勤勤
誦習師與落髮間歲受滿足戒後策杖負
囊巡禮諸方至韶山挂錫看大藏經焉
晉開運三載却來本地寓天王院越來年
契丹犯闕戎王耶律德光迴至常山燹城
而死永康王兀谷代爲蕃國之主時旋軍
自鎮州遣戎北返留胥長麻答耶律解里
守于下京卽常山也晉之臣寮兵士盡在斯
矣漢兒將帥謀逐醜虜其計未決兩分衙
巷漢人在蕃之中者蕃人先發無少長皆
被屠戮之天王院八僧殊死圓預其數也
其時見殺者尤衆初圓引頸兩受刃如擊

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劍。遂身首異處。至暮圓如夢中。忽覩晚照。亦微悟被戮。意之自謂。死已冥寞。亦見日月。遂巡舉一臂。試捫其頭。乃覺如故。再三疑之。不敢搖動。慮其分落也。又謂血凝所縊。重捫之。邊頭有痕縫。如線許大。終身如此。時城中既逐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詰朝歸院。院僧方將食粥。見圓謂爲鬼物。一皆奔散。遲久審得其實。喜言再生。遂邀觀禮。且歎希奇。常山之人競陳供施。圓自後復往諸方。居無定所。暨周顯德中。寓大名府成安縣。卯齋院溫尋藏教。以開寶六年。忽謂衆曰。人生虛幻。何能久長。物極則遷。生死涅槃。必無少別。遂不數日而長逝。黑白之衆若喪所親。及送就茶毘日。感舍利若黍粟之阜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臘五十一。時范魯公質親問圓厥由。深加鄭重。再詢履行。則大藏經已兩過披讀矣。又福州楞伽寺鑪師者。海壇成卒之子。厥初母氏懷娠。冥然不喜葷葷。甘嗜野菜。若鉏斷種者。卽言殺傷物命。每見家厨烹燂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鑊鑊。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薰沈檀。號爲聖僧。時侍御史皇甫政爲留後。請入府署。因作肉餽。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錯。悉陳于前。意驗其凡聖耳。鑪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歎。每出街

巷衆人圍遶。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遂於寺前火化。傾城士女哭泣。依輪王法樹浮圖焉。復次唐開元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孫。輕乎輕冕。尚被林泉。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鬚鬢如畫髮。紺而螺旋。唇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履履。雖冬無絛。韋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每覽諸家疏義。繁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春。齋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子三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齋其論并經往韓氏莊。卽冠蓋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見之撫其背。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其虎弭耳而去。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甜。至今呼爲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輪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炯然通照。以爲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女子衣貨布。以白布爲慘頭。韶顏都雅。饋食一盂于龕前。玄食之而已。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

及論成亡矣。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結十會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一日鄉人聚飲。酒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十龍。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暮春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耆少咸感結輿迎于大山之北。甃石爲城。而葬之。神福山逝多林。蘭若方山是也。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大曆九年六月內有僧廣超。到蘭若收論二本。召書生就山繕寫。將入汾川流行。其論由茲而盛。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注於經下。成一百二十卷。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文。亦寫附於初也。宋乾德丁卯歲。閩僧惠研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行於世人所貴重焉。

系曰。北齊內侍劉謙之。隨王子入臺山焚身。謙之七日行道。感復丈夫相。冥悟華嚴義。乃造論六百卷。久亡。至李長者之化行。晉土神變無方。率由應以此身而爲說法也。或曰。李論中加乎十會。經且闕焉。依梵字生解。可非迷名耶。何長者說法之有。通曰。十會理有宜俟。後到之經。所解南無言離中座也。此配法觀心也。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經云。知一切卽心自性。則成

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乃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也。觀李之判教該博。可不知華言義耶。昔開幽州僧惠明鳩諸僞經并華嚴論同焚者。蓋法門不相入耳。僞經可蕪。李論難焚。伊非小聖境界也。亦猶楊墨之說與儒相違行。方外者復憎孔孟。水火相惡。未始有極。苟問通人分曹並進。無相奪倫哉。

論曰。丹成轉數。服則登仙。慧鍊功夫。驗之果證。若或名未標於錄籍。力未合於經王。烏以經舉此身。出過凡世。徒祇眩曜肉眼。驚忙猿心。所謂釋氏之儔。高下異爾。亦乃譬同群象也。牙能舐觸鼻善卷舒。力却九牛奔過驪馬矣。別有阿耨池岸。醉山陰象。則鼓雙翼以飛騰。用七支而巧便。與夫海山之象。百倍絕倫。厥號諸羅伐擊。象中龍也。諒知沙門有所感通。斯之謂歟。若夫能感所通。則修行力至。必有天神給侍是也。能通所感。則我施神變。現示於他。是也。能所俱感。通則三乘極果。無不感通也。昔梁慧皎爲傳。創立神異一科。此唯該攝究極位之聖賢也。或資次微祥階降奇特。當收不盡。固有缺然。及乎宣師不相沿襲。乃釐革爲感通。蓋取諸感而遂通。通則智性。修則感歟。果乃通也。嚴斯理長。無不包括。亦猶班固增加九流。變書爲志同也。後譬聖人重卦。卦亦愈於始畫者乎。然則前不仰觀俯察。後可變通。此非宣師之能據嘉祥變例而能矣。原夫室靜生虛白。心靜則神通。儒玄所能我道案者。引發靜慮。自在現前。

法不啻翼。萬緣都泯。智門開處。六通由是生焉。動相滅時。五眼附茲。照矣。日連運用彰。何第一之名。那律觀瞻。有是半頭之見。迷慮入其芥子。海水喻於毫端。不思議時。凡夫之心口兩喪。神通生處。諸佛之境界一如。復次我教法中。以信解修證爲准的。至若譯經傳法。生信也。義解習禪悟解也。明律護法修行也。神異感通果證也。孰言像末無行果乎。亦從多分說也。祇如檀特刻杖表侯景之西歸。河禿指天知文襄之南面。光師入安樂之行。弟子證三昧之門。泗上僧伽十九類身之應現。萬迴尊者五千餘里之往來。諸方更有其異名。此剎彌觀其奇迹。難拘定態。莫檢恒形。從願海而起身。元惟智積。自意生而分質。素是康僧。岸觀菩薩之迎生。英致秦襄之就食。留年不測。示跡無方。或揚化於數朝。或受歸於三百。或令龍祠而墮。或得御笛而迴。珪戒獄神安救。唐相或獲龍兒而至。或擊錯骨而征。入聖寺門。認諸葛亮。或神光出口。或怪物沈河。聖子識其文殊。無相免其任俠。夢送浮圖而渡海。身分窈窕。以安禪。或放窈窕相之光。或令公主之誕。或獲珠之燦爛。或擾虎之耽耽。或記宰臣。或移巢鶴。壽過百歲。身隱五臺。或識草書。或求聽衆。或隱形而留影。或見母而便生。或題異辭。或語號獸。記韋公之滅度。驚張漬之夜歸。不濡其服而渡溪。不泄其機而恒食。或倒立而死。或直吐其鳩。或身首異處而還連。或半年坐亡而復起。若以

法輪啓迪。多作沙門之形。設如異迹化成。或作「老叟」之貌。（參山）瘡痍可惡。疥癩堪嫌。或逆遁於恒流。或請張於下類。伊皆難測。孰曰易知。將迷取順之由。反權合道之意耳。或曰。越通之說近怪乎。對曰。怪則怪矣。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情之怪。乃反常背道之徒歟。此之怪也。非心所測。非口所宜。能至其涯畔矣。令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鍊成怪。鬼則自然爲怪。佛法中之怪。則異於是。何耶。動經生劫。依正法而修。致自然顯無漏果位中之運用也。知此怪正怪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遂通。故曰篇也。故智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遂化衆生。復置世界於一毛。（疑海水爲五味。故曰緣法察境。唯寂乃照。始驗佛門龍象。開代一生出而攝諸不慚愧也矣。）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遺身篇第七（正傳三十二人附見二人）

唐汾州僧藏傳

釋僧藏者。西河人也。弱齡拔俗。氣茂神清。允迪循良。俗居下位。道霽戒善。密護根塵。見仁祠必禮之。逢頌德則盡禮。苟遇僧俗。

施拜。乃俯偃而走。如迴避令長焉。若當衆務也。則同淨人。屈己猶藏。獲焉見他人。故衣則潛加澣濯。別事紐縫。至于炎暑。乃脫衣入草莽間。從蚊蚋蟻蜂。啜齧蠶芥。血流忍而汗洽。而恒念彌陀佛號。雖巧曆者。不能定算數矣。雖志冥心未嘗少缺。及預知報盡。謂瞻病者曰。山僧多幸。得諸天人次第來迎。藏又言。吾眼目聞往淨土。衆諸上善人。散花方迴此耳。正當捨壽。合掌念佛。安然而終矣。

唐漢東山光寺正壽傳（正壽傳）

釋正壽者。不知何許人也。風儀峻整。節概高強。肩錫曳囊。宗師皆謁。然以因緣相扣。附麗有歸。於南塔慧禪師門。決開疑網。密修資益。後壽杜默于隨部山寺。人皆不識。時譚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神龍初。韋庶人譚云。與張易之兄弟構成重潤之罪。還均州。刺史密加防守。不聽視事。韋后臨朝。添兵士捍衛。及韋氏被誅。容宗即位。轉集州刺史。未行。然忽忽不樂。而歸心於慧禪師。爲其造生藏塔。舉高七十尺。極爲宏壯。于時。慧師疾已危篤。譚王使問師後執機。高踞。曰。貧道有正壽在。王問。諸僧誰爲正壽。或曰。和尚有弟子在山光速頓晦。王遣使召到。壽曰。慧師曰。喜王爲檀越。其塔已成。某欲爲先試。得否。慧曰。善。爲否試。是時壽攝衣合掌入塔。默容瞑目。結跏趺坐。便即滅度。全身不散。時號爲試塔和尚。譚王聞已歎嗟終日。曰。弟子猶爾。乃別議改圖。

爲慧禪師營構焉

系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壽公先其體矣。夫直往者必能還來也。業累弗羈。樊籠弗羣。脫羈開羣。生死自由。既然自由。已躋果位矣。俗諦觀之。壽公出藍之青也矣。而能乘心矯跡。出其師之前。一日千里。其是之謂乎。

唐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傳

釋無染者。不委氏族何許人也。從中條山受業。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善者從之。恒念華嚴經。至說諸菩薩住。處東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薩與一萬聖衆。從昔已來止往其中。而演說法。或現老人。或爲童子。近聞佛陀波利自西國來。不倦流沙。無辭雪嶺。而尋聖跡。高宗朝至。臺山思量嶺。啓告扣禮。乃見老人。即文殊也。利雖云。面接未決心疑。令却往西國取經。詣金剛窟。入文殊境界。於今不迴。古德既爾。吾豈無緣乎。染乃從彼發跡。遍訪名公。成遇禪宗。窮乎理性。或經法席。探彼玄微。以貞元七年到臺山。善住閣院。時有僧智願爲臺山十寺都檢校守。僧長之初也。遂挂錫棲心。誓不出山。每念文殊化境。非凡者之可勝。豈宜懈怠。冬即採薪供衆。夏即跣足登遊。春秋不移。二十餘禩。前後七十餘遍。遊歷諸臺。觀化現金橋寶塔。鑪圓光莫窮其際。且曰。松柏之風。不知堂密中有美樅乎。言更有愈於諸瑞。吾得少未爲足也。最後於中臺東忽見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

安世高累累償債。去若拂塵。業果纔輕。苦
依身盡。換解困之體耳。神仙或從刃殞者。
謂之劍解。況其正修證果之人。觀待道理。
不以不令終為恥也。

唐吳郡嘉興法空王寺元慧傳

釋元慧。俗姓陸氏。晉平原內史機之裔孫也。
父丹。文林郎。雲騎尉。溫州糾曹。慧。即仲子也。
碧齡穎悟。長而溫潤。畏作枯龜。思為瘦雁。
以開成二年辭親。於法空王寺依清進。
為弟子。會昌元年往恒陽。納戒法。方習毘
尼。入禮五臺。仍觀衆瑞。二年歸寧嘉禾。居
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法。誦五部曼拏羅。
於臂上。煮香炷。五年例遣。澄汰權隱。白衣。
大。中初。還入法門。至七年。重建法空王寺。
又然香於臂。供養報恩山佛牙。次往天台。
山度石橋。利有攸往。略無憂虞焉。咸通
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真寺。煉
左。拇指。口誦法華經。其指不離。月復生如
故。乾寧三年。偶云乖念。九月二十八日歸。
寂于尊勝院。報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弟子
端肅等奉神座葬之。吳會之間。謂為三白
和尚焉。其禮拜誦持不勝其計。如別錄
也。

系曰。煉大拇指。火盡灰飛。如何於焦炭之
末。骨肉隨生。不久如故。此與火中蓮華同
種而異態耳。何謂三白。通曰。事理一種。一
白飯。白水。白鹽事也。二身不遍觸。口誦真
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非黑業也。故享此
名歟。

唐京兆菩提寺東草師傳

釋東草師者。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菩提
寺。其為人。形不足而神俊。吟嘯自得。罕
接時人。且不言名姓。常負東槩坐。臥於
兩廊下。不樂住。房舍。或云此頭陀行也。經
數年。寺內綱任勸其住房。或有謂其狼藉。
曰。網厭我邪。世不堪。戀何可長也。其夕。遂
以東槩焚身。至明。唯灰燼耳。且無遺骸。略
盡汚塗之臭。又無延燎驚陀之聲。計其少
葉。不能焚。此全軀既無。遺然其起三昧
火而自焚也。衆皆稱歎。民多觀禮焉。京邑信
士。遂塑其灰。為僧形。置于佛殿偏傍。世號
東草師。精神多應焉。

系曰。處胎經中。菩薩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
愚惑衆生。謂為菩薩遭劫火燒是也。比丘實
未及此。無象此以惑人。如能用少微。藉
能焚巨骸。則可信矣。故書曰。民無肯請張
為幻。吁哉。

唐南嶽蘭若行明傳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于本
部。後遊方問道。然其耿介。軒昂。嘯傲自放。
初歷五臺。峨嵋。禮金色銀。二世界菩薩。皆
隨心應現。由此登天台。陟羅浮。入衡嶽。
遊梓潼。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
而未息。靡有寧歲。於是棲祝融峯。下有
終焉之志。止七寶臺。與玄泰布納。為交契。
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其輕重焉。嘗謂道
友曰。吾不願隨僧屋焚之於木樓。不欲作
屈原葬之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

超多劫而成聖果。可不務乎。屢屢言之。都
不之信。忽於林薄間。委身。號虎前。爭競食
之。須臾肉盡。時秦公收其殘骸。焚之而獲
舍利。乃擲華酌水。為文祭之。辭中明其勇
猛。能捐內財。破慳法。成檀度。未捨已捨。當
捨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勅比丘。施衆生食。二世順益。感果
非輕。若其明公。成大檀度。遠慳貪也。成
大勇猛。得無畏也。成三輪空。無為功德也。
成難捨心。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利博哉。
臂猶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其是之謂乎。

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

釋息塵。姓楊氏。并州人也。父遷。質有無營
利而已。其母氏。嘗夢人服裝偉麗。稱寄宵
宿。便覺娠妊。生而有異。童稚不群。每聞鐘
唄之音。凝神側耳。年方十二。因夢金人。現
奇之狀。引之入精廬。明旦告白。二親懇求
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憫其天然
情何厭塞。遂曲順之。即投草堂院。從師誦
淨名經。菩薩戒。遂宵不寐。將周一祀。捨本
諷通。年當十七。便聽習維摩講席。粗知大
義。及乎弱冠。乃圓上品。執持律範。曾無缺
然。年二十三。文義幹通。於崇福寺。宗威法師
勝集傳授。復學。因明唯識。不虧數演。學徒
穎脫者數人。崇福寺辯才大師。從式最為高
足。於天祐二年。李氏奄有河東。武皇帝請
居大安寺。淨土院。四事供養。專究藏教。修
鍊上生業。設無遮大齋。前後五會。虔嘗以
身飼狼虎。入山谷中。其獸近嗅而奔走。又

定光耳輪盤上過頂。亦不測之神僧也。乃相見乃問。頭目還記得相招致否。頭曰。唯此石峻崎嶇。下無地。通登此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墮。大樹中。枝軟幹柔。若有入扶接焉。殊無少損。乃再叩。槌投之。落手巖下。蒙茸草上。微有少傷。遲久蘇矣。衆僧謂爲豺虎所噬。及見其猶殯殮然。昇就本道場。初通去。不白衆。遂分人各路尋覓。至螺溪民村有巫者。言事多驗。或就問焉。神曰。伊僧在西南方。現有金銀神扶衛不死。我到彼。神氣盡矣。固難近也。皆符協神言。後往越州法華山。默修淨業。將欲化去。所止房地生白色物如傅粉焉。未幾坐禪床而終。遷座閣維有五色煙覆于頂上。法華川中咸聞異香焉。

系曰。昔薄拘羅有五不死。今通公二不死。昔法充投于切香爐坐而不亡。通且同矣。得非天龍負翼不損一毛乎。而能延彼連持色心未斷者。何俾其增修淨土業耳。

晉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
釋道舟。姓管氏。朔方迴樂人也。髫年聰雅。庠序有儀。雖誦詩書樂聞釋典。決志出家。于龍興寺孔雀王院。愛得戒珠漸圓。心月吟哦。讚嘆亮可。聽乃率信士造永興寺。功成不幸。辭靈帥韓公。誅入賀蘭山。白草谷。立要持念。感枯泉重湧。有靈蛇游泳于中。遂陟法臺談講也。道俗蜂屯。檀施山積。讚唱音響可。遇行雲。曠悍之人若聒。鵲之革韻。乃刺血書大悲千手眼立像。屬

其亢陽則絕食瞑目。要期雨之通濟。方議充陽中和二年。開關輔擾攘。乃於城南念定院塔下。斷左肱焚之。供養大悲像。願倒冒干戈中原。塞上早見。弭兵。言畢。迅雷風烈。洪澍焉。又嘗截左耳爲民祈雨。復斷食七日。諸雪皆如其願。至于番洛無不祇畏。以天福六年辛丑歲二月六日。其夜未央。結加趺坐。留累門人方畢而絕。享齡七十有八。遺骸不散。如入禪定。遂加漆棺焉。建隆中郭忠恕者。博覽群籍。小學尤長。篆隸爲能多事。凌轢因過投于北裔。詢舟前烈著碑頌焉。

漢洛京廣愛寺洪真傳

釋洪真。姓淳子氏。潯州酸棗人也。幼悟塵勞。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法華經。隨文生解。鑽甲精進。伏其悲慈。或詣檀施。迴面捨旃。誦法華經。約一萬部。詣朝門表乞。焚香供養。佛塔。帝命弗俞。時政出多門。或譖云。惑衆。或言不利國家。下勅嚴阻。真默曰。善根殖淺。魔障尤強。莫余敢止。遂退廣愛寺。罄捨衣孟。作非時施。願畢當年無疾坐滅。經數日。顏貌如生。遷就茶毘。唯舌根不壞。益更鮮紅。時衆觀之。歎希有事。春秋五十二。伊洛之問。重之如在。

周錢塘報恩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蔣。錢塘人也。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登闕越。殆至臨川。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滅情見。後迴浙

隱天台白沙立草寮。有羣峯長慶之風。到者皆崩角摧鋒。謂明爲魔說。漢乾祐中。白山出時。翠巖參公率諸禪伯。於僧主思憲院定其臧否。明之口給無能挫。尋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以住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然行玄沙正眼。非明易能致此。顯德中卒。時酷暑。俾欲葬之。有弟子永安曰。知師唯我也。請焚之。得舍利五色。一皆圓淨。初明煉指爲燈。於天台供養。後相繼燒三指而勤持課。脇疎。衽席。時說法焉。性且剛直。言多忤物。是其所短也。

周晉州慈雲寺普靜傳

釋普靜。姓茹氏。晉州洪洞人也。少出家于本郡惠澄法師。暗誦諸經。明持祕呪。思升白品。願剪青螺。既下方壇而循律檢。往禮鳳翔法門寺真身。乃於離陽聽涉。赴龍興寺。講訓徒侶。若醴餉之宗。蛟龍焉。又允翠臺請轉梵輪。安而能遷復於陳蔡曹宿。泗各隨緣獎導。迴於今東京。揚化。善者從之。晉天福癸卯歲。心之懷土。還復故鄉。遂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至周顯德二年。遇請真身入寺。遂陳狀於州牧楊君。願焚軀供養。楊君允其意。乃往廣勝寺。傾州民人。或獻之香果。或引以。旛華。或泣淚相隨。或唱聲前導。至四月八日。真身塔前廣發大願曰。願焚千身。今千中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時則煙飛慘色。香霏愁雲。舉衆歎嗟。群黎悲泣。享壽六十有九。弟子等收合餘燼。供養焉。

釋懷德。本江南人也。髫年離俗。謹願飾身。誦通法華經。得度。自爾雖登講肆。終以誦持爲專務。晚遊泗上。禮僧伽塔像。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齋。饌華上供。并感應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養。先罄捨衣囊供身之物。齋僧一中。然後自衣紙服。身纏油蠟。禮辭僧衆。手持雙燭。登柴積中。發火誦經。觀者莫不揮涕。德至火熾。燦高。其身聊側。猶微聞誦經之聲。一城之人無不悲悼者。洵法舍利甚多。乃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爲之動容焉。論曰。界繫之牢。無我所。浮生之命。連在色身。皆自貴而輕。他悉已多而彼少。而增斯固。但長慳貪。若驢龍之吝珠。猶養牛之愛尾。孔惜翠羽。辟護香臍也。其如儒氏彝倫。孔門微典。以己私之飢體。曰父母之髮膚。不敢毀傷。恒知保慎。復有好自標遇。三年不見於門生。且事尊嚴。一坐不垂於堂廡。及乎心遊。方外教脫。域中。或大善之克成。非小愆之能糾。許友以死。殺身成仁。漸契不拘。將隣直道。至有黜禮樂。遺信。去健羨。飲淳和。乃有洗耳辭。築抱石沈水。與儒則一倍相反。於釋則分寸相隣。佛乃爲物捐軀。利生損命。與其不拔。脛毛爲利也。伏臘殊時。與其惜父母之親體也。參辰各見。如此乃驗教之深淺行之是非。譬猶出泉貨而既多入。息利而不少。我世尊因地也。初唯減口次則脫身。車服越其弊之心。象馬過借人之乘。糲食菜之

地判受封之成。用若拂塵。捨猶脫屣。復次。峻嶒待。猷剛。自副求。或指然一燈。或身均百樹。救羸虛之虎。化長偉之魚。因超劫歸。彌勒之前。先成佛享釋迦之位。皆從旋習始。外財而終內財。及熟善根。變難捨而成。易捨。夫較外財。外財難捨。難捨。凡夫也。捐內財。內財易棄。易棄。善善也。須知三世諸佛同讚此門。是真實修。是第一施。豈不見僧崖菩薩。安詳步於柴樓。大志道人。慷慨焚其腕骨。人皆難色。彼有易容。蓋累世之曾爲。致今生之又捨。捨而復捨。佔七寶以非珍。空而又空。以三輪之絕軌。乘玆度岸。是曰真歸。得金剛堅固之身。留玉粒。歇都之應。今之錄也。藏則當平炎暑。裸饑蚊虻。壽則試其浮圖。坐中圓寂。定蘭感。天王而還。眼鴻休。拒大盜。以償冤。明餉。豐而破。慳。超然燈而燼。指。加其舌根。不壞身。溺不沈。入薪塔。而自焚。露赤軀。而受昨。以前諸德也。念業異熟。爲所依趣。知身是幻。幻體何憑。悟質如。漚漚形暫起。幻從心造。假僞相尋。漚散水澄。浮沈互有。是故大聖幾生所計。小乘潤生盡期。貴息苦依思。除我。倒非謂視同。糠粃觀若塵。賢之寄習。學於茅廬。附臂。孤於土梁。爲選登雲之路。爲求出塞之功。然後賜宅一區。門羅八戟。方云貴土始利。封侯。以其乳哺之囊。轉得那羅之器。亦復如是。或曰。用斯聲教化我中華。得非韓吏部所患。非楊即墨。而況加其佛乎。攻乎異端。斯害孔熾。對曰。正談仁義。則

道德相懸。正說苦空。則忠信可薄。還借韓之譬況。坐井窺天。非天之狹。孔門大旨。未能知生焉能知死。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若觀鼓盆而歌。似知不死焉。二教曾不言人死神明不滅。隨其善惡業緣受報。故有好醜。若由業因也。是用將龜易細以弱商。強售克陸之脆形。博華鬻之珍服。既熏當種而起。現行生勝。已生報強。前報。剝肉眼。而招佛眼。割凡軀。而買金軀。尼拘之子。至微。蔭車之形不少。是爲真語。非謂貪言。菩薩利他。適足以學。或曰。夫行然鍊。善人則不疑。其有不善之人。慣嘗到割。謂疼痛。爲談諧。堪受。凌遲。謂炙炮。爲戲劇。或教人而偶作。或誑世而強爲。此則裁何善根。自求辛螫耳。對曰。雖則頑民。喜忍惡少。耐傷。且經念以然燒。或淺誠而餽飼。冥招善報。已種良因。以浮泛心得浮泛報。昔有女子。戲披袈裟。婆羅門醉著法服。其緣會遇。道果終成也。或曰。義淨傳譯。重累再三。今勿然。煉伊人親遊西域。備熟方宜。至乎教乘。罔不詳究。不許毀傷。何邪。對曰。此專轉阿笈摩之教。安能沮壞摩訶衍法耶。設或略捨內財。決定當圓檀度。故莊嚴論云。若能施自身命。則爲希有。成菩薩檀度也。將知四輪出。世十善行時。有道則堯下足。淳民。奉孝則曾家生。令子。我聖上踐祚之四載。兩浙進阿育王盛釋迦佛舍利塔。初於滋福殿供養。後迎入內道場。屢現奇瑞。八年二月。望詔於開寶寺樹木淨

圖僅登。于尺先藏。是塔于深麓中。此日放神光。亘燭天壤。時黑白衆中有煉頂指者。有然香柱者。宜賜物有差。苟非大權菩薩大福天王。安能激勸下民。而捐身寶者乎。直令此地。螺髻見而珍寶成。還覺其時驚。舉淨而土田變。范雲繼史紀。數色之微祥。王劭編文書。幾州之葬塔。隋分舍利唐瘞真身。比乎我朝。田隴與鐵圍爭其疆畔耳。此篇所載。成傳開宗。令能忍難忍之人。既亡若在。使捨身受身之者。雖死猶生。圖五芝於草木之前。列四瑞於鱗毛之表。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式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一 正傳二十一 附見三人

隋行堅傳

釋行堅者。未知何許人也。常修禪觀節操。惟嚴。偶事東遊。路出秦山。日之夕矣。入嶽廟謀之度。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廊廡下。可以然而來寄宿者。必罹暴死之殃。吾師壽之。堅曰。無苦。不得已從之。爲藉藁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珞之聲。須臾神出。衣冠甚偉。部從焜煌。向堅合掌。堅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神

曰。遇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焉。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堅固延坐談說。如食頃間。因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寧有之邪。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堅曰。有兩同學僧已死。願得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不可喚來。師就可見也。堅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處見獄火光焰甚熾。使者引堅入獄院中。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語。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堅不忍。歷觀。愍然求之。俄而在。廟廡下。復與神坐如故。問曰。欲救同學。有得理邪。神曰。可能爲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堅。不死怪異之。堅去急報前願。經寫裝畢。齋而就廟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己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生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言訖天曉。辭決而去。則大業年中也。堅居處不恒。莫知終畢。

隋天台山法智傳

釋法智者。不詳何許人也。年離俗。應法升壇。松直凌空。玉堅絕汚。凡百講肆靡不留神。晚歲以逕直之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古羅。歷一中劫。入于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兜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忽預

辭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爲吾設齋。終日於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矣。

唐京兆禪定寺慧悟傳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木。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襟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未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却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齋訖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即高宗永徽年中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

釋明慧。不知何許人也。簡默恭己。約志獨明。耐乎寒餒。誓求大乘。精進之鎧介躬。睡眠之魔退跡。是以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時玄契三藏。在京兆北坊部玉華宮。翻大般若經畢。麟德元年示滅。其夜子時慧旋。遠佛堂忽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橫跨東井。直勢貫慈恩塔院。歷歷分明。慧心怪焉。即自念曰。昔如來滅度。白虹十二道。從西貫于太微。於是。有雙林之滅。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邪。申旦向衆述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凶問至京。正符所見。慧彌增驚勸。老而無懈。未知終所。

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傳

釋慧警。姓張氏。祁人也。少而聰悟。機操能言。

二親鞠愛 隱號爲奇童 屬新譯大雲經 經中有懸記女主之文 天后感斯聖萌 酷重此經 警方三歲有教其誦通 其合唱紆鬱調致天然也 遂徵九重乃詔觀之 帝大悅撫其頂 勅授紫袈裟一副 後因出家 氣貌剛介學處堅固充本寺上座 拯頤類網人皆畏憚 或於街陌見之衆失儀片 招譏醜必議德誠斷無寬理 後修禪法虛室生白終時已八十餘齡矣 九子母院有遺影并賜紫衣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傳

釋崇政 侯姓 本府人也 幼齡敏達 固顯出家 誦經通一千餘紙 著宿款賞謂之爲經藏焉 神氣沈約儀容整麗 秀眉廣目挺志高奇 雖通群籍所精者俱舍論 相國王公縉躬請政宣講 于時談叢發 秀美曲流音 屬聽無厭 雖移辰歷 暑謂如食頃焉 其剴判尤長 無得形似矣 代宗皇帝下詔徵爲章信寺大德 稱疾不赴 終于本院 春秋五十八云

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傳

釋思睿 姓王氏 太原人也 夙通禪理復貫律宗 慈悲仁讓 性無愠容 容素嬰羸瘵 乃立志法筵 專祈藥上 恪勤不懈 尋見威微忽心力勇銳 辯猶瓶注 因誦十輪經 日徹數紙 翌日倍之 後又倍之 自爾智刃不可當矣 開元中秋錫嵩少問道 時義福禪師禪林密緻 造難其人 一言相入若石投水 既飲甘露 五載而還 趺坐居定日不解膝

遠邇擊問求其玄理 如堵牆焉 春秋六十卒于所住院

六 卒于所住院 系曰誦經不貴多 要在神解 慧警三歲通大雲經 差爲奇俊 崇政終通千紙 得力在乎不奉詔赴章信新寺 睿公諷徹十輪後者如渡溪杖策到岸必捨焉

唐上都青龍寺法朗傳

釋法朗 姑蘇人也 稟質溫潤約心堅確 誦觀音明呪神効屢彰 京闕觀光人皆知重 龍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沈篤 尙藥供治無所不至 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 友愛殊厚 降杜如晦子荷 荷死再行薛羅 既疾綿因有告言 朗能持呪呪理病多瘳 及召朗至 設壇持誦信宿而安 賞資豐渥 其錢帛珍寶朗迴爲對面施 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 此寺本隋靈威寺 開皇三年置 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園塚墓徙葬郊野 而置此寺 至唐武德四年廢 至此更題額 朗尋終于此寺焉

唐河東僧街傳

釋僧街 并州人也 本學該通解行相副 年九十六遇道綽禪師著安樂集講觀經 始迴心念佛 恐壽將終 日夜禮佛一千拜 念彌陀佛八百萬遍 於五年間一心無念 大漸告弟子曰 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 觀音勢至行列在前 化佛遍滿虛空 從此西去 純是淨土 言訖而終 時有啓芳法師圓果法師於藍田縣悟真寺一夏結契念阿彌陀佛

共折一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 若得生佛土者願七日不妻 至期鮮翠也 又夢在大池內東面有大寶帳 乃飛入其中 見僧云 但專念佛並生此也 又見觀音垂脚而坐 啓芳奉足頂戴見一池蓮華彌陀佛從西而來 芳問佛曰 閻浮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 佛言 勿疑定生我國也 且見極樂世界平坦如鑑 娑婆世界純是山川 音樂寶帳直西而去 有一僧名法藏御一大車來迎 芳見自身坐百寶蓮華 成等正覺 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讀法華經 復見三道寶階向西直往 第一道階上並是白衣 第二階有道俗相參 第三階唯有僧也 云皆是念佛人往生矣 芳果二師躬云已見云

唐荊州白馬寺玄奘傳

釋玄奘 江陵人也 通大小乘學 尤明法華正典 別是命家 自五十載中日誦七遍 嘗因淨室焚香感天人來傾聽 齋講之時微祥合香與道俊同被召在京二載 景龍三年二月八日 孝和帝於林光殿解齋 時諸學士同觀盛集 奘等告乞還鄉 詔賜御詩 諸學士大僚奉和中書令李嶠詩云 三乘歸淨域 萬騎饒通莊 就日離亭近 彌天別路長 荆南旋杖鉢 渭北限津梁 何日紆真果 重來入帝鄉 中書舍人李又云 初日承歸旨 秋風起贈言 漢珠留道味 江璧返真源 地出南關遠 天迴北斗尊 寧知一柱觀 却啓四禪門 更有諸公詩送此不殫錄 奘歸終本寺焉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傳守實

釋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居子岷蜀間蘭若往因有疾所苦沈綿從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爲准精持靡懈時隣僧守賢夜坐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爲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荷護無計近得又患資限遲延今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又與僧同名復曾爲僧來供爾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守賢先持彌陀經後改業焉洪正後不測其終系曰寧有同名異實者可互死耶業不可移此可移也與其俗巫蓋自己形言可以代衰厄同也通曰琰摩王或是菩薩以同名善者則捨不善者攝之此或是罪籍條歸正增年壽故得捨旛又其惡器方滿復當終期故斯取也苟以互實而取者行教化焉捨斯之外非常理所能知也已

唐沙門志玄傳

釋志玄者河朔人也攻五天禁呪身衣象麻布耳行歷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尋訪名迹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獨體置之於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隨葉遮蔽其身遂巡成一嬌嬌女子渾身服素練立于道左微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乘馬郎遇之下馬問之曰娘子野外深更

號咷何至於此耶女子掩淚給之曰賤妾家在易水前年爲父母娣與此土張氏爲婦不幸夫婿去載天亡家事淪薄無所依給二親堂上豈知妾如此孤苦乎有一于此痛割心腑不覺哀而慟矣妾思歸寧其可得乎郎君何怪問之乘馬郎曰將謂娘子哀怨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爲差使迴還易水娘子可乘其鹿乘女子乃收淚感謝方欲攀踏次玄從葛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家豈以此相誣莫別欲圖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吾當與君變女子本形玄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子還爲狐走而獨體草蔽其身乘馬郎叩頭悔過非師之救幾隨妖死玄凡救物行慈持此類也

唐鳳翔府開元寺元皎傳

釋元皎靈武人也有志操與衆不群以持明爲己務天寶末玄宗幸蜀肅皇於靈武訓兵計剋復京師爲物議攸同請帝即位改元至德及二年返轅指扶風帝素憑釋氏擇清尚僧首途若祓除然北土西河所推皎應其選召入受勅旨隨駕仗內赴京尋勅令皎向前發至于鳳翔於開元寺置御藥師道場更擇三七僧六時行道然燈歌頌讚念持經無敢言疲精潔可量也忽於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具事奏聞宣內使驗實帝大驚喜曰此大瑞應四月十八日檢校御藥師道場念誦僧元皎等表賀答勅曰瑞李繁滋國之興兆生

在伽藍之內足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皎之持誦功能通感率多此類如署內供奉焉

唐京師千福寺楚金傳

釋楚金程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爲京兆之藍厓人也母高氏夜夢諸佛因而妊焉生實法王之子也行素顏玉神和氣清七歲諷法華十八通其義三十構塔曰多寶四十入帝夢於九重玄宗親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罔不有孚于時聲騰京輦遂慕人構塔累級而成有同反掌嘗於翠微悟真捫蘿靈趾乃曰此吾棲遁之所遂奏兩寺各建一塔咸以多寶爲名此外吟詠妙經六千餘遍寶樹之下髣髴見於分身靈山之中依稀覩於三變心無所得舌流甘露瑞鳥金碧棲於手中天樂清冷奏于空際凡諸休應皆不有之乃曰法象王之法駕迴人主之宸旌承明三入揚法六宮后妃長跪於御筵天華分散而不著明皇題額肅宗賜騰豈榮冠於一時亦庶幾於佛在也以乾元二年七月七日子時右脇示滅焉薪盡火滅雪顏如在昭乎上生於安養之國矣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七天子憫焉中使弔焉勅驛騎大將軍朱光暉監護即以其法葬于城西龍首原法華蘭若塔之初金碧年寫法華經不衣纁緋塞加艾納而已弟子慧空法岸浩然皆隨象王之子也紫閣峯草堂寺飛錫碑文吳通微書至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鄆國公竇文場

奏。千福寺先師。梵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爲國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四朝。未蒙旌德。勅證大圓禪師矣。

唐台州湧泉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高。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憂風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至天寶元年六月九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窓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跏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至十三日丑時。再有白毫光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弟子慧命問。師今往何刹。玉以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爲父母。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玉說偈已。香氣盈空。海衆遍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肉身現在。後有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挂銀臺。一云是台州刺史段懷然詩也。

唐兗州泰嶽大行傳

釋大行。齊州人也。後入泰山。結草爲衣。採木而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行自歎曰。命且無常。必歸磨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巖內。信手探經。乃獲西方聖教。

遂專心思念阿彌陀佛。三七日間。於半夜時。忽視琉璃地。心眼洞明。見十方佛。猶如明鑑中像。後時詔行入內宮。寢於御殿。勅賜號常精進菩薩。受開國公。乃示微疾。右脇而終。葬後開棺。見儀貌如生。異香芬郁焉。

唐洛陽廣愛寺亡名傳

釋亡名。榮陽人也。居止洛中廣愛寺。以精習毘尼。慎防戒法。避其譏醜。罕有缺然。上元中。東歸寧省。路及榮陽道。宿于逆旅。方解囊脫履。欲澆水盥足。次有僧至。頗見貌剛而率略。與律師並房安置。其後到僧謂主人曰。貧道遠來疲頓。餒乏。主人有美酒醑滿罍。梁肉買半肩。物至酬直。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飲。啖之。都無才遺。其律師呵之曰。身披法服。對俗士恣行飲啖。不知慚。其僧不答。初夜索水盥漱。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華嚴經。初學題目。次言。如是我聞。已下。其僧口角兩發。金色光聞者垂泣。見者歎嗟。律師亦生羨慕。竊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帙欲滿。口中光明轉更增熾。遍於庭宇。透於窓隙。照明兩房。律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燈。損主人油燭。律師因起如廁。方窺見金色光明。自僧之口兩角而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入僧口。夜將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却臥。須臾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哀。憐過輕誘賢聖之罪。律師喜遇異人。

後加勤苦。卒成高名。莫知終地。

唐成都府雄俊傳

釋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善講說。無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疎狂。又經反。初服入軍營。而因逃。難還入緇行。大曆中。暴亡入冥。見王者。訶責畢。引入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儒儒。入地獄三世。諸佛卽成妄語矣。曾讀觀經。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尙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佛語若有可信。暴死却合得迴。與雄俊傳語云。若見城中道俗告之。我已得往生西方。言畢承寶臺直西而去。

系曰。一念懺識自身。稱佛名不少。垂入獄而還返者。以強善心而轉弱惡故。是故行人須知口誦莫如心持。往生淺力當如是學也。俊語流出民間。必死者重蘇傳此語也。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傳

釋三刀。法師者。本姓曹。廬陵人也。天然之性嗜於蔬食。羈貫成童志願出家。于時自江以西。從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多事。土扶故強。兼弱兵革未休。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翻城。奉洪州路副。恭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人。同收番禺。法師舊名伯連。其爲人也。強渥而貌惡。且心循良。恒持誦金剛經。以箇盛經佩之于身。誓不婚娶。然不揚此善于他。惟密行愈至。無何被括爲軍。呈閱之時。又選充行營小將。非其所好。遂

亡命焉。時徵兵頗急。諸處要害捕逐。於本州洋口擒送劉寧。令於朱木橋處死。三下刀俱折。劉怪問之。遂言。素志捨家恒持經法。如斯怯懦。恐賊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遂令搜取。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刃痕。而幾絕。劉拱手稱歎久之。乃縱其爲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配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唐湖州法華寺大光傳

釋大光。俗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也。母梅氏寄孕而夢協靈祥。在娠乃惡革臭焉。既誕能言。不爲戲弄。未。亂之歲。思求佛乘。矣。願念法華三月通貫。經聲一發。頑鄙革心。及遂出家而尋登戒。西遊京邑。朝見肅宗帝。召對禁中。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適朕願兮。因賜名大光。屬帝降誕節。齋于定國寺。因賜墨詔。許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令中官趙溫送于千福寺。住持經道場。其誦經作吳音。遶遶通於聖聽。帝甚異其事。令中官而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曰。大光經聲通于有頂。光一日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下撫其心。乃憶先達抱玉大師音志斯言。令高其法音。當有神之輔翼。又別夕夢神僧孔見於心。命光口吮白爾功力顯暢。形神不勞。又持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心靈了然。都無惑亂。因思本經多寶塔。爲誠願持此支品。

十萬遍。恍然奮身脫泉。若有神捧焉。後詔住資聖等。此寺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二年。爲文德皇后追福造。長安七年。遭火蕩盡。唯於灰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百姓捨施。數日之間。已盈鉅萬。遂再造其寺。光覽此經。倍加精進。後以偏感有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省養。詔旨未允。遂生有妄之疾。策蹇強力將投于淵。驢伏不前。群鳥拂頂。心既曉覺。疾亦隨瘳。乃以經頂荷行道。忽有詔許還。既止。烏程構營寶塔。日持華偈。成報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使章元甫表請。光爲六郡別勸道場。持念之首。大曆癸丑。歲顏魯公眞卿領郡。相國李紳父爲烏程宰。紳未著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寢者七辰。召光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明誦經分別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手開眸。光授飲杯水。令強乳哺之。疾乃徐愈。光笑而謂曰。汝何願返之適速乎。因以光名易紳小字。貞元中。紳重遊舊上。泊舟之次。光早遲於溪側而笑言。戲撫之。若稚穉焉。後紳刺于吳興。飲醉于館。光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若晝。往視光公。宴坐梵音方作。光起而門。如開。寔相。經音向息。光色隨斂。紳歸京相辭。光曰。汝得徑山之旨。吾則無以爲論。行矣。自愛。去留有時。他日位處廟堂。以教法爲外護乎。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于持經道場。獸鳴鳥墜。山木驚振。異香芬馥。信宿不消。刺史顏防深愴悼之。光一納四十歲。

無浣濯。而戒香鬱然。一飯七十載。微驗絕多。故相李公紳素於空門。慕信頗規僧過。而敦重光公。自著碑題云。墨詔持經大德神異碑。銘布衣楊襲書云。唐荊州天崇寺智燈傳釋智燈。不知何許人也。於莊已行嚴厲時中。守護戒科。恒持金剛般若。勤不知倦。貞元中。遇疾而死。弟子啓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還蘇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因問人間衆僧中。後食慈以仁爲藥食。還是已否。曰。此大達本教。燈報云。律中有正非正。開遮之條如何。王曰。此乃後人加之非佛意也。遠近聞之。諸宮僧至。有中後無有飲水者。系曰。小乘尙開食五淨物。意以非五穀正食也。疑其冥官因機垂誠。嫌于時比丘太慢戒法。故此嚴警開制。實諸佛常法也。非後人之加釀焉。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二正傳二十一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

釋明度。未知何許人也。經論步學三業格

勤誦金剛般若。資爲淨分。慈濟爲心。迨貞觀末。有鴿巢于屋椽。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窠哺之。復呪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早學飛。墮地偕殞。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小類。蒙上人爲養育。誦持迴向。今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至十月滿往訪此家。男婦果孿生二子。入視之。數日遂呼曰。鴿兒。一時迴頭應諾。歲餘能言。皆得成長。度未知終所。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傳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焚灰燼。唯虛之屋。燄焰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湖。挈餅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卽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熱記其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遂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齋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摩足。授之澗下。七

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卽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卽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佛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絕二七日雪降。中宗以爲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卽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周千里。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唐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

釋少康。俗姓周。績雲仙都山人也。母羅氏因夢遊鼎湖峯。得玉女手捧青蓮授曰。此華吉祥。寄於汝所。後生貴子。切當保惜。及生康之日。青光滿室。香似芙蕖。迨細襦之年。眼碧唇朱。齒得佛之一相。恒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人也。目之此子將相之才。不語吾弗知也。年甫七歲。抱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戒。便就伊寺學毘尼。五夏之後。往上海龍興寺聽華嚴經。瑜伽論。貞元初。至于洛京白馬寺。見物放光。遂探取爲何經法。乃善導行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呪之曰。我若與淨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所誓終果重閃爍。中有化佛菩薩無算。遂之長安善導影堂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依善施

設利樂衆生同生安養。康如有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法師。謂康曰。汝欲化人。徑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止有香光望西而去。泊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錢。誘掖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卽付一錢。後經月餘。孩孺嚮慕念佛。多者卽給錢。如是。一年。凡男女見康。則云阿彌陀佛。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唱讚。二十四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

康面門。卽高聲唱阿彌陀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告曰。汝見佛身卽得往生。以貞元二十一年十月。示衆囑累止勸急修淨土。言畢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色斗變。狂風四起。百鳥悲鳴。烏龍山也一時變白。今墳塔存于州東嘉子巖。歲久唯餘方石。石傍之土相傳瘵疾。州民凡嬰衆病。悉焚香取土。隨服多差。石之四隅若車轍焉。漢乾祐三年。天台山德韶禪師重建其塔。至今高敞。時號後善導焉。

系曰。康所述偈讚皆附會鄭衛之聲。綴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鴿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之入口耳。苟非大權入假。何能運此方便度無極者乎。唱佛佛形從口而出。善導同此作佛事。故非小緣哉。

唐江州開元寺法正傳

釋法正。不知何許人也。寬曠其懷。慎修厥行。司辰于三業。御史于六根。以其日諷金

剛般若三七過。執持恭恪。因或云。懺。長慶初得疾暴終。云。候至。幽冥引見王者。問曰。師生平藝。何福田。獲。何善果。正以誦經爲對。王乃揖上殿。令登繡座。請誦七通。王以下侍衛。靡不合掌。階下擗掠。擊論。迴寂若無聲。念畢後遣一人引正令還入間。王降階揖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世。勿廢誦持。隨吏行數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窺。爲吏推墮。若墮空焉。飄然蘇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其事。變心還善者不一。正後年暨八十餘卒。于住寺。次荊州功安縣釋會宗。俗姓蔡。初泛爾爲僧。別無他技。忽經中。蠱病乃骨立。因苦發心志。誦金剛般若經。以待盡爾。至五十過。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其夜又有夢吐蠟長一寸。月餘因此遂愈。當長慶初也。荊山僧行祝見其事。宗不測終所。

唐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

釋守素者。立性高邁。與群不同。居京興善寺。恒以誦持爲急務。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何發汗。頗汚人衣。如裸脂焉。而不可浣。時相國鄭公綰。嘗與丞郎數人避暑。且惡其滴瀝。謂素曰。弟子爲師伐此樹。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呪之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之淋瀝。瀝爲人所惡。同惡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蹤矣。素誓不出院。誦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恒有格子。馴擾來聽。

經。齋時則鳥鵲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誘群羽。皆驚噪而逝。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也。素之終代同得詳焉。系曰。刺漆樹者恒患其少滴。愛故難求。斬魏樹者患其多辛。惡之易得。嗟爾青桐發汗。世所罕聞。及乎素公詆呵。明年絕跡。豈有出家弟子。不如其無情樹木乎。既不能爲漆與物隔其汚。爲魏與食加其味。苟認師友之彈呵。取。今完淨。傳曰。過則勿憚改。本教則悔罪清淨。如木無異。思之。

唐幽州華嚴和尚傳

釋華嚴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恒持華嚴經。以爲淨業。時號之全取經題呼召耳。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愿之爲幽州都督也。夜聞經聲。品大歷歷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誦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乎。答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送往州西馬鞍山竹林寺內。施僧。及遣使齎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覓竹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之曰。且隨吾來。候觀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驚。

還二分一與張仁愿。一與華嚴和尚。自此方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使留一宿。出已經年。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微應。答近因兵革而廢矣。系曰。一口宣誦。何能入遠近人人耳耶。通曰。近則若願持經善法力故。遠則一音演說。隨類開解。其人是聖寺目位。斷可知矣。唐河中府柏梯山文照傳

釋文照。不知何許人也。本敦朴遲訥之人耳。然見佛像則悅懽。一旦詣柏梯寺。禮曇延法師。畫影出家。專念諸經。罔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曇延法師。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於彼。必謹而持。取。咸應若俯拾地芥耳。即袖中出以授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即執讀七過。而便驚寤。經猶在目。然後念通無滯。如久習焉。其喉舌間曲折浮沈。尋變入節。非常調也。自此聰敏日新。辯給在口。時謂爲觀音附。隨子厥躬也。且曰。我師是周隋國師。凡所纂集義疏。必乘夢寐而神授。我無愧爲資矣。

唐陝府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立行多輕率。遊方不恒。長慶元年入逆旅避雨。遂巡轉其泥淖。過中時乞食不得。乃咄遣童子買麋肉煮夾胡餅數枚。飽食略盡。且無恥愧。旁若無人。客皆譴罵。少年有欲騙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剛經。本無脂燭。一室盡明。異

●獲二獲● ●以二已● ●技二伎● ●植二植● ●歷二歷● ●住二住● ●今二今● ●且二但●

香充滿。凡二十一客。皆來禮拜謝過。各施衣物。願願坐若無所。觀後不知終所。唐蘄州廣濟縣清著福院慧普傳

釋慧普。姓宋。本郡蘄水人也。性地疎朗敏利。桀然。既奉戶羅水雪任操。元和十二年。樂廣濟山秀地靈願棲于此。始謀誦大涅槃經。歷稔彌年。卒通四十二卷。聞者無不曰。四軌大經若爲溫習。非揣量而可庶幾乎。或疑其妄言微部有亂。次舉品題以試驗之。且無滯。少遼緩之無不引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種。趣足而已。并服布裘度其伏臘。日夜經聲不絕。如是涉三十載。邑人學者莫不推重。增修院宇。以大中三年冬。無疾集衆告遠。跣趺坐終。儼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纏飾。遷于山椒塔中。號涅槃焉。子今香火不絕。

唐今東京客僧傳

亡名。長慶中自遠而至。狀貌龐暴。見寺中淨人。咄曰。與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遮戒檢辱。我僧坊其何以堪。遂奪其瓶。擊寺外柏樹。瓶則鏗然已碎。其酒凝滯不流。著樹如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臭。寺僧驚怪。顧客何爲。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預飲此物一杯。則誦吟灑亮率以爲常。非此不可。上人勿怪。寺僧遲迴之際。慨然其容。將器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觀者如堵。奄然流淚。斯須器訖而酣暢。不知其僧往復何所。唐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

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偶疾暴終。杏歸冥府。引之見王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屢稱善哉。俾令誦誦。幽吮唇播舌。章段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勸少一節文。何貫華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薨。幽遂奏奉勅令寫此經真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是也。

系曰。春秋夏五不敢輕加。佛教宜然。無妄釀矣。通曰。靈幽獲鍾離寺石經。符合無訛。如道明所添。使人疑豫。必招詐僞。率易改張。稱有冥告。誠之哉。唐荊州法性寺惟恭傳

釋惟恭。不詳何許人也。少攝出俗。子法性寺。好尚偏下。多狎非。法之友。雖乖僧行。猶勤持誦金剛般若。罕離屠鹵。酒徒博侶。交集門庭。虛誑云。爲會無廉恥。後遇病且死。同寺有靈。歸其跡相類。號爲一寺二客也。歸偶出去。寺一里所。逢六七人少年。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曰。惟恭上人何在。歸即語其處。疑其寺行香樂佛也。及曉。迴入寺。聞鐘聲云。恭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必生淨利。亦以其跡勉靈歸也。歸感悟折節。緇門崇重。終成高邁焉。

唐明州德潤寺遠端傳

釋遠端。姓張。不知何從而來。德潤寺求師。其爲人也。質直清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猶宿構。人皆駭歎。至平老齒。動而無懈。十二時間。恒誦不輟。咸通二年。忽結跏趺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遠近奔走。皆至觀禮。邑人同心。造龕窆於東山之。下。二十餘年。墳塋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還寺。漆紵飾之。今號真身院。存焉。伊寺者。吳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書堂。後捨爲伽藍。其題額取澤字也。寺是也。系曰。端終口出優曇鉢華。是乎。聞諸輪王出世。海中道上方生。是華。今像未豈有是邪。通曰。爲感其人。而應則不可以時拘也。皆猶麟非中國之物。感明王而至。同也。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

釋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力。力氏之先。黃帝臣牧之後。漢有魯郡相力歸。因官居竟。遂爲魯人也。祖考皆田畯。而以朴素相公。智少有貞操。懇樂捨家。就雲門寺。惟孝爲師。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咒。應法登戒。峻勵恪勤。俄屬會昌滅法。智形服雖殊。誓重爲僧。磨不磷而涅不淄。于時見矣。大。中初年。復道巡遊。暨陽考于禪室。且曰。營。延之魚。潛于藪澤。宜哉。此處吾之藪澤也。恒。呪水盃。以救百疾。飲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給。無算。號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卽鬼神所被。智持呪七日。平復。遂。奏請院額。曰大中正壽。仍賜左神策軍。鍾。一口。天后繡轡。藏經五千卷。裴君爲書殿額。

其爲人也。質直清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猶宿構。人皆駭歎。至平老齒。動而無懈。十二時間。恒誦不輟。咸通二年。忽結跏趺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遠近奔走。皆至觀禮。邑人同心。造龕窆於東山之。下。二十餘年。墳塋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還寺。漆紵飾之。今號真身院。存焉。伊寺者。吳太子太傅都鄉侯闕澤書堂。後捨爲伽藍。其題額取澤字也。寺是也。系曰。端終口出優曇鉢華。是乎。聞諸輪王出世。海中道上方生。是華。今像未豈有是邪。通曰。爲感其人。而應則不可以時拘也。皆猶麟非中國之物。感明王而至。同也。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

智以光啓丙午歲十二月終于東白山春秋六十八。法臘四十八。遷座歸靈陽南山入塔焉。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

釋從審。不詳氏族。幼入江都禪智寺捨家。誦經數萬餘言。其寺卽隋煬帝之故宮也。咸通五年。受具戒於燕臺奉福寺。律席經筵。遍知音義。後併三衣。成五納。諸名山勝概。無不遊覽。未歸。淮甸推爲僧首。五六年間。一皆嚴肅。然恒誦淨名經。未愆日計。以貞明二年三月十八日構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終。顏貌如常。茶毘獲舍利三十粒。堅明通徹。無耗。曇石爲墳。筠源沙門靈護述墳銘云。

梁溫州大雲寺鴻楚傳

釋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且異。群兒及甫。皆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宮伽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網疎魚脫。龍揭鶴飛。杜若殖于蘭洲。新繒染于絳色。互相切直。誦習彌通。年二十三。方升上品。無作。及迴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名節。欽揖愈勤。唐大順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墟表開。昭宗欲重繕構。帝俞其請。於是百工俱作。楚躬注之。施利程功。不愆于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武肅王錢氏。乾化初年。於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太祖賜紫衣并號。固讓弗聽。終不被著。自言涼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時詩人鄭說南遊訪鴻靜法師。邂逅

與楚會。體知高行。杼詩贈楚云。架上紫衣閑不著。案頭金字坐長看。楚覽燕人未嘗見其溫色。神氣清爽。厥頤豐下。且瞻其腹。目不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所講法華經計五十許座。一日楚之講堂中。忽生蓮華。重。附複葉香氣芬香。以長興三年壬辰六月五日。無疾而化。俗齡七十五。法臘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遷塔于慈雲石圖焉。楚講貫外。深夜行道誦經。將近夕。燈光忽暗。經聲絕微。告門人口。勞爾給使。吾將往矣。其所以之榻中。先有白蛇。其大若肘。恒同臥處。長誠童侍。無妄驚擾。生常撰工。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人謂爲智寶中異寶焉。

後唐溫州小松山鴻莒傳

釋鴻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宮寺。始則誦法華經全部。得度。裹足往趨長安學律。因讀化度寺碑。時有鄉人旁聽。見莒目。瞻多行異之。知能背碑。請莒誦之。儒生覆其文。了無一悞。又相將去。崇聖寺亦然。而多強記。輩流所推。言歸故鄉。請受二衆。依止其細行也。生來未嘗叱其狸犬。豈況諸餘乎。然晝夜行道誦經。有鬼神扶衛。或爲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天成三年戊子水滂之後。報之以大旱。民群饑餓。有強盜入其室。莒待之若賓客。躬作粥飯飼之。曰。徐徐去。山深無人。汝曹爲天災所困耳。盜者拜受而去。弟子中欲襲其不備。莒曰。非我弟子。我捨此永入深山矣。諸

子罷輕襲之意。長興癸巳歲中。恬然無疾。跏趺儼然長逝。至三更。手敲龍門者三。弟子哭泣啓開。云。吾告汝等。與吾換新衣裳。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犬三。能猛噬。還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展鹿飛鳥相參。犬無孿猛獸不驚奔。葬後有虎繞墳。嗥叫其感物之情如是。有弟鴻楚。並高行。爲時所重。後唐鳳翔府道賢傳。

釋道賢。不知何許人也。持觀孔雀王經。以爲日計。未則受。瑜伽灌頂法。持明之功。愈多。微應。晝夜夢佛。携寶行。步步踏履。濃雲若乘剛焉。每行不知幾百里。而指之曰。此摩竭陀國。此占波國。南印度。西印度。迦濕彌羅等國。且行且記。喜躍不勝。及躬覺冥解。五天梵音。悉曇語言。時西域僧到。岐下。忽領北諸胡僧。往往低稱。五印人。賢以一接語。言先斥之曰。汝是某國人。北戎南梵。無敢給之。隴坻道俗。皆稟承密藏。號阿闍黎也。迨長興末。明宗晏駕。立從厚爲帝。鳳翔清泰不恭其命。遣王思同帥師伐之。清泰乃嬰城自守。清泰問賢曰。危甚矣。如何。對曰。召寶八郎。可逆知勝負也。清泰出乘城撫衆。其寶八介甲持戈來馬前。作迎國之狀。跳躍已解甲投戈而走。賢曰。此外敵必降之象也。果如斯說。清泰乃擁兵而東。召賢俱行。入洛。卽帝位。歟。改元曰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何邪。水清石見。至二年。勅移并州。晉高祖爲天平軍。乃阻兵自固。潛連契丹。長

驅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見之應矣。晉兵未至。賢先終于洛。今兩京傳大教者。皆法孫之曾玄矣。竇八郎者岐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澗水。言語不常。唯散髮披衣狂走與李順興相類。或遇牛驢車。必撫掌而笑。迨死焚之。火聚中盡化。金色胡蝶而飛去。或手掬衣扇行之。歸家供養焉。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亡名

釋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主李氏。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銷王者歸心。若更相呼。竄入深山矣。或衣物則避讓。香則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流城人供養影相焉。又潭州釋亡名。恒誦法華經。口無他語。長沙文昭王馬氏。特加禮重。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然其語事詭異堪驚。一旦召知佛殿僧。令急壁掠佛像。各就兩廂。僧皆謂為狂發。相目而笑。舉止極甚。忽切須臾。自入正殿內。據佛座而坐。奄然而化。舉州道俗爭禮焚香。漢乾祐中也。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瑠傳

釋行瑠。姓陳氏。湖州長城人也。考曰良。母陶氏。鍾愛之心與諸子異。然其敏利又於郡童傑然而出。父母多途礙其出家之志。終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遠師求子剃染。年十有二。誦法華經。月奇五辰而畢。軸大維摩經盡如道。安朝請經而暮納本焉。尋於餘杭龍興寺受滿足戒。遂往金華雙林寺智新傳。南山律鈔。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食

時至以不。鑿之米與菜茹投小鼎中。參煮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勢破木都無難色。嘗謂人曰。所好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之好也。樂且無荒也。後唐天成中。寓于越。樂若耶山水。披覽大藏教。服菜麻之衣。慕道俗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供四方僧會。無匱乏。以顯德三年壬子秋七月。示疾終于此。院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頌性剛正。無面諛無背憎。足不趨豪貴之門。囊不畜盈餘之物。房無閑戶。口無雜言。亦覽群書。旁探經論。慨其郭邊音義疎略。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稱疏。若言疏可以疏通一藏經。瑠便過慈恩百本幾倍矣。其耿介持律。古之高邁也矣。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守真傳

釋守真。永興萬年人也。俗姓紀。漢許帝信之鴻緒。乃祖乃父素履貞吉。交業孝行充塞閭里。故鄉人美其孝焉。遂日之曰紀丁蘭也。真即其後矣。洎黃寇于紀。信宗蒙塵車駕避鋒而西幸。咸鎬失守而沒賊。因而徙家居于蜀矣。及冠也。偶遊聖壽寺。見修進律師行出物表語。越常度乃解帶卸冠。北面而事之。七支既備。先謁從明師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法界觀。後禮演祕閣梨授瑜伽教。竝得心要。咸盡指歸。自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年間略無怠矣。而賜號曰昭信焉。講起信及法界觀共七十餘遍。皆

以燈傳燈。用器投器。嗣平法者二十許人。開灌頂道場五遍。約度僧尼士庶三千餘人。開水陸道場二十遍。常五更輪結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輪西方無量壽教法。稱阿彌陀尊號。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一日謂弟子緣過曰。如來不云出息不保入息。吾之壽也幸矣。汝之年也老矣。今欲順俗從世。預設二塔。其可得乎。緣遇稽首而對曰。廣度長老捨院之右地。請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師屬其意。長老致其美。因緣冥契安可而止。於是鳩工而營之。自十月琢磨至。來一月微續。以開寶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念佛。佛聲既久。令止。奄然而歸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三。其月二十一日焚葬於北永泰門外智度院側。其獲舍利光潤。各將供養之。次沙彌彌伽者。于闐國人也。專誦華嚴經。曾無間息。聖曆年中。天帝釋請迎伽上天誦持乃曰。每被阿脩羅見。擾故屈師來請。為誦宣華嚴經。以饜彼敵。遂陞座朗誦是經。時修羅軍衆聞經。乃現威神。一時而化去。又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虎暴中路忽遇。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唯默念是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達曙。村人來往。乃視虎。其蹲處涎流於地焉。蔭後持誦益加高行矣。

論曰。入道之要三慧為門。若取聞持勿過。讀誦者矣。何耶。始惟據本。本立則道生。次則捨詮。詮留則月失。比為指天邊之桂影。

而還認馬上之鞭鞘。如此滯拘去道彌遠。然則機有新發。跡或乍移。須令廣覽多聞。復次背文高唱在平品位。先號法師故經云。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法修行是也。原夫經傳震旦夾譯漢庭。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南惟僧會揚曲韻以飄通。蘭乃月氏之生。會則康居之族。兩家左右二見。否藏無爲。水上之狐。兔問。埃傍之路。通曰。西竺僧持部類行事不同。或執親從佛聞。更難釐革。或稱我宗自許。多決派流。或直調而質平。或歌聲而巧矣。致令傳授各競師資。此是彼非。我異他謬。終年矛盾。未有罷期。故有若美一期之唱。唱誦三契之伽陀。感車馬而不行動。人天之共聽。此曲折聲之効也。若乃盤特少句。薄拘短章。止憂忘以鼓。胡暇巧而揚舌。猶登中聖。或致感徵。此直置聲之驗也。今以一言蔽之。但有感動龍神。能生物善者。爲讀誦之正音也。或曰。常聞光音天之語言。則是梵音未委。那爲梵音邪。請狀貌以示之。通曰。諸陀羅尼則梵語也。唱誦之聲則梵音也。或曰。如天下言音。令人樂聞者。與襄陽人爲較準。彼漢音也。音附語言。謂之漢音。漢語。則知語與音別。所言唱誦者是梵音。如此方歌誦之調。歟。且梵音急疾而言。則表詮也。分曉舒徐引曳。則唱誦也。或曰。此只合是西域僧傳授。何以陳思王與齊太宰掾經示沙門耶。通曰。此二王先已熟大竺曲韻。故聞山響及經偈。乃有傳授之說也。今之歌讚附麗淫哇之曲。遠

憑之音。加醴環辭。包藏密呪。數爲梵奏。此實新聲也。如今啓夾。或曰。開題。祇知逐句隨行。那辨真經偽造。豈分支品。未審別生。能顯既知所詮。須體當聞。捨筏適足。歸宗。達其阿字之門。圖其法身之體。此讀誦之至也。其有難通。尋字多遊。族家。急令口誦於一經。且爲身參於五衆。賴能暗誦。免呼粥飯之僧。如佛清緩。裏歸家之嘆。或曰。國朝度戒何責經乎。豈不開羯磨之辭。止云。年滿衣鉢具足。不言念經爲增上緣耶。通曰。此滅法無知之徒言耳。上根感戒果證相隨。何以經紙數考試耶。脫捨下根之誦持。入法止闕。耳白丁矣。南山大師云。機登解髮。便須通覽。又後周初。多度僧尼。勅靈藏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義。莫不周覽。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此乃精選誦經通義爲入道之階漸也。不見此文。深爲痛惜。梁傳目此爲經師。宣師不沿而革。號爲讀誦。今采諸師從唐至宋。取其多善。宗歸乎高。則有威神宿願。度苦因經。法智往生。感金光之照野。明慧行道。占虹氣之貫天。或受請居羅漢之前。或持明救城陽之疾。得御詩之餞送。見勢至之來迎。使者攝而不能。妖狐媚而自變。猗歟元皎。致李樹之叢生。焯爾楚金。感帝王之入夢。圓光在頂。三昧現前。遇誦華嚴。放金光於口角。後遊地獄。乘寶座於西方。三刀斷勢。傷於竹筍。千福經聲。入於帝耳。證返不食於薤菹。康聲無斷於連珠。

或添齡於三十許年。或差疊於數十莖髮。或經音遍於燕壘。或本足在於鐘離。或樂象龜茲。或口開蘭若。或鬼神避呪。或陸地生蓮。或夢華胥。而悉解梵音。或坐佛座。而便歸圓寂。如斯上德。若此法師。殞壁隨方。貫華有次。身爲金鼓。擊之成懺悔之音。口若玉簫。吹之出神仙之曲。因依相授。徒倚獨宣。可謂皮裏法華。足行經藏。俾法音之不斷。善付三乘。皆成佛之無餘。還宜入辯者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望吾曹無忘取則於此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 勅撰

與福篇第九之一 正傳十四人 附見十二人

周京師法成傳

釋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至監察御史。屬天后猜貳。信酷吏羅織。乃避法官。乞出家爲僧。苦節勤於化導。聲譽隨行。高質直。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經樓皆成。所造穿池之際。獲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隋朝置都立市。至于時正。一百年矣。儀鳳二年。望氣者云。此坊有異氣。勅掘之。得石函。函內貯佛

舍利萬餘粒。光色燦爛而堅剛。勅於此處造光宅寺。仍散舍利於京寺及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於此始置七寶臺。遂改寺額成公居之行。其激勵多以崇福爲己任焉。

唐五臺山昭果寺業方傳

釋業方者。卽解脫禪師之法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貌軒昂。垂手過膝。眉長數寸。目有重瞳。人望凜然。禮誦無倦。紹脫高躅。動合無形。不捨利物。而再修梵宮。時太原府有士女造立文殊像一軀。將送入山。到泐池河側。洪波汎漲。方乃隔岸焚香啓告。河爲流減。過文殊畢。水還滿溢。後終建塔在寺西北一里。肉身見存而多神異焉。

唐上都青龍寺光儀傳

釋光儀。姓李氏。本唐宗室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欲復本朝。中興帝道。不克。天后族誅之。而無噍類。儀方在襁褓中。乳母負之而逃。後數年。則天竊聞瑯琊有子在民間。購之。逾急。乳母將至扶風界中。鬻女工。以自給。儀年八歲。狀貌不群。神悟超拔。乳母疑。遣覓取而敗。且極愛疑。乃造布襦。置錢於腰腹間。於桑林之下。告之令去。勅搜不獲。吾慮俱死。無益於事。汝聰穎必可自立。或一旦富貴。無忘老姥。言訖對泣。儀慟不自勝。乳母從此而逝矣。儀茫然行至逆旅。與群兒戲。有郡守夫人往夫所住處方息。俱此見儀群衆且貌俊爽。因而憐之。召謂之曰。郎君家何在。而獨行至此。儀給之曰。

莊降於此。有時閑戲耳。夫人食之又給之錢。乃解衣而內其錢。日暮尋還而去。擬投村墅。遇一老僧。呼曰。爾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奚所適。儀驚愕行立。老僧又曰。出家閑曠。且無憂畏。小子欲之乎。儀曰。素所願也。老僧因携其手至大樹陰。令禮十方佛。歸依常住佛法僧已。因削其髮。又出袈裟以披服之。小大稱其體。其執持收掩猶如幾夏比丘。老僧喜曰。此習性使然。善持。僧行遂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汝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歎然亡矣。方知聖僧也。儀如言。趨彼寺。主駭其言。因留之。經十年。許儀已洞明經律。善其禪觀。而屬中宗卽位。唐室復興。勅求瑯琊王後儀方向。寺僧言之。時衆大駭。因出詣扶風李使君。卽儀之諸父也。見之悲喜。乃舍之於家。方以狀聞。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齒相侔。一見儀而心悅。願致情曲。儀恐僮而避焉。他日會。使君夫人出其女。觀粧麗服。從者越多。來而逼之。儀固拒百端。終不屑就。給之曰。身不潔。請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具湯沐。女出因閉關。女還排戶。既不得入。自隔窺之。方持削髮刀。願而曰。有于此根。故爲慾逼。今若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勢。投之于地。儀亦悶絕。戶既不開。俄而使君夫人俱到。女實情具告。遂破戶視之。漸蘇。命醫工昇歸。置室以火燒地。苦酒沃之。坐之于上。以膏傅之。月餘瘡愈。使君奏儀是地。瑯王

子。有勅命。釋置至京。引見。慰問優賚豐洽。詔襲父爵。儀懇讓。誓願爲僧。確乎不拔。中宗勅令。領徒。任置蘭若。自恣化方。儀性好終南山。因居法興寺。於諸谷口。造庵寮。蘭若凡數十處。率由道聲馳遠。談說動人。或山行十里間。縑素侍者常數千人。迎候瞻待。甚於權要卿相焉。儀恒居寂定。或言將來事。以決吉凶。必無差忒。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先囑累弟子。當謹護身口。勿事諠譁。祖師意無別事。諍則真法現前。此外提唱皆不獲已。言極激切。因北首而臥。枕肱右脇著席而亡。此大涅槃之表兆也。遺言令葬於少陵原南。乃鑿原成室而封之。柩之發也。異香芬馥。狀貌如生。祖車出。城白鶴數百鳴。喉空中。綵雲依約覆車數十里。道俗號咷多持孝服。所葬之地遂建天寶寺。弟子皆留而守之。

唐鎮州大悲寺自覺傳

釋自覺。博陵望都人也。稚齒厭于俗態。俄白親老言。兒樂從佛求度世去。二親驚愕。咄咤傳去。然無慚忤。再拜請命。乃強禮本部開元寺。知欽。欽觀其志氣弗群。立字曰。自覺。訓之曰。汝聞名思義。答曰。佛種從緣起。唯聽明誨矣。既而誦經及格蒙度。至德二年。年滿鎮州。受具足法。卽往靈壽縣禪法寺。習律經論。勤瘁九年。皆造微也。便言當入太行山。於一磐石上結茅庵。三畝小溪爲蘭若。不亦快乎。大曆元年九月晦。往平山縣界得重林山院。果應所求。遁跡自娛。

至二年五月天其旱暵覺則跣足經行冬則右肩偏袒其林薄山谷虎狼跡重復唯拾果采蔬叩時一食時恒湯節度使張君惠炎旱開覺精苦窮人山請其祈雨張語之

治眞定之人莫不悲悼時族熾飛煙無之
從頂至胸旋收銅汁斯須計料匠氏暴卒
自此罷工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鑄令全
代鐵前事焉

② 唐東京相國寺慧雲傳

釋慧雲姓姚氏湖湘人也。性識精明氣貌疎朗。高宗麟德元年。正十歲矣。遽然有出塵之志。二親多厭沮之。其心匪席不可卷也。父哀其所願。從往南嶽初祖禪師墓。承慈訓而能黠慧好味經教。沈默如也。至于弱冠於嶽寺受具足法。自尊謹戒且善毘尼。尋罷講科專營福事。發言響應答化俗風從。立事絕私士庶欽揖。乃出重湖而遊荆郢。江南振錫浙汭携囊務在勸人。令捨慳病。隨處蓋造。嘗修寺宇二十餘所。皆功成不宰。天后久視元年江北行化因緣未會。長安元年來觀梁苑。夜宿繁臺。企望隨河北岸。有異氣屬天。質明入城尋覲。乃歙州司馬宅西北園中池沼。雲徙步臨岸。見瀾漪中有天宮影。參差樓閣合杏珠璣。門牖綵繪而九重儀像逶迤而千狀。直謂兜率之宮院矣。雲視茲異事喜貫心膺。吾聞智嚴經說。琉璃地上現宮殿之影。此不思議之境界也。今決擬建梵宮答其徵瑞。乃挂錫于安業寺。神龍二年丙午往濮州屬縣報成寺。發願爲國募寫彌勒像。募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于時施者委輸逡巡若丘阜矣。遂振豪簪程巧工。一鑄克成。相好奇特殆景龍四年庚戌六月屬溫王讓位奉睿宗叔父也。景雲

元年雲於寺東廊南隅造別殿安聖容始云治材方議版築檣越衆議紛紜未成建樹至二年辛亥於福慧寺經坊北賀新安典午鄭景宅方事興工樞得古碑則北齊天保六年乙亥歲置建國寺乃高歡嗣子文宣帝也觀之者皆驚嘆同舍利弗悲蠅垤焉採訪使君稱異再三遂沿此記改福慧爲建國寺迎取安業聖容及殿材至寺太極元年五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是歲刑部尙書王志愔爲採訪使至浚郊宣勅應凡寺院無名額者並令毀撤所有銅鐵佛像收入近寺雲移所鑄像及遺殿宇門廊猶虧綵績遇新勅乃輟工雲於彌勒像前泣淚焚香重禮重告曰若與此有緣當現奇瑞策悟群心少頃像首上放金色光照曜天地滿城土庶皆嘆希有是時生謗毀者隨喪兩目又有舌腫一尺許者遠近傳聞爭來瞻禮捨施如山乃全勝概像坐垂趺人觀稽顙涉惡報者雲望像爲其悔過斯須失明者重視舌卷者能言皆願爲寺之奴持鐘掃地也採訪使王志愔賀蘭務同錄祥瑞奏聞睿宗潛符夢想有勅改建國之勝爲相國蓋取諸帝由相王龍飛故也仍勅佛授記寺大德明幹同共檢校功德勿令州府煩擾中書舍人賈曾侍郎崔紹給事中盧逸中書侍郎平章事岑義皆捐俸祿共構因緣或啓發心之元或施外護之力先天中行傳神于瀛邸玄宗即位至八月十五日上皇御書寺額奉詔令大德眞諦并

弟子二人品官一人齋勸賜幡華及寺額至。迎受懸挂。雲道化梁園身榮福樹百齡有限四相交遷。終于寺之別院。葬今京之東郊寺莊塔亭有焉。時號造寺祖師。雲去世後天寶四載造大閣號排示肅宗至德年中造東塔號普滿者。至代宗大曆十年畢工。或云造塔僧能分身行化難測品階文殊維摩是王府友吳道子裝塑。又開元十四年。玄宗東封迴勸車政道往于闐國。募寫天王樣就寺壁畫焉。僧智儼募衆畫西庫北壁三乘入道位次皆稱奇絕。今之殿宇皆大順年火災之後蓋造。宋太祖重修翰林待詔高益筆跡壁畫時推筆墨之妙矣。

唐杭州華嚴寺玄覽傳

釋玄覽。姓褚氏。其先河南人也。食菜于錢塘。因是家焉。覽誕膺明德。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自初念至于捨家師承慧和。和師德無不滿衆用皆足。年高行尊久爲師範。及見覽無一息之間違仁。告門人曰。無上之道清淨爲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見學不足者。江表無真僧久矣。或以此子爲法鼓耶。俾起邇聞之。其預爲達匠之所甄異也如此。其本邑有故華嚴寺。覽以包桑之地近於玄禮師之先塋。屬隋室不競法宇弛頹。名將壅遷跡亦時廢。屬于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歲有勅許還。舊額廣輪制度兼移基址背山臨水往返形勝覽初以其戒依天竺。次以僧錄住一閑居。後以耆德統華嚴三寺。次第同致于

道。道無不在。因教有遷也。覽嘗以憫物

慈濟爲己任。遂議寺前平湖之通川爲放生池。時太守袁從禮因茲勸勉。深入慈門以禁六里。司馬楊敏言感夢。又廣至十里。是以撻鬚掉尾。噉啖浮沈不虞其害。得遂生性焉。覽又以經像爲最則殿前畫四像。慈氏爲首。鑄金銅像三百五十座。彌陀爲首。寫經二千餘軸。金字涅槃經爲首。如是功德以順現報。故王考宗追贈。和州刺史右散騎常侍封舒國公無量則覽之元昆也。量修學之日臨平湖龍見。無不往觀。舒公晏然不離書案。氣度如此。明皇初年舒公侍講。帝嘉尚之。歸觀太夫人。年已期頤。昆季皆以華皓晨昏之地說法而已。覽以開元二十二年示疾。終于臨平所造寺。春秋八十四。僧明了大覺普賢神滿懷遜皆參預法流。奉法器藏于細礪洞之下基。工部侍郎徐安貞撰碑頌德焉。又閩中愛同寺釋守如多事勸誘。越上之民歸若鴈聚焉。崇樹精廬以爲濟衆。急在利他。開元十年於寺營浴室。患地勢陡高清泉在下。桔槔無用汲引步遙終以爲勞。思慮不迫無由改作。忽一宵下流頓涸。造浴室所二十餘步清泉迸出。時謂神功冥作移此泉耳。七閩之民罔不歸信。終于溫室之偏房矣。

唐東陽清泰寺玄朗傳

釋玄朗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陽郡江夏太守拯公之後。曹魏世避地于江左。則梁大士翁之六代孫。遂爲烏傷人也。母葛氏初妊夢

乘羊車。飛空躍虛。而覺身重。自茲已後寧

血惡聞。殆乎產孽。亦如初寐。覺後心輕體安。嬰兒不啼。皖爾而笑。九歲出家。師授其經。日過七紙。如意元年閏五月十九日勅度配清泰寺。弱冠遠尋光州岸律師受。滿足戒旋學律範。又博覽經論。搜求異同尤切。淫。繫。常恨古人雖有章疏判斷未爲平允。往往在會稽妙喜寺。與印宗禪師商。確祕要。雖互相述許大旨未周。聞天台一宗可以清衆滯。可以趣一理。因詣東陽天宮寺慧威法師。威稟承括州智威。時傳威是徐陵後身灌頂師之高足也。朗親附之不忠貧苦。達法華淨名大論止觀禪門等。凡一宗之教迹研覈至精。後依恭禪師重修觀法博達儒書兼閑道宗。無不該覽。雖通諸見獨以止觀以爲入道之程。作安心之域。雖衆聖機想而以觀音悲智爲事行良津。遊心十乘。歸冥三觀。四悉利物六即體。偏雖致。心物表身。厭入實情。捐舊廬志。栖林壑。唯十八種十二頭陀。隱左溪巖。因以爲號。獨坐一室。三十餘秋。麻紵爲衣。糲蔬充食。有願生兜率宮。必資福事。乃構殿壁。續觀音寶頭盧像。乃焚香敬念。便感五色神光。道俗俱瞻。歎未曾有。此後或猿獼來而捧鉢。或飛鳥息以聽經。時有盲狗來至山門。長嘯宛轉于地。朗憫之焚香精誠爲狗懺悔。不逾旬日雙目豁明。至開元十六年。刺史王上客屈朗出山暫居。城下。朗辭疾仍歸本居。厥後誨人匪倦。講不待衆。一靜

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諱經典。不然一燭。非因觀聖容。不行一步。其細行修心蓋徇律法之制。遂得遠域沙門隣境者。盡擁室填門。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其寺宇凋弊。乃指授僧靈稟建其殿宇。形像累二甍塔。繼事不用牛膠。悉調香汁。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一日願請門人曰。吾衆事云畢。年且暮焉。以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二。僧夏六十一。置塔於巖所。生常撰法華經科文二卷。付法弟子衢州龍丘寺道資。淨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常州福業寺守真。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大寶寺道原。婺州開元寺清辯。齋年慕道志意求師。不逾三年。思過半矣。行其道者號左溪焉。第其傳法號五祖矣。禹山沙門神迥著乎真讚矣。

系曰。觀其唐世已上求戒者。得自選名德爲師。近代官度以引次排之。立司存主之。不由己也。朗之求戒不其是乎。如是師資相練恩義所生。脫臨事請爲則喻同野馬也。

唐湖州佛川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世居潁川。永嘉南渡祖爲司徒。掾曾祖仲文有佐命于陳。封丹陽公。祖爲雙溪穀熟二縣令。考爲蘭陵長。乃爲蘭陵人也。明母氏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惡履于葦園。口不嘗于絲器。神夢髣髴如聞法音。既而誕焉。年漸

及卅方所捨俗。父母偕聽。至受具時。卽開元七年也。習學律藏。嘗謂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伯成子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靜論紛紛。若心印心之法。至矣哉。乃西詣方巖。願開心地。天寶中有願於清涼山。淮

汴阻兵。明卽旋策。與禪客遇同遊。宛陵於上石門。置蘭若三所。有大巖來擾如撫。老焉時若饑。群盜欲至。必號呼先告。往往有微焉。先是此鄉好弋獵。明化之皆焚。置網器仗矣。至天寶五年。爰止乎魚陂道場。有瑠公者。白土史宗之流。述邇行轍。世其之誠。始相見曰。南祖傳教。善薩來何晚耶。他日同登魚陂峯頂。見東南有山蒼琅獨秀。謂瑠公曰。吾與此山宿有緣矣。天寶八年有制度人。州將韋南金舉高行黑白狀。請

隸名州中寧化道場。明固辭改隸佛川。卽時昔魚陂所望之峯。梁吳均故宅之所。地志云。青山南。掘得古佛二軀。莫知年代。獲像之地靈泉涌起。因名佛川焉。泉側有吳王古祠。風俗淫祀。濫以犧牲。於是明夜泊廟間。雷雨荐至。林摧瓦飛。頃之雨收。月在。見一丈

夫容衛甚盛。明日居士生爲賢人。死爲明神。奈何使蒼生每被血食。豈知此事。殃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禮懺再三。因與受菩薩戒。神欣然曰。師欲移寺。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宮。後果移寺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有慧明二字焉。建中元年正月示疾。其日庭水春染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往。春秋八十

四。僧臘五十一。二月十二日建塔于寺西山。焉。傳法弟子慧解。慧敏。如知三人也。若驚子探救之倫也。菩薩戒弟子刺史史盧幼平。顏真卿。獨孤問俗杜位。裴清深。於禪味。傳畫公爲塔銘焉。

唐湖州大雲寺子瑠傳

釋子瑠。字真瑛。姓沈氏。吳興德清人也。其先亡國於沈。因以爲氏。春秋沈子之後也。瑠生而聰慧。不以師授。年未總角。辭親出家。以如意年中大赦度人。壞衣削髮。煤炭世事。於洛京大福先寺受戒。勤勤祈請。假寐三日之夕。見有神人儼然在目。候往忽來。或同或異。得非至誠乎。於是燭如來燈。佩善薩印。證聖中歸于大雲道場。堅執律

柄。僧綱釐舉。不亦宜哉。瑠素履純。無咎無譽。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闍提焉。心如飄風。言若泉涌。撓我聖教。擗我妙門。瑠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不稽首。挫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日夜一匝。或二日一匝。夜有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夜無

燈燭。心口是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如此則往往有之。瑠慨德清。偏邑未有塔寺。遂銳懷營構。一唱齊和。乃成精宇。前後寫經三藏。凡一萬六千卷。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經三宿。將入地獄。冥中見瑠引至王所。謂王曰。此人能講涅槃經。王宜宥之。王曰。唯聞嚴嵩師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是再三。王不能屈。因赦之。曾是鄉人施。犢牛

三。王不能屈。因赦之。曾是鄉人施。犢牛

唐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實傳

舍倍倍精進羌胡之族競饗供獻酥酪至五載節使李彥佐嘉其名節於龍興寺建別院號白草焉蓋取其始修道之本地也忍刺血寫諸經大中七年李公慮其枯悴躬往教諭曰師何獨善一身行小乘行胡不延惜生性任持教法所利博哉忍執情膠固遂著三教毀傷論以見志帥覽而益加崇重九年因讀大悲經究尋四十二臂至無畏手疑而結壇洩旬禱請自空中現其正印雙拳歷歷可觀遂命畫工繪寫此臂焉或有譏謗者忍再精懇虔告畫工濯筆銅碗中忽感質性華一朵枝趺鬚葉一皆鮮明觀者驚歎至咸通十二年七月十日示滅于白草院春秋五十九以十月十七日藏神于水館之南建塔焉初忍刺血寫經總二百八十三卷畫廬舍那閣三十五尺門一丈六尺起樣畫大悲功德三軸自著大悲論六卷並藏諸篋篋焉後節使唐恒夫仰其遺跡奏乞旌勸勅諭大師曰廣慧塔曰念定弟子無轍亦致遠之高足齋血書經二卷瑞華椀一枚詣闕奏呈宣賜紫衣天復中終及梁乾化初中書令西平王韓公遜錄遺跡奏聞太祖勅教諭曰法空別賜紫方袍塞垣榮之後唐同光中從事薛昭紀爲碑焉

唐京兆荷恩寺文瓚傳

釋文瓚姓張氏晉陽人也天姿整恪幼事師於并州崇福寺學該群籍控帶三乘至若金版銀繩之錄龍鎔象秘之文罔不種

唐太原府崇福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許并州人也少而警利日覽千言早露鋒芒迥拔儔類及其長也戒節踰峻梵場龜鑑志在修葺無間彼此夏墟寺宇經有闕而必補像有凋而遍修三任紀綱特有崇建仍校讎大藏經二十餘本祁寒盛暑不廢晨暮增飾淨土院興事任力轉加殊麗代宗嘉之委爲灌頂道場主真言祕訣有所在矣春秋六十三卒於本院云

唐晉州大梵寺代病師傳

釋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姓陳氏。以其嘗發大願盡一報代衆生之病。致本名不顯矣。誕育之辰祥光充室。隣里異焉。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今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覩晝夜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雹。動傷苗稼。堆號爲毒龍爲之也。代病爲誦密語。

釋真幹。俗姓武氏。雲中人。也。神宇高邁。以禪默爲務。與錫躡步南訪靈跡。及至故障有崑山寺者。林泉秀茂。則宋支曇諦昔考室于此。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基跡存焉。至元嘉中創成。大伽藍。屬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至止於茲。與范陽盧君襲同興弘覺法師第二生名跡。寺成進士姚扶有詩。幹後遊今秀州長水。見靈光寺邑民欲樹巨殿。時盧令移邑。字民欣然相遇。幹悉先知。或云得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請幹首唱。而惡偃室之翼。寓殿基後。編告爲淺室而居。四方檣信弗召自臻。又與僧令恭君道等累歲方成。今殿。其最高廣海內罕比。事畢挈弊囊振舊錫歸北。莫知其終。

唐蘇州支硎山道遵傳

釋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關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詣天竺義威律師受具戒。事報恩寺興大師首宗尼尼傳教也。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開經院。一日發其心。二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向。殿中侍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競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署爲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總一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主恩。鑄盧舍那及毘盧遮那像及多寶塔。修淨土當生業。造彌

陀佛。復寫天台教。益乎道場。置常住莊二區。不時講法。華安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徒盈石室之壽。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于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間荆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觀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巖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硎山寺。僧益公翰公一夜同夢大殿崩。果遵入滅。門人靈翰法盛道欣猶子靈源追慕不已。樹塔旌德焉。

唐京兆大興善寺含光傳

釋含光。不知何許人也。幼覺驚塵。馳求簡靜。開元中見不空三藏。頗高時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劫迴西域。光亦影隨。匪憚艱危。思尋聖迹。去時泛舶海中。遇巨魚望舟有吞噬之意。兩遭黑風。天吳異物之怪。既從恬靜。俄抵師子國。屬尊賢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壇。許光并慧誓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迴京。不空譯經。乃當參議華梵。屬師卒後。代宗重光如見。不空勅委往五臺山修功德。時天台宗學湛然。解了禪觀深得智者膏腴。嘗與江淮僧四十餘人入清涼境界。湛然與光相見。問西域傳法之事。光云。有一國僧體解空宗。問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聞此教。定邪正曉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囑光。或因緣重至。爲翻唐爲梵附來。某願受持。屢屢握手叮囑。詳其南印

士多行龍樹宗見。故有此願。流布也。光不知其終。

系曰。未聞中華演述佛教。倒傳西域。有諸乎。通曰。昔梁武帝吐谷渾夸呂可汗使來。求佛像及經論十四條。帝與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經疏一百三卷付之。原其使者必通華言。既達音字。到後以彼土言譯華成。胡方令通會。彼亦有僧。必展轉傳譯。從青海西達。葱嶺北諸國。不久均行。五竺更無疑矣。故車師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皆爲胡語是也。又唐西域求易道經。詔僧道譯。唐爲梵。二教爭菩提。爲道紛拏不已。中輟。設能翻傳到彼。見此方玄蹟之典籍。豈不美歟。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幹也。東夏者傳來之枝葉也。世所知者。知枝葉。不知根幹。而不知枝葉殖土亦根生。幹長矣。尼拘律陀樹是也。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東人利在乎解性也。如無相空教。出乎龍樹。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彌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將知以前二宗殖於智者慈恩之士中。枝葉也。入土別生根。幹明矣。善哉。接者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結步搖而飾冠珮。南海之人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靈婦之絲。巧匠之家。得之繡衣裳而成黼黻。縵抽之。姬見而

不誠聞而可愛也。懿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師焉。得不宗仰乎。

唐剡沃洲山禪院寂然傳

釋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許人也。名節素奇。踰四聖種。故號頭陀焉。大和二年。振錫觀方。訪天台勝境。到剡沃洲山者。在天姥岑之陰。對天台華頂赤城。北望四明。金庭石鼓。山介焉西北。北有支遁嶺。養馬坡。放鶴岑。次焉。晉宋已來。茲山洞開。初有羅漢白道猷言。西域來。止是山。天竺法潛支道林居焉。高人勝士接踵而棲。此中。至於戴逵王羲之。都超孫綽許詢。遊憩其間矣。見是中景異聞。名士多居。如歸故鄉。戀而不能捨去。既行。道化盛集。禪徒。浙東廉使元相國。稱聞之。始爲卜築。大睦中。丞臨越知之。助其完葺。三年。蔚成大院。五年而佛事興。然每爲往來。禪侶談說心要。後終于山院。大和七年。時白樂天在河南。保釐爲記。劉賓客再錫書之。

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傳

全充

釋普岸。姓蔡氏。漢東人也。沖弱之齡。迥然聰敏。骨日奇秀。天生不嗜葷羶。長有出塵之意。其父嚴毅。訓授經籍。漸通其義。秉翰伸辭。宛然華藻。因入僧舍。暫執經卷。乃歎曰。佛法玄微。非造次可及。決志辭親。時懷海禪師居百丈山。雲納之人。駢肩累足。時號大叢林焉。岸叩其關。海攝受之。日隨普請。施役。夜獨執燭誦經。曾不憚勞。遂詣剡。及隆戒品。便習禪那。壁坐忘疲。觀心恒

務。瞻菊附風而香遠。戲貓逢獸而吼高。學者咸聞。請於安陸壽山院。坐道場矣。如是環拱可。四百餘衆。執器聽。瞿沙之說。投籌待。趨多之度。大利群機。得道者衆。大和中。謂衆曰。吾山水之遊未厭。諸人勿相留。滯天台亦城。道猷曾止息焉。華頂石梁。智者昔降魔矣。將遊之也。自襄陽還。迤而來。從沃洲天姥入天台之西門。得平川谷中。峯名大舍。號平田。是也。觀其山四舍。鬱翠。東西山石門。而有二井。龍潭。東入石橋聖寺。乃是緣身道猷尊者結茅居此。未幾見號虎乳子。睨目而視岸。岸以杖按其頭曰。貧道聞此山是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越勿相驚擾。經宿領子而去。以。大和七年。癸丑十月二十七日。營構丈室。携一童侍給薪水耳。八年春。禪侶輻湊。來力義。成此院。號平田焉。開成中。宛是大道場。會昌三年七月。告衆入滅。春秋七十四。度弟子全亮。俗姓陳氏。悟師之道。得鳳之毛。一人唯約。在上元入滅。肉身不朽。岸遷塔于是山。前此寺置五百羅漢殿。永嘉全億長史畫半千形像。每一迎請。必於石橋宿夜焚香。且幢蓋螺鈸。引導入于殿。香風送至。幡幢之勢。前靡而入。門即止。其石梁聖寺在石橋之裏。梵唄方作。香謁始飄。先有金色鳥飛翔後林樹。石畔見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狀。或臥空之形。胸息之間。千變萬化。漢南國王錢氏頻年施供養。祥瑞極繁。今上太平興國三年。於滋福殿宣問兩浙都僧正

贊事石橋長廣量度。一皆實奏。帝歎嘆久之。至八年。因福田寺道者自詢。誓斷腕然。鍊乞重造。此寺乃宜。內殿頭高品衛紹欽張承貴。革故規制。若化出天宮焉。今岸師影堂在寺之右。

唐京師奉慈寺惟則傳

釋惟則者。拔俗志高。栖神物表。凡施善務。舉則波隨。常言像是生善之強緣。不得不多立。初之觀也。如對嚴君。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門自成。末則如如焉。蕩蕩焉。三昧安得不現前乎。是以我曹勸化迷俗。得不以此是爲先容歟。由是若雕若明。形像森然。恒事進修。天邑之間。偏加激勵。屬憲宗太皇太后郭氏。元和中。爲母齊國大長公主追福造奉慈精舍。搜擇名德。則乃預選入居。未久之間。聞四明鄞山有阿育王塔。東晉劉薩訶求現。往專禮焉。乃匠意將七寶爲末。用膠範成摹寫。脫酷似。自甬東躬自負歸。奉慈寺供養。京邑人皆傾瞻歸信焉。

唐長安禪定寺明準傳

釋明準者。不詳氏族生緣。本天台靈墟道場出俗。遊方至京邑。觀古之神僧智苑。於苑陽北山刊石寫經。灌鐵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又東洛長壽寺寫華嚴。聖善寺寫法華。嵩山嶽寺寫楞伽。悉刊貞珉。皆圖不朽。準遂於貞元戊寅歲春正月。見寺僧鑿山攻石。石悉頑惡。知匠氏不虔。山靈祕吝。時準疏告陰靈。請神善務。俄於定中見若干幅貯無量石。冥冥之間。如有宰割。皆中

唐洪州寶曆寺幽玄傳

釋幽玄俗姓劉幽州人也。夙懷出俗之願。年及弱冠。方遂前心。投并州賢禪師。而了玄契。元和二年。振錫江左。至會稽大雲寺。見三學僧棍。定食輪資緣都闕。玄言發響。應檀越供贍。未幾移居湖心。龜山妙喜古寺。九年。屬平昌孟簡鎮于越。枉駕問道。遂構成大院。十二載復登南嶽。栖止絕頂。十三年。豫章太守商祐篤重其道。命住東明寺。卽東晉安帝世之所造。僧數繁湊。寶曆中爲秦改爲世福。兼置戒壇。續勅改爲度智寺。其間形像皆玄之化導。大和元年。沈傳中丞又加信向。玄於院南別造佛閣五層。功就。謂弟子曰。福事無盡生涯。有期。物有闕然。後人彫具。吾終後可將屍漆布安閣下。言訖而化。門人特旁立塔焉。

唐五臺山智顗傳

釋智顗者。中山人也。自幼辭親來五臺山。善住闍院。禮賢林爲師。誦經合格得度。神情爽拔。氣調高峙。於世資財少欲知足。糲食充腹。麤衣禦寒。餘有寸帛。未嘗不濟諸貧病也。遊方參覈。預諸講席。傳法華維摩二部。窮源盡理。後挂錫高峯。息心却掃。距元和中衆辟爲五臺山都檢校守僧長。顗與時遷徙。固辭不允。遂登此職。後遇歲當饑。

鯨寺字蕭條。有華嚴寺是大聖棲真之所。

巡遊者頗衆供施稀疎院宇倫巡例稱不遑
衆請爲華嚴寺都供養主時德不孤有法照
無著澄觀之出世也當觀師製華嚴經疏
海衆雲集請類爲講主日供千僧十有餘
禩食無告乏皆云有無盡藏之米麪也歲
久頗見豐盈有隣院僧義圓亦當代之碩德
也謂類久知常住私有謗言非平等心是
貪饕者也夜有神人報圓曰僧長是千佛
之一數也汝發輕言若不悔過當墮惡道
圓乃詰朝鳴足懺謝有茲驗也及鍾武宗
澄汰類遁乎山谷不捨文殊之化境未逾
歲載宣宗卽位勅五臺諸寺度僧五十人
宣供衣帔山門再辟類爲十寺僧長兼山
門都修造供養主大中七年與寰海遊臺
四衆建無遮精妙供養一月日乃謂大衆
曰吾欲暫憩微歇息心斂迹佐助衆務吾
無能爲也付諸俊哲繼吾遺蹟乃淨室安
坐而滅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云

系曰。僧中職任也。如網之綱。如屋之梁焉。

肇自姚秦立正魏世推都北齊則十統分員唐世則僧錄命職異乎常所聞者五臺山自貞元中智顗始封僧長矣亦猶魚鹽蜃蛤所望守之也

釋文質。俗姓祝氏。尙上

也。叔氏爲僧號唯寬，學通多本經論，寬被詔入長安，止大興善寺，重詔入內道場，兼請受菩薩戒，質隨寬入內，年十五誦法華。

華嚴維摩等經，二十三受具。七日誦周戒本。

中精曉諸大經論。後約東大慈禹跡二禪師參問心要。既博達矣。歸諸暨法樂寺。領徒時有虎來聽法。質摩其頂而去。後往永嘉鍾會昌之搜簡。乃隱樂成縣大芙蓉山。胎息而已。大中重興。大守韋君果請不來。強置于楊昇出州開元寺居。檀施駢馳迴造大佛殿并講堂房廊形像。并寫藏教。無不備焉。越州廉使沈貳卿命住呂后山院。本寧貢禪師舊化之地也。質唯居草庵而止。咸通二年十月十四日告衆言別。十五日端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二。窆于雲谷建塔。越州刺史段式爲行錄焉。

唐明州國寧寺宗亮傳

釋宗亮。姓馮氏。奉化

後稱月僧焉。亮開成中剝落納法。方事毘尼。循于四儀。且無遺行。而云我生不辰。屬會昌之難。便隱家山深巖洞穴。大中再造。國寧寺徵選清高者。隸名亮。預住持。建州太守李頌爲寺碑云。於清心行。不污者得二十八人。以補其具。廣住持也。律僧宗亮。禪僧全祐而已。國寧經藏載加繕寫。躬求正本。選紙墨鳩聚。囑施建造。三門藏院諸功德廊宇。皆亮之力焉。晚年專事禪寂。不出寺門。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剝盡心華。只有師。終于本寺春秋八十。亮恒與沙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奇。好

迭爲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三百許首。讀頌。並行于代。而於。福敬二田。銳心彌厚焉。亮爲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部。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職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爲文士先達。傲仰焉。

唐越州開元寺曇休傳

釋曇休。字德敷。姓李氏。器度宏廓。志行修勅。納法已來。未容少缺。習通漸致。願至精微。四分律相部疏宗。蔚成淵府。初機請學。皆到甚深。休於講訓之餘。糾繩寺任。伊寺者。梁所創。年涉四百。雖觀閣巋然。且。機稅頓弛。休革故有方。締構無隙。特加壯麗。輪焉奐焉。又護國經樓。造諸棟宇。悉見鼎新。次以寺之門樓也。則長安四年。故曇一律師之經始也。既而頽廢。仍重整覆。一同創制。復懷永徽中康僧會法師。應身堂座卑庫。乃募人釐變舊規。咸通年中也。休之一言。檀信響應。後終于住寺。今之大善伽藍是也。

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傳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痛處。或一撲之。無不立愈。至有癰者。則起。跛者。則奔。其他小疾何足言哉。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名。罷任。携廣來謁蜀主。王氏素知奇術。唯呼爲聖師焉。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坦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即退。故蜀人於城北

寶曆寺。立五丈僧相。後爲牛尚書預毀。火兵火相。仍唯懼毘沙門之類。耳。王氏乃語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乘此可料理天王否。往吳尚書行魯會夢令。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廣唯其命。徒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翌日病者填。證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出材木。決旬皆運至。堆積令三綱掌管焉。初廣在雅郡。本寺羯帝神堂內。居其半室。低門苦幕。不許女人到門。唯有一竹簾子。每齋受。囑二十女。必投簾內。滿則置之佛殿。聲鐘集衆。自他平等分之。常日俗家請齋。亦體廣意。止施二十文。淨飯菜。鼓汁此外。不許一物。嘔多不取。食畢而去。亦無辭告。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擲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緝散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振紙灑水。貼之亦差。光化元年。修天王閣。向畢。乃循江濱池。呪食飼魚。經夜。共魚二尺已上。萬億許。皆浮水面。而殞。聊瀝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同也。

唐歸州寶臺寺法藏傳

釋法藏。不詳氏族。祇性方正。好行惠物。嘗於華川。化衆造寺。佛殿僧坊。皆嚴麗。雕刻華藻。歸時命爲壯觀。藏偶病篤。暴終。至一精廬。七寶莊嚴。非世所有。門外有僧梵貌。且奇特。倡言曰。法藏汝造伽藍。不無善報。奈何於三寶物。有互用之愆。何從洗雪。藏首露之。僧曰。汝但繕寫金剛般若經。恒業受持。豈不罪銷。亦可延乎壽命。言訖而蘇。自躬

抄度其經。午夜口誦。歲終時年一百一十歲。云。雕陰人至。今信重焉。

唐五臺山海雲傳

釋海雲。未詳氏族。鄉里來遊聖跡。始於南臺側。選峭絕峯。幽僻林谷。而特居之。其刻苦。飢道儉而難違。從其遊者。寡而無衆。迨其入滅。門人守節。淘灑舍利。起塔焉。昔傳雲是普賢菩薩應身也。門人守節。即高力士之子也。從師墨儉。有進無退。雲示之曰。上都有臥倫禪師者。雖云隱晦。而實闡揚六祖印持。一時難測。化導之方。若戶鳩之七子均養也。汝急去從之。及見倫扣擊未幾。告云。汝師海雲入滅已。節稟聽斯言。茶罷情苦。遂奔赴如其言矣。乃繼武接跡。盛化相承。迨將示滅。愁雲鬱結。鬼神悲號。有塔存焉。

系曰。海雲是普賢應身非耶。通曰。菩薩下化弗拘。定相應。以比丘。即現說法。若然何亂文殊境。使主伴不分乎。通曰。若如所問。凡夫分矣。聖人豈以我所求乎。

唐五臺山佛光寺法興傳

釋法興。洛京人也。七歲出家。不參流俗。執巾提。盟固。憚勤苦。諷念法華。年周部帙。又誦淨名經。匪逾九旬。戒律軌儀。有持無犯。來尋聖跡。樂止林泉。隸名佛光寺。節操孤穎。所霑利物。身不主持。付屬門人。即修功德。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磐從嚴飾。臺山海衆異否同辭。請充山門都焉。蓋從其統

攝規範準繩和暢無爭故也。大和二年春正月聞空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衆今來迎導。於是洗浴。梵香端坐入滅。建塔于寺西北一里所。

唐五臺山行嚴傳

釋行嚴。榮陽人也。家襲簪組業。嗣典墳嚴稟庭誥。以周旋。約成器能而濟用。內要隨計。俄發宿緣。因聞妙莊嚴王經品。自父母求出塵勞。堂親抑禁。略無却退。既而削飾去。華年充納戒諸方。問道綽有餘能。聞五臺山文殊應現。凡聖交蹤。乃登遊而隸名斯地。自爾一成慕學三教。偕明談論。天人之際。聽者茫昧。不知區域之內外耶。王公大人靡不迴向。大和中多行激勸。傳營福焉。自設大供。日計千人。聞見之流。皆鳴指讚嘆曰。行合解通世之希寶也。助道之法當如是修。以大和三年。右脇而滅。建塔寺西一里云。

唐五臺山佛光寺願誠傳

釋願誠。姓宋氏。望本西河家。襲素風。落流遠派。不揚胃緒。祖考不書。母陰氏夜夢庭樹對發千華。餘華尋謝。獨結一果。乃覺有孕。母啓願心。得娠男子。足矣。十月臨產。果如其望。立字曰願誠。後志存小字。不訓法名者。遵慈母之意也。誠少慕空門。雖爲官學生。已有息塵之志。迨棲金地。禮行嚴爲師。嚴卽儒宗瑋釋氏師子也。一旦謂誠曰。汝神情則秀。宜於山中精勤。效節。可不務乎。大和三年落髮。五年具戒。先誦諸經。悉

皆精練。行人屬耳。道望日隆。無何會昌中。隨例停留。唯誠志不動搖。及大中再崇釋氏。選定僧員。誠獨爲首矣。遂乃重尋佛光寺。已從荒頓。發心次第新成。美聲洋洋。聞於帝聽。馳聖旨。雲降紫衣。後李氏奄有并門。還奉文殊。躬遊聖地。視其令範。撫手愜懷。表聞唐天子。相繼乃賜大師號。圓相也。就加山門都檢校。光啓三載。差饑命。僧捨衣投施。鐘聲引衆。悉至齋堂。右脇曲肱寂然長往。建塔樹碑。寺之西北一里也。

後唐五臺山王子寺誠慧傳

釋誠慧。元禮之宗。盟祖派。蔚州靈丘之故邑。父母深信注。意清深。因瞻大聖之容。乃乞與邦之子。既而有孕。遂誕賢童。纔當卅年。器幹天假。自詣臺山。永爲佛子。時真容殿釋法順。觀其俊哲。化以苦空。勸捨俗衣。令披法服。暨登具足。尤習毘尼。自後孤遊。谿谷多處。林泉有王子寺僧湛崇等。請居茲寺。慧主任之。餘暇內外典教。靡捨斯須。供贍精嚴。非不動俗。恒轉華嚴經數盈百部。每至卷終。懇發願曰。以我捧經之手。救彼苦惱之人。而屬武皇與梁太祖。日尋干戈。中原未定。武皇中流矢。創痛楚難任。思憶慧師。翹想焚香。痛苦乃息。遙飛雁帛。遠達難園。命下重轡。迎歸丹闕。武皇躬拜感謝。慈悲便號國師矣。後乞歸本寺。金半顯耀玉樹相依。九州之珍寶皆來。百寺之樓臺普建。莊宗卽位。詔賜紫衣。次宣師號。慧堅不受。帝復宣。厥後再朝天闕。更極顯榮。

受恩一月却返五臺。同光三年乙酉歲十二月。囑累門人廷珪曰。吾今化緣將畢。爲吾進遺表達于宸聽。宜各努力。理無相代。言訖入丈室。右脇而終也。俗齡五十。僧臘三十。帝聞惻愴。遣高品監護喪筵。仍勅賜祭三朝。火燼五色骨存。收取舍利而起塔焉。諡曰法雨塔曰慈雲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與福篇第九之三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一人

後唐洛陽中灘院智暉傳

釋智暉。姓高氏。咸秦人也。權輿總角。萌離俗之心。不狎童遊。動循天分。歎遇圭峯溫禪師。氣貌瑰偉。虛心體道。趨其門者。淑慝旌別矣。謂暉曰。子資材器多能之士也。請祈攝受。二十登戒。風骨聲拔。好尚且奇。山中閑然。曾無他事。唯鈎索藏教。禪律亘通日誦。百千言義。味隨嚼。聞佛許一時外學。頗精吟詠。得騷雅之體。翰墨工外小筆尤嘉。粉壁與酣雲山在掌。恒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與同時。對壁連圖。各成物象之生動也。然真放達之士哉。或振錫而遊縱觀山水。或躡屣而至。歷覽市朝。意住則留。興盡而去。或東林入社。或南嶽經行。悟宗旨於

曹谿。事勞一宿訪神仙於阮洞。擬到三清。事以志求時無虛度。此外采藥於山谷。救病於旅僧。惟切利他。心無別務。泊梁乾化四年。自江表來于帝京。願諸梵宮無所不備。唯溫室洗雪塵垢。事有闕焉。居于洛洲。整戶爲室。界南北岸。黃數畝之宮。示以標榜。召其樂福業者。占之。未若漸構。欲閭皆周。洛具僧坊。負焉有序。由是洛城緇伍道觀上流。至者如歸。來者無阻。每以合朔後五日。一開洗滌。曾無間然。一歲則七十有餘會矣。一洛則遠近都集。三千僧矣。暉躬執役。未嘗言倦。又以木屐承足。袈裟縫衣。彼迦葉波相去幾何哉。其或供僧向暇吟詠。餘閑則命筆墨也。細想嘉陵碧浪。太華蓮峯。凝神逸然。得趣乃作。五溪煙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暑天涼冽矣。加復運思。奇巧造輪。汲水神速。無比復構。應真浴室。西廡中十六形像。并觀自在。彌年完備。時楊侍郎凝式致政。伴狂號楊風子者。而篤重。隨爲作碑頌德。莫測所終。

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

釋光嗣。姓李氏。太原文水人也。冲幼孤靜。罕雜童稚。信尚臺山。乃爲真容院。浩威之高足也。納戒後。器宇穹隆。憤繫包桑。出求禪法。歷于年稔。內外之學優長。口海崩騰。良難抗敵。山是決意。越重湖。登閩嶺。盛談文殊世界。聞者竦動。忠懿王王氏大施香茗。遣使送山寺焉。癸酉歲至。兩浙謁武肅王錢氏。厚禮遲之。施文殊聖衆供物香茶并鉢。

孟一萬。副應吳越諸州牧宰。皆刻俸入緣。仍泛海至。滄州。運物入山。時降龍大師者。率領禪壓。緇伍畏焉。爲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寡均等。時徒侶堅請嗣主院。宜補僧官。轄諸臺寺院。命曰都綱。師號超化。居于僧上。若鯢鳳之領鱗羽焉。十五年間。興建梵宇。齋餉僧尼。不勝紀極。以天福元年。遷疾。至九月五日。遷滅。門人起塔藏其靈骨。舍利至今存焉。

晉東京相國寺遵誨傳

釋遵誨。姓李氏。譙郡人也。祖世不仕。母張氏。夢神人授己寶珠。乃有娠焉。生且奇異。乳哺之時。善認人之喜愠。彌長。見寺觀必任步。遲迴顧盼。不捨。年甫十一。禮毫城開元寺崇讓律主爲師範矣。誦法華經二周畢。部由是動於學問。殆登弱冠。受于戒律。持彼律儀。確乎轉石。尋師西洛。問道梁園。初于智潛法師傳法華經講。精義入神。雌黃滿口。梁開平二年。戊辰歲。止相國寺藥師院。首講所業。至後唐長興二年。辛卯歲。門徒相續請其訓導。已周。一十九遍。升其堂者二十餘人。泊天福二年。有五臺山繼顯大師。精達華嚴大經。躬入東京。進晉祖降聖節功德。誨仰。顯師辯浪。經江下風。趨附乃允講宣。誨善下百川。蔚成藏海矣。梁宋之間。以顯罷唱。誨誨救揚。居匪虛堂。緇素雲萃。募四衆。鑄石壁華嚴經一部於講殿三面焉。嗟其油素易罹炎上之災。刻此貞珉。寧患白蟻之食。工未告終。所施已足。又召僧俗人。

各念一卷。得二百四十人。成三部。四季建經會。近二十年。更無間曠。復別施鬼神水陸法食。皆勸勵莊嚴。普提心行矣。朝廷崇重。旌表其功。賜號真行大師。開運二年乙巳歲正月十六日。示疾。策杖教誡門弟子訖。右脇而臥。口誦佛名。斯須長逝矣。享壽七十一。法臘五十一。門生奉遺旨。葬于隨河之北。寺莊東原也。次有杭州龍華寺釋彥求。姓葉氏。縉雲人也。梁貞明中納戒。造景霄律席。遍見毘尼祕遠。方將傳講。俄悟。否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遊閩嶺。得長慶禪師心決。迴漸受丹丘人請。居六通院。其道望惟馨。與夫申椒菌桂。爭其芬烈矣。漢南國王錢氏。欽其高行。命住功臣院。未歸。州治龍華寺。聚徒開演。求好營衆事。務必身先。唯以利人爲急。受施必歸常住。房無關鍵。箝無肩鑰。不容尼衆禮謁。不苟聲勢。常屬度戒。四遠人聚。日供累千僧食。未嘗告匱。言前後計飯。鉅萬人焉。宋建隆中。終于住寺云。

晉曹州扈通院智朗傳

釋智朗。姓黃氏。單州城武人也。母劉氏。夢數桑門。圓坐爲劉說法。歷然在耳。遂妊。朗焉。及生。暨長。婉有僧之習氣。淳靖簡潔。苦辭親出家。往曹州扈通院。事行滿師。供給惟謹。泊乎。剝染成大比丘。學四分律。淨名經。俱登闕闕。且曰。出俗之者。何滯方守株。不能脫。編解絆乎。於廣博知見。無所堪能。乃携鉢鉢。南極衡陽。登嶽棲般若寺。行胎。

息術而覽藏經事訖入闕嶺會無伴侶形影相弔遂猛獸者數四皆欲呀口垂墜又躡步徐去矣見洞山雪峯二祖師決了禪訓有請問者隨答如飛蓋了達無結矣後旋本院信向如歸而四事供僧罔聞開陳四十餘齡役已無倦以晉末丁未歲十一月二十三日還滅于時白衣飲痛縮流茹傷獸失猛以哀嗥鳥停飛而宛轉或曰愛河苦海誰拯溺邪春秋七十七法臘五十三火葬收舍利起塔于院朗為釋子衣物誓不經女人之手洗濯不役徒弟檀施之物像寶未省互用蓋以初律後禪陶治神用之故也大名府少尹李鉉為碑焉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

釋師會俗姓王漢荊州刺史武之後祖徙家北燕遂為薊門人也考諱知古母趙氏會童孩出俗禮薊州溫泉院道丕為師匠焉業成年滿受具於金臺寶刹寺壇梁開平中萍梗任飄於河朔杯孟隨步於江淮乃抵漢南遇觀音院嚴俊班荆話道抵掌論心且曰子還聞投子山有大同禪師已否曰聞而未見曰宜亟往焉及參大同跣步之間舉揚之外洗焉明白其安坦然乾化二年來梁苑謝俊公曰始者攸攸歧路茫茫生死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苟不奉師友指歸幾一生空度今以機適請與薰同器而藏可乎俊公與會符德留入法席四年秋有寶積坊羅漢院志修堅請會代居所作焉苦蓋五間而已乃感檀越尚書左丞吳謁兵

部侍郎張哀若袁粲之謁寶亮徐湛之禮惠通其發奉章賜額曰天壽焉四海之僧翕然而至歷三十五載供僧二百餘萬用其財寶無少混淆耿介可知也天福七年晉高祖以會行成于內聲聞於外勅賜紫衣開運元年賜號曰法相紫衣則藏以受持師號則蔑其稱謂且曰我不求名名來自求我知其白而守其黑和其光而同其塵世幻遂巡時不我與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累諸門人帖然而滅春秋六十七夏臘四十八開維收舍利數百粒起塔於東郊汴陽鄉也刑部侍郎邊歸謐為碑頌德云

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

釋智江俗姓單幽州三河南管人也本富族遊俠之子雖乘竹馬厭迴火宅之門乍玩沙堆好作浮圖之制略開竺乾之教必談虛凝情若瀟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寧四載始年十五詣盤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業備天復三祀往五臺山梨園寺納木叉法自此擔簪請業擇木依師淨名上生二典精練渙然水釋心未屬厭梁龍德元年於商丘開元寺請名數一支所謂精義入神散則繁衍因著瑞應鈔八卷達者傳之生徒影附繕寫夥多後唐同光元年在微子之墟住院締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羅漢像咸加續彩克肖聖儀善務方辦俄遭沈痾以周顯德五年孟秋順終享齡七十四當屬續時滿院天人雅查若迎導之狀瞻昔管生觀史之昭應也吏部員

外郎李鉉著塔銘云

系曰前人立義皆按教文豈得好惡隨情是非任見已行前轍不覆後車胡不謹而循之通曰夫創著述者有四焉一前說極非於文茫昧一僻見謬解領悟自乖一樂繁嫌略一好直怪迂有一於此無不著述也江公瑞應鈔未經披覽聞諸道路言亦濟時須苟不濟用而變革古德義章則何異以舊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也

周五臺山真容院光嶼傳

釋光嶼俗姓韓氏應州金城邑人也幼讀儒書有佐國牧民之志頻有神人夢中警策曰汝於佛法有大因緣遂投真容院附法威侍其餅錫謹弟子之職受具後誦淨名經徹簡每至依於義不依語告喻本師而求聽習咸尋許諾遂詣太原三學院涉乎寒燠研覈孜孜屢改槐檀乃講維摩上生二座忽謂同志曰余憶昔年每念依於義還棲學院今講二經窮理見性知果驗因得不依教起行免背四依之行乎俄辭晉水却返故山戴華嚴經遶菩薩殿六時右旋禮佛時晉高祖握罔之三載也名聞丹禁遂賜紫衣明年授號通悟焉山門僧官與大眾堅命臨境告辭不允僧官謂曰師行解兼人獨善其己良璞不剖必見泣血辭不獲已度人三三載堅求脫免屬少王嗣位院乏主守大眾食舉非嶼而誰辭曰此山四海客遊之所奈何不出院門有

歟。苟非三業內淨六塵外清以至公之行化於人。孰以至公之心受於化也。陶重叙曰。自靈山覆篋法海。墮流玉毫。晦而微言絕。金枝折而異端作。惟上人也。色空等觀物。我。都亡。麻麥一齋。自同禪悅。炎涼一納。僅蔽枯形。前後王臣。欲上章乞以大師爲號。請以紫染方袍者。皆確而拒之。云云。張仲荀贈覺鉢孟拄杖草履。各用五言爲章。刊于小碣。其爲名流碩學。旌別有如此者。

宋杭州報恩寺永安傳

釋。永安。姓翁氏。温州永嘉人也。少歲淳厚。黃中通理。遇同郡某征大師鳳鳴越嶠。玉璽田。獲落文心。沈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郎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曲從若環。蓋哀其幼知擇師耳。天咸中。隨侍出杭。俄有從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參問禪宗。屬封。疆艱棘。却迴結庵于天台。後遇詔禪師法集。頓遣群疑。重來禮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自速辜。遣行于斯。還有神補前咎計否。安跪對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肯頷之。漢南國王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華嚴李論爲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有檀施罕聞。儲蓄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而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鍛。色雖同。乎熾炭。寒則柔弱。今藏普賢道場中。春秋六十四。法臘四十四云。

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爲吏督納軍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聲不輟響。屬翠巖參公。盛化壽捨妻孥。削髮登戒。嘗於台嶺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鴦。巢棲于衣榻中。乃得詔禪師決擇所見。還通于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默衣。無續續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國王錢氏最所欽向。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顏貌不動。誦法華計一萬三千許部。多勸信人。營造塔像。自無貯蓄。雅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鏡等錄。數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乙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葬于大慈山樹亭誌焉。

宋西京天宮寺義莊傳

釋義莊。姓張氏。滑臺人也。當免懷之日。及就傅之秋。神彩克明。塵機頓去。乃於本府開元寺。歸善財之列。從升戒德。因樂遊方。始於洛邑。采聽法華。見識過人。闡揚訓物。衆請居九曜院焉。匪虧法食用濟往來。慈以利生。始末無間。建隆初。左散騎常侍申公奏賜紫衣。稟學僧尼三十餘員。莊性敦勤。進講外。競兢五十年。間二時禮懺。至老不替。於太平興國戊寅年八月奄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明年二月遷塔于龍門菩提寺西焉。

宋西京廣愛寺普勝傳

釋普勝。姓張氏。深州陸澤人也。幼歲情愛嫺薄。俄決志趨五臺山華嚴寺。師事超化大師。或問之曰。子胡以越山踰域而求出家。彼饒陽者豈無仁祠哲匠乎。勝對曰。附神驥可以日千里矣。某知妙吉淨刹。威微膠戾。令我小凡速成。果證可。不是乎。衆聆斯說。曰。任氣小兒。有此高識。我曹俱弗如也。勝曰。某非枉金革死而不厭之徒也。願入慈門。而思利物耳。迨乎受具。南臨瀟府。講通上生經矣。聞崇法大師傳唯識論盛化洛都。往從學焉。凡百章疏。經目便識之。不幾稔。開習通精贍。勝所傳者。中山貞辯鈔講多誤失所。然昌言曰。繁略不均。解判非當。乃刪多補少。爲四卷。行于世。太祖神德皇帝賜紫衣。師號曰宣教也。以太平興國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終于淨土院。享壽六十三。坐四十三夏。門人等收舍利葬于龍門山寶應寺西阜。建塔旌表之。

宋東京開寶寺師律傳

釋師律。茫陽人也。姓賈氏。大丞相魏國公就之後。唐書有傳。律弱亂端。謹不與群童鬪。伎裁十五歲。於憫中寺落髮。禮貞涉爲師。嚴肅垂昂。所履不出邊幅之外。涉默異之。曰。不可屈身下位。而抑其名節乎。成比丘已。可去遊方。律奉訓南逝。得其禪要。迴錫故鄉。時梁世道大周朝。其間帝王重臣。率皆宗仰。居于夷門山。舊封禪也。營構乎殿宇。聖儀豐。厨祕藏。供僧饒美。約勒後生。別院翁如罔達。轉憲朝廷。以紫衣徽號。用旌厥

競至。泊乎唐武宗廢教。伊寺毀除焉。鞠爲茂草之場。飯糗于臺。事皆堙滅。一師不詳所終。

元魏洛陽慧傳

釋慧凝。未知何許人也。棲止洛邑。而無異藝。正修練心戒耳。嘗得疾。暴終七日而蘇。起說冥間報應。及見區分。更無毫髮之差。所親者五沙門。一是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次一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卷。同前智聖。次是融覺寺曇護。最稱講涅槃華嚴經。徒千數。疎摩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歎物。比丘中第一能行。今唯試坐禪誦經。最曰。貧道立身已來。唯好講導。不能禪誦。王曰。付司。卽有青衣數輩。擁送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次是禪林寺道恒。唱云。教導勸誘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務喧繁。雖造經像。止欲得他財物。既得財物。貪心卽起。既長貪行。三毒熾然。具足煩惱。與最同入黑門。第五是靈覺寺寶明。自稱未出家時。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刺史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門矣。凝由此省悟。最先見王屬吏。檢尋名籍。誤追攝耳。時胡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凝之說。散訪驗。寺額并僧名。有無奏報。云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二云。

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三寺。并智聖道品曇護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太后稱歎久之。

詔請坐禪誦經者一百僧。常在內殿供養焉。續有詔。不聽比丘持經像。左街路乞索。如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京邑城下比丘多修禪觀。誦持大部經法焉。

系曰。曇護最坐講法。而人我因入黑門中。若禪誦者人我隨增。知亦不免。最與道士姜斌爭論護法之功。可補前過。無謂傳法之人皆墮負處。胡后偏見不亡。吁哉。

唐成都府法聚寺員相傳

釋員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內外。善屬文。時號奇童。內修律範。人無間然。龍朔元年有疾。而終于此寺。將啓手足。房內長虹若練而飛上天。寺塔鈴索無風自鳴。其大門屋壁畫剝落。每夜有鼓角聲。經百餘日方息。從此鳥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于講堂前樓欄樹焉。相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寺中石像碑相作辭。龔靈礦同撰是歟。

唐越州妙喜寺僧達傳

釋僧達。姓王氏。會稽人也。稚齒英奇。不參戲弄。於龜山妙喜道場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後樂遊方見黃梅忍。師若枯苗得雨。隨順修禪。罔有休懈。遇卽宗禪師重磨心鑑。光州見道岸律師。更勵律儀。四衆依歸。如水宗海。開元七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云。

唐京兆神鼎傳

釋神鼎者。不詳何許人也。狎狎而純直。髮垂眉際。每持一斗。巡長安市中。乞丐得食。就而食之。人或施龜帛幣布錦綺羅縠。並經聯衣上。而著且無選擇。嘗入寺中。見利貞法師講。於座前傾聽少時。而問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鼎曰。聞梨若言。定何因。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有死卽生。有生卽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爲地。呼地爲天。召星爲月。命月爲星。何得不定。耶。貞無以應之。時衆驚其辯發。如流貞公。舉學被挫。其鋒頗形。慚色。張文成見之歎。謂之曰。觀法師迅辯。卽是菩薩行位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怨。撻之不。怒。辱之不。瞋。鼎今乞得卽喜。不得卽怒。撻之卽怒。辱之卽瞋。由此觀之。去菩薩遠矣。時藥錯愕。合掌而散焉。

系曰。答人之問。遲巧不如拙速。今傳家隔幾百年。輒伸訓對。通曰。谷變陵遷。生來死往。萬類相糾。五道輪迴。正是不遷之法。可非定耶。經云。世間相常住是也。又言。天地星月各據其倫。終歸磨滅。可非不定耶。經云。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是也。今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可非不定耶。雖定不定。俱解脫相歟。又言。有喜怒非菩薩者。菩薩雖喜怒非喜怒。非菩薩而誰也。今聊雪利貞之鬱悒歟。

唐京兆泓師傳

釋泓師者齊安人也。神龍中來遊京。鑿簡傲自持而罕言語。語則瑰怪。頗善地理之學。占擇星兆。郭景淳一行之亞焉。而出入於鄧公。章安石之門。與章既密。一日謂之曰。貧道於鳳樓原見一段地。約二十畝。有龍起伏之形勢。有藏此者。必累世居台鼎。章曰。老夫有別墅在城南。候閑隙陪國師訪地。問其價幾何。同遊林泉。又資高興。異日章尋前約。方命駕次。章公夫人曰。令公爲天子大臣。國師通陰陽術數。奈何潛遊郭外。而營生藏非所宜也。遂止。章曰。舍弟消有中場男未葬。便示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不得他將相。止列卿而已。沿買葬中殯。後爲太常卿禮儀使而卒。泓每行視山原。卽爲圖狀。嘗自洛東言於張說曰。缺門道左有好山岡。丞相可用之。說曰。已位極人臣。吉孰過此。泓曰。無人勝此。遂咨源盛。察乾曜曰。先人有遺旨矣。後曜請假東洛。遷奉而迴。已經年矣。泓再經缺門。其地已成塋兆。問居人曰。源氏之松柏也。泓曰。冥數合。歸源氏。坐可待其變化。不數年。曜果登庸焉。泓曾誡燕公曰。宅勿於西北隅。取土。後成坑。坑三二處爲穴。泓驚謂燕公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耳。更二十年禍及賢郎耳。及均均受祿山僞官。肅宗復京。以滅死論。太上皇苦執令處斬。皆符泓言。然中睿朝。皆崇重泓號國師。占相之言未嘗差謬。

唐洛陽同極寺慧日傳真法師

釋慧日。俗姓辛氏。東萊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後。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竺乾。心恒羨慕。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誓師子洲等。經過略遍。乃達天竺。禮謁聖迹。尋求梵本。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咨稟法訓。思欲利人。振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涉四載。既經多苦。深厭閻浮。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遍問天竺三藏學者。所說皆讀淨土。復合金口。其於速疾。是一生路。盡此報身。必得往生極樂世界。親得奉事阿彌陀佛。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駄羅國王城東北有一大山。山有觀音像。有志誠祈請。多得現身。日遂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垂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勸令念佛誦經。迴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斷食既困。聞此強壯。及登嶺東歸。計行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開元七年方達長安。進帝佛真容梵夾等。開悟帝心。賜號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淨土之業。著往生淨土集行于世。其道與善導少康異時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與渠。與渠人多說不同。或云葷薑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葷二薑三葱四薤。闕於與渠。梵語稍訛。正云形具餘國。

不見。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籠如細蔓青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時冬天到彼。不見枝葉。葷荽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爲驗。歟。以天寶七年卒于住寺。報齡六十九。葬于白鹿原成小塔焉。除姚休光寺釋真法師。金華人也。俗姓王氏。真繫非辭家童蒙悟道。發大精進。堅持戒地。一門之中。數人緇服。真學習師古義成先聖。八部經理。宛在掌中。三乘法源。盡於度內。天寶六年。太守秦公長史狄公。知其行高。遂以名薦主休光寺焉。二公常相謂曰。真公通深妙法。玄無上義。問一得三。言發響應。昔利涉辯博。僧會智周。與之齊驅。未可同日。以其八年終于寺。本縣令王璵述德刊銘。洪元春書焉。

唐越州大禹寺神迴傳

釋神迴。未詳何許人也。幼入法流。齊莊自任。節高行峭。不惡而嚴。晚年慕稱心寺大義律師。同習三觀於天台。宗得旨於左溪禪師。卽寶應年中也。加以辭筆宏贍。華藻紛紜。爲朗師真影讚法華經文句序。冠絕于時。爲世所貴。不詳厥終焉。

唐京兆鎮國寺純陀傳

釋純陀者。本西域人也。梵名無由。翻就華言也。從遊京邑。人所欽重。上元中。便云東渡。人見之。顏容若童。稚之色。言已年六百歲矣。或謂爲八十歲人也。言談氣壯。舉動不衰。代宗皇帝聞之。詔入。禮遇極尊。傳求留年之道。陀曰。心神好靜。今爲塵境汨之。何

從冥寂乎。若離簡靜外。欲望留年。如登木
乘。其可得乎。陛下欲長年。由簡潔
安神。神安則壽永。寡慾則身安。術斯已往
貧道所不知也。帝由是篤重之。以永泰三
年。預知必逝。遣弟子齋衣鉢進上。帝賜弟
子紫衣。陀終于鎮國寺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遠傳

釋道遠。不知何許人也。幽識遠晤。執志有
恒。懸解異宗。不由邪術。未傳隋智者教
道。素得玄微。荆溪之門。咨難親望。大曆中
湛然師委付止觀輔行記。得以敷揚。若神
騁之可以致遠也。于時同門元浩。通知畏服
不能爭長矣。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
最澄者。亦東夷所服。中剛決明。敏僧也。泛溟
洋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顓師之禪決。
屬遠講訓。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
一行教法。束縛慮其或問。從何而聞得。誰
所印傳。防疑誤。乃造邦伯作援證焉。時
台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梨形雖異域。性
實同源。特稟生知。獨類玄解。遠傳天台教
旨。又遇龍象運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塗
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
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為過
云。澄泛海到國。齋教法。指一山為天台。
號一寺為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
遙尊。還為祖師。後終于住寺焉。

唐懷安郡西隱山進平傳

釋進平。姓吳氏。京兆人也。早出家。于永安山
明福院。風表端雅。諸經大論。皆所研尋。銷文

鍊注。令人樂聞。未思禪觀。於洛下遇荷澤
會師了悟。且曰。其矣不自外知者。所知難
乎哉。後至唐州。遂居西隱山。刺史鄭文簡
請入城。闡揚宗旨。示滅年八十一。大曆十四
年三月入塔。

唐寧州南山二聖院道隱傳

釋道隱。姓王氏。彭原人也。風宇高峙。情性宏
淡。少脫塵勞。誓從沖漠。既循師範。因願遊
方。得荷澤師。頓明心要。治旋鄉土。道聲洋
洋。慕其法者。若登華陰之市也。匪召員
臻。檀施豐洽。鬱成精舍焉。以大曆十三年
三月晦。囑累四部。從於中夜。趺坐而終。春
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五。弟子辯真。建塔藏
焉。今師資二座。全身不朽矣。議者以為得道
真正。其器亦然。譬猶鍊丹之鼎。藥成鼎亦化
金矣。在華嚴有諸菩薩。成就如虛空。忍
得無來身。以無去故。得不生身。以不滅
故。得不聚身。以無散壞故。其隱師之謂
歟。

唐溫州陶山道晤傳

釋道晤者。不知何許人也。高趣放蕩。識量
難贊。末住永嘉陶山側精舍。則隱居修真
詰之所也。大曆中代宗為陶真君。樹此精
舍。晤於此進修。應念。人亦傾仰。一夕。跏趺
而卒。身肉無沮。如入三昧。議不焚葬。後五
年。忽舉右手。狀若傳香。州官民庶異之。以
事奏。勅賜紫袈裟。證曰。實相大師。至今塔
中。州民祈禱。靡不填委焉。

系曰。凡諸入滅。舉其指者。蓋示其得四沙

門果之數也。昔求那跋摩。舉二指而滅。言
已證二果。歟。其次法京華。滅屈三指。慧景
反握二指。揮之還屈。今晤之伸指。豈不同
諸。

唐京兆歡喜傳

釋歡喜。不知何許人也。性無羈束。慈忍寬
和。人未嘗見其愠色。故號之為觀國之光。
至于京華。貴達下民。延之少見。遠拒。言語
不常。事跡難測。德宗皇帝聞而重之。興元
十二年。勅永泰寺置戒壇度僧。時喜與保
唐禪宗。別勅令受戒。緇伍榮之。至其年六
月十九日。卒于本寺焉。有會稽雲門寺釋
無側者。外國人。未知慈嶺南北生也。若胡
若梵。烏可分諸。建中中。越嶺東遊。得意則
止度。其冬夏。後棲越溪雲門寺。修道然善
體人意。號利智梵僧焉。相傳則是康寶月道
人後身也。必嘗以事徵驗而知。與名德相
遇。談話終夕。吳興皎然題側房壁云。越山千
萬雲門絕。西僧貌古還名。月清朝掃石行道
歸。林下眠禪看松雪。其高邁之狀。在書辭
焉。

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
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
削染。登戒于靈隱戒壇。守直律師邊。聽毘尼
道。特所留心。於篇什中。吟詠情性。所謂造
其微矣。文章俊麗。當時號為釋門偉器哉。
後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聽者。然其兼收
並進。子史經書。各臻其極。凡所遊歷。京師

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茲。及中年。謁諸禪祖。了心地法門。與武丘山元浩會稽靈澈爲道交。故時諺曰。之書能清秀。貞元初。居于東溪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誨之曰。借使有宜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於道修義。適足以擾我眞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入杼掌與松雲爲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廢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思。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汝是外物。何累於人哉。住既無心。去亦無我。將放汝各歸本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謫。再移爲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悅若神合。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他日言及時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詩箋。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偏見以宿志爲辭。邪遂舉邑中辭人吳季德。梁常侍均之後。其文有風。予器而重之。書以陸鴻漸爲莫逆之交。相國于公頤。顏魯公真卿。命裨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爲五雜俎篇。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畫清淨其志。高邁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談。唯事林壑。與道者遊。故終身無情色。又與冥齋蓋循。燠面然故

事施鬼神食也。書僑居州興國寺。起意自捐衣囊。施之。嘗有軍吏沈劍。本德清人也。夕從州出。乘馬到駱駝橋。月色皎如。見數人盛飾衣冠。劍怪問之。如何到此。曰。項王祠東興國寺。然公修冥齋。在茲伺耳。劍翌日往覆。果是鬼物矣。又長城越背錢浦。行役泊舟。呂山南見數十百人得。非提食器負束帛。怡然語笑而過。問其故云。赴然師齋來。時顏魯公爲刺郡。早事交遊。而加崇重焉。以貞元年終山寺。有集十卷。于頓序集。貞元八年正月。勅寫其文集。入于秘閣。天下榮之。觀其文也。疊疊而不厭。合律乎清壯。亦一代偉才焉。書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夢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遠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釋交遊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嘔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藏。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後賢所慕者。相繼有焉。又唐黃州大石山釋福琳。姓元氏。荊州人也。父爲襄陽判司。素崇釋氏。琳幼好佛門。恒循檢操。早知割愛。就玄靜寺。誦著師下。剃染登滿足法已。躬禮荷澤祖師。乃契眞心。後至黃陂剪茅營舍。終成大院。安集四方禪侶。琳終時年八十二。興元二年四月入塔。

唐安陸定安山懷空傳

釋懷空。俗姓商氏。河陽人也。膏粱之子。幼且矜莊。乃辭所親。就本州大都山廣福院出家。大明禪師默識空之器局不常。教誦群經。納法之後。觀方京都。屬北秀禪師闡化。造而決疑。後往安陸定安山。條遇一叟。勸空。鑿此川。我需大利。乃結茅而止。前叟卽土地神耳。尋因村民逐虎入山。見空歡喜。而白之曰。此中多虎。暴村落不安。願和尚示以息災之法。空曰。虎亦衆生也。若屠害於彼。彼必來報。迭相償報。何時斷期乎。老僧爲諸君計者。善可禳去。鄉人曰。愚下無知。唯教所在。空曰。汝歸舍。同心陳置道場。施設大會。空預法筵。至日之夕矣。有一虎於庵前。瞑目伏地。空曰。咄哉惡類。一報未滅。更增宿殃。噓人倫也。天不見誅。死當墮獄。吾憫汝哉。虎被責已。忽遲迴而逝。明日齋散上山。其虎在庵前。顧其七子。將齋餘擲之。各食訖。爲其懺悔。七虎相次俱亡。百姓胥悅。且曰。從師居此。俗無疵病。仍年穀熟。致拜而退。時張遼大夫爲州牧。遣府吏慕容興。往請入州。空謝病不起。部領工匠爲建禪宮畢。示疾而終。享年八十三。貞元三年三月十六日。火葬。舍利入塔焉。

唐澄州慧演傳

釋慧演。姓苗氏。襄陽人也。父爲東平。料曹演。幼入開元寺。聞經歡喜。求於辯章法師所度脫。章日講涅槃經。演常隨聽入神。既通深義。復能講談。一日結侶同遊華下。思

登毛女峯觀仙掌。路出洛中乃參荷澤祖師通達大觀。因入南嶽。遂住澄陽。江南得道者多矣。貞元十二年終。享齡七十九云。

唐荊州國昌寺行覺傳略

釋行覺。姓劉氏。鉅鹿人也。釋歲英敏立不易方。負志出家親難沮勸。早投本部永泰伽藍受業。納戒後於洛都遇會禪師。開悟玄理。秉心矯跡。遊方見江陵古寺殿宇摧墮。闐而無人。覺卸囊挂錫。明日見樵夫。驚怪言。此是國昌寺。廢已三周。將知人事相因。道從緣會。學者至矣。鄉人來矣。爵成一寺。時節使崔尚書請召入城。謝而不赴。檀施繼臻。乃與盛化。貞元十五年告終。年九十二。荆楚之人營塔焉。又南嶽山釋皓玉者。趙氏之子。上黨人也。出塵于法清寺。後於荷澤會下大明。心印入嶽中蘭若。養道。衡陽太守王展員外傾重。終時年八十餘。與元中入塔云。

唐鄂州開元寺玄晏傳

釋玄晏。江夏人也。姓李氏。祖善而博識多學。注文選。行講集於梁宋之間。李邕北海太守唐書有傳。晏樛昧之齡。決志離俗。至德初年誦經高第。依僧崇真。剃落配住開元寺。大曆三年從大開梨真悟。受具足法。便尋律範。目不視靡曼。足不履邪徑。於四儀中無終食之間違教儀形。峭拔眉目秀朗如孤鴻野鶴。獨立迥澤。望風瞻想自有遠致。性多分劑。苟與惡比丘共住。遠遯然如以法陀羅炭浴身也。不出戶牖焚香

唐南嶽澄心傳

釋澄心。姓朱氏。東海人也。厥父任濟源令。天寶中安史之亂遇害。心釋齒隨母氏至河內貧極。母即從人。心不樂隨。隨母氏至氣不群。乃投應福寺智明法師。求教易披削。登戒後雲遊烏宿。務急參玄。於秀師高足門下了其法要。乃觀諸方名跡。遂止衡嶽。請益之僧摩肩駢足。時太守吳憲忠。請心入州治。謝而不行。再命棲于龍興寺。來問道者丈室恒滿。貞元十八年壬午十一月示滅。春秋七十六。以其月二十七日入塔云。

唐杭州天竺寺道齊傳法如

釋道齊。俗姓趙氏。錢塘人也。幼而慕慧器度浩然。入于庠序。經籍淹通。偶立當衢。見僧

分衛行。飄淨名經。冥然喜之。且召入家設食。問僧爲居何寺。答曰。定水伽藍。因請父母出家。母曰。吾生汝時夢手擎日月。嘗占是夢。云貴子有五等之分。脫或捨家。吾無望矣。由是往定水從師。年十七進具習毘尼法。復投靈隱寺學華嚴經義。自爾於天竺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其山有石窟。齊於中坐。忽巨蟒觸首。哈呀爲吞噬之狀。惘然不動。時有虎豹近于石室。群鹿時時馴擾。又山椒乏水。以錫杖刺地。其泉迸流。實供其用。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者勸請講華嚴經。時雪飄飛。忽生華二本。狀若芙蓉。燿燿光發。觀者嗟歎。見所未見。齊道譽惟馨。其節儉惡衣惡食。人所不勝。後終于山寺焉。又唐太行山釋法如。俗姓韓。慈州人也。少爲商賈。心從平準。至今東京相國寺發心。依洪思法師出家。隸業僧道。遂往嵩少間遊於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訣。後登太行山。見馬頭峯下可以棲神。結茅而止。有諸壑戍將王文信。率衆建精廬焉。刺史李亞卿中丞命入城。不赴示寂。報齡八十九。元和六年三月遷塔云。

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

釋慧涉。俗姓謝氏。會稽人也。即京晉太傅安之後。是知傑氣英靈間代而出。律聚拔俗異世豈無。涉爲人清素戒節孤峻。好寂爲樂。不棲名聞。以大曆之初。於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授其法要。服膺道化。待之彌載。不憚其勞。洎

忠捐世塵。武技嶺。無遊入境。一衣方丈操節彌高。自是以來問道者衆。四維方域無不嚮治。五十年中翕然歸德。以長慶二年終於山院。春秋八十有二。門弟子惟晏等奉全師禮建塔於寺之西北。勒銘紀德。若考師之藝文。則草堂廬嶽各美於當代矣。

唐京兆千福寺雲遠傳清源

釋雲遠。不知何許人也。通綜經論。解將行衆。仍貫群書。號爲該博。好遠汎愛人。無間然。累朝詔入內道場。順宗已來。掌領譯務。憲宗初。句當右街諸寺觀釋道二教事。別勅充西明千福兩寺上座。風猷淹雅。綱任肅然。昔賢以道生比郭林宗。遂公有焉。大潤州棲霞寺釋清源。姓馮。南徐延陵人也。釋年貞業長。亦弗群。俗態不拘。法流爰入。造涉公爲弟子焉。學瞻經律。人罕譬匹。棲于攝山。積其齡齡。長慶初。工部尚書李相國德裕鎮于浙西。洗心道域。延居京口。諸稟禪要。雅契夙心。及贊皇去郡。返錫棲霞。終于住寺。

唐京師保壽寺法真傳

釋法真。不知何許人也。器識悠深。學問宏博。研窮梵典。旁攬儒書。講導之餘。吟詠性情。性公卿貴士。無不宗奉。泊長慶中。帝頗銳懷佛事。眞屢膺召命。內殿祇奉。四年赴禁中道場。睿武昭感。皇帝御于法席。顧問三寶功能。眞得應對。而辯給圓轉。援據粲然。帝悅。因請云。久廣壇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蓋兩江間。兵革未偃之故。尋詔兩街佛寺各

置僧尼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始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尼等經。僧能暗誦一百五十紙。尼一百紙。即令與度。眞頻奉勅修功德。故遂奏請。眞之德望實唱導之元。罔知終所。

唐呂后山道場寧貴傳

釋寧貴。姓李氏。隴西人也。家于亳州蒙城。幼奉釋尊。而不言乎籍組之緒。無得稱其代諱焉。貴所吐論。皆以覺了不取諸相。心通定慧。而盡虛空。無以邊中可測。無以文字求我。因往洪州尋道一祖師。見而奇之。語而異之。大乘法器。得其人矣。遂乃具戒作入室弟子。師資數歲。道議殊倫。欲往天台。至越呂后山空。廖曰。即是諸佛住處。何必天台也。貴昔提直幹。挺秀七尺。村豪里宿視其異狀。歸依瞻仰。老幼爭先同味醍醐。疾病皆愈。是時多有行路縮戾。欲暴僧徒。貴乃引之而前。威之而退。驚駭貌禮。足歸依。調御山林。魔邪懾伏。不下巖嶺。近萬餘辰。德遠道高僧徒彌衆。先時居處隘陋。兼無殿堂。衆議經營。任人資福。遠村窮墅亦競助緣。土木工程。材售巧。約山橫。棟臨湖。飛簷。斤師斧子。鳥立猿。揆景促力。星再迴。大殿堂成矣。佛像列矣。精耀俯仰。照山姓雲。人天不殊。別開佛土。大和二年六月七日。遠聞道場之內。有鼓鞀絲竹之聲。是夜二更。恬然化滅。生形七十五。炎臘四十一。是月權殯于杉園禮也。齋祭殊品。哀號震山。

慘樹色於禪枝。咽水聲於石穴。物尚知感。人情可量。大和五年九月茶毘。建塔於道場。巽山稟先意也。

唐閬州長樂寺法融傳

釋法融。姓嚴氏。閬中人。稱齒好朴素。惡華楚之服。父訓令乘筆。便畫佛像。至于聚戲。搏沙爲塔。所作無非佛事。年甫十三。見釋子。極其衣坐執經卷。苦求出家。依長樂寺慧休法師爲弟子。經誦備通。乃露戒善。遂講南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道風行。密付心印。往弋陽福惠寺放蕩閑居。學道者靡至。以大和九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九。其年正月十日。門人奉神座入塔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 宋高僧傳卷第三十

*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

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二正傳十九人 附見六人

唐上都大安國寺好直傳

釋好直。俗姓丁氏。會稽諸暨人也。幼不喜俗事。酒肉葷茹天然不食。因投杭塢山藏師落髮。元和初。受具於杭之天竺寺。凡百經律論疏鈔。嗜其腴潤。一旦芒屨策杖。詣洪州福門洞。達心要。廬往賓歸。却於本郡大慶寺。求益者提訓。凡二十餘載。爲江左名僧。

見儒士能青眼。故名輩多與之遊。往往戲爲詩句。辭皆錯愕。凡從事靡問。護我於越。入境籍。聲實而造其戶。不獨能誘。亦善與人交者。大和中遊五臺。路出京邑。一夕而去。前護戎鄧志榮。常春二內侍。尤味其道。孜孜遠招。開成初。再至京國。二貴人同力唱和。率誠唐留致安國寺大方丈。以居之。王畿龍象。莫不欽重。無何召入爲供奉大德。非所好也。徇俗受之。然歸歎之數。未嘗少棄。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囑累弟子。訖奄然而寂。春秋五十六。夏三十二。鄧宋二家。率財權。瘞于澆水東。人皆悲之。門人鑑諸後。歸葬于崇山之南。華嚴寺起塔。會昌四年起居舍人韋絢爲碑紀代焉。

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高閑

釋廣脩。俗姓留氏。東陽下崑人也。淑質貞亮。早預邃師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日誦法華維摩金光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休。彌年更篤。每一歲行懺法。七七日。則第四隨自意三昧也。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台州刺史韋旼。謂講止觀于郡齋。以會昌三年癸亥歲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本寺。俗壽七十三。法臘五十二。遷神于金地道場。法付門人物外焉。咸通七年。門人良波發墳火葬。洵收舍利一千餘粒。重塔藏焉。又湖州開元寺釋高閑。本烏程人也。看年卓犖。范蠡異才。受法已還。有隣堅志。苦學勞形。未嘗少惰。後入長安。於薦福西明等寺。隸習經律。克精講貫。宣宗重興佛法。

召入對御前。草聖遂賜紫衣。仍預臨洗。儼戒壇。號十望大德。性情節操。儼然難屈。老思歸鄉。終于本寺。弟子鑒宗。勅署無上大師。亦得閑之筆法。閑常好將。寶川白紵書真草之蹤。與人爲學法焉。

打結破見一鴉。聞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唐鎮州龍興寺頭陀傳

釋元表。本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禮聖迹。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遂負華嚴經八十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靈震。猛獸毒蟲。不然而鬼魅惑亂於人。曾有未得道僧。輒居一宿。爲山神驅斥。明且止見身投山下數里間。表齋經樓。澗飲不食。後不知出處之蹤矣。于時屬會昌搜毀。表將經以華欄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評禪師素閑。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紙墨如新。繕寫。今貯在福州僧寺焉。又會稽釋全清。越人也。釋戒戒地。芬然杜若。於密藏禁呪法。也能効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絲。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鎗。以鞭驅鴛鴦入其中。而呦呦有聲。絨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無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密藏。掘

人語曰。今得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唐鎮州龍興寺頭陀傳

釋元表。本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禮聖迹。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遂負華嚴經八十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靈震。猛獸毒蟲。不然而鬼魅惑亂於人。曾有未得道僧。輒居一宿。爲山神驅斥。明且止見身投山下數里間。表齋經樓。澗飲不食。後不知出處之蹤矣。于時屬會昌搜毀。表將經以華欄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評禪師素閑。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紙墨如新。繕寫。今貯在福州僧寺焉。又會稽釋全清。越人也。釋戒戒地。芬然杜若。於密藏禁呪法。也能効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絲。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鎗。以鞭驅鴛鴦入其中。而呦呦有聲。絨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無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密藏。掘

打結破見一鴉。聞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唐鎮州龍興寺頭陀傳

剃度。乃詣洪井。禮觀音禪師。頓了心契。咸通七載。還歸故鄉。邑宰韋公。過率信心者。造棲真院。四方禪客。無遠不屆。廉使裴延魯召沐。因營鑑水坊。精舍咸還。以坊爲題。既而居之安而能遷。允明州豫齊肇請住。玉筍峯。未久而卒。壽八十八。臘四十五。則乾寧五年七月三日也。

唐幽州南瓦窰亡名傳觀融峯

釋亡名。履行尤峻。獨居燕城南窰窰間。天祐中。幽。薊不稔。道殍相望。因分衛迴聞。車轍中。呱呱之聲。憫而收歸。乃飢民所棄女子也。以求牛乳哺之。當七八歲。引於城中。求色帛以衣之。及笄年。也容色豔麗。殆非凡俗。或譏呵者。僧終無渝志。適遇燕帥劉仁恭從禽逐兔。直入僧居窰內。一卒見女子侍僧之側。遂白帥。帥往親見。問其故。皆以實對。劉曰。弟子欲收之可乎。僧曰。諾。早驗無格。意自扶上馬歸府。元真處子也。劉益哀之。不令伍於下位。仍重其僧。謂爲果位中人。也。別造精舍。以處之。劉一句兩往。謁焉。其僧疾沒。門人入。計女方獨坐。聞之。哀慟而死焉。劉爲僧營塔標誌矣。又祝融峯禪者亡名。爲人抗直。不事威儀。每一舉揚。善標宗要。道俗歸之若市。嘗飲酒遇毒。當時吐下。透落腐衣裂石。體中無惱。每有一蛇一虎爲衛護狀。迨終闋。維留骨一片。大如琵琶槽。僧衆構火重焚。焚時色同火質。火盡灰寒。色白如雪。豈非得全身分堅固。設利羅乎。至今嶽中傳其言句。立其浮圖號。

祝融峯道者焉

唐洪州開元寺棲隱傳安

釋棲隱。字巨微。姓徐氏。少而端厲。神解天然。佩觸之歲。酷好出塵。父母不可壞其意。削髮之後。納法已還。其間服勤於學。入毘尼堂。與焉。又於風雅之情。非彫刻而得。成自天姿。廣明中。避巢寇。入廬山折桂峯。實嘉遁也。然多於華朝。月夕。晚照。高秋。練句成聯。八篇爲集。往往會健。瀏亮散在人口。身擁零被。麻納。不識者謂之山叟。野人殊無能者。得歸宗禪旨。與同舉揚。且無格法。平常與貫休。處默。脩睦。爲詩道之遊。沈顏。曹松。張凝。陳昌符。皆處士也。爲唱酬之友。隱爲群士。譽臻。淡然若水。後寇盜稍平。入荆楚。登祝融。蹤迹。嘯傲。光化三年。遊番陽。受知於太尉徐彥若。同光二年。於洪井。鉅鹿。魏仲甫。邂逅。以文道相善。後唐天成中卒。詩弟子應之。携隱之詩。計百許首。授仲甫爲集序。今所行者。號桂峯集是也。次嘉禾靈光寺釋寶安。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行淑均。壯年家務所嬰。誓思脫屣。及進具之後。專習定門。洞達真訣。而不衣絲縷。惟專分衛。寢則芻蕘。安昔遊五臺。陵。南人之不識。遂率道俗。同模築五臺之制。於靈光寺。今且存焉。事畢無疾而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臘七十八。由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院供養。至會昌毀。寺遂焚之。唐河東懸壺寺金和尚傳

地猶坑村。幼而魁岸。爲人魯質。所作詭異。與平人不類。於嵩巖山出家。其後身裁一丈。腰闊一圍。言事多奇差。終後如在。鄉人供祭之。乞願。皆遂人意。西河至。稽胡皆鄭重焉。

梁四明山無作傳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苑丘縣尉。母戴氏。始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跏趺而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明各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曰。如生。兒放於流水寺出家。及生。果岐嶷可愛。且惡葷。擅之氣。年迫四歲。母自教誦習。利金易。礪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子學業。漸見風範。和潤。且恒有出塵之意。俄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容儀。酷欲取之。母切忌之。因曰。或捨是子出家。寬汝所取。父乃許之。送人流水寺中。纔及月餘。姚氏。此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爲作之出家。增上緣矣。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經。百法論。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獵涉。後參其玄學於雪峯存禪師。深入堂奧。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住持。皆拂衣而去。前進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師鍾氏之面。乃遊會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略出四明。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杼意呈

將一字容易謁諸侯句爲狎華山隱士鄭谷詩相酬唱。卒有白蓮集行于世。自號衡嶽沙門焉。

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迹傳

釋無迹。姓史氏。朔方人也。當宣宗御宇佛法中興。大中九年。年正三十三。決志捨家。投白草院法空大師爲弟子。機執密緘。拂擲翼塵。咸通三年。用寶于京室。得戒度於西明寺矣。凡於百藝悉願遊焉。募定林威能。畫戴安道能琴。我則講貫之餘。兼而綜習。先是唐恒夫嘗作鎮朔方。後於繫下相遇。以家僧之禮待焉。蓋知言行相高。復能唱導。開恒夫白兩街功德使。請隸西明寺。旋屬懿宗皇帝於鳳翔法門寺迎真身。右宣副使張思廣奏迹充子。讚導悅懽上心。宣資稠厚。光啓中。傳授佛頂熾盛光降諸星宿吉祥道場法歸本府。府帥韓公聞其堪消分野之災。乃於鞠場結壇修飾。而多感應。景福中。太尉韓公創修廣福寺。奏迹住持。皆以律範繩之。塞垣開求。戒者必請爲力。生焉。梁乾化丙子歲。中書令韓公洙奏署師號曰鴻遠。後唐同光三年乙酉歲四月一日。坐終于丈室。筋骨如生。風神若在。蕃漢之人觀禮稱歎曰。昔至德中。當府龍興。寺有高士辯才坐亡。遂漆布之。乾寧元年。府帥舉奏勅諡曰能覺。今迹師可不異時而同事哉。中書令韓公命工布漆焉。莊宗朝。軍府從事薛昭紀爲碑頌德云。

後唐明州國寧寺晉光傳

釋晉光。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也。唐史官左庶子競之裔孫也。幼捨家於陶山寺剃度。居必公然不與常人交雜。好自標遇。慢易繡流。多作古調詩。苦辭寡味。得句時有得色。長於草隸。聞陸希聲謫宣于豫章。光往謁之。陸恬靜而傲氣。居于舟中。凡多迴投刺。且不之許接。一日設方計于謁。與語數四。苦祈其草法。而授其五指撥鐙訣。光書體當見。會健轉腕迴筆非常所。知乃西上。昭宗詔對御榻前。書賜紫方袍。後謁華師韓建。建號曰廣利。自華下歸。故鄉謁武肅王錢氏。以客禮延之。而性昨非弗。王情乃歸。南東終焉。有文集。知音者所貴。出筆法弟子從。溫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訣。有朝賢贈歌詩。吳內翰融羅江東隱等五十家。僅成一集。時四明太守仰詮素重光高蹈。躬爲喪主。理命令葬。後三年。准西域焚之。發棺。僞若生相。髮爪皆長。茶毘收舍利起小塔焉。則後唐長興中也。

晉宜州自新傳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華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雲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施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乎。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許。直迴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加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宜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開味。尋

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限一大松枝下有草庵。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庵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遂巡又咄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曰。自居此地。百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溪畔。有稻百餘穗。收穀手擲三劑黃粱。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廣師平生不食。食矣。遂道路回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漢杭州耳相院行脩傳

釋行脩。俗姓陳。泉州人也。少投北巖院出家。小心受課。誦念克勤。十三削髮。往長樂府戒壇。受上品律儀。年始十八。參尋峯山存禪師。隨衆請問。未知詮旨。辭存師言入浙去。存曰。與汝理定。容儀令彼二人。睹相發心。遂指其耳曰。輪郭幸長。垂瑤猶短。吾爲汝伸之。雙手不曳。登即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長垂。見者舉目。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入浙中。傾城瞻望。檀施紛紛。遂構室于西關高峯。爲其宴息。後鬱成大院。脩別

① 宋宜陽柏閣 ② 小宗淵傳

倪物亦惟一。乾一也。坤一也。殆乎因動成

之人天返魂者隨唢聲而到家。光潔者聞

後序

宋高僧傳卷第三十四終

三金果^⑩ ⑪舊三^⑫ ⑬〔終〕一^⑭，末題下宋元本俱有細註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二九字

大體而以成之。泊乎皇朝。有宋高僧傳之作也。清風載揚盛業不墜。贊寧自至道二年奉敕恩。掌洛京教門事。簡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狀。撰已易前來之闕如。尋因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有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可矣已。斯幸復治之。豈敢以桑榆之年。為辭耶。時方徹簡。咸平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遷左街。乃一日顧其本未及繕寫。命弟子輩緘諸篋笥。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之。云耳。

大明高僧傳跋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識

釋迦世尊自周昭王甲寅降生西竺二成道涅槃垂千餘載而至漢明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帝爲首創白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興而僧徒漸盛於是則有吳之康僧會晉之釋道安寶誌僧稠支遁無識神僧名釋靈軌芳踪遍於天下微言道韻高論良謨盈於簡牘作史者豈容已哉故六朝廬山遠公唐宣律師宋贊寧輩乃修僧史及高僧傳各若干卷又達磨大師遙知震旦機熱不遠數萬里而來特授教外別傳之旨六傳而至曹溪其道大振載傳而至青原南岳馬祖石頭其枝分輪布派源深可謂魯一變而至於道矣然後百丈出叢林備則有開堂入室堅拂拈椎一千七百則葛藤臺延賓字首以道原禪師學士楊大年附馬李遵勗輩作傳燈諸錄各若干卷入我 國朝 成祖文皇帝於萬機之暇乃於僧史傳燈錄間採諸靈異者別曰神僧傳又若干卷於戲可謂盛典矣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史公作史傳天下不肖者恥今吾釋氏而有是書則使天下沙門非惟不作師子身中蟲而甚有見賢思齊默契乎言表得免亡身者詎可量哉然僧史始於漢明傳燈遠邁七佛皆終於宋惟神僧傳迄于元頓而止 明興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

國家之治超于三代佛法之興盛于唐宋獨僧史傳燈諸書尙寥寥無聞良可歎也然吾儕有力者不以爲念有志者無以爲緣而我 國朝人物其果不若唐宋乎予於庚子校刻前代金湯編今歲又緝 國朝護法者以補其缺間於史誌文集往往有諸名僧載焉因隨喜錄之自南宋迄今略得若干人命曰大明高僧傳以備後之修史者採摭云爾

大明萬曆丁巳仲夏吉旦書于嘉興楞嚴之般若堂

大明高僧傳卷第一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

沙門釋 如惺 撰

譯經篇第一 正傳二人 附見二人

元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沙羅巴傳 刺溫下 迦羅思巴

釋沙羅巴西國積寧人總州即依發思巴帝

師薩婆習諸部灌頂法又從著栗赤上師

學大小乘時有刺溫下善通焰曼德迦密

教爲世所稱授之盡得其道所以善吐番

音說諸妙法兼解諸國文字後因迦羅思

巴帝師薦于世祖命譯中國未備顯密諸

經各若干部其辭旨明辯特賜大辯廣智之

號其時僧司雖盛而風紀寢弊官吏不能

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爲僧害世祖每論

至此切憂之乃選能者整維其失故特授

師爲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帝親勞送之

既至江南盡削去煩苛務從寬大故遐邇

僧寺賴以安之隨改統福廣因師之氣正

德莊嚴峻不倚是以多忤同列嘗自歎曰

天下何事耶吾人自擾之耳朝廷設官愈

多則天下之事愈煩況釋教乎今僧之苦無

他蓋官多事煩耳所謂十羊九牧可勝言

哉遂建言以聞得旨盡罷諸路總統天下

快焉師即遁迹壠坻築室種樹將欲終老

至大中復召至燕京拜光祿大夫大司徒皇

太子諸王嘗問法要詔給廩餼於慶壽寺所

譯之經朝廷皆爲刊行延祐元年十月五日

示疾賜鈔萬機勅太尉潘王視醫藥謝却

之竟面佛端坐而化帝悼之哀賜給葬遣

使馳驛送歸故里建塔 系曰譯經之

盛莫過於六朝盛唐鳩摩什實又難陀輩及

入五代北宋則漸漸寢矣況自康王渡江

胡馬南飲變輦馳遁淳熙之後雖有一隙之

暇烏能於是哉至元世祖而華夷一統始

復有譯經之命入我 國朝洪武建元以

來以三藏頗足摩騰不至故止是例今於

元史僅得此人庶不虛此首科亦幾希矣

解義篇第二之一 正傳三十九人 附見九人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一

釋淨真未詳姓氏從松江興聖寺若平法

師薩婆習實首宗嘉熙三年遊浙江諸利

因錢塘江壩毀江濤泛溢災民師以偈呈

安撫使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居衝

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浪

拍天遂投身於海三日而返。謂居民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塘不復毀矣。語訖復投於海。趙端明感其德，具闕於朝，勅賜護國淨真法師，立祠於杭之會祠。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二

釋祖覺別號癡庵。嘉州楊氏子也。聰穎夙發，獨嗜佛乘，精究賢首宗旨，盡得其奧。後奉旨出任眉州之中巖，四方學者雲集川流而至。日於開堂，弗倦。誨示汲引，後學曲盡慈悲。清涼一宗至師，可爲鼎盛矣。而於枯樵之外，古今書史諸子典義無不該研。一覽成誦。嘗修北宋僧史，併華嚴集解，金剛經註水陸齋儀等行世。

臨安上天竺沙門釋若訥傳三

釋若訥奉旨任上天竺，常領徒千人。大弘三觀十乘五重六即之道，其詞辯若鴻懸河，實爲當世四依也。南宋淳熙三年，高宗幸上竺寺，欲禮大士，訥迎高宗問曰：朕於大士合拜不合拜。訥對曰：不拜則各日稱尊，拜則遞相恭敬。高宗欣然致拜。又問歲修金光明懺其意爲何。訥曰：昔佛爲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令僧每於歲旦奉行其法，爲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說授訥右街僧錄。賜錢卽修其道。次年四月八日召訥，領僧五十入內觀堂修護國金光明三昧，賜齋罷，訥登座說法。上問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訥曰：有本者如是。高宗大悅，進訥左街僧錄。訥曰：慧光法師，自是歲歲此日入內

修舉佛事，賜絹帛五十疋。七年八月召訥入內賜齋，說法稱旨，恩寵隆渥，加異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四

釋了然號志涌，出家郡之白蓮寺，講演天台教觀二十餘年，精勵後學，白業潛修。日惟一餐，常坐達旦。一夕夢二龍雲中交戲，空際忽然化爲神人，從空而降，謁師。且於衣袖出一書示曰：師七日後當行西歸，了然既寤，知是往生之應，乃搥鼓集衆，登座說法，道囑後事。已而書偈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逸，即索浴更衣，命衆同聲誦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一衆皆聞天樂之音，益空祥光燭於天表。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宣傳五

釋了宣四明人，肄業於寶林，因慕南湖之盛，投之。精究三觀十乘之旨，閱大藏教無不知。其大義修法華懺法二十七年，與釋善榮爲同志相善。凡所修進，必偕榮。嘗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等經，宜亦爲助。或遇西齋會，則施人手書水墨觀音像，二人結誓往生。每說法，則諄諄勸人皆求生安養，從之念佛者衆。一日宣詣榮之室，默坐，榮故問之，對曰：我西歸有期矣，難忘若道義，與若淨土重會也。榮曰：正所幸願，宜卽集衆告別。命誦經念佛號，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二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室利，合掌而逝。時正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帕蒙之，則異香噴人。傾城七庶來窺，香涎愈滋，聞維舍利無算。宣入寂三

年，榮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誦普賢行法經小彌陀經，令衆同助念佛，跏趺乃曰：我爲赴宣公之約，言畢，蛻然而化。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六

釋性澄字湛堂，號越溪，紹興會稽孫氏子也。父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既覺，日光猶照其榻，遂生。師四歲常戲拈筆爲佛像，授以佛經，卽能成誦。若宿習焉。元至元丙子，投石門殊律師，祝髮受具。石門謂三世諸佛戒爲根本，乃教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止持作犯之義。乙酉依佛鑒銘公習天台教觀，謁雲夢澤法師於南竺，普福澤一見深加器重。歷居清班要職，因天台國清寶台宗講寺後易爲禪，乃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奏寺之建置顛末，舊制之由。元世祖賜璽書復之。已而欲東渡，鳴鶴游高麗，求天台遺書，聞其國有事遂寢。大德乙巳出住杭之東竺，丁未吳越大旱，師率衆說法，霖雨格應，歲饑民死無以斂。乃爲掩其遺骸，作水陸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南竺之演福，至治辛酉，驛召入京，問道於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無量壽佛等經各若干卷，事竣辭歸，特賜金欄衣，將行，俄有旨卽白蓮寺建水陸大無遮會。時丞相東平忠獻王請升座說法，事聞龍寶尤渥。賜號佛海大師，奉定甲子住上天竺。九年，至順壬午六月朔，忽擲鼓告衆曰：我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愧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攀，竟拂衣

心經消災經註彌陀經句解及仁王經如意輪
呪經科並行世

竹堂遺傳

君子也。母孫氏實古源清法師之甥女。母娠

速方禮伽藍神七偶皆仆。一衆驚異。古源

見其銳敏授以天旨止觀金剛鐸十二門

傳法師以卒其業。因苦學。患奇疾。修請觀

遷得分座於南。演福。滿堂。澄公來蒞。其

德勝王請法華一經賞千指屈配無之易業

年進院事。高祖於龍井風篁嶺之白蓮庵。

中。因旣然謂衆曰。玄奇哉。冬慈惠。今殺尙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眞淨傳八無極度

夢月自海昇墮於懷覺而有娠及誕時瑞

法師之再來也。九歲依化城寺明靜志法師。

夙慧頓發，乃以性學自許。首謁杭之廣福雲

盡得其學。元大德間出住海鹽德藏法嗣。

爲豪門所奪復歸不數年翕然成舊式

住下竺居七穰講席不倦闢寺前之徑高

堂澄公以老告休。舉淨自代。先是淨因疾。

勿憂非久自愈矣。叩以未來休咎。示云。汝

選喻橫山非不源之謾耶及于澄界什上

邁博覽經史性耽山水之樂至元中遊五

下詩名滿世間。時附馬高麗藩王聞師德。

展四無礙辯七衆傾伏王大悅師聲價益重

號年七十餘無疾預告以時端坐而寂有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十齋我庵無

溪後又號若耶郡之相里人年九歲能通

趣。遂依雲門。元和尙。十五祝髮爲大僧。隨

以天台四教儀金鉞十二門指要鈔諸書

法智所結立陰觀別理隨緣六卽轉蜚理毒

之。是誠弼潤之黨邪。仁岳之輩。亦皆察其

治初湛堂奉詔入燕都校大藏，因奏：若之行業，錫以慈光圓照之號，即命出仕昌源淨聖院，其院頗類弊，乃力爲經度，田蕪者闢之，室圯者葺之，三年遂成巨剎，湛堂復招之，俟歸命居第一座，攝衆規範，泰定中復出主杭之興化，時與天岸濟我庵無玉庭罕三公，道望並峙湖上，世稱爲錢塘四依，未幾退居越之雲門，又與斷江恩休耕逸，臨風吟咏，不知夕陽在樹，世又稱爲雲門三高，至正住越之圓通，遷上竺，其山舊有纓絡泉，涸久，若至持錫叩巖，禱曰：苟吾緣在，是泉當爲我一來，不然則涸如故，言訖泉涌出，淵冷漸盈，時戶部尚書貢師泰稱比慈雲之重榮，檜命之曰：再來泉，復退隱雲門，築精舍專修法華三昧，爲暮年淨業，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衆欲擁若避去，若斥曰：難可苟免乎？吾對將至，待以酬之，衆遁若獨危坐，賊衆入其舍，若毅然不爲屈，辭色俱厲，賊首知爲有道者，約退一賊，獨怒直前揮刃中之，白乳溢出於地，實元至正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賊退衆歸茶毘，舍利如菽無算，若平生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孟頫稱爲僧中御史，得法弟子集慶友奎演福良謹，延慶如瑩隆德法讓淨聖圓證等若干人，所著內外集黃潛爲叙。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十一
釋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州臨海人，父吾明，大經爲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崇佛，惟謹。

才娠十月，母一夕夢梵僧振錫入堂內，覺而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諸協苑有思致，時有江西瞿法師居越之報恩，實剎源暹公諸孫通天台教觀，才年十二，乃挾冊從之，未幾爲祝髮，進具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堂於南竺，湛堂與語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之，命典客司，時玉岡潤法師居第一座，學者歸之如雲，才亦執經入室，雖至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者十年，凡山家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靡不臻其闢奧，玉岡歎曰：此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鳥，能至此哉！一時儕輩如我庵無絕宗繼，皆英聲偉望，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析教章，必推才爲上首，玉岡出主海鹽德藏，命才分座講演，其辯若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稱之，泰定元年玉岡還演福，宣政院請才繼德藏，當是時湛堂聲譽喧播中外，衆意其必願爲其弟子，及升座，瓣香嗣玉岡，君子謂其知義，至正二年遷杭之興福，三年補演福，元臣康里常咨決心要，先因寺燬於兵，才爲次第新之，建萬佛閣，其高一百三十尺，有奇，才之爲人，凝重沈默，觀行精勵，孜孜修進，無斯須懈怠，接人以慈，誨人無倦，門弟子據說座者百人，順帝特賜佛鑑圓照之號，二日忽覺頭目岑然，即謂衆曰：吾緣盡矣，乃焚香面西端坐，高稱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又告衆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即索浴更衣，爲書以別。

相識遂合掌而逝，與龜茶毘，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不壞者二，舌根如紅蓮華，齒牙若珂貝，舍利滿地，衆競取之一時俱盡，最後至者乃穴地尺許，求之亦有得者，塔於寺南，閱世六十有八，座五十六夏，著述有妙玄文句止觀增治助文法華涅槃講義章安荆溪法智禮文詩偈等，並行於世，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十一，釋善繼號絕宗，越之諸暨婁氏子也，母王氏夢神僧授白芙蕖遂妊，生即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能合掌和之，稍長從季父於山陰靈祕寺治春秋傳，因竊窺佛經，乃喟然歎曰：春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法，況吾身如泡聚，官爵奚爲哉！於元大德即請於父母師，恭和尚祝髮，明年進滿分戒，卒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恢公見其慧解卓倫，嘗囑曰：吾輪下數百人，而堪繼大法者，惟子耳，當自愛勉之，會大山遷雲間之延慶，即往南竺謁湛堂澄，澄一見便問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繼對曰：三種觀法對屬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澄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繼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亦願所詮經旨何如耳，澄公喜溢顏色，謂衆曰：法輪轉於他日，將有望于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玉岡潤補其席，亦居第一座，天曆乙巳，出住良渚香圃湛堂，日講金光明經，夜夢四明法智謂曰：爾所講之經與吾若合符節，自是益加精進，至正壬午元臣高納璣請主天

台薦福無何遷能仁。闍法華妙玄文句。又釋五章奧義。符示衆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卽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卽法華三昧之正體。汝等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祖師命宗之意也。元季會天下大亂。遂東還華。徑專修淨業。繫念彌陀。晝夜不輟。一日忽告衆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遷化將焉托。吾將歸矣。乃端坐而逝。至正丁酉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茶毘舌根不壞。塔於靈祕之西。得法弟子有靈。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澤淨昱演福如紀報忠嗣建車溪仁讓香積疊育若干人。

明州寶雲寺沙門釋子文傳十三

釋子文字宗周。四明象山人也。卽北溪間法師之上足。出主寶雲寺。淹博教觀律規甚嚴。常與人言則塞。若不出口。至於升座。滔滔如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時講十六觀經。終卽就座。別衆入滅。或有啓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遽爾告寂耶。文曰。僧家要行便行。莫做俗漢伎倆。爲兒女計。而有後事。衆懇益切。於是下座。復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卽合掌稱西方四聖號。同向發願畢。遂入滅。闍維舍利燦然無數。異香襲人。彌日而止。

大明高僧傳卷第一

大明高僧傳卷第二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

沙門釋 如惺 撰

解義第二之二 正傳十三人
附見九人

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一

釋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歲受業於華藏。刻意修習。天台教觀於百之安國山及杭之天竺。後從淵叟湛法師居華亭延慶寺。力精教乘。勤修禪定。燃膏繼晷。旦夕無間。故學山志。臻表於叢席。職麟衆右。四十祀矣。名聞京師。詔嘉獎賜師號。每歲元日率衆修金光明懺。祝釐君上。說法之外力事。懺摩與諸衆生掃除魔翳。攝入善根。既老而彌勤。得其法者三人。曰居簡曰宗樂曰宗權。皆法門之龍象也。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一 齊日滿

弘濟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氏。幼孤。從里之寶積寺舜田滿和尚出家。壯時駿發絕倫。滿授以法華經。輒成誦。年十六爲大僧。日持四分律。躡步之間不敢達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而精研教乘。以資行解。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法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懺。一日於定中彷彿觀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溢。若河懸泉涌。而了無留滯。元泰定元年出世住萬壽圓覺。明年墮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

恐爲魚鼈之宅。元丞相脫離甚憂之。乃移觀音大士於上竺。命濟卽海幢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陀羅尼。帥衆遍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復固。人稱神焉。天曆遷集慶顯慈二寺。適當歲儉。退處別室。蘇人聘興大德萬壽寺。閱六寒暑。寺告成。至正五年宜政請主。會稽之圓通居四載。還寶積專修念佛三昧。七年濟以年滿八十。元主降旨命主杭之普福。濟堅臥不起。門人法航等進曰。和尚自爲固善。其如斯道何。濟不得已遂強起受詔赴之。無何竟拂衣復歸舊隱。開情鏡閣以鑒焉。因楞嚴經諸註繁簡失當。將欲折衷其說。爲之疏解。俄疾作卽召弟子。以唯心淨土之旨。惓惓爲勉。問有未解其意。濟乃厲聲曰。生死難處。生死難處。遂書偈而逝。時至正十六年三月十日也。閱世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日顏如生。衆以陶器葬里之峨眉山松花塢。亦濟自卜之所。嗣法弟子有上竺道臻雍熙淨深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五人。所著有四教儀紀正天岸外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系曰。濟有大過人者三焉。內外書史過目則終身不忘一也。有高昌僧般若室利。學兼華梵。世無敵者。請濟用高昌語譯。小止觀。而頓見文彩煥發。室利郝然自失二也。生平以流通教法爲己任。凡講法華一百十會。而感天雨寶花。繽紛者再三也。嗚呼人或有不愧於生。濟備此三。可謂世之優

曇也歟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三

釋本無號我庵台州黃巖人幼從方山寶禪師於瑞巖薙髮進具戒次依寂照禪師於中天竺命司箋翰寂照每深加錙劑亦有省處後有舅氏本習天台教挽之更衣見湛堂澄於演福精研教部寂照惜其去遂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師後出世既為澄公法嗣仍慕一香以報寂照蓋不以跡異二其心也寂照將入滅時師方主延慶照乃遣書囑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宗餘無他說師因奠寂照乃拈香云妙喜五傳最光焰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閑獨著肝膽裂冰雪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師後晚年遷杭之上天竺最久一日無疾端坐而脫於白雲堂證曰佛護宜覺慈恩匡道大師

天台佛隴修禪寺沙門釋行可傳四

釋行可號宜行博綜台宗精修止觀履踐確實悟理圓融一夕因聽雨述偈曰簷前滴滴甚分明迷處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未詳其所終

五臺山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五

釋文才號仲華清水楊氏子其先弘農入世官隴坻父靜義爲清水主簿遂家焉師少孤事母盡孝性敏慧悟生知而於古今墳典史籍無不精究尤邃於理學好古作

詩吟咏然所稟敦朴若無所知或對客討論如河漢莫窺其涯溪自受具後遍游講肆盡得賢首之學嘗曰學貴宗通言必會意以意述志則得之矣其語言文字精粹耳豈能開人之慧目乎初隱成紀築室樹松將欲終焉故人稱曰松堂和尚元世祖特降旨命主洛陽白馬寺學者川奔海會聲譽日馳成宗建萬聖寺于五臺詔求開山第一代住持時帝師迦羅斯巴薦之成宗即鑄金印署爲眞覺國師總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事帝師齋旨起師師辭曰山僧荷蒙國恩居白馬寺亦過矣何德敢主祐國越分以居不祥不省而行不明吾坐此二煩爲我辭帝師曰此上命也上於是寺心亦勤且至矣非師孰與此係教門事師善爲之於是不不得已而行既被命以來而大弘清涼之道雖至老無怠大德六年壬寅九月朔日示微疾乃說法辭衆端坐而寂年六十有二聞維舍利數百粒塔于東臺之麓嗣法有普寧之弘教普庵之幻堂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六

釋英辯號普覺俗姓趙垂碧爲驅烏沙彌弱冠受具戒年二十有五得傳于栢林潭法師之學宋三樓出世於秦州景福寺其道大震聲馳四表摧伏異見樹正法幢辯之資性眞純如玉含璞不加雕飾人愛重之至於悍卒武夫亦能敬其爲無佛世之佛也每得親幣悉以瓶梵利食僧伽施貧乏元世祖聞其高風降旨旌異至延祐元

年六月庚戌無疾辭衆坐寂煥異景於易簀之夕標於述於火葬之餘塔於普覺寺之後閱世六十有八臘六十有一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七

釋德謙號福元姓楊氏寧州定平人也幼爲勸策嗜誦佛書稍長即游秦洛汴汝逾河北齊魏燕趙之邦諮訪先德初受般若於邢州寧公習瑞應於原州忠公受幽贊於好時仙公學圓覺於乾陵一公究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頤公聽楞嚴四分律疏於陽夏聞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宏旨奧窮三藏之總而數公並以識法解義聲名遠聞謙皆親熏炙之而必臻其道後至京都受華嚴於大司徒萬安壇主初詔居萬壽寺遷崇恩前後十紀道德簡于宸衷流聲揚於海外未嘗以榮顯寵遇改其志嘗曰畦衣之士抗于世表苟不愧于朝聞夕死尙何慕焉自以重居巨刹久佩恩榮唯恬退爲高尚乃讓師席與弟子自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明其明樂其樂處世而遺世者也元延祐四年正月二十有六日示寂帝賜銀五十緡賜葬勅有司備儀衛瞻禮音樂津送茶毘獲舍利數十顆建塔于城南隅世壽五十有一臘四十有三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八

釋達益巴未知何國人少爲慈幼事帝師十有三年侍聽言論陶熏滋久蔚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祕密部皆得平理之所歸帝師西還送至臨洮命依綽思吉大士十有

九年間所未聞。道益精萃。秦人請居古佛寺。其六波羅蜜摩所不修。兼通賢首之教。於是名譽四表。道重三朝。元武宗踐祚。召問法要。稱旨所賜。厚辭不受。未久乞歸許之。將謀以終自許。俄而復召還京。大宣法化。帝親臨聽特賜弘法普濟三藏之號。命鑄金印及紫方袍以旌異之。勅王公大臣皆咨決心要。延祐五年八月十有六日無疾端坐而化。壽七十有三。帝命兩宮賜幣助葬。皇太子宰輔致奠。勅有司衛送全身建塔。諡曰祐聖國師。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九 大德明

釋妙文蔚州孫氏子也。九歲出家十八受具。已而遊學於雲朔燕趙之境。二十一抵京師。依大德明和尚學圓頓教。遂陞沈子衆十有一年。衆請出世。始赤服升猊座。縱無礙辯。若峽倒川奔。及平閑居。簡默言不妄發。其涵養冲和無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年四十八住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慕其教。故衆睦而寺治。屢有餘粟以賑饑民。薊人稱之。世祖召見。願謂侍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自爾教乘法席益盛。性相並驅。俗薄薄濟。斯時海內講席紛紛。方膠錮於名相。凝滯於殊途。文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者融。通於寂默之表。龍象踞踏。競駕一乘。年逾八十。專修念佛三昧。延祐六年預知時至。誡諸弟子。高聲稱彌陀佛名。面西趺坐。手結三昧印。泊然而脫。塔于平則門外。

五臺山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十

釋了性號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後。以諡爲姓。少即好學。聰敏天啓。初依安和尚。薙髮登具戒。歷諸講席。精究三藏。後遇真覺國師。啓迪厥心。既而周遊關陝河洛襄漢。訪諸耆德。從而學焉。如栢林潭關輔懷南陽慈諸公。皆以賢首之學著稱一時。性悉造其門。領其玄旨。及歸復參真覺於城坻。乃曰。佛法司南。其在茲矣。乃從真覺至五臺。未幾真覺化去。遂北遊燕薊。晦迹魏闕之下。優游江海之上。與世若將相忘。成宗徵居萬寧。聲價振蕩內外。至大間太后親幸臺山。曰普寧。延居爲第一代。師之爲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俯仰媚悅於人。故足跡不入城墮。不謁權貴。人或忌之。性聞言曰。予本以一介苾芻。蒙天子處之以巨利。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圖報國恩不暇。餘復何求。雖有滅會毀兩之言。其如青蠅止棘。變耳。願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則納履而去。何往而不可也。時元世因尊龍西僧。其徒衆甚盛。出入騎從。擬若王公。或頂赤纓。義冠岸然。自偃天下名德諸師。莫不爲之致禮。握衣接足。丐其按摩摩頂。謂之攝受。師惟長揖而已。願謂衆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屈節自取。卑辱苟爲之屈。非諂則佞。吾自爲道。於彼何求。識者高尙其義。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塔于竹林之墟。諡曰弘教。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十一 大林性

釋寶嚴字士威。幻堂其號也。成紀康氏季子。因罹喪亂。與弟同薙髮爲僧。後參真覺。得傳賢首宗旨。而嗣其道。爲人淳朴無偽。方寸之地。湛如止水。值真覺三坐道場。嚴與弟皆從而佐之。真覺入滅。乃繼其席。無何奉詔住普安祐國二寺最久。而與大林性公表裏大弘清涼之教。至治二年七月入寂。世壽五十一。建塔于封谷之口。

金陵天禧寺沙門釋志德傳十二 海照禪

釋志德號雲巖。山東東昌鄒氏子也。十二受經於順德開元寺海開和尚。聞真定法照禪法師大弘慈恩宗旨於龍興寺。徑從之學。而盡得其蘊。至元二十五年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所。務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德被選世祖召見。賜宴并紫方袍。命主天禧旌忠二刹。日講法華華嚴金剛唯識等疏。三十一年特賜佛光大師之號。每與七衆授戒。必令其父母兄弟相敬無犯。至于然香然頂。指爲終身誓。居久盡出衣鉢。新其殿廡樓閣。或歲儉乃煮糜食。餓殍數萬人。建康流俗尙醢醢好結官吏。德獨以律繩自徒衆謹。飾出止。若互川常住物者。誤一罰百。故犯者損之。居天禧三十餘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則危坐達旦。以苦誦爽明。忽夢梵僧迎居內院高座。空中散花如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猶誦經不輟。頃之辭衆安坐而化。世壽八十八。龕留二十一日。顏貌紅潤如生。聞維舍利無算。會者數萬人。塔江寧張家山。學士趙

孟頫爲銘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十三 無念

釋普喜號吉祥山東人也身偉面黑而瘠脫類梵僧早歲懇父母出家父母責以無後爲大因娶育二子已而始得爲沙門精究慈恩相宗研習唯識師地因明等論元至元二十五年薛禪皇帝親立江淮御講之所普照居其一也詔師主之升座外日誦華嚴大經以十卷爲常課而素與雲南端無念相善端爲唯識之巨魁天下無出其右每與師論辯理趣或有少失師以正言救之端亦爲誠服而稱之入滅茶毘舍利甚夥其門人留其靈骨貯以銀函奉藏二十餘年始建塔于丹徒茅山遠入塔之際啓視之但見舍利露綴兩楹若蜂屯蟻聚觸之燿燿然也鎮江之民多有圖像隨處祠之稱爲吉祥佛云

大明高僧傳卷第二

大明高僧傳卷第三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

沙門釋如惺 撰

解義第二之三 正傳一十四人 附見十四人

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備傳一 石室英

釋祖備字日章別號用拙蘇州常熟張氏子

祝髮後東游四明時我庵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後嗣法于竹屋

淨法師出世永定教寺繼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而主教吳下垂五十年洪武初預選高行有旨就天界寺說法上數召入禁中奏對稱允加賜慈忍法師之號後賜歸故里終焉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二

釋行丕字大基寧波鄞縣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蔚爲時之名僧初由天台佛囑并主寶陀匡衆說法恢復產業而振興叢席洪武庚戌春正明部使者賴州劉君承直與師抱杖西東遊使者曰此清淨境也蓋爲享師乃建清淨境亭于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晉洞學士宋景濂爲記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三

釋原真號用藏松江上海朱氏子也出家受具興聖寺傳天台教觀戒行高潔博極群書精修法華彌陀懺法暇則書法華諸經隨緣演說禪坐達旦洪武乙丑微疾索浴書偈告衆曰四十二年無作無修有生有滅大海一漚真歸無歸心空淨遊跌坐泊然而終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四 稻子庵

釋慧日號東溟天台賈氏子即宋相賈似道之諸孫及似道責戍師尙幼志求出家依縣之廣嚴寺平山和尚數年落髮受具戒年二十二聞柏子庭講台教於赤城師趨座下未幾能領大義子庭歎曰投丸於鰈坂不足喻其機之疾也吾道藉子其大昌乎

自是師之學沈浸醞郁而名重一時矣一旦假寐恍見竹橫地下竹上凝者白粥粲然師臥地食之既覺言于子庭庭爲解曰竹與粥同音子得就地而食殆非緣在上下天竺乎於是渡錢塘謁竹屋淨法師于上竺所處房頗卑濕乃作詩風之竹屋見詩謂衆曰此子不凡異日當主茲山不可以小年易之也故乃遇如賓友無何命典客寮尋掌僧籍竹屋化去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器師延居後堂年餘出主吳山聖水元至正四年住薦福歷三稜下天竺災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寺宇告成王潛爲之記四年還上竺師知緣在夙夜罔怠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元順帝聞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併金欄衣以徵之十六年退隱于會稽巖壑間人無識者元相達識帖穆爾遣使物色得之力請還山凡兩住上竺二十五年至我皇明太祖洪武二年詔

赴蔣山佛會命禮部給饌明日召見奉天殿百僚咸集僧若魚貫惟師臘最高朱顏白眉班居前列上親問昇濟沈冥之道師備奏稱旨太祖顧謂僧衆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游沈沈歲月如金剛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與何不研窮其義今有不通者當質諸白眉法師自後召見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也嘗與別峯同法師金碧峯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瓦棺寺乃隋智者大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從廢太祖命就天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詔即

開山說法。五年孟春復於鍾山建水陸大齋。命師說毘尼戒。太祖親率百僚臨聽。事竣辭歸上竺。謝院事。日修彌陀懺以饒淨業。十二年秋七月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芬芳襲人。寤告衆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於人間世殆不遠乎。後四日跌坐合爪而寂。世壽八十九。僧臘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于寺之西峯妙應塔院。師生軀幹脩偉。眉長寸餘。目睛閃閃射人。而人無老少見。師入城。咸呼曰。我白眉和尚來也。爭持香花以散其上。師面嚴冷言不妄發。嘗對王公大臣未出一軟媚語。至於誘引後學。其辭色溫如春曦。故人多悅從其學。嗣法有思濟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秀景梵等若干人。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士璋傳五

天心發
紹宗繼

釋士璋字原璞。郡之海寧王氏子也。生即伏犀貫頂。目炯炯黑如點漆。幼即羶葷弗御。父母或陰試之輒嘔不止。喜讀佛書。隣有寺僧請其父曰。此釋氏種也。盍乞師。我父怒曰。吾兒如芥陀花非若倫也。遂捨入傳法寺受五戒。時翰林侍制柳貫督學寺舍。愛師乃授以經史。親爲敷釋奧義。師聞迎刃即解。年十九薙髮爲大僧。我菴無法師主上竺。師將擔簦趨侍。忽夢遊寶所有大菩薩教其胡跪作禮口宣懺文。覺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果見我庵。刮目視之。凡天台教觀一家章義以次授師。而志慮專一。力學無怠。至忘寢食。我庵陰鑒其勤常以

遠大期之。時有天心盤素元不服人。故世稱義虎。亦黠師行約共燈火。日與磨切詰難極於毫芒。衆曰。雙壁久之我庵化去。東溟日公補其席。陶治學者。選師爲開科。命知賓客繼領懺懺事。元至正十三年受命住持棲真。而寺與南竺演福二刹相隣。時有大用才絕宗繼二老居之。師尤以學未足日往扣焉。凡教觀之奧偏圓本跡之微一無不條析。所以嘗對衆歎曰。佛法教藏渺如烟海。固非獨善所能究盡。使吾自畫而不進。其能免於孤陋之謂乎。二十年移主旌德。元季天下兵戈大亂。人咸計自藏。師獨專心寺事。不以世難自易。厥志其彰。善導惡風彩爲之改觀。日納淨衆講演經疏。時無虛曷。至我皇明洪武集慶虛席。郡守李公請就提唱教乘。未幾中書被旨。俾浙之東西五府名刹住持咸集京師。共聽天界立善世院。以統僧衆同監董其役。諸方耆德皆莫知所爲。師獨出方略具有條叙。時十萬之衆咸做法之。是年六月既望預知時至。召弟子囑以後事。至十七日安然坐脫。壽四十六。臘二十八。闍維其弟子圓覺一印昇元克勤等函其骨。建塔于龍井。辨才法師塔南。師之器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而不拘流俗。每徵諸刹而樹徒植黨者皆爲怨府。師乃誓不建菴弟子。學者謁欲依附。必勵言拒之。不妄錄一人。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六

繼紹宗公。師學冠群英才逸三教。非但十乘三觀九經七史。凡世間所有名言秘典無不博綜。我太祖高皇帝賜旨命住天界。日與諸耆德開揚教乘以備召問。命同宗泐訂釋心經楞伽金剛。奉旨頒行天下。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七

春谷古懷集
江恩曉機天岸

林茂

釋大同字一雲。別峯其別號也。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陳氏。妊師十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龍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來。曰崑崙山。竟排闥趨內急追。聞房中兒啼聲。父笑曰。吾兒得非再來者乎。師幼俊爽讀書輒會玄奧。初習辭章翩翩大有可觀。於是父以續承家學屬之。母獨歎曰。是子般若種也。詎俾纏溺塵勞乎。遂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即之景德。往依之盡得其傳。又謁古懷肇公。精四法界觀。因春谷移主寶林。乃謂師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於龐執。但益多聞。縛於知見。誠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離之。庶爲吾宗之幸。於是命出錢塘見海機顯禪師。見其揮塵之間師之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海機深嘉其志。又聞天目中峯法道之盛往參。便有終焉之意。中峰一日召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之。毋久滯此。特書偈讀清涼像付以遣之。師大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

乎一心不誠孰爲禪又孰爲教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峯之意。谷隨命分座講。維華經。時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相與崇獎。聲光煥著。郡守范公某憐春谷隱高。欲風之讓。席乃設伊蒲親與師言。師毅然動容曰。其所貴乎道者在師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訓後學。苟乘其耄而擢其位。豈人之所爲哉。明公固愛我。使我陷於名義。實傷之也。范不覺避席謝曰。吾師誠非常人。豈吾所能知也。元延祐初出主蕭山淨土寺。大遷景德。至元被命住嘉禾之東塔。隨改寶林。然寶林本清涼國師肄業之地。人咸榮師。師亦高臥不赴。於是郡邑交疏延請再至。始投袂而起。乃倣終南草堂故事。開幽舍招徠俊乂。故天下學者莫不磨瑩羈集。其輪下。至正初賜佛心慈濟妙辯之號。併金欄僧伽衣。元臣忠介秦不華守越苦旱。力請師禱。師焚臂香於玄度塔下。雨即大澍。元季天下大亂寺災。師奮然謀復新之。至我太祖高皇帝御極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召師入見武樓。師時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賜宴禁中。事竣賜內庫白金數錠并珍物榮其歸。師生神宇超邁伏岸貫頂。身修偉玉立而美談吐。如坐王公貴人有排難教門者。則法輪滾滾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亦不少挫其氣。有以危法加之弗少顧。惟師華嚴經爲常課。而已不移日其人自斃。師每扶植他宗毫無猜忌。如斷江恩少林之學者乃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台教之徒

也。挽之住圓通。師遊闕時古林茂主福建之保寧。而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將翫之於公府。師偶過旅邸。乃設豐食。從容餉之。謂曰。吾固不識古林。聞其爲禪林名德。若輩將不利之。君子以若輩爲何如人。不若且止。否則恐自罹大咎。事遂寢。師性至孝。恨蚤喪父。每至忌日必流涕不已。養母純至。非惟順色涼溫而已。必使心餐道味。及亡蒸嘗無闕。且求名儒撰行實。樹石於墓側。師持律甚嚴。一鉢外無長物。惟有書史五千餘卷。洪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次年季春十日登座說法。辭衆歸方丈端坐而化。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有五。闍維微異甚多。建塔于竹山。所著有天柱稿寶林類編各若干卷。嗣法弟子妙心之大衍阜亭之善現高麗之若蘭景德之仁靜姜山之明善延壽之師頤南塔之國琛福城之大慧景福之性澄妙相之道備法雲之道悅淨土之梵翺寶林之日益等

收舍利遺骨塔于安國寺。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九。東源釋居敬字心淵別號蘭雪。學通內外善屬文精嚴律部。禮金陵大報恩寺一雨和尚。職知客。後參杭州集慶寺東源法師。於懺摩堂居第一座。從而講周易。永樂初奉詔校大藏經預修會典。已而住持上海廣福講寺。遷松江普照大開法席。一十三載。建大雄殿海月堂三解脫門。廊廡重軒精舍香積煥然新之。七衆瞻仰道風大扇。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十。釋普智字無礙別號一枝叟。浙江臨平諸氏子。出家於錢塘龍井寺。依東溟日法師授天台性具之學。優於講說。歷四大道場門風大振。晚年開演於松江延慶寺。遂爲終老專修淨業。寒暑不輟。永樂戊子正月二日微疾。會衆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嘗集註阿彌陀經一卷。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啓傳十一。釋善啓字東白別號曉菴。姑蘇長洲楊氏子。世爲宦族。甫能言即通釋典如舊熟。父母異之。知是法器。捨入永茂院出家。無幾難染受具。屏跡龍山。研窮大藏。百氏諸史無不精究。永樂戊子出世郡之延慶寺。明年應召纂修永樂大典。併校大藏經。賜金纓僧伽黎。一時名人若沈民望王汝玉錢原溥輩皆爲方外交。或辯儒釋之異。師曰。無論聖人理同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吾儕雖離父母而

養生送死率皆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正統癸亥示寂。塔於龍山。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十二

釋應能。俗姓楊氏。實建文君也。太祖之嫡孫懿文太子之長子封皇太孫。諱允熾。生時頂顙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及讀書其聰穎。一夕懿文太子與侍。

命詠新月詩。太子吟云。昨日嚴陵失釣鉤。誰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灑九洲。太孫吟云。誰將玉指甲。搔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大漸。乃授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於急難方開。是年五月十六日即位。年二十有三。明年改元建文。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講周官禮。變吏。太祖舊制。於是諸王多不遜服。乃曲加恩禮。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先燕。命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察燕動靜。遂逼燕起靖難師。南討黃齊。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門。

帝縱火焚宮。啓。太祖遣使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剃刀袈裟。緇服。遂削髮。自御溝出。遁雲遊四方。自湖南入蜀。雲南復闖入。廣西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十五年。歷座演法。歸者甚衆。所至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復往南寧。居一蕭寺。衲子雲集。師爲隨緣開示。衆歎然。久之至思恩州。立于當道。值知州出。從者呵之。師言。我

是建文皇帝也。自滇歷閩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巡按御史聞於朝。賜號老佛。命驛送至京師。乃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存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審之。師見亮即呼曰。汝非吳亮耶。曰。不是。師曰。我昔御便殿。曾棄片肉於地。汝伏地舐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慟。已而取入西內供養。竟卒於宮中。

系曰。建文君既繼大統之二。應與賢佐之臣。兢兢格守。太祖之成法。而補其未逮。則。文皇帝亦安于藩邸矣。烏有靖難兵破金川門哉。爲其一且誤用方黃輩。講周官行井田。變更舊制。威逼親王。文皇烏能坐視大寶器於侏儒而束手待縛耶。今數百年國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誠賴靖難之一旅耳。建文事。弇山集深言其既罹難。必無出家之理。既出家。必無還宮之事。楊應能。是冒之也。斯據國朝典故。皇明通載及憲章錄。思恩誌等說錄之。固於僧傳是不可缺。君子詳焉。

陽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十三

釋圓鏡。汾州臨縣人。早歲出家。游心賢首講肆。得悟諸經密旨。常遊平陽府陽州妙樓山石室寺。隨緣爲衆說法。一日至北門瓦窰坡土壘。攜一菴。如龜。默其中。忽囑其徒曰。吾將歸矣。衆請其期。曰。來日耳。晨與

沐浴更衣。三衣焚香。趺坐說偈而逝。

蘇州華山沙門釋祖住傳十四

釋祖住。字幻依。龍亭其號也。丹徒人。姓楊氏。母朱氏夢。梵比丘入其室。覺而誕。師。少沈密。不貪世緣。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捨入龍蟠山。依朝陽和尚受法。華嚴諸大部經。十七。薙染。十九。受具。通曉諸經。大義自謂。覺識所依。非關真際。遂攜筇。遊少室。依大章和尚。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後所得二師印可。次游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清涼宗旨。淮安胡給事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水陸無遮會。至南京。訪無極法師。居第二座。機捷之暇。卽入衆作務。事竣。往京口萬壽寺。演華嚴大鈔。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率徒與焉。妙峯承印二禪。亦居座下。自是道價鬱鼓叢林。傾挹。師智崇禮卑。如常不輕。提獎唱誘。孜孜不倦。所至皆成寶坊。師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說法。人怪問之。對曰。吾乃法冠。而乃境觀。忽不見。萬曆甲申。勅錫。蘇之蓮華峯下。建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語衆曰。十二日不作。離散。便可再展華嚴。但老僧不得曲徇人情。至日晨起沐浴。跏趺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位強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是如來。又曰。今年六十六。不知做甚麼。喚諸人著眼。看這箇消息。佛祖到來也。用他不著。言訖而逝。異香積時不散。奉全身三日。顏色自若。生。茶毘。斂遺骨。塔於蓮

華峯之陰壽六十有六臘五十有四王世貞作銘

大明高僧傳卷第三

大明高僧傳卷第四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

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篇第二之四正傳四人附見六人

北直羊山秀峯庵沙門釋明龍傳一大光

釋明龍淮南宿遷姚氏子也俗諱東陽骨補邑庠諸生居常好修嗜內典二十年不問

家人產雅從善知識遊隆慶改元澹然爲居士而北探諸名勝巨剎訪有道者德寓

清苑越三寒暑登銀山法華寺從大光和尚祝髮進具尋居羊山秀峯庵名德日起

鵝衣一衲不補不履諸陵中貴人多檀施弗之顧安七十二衆期千日親爲說法闡三教宗旨時休寧汪司馬道昆奉

詔行邊道出諸陵期督府法華寺開師高德乃趣一沙彌適至見師微納曾不掩涕

祁寒無所侵汪與督府避席禮之携入洞中坐石床與語師略舉西來意督府灑

然信服汪問千日畢能作常住乎曰無常無住明日辭歸越旬有五日立春羊山放

光五色又越七日除夕集衆告曰元年元日吾當行矣汝等識字者用耳聞經不識

字者用心念佛務禪定智慧務濟物普心

即此是佛懷弗他求汝等勉之除夜既半命弟子觀中星曰夜半乎曰午矣師曰未也日午乃行元日羊山復放五色光如燿至日中師辭衆坐化越七日開維復放光如燿大衆與諸中貴人望光對師羅拜曰

佛耶佛耶願以此光普照下土已而舍利燦然督府治塔藏之汪公爲之銘賞萬曆

元年正月也

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二

釋真節號素庵襄陽人也少爲郡弟子忽宿根內萌即辭割親愛禮明休和尚祝髮

既而北遊京師遍參講席居秀法師座下壓餐法喜深得寶首之印師之學富內外

諸方每以龍象推之久之負錫南還金陵出主攝山棲霞衆逾三百教備五乘據師

子座擲大法鼓三十餘年檀施之餘拓地爲廬時殷宗伯得琅邪大士像五臺陸公亦

鑄金像悉歸師供奉羅參知署曰圓通精舍句曲李石麓學士盟爲方外交師闢大

法不以期限苛講法華經至多寶塔品空忽現寶塔于座前一如經言四衆踴躍然

希觀中使張某奉慈聖皇太后命至同觀聖瑞乃出尙方金縷僧伽袈衣一襲宣

慈旨賜之即於講堂之西建一浮屠以徵神化汪道昆記其事

嘉興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三百川海妙學覺

釋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林禪師法嗣故又號千松湖州烏程周氏子也師生即類異

岐然不凡暫時隨父入西貢道場遂指壁

間畫羅漢像問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也師慨然曰吾願爲是矣於是力求出家父母不聽至年十三始投郡之雙林慶善庵從僧真祥習瑜珈教越四載祝髮聞有

向上事乃首參百川海公不契因而單衣芒屨遍遊叢席匍匐叩請備歷艱辛自念般若緣薄擬投天竺哀懇觀音大士祈值明

師道經中竺聞萬松說法先入禮謁萬松問曰大德何來欲求何事對曰欲叩普門

求良導耳松堅一指曰且去禮大士却來相見師泫然再拜求決生死大事松曰子

欲脫生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聞罔然依受具足戒自爾朝參夕叩久無所入松

不得已授以楞嚴大旨於是苦心研究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恍然若雲

散長空寒蟾獨朗遂作偈呈曰楞嚴經內本無經觀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

火寒冬臘月冷如水松領之囑曰汝既悟教乘異日江南講肆無出爾右向上大事藉此可明松住徑山師爲衆負米採薪不

憚勞苦偶行林麓間有虎踞道師卓錫而前虎遁去嘗閱萊伯合論至十地品中

背隱几而坐夢遊兜羅綿世界登座闡華嚴奧旨至于結座乃說偈曰從本已來無

今日何曾有毛頭上現虛空笑開口咄一咄下座落白松松撫之曰此聖力之冥

被耳非惟吾道之將行清涼一宗亦大振矣無何松化去師懸棺守塔三載聞佛慧

祇園法師講席之盛戴笠投之祇園亦默識

而愛重其弟子沙泉頗自負不籍師名師遂掛錫報先寺報先與佛慧咫尺之間故晨則持鉢午則聽講夕則與同參十餘人數其義趣於是衆日漸益香積不繼師陰禱于伽藍神曰倘吾與聖教有緣神其無吝詞護移時有外道白雲間來施米百石自是報先之盛過于佛慧開堂之日祇園命侍僧奉以衣拂而謝還之瓣香爲萬松拈出已而才身復徑山凌霄峯爲礙膚未破又力參三年一夕初夜跌坐豁爾心境冥會凝滯冰釋乃躍然說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祖風雲嶽高峯棲隱處無言泉口普皆同趨禮萬松塔曰老漢不我欺也自此道要益隆學者輻輳四方交聘歲無虛日開堂靈隱門庭嚴峻無賴僧徹空天然睨視不敢近竟以不測事誣師不終日事白天然坐誣遁餘黨答死者二十人師南遊赤城外道歸化者不可勝紀台郡教乘之被實師始也聞玄談于大中巷三日菴災獨師之丈室巋然無恙講圓覺疏鈔于法海地產白蓮華紫芝生於圃五臺居士因囑其堂曰涌蓮師居東禪夜夢文殊跨獅出乃遺獅乘空而去獅忽化爲童子師故問曰爾方獅今童耶試開口童子啓頰口如丹硃師撫其背曰爾猶獅也童曰師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踊入咽師驚覺而汗且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數月五臺陸公率衆命講華嚴大鈔衆常千指妙崇覺法師入室弟子也遙宗四明弘天台教觀之

道以師聞賢首未諸台衡故實六即賤賤之義師曰天台六即在行人迷悟之分耳如我在名字則十界皆名字我證究竟則十界皆究竟若我賤賤十界皆賤賤也非賤賤上別有六即覺曰不然天台六即不論世出世間有情無情物物皆具隨舉一法六即在焉何必以我迷悟觀彼優劣哉師曰聖人設教誠爲汲引迷塗若云隨舉一法六即在焉是爲惟談世諦成於戲論學人何有哉前五即置所弗論如云究竟一究竟則一切皆究竟如金出礦似壁離璞是故如來初成正覺觀於九界一切衆生同時成佛非惟九界正報全體遍那則九界依報無非寂光所以歎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乃因妄想不自證得豈非以我成佛觀彼皆成佛也果如子言其究竟賤賤永無成佛日矣一切衆生而無一人發菩提心所謂十法界都爲一隊無孔鐵鎚若言究竟賤賤容有成佛如來何日復迷而作衆生金重爲鑛其失孰大覺曰究竟賤賤非是說也以其心體本具故曰理即色相已成方稱究竟一界既爾界界總然當界而論六即自備何必以其成佛不成佛難耶師笑曰子去做一個究竟賤賤也聞者無不高其論吳俗尙崇事玄武比丘亦有披僧伽衣而禮者師見故逆而問曰汝奚爲而來曰禮祖師也師叱曰汝身爲比丘心實外道其玄武北方一水神耳教中所謂毘藍門天王是也彼以神力爲佛

外護稱其爲祖師乃披七佛衣拜之不亦謬且倒乎遂毀其像易事達磨之像謂其僧曰此爾祖師也凡所過名蘭精舍有「事玄武三官盡去之傳學人專心正道其謹教概如此也師爲人脩幹孤高性度剛毅以傳法爲已任故禍患不避其身而欣懽不形乎色至于登座則慈雲靄然七衆無不渥其沛澤自推則三千炳著八萬森嚴室中雖不橫施棒喝聞毒鼓而心死者衆矣萬曆丁亥秋告衆曰吾爲汝等轉首楞嚴法輪作再後開示無復爲汝更轉也冬示疾尤諄諄囑以教乘事明年正月望後二日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臘四十有六茶毘塔于徑山

天台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四寶珠山月溪釋真清號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也生而穎異脩幹玉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誦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爲河南縣尹常對賓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之良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薙染受具足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參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遊金陵探禹穴因舟觸岸有聲忽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年高自普陀棲隱于下天竺時內臣張公永慕珠道行密奏張太后賜紫色僧伽黎衣以徵其德珠忽一日命師曰吾欲觀化無令入入聞吾聲聲聲當啓戶數日不聞

動定。師密窺牖隙見珠鼻柱垂地。越一日聞磐。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既化去。師乃訪鹽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雲長入夢授藥。病愈。時佛慧寺月溪法師講起信論於吉祥。豔師乃率衆延唱。臨濟宗旨。衆扣師室。師從容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卽真空亦爲緣慮之場。汝若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却爲聲名之境。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是故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錘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乘。何須更煩。切相勉之。衆皆稽首而退。師乃南遊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親之高風。誅茹其塔前三年。有荆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毘陵永慶互以楞嚴參究。荆山歎曰。某所講經雖精微于佛語。聞師所論誠出卷于塵中。師欲返初服。而禮部唐公荆川留結千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占平田寺。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爲方外交。隨遷華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敷演十乘闡明三觀。故四方學者雲羅而至者戶外之履常滿。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彌陀三聖。師方展拜。傍有沙彌授與一牌書曰。戒香薰修。寤知中品往生之象也。蓋師日勤五悔。密持梵網心地品及十六觀經。爲常課。是亦精誠之所感耳。嘗示衆曰。大乘八萬小乘三千實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梯航也。今世之高流輕蔑律儀。惟恃見

解。遂令後學不遵佛制。輒犯規繩。本自無愆。誤造深罪。饒他才過七步。辯若懸河。不免誠墮鐵城。終未解脫。汝等勉之。萬曆丁亥八月蒙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使降旨褒崇。賜金紋紫方袍以寵之。十月王太初居士因丁內艱。請師就永明禪室。闡妙宗鈔。百日爲期。時台郡王理邢某親登雲梯而設供焉。戊子歲儉群盜蜂起。相戒無敢入師之室。權李五臺居士陸光祖虛芙蓉之席。見招辭不赴。忽謂衆曰。桃源之慈雲實懶融四世孫爲開山。唐天寶間額曰雲居山曰安國。五代德韶國師中興爲第二道場。永明壽禪師剃髮之所。今坐禪石永明庵故址在焉。韶公常領徒五百說法此地。昔螺溪寂法師請復台教。諦觀亦親禮足。皆此寺也。今爲豪民奪之。將爲掩骨所。竊思朝廷千數百年之香火一旦爲俗子葬地。誰之罪也。遂罄衣鉢贖歸之。將謀興建。俄雲間陸宗伯平泉聘說法于本一院。李方伯冲涵聘講於桐川。再舉返棹嘉禾龍淵。狀抱疾告門人曰。夜來神人啓我爲魏府子。其富貴非吾所志也。遂付衣鉢遺囑弟子。如法開維。盡發長物。於五臺雲棲西興五處飯僧。有勉服藥石者。師謝曰。生死藥能拒乎。吾淨土緣熟聖境冥現。此人間世固不久矣。是歲正月七日乃絕粒。惟飲檀香水而已。期於二十九日告終。每日雖米漿不入於口。與衆說無生法。誨諭進修而拳拳弗倦。至夕乃起別衆曰。吾卽逝矣。無以世俗事

累我衆。請曰。和尚往生淨土。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衆曰。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薰位止中品。言畢泊然而逝。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手足溫軟。恰容可掬。吊者無敢下拜。茶毘日天色霽明淨無纖翳。舉火之際忽有片雲如蓋。凝覆其上。灑微雨數點。烟焰起時異香充塞。內自殿閣僧房外自路人船子。所聞種種隨力不同。火餘骨有三色而錯錯有聲。紅者如桃。白者如玉。綠者潤似琅玕。猶香氣郁郁。師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於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壽五十七。臘三十八。如惺抱骨初建塔慈雲之南岡。壬寅遷于寺西螺師山右續文溪之上。武塘丁凡居士袁黃撰銘。明高僧傳卷第四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六人 附見七人 枯木成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 丹霞澤釋正覺。臨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母趙氏。誕師之夕光出于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三通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本宗和尚。薙髮。受具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和尚。年十八游方。因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

於是渡河首謁枯木成公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便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對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入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忽大悟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爾。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大乘寺。師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傳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賢宗輩皆參隨之。其歇了公住長蘆。招師首衆。未幾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間住舒州之太平。遷江之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會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衆懼奔散。師獨危坐堂中。但以善語諭之。李在稽首饒金贍衆僧。於是方賴安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陀大士。天童虛席。郡守馳檄請師住持。無何胡虜犯境。虜至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斂兵而退。次年被旨主靈隱。將行四衆號阻。白鳥哀鳴。師居天童三十年。凡寺舍殿廊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師檀越。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爲書囑。後事訖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詔諡曰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首附實

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細素仰重。一日赴齋于芒山村。乃倚樹化

去。是夕示夢于女弟馮自彭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于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即呼云。安兄無恙耶。享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于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之聲。及醉或以佛經酒杯試之。竟取經卷。素不如輩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爲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師事碑於石。紀其異。年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和尚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如金芙蓉繽紛亂墜。因語衆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此。是何祥也。翌日享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參叩。寶亦痛節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疑情不散。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津也。享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此儂人耳。切須更轉轉動始得。會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爾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自有得力處。二日享於雲堂靜坐。忽聞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公曰。我設汝不得也。師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

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樹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群鴉以次來巢。狀若浮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師引去。乃徜徉於嵩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誠其衆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洛說。揭端坐而逝。享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闍維煇如。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類有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設利羅以建塔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宋泉傳三

釋宗泉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產。宣州奚氏。卽雲峯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卽投無雲齊公。十七獲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看宿因師詞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肯棄去。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昭覺。師踰關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爲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值悟開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曰。天寧卽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爾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

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誕。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爲不覺務侍者。日同仕夫不時入室。一日悟與客飯次。師不覺舉筋飯皆不入口。悟笑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到縮了也。師曰。如狗舐熱油鑊。後聞悟室中間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既對衆問。今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辭對無滯。悟喜謂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傳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賴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囉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圓悟計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即晚小參舉。僧問。長沙。南泉還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即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還化向甚處去。向他道。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飢餐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爲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三十六年十

月。詔移梅陽。不久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二十八年。降旨令師再住徑山。大弘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衆見一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衆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有僧了實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祇變死也祇變。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委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諡曰普覺。塔名寶光。

平江府虎丘沙門釋紹隆傳四

釋紹隆和州含山人也。年九歲辭親投佛慧院。六年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後遊方。首訪長蘆信和尚得其大略而已。一日見有僧傳圓悟勸禪師語至。隆讀之歎曰。想口生液。雖未得饒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咳耳。遂至寶峯。依湛堂。大見黃龍死心。然後參圓悟。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悟忽舉拳曰。還見麼。隆曰。見。悟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悟曰。見個甚麼。隆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首肯之。傳掌藏。有僧問於圓悟曰。隆藏主其柔易若此。烏能爲哉。悟笑曰。睡虎耳。後因圓悟退老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宋建炎結廬於桐峯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遷虎丘。道大顯著。因追釋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其上。達磨讚曰。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

光輝。百丈讚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雪。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讚曰。春至百花爛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蓋白雲以。百丈海禪師創建禪規之功。宜配享達磨。可謂知本矣。隆能遵行而爲讚。又且發明其道。亦爲知禮者。歟。紹興丙辰。示微恙。加趺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南隅。

系曰。北宋三佛並唱。演公之道。惟佛果得其髓也。而入佛果之室。坐無畏床。師子吼者。又不下十餘人。獨後法嗣之繩。繩道至我。明嘉隆猶有臭氣。觸人巴鼻者。妙喜與。睡虎之裔耳。他則三四傳便乃寂然無聲。然此二老可謂源遠流長者也。當時稱二甘露門。不亦宜乎。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釋端裕。號佛智。吳越錢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繁露柱曰。爾何不說禪。裕忽有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顯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悟擊之裕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講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狗平江道俗之請。菴于西華。閱數稔。勸居建康保寧。後

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布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猶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臨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寶中寶裕曰爾是田庫奴僧曰如何是寶中主曰相逢猶弄肉僧曰如何主中賓曰劍氣煙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裕發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無算臘月不絕黃冠羅盤常平日問道於裕適外歸獨無所獲羅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旛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鄞峯西華諡大悟禪師

漳州大溪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釋法泰號佛性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緣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

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視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鉗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鉗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釋景元號此菴溫州永嘉張氏子也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和尚圓具戒習台教三禮乘去謁圓悟勤禪師於鍾阜聞僧讀死心和尙小參語云既迷須得荷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聲頭元侍者悟自讚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舊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梁儂併站出自爾綻彩埋光不求聞達後爲括蒼太守耿延禧募元欲致開法南明物色得元於台之報恩迫其受命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曰八十翁翁嚼生鐵僧又問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

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元後示疾請西堂應庵華付囑院事訓徒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茶毘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不壞塔于寺東北劉阮洞前世壽五十三

系曰大慧既雲峯悅之再來可謂具大根器者尙受滿堂痛拶不入至三十餘方觸圓悟鉗鉗始得大悟今元公年方二十一聽榜僧讀死心語便乃徹證其根器之利過於大慧概可知也出世初住南明終居護國叢林稱爲元布袋以其有聖者之風耳箇堂機出于其門說法拈椎詞雄氣偉機鋒圓捷益見元公之垣墻者矣

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和尚薙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參靈巖微禪師微有所入會圓悟復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悟普說舉麗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擊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捧也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悟出世初住阜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靈隱上堂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曰頂分了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又作麼生。曰：類頂脣羅舞。拓枝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

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又曰：即心即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覺心不動。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曰：夢幻既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為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為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曰：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幾涉思惟。便成剎法。正使如斯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二年乙未秋示衆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此爾道不可毀。不可議。體者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於上元說偈曰：拗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

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九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僧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日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道茫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參學。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便閉却門。道曰：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即拳破窓紙。佛鑑即開門。攝住云：道道。道即以兩手捧鑑頭作口。碎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柏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然之。襄守請開法天寧。擢大別文殊。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為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擎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昆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翠簾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基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

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間思想大抵與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宇。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鑄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煖。枯木重榮。迷仙耐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法眼藏。隨滅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衆請師南奔。道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釋智才舒州施氏子。早歲服勤於佛鑑。及遊方。謁黃龍死心。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轅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

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頭下珠。心便打。才初住嶺麓，次遷龍牙，三十載以清苦寂衆。故衲子畏敬之。又遷雲溪，紹興戊午八月望，集衆付寺事。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每日垂訓如常。至二十三日，再示衆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飄然而逝。火浴獲舍利五色塔寺西北隅。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 宗範

釋士珪號竹菴，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雅和尚出家。心醉楞嚴，後南遊蜀，諸尊宿始參龍門遠禪師。以平時所得白遠，遠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遠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因措至晚，遠抵堂司。珪復理前問，遠曰：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正和末住和州天寧，紹興奉詔開山，雁宕能仁時，真歇了公居江心，恐珪緣未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人皆翕然歸敬。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瞞。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堅拂子曰：久雨不晴，晴。丙寅七月十八日召宗範長老付後事。次日沐浴，鐘集衆就

座泊然而逝。茶毘凡送者均得舍利。塔于鼓山。

建康華嚴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府朱氏子也。初講楞嚴于成都，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間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間悅然自謂至矣。悟示紺鏈，因指一日白悟。請弗舉話待某說看。悟曰：諸民曰：尋常拈鏈，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爾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爾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於是罷講侍圓悟。因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爲衆小參，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求決悟曰：爾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柏子，民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龍，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未

幾開法保寧，遷華嚴大弘圓悟之道。後示寂於本山。開維舍利頗贖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壞。併建塔焉。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 大別道

釋道元號微菴，綿州鄭氏子也。幼於隆寂寺出家受具。謁大別道公，令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公命參佛鑑，佛眼皆蒙賞識。又投金山，見圓悟。呈所見處，悟弗許。值悟被詔居雲居，元從之。雖有所入，終以鯁胸之物未散。因悟問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及元：汝作麼生。元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元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大徹。悟以拳擊之。元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平江府南峰沙門釋雲辯傳十四 楞嚴圖

釋雲辯姑蘇人。初依瑞峯章公得度。旋謁穹窿圓和尚，忽有所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圓悟，值入室纔題門。悟遽曰：看脚下。辯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辯曰：師若搖頭，某便擺尾。悟曰：爾試擺尾看。辯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王到烏江。僧曰：如何是奪人不奪人。曰：築壇拜將。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踐過。僧曰：真

個作家曰白日鬼迷人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釋善悟號高菴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生有夙慧靈根自發聞冲禪師學梁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達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遂謁龍門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問衆曰既是龍門爲甚却被蛇咬悟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器之後傳此語至佛果果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金屑心生心滅是誰本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遺頂上一鉤

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釋法忠號牧菴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故遍參名德後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述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溯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下絕食清坐宣和間湖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眷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毘耶釋迦掩室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濟喝若向牧菴

門下祇得一概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系曰牧庵既悟一心三觀即當揮塵爲台教吐氣尤以未能泯跡乃遍扣達磨之徒正如香象渡河直欲一踏到底所以宜乎纔跨龍門便能傾漱倒嶽也偉哉世有習三觀者且指靶之一字不知其爲何物誤認糟粕作醍醐詎壁觀爲護教豈非師子之蟲耶故淨山集深斥台教傳佛心印書後卷當刪去蓋令學者障悟門造地獄業不淺矣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正傳十七人附見十七人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事傳一

釋法事因住沂州馬嶠山故號馬嶠山東密州莒縣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參侍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道紹興間抵華亭青龍鎮察判章滾母高氏夢天人告曰古佛來也翌日師至迎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建利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哲宗元符余山有精舍曰靈峯部符改曰昭慶

禪院右丞朱諤請師爲開山第一代無何遷明州廣慧復返昭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沐浴端坐說法辭衆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塔全身于寺之東隅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二

釋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也初依普照英得度出遊參佛眼一日問眼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郡南明上堂會得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次遷烏巨示衆舉瓊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雖下語未契厥心衆僧請益瓊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忽示微疾門弟子教授汪霤年至省遂以後事委之說偈曰識得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見正是宗門大病又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加趺而逝闍維獲五色舍利煙所至處舍利然齒舌不壞塔于寺西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三廣鑑

釋守珣號佛燈即郡之施氏子也初參廣鑑瑛和尚不契遂謁佛鑑隨衆咨請還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夜霄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

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一見桃花後，直至今日，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諱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搔頭。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喝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竊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徒，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鄉續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至矣。乞還禪南。至十月四日，續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開維舌根不壞。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四 佛性

釋袁覺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寺。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寫袁字。守疑其嫌，因戲謂之曰：一字名之可乎？對曰：一字已多也。郡守異之。已而往大溪，依佛性和尚入室。陳其所見。性曰：汝忒殺遠在。俾充侍司。還掌賓客。佛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

令下語。又曰：待我點頭，汝理方是。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乃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有省。制罷歸寺。白性。首肯之。後至雲居。見圓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淨地，屎作麼？於是所疑頓釋。紹興丁巳，郡守請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鴻儒聞風禮謁。室無所容。開堂詞辨河傾，峽瀉叢林稱之。未詳其終。

明州天童沙門釋曇華傳五

釋曇華字應庵。新州汪氏子也。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遂和尚。略得染指法味。於是遍參知識。靡所契證。聞圓悟住雲居。煥煉學者。華往禮依侍。悟乃痛與錐剗。值悟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還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虎丘忌日拈香曰：生平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漢。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世稱華與杲二甘露門。皆戒徒來曰：衲僧著草鞋。住院何事口如龍蛇惡窟乎？宋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東山。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六 光化百月庵

釋德光賜號佛照。臨江軍彭氏子也。志學之年即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髮受具。一日入室。吉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光？罔措。通夕不寐。次日復登方丈。請曰：昨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爾備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於是有省。次謁月菴。早應菴華百丈。震皆無所入。適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價。降詔命住靈隱。一日召問對。答稱旨。留宿內觀堂。後示寂。塔全身於東菴。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七 覺日龍

釋祖覺嘉州楊氏子也。自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乃著書排斥釋氏。忽惡境現前。大怖悔過。出家依慧日能和尚。未幾疽生膝上。五年醫治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夕遂感異夢。且即捨杖趨履。仍前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至是始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而詞辯宏放。衆所欽服。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謂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能問道方外。即今之

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南遊。羅社。遂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觀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覺因對。於是夙夜參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未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悟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創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旂檀林中却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示衆曰。覺華嚴徹矣。自是諸方皆稱曰。覺華嚴云。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覺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覺曰。血戰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覺曰。驚殺野狐獾。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覺曰。驗得個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覺曰。直須識取把鉞人。莫道驚驚好毛羽。

系曰。覺華嚴既於講席有聲。南堂過而稍施捉勉。便能罷講南遊。正所謂見鞭影而行者也。豈不駭哉。至爲圓悟項門一錘。雖然飛要且命根未斷。尚依識見呈偈。遺圓悟一喝。直得氣索。五年而始大徹。噫。古爲人師者。必俟學者寒灰煖絕。絕後復甦。方肯點頭。未嘗輕許而賊夫人子。今人幾見

靈利後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頓爲稱賞。不亦彼此皆墮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其誰乎善於講者。又當以覺公爲良範。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八

釋自回號石頭。臨海人世業。石工人呼石頭和尚。眼如盲龜。不識一字。善根內啓。志慕空宗。求入口授法華。能誦。遂棄家投大隨和尚。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公用。回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磴磴明日磴磴。生死到來作甚折合。回愕然設禮。願聞究竟法。隨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子因緣。於是念念參究。久之。一日鑿石石堅。乃盡力一鎚。火光迸出。忽然徹悟。即走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大喜曰。子徹也。復述勘婆偈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爲雜染授以僧服。出世住釣魚臺。上堂曰。參禪學道。大以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側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處。方知老漢與側證明。山河大地與側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當途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側看老僧有甚勝。側處。側有甚不如老漢

處。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系曰。觀回師資生之業。既備且拙。學佛之志既銳且勤。始而迷則眸子如盲。後而悟則通身是眼。至于說偈談禪。大有超今逸古之風。得非能者復起耶。苟使其居讀五車出窮三藏。又烏有一鎚而火光迸出之象哉。大凡天下治愈隆亂愈起。學固博執益封。古人斥爲難毒入心。良有以也。於戲世之

錦心繡口之士。文龍義虎之僧。能爲昌黎子之虛心。周金剛之自返。胡盧油不出。龜道不我親哉。所以追風逐日者。非駑駘之足。阿佛罵祖者。豈鄙陋之夫。或膠鋼於見知。枳其比量。又莫若頑璞之易琢也。

濱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九

釋居靜號愚丘。成都楊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馬寺安慧出家。聞南堂禪師道望。往謁。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詰之。靜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靜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鑒然曰。這小斯兒。靜珍重便行。後出世住東巖。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爾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第一須信。有教外別傳。第二知。有教外別傳。第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第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田地穩密。第五須具擇法眼。第六須要行鳥道玄路。

第七須文武兼濟，第八須擢邪顯正，第九須大機大用，第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床子。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爾在。又偈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會得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十黃藥祥

釋彌光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群書。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參黃蘗，詳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一看光曰：佛心上堂拈善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遍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句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曰：大慧笑曰：雖進一步祇不著所在。如入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榻肢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惶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

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說。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亦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癰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爾又說禪也。光即大悟。慧即提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就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名喧宇宙，道洽繩素，出住教忠，齋香爲妙喜，拈出共爲知本也歟。

系曰：凡爲入師者須具二種法：方堪坐曲条床，一先明己眼，二鑒機病源。若己則未明，自尙挖枷帶鎖，胡能爲人解粘去縛？不識病源未免備醜殺人之陋，所以久依爐轉不能脫胎成器者，非學人之罪也。爲學者亦須具二種法：方可驗天下善知識。舌頭一不自知足，二死後復甦，若易知足必以魚目爲珠。若不死後再甦，則生死命根不斷，所以久入選佛場不能心空及第者，非宗匠之罪也。是故妙喜一生不自肯，晚登川動之室，直踏華嚴七地，不其然乎？今晦庵以滑稽參禪，未曾大死一番，苟非妙喜屠龍之手，而不珍魚目者幾希。故遺

振威一喝，直下喪身失命，便能對衆作蟻螟蟲大吼，豈不快哉？嗚呼世之靈利漢，靡不坐晦庵膏肓之疾，如狂子失心而不可療者多矣。曾未服醫父起死之劑，且急欲爲人指迷，不亦謬乎？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十一

釋道顏號記庵，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參圓悟，但登堂未能造其玄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已特未點，眼耳他日嗣後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於慧，方大悟徹。於是聲光遐溢，黑白成彼其化。僧問：如何是佛顏？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曰：誌公不是問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曰是甚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顏曰：玄沙和尚，顏凡所說法大概簡易如此。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十二

釋鼎需號懶庵，郡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蒞政有聲。年二十五因闕遺教經，忽省曰：幾爲儒冠誤也。即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侶，遂依保壽樂公爲大僧。遍參名宿，歸里結庵，羌峯三年。嘗以卽心卽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嶼，晦庵光在侍，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歇，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爲衆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

心是佛。爾作麼生。需下語。喜訥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乃鳴鼓計其爲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既爲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以偈曰。頂門緊壓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此後開堂始稱具眼宗匠云也。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十三

釋道謙本郡人。未詳氏族。初依佛果無所入。妙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于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了矣。將辭友人宗元。叱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爾但將諸方參得悟得并圓悟妙喜與爾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爲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臥臥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徹。不覺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子這回自別也。

潭州沙門釋清且傳十四

釋清且號慧通。建州殿氏子也。初辭親愛。即

嚙空宗。聞有教外別傳之道。注念日切。乃腰包出關。擬投叢席。時大溪泰和尚住德山。謁之。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且聞平生疑礙釋然。翌日入室。泰問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且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離。樹頭驚起雙鯉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護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且之門庭嚴肅。機語峻利。是故學者多難泊焉。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十五

釋行機自號簡堂。郡之楊氏子也。生知夙發。趣向高邁。丰姿挺異。才壓儒林。少棄妻孥。勤學出世。精窮竺典。逸貫三乘。竊欲離言單求直指。於是慕護國元公之道。憤擔簦相依。稍觸錯。密有契證。因住堯山。而刀耕火神。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日某猶未穩在。豈以往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有聲。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適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即欣然曳杖。應之登座。說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

著通身冷汗流。聞者無不絕倒。叢林至今稱焉。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六 表自

釋仰安未詳何許人氏。穎異超群。幼年舍俗。既圓。顙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時大溪泰爲座。元昕夕扣之。頓領玄旨。後泰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通嗣法書。果見問。千里馳騁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觀面相呈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果曰。背後底。安即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打一下曰。接時佛果佛眼同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嘶踢有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嘶踢。正是龍象蹴踏也。果喚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爲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果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問曰。空手把鋤頭。話意作麼生。安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自曰。書裏說箇甚麼。安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這裏不識幾箇子。安曰。莫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活頭。安曰。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

香爐熏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自是聲播四方。而不屈爲秦使。命未幾出主。靈巖納子輻輳。拈椎堅拂。大有古人之風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七 智覺

釋寶印號別峯。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忽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和尚得度。往聽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算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印。禪師密印舉僧開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往省。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堅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於徑山。慧問：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後出奉詔住雪竇。淳熙七年秋召師問道。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性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生死之際。此爲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嘗見孔門顏子號爲具體。

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竟捉摸不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踉蹌過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朕意亦謂如此。帝又問：莊子若何如人。印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難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獲其澤者。若已推而內溝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俱是一時俱不是。顛倒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大蟲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十年二月帝註圓覺經。賜師命作敘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禪師決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聞髮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諡曰慈辯塔曰智光。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

沙門釋如惺 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 正傳十七人 附見七人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一海印隆

釋諱才號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爲驅鳥弱冠得度。精求律部。持犯霜威。慕最上乘不憚返扣。勞逸弗介。一念力參。首謁海印隆公於大中。偶兄老宿達道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處。才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未可理會許事。才疑之。適海印夜參。至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次謁黃龍死心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曰：此事我見甚是分明。祇臨機吐之不出奈何。源曰：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一日竊觀隣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計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劍刺是甚麼。山拔刀作斬勢。才忽大悟。擲隣僧卽揭簾趨出。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初住上封。屢遷名利。詞河辯海潮涌波騰。學者無能渡泊其涯溪也。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二 雲寶持

釋妙普號性空。漢川人。未知姓氏。久依黃龍死心。密受心印。品格高古。氣宇宏邁。因慕

船子遺風。抵秀水結菴于青龍之野。別無長物。唯吹鐵笛。以自娛。好吟咏。嘗賦山居詩云。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示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歎曰。衆生塗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詭。詢其來處。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孰當爲我文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憐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荷囊遂舉。筋骸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於是民之廬舍。少長無恙者。普之惠也。僧問。既見佛

爲其不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自造大盆。鑿穴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持至。普尙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饒魚鱉。胡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普笑曰。遲兄證明耳。遍告遐邇。衆集。普示法要。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曠。撒手便行。不妨快暢。是誰知吾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趺坐盆中。口吹鐵笛。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善去。塞厚其水。洄漩衆擁觀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住。歌曰。六十餘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運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斷。尙聞笛聲。嗚咽於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泣。觀圖像事之。後三日。見於沙上。跌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開維舍利大如菰。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青龍菴。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三

釋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莊肅。幼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爲大僧。謁眞淨文機。不諧。時靈源分座雲居。扣之。源稍加痛割。端負已解。妙入經論。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經旨。相表醇答。靈源笑曰。汝舉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爲汝累。由是聲譽四馳。道欽七衆。政和末。大師張司成。虛百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時這箇壞也不壞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纒。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傾。月在波心說向誰。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四

釋道震。號山堂。金陵趙氏子也。垂髫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遷潤之普照。得度。久之辭謁丹霞淳。與論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口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次依草堂。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曉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然大悟。趨方丈。堂望見即曰。子微矣。遂爲印可。尋出三遷而至百丈。道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譭黃龍。衲子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書。達洪師張如璧。鑒公命震以從衆望。而主事者請教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爲護佛法。何謝之有。況我與之素昧平生。於是主事惡退。故仲溫曰。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噫。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而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五

釋法一。號雪巢。卽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產。聲洪氣偉。具大人相。十七試上座。從祖杜淮南欲官之。不就。請去家事。長蘆慈覺師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兒必宿世沙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六

叱曰：汝椰子未擔時，我已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源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爾打葛藤，何不休去歇去。忽拈拄杖遂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說畢脫然而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于本山。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七

釋道旻。賜號圓機。世人稱云古佛。興化蔡氏子也。母夢吞摩尼珠。遂娠。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趣合掌。作禮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稍壯。宦學大梁。棄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遍扣禪林。皆得染指。後親潁山岳禪師。無所入。譚舉世。算拈花迦葉微笑話問之。不契。侍譚行次。譚以杖架肩。長嘯曰。會麼。旻擬對譚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譚便喝。機旋於是頓悟玄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譚曰。便道。旻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三拜。譚首肯印之。後開法于灌溪。遷圓通。以符道濟之記也。學者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宰臣會請。錫以命服。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於是遐邇欽化。少長咸被其法澤。末詳厥終。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八

釋瑞仙。會稽人。幼經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

奮然去家。會試經披荆。精習大小律藏。至戒性如虚空。持者爲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觀。不過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衣謁諸舊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問曰。甚處來。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曰。秦望山高。鑒湖水闊。鑑曰。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曰。猶是業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忽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酬。後開法于慈氏。嘗問僧。三箇臺驄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爾等向甚處與仙上座相見。一衆無能下語。投其機者。終于本山。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九

釋天遊自號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業儒
穎俊逸倫儕鑿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
二處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關適
會王山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
邀其同舟策往廬山削髮不易舊名首
參死心不契依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湛堂
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
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
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

過一著落。在第二師間脫然悟入。出世於雲蓋。還靈巖說法大有湛堂之風。背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脚著地。找斷鼻繩。牧其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為擊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乃故曰。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師聞述。揭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菴於武寧。匾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近百歲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十

釋法因姑蘇嶧山朱氏子也。少汨落俗無意。出釋年二十四始披緇服。不終五夏遽爾遊方。謁慧日雅禪師於東林。慧日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問之。擬對曰。不是不是。忽有所契。呈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慧日戒曰。子雖見已入微。更假著鞭當明大法。於是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四方仰之學者。川流蟻屯。就其隨補。因亦不辭煅煉。隨機說法。宋建炎末盜起。江左乃順流東歸。覺海緇白踵門問道。嘗謂衆曰。汝等當飽持定力。弗憂晨炊。千求外務也。晚年放浪自若。稱曰五松散人。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十一 澄市崇真
釋蘊能號慧日。郡之呂氏子也。少習儒博究經史。年二上二於村落校書。偶於山寺見禪冊在几。閱之似有所得。遂裂衣冠投僧圓具。一鉢遐遊。首參寶勝澄甫禪師。

徵詰酬酢所趣頗異。逕往荆湖方謁永安喜真如。結德山繪諸公。造詣益邁。次抵大瀋參瑋禪師。瑋問曰。桑梓何處。曰。西川。瑋曰。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曰。今日親瞻慈相。瑋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瑋曰。會轉身麼。能提具繞禪床一匝。瑋曰。不是。能趨出。一日瑋問僧。黃巢過後有人收得寶劍麼。僧堅起拳。瑋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瑋喝出。次問。能亦堅拳。瑋曰。也是菜刀子。能便近前攔胸築曰。殺得人即休。瑋笑曰。三十年弄騎馬。今日被驢撲。由是聲播諸方。返蜀初主報恩。次居中巖。室中嘗問崇真。既頭曰。如何是爾空劫已前面目。真忽領悟對曰。和尚且低聲。遂呈偈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時尋時尋不見。今日避時避不得。能印可之。能住持三十餘年。說法不許人錄。臨終書偈辭衆端坐而化。聞維時暴風忽起。煙之所至皆南。舍利道俗斷地亦有得者。心舌不壞。而建塔焉。

系曰。能公不過一校書郎耳。纔觀禪冊便知落處。豈非再來人乎。況乃邀遊諸師之門。不無肯綮。方接大瀋眉睫。即解轉身。其利器固可知矣。焉尤未可。至問收劍因緣。前僧事無入處。而終爲揮下。及能公則別有通霄一路。乃拈葦草而作吹毛。大瀋不免親遭龍鼻一口。公可謂得大機用者歟。大瀋固善爲人師。能公亦不愧爲人弟也。嗚呼。世之師徒賓主相見。能具此風彩作略。

庶不辜遊法海。兩無遺憾。不然總爲無孔鐵鎚負。黃面漢不少矣。勉哉。

成都府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十二

釋宗顯號正覺。瀘川王氏子也。少選爲進士有聲。嘗書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得。忽爾塵境自空。歎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白公。得度。蕭然一衲。隨衆參。一日白公問。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作麼生會。忽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出遊至京都。淮潮遍歷叢林。晚登五祖見演和尚問。未知開板子。難過趙州橋。如何是開板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步一路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見顯便問。是昨日問話僧否。我因爾見處。祇未過得白雲關。在。顯珍重使出。時圓悟爲侍者。乃以白雲關意扣悟。悟曰。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請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耳。次日祖往舒城。顯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記得會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紙候。祖顯悟曰。這漢饒舌。後遊廬山。回舉高峯頂立話。所得之意。白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猶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索達本源。不能到也。顯侍之久。祖鍾愛之。辭返蜀。祖爲小參。復送之以頌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歸。

昭覺白公尚無恙。再侍之聲譽。然初出仕長松。次主保福。大張爐鞴。煥煉四方學者。故龍象多出其轡下焉。

嘉興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十三

釋法常開封人。即丞相薛居正之後也。宣和七年始解塵縛。遐思高舉。遂依長沙益陽華嚴賦公剃髮。受田衣。見者獅王。居必寶社。非法不言。異軌弗顧。深慕大乘。不卜小教。一日閱首楞嚴經。乃廓爾義天淵。通法海。自是肆遊淮泗。放浪湖湘。後至台山。萬年參謁雪巢。一見機語契會。命掌輪牋。未幾請令首衆。爲僧入室。大有風彩。澹然處世。不飾衆緣。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紹興庚子九月望日。語衆曰。吾一月後不復留矣。至十月二十一日。書漁父詞於室門曰。此事楞嚴曾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塵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青畢就榻收足而逝。塔于寺西南。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十四

智策號塗毒。天台陳氏子也。生而聰敏。卓邁群兒。不樂世華。潛思寥廓。幼依護國楚光落髮。授以僧儀。一鉢蕭然。窮三藏。首造國清寂室。光公灑然有省。大往明州。謁萬壽大圓禪師。問甚處來。曰天台。圓曰。曾見智者麼。曰即今亦不少圓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面踉蹌過。圓曰。尚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也。一日辭圓門。送之拊其背曰。寶

所在近。此城非實。策欲往豫章。參典牛遊和尚。道由雲居。風因雪塞。路無客進。履越四十二日。午聞板聲。豁然大悟。及造典牛之門。牛獨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柄把。牛曰。向上事未。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驢足矣。後奉旨住雙徑。大弘典牛之道。四方學者鱗布蟬集。將示寂時。爲文以祭。自危坐傾聽。至云尚響爲之一笑。後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泊然而逝。塔全身于寺東岡之麓。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十五

釋道樞號懶菴。吳興四安徐氏子也。嘗參道場慧禪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何山。移華藏。隆興初。詔遷靈隱。宋孝宗召入內殿。賜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聞乎。對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沈掉二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爲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遙自適。嘗題偈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十六

釋海慧金國人也。幼而英敏。學不由師。魯誥

竺墳過目成誦。初遊講肆。如入龍宮。性相玄途。無不挾其英。而挹其粹也。所以法喜禪悅。飲而飽餐。潛踪五臺。刀耕火種。就巖縛屋。一榻蕭然。如是者十有五稔。一日歎曰。大丈夫當以衆生爲急。溺是胡爲。遂携錫燕都。遍歷禪寺。隨緣演化。七衆雲屯。於是聲播寰宇。道布宸宮。金皇統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創造大儲慶寺於上京宮側。告成極世精巧。幻若天宮。慕師道價降旨。請爲開山第一代。說法賜牒。普度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百萬爲僧尼。次年詔迎旂檀瑞像供養于寺之積慶閣。皇統五年海慧入寂。火浴獲舍利五色無算。光明徹於空表。異香彌旬。金主偕后太子親王百官設供五日。奉分五處建塔。諡曰佛覺祐國大師。次年正月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賜號佛智護國大師。命登國師座。特賜金縷僧伽梨衣并珍異瓶罐寶器。金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奉服法衣。其震丹國王致敬沙門。古所未若於是時也。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十七

釋有權號伊菴。臨安昌化祁氏子也。髫齡出家。十四得度。篤志勤勵。博究群書。十八知有向上。一著殫力參求。首禮佛智裕公於靈隱。時無菴和尚充第一座。權入室請益。菴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權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既有所得。精進益堅。一夕危坐深入禪那。至於達旦。雖行粥至忘乎展鉢。隣僧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

沙門釋如惺 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一慧溫

釋德昇號頌庵。漢州何氏子也。幼溺塵滓。

稍長夢醒。二十得度游心講席。三學四衆以。

義虎推焉。忽以支解。自嫌翻然易輒。更衣。

頂笠謁文殊道和尚。懇示佛法省要之旨。

道說偈曰。契丹打破波斯案。奪得寶珠村。

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昇。

將擬對道。叱曰。莫錯。於是退參三年。方領。

前旨。入闕鼓山禮觀竹庵。問國師不跨石。

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曰。問言語。言下。

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昇曰。聞。

時富貴見後貧窮。釋慧溫號羅菴。產于福州。

鄭氏。與昇同依竹庵於東。未幾因竹庵謝。

事。自以。胸大而未凝然。又謁高庵悟南華。

易草堂諸著。皆蒙賞音。會竹庵遷閩。乾。

元。溫復歸省庵。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

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溫釋然悟入。呈。

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詞風。昨夜。

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竹庵肯之。後住。

通州狼山。與昇共樹竹庵赤幟爲一方良。

導也。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二善能

釋自圓號普雲。綿州雍氏子也。夙有靈根。

少能割愛。卸欲格如魚脫網。入法苑似。

鳳棲梧。十九試經得頌詞牒。染衣之後先。

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良璧。淹流教海五。

祀。而後出關南下。參遊四衆咸推英俊。遍。

扣尊宿。始入龍門。偶步廊廡。觀繪壁間胡。

人之像。忽爾有省。至夕白于高庵。庵舉法。

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

人會。須得人譯之。庵即笑。火示之曰。我爲。

汝譯了也。圓於言下。大悟呈偈曰。外國言。

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

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高庵遣侍佛眼。眼。

曰。吾道東矣。釋善能亦高庵嗣法門人。其族。

嚴陵未詳姓氏。一日高庵普請擇菜。次庵。

知其緣熟。忽以貓兒擲能懷中。能擬議。

被庵攔胸踏倒。豁然大悟起。惟吟笑而已。歷。

侍既久。德馨遠聞。緇素傾心。天人擁出。住持。

福州中際大闍宗風。世稱雙樹法幢云。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三

釋彥充號肯堂。杭之於潛盛氏子也。幼卽慧。

性朗然。善根內著。生而知有願脫鹿羂。遂。

依明空院釋義堪。薙髮。五夏學律。一鉢孤。

征。逕造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僧舉。東。

林顯示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

藥鐵釘飯。一任汝等咬嚼。彥竊喜之。直詣陳。

所見解。東林謂曰。據汝所見處。正坐在鑑。

覺中也。彥盡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專。

注一心。精勤參究。一日聞傍僧舉南泉道。

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乃默自覺曰。

打草祇要蛇驚耳。次日入室東林問。那裏。

以手觸之。頓然大悟。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濤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深加稱賞。一日問權。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對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據此詞。佛罵祖去在。權於是深自韜晦。寄跡湖湘江浙之間十年。然後或依應菴。或見大慧。凡明眼宿德躬往禮謁。無庵出主道場。召權分座說法。自是聲播諸方。未久有華藏之命。開堂云。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曰。顛顛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猛油煎。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糊塗上樹尾連頭。師曰。道無橫徑。立處孤危。然此三大老而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出。可與佛祖齊眉。雖然如是。忽有箇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了也。適來說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告偈而逝。茶毘齒舌不壞。舍利五色者無數。而建塔焉。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彦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也。彥擬開口。驀然被林攔胸一拳。頓即大悟。汗流浹背。點首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哉。呈偈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深然之。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其慈傳四

釋其慈號元庵。通川李氏子也。總角卽慕空寂好遊伽藍。繼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圓頂受具。足大小乘戒。潔肅冰雪。解慧日隆。耽嗜貝文。遍遊講肆。聽圓覺修多羅。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呈似諸座講師。無能識者。歸舉受業師。師以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百千公案無出此頌也。師乃叱出。因而南遊。廬阜掛錫圓通。時出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慈聞豁然。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復呈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出庵頌之。於是聲揚四表。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誨誘學者。大屠龍之手焉。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五 安分

釋安永號木庵。閩縣吳氏子也。永生具道質。行止肅然。身汨愛纏心懷遐舉。弱冠雄

髮高標物外。聞有別傳之道。乃謁懶菴禪師於雲門。入室之際。菴顧而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永條然契悟。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永曰。怎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揚。下入處。始得。凡所說法。箇明如此。時有安分菴主。少與永共謀業於安國。後永偕依懶菴。不契。辭謁大慧於徑山。行次錢塘江干。仰瞻宮闕。忽聞街司喝侍郎來。分忽大悟。偈曰。幾年個事掛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竟回西禪。懶菴迎之。付以伽梨衣。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六

釋曇密號混源。天台盧氏子也。生卽英敏。穎異匪凡。幼失廕天。志懷高邁。初依邑之資福道榮研窮竺教。十六間具足戒。登大僧籍。大小律部。瑩無瑕疵。精習天台教觀。而於頓漸偏圓性具理毒之旨。如指諸掌。一日歎曰。教乘之妙。無得而稱。但未離於名言終非見性。不若更衣從別傳之學。倘有隙見。足快生平。聞大慧唱道徑山。腰包禮謁。又訪雲巢。一此庵元諸公。皆無省發。於是從闍而之。泉南投教忠光和尚。傳誦維那。聞忠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呈偈。忠詰玄沙未徹之語。對辭無滯。始囑曰。子

此後方可見大慧也。於是受教辭往。梅陽服勤四載。慧祥登座焉。出世奉詔住持淨慈大弘教忠之道。戶外之履常滿。示寂塔于本山之西北隅。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威傑傳七

釋威傑字密庵。福州鄭氏子也。其母夢藍山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遍參知識。最後謁應庵華和尚於衢州明果庵。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庵頷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常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微詰詞無痕。雖未付衣鉢。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住衢州烏巨庵。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主徑山及靈隱。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板子。有般漆桶漢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如何是向上關。板子何異開眼尿床。我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老僧今日布施大眾去也。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個。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個。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擔播。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又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和尙有老婆心。峯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又問。如何是和尙無老婆心。峯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我當時若見他怎麼說。好向他道。爾若自瞥地去。自

然不落這聖凡窠臼也。又舉婆子燒庵話

畢師曰。這個公案叢林中多有拈提者。老僧

今日裂破面皮。不免對衆納敗闕。一上。定

要諸方檢點明白。乃召衆曰。這婆子住處深

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鑿花。寒巖中發

焰。這僧孤身過過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潑

天潮頭。到底自無涓滴。仔細檢點。將來敲

枷打鎖。則不無。若謂佛法二人俱未。夢見

在。今老僧與麼提提。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

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卓

拄杖曰。盡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

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得了淨

裸。赤洒洒。不可把達磨一宗掃地而盡。

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

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

全提在。師曰。劍去久矣。方乃刻舟。拈拄杖

卓一卓下座。

饒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光傳八法篇

釋祖先字破庵。廣安王氏子也。幼歲出家力

參祖道。夜不安寢。一衲隨身。密庵大弘

臨濟之宗。遂腰包參謁。密庵知是大器。深

加錘拶。一日密庵上堂示衆。忽有省。後密

庵住靈隱。命師分座。偶有道人問曰。獅獅

捉不住時奈何。師曰。用捉作什麼。如風吹

水自然成文。有講楞嚴座主。求示。師說

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

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時

有石田法薰參師。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話詰之。薰對曰。焦磚打破連底凍。赤眼撞

著火柴頭。師領之。後出世爲嗣法焉。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九

釋崇岳字松源。處州龍泉吳氏子也。隆興二

年得度於杭之西湖白蓮精舍。參方最久。後

謁密庵傑和尚。聞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話。忽大悟。遂得心印。因密庵還靈

隱。命居第一座。久之出世首住平江澄照。

次居江陰光孝。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寧宗慶

元三年詔住靈隱。三易寒暑。乞老。退居寺

之東廡。嘉泰二年八月四日手書別公卿。垂

語示學者曰。有大力量人。因甚極脚不

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貼囑弟子以

圓法是務。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

警轉玄關。佛祖同措。加趺而逝。壽七十一。

臘四十。塔全身于北高峯之原。得法者香山

光睦雲居善開。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

釋師範字無準。蜀之梓潼羅氏子也。年九歲

依陰平山道欽和尚出家。讀書過目成誦。

南宋紹熙六年始腰包遊於成都正法寺。請

益堯和尚坐禪工夫。堯曰。禪是何物。坐的是

誰。師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如廁。因提前話

有省。明年出遊廣浙。謁佛照於育王。照問

何處人。曰。劍州。又問。帶得劍來麼。師便喝。

佛照笑曰。這鳥頭子也亂做。師貧無資。難

髮。故人目之曰。鳥頭子。破庵居靈隱。師侍

次時有一道者問破庵。獅獅子捉不住。奈

何。破庵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

師於言下大悟。未幾同月石溪公遊天台

雁宕。時雪峯雲和尚住瑞巖留師分座。夜

夢一偉人。手持把茅授與師。次日明州清

涼寺專使迎師。方入院見伽藍神牌書茅姓。

然其衣冠與夢所見無異。住三年遷魚山

次雪竇。又奉旨領主阿育王。久之補雙徑。

無何召入大內修政殿說法稱旨。賜金襴

衣加佛鑑禪師之號。師住徑山。其殿宇兩

遭回錄。皆兩復新之。又去寺四十里築室

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次於其西

數百步。結庵爲歸藏之所。又建重閣其上。

藏朝廷所賜御翰。師之先世居蜀。遇亂絕

嗣。乃於山中設祠祀俗之祖父。事聞於

朝。賜額曰圓照。以徵其孝思。宋淳祐戊申

乃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是年三月旦日

疾作。遂升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

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強出來。將從前說

不到的盡情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

衣曰。足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衆親書

遺表遺書數十言。而與客言笑諧謔如平時。

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

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

七日。遺表上聞。帝遣中使降香賜幣帛。奉

全身塔于圓照。

鄉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十一附白雲海

釋道悟號佛光。陝西蘭州冠氏子也。師生即

齒髮俱長。具大人相。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

不聽。乃絕食幾死。遂捨入里中寺祝髮。閱

二年偶宿臨洮灣子店。夢梵僧振聲喚覺。

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勝。說偈曰。見

也羅見也羅遍虛空只這個遂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問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欲參方去。母問汝將何之。答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先是熊耳山有白雲海禪師。雖住古刹不畜一徒。人或問和尚何不擇一法嗣去。海曰。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曰幾時至。海曰。行脚了也。師腰包將至。海命侍者鳴鐘集衆曰。我關西弟子來也。然此寺原是郭子儀所建。今渠自來住持。汝當迎之。師方入門。海遂見便云。相公來何暮也。師進前曰。請海大笑。竟授與衣法。令繼其席。自即退隱寺側。先有群盜盤踞劫民受其害。或請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非解其說。後師居寺方三日。乃率衆往擒盡縛之。破其穴。將欲盡誅。賊哀乞命。師從容謂曰。汝劫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不爲非。師爲說偈剃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始信師實郭公之再來也。宋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師方出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園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會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凡塵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於臨洮大勢寺結夏。蘭圓覺經謂衆曰。此席將半。吾當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參爲衆談第一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覺藥去。侍僧將出門。

師已歿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有九。弟子學全身建塔焉。系曰。迦葉聞郭羅王三奏樂則三起舞。非習氣其誰耶。昔郭郭陽能爲國討賊拯民於塗炭。今爲佛光居寺方三日便擒群盜。得非習氣使然者乎。觀其著白衣騎黃犢而吹笛遊洛。自稱於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此又不可思議也矣。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鑒傳十二

釋曉鑒字仲溫。宋詳氏族。歷參叢席。頓明大事。四衆推重。晚歸羅湖之上。杜門却掃。不與世接。惟以生平之所見聞諸方尊宿。提唱之語及友朋談議。論宗教之言。或得於殘碑蠹簡。有關典謨之說。皆會萃成編。曰羅湖野錄。其所載者皆命世宗匠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敏捷。醇酢之雄偉。氣格之弘曠。可以輔宗乘訓。後學抑起人于至善。是故閱者不忍釋手云。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十三

釋禪惠即名山人也。家世業儒。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見以僧勸戲之。遂棄儒從釋。力參祖道。得大開悟。初出住邑天寧寺。出入必策馬乘輿。諸耆宿言以佛法貴乎苦行。固不宜乘輿馬服綺繡。師答以偈曰。文殊駕獅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無妨。凡所說法機鋒敏捷。有語錄行世。

巴川宜密院沙門釋顯嵩傳十四

釋顯嵩西蜀重慶銅梁李氏子。飽參倦遊出世住巴川之宜密院。三十年跡不出閭。紹興中集衆說偈曰。八十年中嘗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個共商量。不是山僧收舖早。言訖端坐而逝。茶毘舍利無算。時有淨業和尚。石照文氏子。少業屠。有羊方乳二羔。將殺之。二羔銜其刀跪伏於門。若乞母命。師感歎棄家爲僧。力參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羅刹心。今朝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十五

釋法全字無庵。崑山陳氏子。生有偉質。溫粹不凡。幼請父母從道川禪師爲僧。參請精勤。志明大事。一日行靜濟寺殿前。偶觸首於柱。忽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不自知。自此遍遊名山。業廣道價日益。乾道中將示寂。衆求遺偈。師瞠目下視。衆又請。遂援筆書無無二字。端坐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臨安徑山沙門釋道冲傳十六

釋道冲字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也。首參杭之妙果曹源生和尚。大悟玄旨。出世嘉禾之天寧。次遷蕪山雪峯。無何奉旨住四明天童三年。詔補靈隱。時京兆尹建法華寺。特奏請師爲開山第一代。允之未赴。宋理宗降勅命主杭州雙徑。師謂衆曰。不赴法華。則不信達徑山之命。則不恭。既失恭與信。何以爲後學法。遂幡然就法華開堂。月餘即啣旨登徑山。於是一衆響合歡聲若雷。

偽趙建賢寺安令首尼傳二

安令首。本姓徐東莞人也。父仲仕爲趙爲外兵。郎令首幼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閑靜。以佛法自娛不願求婚。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首曰。端心業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首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二親耶。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茵支子磨麻油。傳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說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來。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生死大苦。海向得其邊。仲還許之。首便剪落從澄。乃淨檢足受戒。立建賢寺。澄以石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深。灌與之。博覽群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詳遠。一時道學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聖六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石虎敬之。擢爲父仲爲黃門侍郎。清河太守。

司州西寺智賢尼傳三

智賢。本姓趙。常山人也。父珍扶柳縣令。賢幼有雅操。志業貞立。及在緇衣。戒行修備。神情凝遠。曠然不雜。太守杜霸篤信黃老。憎嫉

弘農北岳妙相尼傳四

妙相。本姓張名珮華。弘農人也。父茂家素富盛。相早習經訓。十五適太子舍人北地皇甫。達達居喪失禮。相惡之。告求離絕。因請出家。父並從之。精勤蔬食。遊心慧藏。明達法相。住弘農北岳蔭林。面野。因徒處甚多。悅志閑曠。適影其中。二十餘載。勵精苦行。久而彌篤。每說法度人。常懼聽者不能專志。或涕泣以示之。是故其所啓訓。皆能弘益。晉永和中。弘農太守請七日齋。座上白衣。諸請佛法。言挾不遜。相正色曰。君非直見慢。亦大輕邦宰。何用無禮。苟出人間耶。於是稱疾而退。當時道俗咸歎服焉。後枕疾累日。臨終怡悅。願語弟子曰。不問窮達。生必有死。今日別矣。言絕而終。

建福寺康明威尼傳五

北永安寺曇備尼傳六

鑾備本姓陶丹陽建康人也。少有清信。願修
 正法。而無有昆弟。獨與母居。事母恭孝。宗
 黨稱之。年及笄。嫁徵幣弗許。母不能達。聽
 其離俗。精勤戒行。日夜無怠。晉穆皇帝禮接
 敬厚。常稱曰。久看更佳。謂章皇后何氏曰。
 京邑比丘尼。少有鑾備之儔也。到永和十年
 后。爲國立寺于定陰里。名永安。今因之何
 虛導物。未嘗有矜慢之容。名譽日廣。寺名謙遠近

①升平二歲②③按二歲④⑤(爲一)⑥⑦郎二部⑧⑨(以一)⑩⑪苗子二燕部⑫⑬脂部⑭⑮脂一⑯⑰產二端部⑱⑲學二
 ⑳(五十)等部㉑(方)通部㉒㉓六二⑴㉕父一⑴㉖按二秋⑴㉗(從)十容⑴㉘百二十⑴㉙云十(云)⑴㉚十
 ⑴㉛德二德部⑴㉜而二四⑴㉝從二從⑴㉞影二影⑴㉟剛二漢⑴㊱成二感部⑴㊲行二估⑴㊳立二延⑴㊴小二
 ⑴㊵二⑴㊶行二集⑴㊷永二入⑴㊸楚二世⑴㊹世⑴㊺弟二弟⑴㊻價二價⑴㊼有二繁⑴㊽當二當
 ⑴㊾之⑴㊿之一⑴㊽一⑴㊾二斤⑴㊿十(四)⑴㊽之⑴㊾爲⑴㊿赴⑴㊽也⑴㊾二入

者。願於七日之內見佛光明。五日中午。暫寺東林樹。靈光赫然。即以告衆。衆皆欣敬。加悅服焉。寺主法弘。後於光處起立禪室。初。玉在長安。於前街書寺。見紅白色光。燭耀左右。十日小歇。後六重寺沙門。四月八日。於光處得金彌勒像。高一尺云。

建福寺道。瓊尼傳四

道。瓊。本姓江。丹陽人也。年十餘。博涉經史。成戒已後。明達三藏。精勤苦行。晉太元中。皇太后美其高行。凡有所修。福多。遷斯寺。富貴婦女爭與之遊。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處處安置。彭城寺金像二軀。帳座。完具。瓦官寺彌勒行像一軀。寶蓋瓊珞。南建興寺金像一軀。雜事。鑿蓋於建福寺。造臥像并堂。又。製菩薩行像。供養之具。靡不精麗。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無量壽像。以其年四月。十日。像放眉間相光明照寺內。皆如金色。道俗相傳。咸來修敬。瞻觀神輝。莫不歡悅。復以元皇后遺物。開拓寺南。更造禪房云。

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傳五

道壽。未詳何許人也。清和恬寂。以恭孝見稱。幼受五戒。未嘗起犯。元嘉中。遭父憂。因毀遺疾。自無痛癢。唯黃瘠骨立。經歷年歲。諸治不廖。因爾發願。願疾愈得出家。立誓之後。漸得平復。如願出俗。住祇洹寺。勤苦超絕。誦法華經三千遍。常見光瑞。元嘉十六年九月七日。夜中寶蓋垂覆其上云。

吳太玄臺寺釋玄深尼傳六

玄深。本姓路。吳郡人。安荷女也。宣驗記云。即安荷女也。年十餘。身嬰重病。良藥必進。日增無損。時。委玄臺寺。釋法濟。請安。荷曰。恐此疾由業非。藥所消。貧道按佛經云。若屬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皆獲甄濟。若能與女並捐棄邪俗。洗滌塵機。專心一向。當得痊愈。安荷然之。即於宅上。設觀世音齋。深心潔意。頓誠戴仰。扶疾稽顙。專念相續。經七月初夜。忽見金像高尺許。三摩其身。從首至足。即覺沈痾都然消愈。既驗。驗在躬。遂求出家。住太玄臺寺。精勤匪懈。誦法華經。榮食長齋。三十七載。常懸心注想。願生兜率。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經。不測所終。

南安寺釋慧瓊尼傳七

慧瓊者。本姓鍾。廣州人也。履道高潔。不味魚肉。年垂八十。業彌勤。常衣褐麻。不服綿繒。綱紀寺舍。兼行講說。本經生廣陵。南安寺。元嘉十八年。宋江夏王世子母王氏。以地施瓊。瓊立爲寺。號曰南外永安寺。至二十二年。蘭陵蕭承之。爲起外國塔。瓊以元嘉十五年。入道。晉提寺。掌殿坊宇。皆悉嚴麗。因移住之。以南安施沙門慧智。瓊以元嘉二十十年。隨孟顓之曾孫。至破岡。綱卒。勅弟子云。吾死後。不得埋藏。可俾人剝裂身體。以臥臥衆生。至於終。雖不忍割。乃造句容縣。舉著山中。欲使鳥獸自就。噉之。經十餘日。儼然如故。顏色不異。令使村人以米散屍邊。鳥食遠處米。盡近屍之粒。皆存。弟子慧明。在都聞之。奔馳奉迎。還葬高座寺前。潤墳上。起塔云。

南皮張國寺普照尼傳八

普照。本姓董。名悲。多海安陵人也。少秉節概。十七出家。住南皮張國寺。後從僧遊學。廣陵建興精舍。率心本法。因聚嘉之友。師其當。亡。杜於麋。而苦行絕倫。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因感發疾。雖劇。而篤情深信。初。自不改。專意祈誠。不捨日夜。不能下地。枕上叩頭。懺悔時息。如常。誦法華經。一日三卷。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絕。兩食頃。題云。向西行中道。有一塔。塔中有一僧。閉眼思惟。誓問何來。答以其事。即問僧曰。此處去某甲寺幾里。答曰。五千萬里。路上有草及行人。皆無所識。時風雲高。塵區。嚴淨。西而尤明。意欲前進。僧乃不許。因爾迴還。豁然醒悟。後七日而卒。時年二十五也。

梁郡築戈村寺釋慧木尼傳九

慧木。本姓傅。北地人。十一出家。師事慧超。受持小戒。居梁郡築戈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兼通雜經。木母老病。口中無齒。木嚼脯飭母。爲口不淨。不受大戒。白衣精勤。懺悔自業。忽見成壇。與天皆黃金色。舉頭仰視。南見一人。著褐衣。衣色悉黃。去木或近或遠。語木曰。我已授汝戒。尋復不見。木不以語人。多諸感異。皆類此也。木兄聞欲知。乃詐之曰。汝爲道積年。竟無所益。便可養髮。當爲訪婿。木聞心愁。因述所見。即受其戒。臨受戒夕。夢人口授戒本。及受戒。竟再覽便誦。宋元嘉中。造十方佛像。并四部戒本。及羯磨。磨施四衆云。

吳縣南寺法勝尼傳十

法勝。本姓董。名悲。多海安陵人也。少秉節概。十七出家。住南皮張國寺。後從僧遊學。廣陵建興精舍。率心本法。因聚嘉之友。師其當。亡。杜於麋。而苦行絕倫。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因感發疾。雖劇。而篤情深信。初。自不改。專意祈誠。不捨日夜。不能下地。枕上叩頭。懺悔時息。如常。誦法華經。一日三卷。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絕。兩食頃。題云。向西行中道。有一塔。塔中有一僧。閉眼思惟。誓問何來。答以其事。即問僧曰。此處去某甲寺幾里。答曰。五千萬里。路上有草及行人。皆無所識。時風雲高。塵區。嚴淨。西而尤明。意欲前進。僧乃不許。因爾迴還。豁然醒悟。後七日而卒。時年二十五也。

梁郡築戈村寺釋慧木尼傳九

慧木。本姓傅。北地人。十一出家。師事慧超。受持小戒。居梁郡築戈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兼通雜經。木母老病。口中無齒。木嚼脯飭母。爲口不淨。不受大戒。白衣精勤。懺悔自業。忽見成壇。與天皆黃金色。舉頭仰視。南見一人。著褐衣。衣色悉黃。去木或近或遠。語木曰。我已授汝戒。尋復不見。木不以語人。多諸感異。皆類此也。木兄聞欲知。乃詐之曰。汝爲道積年。竟無所益。便可養髮。當爲訪婿。木聞心愁。因述所見。即受其戒。臨受戒夕。夢人口授戒本。及受戒。竟再覽便誦。宋元嘉中。造十方佛像。并四部戒本。及羯磨。磨施四衆云。

吳縣南寺法勝尼傳十

法勝。本姓董。名悲。多海安陵人也。少秉節概。十七出家。住南皮張國寺。後從僧遊學。廣陵建興精舍。率心本法。因聚嘉之友。師其當。亡。杜於麋。而苦行絕倫。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因感發疾。雖劇。而篤情深信。初。自不改。專意祈誠。不捨日夜。不能下地。枕上叩頭。懺悔時息。如常。誦法華經。一日三卷。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絕。兩食頃。題云。向西行中道。有一塔。塔中有一僧。閉眼思惟。誓問何來。答以其事。即問僧曰。此處去某甲寺幾里。答曰。五千萬里。路上有草及行人。皆無所識。時風雲高。塵區。嚴淨。西而尤明。意欲前進。僧乃不許。因爾迴還。豁然醒悟。後七日而卒。時年二十五也。

吳縣南寺法勝尼傳十

僧端廣陵人也。門世奉佛。妹篤信。誓願出家。不當婢。採而姿色之美。有聞鄉邑。富室湊之母兄已許。臨迎之三日。宵遁佛寺。寺主置於別室。給其所須。并請觀世音經二日。能誦兩淚。稽顙晝夜不休。過三日。後於禮拜中見佛像。語云。汝婿命盡。汝但精勩勿懷憂念。明日其婿爲牛所觸亡也。因得出家。堅持禁戒。攝心空閑。似不能言。及辯屈折名實。其辭臺臺誦大涅槃經五日一遍。元嘉十年南遊上國。住永安寺。綱紀衆務。均愛等接。大小悅服。久而彌敬。年七十餘。元嘉二十五年而卒。弟子普敬甚要。皆以苦行顯名。並誦法華經。

善妙。本姓歐陽。繁縣人也。少出家。性用柔和。少瞋喜。不營好衣。不食美食。有妹媚。工蠟居。無所依託。攜一稚子。寄其房內。常聞妙自慨。生不值佛。每一言此流涕。歎歎悲不能已。同住四年五年。未嘗見其食。妹作食熟呼妙共食。妙云。適於某處食竟。或云。四大不好。未能食。如此積年。妹甚恨愧。自言。無福媚亡。更無親屬。攜兒依姊。多所穢亂。姊常見厭。故不與共食耳。流淚而言。言已欲去。妙執其手。喻之曰。汝不解我意。我幸於外得他供養。何須自損家中食。汝但安住。我不久應還行。汝當守屋。慎莫餘去。妹聞此而止。自續作布買數斛油。瓦壺盛之。著庭中。語妹云。擬作功德。慎勿取也。至四月八日夜半。以布自纏而燒其身。火已親。頂命其妹。令呼維那打磬。我

廣陵僧果尼傳十四

僧果本姓趙名法祐。汲郡修武人也。宿抱
誠信純篤自然。在乳哺時不過中食。父母嘉
異。及其成人。心唯專到緣微參差。年二十七
方獲出家。師事廣陵慧聰尼。果戒行堅明。禪
觀清淨。每至入定。輒移晷曉。綿神淨境。形若
枯木。淺識之徒。或生疑。及元嘉六年。有外
國舶主難提。從師子國載比丘尼來。至宋都
住景福寺。後少時問果曰。此國先來已曾有
外國尼未。答曰。未有。又問。先諸尼受戒。那得
二僧。答曰。從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發起。受
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愛道八
敬得戒。五百釋女。以愛道爲和上。此其高例。
果雖答然。心有疑。具諮三藏。三藏同其解
也。又諮曰。重受得不。答曰。戒定慧品。從微
至著。更受益佳。到十年舶主難提。復將師
子國鐵薩羅等十一尼。至先達諸尼已通宋
語。請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境界。次第重受三
百餘人。十八年年三十四矣。時宴坐經日。維
那故觸。謂言已死。驚告寺官。寺官共視。見果

唯三連 ☰ 43
白二四 ☱ 60
及三反 ☲ 53
〔受〕一 ☳ 62
然十(而如) ☴ 69
重受得二
得重受 ☵ 57
至二之 ☶ 63
鐵三錢 ☷

二〇六三 比丘尼傳卷第二

九二九

①少出家二不知何許人也 ②(或云東寺)一 ③百十(餘) ④兩三寒 ⑤(不避風來)一 ⑥遂十(得) ⑦並二益 ⑧從一眷
 ⑨詢二(詢) ⑩(詢) ⑪右二若唯 ⑫疾一 ⑬華十(戒) ⑭傳十一二 ⑮二十 ⑯探二緣 ⑰心二念 ⑱折二折
 ⑲而一 ⑳傳十二二 ㉑五 ㉒風一 ㉓足二戒 ㉔肅二以 ㉕行者二者行 ㉖患二心 ㉗情二情 ㉘
 ⑳十 ㉙過二善 ㉚(馬)一 ㉛傳十三二 ㉜十六 ㉝於十(法) ㉞敬軟二軟軟 ㉟(年)一 ㊱貧一貧 ㊲云十
 ㊳(我) ㊴恨愧二愧愧 ㊵不久應二寄 ㊶止十(妙乃) ㊷期二頃 ㊸云十(欲) ㊹命十(猶) ㊺反二反 ㊻益二
 ㊼豎 ㊽士二士 ㊾七十(八) ㊿之十(耳故止) ㊿(耳) ㊿傳十四二 ㊿二十七 ㊿疎二星 ㊿誠信二信解

身冷肉強。唯氣息微轉。始欲昇徙。便自開
眼。語笑尋常。於是愚者駭服。不知所終
也。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傳十五

靜稱本姓劉名勝諱郡人也。戒業精苦。誦經四十五萬言。寺傍山林無諸畧難。遊心禪默。永絕塵勞。曾有人失牛推尋不已。夜至山中。望寺林火光熾盛。及至都無。常有一虎隨稱去來。稱若坐禪蹲踞左右。寺內諸尼若犯罪失不時懺悔。虎即大怒。悔罪便悅。稱後暫出山道遇一北地女人。造次問訪欣然若舊。女姓仇名文姜。本博平人也。性好佛法。聞南國富道關開託避得至此土。因遂出家。既同苦節。二人不資糧米。餌麻朮而已。聲達虜都。虜謂聖人。遠遣迎接。二人不樂邊境。故穢聲迹危行言遜。虜主爲設餽饌皆悉進。噉。因此輕之不復拘留。稱與文姜復還本寺。稱年九十三。無疾而卒也。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十六

法相。本姓侯。微煌人^田也。履操清貞才識英拔。篤志好學不以屢空廢業。^田清安貧竇。不以榮達移心。出適傅氏。家道多故。符堅敗績。眷屬散亡。出家持戒信解彌深。常割衣食好者^田施。慧宿尼。寺僧諫曰。^{*}慧宿^田質野言不出口。佛法經律曾未厝心。欲學禪定又無師範。專頌拙訥是下愚人耳。何^田不種以上田而修此下福。答曰。^田田之勝負唯聖乃知。我既凡人寧立取捨。遇有如施何闕作意耶。^{*}慧宿後建禪齋七日。至第^田三夜與衆共坐。衆起不

起。衆共觀之。堅如木石。牽持不動。或謂已死。後三日起。起後如常。衆方異之。始悟法相深相領照矣。其如此類前後非一。相年遠桑榆。操行彌篤。年九十餘。元嘉末卒也。

東青園寺業首尼傳十七

業首。本姓張。彭城人也。風韻儀峻。整戒行清。白。深解大乘善攝妙理。彌好禪誦。造次無怠。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異。文帝少時從受三歸。住永安寺供施相續。元嘉二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立寺舍。名曰青園。齋肅徒衆。甚有風規。潘貴妃歎曰。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五年。爲首更廣寺。西創立佛殿。復拓寺北。造立僧房。賑給所須。寺業興立。衆二百人。法事不絕。春秋稍高。仰者彌盛。累以著艾。自陳疾成。不許。年九十。大明六年而卒。時又有淨哀寶英。佛法林。並以立身清潔。有聲京縣。哀久禪誦。任事清允。泰始五年卒。英建塔五層。閣理有勤。蔬食精進。泰始六年卒。林博覽經律。老而不懈。元徽元年卒。又有弟子曇實。兼通禪律。簡絕榮華。不謁朝市。元徽六年卒。

景福寺法辯尼傳十八

法辯。丹陽人也。少出家爲景福寺慧果弟子。忠謹清慎。雅有素檢。弊衣蔬飯。不食薑辛。高節之譽早盛京邑。楊州刺史瑯琊王郁甚相敬禮。後從道林寺外國沙門曇良耶舍詣稟禪觀。如法修行。通極精解。每預衆席。恒如睡寐。膏在齋堂。衆散不起。維那驚觸如木石焉。馳以相告。皆來就視。須臾出定。言語尋

常。衆咸^⑤欽服倍加崇重。大明七年而卒。年

六十餘。先是初二日上定林寺超法師夢一宮城莊嚴顯麗。服玩光赫。非世所有。男女俱裝飾充滿其中。唯不見有主。卽問其故。答曰。景福福法辯當來生此。明日應到。辯其日唯覺肉戰。卽遣告衆。大小皆集。自云。有異人來我左右。乍顯乍晦。如影如雲。言訖坐絕。其後復有道照僧辯。亦以精進知名。道照本姓楊。北地徐人也。飯蔬誦經爲臨智王之所供養。江陵三層寺道綽尼傳十九。

道綜。未詳何許人。住江陵三層寺。少不以出衆居心。長不以同物爲汚。賢愚之際。從通而已。跡雖混成。所度潛廣。以宋大明七年三月十五日夜。自練油火。關籟既然。耳目就毀。誦詠不輟。道俗咨嗟。魔正同駭。率土聞風。皆發菩提心。宋徵士劉虬雅相宗敬。爲製偈贊云。

竹園寺慧濬尼傳二十
慧濬，本姓陳，山陰人也。幼而穎悟，精進邁群。旦輒燒香，運想禮敬。移時，中則菜蔬一飯，鮮肥不食。雖在居家，有如出俗。父母不能割其志。及年十八，許之從道。內外墳典，經眼必

九四〇

①結二傳◎②語二設◎③恩二通◎④服二伏◎⑤〔也〕一自◎⑥傳十五二十八◎⑦郡十〔章〕◎⑧望十〔足〕◎⑨有十〔者〕◎
 悔罪二懺悔若克虔乃怡◎⑩訪二訊◎⑪仇二次◎⑫富道則一道官◎⑬人十〔並〕◎⑭精米二五穀◎⑮也二〔之〕◎⑯傳
 十六二十九◎⑰也一自◎⑱前二情◎⑲施十〔人〕◎⑳禁二德◎㉑素二安◎㉒不種以二不種◎㉓田二由◎
 三十〔日〕◎㉔或一成◎㉕逮二逮◎㉖傳十七三十◎㉗儀二觀◎㉘二二三◎㉙素二齊◎㉚振二簪◎㉛立二顯◎
 〔前〕一自◎㉜立二治◎㉝潔二約◎㉞久十〔智〕◎㉟寅二儀◎㊱關二院◎㊲景二彰◎㊳法靜尼二尼法靜◎㊴傳十八
 二三十一◎㊵果十〔尼〕◎㊶傳二德◎㊷飯二食◎㊸金童二廿五◎㊹相二想◎㊺喜堂榮二堂喜◎㊻欽二歡◎

誦深禪祕觀無不必入。靜而無競和而有節。朋遊舊狎未嘗戲言。宋。宰江夏王義恭雅相推敬。常給衣藥四時無爽。不蓄私財悉營寺舍。竹園成立落之功也。禪味之樂老而不衰。年七十三。宋大明八年。而卒。葬于傳山。同寺。有化尼。聰顯卓秀。多誦經律。蔬食苦節。與落齊名。

普賢寺寶賢尼傳二十一

寶賢。本姓陳。陳郡人也。十六丁母憂。三年不食穀。以菽芋自資。不衣。縗纈不坐床席。十九出家住建安寺。操行精修博通經律。宋文皇帝深加禮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給錢一萬。明帝即位賞接彌崇。以泰始元年勅爲普賢寺主。二年又勅爲都邑僧正。其有威風明斷如神。善論物理。屈。枉必釋。秉性剛直無所傾撓。初晉興平中淨懷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戒指從大僧。影福寺惠果淨音等。以諸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國土無二衆。但從大僧受得具戒。惠果等後遇外國鐵薩羅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從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重受具戒。非謂先受不得。謂是增長戒善耳。後諸好異者。盛相傳習典制稍虧。元徽二年法律頒師。於普興寺開十誦律。顯其日有十餘尼。因下講欲重受戒。寶乃遣僧局齋命到講座。鳴木宣令諸尼。不得輒復重受戒。若年歲審未滿者。其師先應集衆懺悔竟。然後到僧局。僧局許可。請人監攷方得受耳。若有違拒即加擯斥。因茲已後矯競暫息。在任清簡。才兼事義。安衆惠

下。蕭然寡欲。世益高之。年七十七。昇明元年卒也。

普賢寺法淨尼傳二十二

法淨。江北人也。年二十值亂隨父避地秣陵門修釋教。淨少出家住永福寺。戒行清潔明於事理。沈思精研深究義奧。與寶賢尼名輩略齊。宋明皇帝異之。泰始元年勅住普賢寺。宮內接遇禮兼師友。二年勅爲京邑都維那。在事公正確然殊絕。隨方引汲歸德如流。荆楚諸尼及通家婦女。莫不遠修書牘求結知識。其陶冶德風皆類此也。諸其戒範者七百。年六十五。元徽元年卒也。

蜀郡永康寺慧羅尼傳二十三

慧羅。本姓周。西平人也。少出家常營燒身供養三寶。泰始末言於刺史劉亮。亮初許之。有趙處思妾王氏。璧塔。羅請塔上燒身。王氏許諾。正月十五日夜將諸弟子。齋持油布往至塔所。裝束未訖。劉亮遣信語諸尼云。若羅尼果燒身者。永康一寺並與重罪。羅不得已於此便停。王氏大瞋云。尼要名利詐現奇特。密實內人作如此事。不爾夜半城內那知。羅曰。新婦勿橫生煩惱。捨身關我傍人豈知。於是還寺斷殺服香油。至昇明元年於寺燒身。火來至面誦經不輟。語諸尼云。收我遺骨。正得二升。及至火滅果如其言。未燒之前一月日許。有胡僧年可二十。形容端正。寬脚生毛。長六七寸。極細軟。人問之。譯語答云。從來不覆是故生毛耳。謂羅曰。我住波羅奈國。至來數日。聞姊欲捨身。故送銀鬘相

與。羅即頂受。未及委悉忽辭去。遣人追留出門便失。以此覺盛其舍利。不滿二合。云比丘尼傳卷第二

比丘尼傳卷第二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 東宮曾成法緣尼傳一
- 南永安寺曇微尼傳二
- 崇聖寺僧敬尼傳三
-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傳四
- 華嚴寺妙智尼傳五
- 建福寺智勝尼傳六
- 禪基寺僧蓋尼傳七
- 東青園寺法全尼傳八
- 普賢寺淨羅尼傳九
- 法音寺曇簡尼傳十
- 法音寺淨珪尼傳十一
- 集善寺慧緒尼傳十二
- 錢塘齊明寺超明尼傳十三
- 法音寺曇勇尼傳十四
- 剡齊興寺德樂尼傳十五
- 東宮曾成法緣尼傳第一
- 法緣。本姓俞。東宮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四歲。妹法綵年九歲。未識經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宮見佛。佛爲開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句乃還。便能作外國書語及誦經。見

○(太)十幸 ○(而)一 ○有十(僧) ○傳二十一二十三十四 ○新讀二續 ○屈二群 ○狂二柱 ○戒二足 ○影二翼 ○先二光 ○元二永 ○羅二題 ○道二此 ○(年)一 ○監二聖 ○任二住 ○蕭二蕭 ○(也)一 ○傳二十二三十五 ○沈二學 ○歸德二德化 ○類此二此類 ○羅二聖 ○傳二十三三十六 ○處思二處思 ○(尼)一 ○正二止 ○竟野生二群生黑 ○寸二尺 ○云十(云) ○(齊)一 ○齊二第四同卷 ○大二齊 ○官二亮 ○傳一乃至傳十五都教宋元明三本俱作三十七乃至五十一 ○國二國 ○傳二傳 ○第二度 ○寺二精舍 ○傳第一三十七 ○緣十(者) ○命二命 ○歲十(法緣) ○便二能 ○傳二傳

西域人言謔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復失去。田中作人見其隨風飄颻上天。父母憂之。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語云。汝前世因緣。應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自墮落。爲立法名大。名法緣。小。曰法緣。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緣等還家。卽毀神座繕立精廬。晝夜講誦。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有若燈燭。自此以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諷誦不能過也。刺史章朗孔默並屈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因是土人皆事正法。年五十六。建元中卒也。

曇徽尼。未詳何許人也。少爲普要尼弟子。隨要住南永安寺。要道潔學優有聞當世。徽秉操無矯習業不休。佛法奧義必欲總探。未及成戒。已究經論。具足已後。遍習毘尼。才堪機務。尤能講說。剖毫析滯。探蹟幽隱。諸尼大小皆請北面。隨方應會。負帙成群。五侯七貴婦女。以下莫不修敬。年六十三。齊永明二年卒。

崇聖寺僧敬尼因傳三

僧敬。本姓李。會稽人也。寓居秣陵。僧敬在孀家人設會。請瓦官寺僧超。西寺曇芝尼。使二人指腹呼胎中兒爲弟子。母代兒喚。二人爲師。約不問男女。必令出家。將產之日。母夢神人語之曰。可建八關。卽命經始。僧像未集。敬便生焉。聞空中語曰。可與建安寺白雲尼作弟子。母卽從之。及年五六歲。聞人經唄。輒能

鹽官齊明寺僧狂尼傳四

僧猛，本姓岑，南陽人也。遷居鹽官縣，至猛五世矣。曾祖率晉正員郎餘抗，令世事黃老，加信敬邪神。猛幼而慨然有拔俗之志。年十二，父亡，號哭吐血，絕而復蘇。三年告終，示不減性。辭母出家。行已清潔，奉師恭肅。蔬糲之食，止存支命。行道禮懺，未嘗疲怠。說悔先罪，精懇流淚，能行人所不能行。益州刺史吳郡張偁聞風，貴敬，請爲門師。宋元徽元年，淨度尼入吳，攜出京城，仍住建福寺。歷觀衆經，以日係夜。隨逐講說，心無厭勸。多聞強記，經耳必憶。由是經律皆悉研明。澄情宴坐，泊然不測。齊建元四年，母病，乃捨東宅爲寺。名曰齊明。締構殿宇，列植竹樹。內外清靖，狀若仙居。飢者撤饍以施之。寒者解衣而與之。嘗有蠹者，近於寺南，飛禽走獸，就來投猛。而

鷹犬馳逐相去咫尺，猛以身手遮過。雖體被啄噬，而投者獲免。同止數十人，三十餘載未嘗見其愠怒之色。年七十二，永明七年卒。時又有僧發尼，猛之從弟女也，亦以孝聞。業行高邁，慧悟凝深也。

華嚴寺妙智尼傳五

妙智。本姓曹。河內人也。稟性柔明。陶心大化。執持禁範。如護明珠。心勤忍辱。與物無忤。雖有毀惱。必以和顏。下帷窮年。終日無閑。精達法相。物共宗之。禪堂初建。齊武皇帝勅請。妙智講勝覺淨名開題。及講帝數親臨。詔問無方。智連環剖析。初無遺滯。帝屢稱善。四衆雅服。齊竟陵文宣王疆界鍾山集善名德。年六十四。建武二年卒。葬于定林寺。南齊侍中瑯琊王倫妻江氏爲著石讚文序立于墓左耳。

建福寺智勝尼傳六

智勝，本姓徐，長安人也。寓居會稽于其三世。六歲而隨王母出都遊瓦官寺。見招提整嚴，寶飾嚴華，潸然泣涕，仍祈剪落。王母問之，具述此意。謂其幼稚而未許之也。宋季多難，四民失業。時事紛紜，奄冉積載。年將二十，方得出家，住建福寺。獨行無倫，絕塵難範。聽受大涅槃經一闍能持。後研律藏，功不再受。總持之譽，僉然改目。自製數十卷義疏，辭約而旨遠。義隱而理妙，逢涅不滯，遇磨不磷。大明中有一男子，詭期抱梁欲規不遜。勝烈意淵深，雅操壁立。正色告衆，衆錄付官。守戒清淨，如護明珠。時莊嚴寺曇斌法師弟子僧

①之=阻◎ ②嘉十(而)◎ ③[落]一◎ ④名二日◎ ⑤日二名◎ ⑥法也二也法◎ ⑦廣二令◎ ⑧以二已◎ * ⑨歡十(衆)◎ ⑩士二
士◎ ⑪也一◎ * ⑫傳二三十八◎ ⑬已二庫◎ ⑭(矣)一◎ ⑮傳三三十九◎ ⑯站二嘗◎ ⑰尼十(倪)◎ ⑱校二坡◎
⑲船二鮑◎ ⑳谷十(向墓)◎ ㉑駭二喚◎ * ㉒剛二威◎ ㉓傳四二十四◎ ㉔邪二死◎ ㉕歲二就◎ ㉖史二使◎ 州◎
元一永◎ 庚二度◎ 泊二川◎ 漚二周◎ 乃指東二返東法◎ ㉗五二十四一◎ ㉘[鈔]一◎ ㉙駟六二四十二
◎ ㉚十(者)◎ ㉛徐十(氏)◎ 然二焉◎ 大十(叔)◎ 且二約◎ ㉜三續◎ 加三和◎ ㉝三特◎

宗玄趣。其直佛殿慢藏致盜。乃失菩薩瓔珞及七寶澡。羅衣鉢之外室如懸。勝。無以爲備。憂慨輟講。閉房三日。勝宣告四部。旬月備辦。德威化行皆賴此也。齊文惠帝開風雅相接召。每延入宮講說衆經。司徒竟陵文宣王倍。崇敬焉。勝志貞南金心皎。比雪。裁

篋尼衆實允物望。令旨仍使爲寺主。闍衆愛敬如奉嚴尊。從定林寺僧遠法師受菩薩戒。座側常置香鑪。勝乃捻香。遠止之曰。不取火已信宿矣。所置之香遂氣。氣流煙。咸歎其肅恭表應若斯也。永明中作聖僧齋攝心所想。忽聞空中彈指合掌側聽。勝居寺三十年。未嘗赴齋會遊踐貴。勝每重閑靜處。係念思惟。故流芳不遠。文惠帝特加供俸。日月充盈。締構房宇。闍寺崇華。勝拾衣鉢爲宋齊七帝造攝山寺石像。永明十年寢疾。忽見金車玉宇悉來迎接。到四月五日告諸弟子曰。吾今逝矣。弟子皆泣。乃披衣出胸。胸有草書佛字。字體鮮白色相明潤。八日正中而卒。也。年六十六。葬于鍾山。文帝給其湯藥。凶事所須並宜官備也。

禪基寺僧蓋尼傳七

僧蓋。本姓田。趙國均仁人。父宏梁天水太守。蓋幼出家爲僧。志尼弟子住彭城華林寺。志利養慘毀。永徽元年索虜侵州。與同學法進南遊京室。住妙相尼寺。博聽經律深究旨歸。專修禪定。惟日不足。寒暑不變衣裳。四時無新飲食。但資一菜中飯而已。受業於隱密二禪師。禪師皆歎其易悟。齊永

明中。移止禪基寺。欲廣弘觀道。道俗諮訪。更成紛動。乃別立禪房於寺之左。宴默其中。出則善誘。諄諄不勸。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四時資給。雖已著艾而志固不棄。終日清虛。通夜不寐。年六十四。永明十一年卒。也。時寺又有法延者。本姓許。高陽人也。精進有行業。亦以禪定顯聞。也。

聖青園東寺法全尼傳八

法全本姓戴。丹陽人也。端莊好靜。雅動定慧。初隨宗瓊博綜衆經。後師審隱遍遊禪觀。晝則披文遠思。夕則歷觀妙境。大乘奧典皆能宣講。三昧祕門並爲師匠。食但蔬菜。衣止蔽形。訓誘未聞。獎成後學。聽者修行功益甚衆。寺既廣大。閱理爲難。泰始三年衆議欲分爲二寺。時寶嬰尼求於東面起立禪房。更構靈塔。於是始分爲東青園寺。并明二年嬰卒。衆既新分。人望未緝。乃以全爲寺主。於是大小愛悅。情無纖介。年八十三。隆昌元年卒。時寺復有淨練僧律慧形。並以學顯名也。普賢寺淨暉尼傳九

淨暉本姓楊。建康人也。志道專誠。樂法翹

翹。具戒之初。從濟瑗稟學。精思研求。究大乘之奧。十臘之後。便爲宗匠。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莫不服膺。永明八年竟陵王請於第講維摩經。後爲寺主。二十餘年。長幼崇奉。如事父母。從爲弟子者四百餘人。年七十二。永明十年卒。也。時寺又有僧要光淨。並學行有聞也。法音寺曇簡尼傳十

曇簡。本姓張。清河人也。爲法淨尼弟子。住寺。遊學淮海。弘宣正法。先人後已。志在廣濟。以齊建元四年立法音精舍。禪思靜默。通達三昧。德聲遐布。功化自遠。道俗敬仰。盛修供施。時有慧明法師。深愛寂靜。本住道林寺。永明時爲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之所修飾。僧多義學。累講經論。去來諄動。明欲去之。簡以寺爲施。因移白山。更立草庵。以蔽風雨。應時行乞。取給所資。常聚樵木。云營功德。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夜。登此積薪。引火自焚。捨生死身。供養三寶。近村見火。競來赴救。及至簡已還滅。道俗哀慟。聲振山谷。卽聚所餘爲立墳。利也。

法音寺淨珪尼傳十一

淨珪。本姓周。晉陵人也。寓居建康縣三世矣。珪幼而聰穎。一聞多悟。性不狎俗。早願出家。父母憐之。不違其志。爲法淨尼弟子。住法音寺。德行純遠。經律博通。三業禪祕無不善達。神量淵遠。物莫能窺。遺身忘味。常自枯槁。其精進總持。爲世法則。傳授訓誘。多能導利。當世歸心。與曇簡尼同。慧法音寺。後移白山。柄託樹下。功化轉弘。以建武元年二月八日。與曇簡同夜燒身。道俗哀赴。莫不咽咽。收其舍利。樹封墳。利焉。集善寺慧緒尼傳十二

慧緒。本姓周。閬丘高平人也。爲人高率疎

集善寺慧緒尼傳十二

◎本姓本
十八周姓

◎續二端◎ ◎然二樂◎ ◎月二日◎ ◎崇二宗◎ ◎比二北◎ ◎裁藏二續◎ ◎周來二衆所◎ ◎氣二養◎ ◎三二四◎ ◎勝每重
二錢清◎ ◎惠二慧◎ ◎闍寺二國寺衆◎ ◎書二善◎ ◎傳七二四十三◎ ◎安二完◎ ◎不二弗◎ ◎無二區◎
◎飲二日◎ ◎飯二飲◎ ◎詳詳二詢詢◎ ◎已二以◎ ◎向二向◎ ◎延十(尼)◎ ◎進二勤◎ ◎開二名◎ ◎青園東二東
◎傳八二四十四◎ ◎慧二惠◎ ◎講二說◎ ◎外二分◎ ◎慧二惠◎ ◎碑二碑◎ ◎傳九二四十五◎ ◎本二教
◎又二復◎ ◎十傳二四十六◎ ◎簡十(尼)◎ ◎住寺一◎ ◎廣二衆◎ ◎自二日◎ ◎時一◎ ◎六十(經)◎ ◎
積二積◎ ◎披二襲◎ ◎傳十一二四十七◎ ◎恰二慎◎ ◎若二祥◎ ◎業二衆◎ ◎託一托◎ ◎便二感◎ ◎傳十二二四

遠見之如丈夫不似婦人。發言吐論甚自方直。路無所迴避。七歲便蔬食持齋志節勇猛。十八出家住荊州三層寺。戒業具足道俗所美。時江陵有隱尼西士德望。見緒而異之。遂忘年契意相携行道。嘗同居一夏。共習般若。心形勤苦晝夜不息。沈攸之為刺史史普沙簡僧尼。緒乃避難下都。及沈攸敗後復還西。齊太尉大司馬豫章王蕭嶷。以宋昇明末出鎮荊陝。知其有道行迎請入內。備盡四事。時有玄暢禪師。從蜀下荆。緒就受禪法究極精妙。暢每稱其宿習不淺。緒既善解禪行兼榮蔬勵節。豫章王妃及內眷屬。敬信甚深從受禪法。每有賜施。受已隨散。不嘗儲蓄。意志高遠都。不以生業關懷。蕭王要共還都。為起精舍在東田之東。名曰福田寺。常入第行道。永明九年自稱忽忽苦病亦無正惡。唯不復肯食。顏貌憔悴苦求還寺。還寺即平愈。旬日中輒復請入。入轉如前。咸不知所由。俄而王薨禍故相續。武皇帝以東田郊。迴更起集善寺。悉移諸尼還集善。而以福田寺別安外國道人阿梨。第中還復供養善誦誦呪。緒自移集善寺以後。足不復入第者數年。時內外既敬重此尼。每勸其暫至後第內。竺夫人欲建齋齋遣信先諸請。尼云甚善。貧道年惡。此段實願一入第與諸夫娘別。既入齋。齋竟自索紙筆作詩曰。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請作七日。禪齋不得休。後復有十字道別今忘之作詩竟言笑接人。了不異常日高微也。因具敘離云。此段出寺方為永別。年老無復能入第理。

時體中甚康健。出寺月餘。便云病。乃無有異於恒。少日而卒也。是永元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時年六十九周捨為立序曰贊。又有德盛尼。德合志同為法眷屬。行道習觀親承音旨也。

錢塘齊明寺超明尼傳十三

超明本姓范。錢塘人。父先少為國子生。世奉大法。明幼聰穎雅有志尚。讀五經善文義。方正有禮內外敬之。年二十一夫亡寡居。鄉隣求嫂誓而弗許。因遂出家住崇隱寺。神理明徹道識清悟。聞吳縣北張寺有曇慧法師。道行精苦從受具足。後往塗山聽慧基法師講說衆經便究義旨。一經於耳退無不記。三吳士庶內外崇敬。尋還錢塘移憩齊明寺。年六十餘。建武五年而卒也。時又有法藏尼。亦以學行馳名也。

法音寺曇勇尼傳第十四

曇勇者。曇簡尼之姊也。為性剛直不隨物以傾動。常以禪律為務。不以衣食經懷。慧法音精舍。深悟無常高崇我樂。以建武元年隨簡同移白山。永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夜積薪自燒以身供養。當時聞見咸發道心。共聚遺燼以立墳刹云。

剡齊興寺德樂尼傳十五

德樂。本姓孫。毘陵人也。高祖統晉豫州刺史。樂生而口有二牙。及長常於閨室不假燈燭。了了能見。願樂離俗。父母愛惜而不敢進。至年八歲許。其姊妹同時入道。為毘陵光尼弟子。具足以後並遊學京師。住南永安寺。篤志精勤以晝繼夜。窮研經律言談典雅。宋文帝善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宋大將軍立王國闍寺。在北也請移住焉。到十一年有師子國比丘尼十餘人至。重從僧伽跋摩受具足戒。至二十一年。同寺尼法淨曇覽。染孔照先謀人。身弱法毀壞寺舍。諸尼離散。德樂樂移憩東青園。樂諸請深禪窮究妙境。及文帝崩。東遊會稽。止于剡之白山。照明精舍。學衆雲集從容教授。道盛東南矣。齊永明五年陳留阮儉篤信士也。捨所居宅立齊興精舍。樂綱紀大小悅服遠近欽風。皆願依止。徒衆二百餘人。不聚。飄施歲建大講。僧尼不限平等資供。年八十一。永元三年卒。刻有僧茂尼。本姓王。彭城人也。節食單蔬勤苦為業。用其親遺紀竹園精舍焉。

比丘尼傳卷第三

比丘尼傳卷第四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禪林寺淨秀尼傳一

禪林寺僧念尼傳二

成都長樂寺曇暉尼傳三

高昌都郎中寺遷尼傳四

閑居寺慧勝尼傳五

東青園寺淨寶尼傳六

竹園寺淨淵尼傳七

竹園寺淨行尼傳八

【所】一 〇美二 〇波十(復) 〇忘年二乃 〇著二重 〇精二寺 〇精二觀 〇以十(爾) 〇道二追 〇以二已 〇 〇後復有十字道別今忘之 〇因二因 〇餘十(日) 〇乃無二無乃 〇少二夕 〇贊二讚 〇德盛二僧威 〇 〇一取 〇唐二唐 〇傳十三二四十九 〇先二考 〇亡二死 〇弗二不 〇微二微 〇也二矣 〇寺二精舍 〇 〇傳第十四二五十 〇男十(尼) 〇同二因 〇傳十五二五十一 〇足二戒 〇四二國 〇路北也二北路 〇樂 〇十(智) 〇(時及文帝崩至)十樂 〇樂二寺 〇與二明 〇人二一 〇元二明 〇刻十(又) 〇顯二顯 〇(樂) 〇一 〇(樂)十大大 〇(齊)十大大 〇傳一乃至傳十四記載宋元明三本俱作五十二乃至六十五 〇成二城 〇二二二

火自焚耳。刺史甄法崇聞之。遣使迎。集諸綱佐及有眾之民。請諸僧尼。相難盡。法崇問曰。汝等能出家不。答曰。微願久發。特乞教濟。法崇曰。善。遣使。語姑。姑即奉教。從法育尼出家。年始十三矣。從。昱學修觀行。裁得棄受。即於座末便得入定。見東方有二光明。其一如日而白。其一如月而青。即於定中立念云。白者必是菩薩道。青者聲聞法。若審然者。當令青者銷而白光熾。即應此念。青光遂滅。白光熾滿。及至起定。為昱尼說。昱尼善觀道。聞而歡喜讚善。時同坐四十餘人。莫不見歎其希有也。後婿心疑。以為奸詐。相率抄取將歸其家。曇暉時年十六矣。以婢使營衛。不受侵逼。婿無如之何。復以訴州。刺史賞異。問暉良耶。舍曰。此人根利。慎勿違之。若婿家須相分解。費用不足者。貧道有一蒼頭。即為隨喜。於是解釋。後於禪中自解佛性。常住大乘等義。並非師受。時諸名師極力問難。無能屈者。於是聲馳遠近。莫不歸服。宋元嘉十九年。臨川王臨南。竟延之至鎮。時年二十一。驍騎牧陝復。携往南楚。男女道俗。北面擁帶者千二百人。歲月稍淹。恩母轉至。固請還鄉。德行既高。門徒日衆。於市橋西北。自營塔廟。殿堂廊廡。倏忽而成。復營三寺。皆悉神速。莫不歎服。稱有神力焉。年八十三。天監三年而卒。初張峻隨父母益州。嘗忽然直往。不令預知。同行賓客三十許人。坐始定。便下。莫觀並悉時珍。刺史劉俊後。嘗率往。亦復如之。梁宣武王嘗送物使。陳設百人會。本

言不出。臨中自往。及至。乃有三百僧。并王佐吏近四百人。將欲行道。遣婢來倩人下食。即遣道人。唯見二弟子及二婢。莫食都無。難手力。王彌復歎之。不可量也。或有問暉者。見師生徒。不過中家之產。而造作云。為有若神化。何以至此耶。答云。貧道常自無居貯。若須費用。役五三金而已。隨復有之。不知所以而然。故談者以為有無盡藏焉。時又有花光尼。本姓鮮于。深禪妙觀。洞其幽微。遍覽三藏。傍兼百氏。尤能屬文。述暉贊頌。詞旨有則。不乖風雅焉。

偽高昌都郎中寺馮尼傳四

馮尼者。本姓馮。高昌人也。時人敬重。因以姓為號。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菜蔬一食。戒行精苦。燒六指供養。皆悉至掌。誦大般涅槃經。三日一遍。時有法慧法師。精進邁群。為高昌一國尼依止師。馮後忽謂法惠言。阿闍梨未好。馮是闍梨善知識。闍梨可往龜茲國金帳下。直月開當得勝法。法惠聞而從之。往至彼寺。見直月。直月歡喜。以蒲萄酒一升與之。令飲。法惠驚愕。我來覓勝法。翻然飲我。非法之物。不肯飲。直月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思。我既遠來。未達此意。恐不宜違。即頓飲之。醉吐迷悶。無所復識。直月便自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慚愧。自掘其身。悔責所行。欲自害命。因此思惟得第三果。直月還問曰。已得耶。答曰。然。因還高昌。未至二百里。初無音信。馮呼尼來遠出迎候。先知之迹。皆類此也。高昌諸尼莫不

師奉年九十六。梁天監三年卒

梁閑居寺慧勝尼傳五

慧勝。本姓唐。彭城人也。父僧智。寓建康。勝幼顯出家。以方正自立。希於語言。言必能行。身無輕躁。旬日不出戶牖。見之者莫不敬異。以宋元嘉二十一年出家。時年十八。為淨秀尼弟子。住福林寺。具戒以後。講法華經。隨集善寺。結尼學。五五行。後從草堂寺思隱靈根寺法顯。備修觀行。奇相妙證。獨得懷抱。人見而問之。皆答云。罪無輕重。一時發露。懺悔。慙惻。以晝係夜。貴賤崇敬。供施不斷。年八十一。梁天監四年卒。葬于白坂山也。

東青園寺淨賢尼傳六

淨賢。本姓弘。永世人也。住青園東寺。有幹局才能。而好修禪定。博窮經律。言必典正。雖不講說。精究旨要。宋文皇帝善之。湘東王或齠齔之年。眠好驚寤。勸從淨賢尼受三自歸。慘然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內外親貴。及明帝即位。禮待益隆。資給彌重。建齋設講。相繼不絕。當時名士。莫不宗敬。後總寺任十有餘載。年七十五。梁天監四年而卒。復有惠高實。皆知名。慧高坐禪。誦經。勤營衆務。實顯講法。華經。明於觀行。

竹園寺淨淵尼傳七

淨淵。本姓時。鉅鹿人也。幼有成人之智。五六歲時。嘗聚沙為塔。刻木作像。燒香拜敬。彌日不足。每聞人言。輒難盡取其理。究二十出家。懸慕膝下。不食不寢。飲水持齋。諫曉不從。終竟七日。自爾之後。蔬食長齋。戒忍精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不由課。勵師友睦敬遠近稱譽。齊文帝大相欽禮。四事供養。信驛重咨。年七十一。天監五年卒*也。

竹園寺淨行尼。傳八

淨行。即淨淵尼第五妹也。幼而神理清秀遠識。適瞻。爽烈有志分風調舉止每輒不群。少經與。大妹令郭洽妻臧氏相識。洽欲害其妻言泄于路。行請兄諫洽。洽不從之。行密語臧氏。臧氏不信。行執手慟泣。於是而反。後一二日洽果害之。及年十七從法施尼出家住竹園寺。學成實昆。學涅槃華嚴。每見事端已達旨趣。探究淵微。博辯無窮。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厚加資給。僧宗寶亮二法師雅相賞異。及請講說聽衆數百人。官第尼寺法事連綴。當時先達無能屈者。竟陵王後區品學衆欲撰僧錄。莫可與行為輩。後有尼聰朗特達。博辯若神。行特親狎之衆亦以爲後來之秀。可學爲儒也。行晚節好禮觀菜食精苦。皇帝聞之雅相歎賞。年六十六。天監八年而卒。葬于鍾山。

南晉陵寺釋令玉尼。傳九

令玉。本姓蔡。建康人也。少出家住何后寺禪房。爲淨也曜尼弟子。淨。曜律行純白思業過人。王少事師長恭勤匪懈。始受十戒威儀可觀。及受具足禁行清白有若水雲霜。博尋五部妙究幽宗。雅能傳述。宋邵陵王大相欽敬。請爲南晉陵寺主。因讓不當。王不能屈。以居元微。元微再勸事不獲免。在任積年。不矜而莊不厲而威。年七十六。梁天監八年卒。復有令惠戒忍。慧力並顯名。令惠。誦妙法蓮華維摩經等經。勤身蔬飯卓然衆表。戒忍聰明好學經目不忘。惠力雅識虛通無所矯競。

閑居寺僧述尼。傳十

僧述。本姓懷。彭城人也。父僧珍僑居建康。述幼而志道。八歲蔬食。及年十九。以宋元嘉二十四年從禪林寺淨秀尼出家。節行清苦法檢不虧。遊心經律靡不遍覽。後偏功十誦文義優洽。復從隱審二法師。諸受秘觀遍三昧門。移住禪林寺爲禪學所宗。去來投集更成翬動。述因有隱居之志。宋臨川王母張貴嫺聞之。捨所居宅欲爲立寺。時制不許輒造。到元徽二年九月一日。汝南王母吳充華啓勅。即就緒構。堂殿房宇五十餘間。率其同志二十人以禪寂爲樂。名曰閑居。述動靜守貞不敷浮飾。宋齊之季世道紛喧。且禪且寂風塵不擾。齊文帝竟陵文宣王相禮遇。修飾一寺事事光奇。四時供養未曾休息。及大梁開泰天下有道。白黑敬仰四遠雲萃。而述不蓄私財隨得隨散。或賑濟四衆。或放生。乞施造金像五軀。並皆壯麗。寫經及律一千餘卷。繡帙帶軸寶飾新嚴。年八十四。梁天監十四年。而卒。葬于鍾山之陽也。

西青園寺妙禪尼。傳十一

妙禪。本姓劉。建康人也。繼。綺之年而神機秀發。幼出家住西青園寺。戒行無點神情超悟。敦信布惠莫不懷之。雅好談說尤善言笑。講大涅槃經法華十地。並三十餘遍。十

誦毘尼。每經敷說。隨方導物利益弘多。年七十。天監十二年卒也。

樂安寺釋惠暉尼。傳十二

*慧暉。本姓駱。青州人也。六歲樂道父母不聽。至年十一斷葷辛。滋味清虛淡朗姿貌詳雅。讀大涅槃經誦法華經。及年十七隨父出都。精進勇猛行人所不能行。父母愛焉聽遂其志。十八出家住樂安寺。從斌濟柔次四法師。聽成實論及涅槃諸經。於十餘年中蔚爲義林。京邑諸尼無不諮受。於是法筵頻建四遠雲集。講說不休。禪誦無輟。標心正念日夕忘寢。王公貴賤無不敬重。十方。購遺四時殷。所獲之財追造經像。隨宜遠施。時有不泄者。改緝樂安寺莫不新整。年七十三。天監十三年。而卒。葬于石頭崗。時復有慧。音以禮誦爲業也。

邱山寺釋道貴尼。傳十三

道貴。本姓喬。長安人也。幼情爽冲素。善研機理志幹動整。精苦過人。誓弘大化。葷鮮不食。濟物爲懷。弊衣自足。誦勝鬘無量壽經不捨晝夜。父母愛念使其爲道。十七出家博覽經律究委文理。不美名聞。唯以習道爲業。觀境入定。行坐不休。悔過發願。言辭哀懇。聽者震肅。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善相推敬。爲造頂山寺以聚禪衆。請貴爲知事。固執不從。請爲禪範。然後許之。於是結桂林下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寄畢世。縱復屯雲晦景委埋山。端然寂坐。曾無間焉。得人信施廣興福業。不以纖毫自潤己身。年八十六。天監十五年。而卒。葬于鍾山之陽也。

山陰。招明寺釋法宜尼。傳十四

法宜。本姓王。剡人也。父道寄世奉正法。宜幼而有離俗之志。年始七歲而蔬食苦節。及至十八。誦法華經。首尾通利解其指歸。坐臥輒見帳蓋覆之。驤有媒娉誓而弗許。至年二十四。父母携就剡齊明寺德樂尼。改服從。禁。即於是日帳蓋自消。博覽經書深入理味。戒。以後鄉邑時人望。昭義道莫不服其精致。逮宋氏之季有僧柔法師。周遊東夏講宣經論。自。嚶。嚶。而之禹穴。或登靈隱。或往姑蘇。僧柔數論之趣。惠其經書之要。咸暢其精微究其淵奧。及齊永明中。又從惠照法師。諮受十誦。所食日優所見月隲。於是移住山陰招明寺。經律。遞講聲高子越。不立私財。以。飄施之物修飾寺宇。造構精華狀若神工。寫經鑄像靡不必備。吳郡張援穎川庾詠。汝南周顒。皆時之名秀。莫不躬往禮敬。齊巴陵王蕭昭。曾出守會稽。厚加供待。梁衡陽王元。簡到郡請為母師。春秋八十有三。梁天監十五年。而卒。

比丘尼傳卷第四。梁

No. 2064

御製神僧傳序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典。觀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遍。是以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為神也。故問繙閱。采輯其傳。總為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於搜求。一覽而盡得之。如入寶藏而衆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為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於編首。概見其大意云爾。

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為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

錫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

①問二問②招二招③傳十四六十五④至二年⑤(四)一⑥禁二道⑦以二已⑧昭二俗⑨時十(勃奴)夾註⑩續十(時殺)夾註⑪登二發⑫其二基⑬還二法⑭工二功⑮昔十(一)⑯照二昭⑰第十(即)⑱(有)一⑲而卒二卒矣⑳(梁)一

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讓國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既而遊方遍歷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神迹。自稱前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訾謗。高屢加詞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華宿世之對。卿明經精熟不在吾後。而性多惡。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睡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遂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已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鄣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儀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性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鄣亭湖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

出衆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驚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髯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鄣亭湖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舉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送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其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

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宜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意。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極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碯礎上。使力士擊之。於是碯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祝諸廟求福。姝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

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開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觀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色光照曜堂。利。肅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曠異。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者。衆議假其靈軀寢於窰。人力殫絕。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繡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諸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輩血觸汚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閭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

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幕席且無脂燭。隣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且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闔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席上獻。感願盼饗。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聲旨漢地。王即不聽。辭。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大衆駭服咸稱其神威。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闐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

阿羅竭

阿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為開洞。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腳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

依國法開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著域

著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備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為作禮。域胡髭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僧謂衣服華麗不應棄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者。閻蜜曰。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尾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攀屈不能起行。域往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復發扶疎榮茂。向方暑中有一人病瘵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燼微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瘳。洛陽兵

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城中食。域皆許往。明且五百舍皆有一城。始謂獨過。末相繼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募遂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與念。為煮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且。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使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微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溺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

澄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黑略家。黑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孽孽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其悅之。凡應被誅。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宿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戲。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害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

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圍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勸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墮壑皆滿。澄閑坐數日。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孱。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且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驍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有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

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勸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諫。勸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梓戾岡。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梓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勸行。勸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機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瑄生擒之。送勸。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勸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勸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勸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勸頗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勸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勸以爲兒。勸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勸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勸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勸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勸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勸。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道

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日各去。法佐至始入觀。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尙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遼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還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還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遼荒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尙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還。還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還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數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值羌秋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隨羌國中東南走馬之。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黑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

以爲幽州牧鎮。群兒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難。虎不解此語。即勸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謂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臂弓捨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懼。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且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闍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壽當更難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也。曠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與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達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尙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澇口祈雨。久而不

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遂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瀛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龍。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犖。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子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遠期述。莫已已之饒。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運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

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能步行。云我常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共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澆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驛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謔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聞訊。澄曰。屬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悖。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以鐵鎖穿宣額。牽上新積而焚之。收共官屬三百餘人。皆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

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恨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負道殆遷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逮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歿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塋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橫作亂。明年虎死。再閱纂戮石種都。闕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

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旨。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治。普拯救危。當二石兇。羣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千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離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再閱。纂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嚼其臂。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殮不毀。舊跡_{跡音}之。鳥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_{所音}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舊子瞻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

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且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窺中。宿虎還共臥窠前。調謂虎曰。我嘗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剗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齋繻床。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繻床。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床。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

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

神僧傳卷第二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為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貌甚寢陋。不為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疑敬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為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柳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

曰。兩木爲林。形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辯天逸。龍罩當時。其先籍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若安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寶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後隱而出。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脫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須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滅。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

竺曇猷。或云法猷。憺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農家。乞食。猷祝願畢。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

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

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宅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弟

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

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

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盒。於是鳴鶴吹角。凌雲而去。天台

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

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

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恨然乃退。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

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懷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作。猷

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

德沙門。精勤佛事。令懷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

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生而墨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巖。見猷屍不朽。

曇翼

釋曇翼。姓姚氏。羌人也。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騰舍之於江陵。

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

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至賊越。逸侵掠漢南。

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

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并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

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嘆。莫不稱

翼神威。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值白蛇數十。臥遮行轍。翼退還所住。乃謂山神曰。吾造寺伐

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

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

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尙少。阿育王所造

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晉太元十九年甲

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

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時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

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嗣寶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

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

曇始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齋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

授三乘。立以歸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跋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

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救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焘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僑輔。焘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焘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焘既惑其言。以北燕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最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末始知焘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焘令依法屢斬不傷。遂以白燕。焘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國養虎于檻。焘令以始餵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焘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焘大生愧懼。遂感痼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始後不知其所終。

法顯

釋法顯。姓魏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齠髻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

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殺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放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其路屢有惡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凡度七百餘所。次至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戰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眼過之。顯欲詣者聞嶠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嘗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愬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踰顯前抵膺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安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

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姿俊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曰。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愧恨。至中天竺於摩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毘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雨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毘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聞見。有一家失其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法曠

釋法曠。姓臯氏。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所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切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

并諸以妖異。請曠爲力。曠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東土百姓多遇疫疾。祈之即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人咸歎異之。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僧臘五十二。

澤陽見應。峯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淩矣成溪。其後少時澤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飽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與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謂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卒。春秋八十三。

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寶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徒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授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廬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騰奴是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爲騰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療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日

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奉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繼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速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微。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秦將苻平寇并襄陽。道安爲苻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之。皆被誅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

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日

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襲殺紹自立。稱元威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臥。比且失之。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爲龍興門。行奏曰。比日潛龍出遊。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答天戒。不納。與什博戲。殺甚。日斷胡奴頭。什曰。不能斷胡奴頭。胡奴將斷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裴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鬱爲蔭。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隨西公領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閑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

後世。咸共弘通。今於案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瞶。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二。安嘗遊其縣。募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閤。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平旦。村中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床前云。此下有銅鑪。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雲霍

孤有弟僂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猜忌多所。賊害。霍謂僂檀曰。當修善奉佛。爲後世橋梁。僂檀曰。先世未曾奉佛。今若奉佛。恐違先世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僂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不肯食。僂檀深奇之。每謂僂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僂檀不能從。僂檀女病甚。請救療。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霍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僂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僂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存。雲霍

釋雲霍。姓楊氏。關中人。少壯僞秦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寇。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復事遠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雲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雲見一人著單衣。怡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雲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飄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僧朗

釋僧朗。未詳其氏族。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

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返果有盜焉後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創築房室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改訓誘勞不告倦秦王符堅欽其德素遣使聘遣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永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杖例谷中舊有虎災人常執杖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各睦稱善無極故至今呼爲朗公谷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咸歎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屬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腳擊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賁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廩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爲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

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

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問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詣微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其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與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道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同緣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與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職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買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齋旛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慈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綠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齋石雲爲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齋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船汎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跋跋陀羅

佛跋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迦達多共遊

屬實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勸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屬實觀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同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跋陀其人。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整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於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局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開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闕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

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誠真之衆。咸共歎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恨快。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道教。誠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勸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遂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首。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然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居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共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曇首

釋曇首。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句說法。遂不許。因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座。遷在北弟子在南。如又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四。呪願畢。於是而絕登師。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邇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遍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闐。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闐。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卽於是日。倏然超化。

寶通

僧寶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爲神所魅。請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與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下部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床前。通曰。前已誡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也。

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慧紹

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爲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僱人斫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奔赴雲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燭燃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眾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

悟詮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道路一一修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何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神僧傳卷第二

神僧傳卷第三

曇無讖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與母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讖爲其弟子。習學小乘。後遇白頭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師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莫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遂辭往歸賓。欲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懺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讖管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

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時魏虜拓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讖日久不忍舍去。後又懇辭以迎。蒙遜既吝。不遣。又追魏之強。至蒙遜義和三年三月。讖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讖。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蒙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縲紲始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滌。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果足杯中顧盼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開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

一蟹子窺其間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往。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供養。渡不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醢與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兖州刺史遣使要之。負闔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至限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數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簾闔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雖存焉。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簾闔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願施。週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人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條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聞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

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問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膏及刀子。蜜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膏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膏爲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共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探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馨香。煙於是其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誠。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於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

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觀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及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殺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諸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諸伏事爲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諸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諸僧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諸即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郡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良者。住在南園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

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諸家。呂道惠聞而但之杜天期水丘醜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諸等拜送慰數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甚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鑊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遇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過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闍貨國。年十四便機見俊達深度。仁愛

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人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闍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達衆林樹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至閩港國。初未至一日聞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船入國。明且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勸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開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與害念耳。王自領兵援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提風猷思欲參稟。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讓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犖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閭。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

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污。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抒之而去。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瓦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視師子豁無所見。未終之前預遣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趺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開具之。春秋六十有五。

僧亮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州伍子寄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各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兩錢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乘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釐取

廟銅既多十收一而飭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群壘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焰光未備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固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時名士皆虛擢詞窮莫敢訓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研群經萬里從師不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還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帝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闍提皆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爲邪擯而遣之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堅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闍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闍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

年於廬山升于法座講說涅槃將畢忽見羣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沈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能還不拘利養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樹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幾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願之沿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治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宣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書實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詣受四輩遠近皆

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頴深信正法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爲鍾山鎮岳將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贊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誦誦肅焉望風成化定林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闢寶也。有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

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後遇見阿毘曇難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隨舶泛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愛

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咒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宋丞相南譙王義宣鎮荊州。創房殿。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付未善華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元嘉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屠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提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缺。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髮。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口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靈辰。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勸問並准。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迫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勸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勸令移住。後

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烹燒香祈雨。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三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隔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釋慧達。姓劉氏。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後因酒會疾。命終備觀地獄衆苦之相。因出家爲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則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還石。命工彫鑿。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陵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湖。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

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識者方知其先監。達後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湖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慕容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開。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餽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叙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蠅。客曾與提西。城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懷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踏審。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有幾許子乎。懷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鉤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蠅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蠅。蠅彼笑而承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

許成核幾許瘵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稱鍾。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眼周迴良久。向提鐵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貨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落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臥。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床。在虛仰臥。相告同視一僧忽歛。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人。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寺有高麗等像七尊。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閉。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法自資。東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達奉已來。常爲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釋道豐。宋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都。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會。命酒并蒸臠。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親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臠猶在。都不似噉噉處。時有龍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胸云。爾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肘。知虛何如。偏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隨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於龍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懸陶焉。性度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爲

沙彌時。時聚每暇。常角力爲戲。而稠以劣。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輩輕侮。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日。將曙。金剛形現。手執一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稠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同列復戲侮稠曰。吾有力矣。恐汝不能堪。衆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稠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踰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仍引重千鈞。拳捷驍捷。動駭物聽。衆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纍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帶。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溫色。以足踢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塞。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衆歎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哮震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病疾。供養情不憚其良。漬甘之如膏。坐久疲頓。舒脚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教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

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復登^{扶市}。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爲井。果得鵝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之力得免斯難。稠索水灑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尉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輿。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候耳。帝謂稠言令楊遵彥曰。如此其人何可毀謗也。

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哭。響流川。頃有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

寶公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日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踞或臥。迴眸盼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劍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師講會。各各堅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爲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寶但獨坐於柞木之下。一無所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向統法師。向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沈或隱。還徒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阿禿師

釋河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爾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盡出。進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鄴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祇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結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

阿禿師

釋河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爾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盡出。進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鄴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祇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結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

阿禿師

釋河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爾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盡出。進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鄴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祇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結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

阿禿師

釋河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爾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盡出。進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鄴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祇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結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

阿禿師

釋河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爾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盡出。進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鄴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祇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結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

阿禿師

釋河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爾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盡出。進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鄴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祇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結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

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饌一筐。進而重叩。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饌可將還。後當爲禮佛兼名也。因令通禮之時一拜兼唱。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盜夫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

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其問之。果云。年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驗放犬還也。至曉犬還。看於頂上有銜嚙處。一日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

玄暢

釋玄暢。姓趙氏。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日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荊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荊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適成都止大石寺。手畫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峨嵋。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

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其後惠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曇超

釋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正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卽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靈隱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陽縣人整麓山下侵壤龍室。群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地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城山。爲龍呪願。至夜群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哺當降雨。至期沾足歲以。大熟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瑯邪之攝山。捉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爲觀。仕者輒死。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

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斬尙。度命前之。尙形甚都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棲託或非眞直。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尙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斯尙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尙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榮飯而已。度嘗動散疑於地。見尙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卽問。其微感如此。

惠瓊

釋惠瓊。未詳其氏族。住上黨元門寺。奉戒真確禪懺爲業。後遇國滅三寶。瓊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鬚。自山頂來徑至瓊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瓊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役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深道隔遠免賊難。後暗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瓊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

測其終

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鵬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鵬翅。驗此以爲報也。

神僧傳卷第三終

神僧傳卷第四

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譙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覽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聞。

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何狀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漢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臥地。就君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其語。久之乃失。

邵頤

沙門邵頤。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遊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求細席者。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頤於衆中作師子形。爾日鄆縣亦言見頤作師子形。乃悟分其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妻。試頤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頤爲人好詛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食。以清譙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頤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屣。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鄆縣來者曰。昨見頤公著一屣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爲我隻屣。進驚問之。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屣墮。行急不及繫也。法願

釋法願。本姓鍾氏。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舊。又占相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備相自業。宗敬沈慶之徵時。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因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因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勅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殺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殺以諸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殺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陳諫亦然。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諸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元一年卒。春秋八十二。

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修習禪業。往來皖山劍水之下。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烏爪。止江東道林寺。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

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且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問吏。誌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廟資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鋒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鋒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仕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衣走過。及辭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誌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假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

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又旬事發。假叛走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鄧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判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與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帝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計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尚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餚。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鱗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早。參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顯於華光殿講勝鬘經晴雨。梁武帝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經。竟夜使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舒州瀝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澀髮。俗僧聞

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饗袋。譏者懼而慚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顯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十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知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廚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問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廚側漫呼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

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開。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勅陸樞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存焉。

香閣梨

香閣梨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脯菜。香履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皆自飲。噉未會與香。今日須食一頓。諸人爭奉穀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汗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滿坑。魚鱗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嘆。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營墓將殯。怪棺大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道琳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林泉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胸。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微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

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嵩頭陀

嵩頭陀法師。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巖谷間。爲創香山寺。及建靈剎。道俗萬衆共引麻紵。舉剎。絳忽中斷。引者皆顛蹶。師乃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提之。呪而作禮。捧鉢繞剎一周。剎乃不假人工。屹然自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下。後果如其所言。竟不知所終。

阿專師

阿專師者。不詳其氏族。雲遊定州。時在州里中。聞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謔語。詈罵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夜。觸他長幼坐席。意口聚罵。主人欲打殺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且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喜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牆口。唱叱叱。所騎之牆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間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

達磨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微數。定學高之。梁武帝普通初。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至金陵。帝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

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一枝。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翻翻獨遊。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塋。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通公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謔。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東府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爲京觀焉。朝市破落。所在荒蕪耳。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于悅云。若知殺者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通。通取肉搗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

市百姓爭屠膾羹食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僧林

釋僧林吳人深修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四十里有豆園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棲托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罕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矜望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

慧約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氏東陽烏傷人也祖世爲東南仕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俗因名爲靈祭兒童時聚沙爲佛塔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爲患乃捨己所得空拳而返鄉士以靈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縲紲季父喜敗臘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勸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

終日殺生苦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且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刻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刻遍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剪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隨靜住刻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粒巖栖卽以松朮調疾延年深有成益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嘗請講淨名勝鬘淵遇疾晝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卽請受五戒齊給事中裏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携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淡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採結或停赤松湖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臥見二青衣女子從湖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卽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天監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皇儲已下爰至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

人嘗受戒時有一乾鵲潛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便顯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無何二鳥同化後靜居閑室忽有野蠶齋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與鴛鴦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臥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答曰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勸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初臥疾時見一老公執鐺來入及還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淚聲甚哀惋葬後三日歿然永逝

檀特師

檀特師一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也

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不喻其旨。怒不令在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豕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返。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枝。杖頭刻爲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復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知此也。俄而疾卒。周文命葬之。

植相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鄧貞令相齋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佛教。便顯出家。乃還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郡有法愛道人。高街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兒

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惡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繞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會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擊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後因梁末軍亂。入青城山聚徒集衆。未暇經始適便遷化。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柏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那旦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乃知樹枯鐘暗表其遷化之晨也。弟子噉命露屍松下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沔陽郡。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軍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

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利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利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辨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繼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鐵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書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

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有小弟子戲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辭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微命。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相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鄆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商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櫃簾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櫃中所受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辨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

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解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饅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鄆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鄆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龍白布衫袴。邪巾。大纓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囚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鏈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燬。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此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濩爲鄆州刺史。官爵如故。濩弟遣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濩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園籬。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鄆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德油絡網車。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

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拜佛。坐繩床而終。諸訖將殯。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劉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尙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襄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尙圓

釋尙圓。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姦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鄉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魅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候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在。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年八十一終所住城。

法聰

釋法聰。姓梅氏。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菹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栖止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尙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陽。承風來問

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
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
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觀一谷猛火洞
然。良久。野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
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
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聽乃以手按
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
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聽即入定。須臾有
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
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
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集諸虎。亦至。便
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
有白龜就聽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
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
群吏嘆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
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咆哮。遇過其道。又
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
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遶日午方返。王怪其
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為造禪居寺。
聽不往住。度人安之。聽住禪堂。每有白鹿白
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忽遇屠者
驅猪百餘頭。聽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繯
解散去。諸屠大恐。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便
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
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
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聽所請雨。使還大
降。陂池皆滿。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仲師兼
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於宮造天宮寺
邀延。永住巴峽空晉鴻上。湘東王柏木為瘞

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
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為寶光寺。請聽居
之。王連般若義。每明日將堅義殿。則夜放光
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
幽燭所致。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
坐如生。形柔頂煖。手屈二指。異香不歇。年九
十二。

僧安

釋僧安。不知何許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
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
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
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
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
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衆至越州行頭陀。忽
云。往年雌雉應生此徑。至一家適喚雌雉。一
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
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
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
為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
之。為講涅槃。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
然不解。

傳弘

大士傳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
應道。躡履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止雙
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胸臆。異香流於掌
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一尺。指長
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時。有大人
之相。梁孝武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
林寺。坐蔭高松。臥依磐石。四澈六旬。天花甘

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
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璽昇殿。而
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
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數感兵災。乃然
臂為炬。冀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
州。右脇而臥。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
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
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甕中。數
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
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壑山谷。初大士在日。
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
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
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
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
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輪
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曾
於松間。顯度衆生。以斧為誓。至今松木斧痕
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為石。青
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靈異
之蹟。不可紀極。

慧思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忍慈育
知名閭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
親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
供。所止菴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病疾。求誠
懺悔。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璽異。上
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
道也。既遇清衆。宜更翻境。所請師僧四十二人
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復

夢彌勒。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未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開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既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十載。以後必事遠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為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之心。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續。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度者。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盛。名稱普聞。俄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斷斷岳心釘石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拜以事白。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即為大蜂咬殺。衝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冤欲相殘害。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門。闕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

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共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饒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為犬所噬而斃。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榮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污。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臨終時。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至二十二日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靈辨號慟。乃開目曰。何驚動吾耶。癡人出法。言訖長往。

神僧傳卷四終

神僧傳卷第五

普明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有僧乞食因勸云。即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苦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為營造。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鍾便破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礪石。仍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隋高帝置

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暨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闕百步許。自佛龕下直到於寺。至于日沒還返舊蹤。碎碎磴磴勢若初至。又顯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曹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開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

玄光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往衡山見思大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絲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麟介參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觀經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厥後罔知攸往。

明達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年及具足，行業彌峻。勵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郡。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討討。達感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震震聲，群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霧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後因行役中路，逢人縛豚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足，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足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搆浮屠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皆怪其言。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利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道俗，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欽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龜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攀壁來從乞瘡。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問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

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道釋。

釋道舜，未詳何許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茅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威蛇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平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踰踞其側，便為說法。有人還住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人，曾莫之畏。身著弊衲，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為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共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為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踢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以足踢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為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頓方為受戒。或依諸病村，受於瘡，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啖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為已任，情向欣然。初無羶覺，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所終。

道仙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初以遊賣為業。後值僧達禪師為其說法，遂沈寶船於江。辭妻子，投灌口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迴絕人蹤。

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准客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濬襲帷三蜀，禮以師敬，攜至陝。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屬相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晏如，曾無所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中，猛焰洞然。咸嘆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欽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冥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像，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焰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辱罵。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袈裟。仙或勞疾，見經衣童子從青溪水出，碗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陸旱，百姓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叩門。數日，衆生何為嗜睡如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瞻養。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峽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縱，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黎，披衣端坐念佛。于

達山足忽雲雨難流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車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憊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國恭敬。號爲仙閣梨焉。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年百餘歲端坐而卒。

法安

釋法安姓彭氏。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大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飽食弊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燈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寺。王所遊履必齋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沙磧達于泥海中應遭難。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着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卽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鵝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

智顗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生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

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一日因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歧麓。挽顗上山。顗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先有清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顗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卽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平。顗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得往也。顗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龕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閒敞易得尋異。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顗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震震吼。蟬飈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歿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繞顗三匝。久之乃滅。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勅

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嶺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顗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諸自滅。晉王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願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顗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囑。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

智曠

釋智曠。姓王氏。初母將孕。夢入流洛。童子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末爲壯士。後離俗從道學長生術。及值高僧授戒爲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甕必獲禪焉。因卽隨言醫者見道。請求刺落。衆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潤有古鐘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尙方。有力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信分身。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剃落。進戒以後頭陀。蛇頭床側。每夕山

隔四燈同照。士俗雲赴奄成華寺。有一宰鴨而爲齋者。鴨神夜告便曰。何有殺性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會度夏水徒侶數十欲住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載流直到。遂因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述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呵戒犢子。疾當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神異冥徵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終于四望開聖寺。自剋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疎。可年四十許人。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變髮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遠法師。說晉末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情默無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名族多武略。到州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劍戟以威邊徼。其侈僭過度。被人誣告謀反。帝使臨汝侯按之。利其財產。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效也。喜之先見皆此類。煬帝聞之。取來揚州。帝令宮內安置。于時內造一堂新成。師忽昇堂觀看。因驚走下階。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爲狂言。命鎖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云。法喜在市。勅責所

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鎖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裟覆一聚白骨鎖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勅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勅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奏聞。勅所司脫鎖放師出外隨意所適。其後帝遇弒於江都。方悟索羊頭之驗。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肉。俄而見身有疾。常臥床去薦席令人於床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於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師見還在郡。勅遣開棺視之則無所有。普安。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晚投講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誦讀禪思准爲操擬。周氏滅法柄隱于終南山之概梓谷。時有重募提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爲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爾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於是釋然復歸。隋文創脩佛教大典。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概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未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繫籠結菴延而住之。初止籠。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籠。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眾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

釋慧岳。曲阿人也。住蔣州大歸善寺。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往嶺南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往揚都謁他法師。他異禮接之。將還山他請現神力。岳即從窓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他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僦終日以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床上。撼之銷然不散。

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疎。可年四十許人。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變髮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遠法師。說晉末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情默無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名族多武略。到州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劍戟以威邊徼。其侈僭過度。被人誣告謀反。帝使臨汝侯按之。利其財產。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效也。喜之先見皆此類。煬帝聞之。取來揚州。帝令宮內安置。于時內造一堂新成。師忽昇堂觀看。因驚走下階。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爲狂言。命鎖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云。法喜在市。勅責所

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鎖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裟覆一聚白骨鎖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勅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勅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奏聞。勅所司脫鎖放師出外隨意所適。其後帝遇弒於江都。方悟索羊頭之驗。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肉。俄而見身有疾。常臥床去薦席令人於床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於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師見還在郡。勅遣開棺視之則無所有。普安。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晚投講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誦讀禪思准爲操擬。周氏滅法柄隱于終南山之概梓谷。時有重募提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爲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爾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於是釋然復歸。隋文創脩佛教大典。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概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未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繫籠結菴延而住之。初止籠。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籠。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眾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

之。又龜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擬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努眼舌嚙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龜西魏村張陳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升，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龜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鄉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陳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暉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卽惺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宮簪，以當佛座。令和繞旋，尋復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臥床枕，失音百日，指搦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間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大坊村中田遺生者，家徒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

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龜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慙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逼，求物闕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裏一把亂床，遂用塞明孔，挽取抖擻得穀十餘，接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尊緣構，乃云：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嘗於龜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穀，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已譯說，因從乞酒行飲，行舞，煇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存。安卽引刀自割脾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噉之。況人食米理足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面，以鼻喙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鷄猪絕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道英。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幼從叔休律師出家。至并州，依炬法師學道。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中，曾任直歲與俗爭地。遽聞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昇。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爭，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爲勝。汝不及我，我不可不及汝耶。卽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塗我耳。又履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臥經于三宿。乃起而言曰：幾被火炙殺我。晚還蒲州，住普救寺。晝則厲衆僧勸事，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卽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遙高世名僧，素與同學，及遇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其死。其知微通感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奄然神逝。法進。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爲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狀上有好清水。

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募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且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思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焚火。鵲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效。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水同性。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轎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妃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百段。納衣裝裝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三日乃已。僧朗。

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飼之。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龜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為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韻諸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莊微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若肉聚或住酒席。同諸諸飲。而嚼嚼豬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豬肉滿口。或復巡江洞派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驚掉。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超悟玄解說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探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往到禮佛繞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降。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聞其慧解奄若雙癡。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降行感通皆此類也。大業末卒。

惠祥。釋惠祥姓周氏。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不與衆同。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療無效。夜中寢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為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辨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真身枯槁不碎。遂聲鐘告衆。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衆觀希有。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祥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日可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龜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無相。

涪州相忠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陷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為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搭水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驚嫌。

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測所在。

明恭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其力若神。嘗山行見虎。交鬬。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以一手捉頭。一手捉尾。擲之山下。又以僧衣置膝下。僧怪之。恭笑爲捧柱取衣。大業末。賊起抄掠。令共寺辦數十人。大猪食具。恭延賊食。賊譴恭先。恭乃鋪餅數十。安猪啖之。須臾食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群賊許之。故隋唐交軍。其境絕賊往來。恭之力也。

曼詢

釋曼詢。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林落泉寺。逢曇暹禪師而蒙剃髮。後經三夏。移住鹿士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時有盜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懸勸致禮。陳云。因病死復蘇。得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曼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特來禮謝。又山行值二虎相鬬。泉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爲鬬。語云。同居林藪。計爲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態虎交。諍事略同此。而或廊居榛梗。唯詢一蹠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每人禪定七日爲期。白

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虎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初遇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聲喉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叫逾甚。血湧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繞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如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闢毘餘質。建塔立碑焉。

智滿

釋智滿者。俗姓賈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高潔。居于安樂寺。時唐太宗在晉陽。與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床下。又見遍身爲蟲蛆所食。意甚惡之。諸詢於滿。滿曰。此可拜賀也。夫床下者。所謂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道頗習易。以掛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床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群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善善誘。未敢當仁。師師太宗曰。郎君與大人並叶兆夢。是謂幹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叮嚀之意。敢不敬從。滿後不知所終。

智勝

釋智勝。俗姓陳氏。潁川人。年二十始獲從願。

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修寂定。常居佛蘭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擗。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僦工。有香爐峯。山巖峻嶒。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爐峯。槐柏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師。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爾夜夢人送疏云。香爐峯。槐柏樹。盡皆捨給經臺。時有僧法雲。欲往香爐峯頭陀。諦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言。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真。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納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鐘鼓聲。大音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喚呼。經日方散。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春秋七十有二。

惠主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

爲斌法師弟子。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初年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開冥衆生無眠。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微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伏茶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探弓材者。其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案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駄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驢驘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駄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中。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沈香十斤細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

明淨

釋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爲業。後南游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繼續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知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齋還中路值於群虎。皆張口瞋目若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路傍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噉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昔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貞觀三年冬至于四年夏六月無雨。天子下詔岳瀆諸廟普令零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靜能感以狀奏聞。勅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乃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內通洽。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耐淨德。其微應難思厥相叵測。但以京禁諸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

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沈痾。如是繫念。

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忽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瑛曰。我今故來爲汝治病。即以口就瑛身次第吸噉。三夜如此。因爾稍痊。遂求離俗。授安靜寺慧遷法師以爲弟子。聞智者執行超群爲世良導。即泛柯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日諸白者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陳法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鎮所。瑛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夜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瑛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爾。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共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瑛。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瑛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槌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瑛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瑛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葷設。瑛食竟進趨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吐瀉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瑛。十里方及。見瑛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

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遂。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知苑

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字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爲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鎔鐵鋼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以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日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柏數千萬。爲水所漂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焉。

大志

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徒皆避去。食粒若盡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

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七衆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燃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爲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智聰

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繞。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語曰。造立天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挾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虎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棲霞塔西。徑行禪誦誓不寢臥。安樂八十餘人若有凶事虎來大吼。由此警覺。貞觀中年九十九。於佛生日熏爐遍禮聖像還歸靜室端坐而化。

善道

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修十六妙觀。及住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思。後還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賂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言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當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

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各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神僧傳卷第五

神僧傳卷第六

法順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年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嘗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從來千人皆足。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舐齧。嘗引衆驢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啖_{子果}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帶香氣不散。三原民田薩埵者。生來患瘰。又張蘇者亦患生瘰。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瘥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托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憊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瘰癧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無

不痊愈。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屬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水尋還復。門徒勿觀。而不測其然也。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

志寬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歷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繞房而行。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貞觀初還蒲。時州郡遇旱。諸祈不遂。官民乃往請焉。寬為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有年。未終之前。右脅而臥。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縊。再命亦斷。當取橡兩根。連篠一領。裹縛與送。無得隨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卒。

世瑜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沈水。

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各負蓮華。蔗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為侶。初唯一泉。後有二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患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審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有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尚執爐。奄然而逝。春秋六十有三矣。

玄奘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少罹窮酷。隨兄長。隸法師住淨土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瞻劍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遍遊荆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善。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夾下勅。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床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

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勅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衆。既臥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髀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為摩頂松。

法敏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人。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

講。有蛇懸半身於殿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敬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闔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光大。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山焉。

慧璠

釋慧璠。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游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居山頂。以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璠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反止龍泉。漸便乾竭。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

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歛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焉。

豐干

釋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背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唱道歌。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干出雲遊。適聞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召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閱丘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噴之。須臾祛疹。因是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問丘至任。三日後即到寺。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師否。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闕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僧厨執役。問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嗟嘆。乃入厨見二人拜之。二人起走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遂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豐干後不知所終。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恆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

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瘠。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聞丘入寺。放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聞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踪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諷誦。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之句云。

拾得

拾得者。豐干禪師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豐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後沙門靈耀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食。復呼橋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靈耀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濯。掃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

以杖扑土偶三三下罵曰。汝食不能謹。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園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隸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道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嘩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慕錄塞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塞山集中。

法冲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年二十四遂發心出家。聽淫樂三十餘遍。又至安州富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卽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營亡身便卽剃落。時隸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膏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修外學。冲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虎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否。虎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

廣宣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稟之。時三歲玄奘不許講舊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請還俗。更依新經。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師亦命代弘經。護法。張製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通達。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常以飲水嗽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蕒生而食。至于桃李瓜果必生吞皮核。人間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己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則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卽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情而不施。其騎尋死。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跡。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污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奔。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還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擬。大衆答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

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輿充道而來。卽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與人車不見。後不知其終。

岑闍黎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者。未詳何許人。住寺禪念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叢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口甘}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這行飲。達寺坩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廚請粥三升。乃掛枝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福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嚙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嚙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嚙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岑爲寺貧便於講堂東白馬泉下。深中延記。某處爲廚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闕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慧悟
釋慧悟。未詳氏族。隸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帶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

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
舉下坐。遂即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
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
臨時和請耳。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時高宗
永徽中也

法融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
民法師剃除服勤請道。貞觀十七年於牛頭
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
無缺寸陰。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
有神蛇長丈餘。日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
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
薪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
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
年而去。所住食厨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
踐踏。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挂錫朽
壤驚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
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
趣釜經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
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氷內獲花
二莖。狀如芙蓉瑩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
之。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
千人至滅淨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
忽大動聽侶驚波。鍾磬香床並皆搖蕩。寺外
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
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
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
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湖泉池擊石涌砂
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

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
六十四矣

智勤

釋智勤。俗姓朱氏。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
興國寺。勤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
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
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
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
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
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
刃。被賊圍繞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
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
數月。後按於蜀聽焉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
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外無事一人力也
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
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
恒聞谷中鐘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
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
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
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
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
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
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
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聞莫知其路不
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
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永
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
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
中後夜嘗聞彈指警歎之聲。至顯慶四年五

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晚夜經禱
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
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
分析。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
由。至十六日且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語云
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
內。手執香爐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
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
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春秋七
十四

道宣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初母妊而夢月貫
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
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也。宜從出
家。既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于
寶函。乃晦迹於終南微掌之谷。所居之水神
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
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隋
末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
村故淨業寺。地富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
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祥龍禮謁。若男
若女化爲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
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
宜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往煙上。審其神變
或送異花一莖。形似棗花大如榆莢。香氣鬱
切。靜。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杏梨棗。
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
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
類也。宜嘗築一壇。假有長眉僧談知道者。復

三果梵僧禮境。讀曰。自佛滅後。佛法住世。興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誤。皆譯之過。非師之罪。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

人踏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毘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鉢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觀史天宮。持物一包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

英師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設。苟釋疑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曉。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

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窺基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初基之生。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而有孕。及平盈月。漸與群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暗精爽。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爲英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勅遷聰慧觀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英師。學諸佛法。後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峯。皆琉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劍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及筆投捧而去。基極驚異。明日於寺中得彌勒上生經。以爲彌勒化現。欲開廣之。遂援毫而授筆。端舍利累累而下。骨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不甚爲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英公親視西域戒寶瑜伽師地。

論惟識宗。而師盡領其妙。世謂之慈恩教。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

洪昉

釋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閻羅。今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聞黎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復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作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有子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少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床別置名饌。其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曰。師若長住此。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防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更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匹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入相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

四人者依前送之。防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謂入禪不覺所適。防忽開目命火照床。前五百緣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防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而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二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防許之。因敷天衣坐。防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觀。師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防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等人等。設諸珍饈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防念曰。後園有何不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木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識。漸漸深入。遙聞大呻呌聲。不可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連。或以銀鑄鎖其頂。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憐我。我以食人故爲天王所鎖。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饑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鎖早晚。或云見婆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

者言誠志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遊後園乎。左右曰無。王乃喜坐定。防曰。適到後園。見鎖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憮然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防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理待。故鎖之。防曰。適見三五輩老者。願誠言。但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之。餘者亦可捨也。王曰。此鬼言何可信。防固請。王曰。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苦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而金色奔波。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肉。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防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惡鬼言寧可保任。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鎖貫胸。曳去而鎖之。防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防。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防於陝城中還。客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爲釋提桓因所請矣。防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施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防默然還坐。夜叉遂攪繩床。置於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至。天堂天光

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防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防曰。講經之事。誠不爲勞。然防病坊之中。病者數百。特防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留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歲。恐病人餓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因請大師勿爲辭也。防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天。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勅。天人既去。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勅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宗旨。令天人信受。防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勝妙也。既食。設金高座。數以天衣。防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防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已失防。二十七日矣。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煩褊躁。時因臥疾。不隨衆赴會。一沙

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可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受持已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呌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

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時裴寬爲兵部郎中。卽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燭燈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床席。僧人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清虛。

佛像皆振現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二十七日雪降。中宗以爲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卽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足千里。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擊溺。其院無苦者。無滯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金師

僧金師。新羅人。居睢陽。謂錄事參軍房琯云。太守裴寬當改。琯問何時。曰。明日午。勅書必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琯專候之。午前有一驛使兩封牋到。不是琯以爲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牋來云。裴公改爲安陸別駕。房還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召問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散。及後勅至。除別駕紫綬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

神僧傳卷第六

神僧傳卷第七

慧安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修學法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

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故。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十四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卽却爲男。然後出家修道。裴郎中卽我門徒。汝可入城爲吾省問之。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燒灰燼。唯虛之屋。隱焰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湖。掣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卽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遂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齋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摩足。授之間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取爾。卽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中似有聲甚厲。卽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鬭。

戶。至三更有人至。屬衛森森和鈴鎖。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告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湏臾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井。勸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灑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尙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

僧伽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至於泗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施乎。於是爭求布施。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人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而建寺焉。由此奇異之蹤變現不一。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燭火交午。伽苦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因而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

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窓隙外。其如何。伽依之。其夜遠擊異常。質明視之微有紅線脈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青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爲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呂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剿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附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嚔之而愈。聲震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獅子而瘳。或擲水瓶。或令謝過。驗非虛設。福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馬。警其風厄則索扇。或認盜夫之錢。或昨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早飛雨。神變無方莫測恒度。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而頂上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又以絮塞之。師嘗瀦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邑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脫憂迫。師將瓶水汎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薦福寺爲名。師請以普照王寺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

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吹起臭氣遍滿。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迴曰。是觀音化身也。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此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爲說法。此即是也。先師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迴亦卒。

惠安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時唐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拔爲曹州刺史。其深威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以教之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一大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

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環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其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體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所有唯此耳。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家民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寐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

下。某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禪者爲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一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適。

秀師

釋秀。俗姓李氏。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荊州後移洛都天宮寺。深爲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又一寺經藏焚燬。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嘗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箱。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極選摩等方悟其言。取箱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爲其碑文。

萬迴

萬迴。師閬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因妊迴。迴生而愚。八九歲方言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及長父令耕田。迴耕直去不顧。

口惟連稱平等。因耕一隴長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總耕何分彼此。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戌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亡矣。日夕涕泣憂思不止。迴願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且疑。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視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先是玄奘向佛國取經。見佛龜題曰。善薩萬迴。謫向閬鄉地教化。焚馳驛至閬鄉。問此有萬迴無。令呼之。萬迴至焚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爲將作監。嘗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斬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燬之。不悟爲玄宗所誅也。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時崔日用武平一宋之間沈佺期岑羲薛稷。見迴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弟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義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義稷之誅。人益貴重。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甚至哀泣。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皆被驅出。曳帝入反扇其戶。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

天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冀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及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以示萬迴，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瑰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己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進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便於塔下掘井，忽然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藏寂

釋藏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天后聞之，詔入內賜摩訶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誥禪師，寂預戒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暉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惟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暉其如吾何。迨暉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番侯弗來致賀，暉微怒也。屈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

色勃興，僧皆股慄。暉俄然仆地，左右扶腋，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擣頰之聲，尋爾氣絕。寂年八十七歲，示滅資中，至今崇仰焉。

元珪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悟少林寺禪師，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下廬于獄中，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入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禪于巖阿，時有峨冠袴褶，部曲繁多，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日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親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爐，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向曰：汝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淫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雜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鑿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妄乎。曰：吾本正直

焉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即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寂默而不為體，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煙，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達天不為妄，恬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就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願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偃^廣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為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詳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豈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

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曰我神眼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自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意惡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後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隆隆壯宇岌岌將圯。定僧膽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栢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及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壽七十三。

通玄 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鬚鬢如畫髮紺而螺施。唇紅潤齒密緻。或樵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踞履。雖冬無絨。七旬。戰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故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開元七年春齋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類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千三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膏肓。

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龜中。虎吼耳前行。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爲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燭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爲恆矣。自到土龜俄有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盞于龜前。玄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于紙墨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愕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龜。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龜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龜室內蛇虺蟻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北。斃石爲墳而葬之。葬日有二班蛇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

一行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群聰黠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師出家剃染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于數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

鴻謂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益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寂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共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株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藪藪。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玄宗聞之召令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刑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

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贖也。君上執法難以請求如何。王姥執手大罵曰。何用說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家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亦早。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順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或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迴休息。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淨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

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復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遺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服緇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柩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諡曰大慧禪師。

無畏

釋無畏三藏。本天竺人。護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師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龜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汚茵席。宣律師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師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師知其為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在洛時有巨蛇高丈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蟠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畏責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後蛇聞之。若有慚色。遂俯于地頭而死焉。其後安祿山據洛陽。盡毀宗廟。果符其言。開元十

金剛智

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數番。即有物如蚪龍從鉢中矯首水面。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淫雨逾時。詔畏止之。畏捏泥爐五軀向之作梵語叱罵者。即刻而霽。嘗過龍河。以一橐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金剛智

釋跋日羅菩薩。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覓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乃削染出家。從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冬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師一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臥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臥於地。使牛仙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

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勸詣談摩王。食頃問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回略觀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存施寶玩。智勸貴妃念造金剛壽命菩薩。又勸河東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繞七匝。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并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

鑑源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號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食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冥感如此。後多微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驟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後復庭前柏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璃。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燿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

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日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鼓師墳側。韋南康阜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

義福

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搢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以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瑁。禮部侍郎韋陟。常所禮謁。是日亦同相造焉。義福乃昇座為門徒演法。乃曰。吾歿於是日當以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蒙餽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年數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手曰。必為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僞署。房瑁翊贊兩朝竟立大節。

真表

真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事戈獵。後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繞旋叩齒。心心無間念念懇勤。經于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為表策發發戒緣作受前方便。威斯瑞應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于巖下。身無所傷。葡萄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百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吉祥鳥鳴曰。苦

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遙遙自在。儀衛陸離圍繞石壇。香風花雨一時交集。須臾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為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鑲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鑲。鑲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十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鑲參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鑲。墮地以驗其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鑲飛逗四畔。唯八九二鑲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上品戒焉。若衆鑲離遠。或一二來觸九八鑲。拈觀是何煩惱名。抑令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鑲。和九八者擲其煩惱鑲。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鑲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大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也。囑累已大仗既迴山川雲霧。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為其低垂覆路。殊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驚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莊嚴觀瞻承足者。花網美飾填坑者。

表威曲副人情一一迫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氈覆于途中。表似驚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氈間皆是猶子。吾慮傷生避其誤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郭郭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踣踣于前。時則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焉。

明達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來。於閬縣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謂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驅。訖勸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爲堆阜。以杖擗築之地。因坑曰人不曉。至京背有發腫。割之血流迨地。李林甫爲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拜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爲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寺門墜馬而死。如此類衆。達又嘗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嘆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閭閻盡爲戰場矣。

法秀

釋法秀者。本許何許人也。居于京師。遊于咸鏡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明皇嘗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裂

裂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遣募繡徒道高者令尋訪。秀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矣。遂授之。秀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礪石。驚曰。此人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戶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喜其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語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有一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遂却見老僧僧曰。更往當已來矣。秀復至欲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矣。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至乃正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機代汝主者。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亦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付汝主。并袈裟手巾令自收。秀膜拜而迴。童子送出纒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復不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尺八等進於玄。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以吹之。苑是先所御者。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禍。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

懶殘

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書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沙寺中讀書。蔡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懷愧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誦仰空而睡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平昭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昭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蔡繼修道德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繫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齕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鑿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躍而觀之。纒出門見一虎。羆之而去。懶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西域僧

釋天然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慈陋。纏乾陀色縷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

京察。當章皇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章氏家僅戚怒之。以幣席坐于庭中。既食章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群視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章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章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章氏。吾故不遠而來。章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章皇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本淨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禪宗知識。歷往參之。又聞長溪靈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爲室。室側有毒龍石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權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虎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菴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後罔知其終。

懷玉

釋懷玉。姓高氏。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翌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

一人擊白銀臺從窓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信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景矣。請加跏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數日又有白毫光現。聖象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須臾香氣盈空。海衆遍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金色。其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

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柏曰。此樹與塔齊。塔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正與塔齊。又言。寺前二小池。左藥石飯齋施時少則令洶洶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卒。壽七十七。

嵩岳僧

釋無相。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號無相。遂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猿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水。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覺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臥其前。願以身施共食。二獸從頭至足嗅而而去。往往夜間坐床下掘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幻惑。乃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捲幕。楊翌叩頭拜伏。喘不敢語。俄風止。奉送舊所。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冷力伐柴供僧廚用。相之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過其國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曰。供柴賢者。斬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新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遽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揮刀。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

儀光

儀光禪師。住青龍寺。行業至高。有朝士妻喪。請師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前明燈讀經。弟子十一人侍之。夜將半。聞堂中人起取衣服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厨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爲家人。不知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猶帶面衣。徒跳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爲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

開開堂北戶聲。婦人速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內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何故橫臥。手即汚麪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舉家驚異焉。

慧因

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爲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惟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蒙治罪。甚用爲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爲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各生鐵爪。共相拏擗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燄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蹶然而起。絹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普滿。

僧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爲萬迴。後於潯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

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神僧傳卷第八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陽觀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峯而居焉。藏嘗爲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贊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捕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衍。時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群老驚嘆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各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養。藏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礱。初甚如麪。而共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塔。切時。礱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塢石隕扣鐘嘶。所說。翻跌而滅。年九十九其屍坐于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身之際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後爲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齋經律法離岸。至越州浦止。暑風山。其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機。告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泊出島海之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身不施漆。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燄達于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床。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作。其怪物吐氣蓬勃。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動。久之乃有巨蛇。腰首于膝上。漏悲閔之極。爲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捨形焉。

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獻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應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昨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群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蓬蘭卽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眞夢中人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閣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闍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卽時依可。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麻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至今眞體端然會無變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決句已通矣。後同弟子舍光慧等^{扶件}等三十七人。附崑

崑崙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脫拜求哀。乞加救護。慧誓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遍。卽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誦娑竭龍王經。遶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健切}。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是歲終夏。德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除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禪止。請銀瓶一枚作法加持。須臾嚴靜。忽因池鵝誤觸瓶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至德初變駕在靈武風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祕密法。泊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眞言祓除至七過。翼日乃瘞帝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卽位。恩渥彌厚。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尙法力。三日已往而霽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謂爲結壇致雨。不空命其徒取樺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香蘸水置于前。轉吹震舌呼使呪

之。食頃卽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而還。無冒風雨。听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搖尾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听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宮以臥。比面瞻禮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茶罷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在便殿。羅時時反手搔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尙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湖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召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掘泥爐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遍。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曰。毘沙門天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

督絃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審師。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選。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貪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大謂選曰。君不利。醫藥。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陽。後累遷。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遷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選舉不第。從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僕者。因得疾服藥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為師。既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明禪師。門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從宗卜居。峰巒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日禪從。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

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澹然而化。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開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咸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為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簞。衆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始出止莊嚴。忠以為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久。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視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還寓他樹。道俗觀者。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為止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蹟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槁。靈芝仙苗。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繞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是夜。瑞雲覆。利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樹木摧折。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春秋八十有七。

崇惠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釋林之年。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為弟子。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為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大曆三年。大演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踞如常。磴道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踞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意。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為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惠徒跳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鑿鐵葉。號為餅。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慙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華庭玉宣。獄再三。便齋賜紫方袍一副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宜洛陽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長。參神會禪師。大曆八年。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適維揚六合。方歎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金山。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

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跡。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坦爲受歸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數道場。元和五年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道場。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之慨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爲山妖木怪之所焚惑。坦皆過觀焉。至十年忽見二胡人。自稱龜茲^{音止}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告衆將赴遠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八。僧臘八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最。嘗於徽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發心之至也。迨脫模鑄像果然。鑑當佛心胸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錠。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漚。聞去賊徒入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時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啣野豬投聞前引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異焉。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爲人說異不倫。恭慢無定。嘗建中年中。無何至

于峴蜀。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入水火真金石。變現無窮。初入劉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令誦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迅赴摩跌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戔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斬之背踏於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節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腹^{徒切}。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因義皆誦諸事過方曉。成都亦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縫中。百姓索逐漸入。唯餘髮鬚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漸積七日。室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爲僧也狂亂發言多中。時號爲聖。有越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降恩可乎。師曰。還我三千四綑。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取綑赴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天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

耳。公主遂妊。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其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燒。唯所載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幡蓋木佛像。以代薪炭。又於熾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音切}。彌漫。撫掌大笑。不具七筋而食。而垢不^{音切}。輒陰雨吳人以爲占候及將死。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音切}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辰祥光滿室。隣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自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齋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觀畫像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皆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雹。動傷苗稼。堆塊。號稱毒龍爲害。代病爲誦密語。後經歲序都無是患。共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孟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

陳悔。慧諱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勝響。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爇。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領首聽命。由是檀信駢肩踵。有宣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曰。妾家醴覺美。酌施和尙求福。況以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告。代病執杯毀之。俄爾酒氣及兩脛足。地爲之震。烈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奄然跏趺示滅。

廣陵大師

僧有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衣繡裘盛暑不脫。怒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狂悖。好屠大義。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賊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懼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而至。曰。僧當死心奉教戒。奈何食酒肉殺大義。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鬪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天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腥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

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群情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

靈默

釋靈默。俗姓宣氏。毘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師。因住白砂道場。經子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斂庵側樹枝交絡。茅苔略無少損。遐邇聞聲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久旱民皆狼顧。默沿澗見青蛇天矯瞪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渴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耶。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厥後澡沐焚香。端坐繩床而卒。壽七十二。法臘四十一。

澄觀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需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常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嚙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遍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

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之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矯首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攀欄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剪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此。以元和年中示滅。春秋七十餘。

隱峯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慈狂不狗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遠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既而游還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齋。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觀。驚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瞋目咄之曰。老兄曠昔爲不循法律。死且焚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携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撫。憤然而倒。遂茶毘之。收舍利入塔。號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疎簡。時與

李源爲忘形之友。同止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衆僧飲食而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游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綺負器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咒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誠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唐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一行。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李往授符水。觀沐浴而化。婦生一子焉。李三日往。看新兒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潸然。觀又歌竹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誓

釋智誓

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俊。長勤梵學。遂負箱屨。遍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

所解義理。莫達聖意乎。沈思兀然。偶舉首見

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誓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

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

無緣耳。誓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誓。今有幾貫糧耶。誓曰。自南徂

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齋皆罄。竭矣。見受

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嚮之。

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誓如言作

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撥餅

餌。焚香長跪。祝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

世。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

鳥亂下。啄拾地上。螻蛄蠅蠅。舉其數。老僧

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

宜講說也。言訖而去。誓由是精進不倦。研摩

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

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

無二三人焉。

素公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

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

汗污人衣。如蠟。脂不可洗。昭國鄭相嘗與

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污。謂素曰。弟子爲和

尙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

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

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

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狒子聽經。齋時

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

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門塵。當

時以爲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晝

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

拒之。時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

不第。方塞蹟憤慨。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

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數。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勝三勝之前。猶梯天之難。三勝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姓三勝。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驚辭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妙。私自謂曰。道言三勝。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尙書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

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大和九
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錯器缺
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
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
書之末。三勝雖欠其一兩勝且無小差。閨門
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
所往矣。次年放附馬都尉顯應舉。時舉轉治
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環再司文
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
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默其詞。
忽復一言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鏐
為支江宰。後任江陵。文昌少好屬文。長自
漢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章南康。卓卓與
寒釋揭。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
高明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
鎮梁川。辟為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公自
府遊聞清公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
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問曰。中間
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
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
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人更盛更盛。公尋
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
由是頗亦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任開州
刺史。段公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
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泊到鶴鳴先訪之。清
喜而迎。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
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

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
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
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
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公之言。處厚唯不
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
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及文
宗皇帝踐祚。自江郎首命。處厚為相。至是方
驗。與鄒平公同發使修清公塔。因刻石紀其
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間其移動。遂命
紙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句邑南來
慶有餘。宗儒遽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
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
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士人
陸實處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
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實處欲罷舉歸
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實處
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
在高等。實處曰。某會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
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
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
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實處乃書於晉昌里之
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
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開禮之舍。既入。開
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
之。實處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
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
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

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為。實處深信之。因取薦
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舉。又訪惟瑛。
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
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
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實處因問。
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
月二十四日。實處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壁。
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邵。實處名在十六。即三
十人也。惟瑛又謂實處曰。君成名後當食祿
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實處後從事於
越。半年而暴終。

文爽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纓。快開愛網。從
師問道。天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趺坐。後獨
棲丘壑間。霖雨洩旬。旁無僮侍。有一蛇入爽
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
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
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
欲噬。昨之狀者三。爽聞其饑。復自念曰。穢
囊無格。施汝一殮。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
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頭耳而退。及其卒日。
空中鐘磬交響。遍八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
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
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
寺。至孤山寺。西饒甚不前。因臨流涕悲吟
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
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

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諸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諸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赴赴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榻。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瘴氣微存。聲澤響清。終不可致。質偏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鑿微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瑋。向瑋親說其由。瑋聞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向九年在世。吾捨世之

日。佛法其衰乎。瑋詰之。默然無答。乃索禪筆。視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沙衰恒河沙。鬼而置。犬而擊。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揖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著飲之。覺心神清朗。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未代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論及暮。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懷然悟。翁即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爲別。童子有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白雲忽覆之。不見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爲誌。後知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沈香爲座。恩渥甚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餞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燦。僧立於山門。願接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

山有泉。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爲冤矣。時知玄魂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云。

神僧傳卷第八

神僧傳卷第九

金剛仙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因拘鬼魅。束縛蚊蠅。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斫巨木。剝面爲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視一大蜘蛛足廣丈餘。四蛇蟠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視棋首之魃長可數十丈。屈曲盤旋。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圃。而飛出。穎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畫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

蜘蛛馳出。以足摘穴之口。翹屈其毒。丹然若火。燒虺之咽喉去。虺之口。虺憤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內齒折一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出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新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爲福田之依。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於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開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棹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棹一邊美醞。一邊毒醞。其棹即晉惠帝曾用。飲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日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

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瀉。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痛處。或一撲之。無不立愈。爲癰者則起。跛者則奔。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擲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綴散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振紙蘸水。貼之亦差。嘗循江濱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殞。聊瀝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跌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遽出定。蟒化爲石矣。繼而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陸映。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士著姓。

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著年宿德。皆所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既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麟。鶴之儀。薄點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闕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捕龜事。忽一日。額雲駛雨。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觀適與諫遇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制製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臥。呼門人玄章等。誡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勸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飢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

清真如畫。性不茹葷。信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逸遊。謁石霜諸。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祖師別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乃請遍遊名山。諸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遙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嗣求斗斛。嗣曰。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語。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耕種菜者。乃山神所授。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吾種之緣其屬公平。既而道德播聞。繼徒雲集。遂成巨剎。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爲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良久風雷撲坐榻山巖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字澄霽蛇自瓶出。有頃復爲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剖成石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近塞不水大旱

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閤焉。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隣。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謹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樹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以君。我欲日時齊聽取。寺衆凄然堅請且爲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僧房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盂。嚙杖爲虎高視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爲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勅諡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釋懷濤者。不知何許人也。慈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子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閬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爲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實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勸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爲要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甕。書云。指揮使高某賤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藩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勸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茶毘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爲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爲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

其後父爲陳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僅積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璨然若煉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歷是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緣是陝人呼爲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光雲居之室。爲堂中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南塔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遺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懷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臃乃切。臃臃臃臃。言語無恒。寢臥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鄞。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鹽醬魚鮓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

袋師也。曾於雪中臥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又嘗就人乞漿。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元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蹣跚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履。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閩鄉。憶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騷。既學手足。既嘗言語。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閩鄉。叩頭泣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尙須十年。感汝勤虔爲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踈疎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子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爲。阿足顯謂臻曰。爲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于水面。戟手謂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聞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允納與諸師。於天台受具。書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水雪備糲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煮

食。置糲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數枚。論曰。請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觀子和尙

京兆觀子和尙。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闖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自爲觀子和尙。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

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歎後不知所終。

扣氷古佛

扣氷澡光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氷而浴。故世人號爲扣氷古佛。後住靈巖。天成三年。應閩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麈尾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毘。祥耀滿山。收舍利塔於瑞巖正寢。諡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唐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異視善微。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髮。及修禪觀。亭高疎不雜風塵。嘉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平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闍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巖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茶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縫襠。食

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斥鷃巢於衣被^{切音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閣。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

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來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食書放生。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呪之法。能厭劾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浦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縷^{步後切}。以鞭驅羈。靈入其中而嘯嘯有聲。絨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懸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

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偵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害^音。掘打破。見一鵝^音。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會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訝直迴戈還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遣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開味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衲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菴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巖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遂巡又咄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履。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收其穀手擲三掬黃梁。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糜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迴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行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

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福院。與一僧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泊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覩。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祕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林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既。金粟如來獨能化現者乎。

點點師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創染恒若風狂。有命齋食者。酒肉不問。每日將夕輒市黃白麻紙筆墨。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詞責

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備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答。居數歲。印符^音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所終行遊。

釋行遊。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閩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法律住持。人不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隣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燬燼無遺。衆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春^音鍾方與適遇客至。爲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古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禍後必合契。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緇徒爲茶毘焉。

僧絨

釋僧絨。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于淨衆寺。髭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道遙然。人莫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於僞蜀落第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絨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絨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否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絨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絨於案頭拈文卷。

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絨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謁太尉。公杜孫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彪雜。自堂宇間繼行而出。降階再拜。絨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絨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絨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絨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而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絨之年生於文宗太和中。成名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圭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

寸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憮然深往坐品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瓦樓等。藏石壁間。觸之卽壞。斂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薤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激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牆。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惜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師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污。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交。記別。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觀。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這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據之。泉

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漱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補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住懶瓚。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就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遍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陰耶。卽肯首。屠憐之割巨脔置盆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四夏。椰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境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甘嗜野菜。每見家厨烹燂^香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鑛錢。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陷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燕沈檀。時號爲聖僧。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鎗子百數。惟一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

聖耳。鑛師雖得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瑤。瑤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褻褻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陷無所擇。衆以爲狂。瑤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温州人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加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悟。善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其具齋薦鱗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繩引船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士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宗本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頤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

牛者。牛逸赴本院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鯽魚因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歎臥若熟睡然。滅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面折人。初住雲岳。已而遷翠岳。舊有淫祠。鄉人醴酒戲注。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折。俄有巨蟒蟠臥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岳。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慕誌鑄於碑陰者。新悲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靈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還往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幽堂。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茶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

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賀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十八日運作三會。精悟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章獻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為娼。所僞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繞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為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為不常。但呼為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為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彌山和

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為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寺。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被態。除夕忽殂。隆夢來謝。遂領衆然炬。燕之靈芝。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觀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名。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蠟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雞。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繼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為雞。賴羅漢悔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

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途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且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膽巴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激。頃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膽巴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過意賜予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膽巴無虞。復賜碧銅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

No. 2065

海東高僧傳卷第一

京北五冠山靈通寺住持教學
賜紫沙門臣覺訓奉 宣撰

流通一之一

論曰 夫佛陀之爲教也。性相常住。悲願洪深。

窮三際。遍十方。雨露以潤之。雷霆以鼓之。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五目不能觀其容。四辯莫能談其狀。其體也無去無來。其用也有生有滅。故我釋迦如來。從兜率天。乘栴檀樓閣。入摩耶胎。以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遂開右脇。生於淨飯王宮。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大微。通於西方。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問利害。曰。此時無他。一千年後。聲教被此土焉。始處宮中。亦同世俗。粵四十二年甲申四月八日。佛年三十。臨城出家。遂坐樹成道。轉法利生。如優曇花時一現耳。初說華嚴。次說小乘。或般若深密。或法華涅槃。隨機普被。任器方圓。其猶一風而萬葉齊號。孤月而千江皆現。四十九年度脫群品。列子所謂西方有聖人者是也。是時文殊與目連爲化人亦。述子震旦。佛年七十九。以穆王壬申二月十五日入滅於瓊林。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曰。西方大聖人方滅度耳。於是阿難等結集金言。具載貝牒。經律論戒定慧。爰方啓行。然難華恒常之說。隱入于虬宮。邪宗詭肆。異部蛙鳴。既而馬鳴屹起。挺生。及陳那護法唱之和之。推邪現正。演義申宗。廣大悉備乎西域。將有待而東驅矣。自佛滅一百十六年。東天竺國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閩浮提。時當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也。塔與周世。經二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寶塔由是隱亡。當是時。沙門利方。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咸陽。秦始皇不從而囚之。

夜有金剛丈人。破獄出之而去。蓋機緣未熟故也。及後漢永平十二年。摩騰竺法蘭來儀漢庭。慈雲布於九州。法雨灑於四海。然按霍去病傳云。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則像設似先入於沙漠矣。又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來傳浮屠經教。乃知前漢已行。六十三年而後明帝方感金人夢耳。若我海東。則高句麗解味留王時。順道至平壤城。繼有摩羅難陀。從晉來。于百濟國。則枕流王代也。後於新羅第二十三法興王踐祚。梁大通元年丁未三月十一日。阿道來止一善縣。因信士毛禮隱焉。屬有吳使者。香道指其焚點之儀。由是延致王宮。然其教未闡。舍人厭獨。赤心面內。勇決國人之疑。噫。微夫子吾當從何教也。自爾圓光慈藏之徒。西入傳法。上下信敬。內外奉行。先呼而後應。日益而月增。遂使於三韓及我聖祖。舊鼎尤尊佛教。凡制度多用佛教。守文繼體之君。傳而不失。惟大祖四代孫大覺國師。於宣王三年乙丑四月。航海求法。東至于洋。導其百派大小始終頓圓之五教。各得其所。復歸于正。然源乎周派乎漢。汪洋於晉魏。汗漫於隋唐。波之於宋。而淵沚於海東也。都算佛入滅至今乙亥。二千一百六十四年。滅後第一千一百一十四年。入後漢至今一千一百五十二年。自順道入句高麗至今八百四十四年矣。且道不自弘。弘之由人。故著流通篇以示于後。按古梁唐宋三高僧傳皆有譯經。以我本朝無翻譯之事故。不在此科也。

①述子二述子？ ②千二子？ ③姓利下見 ④案當高麗高宗第二年。支那南宋寧宗嘉定八年。此傳之著蓋係此年

順道 亡名 義淵 曇始

摩羅難陀 阿道 黑胡子 玄彰

法空 法雲

釋順道。不知何許人也。遇德高標。慈忍濟物。

誓志弘宣。周流震旦。移家就機。誨人不倦。句

高麗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二年壬申夏六

月。秦符堅發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於

是君臣以會遇之禮。奉迎于省門。投誠敬信。

感慶流行。尋遣使迴謝。以貢方物。或說順道

從東晉來。始傳佛法。則秦晉莫辨。何是何非。

師既來異國。傳西域之慈燈。懸東曉之慧日。

示以因果。誘以禍福。蘭薰蕕濁。漸漬成習。然

世質民淳。不知所以裁之。師雖蘊深解廣。未

多宣暢。自摩騰入後漢。至此二百餘年。後四

年。神僧阿道至自魏。存古始創省門寺。以置

順道。記云。以省門爲寺。今興國寺是也。後說

寫爲省門。又瓶伊弗蘭寺。以置阿道。古記云

興福寺是也。此海東佛教之始。情乎。之人也

之德也。宜書竹帛。以宣懿績。其文辭不少。概

見何哉。然世之使於西方。不辱君命。必待賢

者而能之。則特至他邦。肇行未曾有之大事。

非其有大智慧。大謀猷。得不思議通力。其何

以行之哉。以此知其爲異人。斯亦法蘭僧會

之流乎。

釋亡名。句高麗人也。志道依仁。守真據德。人

不知而不愠。鍾于內。在邦必聞。需然有餘。

厭聞旁馳。晉支遁法師貽書云。上座竺法深。

中州劉公之弟子。體性貞時。道俗綸綸。往在

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遁公

中朝重望。其所與寄聲交好。必宏材巨擘。而

況外國之士。非其勝人。寧有若斯之報耶。且

佛教既從晉行乎海東。則宋齊之間。應有豪

傑之輩。與時則奮而無載籍悲夫。然彼宋人

朱靈期。或作使自高麗。還失濟於洲上。得杯

渡之鉢。又齊時高麗未達佛生之事。問高僧

法上。上以周昭之瑞爲答。則高人烈士。西笑

於中國。詔取綱要者固不少矣。時無良史羅

縉厥緒爲恨耳。

贊曰。古者三韓鼎峙。開國稱王。彼佛聲光

蔑有其兆。及感應道交。賢德聿來。以赴機

叩。易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順道有之

矣。始予躬詣所謂興國興福。因有綴文記

事之志。無緣以發之。今謬承景命。乃以順

道爲傳首云。此贊當在

釋義淵。句高麗人也。世系緣致咸莫聞也。自

隸荆楚。善守律儀。慧解淵深。見開弘博。兼得

儒玄。爲一時道俗所歸。性愛傳法。意在宣通。

以無上法寶。光顯實難。未辨所因。聞前齊定

國寺沙門法上。戒山慧海。肅物範人。歷跨

齊世爲都統。所部僧尼不減二百萬。而上綱

紀將四十年。當文宣時。盛弘釋典。內外闡揚。

黑白咸名。景行既彰。逸響遐被。是時句高麗

大聖相王高德。乃深懷正信。崇重大乘。欲

以釋風被之海曲。然莫測其始末。緣由自西

徂東。年世帝代。故仲錄事條。遣淵乘帆向鄰。

辟發未聞。其略曰。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

幾年。又在天然。經歷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

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從爾。至今歷

幾年帝。請乞具注。其十地智度地持金剛

般若等諸論本。誰述作著論。緣起靈瑞所由

有傳記不。謹錄諸番。請垂釋疑。上答云。佛

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

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王聞西方

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至竟不還。以此爲驗。四

十九年。在世。滅度至今。齊世武平七年丙申

凡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經法

初來。魏晉相傳。吳孫權亦烏年。康僧會適吳。

方弘教法。地持。阿僧伽比丘從彌勒菩薩受

得其本。至晉安帝隆安年。曇摩識於姑藏爲

河西王沮渠蒙遜譯。摩訶衍論是龍樹菩薩

造。晉隆安年。鳩摩什波至長安爲姚興譯。十

地論金剛般若論。是僧伽跋。波載槃豆造。

至魏宣武帝時。菩提留支始翻。上答指證。由

緣甚廣。今略舉要。淵服膺善誘。博通幽奧。辯

高矣。曠理究連環。曩口舊疑。煥然氷釋。今茲

妙義。朗若霞開。西承慧日。東注法源。望懸金

不刊。傳群玉而無朽。所謂苦海津濟。法門梁

棟者。其惟吾師乎。既返國。揄揚大慧。導誘群

迷。義貫古今。英聲藉甚。自非天質火拔。世道

相資。何以致如斯之極哉。更不叙所終。故不

書。

贊曰。佛生年月日傳記互出。理難一定。然

淵親承法上口授而來。乃與唐法琳辨正

論所據若合符節。當以此爲指南。然鍾儒

吳世文援引古文特啓異論。致有問對。雖

辭旨煩麗。亦不足過也。

釋。曇始。關中人也。自出家多有異跡。足白

於面。雖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以晉大元末年。齊持經律數十部。往化遼東。乘機宣化。願授三乘。立以歸戒。梁僧傳以此爲高句麗開法之始。時當開土王五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一年。百濟阿莘王五年。而秦符堅送經像後二十五年也。是後四年。法顯西入天竺。又二年羅什。生來。玄高法師生焉。晉義熙初。師復還關中。唱道三輔。長安人王胡之叔父某死已數年矣。一日夢中忽來

現形。接引王胡。遊遍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釋。謂胡曰。既已知其因果。要當奉事白足阿練。用修白業。胡敬諾焉。已。遍詢衆僧。惟見始足白。曰。面。因即事之。晉末匈奴赫連勃勃。襲取關中。斬戮無數。師亦遇害。刀不能傷。普救沙門。悉皆不殺而潛遁山中。修頭陀密行。未幾拓跋焘復剋長安。擅威關洛。時傳陵崔浩少習左道。猜疾釋教。位居僞輔。爲焘所深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焘。以謂佛教無益於世。民利有傷。勸令廢之。焘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士。燒掠寺社。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追捕梟斬之。四境之內無復沙門。時玄高等被害。語在本傳。師閉絕於兵革所不至處。依隱閭世及太平末。師算知燕化之將至。乃於元會日。手策金錫。即到宮門。有司奏云。有白足道人。從官門徑入。儀形可怪。燕聞已。即令猛卒斬之。不傷。燕大怒。自以所佩利劍斬焉。惟劍所著處有痕如紅綳。體無餘異。時有北國養虎子。檻燕驅令貽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燕試遣天師近檻。猛

虎輒鳴吼。直欲搏噬。於是遂乃知佛教威神非黃老所及。即奉師上殿頂禮其足。悔責響答。師爲說因果報應。不差。指掌開示。略現神異。燕生大慚。改往修來。然禍惡已稔。遂感厲疾。而崔寇亦發惡病。將入死門。燕以謂禍由彼作罪。不可赦。因族滅二家。宜令國內。光復竺教。鍾楚相聞。既而孫濟襲位。深懲殷鑑。洪開真風。實觀制度。其興也勃焉。師不知所往。

贊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霜嚴草野。蕭蘭共悴。師之艱難險阻。誠曰殆哉。雖伐樹削跡不足比也。然隨時隱現。若青山白雲之開遮。遇害虧盈。如若潭明月之撈。捐軀濟溺道之以興菩薩法議。正當如此。其適來桑城。決膜生盲。亦乘夙願而至者耶。

釋。摩羅難陀胡僧也。神異感通。莫測階位。約志遊方。不滯一隅。按古記本從竺乾入于中國。附材傳身。微烟召侶。乘危駕險。任歷艱辛。有緣則隨。無遠不履。當百濟第十四。枕流王。即位九年九月。從晉乃來。王出郊迎之。邀致宮中。敬奉供養。稟受其說。上好下化。大弘佛事。共贊奉行。如置郵而傳命。二年春。親寺於漢山。度僧十人。尊法師故也。由是百濟大高麗而興佛教焉。逆數至摩騰入後漢二百八十有年矣。耆老記云。句高麗始祖朱蒙娶高麗女。生二子。曰遊流恩祖。二人同志。南走至漢山開國。今廣州是也。本以百家渡河故名百濟。後於公州扶餘郡。前後析次而立都。三韓東南隅海內有倭國。即日本國也。倭

之東北有毛人國。其國東北有文身國。其國東二千餘里有大漢國。其國東二萬里有扶桑國。宋時有天竺五僧。遊行至此。始行佛法。此皆海中在。惟日本國僧。往々渡海而來。餘皆未詳。夫三韓者。馬韓。卽韓。辰韓是也。寶藏經云。東北有震旦國。或云支那。此云多思惟。謂此國人思百端故。卽大唐國也。然則三韓在閩浮提東北邊。非海島矣。佛涅槃後六百餘年。乃與。中有聖住山。名室梨母。但梨。唐言三。峻峯高聳。觀世音菩薩宮殿在彼山頂。卽月岳也。此處聖住未易殫書。然百濟乃馬韓之謂矣。宋僧傳云。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時當建中。年代相。拒而不同。恐非一人之跡也。

贊曰。世之流民。性多懦戾。王命有所不從。國令有所不順。一旦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即皆革面遷善。修真面內。以順機宜故也。傳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者。豈非是耶。然攝機之道。要在乘時。故事半古人。功必倍之。

釋。阿道。或云本天竺人。或云從吳來。或云自高句麗入魏。後歸新羅。未知孰是。風儀特異。神變左奇。恒以行化爲任。每當開講。天雨妙花。始新羅訥祇王時。有黑胡子者。從句高麗至一善郡。宣化有緣。郡人毛禮。家中作窟室安置。於是梁遣使賜衣著香物。君臣不知香名及與所用。乃遣中使賫香遍問中外。胡子見之稱其名曰曰。焚此則香氣芬馥。所

①第十神異下 ②〔生〕一？ ③曰乘傳作於 ④Malacanda ⑤三國遺事卷三引百濟本記云第十五枕流王即位甲申難陀至注云僧傳云十四說 ⑥拒一阻？ ⑦三國遺事卷三阿道下注云一作我道又阿頭 ⑧三國遺事注云又作毛祿

以達誠於神靈。所謂神聖不過三寶。一曰佛陀。二曰達摩。三曰僧伽。若燒此發願。必有靈應。時王女病革。王使胡子焚香表誓。願疾尋愈。王甚喜。酬贈尤厚。胡子出見毛禮。以所得物贈之。報其德焉。因語曰。吾有所歸。請辭俄而不知所去。及毘盧王時。有阿道和尚。與侍者三人。亦來止毛禮家。儀表似胡子。住數年無疾而化。其侍者三人留住讀誦經律。往有信受奉行焉。然按古記。梁大通元年三月十一日。阿道來至一善郡。天地震動。師左執金環錫杖。右擎玉鉢應器。身著繒衲。口誦花詮。初到信士毛禮家。禮出見驚愕。而言曰。難者高麗僧正方來入我國。君臣怪為不祥。議而殺之。又有滅垢玃從彼復來。殺戮如前。汝尚何求而來耶。宜速入門。莫令隣人得見。引置密室。修供不忘。適有吳使以玉香獻原宗王。王不知所用。遍詢國中。使者至問法師。師曰。以火燒而供佛也。其後僧至京師。王令法師見使。使禮拜曰。此邊國高僧何不遠。而王因此知佛僧可敬。勅許班行。又按高得相詩史。曰。梁氏遣使曰。元表送沈檀及經像。不知所為。咨四野。阿道逢時指法。相註云。阿道再遭斬害。神通不死。隱毛禮家。則梁吳之使莫辨其詳。又阿道之跡多同黑胡子。何哉。然自永平至大通丁未。凡四百十餘年。句高麗興法已百五十餘年。而百濟已行一百四十餘年矣。若按朴寅亮殊異傳云。師父魏人。嚙摩。母曰高道尊。高麗人也。嚙摩奉使高麗。私通還魏。道尊因有身誕焉。師生五稔有異相。

母謂曰。偏枯之子。莫若為僧。師依教。即於是日剃髮。十六入魏。觀省嚙摩。遂投玄彰和尚。受業十九年。歸事於母。母諱曰。此國機緣未熟。難行佛法。惟彼新羅今雖無聲教。爾後三十餘月有護法明王御宇。大興佛事。又其國京師有七法住之處。一曰金。橋天鏡林。二曰三川岐。三曰龍宮南。四曰龍宮北。五曰神遊林。六曰沙川尾。七曰婿。此等佛法不滅。前劫時伽藍墟也。汝當歸彼土。初傳玄旨。為浮屠始祖。不亦美乎。師既承命子之聲。出疆而來寓新羅王闕。兩里寺。時當味鄉王即位二年癸未矣。師請行竺教。以前所不見為怪。至有將殺之者。故退隱于續村。毛禮家。今善州也。逃害三年。成國宮主病疾不愈。遣使四方。求能治者。師應募赴闕。為療其患。王大悅。問其所欲。師請曰。但瓶寺於天鏡林。吾願足矣。王許之。然世質民頑。不能歸向。乃以白屋為寺。後七年始有欲為僧者。來依受法。毛禮之妹名史侍。亦投為尼。乃於三川岐立寺曰永興。以依住焉。味難王崩後。嗣王亦不敬浮屠。將欲廢之。師還續村。自作墓入其內。閉戶示滅。因此聖教不行於斯盧。厥後二百餘年。原宗果興像教。皆如道尊所言。自味難至法興凡十一王矣。阿道出現年代前卻如是其差舛。竝是古文不可取捨。然若當味難時。已有弘宣之益。則與順道同時明矣。以其中廢而至泌大通乃興耳。故竝出黑胡子元表等。叙而觀焉。

贊曰。自像教東漸。信毀交騰。權輿光闡。代有其人。若阿道黑胡子。皆以無相之法身。隱現自在。或先或後。似同異若捕風搏影。不可執跡而定也。但其先試可而後啓行。始逃害而終成功。則秦之利方。漢之摩騰。亦無以加焉。易曰。藏器待時。阿道之謂矣。釋法空新羅第二十三法興王也。名原宗。智證王元子母延帝夫人。王身長七尺。寬厚愛人。乃神乃聖。彰信兆民。三年龍現楊井中。四年始置兵部。七年頒示律令。始制百官朱紫之秩。即位已來。每欲興佛法。群臣噪噪騰口舌。王難之。然念阿道之至願。乃召群臣問曰。聖祖味鄉與阿道。聲宣佛教。大功未集而崩。能仁妙化。遏而不行。朕甚痛焉。當大立伽藍。重興像設。其克從先王之烈。其如卿等何。大臣恭謁等諫曰。近者年不登。民不安。加以隣兵犯境。師旅未息。奚暇勞民作役。作無用之屋哉。王憫左右無信。歎曰。寡人以不德。叨承大寶。陰陽不序。黎民未安。故臣下逆而不從。誰能以妙法之術曉諭迷入者乎。久無應者。至十六年。與有內史舍人朴厥。或云與次和。年二十六。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奮義見之勇。欲助洪願。密奏曰。陛下若欲興佛教。臣請偽傳王命於有司曰。王欲觀佛事。如此則群臣必諫。當即下勅曰。朕無此令。誰矯命耶。彼等當劾罪。若可其奏。彼當服矣。王曰。彼既頑傲。雖殺卿何服。曰。大聖之教。天神所奉。若斬小臣。當有天地之異。若果有變。誰敢違傲。王曰。日本欲興。利除害。反賊忠臣。可無傷乎。曰。殺

①三國遺事注云有注云與本碑及諸傳記殊異又高僧傳云西竺人或云從吳來 ②橋下遺事有東字 ③輪原本作續今依下文法空傳及三國遺事改之 ④味道事作末 ⑤村道事作林注云今一善縣 ⑥三國遺事三注云與禮形近之誤 ⑦與下原本空一字

身成仁。人臣大節。況佛日恒明。皇圖愈永。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王大加嗟賞曰。汝是布衣。意懷錦繡。乃與朕獨深結洪誓。遂傳宣曰。瓶寺於天鏡林。執事者奉勅興功。延臣果面。折道譯。王曰。朕不出令。爾乃昌言。臣固爲之。若行此法。舉國泰安。苟有益於經濟。雖矯國令何罪。於是大會群臣問之。僉曰。今見僧徒童頭毀服。議論奇詭。而非常道。若忽從之。恐有後悔。臣等雖死罪不敢奉詔。獨奮曰。今群臣之言非也。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吾聞佛教淵奧。不可不行。且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王曰。衆人之言。牢不可破。汝獨異言。不能兩從。遂下吏將誅。獨告天誓曰。我爲法就刑。庶興義利。佛若有神。吾死當有異事。

及斬其頭。飛至金剛山頂落焉。白乳從斷處湧出。高數十丈。日色昏黑。天雨妙花。地大震動。君臣上庶咸皆上畏天變。下憐舍人重法。隕命。相向舉哀而哭。遂奉遺體。營金剛山禮也。于時君臣盟曰。自今而後。奉佛歸僧。有渝比盟。明神殛之。君子曰。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莫不應乎天地互平。日月動乎鬼神。而況於人乎。夫其自信於道。則天地不得爲不應然。功貴成而業貴廣也。故苟有大賴。則輒泰山於鴻毛。壯哉。得其死所矣。是年下令禁殺生。按國史及古略。傳商蒙而述。二十一年伐木天鏡林。欲立精舍。掃地得柱礎石。龕

及階陛。果是往昔招提舊基。梁棟之用皆出此林。工既告畢。王遜位爲僧。改名法空。念三衣瓦鉢。志行高遠。慈悲一切。因名其寺曰大王輿輪寺。以大王所作故也。此新羅觀寺之始。王妃亦奉佛爲比丘尼。住永興寺焉。自此啓興大事。故王之諡曰法興。非虛美也。厥後每丁厭闕忌旦。設會於輿輪寺。以追其遠。及大王宗時。宰輔金良圖信向西方。捨一女曰花寶曰蓮寶爲此寺婢。又以逆臣毛尺族類充賤。故二種銅錫至今執役。予遊東都登金剛嶺。見孤墳短碑。慨然不能自止。是日山人會食。問其故。即吾舍人諱日也。亦可謂去滋久。思滋深矣。按阿道碑。法興王出法名法雲。字法空。今按國史及殊異傳。分立二傳。諸好古者請詳檢焉。

贊曰。大抵國君與下舉事。可與守成。未可與虛始。加有時之利不利。信無信繫焉。則原宗雖欲擬與佛法。固難朝令而夕行。然承本願力。位據崇高。又賴賢臣啓沃。能以美利利天下。卒與漢明齊驅並駕。偉矣哉。夫何間言。以梁武比之非也。彼以人主爲大同寺奴。帝業墜地。法空既遜讓以固其嗣。自引爲沙門。何有於我哉。獨經所謂王比丘殊身同體矣。若乎掃迷雲放性空之慧。日挾之以飛者。惟厭闕之力乎。

釋法雲俗名公俊。諡曰真興。而法興王弟葛文王之子也。母金氏。生七歲即位。克寬克仁。敬事而信。聞善若驚。除惡務本。七年輿輪寺成。許人出家爲僧尼。八年命大阿餐渠夫等廣集文士。修撰國史。十一年梁遣使。與入學僧覺德送佛舍利。王使群臣奉迎輿輪寺前路。十四年命有司築新宮於月城東。黃龍

見其地。王疑之。改爲佛寺。號曰黃龍。二十六年陳遣使劉思及僧明觀。送釋氏經論七百餘卷。二十七年祇園實際二寺成。而黃龍亦舉功。三十三年十月爲戰死士卒設八關齋會於外寺。七日乃罷。三十五年鑄黃龍寺丈六像。或傳阿育王所。泛船載黃金至蘇浦。輸入而鑄焉。語在慈藏傳。三十六年丈六出淚至踵。三十七年始奉原花爲仙郎。初君臣病無以知人。欲使類聚群遊以觀其行。儀舉而用之。遂簡美女二人。曰南無白俊貞。聚徒三百餘人。二女爭妍。貢引南無。強勸酒醉。而投河殺之。徒人失和而罷。其後選取美貌男子。傅粉粧飾之。奉爲花郎。徒衆雲集。或相磨以道義。或相悅以歌樂。嬉遊山水。無遠不至。因此知人之邪正。擇其善者薦之於朝。故金大問世記云。賢佐忠臣。從此而秀。良將猛卒。由是而生。崔致遠鸞郎碑序曰。國有玄妙之道。曰風流。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又唐令狐澄新羅國記云。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飾。而奉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尊事之。此蓋王化之方便也。自原郎至羅末。凡二百餘人。其中四仙最賢。且如世記中。王幼年卽祚。一心奉佛。至末年祝髮爲浮屠。被法服。自號法雲。受持禁戒。三業清淨。遂以終焉。及其薨也。國人以禮葬于哀公寺之北峯。是歲安含法師至自隋。至安含傳辨之。

替曰。風俗之於人大矣哉。王者欲移易於當世如水之就下。沛然就觀哉。始真與既崇像教。設花郎之遊。國人樂從倣效。如趨寶肆。如登春臺。要其歸在乎遷善徙義。鴻漸於大道而已。彼漢哀帝徒以色是愛。故班固曰。柔曼之傾人意。非特女徒。蓋亦有男色焉。評之不可同日而語矣。

海東高僧傳卷第一終

海東高僧傳卷第二

京北五冠山靈通寺住持教學
賜紫沙門 臣覺訓奉 宣撰

流通之一二

覺德明觀 智明 覺育 圓光
安含 胡僧 漢僧 阿離耶跋摩
慧業 慧輪 玄恪 玄照
玄遊 僧智 玄大梵 名二人

釋覺德新羅人。聰明廣博。凡聖莫測也。新羅既奉行佛教。人爭歸信。師以達智知世之可化。謂曰。還需必出谷。學道務求師。若安々而居。遲々而行。非釋子兼恩之本意。即附舶入梁。爲求法之先鋒。但不知第何年耳。此新羅入學之始。遂歷事明師。備承口誨。如除翳膜。如去町疇。有始有終。無荒無怠。德高行峻。道望彌隆。以採寶者非但自用。當還故國普振群貧。乃於真興王十年。與梁使齋佛舍利還至舊都。王遽命有司。即遣百官備禮儀出迎。

于興輪寺前路。此亦舍利之始也。昔僧會適吳求仲七日方值神驗。師當人主已信之際。隨上國重使。來儀本國。了無艱。又以法水普潤海表。使情夫立。皆懷欲往之志。其功利復何勝道哉。後二十六年。陳遣使劉思及入學僧明觀。送釋氏經論無慮二千七百餘卷。初則新羅法化初張。經像多闕。至是班々將大備焉。二師所終。皆未詳聞矣。

釋智明新羅人。神解超悟。行止合度。內蘊密行。讚揚他德。挽回向己。捨直與人。顯々叩々。動有可觀。自竺教宣通於海東。權輿之際。未曾大集。英俊間生。奮臂而作。或自悟以逞能。或遠求而命駕。新羅於舊。邪正始分。舊尹告於新尹。師資相授。於是西入中國。飽參而來。繼踵而起。師以命世之才。當異平王之七年秋七月。問津利往。入陳求法。雲遊海陸。梗轉西東。苟有道而有名。悉愛諮而愛詣。如木從繩。如金成器。飄然一去。忽爾十霜。學既得髓。心切傳燈。以真平王二十四年九月。隨入朝使還國。王欽風景仰。推重戒律。褒爲大德。以勸方來。師岳立嵩峯。量含滄溟。炤之以慧月。振之以德風。縑素之徒。是舞是訓。後加大大德。爵居殿秩。不知所卒。初師入陳後五年。圓光法師入陳八年。慧育入隋七年。隨入朝使惠文俱還。師與智明。竝以高德顯名。當代之才之美。固不相上下者也。

釋圓光俗姓薛氏。或云朴。新羅王京人。年十三落髮爲僧。唐利制。神器恢廓。惠解超倫。校涉玄儒。愛染篇章。逸想高邁。厭居情關。三十歸隱三岐山。影不出洞。有一比丘來止近地。作蘭若修道。師夜坐誦念。有神呼曰。善哉。凡修行者雖衆。無出法師右者。今彼比丘徑修呪術。但惱汝淨念。礙我行路。而無所得。每當經歷。幾發惡心。請師誘令移去。若不往從。當有患矣。明旦師往告彼僧曰。可移居。逃害不然。將有不利。對曰。至行魔之所妨。何憂妖鬼言乎。是夕其神來訊。彼答師恐其怒也。謬曰。未委耳。何敢不聽。神曰。吾已俱知其情。且可默住而見之。至夜聲動如雷。黎明往視之。有山獺于蘭若壓焉。神來證曰。吾生幾千年。威變最壯。此何足怪。因諭曰。今師雖有自利。而闕利他。何不入中朝得法。波及後徒。師曰。學道於中華固所願也。海陸通阻。不能自達。於是神祥誘西遊之事。乃以真平王十二年春三月。遂入陳。遊歷講肆。領牒徵言。傳稟成實。涅槃三藏數論。便投吳之虎丘。攝想青霄。因信士請。遂講成實。企仰請益。相接如鱗。會隋兵入楊都。主將望見塔火。將救之。祇見師被縛在塔前。若無告狀。異而釋之。開皇間。攝論肇興。奉佩文官。宜譽京阜。勸業既精。道東須繼。本朝上啓。有勅放還。真平二十二年庚申。隨朝聘使奈麻諸父大舍橫川還國。俄見海中異人出拜請曰。願師爲我親寺常講真詮。令弟子得勝報也。師頷之。師往來果稔。老幼相忻。王亦面申虔敬。仰若能仁。遂

到三岐山舊居。午夜彼神來問往返如何。謝曰賴爾恩護凡有適願。神曰吾固不離扶擁。且師與海龍結親約。其龍今亦偕來。師問之曰何處爲可。神曰于彼雲門。小嘗有群鵲啄地。即其處也。詰朝師與神龍偕歸。果見其地。即輒地有石塔存焉。便掘如藍。額曰雲門而住之。神又不捨冥衡。一日神報曰。吾大期不久。願受菩薩戒。爲長往之資。師乃授訖。因結世世相度之誓。又謂曰神之形可得見乎。曰師可遲明望東方。有大臂貫雲接天。神曰師見予臂乎。雖有此神。未免無常。當於某日死於某地。請來訣別。師趁期往見。一禿黑狸跛跛而踞。即其神也。西海龍女常隨講。適有大旱。師曰汝幸雨境內。對曰上帝不許。我若謾雨。必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師曰吾力能免矣。俄而南山朝雨。崇朝而雨。時天雷震。即欲罰之。龍告急。師匿龍於講床下。講經。天使來告曰。予受上帝命師爲通達者。主奉不得成命奈何。師指庭中梨木曰。彼變爲此樹。汝當擊之。遂震梨而去。龍乃出謝禮。以其木代已受罰。引手撫之。其樹即蘇。眞平王三十年。王患旬高麗屢侵封疆。欲請隋兵以征敵國。命師修乞師表。師曰求自存而滅他。非沙門之行也。然貧道在大王之土地。費大王之衣食。敢不唯命是從。乃述以聞。師性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溫結不形。爲牋表啓書。並出自胸襟。舉國傾奉。委以治方。乘機敷化。垂範後代。三十五年皇龍寺設百座會。邀集福田講經。師爲上首。常備居。加悉寺講演眞詮。

沙梁部貴山。頂詣門振衣告曰。俗士願蒙無所知識。願賜一言。爲終身之誠。師曰有菩薩戒。其別有十。若等爲人臣子。恐不能行。今有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奉親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臨戰不退。五曰殺生有擇。若等行之無忽。貴山曰他則既受命矣。但不晚殺生有擇。師曰春夏月及六齋日不殺。是擇時也。不殺使畜。謂牛馬雞犬。不殺細物。謂肉不足一餅。是擇物也。過此雖。□所□。但不求多殺。此可謂世俗之善戒。貴山等守而勿墮。後國王染患。醫治不。□。請師說法。入宮安置。或講或說。王誠心信奉。初夜見師首領。金色如日輪。宮人共觀。王疾立効。法臘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石。並是王手自營用。希專福。觀施之資。拾充營寺。惟餘衣鉢。以此盛宜正法。誘掖道俗。將終之際。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斯民。爲說徵。詳建福五十八年。不豫經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東北虛中音樂盈空。異香充院。合國悲慶。葬具羽儀同於王禮。春秋九十九。即貞觀四年也。後有兒胎死者。聞謠傳埋于有德人墓側。子孫不絕。乃私瘞之。即日震胎屍擲于壁外。三岐山浮屠至今存焉。高弟圓。安亦新羅人。機鋒穎銳。性希歷覽。仰慕幽永。遂北趣九都。東觀不。又遊西燕北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尋諸經論。跨轅大綱。洞清纖旨。高軌光座。以道素有聞。特進肅瑒請住所造藍田津梁寺。供給四事。不知所終。

贊曰。昔遠公不廢俗典。講論之際。引莊老連類。能使人悟解玄旨。若光師之論世俗戒。蓋學通內外。隨機設法之効也。然殺生有擇者。夫豈湯網去三面。仲尼弋不射宿之謂耶。又其勸天神返天使則道力固可知也已。釋安舍。俗姓金。詩賦伊穰之孫也。生而覺悟。性乃冲虛。毅然淵懿之量。莫窮涯際。嘗浪志遊方。觀風私化。眞平二十二年約與高僧惠宿爲伴。擬將乘桴泛泥浦津。過涉島之下。忽值風浪。回泊此濱。明年有旨簡差堪成法器者。入朝學問。遂命法師允當行矣。乃與聘國使同舟涉海。遠赴天庭。天王引見。皇情大悅。勅配於大興聖寺居住。旬月之間洞解玄旨。於是華山仙掌十驛之程。即日午行迴。誰聞夕鼓。秦嶺帝宮千里之地。即星馳降。豈待晨鐘。十乘祕法。玄義眞文。五稔之中莫不該覽。越二十七年。愛與于闐沙門毘摩眞諦沙門農加陀等俱來至此。西域胡僧直到雞林。蓋自茲也。崔致遠所撰義相傳云。相眞平建福四十二年受生。是年東方聖人安弘法師與西國二三藏。漢僧二人至自唐。注云北天竺烏長國毘摩眞諦年四十四。農伽陀年四十六。摩豆羅國佛陀僧伽年四十六。經由五十二國始漢土。遂東來住皇龍寺。譯出旃檀香火星光妙女經。鄉僧曇和筆授。未幾漢僧上表乞還中國。王許而送之。則安弘者殆和尚是也。又按新羅本記。眞興王三十七年。安弘入陳求法。與胡僧毘摩羅等二人

①小或北字 ②治原本作昭今依續修十三改之 ③寺號遺事四作嘉祥注云或作加西又嘉祥皆方言也卽俗云古尸故或云古尸寺蓋舊碑寺也今雲門寺東九千步許有加西碑或云嘉祥觀之北洞有寺蓋是也 ④頂遺事四作頂貴山舊頂二寶土之名 ⑤二空字宜作有用二字遺事作唯其所用 ⑥空字據遺事四及續修十三宜作損 ⑦斯氏遺事四作民斯 ⑧詳遺事四作詳 ⑨安原本作光今依本條改之 ⑩永遺事續修俱作求 ⑪說或說字 ⑫相恐相字 ⑬Udyana ⑭Vimala-ceti ⑮Nagata ⑯Mathura ⑰Buddha-saigha ⑱始下悉脫入字

遇。上楞伽勝鬘經及佛舍利。自真興末至真
平建福。相去幾五十年。何三藏來之前却如
是。或恐安含。安弘實有二人。然其所與三藏
不殊。而厥名不殊。今合而立傳。又未詳西國
三藏去留所終。和尚返國。以後作識書一卷。
字印離合。爲之者罕測。宗達幽隱。索理者難
究。如云鶴鶴鳥。譯文隱晦散。又云。第一女主
葬。切利天。及千里戰軍之敗。四天王寺之成。
王子還鄉之歲。大君盛明之年。皆懸言遙記
的如目視。了無差脫。善德王九年九月二十
三日。終于萬善道場。享年六十二。是月鄉使
從漢而還。道法師。敷座于碧浪之上。怡然向
西而去。真所謂騰空步踏坐水行地者矣。輸
林薛某奉詔撰碑。其銘云。后葬切利。建天。天
寺。怪鳥夜鳴。兵衆旦冠。王子渡關入朝。聖顏
五年。限外三十而還。浮沈輪轉。彼我奚免。年
六十二。終于萬善。使還海路。師亦交遇。端坐
水上。指西而去。譯文甚難字餘十。意四蓋不待
他。亦尋髡其遺跡矣。

贊曰。師之神通解脫。去住自在。大菩薩之
闡事。豈容筆舌於其間哉。然入朝始與西
域三藏。手派真源。吹法螺而雨法雨。河潤
海陬。真弘法之聖人字也。字經三寫。烏焉
成馬。予疑含弘二字之有一錯焉。

釋。阿離耶跋摩。神智獨悟。形貌異倫。始
自新羅入于中國。尋師請益。無遠不參。暇憩
冥壑。凌臨諸天。非惟規範當時。亦欲陶津來
世。志切遊觀。不殫遊逸。遂求法於西竺。乃退
登於慈嶺。搜奇討勝。歷見聖蹟。夙願已圓。資

糧時絕。乃止。那爛陀寺未幾終焉。是時高
○專業住持提寺。玄恪。玄照。至大覺寺。此
上四人竝於貞觀年中有。此行也。其植勝因。
事豐釋種。遙謝舊域。往見竺風。騰茂譽於東
西。垂鴻休於罔極。非大心上輩。其何預此乎。
按年譜似與玄奘三藏同發指西國。但不知
第何年耳。

釋惠業。器局冲深。氣度凝深。峻嚴容儀。戾削
風骨。直辭邊壤。遽入中華。遂於貞觀年中往
遊西域。涉流沙之廣漠。登雪嶺之嶽岑。每以
清暉啓曙。即潛伏幽林。皓月淪霄。乃崩波永
路。輕生徇法。志切宣通。遂往菩提寺。觀禮聖
蹤。又於那爛陀寺。寄跡棲真。久之。請讀淨名
經。因檢唐本。淹通綸貫。梁論下記云。在佛齒
樹下。新羅僧惠業寫記。傳云。業終于是寺。
年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陀寺焉。
釋惠輪。新羅人。梵名。般若跋摩。唐云自本
國出家。翹心聖境。泛舶而凌閩越。涉步而屆
長安。寒暑備受。艱危罄盡。奉勅隨玄照法師
西行充侍。飛梯架險。既至西國。遍禮奇蹤。寓
居庵摩羅。波國。信者寺。淹住十載。近住次
東邊。○毘陀羅山。茶寺。贊產豐饒。供養食說。
除莫加也。其北方胡僧往來者。皆住此寺。蜂
屯雲集。各修法門。輪既善梵言。薄閑俱舍。來
日尙在。年向四十矣。具如義淨三藏求法高
僧傳中。

釋玄恪。新羅人。巖然孤硬。具大知見。性喜講
說。赴感隨機。時人指爲火中芙蓉也。常歎受
生邊地。未覩中華。聞風而悅。木道乃屈。望目

東圻。遂含西笑。心漸中晝。志要歷參。比猶月
行。午夜任運。而轉或層岩四合。鳥道雲齊。或
連水千里。風行雲臥。遂與玄照法師相隨。至
西乾大覺寺。遊滿焰之路。賞無影之邦。負宸
精研。琢玉成器。年過不惑。遇疾乃亡。○玄照
者。亦新羅之高士也。與恪同科。始終一揆。未
詳所卒。復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名。發自長
安。泛泊至○室利佛道國。遇疾俱亡。

釋玄遊。句高麗人。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存
二利。志重詢求。乘孟派流。考室幽壑。入唐禮
事僧哲禪師。擢衣稟旨。哲思慕聖蹤。泛舶西
域。適化隨緣。巡禮略周。歸東印道。遊常隨附
風。因住於彼。慧矩夙明。禪枝早茂。窮涯盈量
虛往實歸。誠佛家之棟樑。實僧徒之領袖。既
而舟壑潛移。悼陵谷之遷質。居諸易脫。惻人
世之難常。薪盡火滅。復何可追。義淨三藏嘉
爾幼年。慕法情堅。既虔誠於東夏。復請益於
西天。重指神州。爲物淹留。傳十法而弘法。覽
千秋而不秋。雖捐軀異域。未返舊都。彼之功
名落落如此。安得不掛名竹帛。以示將來。遂
著求法高僧傳。予偶覽大藏。閱至於斯。志深
嚮慕。遂抽繹而書之。

釋玄大。大覺。新羅人。法名。薩婆。懷善。提婆
切智天。童稚深沈。有大人相。不茹葷。不□□□
關奧窮微。高宗永徽中。遂往中印度。禮著提
樹如師子遊行。不求伴侶。振五樓之金策。望
三道之寶階。其所遠慕。艱危歷覽。風土。亦未
能盡導。便向大覺寺掛錫。詳檢經論。備省方

○天字恐王字 ○Arya-varman ○Nalanda ○空字恐僧字 ○新羅僧八人入竺事見大唐求法高僧傳 ○事見求法傳 ○Prajñā-varman
○原本作申非也 ○波求法傳作波求元明三本俱作跋摩屬中天或可 Amravatī 又 Amarāvati ○Cīnā-yihāra ○Gandhāra ○求法傳
唯云太州人不以爲新羅人 ○Sribhūja ○求法傳玄太法師遺事四歸三諸師下作支婆 ○梵宜下在名字上 ○法字宜削之 ○Sarya-
jha-deva

俗。後還震旦敷宣法化。玄續乃著。猷々乎其
成功矣。

贊曰。此上數人。邈若青微。徑入中華。追法
顯。玄奘之逸跡。竭來絕域。視如里巷。比之
奉使張騫。蘇武之類乎。

海東高僧傳卷第二

